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〇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ZB100/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〇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4.7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 史部第一〇七冊目次

## 史部·傳記類

熙朝名臣實錄二十七卷

〔明〕焦竑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一

歷代內侍考十四卷

〔明〕毛一公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鈔本

四二九

皇明十六種小傳四卷

〔明〕江盈科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九年刻本

五八八

夥壤封疆錄一卷

〔明〕魏應嘉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李文田鈔本

六八八

東林點將錄一卷

〔明〕王紹徽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宣統間長沙葉氏邨園刻雙槩景閣叢書本

六九二

東林籍貫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清李文田鈔本

六九七

東林同志錄一卷

不著撰者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崇文書局刻正覺樓叢刻本

七〇三

東林朋黨錄一卷

不著撰者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崇文書局刻正覺樓叢刻本

熙朝名臣實錄二十七卷

〔明〕焦竑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熙朝名臣

實錄二十七卷》提要

熙朝名臣實錄叙

明興以來史職墮廢列

聖具有定錄於法臣事

獨有未備而野史雜出

韋布之士不登諸朝章

錄

薦紳之偏不盡負史才

信身者不審於時勢見

少者不闕於大體修詞者

不當於故實甚乃步青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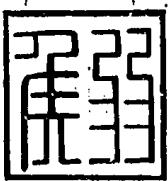
文恣臆實決所好生羽翼

所增來瘡痛志人多步  
潤疑其人亦求備之意  
泯滅泐矣余惧其遠  
文章豈從攷證爰取家  
藏金匱石室之文名知碩  
信之製脰外而參訂之  
雖王侯將相士庶人方  
外編黃僮僕高技善  
不備載者於揚善與  
不刺惡而其中之甄別

多取似多而實心以嚴而  
寔於以疎而寬毅以樸  
而寬藻後學者欲以明習  
朝典追蹤先哲選以之而  
修身蓄德進以之而尊  
主存民謀以之而國之大  
瑞馭是禦寇之宏器  
辨之具是編矣昔者就  
子作春秋為多者涉  
為親者滯為賈者諱是

以所見柔詞必詞異詞必  
 傳少異詞必自注以文則  
 史事則齊桓晉文義  
 則自取余於亮錄義  
 以因襲詞必忌諱棄  
 權衡破拘李激馭蘭  
 標新領異雅兒龍一蘭  
 臺專力求一代史其志  
 我罪我亦惟春秋一指  
 耳李宏甫嘗謂道有

升降政由俗革三五  
 帝不沿禮樂孔子之  
 非不且始之今日朱之渡  
 其言不能不熟且思矣  
 秣陵焦詒弱侯甫撰





熙朝名臣實錄目次

一卷

自序

總論開國名臣

二卷

金陵陳靜誠公遇

青田劉文成公基

子璉附

子璉別見七卷

建昌周頌仙

浦江宋文憲公濂

義烏王文忠公禕

子與孫

別見七卷

姑蘇郡公當塗陶公安

子存道

宜與吳忠節雲附

御史中丞章公濫

子存道附

祭酒宋文恪公訥

司業劉子高崧

入目次

祭酒陶公凱

尚書詹公同

子公徵附

大學士吳公伯宗

大學士吳公沆

大學士朱文恪公善

鮑恂 余詮 張紳 貝璽 張長年 附

太子少保唐公鐸

尚書開公濟

祭酒樂公韶鳳

學士劉三吾

韓國公李善長

三卷

中山武寧王魏國徐公

開平忠武王鄂國常公

岐陽武靖王曹國李公

黔寧昭靖王西平侯沐

寧河武順王術國鄧公

東甌襄武王信國湯公

四卷

東丘郡侯花雲

鄧氏 孫氏 雷老 高陽郡侯 許知育 俱附

高陽侯韓成

齊陽丁善郎等三十六人 附

果國武莊公趙德勝

前陽郡侯 張子明 徐命王等共十四人

越國武莊公吳大海

李夢庚 王體 孫炎等 共二十一人 附

號國忠烈公俞通海

弟通源 通淵 附

蔡國忠毅公張德勝

汪興祖 周顯 陳文 附

楚國公廖永安

河間郡公俞廷玉

泗國武莊公耿再成

燕山侯孫興祖

永義侯桑世傑

縉雲郡伯胡琛

入目次

宋國公馮勝

穎國公傅友德

涼國公藍玉

鄆國忠順公宋晟

五卷

建文名臣紀事

文皇帝答曹國公李景隆書

序建文名臣

齊泰

黃子澄

陳子寧

蕭用 道附

方孝孺

張昺

葛誠

湯宗

余逢辰

徐輝祖

梅殷

謝貴

彭二

馬宣

朱鑑

卜萬

廖鏞

廖銘

孫岳

瞿能

宋忠

徐凱 耿獻

余煥	彭聚	孫大	<small>百餘人發憤死不可考</small>
莊得	陳質	楚智	張皂旗
王資	崇剛	趙諒	宋瑄
張倫	魯濟	<small>馬宣陽木附</small>	倪諒
周拱元	鐵鉉	<small>徐將軍盛統兵高令事宋泰軍</small>	
黃觀	<small>妾翁氏并二女</small>	陳迪	<small>蒼頭僕木附</small>
侯太	暴昭	張統	毛太
王鈍	嚴震直	卓敬	黃魁
盧迥	郭任	陳植	胡子昭
徐屋			
六卷			
景清	茅大芳	陳性善	胡閏
劉端	王高	鄒瑾	彭與明
盧原質	薛崑	廖昇	周是修
王叔英	<small>盛希年附</small>	王良	董倫
王景	唐愚士	高遜志	張顯宗
<small>呂昇附</small>	樓璉	王達	高巍
宋徵	劉伯完	黃鉞	龔太
韓永	陳繼之	戴德葵	韓郁
曾鳳韶	王彬	董鏞	葉希賢

魏冕	甘霖	王度	鄭公智
尹昌隆	巨微	王良	程本立
胡子義	林家猷	鄭居貞	
七卷			
姚善	<small>錢片王賓韓奕</small>	陳彥回	王璉
葉惠仲	顧伯璋	<small>胡先倪有為弟廷友吳璧附</small>	
鄭恕	劉亨	鄭華	唐子清
周縉	<small>并未亭等二百九</small>	黃謙	松江同知
盧振	牛景元	周璿	謝昇
劉政	魏澤	陳思賢	<small>伍性原陳應宗</small>
八卷			
<small>呂賢附</small>	王省	<small>子猷女</small>	高賢寧
<small>妻范氏附</small>	羅義	龔翊	黃彥清
<small>合四十一餘人</small>	雪庵和尚	<small>杜景賢附</small>	河西備
<small>魯家附</small>	補鍋匠	馮翁	東初樵夫
梁田玉	郭良	梁中節	梁良用
宋和	郭節	何洲	梁良玉
何申等二十人	<small>王節附</small>	吳亮	程濟
高翔	劉璟	王紳	<small>王紳子</small>
太史寒忠定公義		太史夏忠靖公原吉	

太史黃忠宣公福	少保金忠襄公忠
少保陳節愍公洽	<small>李任 顧福 劉順 徐騏 劉安 蔡顯 杜勝 劉子輔</small>
<small>易先 何忠 馮智 馮麟 馮貴 侯保用</small>	太子太師胡忠安公淡
九卷	太子少師儀文簡公智
榮國忠靖公姚廣孝	<small>袁琪 顧士 張信 李友直 附 秦宇</small>
御製榮國公姚廣孝神道碑	湯陰伯忠襄公郭資
尚書宋公禮	<small>金純 周長 潘叔正 許堪 附 信 附</small>
河間忠武王張玉	東平武烈王朱能
定興忠烈王張輔	鄆國忠武公薛祿
八 目次	五
鄆國襄僖公張信	廣寧侯忠武公劉榮
十卷	
解縉	黃淮
楊榮	高穀
<small>金幼 附 及</small>	薛瑄
楊溥	
岳正	呂原
十一卷	
李賢	商輅
劉健	謝遷
王鏊	劉忠
十二卷	
	彭時
	劉翊
	丘濬
	李東陽

楊廷和	梁儲	楊一清	黃宏
張孚敬	席書	徐階	趙貞吉
十三卷			
靖遠侯王忠毅公騏	<small>附 蔣貴</small>	興濟侯楊忠敏公善	
涑國公孫武毅公鏜	<small>附 石亨</small>	定襄侯郭忠武公登	
懷遠伯山襄毅公雲		平江侯陳恭襄公瑄	
武功伯徐公有貞		穎國公楊武襄公洪	
太傅王襄敏公越		都督王信	
十四卷			
新建侯王文成公守仁		都督僉事劉璽	
八 目次		六	
錦衣牟斌		總兵楊銳	
咸寧侯仇鉞		太保武莊公楊震	
都督馬永		都督沈希儀	
都督俞大猷		都督同知萬表	
都司戚景通	<small>子少保繼光附</small>		
十五卷			
太子少保王忠肅公翔		太子太保陳僖敏公鑑	
尚書郭公璉		尚書周文襄公忱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羅公通		尚書牟恭定公富	
尚書耿清惠公九疇		僉都御史楊恭惠公信良	

太傅于忠肅公謙	大師王端毅公恕
少保姚文敏公夔 <small>附尹吳</small>	太子少保李襄毅公秉
太子少保崔襄敏公恭	尚書王莊毅公竑
十六卷	
尚書王恭毅公槩	尚書陳康懿公俊
都御史黃公俊	太子少保項襄毅公忠
太保余肅敏公子俊	<small>徐廷璋 馬文升 附</small>
都御史韓襄毅公雍	布政陶公魯
太子少保程襄毅公信	侍郎葉文莊公盛
太師馬端肅公文升	少保秦襄毅公紘
太子少保鄧襄毅公廷瓚 <small>附朱英</small>	太子少保童公軒
尚書何文肅公喬新	都御史高公明
十七卷	
少保倪文毅公岳	太保周文端公經
太子少保劉公大夏	太子少保戴恭簡公瑯
太子少保張簡肅公敷華	尚書黃文毅公孔昭
太傅韓忠定公文	太子少保林文安公翰
尚書王文莊公鴻儒 <small>附弟鴻漸 附陸堅</small>	
副都御史陳公鎬 <small>附弟欽</small>	都御史王公雲鳳
尚書林公俊	少保李康惠公承勛

太子少保尚書王公瓊	<small>陸完 彭澤 陳九疇 曹謙 附</small>
少保胡端敏公世寧	都御史馬公昊
十八卷	
太子少保梁端肅公材	太子少保劉清惠公麟
尚書雍公太	尚書吳公廷舉
尚書顧公璘	少保王襄毅公以旂
太子少保周襄敏公金	太子少保熊公浚
尚書胡公松	尚書鄭端簡公曉
太子少保李敏肅公世達	尚書陸莊簡公光祖
十九卷	
都御史顧公佐 <small>師達向 附</small>	都御史軒公輓 <small>周新 附</small>
尚書魏文靖公驥	都御史魯公穆 <small>薛祥 薛遠 附</small>
侍郎李忠文公時勉 <small>陳祚 附</small>	祭酒陳公敬宗 <small>楊恭 附</small>
都御史吳文恪公訥	御史孫公鼎
布政司夏公寅	侍郎劉文介公儼
少保林莊敏公聰 <small>千戶龔 附 陸榮 附</small>	太子少保張莊簡公悅
太子少保彭惠安公韶	
二十卷	
尚書楊文懿公守陳	太常卿張公元頊
光祿卿陳恭愍公選	<small>張舉 子戴 附</small>

太子少保吳文定公寬 太子少保邵文莊公寶

太子少保傅文毅公珪 尚書陳公壽

尚書謝文肅公鐸 都御史熊莊簡公繡胡拱

辰王琦李崧朱裳 祭酒魯文恪公鐸

副使邵公清 中允景公暘

尚書嚴恭肅公清 侍郎程公文德

二十一卷

聘君吳公與弼陳海雅 陳文恭公獻章 陳真辰

胡居仁 劉開 附 莊定山公泉

賀給事公欽 章文懿公懋

八目次

九

羅文毅公倫 副使丁公瓊

吏目鄒公智 御史陳公茂烈

祭酒蔡公清 儲文懿公璣

二十二卷

湛文簡公若水 呂文簡公枏馬汝驥王道

鄒文莊公守益子善孫德 涵德溥附 王心齋公良子璧林泰附

董蘿石公澐子毅附 王龍溪公畿

唐荆川公順之 羅文恭公洪先

羅近溪公汝芳 侍郎殷公邁

諭德張公元枋 侍郎楊公起元

二十三卷

劉忠愍公球 章恭懋公綸

鍾恭愍公同 廖恭敏公莊

觀察楊公瑄子源 少卿黃公華陸震張英何

尚寶何公邁 孫忠烈公燧

許忠節公達 修撰舒公芳

楊忠愍公繼盛張附附 沈光祿公鍊

楊御史公爵 海忠介公瑞

二十四卷

丘公鐸 知縣簡公祖英高彬附 姚公伯華

朱公煦陳圭 毛公聚 劉公謹 程公通

孫公惟中 錢公瑛 瞿公嗣興 趙公祥

洪公祥 庾公謹 楊公旻 王公原

唐公儼 劉公和 訓導劉公閔

歸公鉞弟翰 何公倫 崔孝童鑑

二十五卷

員外杜公環 樂公析弟稅 李公疑

葉公伯巨鄭公士利附 高公謹 汪公瞻夏宗

王公芳 義僕阿奇 義媚邵金寶

二十六卷

詹事曾公榮 修撰康公海 修撰楊公慎

副使李公夢陽 副使何公景明 附 徐頌卿 遺貢

考功郎薛公憲 附 高叔嗣 陳東 山人孫公一元

參政王公慎中 命都御史趙公時春

尚書王公世貞 附 弟世懋 李攀龍 汪道昆 附

二十七卷

方公克勤 吳公敏 陳公灌

錢公本中 况公鍾 附 翁能 劉公實

丁公積 徐公咸 唐公侃

程公燾 徐公九經 龐公嵩

八 目次 十一

熙朝名臣實錄卷一

秣陵 焦竑 輯

虎林 柴應槐 訂

楊爾曾 梁杰 校

臣焦竑曰我

太祖高皇帝蓋千萬古之一帝也古唯湯武庶幾近之然

武未受命非周公則無以安殷之忠臣湯之受命也

晚非伊尹則決不能免於太甲之顛覆唯我

聖祖起自濠城以及卽位前後幾五十年無一日而不念

卷一

小民之依無一時而不思得賢之輔蓋自其託身皇

覺寺之日已憤然於貪官汙吏之虐民欲得而甘心

之矣故時時用兵時時禁諭諸將無一字而非惻怛

亦無一字而不出於忠誠故天下士咸願歸而附之

而樂為之歟也臣是以首錄開國諸臣而先之曰開

國諸臣總叙者此也蓋叙而總之正以見歿事者之

衆皆千古之所未曾有此必有大根本存焉非可以

人力強而致也故又曰開國諸臣本根知必有本根

則知當時歿事者之所以衆矣而緣起於濠城一劔

之提伽藍神前一玦之下而已嗚呼兵力單弱子與

非夫渺乎小哉何所復望於入建業滅江州榆士誠

混一江南而平定山東河南北也夫以其所緣起者寡弱如此而所成就者神速至大如彼故又曰開國諸臣緣起焉嗚呼合是三者而觀之而後知我

太祖高皇帝所以取天下之由矣自是而後建文繼之純用恩而

成祖二十有二年則又恩威並著而不謬

仁宗繼之純用仁而

宣宗章皇帝在位十年則又仁義並用而不失况正統十年之前

卷一

二

昭聖未賓三楊猶在尚行

二祖三宗之政乎則我

朝仁義立國愛民好賢蓋相繼且百有餘歲也自古開

創之君曷嘗有此哉臣是以伏讀而詳著之以見今

者

聖子神孫所以安享太平之故當知無忘

祖宗功德於無窮也

開國諸臣總叙



癸巳春 上年二十六在郭元帥軍中先是濠賊被圍元將賈魯夙圍解 上白郭元帥歸集鄉里壯士得徐達等入城達少 上一歲 上首得達專任之既而徐州將彭

早住趙均用來奔濠城郭元帥為所制 上察知其不可為乃白郭南畧地率徐達湯和吳良吳楨花雲陳德顧時

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張龍陳桓謝成李新材張赫張銓周德興等二

十四人出南略定遠二十四人者皆濠人甲午春 上破橫澗山元義兵將繆大亨以衆二萬降 上至定遠馮國

卷一

三

用與弟國勝率衆歸附 上大悅令兄弟皆宿衛左右定

遠人李善長來謁 上一見知其為長者禮之合肥人吳復性沉鷲寡笑言勇略過人聞 上至率所部來謁 上

俾領前鋒定遠人丁德典驍勇善戰偉貌黑面來歸 上以黑丁呼之令從征洪山寨德典先登破寨濠州趙德

勝來謁德勝狀貌魁偉膂力過人馬上運槊如飛 上以為帳前鋒兄子朱文正姊子李文忠先是各避亂徙他

境及聞 上駐師滁州皆來歸定遠人沐英八歲遭兵亂失父母 上憐其孤屬 高皇后撫之至是拜文忠等皆

育為子賜文忠英姓朱擇師教之軍中稱文忠保合美

舍虹縣胡大海，身長鐵而勇力過人，來見。上於滁。一見語合用，為前鋒。濠州孫興祖剛毅有膽氣，王志猛，多智略，二人來歸。年皆十九，定遠茅成、合山仇成二人皆驍勇有膽略，來見。上悉留置麾下。乙未，上駐和陽，虹縣鄧愈年十六，率所部來附。上命統領軍總管濠州常遇春年二十三，率所部數十人來歸，未至，因臥田間。夢金甲神人，蹴之起，曰：「君來，忽寐見。」上至，即伏謁。上欲謀渡江，乏舟楫，時巢湖有水軍將巢縣廖永安與其弟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與其弟麻合肥、張德勝、葉昇，無為桑世傑、合山華高，皆集舟師，結水寨，自保。聞上駐師和陽，乃遣使間道納款。上率諸將以兵往取之，遂以永安等歸和陽。適巢縣金朝興亦率眾來附，朝興驍勇有謀，既得諸將，遂次計渡江。六月朔，上率諸將渡江，攻采石，破太平。耆儒陶安、李習迎見。上召安與語，安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然其志皆在乎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之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悅，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言金陵宜取狀。上遇安其厚，令預密議。以李習知太平府事，太平城初破，郡將吳昇帥眾降。上曰：「吾聞汝江右名賢也，即用為領兵總管。合肥人楊璟，儒家子，

卷一

四

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略，因亂聚眾保鄉里。聞上取太平，率眾渡江來歸，授管軍萬戶。上既破滅陳也先，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丙申三月，上率諸軍進取金陵，復破方山營，擒兆先釋而用之。元將康茂才、蘄州人，結義兵捍寇江上，累功遷都元帥。我師渡江，大破之。常遇春兵盡殲其精銳，茂才收合潰散，屯天寧洲。我師又破之，茂才奔金陵。上既取金陵，茂才欲奔鎮江，我師又追及茂才，乃率所部三千人降。言前日之戰，各為其主事，至於此，成生惟命。上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上遣徐達等下鎮江，謂達曰：「鎮江有蔡元之者，才器老成，可用，爾入城為吾訪之。」元之名從龍，仕元為行臺侍御史，會兵亂，以老辭，位居鎮江。達至，訪得之。上命文正文忠以白金文綺往聘，從龍至。上親出城迎入，邀與同處，朝夕咨訪時政，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定遠人王弼有膂力，膽略過人，善用雙刀，因亂集鄉里壯士，結寨於三臺山，率所部來歸。上命宿衛帳下。丁酉四月，上親督師下寧國，執元將朱亮祖、亮祖六安人為元義兵元帥。初，上克太平，時亮祖降，上賜以金幣，仍舊官，居數月，復叛歸元。守寧國，數敗我師。軍中為所獲者六千人，諸將弗能當，常遇春與戰，亦被創。還，上親督徐達等奮攻之，亮祖兵敗，城下被獲。上曰：

卷一

五



今將何如對曰非得已也生則盡力死則死爾上壯而釋之使從征宣威七月命鄧愈胡大海率兵取徽州守臣走元帥汪同以象降戊戌以李文忠胡大海守嚴州得郭彥仁命為指揮使司都事使和協文忠大海不為異上率諸將親征浙東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璉等咨訪時政又聞前學正朱升召問之升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上悅其言命預帷幄密議又得楊國興使從征湖口未幾命為元帥守宜興廿三月至蘭溪時和州人王宗顯少業儒避亂僑居嚴州胡大海以宗顯見上止曰是與我同鄉里遂用之命探婺州城中盡得其虛實攻破

卷一

六

之改婺州為寧越府以宗顯知府事召儒士許元勳胡翰江仲山等皆會食中書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又命宗顯開郡學招延儒士葉儀為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沈徐原為訓導己亥春樂平儒士許瑗謁上于金華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海鼎沸豪傑之士勢不獨安夫有勇略者可以取雄才有奇識者然後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非收覽豪傑難以成功上即拜瑗博士冬十一月命胡大海等進攻處州元部將胡深守龍泉見元將士多怠弛不用命深知天命有歸乃棄其軍問道來降且獻取處州策大海用其言破處州上征浙東時胡大海薦劉基宋濂

章溢葉琛之賢可用李文忠守金華又薦王禕許元黃天錫諸儒上皆遣使以書幣徵之庚子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謁見上喜甚曰吾為天下屈四先生從容與論經史及咨訪時政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宋濂浦江人以文章行義為時所重嘗教授義門鄭氏家章溢龍泉人葉琛麗水人皆智略過人避亂隱田里至是俱以聘至上問陶安四人之才如何安對曰臣謀略不及劉基文學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上召劉基侍帷幄預謀機務以宋濂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遣世子愛孫溢琛並為營田司餘事元福建行首黎政衰

卷一

七

天祿見王師下浙東知疾命有在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以福寧州來納款上賜書褒嘉之七月故徐壽輝將于光徐椿以饒州來附上命鄧愈往納之于光等遂從愈屢敗僞漢兵饒州以安陳友諒殺趙普勝而用普勝將張志雄從侵建康友諒敗志雄與梁鉉被擒皆降志雄因獻取安慶之策上用之遂克安慶元將薛顯沛縣人有勇略守泗州辛丑三月間我師克高郵遂以泗州來降上以為指揮使從征八月上親征友諒趣江州友諒將丁普郎迎降遂克江州宿州傅友德勇略冠一時初從山東李喜之敗歸明王珍不能用率所部從陳友諒于武昌及

上攻江州友德知天命有在率衆來降 上知其才即命  
爲將 上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友諒將胡廷瑞守南昌遣  
使來約降請無散離其部衆壬寅春 上幸南昌廷瑞遂  
迎謁建昌守將王溥袁州守將歐普祥黃彬餘千守將吳  
宏寧州守將陳龍吉安守將孫本立皆率衆來降 上悉  
慰納之安豐曹良臣英毅剛斷爲衆所推聚衆立柵禦寇  
又韓政亦集衆千人自保至是皆率所部來歸 上嘉之  
授良臣江淮行省參政政江淮行省平章甲辰春 上旣  
破賊陳友諒向容儒士戎簡入見 上曰主上向敗友諒  
于九江何不乘勝抵武昌而乃復還金陵後雖克之勞費  
多矣 上曰事有緩急兵貴權宜陳氏之敗我豈不知乘  
勝蹶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追之急彼必死關故縱之使  
偏師緩其後知彼剝殘之餘必不能戰也故全城降附一  
則我師不傷二則生靈獲全三則保全知勇所得不亦多  
乎簡深歎服他日 上謂諸將曰鄱陽之役當時諸將亦  
有勸我遽之下流而以全師蹙武昌者雖非吾意然軍中  
以爲奇謀不意戎簡亦能言之丙午冬建宗廟社稷得冷  
謙命製樂謙深明音律今樂器樂舞皆謙所製又善幻術  
後以道人盜帑藏事覺得非以幻術遁免不知所終戊申  
春 上即大位命將征廣東時元廣東左丞何真者東莞

人少英偉好書劍元末仕爲河源務湖使以亂故棄官歸  
鄉里後討平東莞王成陳仲玉之亂元授以江西分省左  
丞至是 上遣廖永忠等平廣東先以書招諭真籍所部  
郡縣戶口兵馬錢糧遣使上印綬歸附永忠以聞 上嘉  
其保境息民下詔引寶融李勛事褒之召真入朝賜宴厚  
加賞賚 上遣徐達等北伐中原四月師克裕州執元守  
將平章郭雲勇力有謀略河南郡縣皆下雲獨守裕州招  
之不從後兵敗被執 上釋而用之

開國諸臣緣起

滁陽王郭子興者其先曹州人也父曰郭公善日者言以其術遊濠之定遠定遠人信之業稍饒矣而尚未娶里中富翁某有女而笄郭公為推其于支曰是命富貴翁笑曰以替故未有歸何貴為郭公乃請曰不鄙庸陋能見婿否翁許之郭遂委禽自警女歸郭公而術益售索日益盈遂大買田宅為定遠富人有三子一女而子興其仲也郭公死而三子俱積積著踰於郭公時至領邑屬元季人思亂訛言大興子興忽心動遂大出其家推牛酒散錢帛結納豪勇至正壬辰羣盜蠅起淮南北子興從里中少年數千

卷一

七

人襲濠州據之其軍蒼頭畢會而帝自皇覺寺仗劍趨濠為門者止以為問謀將聞之子興而害之子興適巡行驟見大驚異其貌解縛與語更置帳下俾長十夫日引與謀事時元兵數來討子興驍勇善戰每出則帝從傍翼衛跳盪無前斬首捕生過當於是帝日益重而宿州人馬公者嘗避警定遠與子興交善從之濠而病將死唯一女以托子興曰為我擇所歸子興拊之如已女一日謂其妻張夫人曰吾部曲不少而所見無如朱某者必且貴馬氏女亦當貴遂女之是為孝慈皇后時同據濠州者德崖等四人與子興而五俱自稱元帥四人者懇而與

率鹵略無遠志子興意輕之咸恨而合謀挫子興每公會

與語多不酬子興怒拂衣歸德崖等乃共決自是多稱疾不與會帝乘間說曰彼日益合而我日益孤不已權將它往於是子興乃勉強出會未幾而齊之敗將彭早住趙均用各以其餘眾來德崖等納焉以其故盜魁有名也而爭推之更出其下早住頗有權畧子興畧與相善而薄均用德崖等乃問均用曰郭某目中只有彭將軍真不復有將軍也於是德崖乃謀乘子興出寨而縛之置於寨帝適於他部歸或謂李匡測宜匿帝曰郭公吾生父也亟馳至家問知其為德崖縛曰唯彭公力能得之率子興之

卷一

十一

二子急馳以語早住早住怒曰我在誰敢魚肉而公介而與偕至德崖寨破械出之測庸獲矣已而元兵大至圍濠急乃解警合力拒凡五閱月始解早住均用俱稱王而子興等為元帥如故乃使帝行收兵得七百餘人自益復使帝以三百人往誘劫定遠張家堡得壯士三千人遂以三千人襲元張知院橫澗山寨走之收其兵二萬而即以其兵攻下滁州彭趙二人爭權而問彭中流矢死趙均用因併彭故部曲而銜子興子興危甚帝乃行金賂均用親信使說之曰公昔困于彭城南趨濠若使郭公閉壁不納肉虜手矣得濠而據其上更欲害之不祥且郭公

易圖耳其別部之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均用乃縱于興率其兵萬人入滁而帝所部已三萬餘士壯而整于興大悅悉收其兵已有讒帝者謂且欲自王子與遂細帝權奪其左右用事者使夷于它將諸批生游微危任乃委之帝益自力每戰輒有功然不標掠無所以獻高后知之乃悉其資裝賂張夫人謂子與曰公知所以得至此乎趙王股掌公畏朱某而舍之今舍朱某奚托也子與悟乃稍信用帝子與以名號微欲都滁自王帝曰滁未易都亦未易王夫滁山城也不可以進取亟稱王元且孝順改義子與為寢會滁饑子與會諸將與謀所向帝

卷一

十一

曰獨和陽可圖然當以計取之為子與畫策遂取和陽亡何深故帥孫德崖饑以其眾就食和陽帝納之子與以德崖之見納也怒而來祝師德崖謂帝曰若翁來我且他往於是帝出候德崖軍中故人于二十里外即報軍亂遂為其眾所留則德崖亦已見執於子與鎖其項而與之飲酒矣子與聞帝被留大驚如失左右子別使所親信為質使贖帝歸與德崖盟而縱之子與性剛急實欲甘心德崖以帝故強縱之既失之悒悒不樂遂發病外子與臨終之時兵不能當帝十之三而其存者皆已歸心於帝矣孫德崖聞而欲來有其眾時帝別將與元

確戰不能救子與之子某懼而使張天祐請降於偽宋主韓林兒天祐還致林兒命以郭某為都元帥天祐為副元帥帝為左副元帥時帝略巢湖兵破蠻于海牙渡江取太平擁眾且數十萬矣三子蠻然北而其長者與天祐從攻集慶路戰歿次子陷于賊歿少者以失職為不利或曰皆帝意子與遂絕有一女為帝貴妃生蜀豫谷諸王帝既有天下居恒念非子與無以有今日且彼之不克遂王號以我阻之故即位之元年即追封為滁陽王而命有司建祠滁州以中牢祀歲歲不絕十六年詔太常丞張洙為之碑

卷一

十一

余州外史曰來儀于薛多避少遂不得稱信史故因國史而叙次之如右豪傑之興必有所憑藉然未有如滁陽王者識真龍於豫且之網而活之且假以雲雨焉非子而子非女而女帝之有天下則誰力也物無兩大中道而阻顧胤斬聖代雖血食世世不絕焉足當報哉焉足當報哉陳建曰滁帥乏糧王命定計上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上曰何如上曰向攻民寨時得民兵號三千其文曰廬州路義兵士皆勇敢可令椎髻左衽衣青衣腹背懸之

以四索馳載賞物，聲言盧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將士和陽兵見之必納，因以絳衣兵千人繼其後，相拒十餘里，候青衣薄城舉火為應，絳衣兵即鼓行而趨，取之必矣。王曰：善。於是命張天祐、湯和等將青衣兵，趙繼祖為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進，會天祐等就食他道，失期不至。再成見過期不舉火，意天祐已入城，遂率眾抵城下。元守將也，先帖木兒閉城門，以飛橋絕兵出戰，再成戰不利，中流矢走。元兵追三十餘里，會日暮收兵，還天祐兵始至，適與元兵遇，急擊之，元兵敗，追至小西門，湯和奪其橋而登，遂緣城也。先帖木兒遁去，再成等尚不知天祐入和陽，數

宋一

十五

兵歸報王，謂天祐等眾已陷沒。王大驚，答：上失策，俄報元兵至濠州，遣使來招降。王益恐，召上與謀，時兵皆出賊中，守備單弱。上令合濠三門兵於南門外，使填塞街市，呼元使者入叱，令膝行見王。王諭之多失辭，上每望之眾欲殺使者。上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故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恐以太言縱使去，彼必不敢進。王從之。王時猶未知已拔和陽命。上率二千人往收敗卒。上率徐達、李善長等進抵城下，始知天祐等已據和州。上乃入撫定城中，王遂命上總和陽兵。上聞諸將破和陽時多殺掠，民間夫婦不相保，乃召諸將論

之曰：軍無紀律，何以安眾？凡軍中所掠婦女當悉還之，於是夫婦皆相携而往，室家得完，民大感悅。上既總大兵，謀斷出諸將右，遂定渡江之計。

高岱曰：我聖祖之駐滁和，為取金陵計耳。蓋金陵非大眾未易克，而眾非滁和豈能久集？故略定遠以集眾，據滁和以俟時，乃居豪賊不能展尺寸及出濠至定遠，即有眾數萬，駐滁陽，鬱鬱不自得，齊滁和則能大振軍威，乃知蛟龍雖不能不藉雲雨而騰躍，變化終不可受制於人。使漢高不遣入關，光武不遣徇河北，則亦更始懷王之牙將耳。然則郭元帥雖有翼植之恩，而我聖祖所以報之亦

宋一

十五

至，又以其所自創之滁陽奉立為主帥，此豈人所易能哉？王祀滁陽廟，食百世，更始懷王未之有也。

李禿翁曰：高岱之論滁陽王最當矣。

開國諸臣本根

丙午三月，上率諸軍攻金陵。元御史大夫福壽盡力來禦，久不能支。城破，百寮皆奔潰。福壽獨據胡床坐，風塵至，指揮左右，或勸之去，叱曰：「吾為重臣，賊存則存，城破則死，豈有去理！」俄而兵四集，遂遇害。上入城，嘉其忠，命為棺，余禮葬之。又以元臣余闕守安慶，力禦陳友諒將趙普勝，後城破不屈死。命安慶廟祀，其後貶元降臣危素曰：「盡往守安慶，余闕廟是也。」

陳建曰：「喪於所以勵生，獎往所以勸來。夫敵人之臣，盡力以禦我，一旦自敗，不喜其敗，亦已矣。况嘉其能盡力，而以禮殯葬之乎？」我聖祖之禮葬福壽廟祀，余闕蓋撥亂救

民，顯忠勸義，真帝王之師，不可以始強而至也。

卷一

熙朝名臣實錄卷二

秣陵 焦竑 輯

金陵陳靜誠先生

公名邈，字中行，曹人。先世義甫，宋翰林學士，徙居建康，因家焉。大王父執中，淮南諸路兵馬都統制，王父文德，溧陽縣判，父辛之，元淮南鹽課提舉，公姿稟純粹，識度超遠，博通經史，尤邃先天之學。元末，為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扁所居之室曰靜誠，人稱靜誠先生。高皇帝渡江，御史秦元之薦公學識不羣，因以書聘之，曰：「予因胡元入馭，海宇瓜分，豪傑兵爭，干戈四起，予提兵東渡，遂取臺城，歷思自古

卷二

英雄創業，誠難獨理，和門雖多將士，帷幄尚乏主持，恒側席以求賢，與詢謀而開國。比聞先生世居江左，名德鬱然，學貫三史六經，博覽兵書百技，才兼文武，超越等倫，賢哲天生，實我良輔。昔湯文會徵伊呂，先主猶聘孔明，予不敢以前代明王自期，先生當以伊呂孔明為法，儻以生民為念，應天順人，敷陳遠略，非欲奮武實以安民，助成大業，列爵胙土，子孫傳襲，與國終始，豈不偉與！拱竊車塵，起展素蘊，蓋丙申四月八日也。既見，與語大悅，運策帷中，日見親信，幸其第者三，諸計盡多秘，不傳甲辰。上即吳王位，賜冠帶，授供奉司丞，不受。戊申，上即帝位，公陳治道，以復

中國先王禮教爲首務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乃賜肩輿一衛士十人護其出入洪武庚戌春常奉命至浙江還朝密有所陳賜白金彩段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時西域進馬甚奇公見之引漢故事爲諫上大悅賜大銀一錠除太常少卿又辭上曰士有志節者不以功名關懷朕不强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每燕閒輒召問保國安民大計時功臣蒙譴者多公力爲救解多所全釋上嘗諭曰先生有子令帶刀侍朕對曰臣三子皆幼侯其成立圖補報上說賜兼金對永常是時上之寵禮

卷二

二

諸公侯卿大夫無敢望者甲子秋病作醫療踵至尋卒上震悼不已遣官賻祭加東園祕器賜葬鍾山上所賜詩文翰墨甚多并公著述嘗燬于火今畧見世德錄云弟中復嘗隨公侍上永樂中翰林待詔善給事子欽誠早卒恭由鄉貢仕至工部尚書文章政事克世其家鄉鄰簡曰上以武功創業頗喜接耆儒時江西鉛山龔敦學博行淳鄉鄰人皆向慕之國初以明經爲府學教授御史葉孟芳薦之徵至京洪武十三年秋上坐武英殿西廡見諸儒使言志皆曰不敢上負聖主自棄明時上大喜始制四輔官以王本杜佑龔敦爲春官杜敦趙民望吳

源爲夏官秋官冬官缺今兼攝杜敦壺關人勤苦力學精通易書詩吳源興化府儒學教授與王本俱以儒士行誼著聞

李贄曰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此常理也然世間固有謀其政而不在其位者則常理之所未有從古之所未有而于靜誠陳公僅見之矣後此若姚恭靖亦可謂能處身於過主之際者而戀戀一少師之榮終身役役于殿陛而不肯去則亦稍優于劉誠意而已矣其視公不太遠乎嗚呼胡惟庸之藥不待嘗也天官之九級不待歷歷下上也故吾以陳靜誠爲我朝名臣之第一人

卷二

三

人也

青田劉文成先生

公名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少穎悟絕羣讀書過目輒誦善經學工屬文旁通天官陰符家言元末舉進士授瑞州高安丞故秘書監揭傒斯見而奇之曰子魏玄成流也而英特殆過之應行省辟與幕僚議不合投劾去再補江浙儒學副提舉克考官復論御史失職受臺抨再投劾歸乃與魯道元宇文公諒日縱酒呼博遊武林沈西湖見其雲起西北衆皆謂慶雲公獨引滿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西蜀趙元澤復奇

公曰公乃受魏玄成目邪非諸葛武侯未易當也方谷珍  
反海上省憲舉公爲行省都事谷珍知不能抗乃使人浮  
海至燕以重賂賄元用事者下有司招撫授谷珍以官公  
言賊弱易與今不除乃厚撫之益長賊計用事者以先入  
谷珍賂大怒謂公失天子憫念元元至意常斬羈管紹興  
路公感憤慟哭流血欲自殺賴門人密埋沙等力阻得不  
死自是放浪紹興諸山水所遊必有記又多爲歌詩自適  
而谷珍益橫肆不可制盜所在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委  
公公受兵且撫且討寇悉平是時石抹宜孫爲樞密院判  
負義幹公與之相犄角軍聲大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

卷二

中而用事者右方氏僅以公故儒學副提舉資選總管府  
判公旣左轉又失兵乃納告身庭中拜曰臣不敢負世祖  
皇帝無所措足矣遂逃歸青田山著郁離子十卷以見志  
衆避谷珍多依公自保會太祖已下金華定括蒼公置  
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此豈人力也邪會 上使孫炎以  
金帛來聘公乃付其衆於弟囑曰衆善保境毋爲方氏所  
窺即日同章溢葉琛間道走金陵且謂溢琛吾西湖言驗  
矣旣見 上陳時務一十八策 上大悅俄陳友諒傾國  
入寇壓金陵軍勢張甚 上欲發兵禦之而衆懼擾不決  
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有勸納款者

公後至獨張目不言 上爲起入內趣召公公言先斬主  
納款及奔鍾山者 上固問計安山乃曰賊驕矣誘之深  
入而伏兵微取之故易易耳取威定霸在此舉而言納款  
及奔何也 上於是決筴誘破友諒盡覆其衆以克敵賞  
酬公公辭不受時 上雖以定江東稱 吳國公而中書  
省設小明王座猶奉韓林兒公怒罵不拜曰何爲奉牧豎  
者爲 上陳天命所在 上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師攻友  
諒之皖城不下公謂彈丸地何足久勞師友諒膽破矣急  
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馬往友諒果遁都督馮勝  
攻其城 上使公授之方畧公以一赫蹏封曰夜半出兵

卷二

至其所見其方青雲起卽設伏項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  
輕動日中曷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銜枚躡  
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破讀亦未敢信已而青雲黑雲起  
具如公言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友諒之丞相胡廷瑞使其  
子請以洪都降有所要質 上難之公從後蹴所坐胡床  
上悟而許洪都下前是公以母喪告歸 上固留不得行  
至是復申前請始許公至衢而苗軍叛殺金華括蒼守將  
胡大海耿再成等帶入洶洶其將夏毅愛甚迎公入衆卽  
帖伏公爲移書諸屬邑俾固守俟邵平章之兵而悉誅諸  
叛將公治葬畢因騰書宣 上威德以示方氏方氏遂請



降俄驛召還道楚德而張士誠來寇李文忠時為帥奮欲擊之公使勿擊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公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公復趣之至其所則空虛所留皆老弱追而薄之東陽悉獲其衆公入謁上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鯁生謂士誠密通且富而弱宜先若為我策之公對曰陳氏據上游竊名號乃心無日忘我此不宜久蕞崇之取陳氏士誠則囊中物矣會友諒復攻洪都上遂率師迎敵之大戰于彭蠡湖雖小利尚未次公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是時張中亦在師中所謂

卷二

六

鐵冠道人者臨川人其于破友諒策美尤神絕他占驗亦稱是愈於公謀斷勿如也置太史令秩正三品公領之日中有黑子公奏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參軍胡深伐陳友定敗沒上方欲刑人而公適入詠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傳之故欲應之公曰頭上血衆也傳以土得衆且得上也應在三日上為停三日待之而海寧降上大悅悉以所停囚付公縱歸里焚感守心羣下皆憚憚以上且有加僂公密奏宜下書罪已以回天意上善之衆乃安大旱上特命公諭滯獄甫決雨隨潮時公寢為上所信嚮所言無不聽上卽位擢御史中丞領太史令如選

諸大典封賞冊拜皆公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計定為之時處州七縣糧常加於宋歲額五升而上獨令青田僅以五升為額曰令鄉里子孫世世頌劉伯溫也時左丞相李善長貴盛公獨事與抗議不相下善長不能平適善長以事見譴憲使凌說因彈之公言李善長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邪汝忠勳足任此公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乃可若束小木為之將速傾覆臣駕鈍豈堪此上乃欲相中書左丞楊憲復問公公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又問右丞汪廣洋曰此稿浸殆甚于憲奉政胡惟庸何如曰用之債轅破犁犢

卷二

七

也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終無逾先生公對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其後憲以怙寵廢具中丞悞惟庸以大逆皆不良死會具中丞上幸鳳陽公與左丞相居守請于上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且今刑亂用重必使紀綱肅而後惠政可施乃飭諸御史一切按劾權倖無所避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省寮且素暱之請公緩其獄公不聽懇具馳奏報可卽斬之丞相大恚恨俟上歸訴公盛夏祈雨僂人於壇墀之下非祈以奉承天意上惜公持其章不下而風公以病請告就醫青田時洪武四年也時上再幸鳳陽有欲建中都之意又銳

欲出塞滅王保保公淮行謂中都曼衍非天子之居工保不可輕明年大封功臣 手詔以公勳伐召赴京命兼弘文館學士已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乃封公開國輔運守正文臣階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勳級猶二品而祿二百五十石僅得忠誠伯之半又明年復予告歸里公既歸猶上章問 起居撰賀平蜀頌 上優詔答之嘗為上陳既闕事蓋既括之問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闕界曰三魁為難盜藪方氏所由亂公奏于其地立巡司以控扼之其姦勿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叛大豪復陰主之公時使其子璉上奏而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左丞攝相事

卷二

九

衛公舊語使刑部劾公欲購淡洋地為自墓不得則創立之說以寤其人致激發疏上不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問而第令移文使公知奪其祿伯翁如故公馳入朝見上但引咎自責不敢言歸矣惟庸代廣洋為右丞相覘上之念公息乃陽為好者以八年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公次之再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又三月寢劇 上使問之知不能起乃為文以贈給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年六十五公且卒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口服闋亟上毋令後人習之為書勅 上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寬猛若循環毋持一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

形勢相連絡授其次子仲璟曰惟庸方在事 上之無益不久必敗敗則 上必思我其時可密聞也公為人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利害果毅奮發不復反顧而揣摩事計多中其于天文尤懸斷不爽若鬼神初 上禮重之呼老先生而不名又時時謂人伯溫吾子房也然卒不以為相封拜亦輕最後 恩禮亦漸薄人以為中惟庸間云洪武十三年 上誅左丞相惟庸等果復思公言 召其子璉拜考功監丞遷江西右叅政蚤卒二十三年召璉子鷹復故封誠意伯歲祿五百石予世襲二十五年卒子法幼而璉弟仲學奏公遺疏拜閣門使遷谷王右長史靖

卷二

九

難師起谷王開金川門降而仲璟獨不屈下獄法亦停襲法子樞孫景曾孫祿至景泰中 上思公功授世襲翰林五經博士子憲前卒孫瑜至弘治中因給事中吳士偉言晉授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 賜詔曰劉基學為帝師亦稱王佐孔明之任登聞人言敬與之謀不負所學占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策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幾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殺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特贈爾為太師諡文成嘉靖十八年刑部郎中李諭言臣鄉人劉基宜侑享 高廟世其封爵如徐達 上是諭言下廷議皆言 高帝收覽

賢豪創造基業一時佐命功臣並軌宜翼而帷幄奇謀中原大計每每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孔明之喻。基亡之後孫鷹實嗣之。太祖嘗召論再三。徵券丹書誓。言世祿萬嗣爵未幾。旋即隕世。襁圭裳於未裔。委殯帶于空言。或謂後胤孤貧。勿克荷負。或謂長陵紹統。遂至疎嫌。雖一辱塗泥。傳聞多謬。而載書盟府。績效具存。昔者武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爲善何勸。基宜侑享。太廟其九世孫。指揮使瑜宜嗣伯爵。伏惟聖明裁定。制曰。可公入祀。太廟庶中。瑜嗣誠意伯。食祿七百石。與世券三十年。瑜卒。子世延嗣。

卷二

李宏甫曰。公中忌者之壽。以太直故晚。而上之顧寔薄。以剛故其不肯爲子房之和光。同塵曲已。藏身明矣。此其人品識見。實居留侯之前。而世人惑于聞見。反以公爲不逮子房。非也。一進一退。自有定數。一勝一負。自有定時。而况于生死大事也。遂者俟命而行。達人知天已定。公既精曉天文。安有不知已之死日。在洪武八年而已。死之年。僅六十又五也。今觀公之封天丈秘書。以授子璉也。且責令璉。亟上之矣。又爲書以授次子仲璘。而曰。必待惟庸敗後。乃可密聞。至十三年。上竟誅惟庸。累坐夷滅者數萬。果思公言召璉而拜官。遂卒。孫鷹。

繼之襲封誠意伯。增祿五百石。且予世券。公一時剛直之所貽也。不可以觀乎。而仲璘復秦公遺疏。拜閣門使。璉與焉。咸卒於洪武二十五年之前。而仲璘獨著節于靖難之後。公爲開國功臣第一。仲璘爲靖難忠臣。世濟其美。孰謂公之獨授書于仲璘也。爲無意哉。故曰。皆天也。公唯知天而已。不然。何貴於知天文。

楊文懿公曰。子房不見詞章。玄齡僅辦符檄。公勲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于古人豪。或疑公遇事胡元。專門象數。何異管伊尹之屢就。恨周公之多才也。子璉有文行。方。上手書問天象。公條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冷。

卷二

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或言有殺運三十年者。公慨然曰。使我任其事。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彼難星已過。勸上急移他舟者。特星官之一枝耳。而烏足以禦先生與。

建昌周顛仙先生

太祖高皇帝御製文曰。顛仙姓周。自言南昌。屬郡建昌人。年一十四歲。入南昌。乞食于市。元至正間。忽入撫州。未幾。仍歸南昌。歲將二十。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不數年。元天下大亂。所在英豪據險。其稱爲漢陳友諒者。帥烏合之衆。以入南昌。顛不與語。未幾。朕親帥舟。

師復取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忽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道傍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顛人朕三月歸建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顛者來謁謂顛曰此來何爲對曰告太平如此者每出則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爲先有時遙見以手入曾討物置口中問其故曰虱子曰幾何對曰二三斗當首見時卽言婆娘反又鄉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麼動人心只有胭脂胚粉動得婆娘嫂裏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只這般每每如此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醉之暢飲弗醉明日又來仍以蠶多爲說於是製新

卷二

十一

衣易之顛者舊裙腰間藏三寸許舊蒲一莖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無痛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顛者日顛不已命蒸之初以巨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內以五尺圍蓋薪綠缸燬之薪盡火消揭缸而視儼然如故是後復蒸之以五尺圍蓋薪一束半以缸覆顛者于內煨煉之薪盡火消揭缸視之其烟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顛者微以首撼撼小水微出卽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寺月餘僧來告顛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怒不食今半月矣朕命駕親往視之至寺遙見顛者來迎步趨無難容無饑色因盛殺修同享于翠微亭膳後朕密謂主僧曰令顛者清齋一月以視其

能否主僧如命防顛者于一室朕每三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飲膳朕親往開之諸軍將士爭取酒肴以供之大飽皆不納所飲食者盡出之于地良久召至朕共享食如前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傍側立待朕至顛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爾打破箇桶做箇桶又開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箇省未幾朕將西征九江問顛曰此行可乎應聲曰可朕謂顛曰彼已稱帝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顛者故作顛態仰而視屋上久之穩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而無他的朕謂顛曰此行爾借往可乎曰可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顛乃曰只管行只管

卷二

十二

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幸以船薄岸沂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當中流江豚戲水顛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作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顛果無知棄溺于江中至湖口食訖人數約有十七八人將顛領去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去久而歸顛者同來問何不置之死地對曰難置之于死地語未既顛者粹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既顛者整頓精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頌項謂朕曰爾殺之朕謂曰被爾煩多且縱你行遂糗糧而往去後莫知所之朕于彭蠡之中大戰之後回江上星列水師以據江勢賊中

試令人往匡廬之下詢土居之民要知顛者之有無地荒人無唯太平宮側草莽間一民居之對曰前者俄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處聲言好了我告太平了爾爲民者川心種田後于我宅內不食半月矣深入匡廬莫知所之朕戰後歸來癸卯圍武昌甲辰平荆楚乙巳入兩浙戊申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脚僧名覺顯者自言于匡廬深山巖壑中見一老人使朕來謁大明天子有說問其說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司以此奏朕思馭宇內至尊於黔黎之上奉上下兩間善聽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答是僧伺候四年仍往匡廬意在欲見

卷二

十四

又四年朕患熱症幾將去世俄爾赤脚僧又至言天服尊者及周顛仙人遣其送藥朕初又不欲見少思之既病人以藥來雖假合見之由與見惠朕以藥藥之名其一曰溫良藥二片其一曰溫良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子盛著背上海著金釵子內喫一醜便好朕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間至上燈時周身肉內搖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強一日服過三番乃聞苜蓿香醜底有丹沙沉墮鮮紅異世有者其赤脚僧云其住天淵寺內去岩有五里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詩其與同往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頃一披草衣者入請天眼尊者此何人詩

曰即今人上詩又問曰詩將視看對曰已寫于石上其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還能記乎曰能即命錄之初見其詩粗俗無韻無聯似乎非詩也及遣人詣匡廬召取之使者至杳然矣朕復取是詩再觀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鐫石字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決矣故記之以示後人

學士浦江宋文憲先生

公名濂字景濂浦江人姪七月而生六歲能詩歌稍長文學益著初爲翰林國子編修辭入龍門山著書唐子徵至金陵除江南儒學提舉授太子經壬寅召講春秋左

卷二

十五

氏傳甲辰改起居注侍左右明年侍上諭黃石公三畧又明年乞歸省賜金帛太子贈有加還家箋謝上書太子覽書喜召語太子書意洪武二年徵總修元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甘露屢降上問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其天於其人休符不於其祥于其仁上嘗言古帝王當安安之休多好神仙朕謂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對曰漢武帝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帝好佛而異僧至使移此心以求賢天下有不平乎三年坐議孔廟禮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爲禮部主事五年陞太子贊善大夫上問帝王宜讀何書公詩讀真德秀大學

衍義 上立取覽說之令大書揭兩廡壁六年 上坐于西廡賜各大臣坐令公講大學衍義司馬遷論黃老事講畢 上曰朕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公離席頓首曰天下幸甚陛下侍讀學士兼贊善大夫令集歷代奸臣事為辨奸錄分賜太子諸王又命序 祖訓纂大明日曆七年日曆成一百卷又擇言行之大者為寶訓五卷為序上之公侍 上久多所陳說直諫不務文飾 上喜曰卿可參大政對曰臣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事 上頓首力辭每燕見坐賜茶詢舊章講治道甚條析至問廷臣臧否弗言其善者公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稿

卷二

十六

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指二字 上嘗強公飲醉歡笑賦楚詞一章令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九年除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 上曰朕起布衣為天子卿自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人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令 太子選良馬賜公文為良馬歌以賜時有上萬言疏者 上怒其迂衍罪且不測問羣臣阿意者輒指其疏此不敬此詆謗 召公問對曰彼應 詔上疏本效忠無他 上復覽疏頗有足至者 召罵阿意者曰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公幾不誤罪言者 上嘗廷諭公曰古人太上為聖其次為

賢為君子若景濂事朕十九年口無毀言身無飾行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謂君子人乎匪唯君子抑可謂賢矣十年致仕 賜緡綺御製文集 太子贈衣三襲 上曰朕最慎實嘉卿忠誠故以賜卿卿今年壽幾何口六十八歲 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公頓首謝公辭歲請一朝是年九月入 朝 上延問公履矣及至大喜日侍 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籞便殿侍食日晏始退 上嘆曰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歲暮辭還既行數日 上問公子璉曰朕嗜昔之夜夢爾父笑談若曩時璉因非 陛下垂念臣父何以形之夢寐日本使奉、勅請

卷二

十七

文獻百金卻不受 上問公對曰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十三年冬孫慎坐法論死公罪且不測太子力救得釋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卒年七十三歲門人方太史曰當元之衰據名號爭雄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 太祖定都金陵獨能聘禮太史公公始見即勸不嗜殺人論道 上前授經 太子未嘗不言仁義天下既定 上方稽古制治凡郊廟山川祠祀律歷禮樂夷裔貢齋諸禮文大政皆太史公裁定 太子寬大仁明天下歸心愛戴太史公之功居多海外諸夷朝貢接國門至必問太史公安否公墓初在夔永樂十一年孫恪以蜀

獻王命遷葬華陽置祀田正德中謚文憲濂二子長瓚  
子三人慎愷皆無後次瓚為中書舍人子三人懌愷恪  
恪居華陽懌字子夷奉母孝獻王時賜粟帛懌力學攻書  
建文召入翰林為侍書

李贄曰上問公何以不受乞文之俸公對曰天朝  
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予謂公失對矣公亦不  
宜待問而後對也方請文時公即宜疏列其事言屬國  
遣使求文須奏請天朝待皇上允許勅令某臣撰  
作乃敢作臣等既奉勅而後撰文則日本必不可有  
所觀而得文也若受其餽即為私交願聖上頒降撰

卷二

十九

文而令來使齋還所觀之金如此則朝廷尊嚴小國  
懷畏聖上必且大喜矣而公何不知也予說上之  
曲宴公嘗歎曰純臣哉而濂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  
嗚呼危哉斯嘆苦刺其若在背而公又尚不知何也已  
告老而歸仍請歲歲入朝欲以醉學士而奉魚水此  
其意不過為子孫宗族世世光寵之計耳愛孫之念太  
殷也孫慎怙勢作威坐法自累則公實累之矣且并累  
公則亦公之自累非孫慎能累公也使即歸而即杜門  
作浦江叟不令一人隸於仕籍孫輩亦何由而犯法乎  
蓋公徒知温室之樹不可對而不知殺身之禍固隱于

魚水而不在于溫樹也俗儒亦知止足之戒徒守古語以  
為法程七十餘歲歿葬夔峽哀哉

義烏王忠文先生

公名禕字子充義烏人幼秀爽奇敏及長長身山立屹有  
偉度習古學師事黃潛戊子元政亂公為書七八千言上  
時宰危素張起巖並薦不報隱青巖山著書戊戌徵公署  
中書省掾商略幾務上每稱子充不名問與論文章稱  
善因命采故實為四言詩授太子辛丑進平江西頌  
上覽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  
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授江西儒學提舉司

卷二

十九

校理外艱乙巳除侍禮郎兼引進使定議禮制遷起居注  
丙午升同知南昌府祿披榛莽建府署撫於殘集徙散收  
廉賢士搜除奸蠹經理廢壞郡得安漸賜黃金帶丁未  
召議即位禮忤旨洪武元年降漳州府通判尋上疏言上  
天以生物為心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有時而肅殺然皆  
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  
矣洪武二年召修元史為總裁官徵逸士汪克寬胡翰  
宋禧陶凱陳基趙增曾魯高啟趙汝文海徐尊生黃麓  
傅恕王鐸傅著謝愨十六人為纂修官開局天界寺公史  
事擅長裁煩剔穢力任筆削書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

兼國史院編修官三年預教大木堂公經明理達善開道  
召對殿廷必賜坐從容宴語未久奉使土番尋 召還五  
年往諭雲南六月至諭梁王亟宜奉版圖歸職方不然  
天討旦夕且至梁王不聽館別室數日又諭曰 朝廷以  
雲南百萬生聚不欲藏于鋒刃曾不聞元綱解紉大兵西  
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遠旅拒 明命龍驤鷁艦  
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有降意即為改館會元遣  
使脫脫至雲南規梁王有二心欲迫殺我使以固其意梁  
王持兩可不決匿民間脫脫聞之請梁王不得已出公  
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公公罵曰天訖汝元命我 朝實

卷二

三

代之汝如燭火余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  
為汝屈有死而已領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旦夕至六年  
十二月竟被害瘞地藏寺北年五十二子紳字仲縉博學  
能文洪武二十九年走雲南求父遺骸不得述滇南慟哭  
記建文元年四月紳上言父死節狀下翰林議贈公翰林  
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正統六年又贈公翰林學士謚  
忠文公歿之明年宜典吳雲使雲南雲字友雲敏達善詞  
賦洪武初以故官 召授弘文館校書郎改渭南丞有善  
政歷升刑部郎中磨勘司令刑部尚書出為湖廣叅政坐  
事被逮 上憐其才釋之謂雲曰雲南未奉正朔卿能為

朕作陸賈乎對曰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臣奉威德告以大  
義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典師未晚七年九月遣行會雲  
南使鐵知院等二十人使漠北為我獲 上釋二十人與  
雲俱至沙糖口二十人者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  
而還罪必死共說誘雲令胡服辮髮詐為元使者又逼令  
改 制書共給梁王雲不從以死自誓竟被害梁王遣人  
收雲骨葬蜀給孤寺子輒以雲死事得入國子監弘治中  
徐文靖公言于 朝贈刑部尚書謚忠節與公並祠雲南  
嘉靖中又官其曾孫承宗中書舍人

姑孰郡公當塗陶先生

卷二

三

公名安字主敬當塗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元書院  
山長乙未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城迎 上召語時事公  
曰今豪傑爭雄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  
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人行弔  
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對曰金陵  
古帝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勢出臨四方何向不  
克 上又曰善留叅幕府習知府太平未幾公為都事丙  
申從克金陵升左司郎中贊機務既而得劉宋章葉四公  
上問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畧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  
之才不如溢琛辛丑知黃州寬賦省徭招來流亡民庶悅



服甲辰移知饒州。賜詩以行。時征伐用急。公善論民樂輸軍興。不之歲乙巳。信州賊攻城。公與千戶朱炳率吏民分城拒守。選卒為遊兵。晝夜巡捍。公登城諭賊曰。爾皆吾民。反為賊用。得無失計乎。衆曰。使皆如太守。豈有今日。城即破。不相害。會援兵至。賊大敗。遁去。諸將怒。請盡屠從賊者。公曰。民為賊脅。奈何殺之。不許。明年入朝。吳元年初置翰林院。召為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召四方宿儒集議禮制。公總裁定修律。為議律官。洪武元年。上嘗賜公對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御史有言公隱過者。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從知。對曰。聞之道

卷三

三三

路。上曰。御史取道。路言毀舉人以此為盡職。可乎。立黜御史。初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行省參政汪廣洋。山東公出江西為參政。上曰。朕渡江初。卿首事。父老見軍門。為朕陳王道。論時務。深合朕心。朝夕幕府。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開讜論。江西上游。都督會。卿撫治。公寬仁。達吏事。政績益著。四年卒。年五十七。疾劇。猶草上時務十二事。贈姑熟郡公。國初諸禮多公裁定。大配禮。專用公議。祿禘禮。定於詹。同齋戒禮。朱升五祀禮。崔亮朝會禮。劉基祝祭禮。魏觀軍禮。陶凱。

御史中丞章先生。

公名濂。字三益。龍泉人。壬辰。斬黃妖寇。犯龍泉。執公從子存仁。公憐存仁幼。願代之。賊聞公名大喜。問計。公正色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願為此滅族事。賊怒。并執公公。給守者。乘間脫歸。集里兵擊却賊。上功行省。授龍泉主簿。辭結。處匡山。又辟地入閩。庚子。上徵公及劉宋葉三公至建業。問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今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公對曰。唯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掇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公乞省母病。賜金綺歸。留子存厚。京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公為僉事。處州總制胡琛。出師溫州。還。公守處州。給餉。平荆楚。移僉事湖廣。荆襄多廢地。議分兵屯田。且

卷三

三三

控制中原。上善公言。河內按察使宋思顏。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瞻。坐法辭。連公憂懼。上曰。予素知濂守法。毋恐。胡琛兵入閩。陷沒處州。幾變陞公浙東按察副使。鎮處州。公辭曰。臣往任浙東。無狀蒙恩。獨原。即陞臣官。罪過益重。輿場之事。臣死不避。副泉之命。敢辭。上從之。比至諸山寨。已叛。公宣布。詔旨。軍民感悅。誅首叛者。餘悉解散。青田福建寇。合攻慶元。龍泉公守禦。却賊。茗陽賊寇隣邑。遮平陽瑞安。傳道。公令子存道。合平瑞兵。擒賊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皮青田賊。至仲欽逆戰。惟淵走。仲欽以無援。故敗。公即斬惟淵。以徇。溫州平。請朝。京師。上

曰卿在邊良古待平吳卽召卿浙西諸郡平乃召公且命分兵征闕以存道守處州公入見上諭羣臣曰濫雖儒臣父子宜力一方寇盜盡平功不在諸將後因問公征闕諸將對曰陽和山海道進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必勝矣然闕中尤服李文忠成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則萬全計也上立詔文忠出師如公策濫賊既降乃授公元帥還守之先是我師征濫失利輒叛去濫既平又請降公曰叛而復降納之無法奏斬賊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爲言公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恥使避而不

卷二

三十四

犯豈直恃搏擊爲哉上祀社稷大風雨還坐外朝大怒議禮者得罪且不測公曰風雨連朝無足爲怪卽禮官失議皇上誠敬自足昭格願賜寬宥事遂已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將軍平闕後復詔存道兵從海道北征公曰鄉兵本農人始令征闕許事平歸農今復調北征矣信不可上不應公曰兵已入闕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者宜籍爲軍使北征自贖則一舉而恩威著矣上曰孰謂儒者迂先生強爲朕一行公至處乞終身喪不許道存厚還治喪公集鄉兵令存道部出永嘉平海北行三上章乞終喪得允存道山崑山走京師見上授處州衛指揮

揮副使成上黨尋移平陽指揮同知公喪母哀毀疾作二年卒公性孝友誠確宏偉外若和緩至臨大事議論爭是非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存道征陽和遇虜斷頭山力戰

祭酒宋文恪先生

公名訥字仲敏潯人父壽卿仕元封魏國公諡忠肅公少承家教矩矱自檢性遲重不妄言笑齒貴冑館師友切磋學問該博益有造請初舉進士爲鹽山知縣中更釋驂懷寶自晦洪武十三年徵詣公車除國子助教橫經發難擊詬廊家學者歸嚮嘗侍上爲詩文渾健古雅同游諸儒

卷二

三五

皆推公十五年夏陞翰林學士時建大學上幸學博士冀殺執經祭酒吳願進講上喜召公至奉天門公爲文立碑大學是冬初置殿閣大學士公以翰林學士爲文淵閣大學士嘗寒附火燎脅下衣傷膚上聞之爲文警訥曰脇者協也開火焚汝脇將非汝居內相不能協助人主爲政神怒之也明年顯罷公自文淵閣遷祭酒會初開太學太學徒日衆師生相訐教尼不行上簡用公特與勅又令曹國公管領監事公嚴絕準推恩義身言並教錘礮不遺餘力寢食學廂不復家宿一時士皆適用上親御制詞褒公公嘗應詔陳安邊策言屯兵屯田之法上

嘉納公病。遣中使諭卿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又嘗言宋祭酒骨格必壽迥有畫工至命繪公像甚肖。上喜吏部尚書余燦不喜公以事逐公去。上怒誅燦已念公老召其子望江主簿麟侍養二十三年卒于官年八十八。上為文遣官致祭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給自公始。又遣行人祭于家為治墳塋官其次子鄉邑訓導復祖為司業三十年秋以張顯宗韓克忠署祭酒司業事。上因思公坐奉天門諭太學生曰宋訥作祭酒學規嚴肅秀才循蹈規矩向學中用。朝廷以故得人訥善終朕禮送回。

卷二

三六

鄉葬。天令途有司祭訥近年老秀才做祭酒懷異心不肯教誨改廢訥學規。今命少年秀才署學事違犯學規重罪投沒頭帖誘師長者首人賞銀百兩犯者凌遲沒產正德中謹公文恪。

司業劉子高先生

公名崧字子高太和人。洪武三年以材學舉職方郎中。陞北平按察副使坐事輸作京師歸鄉。十三年胡丞相誅上手勅召為禮部侍郎未幾署吏部尚書請老與勅致仕。十四年召致仕刑部尚書李敬為國子祭酒起公司業。公至。上喜賜鞍馬未旬日遽得疾卒年六十一。上為

文祭公公居官十歲不以妻子相隨其為北平按察副使携一童往至則遣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招徠逋逃慰安反側惟務寬厚存大體所著有北平八府志及詩文十八卷藏于家職方集行于世。

李宏甫曰如此人安得有禍患。

祭酒陶公

公名凱字中立臨海人博學善屬文。洪武初薦與修元史。選授太子書尋除翰林應奉文字三年超升禮部尚書。四年請建奉先殿乾清宮左。上日焚香朔望薦新及節序生辰祭用常儀行家人禮。上從之公每議禮與藁城。

卷二

三七

崔亮相可否亮亦有學識善論奏是歲請選人專任東宮官罷兼領職庶輔導有所責成。上曰古者不備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朕今立法令府省臺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五年公言漢唐皆有會要記載時政及起居注記言記事宜令臺省府各置銅匱簿錄。聖旨及時政依會要編類為書。上從之出為湖廣參政致仕八年。召為國子祭酒尋老復以參政致仕。自稱耐久道人。上聞之怒曰何自賤也尋竟坐罪公。

委性過人，才高學博，識見卓遠。為文千言立就，初游吳楚，文多激慨，中更亂離，去居深山中，授經養親，文多隱約，明典應聘而起。凡借古證文事，多公論定，又兼領翰林學士，詔令封冊，歌頌碑碣，時命公文章，遂盛傳於世。時有潼州楊訓文者，元淮海書院山長，遇亂不能去，居江都，吳元年徵為起居注，誦文學行政事亦有名。

尚書詹公

公名同字同文，徽婺源人。甲辰，天兵下武昌，見上，授國子博士。陞考功郎中，丙午為起居注。上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秘府，資省覽，因謂公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

卷二

三九

於世，後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遺書，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闢聖學，又有功于後世。吾每于宮中無事，輒觀孔子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也。美之乎。論公曰：國史貴直筆，昔唐太宗命直書建成之惡，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汝等皆當直書，勿隱。是年，自翰林待制，遷直學士。明年陞侍讀學士。嘗論公曰：古人文章，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惟險僻之語。孔明出師表，何嘗靡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讀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之士，辭雖艱深，意實淺近。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達，

時務無事，浮藻。洪武四年，升吏部尚書。六年，為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上言：陛下渡江已來，征討平定之蹟，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尚未成書。乞編日曆藏之金匱，以傳于後世。上從之。命公與侍講學士宋訥為總裁官。

七年五月，大明日曆成。自年起兵臨濠，至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設施，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為一百卷。藏金匱，副在秘書監。公及宋訥又言：日曆藏之天府，欲見不可得。臣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為書，以傳天下。後世。上從之，分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凡五卷。名皇明寶訓。自後凡有

卷二

三九

聖政，史官日記錄之，隨類增入，尋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未幾復為承旨翰林學士。卒。子徽，歷官監察都御史。僉都御史。洪武十七年，陞左都御史。十九年，上以徽奉職公勤，復其家。二十二年，為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明年以徽子太子洗馬絳為尚寶司丞。二十五年，加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都御史。與李太師不相能。徽從子希原為中書舍人。善大書。兼歐虞顏柳凡宮殿城門坊廟，皆希原書。徽後坐監黨死。

大學士吳公

公名伯宗，金谿人。洪武四年，進士第一人。時初開科取士。

賜袍笏冠帶，權禮部員外郎。命與學士朱訥同修大綱。日曆，胡惟府方用事，欲人附已，公性剛直，不肯相屈。下惟庸恨之。八年，惟庸竟中傷公，謫居鳳陽。公上書論時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在中書，恐久之為國患，辭甚剴切。上得奏，即召公還，賜衣紗，使安南歸。為國子助教。十二年，進講。東宮明年改翰林典義。上製十題命賦，公援筆立就，詞語峻潔。上曰：伯宗才子，賜織金錦衣。十四年，除太常寺丞，辭。明年改國子司業，又固辭，由是忤旨。初設殿閣學士，公為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冬，坐弟仲宴

大學士朱文恪公

為非禮，自是布政使夏寅祭酒，丘濬皆以封孔子王及謚為非禮矣。

貶陝西金縣學教諭。至淮安，召還為翰林檢討。十五年，初設殿閣學士，公為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冬，坐弟仲宴

大學士吳公

公名沅，字濟仲，金華人。故元國子博士師道子。博學善屬文。國初，舉為縣學訓導，疾辭。洪武十二年，為校翰林待制。明年，降編脩，尋復為待制。十五年，以應對失旨，左遷涇源學教諭，未行，改翰林典義。陞東閣大學士。十六年，進精誠錄三卷，言敬天忠君孝親事，皆述五經四書語。上命公為叙時撰千家姓，公為表進，未幾，考功劾怠事，降侍書，尋改國子博士。十九年秋，致仕。公著詩言孔子封王

為三河知縣，謬薦人詞連公，復為翰林檢討。明年，卒。公溫厚，詳雅，博學能文章，所著有南宮使交成均玉堂諸集。

大學士朱文恪公

心箴。是年九月卒。年七十二。正德中，謚文恪，是時崇德鮑恂有名，禮部主事劉庸薦恂，余銓、張紳、張長年皆明經老儒，連治體，可備顧問。上遣使驛召洪武十五年冬，恂銓長年三人先至，恂年八十餘，銓長年逾七十，上甚喜，賜坐，顧問，退就舍。一日，上面命三人為文華殿大學士，力辭老不任役使。上曰：念卿等皆年高，授此職，煩輔導東宮，免卿等早朝，日宴而入侍對，不久當聽卿等致仕，還終餘年，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卿等鄉里亦為美談，何為固辭？皆言老且疾，辭益力。明日，放還，後至，授陝西鄜州學教諭。恂純心篤行，好學能文，撰奏自命，愛易災激，所著有大學傳義、西漢集、銓安吉人、長年、高郵人、紳登州人，皆以學行稱。崇德又有貝瓊、隱居、艾山、博通經史，尤工詩，洪武

初設殿閣學士，公為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冬，坐弟仲宴

大學士吳公

公名沅，字濟仲，金華人。故元國子博士師道子。博學善屬文。國初，舉為縣學訓導，疾辭。洪武十二年，為校翰林待制。明年，降編脩，尋復為待制。十五年，以應對失旨，左遷涇源學教諭，未行，改翰林典義。陞東閣大學士。十六年，進精誠錄三卷，言敬天忠君孝親事，皆述五經四書語。上命公為叙時撰千家姓，公為表進，未幾，考功劾怠事，降侍書，尋改國子博士。十九年秋，致仕。公著詩言孔子封王

卷二

三

卷二

三

初徵修元史累官國子助教博士。上嘗坐奉天殿召四助教瓊及會稽趙似錢寧金華鄭濤諭曰汝一以孔子所定書誨諸生若蘇秦張儀由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說宜戒勿讀。

太子少保唐公

公名鐸鳳陽人。唐子。從征江州。授西安縣丞。以至太子少保。二十八年。使龍州。諭趙宗壽。還復出。參議總兵楊文軍。事。經畫守衛。撫輯蠻獠。公。重厚。不妄取。上。初起兵。即侍左右。每以故舊遇之。僚屬罪數連公。上念公篤行。皆不問。時諸卿中。詹徽以才勝公。以德勝。上嘗曰。都御史

卷二

三三

詹徽刑部掌部事。唐鐸二人。性行不同。下人事之亦異。徽剛斷嫉惡。不容奸偽。役吏髮蓬而垢。容愁肌瘦。不異羈囚。以不得肆其食。故若是。鐸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交不知變色。口不出惡聲。德有餘而才稍不足。屢被小人誣誤。極刑者數矣。朕深知其德。而有所弗罪。奸人忌徽剛。則謗訕滿朝。鐸厚重無疵。又謂儒而無為。一切文移計稟。皆舞文弄法。賄賂公行。鐸無可奈何。嗚呼。聰明決斷者。以為非淵德海。而者以為愚。人心之不古。有若此耶。三十年辛。年六十九。郵傳最優。

尚書開公

公名濟字來學。洛陽人。以明經舉。為府學訓導。陞國子助教。與胡丞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洪武十四年。御史大夫安然薦公有治才。召試刑部尚書。未幾為真。公勤敏。有為。嘗奏令司置考功。圖日書所行事。稽覈勤怠。上喜。

賜大第。甚宏麗。曰。有司以此為式。十五年。謂公曰。秀才今徵致數千人。宜嚴試受職。公等條議。以經明行修為一科。工習文辭為一科。通曉四書為一科。人品俊秀為一科。言有條理為一科。曉達治道為一科。六科備者為上。三科已上為中。三科已下為下。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上從之。公敏慧。有才辯。凡國家經制。田賦獄訟。公役河渠事。眾莫能裁定。得公一算。畫即有條理。品式可為世守。公得上

卷二

三三

信任。益奮勵。效職他部。事輒兼理。人忌其才高。又見上每召公議事。謗言遂起。竟暴卒。

祭酒樂公

公名韶。鳳全椒人。博學能文章。有智畧。謹厚自持。乙未。從渡江。洪武三年。授起居注。四年。轉給事中。遷中書省員外郎。再陞兵部侍郎。尚書六年。改侍講學士。修大明日曆。重定洪武正韻。更製釋奠先師樂章。尋移病免。八年。召拜國子司業。未幾。陞祭酒。尋致仕。歸。以壽終。公有友人趙孟才。魯文質。陳旭。陳友。此五人者。並起。獻滄。從。上慶。

江取采石，奎體貌魁岸，有才畧，立功授總管，守宜興。洪武四年，從征甘肅，猝遇敵衆，畏怖，奎獨奮殊死，戰敗之。上青旭英毅多智識，友有膽氣，常居前鋒，才尤材武。文質攻，醫授大醫院判奎才，並都指揮使。旭從靖難，封雲陽伯。友平蠻功，封武平伯。

學士劉公

公名三吾，字如孫，茶陵人。洪武十七年，通政使茹瑺薦徵，至，老矣，而應對詳慎。上喜，除左贊善，歷升翰林學士。公博學通經史，文章典麗，既入翰林，備顧問，每預密議。懿文太子卒，上意在文皇嘗問公對曰：「皇孫年富，世

卷二

三十一

適之子，子沒，孫承通統禮也。卽立。燕王置泰，晉二王，何地。上頷之，遂立建文君爲皇太孫。十八年三月，上省躬錄初，上命儒臣編古帝皇祭祀災祥感應，可爲鑒戒者，爲存心錄。既又命公編漢以來災異之應，臣下者爲書。賜名省躬錄。二十三年，授晉世子經，坐怠慢，爲吏部左侍郎。侯庸劾降國子博士，未幾復學士。二十六年，以胥趙勉爲戶部尚書，坐罪乞免官，未幾又復學士。上厭表箋多諛詞，纖巧命公及右贊善王俊華撰定，頒天下，尋暴卒。

太師丞相韓國李公

李善長者，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讀書，相持文墨，而以筴

率稱，里中推爲祭酒。元末盜起，汝穎淮之南北俱大震，善長欲從雄，未果。會高帝爲濠帥，子典大校，以計得元橫湖山兵二萬餘，畧滁陽。善長被書生服道謝。上問知爲

里中長者，禮之，遂收之，以爲掌書記。謂之曰：「若知英雄之所以敗乎？」大帥與諸校不能相肺腑，而中藉持贖者爲關

通，往往市權而行怨，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至于

敗，皮之不存，毛又安傅？且夫令持贖之得存者，誰也？善長

頓首遷爲參謀，自是益專精爲。上謀策，諸將有來歸者，

善長與語，察其材言之。上復爲。上布欵誠，使得自安，

而中有以事力相渴，煖者委曲調護，俾不至齟齬。時子典

中流言，內妬。上稍稍奪其兵，又欲奪善長。善長謝弗肯

往。上曰：「主帥吾父也，而安得辭？」善長固謝，復往。子典亦

不復強。善子典歿，上代總其兵，填和陽，而元衆尤盛。王

子禿堅樞密，糾住等分路相侵軼。上屢破之，時出襲雞

籠山寨，留少兵佐善長守日，敵至，諱自保。上悉俘取其

寨歸，元諜知和陽兵少，亟來襲。善長設伏大敗之，捷聞

上乃大悅，曰：「孰謂而歷歷握筭者也！」當令執戈者屈矣。因

謀渡江。善長曰：「我兵衆食少，舟楫不備，姑少俟。」適巢湖將

帥通海廖永安等以舟師萬餘，糧數萬石來降。善長乃說

上曰：「天贊我也，既破蠻于海，于長驅迂牛渚，拔采石，遂乘

卷二

三十五

勝取太平。上之發不石也。與善長謀置榜論士卒在左掠者必斬。太平下卽懸之。五父迭肅然無敢犯。上稱太平與國翼大元帥以善長爲元帥。府都事亡何從克建康。東取鎮江。先日。上伴怒諸當行者以不能戢下欲悉置之。法善長力救。解鎮江。下民不知有兵。善長乃與諸將謀奉。上爲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上以右丞相領省事。而善長拜參議。與宋思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爲省僚。軍機進止章程賞罰十九取善長處分。凡師行善長必留守。轉調兵餉。陳友諒既克我江州。約張士誠夾攻我。上與善長謀。使持友諒所知康茂才書誘之。來許內

卷二

三十六

應而伏兵取之。善長曰。方患其來。何爲更誘之。上曰。友諒躁而果。雖與張士誠約。不能待也。小緩則士誠合而我兩受敵矣。友諒果至。遂大敗。其衆殲焉。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善長兼領其府。司馬進中書省。參知政事。長省事。高帝之克江州。兩平洪都。援安豐。討廬州。下武昌。善長皆居守。將吏帖服。居民安堵。尋奉。上爲吳王。超拜善長右相。國時猶仍元制。尚右。逮僞漢平。善長等稱賀。列上鈔籙。成事將臣丁普郎等三十五人。祀於康郎山。復祀平章趙德勝等十四人于洪都。始善長請權兩淮鹽。立茶法。既復制錢法于洪都。設三局。湖廣開鐵冶。定魚稅。諸刑孔。若

煩悉而裁。取有喪民不爲困。而以用蓋僖善長乃力請。上卽帝位。上曰。吾居恒笑陳友諒甫得一隅。而黃屋在。蘇我安能復效之。天命果在我。自有時。大將軍達已破平士誠。上猶以善長有轉餉勞。召見戟門。封宜國公。賚賜亡筭。上從容謂羣臣曰。吾以布衣起兵。時李相國里居最密。邇徐相國及它大將。遠不過百里。寧自望貴。今者賴諸公之力。舉天下大半。雖然。中原未平也。於是善長與大將軍謀北伐。及徇東南諸州郡。令善長與御史中丞劉基等悉裁定律令。成賞賚有差。善長乃復率羣臣勸進。凡表乃許。以卽位儀上。上御新宮。告于上帝。皇祇稱帝。

卷二

三十七

賜英賢爲臣之輔。蓋歸德善長達等。既卽位。禮畢。奉四代考妣爲帝后。躬上冊寶于太廟。尊立。妃馬氏爲皇后。封。皇太子諸王。善長皆充大禮使。改中書左丞相。善長請緣元舊。以皇太子爲中書令。上不許。曰。吾子尊師。傅習經傳。通古今。識事宜。他日軍國機務。皆令啟問。何中書令也。於是議制。東宮官屬。以善長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餘如故。已率禮官。進議郊社宗廟禮。上幸汴梁。善長於守者三。一切。更宜行事。尋奏定六部尚書以下官制。議官民喪服。三師朝賀。東宮儀。朝臣大小服色。存易。天下獄。瀆神祇名號。封



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巨細悉委善長仰謀之中丞某在  
丞楊憲而行之。命監修元史史成賞賚有差時大將軍  
方與副將軍常遇春等將兵大者定中原小者亦取闕越  
州郡善長居中雍容無所見績然。上自知之三年大封  
賞謂善長雖無汗馬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  
因進封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  
夫左柱國太師察軍國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  
鐵券仍免二死子免一死。請辭謂東征西伐日不暇給  
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仗制繁治劇和輯軍民漢有  
蕭何比之于爾未必過也。賚文綺帛百匹時大將軍達為

卷二 三九

元功位猶在善長上善長雖寬博有器畧然意思不能專  
平叅議李飲水楊希聖恣而稍侵善長權善長按其罪奏  
黜之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詢基不自安請告歸。上所寵  
任者張景揚憲汪廣洋胡惟庸景憲以事誅廣洋亦數譴  
而善長權寄如故既賞富極意稍溢而劾。上始微厭之  
明年引疾乞解任賜臨濠地若干頃佃戶稱是復為置守  
冢百五十守仗士二十家與魏公等踰年病良已。命督  
吏士建臨濠宮殿既數月。上念善長行役久以呷醴茗  
漿賜之復謂善長臨濠吾豐沛地數苦流移蕪菜不治今  
徙江南富民十有萬畝田其地公為我經畧毋使失所自

是留臨濠者數年。上推恩擢善長弟存義為太僕丞二  
子仲佐皆為羣牧所官尋以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  
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備光寵赫奕時人豔  
稱之居一月而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糾太師善長自  
子祺尚主狎寵自恣。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而不知問  
候駙馬都尉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不施禮大不敬  
請付所司論法善長率子免冠請罪。上赦之又踰月而  
特勅追數善長過削其祿歲一千八百石善長自是意忽  
忽不自得尋起與曹國公文忠議軍國政凡中書省大都  
督府御史臺有大事悉聽裁審而後奏行督南郊園丘工

卷二 三九

洪武十三。御史中丞徐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  
上親臨鞫狀其謂惟庸嘗以兄女妻善長弟存義子佑和  
表裏為威福其定遠故里第水中忽生石筍水溢數尺三  
世塚皆夜有光惟燭天而數以事見督。上遂起邪謀誘  
吉安侯陸仲享平涼侯費聚使出招兵馬為外應聞與存  
義謀始圖之善長善長大驚曰爾言何為者寧欲盡滅九  
族耶存義懼不敢應居旬日惟庸復謂存義苟事成盡捐  
淮西地王太師以語善長善長心動乃嘆息起曰吾老矣  
惟爾等所為又旬日惟庸謂善長延之東西向坐屏左右  
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頷首而已惟庸自是與倭通

俾以精兵寓貢船挾詐害 上面掠武庫兵入海 上乃  
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夙時費聚已前夙羣臣請併誅  
善長與吉安侯 上謂善年二十七而識善長于兵間善  
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遂命掌簿書實計畫為功臣爵以  
上公女女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一升麥  
藏草間朕見而呼之曰來遂從朕長育以功封侯此吾微  
時股肱腹心其勿謂遂止誅存義并赦佑時左大夫陳寧  
伏法夙右大夫安然罷歸復 命善長理臺事洪武二十  
一年肅清逆黨榜列勲臣猶前善長又二年所善長已七  
十七矣老不能檢傍其下嘗欲營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衛

卷二

四十一

卒三百人役和探得 上責穰賢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密  
以聞而復有謂坐惟庸休累當徙邊者皆豪而善長私之  
數以給其親 上惡之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於是  
御史上書論劾善長 上復為捕存義之子佑仲置獄獄  
具謂惟庸初為寧國令善長薦之超為太常少卿以黃金  
三百兩謝及惟庸反謀定善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  
從皆厚得其金帛而惟庸復以西域占劍白玉璽玉刻蛟  
龍蟠桃杯酬善長羣臣奏請誅善長 不許仍手詔慰諭  
之召詣 奉天門與語聞劄艱難為流涕至右順門謂羣  
臣曰太師老矣吾欲曲宥佑仲夙以慰太師心羣臣同言

善長反狀明甚三尺法非 陛下所得私 上曰法如是  
奈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 陛下之恩無面目見羣臣歸  
而自縊夙佑仲及吉安侯皆坐棄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  
葬善長卹其家都尉祺後數年卒有二子以公主推恩芳  
為留守中衛指揮次茂旗手衛鎮撫後罷世襲善長夙之  
明年而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為稱寃言善長與  
陛下同心由萬夙以取天下勲臣第一生封公夙封王男  
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富貴無復加矣藉令自  
圖不軌猶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  
矣夫人情愛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

卷二

四十二

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于胡惟庸則猶子親耳於  
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勲臣第一而  
已矣太師國公封侯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  
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求取天下於  
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齧  
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  
衰倦之年身蹈之凡為此者必有深禍急變大不得已而  
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真脫禍人善長之子祺備 陛  
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為此若謂天象告變大  
災則尤不可臣亦知善長已夙言之無益所願 陛

下作戒將來耳上亦不罪

贊曰 高帝神武所斷决皆自贖而善長奉行之功胡能  
比蕭鄒侯爵為上公位至太師贈王之約同於帶礪其班  
先徐武寧恩數百劉文成而中不惡人亦不世議夫人臣  
無將將必誅身從逆而再屈法以寬之必不得已而聽其  
自盡以禮葬師 帝之恩德不亦深且厚哉雖然其初獄  
抑何曖昧少證也隱之十年而後發發之後一獄辭視初  
十年而加詳嗟乎王國用之疏可味也

李贄曰善長安致望蕭鄒侯也特其一時同起豐沛跡  
相類耳漢高祖百戰以取天下年年遠征乃令鄒侯獨

卷二

四十二

守關中數千里給餉增兵不絕厥功大矣且日夜惶惶  
恐一言不合一舉措不慎卒無以當上心保首領最後  
僅僅為民請上林空地片語稍拂上意然亦有何罪而  
遂至械繫畧不念故人勳舊之情也誰謂漢祖寬仁大  
度者哉吾以為必如我 太祖乃可稱寬仁大度也大  
君逸臣勞理也亦勢也我 二祖之勤勞不敢自暇逸  
治天下二十二年如一日也昔之治天下于有天下之  
後者曾有若是否也 二祖之勤勞天下如此故亦望  
人之輔之也亦不顧親顧家而為之者也而善長諸臣  
無有一人能體其心者也今觀歐陽駙馬所尚者 馬

后親生公主也一犯茶禁即置極典雖 馬后亦不勸  
其私所親以為天下榜樣亦太昭揭明白矣李善長等  
到此時豈有未知 太祖之心也而善長若有未知  
太祖之心而又何望于善長之弟與善長之姪若孫若

親戚奴僕等也今善長且已屢致論列矣猶春戀崇貴  
顯要不忍請老何也年已七十有七方且揚揚然借兵  
而起大第以明得意嗚呼一介草莽當四十一歲時救  
灰且不暇於今何如也而猶以為未足也得自經外贖  
下千幸且萬幸何足憐或曰設身處地當如何曰漢祖  
大封功臣之日何乃三傑中人材亦只封文忠侯未嘗

卷二

四十三

敢與韓彭埒也我又何人假然而徑據於中山王之上  
乎百頓首力辭封甘心退讓自處于劉誠意之下則  
帝必喜且夫歲入祿米五千餘石何人不瞻也推其半  
以分給伯叔兄弟子姪宗黨朋友毋使一人與職任非  
得以情勢作威福則怨奚自生禍何從至是謂損福以  
滅禍滅福以致福此天之道而人之事也若王國用之  
疏自佳然以陳于我 太祖之前總是隔靴搔癢也

卷二終

秣陵 焦竑 輯

中山武寧王魏國徐公

中山王徐達者鳳陽人爲人長身高額赤色沈毅剛決儕伍咸莊憚之時郭子興據濠梁稱滁陽王而太祖爲其

部帥用事達仗劔往從從略定遠張家堡得兵三千人又

從襲橫澗山寨得兵二萬人時年二十二所委使必効而

又時時以王霸之略進 帝大悅曰此國器也授鎮撫使

位諸宿將上尋從破元兵於滁州澗再從取和陽拒殲其

援師皆有功而賊帥孫德崖來與子興合已復有隙軍且

宋三

開 帝馳單騎往撫爲所執而子興前已誘執德崖於是

達請以身之德崖軍代曰歸我朱公子我亦歸而孫帥

帝始得脫達亦得脫會滁陽王死 帝爲大帥達益重從

下俞通海等水寨與蠻子海牙相距達別率精兵數千取

溧陽深水二城斷其肘故諸軍前薄大破蠻子海牙從渡

江拔采石擣太平與常遇春皆爲軍鋒冠而達獨參預密

謀進止尋從破擒元將陳瑄先復大破蠻子海牙乘勝下

集慶路 帝稱吳國公欲將達而少之乃會諸將陽責達

等以不能戢下召軍正使定罪達等頓首請死乃已已而

命達率諸將攻鎮江走苗帥完者修平章定定號令明肅

城中不知有兵達自是專爲將矣置淮興元帥府於鎮

江達領之時張士誠王平江誘我降將陳保二發舟師自

常州來逼達禦之敗其軍於龍潭追奔至常州請益師

上以兵三萬益達達乃分其軍爲三薄常州而壘士誠之

弟士德以卒數萬來援達與諸將計曰士德勇冠軍且狡

未易力勝也去城十八里爲三覆以待而別選鐵騎屬總

管王均用將之乃前徹士德兵旣交均用鐵騎衝其中堅

陣亂士德走遇覆馬蹶獲之遂大破其軍殺虜以萬計進

圍常州不下 帝乃故奪元帥達以下一官而賜書曰虐

降矣陳保二老師孤城苦所以重過將軍也將軍勉思補

前過大善不者三尺不貸汝因復益以精兵二萬達乃合

四營兵爲二以相救而外營常遇春來應夾攻破之凡五

月而常州下達別將輕兵取馬賦沙以爲靖江縣進攻寧

國府被走其將謝國順寧國守臣楊仲英等堅守不下

帝以大兵繼之而仲英降復以輕兵徇宜興繇別道下常

熟距平江不百里而軍平江大震已復與平章邵榮圍宜

興分兵塞太湖口援道絕宜興下時帝以重兵定發處將

略有浙東諸郡而陳友諒之大將趙普勝以兵陷池州復

進據樞陽水寨數往來窺伺 帝念不及援達遣其將選

精卒襲敗之普勝棄舟走復追擒其部將獲饑腫數百遂

復池州捷聞。帝大悅，謂微達何以紓我內顧，超拜奉國上將軍，同知樞密院事。亡何，帝取無為州，達以兵自無為，夜掩浮山寨，破趙普勝之別將胡總管於青山，窮追至潛山，復破斬友諒之郭參政，下潛山，達還填池州。帝謀知友諒且犯池，命僉樞密院常遇春以兵來助，使使語達友諒旦夕至，則設伏九華山下，而掩其後，可盡取也。達乃與遇春笑，選卒萬人伏九華，友諒至，盡銳攻城，城中伐鼓大噪，伏盡發，城中應之，遂大破其衆，斬首萬餘級，生獲三千人。遇春曰：「此勁敵也，不殺為後害。」達不可以狀聞。帝報使者：「天下戰方始，毋多殺多殺是逆距之也。」而遇春則

宋三

三

以夜阮其十之九，上不憚命，悉縱其三百人歸友諒，而曰：「吾不壹將之故也。」達自是專為大將矣。友諒既陷我太平，遂盛兵壓建康。帝設奇大破之，達時將南門外兵，功最多，遂與馮國勝等追及於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復躡其黑旗軍，復太平，遂取安慶，尋從。帝取江州，友諒走，追破之，別將兵屯漢江之池口，遇沔陽戰艦，進中書省右丞洪都降，將祝宗、康泰及大帥鄒愈走，達以池口軍還討定之，宗走死，檻泰送建康，達遂移兵圍廬州，時友諒失洪都而憤，悉其衆來爭，樓船高數丈，圍數百重，帝亦悉師溯流逆之，趣召達自廬來會，與友諒遇於鄱陽湖，達先

諸將，湯其前，某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威振既而，達舟深入中敵，火撲之，更進戰，復破敵而退，時友諒兵盛，帆檣後先不見際。帝謂左右：「卽不利，奈彼乘勝何？」既而曰：「得之矣。」吾以達留守，緩急可百全也。夜以兵符授達，飛舸還建康，達至，申約束，嚴斥墩鎮，靜若不有外兵者。而帝則已破誅友諒，還矣。師還，卽吳王位，而達為左相國，拜日。上召而諭以元政之所以失，且用怠終為戒。達等頓首謝，復從平武昌，還復諭達等以更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周，亡何率兵討廬州左君弼，君弼走安豐，遂取廬州，乃率兵狗友諒屬城之在荆湘湖南北者，而湖湘

宋三

四

悉平。召還大會師建康，計所討，率常遇春等以水陸兵往，徇士誠，淮東郡邑首克，泰州遂降，興化會士誠犯宜興，乃以都督馮國勝攻圍高郵，常遇春攻淮安，別將守泰州，而身率中軍精卒渡江，走宜興，破擒士誠兵，解宜興，圍國勝，中高郵守將詭約降，使使入受之，皆見殺。上怒，撻國勝，而趣達移兵會攻克之，復移師會常遇春攻淮安，破其左丞徐義兵於馬驪港，進薄其城，守將梅思祖降，元將樞密同知陸聚亦舉徐宿二州來歸，唯安豐為元守，達進師取之，走其右丞忻都，左君弼與其援將竹貞、元相擴廓帖木兒遣兵救徐州，達復大破斬之，淮南北悉平。帝乃與

諸將相謀討士誠右相國善長以士誠兵尚強且饒蓄積  
宜少緩達持不可曰張氏汰而苛其大將李伯昇輩積子  
女玉帛且夕人耳用事者黃蔡葉三參軍白而書生易與  
也臣奉 上威德以大兵威之當自潰 上大悅以左相  
國達為大將軍平章軍國重事遇春為副將軍率師二十  
萬討士誠馮於龍江進達等論以毋虜掠毋殺修毋發丘  
壠毋毀廬舍又戒之曰士誠能以吳歸命者必全之吾聞  
其母葬閩閩之外墟毋據而勿牧也時副將軍遇春欲徑  
擣平江 上曰不然賊分其衆駐吳興錢塘以自輔我頓  
兵堅城不克而招二輔之援非計也先攻吳興便乃悉舟

卷三

五

師自太湖趨薄吳興士誠之右丞張天驥參政黃寶院判  
陶子實分道出戰達亦分兵應之而遣驍將王國寶以長  
槍軍扼其歸黃寶等敗走遇春扼之遂圍其城五太子及  
其平章朱暹僉樞密呂珍來援屯城東舊館達遣遇春等  
為十壘復敗右丞潘元紹兵而士誠自以兵來援達逆戰  
大敗走士誠復破獲其同僉徐志堅復破潘元紹之赤龍  
舡於平望鹵其軍資甲仗皆盡復大破舊館之援兵五太  
子及朱暹呂珍左丞張天驥等降李伯珍亦降吳興下遂  
下吳江崩從太湖西出平江城南七里破鮎魚口山柵復  
敗其兵於尹山橋遂悉水陸兵薄平江達營葺門分兵營

妻胥閭盤諸門築長圍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別築臺三  
成曰敵樓下賊城中織悉皆見尋使使之建康請事 帝  
賜璽書勞之曰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天性沈毅有謀端重  
且武用能遇絕亂略消弭羣維今事事稟命將軍之忠吾  
甚嘉之然將在外君不禦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  
之勿以聞平江城堅難卒拔莫天祐時為士誠守無錫更  
相唇齒其將楊茂善泗數從水中為他途獲茂釋而厚賞  
之使往來為間因盡得其虛實士誠迫自出兵戰馬驚墮  
水輿入城其弟士信張幕城上踞銀椅進秋桃猶未及嘗  
而飛礮已碎其首矣士誠氣益奪達知城中困乃勵士鼓

卷三

六

而破葺門遇春亦破開門新寨其樞密唐傑 皆降遂大  
潰士誠收其餘兵三萬巷戰復潰馳歸拒門自縊久乃蘊  
檻送建康卒以縊死達之將破城也與遇春約曰師入吾  
營而左公營而右將士人予一牌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  
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師入而民不知有兵食寢互市如  
故竊相咎曰奈何久抗王師達乃遣輕兵渡江下通州歸  
獻俘於戟門進封信國公賜綺帛為右丞相亡何議北伐  
平章遇春請直擣元都執辱主以臨天下 帝曰壯哉而  
昔所畫下平江策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掩河南  
斷羽翼拔潼關而守之天下形勢入我掌握不待麀牧野

而元都下矣。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遼關隴可靡捲也。曰：上策之善，於是信國公達為征虜大將軍，鄂國公遇春副之，馮於北門七里山，大會諸將，謂諸將軍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毋如大將軍達。又謂達闕外之寄，汝實任之。茲行進取，必自山東始。大將軍至淮，諭沂州帥王宣與其子信業請降，既而叛，襲走我使臣徐唐臣等。達怒，急攻下沂州，修宣與其叛黨十餘人王信走。帝勞大將軍達，賜書曰：將軍今何嚮，嚮益都，則必以兵扼黃河，斷其援，即不嚮益都，西取濟南，濟寧二郡，便兵難踰度。其在將軍，金火二星，會於丑分，後火逐參，躑躅齊魯，以時進取，毋失達。遂率兵攻圍益都，降其平章老保，遂徇濰、膠、壽光、臨淄等諸州邑。因兵威諭降樂安、淄川守將，移兵下東平，進次安山，獲右丞相杜天祐等。逼濟南，走其大帥脫因帖木兒，進逼濟寧，走其大帥陳平章。而以都督張興祖守之。遂與副將軍遇春兵合取東昌，所屬州邑皆下。乃籍山東城邑，俘獲軍實之數以上。洪武元年，帝即大位，立皇太子達，兼領太子少傅，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右丞相，少傅，如故。子誥，所以推揚勳略，甚至。至比之太公，鄒禹云：達以大兵渡陳橋，取汴梁，時左君弼、竹貞皆走之。守將國公李克彝所，克彝謂君弼

卷三

公在廬，數與南師，若何我。公能與戰，不。曰：是未易當，有徐相國者，善。我之，柳磨落，克。驅兵民夜開門北走，而君弼與竹貞率所部迎降。大軍入其城，遂山中，灤，進略洛陽，抵塔兒灣。元將唐同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來拒，副將軍遇春突斬其前鋒，達麾兵乘之。元兵潰，追五十餘里，俘斬無算。洛陽大帥梁王阿魯溫以其金印從，吏民出降。河南平。阿魯溫者，故顯川王，祭竿帖木兒父也。達乃遣副將軍遇春徇嵩州，都督馮宗異、康茂才徇陝州，福昌陳許諸守帥皆請降。遂西克潼關而守之。遣使之太原，諭降元相擴廓帖木兒，遂徇虢州、毛、蘆、諸寨，致其兵自益。是年五月，帝問達等平河南為幸，汴梁。居十日，達自軍渴行在。上置酒勞之，曰：將軍哉，忠爾志，身圖爾志，家斯之謂與。河朔士民，忍倒懸以待將軍，將軍宜以時進兵，建功立業。此其日矣。達與諸將頓首謝，既退，復召達問計。達對曰：大兵平齊魯，掃河洛，擴廓自保，不暇而敢離其穴。我西據潼關，李思齊、張思道、魏奪遠、竄元都一奔中，孤豚耳。誰與為臂指者，臣不佞，使天威取之。如拉朽。因復奏曰：師進而彼北奔，不窮跡之，將為異日憂。上曰：元世祖乘氣運，而我中國今衰矣。彼且自浙盡，何煩我窮兵出塞之後，固守疆圉，防其狡軼可也。達遂拜命。

卷三

次河陰，分兵御河北。在云... 章龍二走，追至彰德。龍二復走，遂敗彰德，并廣平。大將軍駐臨青，分遣傅友德、開陸、進步、騎都督、領、賄、澄、河、通、舟、師、遂、前、下、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兵、悉、會、取、長、蘆、滄、州、擣、直、沽、據、之、作、浮、橋、以、濟、師、承、相、也、速、不、戰、走、元、都、大、震、抵、河、西、務、敗、其、平、章、俺、克、等、遂、進、抵、通、州、與、遇、春、夾、河、而、軍、達、軍、東、岸、遇、春、軍、西、岸、遇、春、敗、其、西、岸、兵、擒、國、公、十、顏、帖、木、兒、等、入、通、州、夜、三、鼓、元、君、及、其、后、妃、太、子、開、建、德、門、以、其、車、服、重、寶、跳、踰、五、日、遂、進、師、填、濠、入、陳、兵、紮、齊、化、門、執、其、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君、守、太、尉、左、丞、相、慶、童、平、章、逃、兒

卷三

九

必失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數以奉職無狀且不先納款修之封府庫籍其圖書金玉幣幣以兵千人守宮殿門使宦寺監護其宮人妃主給餼廩無缺吏士一切按堵市不易肆已遣指揮華雲龍經理故都城垣右丞顯恭政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顧時率驍騎偵邏臨口楊鎮撫以舟師守直沽提問詔達與遇春定山西遇春以兵先下保定尋下河間下真定而右副將軍宗異已定懷慶度太行取澤潞大將軍帥大兵繼之使右丞顯恭政友德以鐵騎為前鋒略平定州而北時擣席帖木兒兵方自保安謀踰居庸關據故都達聞之謂諸將曰擣席

兵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檄六營之師足以抗禦我直抵太原... 矣諸將皆曰善遂以輕騎前抵太原而營擣席之軍來救鋒銳甚副將軍與達計以步兵未集而擊戰此危道也虜不解遠斥候固營壘可掩而取達善之而會擣席部將豁鼻馬者來約降請為內應乃選精騎衝枚夜襲之擣席方然燭使二童子挾書以待卒聞警倉皇不知所為蹶一足乘驛馬以十八人走大同豁鼻馬降達次日建大將旗鼓按其營得甲卒四萬馬四萬匹乘勝之大同擣席遂走甘肅復遣顯友德以步騎徹破賀宗哲於石州而身率兵

卷三

十

自霍下平陽河州府山西悉平遂渡河鄜城守將迎降克同州趣鹿臺時奉元為都省而平章李思齊據鳳翔張思道與孔興脫列伯據鹿臺各有重兵以衛奉元思道等聞達兵至三日遁達遂進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千餘人出迎達撫慰之遣左丞周凱入申約東明日師進奉元其約束如下故都時秦民大悅以奉元為西安府副將軍兵逼鳳翔李思齊走臨洮鳳翔下達與諸將議所攻皆以張思道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請先由蘭州取慶陽後度隴攻李思齊於臨洮達曰不然思道自守虜耳城險而兵精卒未易拔也臨洮北界河湟西控羌夷地富而人眾



以大兵感之思齊不走絕徼則束手降矣思齊降全陝皆  
我有遂決策度隴克秦州走其將呂德張義至鞏昌總帥  
汪靈真保平章梁子中商嵩等降遂遣馮將軍以天策羽  
林諸衛驍騎逼臨洮李思齊降得其衆十餘萬乃以兵攻  
靖寧走知院什伯卜哈度六盤山襲走王蓋獲其部落  
輜重使使諭慶陽張思道懼將其弟良臣以兵守而從輕  
騎跳之寧夏遇擴廓帖木兒為所擒良臣聞之使使納款  
達遣右丞顯率騎士五千步卒六千往受降良臣自疑以  
兵來者豈捕誅我乃佯為蒲伏道左獻牛酒而夜襲顯顯  
被傷走達怒甚即日以大軍圍慶陽而分布精騎使平章

卷三

十一

俞通源略其西都督顧時略其北參政友德略其東都督  
陳德略其南慶陽援路絕達進逼西門其平章姚暉等開  
門納師良臣父子自投井出而斬之并誅其黨二百餘人  
陝西悉平詔達還京師第功宴諸功臣以達為首稱  
其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克敵致勝振揚國  
威撫綏軍民得人將體賜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且  
大論封會擴廓帖木兒說達還悉兵襲我蘭州不克尋敗  
我援師殺指揮使于光時左副將軍遇春卒三年上乃  
還達大將軍印而以平章政事李文忠代遇春分兵為二  
大將軍自潼關出西道擣定西以取擴廓左副將軍居

庸出東道從大漠取元嗣主達受命即日行遂至定西擴  
廓退屯車道峴達進師逼之駐沈兒峪隔深溝而壘擴廓  
發精兵千人由間道從山東下潛劫東南壘舉軍皆驚援  
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達自率帳前卒擊之敵始退  
德濟故功臣越公大海子也達械之送京師而斬其部  
下趙指揮數人以徇餘衆皆股栗明日達乃整兵奔溝而  
戰以身先諸將士諸將士毋不奮前角者遂大破之獲其  
鄭王濟王闕國公平章韓札兒虎林赤等文武僚屬千八  
百六十餘人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馬萬五千三百匹  
案馳贏驢牛羊以鉅萬計擴廓脫身與妻子以十餘騎遁

卷三

十三

沮黃河得浮木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德濟械至京帝  
釋之而以書諭達謂將軍自效備責不斬蘓建獨不見獲  
直之待莊賈平將軍誅之則已不誅吾且念其信州諸將  
功不得曲赦以伸吾不忍自今而後將軍毋事姑息達  
既以破平擴廓乃使都將軍因兵威勸降西蕃而自攻典  
元復取之會左副將軍亦以兵襲應昌盡得元嗣主之嫡  
孫后妃將相寶玉士馬車服無算先後露布聞詔振旅  
還京既至帝為幸龍江勞之所以慰賜有加授開國輔  
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  
相參軍國事進封魏國公

祿五千石予詔及鐵券免

三死子免二死仍世世勿絕。文綺帛百匹。明年復佩大將軍印。填北平。以便宜徙山後順寧等處軍民。戶三萬五千八百口。一十九萬七千餘。籍爲軍者。給月廩。爲民者。給田以耕。凡置屯二百五十四。定墾田一千三百四十三頃。北平軍府之川皆賴之。十二月。受詔還京師。十餘日。帝召達與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宴射。賜之交陞弓五十。彤弓百。因諭之曰。古者諸侯有四夷功。賜之弓矢。天下甫息肩。得無又有大興乎。旬日。帝御武樓。謂達曰。橫廓遊魂。尚出沒奈何。達請曰。亟發兵坑豎子耳。度兵幾何。曰。十萬足矣。上曰。吾子爾十五萬騎。大將軍出中路。

卷三

十三

文忠以左副將軍出東路。勝以征西將軍出西路。將各五萬騎。轉餉私役者不與。達抵山西境。都督藍玉爲前鋒。敗其游騎於野馬川。復敗橫廓於土刺河。橫廓遁。與賀宗哲合。而拒我師於嶺北。時師數發。而勝與之戰不利。死者萬餘人。達因壘而收之。故徹侯功臣無死者。虜亦不敢入塞。而偏將軍湯和。遇他虜於斷頭山。亦敗。左副將軍出塞。道遠乏水。後軍爲虜所掩。失徹侯曹良臣。大校數人。然得其士馬。輜重略相當。獨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友德。至西涼。屢破虜。盡收其妻子。以私匿馬馳。故賞不行。而上以達功大弗問也。自是達連歲出填北平。歲行盡。卽召還。

上將印賜休沐。以時宴見。惟飲有兄弟稱。而達愈恟恟。恭謹。嘗從容謂徐兄功大。未有寧止。欲以吾吳時舊邸居。若達固謝不敢。一日。強沃以酒。既醉。覆以被。昇臥。邸正寢。達醒。大驚。俯伏階下。呼死罪不已。上益悅。命有司爲治甲第。表其坊大功。曰。令世毋忘爾功。達長女尚。燕王。帝愛子也。國北平。故達歸將印不踰月。輒復之。鎮時北虜漸衰弱。而亦畏達威名。不敢復犯邊。達亦戒守邊者。唯繕城戍。簡士馬。謹烽墩。毋得微功。啓報。故終達之鎮。北平十餘歲。兵民熙熙。有太平色。燕王三子皆達女出親。爲王舅。與天子夷輩。而見王必執臣禮。不少間。

卷三

十四

王以是心念之。又得其用兵法。所練士皆精卒。胡惟庸爲左丞相。儉而貪。以達元勳。貴重。因欲內好。達惡之。反賂達。闕者福壽。使爲間。以圖達。福壽發之。達亦不問。惟時時爲上言。惟庸不可過委。過委必敗。後惟庸反。帝以是益重達。十七年。達在北平。拒發背。小愈。上使達子允恭視之。賜厚書。謂今九夷八蠻。大者畏力。小者懷德。非將軍何以臻此。且召之歸。而疾益甚。帝憂之。爲延致天下名醫。復禱於山川社稷。城隍之神。顯假大將軍息數載。以寧萬姓。吾他日與之同往。竟不起。十八年春二月卒。年五十四。帝袒跣奔達寢。撫屍而慟。愴然謂羣臣曰。大將軍爲朕股

肱心營，修力行陣，東征西討，卒羣醜，克濟大勲。邇者太陰屢犯上將，萬里長城，一旦奪之，悲夫！盡心國家，為社稷重者，寧復有大將軍，吾何以報？但者其勲烈，宜於金石，以永垂不朽。贈中山王，諡武寧，追封其三代，皆中山王。而手書其混一區夏，奠安神人之功於墓道。且曰：婦女母所愛財，寶母所取忠志，無疵昭明日月，惟大將軍一人而已。自達亮，帝所授大將印，獨采國公勝涼國公藍玉，而賴川侯友德以功進封公，其受賑亦數然。上待之不能如達，諸所飭厲，唯稱中山王，或中山開平二王及燕王，即帝位，所舉中山王，以厲諸將軍者不一。

卷三

十五

介州外史曰：高帝之取天下，計初下建康，再與陳友諒角，實在行而其他十七皆大將軍力也。大將軍之廉靖仁武沈幾，笑勝，即古名世之佐，過過馬勞而不伐，夙夜匪懈，與功名終蓋，所以處君臣之際，微矣。元女甫配，英主整其成師於十五年後，而資靖難，兩都二公，光表後裔，寵冠羣降，夫豈幸哉。

開平忠武王鄂國常公

帝遇春者，濠之定遠人。元末羣盜起，盜魁劉聚得遇春而識之，使為什夫長，有所攻剽，遇春敢力深入，必剋獲而歸。以是為聚所愛重，然遇春察其急，爾略毋遠志，屬高皇。

帝駐兵和州，乙未，遇春借其私卒數十來歸，請願為先鋒。上曰：爾以饑來歸，且有故主在，遇春頓首泣曰：劉聚益耳，無能為也，倘得效犬馬之力，某雖死猶生。上猶弗許。既渡江，抵采石，元兵置陣磯上，舟相去三丈餘，遇春飛舸至，上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敵皆披靡，大兵乘之，敗其衆，遂乘勝取太平，始授總管府，先鋒無何進為總管。丙申，上已渡江，而諸將上家屬輜重皆在北，滁和之守備單弱，元中丞蠻子海牙擁舟師數萬，襲據采石，界其中音間絕。上使遇春多張疑兵，而自帥正兵直擣之，既合，遇春別擄輕舸以精兵橫衝海牙之舟，分而為二，左右縱擊，大破之。

卷三

十六

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師扼江之勢衰，而南北通矣。遂從取集慶路，再從徐達取鎮江，復為領軍先鋒。徐達攻常州，而降卒叛，與張士誠合而圍達，命遇春以師援之，表裏共擊，大破士誠，復為總管進統軍。大元帥明年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尋從達下寧國，分兵取馬駝沙，遂取池州，戰功最進行。中書省都督，又明年擢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又明年從上取婺州，復有功，進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樞密院事，守婺州，遂以其兵攻衢州，衢州下，其院判張斌以卒萬人降，進僉樞密院事。庚子，召還京師，尋從達守池州，大破陳友諒之衆，友諒入寇，薄我於都城之龍灣，上設

伏大破之遇春功復最。上追友諒於江州，遇春留守，用法嚴，軍民肅欽。辛丑，進行省叅知政事，復從。上追友諒於安慶，遂取江州，還督龍濟寨之師。張士誠之大將李伯昇圍我長興急，上遣遇春以大軍援之，兵至，伯昇拔營遁，俘斬其後軍五千餘人。壬寅，城安慶破，池州之叛卒羅友賢斬之餘黨悉平。上所任將帥，其最著者三人，曰平章邵榮、右丞徐達與遇春。榮最為宿舊，且善戰，既賞而驕，有所不得志，輒謀伏兵置酒要。上飲而劫之，事發，就縛。上猶語諸將，吾欲有榮死以慰勞臣衆，唯唯。遇春直前曰：「臣臣而以反名寧可有，臣誼不與之共生。」上乃飲榮酒。

卷之三

十七

流涕而僂之，以是心益愛重。遇春癸卯，張士誠別將呂珍圍劉福通於安豐，上救之，師至而珍已破城，殺劉福通矣。其兵勢盛，而連營水陸為戰，守備甚嚴。時汪元帥為前鋒，拔其中壘而據之，會左右軍敗，汪元帥兵欲出走，阻於壘，則殊死鬪，卒不可敗。而遇春以精騎橫突其後，凡三合。三勝，大軍乘之，遂大勝，進圍安豐。元將左君弼自廬州來救，達與遇春逆擊，大破之，遂移薄廬州。且下而友諒傾其國兵來爭南昌，上乃趣達遇春廬州之師歸，遂從。上往救，遇於鄱陽湖之康郎山，達首敗其前鋒，縱火焚敵舟，二十艘，殺獲以千計，而敵不退。友諒太尉張定邊奮前犯

上。上舟適膠淺，遂乘舟定邊中之，始引退。上舟脫而遇春舟復膠淺，乃復力戰，以晚明日復大戰，乘風縱火焚其舟數十里，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等皆焚死，連戰三日，友諒之卒死者過半，而我兵所亡失亦略相當。既出湖口，諸將佐氣稍稍奪，欲縱之去。遇春獨不言，悟乃移舟扼上流，而別出奇兵絕側道。凡旬五日，友諒軍食乏，其左右金吾將軍皆降。友諒迫以百艘突圍湖口，上躡之自晨至酉，友諒中流矢死，乃班師。飲至策勲，以遇春及廖永忠俞通海為首賜土田金帛，過當。復從。上討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圍甫合，而其丞相張必先自岳來援。

卷之三

十八

遇春以五千騎逆擊，破擒之，必先友諒驍將也。甲辰，陳瑄覲奔，出降，進遇春中書平章政事。尋從徐達取廬州，始別將兵略定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皮等寨。乙巳，遂定贛州。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師還，取安陸、襄陽。丙午，復從徐達克奉州，已克高郵、海安、徐宿、安豐，悉下之。丁未，大發兵討張士誠，命遇春仍副大將軍，徐達行，舟師出太湖，擒其萬戶尹義等，直趨湖州之毘山，與士誠兵水陸鏖戰，敵大潰，遂薄其城，飛車戰艦，高與城堞埒，其丞相上信掃境內，兵來援，築壘舊館，歷我師之背。遇春率奇兵由大全港入營於東阡，却歷其背，士信急抽精兵搏戰，遇春破將士

立破之復破其... 萬悉降... 十五萬時... 青榮祿大夫... 功大欲尊貴之... 相乃以遇春為... 中原遇春有所... 解。上持重不... 副將軍與大將... 於龍江論諸將... 將軍遇春第吾... 也。而好與一... 既與大將軍合... 帥李景昌進攻... 突其神敵以二... 大呼而入麾下... 南下諸郡邑悉... 之曰將軍與大... 勞且倍矣。遇... 將軍略定河北... 進逼其大都元... 走。遂移兵向太... 原元

卷三

十九

太傅河南王... 春與達謀夜劫... 軍居右副將軍... 下奉元路遂與... 部十餘萬眾奔... 至白河而遁。... 士而浙江行者... 選步卒八萬騎... 江文清於錦川... 進次大興州遇... 走伏發遂大敗... 追北數百里俘... 士萬人車萬輛... 次柳河川暴得... 親出奠為文哭... 大臣計用宋太... 冥器芻蕘凡九... 將軍達使歸而... 儀同三司上柱... 復推恩王其三... 代皆賜諡明年... 論功賜金幣一... 與大將軍

卷三

二十

等而封子茂鄭國公歲祿三千石予詔參配饗高帝廟庭與祠雜龍山功臣廟皆次大將軍為第二王為人沈鷲果毅撫士卒與同甘苦出則摧鋒退則殿後未嘗敗北雖不習書史而用兵決勝與古人合年差長於大將軍二歲數從征伐奉節制進止赴期不敢爽毫髮大將軍亦推愛之終始無小間唯性稍好殺而謹以此不能比大將軍而一時稱名將者猶曰徐常帝云而上亦均重之晚節每舉以勵諸將帥必曰中山開平二王不偏廢也鄭國公茂弱冠而封其婦父為宋國公馮勝以謀宋國公北征納陷出奉約東則爵安置廣西之龍州然猶念遇春功

卷三

王

制曰可封帝玄振壞遠兵李性臨淮侯鄒繼坤定遠侯湯紹宗靈壁侯各食祿千石與世券  
弇州外史曰封鄂而諡忠武唐之尉遲氏宋之岳氏併闕平而三  
岐陽王李文忠泗之盱眙人父曰貞母上之長姊也生文忠甫十二而薨時淮南北盜起父貞携之東西走鋒鏑間幾不能活甲午聞上起兵滁陽聞關往投至則相抱而哭時皇子幼上多蓄童穉之材勇者子之使文忠得國姓而從皇姪文正列延師誨之讀書史習兵法  
上嘗携所業傳示幕僚曰平世一卿士也雖然要當於馬上習之丁酉伴以舍人從軍策應池州奮擊破陳友諒之卒驍勇為諸軍冠時年僅十九無何以舍人率所部取青陽石埭旌德皆下之戊戌敗元樞密院判阿魯灰於萬年街遂敗苗軍于於潛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夥文忠以士飽飲且驕夜潛殺所獲而焚其輜重曰患不力戰耳何患不富貴遂前襲破洪元帥營降其眾千餘已亥會鄧愈胡大海之師取嚴州超為帳前總制親兵左副都指揮使兼領元帥府事鎮之時嚴新下城壘未固而張士誠來爭挾苗獠之眾水陸數萬人奄至辛丑文忠以輕兵從陸逆擊

卷三

王

大破之，其首級之權放之中流水，兵見而夜遁。遂克諸暨，壬寅進浙江行中書省左丞苗將蔣英賊，殺其帥黎政。胡大海以叛，文忠急擊破之，蔣英走。癸卯，諸暨守將謝再興、張士誠寇我東陽，文忠馳救，復破之。再興走，文忠以反側郡處，兩叛間，又與強虜接壤，而練兵繕甲，屹不可屈。始，文忠所築，道諸暨而城者，曰新城，士誠之司徒李伯昇悉兵二十萬來圍，文忠救之，令去城十里而軍，守新城。將胡德濟謂賊勢盛，蓋少避之，以俟大軍。文忠曰：「俟大軍，城爲彼有矣。將在謀，不在衆，遂誓師而鼓之。」曰：「彼衆而寡，我寡而整，且聞彼之輜重山積，是天以富賜若也。」勉之戰。

卷三

三

既合，文忠橫槊引鐵騎數十，乘高馳下，直出賊陣，斷其中堅。縱橫搏擊，所向草靡，賊駭亂，相蹂躪。大軍乘之，城中守兵亦鼓噪而出，遂大潰，斬首數萬級，擒將校七百人，委棄輜重，勞瀾日賜名馬金幣甚厚。乙巳，進右丞，使統全浙兵。攻張士誠之杭州，丙午，取桐廬，新城、富陽，進攻餘杭。一夕而下，叛將謝再興之五子降。丁未，杭州潘原明使其員外力彞納款，文忠詰之曰：「兵未交而遽納款，得無爲緩師計乎？」彞謝曰：「王師所過，秋毫無犯，杭之吏民鼓舞而慶，有主自不能緩，非敢緩也。」文忠於是引入臥內與飲，而授之約。

東明日，原明如師，遂入文忠營於鹿巖，下令曰：「敢有擾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立磔以徇。」就軍中加榮祿大夫，行省平章政事，還李姓洪武元年。上卽位，封文忠父貞恩親侯，食祿奉朝請。上念姊已死，獨貞在，而又醇謹，宴見不以時，每有征行，輒令守官省。文忠既父子當腹心，寄親重，與比尋討平閩之叛寇，還爲偏將軍。二年，從開平王遇春北討，由遵化度鹿兒嶺，進薄上都，克之。走元君，獲其士馬萬計，俄而開平王卒，文忠代將。詔移兵陝西，與大將軍合而攻慶陽，行次太原，慶陽則已平，而虜

卷三

三

衆攻我伺甚急，文忠曰：「兵可無西也。」援大同，便軍吏以爲。疑文忠接勦，此曰：「閩外之事，吾得而專之，敢言不援大同者，斬。」遂出鴈門，次馬邑，敗其邏騎數千，擒劉平章，進次白楊門，擒四大王，前軍已去虜五十里，而營。文忠遽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虜果夜率衆來，功我不可動，質明，文忠望見虜益大，至乃以二營委虜，俾死戰，久之，度其饑疲，乃遂精兵爲左右翼，奮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擒其驍將脫剌伯，俘斬及降者萬餘人，窮追至莽哥舍而還，論功，賜金幣當大將軍之半。三年，進征虜左副將軍，與大將軍分道北討。文忠以十萬人出野狐嶺，降其守將，進師察罕，擒兒擒其乘章，祝真，諜知元順帝殂，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卽位，其衆

離文忠喜兼程而進太破其候騎遂圍應昌明日破之太子走獲皇孫買的里八剌后妃宮人暨諸王省院達官將吏等駝馬牛羊無算并獲宋元玉璽金寶十五玉册一鎮圭大圭玉帶玉斧各一選精騎窮追至北慶州不及而還道與州降其兵民三萬七千人至紅羅山又降其兵民萬六千餘人提問上大悅為御奉天門受筆臣朝賀大封功臣文忠為開國輔正人誠宜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賜詔券世襲尋領都督府事四年西蜀平命文忠因兵威拊循其地五年復以左副將軍北討出東路師至哈刺

卷三

三十五

秦來虜先遁文忠乃雷輜重馳駒河人齋二十日糧兼程進至土刺河元太師哈刺章蠻子悉眾渡河留其妻子北嚮而嚴騎以待文忠力戰却之遂北至鴨海虜來益眾文忠乃據險自固而多張疑兵以虜虜疑稍稍引去文忠亦解而歸迷失道乏木渴死者甚眾文忠患之忽所乘馬跑土泉隨湧出士馬賴以濟乃自為文刑牲祭之文忠軍雖名為全而所失多得不足償而大將軍之出中路者竟敗績矣六年將兵出朔州擒其太尉伯顏不花七年總兵駐代縣分遣兵出至三不刺者俘其平章陳安禮至順寧陽門者斬其知院珍珠驢至白登者俘其國公鄧宇羅帖

木兒天祇大寧高州斬其宗王朶桑失理皆酋子女人畜歸虜益避遠邊境無事文忠與大將軍皆折節延諸儒生講說經義而文忠尤號有文采上益雅重之始命與李善長通知中書省大都督府軍御史臺事又命大事皆取二公處分中書省革命文忠特參軍國大計幾如大將軍十六年命兼領國子監事十七年二月得疾上幸其第撫摩久之揮涕而別卒年四十六贈岐陽王諡武靖父貞初亦封曹國公別食公祿前文忠卒亦贈隴西王諡恭獻有二子景隆增枝景隆少奉文忠教齒諸生闕與天台方孝孺等既襲爵與魏國公輝祖等分鎮中原要地進掌左

卷三

三十六

軍都督府加太子太傅上崩皇太孫立景隆益以肺腑見親任而增枝亦屢遷至左都督時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得幸上謀削弱諸王故燕兵起齊泰黃子澄皆才景隆而薦之乃命景隆為征虜大將軍北伐用裴度故事賜通天犀帶人主為推輪親送之江浦且令得以一切便宜誅賞時諸宿將鮮存者雖存亦已老又皆景隆諸父行快快不肯為之下景隆暴得意自尊人每升帳踞高坐毋敢與抗禮會兵五十萬乘燕王攻大寧進薄北平築壘九門為長圍欲以困燕王還師景隆逆戰大敗死者十餘萬明日九門師潰死者復數萬乃退走王



攻大同景隆引兵出紫荆關時寒甚士卒墮指戰於白溝河北九三日復大敗殺溺及被俘者幾三十餘萬景隆乃奔濟南 燕王來追復大敗死者二萬餘濟南遂見闡以參政鐵鉉堅守得不下始 人主未知敗問與泰子澄謀以景隆權尚輕 特賜黃鉞金鉞朱弓矢使者渡江而風失之復製以賜而景隆敗問至矣 召還既陛見黃子澄慚憤極執景隆於朝班慟哭請誅以謝天下 人主莫能問也又二載 燕兵渡江駐龍潭 人主懼乃使景隆同尚書茹瑺都督王佐謁 燕王以割地講和請 王笑曰事至此何地可割吾但欲得奸臣耳於是景隆等蒲伏密輸款歸佐谷王守金川門燕王至景隆等開門奉迎 王卽位以景隆等默相事機改號曰奉天靖難階日光祿大夫勳曰左柱國增祿歲一千石其太子太師如故賞瑋洪成二公改修 高廟實錄爲監修總裁諸裁定功賞大興 革景隆猶以班首主議 天子雖外示崇重而心恨之諸功臣咸扼腕謂彼自刃刺我而今以降虜踞我上其又明年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臣論劾景隆包藏禍心蓄養亡命與其弟左都督增枝謀爲不軌已文武大臣太子太傅成國公朱能等吏部尚書蹇義等復言之已六科都給事中張信等復言之乃 下詔盡削景隆勳階官號絕朝請勅

歸私第猶以長公主故不奪其爵亡何羣臣復言劾事者至其家景隆猶坐受關人伏謁如君臣禮大不道復株及左都督增枝因詔併奪增枝荊州帥符逮之與景隆同繫私第盡沒其莊田寶貨圖籍滅獲入之官而所繫者皆親屬矣嘗絕其食旬日不死始稍稍給食至永樂末而景隆竟以凍餒卒正統中增枝猶在 以恩例聽自便又數傳而其玄孫瑋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于濼裝卒子性襲嘉靖中繼六王後封臨淮侯勳號階祿同懷遠侯卒無子叔父沂嗣卒子庭竹嗣卒子言恭嗣好文學 奔州外史曰 高帝起民間兄之子獨大都督文正妙之子獨岐陽王大都督不善居勳父子以廢徙而 高帝念之不絕益二百餘年而南而猶故也臨淮之紹侯其亦高帝遺意也 黔寧昭靖王西平侯沐公 沐英鳳陽定遠人父母蚤亡 上收爲子既長溫爽有安概機穎過人初與李岐陽等俱冒國姓賜名文英第次 皇從子文正數從 上征伐入侍 帷幄晝夜勤勵日無 廷視 上心器之壬寅年十八用爲帳前都尉從守鎮江居四歲擢廣武衛親軍指揮使加授昭勇大將軍以所部從下福建擒平章陳友定洪武元年歸其姓沐而單名之

曰英摧鎮國將軍三年僉大都督府事明年進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時都督不為階官而英特受上心膂托九年命乘傳徠陝西巡行諸路布上恩惠事有不便者輒更置而後聞且使練諸部兵以待明年遂副寧河王征西番西渡黃河略烏思藏耀兵至於崑崙轉戰數千里俘虜士卒萬計馬駝牛十倍師還而寧河王道卒英代將其衆還京師封西平侯進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勲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券又明年拜征西將軍窮追西番降元萬戶迄失迦夷其部落擒洮州十八族審首諸英衆二萬餘雜畜二十餘萬平梁甘納兒七站地

卷三

三十九

數千里復率所部蕩和林轉略亦集乃渡黃河登賀蘭擒伏聽者得穹廬所止泚流沙分兵四翼薄其營自率精騎衝中堅大破之獲大神圖公脫火赤知院亦愛足覆其全部十四年以所部從大將軍出古北口築公主山長寨掩四部卒渡噶胸河獲知院李宣十五年以征南右副將軍同賴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下雲南絲辰沅羅鬼遂躡普安至白石江梁王把匝刺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遜甲十萬來拒賴川侯欲濟師英以諸軍嚴陣若渡者而奇兵潛從上游遠出賊後賊陣動大軍乘而擊之勁戰自且至脯生縛達里麻賊大潰僞屍百里直抵雲南諸郡皆

下獨大理猶為元守英真天言長文之擒段世拔大理移兵取車里平緬不浹月雲南郡邑悉平復與賴川侯分道平東川烏蠻寇而夷兵叛者合圍雲南守帥馮誠告急英簡萬騎馳救之賊夜遁乘勝急擊遂悉復曲靖永昌之失守者是年諸將班師詔英留鎮雲南英鎮之三歲平廣南蠻而破平摩沙勒斬首千餘級二十一年龍川宣慰思倫發聚其衆三十萬來寇定遠英選卒三萬拒之馮誠領前軍甯正湯昭為左右大戰左軍小却英令左右斬左軍帥首左帥遙見一人拔刀馳下即麾衆復前英責戰益急不移時寇大敗明年復平東川破叛酋阿資入朝錫宴

卷三

三十九

於奉天殿資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綵幣百襲鈔五千錠陛辭上撫之曰使我高枕而無南顧憂者爾也英歸鎮二十三年復大破阿資衆走之二十四年使使以兵威折脅八百國并諸番有重譯貢者初英留鎮之明年哭孝慈皇后再鎮之三年哭懿文太子極哀吐血卒年四十八計開上櫛哭命以喪歸賜葬觀音山追封愍寧王諭昭靖衛享太廟有子其一子早卒而三子遞鎮雲南少子斯尚文皇帝公主為駙馬都尉孛罕南京都督府以壽考終惠襄侯春者英長子也年少有才武嗣英侯繼填雲南留意屯田水利平緬甸東川叛夷復平越駕阿資

才千孟諸若三十一卒年三十六諡惠襄無子弟或以  
都督嗣時岷王之國雲南其屐交惡上貽書王謂屐少  
孤不練事毋深責之吾當別飭屐然卒以王他故徙國楚  
而屐自如建文之自焚也文皇意其匿屐所使使詞  
察無狀乃已麓川宣慰使不能制其下諸蠻逐之而擅其  
地屐以大兵討之分其地為孟養木邦孟密三府鎮沅威  
遠二州平滌潞江清甸大侯者樂五長官司而屐徵其貢  
賦又於潞江之西置騰衝千戶所以控之表遂帖息八百  
國之長使其酋帥以蠻眾來犯屐發兵使別將逆擊而自  
請其後至蒙自蠻退走追獲其帥賜願書帛以金幣

卷三

文皇四年安南逆臣黎胡奎弒其君并戕我使者以屐為  
征夷左副將軍率雲南諸衛所土漢兵由蒙自經野蒲斬  
木通道以入前鋒奪猛烈棚華關隘賊散走造舟以濟師  
分遣所部據溪沔寺沙昇舟夜出洮水步騎夾之遂渡富  
良江與征夷將軍新城侯輔兵公破多邦城柵繼擣其東  
西二都及盤灘困收樽江仙侶等賊胡奎及其父僞上皇  
季犛狼狽棄其眾獨携家屬及左右心腹遠遁屐等窮追  
至日南州奇羅海口擒獲無遺得郡四十八縣百八十六  
凱旋入朝論功賜號顯忠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  
榮祿大夫勳右柱國封黔國公歲祿三千石子孫世世勿

絕賜詩券玉帶金幣寶鈔既大宴上御製詩褒美之再  
宴於便殿還鎮雲南無何胡奎之餘孽僞上皇簡定作亂  
命屐兼征夷將軍討之不利於是英國公輔復以征虜副  
將軍率兵合而破之獲定等檻送京師伏誅召英國  
還僞王陳季犛等尚未平屐連戰不能下又復命輔捕季  
犛等送京師屐亦受賞白金三十斤寶鏢三萬錠絲幣  
三十有副仁宗即位召還宴勞賜金幣加大傅還鎮  
自是宣英二帝嗣位賞亦如是麓川思任發反侵略騰  
衝南甸詔諭之降不從屐使都督方政等為前鋒而大  
軍繼其後破平景罕等寨斬首三千餘級獲象二十餘政

卷三

特勇以輕騎前搗賊敗績死屐退師至金齒詔還鎮內  
慚懼得疾至楚雄而卒詔官為治葬賜祭追封定遠王  
諡忠敬屐戰數不利天子以絕遠且世將藉而隱焉滇  
人攝服屐父子威信莊事之無異人主每片紙下上首所  
具威儀出郭迎迓盟而後啟曰此令旨也前後置圃野田  
禁三百六十日吾日食其一足矣屐有子斌斌尚幼嗣公  
不能將其軍於是屐弟昂以都督同知佩印代鎮復討麓  
川不利靖遠伯王驥等兵與合始平之昂得遷為左都督  
賜金幣加等卒贈定邊伯諡武襄斌嗣公之十一年屐贈  
太傅諡榮康子琮幼不克嗣於是從兄璘以才舉為右都

督代鎮卒弟璣為都督同知復代鎮前後凡十五年而琮始嗣公又明年始佩征南將軍印為鎮守前後平馬隆麗江劍川順寧羅雄等蠻累賜收庭獎加太子太傅嗣公凡三十二年而卒無子以都督同知璣之孫都指揮誠之子崑嗣朝議以崑為西平侯之裔孫當從侯爵而守臣爭之謂南人知黔國公不知有西平侯也侯之恐為所譖崑十四歲而拜公爵尋以征南將軍填守發兵平龜山竹箐蠻論定孟養孟密之爭寨者又合川貴二鎮兵平米魯亂再擒師宗州賊張長受南安亂酋那代三賜 聖書獎諭再盜巖綠百石加太子太傅嗣公二十四年卒贈太師諡莊

卷三

三

襄子紹勳嗣公十六年而卒子朝輔嗣十一年而卒父子皆加太子太傅贈太傅二子融華皆甫襲而殤朝輔之弟朝弼當嗣虐其嫂且錮之不使還南京於是上疏相訂久之始得裝佩印填守其淫惡益甚且旅拒 王命 詔削其爵以子昌祚嗣且代鎮而朝弼復欲殺其子逮至京錮于南京之故第以幽死

弁州外史曰英以慎靜饒兵略為 天子筆路監縷以開滇土晟武則不競而德繼之世保赤社為 明藩屏偉矣鄭端簡曰 孝陵初起多畜養子每郡邑下輒遣養子出守蓋二十餘人而昭靖王功最大有徐司馬者揚州人九

歲棄道傍 上得之名馬兒既長出入侍左右征行守禦有功歷陞都督僉事司馬好文學謙恭禮下士大夫浙東河南尤著惠政公暇退居一室蕭然如韋布及卒家無餘資稱賢將云又有何文輝潞人初名道舍守宣城潼關成都北平鴈門從征淮東姑蘇福建陝西四川尤有功建寧時建寧人降文輝主帥胡廷瑞怒欲屠其城文輝力止之曰吾與公奉命安百姓乃以私忿殺人耶遂止朱文遜者從定江左淮南有功授元帥拒漢兵戰死朱文剛初名崇洽從定江左授元帥與耿再成守處州苗帥叛文剛急收兵出戰輝劬斫賊大罵死文遜文剛未詳何許人

卷三

三

寧河武順王衛國鄧公寧河王鄧愈者泗州虹人父曰順典有三子長曰友隆仲即愈元末羣盜起江淮順典從鄉里少年據臨濠與元兵拒戰死友隆代之復病死愈復代之是時愈年僅十六眾頗少愈既出戰則先登陷陣無所不摧破眾乃喜曰使仲君早將何至以首予敵會 高帝駐師滁陽愈自盱眙率所部來附授管軍總管遂從渡江克采石取大平元將陳也先合蠻子海牙之兵凡數萬 上禦之戰甫合而愈與徐達率奇兵繞出其後大破之獲也先蠻子海牙走遂從下建康略定溧水破鎮江愈功最多擢廣興翼元帥克廣

德州長鎗軍謝元帥來攻愈出輕兵背城戰走之俘其總  
管武世榮移鎮宣州別將兵取休寧績溪與胡大海合而  
攻下徽州走其將元之苗軍楊元帥以十萬衆來爭愈與  
大海分道逆戰虜去大校百五十八人婺源之裨帥汪同  
來降愈遣驍將王弼孫虎等進逼其城破殺其守將鐵木  
兒不花婺源下尋遣萬戶朱國寶向高河壘遂由昱嶺  
關進攻建德破其長餘元帥余子貞遂克建德以爲嚴州  
進同僉行樞密院事破元將苗楊之兵於烏龍嶺進僉書  
行樞密院事饒州下愈入守數與陳友諒角有功進中書  
省參政兼總各異軍馬愈乃廣布威德撫納降附以兵

卷三

三五

讓梁走其參政侯邦佐轉戰樂平敗蕭總管之衆獲萬  
戶彭壽等諸屬邑皆下遂進圖洪都駐師臨川之平塘時  
吳宏旣歸上上因其兵使取撫州撫州帥鄧克明欲與  
宏拒而畏愈強乃遣人詐獻地以緩我愈詎得之卽率勁  
兵間道夜馳二百里黎明下其三門克明單騎走傍邑自  
度不免乃以分省印及所掠撫州等四路南豐等十八縣  
印詣愈降愈遂定撫州於是上進兵取洪都降其丞相  
胡廷瑞平章祝宗同僉康泰等召愈以步兵來會改江西  
行省參政填之而命祝宗康泰仍故官以所部從宗泰初  
不欲降迫胡廷瑞意快快不自得又以愈秩卑不欲爲之

下而廷瑞旣從上還建康從容爲言降故非宗泰意恐  
有變時右丞徐達方進攻楚乃發使使宗泰等以所部從  
行舟次女兒港遂謀叛掠商舟布爲旗幟夜趣新城門舉  
破破之而入愈時倉卒以數十騎走數與賊遇且戰且走  
從騎被殺且盡愈窘甚連跨三馬馬輒踣幾不免最後得  
養子馬乘乃得脫奔撫州門奔還建康以情歸於上上  
弗罪也而撫之右丞達兵復洪都走祝宗而執康泰矣於  
是大都督文正開府洪都愈次馬明年陳友諒圍洪都號  
五十萬治戰艦高與城等文正約束將士乘城守而愈得  
撫州門最爲要衝愈晝夜不解甲者三月餘上來援大

卷三

三六

破其兵射友諒殺之開始解論功與克敵等尋破平都青  
等二萬人於永豐從開平王遇春蕩臨江之沙坑麻嶺十  
洞諸山寨圍贛州下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悉降進行省  
右丞尋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平章位次丞相而愈時年  
二十八兵典諸大將殺貴無有如愈與李文忠者出鎮襄  
陽襄陽西接巴蜀南控楚北襟河洛烽火旌壘相望愈披  
荆棘立軍府營屯練卒威惠甚著吳王初建御史臺首  
拜右御史大夫時左大夫湯和討方谷珍愈獨領臺事及  
大將軍經略中原而愈以征戍將軍略定江淮未附州郡  
進兵取唐州又取南陽生獲守將蔡國公史克新等遂取

隨州守將左丞王誠降，覆洪山之老馬劉寨，斬獲以萬計。均房金商地悉平。洪武元年，帝即位，立東宮，愈兼太子右諭德。三年，以征虜左副將軍從大將軍出隴右，大破王保保於定西，悉覆其衆。別將招諭河州土番大酋何鑽、南普花兒，只等請降，其西烏思藏等亦降，皆入貢，請受天子封師旋。大論功，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衛國公，歲祿三千石。子鐵券、子孫世襲。五年，以征南將軍討平澧州等處溪洞蠻獠。十年，吐蕃諸部為梗，劫剽烏思藏，貢使輻重，愈以征西將軍率都督同知、驍騎等發其為軍道，深入其巢，窮追至崑崙山，斬首捕虜

卷三

三十七

以萬計。齒馬牛羊十餘萬提問。上悅，使使召還，至壽春而卒。年四十一。上聞訃，哭之恸，輟朝三日，喪車至三山門，親臨奠，行營視葬地，以故陸監收卜於城南西山之原。葬事皆官給，追封寧河王，諡武順。是役也，都督英得封西平侯，愈為人沈毅詳敏，其事上最恭慎，有所委不憚危苦，功成不矜，敬禮賢士大夫。上心重之，命朱夢炎為製神道碑。五子而鎮，襲改國中，亦數將兵。從大將軍，卒年三十三。無子，弟銘為錦衣衛指揮，命事有子源，常後鎮而天。永樂中，子挺停襲，挺子炳弘治初復為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繼坤襲嘉靖初繼絕世，封定遠侯，助號階祿，視懷

遠侯卒，子祖錫嗣，卒，世棟嗣。

奔州外史曰：愈之初以敢戰深入名，亡幾而建方面，勳最多而不甚偉，然汗馬者無寧歲矣。僭爵上公，帶纓六王，而以天死不獲終饗，或謂高帝末功臣鮮自保者，得天為幸，是不然。以愈之忠順勤勞，雖為單萬可也。余游襄陽，襄陽人至今稱衛國公。

東甌襄武王信國湯公

湯和字鼎臣，涿人。涿陽王之據濠也，和從惡少年十餘人，仗劍從，是時高帝以王塔寄肺腑，請於王，與和共事，和遂從。帝取洪山寨，復從下涿州，取和州，當是時諸將皆

卷三

三十八

帝等夷莫肯為下，而和長。帝三歲，願謹執部曲禮，上甚悅從。上渡江，下采石，定太平，陳也先復來寇，和擊其水軍，流矢中左臂，不為撓，尋與中山寧河二王自東門出，甲轉戰至城北，大破擒也先，以獻。別將下溧水，復從平建業，與中山王取鎮江，進統軍。大元帥守之，略定金壇，覆窩莊，成轉同僉樞密院事，從取常州，為其守帥，與張士誠境接，和頗好飲，有酒過嘗請事於上，不獲允，醉而有怨言。曰：吾填常州，如據坐舍，春左顧則左右顧則右，誰能難也。上聞隱不發，和醒亦大愧悔，悉力拒士誠，再破其軍，遂從中山王大破士誠於錫山，僂其梟將，還拜中書左丞，與中

山王分省而治復同關王解長興關大破士誠之僞丞  
相士信軍起拜平章政事乙巳討平江西巨盜姚大膽取  
永新還守常州丙午從中山王討士誠進略太湖降其舊  
館師轉戰湖州降其守帥張右丞復降其吳江州將遂圍  
姑蘇凡九閱月而後下上召見戟門論功賜帛九有副  
上卽大位始建御史臺爲左御史大夫立東宮爲太子  
左諭德時方谷珍猶據溫台慶元三郡未下和以兵討而  
感之悉得其衆以降遂移兵取福州時洪武元年也陳友  
定猶爲元守建寧城險兵勁和以征南將軍率諸將攻下  
建寧虜友定以歸是歲扈上幸汴梁遂同宋國公馮勝

卷三

三十一

取懷慶澤潞晉絳諸郡三年從中山王拔河中渡河入潼  
關趣鳳翔越六盤山秦隴皆蕩平明年復從中山王大破  
元丞相擴廓帖木兒於定西遂定寧夏追虜於察罕腦兒  
虜其猛將虎陳是年九月大封賞功臣與衛公鄧愈俱爲  
御史大夫以功不如僅封中山侯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  
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歲祿千五百石始露其守常州時語  
和惟頓首謝過而已明年爲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廖永忠  
等以舟師自夷陵入峽攻夏扼險不得進永忠趣之和  
決而征虜副將軍賴川侯友德自秦隴深入取漢中永忠  
乃決計先入破其扼險之師長驅抵重慶夏主明昇以重

慶降而友德亦定成都蜀平天子推功友德永忠受上  
賞責數和逗撓而姑子之彩帛八和復頓首謝罪又明年  
和以偏將軍從中山王北討分道擊賊戰於斷頭山敗績  
失徽侯一人久之進濠州爲中都鳳陽府命和與太師李  
善長於其地建宮闕分置曹署以久勞於外數賜璽書  
慰勞尋覽通州之外郭八年徙鎮彰德覽其城上以和  
用兵數失利不任將而堅忍多智數又能與太師善長抗  
故時委以綜理之任輒効且念其爲里閭長者十年竟封  
和爲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信國公議軍國重事歲食祿  
三千石與諸藩明年同曹國公練卒中都西巡至河州繕

卷三

三十一

完其城廓管舍十四年從中山王北伐覆灰山管獲其平  
章刺里哥樞密副使九通又明年巡四川永寧之塘濠訓  
練其士馬十八年五關山獠亂和以兵討之夷其穴鹵斬  
四萬餘時中山岐陽二王皆以物故上念天下無事不  
欲諸大將屢典兵而和從容爲上言臣老不敢稱書繡  
願得歸故鄉爲容棺之墟以待盡上大悅立賜寶鈔五  
萬錠治第於中都尋悉爲諸功臣魏鄂曹宋賴涼諸國公  
敘侯治第皆極宏壯旣而謂和曰日本最爾夷數爲侵盜我  
欲固我封戍卿雖老強爲一行於是使和行視山東登萊  
淮揚吳越閩嶺濱海要害築城凡數十民取一丁爲兵戍

之和竣事而新第成和率妻子陞葬資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綵幣四十有副又資其夫人黃金二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五百錠綵幣三十有副夫婦皆賜璽書褒諭其又明年魏曹等六公還鄉賜皆如信公而夫人不與焉自是和與諸公侯歲一朝京師朝必有宴賞及道里費而諸公侯猶不時遣鎮各邊及將兵討伐獨和以老不在行而上愈信愛之二十三年入朝忽病中風不能言上聞卽幸其第撫視悅歎良久遣還里二十七年上思公使其子前軍都督僉事鼎迎至都俾以安車入內殿與酣宴而出資金帛御膳法酒相屬最後復大朝疾寢劇不能興上復令以安車入內手摩撫其體與敘里間舊及艱難勞動和不能對稽首而已上爲之雪涕出載鏗付有司爲營葬地明年卒年七十追封東甌王諡襄武和有五子亦前卒而少子醜積伐至同知左軍都督府征五開道卒於軍有孫十一人弗及嗣六世孫紹宗孝宗朝錄功臣後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中繼絕世封靈璧侯凡三歲而卒侑賢嗣卒子世隆嗣領漕事者十餘年以勞加少保太子太保

弇州外史曰以湯信公之戰伐其績何寥寥也一逗撓一不利毘陵酒語至煩廷訓而其後乃爵上公贈真王便

卷三

早一

蕃之錫諸助舊不敢望焉顯融今終美哉乞骸一語基之矣夫以終侯功之定策有社稷勳而煩人主詔乃快快之國彼其君臣俱失之也余嘗按行登萊海上及宦游吳越聞其父老歷歷指烽戍云湯信公功不可削滅徵信公晉其鯨鯢食矣嗟乎高皇之善器使人也如此

卷三終

本臣

早一



秣陵 焦 竑 輯

東丘郡侯花將軍

附 高陽郡侯許知府 部氏 孫氏 雷老

上初得太平命院判花雲守之以許瑗為知府庚子閏五月陳友諒入寇圍太平雲率麾下三千人禦之三日友諒不得入乃以巨舟乘漲泊城下令士卒緣舟尾攀堞上城中乏食雲士卒不能戰城遂陷友諒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縛吾主必滅爾斬為脍也奮躍大呼縛皆絕雲起奪守者刀連殺數人賊亂擊雲碎雲首縛寘舟檣叢射之雲至死罵不輟妻部氏一子甫三歲抱屬侍兒孫氏曰夫

參四

灰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保此兒遂赴水矣孫氏收部氏屍葬之抱兒出走陷賊中賊敗脫走墮水緣浮木入蘆渚中探避實啜兒凡七日得不灰有雷等入必有神物以世之或人方謂無鬼神可以恣恣老者引達 上所抱兒泣拜 上亦泣寘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物忽不見追之失所在時皆神異之上厚賚孫氏令撫其兒後追封雲東丘郡侯許瑗亦以被執不屈灰追封高陽郡侯命立忠臣祠於太平 勅有司歲時致祭

李贄曰花將軍既灰部夫人安得獨完然能知花將軍之不可無後孫侍兒之決可託子則其獨具隻眼為何

如也嗚呼部氏往矣孫氏而後其苦可知也付託在躬雖明知生不如死而有口亦難說矣吾以為孫氏可敬也嗚呼在天為風雲在地為雷雨灰則為雷老灰則為花雲總則一人而已而又何怪邪

高陽侯韓公

附 濟陽文丁普郎等三十五人

癸卯八月 上討陳友諒大戰於鄱陽湖 上屢瀕於危所乘舟偶膠淺賊乘勢攻之急欲犯 上舟一時諸將計無所出帳前親兵將韓成進曰古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愛其灰遂服 上袍寬對賊眾投水中賊信之攻稍弛會諸將兵至援之賊遂退上與友諒大戰五日諸戰

參四

灰者三十六人樞密同知丁普郎被十創灰首已墮猶執兵立舟中若戰鬪狀後友諒平 上謂中書省臣曰朕與友諒戰於鄱陽韓成效忠朕念之不忘中書并列諸臣名上 上遂追封韓成高陽侯為諸臣首宋貴京兆侯陳兆先賴上侯李信隴西侯王勝太原侯丁普郎濟陽侯張志雄清河侯李志高隴西侯昌文貴汝南侯余景下邳侯徐公輔東海侯劉襄彭城侯陳弼潁川侯程國勝安定伯王咬太原伯姜淵定遠子王鳳羅山子邱明梁縣子常惟德懷遠子王德合肥子朱鼎合肥子汪清盱胎子王先定遠子汪澤廬江子丁宇含山子遠德山汝陽子

榮隨縣子陳冲巢縣子裴軫定遠子常德勝壽春男鄭勇  
隨縣男袁華虹縣男史德勝定遠男王理五河男王仁舒  
城男曹信含山男立廟康郎山今有司以時致祭

李贄曰紀信誑楚滅漢與天下既定恤典何曾嗚呼

此漢祖基業所以僅僅四百餘載也備成誑漢照映今

古唯帝念哉刻骨痛苦嗚呼此 太祖高皇帝之業所

以歷萬億載而未有艾也同時歿事鄱湖三十六將如

丁普郎者首已斷矣猶執刃船頭若戰鬪狀一何忠且

勇也然 帝終以成効忠致死言念不忘封成高陽侯

廟祀康郎山位居首嗚呼愛賢樂士視人猶已一時英

卷四

四

傑無不樂為之歿也宜也而說者猶以一二功臣不終

之故大為 帝疑不知 帝之體念諸功臣也亦已無

所不至矣而諸功臣則未必能一一仰體之也誰其得

似中山與開平又誰其得似西平與信國乎其為 高

皇終始眷注何如也

梁國趙武莊公

附

南陽郡侯葉琛等十四人

梁國趙武莊公名德勝風陽人 祝魁偉膂力過人馬上

運槊捷疾如飛為帳前先鋒從 陽儀真陞總管先鋒

敗方山管苗軍水寨收丹陽金 頌德宣城轉領軍先鋒

戰毘陵湖州權左副元帥戰友 巴江下銅陵臨山寨出

淮南征高郵陞統兵元帥從破漢水寨走友諒收黃梅廣

濟克瑞臨吉撫四郡旋廢安慶降南昌祝康據南昌叛殺

葉琛從復南昌授僉江南行樞密院事臨江吉撫三城叛

又復三城協守南昌統精兵為戰將癸卯漢圍南昌公出

戰射殺漢金指揮漢益兵晝夜急攻賊且壞公先諸將歿

戰且戰且築城城壞復完賊至氣門敵發蹶張弩中腰

箭箭入六寸即拔出倚聲曰 奈何大丈夫歿即

歿恨不能從 主上掃清中原垂名竹帛耳卒子獻領其

衆公沈驚簡靜剛明質直取下嚴肅號令一行旗幟改色

平生未嘗讀書隨機應變智略如神臨難不懼奮不顧身

卷四

四

曾孫輔立功封武靖侯友諒之圖南昌也凡八十五日與

公先後歿者右副指揮使劉齊右翼元帥同知朱潛統軍

元帥許圭漢兵略城三人力戰歿左翼元帥副使井海龍

突圍出戰中矢歿樞密判官李繼先左副元帥趙國昭繼

先出戰被掠去歿國昭引兵燒賊艦追至投橋歿洪都知

府葉琛江西行省都事葉思成康祝之變琛思成迎戰市

中歿臨江府同知趙天麟守臨江城破歿管軍百戶徐

明常圍城日漢設陷寨數臨城誘 明躍馬出城射賊賊

走明追之墮寨中賊鈎去誘降不從歿張子明者張元帥

之子代父為問使走金陵求援還至湖城被執友諒強官

之令狗城給降于明，佯許至城下大呼：「我張大舍已見主上，令諸公堅守，救兵且至。」賊怒，即攢槊刺成。張德山、夏茂成皆軍士，勇敢善戰。德山以夜半潛出城，焚賊舟，死茂成守城樓，當賊衝中，飛砲歿友諒，賊贈德勝、梁國公、齊彭城郡侯。海龍隴西郡伯繼先隴西郡侯圭、高陽郡侯國昭、天水郡侯琛、南陽郡侯天麟、天水郡侯明合、肥縣男茂成、總管德山千戶子明初，贈武毅將軍、飛騎尉千戶。後加贈忠節侯。潛思成贈未詳。皆廟祀。南昌德勝進侑享。太廟諡武莊。李贄曰：朱文正既遣千戶張子明赴建康告急，復詐遣軍士號拾命王者，詣友諒營約日出降。友諒信之，故

卷四

五

緩其攻，而後子明得以申請救之力。城中得以奮發守之，備而南昌完矣。然則拾命王終成拾命鬼，殺友諒，陷城下，安可無追祀之報乎？同時歿守者一十三人，今增拾命王為十四，令千載讀史者知慨慕焉。

越國胡武莊公

附 定祀 建德山二十人 李夢庚 王禮 孫炎

越國胡武莊公者，名大海，虹人，長身鐵面，智力過人。甲午，謁上為前鋒，從入和州，克采石，攻金陵，帝州先登，授右翼統軍、元帥、宿衛、佐、鄒將軍、守宣州，取徽嚴，陷陣，遷樞密判官，攻下蘭溪，陸僉行樞密院事，又收諸暨，衢處，廣信。上以婺浙東大郡，通甌引越，以為行省，參政守之。己亥，克

處州，壬寅，苗軍元帥蔣英叛，刺公并殺郎中王愷等。李將軍下杭，縛英至京。上命懸公像，市曹刺英血祭，公贈公。越國公祭下壺，燼洪武元年，築壇，鷄龍山祭，故功臣公位第一，而祔以文臣沒王事者。李夢庚、王愷、孫炎等二年，立功，臣廟於鷄龍山，定祀二十一人。命歿者塑其像，生者虛其位。時公及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茅成八人，已卒。被神下壺，蔣子文廟六王及華高、吳良、吳楨、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尚存也。諡公武莊。公嘗曰：「吾不知書，吾行兵，惟有三事：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入廬舍，以故所至，健兒驩附，編氓寧輯，有祭征虜之風。」王愷當塗人，贈當塗縣男。

卷四

六

號國俞忠烈公

公名通海，巢人。父廷玉，弟通源。通海、江淮賊起，公父子結寨巢湖，自守。開上駐兵和陽，走歸款時，上欲渡江，得通海父子水軍甚喜。鑿子海牙，陳兆先之戰，皆以火攻敗其眾。通海功多，陞泰淮翼元帥，攻鎮江，常州，宣城，敗吳呂珍，進兵吳江，中流矢，矢鏃不能出，右目失明，再破雙刀趙復池州，陸僉書樞密院事，進同知從。上征友諒，克銅陵，擒九江，掠蕪黃，友諒遁還武昌，還軍擊叛將祝宗，復南昌。上曰：「斷友諒臂矣。」已而友諒圍南昌，上率通海等西援。

友諒解圍東出郡陽湖逆戰通海乘風棹七舟載葦置火藥入敵水寨焚其戰艦數百獲友仁友貴賊稍退時通海舟深入敵寨塵戰久之不復見意通海戰沒少頃飄颻遠出敵舟傍我師見之大喜躍呼奮前大敗敵賊移舟拔水寨遁去我軍先柵壘于口及橫截左邊邀敵歸路通海曰湖有淺舟輒膠盍移兵入江惟上游敵見我水陸結寨不敢出糧盡益窘繞下流欲遁適遇我師之友諒夾班師還賜通海田金帛陳理降陞中書省平章政事總兵略劉家巷平臨州攝江淮行中書省事守廬州繕塘壑興農田兵民寧輯從征浙西克湖州轉戰至滅度橋中流矢卒贈號

蔡國

七

國公諡忠烈侑享太廟廷玉別見通源封南安侯通淵

蔡楚河間三國公

附 汪典祖 周顯 陳文

蔡國張忠毅公名德勝合肥人才略豪邁沈毅剛果集義眾結水寨自保乙未以舟師歸上悅謂李丞相曰方欲渡江乏舟楫而德勝至殆天意也上率兵拔公至和陽營于新河授萬戶渡江拔采石取太平擒陳也先擢管軍總管繼于海牙陳兆先復屯方山伺太平公破之從取集慶大破方山營擒兆先克鎮江陞泰淮翼元帥從下常州宜州再陞僉樞密院事從下宜興普勝陷池州公敗普勝

柵江口復池州友諒犯龍江呼諸軍力戰敗走友諒降其將張志雄梁鉉喻國典劉世衍追友諒至采石戰殺贈蔡國公諡忠毅侑享太廟子宜幼養子同嗣職宣長上命宣嗣同復姓名為汪典祖典祖以開國功封東勝侯自有傳合肥又有周顯陳文皆驍勇顯從常將軍李將軍有功戰歿阿暮渾河贈汝南郡伯文早喪父奉母最孝從收吳越中原累戰功歷陞督府僉事洪武十七年卒贈東海侯諡孝勇

蔡

八

廖永安者亦巢湖水寨來歸者也庚子五月命徐達率廖永安等擊張士誠于太湖永安兵敗被執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上遣授永安光祿大夫後又遣封楚國公至丙午七月永安卒於吳上悲悼親為文祭之配享太廟塑像功臣廟

泗國耿公燕山侯孫公

公名再成五河人癸巳來歸立功泗滁和陽建康鎮江陞元帥守鎮江克揚州改守揚州宜興數被吳寇又改守宜興上取金華為前鋒屯縉雲取處州石抹宜孫率眾擊至公擊敗走吳先是士卒無論大小徵私粟民間號皆糧民苦莫敢誰何公白胡叅政盡罷苛糧壬寅苗帥叛公方與客飲聞變上馬收戰卒不滿二十人迎賊罵曰俘虜奴

國何負汝乃反急解甲降不降吾斫汝萬民揮劍連斷數  
槩兵不繼賊刺公墮馬大罵不絕口歿洪武二年進公伯  
享 太廟三年加贈泗國公諡武莊

癸丑夏孫興祖從徐達征西北塞外戰歿五郎口 上聞  
甚悼惜之追封燕山侯賜諡功臣廟其後天下既定大封  
功臣 上於死事諸將尤加憫念功大者命其子得世襲

永義侯桑公縉雲郡伯胡公

永義侯桑公名世傑無為人甲午與廖俞恭諸公結水寨  
巢湖乙未納款趙普勝畜異志公洩其謀 上得歸和陽  
集商舟載勇士至黃墩攻敗普勝及蠻子海牙趨入和陽

卷四

九

諸軍大集即攻破采石鱗魚洲鐵長官水砦取太平擒陳  
也先蠻子海牙遁擒兆先入金陵拔鎮江陞秦淮翼元帥  
下金壇丹陽從開常州攻寧國常州平陞判行樞密院事  
取馬馱沙克大浦口江陰下太湖收宜興尋與諸將攻江  
陰石牌海寇樂瑞公奮弋躍馬陷陣歿諸將大怒奮擊盡  
獲海舟擒瑞 上念公贈永義侯伯享 太廟子敬以父  
故封徽先伯國初以忠死事者世傑為首  
乙巳四月命胡琛等討福建陳友定克浦城崇安建安友  
定併力來攻琛突陣與決戰馬蹶為友定所執不屈被殺  
上痛惜之追封縉雲郡伯

宋國馮公

馮勝者初名國勝更名宗異最後名勝定遠人也父文質  
有三子長曰國用季曰勝皆驍勇饒智略國用貌都雅動  
止舉舉而勝長軀偉面磊落落慷慨生時黑氣滿舍若烟霧  
經日不散里中異之淮南兵大起國用與勝從惡少年數  
百人立誓以自固焉 高帝以兵略地至妙山國用舍眾  
來謂 上曰勝曰儒服謂曰若書生邪試為我計安出國  
用曰建康龍蟠 帝曰王都會其帥懦弱不任兵宜急擊  
重其城據以號召四方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遂召致  
左祐裨頭進止機宜當李善長亞而有所攻戰輒探申直

卷四

十

前奮擊時國用已進勝 上尤愛異之兄弟俱備宿衛從  
克滁州三汊河之戰國用手獲其帥與勝偕攻和之板門  
寨先登又敗鷄籠山寇會得巢湖水寨兵遂贊 上拔采  
石取太平 上大破陳也先兵盡覆其眾獲之赦也先與  
盟秋血而嘔國用曰其人必叛叛形見矣也先果叛而為  
其下所殺于兆先復擁大眾據方山與中丞蠻子海牙分  
水陸而軍眾各數十萬國用等從攻破海牙已大破降兆  
先盡得其眾 上選降卒之驍勇者五百人為宿衛國  
用與勝操甲侍帳中 上寢息自如五百人皆感服 上  
即以屬國用勝將而攻金陵先登復從取鎮江俱授萬戶

復從取寧國定秦典宜興俱進大元帥國用尋擢帳前親  
兵都指揮使專侍謀議從征金華進平紹興功最多屬疾  
幸上親臨奠哭之慟賜葬江寧贈鄂國公明年勝代為  
都指揮使陳友諒陷太平進逼我龍灣上禦之大戰於  
石灰山未決勝率宿衛士直擣其中堅遂大破之溺死者  
數萬俘七千人窮追至采石復破之遂復太平師旋再從  
上討友諒掩其安慶水兵長驅至江州友諒倉皇走武昌  
江州平進親軍都護遷同知樞密院事從下武昌克廬州  
走元將左君弼移兵取江西諸郡復同相國達平章常遇  
春合兵下推東壽以勝副高郵下之尋取淮安安豐從討  
張士誠下吳興破執其將呂珍遂進圍蕪州破之論功次  
平章遇春進銀青榮祿大夫都督府右都督尋從大將軍  
北討下徐宿青兗濟南凡得郡國十餘立皇太子以功  
臣備宮家勝領詹事俄坐小法奪一官為都督同知總諸  
衛兵取樂安守將俞勝遁獲其將牛右丞別部兵滿黃河  
會取汴梁克河南陝州西趣潼關其將張德欽等來逆戰  
大敗之遂奪潼關守焉復西下華州旋師汴梁謂上於  
行在 上慰勞之拜征虜右副將軍命守汴梁還從大將  
軍達下山西克武陟懷慶踰太行克磁子城取澤州遂  
絳州轉戰平陽敗其左丞田保保徐伯昌於絳州獲之平

卷四

十一

陽絳州平制詔右副將軍勝居遇春下偏將軍湯和居  
勝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下渡河發陝西取鳳翔李思齊走  
臨洮獲其大將薛平章等遂度隴克鞏昌降其總帥汪靈  
真保進兵逼臨洮還從大將軍攻圍慶陽執叛將張良出  
全陝平前是上諭達大軍已下慶陽右副將軍權鎮之  
節制諸路兵馬而大將軍與偏將軍和先還京議功賞  
達遂還達還之五十餘日而勝亦至上責之曰將軍不  
奉詔耶吾欲將軍外遇虜內填撫關內所寄豈淺鮮而一  
旦弁髦之何也勝頓首請死上以其功高弗忍下吏至  
定賞頗列其事金幣不能當大將軍半俄復為右都督再  
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大將軍出西安搆定西大破王保保  
之師酋其士馬數萬王保保即曠廓帖木兒也分兵自秦  
州南出一百八渡狗略陽禽元平章蔡琳遂入河州又遣  
別將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克之蜀地大震移兵至  
土番征哨極於西北凱還論功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  
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叅軍國事封宋國公食祿三  
千石賜券子誥以勝兄弟親同骨肉痛切肢體又謂勝十  
餘年間內則除肘腋之患外則建爪牙之功平定中原佐  
成混一所以稱揚甚至賜文綺及帛八十疋明年出填陝  
西修城隍簡士馬又明年大發兵出塞勝以征西將軍率

卷四

十二

五萬騎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疑虜且分其勢勝至蘭州遣右副將軍傅友德以驍騎五千爲前鋒連戰敗虜遂定甘肅進至亦集乃敗降其守將小頰帖木兒次別篤山口岐王朵兒只班走獲其平章長加奴等及馬驢牛羊十餘萬時大將軍達兵不利左副將軍文忠所失得相當獨勝以捷聞而有言其既私虜乘驢馬者賞不行自是遇以將軍印練兵臨清北平繼往大同復自大同討元殘寇散不刺等還鎮陝西改河南冊其女爲周王楮妃夫人何氏卒於京上賜聖書慰籍加餐夫人身後吾已任之即欲

卷四

十三

吳將軍討虜也見不花勝以征虜將軍練兵河南待發數賜書慰勉時大將軍達左副將軍文忠皆前卒而元丞相納哈出擁大衆出金山數窺伺爲邊患上乃拜勝征虜大將軍誦國公友德永昌侯藍玉左右副將軍率參將南雄侯趙鼎等以步騎二十萬乘之鄭國公常茂曹國公李景隆中國公鄒鎮并子侯等皆從軍上復遣故所獲納哈出部將乃刺吾奉 願書諭之降勝等至通州謀虜有屯慶州者遣永昌侯玉以輕騎乘大雪掩之殺其平章朵來大獲士馬而還勝出松亭分築大寧寬河等四城遂駐大寧諭兩月留兵五萬守大寧以全師歷金山刺哈出見

乃喇吾而驚曰爾尚在乎乃喇吾願爲述 上恩德且示以富貴納哈出喜即遣其左丞探馬赤等至勝軍獻馬初納哈出分其衆爲四一日榆林一日養鴛莊一日龍安一日禿河其人畜輜重富於元主不肯預朝會召之亦不往勝大軍直前逼納哈出度不敵乃因乃喇吾請降勝使藍玉以輕兵往受之納哈出聞知問兵盛遂率數百騎詣玉約降玉大喜出酒與飲納哈出別酌所携耐醞玉玉讓之先納哈出即先飲復酌給玉玉解衣衣之納哈出讓弗肯承玉亦持弗飲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願其下咄咄語鄭國公茂者勝子婿也勝欲欲見子畜之茂不受且迫欲自

卷四

十四

見而其部將趙鼎解胡語謂茂此且欲遣也茂遂前搏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佩刀斫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兵擁納哈出馳而見勝其將士妻子凡十餘萬在松花河者聞而驚潰勝遣降將觀童往諭之亦降凡四萬騎并得其各愛馬所部凡二十餘萬羊馬驢驘車服至百餘里勝以禮宴待納哈出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罪狀鄭國公 上聞大悅使使諭勝等所以勞賜納哈出玉帶龍衣及其部曲金幣無算械鄭公茂至 京會有言勝娶虜妃及受良馬無算者又失都督濮英三千騎而茂亦自陳所以博納哈出故且許勝過 上乃命收大將軍

印勝還京命歸鳳陽里第奉朝請而諸將士亦無封賞者  
茂削爵安置嶺右勝自是不復將大兵有所任使還卽上  
事仍奉朝請久之加太子太師時列勲臣望重者八人勝  
仍居第三賞賜黃金至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萬錠然  
上春秋高多所猜忌而勝號爲雄勇又時時失 上意洪  
武二十八年暴卒諸子皆不得封而國用之子誠積戰功  
雲南累官至中軍都督府左都督

贊曰馮國用不廢其岐陽伯仲乎勝有大將材積戰功久  
而其中不能無欲且又時時見驚桀焉能免乎金山之役  
璽書凡三下以中山開平二王爲喻始而勉之中而戒之

卷四

十五

終而愧焉雖然勝功大罪不能相掩謫廢可也嫌於不可  
也、不、王、可、也、不、侯、不、可、也、

李贊曰馮勝以大將軍統數十萬衆出沙漠平定反寇  
爲 聖天子伸威萬里之外權衡不計於亡不恤惟愴  
倦以不虜掠不擾害爲言此爲何等事而我爲何等人  
乎而敢娶元妃以自肆私夷財以自利也吾謂不卽梟  
首已爲大幸乃猶以爲可侯吾不知之矣且我 朝聖  
祖於凡有功諸臣賞賚原不薄體悉原無所不至也

穎國傅公

友德者宿州人也少驍勇多力擊刺騎射冠絕一時

季避亂穎州碭山中爲大盜李喜之所得從破山東焚燒  
上都官闕黜關隴轉剽入蜀常爲軍鋒冠李喜之敗歸明  
王珍玉珍疑不能川走武昌從陳友諒忽忽無所展聞  
上舟師伐江州乃以所部謁見於小孤山上奇之俾爲

別將屬常遇春從援安豐掠廬州還從逆擊陳友諒於鄱  
陽湖友德操輕舟盪其鋒身被數創戰益力手殺數百人  
復與諸將還之禁江口友諒歿師旋第功最復從 上親  
征圍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 上顧諸將誰能  
奪此山者賞友德卽率萬人先登一鼓而奪之流矢中頰  
蘇出腦後復洞胸不爲沮武昌平超授雄武衛指揮使復

卷四

十六

從徐達下廬州西取夷陵略衡州襄陽安陸俱取之與元  
守兵戰身被九創破擒其將任亮還師淮東克泰州進逼  
淮安破張士誠援兵於馬驢港復大破元將竹貞於安豐  
所過焚其積聚 上卽吳王位之元年友德守彭城而王  
保保之大將李二來寇勢張甚友德度兵寡不敵詢其衆  
方肆掠率步騎二千自呂梁渡直趨擊之李二有驍將曰  
韓乙者出戰友德單騎奮槊刺之墜馬師乘而進遂敗之  
友德度賊且復至開城門陣於野使皆臥捨以待聞鼓卽  
起李二果盛兵至輕我師寡競而鬪友德鼓之士騰躍搏  
賊遂敗之縛李二以獻 上大悅召友德還建康進江淮



行省恭政命以麾蓋鼓吹送歸第。五日復命中書參議李  
 飲水楊希聖携音聲伎人一部就友德飲飲水等裸而酣  
 上怒皆黜之而論友德曰若探甲冑出百成一懼之固當  
 而彼士人何為者吾不而咎也明年大將軍北征上所  
 褒勉不四五人而獨謂參政友德與右丞薛顯勇略冠諸  
 將可授之選鋒當一面友德遂從大將軍破沂州斬其將  
 王宣下青州元丞相也速率數萬騎來爭大將軍設伏友  
 德以輕騎五百為誘師敵追至伏而迴師擊之伏盡殺也  
 連敗走遂取萊陽明年從取東昌棣州樂安復從克汴梁  
 河南及收諸山寨復從渡河取衛輝彰德遂東取廣平臨  
 清滄德進克元都以精騎偵邏占北諸隘掩其殘卒略大  
 同而還從徇保定中山真定皆下略平定州遂克太原王  
 保保自保安以大衆來援兵未交萬騎突至友德帥灰士  
 五百拒却之因與大將軍謀夜伏兵掩其營王保保乘驛  
 馬以十八騎走友德追至土門關弗及盡獲其士馬四萬  
 餘復敗賀宗哲於石州擊走四大王逐竹貞至宣府敗脫  
 列伯友德功最多復從大將軍西入關走張思道於鹿臺  
 逼臨洮降其大帥李思齊大將軍圍慶陽友德以驍騎扼  
 其走路慶陽下關陝悉平預賜白金文綺從上典又明年  
 復從大將軍擒定西大破王保保收其士馬輜重移兵伐

蜀友德領前鋒出秦州奪略陽關虜其平章蔡琳遂入沔  
 分兵繇鳳翔入連雲棧合攻漢中克之以饋運不繼還軍  
 西安蜀將吳友仁謀復漢中兵大至守臣告急友德以精  
 騎三千攻斗山寨夜令人人持十炬列山上蜀兵驚遁凱  
 旋大封功臣校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  
 穎川侯食祿千五百石尋進同知大都督府事是歲冬議  
 伐蜀征西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由瞿塘以舟師趣重  
 慶友德為征虜副將軍由秦嶺以步騎趣成都既受命  
 上復密諭友德謂蜀人聞我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  
 扼阻金井以抗我師若出其意外直搗階文門戶既隳腹  
 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至陝言出金牛規階  
 文守備弱即趨陳倉選鋒攀緣山谷晝夜行大軍繼之直  
 抵階州蜀斷白龍江橋阻我都督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  
 石灰友德奮攻拔文州兵渡白水江遂趨綿州至漢江造  
 戰艦將進兵漢州欲通軍聲湯將軍為木牌數千書克階  
 文綿日月投漢江順流下蜀守者見之解體尋拔漢州夏  
 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悉衆守瞿塘聞友德破階文搗江  
 油壽友仁分瞿塘守兵還援漢州保成都未至友德舟師  
 逼漢州敗其將向太亨城下迎擊壽兵敗之拔其城時湯  
 將軍駐大溪口未進上引友德冒險克階文功責湯將

軍湯將軍已獲友德所書水牒，遂趨夔州。七月，壽大亨以成都降友德，湯將軍亦克重慶。友德分兵盡下川蜀諸郡。縣十月還京。上大悅，曰：「穎川侯友德冒險阻首克階，文破綿漢，成都保寧諸郡功最大，賜白金二百五十兩，文綺二十表，裏人酒以爲薄。」未厭云：「是時故誠意伯劉基上平蜀頌，上不自居推勞，諸將臣別爲文首褒揚友德，而永忠次之。征西將軍不與馬，明年副征西將軍馬勝由西路出全蘭，友德先率驍勇五千騎馳趣西涼，遇元將失刺罕戰敗之。至永昌，又敗其將朵兒只巴，獲馬牛羊十餘萬，進略甘肅，手射殺平章不花，降太尉瑣納兒等，獲馬萬匹。至瓜沙，破其守將，獲金印三，馬牛羊二萬，是時師出三道，獨友德獲全勝，而以主將勝坐小法不被賞。踰年，大軍復出鴈門西北，巡長城外，友德爲前鋒，虜聞之，絕漠徙去，追獲其平章鄧宇羅帖木兒等，還軍鎮北平。上疏言便宜五事，上報曰：「將軍言是其下所司，悉從將軍，尋召還。」皇太子諸王講武荆山下，與諸微侯俱，增歲祿千石，同中山侯和發兵，駐延安以備。伯顏帖木兒僞請和，上乃賜召和還，而留友德以誘之。伯顏帖木兒果入寇，友德設伏縱擊，大破之，獲其士馬輜重無算。上將下雲南，命友德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修城郭，繕關梁，因兵威撫納金

卷四

七

筑普定等諸土夷皆納款，還獻馬五百疋。上別選內殿良馬十五疋賜之，虜乃見不花寇邊，復以征虜右副將軍從大將達出塞，抵北黃河，夜覆其灰山寨，洪武之十四年，命友德爲征南將軍，率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諸微侯大將步騎三十萬討雲南軍行。上親餞之龍江，而命之曰：「朕不能親至其地，然嘗覽輿圖，詢彼地豪傑，而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將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彼所必守，地下曲靖三將軍以一軍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趨雲南，彼此牽制，破之必矣。」下雲南大理必次下餘郡，邑部落可撫而有也。友德行二十日而至湖廣，分遣都督胡海、洋等選精卒五萬，由永寧趨烏撒，而自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進攻普定，克土酋安瑣羅鬼，死徒諸苗望風而降。至普安，復攻下之，遂進兵曲靖。梁王把匝剌兀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來拒戰，友德用右副將軍英策勒兵至白石江，與相拒，揚聲欲渡，而別遣將以精卒數千潛從下流掩其背，衆亂，友德乃麾衆畢渡，悉師薄之。右副將軍馳鉄騎擣其中堅，下流之師表裏合擊，遂大破，擒達里麻，俘其衆以萬計。友德縱之歸農，謹聲聞遠邇。友德遂自率衆數萬，擣烏撒，而遣兩將軍趨雲南，梁王走死，雲南平。兩將軍遣

卷四

七

侯曹震等分道徇郡邑之未下者友德兵已抵烏撒欲通

胡海洋兵循格孤山而南諸蠻皆遁遂城烏撒工甫集蠻

復大至友德故持重不戰以老之士踴躍思奮乃前為陳

蠻糜集友德鼓士騰赴遂大破其衆斬首三千餘級蠻遁

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

蒙叅部俱請降威楚曲靖中慶激江武定及諸路亦降左

副將軍藍玉等復進兵下大理虜其帥段世分兵取鶴慶

略麗江蕩金齒俄而烏撒諸蠻復叛友德討之斬首三萬

餘獲馬牛羊十餘萬縱兵搜山谷以脫者其強首鬻翠亦

降雲南悉降特 上前後下 聖書友德等凡數十懸斷

萬里外委曲中款友德等所以奉行不敢爽諸因土俗定

租賦興學校瘞賊骨廣屯田遠邇畏悅以是遂大定乃

詔友德玉等還京而右副將軍英以教萬衆留填之友德

入見所以宴勞有加進封穎國公食祿歲三千石予誥及

鐵券子孫世襲錫錦綺帛二十表裏鈔百錠再賜米千五

百石以 皇女歸其子忠尋以征虜左副將軍同大將軍

勝北襲虜將納哈出於金山盡降其衆大將軍以譴召歸

留友德撫降虜尋亦召還率辰沅貴州諸衛兵討平廣西

之韃靼反者東川蠻復叛據烏蠻山道路友德復以征南

將軍率諸軍往討之且討越州之叛酋阿資道築平夷千

戶所進擊阿資破之斬首千餘級阿資請降遂平平越諸

叛苗 詔還軍駐沅州尋召還京為征虜前將軍率副將

軍趙庸曹興王弼孫恪等赴北平練卒從 燕王出古北

口襲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等降之悉收其部落駝

馬輜重 詔友德以諸降將還朝尋命侯信國公和例還

鄉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 文綺三十疋綾

十疋加賜鈔五百錠給兵百二十人為衛再以征虜將軍

率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等於淮北山東北平諸屬衛

選練精卒備邊賜白金三百兩鈔二百錠尋從 燕王捕

諸番將阿失里等復命同宋公勝涼公玉往陝西練將士

未久召還嘗請懷遠田千畝 上曰爾不聞公儀休事耶

祿賜不薄矣而復侵民利何居友德慚而退復出理山西

諸衛兵已副宋國公總山西河南兵馬屯田公侯在事者

悉聽節制還進兼太子太師尋復與宋公勝往北平山西

備邊聽宋燕二王節制自藍玉敗友德與宋公相繼暴卒

子孫不得襲封云

贊曰當時特重善將將無如中山王至嗜鳴跳盪獨開平

玉而友德差次之稱二虎將開平死大封之後友德始益

展而有方面勳取巴蜀定滇筭其睚眦蓋庶幾中山矣後

及德公者為涼公藍玉其職功亞友德至 上寵任之友

德弗如也然卒以謀反歟

涼國藍公

藍玉者鳳陽定遠人開平王之婦弟也長身頰面有勇略從開平王之麾下每戰先登陷陣所當無前開平王數稱於高帝帝亦以王故寵異之初授管軍鎮撫進武德衛千戶改親軍千戶累轉武德衛指揮使皆自積戰功超為都督僉事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討西番擒其酋喫脖子兩斬以千計獲馬二萬餘疋牛羊十餘萬還封永昌侯久之以征南左副將軍同穎川侯討雲南轉戰平之增祿五百石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宋國公襲金山納哈出降之

卷四

三十三

併降其衆十餘萬遂即軍中拜征虜大將軍代宋國公踰年謀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兒海率勁騎十餘萬自慶州間道襲之用定遠侯王弼謀戒諸軍皆穴地而慶毋使見烟火距其營八十里遂直前薄之虜方整衆北行不虞我軍至大驚其太尉蠻子輕來逆破而修之衆遂潰皆請降虜主與其太子天保奴丞相失烈門知院捏怯等數十騎遁去玉遣精騎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后妃公主百三十餘人吳王朶兒只等將相官校三千人男女七萬七千餘口馬四萬七千疋駝四千八百頭牛羊十餘萬車二千餘輛并得其傳國璽寶王金印聚其鎧仗而焚之復

破降其太師哈剌章獲將士萬五千八百人馬駝四萬八千餘疋提聞上大悅使使齎勅諭玉比之衛青李靖玉傲而淫私元主后事露后自縊死凱旋上特賜玉白金

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疋然猶面責數之擬封梁國公噉嗜且久乃改封涼國公而錫其過於鐵券尋討平散毛喇擒土酋刺慈等萬餘人置大水田千戶所進平施南忠建二宜撫司板蠻還置歲祿五百石賜鈔千錠尋詔還鄉賜金帛給兵如穎國公尋與魏曹二公措置陝西遼事至蘭州墜馬微傷上手詔慰勞之比于中山開平二王尋召還賜米千五百石後出理蘭州莊浪等七衛兵玉

卷四

三十四

追捕逃寇祁者孫遂略西番罕東之地玉兵入罕東欲大掠番衆皆遠遁而會獨故降將月魯帖木兒反使玉移師討之至則裨將懼能等已大破其衆月魯帖木兒走相與玉以計誘縛其父子送京師斬之而盡降其餘黨便宜請增設諸衛且請籍民人為兵上報設諸衛而不許籍民遂班師定東宮官屬玉兼太子太傅意不樂居宋頡二公下詔曰我乃不堪太師邪玉故詩上龍多蓄莊奴假子數千人常占東昌民田民訟之吏更為置獄玉執御史管而逐之度喜峰關關吏以夜不閉緝玉大怒縱兵毀關入上聞之不善也玉謂其奏請不盡實是而謂所

上疑我矣遂謀反爲錦衣指揮蔣璠所告獄具磔於市夷三族榜其狀示天下王之誅徹矣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黨謀反者可二萬人勝友德用材武且名位極雖不入蜚語亦皆不良死又四年而上崩燕師稱靖難宿將皆盡無與抗者

李贄曰我聖祖起濬陽入建業定江南以至定山東定河南北九十有餘歲始即帝位及即位又享國三十有一年此蓋上帝之所篤生天固縱之使多歷年所以福壽我黎民原非漢唐宋首創諸君假仁義以行者之所得比也並時唯湯信國壽躋七十餘俱不及則至于

卷四

三五

靖難之世又安得有故將乎未可遽以是而遂爲不惜才者之憾吾以爲最惜才者當無如我明太祖矣

鄆國宋忠順公

公名晟定遠人父朝用兄國典皆起定遠田間朝用官至右都督國典總管戰歿南臺公嗣兄官克徽寧征關陝三鎮涼州進官督府洪武二十三年克總兵官征破哈密哈密者虜所城也公誅其偽王子別列怯等三十餘人獲虜衆千三百人金甲一銀印二所得馬牛羊咸給將士又明年征罕東西番誅擒七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班師二十七年調中府克副總兵討遼東邊寇戰勝

溫江大捷明年平廣西幟諸寨又明年總羽林八軍平伍開龍里十三洞三十一年率師城萬全諸衛還京建文元年以公久居涼州著威信回番畏服充總兵官鎮河西靖難後來朝進左都督充平羌將軍復鎮永樂三年諭降虜酋把都帖木兒倫篤兒灰遣使持節即軍中封西寧侯食祿千一百石世指揮使留鎮未幾卒贈鄆國公諡忠順

熙朝名臣實錄卷五

建文名臣紀事 株陵 焦 竑 輯

文皇即位之歲八月得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命解縉等檢閱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覽其詞涉于犯者悉焚不問建文四年十一月都御史陳瑛請治建文諸成事臣文皇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爾勿問又曰諸臣盡忠於太祖故盡忠於建文但惡其導誘建文變亂成法耳永樂十一年正月勅法司解建文諸臣禁令十四年論法司奸惡齊黃等遠親未拏者悉宥之來告者勿理

卷五

二十一年十一月劄諭禮部尚書呂震盡赦諸成義家於是稍稍有言建文時事者諸成義家人亦稍復還廬里吉水人許錢習禮為練子寧姻戚為營家所持習禮惶急楊榮為白於上上欣然曰使練子寧在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

仁宗即位之歲十一月劄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並宥為民給還田土洪熙元年 仁宗撰 長陵碑文稱建文雖追廢猶書其沒曰崩當其在位猶尊之曰朝廷又諭羣臣曰若方孝孺

皆忠臣詔從寬典於是天下始敢稱孝孺諸成義者為忠臣云

睿皇復辟之年釋建庶人吳庶人繫令自便吏部侍郎楊守陳曰國可滅史不可滅我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靖難後史臣不紀建文事遂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湮沒不傳及今采輯尚可補國史之缺草奏欲上以病不果南京吏部侍郎儲備曰方正學一時諸公必不可泯又曰永樂初節行之士尤覓志尚所在某不自揆念其忠於所事嘗欲蒐其遺事稍發其積

卷五

弘治中台人繆恭學古行高晚年走京師上六事其一紀絕屬請封建庶人後為王奉祀懿文太子通政司官見奏奏大駭罵恭學子何為自速成繁恭兵馬司獄劾上待命賴 敬皇明聖詔勿罪放恭還鄉弘治中給事中金谿吳世忠請表祠方孝孺周是修練子學黃子澄鄒瑾魏冕顏伯璉齊太諸成義者

嘉靖十四年給事中雲南楊傑請表揚建文諸忠臣下禮部議議未上上因召對禮官問曰昨給事中言建文諸臣事云何夏言對曰諸臣誤君亂國先朝誅殛豈宜褒錄上色變曰言官得無誦朕言對曰言官本書生初入仕聞

又皇帝答曹國公李景隆書

覽書知無恙甚喜，但謂何其虛誕矯飾而矜高誇大也。夫言貴以誠，事貴論理，誠斯無往不孚，理斯無往不服。予

太祖高皇帝之子汝

太祖高皇帝之甥至親也，吾所為是非曲直，上有

天地有

宗廟神明照鑒之下，有羣臣有一國軍民共見之，而至親

乃不見不知可乎？大抵今日之事為權奸之勢所脅，雖

天子尚在其掌握，凡是非邪正瞭然明白者，皆移易變置

卷五

四

以眩惑之自

天子以下唯其言之聽，生殺予奪唯其所惡欲，予素不能

諛事權奸，故今日必欲見害雖

天子不能不從之，爾亦不免為所驅迫者，屈於其勢而已

之力不足也。若汝之心彼固不能迫而昏之也，今反覆

來書是汝心亦為所昏乎？何其虛誕矯飾而無誠，矜高

誇大而無理，欺權奸所指予罪凡六，其六事皆予遵承

祖訓而行

皇考之世者何圖？今日反以為罪乎？其一謂第二子高煦

擅管驛吏是其過矣，而遂指為父之不軌，其亦可以服

人心乎？其一謂予招納異人術士，此尤是茫無聲影，凌虛駕誕之說。

天地鬼神，其可欺乎？以此而輒加極惡大罪，勢壓威迫，將

戕其一家，權奸所為，券刃如此，故自救之計不容已也。

爾今言息兵，罔上合

天心，下合人心，矣。然當明兵禍實始於誰，明其所始而一

言以弭之，孰不忻願？凡事有本有末，為之必自其本，庶

幾可成。今權奸肇兵禍之本也，誠欲弭兵，必自去權奸

始，權奸去則

朝廷清明，上下之情通，斯兵不待言而自弭矣。汝不思此

卷五

五

而但盛稱謀臣之精，勇士之衆，車馬之富，強倣自矜大，

以為太山壓雞子之勢，此固權奸所恃以肇禍者，而汝

亦同之，汝亦愚矣。夫區區北平一隅之衆，不足以當天

下之力，三尺童子知其然也。然行師必以忠為勇，以義

為壯，有以衆而勝者，亦有恃衆而覆，好驕而敗者，初不

係人之衆寡，力之強弱也。況今天下謀臣勇將素受

皇考之恩，而今嫉權奸之跋扈，憫

宗室之無辜，所在有之，故臨戰之際，劍戈來歸，已數萬

人，雖却之不納，遣之不去，助謀効力，翕然同心，吾何足

以得此哉？蓋忠義之心，人人所同，則汝所嗾然

上矜

一大者又豈可終恃乎此蓋因汝誇誣聊爲言之然不足深辨但當推誠以明今日之事理夫吾所欲去者權奸臣齊泰黃子澄等輩耳去之而使綱紀政令一出於天子朝廷清肅

宗社莫安悉復

皇考之舊仰歸守藩屏承祇臣職非敢萌分毫踰分之望一此吾之誠心也如固既權奸不去禍本而唯欲散吾之衆竄獨吾心所不能從將士忠義之憤其肯從乎懇懇之心唯在如此前嘗兩奏書于朝放懇中惘悉不賜答此必奸臣慮非已利邀截蔽匿不以上聞今備錄往汝

卷五

木

觀之如汝不惑于權奸之所迫而能篤念我

皇考之大德

宗社之大計以及予至親之誼則以密聞於

朝廷達予之誠於上聽上處之若汝唯知有好臣不復他念即無益之書繼今宜絕遂以兵刃兄加予亦不得以辭避矣

李贄曰此一封回書足當百萬雄兵猛將矣靖難師聞之磨拳擦掌景隆師聞之聞日搔頭有血性者覽此自知敵裏有人不戰遂屈也此必姚恭靖爲之仇人未必能謙

遜國名臣記序

李贄曰遜國臣記首方黃見遜國之事所由以成次張昂見靖難之師所由以起故以此二項人爲卷之一第二卷首徐輝祖首協殷是誠遜國之名臣也若文職其人最堪托者則鐵尚書鉉等其言皆堪采者則紀善周是修修撰王叔英給事黃鉞御史韓師尹昌隆參軍高嶽等而其中最得力終始與遜國同難則有編修程濟在故以尚書侍郎九卿翰林諸文臣爲第三卷科道爲第四卷布按二司并府縣州佐雜流教官生員舉人衛卒等爲第五卷有名無官有官無名及官名俱泯恍恍忽忽莫可推尋若轉輪藏頂一束書若四川補鍋匠等爲第六卷而以吳亮狗餽子鷺爲第七卷終焉嗚呼爲臣不易讀之真令人心寒矣姚恭靖所謂讀書種絕不其然乎

卷五

七

卷次尋改定



遼國名臣

兵部尚書齊公

齊泰深水人初名德賜名泰洪武二十年鄉貢明年舉進士歷禮兵部主事三十年陞兵部左侍郎明年進本部尚書上嘗召太問邊將姓名太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太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上大奇太是年閏五月受顧命輔皇太孫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地嫌勢逼詔諸王歸邸中毋奔喪王國所在吏民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不說謂此齊猶晉陳問我也嘗使北平賄太太受

歸請為兵費上益倚重太文皇時自燕邸入臨至淮安太言上急出勅符勒歸國又與太常卿黃子澄建策凡親王有罪國輒除建文元年靖難兵起太專主籌畫命將出師上日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柔翰詔問外事一付太太遂移易指斥削屬籍改難之太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故靖難兵遂以誅太為名上疏請發奸臣齊太黃子澄等與臣訊究陛下即不發臣必不休兵且抵京赤地千里時尚遣諸王督監諸軍太以谷王穗漏師慮遼寧二王近燕為變皆召還遼王至寧王竟不至二年靖難兵日進逼淮泗乃假謫太與澄言求解兵遣李

景隆致書於燕謂齊黃屏窺遼荒可息兵歸藩不聽進兵

蓋急尋召太未及還金川門開建文遜去太追至廣德

欲往他郡起兵興復竟被執見文皇外之從兄弟敬宗

等皆戚叔時承陽彥等謫戍兒甫六歲給配赦還其子

孫猶存故居為舖舍人猶稱尚書舖仁宗為長陵神

功聖德碑述建文焚崩喪以天子禮臣僚非其罪者咸復

之於是太等宗黨皆得赦給還田土且飛天下毋得以奸

黨相告許云嘉靖中知縣謝廷龍為祠祀太嘉靖乙酉尚

書鄭曉至深水造太祠見其五世孫光祿即六歲兒之後

也

卷五

李贄曰齊太等四傑所謂功之首而罪之魁也罪之魁滅建文功之首聿興我成祖

太常卿黃公

太常卿黃子澄名混以字行江西分宜人少受易歐陽貞書周與學春秋梁寅有文行賀盛名洪武十七年貢入太學明年進士舉禮部第一授翰林編修陞修撰伴讀東宮累官至太常卿建文為太孫時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强卒底亡滅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喜呼子澄黃

先生 太孫即位，倚任子澄，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應曰：不敢。遂出，與齊太議，刺奪諸王兵權。未幾，周王得罪，建文書諭文皇。文皇為曲解，子澄曰：燕周同母兄弟，燕王出塞有功，威名日盛，不併去燕，後難圖。於是出兵，開平諸鎮，及更置北平守臣，伺府中事。日急，靖難兵遂起。及耿炳文諸將相繼敗北，建文召問子澄，對曰：勝負兵家常事，今天下富盛，兵強食足，區區一隅，豈能當天下全力，聚兵五十萬，四而並進，且夕且成擒。子澄遂薦李景隆為大將，代炳文。景隆尤昏懦，忌刻，戰輒敗。棄其帥，通召還涼，又赦不誅。子澄慟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

卷五

心不亟誅，何以厲將士。練子寧亦執景隆於朝，且哭且數請誅之，皆不聽。江淮諸將連敗，子澄拊膺慟哭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成不足贖誤國之罪。靖難兵至淮上，建文不得已，遜子澄，且密使募兵，而以寬齊黃使告。燕文皇曰：此緩我也。請悉召吳傑、平安、盛庸、師還，即已。金川門失守，文皇執子澄，責問不服，族其家。一子走易，姓名田經，遇赦家湖廣咸寧。正德辛巳，進士黃表其後也。  
御史大夫練公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父伯尚，洪武間為起居注，直言忤旨，出為廣德州同知。遷臨汀鎮。

安二府通判，子寧初從鄉長者竹庄先生游，命賦水竹居詩，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響龍長」之句。竹庄大異之，稍長，與金少保、勿孜、相友善，謂之曰：異日子必為良臣。我必為忠臣。洪武甲子，領鄉薦。明年廷對，言近日朝廷用人，徇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過輒戮，非育才用人之道。劄切不顧忌諱。上親推第二，授翰林修撰。未幾，丁內艱，服闋，復除翰林。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即位，改吏部，與蹇義為左右侍郎。又改御史大夫李景隆奸邪，懷異志，屢敗。召還子寧，執景隆于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

卷五

靖難兵既渡淮，靖江府直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詆二人于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詆者愧而止。文皇即位，縛子寧至，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遠戍邊者百五十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以未及逮為鄉人所持，怕懷不安，以告楊榮。榮乘間以聞。文皇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同當用之。况習禮乎。子寧所著詩文，名金川玉屑集。正德中，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為金川書院祠子寧，刊其集行于世。

文學博士方公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州寧海人父克勤國初守濟寧有惠政孝孺自幼精敏絕倫製辟烟烟日讀書積寸為文雄邁深醇鄉人呼為小韓子長從宋濂游宋門下多名士孝孺一旦遂出其上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也恒以明王道關異端為己任故世咸以為程朱復出洪武十五年以吳沉揭傒薦召見上喜其舉止端正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且遣還鄉會仇家得罪詞連孝孺籍其家械送闕下上識孝孺名特賜開釋令奉祖母聖妻子還二十五年又以薦召至上曰今非用孝孺時

卷五

十一

稍擢漢中府學教授孝孺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為世子師孝孺每見王必陳說道德講經論文無虛日王甚喜為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皇太孫即位廷臣交薦召為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凡將相大政議輒咨孝孺上好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座前此答孝孺嘗作書事詩曰斧戾臨軒几硯間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又携得香烟兩袖還又曰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欄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時大召名儒修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為總裁比定官制改文

學博士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孝孺手建文遜去

文皇以姚廣孝言召用孝孺不肯屈繫獄一日遣人曉諭再三終不從又召草詔及見悲慟徹殿陛上降榻勞曰先生無自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歟孝孺曰成王不在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又曰先生無過勞苦此朕家事耳置之左右授筆札日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云云投筆于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成即成詔不可草文皇大怒命磔諸市降臨為絕命詞曰天降亂離今孰知其由奸臣得計今謀

卷五

十三

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鄭先自經厥宗族坐歿者八百七十三人孝孺初被薦時王叔英與書以時措之宜為言孝孺亦然之及侍上輒慕古王政即欲見諸行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效其文章四方夷裔得一字寶於金壁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其餘諸書逸不傳洪熙初仁廟嘗謂羣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詔奸臣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赦還鄉者因立祠堂祀孝孺成化初遺文始行或曰錄孝孺家時得魏典史澤周旋裁其幼子以故孝孺尚有後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

一葉是君恩也。孝孺歿節後，至今百六十年，人皆歷歷能言。雖人人殊，其成仁取義之衷，靡懈斷然，不可泯滅。而同時文學柄用之臣，際會功名，史有別書，以故魏惠安公澤哀江南詞有曰：「後來奸佞，巧言日粉飾，扣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澤字彥恩，應天人為刑部尚書，謫海寧。

李 曰：太祖初見孝孺，喜其舉止端整，曰：「此壯士當老其材，且勅還家，既十年，又以薦得召。」此本是用孝孺時嗚呼我。太祖豈但具有天眼，蓋真具正法眼矣。然唯太祖乃能用孝孺，使孝孺得用於太祖之時，則孝孺便成得一箇好良臣，唯用於建文，故遂成一

卷五

十四

忠臣以歿耳。嗚呼悲哉！雖然，才者材也，材於春夏則長，養材於霜雪則摧殘，人但知摧殘之易，而不知長養之亦易也。我太祖以神武定天下，非不時時招賢納士，而一不當則斥一得罪則誅，蓋霜雪之用多，而摧殘之意亦其不少。建文繼之，專一煦以陽春，而考程輩又為太祖所留之人材，長養成就，日致亨通，拔茅連茹，隨榮並進，是以四年之內，皆成節義之臣耳。故曰：四方風動，夫以孝孺為之風，雖姚恭靖以一好殺之和尚，亦深勸文皇帝以勿殺何者？一殺孝孺，則後來讀書者遂無種也。無種則忠義人材豈復更生乎？故建文之時

成難之臣，若此其盛者，以有孝孺風之連茹拔之，而建文復以春溫煦之耳。然在建文，但可謂能長養成難之人材，而不可謂能長養輔弼之人材也。使建文果能長養輔弼之人材，則何難可成乎？我成祖又安能成一統之大業乎。

張葛湯余四公

張葛湯州人，洪武中舉，人才累官刑部左侍郎，建文即位，諸大臣言藩王相繼變，告藩國所在，宜簡精強謀略，有威望者為守臣，彈壓。葛山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貴並受密命，未幾詔讓文皇，葛貴遂集兵部署守王城。文皇亦

卷五

十五

稱疾不出，長史葛誠謂葛王無恙，葛不信，張玉朱能請文皇起兵。文皇曰：「葛貴已先發，非計擒二人不可。」建文元年七月六日，會朝廷遣人逮府中官校。文皇盡縛官校置廷中，召葛貴入，與械去。葛以文皇見兵大集，窘不得已，縛府中人獻朝廷，不妄防守，遂解二人入至端禮門內，伏兵起，縛二人。文皇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為？爾輩所迫耳。」葛不屈，成屍得還葬。葛初至北平，以吏李友直機警，可寄心腹，令調府中事。友直輒先事泄，葛謀以故府中得為備。葛友直遂得為北平參議，靖難後，族葛家，焚殺近戚。程亨輩疎遠及里人並戍邊，一子得避脫。文皇嘗夢

鬪被髮為屬，出焚其尸，面色如生。鬪家上滾墳在水南，正德十五年知州馬汝驥立祠祀鬪。汝驥有行誼，官至禮部侍郎，諡文簡。

葛誠未詳何許人，為燕府長史。文皇稱病，暑月圍火，輒言寒，三司官人問疾，誠密告鬪。王非疾，以不得上心，故誠又密疏聞上，會燕人奏事京師，遂執下獄，得密謀踪跡，即發符逮府官校，又令貴屬發兵內應，盡傳錄。王府人

文皇大恨，殺誠族其家。湯宗未詳何許人，為北平按察僉事，上言北平按察使陳瑛密受王府金錢，有異謀，逮瑛謫廣西靖難後，瑛召還

院窮治，建文諸臣多坐夷滅，恨宗亦論死。

余逢辰字彥章，宣城人為燕府教授，陞伴讀，靖難兵未起，逢辰頗聞其謀，遺書戒其子，自必死，起兵時逢辰泣諫，死之。

魏國徐公

魏國公徐輝祖，中山王長子也，初名允恭。太祖賜名輝祖，身長八尺五寸，洪武二十一年嗣魏國公，二十六年

遣諭北平防胡，明年練浙江海上兵，勞優。二十九年會禮部翰林院試國子師生，第優劣，移吏部錄用，輝祖常侍

懿文太子學，通經書大義，從詹希元學書，善書大字，戊寅

閏五月，建文即位，特見信任。八月，兼太子太傅，靖難兵起，與齊黃盧振張昂葛誠通謀，議督諸兵北進，靖難兵至江上，輝祖及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將士往往離散，不肯向敵，遂還京。文皇即位，勒罷尋幽繫，永樂五年卒，年四十。上曰：輝祖與齊太輩罪同，宜論死。朕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曲赦輝祖，今病歿，中山王不可無後，令輝祖子嗣魏國公，通給中山王歿後祿，輝祖長子釋迦保見上，賜名欽，中山王四子次添福，次增壽，次膺緒，長女文

皇后次代王妃，次安王妃，增壽素通款于北平，壬午秋，靖

難兵入金川門，建文手刃增壽於左順門廡下，永樂二年

贈定國公子景昌嗣初，燕王以太祖小祥，遣世子及

二弟往行禮，世子兄弟三人皆魏國公徐輝祖之甥，輝祖

察高煦異常，欲帝留之，密奏曰：臣觀三甥中，獨高煦勇悍

無賴，自倚騎射，非唯不忠，抑且叛父，他日必為大患。帝

以輝祖弟都督增壽與驛馬王寧皆力為庇護，乃遣歸國，

頒行高煦竊入輝祖廐中，取其良馬馳去。

陳建曰：齊眉山之戰，輝祖帥師接何福，斬其蔚州衛千

戶李斌等十餘人，斌于北軍中，最號雄勇，於是北兵退

走，還營，掘塹以自固，是時南軍再捷，北將皆懼，議欲旋師，未能獨斥之口，漢高十戰九敗，終有天下，殿下自

起兵以來克捷多矣一挫而歸寧能北而事人邪會京

師傳言 燕王已歸建文謂京師不可無兵乃召輝祖

還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夫兩敵相持貴進忌退朱

能勸而輝祖召還南北成敗之機決矣

又曰增壽之歿 上痛悼不已故即位首奠封之尋進

爵定國公子孫世襲一門兩公與國並世 木朝武弁

鮮有其儔

又曰 文皇即位武臣無一人不歸附唯輝祖不屈

上親見問輝祖不出一語始終無推誠意 文皇大怒

亦輝祖于獄法司追取供招輝祖操筆唯書其父開國

功勞子孫免死而已 上雖甚怒終以元勳國舅欲誅

輒止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革其祿米

世貞曰當 文皇之起兵而徐公其妃弟也公舍而

恬然應死一何次也於建文為純臣於中山王為令子

矣故 文皇以公之志而弗奪其爵以報中山王

李禿翁曰徐輝祖獨處嫌疑之地時事之極難者一心

王室不唯建文終始委任在朝諸臣亦真心信之矣既

見 文皇絕口不問一語唯到法司逼取供招書中山

王功勞子孫免死數字而已彼其絕無乞憐之意推戴

之詞雖成且不復顧又何有於世祿之隆崇乎吾以為

輝祖可敬也

駙馬都尉梅公

梅殷河南夏邑人汝南侯思烈從子洪武十一年尚寧國

公主為駙馬都尉恭謹有謀能騎射諸駙馬中 高皇尤

愛殷嘗受密命輔建文靖難兵起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

悉心防禦 文皇假道殷割使人耳鼻口授詞答 文皇

曰留汝口與殷下言君父恩義 文皇竟不得道淮安乃

渡泗水破肝胎出六合至京師 帝位殷尚擁重兵淮

上 上迫公主招殷公主嚙指血為書遣中使達殷殷得

書慟哭詢 建文所在中使曰去矣殷曰君存與存君亡

與亡吾姑恐俟之乃還京見 上上曰駙馬勞苦口勞而

無功永樂二年冬都御史陳瑛言殷招索亡命私匿胡人

與女秀才劉氏朋邪呪詛幾得罪明年冬入朝殷仇家都

督譚深指揮趙曠令人拊殷或言僑丁職譚殷自投水死

都督許成發其事 上怒罪深賊二人對曰此 上命也

奈何殺臣 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謚

殷榮定初公主謂 上殺殷奉衣大哭問駙馬所在 上

笑曰為公主踪跡賊無自苦公主謹護二子順昌景福

上以順昌為中府都督景福指揮旗手衛僉事賜手書二

甥曰朕不念爾母爾安得至今日二甥後改孝陵衛指揮

使宣德中與世襲孫純舉進士為中都副留守或曰公主嘗遣書阻靖難兵 文皇不答兵至淮北與公主書言典師不得已故令遷居太平門外勿懼兵禍公主亦不答公主 高皇后長女后二女次適歐陽倫倫犯茶馬禁灰

陳建曰殷有才智 太祖最眷注臨崩皇太孫與殷侍側太祖首嗚太孫曰 燕王不可忽次謂殷曰汝老成忠信可托幼主乃出誓詔及遣詔授之曰敢有違天者汝其為朕伐之至是靖難兵漸南逼 建文乃令召募淮南民兵合軍士號四十萬以殷統臨淮上扼燕師 燕王遣殷書以進香至金陵為辭殷答曰進香 皇考有禁遵者為孝

卷五

不遵者為不孝 王大怒復書言今典兵以誅君側之惡天命所歸實非人能所阻殷割使者耳鼻不復報書口授數語曰留汝口回去說知其詞甚峻

都指揮謝公等二十七人 附有名者三人不可考者百餘人

都指揮謝貴未詳始所自起建文即位兵部尚書齊太薦貴智勇以為北平都指揮使俾視藩府令其練兵即有變先發後聞已卯六月貴部置北平七衛兵布城中通上城盡柵端禮四門 文皇計先擒貴貴灰兵盡散

都指揮彭二亦未詳始所自起建文初為北平都指揮有威名靖難兵起殺謝貴二急跨馬大呼市中集兵得千餘

人欲入端禮門 文皇遣健卒麗來與丁勝格殺二北平都指揮使馬宣靖難兵起殺張昂謝貴宣巷戰不勝東走薊州起兵西逆戰不利退守薊州出城再戰又敗被執馬不絕口灰

北平行都司都指揮朱鑑守大寧靖難兵至諸將陳亨房寬皆降鑑力戰不支被縛馬不絕口灰 文皇檄中所謂萬段凌遲處灰者即鑑也

大寧大將卜萬謀勇自負效灰無恨每戰輒先登靖難兵畏萬萬部將陳亨欲降燕畏萬不敢發 文皇貽萬書盛稱萬極詆毀亨縶縛亨密召所獲大寧卒解縛厚賞之置

卷五

三

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怪問守者曰彼何為得此守者曰遣歸通密書于卜都司卒跪告守者曰我得偕行請惟命無庸賞我守者為請得俱遣竟不得賞不得賞者至即亨事劉貞陳亨搜卒衣得與萬書遂疑萬執下獄藉其家其間吳高亦預此未幾亨竟降貞遁遼東大寧相繼不守矣今寧陽侯者即亨後也

都督廖鏞巢人祖承忠以開闢功封德慶侯父權嗣封鏞以適子任散騎舍人歷官至都督靖難後 上以廖侯兩子鏞與銘嘗授學方孝孺今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兩子復命 上怒令軍校收孝孺孝孺被

衰經至闕下大哭。上益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耳，刑之聚寶門外。凡七日，罵聲不絕。廖兩子拾遺骸葬聚寶門外山上。甫畢，廖氏亦見收，兩子遂逃去。永樂元年四月，錦承鎮撫司奏獲鏞銘送刑部論死。鏞弟鉞及從父淮安指揮僉事俱謫戍邊。鏞母王長女也，并銘女送浣衣局。都督孫岳建文中充鳳陽守將，靖難兵起，大修戰守器械，撤寺材為戰艦樓櫓，屯駐淮西，水陸有備。靖難兵竟從下流渡淮，至鳳陽，門不守，岳猶堅守中，都永樂元年法司劾岳建至京，岳安置海南。

卷五

十一

隆為裨將，戰敗白溝河，諸將皆狼狽走，能父子獨力戰，死。精兵萬餘人皆死，或曰能通之子。

錦衣衛指揮使宋忠，智勇有名，洪武二十九年，百戶有論死者，非其罪也，忠疏救百戶御史劾忠。上曰：忠率直無隱，為人請命，何罪為？并宥百戶戍邊。建文元年三月，勅忠以都指揮總邊兵三萬屯開平，盡簡燕府護衛壯士從忠聽忠節制。北平有永清左右衛，左調屯彰德，右屯順德，都督徐凱屯臨清，耿璣屯山海，與忠相犄角。約北平潘關張昇謝貴長史葛誠為內應。文皇殺昇貴，誠起兵，忠率兵三萬至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文皇曰：忠擁兵懷

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擊之，遂率精兵八千卷甲倍道趨懷來，獲諜言忠謂諸將士家在北平者並為燕府誅滅，盡努力復家誓報國恩。文皇急令其家人張故旗幟為先鋒呼其父兄子弟相問勞家無恙，輒喜罵宋都督欺我，倒戈走忠，倉卒列陣未成。文皇一麾渡河，大戰敗奔入城，被執，死。子謙鎮南衛指揮使靖難後謫戍邊，年十六賜死。

卷五

十三

北平都指揮使余瑛與謝貴密謀不遂，貴死，瑛走居庸關。宋忠承制令瑛守關，瑛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文皇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我得此可無北顧憂。若據此，將我背，宜急取，緩則增兵，縶守，後難圖矣。令指揮徐安、鍾祥千戶徐祥等擊瑛，瑛且守且戰，援兵不至，棄關走懷來，依忠。忠兵又敗，同被執，不屈死。

北平都指揮彭聚與孫太副宋忠守懷來，忠敗，聚力戰，死。當是時，諸將校為靖難兵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發憤死，大半不可考矣。

都指揮使孫太從宋忠戰懷來，先登，頗有斬獲，靖難兵擇善射者，並射太中矢流血，被甲慷慨，裹血力戰，奮呼陷陣死。

都指揮莊得建文初，隸宋忠麾下，懷來之敗，僅得一軍獨



全盛庸戰夾河得力戰助庸斬澤潤已而靖難兵助騎乘  
募掩擊得力戰歿

江西都指揮使陳質建文初充將守大同陞中府都督  
同知靖難兵出懷來質以西師助宋忠忠敗退守大同靖  
難後被執不屈歿

都指揮楚智曉將也從齊國公統騎卒遇靖難兵輒奮力  
戰夾河之役被執不屈歿

都指揮張兒旗者不知其名力挽千斤每戰靖難兵輒揮  
皂旗先登軍中呼為皂旗張轉戰山東屢有俘馘至夾河  
力戰歿猶執皂旗不仆北軍皆異之

卷五

廿四

指揮王資有膂力善騎射靈壁之役率步卒護軍餉諸將  
兵敗輜重芻糧委棄狼藉不能獨完遂被執遣還京走鳳  
陽從徐知府防禦靖難後追罪廢歿

揚州衛世指揮崇剛靖難兵起剛練兵繕濟賊濠御史王  
彬倚任之兵至專以城守事屬剛晝夜不解甲同列懷武  
心者忌剛畏彬不敢發及彬被執為徐政所縛張木又素  
不喜剛剛亦不屈而歿

指揮趙諒鄂國公外孫其母與孝康皇后兄弟也壯勇  
知兵建文元年以諒為留守右衛指揮僉事信任之諒能  
效職無私交未逾月靖難兵起諒時奉密命往來諸將

軍中督察王午秋常宗人並得罪諒亦生憂憂懼卒

指揮宋瑄鄂國忠順公晟子也靈璧之戰披甲躍馬先登  
斬首數級已而諸將兵敗瑄猶格鬪力屈歿靖難後晟功

名大著封西寧侯卒永樂六年兵部上侯諸子孫名乞嗣  
封瑄子本晨長孫宜嗣上惡瑄令瑄弟琥嗣侯琥向安

成公主琥弟瑛尚咸寧公主琥罪廢瑛嗣侯瑛沒於土木  
指揮張倫勇悍負氣常喜觀古忠義事建文元年薊州衛

官起兵攻北平不克歿倫聞之發憤合兩衛官各率其兵  
南奔結盟報國初從景隆已而從盛庸有功靖難後歿

卷五

二十五

薊州衛鎮撫曾潛同馬宜守州城靖難兵攻之不能下招  
之降不肯出兵力戰兵敗為張玉所執不屈歿

衛鎮撫楊本中牟人或曰處州人初為太學生精於道法  
建文元年募才略之士本應募兵部試授錦衣衛鎮撫時

吳王撫軍觀兵及分將臺見大水森茫平階一軍皆不見  
本曰此水道也及帥師北向本常持一鐵棒重二十斤臨

陣馳突北軍披靡不敢前進破之景隆忌本不上其功已  
而本約日出戰諸軍為後繼景隆謂諸將曰今日譬之一

國瓜我輩種得無乃被別人採去邪竟擁兵不救本上疏  
略曰刑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於盡忠

忘君虐民者不可以不懲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

督袁宇與耿炳文喪軍士二十萬於燕地 皇上憐其為

太祖故舊不忍加刑又曹國公李景隆四月進兵喪失兵

馬無限 皇上責問乃歸罪羣下乞假臣為大總兵用能

官一員召募義勇招撫軍伍凡先鋒參謀軍政稽考等官

臣當自保舉仍特命親王為監軍疾馳燕師則可免生民

於塗炭奠宗社於泰山矣本遂師孤軍獨出被擒繫北平

獄後 文皇攻濟南夫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動搖索

本殺之 文皇大怒曰本有才略予且欲川本奈何殺之

本頭後無髮力戰有功而爵賞不及

燕山左護衛千戶倪諒上變告府中事府中官旗盡逮詔

卷五

廿六

獄干諒周鐸皆伏誅沒產壯者戍瘴鄉幼者刺離間親王

字充錦衣鞍轡局幼軍靖難後諒歿之

所鎮撫周拱元湖廣沅州人少讀兵書出入辰沅嶺中相

交易蠻人信之建文元年應募入京試騎射答策授錦衣

所鎮撫軍前差遣占候輒中主將令引步兵防備舟靖難

後歿

兵部尚書鐵公

鐵鉉鄧州人洪武中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事

奏對詳明 上喜賜字鼎石藩府坐法刑官久拘不能奏

常 上屬鉉立決 上益喜凡兩法司疑獄盡屬鉉未幾

陞山東參政建文二年李景隆駐德州鉉督餉飛芻挽粟

水陸並進軍興不乏五月靖難兵圍濟南甚急鉉暨徐將

軍盛統兵高僉憲宋參軍張都統王太守王府校等悉力

防禦令軍民詐降開城門候 文皇入急下鐵板幾中比

出戰令軍士噪罵 文皇怒攻至秋七月不能克舍

之南去宋參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

守北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守者實多

郭布政輩書生大參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

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

起者大參公便宜署部號令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

卷五

廿七

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大參公微諸守

臣倡集義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大參公

館殺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

平耳鉉以軍餉盡於德州城守三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

驚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

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

宴天心水而亭犒問辛苦速賦庶敢發忠義未幾又有

東昌之捷建文以邦敵之賞賞鉉進布政使再陞兵部尚

書參盛庸軍務賜金幣命封三代鉉入謝京師賜宴饋

粟肉小河之捷中原震動 文皇欲北還以諸將言再戰

得勝遂長驅渡江鉉感憤欲自殺 文皇登極鉉尚擁殘  
兵駐淮南已而擒鉉至不肯屈令一傾終不可得割其耳  
莫竟不肯傾磅碎其體至死馬不絕聲時年三十七子福  
安戍河池康安先卒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安置海南

禮部侍中黃公

黃觀字淵伯貴池人初從父貧姓許幼穎敏受學元黃學  
學五節益氣礪管策翠微書舍讀書洪武二十四年會  
試禮部第一廷對禦戎策擢進士第一授官翰林復黃姓  
累陞尚寶卿禮部右侍郎建文中改侍中掌尚寶司事與  
方齊並見信用 文皇索濟黃時觀草詔極其詆斥建文

卷五

主六

四年觀奉詔募兵上游并督諸郡勸王至安慶聞變觀痛  
哭謂人曰吾妻翁有志節必不辱招寇莽之江上明日家  
人奔自京師言翁夫人與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翁持  
釵鉏伴使由市酒殺遂急携二女率家屬十餘人投通濟  
門橋下夾觀至李陽河既聞建文遜去即朝服東向再拜  
亦自投羅網磯湍流之中籍其家逮及明黨何進初為觀  
傳秘不肯觀人後三十年縣尹清江龔守愚於觀故址立  
祠祀之今金陵賽工橋側亦有翁夫人暨二女墓祠

禮部尚書陳公

禮部尚書陳迪字景道宣城人洪武八年薦辟為郡學訓

導嘗為郡草萬壽賀表 上覽而異之十二年近臣薦召  
為翰林編修十八年陞侍講預修大典二十四年陞山東  
左叅政二十七年內艱二十八年陞雲南右布政使時普  
定曲靖烏撒烏蒙諸夷煽亂迪率土兵擊破之捷聞 賜

金幣三十一年建文即位改官制定六部一品免尚書鄭  
沂等徵迪為禮部尚書建文二年知貢舉三年加太子太  
師尋被倭請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  
軍儲於外過家未嘗入聞變即赴京師 文皇繼統召迪  
責問迪慢罵不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將刑  
鳳山呼曰父累我迪此勿言罵不絕口劊鳳山等鼻舌熬

卷五

主七

熟食迎迪唾之益指斥遂俱凌遲死既死人于衣帶中得  
詩有曰三受 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  
明於日照徹區區不肅心又有五噫詩並悲烈蒼頭侯來  
保者拾其遺骸歸葬縣計家橋洪熙初 詔釋迪宗姻戊  
邊者還鄉給產業成化壬寅郡人祀諸鄉賢祠甲辰郡守  
涂觀復于迪故居立祠祀之後漣廢嘉靖乙未驗封郎中  
李默論判寧國復置祠祀郡人私謚曰靖獻默文學才行  
表著一時仕至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丙辰春為趙文華  
所誣逮詔獄卒

李贊曰陳迪蒼頭侯來保當附

刑部尚書庚公

侯太直隸南和人靖難兵起太督餉山東濟寧不守輜船  
陷沒還京建文四年又出淮安總軍餉得便宜行事文  
皇卽位太至高郵與其謀上高茅卯仔同執下錦衣獄是  
年七月次弟敬祖子玘皆論死籍其家幼子京兒永樂九  
年尚繫錦衣獄

刑部尚書暴公

刑部尚書暴昭山西人爲北平參政未幾遷刑部侍郎充  
北平採訪使甫至境聞變亟走歸聞上建文元年設平  
燕布政司於真定陞昭刑部尚書掌司事平安諸兵敗召

卷五

歸京師靖難兵入山亡被執見成祖抗罵不屈去齒截  
手足罵不絕口至斷頸乃已

吏部尚書張公

附毛太

張統字昭季陝西富平人父月川文行知名統洪武中舉  
通經爲東宮侍書才識通敏太子器重統洪武十二

年冬陞通政司左叅議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山爲右

叅政陞辭上賦詩二章賜統歷進左布政使凡土地貢

賦法令條格祠祀公廡上下典禮經費程度悉統裁定夷

民孚說遠通真安是時雲南富賢董倫王景韓宜可輩不

問識不識皆厚恤之以故遷請至者如歸二十六年三月

秩滿入親治行爲天下第一特令天下勿考賜璽書

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往任今五年言

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歡忻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

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

故嘉爾績復命爾仍治黔南汝往欽哉賜宴及道里費三

十一年召爲吏部尚書滇人知其父母時建文旁求遺逸

日集闕下奉命試經識精絕各當其材會修太祖

實錄被旨試翰林編纂官考第高下統得楊士奇策喜曰

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辭之工也奏第一授王府審

理副靖難後召統及戶部尚書王鈞論曰卿二人久事

卷五

三十一

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

師視時政有良舊制者直告朕無隱統出遂自經吏部後

堂成時吏部侍郎毛大亦歿太文章政事皆優所交並中

朝後彥靖難兵起數上封事條方略故張統歿太亦歿統

嘗爲雲南公解記曰公解廣三十七丈衣百丈有奇段氏

時稱東府元爲行省皇明底綏萬方以洪武壬戌擢定

雲南就置布政使司屋宇階庭雖有成績較之華夏則規

模差陋唯堂與寢其製頗精緻旋榮累節軒翺峻起但歷

歲已久柱傾其漏者屢矣周廡之外儀以重門功緒甚略

意精者其舊貫而巖者元之改作也東瑛左右司以下西

環管勾廳以下屬寺悉附焉。純備員以來旋拒烏合之徒。內訌而外叛兵既未休。饑疫隨之日不暇給者凡五年。歲丙寅始克儲材明年冬撤其堂而新之。正六楹。櫺窗五尺。棟九架而衍其前。脊高四尋。簷殺介之半以強越二年再治材。且因且革。門寢暨經歷司始成。其外門兩廡仍未易也。初今有司計木之數與巨細若戶力之盈。胸差而賦之。轉致不立期。一從其便。其典徒也。較四州十一縣大之壯者。每一州縣均作三四番。每番期十日。乍作乍輟。不敢妨其務。不敢竭其力。遷就數逾年而迄未畢工。如是乎其難且滯者何哉。蓋兵民之役有屯有築有餉。其大者如此。其小者未可放舉。故不得已為是迂拙之政。誠不忍更促之也。竊嘗論之。雲南於古為荒外不治之地。山林幽阻。民俗草昧。各種各部。如蜂蟻然。無故令等威之制。無宮室服用器業之資。生理既不足。係其心又奇險。可以容惡。是以樂縱恣而安悖。亂苟束之以法。而強之以不能。彼不信然。相噬則歛然而長往矣。昔在漢晉。雖嘗設官。亦卽其要會而領之。隋唐間。頗置州郡。皆不過羈縻而已。固未嘗如中國。關井其人也。元以四夷氣類相近。因而撫之為宜。然其弗靖者猶爾也。是以志烈之士。非不欲草薶而禽獮之。顧其勢有所不行。亦喋齡久之乃已。徐而思之。有如耐饑。

卷五

三

渴習霧露。乘高走險。殊威而不顧者。乃其所長。然而性多荒情。暗事機。素無節制之可守。雖則易合。亦復易離。智者察此。則知所以制之矣。必有人焉。才兼文武。而道濟方域。曰德曰威曰廉曰信。兼此四者。而事不定。人不安。吾不信也。故當無事。則宜佚蕩簡易。寬小過。守大綱。如班定遠之言。或有蠱賊。則乘其未遑。奮衝電激。指而中。之以懲其餘。斯亦攻心伐謀之大端。夫如是。良怖急者。可床下伏矣。敬告來哲。誠不知所以裁之。洪武二十三年庚午閏四月十有八日。

李贊曰：洪武初年，却有如此好人才。

續表

卷五

三

戶部尚書王公  
王鈍，字上魯，太康人。洪武十年，舉秀才，授主客主事。後復舉明經，授大名通判。屢遷福建參議。參政生轉漕，不給當罷。特宥，召遣持節諭撫。儂州平緇，賜金。或曰：夷且疑貳，奈何。鈍受之。悉輸雲南。省歲。還歷浙江。左布政使。建文初，陞戶部尚書。靖難兵至，鈍踰城走。後召見，曰：爾自輔建文，開朕骨肉。今何頗邪。鈍頓首謝命。致仕。月給尚書半俸。永樂元年六月，鈍上言：軍令屯種數事，皆從之。復命往北京。山東撫綏軍民經理屯戍。二年四月，仍浙江布政使。與劾致仕。卒。子璽，官至戶部侍郎。

武曰王鈍安得列名臣李宏甫曰仰其受贈金悉輸者  
藏一節便可稱大臣特名臣云爾哉受贈金所以撫夷  
毋使疑貳輸省藏所以奉公非直爲潔大臣之道如是  
而已矣其得與張維廉震山等同居六卿之長有以也  
然張統處於部堂王鈍不歎文皇亦卒聽受其言而  
時時用之則張公若不歎亦未必不全身以退也然王  
公之全身者幸也抑或有見於張公之既歎遂憐而曲  
全之邪要之到此時而歎後矣不歎於靖難兵至之日  
則當如解縉胡廣楊上奇輩之勸進未有隱恐在列待  
詰問而後歎者非余之樂勸人歎也樂其能處歎耳

續家書 卷五 手四

至六卿之長在職又已多年登解縉諸人居下列者比  
乎吾謂張公當請老於建文即位之二年

工部尚書嚴公

工部尚書嚴震直烏程人洪武五年起家布衣歷陞工部  
右侍郎進尚書二十六年鄉民訴其弟姪不法上付震  
直訊報具獄上以爲不欺赦其弟姪已而坐事降監察  
御史二十八年陞右都御史復爲工部尚書洪武三十年  
二月震直上論兩廣鹽法得行江西安南吉臨諸府震直  
質直勤敏上數稱之時時賜令復其家靖難兵起震直  
督餉齊魯間兵敗爲北兵所縛置於塞外馬夾昇至北平

建文遜位後復爲工部尚書奉使安南至雲南見建文悲  
愴不食吞金而死

戶部侍郎卓公

戶部侍郎卓敬字惟恭瑞安人七歲時相工曰此兒骨髻  
殊異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雨  
夜歸迷失道得一兒牛馮之蹄比入門乃黑虎也洪武二  
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陞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  
建文初燕王來朝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  
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南昌以絕  
禍本夫胡而未動者幾也置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  
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覽奏大驚翌日語敬曰燕  
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邪建文默  
然文皇即位責敬不奉迎怒欲殺敬而憐其才謂廣孝  
曰諸奸臣皆欲害朕唯敬諫徙封內地若聽其言則  
干戈息矣廣孝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探  
取物耳使敬言減用陛下豈有今日於是敬遂火敬臨  
刑從容嘆曰發起宗親略無經畫敬歎有餘罪神色凜然  
經日猶如生夷三族文皇帝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唯得  
一卓敬後四十年劉球傳其事私謚曰忠貞敬立朝慷慨  
英偉美丰姿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究察詩

續家書 卷五 三五

英偉美丰姿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究察詩

峭拔磊落所著文集五十卷

黃盧郭陳胡徐六公

禮部侍郎黃魁與陳迥黃觀共事魁行古雅有文學習典禮迥觀皆敬愛之靖難初不屈而死

戶部侍郎盧迥浙江仙居人為人疎爽不屈曲謹然大節

皎然少喜飲酒飲酣輒長歌人或謂其狂既仕領折節恭

慎靖難後不屈縛就刑長誦而死聞者悲之或曰盧琪

戶部侍郎郭任丹徒人廉慎有吏才調兵食軍典不乏靖

難兵入金川門在不屈死子經亦坐死少子金山保成廣

西嘉靖中鎮江知府劉儲秀肥之鄉賢祠兵部侍郎陳植

卷五

三十一

盧江人元舉河南鄉試不仕洪武間起為吏部文選司主

事歷官兵部侍郎靖難兵至植受命督師江上有督將密

議降者植責以大義督將恨之遂遇害督將率眾奉迎自

陳邀賞文皇立誅之具棺斂植遺官護喪葬於白石山

植宗人大懼皆變姓名走匿無敢會葬者

刑部侍郎胡子昭字仲常大足人初名志高富經術性方

介從學方孝孺游漢中蜀獻王重子昭贈子昭詩以明經

儒士薦為榮縣訓導建文初陞翰林檢討又陞山東按察

僉事進刑部左侍郎建文四年九月死臨刑詩曰兩間正

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時年四十一父復初母郭氏

皆年八十餘并其子五人紹續繼等皆論成正德中巡按御史熊相立祠祀之

兵部侍郎徐虛字宗實黃巖人以字行聘授風紀官虛以

草茅愚屏辭授銅陵簿謫淮陰驛丞郡邑士多所造就召

見獎諭屢聘主文衡陞蘇州通判擢兵部右侍郎靖難兵

起奉使招集兩浙義勇明年建文遜位去原家覆沒于京

師屋義槩侃然杜門終老

卷五終

卷五

三十一

熙朝名臣實錄卷六

秣陵 焦竑 輯

御史大夫景公

景清，陝西真寧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二人。初領鄉薦，遊國學，同舍生有秘書，清請之，不肯與。清固請，請以明日。即還，而書生且往索書。清曰：吾不知何書，吾不假書于汝。生忿怒，訟之。祭酒清即持書往見祭酒，曰：此清所誦書，即誦書，微卷問生，生不能誦一詞。祭酒叱生，生退。清即以書還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故相戲耳。清初赴舉時，過宿淳化，主家，主家有女，為妖所惑，是夜清在，而妖不來，女詰之。

卷六

白，善避景秀才清也。女以告父，父追及清，語之。清書景清在此四字，令歸粘其門，妖遂絕。清試禮部第三，錄詩書二經，入翰林，三載，改監察御史。三十年春，召見，嘉其才，命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與實俸，出川陝巡察私茶。建文即位，擢左都御史，改御史大夫。文皇繼統，方孝孺練子寧等，都成，而清獨委蛇侍朝，人以其素頗疑之。一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文皇已疑清，及朝，清獨著緋，遂收清，得所帶劍，不屈而死。是夕，精靈迭見，族其家，已而時入殿庭為厲，又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

都御史茅公

都御史茅大芳，太興人，博學，能詩文，少有奇名，或贈之詩曰：陸機此日能為賦，賈誼何時復著書。洪武中，儒士應傑，典教淮南，考績入朝，高廟召對，悅之，擢泰府長史，勉以童子輔相之業，賜賚甚厚。大芳感激，領其堂曰：希董方孝孺為記。稱大芳志意偉然，敦大和雅，不亢不諂。建文即位，擢右副都御史，靖難兵起，遣詩淮南守將柳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盡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建文四年八月，歿于順童道壽。

卷六

文生並論，成三孫添孫，歸生成獄中，有希董集五卷行于世。

都御史陳公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山陰人。洪武十八年進士，上見性善，疑重，謂侍臣曰：性善君子人，授行人司副，入翰林為檢討，初誠意伯劉基卒，命李綱往取其遺書，于礎即出觀象玩占石室中書，從鈔詣關上之，性善善楷書，召入便殿，繕錄，上威嚴進見者惶汗，手顫不成字，唯性善動止安雅，書法端正，上悅，賜性善酒，是時威譴叵測，性善留竟日，家人以為成矣，比出，大驚喜，久之，超陞禮部左



侍郎薦薛正言輩雲南布政使韓宜可諫謫籍性善薦起  
為副都御史 皇太係在東宮時熟聞性善名及即位獨  
召性善賜坐問治天下之要性善所言悉從然施行未竟  
輒為有司所更性善請見曰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  
既借塵上聽許臣必行未幾輒改所謂為法自戾何以信  
天下靖難兵起改性善為副都御史監軍建文四年三月  
辛巳賊靈壁敗績與彭與明劉伯完王寶皆被執 文皇  
縱之歸性善衣朝服躍入河成後加進發家徙遷已而放  
還

大理少卿胡公

卷六

胡閔字松友鄱陽人博學修行 高皇征陳友諒至鄱陽  
吳芮祠見壁間題竹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  
來飛騰作靈物 高皇問祠中人此誰詩對曰里中儒生  
胡閔立召閔見置帳前久之官督府經歷建文中以直諫  
知名遷右補闕尋進大理少卿靖難兵起數與齊黃議軍  
國事壬午七月不屈歿籍其家子傳道論歿傳慶謫戍邊  
一女得釋歸貧甚無倚鄉人競遺錢救曰此忠臣女也旬  
日饑足嘉靖初提學副使邵銳祀之學官

大理丞劉公王公

大理寺丞劉端南昌人建文二年進士驟遷大理寺丞靖

難後與同邑王高並坐縱方孝孺忌樹陰削鼻而終高與  
端同年進士又與端同官

右二賢皆是並坐縱方孝孺忌樹陰削鼻而終者又是  
一樣人也

大理寺丞鄒公

鄒瑾吉安永豐人洪武二十七年遇金華王紳紳偃瑾志  
篤才敏議論磊落可嘉忠義人也洪武末薦至京建文二  
年為大理右寺丞靖難後不屈歿

大理寺丞彭公

彭與明萬安人貢入太學洪武二十五年授兵科給事中

卷六

陞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建文元年陞湖廣按察使事尋陞  
大理右寺丞與明廉勤律已剛毅敢言敏達能斷四年擢  
中朝官知兵有風裁者出江北督察諸將與明為眾所推  
遂出淮西至靈璧會何福戰敗為北兵所執 文皇遣歸  
令傳語中朝士與明慚憤裂冠裳棄官變姓名而隱不知  
所終

太常少卿盧公

盧原質字希魯浙江寧海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三人  
授翰林編修孝孺遺原質詩曰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  
南得異才好與青蘿居士說今年文運屬天台二十三年

丁外報 賜傳奔喪二十八年陞太常少卿事建文累有  
建白靖難後召見不屈成族其家

大理少卿薛公

薛崇閔鄉人有口辯建文三年以鎮江知府為大理左少  
卿是年方孝孺建議革詔令崇賡至北平又作宣諭數千  
言刊印千紙付崇令密散北兵諸將士崇見 成祖曰  
上言殿下且釋甲調 孝陵暮即旋師 成祖叱曰事至  
此尚誰欺左右請殺崇 成祖曰 天子命使也釋之歸  
靖難後免崇成請廣西

太常少卿廖公

卷六

五

廖昇湖廣襄陽人不知其所以進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  
王紳輩友善洪武中為左府斷事 上知其賢二十九年  
六月擢太常少卿建文元年正月 勅修高廟實錄昇博  
雅有史才朗達負氣書靖難兵事語多樵實聞忠誠伯等  
自龍潭還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成都御史陳瑛奏昇與黃  
觀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顏伯璋皆不順天命效成建文計  
其存心與叛逆等並宜追戮 上詔勿問

衡府紀善周公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少孤力學舉明經為霍  
丘學訓導入見 太祖問家居何為對曰教人子弟孝弟

力田 太祖喜擢周府奉祀正逾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  
陞紀善建文元年王有過盡逮府吏詔獄是修以嘗諫勸  
得免改衡府紀善衡府者 建文之弟當是時衡王猶未

之國是修留京預修纂翰林好薦達知名士陳說國家大  
計及括斥川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共挫折之是修屹不為  
動靖難師渡江官中自焚是修留書其家別友人江仲隆  
解縉胡靖薛用道楊士奇付以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  
成於年四十九 文皇繼統都御史陳瑛言是修不順天  
命請加追戮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是修常曰  
忠臣不以得失為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為慮

卷六

六

故其行無不果因取先代及近世忠節遺事輯為觀感錄  
朝夕省覽

李禿翁曰周先生猶勝王先生良多

翰林修撰王公

翰林修撰王叔英字原采台州黃巖人洪武二十年薦起  
為仙居訓導三十年改海安府學陞漢陽知縣有惠政嘗  
遇旱祈禱不效遂絕食天大雨復祈晴遂霽建文初方孝  
孺欲復古井田叔英貽書力阻之曰凡人有才固難能用  
其才者尤難子房之於漢高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漢  
文不能用其才者也方今明良相值千載一時但天下之

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而行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召爲翰林修撰。靖難兵至淮上。建文遣使四出募兵。叔英奉詔行至廣德間。上已遜位。卽慟哭。會齊秦叔英曰。秦賊心矣。急擒秦至。密問之。乃相抱哭。相語共圖再舉。已而知不可爲。乃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衣裾間。自經于玄妙觀銀杏樹下。詞末有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之句。又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于當時。死亦

卷六

徒然。庶無慚于後世。妻金安人。繫獄。死。二女赴井。歿。祠山道士。盛希年。收葬叔英于本州城西五里之地。正統中。楊士奇題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原采墓。士奇叔英所薦起也。成化中。州守蒲田周瑛封植表識之。嘉靖中。鄒守益瀆爲州判官。立祠奉祀。太平知縣曾才漢。又建忠節祠祀叔英。妻并二女。又有貞烈祠。在黃溪縣上。

翰林修撰王公

王艮字敬止。吉水人。建文元年。江西發解第一。明年舉禮部。廷試策最優。以貌不揚。易胡靖第一。艮第二。李貫第三。並授翰林修撰。如洪武十八年故事。艮初開靖難兵起。輒

憂不食。日廩。德及渡淮。閉門涕泣。不已。訣妻于。服。建文哀其忠。遣禮部侍中黃觀諭祭。永樂初。上山。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令解縉等編閱。留軍馬錢糧數盡。焚諸言語。干犯者。因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買獨頓首曰。臣買實未嘗有也。上曰。爾以是爲。朕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國家有事時。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于建文者。惡導誘。建文壞法亂政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事朕。當忠于朕。不必曲自遮蔽也。後買遷中允。坐累繫獄十年。竟歿獄中。買亦吉水人。

卷六

侍郎學士董公

董倫字安常。恩縣人。僑居宛平。質直。有文學。從游者稱爲貝川先生。國初。擢用單縣儒士。張寧。寧薦倫。洪武十五年。遣使徵爲右贊善。事懿文太子。十八年。擢左春坊大學士。太子卒。出爲河南左叅政。上母事數千言。又薦肇州吏目諸葛伯衡。上擢伯衡陝西右叅議。三十年。誣誤免官。典教滇南。建文在東宮。憐其老。且遜去。賜白金若干。鑑及卽位。召拜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賜御書怡老堂扁。及絲几。玉鳩杖各一。倫上表謝。畧曰。桓榮設几杖於太常。不聞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于神道。未見几杖之頒。自

今將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餒之民憑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顛連之嘆或曰此孝孺代筆也時解經講河州衛吏與倫書所援倫左右緝得召還為待詔倫為人質直敦厚建文間屢懇言宜親睦宗人不聽靖難後倫年八十餘令致仕出京悒悒成疾數日卒

董倫王景皆從雲南謫籍而起至于六卿長貳為朝廷侍從左右親密近臣者也建文真若主矣今王景不來董倫至勒令致仕乃悒悒死是均之不欲死也夫死豈人所欲哉然居此地到此時安有不死之理也建文二年廷試一榜胡廣第一親改名跡其二王良以貌嫌似于建文未為知已反烈烈而死如此可敬也夫若第三名李貫曷足道哉今董倫王景等吾若憐之使與李貫等並則有人品有文學實亦非其等夷或曰此列建文時諸名臣書也何必以死為重乎若專重死節則直曰遜國忠臣可矣何以曰遜國名臣也卓吾子曰予因惡夫為李貫者幾錯會了鄭端簡公一場主意

侍郎學士王公

王景字景乾松陽人洪武初起家懷遠教諭歷知州山西參政謫雲南建文召景為知縣留與修高廟實錄母憂去服闋吏部尚書張純為雲南布政使時知景薦陞禮部

右侍郎兼翰林侍講兄總裁官靖難後進學士時言建文崩上問景葬禮景頓首言宜用天子禮上從之景博學能文章善書

翰林侍講唐公

唐思士名之淳以字行山陰人建文二年勅翰林侍從之臣方孝孺等集教千載經史中事為一書又命舉優進文學之士孝孺首薦思士思士時寓金陵為李景隆子師立召為翰林侍讀賜冠帶令與孝孺俱領修書事進講前漢書思士父肅仕國初應奉翰林文字以故思士得遍游公卿間宋濂稱其文迥肅謫成臨濠思士奉喪歸張求父遺文雖荒郵敗壁高崖斷石靡不纂錄什襲時時伏讀聲甚妥切聞者皆掩涕思士長身巨鼻博聞多識為文蔚贍尤長于詩翰洪武中數從景隆備游燕趙秦周所過廢都舊邑名賢古帝遺跡輒為詩歌論記性喜飲酒酒酣夜談傾坐晚得官近侍未幾病病愈復起明年病甚比卒遺言請銘孝孺思士貧無他宗族喪事數千百緡倚辦景隆孝孺為聞上詔有司給舟歸葬

少卿學士高公

高遜志字士敏蕭縣人元末僑寓嘉興好問學嘗侍父宦遊吳中受業宣城貢師大郡陽周伯琦遂昌鄭元佑為文

深純典雅，成一家言。年二十五，為鄧山書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元史，入翰林為編修。累遷侍讀學士，建文時遷太常右少卿，兼學士。庚辰會試，與董倫為考試官，所舉士胡靖、吳溥、楊子榮、楊溥、胡深、輩靖難後皆為名臣。遜志存沒不可考。是科同預較藝者，右拾遺朱逢吉、編修史官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張乘爨、監試御史王度、俞士吉皆一時之選。惟惠仲、王度、乘爨、徐皆位如故。

國子祭酒張公

張顯宗，字明遠，汀州寧化人。少喪父母，黃守志，訓教顯宗以文學著名。洪武二十四年，進士及第。二十九年，以編修

卷六

十一

陸太常寺丞。賜衣一襲。三十年，署國子祭酒事。建文即位為真，上便宜數事，學政一新。壬午正月，陞工部右侍郎。靖難兵至，淮顯宗奉詔起義兵。江西募民出粟給軍餉。六月還，復為祭酒。靖難後，江西兵執顯宗及布政使楊迪、按察使房安、僉事呂昇，至南京。滿顯宗等戍興州。後平文趾，起顯宗為左布政使，勞來撫戢，夷民安附。永樂七年，卒于官。顯宗性行孝友，政事敏達，時以文學備吏事，會交趾初平，人情未定，清林知州王賦武寧知州魏思善能奉行顯宗約束，皆有惠政，並卒于官。

翰林侍講樓公

樓璉，字士連，金華人。常從宋濂學。洪武中以儒士召，歷官至監察御史，謫戍雲南。建文嗣位，屢下詔求賢，璉以文學舉入翰林，為侍讀。靖難兵入，命方孝孺草詔，孝孺哭且罵，授之筆，擲諸地，曰：「身可死，詔不可草。」改命璉及王景璉，惶懼不敢辭，歸而憤悶。妻子曰：「得無傷方先生邪？」璉愧曰：「我受刑猶可，正恐累及爾輩耳。」遂絕一食，自經死。

侍講學士王公

王達，字達善，無錫人。洪武間為大同訓導，過北平，私上謁成祖，成祖喜，禮達。建文末，薦陞國子教職。靖難後，姚廣孝又薦達陞翰林編修，再陞侍講學士。達謙和恭慎，能

卷六

十二

詩文。上嘗問達建文君事，對曰：「建文君亦可與為善，願輔導非人耳。」上終薄達，一日達侍問達十難字，達識其八。上曰：「朕更有難字難汝，達懼服銀屑。」上頷憐之，命有司歸其喪。或曰：「達草靖難於極詔，或曰：「草詔者，括蒼王景學士也。」

祭酒斷事高公

高巍，山西遼州人。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以孝行旌，授前軍都督府左斷事。建文即位，知州王欽應請辭，馳赴銓曹，上書論政事。其一曰：「太祖有文王純一之德，皇上有后妃不妬之行，百男君王，上齊三代，分茅胙

士先據形勢。陝西百二山河。其人悍勇。西隣土番。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其人剛壯。所謂山西將者是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真保順平。大名諸府。所謂桑土之野。地里坦平。肥沃。供賦饒衍。北雖沙漠。不毛。廣蓄馬羊。其人耕不蠶。皮衣肉食。弓馬是務。遼金殘元。藉之興業。故以燕府王之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玄德諸葛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充寧。遼谷代慶。肅星羅。暴布比之古制。雖皆分封適當。然太祖聖意。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故多驕逸不法。此我

皇上所難處也。以近見若賢如河間陳平。則下詔褒賞之。其或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然後合親王若大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修身齊家。宣父明訓。睦族和邦。帝堯盛德。惟皇上覽察焉。建文大奇。魏會靖難兵起。命從李景隆出師。恭贊軍務。魏復上書言。願使燕。披忠膽。大陳義禮。曉以禍福。遂遣往燕。魏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至。其詞云。不報景隆兵敗。魏自拔南歸。建文二年五月。過鐵鉉于臨邑。相持慟哭。共誓效死。遂趨濟南。守城拒退。靖難兵難作賦志。甚有曰。至濟南而被圍。思張巡之志。堅

幸遇知己之鐵相。更從英軍。以雲際苦於非軍之赴赴。盛統兵之桓桓。命憲高公之糾設。大祭宋公之周旋。揀陣張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校之論議。斯文王肯構之勉旃。眾資羣策。屈力保全。盛統兵者盛庸也。餘不可考矣。京城破。魏繼成驛舍。又有高不危者。任建文時。次義弟。宣成南海衛。或曰不危。魏字也。李贊曰。當時曷不以齊黃之任。任高不危。以李景隆之任。任鐵相等乎。

經歷宋公監副劉公

宗人經歷宋微不知何許人。嘗與盧振謝昇牛景先數言

朱六

耿曹諸將失律。懷武心。靖難後。縛至不屈。死。并殺其妻。子欽。天監副劉伯完不知何許人。洪武時。重天官之學。稍通歷象。占步風角者。咸得衣食于官。凡有征討。必選通知天文者。從行。伯完精於占候。又諳回回曆法。起時人。歷官欽天監副。靖難兵南下。在屏城。侯軍中。從何福。戰靈璧。敗績。被獲。釋還。竟亡。莫知所終。

給事中黃公

禮科給事中黃鐵字叔揚。常熟人。以生員薦。除湖廣宜章縣典史。建文元年。舉湖廣鄉試。明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戶科左。改禮科。建文三年。外艱。方孝孺屏左右。問曰。北兵

自南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 朝廷近 今雖去宜有  
以教我 鉞曰三郡唯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不可 鎮江指  
揮童俊 狡猾不可測 蘇州知府姚善忠憤激烈有國士風  
但仁慈有餘 御下太寬 此治郡之良才 恐不足定亂 然國  
家大勢不在江南 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 孝孺因附書于  
善善得書 慟哭 靖難兵至江上 善受 詔 總蘇松常鎮嘉  
興五郡兵 勤王 以書招鉞 鉞即日營葬訖 遂趣善所 時童  
俊果以鎮江降 靖難後 詔 暴善罪 捕善急 善麾下許百  
戶素親善 縛善去 邀賞 鉞聞之 慟哭 遂絕食 閉目三日 求  
死 或告鉞曰 善款服 已得宥 鉞曰 吾知善決無二心

卷六

十五

且少俟 善事定 吾死未晚 脫善果不效 吾將下報 希直遂  
復稍稍食 是年七月十一日 善死報至 鉞起登琴川橋 西  
向再拜 祀善 哭曰 君今與希直同 死 固吾恐 獨生乎 祀畢  
給家人 歸祭具 從容整衣 冠 奮身入水 死 時北兵 四出 捕  
善黨 籍籍言 且併錄鉞家 親族 悉驚伏 鉞友人 楊福 其棺  
食 日夜泣 橋側 百方求 鉞屍 不得 更數日 屍忽自出 水  
中 福大哭 抱起 易衣 體猶不潰 竟成 禮葬之 福父 深早 奇  
鉞 鉞與福共學 福亦有古行  
李宏甫曰 卽此 便見 楊福 古行 矣 不必 言 福亦有 古行  
也 此何時 也 動卽 誅 死 見卽 綁 縛 請 賞 至 親 皆 避 匿 恐

後福獨哭立水傍 卒以禮從容殯葬其屍 此亦黃門  
一類人 全不以死爲念者 使方正學早知而用之 安至  
今日 觀黃黃門與正學對面 數語 具見才識 可以大用  
給事中 龔公 韓公 陳公

都給事中 龔太字叔安 浙江義烏人 洪武十九年 鄉薦 明  
年入太學 吏部策試 第一 除戶科 試給事中 建文三年 遷  
都給事中 文皇渡江 太與妻傅訣曰 事至此 我自分 死  
爾第 携幼 稚 歸 否則 俱 溺 井 無 辱 俄 宮 中 火 起 太 馳 赴 爲  
兵校所執 見 文皇 金川門 以非奸籍 得釋 太白 投城 以  
死 年三十六 子 永吉 累官 兵部 右侍郎 改南京 大理 卿 致

卷六

十六

仕  
戶科給事中 韓永 陝西西安人 或曰 浮山人 豐軀 美音 音  
吐宏 夙 游 慷慨 論 兵 建文 喜之 靖難 後 杜門 不出 召入 見  
不屈 死  
戶科給事中 陳繼之 福建 莆田人 建文二年 進士 靖難 兵  
起 建白 多不 遜 靖難 兵入 城 遂 死 父 秀 母 黃氏 謫 戍 甘肅  
道 死 子 徵 仔 妻 姚氏 女 進 奴 京 奴 沒 人 官 弟 介 朔 等 悉 遂  
戍  
左拾遺 戴公  
戴德 葵 奉化人 洪武二十七年 進士 第三人 初爲 翰林 編

修三十年與張信並陞侍讀。上諭曰汝為侍臣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論論補益當時建文中改左拾遺靖難兵起與方黃畫兵事靖難後不屈死。

監察御史韓公

韓郁未詳何許人建文中上書言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為天子而弟與子遭殘戮其心安乎此皆豎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至此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既廢湘王自焚代府被推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為計者

卷本

十七

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今燕米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人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已久軍典輒乏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于轉輸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幃與國事者方且洋洋自得彼其勅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疎者續之不堅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幸少垂洞鑑釋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為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宗社幸甚不聽郁未詳其所終。

李宏甫曰此或為補鍋匠或為河西備或為轉輸蔽頂

之二十餘人嘍嘍有聲者皆未可知也大臣生事禍國一至此哉絕可悲嘆黃子澄齊太輩雖寸斬亦終不足

監察御史曾公

曾鳳韶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建文初為御史會藩王入覲馳皇道入且不拜鳳韶侍班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姪之倫由皇道不拜太不敬上曰至親勿問靖難兵起鳳韶使北平請罷兵不報靖難後召復御史不至尋加侍郎召又不至刺血書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續衣

卷本

十八

郎既其公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并子公望曰我公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自經死。

監察御史王公

御史王彬字文質兗州東平人洪武中進士起家為御史巡江淮靖難兵至彬與指揮崇剛共守揚州指揮王禮欲舉城降彬與剛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彬外禦內防七日不解甲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隨靖難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憚力士莫敢縛禮弟宗厚賂力士母誘其子出會彬解甲浴遂為千戶徐政張勝所



縛昇至城上投靖難兵中不屈死政遂出禮等子獄與工都知縣張本開城門出降正德中揚州祀彬名宦

董葉魏廿四御史

御史董鏞或作庸不知始所自起亦不知何人建文時諸御史有志節效忠者時時會鏞所藉枝懷貳不力戰者輒露章劾之靖難後為眾所持論死家徙茂邊

御史葉希賢或曰浙東人或曰世家鄉薦入臺侃侃自負建文時屢疏言兵事又嘗劾賊李二大將失律喪師靖難後坐逆黨死

卷六

十九

御史魏冕吉安永豐人勁直有才氣靖難兵至有約開門者冕率同僚十八人仰殿前殿之幾死會輟朝冕及鄉瑾大呼請速加誅明日宮中火起冕自盡法官請追罪夷其族

御史甘霖懷寧人洪武丁卯鄉薦為御史剛介敢言中臺推重之靖難後被執求死從容受戮子孫相戒不復求仕正德中知府胡纘宗祀之鄉賢祠

御史王公鄭公

王度字子中廣東歸善人以明經薦為山東道監察御史卓有風裁疏十餘上多見采行靖難時李景隆累敗退保濟寧以盛庸代度密陳便宜是以有東昌之捷徵景隆還

不誅反用事忌盛庸與度度稍疎斥三年夏靖難兵益急度請募兵未幾遂有小河之捷勅度勞軍徐州比還鳳陽不守方孝孺與度書相誓以死四年秋七月滿成賀羽坐語不遜夷其族年四十七

鄭公智字叔貞台之寧海人方學好古工文辭方孝孺薦之蜀姓王召至成都王與語經史論時稅王大說建文初侍孝孺至京尋舉賢良為監察御史靖難後坐方黨論死

御史尹公主事巨公

卷六

二十

尹昌隆字彥謙太和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翰林修撰改監察御史建文即位早朝晏昌隆諫曰太祖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未嘗日出以臨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今陛下嗣守大業固宜追繩祖武未明求衣乃溺于晏安日刻甚晏猶未臨朝羣臣宿衛疲何廢業上下懈弛非社稷福也建文曰昌隆言中朕過禮部可即頒示天下靖難兵既而昌隆上言今事勢日去而北來章奏每以周公輔成王為言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申大義于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或有蹉便當讓位不失守藩若沉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為丹徒布衣不可得矣靖難後昌隆名在好黨驅出就戮昌隆大呼曰臣曾上書勸讓位奏贖尚在可覆也于是檢奏有之上曰火燒

頭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受禍，不若是酷。朕亦無此勞苦。遂貸昌隆。死何，以為北平按察知事。行戶部主事。改禮部尚書。呂震喜，諂忌昌隆。誣昌隆與谷庶人通謀，遂論死。沒其家。後震病時，呼號乞解曰：「尹相尹相，妻子問故。」昌隆守欲殺我，震竟死。

### 按察使王公

王良，字天性，河南祥符人。歷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三年，問燕國人罪，從未減。左遷浙江按察使。文皇即位，詔召良。

### 卷六

### 王

良集臬司諸印私第，躡未能決。妻問故，曰：「我券應成，未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君為男子，乃為婦人謀乎？」遂餽良食，置其子池傍，自投池死。良殮妻，自列薪于戶，寫遺囑付家人，令妻抱幼子，往匿其僉事所，遂舉火燔室，自焚。死事聞。上曰：「死本良分也，朝廷印信，良不得輒毀。良毀印，不得無罪。從其家於邊，台人陳璉私議良死事，毋議及流涕沾襟。正德戊寅，浙江按察使梁材提學副使劉瑞改公署東水鑑，序為祠祀良。

李宏甫曰：良以問燕人罪，從未減，被謫，則其人已有大學識，可任用矣。文皇詔召，蓋欲用之也。良與夫人乃

從容以死。夫人餽食于良，先良而死。良殮祭夫人，獨遺幼子畢，然後死。雖建文印信，亦不肯留一顆，以與。文皇嗚呼，烈哉。

### 按察副使程公

程本立，系出伊川。從崇德與海鹽沈壽康友善。洪武九年，除秦府引禮舍人。十三年，補周府引禮官。從王之國。二十年春，進長史。從王來朝，被累，謫雲南馬龍。他郎向長官司吏目，留家大梁。從一僕去，會死，可伐煽誘百夷為逆。本立單騎入夷巢，諭以利害，諸酋落感。說是冬，諸夷復變，帥藩沐英張統屬本立行縣典兵事。且撫且禦，本立不避險難。

### 卷六

### 王

山行野宿，自楚姚安抵大理。永昌鶴慶，麗江往來，綏輯民夷稍安。二十五年，英卒。本立為文祭，英宗人重本立，請本立撰碑記，述英功德。三十一年，奏記入京，應天府尹俞寶、翰林學士董倫薦本立學行政事，宜留徵入翰林，充纂修官。修太祖實錄。建文三年，實錄成，改江西按察副使。未至江西，聞靖難兵入，自縊死。後百三十年，福建布政使吳昂刻其異，隱集于闕，壽康洪武庚戌旌表孝子，知縣王文禮敬之。

### 僉事胡公林公

按察僉事胡子義，刑部侍郎子昭弟也。薦辟為威遠訓導。

歷蜀府典寶山東按察僉事間凡火辟世丹稜蜀獻王聞而憐之有二子克棄去莫知所終

按察僉事林嘉猷台之寧海人師同邑王琦琦坐累徙雲

南嘉猷徒步千里追別又行六千里至漢中師方孝孺孝

孺得嘉猷鄭叔貞喜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二十九年以

儒士校文四川累遷陝西按察僉事靖難後坐方黨逮至

京建文四年九月丁亥死

參政鄭公

鄭居貞徽州人洪武中以明經舉授華昌通判陞禮部郎

中憲文贈為河南參政永樂初坐方黨死于南京方孝孺

卷六

年三

之為漢中教授也居貞常以詩送之曰翩翩紫鳳雛羽翮

備五彩徘徊千仞翔餘音播江海於焉覽德輝濟濟錡環

佩天門何處羨羣仙久相待晨沐暉朝陽夜息飲沆瀣如

何復西飛去去秦關外岐山諒匪遙啄食良自愛終當巢

阿閣庶以鳴昭代

卷六終

熙朝名臣實錄卷七

秣陵 焦 竑 輯

知府姚公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為諸生時備讀書所曰待旦軒

會稽唐之淳為之銘洪武中鄉舉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

慶三十年權知蘇州府善洞達政體張弛寬密允協時宜

敷造請郡賢考求治道稍因俗救正吏民回嚮轉稱大治

為列郡最隱士王賓居陋巷善往候舍車詣門賓問為誰

曰姚善賓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府門再拜而返又將

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可謂名可聞而面不

卷七

可見者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

見重于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饋米于

貞木誤送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錢

先生不苟取與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聞之欲往

候仍先使人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願見然芹民也若明

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會于學宮善如期至迎芹置上

坐請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業公今有官守何不詢時務

善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授一簡竟不交一言而出

善視之皆戰守制勝之策時靖難兵已出北平善于是密

結常鎮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相約勤王而荐芹為行軍

司馬建文元年善至京師畫策防禦建文用漢破七國策  
貶齊黃于外善言于朝曰人有文武才畧可扶顛濟危者  
反置散地不用今事已狼狽須急召之詢其姓名不對再  
三詢之曰今人才豈有過于黃大卿者遂復召還二人四  
年詔善兼督蘇松嘉常鎮五郡兵勤王未及職 文皇卽  
位索子澄甚急于澄避善所約共航海善謝曰公可去善  
不可去公朝臣固往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賊存  
亡子澄遂去善為麾下許于戶等縛見 文皇詰善曰若  
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邪善厲聲不遜歲時年四十三子  
節謫戍賀縣于戶所幼子繼兒蘇州坐配保兒項兒習匠

卷七

正德十一年湖廣巡撫秦金祀善鄉賢祠韓奕潛心理學  
尤精于醫洪武初累薦不起所著有韓山人集

知府陳公

陳彥回字士淵福建莆田人父立誠歸安丞被誣論歿家  
破彥回謫戍滇南弟彥困遼東彥回未入滇家人多道死  
此至蜀唯彥回與祖母郭存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而縱  
之又貧不能歸乃往依定遠知縣黃積良稱黃姓積良罷  
依南充縣丞于中和已而問中教諭嚴德政荐彥回明經  
為保寧府學訓導三考至京承顧問陞平江知縣至平江  
閏十三月上崩彥回入臨給事中楊維康荐彥回文學

廉幹陞徽州知府至徽數日政教一新士民感悅建文元  
年春以循良受上賞是冬大母郭氏卒承重徽父老走京  
乞留會彥回衰經赴 闕疏乞得復陳姓奪服留徽除彥  
回戍藉葬郭徽郡北十里北山之陽彥回時走山中哭故  
徽人名為太守山云靖難兵至江上彥回糾義勇勤王  
文皇卽位械至京歿籍其家

知府王公葉公

王璉字器之日照人以賢能荐洪武中授寧波知府璉自  
奉儉約一日見饑兼魚肉大怒令撤而葬之號埋美太守  
靖難兵至江上璉造船取海道勤王為衛吏卒縛至京見

卷七

文皇文皇問造船何為璉徐對曰由海道趨瓜州截路耳  
文皇亦不怒釋還田里鄰人黃學憲潤王贊璉曰富貴不  
淫患難奚恤神明其心始終一德

知府葉惠仲名見恭以字行浙江臨海人初任廣武衛知  
事陞知縣建文初以知縣充史官修 高廟實錄二年同  
考禮部陞知府永樂元年二月坐修實錄時書靖難事為  
逆黨論死籍其家

知縣顏鄭二公 附明志子有為弟孫女晏璧

沛縣知縣顏伯璋江西廬陵人名瓌以字行聰敏介直能  
文章建文元年以賢良徵授沛縣知縣靖難兵起淮北民

終歲給軍餉伯瑋征戰有方民不告勞三年六月比兵掠濟寧游兵過沛沛人竄匿伯瑋設法招徠會設豐沛軍民伯瑋司集民兵五千人築堡備禦尋調三千人益山東兵是月望日靖難兵攻沛伯瑋遣縣丞胡先百夫長邵彥莊間行至徐告急都督援兵竟不至度不能支令其弟珏與子有為還曰汝歸白大人于賊弗克盡矣題詩察院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是月二十二日夜二鼓靖難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拜慟哭曰

卷七

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時年五十有為不忍去復還見父屍遂自刎以從珏脫走濟寧逾月還沛詢邑人知胡先已收葬伯瑋父子于沛南關外乃至徐告伯瑋友人晏學士與伯瑋同郡官于徐因為伯瑋傳其事伯瑋善事父母友于兄弟時于放嫗鄉黨稱其六行無異舜以故守令知而荐之及為沛令數以事至徐又同督運德州每連床共食談誦慷慨練達機宜深喜鄉郡之有人屬縣之得賢長吏也古語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昔伯瑋寄百里之命素志已定視死如歸賢于人遠矣視此壁亦行誼君子也正統中御史彭勗為伯瑋起墳祠祀

蕭縣知縣鄭憲字本忠浙江仙居人寧波知府禮聘為昌國訓導未幾陞蕭縣知縣留心撫字民愛敬之建文四年情難支將汪聰攻破蕭憲死之年五十六後籍其家二女當配亦死子濂澁姪溫以誦北平種田

縣丞劉公

劉亨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十五年以賢人君子徵辭親老歸養久之復舉經明行修人對稱旨命說書華蓋殿尋言事件執政出為壽州訓導三十一年冬建文詔求言亨言文武並用又長之術而六卿秩卑于五府

卷七

並為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士位不當在太僕下諸武臣子弟他日當授之兵宜立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禮義之道多見采用陞武進丞靖難後有言亨昔在建文時書改舊制者又坐他事罷歸亨遂杜門不復出及薦修不樂大典力辭疾湖廣廣東聘考試官皆不就宣德中監察御史尹崇高復言亨學行雖老可為師表官引造朝自言年將八十不足任教事上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教官何不可亨懇辭吏部尚書郭璉曰孔子言老者安之宜聽還鄉自便得歸正統中年八十二卒

吏目鄭公等九人

附朱等二百九十八人

史目鄭華浙江臨海人字孝思洪武十八年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川廣有令名建文元年詿誤謫東平州吏目靖難兵起謂其妻蕭曰吾義必死奈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為國妾獨不能為君乎乃稱病送還家時州長貳以靖難兵再至盡棄城走華獨率吏民憑城守力不支不食五日死

主簿唐子清不知何許人在沛有善政民愛之頗知縣守沛專調兵食一切謹察事皆付子清靖難兵執子清欲殺之將兵者欲且留子清不屈死

典史周縉字伯紳武昌人以太學生授永清典史廉謹稱

卷七

六

令事捕蝗弭盜靖難兵起永清地近燕縉極力拒守縣民寡弱相率逃散縉度不可為懷印南奔將他圖道聞母喪歸終喪即出糾義旅勸王戎器數日略具問南師燬遂去  
匿民間壬午十月吏部言前北平瀋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九十人當 皇上靖難時俱棄職遠避宜置法典命入粟贖罪屯戍興州有司遂械縉至京謫興州居數年子代還年八十終於家吳文定公嘗為縉傳以故得獨傳朱寧等二百九十人竟不可考  
典史黃謙亦不知何許人以儒生為沛縣典史果敢能賊下頗知縣禮遇之益効力盡職靖難兵欲執至徐招降謙

不屈死

松江同知者不知其姓名勳王 詔下同知榜募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并述靖難之兵垂恩違義 文皇即位械至京磔于市

盧振靖難兵起與徐輝祖齊黃謀謀攻守効力為多靖難兵畏之壬午秋逮至不屈榜振名數其罪殺之夷其族

牛景先禦靖難兵數有功金川門失守景先變姓名易服出走死蕭寺中已而窮治齊黃黨逮景先妻妾發教坊司

河瑋建文中從將校戮力戰守靖難後不屈死妻王氏子

蠻兒皆沒官

卷七

七

謝昇當建文時練兵給餉夙夜劬勞靖難後不屈死振景先瘞昇皆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始所自起任何官或曰瘞諸城人

李禿翁曰當時吏目官主簿官典史官皆能死守不辱

如此若松江同知知其官名而不知其姓名若牛景先

周瘞謝昇并盧振等四人知其姓名又不知為何官雖

然猶愈於朱寧等二百九十人官名姓名兩失而兩無

傳也此後學後生者之罪不敢不以為恨也

舉人劉公

劉政字仲理長洲人聰敏力學治春秋建文元年秋方孝

審試畿輔士題命論語托孤寄命章得政卷喜曰此鳥中孤鳳當虛左處于是科登賢書二百十四人政第一四年建文遜位殺孝福政慟哭不食死或曰政在永樂中誓不復仕授徒終其身

李宏甫曰劉政兩處皆得君師義一劉政義在其師孝福義在故主等死矣安有兩死不死亦無二

典史魏公

魏澤字彥恩涇水人有學行洪武中累遷至刑部尚書先是文皇南下姚廣孝曰殿下至京幸全方孝福殺此人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曰然比至京建文遜去召

卷七

九

孝福孝福忤旨因有滅十族等語遂械繫獄然以廣孝言猶未殺孝福且收捕其族黨每捕至輒下獄林孝福終不屈乃盡殺之澤是時謫為寧海典史當捕方氏悉力保護周旋以故方氏有遺書謝文肅公詩所謂係仗一葉者澤之力也後過孝福故居為詩悲悼詩曰荷與衝雨過疾城撫景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轉清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卜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

卓吾曰劉政為其師魏澤為其友嗚呼世無若人則師友之道絕矣

教授陳公

伍性原 陳應宗 林正 鄒君默 曾廷瑞 呂賢

陳思賢廣東茂名人洪武末為福建漳州府儒學教授以忠孝行說勸諸生隨材教育多所成就文皇靖難詔至漳州思賢放聲大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卧不出迎詔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正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即明倫堂為僧君吳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既六生成以身殉或曰咸死子道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之

教諭王公

王省 王省 女靜

王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薦至京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省以親老乞歸養尋以文學徵

卷七

九

上親試稱吉當殊擢省自陳才薄親老乞便養得浮梁教諭外艱起復改睢陽凡八年又改濟陽靖難兵至省為游兵所執從容引臂詞義慷慨衆舍省者歸坐明倫堂伐鼓集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為名明倫今且勿多論只說君臣之義何如者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柱死女靜適卽墨薄周岐鳳聞靖難兵至濟陽謂父必死三遣人往訪竟得遺骸歸葬省子伯為夔州通判亦抗節死賊中

生員高公

高賢寧濟陽儒學諸生也受學於教諭王省建文中貢為國子生靖難兵攻濟南不下以箭射書城中使亟降賢寧

時在城中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靖難後被執  
文皇曰此作論秀才邪秀才好人命官之賢寧固辭其友  
紀綱時爲錦衣指揮作用事勸賢寧就職賢寧拒不聽君  
以軍旅發身我本書生食祿有年於義不可綱言於上  
得遣歸年至九十七卒

李宏甫曰此人頗近自然唯不失吾正氣而已故亦自  
然不損了正氣也

燕山衛卒

儲福無錫人建文末挈母妻以逃 文皇卽位 詔換購

成卒入伍至燕山福在錄中乃調雲南曲靖衛福仰天哭

卷七

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爲叛逆之臣在舟中且夜泣不止  
竟不食而死母韓氏妻范氏爲營地葬福范有姿色年尚  
幼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使姑聞官  
有聞其色欲委禽者問知其事則曰此節孝婦安可犯一  
日往湖邊浣衣見水邊有草類蘓蓆因取以織蓆售以養  
姑姑至七十餘終范亦八十外乃卒卒後蓆草遂不生上  
人義之卽其居葺爲巷集民居之名崇孝恭焉嗚呼此卒  
此婦可謂真方正學之高弟矣可敬也哉

山西清遠戍卒

羅義者靖難兵起請關上書乞息兵講和又錄其上燕王

書言殿下聰明英武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以法周公  
輔成王之義殿下今以藩國敵朝廷卽遂其願猶爲不可  
况萬難無一易哉乞早息兵歸國書上下義獄建文四年  
六月 文皇出義于獄擢戶科給事中未幾陞湖廣左叅  
政

李宏甫曰此衛卒見識勝方正學十倍人亦何必多讀  
書哉嗚呼以今盛之天下金湯之世界付與講究周禮  
精熟大學衍義之大學士不四年而卒敗可畏哉書也

金川門守卒

龔翔者字大章崑山人年十八爲門卒守金川門靖難兵

卷七

由金川門入翔大哭宣德中周巡撫悅兩薦爲崑山太倉  
學官謝曰翔仕無害於義恐負往日城門一勳耳竟隱終  
身門人私諡爲安飾先生

李宏甫曰此人質任自然可與之共學矣在門墻爲孔  
門上上品非正學所能教也

國子博士黃公

附 郎卿史給令門十餘人

黃彥清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彥清以在駙馬都尉梅賾  
軍中私諡建文坐死并連從子貴池典史金蘭等繫獄賾  
言彥清實不在軍中金蘭等得釋金蘭後官至知縣南京  
致老言建文已卯庚辰間法網疎濶道不拾遺有得鈔於



儒者輒拂其塵土置高潔處以石鎮之而去一時士風朴實尚義者多靖難兵入京之夕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相與縱城遁去詰朝御史以聞文皇不問已而深山窮谷中往往有齋服自活禪寂自居如所謂雪庵和尚者可愛可悲

雪庵和尚 許 杜景賢

和尚名暨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黃之獄殺幾萬人即不殺謫戍窮邊不死于道而死于邊者又幾萬人當是時和尚壯年始慟哭落髮為僧西南走順慶大竹善慶里里墟中有隱者杜景賢知其非常人也與之遊往來自龍諸山

卷之七

十三

有松栢灘灘水清駛羅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即為之寺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來居斯夕誦經山中人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儒不可請誦佛經乃和尚亦知景賢意遂誦觀音經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詞讀之登小舟急棹離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于水投已輒哭矣已又讀終卷乃已景賢知之亦不問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俟客至輒飲客無客即拉牧豎共飲飲半酣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賦然已寐和尚頰形秀爽指素白剪剪落筆成文雖不甚工終而意氣渙發能感怡人或曰和尚當建文壬午為御史不

數月建文遜位和尚因秘跡以死死之日其徒問曰師何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陽問其姓名不答和尚有詩若干篇今且百四十餘年尚未敢顯行于世或曰此松陽葉希賢也以賢良方正舉為監察御史

河西備 附 莊浪魯家

河西備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夏六月靖難師入金陵備披蓑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備嘗衣舊衣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為備備取直稍稍積買羊裘披而覆以故蓑衣蓑衣益破縷縷竟不肯脫夏或衣暑衣亦即新故蓑衣輒覆其上備錢稍有餘走市中買牛肉

卷之七

十三

與酒與市中乞兒共飲食備力作倦時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者識備欲與語備走南山中避之旬月留都官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備何人者留都官亦不答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之且囑曰我死勿殮我棺幸西北風起火我無埋我骨魯家從其言

補鍋匠

川中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為人補鍋至州邑不過三日即去或復來夔慶人有欲學補鍋者即教之補鍋不索謝錢直令負擔從有後曹學補鍋者至即教

之補鍋而今先學補鍋者去如是數年夔慶間人皆呼補鍋者為老鍋匠云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即不索錢錢稍積遇風雨寒暑不出補鍋但坐食寄宿蕭寺而已一日於夔州市上逢馮翁彼此相顧愕然已而復相持哭哭已乃相牽入深巖中對語竟日學補鍋之流屏不得聞其語但見其語已又相持哭乃別去口自今永訣不復相見也後竟不知其所終蜀中峨眉亭嘗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宦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萬力為君王固首陽

馮翁東湖樵夫

馮翁亦不知何許人在夔州以章句教童子能為對句及古詩詩成輒自題馬二字或馬公或來馬先生每作詩輒大書壁間比見補鍋匠後即削去前後所題詩詩有傳者日夜夢何奇特能飛天漢津朝橫滄海曲夕過瀛池濱光燁皆五色蜿蜒無樹澗淵田變化間張主豔高旻時蓋永樂甲申乙酉間耳未幾翁主人去莫知所終

東湖樵夫者樵漸東臨海東湖上也日負薪入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秋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然曰皇帝安往曰燒官自焚樵夫大哭遂投東湖水中死竟不知何許人投水

而死又何緣故也

鄭端簡先生曰余聞之陶徵士言齊二客魯兩生史並失其名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撫卷長嘆不能已已余獨幸夫雪庵諸君子忍誦茹荼卒晦其明以不滅其族也

郎中梁公等二十餘人

附 王詔 鄭億

郎中梁田玉定海人籍隸兵入金陵與葉御史俱髡髮為僧避去久之松陽人王詔遊治平寺觀轉藏間藏上嘍嘍有聲異之令人緣藏上登頂無所見唯見一卷書載建文時出亡臣僚二十餘人事紙毀池字多斷爛不可讀讀數日稍稍詮錄其可識者得田玉郭良梁中節梁良用宋和

卷七

七

郭節何洲梁良玉何申凡九人人僅數言詔憐其忠又得之異各贊數語題曰忠賢奇秘錄贊田玉曰行儒名釋知我者誰至寶淪沒父而同輝

中書舍人梁良玉與梁郎中同族靖難兵入諫妻子易姓名挾微賫走出金陵城逾嶺至海南寓市肆鬻書為業以死贊曰忠臣寒寒遂彼海濱跪書龍市資以盂簪屯如遭如哀此陸沉

中書舍人宋和郭節皆不知何許人靖難後變名挾卜筮書走異域賣卜給衣食客死

何洲海州人不知任何官與宋和郭節友善素以忠義相

勘靖難後遂相約棄官爲竺人客死異域計合洲與宋和郭節而贊之曰箕子陳範嚴氏隱卜義有從否道有宜告烈烈英賢寥寥冥鶴

梁中節定海人未詳仕何官少好讀老子太玄經靖難後與郭良棄官同走出京城爲道士入山去

郭良亦不知何官何處人靖難後亦棄官爲道士合贊曰駕言導引笑傲林臯頹波莫挽使我心勞

梁良川亦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于朝靖難後相率變姓名避去良用去爲舟師已而死于水或曰梁氏父子兄弟爲舟師投水死者五人贊曰泛泛栢舟載浮載沉中

流誓楫懷我好音肯欠一死非名是尋以完我族庶明我心

卷七

七

中書舍人何申不知何許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至峽口聞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背死贊曰兩淮洶洶中作霹靂義氣憑股與之俱激好談過此寧不惕息鄭端簡乃爲隱括王子之詞合而銘之曰今吾故吾知我者誰瘡若漆身希蹤采薇戢戢潛龍寥寥冥鶴豈吝箕疇而甘漢卜山陬水滌天涯海濤會其可逢鼓以南音肯欠一死以明我心白霓晝見虞淵沉沉孰呵護此悠悠古今嗟乎靖難時死者無慮千人宋張林黃諸君子百方搜考

僅得百餘人此二十餘人者幸而不死又得好義者密錄其姓名藏之蕭寺秘處歷百餘年而王詔始見之縉雲鄭僑爲識其事竟以紙字磨滅故僅得九人其十一人不可考矣

太監吳公

太監吳亮建文中中官也建文焚官遜去文皇疑匿僧溥洽所永樂四年以他事禁錮溥洽命胡給事淡以訪張邈邈爲名遣太監鄭和等下西洋徧物色之不得正統七年有僧出自田州土官所來至廣西藩司自稱建文皇帝曰我自蜀入滇遊方到此今我老矣欲送骨歸故鄉官司

卷七

十七

奏上送入京稱老佛寓大典隆寺京城內外僧拜謁不絕咸曰是海外高僧科道官恐惑衆上言請下獄朝廷不忍以亮曾侍建文使往審問老佛見亮卽曰汝吳亮也亮答不是曰我昔御便殿食子鴛藥塊肉在地汝時手執壺狗牯之何謂不是亮伏地哭不能仰視復命畢自經死遂取老佛入西內卒葬西山不封不樹鄞人黃潤玉有學行爲廣西提學親見建文跌坐藩堂曰我朱允炆也長身巨鼻聲如洪鐘

編修程公

程濟朝邑人以明經爲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

寢食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曰某月某日  
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召人見仰  
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  
而果兵起赦濟為翰林編修克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  
捷諸將樹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潛往祭碑人  
莫測所以後文皇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以鐵椎椎碑  
再椎遂曰止止為我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諸將無得  
脫者濟名姓正椎脫處得免及淮上諸將敗建文乃召濟  
還京濟初與同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厲名節濟好術  
數翔止濟勿為此濟不聽已而有兵事濟又勸翔學術  
翔曰我願為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為  
智士也翔竟死建文急召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唯有  
出走免難耳立召僧為建文落髮濟從走每遇險濟輒以  
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建文至南京人尚識濟至京莫  
知所終

御史高公

高翔陝西朝邑人洪武中以明經為御史所論奏皆當  
上心靖難後上召翔翔服喪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遂  
族翔沒其產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今世世罵翔也親  
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為

漏澤園

李宏甫曰高公雖與程公同邑相善但高貴死忠程貴  
智免此兩公所以自謂不同也然高欲死忠同也若程  
者判以其身從君逃難至滿數十載其忘家忘親忘身  
之忠又如此固人臣之大忠也何得自以為不同也夫  
一以殺身為忠反使族屬之親祖考之骨亦不得免  
以智術為忠乃能致其主罪之遺遂於物外老送歸闕  
還葬西山是何心之最忠慮之最遠所全最大也嗚呼  
吾願世之為臣子者心最忠而世卒莫能知以是為忠  
之大云

長史劉公

附 子瓌

劉瓌字仲瓌其父文成公伯溫也弱冠溷濡經傳喜談兵  
究極節略握奇諸書偉貌豐髯議論英發既賊葉丁香叛  
延安侯唐勝宗討之次策於瓌破賊還薦瓌才略上喜  
曰瓌真伯溫兒矣召見瓌謂曰朕欲汝日夕左右惟問門  
使如儀禮司立百官上宜達為臆處爾無逾此官者遂授  
之賜第馬衣帶金書除奸敵倭四字於鐵簡賜之且命  
曰百官敢有不汝持此糾正會谷王封宜府謂侍臣曰  
谷王年少誰可羽翼王者諸大臣故忌瓌對曰閤門使劉  
瓌忠勇果敢可任上領之授谷王

慶寧燕趙六王府事璟嘗至燕 文皇與璟變璟勝 文  
皇曰卿獨不少讓我那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  
可讓處璟不敢讓靖難兵起璟馳還京獻十六策不聽令  
奉議李景隆軍事景隆又不聽景隆戰敗璟夜半渡蘆溝  
河水陷馬斃璟力破水跳躋岸冒雪走良鄉躍裂跛行三  
十里璟子猶自大同赴難越良鄉至涿州遇璟翼璟上馬  
奔還家養疾建文三年璟與疾北闕進聞見錄千萬言又  
不聽令璟還家待用明年六月建文既遜位璟稱疾不起  
法官論璟逃叛逮至京見 上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  
後逃不得一箇字下詔獄辨髮自經死法官希肯錄坐其

卷七

七

家 上不許得歸葬嘉靖乙酉提學副使萬湖肖像配享

文成祠

國子博士王公 附子祿

王紳字仲縉學士禕之子年十三穎敏過人宋濂一見奇  
之曰華川有子洪武十五年蜀王禮聘教授蜀郡紳痛父  
遺骸未返丘隴白王走雲南慟哭行求不能得仰奠死所  
仰天一號幾絕漢人感愴稱王孝子時雲南布政使張純  
重紳純孝為作帛王翰林文建文即位以薦召為國子博  
士預修 高皇實錄與方孝孺友善嘗尊孝孺為百代儒  
宗建文元年紳上言父死節狀且曰陛下方隆孝治而明

詔又有旌表節義之條正微臣得展情事之時先臣志節  
獲伸之日也下翰林定議降制特贈禕翰林院學士奉議  
大夫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謚自禕始也時寒義被拔  
擢而好與時浮沉紳上書勸之曰執事方負天下重望治  
否安危實係於進退去取之是非而所任非其所長所賦  
非其所事位高干器則有覆餗之患才過于職則有積薪  
之譏非其才而強委之至於僨事則是執事欲為尋常無  
聞之人而不可得况敢望其逸樂優游而與時俗上下平  
義得書極憾之建文二年卒年四十有一子祿字叔豐少  
有志行壯力問學性至孝紳痛念父沒食不兼味祿遵教

卷七

七

子孫相承數十年不變父母喪三年酒肉不入口卒年五  
十九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祿初從學孝孺靖難後嘗欲  
與孝孺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負其遺骸歸葬不可得坐  
逮繫獄 文皇念禕忠特宥之且用祿祿葬疾終其身讀  
書青巖山下祿與童景庸書言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  
欲執事與令兄商確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為家傳  
行狀以傳同志有愛慕之心者自然默識而謹藏之矣祿  
遂輯方氏遺文為侯城集後百年始傳  
李卓吾曰王忠文之子若孫真忠文之子孫也劉誠意  
之子真誠意伯之子也快人哉余獨怪誠意善天文知

難星正過急勸 上登別舟以免而不知已之難星在  
躬惟庸頭上來何也豈老星官亦但能知人而不能自  
知邪要之總不若姚恭靖老禿卒以僧錄司善世終其  
身我見其十六年於朝隨班行禮賜出官人不辭亦不  
近然一比丘以故絕無免死狐烹之疑又何待泛舟  
五湖與夫勞勞攘攘欲從赤松子學辟穀車平意者必  
如姚而後可稱善始善終而善於天文乎

翰林侍書宋公

宋惲字子夷文憲公孫也惲父璠中書舍人惲思紹父學  
專心力學書益工建文即位念濂為興宗舊學之臣乃遠

卷七

三

處野召惲入翰林為侍書與劉彥錦朱思平及濂門人樓  
璉鄭楷皆見擢用永樂十年濂孫情坐鄭公智黨刑部侍  
郎張本請罪情 文皇曰濂名儒開國時事 皇考有勞  
原情勿問

卷七終

熙朝名臣實錄卷八

秣陵 焦 竑 輯

太師蹇忠定公

景陵 長陵 獻陵

公名義字宜之初名璩巴人也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  
舍人一日 上顧公問汝蹇叔後乎即書義字賜公易名

一考當調命滿九載曰朕且用義 建文即位知 太祖  
欲用超陞公吏部右侍郎靖難後轉左逾月陞尚書代張

純當是時盡改 建文諸例一復洪武之舊公從容為

上言 上喜公忠實或遂諧公不忘 建文 上不聽承

樂三年兼詹事 上欲論 太子率令詹事往導意 太

卷八

子尤愛重公七年巡北京佐 太子監國諸王及遠夷奏

請詣行在所餘悉啓 太子處分九年與夏公同考滿

賜宴勅獎論十七年父喪歸起復詣北京謝遣中官護還

京明年從 太子朝北京十九年三殿災特勅廷臣二十

八人巡行天下公及給事中馬俊巡應天諸郡問民疾苦

為察陝斥文武吏出太甚者數人還吏部二十年 上北

征還坐東官事與西楊頌繫錦衣衛尋釋 獻陵即位首

進公少保兼尚書支二俸歷進少傅少師 賜公等絕愆

糾繆銀圖書各一 論曰朕有過舉卿即具疏用此封識

及黃文簡公誥草 上特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

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又面論曰此朕實心未幾又製蹇忠  
貞印賜公公重厚不敢專斷每承顧問常持兩端不能決  
西楊謂公過思公應曰事不熟慮恐後有患 上笑曰義  
士奇所言皆是東楊或詆公語聞 上 上不直東楊公  
頓首言禁無他即左右有讒者願 皇上慎察 上笑  
曰吾亦不信偶言及耳宣德初從征漢庶人軍中進止多  
從公時議赦交趾公及夏公力言 祖宗疆土不可棄  
上不聽命擇人使交趾公欲薦伏伯安西楊語夏公伯安  
不可使公當楊前力爭當是時 上尤信夏公比召諸大  
臣入議公薦伯安 上顧原吉云何對曰不可公曰伯安  
有口才羣臣不及 上又顧問士奇云何對曰伯安有穢  
行無學識遣使必辱國 上從 人言不遣伯安公亦不  
以二人為異已宣德三年秋從巡邊還 上顧蹇少師老  
不欲煩以事敕曰卿事 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允資贊  
輔今春秋尚尚典劇司非所以優老待賢唯師保官宜亮  
為職可輟吏部務朝夕在朕左右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其  
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眷倚老成之意明年夏郭  
進代公尚書又賜公忠厚寬弘銀章一七十年秋令有司治  
公第八年一品九年賜宴禮部公生日賜鈔萬馬一 裕  
陵即位日公齋宿得疾越五日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諡忠

卷八

二

定公孝友質實和厚 人有益未嘗一語傷物歷事  
六朝凡五十年貴而能謙富而能約 上前所言未嘗退  
以語人在吏部尤慎擇郡守考察明恕不苛不縱公子英  
萃皆尚實司丞 長陵即位之歲至成化丁亥凡六十六  
年吏部尚書四人公及郭公兩王公而何公協佐者不與  
焉自後至正德終五十四年凡更十八人而尹公最久十  
四年

太師夏忠靖公

字 季 長陵 獻陵

公名原吉字維岳湘陰人 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書誥授  
戶部主事尚書郭新奇之與商確諸司事劉郎中者忌公

卷八

三

會劾諸司怠事者 上曰宥之新請必罪上怒斬問誰敢  
汝新免冠謝得已劉郎中因奏果人殺尚書者意中公  
上問新為誰對曰堂後書算生殺臣臣愚過聽萬死 上  
下書算生獄劉郎中又奏公專尚書柄言前事實原吉放  
尚書 上曰聞原吉能佐尚書汝願欲請原吉耶劉郎中  
與書算生皆素市建文即位逾月陞戶部侍郎明年左  
採訪使巡福建未幾移鎮浙州靖難後轉左或言公建文  
用事人不宜大用 上曰原吉忠於 大難以忠忠建  
文又豈不朕忠耶逾月進尚書永樂元年吳淞大水公行  
視水遣僉都御史俞吉賜公水刷集累遣侍郎李文傑大

理少卿衰復陝西參政宋性佐公言浙西諸郡蘇松最  
居下流常湖嘉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五百里  
納杭州宜歛諸山水注潞山諸湖入三泖項浦港溼塞滙  
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吳松諸浦港泄其壅淤  
以入於海吳松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  
東通海前代屢疏以常湖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  
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  
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莖蘆  
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澆沙淤泥浮泛動  
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

卷八

四

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松江南北  
兩岸安定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  
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浚倘有  
范家瀆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  
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既開通相度  
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  
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公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揮益  
歲饑奏發粟三十萬石賑濟二年還朝復出治水水洩農  
田大利 召還部時賞功封建征夷下番營北京費億計  
計皆取辦于公從 上北巡兼掌行在吏禮兵部都察院

奉八年 上北征輔 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  
諭曰朕以房玄齡視卿公旦入朝獨近辰前參決機務朝  
退歸官御史環請事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 駕還扈還  
京尋令侍 太孫周行鄉落取藜黍進 太孫曰願殿下  
味此九年滿考宴便殿論廷臣曰原吉 高皇養成賢德  
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一年扈  
北巡侍 太孫居 上營後十四年侍 太孫還南京十  
五年從幸北京十八年官殿成命召 太子 太孫于南  
京十九年三殿災 詔求直言言者輒云都北京不便主  
率蕭儀清沈峻 上怒殺儀曰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言遷

卷八

五

都便言官遂劾諸大臣 上跪言官大臣午門難遷都利  
害都御史陳瑛罵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 上令左右  
問衆議云何公曰臺諫職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  
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萬死罪再問對如初 上說盡釋  
言官大臣 上御便殿闕門每召公語移時左右莫得聞  
退則恟恟若無預者交趾平 上問陞賞孰便對曰賞費  
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 上從之法王來朝 上  
欲郊勞公以為不可法王見便殿命公拜又不肯拜 上  
笑曰卿欲效韓愈耶過侍郎楊勉之遠矣十九年 上議  
征虜公力諫 上怒繫內官監籍其家竟比征阿蘇台及



兀良哈明年又征阿魯台又明年北征還至榆木川不豫  
顧左右曰原吉愛我 上計至 太子走公繫所呼公哭  
曰楊榮至 父皇實天矣公伏地哭不能起 太子即位  
復公戶部尚書會母喪乞終制 上曰卿老臣宜共濟艱  
難卿無母我有父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不允立  
太子兼太子少傅尋進少保兼太子少傅尚書如故支三  
俸固辭許辭太子少傅依洪熙元年冬無雪 上作憂民  
吟授公和賜田五頃建第兩京李時勉廷諍激 上大怒  
言時勉當朝辱朕公曰時勉小臣豈能損聖德願少霽天  
威下法司議罪未晚 太子去南京 上崩 昭皇后命

卷八

六

公急迎 太子 太子將至羣臣郊迎 后留公佐襄王  
居守 太子既即位時時密咨公或袖小帖付公公亦時  
時有所白宣德元年漢賊人反指公徵救祖為奸臣首  
上夜召諸大臣議公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 上曰彼借  
卿為兵端耳命坐屏左右密議東楊首勸親征 上難之  
顧公對曰往事可鑒臣見所遣將語臣兵事慷慨臨事可  
知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  
上意遂決師臨城庶人猶令人繞城罵公三年賜範金銀  
印曰令弘貞靖曰謙謙齋曰後天下樂從巡邊還 上念  
公老勅轅部務俾專論道左右明年夏召郭資代公是冬

從閱武郊外公生日 上繪壽星圖為詩賜公五年春卒  
贈大師謚忠靖復其家朝議公宜贈伯西楊不可後三年  
郭資卒得贈湯陰伯公天性寬平約大體略煩苛以故雖  
數興大役供餉贍給而民不騁騷入無識不識皆謂公君  
子長者呂震嘗 上前短公柔奸震為子求官 上問公  
公稱震有守城功陳瑄靖難初欲殺公公力薦瑄才總漕  
運周忱為長史或薦為郡守公言郡守不足展其才忱得  
陞侍郎巡撫當是時寒夏齊名寒公簡重夏公弘裕外兼  
臺省內參館閣三十年間民安吏治有古大臣之風  
蓋修 太祖 成祖 仁宗三朝實錄 太祖實錄凡三

卷八

七

修建文中徐輝祖監修永樂初李景隆監修再公監修解  
學士表公治水東南有功吳人尸祝之正統間勢家奪水  
利海防盡壞周文襄公治之纔十餘年又壞景泰中李侍  
郎敏治之弘治中又壞徐侍郎買又治之正德末又壞李  
尚書克嗣又治之  
太保黃忠宣公 李 孝陵 長陵 景陵 祿陵 缺陵  
公名福字如錫昌邑人鄉貢士為項城主簿改清源有惠  
政遷余吾前衛知事陞龍江衛經歷洪武中上嘗論大計  
上奇公三十一年四月起陞工部右侍郎靖難後李景隆  
指公為齊黃黨公厲聲言臣罪固應死但目為奸黨則臣

心未服。上不復徵其官。尋轉左。逾月陞尚書。永樂三年。都御史陳瑛劾公不恤工匠。改北京行部尚書。四年。征交趾。公及大理卿陳洽轉軍餉。既郡縣交趾。公以尚書兼掌布按二司事。公視民如子。勞來安輯。躬勤不倦。又戒郡邑吏。專意撫字。曰。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政令條畫。並宜寬簡。中朝士遷謫至者。咸見溫恤。問疾問貧。禮賢雪罪。兵民咸悅。夷蠻欣附。中官馬騏。怙恩肆虐。誣公有異志。上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也。不問。獻陵卽位。召還曰。卿老成人。久勞於外。朕亟欲見卿。公在交趾。凡十九年。及還。爰入扶携。走送。號泣。不忍別。宣德九年。騏激交趾。反時洽以兵部

卷八

八

尚書代公。累奏乞公還撫交人。會公持節出封親藩。卽日召還。勅曰。卿遺愛在交。交人思卿。卿強爲朕再行。其先帝念卿萬里召還。輔朕。朕亦不欲遠卿。願還友新附。終始勞卿安輯。以工部尚書兼詹事。出領交趾藩臬事。比至。柳總兵敗死。公亦被賊執。賊驚下拜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饋白金餼糧。肩輿衛送出境。至廣州。公盡取賊遺歸。官還京。爲行在工部尚書。四年。與平江伯計潛謀五年。公請於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田。積穀。省漕粟。下行在戶兵部議。郭資張本言。緣河屯田。便事竟不行。七年。上官中覽公言漕事便宜。喜公有經略。

出其章示。西楊曰。言者慮深遠。可行六卿中誰倫對曰。福受知。太祖最先大用。今六卿中。鮮及福者。永樂初。建北京行部。命之。級輯剗瘵。及得交趾。命總藩憲。安新附。具有成績。才德兼備。有大臣體。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與馬。騎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上曰。非汝不聞此言。西楊曰。南京根本重地。先帝以儲官監國。今宜用福。南京福老成忠直。緩急可倚。上曰。然。明且。遂命吏部改南京戶部尚書。明年。兼掌南京兵部。裕陵卽位。加少保。添贊機務。留都有文臣參贊機務。

卷八

九

自公始。公每事先籌定。付襄城伯。襄城伯亦敬信公。比視事。皆襄城伯處分。公不出一語。或以爲言。公曰。汝見守備何嘗一事。錯時以公議。復設提學憲臣。正統五年。卒。成化初。贈太保。謚忠宣。公秉心正大。義利介然。天下士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知其爲君子。斥奸闢諛。無所顧忌。憂國忘家。老而彌篤。俸賜分贍族姻。屬績之日。室無百緡。

少師金忠義公

公名忠。鄞人。少慷慨。負義氣。兄成。通州公省兄。靖難兵起。公布衣田冠。上謁典儀云。浙東青士金忠。願見殿下。說兵事。及中朝動靜。得召見。言殿下太平。皇帝小人。耕

江海間及來往齊魯道上，開殿下賢譽，服人心久矣。茲舉大事，人材為急。戊祖說立授署紀善，日侍帷幄，贊理戎務。尋陞署長史，已為真靖難後，陞工部右侍郎，治事北京。永樂二年，召入兵部為尚書，公博覽史籍，議論河懸，儲位未定。上密問公，歷數古昔適孽故事對。上喜，賜公大錢，又曰：詹事官端，汝以尚書兼詹事，幸善調護。太子公侍。監國時，時勸起孝敬，篤友愛，小心敬慎，無失禮。舉禍福聽諸天，或講諭廷臣及宮寮過者。上密令公察審，公退，每數日頓首，再三為白，無是事，願陛下寬宥。上或不喜，即又頓首言：臣敢保其無他，他日有踪跡，即如人言，臣甘連坐。以故諸所獲全者多人，亦不知也。公每導人寬愛，無為苛刻，公事概推同官，使展其才能，有闕誤，引為已過，不遺片善，不念舊惡，俸賜有餘，周賑鄉族。太子即位，念公贈少師，諡忠襄。

少保陳節愍公

孝陵 長陵 獻陵

公名洽，武進人，謹敏有才識。洪武中，薦布衣善書，授兵科給事中。憂去，建文中，起復，文選郎中，請難後，陞右侍郎，轉左，改大理卿，討交趾，出參軍，兼給餉，交趾李襲將，土功罪，建授土官，經理兵食，分守隘塞，皆中節。隆慶初，都左侍郎，是時黃尚書兼掌布按兩司事，洪熙元年，召黃尚書還，公

代兼兩司，仍參軍，事未幾，內官馬騏、黃欽、朱橫、交人再叛，攻交州城，敗賊去。王通復引兵渡江，擊賊，戰寧橋，公言賊狡，有伏誘，我不可出，通不聽。遇賊，公奮身力戰，不支，被賊執，不屈，罵賊，死。事聞，上曰：大臣以忠殉國，一代幾人，贈少保，諡節愍。官其子樞，刑科給事中，時交趾布政使戈謙，上言乞褒，欽、橫、都指揮李任、都督同知、指揮使顧福、劉順、徐騏，皆都指揮同知，指揮僉事劉安、指揮同知正千戶蔡顯、指揮僉事副千戶桂勝、正千戶知府諒江、劉子輔、諒山易先布政司叅政、政平知州何忠、府同知內官馮智太監，並復其家，交賊獲都督蔡福，福至昌江城，呼任等降，任

卷六

十一

罵福叛君賊，狗彘不如，與顧福等且守且戰，前後三十餘戰，輒破賊，賊益兵象攻，九月，糧盡，眾困，賊雲梯登城，奪其門，任復率死士三戰三敗賊，賊擁兵象大進，不能支，任福皆自刎死，智順自縊死，城中人不肯降，死者數千人，子輔、盧陵人，以太學生為御史，持身謹行，儉約如布衣，用法公平，不見喜怒，巡浙江，有風裁，陞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守諫江，撫民如子，民亦愛戴，子輔，賊攻城，勢猖獗，旁郡縣皆陷，子輔獨死守，授久不至，食盡，城破，城中兵民盡闕，死，不肯降，子輔曰：郡人我人，義不汙賊，自縊死，一子一妾皆先死，何忠，江陵人，進士，為御史，持正，永樂十九年，三殿災，

言事出知政平州明敏有吏才居州應慈忠計事上藩司  
會寧橋軍敗賊乘勝逼城成山後遂與賊和且請赦朝  
廷賊遣酋陳潤老表謝侯令忠勝同澤七行請益兵征勦  
至昌江內使徐訓泄其謀賊拘忠等欲降之忠不聽刀鋸  
臨忠不降且怒忠益大罵賊賊不懼忠父子及勝同日死  
麒與頤守立溫賊攻城糧盡猶率罷卒固守城陷無一人  
屠賊麒頤皆自縊死易先湘陰人國子生為知府  
諒山有善政任滿當選交人乞留進三品祿留諒山城陷  
自縊死劉安征交趾有功留官交趾前衛守備又安將還  
孫東關至富良江遇賊被執安密與眾謀候討賊兵至內

卷本

十三

應千戶包宜以告賊賊將殺安安與指揮陳麟奮起奪賊  
刀殺數人自刎都督蔡福都指揮朱廣薛聚于瓊指揮魯  
貴千戶李忠皆伏誅福鎮守又安不與賊戰率廣等降賊  
又教賊造攻具破東關時有官軍九千餘人發憤欲劫焚  
賊營福又遣百戶牟英告賊賊盡殺九千餘人遂攻破昌  
江等城又檄至各城說降至清化知州羅通罵福反賊宣  
德三年蔡利歸福等京師盡棄市籍其家又有馮貴侯保  
為交趾左右叅政討賊力戰死 景陵即位贈二人左右  
布政使

太子太師胡忠安公事

建文帝

長陵

景陵

公名濬字源潔武進人建文二年進士為兵科給事中永  
樂元年陞都給事中戶科時傳建文崩或云逸去諸舊臣  
多從建文去者 上益疑遣公迤天下名訪張傑備又名  
頌書徧行郡縣察人心時又傳建文在滇南公以故在楚  
湖南最久十四年內艱起為禮部右侍郎明年巡江浙二  
十一年巡均襄還朝會 上駐宣府公馳夜上謁 上已  
就寢聞公至被承急起召入勞公賜坐與語公言不足慮  
也先公未至傳言建文蹈海去 上分遣內臣鄭和數輩  
浮海下西洋至是 上疑始釋 太子監國藩王謀奪適  
造飛語 上命公往察密疏聞公具述監國七事言 太

卷本

十三

子誠敬孝謹無他 太子即位轉太子賓客兼祭酒南京  
未幾閱官中密疏見所述七事大喜謂公忠慎朕不及知  
也俄崩 景陵即位復召為侍郎禮部兼太子賓客會公  
來朝留行在禮部宣德元年進尚書二年賜第給關三年  
賜文恭世家清和恭靖二銀章是秋扈 駕出會州明年  
夏再扈巡邊沒常家人田宅盡賜公尋兼詹事六年兼領  
行在戶部事公有才猷深厚不洩禮典財賦經畫有章  
景陵嘗曲宴公及西楊蹇夏曰海內無虞四卿力也 裕  
陵即位益禮敬公元年失行在禮部印自劾 上不問改  
給行禮部印九年疏引年不允十四年北征留守京師廷

議迎 上皇時三歲

索土地發方大耳舉利願不敢言于少保徐曰此變方略

我與總戎責也俄旅還賴公有定執竟上奉迎儀注景泰

元年楊善使虜漢言 上皇蒙塵已久宜 等進上服

食不報又請明年正旦朝 上皇於延安門不許二年災

異乞歸不允三年以太子太傅加少傅懷獻太子立進兼

太子太師是年十一月巳巳 上皇萬壽節公乞令百官

拜賀於延安門不許六月疾作又明年 上皇復位力疾

入一見請老去遣子長寧來謝 上念公疏屢請令百官

朝廷安門授長寧官錦衣世鎮撫卒年八十九謚忠安公

平易寬和立朝幾六十年十知禮部貢舉

李贊曰胡忠安之忠大矣當永樂在位之二十一年也

猶未放心於建文之遜去而所托腹心之臣唯忠安一

人孰知忠安一日在湖湘則建文一日得安穩於滇粵

諸山寺邪留一建文固無損於事 永樂之忠而反足

以結 文皇之寵完君父叔姪之倫今觀公之告 文

皇直言其無足慮而已嗚呼誠哉其無足慮也公豈欺

文皇者哉 上疑始釋建文無恙吾故以謂胡忠安之

忠大矣說海曰天順初公年八十二以疾乞休其弟克

恭克寧克誠並年踰七十蒼顏白髮燕樂一堂遂屆其

堂曰壽愷又曰公初生時髮白如絲彌月方黑是夕母

夢一僧持花入室覺而生公生數日有吳僧至家索公

一見公見僧而笑父問之僧曰此吾先師天池僧也先

師嘗示夢某甲云我今已生胡氏家爾來見我當以一

笑為記今果然矣

太子少師儀文簡公 事 孝陵 長陵

公名智高密人洪武中薦為教官知高郵州高郵人皆愛

公曰知州長者陞知寶慶府寶慶人健悍又畏敬公曰太

守不可犯永樂二年遷東宮官陞通政兼右中允未幾陞

廣布政使三年入侍郎禮部十一年元旦日食呂尚書

講贊如常公獨爭議不可 上令吏部翰林院擇一老儒

侍 太孫明日 太子召問得人未 蹇公及西楊薦公又

日人鮮知智者以故議未決 太子曰吾嘗舉李繼陽大

誤悔無及如智誠端士然老矣西楊稱智起家學官明理

守正精神未衰廷臣中老成正大無踰智者是日午朝

上顧 太子問曰侍 太孫講讀得人未 太子應曰禮

部侍郎儀智議尚未決 上喜曰得人得人智雖老能直

言元旦日食智詭議免賀智可用公寬平嚴正務 大體

尚忠厚遇事是非又輒別白為 太孫陳說不附會年八

十致仕

卷八

十四

卷八

十五

尚書王文忠公

長陵 景陵

公名英字時彥金谿人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未幾召公及王直入內閣書機宜奏疏五年授修撰扈上北巡十四年進侍講二十年從征胡至湖樂兒海放師至威虜命碎李陵臺驛令牌沉河中絕虜爭上顧公喜曰秀才二十八人中讀書者朕需爾為用宜宜力勿憚勞公因言虜遁幸勿入險窮追 上笑曰朕為天下國家計秀才直不欲驥武耳又曰凡軍中一切動靜或謠言有聞即密奏朕又顧內臣曰秀才有事見朕勿阻之上駐安平鎮軍中意旨上怒公言此皆壯士幸宥北過稍與恩澤

卷八

異日得其死力 上喜立命兵部尚書李慶給餉及糧膏東宮即位陞侍講學士又陞右春坊大學士兼故官支兼俸明年乞省歸朝 景陵召入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吳沉朱善劉三吾永樂初解縉胡廣皆有名汝英慎自勉五年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七年內艱起復 裕陵即位充史館總裁講官陞禮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八年出理部事領日講十一年引年不允十三年陞尚書南京禮部景泰元年卒謚文安改謚文忠公與修 文 仁 宣三朝實錄文章典瞻尤善草書頗直諒好規人過以故三楊皆不喜

八卷終

熙朝名臣實錄卷九

林陵 焦 竑 輯

榮國姚恭靖公

公名廣孝長洲人少祝髮為僧里中妙智巷名衍字斯道已又不學佛顧好讀兵書尚謀略兼為詩學書嘗遇異人授占術輒為人決休咎與王賓高啓輩善厚亦與宋濂蘇伯衡來往洪武四年詔取高僧會病免八年詔僧通儒者授以官公試禮部不得官賜僧服還山十五年宗泐薦公時 高皇帝封秦晉燕等十王 成祖封燕將之北平公乘間請曰大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今皇圖草昧東宮仁

卷九

柔願厚自愛大王試乞臣府中當奉一白帽與王戴蓋王上加白其文皇也 成祖已稔知公亦欲得公會 高皇后崩 上曰王與一名僧誦經念佛修齋公名在燕府籍中則大喜至北平居故慶壽寺公每夢與劉秉忠語 高帝崩建文即位謀諸大臣齊黃方等逼執伊周齊谷削爵為庶人湘獻王自燒殺事且至燕 燕王懼甚問公曰能下乎公曰能即以三錢授 成祖密祝而擲之曰大王卜天子乎王曰咄毋妄言公拜曰大王幸賜臣燕亡左右窺聽故敢畢其愚主上猜問宗室侵漁齊藩所戮辱囚首隸士伍蓋五王矣大王先帝所最愛也且又神明英武得士

衆心主上所最忌也。夫燕勝國之遺而北方雄鎮也。其民習弓馬地饒粟。悉雄齒屬郡之材官良家子。設甲可三十萬。粟支十年。大王之護衛精兵。投石超距者。又不下二萬。鼓行定山東。略河南。此勢若建瓴而下。誰爲抗禦。大王卽不南。機先發。欲高附。得邪。且秦匹夫耳。臣竊謂大王卜之心。與臣卜無異也。燕王曰。子休矣。公曰。臣有所與相者。袁珙請以決。曰。與。珙至。就傳舍。燕王從貌類者十餘人。往就珙。相曰。吾等俱護衛校耳。珙獨起指燕王拜。燕王手止之。稍間。命入宮。悉屏左右。珙俯伏曰。大王。太平天子也。臣遊燕市。燕市中諸將相肩接。則皆以大王故。時責燕益急。成祖召公入便殿。密議。或歎息泣下。公曰。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因問公師期。曰。未也。俟吾助者至。曰。助者何人。曰。吾師又數日。公曰。可矣。遂謀召張昂。謝貴等宴。設伏斬之。遣張玉。朱能。勒衛士。攻克九門。出祭。燕見被髮而旌旗者。蔽天。成祖顧公曰。何神。曰。誓固言之。吾師北方之將。玄武也。於是成祖卽被髮。仗劍。相應。兵初起。暴風雨。成祖不說。公曰。飛龍在天。從以風雨。元吉。兵南行。公送道旁。言江南有方孝孺者。學行負盛名。卽不肯降。幸勿殺。當是時。獻陵居守。公及張養等。日夜守禦。輯拊兵民。南兵再攻城。設伏截其後。城上呼噪。伏發。急開。

卷九

二

門夾擊。大敗南兵。去。又夜縱死士下城。劫南兵。或遣數十人。遠伏草莽。間夜舉火。鳴砲。南兵不謀。休息。輒出精兵奮擊。敗之。盡焚九門諸柵寨。成祖軍中有間見異事。及兵進止。輒緘書飛騎問公。條答附去。並中機。適靖難後。爲左善世。復姚姓。賜名廣孝。立東宮。陞太子少師。輔太子南京。上令公蓄髮。再三終不肯蓄髮。嘗賜兩宮人。逾月不近。亦不辭。上乃召還兩宮人。永樂二年。賑濟蘇湖。十六年來朝北京。寓慶壽寺。病。車駕再臨視。卒。贈少師。菜園公。謚恭靖。上爲文。神道碑。洪熙元年。侑享。成祖廟庭。嘉靖九年。移祀大典。隆慶寺。罷侑享。

卷九

三

稱聖夫人墓是也。又曰：齊王以北平都指揮張信為

成祖舊所信任，密勸信使乾。成祖還京師，信憂甚，不敢

言，以告母。母驚曰：不可。吾聞燕王嘗有天下，王者不死，非

汝所能擒也。信益憂，亡何，有勅使趣信信，然曰：何太甚

也。乃往燕邸請見，不得入。乘婦人車徑至宮門。成祖見

其挺身來，乃召信入，拜於床下。成祖嘗為風疾，不能言，

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以告臣。成祖曰：誠疾信曰：殿

下不以情語臣乎。今朝廷有勅，擒殿下，果無意當就

執，如有意，勿諱臣。成祖見其意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

子也。乃召廣孝至謀事，適簷瓦墮地。成祖心惡之，廣孝

曰：無異，是欲易色耳。時有二人突入邸見。成祖曰：殿下

不亟順天，應人何猶安坐此。成祖叱口：狂夫何來妄言。

二人曰：臣為布政司吏，奈亭按察司吏李友直，今潘泉諸

臣密疏殿下欲謀大事，得旨遣殿下脫不信，跪草在此。

成祖以潘泉吏恐使來探已者，怒逐之。二人曰：逐出亦死，

不出亦死，寧死不出，乃留匿邸中。成祖出其疏草，示護

衛指揮張玉朱能等曰：此何為者。遂令玉等帥壯士八百

人人衛。又曰：成祖師圍濟南日久，百計攻之不下，以有

鐵鉉守禦故也。姚廣孝進劄曰：師老矣，請暫還北平以圖

後舉。師還，鐵鉉遂與盛庸等合兵，進復德州諸郡縣，及東

官再北。成祖師復還北平，姚廣孝曰：前固已言之矣。師

行必克，但費兩日，昌為文從兩日，此後當全勝也。

筆記曰：燕王南下，留太子守北平，而廣孝輔焉。李景隆吳

高平安之師，前後數十百萬，皆計却之。燕王已定京師，即

帝位，首欲討廣孝，廣孝固辭，為留髮，賜冠服，居第室，女亦

醉，乃拜僧錄。左善世賜名，遣使於武當山營玄武宮殿，

楹柱梵篋，悉用黃金，是時天下金幾盡。又一日，上忽顧

謂廣孝曰：卿若有不豫，色然何也。曰：無之。曰：吾已知矣。毋

諱。廣孝曰：臣朝與吏部尚書言，歷五階而上，言已歷五階

而下，是以介介耳。上曰：吾所以欲爵卿也。即拜太子少

師，尋命督修。高皇帝實錄成，遣撫巡吳地，廣孝有故人

王賓者，居委巷，不妄出入。廣孝至吳，三往見之，皆不可遇。

屏騎從，徒步造門，賓遙語曰：和尚差矣。卒不見，謁其姊姊

亦揮出之。熟徐視，捫其頂曰：幸此尚在。後還京師，卒年八

十五。公幼名天億，為僧名衍，為左善世名廣孝。逸史氏曰：

廣孝協定大計，乃循初服，棲心玄門，終不得以富貴易之。

奇士哉。李卓吾曰：即不循初服，若李鄴侯亦何妨。奇士總

不在此也。若王賓者，奚足言。嗚呼！公知故人，而故人不知

公，但知公之差，而不知公之大也。

李贊曰：公官太子少師，推忠輔國協謀宣力文臣，階特進

卷九

四

卷九

五



榮祿大夫勳柱國進封榮國公謚恭靖加贈少師別號獨  
菴老人又自謂逃虛子予時年七十五矣偶至燕寓西山  
極樂寺訪問公遺書遺像甚勤迺有告者曰公自較配享  
祀大典隆寺而今燬矣今移公像于崇國西偏甚不稱予  
齋戒擇日往崇國寺瞻禮見墨蹟宛然儼有生氣俯仰慨  
慕欲涕者久之以為我國家二百餘年以來休養生息遂  
至今日士安於飽煖人忘其戰爭皆我成祖文皇帝與  
姚少師之力也而其可如此苟簡棄置之哉而其可如此  
苟簡棄置之哉公像甚精峭上有題偈乃公親筆若以為  
古物亦當守為世寶况真儀乎意欲移住崇國寺朝夕瞻

卷九

六

拜以致皈依縱在世不久亦愈于空抱遺恨也公有書名  
道餘錄絕可觀漕河尚書劉東星不知於何處索得之宜  
再梓行以資道力開出世法眼

御製推忠報國協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上柱國榮

國公姚廣孝神道碑

朕惟商宗得傅巖之叟以佐中典漢高用赤松之流以成

大業蓋天之生斯人也豈偶然哉惟我太子少師姚

廣孝蘇之長洲人祖菊山父妙心皆積善母費氏廣

孝器宇恢弘性懷冲澹初學佛名道衍潛心內典得

其闢奧發揮激昂廣博敷暢波瀾老成大振宗風殫

通儒術至諸子百家無不貫穿故其文章闕嚴詩律

高簡皆超絕塵世雖名人魁士心服其能每以為不

及也洪武十五年僧宗泐奉至京師

皇考太祖高皇帝一見其之命住持慶壽寺事朕藩邸每

進見論說勤勤懇懇無非有道之言祭其所以堅確

有守積純無疵朕益重之及

皇考賓天而奸臣擅命變更舊章構為禍亂危迫朕躬朕

惟

宗社至重巨救之責實有所在廣孝于時識進退存亡之

理明安危禍福之機先幾效謀言無不合出入左右

卷九

七

帷幄之間啟沃良多內難既平社稷奠安乃召至京

師命易今名特授資善大夫太子少師既又賜之

誥命祖考皆進封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如其官朕命儒臣

纂修

皇考太祖高皇帝實錄廣孝為監修官躬自校閱克勤所

事嘗歸吳中以所賜金帛悉散之宗族鄉人其平生

樂善好施天性然也永樂之六年三月來朝北京仍

居慶壽寺朕往視之與語極懽至二十八日詔諸門

人告以去期即欽袂端坐而逝享年八十有四朕聞

之哀悼不勝輟視朝二日命有司為治喪葬追封榮

國公謚恭靖贈以勳號百司官僚暨畿內士庶遠近  
傾赴肩摩踵接填郭塞衢雖武夫悍卒閭巷夫婦莫  
不贊嘆嗟咨瞻拜敬禮惟恐弗及凡七日儀形如生  
異香不散卜地西山巖石建塔四月六日發引靈輜  
飄灑法幢旋繞于以火之心舌與牙堅固不壞得舍  
利皆五色其所養深矣六月十一日乃葬墓在房山  
縣東北四十里嗚呼廣孝德令始終行通神明功存  
社稷澤被後世若斯人者使其栖栖于草野不遇其時以  
輔佐興王之運則亦安得播聲光於宇宙垂功名于  
竹帛哉春惟耆艾深切念懷乃揚其功德之不可泯

宋元

八

者勅之金石以詔來人

湯陰伯郭忠襄公

公名資字存性武安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為戶科庶吉士  
試主事戶部總部歷改湖廣陝西同為真陞僉都御史尚  
書郁新薦改比平參議陞參政不數月進布政使靖難兵  
起公獻策防禦已而留侍 獻陵居守李景隆攻比平晝  
夜扞備輯睦兵民轉給饋餉靖難後陞戶部尚書 上曰  
資朕蕭何也未聞月出掌比平布政司事即建北京置行  
部與雜僉並改行部尚書深見信用永樂十九年罷行部  
復為戶部尚書時巡符傳建百費並與皆公調度 獻陵

即位立東宮兼太子賓客臣六子太師以足疾賜軒給半  
俸致仕復其家宣德四年召公以太子太師掌戶部事免  
朝參公益恭慎祁寒暑雨必入署視事不少休卒年七十  
三贈湯陰伯謚忠襄永樂後文臣贈伯四人金純山陽伯  
吳中桂平伯金濂沐陽伯

尚書宋公

公名禮字大本永寧人洪武中太學生為山西按察僉事  
坐事左遷戶部主事謫戍寧夏建文初薦授陝西僉事辛  
巳又坐事除刑部員外郎靖難後命署禮部事俄陞禮部  
右侍郎逾月轉左永樂二年尚書工部或曰公為陝西布

宋元

九

政使召為工部尚書時營北京公取材川蜀七年奪憂伐  
山通道深入險阻時下 勅嘉公勞績九年治漕河已又  
入蜀十二年九載考績十六年來朝又入蜀是歲理獄江  
西十七年又入蜀是年病召還京理部事造番舟十九年  
造黃舟是年又入蜀公初治漕河濟寧與侍郎金純都督  
周長修復會通河置十五閘盡用濟寧同知潘鈔正策役  
夫三十萬工十旬調租一百十萬石浚黃河故道用侍郎  
張信圖策與典安伯徐亨侍郎蔣廷瓚自祥符魚王口至  
中深下二十餘里殺水勢河成賞功公第一長以徇私虐  
人不得賞又於寧陽築堤城壩迤汶水盡入漕河用御史

高。址。築。疏。洩。河。至。海。豐。大。古。河。入。几。四。百。五。十。七。里。役。夫。三。千。工。一。旬。自。是。挽。漕。京。師。罷。海。運。公。功。最。大。卒。之。日。家。無。餘。貲。洪。熙。元。年。呂。震。言。公。郵。典。未。備。與。葬。祭。正。德。七。年。始。賜。祠。祀。會。通。河。上。公。剛。果。質。直。有。經。濟。才。取。下。稍。嚴。以。故。事。亦。易。集。純。泗。洲。人。洪。武。中。太。學。生。為。文。選。郎。中。江。西。參。政。召。為。刑。部。侍。郎。危。篤。比。征。歷。禮。工。刑。三。部。尚。書。大。子。賓。客。所。至。有。政。績。淮。泗。開。治。水。功。最。著。卒。贈。山。陽。伯。純。寬。和。有。容。吏。事。餘。敏。宣。德。三。年。夏。暑。勅。法。司。疏。獄。純。數。會。客。宴。飲。言。官。論。純。淹。囚。頌。紫。錦。衣。獄。上。念。純。老。臣。與。致。仕。去。純。在。刑。部。 獻。陵。嘗。論。純。及。臺。寺。劉。觀。虞。謙。曰。法。司。尚。

卷九

羅。織。言。及。國。事。輒。論。誹。謗。甚。無。謂。自。今。諸。告。誹。謗。者。悉。勿。治。又。嘗。曰。朕。或。嫉。惡。過。甚。處。法。失。中。卿。等。須。執。正。長。天。長。人。有。臂。力。善。騎。射。從。靖。難。白。溝。東。昌。棊。城。戰。有。功。歷。官。督。府。治。漕。河。卒。贈。萊。陽。伯。謚。忠。毅。又。有。蘭。芳。者。夏。人。讀。書。通。古。今。洪。武。中。舉。孝。廉。為。刑。部。郎。官。知。吉。安。府。有。惠。政。民。思。之。坐。事。謫。為。游。事。吏。從。治。河。濟。寧。復。為。工。部。主。事。永。樂。十。年。以。公。薦。陞。工。部。右。侍。郎。清。潔。無。私。

河間張忠武王

王。名。玉。字。世。美。祥。符。人。仕。元。為。樞。密。知。院。洪。武。十。八。年。自。拔。來。歸。二十。一。年。從。征。捕。漁。子。哈。喇。哈。授。濟。南。衛。副。千。

戶。以。至。都。指。揮。同。知。建。文。即。位。帝。信。之。甚。成。祖。舉。兵。靖。難。王。謀。畫。為。多。事。可。否。進。止。眾。論。未。定。者。王。正。色。數。語。立。決。首。用。王。策。奪。北。平。九。門。撫。順。鋤。強。三。日。城。內。外。悉。定。師。將。南。出。王。曰。不。先。定。薊。州。將。為。後。患。會。馬。宣。起。兵。薊。州。迎。拒。王。攻。之。宣。率。眾。出。戰。執。殺。宣。并。執。毛。指。揮。使。是。夜。急。趨。遵。化。戒。將。士。止。殺。曰。師。行。以。得。人。心。為。本。簡。敢。勇。士。四。鼓。登。陴。開。其。城。門。將。士。皆。入。城。中。始。覺。守。將。率。眾。拒。戰。執。殺。之。不。傷。一。人。分。其。水。平。密。雲。皆。望。風。輸。款。從。上。至。灤。河。王。進。曰。都。督。潘。忠。楊。松。在。漢。州。阨。吾。南。路。宜。先。擒。之。上。悅。立。發。兵。曰。汝。為。先。鋒。遂。攻。涿。州。雄。縣。擒。潘。楊。二。都。督。

卷九

時。長。興。侯。耿。炳。文。率。兵。二。十。萬。屯。真。定。王。自。請。往。視。敵。還。言。軍。無。紀。律。且。其。上。有。敗。氣。無。能。為。上。至。無。極。以。敵。眾。我。寡。欲。試。諸。將。勇。怯。召。問。今。兵。所。向。度。可。必。勝。否。眾。未。有。說。王。曰。今。當。徑。趨。真。定。彼。眾。新。集。我。軍。乘。勝。一。鼓。可。破。也。上。曰。善。吾。倚。王。一。人。足。辦。吾。事。抵。真。定。接。戰。炳。文。大。敗。獲。其。左。右。副。將。軍。李。堅。寤。忠。及。都。督。領。成。等。斬。首。三。萬。餘。級。獲。馬。二。萬。復。敗。安。陸。侯。吳。傑。軍。永。平。馳。報。江。陰。侯。吳。高。等。以。遼。東。兵。圍。城。急。又。謀。報。曹。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攻。北。平。城。上。與。王。謀。東。援。永。平。既。至。高。等。望。風。棄。輜。重。遁。上。從。上。追。斬。甚。眾。王。言。大。寧。去。此。不。遠。請。移。軍。襲。之。可。

免後顧。上從之。遂攻大寧。殺其都指揮朱鑑。北平報景隆兵圍城急。遂旋師。王請搗景隆營。大戰三日。城中亦鼓譟出。表裏夾攻。景隆軍不支。大敗遁去。從攻廣昌。大同悉下。謀報景隆收潰卒。號百萬。且復至。王言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往駐白溝河。以逸待勞。上命王率衆馳駐河上。三日。景隆兵至。王以騎兵接戰。景隆復大敗。收餘卒。退保濟南。乘勝追擊。圍其城。既而解圍。還攻滄州。獲其大將徐凱。進攻東昌。敵列陣夾戰。上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上數匝。衝擊得出。王不知。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連殺百數十人。王竟被創歿。年五十八。上哭。既旋師。諸將侍

卷九

十三

語及東昌事。上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王。今吾寢不帖席。食不下咽耳。阻滯不已。諸將皆泣。上即位。論功。領侍臣曰。王才備智勇。論靖難功。當第一。惜其蚤歿。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追封榮國公。諡忠顯。仁宗在春宮。數與侍臣言王識見謀略。卓然老成。非諸將所及。且端方。有匡直之益。洪熙元年。加封河間王。改諡忠武。侑享。成祖廟庭。子輔別有傳。

東平米武烈王

王名能。字士弘。懷遠人。父亮。國初功。世燕山護衛正千戶。

王嗣官事。成祖崩。建文元年。起兵靖難。王天河間。王首議縛三司。奪九門。即引兵東攻薊州。敗都指揮馬宣兵。拔薊州。度石門。又拔遵化。襲破大寧。還兵破維縣。漢州。檜都督楊松。長驅至真定。敗長興侯耿炳文。再戰滹沱河。王躍馬大呼。突陣。敗炳文兵。還鄭村壩。破九門兵。又敗平安兵。白溝河。二年。攻濟南。追戰。敗鏹山下。戰東昌。盛庸鐵鉉力戰。圍上數匝。平安兵又至。圍益急。王率周長等兵。合胡騎奮戰。上潰圍。東北角出。還營。王在諸將中。最年少。善戰。河間。王善謀。戰沒東昌。軍事一諮王。是年。歷陞都指揮。同知。三年。收合諸軍。將薛祿等。進戰夾河。檜都指揮張

卷九

十三

安夾河之戰。譚淵死。靖難兵窘。得王至。再戰。勝。軍聲復振。敗盛庸兵。薊城三戰三敗。之。遂率王與陳亨諸將攻真定。王先鋒衝庸中堅。殺幾萬人。擒都督顧成。出奇兵截南兵。哨騎連戰。順德大名彰德衛輝皆有功。戰西嘉山。破定州。十月。戰蠡南。兵大潰。是年。陞都督僉事。四年。克東阿。進攻東平。殺判官鄭華。盡破汶上諸寨。至小河。王真戰死。平安兵大捷。靖難諸將議旋師。王獨按劍奮罵諸將曰。漢高祖十戰九敗。終有四海。今舉事連捷。小挫輒歸。更能北向事人耶。諸將皆大不。思當斬。衆遂定。上引兵南下。大戰大店。又戰小河橋。又大戰齊眉山。遂捷。盛庸平安等合兵六

十萬依潼山爲陣王率李遠等設奇四面進攻大敗平安等銀牌軍都督陳暉來援安又敗暉擒平安等三十人降十萬衆六月渡江進屯金川門夜漏下五刻門開定京城建文四年封成國公食祿二千五百石與世券永樂四年克征夷將軍率十五將軍討安南加祿千石至龍州卒能身長八尺沉毅曉果善拊士卒被服常依儒生追封東平王謚武烈節帝成祖廟庭

定興張忠烈王

王名輔河間忠武王子也靖難功歷陞指揮同知辛巳嗣父都指揮同知統父兵戰夾河棗城彰德靈壁有功壬午

卷九

七

九月封信安伯食祿一千石與世券永樂三年以父功進新城世侯加祿三百石四年克征夷右副將軍佐成國公討交趾成國公卒軍中進王大將統二十五將軍兵八十八萬入賊境賊沿江列柵六七百里水陸拒守我師至江口破其堅壁遂拔多邦城進攻破交州乘勝引兵蹙清化覆其巢穴降夷民十餘萬季彜遁入海屯兵鹹子關賊襲我逆擊敗之五年督舟師進攻斬馘數萬追至奇羅海口擒季彜并其二子蒼澄交南平得繩縣一百三十四戶三百一十二萬上議復古繩縣置交趾都布按三司六年進封英國公食祿三千石是年交賊簡定又反王率師二十

萬討之七年獲簡定召還京八年交賊陳季擴又反稱復陳氏王又出討之賊走海洋據險荷花口于率兵促之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我王偵知令先驅曰羣象來衝一矢落象奴再矢披象鼻象奔還自相蹂大軍乘之賊敗十二年縛季擴十三年留王鎮守盡平餘寇十四年召還京二十年從上北征胡二十三年冊王女爲貴妃洪熙元年加太師改王從兄兵部右侍郎信爲錦衣世指揮同知宣德元年漢王謀反密遣人通王王母賢令王縛見上得早覺從上親征加祿歲三百石顧佐爲都御史請保塗功臣王辭兵權時時與蹇夏三楊諸大臣侍上左右

卷九

十五

備顧問正統十四年從駕出土木敗績王歿景泰元年贈定興王謚忠烈王三征交趾皆與沐晟偕王功爲多王器宇雄壯顧盼有威不妄言笑歷事昭章睿皇皆重王李贊曰使定興輔不還京師得似沐晟寧長守交趾以至正統十四年乃卒則安南豈有先定興輔而陷沒者哉等死耳不死於交趾以爲忠而死於土木以爲不忠悲夫

鄴國薛忠武公

公名祿膠人也起卒伍從靖難奪九門東攻薊南破雄漢圍真定擒駙馬李堅東援永平襲大寧旋師解北平圍大駭白溝河又戰夾河濬泃河先登有功單橋之戰馬蹶被

擒奮脫縛，攻刀斬守兵數人，復上馬去，再戰大敗平安軍。轉戰淮上，有功。陞督府僉事。從北征胡，有功。進右軍都督。訓練幼軍，董建官殿。永樂十一年，封陽武侯，食祿千一百石。又再出征胡。獻陵即位，巡北邊，戰虜大松嶺，斬獲功多。遣馮勝、卿即軍中勞賞，與世券加祿五百石。洪熙元年，克鎮朔大將軍，巡邊。景陵討高煦，以公宿將忠諫，克先鋒，圍樂安城，擒高煦，留鎮朔安。明年，從上巡邊，出會州，戰敗虜塞下，留鎮朔州。永平，復克鎮朔大將軍，護軍餉。間平，又出巡邊，戰虜鳳凰嶺，斬其酋，收孳畜數萬，加大保條。上邊事，城赤城，永寧，獨石，疾作，召還，卒。贈鄜國公，諡忠武。

卷九

十六

公有勇略，謀定後戰，以故戰必勝，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又潔廉，善撫健兒，同甘苦，人樂為效力。靖難，諸將推河間東平二王及公三人為最。

鄜國張襄僖公 事 長陵

張信，臨淮人，父興，開國功，為永寧指揮僉事。信嗣官，紫江草塘功。陞都指揮僉事。洪武三十一年，建文即位，疑比平。大臣薦信有謀勇，調北平都司，受密勅，令與謝貴、張昂合力，盡縛藩府人。信日夕憂懼，母怪而問之。信跪對曰：「兒統兵邊關，焉能無憂？」母曰：「汝非此憂，其語我故。」信屏左右，對曰：「密旨欲得親王，奈何？」母大驚曰：「不可。」汝父每言王氣在

燕汝無妄為禍，家族信益憂懼。未幾，勅促信益急。信艱然起曰：「何忍已甚至此？」三造燕邸。文皇辭不見，乃乘婦人輿求見。文皇召入拜床下。時文皇稱風病不能言久矣。信頓首曰：「殿下無恙，即有恙，當急論。」文皇曰：「余誠病，且困，待死爾。」信復曰：「殿下不以情語臣，朝廷密勅信執殿下，殿下意果無他，幸從臣歸命京師，即有意，宜告臣。」文皇見信稱臣，又意甚誠，惻泣下，告信密謀，立召姚廣孝。朱能、張玉定計奪九門，信遂從靖難兵，戰大寧，真定，鄭村，擄還軍攻九門營，西克大同，轉戰夾河，薊城，渡淮，破盛庸，兵入金川門。陞都督僉事，再封隆平侯，食祿一千石，與券。

卷九

十七

世伯。文皇時，時呼信為恩張。凡召太子北京，察藩王動靜，諸密要事，皆命信。永樂二十年，征胡功，加少師。洪熙元年，與世侯券支兩俸。子鏞，自立功為指揮僉事。先卒。鏞子淳，嗣官。正統七年，信卒，贈鄜國公，諡襄僖。淳以指揮僉事嗣侯。卒，子福嗣侯。無子，弟祐嗣侯。卒，無子，弟祿。正德三年，嗣侯卒，子偉優給。十二年，嗣侯。

廣寧侯劉忠武公 事 長陵

劉榮，宿遷人，為總旗，從靖難，立功，夾河，薊城，淝河，陞督府僉事。出塞討馬哈木、阿魯台，進左都督，克總兵守遼東，改名江。當是時，倭寇數入，永樂十七年，倭艇入王家山島，傳

烽至公率精兵疾馳入望海堤，明日倭數千人分乘二十艘直搗馬堆島，圍望海堤，榮發伏出戰，遣奇兵伏山下，斷其歸路，倭奔入櫻桃園，公合圍斬首七百四十二，捕生八百五十七，自是倭大創，迄今不敢犯遼東，召封廣寧伯，食祿千二百石，與世券復名榮，還鎮，十八年卒，贈侯，諡忠武，子濬嗣，卒，無子，弟安嗣，正統十四年從征，降都督同知景泰中守大同，詔復伯爵，時上皇至大同，安邀郭登出見，郭曰：虜不可測，吾二人者守土為職，朕有變，奈社稷何？擢甲登城，北面拜曰：臣義與城存亡，安竟出見，命進侯從，上皇入京，言官葉濂劾安落侯，復為伯，天順元年進封侯，加祿六百石，與世侯券，成化七年卒，贈峰國公，諡忠偉。

卷九

十一

卷九終

熙朝名臣實錄卷十

林陵 焦 斌 輯

左春坊大學士解公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會試，禮部第七，廷試第三，甲縉、兄綸及女弟之夫黃金華亦同登第，太祖授綸禮部祠祭主事，縉與金華皆中庶吉士，一日幸大庖西，論縉曰：爾試舉今政所宜施行者，縉上封事萬言，及太平十策，上喜稱奇才，兵部尚書沈潛忌之，縉乞改官，乃官御史，李善長歿，縉言善長出萬疾佐，上得天下，為勳臣第一，可謂極富貴矣，奈何希望不測，以佐胡惟庸哉，且殺大臣以應星象，非天意，今已失刑，而臣懇惻為言，願戒來者，縉又為王國用草諫書，雪韓國寬為詹徽所嫉，又為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疏，泰切齒恨之，既時時敢直言，上乃召縉，父謂曰：大器晚成，若其以而子歸，益進所學，且論縉曰：而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大用汝，未晚也，八年，上崩，縉奔喪，被劾，謫河州衛吏，建文初，召入為翰林侍詔，靖難後，成祖召縉及黃淮備顧問，遂入內閣辦事，尋復召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榮等，陞縉侍讀，進侍讀學士，七人並直文淵閣，內閣預機務，自縉始也，時儲位未定，召縉密議，縉言立嫡

卷十

十一

以長又言好聖孫 上遂立世子爲皇太子封高唐漢王  
陞縉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漢王由是怨縉未幾用  
兵交趾縉力言交趾古羈縻國又謂不宜過寵漢王上  
怒乃出縉廣西參議李至剛奏縉怨望改交趾八年上  
北征縉入奏事不見 上見 東宮而還漢王乘隙譖縉  
遂徵下獄三年次獄中次年四十七縉喜引被士類人有  
善稱之不容口當時寒夏黃練之用縉密贊居多 文皇  
嘗與論羣臣御書塞義等十人 命各疏其下 仁宗後  
出所評示楊士奇曰人謂縉狂士縉非狂士也官其子縉  
期爲中書舍人

卷十

六

大庖西封事萬言畧曰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  
古既無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又無貨利聲色游畋玩  
好之欲此皆遠過於漢宋又何遜讓於唐虞唯願以天地  
爲一體以天下爲一人今出唯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於  
無刑也寧失於不經今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  
民玩玩則不清立國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無變之法  
無一日無無過之人良由誠信有間用刑太繁也臣見陛  
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謂甚非  
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向學不純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  
橫之論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繩墨一時

兎園案士抄緝穢蕪畧無可采又云陛下拳拳於畏天畏  
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華孽於治民治強暴而所  
以治心者猶未至也染盛之絮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  
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  
之勤鈎鉅之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近年以來臺綱  
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助勞甚非所以  
厲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人  
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  
舉善但曰除奸蓋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  
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管救甚難而多得禍進人不擇

卷一

七

於賢否授職不量其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  
錫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  
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蹈替趨而成  
布於朝省驟歷清華推埋器悍闖其下愚者朝捐刀鏹暮  
擁冠裳左葉筐筴右縮符章別履之賤衣績巍我負販之  
儻與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豈恍惚有德古者鄉隣善  
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  
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 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百  
家神恠誕妄恍惚無不洞矚其謬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  
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夫罪人不挈罰



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擊戮本於偽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蹈其罪，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何取夫節義哉。

吾學編云初，成祖寵信公手書倚任大臣十人，塞義等名授公十人者，皆與公厚善，公具實封以對，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元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儁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愷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實簿書之才，馴儉之心，奏上，成祖以示，東官曰：至剛朕

卷一

八

已洞燭餘徐驗之，東官問縉建文君所用之人何如，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材，事已往，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楊東里云：公仕前後不十歲，爲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爲學士四歲，兩贊外藩，皆席未煖，平生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後裔，而襟宇闊畧，不屑意細故，表裏洞達，絕無崖岸，雖野夫穉子，皆樂親之，故求文與書者，日輒繫，獨不畏疆禦，承運庫官張與恃，籠而橫，嘗答擊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叱曰：御座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其文雄勁奇古，詩象

宕豐瞻，書小楷精絕，行草亦佳。

天順日錄云：文廟過江，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周是修、俱約同次，是修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聖遺像，自爲贊，繫衣帶，繼東廡下，後縉爲周作傳，戲謂其子曰：嘗時若同次，誰與爾父作傳邪。

畜德錄云：解應制題虎額，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見詩，大有所感，卽命所親信夏原吉迎太子於南京。

卷一

九

傳信錄云：宮闈初成，成祖命書門帖，縉書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遂大喜，厚齎之，又云：中秋節，開宴賞月，而月爲濃雲所掩，上命縉賦詩，縉作風落梅一闕，其辭曰：嫦娥而今夜圓，垂簾不着臣見，拚今宵倚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殿，上覽，懼其賜飲，至東白閣學記云：高皇帝細羅英俊，智願羣策，當時瑚運元臣，親如善長，貴如廣洋，惟庸近侍如安如，濂如，觀如，素雷霆所擊，罔不震懼，縉以一少年上庖，西萬言，批鱗逆心，罔所諱忌，而聖度優容，令其進學，才難之歎，不可想見，規模真弘遠矣，召旋河隴，踐歷清華，密贊建儲，有故老舊臣所不及知，卒罹於讒，莫之敢白，悲夫。

瑣錄云：成祖渡江，周是修與胡解等俱有約，既而解

令覘胡見胡如何回問家人餒猪否解笑曰一猪尚不捨肯捨性命又云文華寶鑑成。上諭緝曰。皇考訓一太子嘗采經傳格言為昭鑑錄朕此書稍加充廣益以皇考聖謨大訓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法能守此足為賢君矣。

少保黃文簡公

黃潛字宗傑永嘉人洪武丁丑舉二甲進士授中書舍人壬午靖難師過江淮同百官歸順。文皇簡入內閣授翰林院編修進侍讀三月欲立東宮淮對曰立嫡以長萬世正法。上意遂決冊立。仁宗為皇太子命淮為庶子兼

朱子

十

侍讀五年遷右春坊大學士輔導。皇太孫七年巡狩北京命蹇義金忠楊士奇及淮留守諭曰朕留汝四人居守猶唐太宗簡輔弼監國必付房玄齡也八年親征胡虜適長沙妖人李法良作亂。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討之漢王言彬不可用淮曰豐城老將必能成功兵貴神速宜亟遣以掩不備既而法良就擒漢王愈忌淮九年虜酋阿魯台來降請併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淮曰北虜狼子野心離其黨則易制併為一則難圖。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處平地所見唯目前耳十一年再命留守南京陞翰林院學士十二年漢王隨侍北征

日夜窺伺間隙諧言監國之禍適淮進表行在。上大怒

連繫獄中十年。仁宗嗣位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領內閣事洪熙元年加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夏五月。仁宗宴駕。皇太子往南京省謁。孝陵未至淮及楊士奇等佐鄭襄二王監國宣德改元八月漢庶人反。上親征命淮留守師旋固請歸田時淮父靜菴年八十有九淮襄車畢拜恩闕下。上留累月賜遊西苑乘肩輿登萬歲山錫宴山麓翌日仍宴俊太液池論曰明年朕誕辰卿其復來明年如期至寵錫有加淮家居二十餘歲証統十四年卒壽八十三謚文簡。

朱子

十

瑣錄錄云有謂方正學之誅夷尹昌隆之籍沒許白雲之極刑皆出於文簡祭酒劉益謂文簡好訾毀同列。縣笥瑣探云。文廟嘗選進士二十八人入翰林讀書今大學士解縉督其業時周文襄公忱奏願入選然所選二十八人已足。上特嘉獎曰此有志之士許之又選中書舍人二十八人習義獻書以黃文簡淮專領其事一日謂文簡曰諸生習書如何對曰今翰林有五墨匠陳宗淵不敢儕二十八人之列但日日跪階下臨榻。上問卿持所書來否淮即出書。上問何鄉人對曰越陳剛之後。上曰當令與二十八人同習淮對此人尚在匠籍須與侯

食給筆劄於是即令有司落其籍宗淵遂得脫匠籍徑入士流矣

殿學記云予觀文貞所載目錄謂淮忌胡廣解縉再觀省愆錄乃知淮之不幸夫一黃淮耳下獄十年家食二十餘年杜門掃帳不問國事者三十餘年而同事七人縉既雄推廣亦噫天唯文貞秉鈞文敏謀縉淮之蒙詬其可知也吾學縉云初與公並入閣者七人胡儼早休胡廣先卒解縉沒詔獄唯西陽秉鈞最久東楊謀帷最密並總修累朝實錄而公閣士十年家食餘二十年家詬簡牘君子弗信也秃翁曰此一段是文簡公斷案

卷十

十一

太子賓客胡公

胡儼字若思南昌縣人以書經中洪武丁卯鄉試第二明年會試中副榜授華亭教諭以內艱去丙子授長垣縣上疏乞近便養親改餘干遂著為令建文元年己卯陞制城知縣四年兵事棘御史大夫練安薦儼學足達天人之際智足資帷幄之籌下吏部召儼比至京靖難兵渡江矣文皇即位擇翰林官吏部更薦儼上曰儼曉天文宜令欽天監試送翰林供事解縉又薦儼遂授翰林檢討與縉等七人同直內閣尋陞侍讀永樂二年陞左諭德兼侍讀外艱去詔奪情儼持論少懇諸同事人頗不能容乃薦

儼學行堪為師表陞國子祭酒上幸太學御發倫堂賜

坐講經俯聽甚悅賜賚優厚六年薦修撰吳溥為司業八年上北征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導皇太孫

監國洪熙元年春以疾乞休賜璽書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儼在國學二十餘年時諸生託故告歸者坐法戍邊賴儼

申論得免儼雖出內閣不復預機務然朝廷大制作凡修太祖實錄永樂大典天下圖誌皆推總裁正統八年

年八十三卒諡自處淡薄衣食僅足方岳重臣俱待以師禮嘗典湖廣鄉試取楊溥居首批其所刻文曰他日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為童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私曲後

卷十

十一

楊溥歷內閣少保卒為時名臣

天順日錄云胡願卷急流中勇退人也又云儼為祭酒以師道自重文廟亦寵之公卿莫不加敬士由太學出至顯位者執弟子禮益恭儼遂名重天下

太師楊文貞公

楊士奇名邁以字行泰和人初試吏部尚書張統讀其策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列名第一授王府審理副會成祖即位遂擢翰林編修尋陞侍讀時方開內閣于東角門內命士奇等七人處其中因論士奇曰朕知爾文學親擢至此爾但盡心勿自疑畏二年立皇太子兼左春坊左

中允一日講大學士奇呈講義 上覽畢曰先儒謂堯典  
克明峻德彥一部大學皆具矣侍講學士王逵講乾九四  
舉儲貳以說 皇太子疑其言問士奇對曰此宋儒胡瑗  
之說曰與常人言亦舉此說乎對曰程子嘗曰卦中六爻  
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  
臣用無所不通王昭素嘗爲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據  
豈敢妄出意見五年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土產  
諸物或得其日以進 上閱之無士奇名獨召問士奇對  
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東皆作詩文以贈其行故  
有此餽臣不與名者以當時臣病未往贈也今衆名雖具

卷十

十四

而受否未可知且其爲物微甚當無他意 上遂命燬其  
日六年冬以巡狩北京詔告天下命士奇視草既稱善卽  
命與諸尚書皆觀兵部尚書劉備私謂士奇曰請以有字  
易自字衆謂二義不相遠且 上既稱善可勿易士奇奏  
曰國家大體常用備言 上喜曰士奇能服善則何有敗  
事七年車駕巡北京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士奇專職輔導  
皇太子覽文章正宗稱其德秀學術純正閱歐陽修文集  
喜其奏議懇切因謂士奇曰廬陵有君子春坊贊善王汝  
玉每以詩法進 皇太子士奇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  
歌而薰之詩皆言志也 殿下明經講道之暇若娛意文

字兩漢詔今皆可觀非但文辭高古亦可裨益治道九年  
上還南京一日退朝召士奇問曰爾輔東宮日久果何如  
士奇對曰殿下孝敬無比 上使言其贊曰凡有事宗廟  
祭器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 殿下曰汗  
卽不敢蒸祭左右請遣代曰 上以命我可遣代乎遂親  
祭祭畢汗猶體疾遂愈奔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而後遣  
行不敢輕任下人 上曰此子道當然士奇曰從古聖賢  
亦皆盡其當然者耳且存心以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  
陛下付託 上悅十二年正旦日食 上問禮部翰林諸  
臣正旦日食百官行賀與否尚書呂震曰日食與朝賀不  
同時當賀侍郎儀智曰同日宜免賀士奇曰日食天變之

卷十

十五

大者宋仁宗元正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  
曰萬一契丹行之恐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還者言勝是  
日罷宴仁宗深悔之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智言  
是也遂免賀及宴十四年 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  
京欲發其事獨召士奇問曰昨問蹇義漢府事義對曰不  
知若朕未知爾輩疑有離開不敢言今既知矣言之何害  
耶士奇對曰臣與義俱事東宮故外人無敢與臣言者但  
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肯行今將徙都  
北京唯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唯 殿下善處之使

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為永世利 上默然起還宮後數

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為戰具大怒褫其冠帶繫之西華門

內以 東宮力救解乃免遂命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

曰此去北京甚邇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是冬周王

楚王來朝謁 孝陵 上命 皇太子太孫及諸皇孫陪

謁問翰林諸臣拜位士奇對曰二王尊屬當分列在前東

宮稍後居中皇太孫又後亦居中諸皇孫與太孫同班分

列兩傍 上出所書誥次與士奇合即遣鴻臚寺寺丞周

昇持赴陵少頃復命以宸翰上 上遂以與士奇寶藏之

皇太子孫勤學好問 上命吏部翰林舉老成侍講讀士奇

塞義同舉儀智象以為老士奇曰儀智道理明執守正當

今廷臣未見其比 上曰智雖老能直言不阿何言元正

日食宜免賀朕識之二十二年八月 成祖北征上賓學

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 仁宗即遣 皇太孫往迎梓宮

時京兵皆隨征在外城中空虛慮趙府為變因秘未發喪

節急未有所與士奇言 上所用東宮圖書請暫假以行

上即取付太孫曰有故事以此封識此亦久當歸汝汝就

留之既而謂士奇曰卿言誠是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

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出而興且曰朝廷事卿

與塞義當悉究心吾當重用卿二人士奇曰此收人心之

卷十

十六

一機也恩之所及必先息從徃行之臣臣兩人不應先及

九月癸未尚書呂震言于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

請如 太祖做漢制易吉 上未答震退編語羣臣易

從吉士奇謂震曰今未可此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成祖皇帝仍素衣冠經帶者數月今 上

於 皇考可遽即吉乎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每執異尚書

塞義兼取二說羣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以聞 上亦未

答明且 上素冠麻衣經出視朝文臣唯學士武臣唯英

國公如 上所服罷朝 上諭左右大臣曰梓宮在殯吾

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自左春坊大學士進禮部侍郎兼

華蓋殿大學士尋陞少保本年十月一日大理寺卿虞謙

上封事過激 上怒降謙為大理寺少卿而以屬吏楊時

習為卿士奇以為不可即復其官本年十二月加少傅進

階榮祿大夫時天下方面大臣及郎有司皆來朝京師兵

部尚書李慶言于 上曰民間馬畜已散軍伍尚餘數千

請令朝覲官領之少蘇民力正官領壯馬佐二官領牝馬

大僕寺苑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士奇謂不可慶

忿不納士奇獨奏曰朝廷選賢授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

與民同豈貴賢賤畜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於天

下賢者誰復肯任蓋虧損一馬則必賠償破家產累子孫

卷十

十七

朝廷可負此名於天下後世乎。上許出內批罷其事已而不報明日士奇又言曰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所領多騎南人脆弱不能控制立觀其奔逸而號泣於道臣恐將來遠慮者非但不願仕亦恐無志於問學矣此令之失非小也。上曰吾偶忘之當即批出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士奇諭曰內此皆真忘之邪聞李慶呂震輩皆念卿朕念爾孤立恐為眾所傷不欲以卿言而罷耳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者曰卿等今可草勅止散馬矣士奇頓首曰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已領者如何。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例不責生駒虧損不責糞沫給者止勿給復謂士奇曰繼今令有不便唯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本月。上以梓宮在殯新正朝儀不用樂及鴻臚習儀仍用之。士奇與黃淮等疏言前已議不用樂乞勅禮部設而不作遂有旨如士奇言洪熙元年正月命士奇兼禮部尚書尋改兼兵部尚書士奇辭曰臣為少傅大學士已踰涯分尚書一職更不敢當。上厲色曰黃淮金幼孜皆三職卿獨二職人將謂何士奇請彛俸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受二俸已過分安敢復加尚書塞義言宜聽辨學士俸士奇言辭極當辭厚何用取虛名。上曰朕成卿志乃聽於廷是皆在廷

卷十

十九

辭戶部尚書俸。上監國時御史舒仲成嘗以事迨旨後已陞為湖廣按察副使矣及即位尚書塞義因以他事奏仲成命都察院逮治士奇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即位皆悉寬宥今追理仲成仰詔書不信漢景帝為太子召衛綰不赴即位用竊前史懲之。上喜即罷治仲成賜士奇米及鈔幣且降勅獎諭二月。賜士奇田二頃士奇懇辭。上曰卿事朕表裏一誠資益良多卿前辭祿今又辭田何也士奇曰臣起自寒微今受恩踰分幸少延殘喘得更事。陛下二三年獲全歸山林受賜多矣大即少卿弒謙數言事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賈直士奇進曰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唯陛下容之。上猶不憚因免謙朝而使視事如故士奇又進言曰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加罪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只謂朝廷不能容直言耳。上惕然曰朕非怒謙乃其言自有過者卿可以朕心諭之士奇曰此非臣言能使之論當以聖書開諭。上遂命士奇書勅引過而待謙如初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為戒。上以士奇匡輔力多特賜璽書其畧曰朕膺監國之命而卿侍左右屢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嘉謨嘉猷入告於內期予於治茲以已意劄製楊貞一印一枚用藏於家傳之

卷十

十九

後世唯解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唯艱共思保守  
唯朕子孫亦由是知卿勳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  
休永世無斁 上嘗論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但北人學問  
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材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有文可  
用今試卷例紙姓名請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南六  
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就川矣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  
征罪人既得尚書陳山迎見請乘勢移師彰德 上問楊  
榮榮亦力贊 上又問蹇義夏原吉吉義依違而已榮隨  
傳旨令士奇草勅士奇曰事當有實今以何為辭榮曰今  
逆黨已言實與趙謀何謂無辭士奇曰如此能服人乎乃  
往見蹇夏言不可狀蹇夏曰 上今特信榮言不係吾輩  
可否乃復見榮曰 太宗皇帝唯三子今 上唯二叔其  
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 皇祖之靈榮  
曰汝不草勅吾當以聞俄復召蹇夏蹇夏乃以士奇言白  
上上於是不得已然言者猶喋喋乃特召士奇問曰論  
趙事者日益眾如何對曰今日宗室唯趙於 陛下最親  
上曰吾亦思之今欲付羣言示之今日處何如士奇曰更  
得一聖書論之尤好於是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即獻護  
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久之 上復召士奇論曰吾待  
趙奴不夫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賜白金文綺楮幣二十年

卷十

十一

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昂表乞立為陳氏後大  
臣皆言此黎利之誦當發兵誅討或謂與之無名徒爾示  
朕 上召士奇與楊榮榮曰永樂中費數十萬人命得此  
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便士奇曰榮言  
當從初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未得乃  
郡縣其地數年以來兵民困於交趾極矣此皆 祖宗之  
赤子體 祖宗之初心保 祖宗之赤子正 陛下盛德  
何謂無名漢棄珠崖前史以為美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  
皇帝久矣聖心每憾此事恐有意外之慮願 陛下勿疑  
上意遂決六年七月日既夕 上微行至士奇家士奇扣  
首曰 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自輕 上笑曰朕思卿一  
言故來爾七年二月士奇言方面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  
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公廉端厚能為國為民者吏  
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以賍問罪併坐舉者凡因保舉  
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  
為小人所誣 英廟即位陞少師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同  
知經筵事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縣正官專用保舉即是  
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只令吏部選除士奇上疏  
曰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縣正官多不得人百  
姓受害是以 宣宗皇帝勅令大臣舉保自茲以後多稱

卷十

十一

得人間有一二菲才蓋緣舉主一時審察不至亦或實是  
徇私所司不行糾舉故耳且 宣宗臨御之時體 祖宗  
之心以行仁民之政者尚多保官乃第一事當時不聞人  
有異議多以得人爲喜今乃以爲不美邪唐太宗力行仁  
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考其縣令後來至天下斗米三  
錢今謂保官思出於下夫聚臣舉保吏部審實具名奏請  
聖意允倫然後授官不允即不任其恩實非出於下者  
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謗言專欲墮壞 先帝良  
法使小人皆得進用伏望 聖斷只依 先帝勅旨施行  
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警畏  
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受四朝大恩慚無寸補唯念用人  
賢否國家治亂所關是以竭誠盡言 詔如士奇議六年  
麓川變反太監王振主征討命王驥爲總督而以刑部郎  
中楊寧舉之士奇贈詩有征蠻忽遠圖之句其後師雖有  
功實爲南方大病八年士奇子復坐事逮繫給事中廖莊  
等御史陳員穎等劾士奇不能教子齊家何以服人事上  
士奇疏乞致仕 上優旨留之九年復賜墮書口卿歷事  
祖宗寔唯簡在暨朕繼統啟沃彌贊厥勞尤多卿子既承  
家訓于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禮自處以副倚畀士奇感  
泣積憂遂不起卒年八十贈太師諡文貞爲呼功成名遂

身退難矣哉然士奇實無可退之義也唯有舉賢以自代  
耳

三朝聖諭錄云 宣宗皇帝嘗奉 太皇太后往謁陵士  
奇與蹇義楊榮等皆從 上傳 太皇太后旨命士奇等  
進見勞問慰勉加以厚賜旣數日 上諭士奇曰 太皇  
太后爲朕言 皇考往在宮中談卿等姓名及行事甚熟  
其間才學優劣孰肯任事不任事皆有評議言蹇重厚小  
心但多思少斷卿能持正言不避迂意方議事時 先帝  
本不從卿然卒從卿始不敗事士奇對曰此 太皇太后  
之盛德 仁宗皇帝之盛德願 陛下常奉 聖訓

野記云 皇后大漸召至楊宰相至榻前問 朝廷尚有  
何事未辦者文貞首對三事其一建庶人曾臨御四年當  
命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 后曰曆日已革  
除豈可復用對曰曆行于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象洪武之  
年以亂實 后領之其二 后亦首肯其三 方孝孺已誅  
太宗詔收其片言一字者論成乞弛其禁凡文辭不係國  
事者聽令存而傳之  
蘇談云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吾蘇一郡尚書  
楊仲舉都御史吳訥三經博士陳嗣初等舉與文貞在武  
昌因患難之交訥黑塞匠以一文副初教書儒生以一



皆人啓事悉登臺閣

縣項探云 仁廟嘗幸文淵閣問今之山林有知名士

否對曰東吳有陳繼善爲文 仁宗召至吏部擬授國子

博士 上曰此常在禁庭乃改翰林五經博士繼字嗣初

公初未相識因夏忠靖治水蘇郡得繼文以歸偶見之

菽園雜記云東里楊先生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一日知

崑山縣羅永年以事上京東里問崑山有屈昉永年茫然

慚報而退未幾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昉應詔除南海縣

丞前輩留心人物如此又云 國初諸司皂隸主驕從而

已宜德間始有納銀免役者蓋因楊東里言京官祿薄改

各曰柴薪銀也天順以來始以官品陸單定立名數每歲

銀解部以巨萬計在京諸司則皆出畿內并山東山西河

南州縣南京諸司則皆出南畿州縣

殿學記云予觀沙羨稿石臺稿見文貞蚤歲斯池魁岸視

天下莫已若及觀國史暨三朝聖諭錄乃知管仲之才優

於召忽魏徵之績多於王珪輔亮 東宮保全趙邸歷事

四朝終始一轍或者乃以周是修之成子覆之獄少之則

吾不知也

吾學編云十二年秋 上北征還下公錦衣衛領繫尋宥

之二十年秋 上北征還又下公錦衣衛領繫逾旬乃釋

可知監國之不如從幸審矣監國之臣易生嫌隙又云洪

熙元年四月公及蹇夏東楊侍 上問昨夜星變見否對

曰未見 上慘然曰天命也歎息而起又明日召公及蹇

公論曰朕監國二十年謔惡交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

賴 皇考仁明幸得保全言已而泣二人亦泣 上曰即

吾不幸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也遂賜公楊貞一印

關月 上崩又云宣德三年 上謂朝臣貪濁奈何公對

曰貪風始自永樂末年 上問何故對曰永樂十五六年

後數疾不視朝扈從之臣請託賄賂公行無忌耳 仁宗

嘗諭侍臣曰諸臣唯吏部侍郎師遠廉東楊曰當時亦唯

方質有貪名 景陵卽位顧東楊問今日誰最貪對曰莫

甚劉觀 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觀去誰可代於是乃以

顧佐代觀又云 上立文華殿召公屏左右言張瑄嘗言

榮畜馬甚富今察之皆邊將饋榮者士奇對曰榮屢從

文皇北征典兵馬以故得接諸將今內閣臣知邊將才不

既。塞。險。易。遠。近。及。虜。情。順。逆。唯。榮。耳。臣。等。皆。遠。不。及。上

笑曰朕初卽位榮數短卿而非義原吉卿顧爲榮地邪士

奇頓首曰願 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又云 裕陵卽位

冲年 昭皇后臨朝獨委任公公乞屯田以省漕運獨通

慎獄作養生民嚴數百司推薦才傑公卿潘泉頗稱得人

上又高拱九重不事巡幸南北供億十城三四奄振土畏  
母后下憚公雖欲侵權猶自歛戢七年 昭聖后崩又明  
年公卒世事遂非 李贄曰可知 昭聖臨朝一恭儉勿  
冲既委仗公公亦義不得去未可遽以不知止足爲公病  
富病公不汲汲畜養人才猶然溺愛倚勢敗家逆子也  
時有李賢王翺商榷彭時皆在可曰無賢特公不汲汲耳  
蓋汲汲者固自有在 今觀學士周叙自南京貽王文端公  
之言曰永樂宣德間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然迹其舉措  
究其底裏士大夫公等容掩也竊思三楊輔政之初二  
幾也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唯賜欽陰施掩人耳目雖曰  
自保其實誤國故致令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  
輔政之初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爲宗社生靈永遠之謀失  
今不圖噬臍莫及豈得仰能效子房之贊赤於晉公之營  
綠野乎

太師楊文敏公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初名子榮領福建鄉薦解額庚辰會  
試第三廷對二甲授翰林 文皇履極更名榮簡入內閣  
初入閣之臣七人唯榮最少最警悟一日晚寧夏報被圍  
上急召解縉等七人皆已出唯榮赴命 上以奏報曰  
爾後進寧解此今當遣何處兵往救榮曰不須救臣嘗奉

使至彼彼賊堅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退矣但  
勅守臣固守及隣近諸城堡隄備夜半報至虜圍解詰且  
上以報示榮曰何料之審也永樂二年夏四月甲戌立

皇太子陞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四年丙戌

二月得寒疾不能造朝命宦官偕御醫蔣用文往視并

賜藥物且命用文通夕守視時奏報及榮入謝 上加

慰賚令休息旬餘乃出五年丁亥夏奉 命往甘肅規畫

軍務七月回京奏對稱旨時盛暑 上命取瓜親割賜榮

勅命休息六年戊子夏聞父訃告歸 賜鈔幣馳傳以往

既喪事 詔奪情起復抵京未閱月 命榮等輔導 皇

長孫賜勅曰朕嫡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金相孝友英明寬

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朕嘗試以事輒能裁決然宏

材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瓚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宜

協心同志輔導於成七年己丑春正月榮聞母訃時 車

駕將幸北京特留扈從 賜錦衣狐裘鞍馬二月抵京七

月甘肅總兵官何福言縫觀脫脫不花王等各率部落來

歸遣榮往甘肅與福經畫還奏稱 旨九月復 命持節

請亦集乃之地封何福爲寧遠侯伴往寧夏與寧陽伯陳

懋規畫邊務冬十一月還京復命陳邊境便宜十事 上

皆嘉納賜襲衣鈔幣八年庚寅二月從征北虜賜衣被鞍

馬壬戌 上度野狐嶺至山巔召學士胡廣及榮指示山川形勢各於馬上賦平胡詩榮有聖主尊居四海安天教戎虜自相殘之句未幾謀知虜酋本雅失理與其下阿魯台營殺東西奔遁亟召榮諭曰此賊果自相殘前詩不為識乎三月 駕發凌霄峯榮與學士胡廣論德金幼孜刑部侍郎金純四人失道 成祖命中官二人及傳令者追尋得之時已昏黑中官疾馳去榮等復迷入窮谷中幼孜墜馬胡廣金純不顧榮下馬為幼孜整鞍轡不數步復墜馬鞍盡裂榮即以所乘馬讓之而自乘屏馬從夜至旦登瀉涉險至午方詣中軍 成祖大喜笑語幼孜曰此中多

宋十

宋十

遣中官宋成送至家抵家服已闕六月還京賜酒餼勅戶部優免其家徭役八月命為應天府鄉試考官九月 皇太子命侍諸皇孫讀書文華後殿十月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為總裁十年壬辰冬十一月甘肅守將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言叛寇老的罕等逃去主赤斤蒙古衛指揮塔力厄將為邊患 勅守陝西豐賊侯李彬討之仍命榮往經畧榮還具言戎狄豺狼叛服常態不足以勦大軍遂勅彬旋師未幾叛者皆附十一年癸巳二月復扈 駕幸北京賜 幣鈔米等物十二年甲午三月扈征瓦剌時 皇太孫侍行 成祖謂榮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勇知退入今令從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四月駐蹕興和以尚寶司之人命榮兼掌凡出號令與宣傳之事勅旨旗牌不得榮奏允不敢發乙卯師次大石嶺成祖坐御帷中召問足食足兵之策榮對宜擇將帥力屯田將得人則軍士弗擾軍士安則耕不違時不患兵食不足秋八月還北京賜鈔幣等物冬十一月 上諭榮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傳註之外諸儒論議有相發明者宜采附於下周程張朱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為書未有統會宜類聚成編以榮總其事十三年乙未三月禮部建進士題名碑於太學命榮為記五月

宋十

宋十

駕幸東北觀擊毬射柳榮進詩文加賜上尊東帛鈔衣九月所修書成賜名性理大全宴於禮部十四年丙申四月陞翰林院學士仍兼春坊庶子冬十月薨 駕南還十五年丁酉三月 駕復幸北京屢召問民情賜白金鈔幣金織紗羅紵絲衣帶十六年戊戌五月進 太祖高皇帝實錄 成祖御奉天殿受之禮闈長久嘉獎再四命學士胡廣殿命榮兼掌翰林院事 成祖注意益隆而諸大臣忌之屬北京國子監飲祭酒衆因薦榮 成祖曰吾固知其可汝但求可以代之者於是衆意銷阻六月 詔修天下郡邑志 命榮總之十七年己亥十二月進言十事皆指

卷十

三十

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 成祖覽而喜曰實切時病但汝爲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真俾入奏乃 詔諸司即日檢改十八年庚子元宵節 上御午門觀燈賜百官宴并示以御製詩榮和而進 成祖悅陞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院學士階奉政大夫賜宴禮部十九年辛丑正月北京宮殿成初御朝賀 成祖念榮日侍左右密加賞賚四月庚子夜奉天華蓋護身三殿災火勢猛烈而奉天門東偏切近密閣榮奮身直入扈衛士三百人將御書圖籍并積歲制勅文書昇致東華門河次 上嘉之賜銀酒杯古

銅器各一事鈔千錠時翰林侍讀李鼎先等十餘人爲飛語所中 成祖大怒榮力爲救解得免是冬兵部尚書方賓得罪疾逮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皆下獄禮部尚書呂震侍左右屢言夏原吉儉邪誣罔 上益怒榮極言其無他二三人者唯以救征北虜之說遲爲憂論才力或不及險邪未之見也由是 上置不問二十年壬寅三月從征沙漠秋八月還京師九月宴隨征將士命榮坐前列賜鈔幣并二品金織襲衣靴襪問十二月甲子 詔復西征有以建文間江西聚集民兵與魏運丁夫十餘萬可徵用爲言者榮曰此兵夫昔有詔令復業矣今復徵之則是失信

卷十

三十

成祖笑曰卿言正合朕意二十一年癸卯秋七月扈從征西八月駐師萬全一應軍務悉命榮掌自晝至夜或三接五接或宣詔但以楊學士稱而不名冬十月次天威寧陽侯陳懋奏番王也先上干納款命榮往太同議約降之禮榮回營奏對稱 旨冬十一月旋師二十二年甲辰三月復征北虜五月甲申榮言軍士勞苦宜遣使諭胡虜釋其不順之罪且請班師乙未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復奏處州麗水建寧政和山寇行劫請發兵誅捕榮謂彼皆愚民或爲有司所苦或爲衣食所窘不得已逃入山林苟活朝暮若寬而撫之當遂分散既而果悉順服七月庚辰次滯

水源道有石崖高數十丈。命榮紀年月日刻於上。丁亥次翠微岡。上御武帳中。憑几而坐。賴內侍海壽曰。計日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八月可至。辛卯次榆木川。不豫。召榮等受遺命。傳位。皇太子遂崩。衆倉卒莫知所措。榮謂太監馬雲等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發表。所至宜上食。如常儀。時議有欲假他事。作勅用寶馳報者。榮曰。先帝在稱勅。今稱勅。是詐也。罪孰當之。壬辰次雙筆峯。榮先馳計。皇太子八月至北京。致大行皇帝遺命。丁巳。仁宗即位。賜榮白金二錠。鈔二萬緡幣二十表裏。及胡椒諸物。已未。陞嘉議大夫。太常卿。仍兼前二職。九月丁酉。進太

卷十

三十一

子少傅。兼護身殿大學士。階資善大夫。戊戌。賜銀甲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榮曰。卿國家舊臣。祇事先帝二十餘年。又輔朕東宮。今嗣位。須協心匡輔。或政務闕失。朕弗聽言。則用此印。密疏以聞。至於再三。慎毋憚煩。十一月。仁宗御西角門。閣廷臣誥詞。賴謂榮等曰。卿三人。暨蹇夏二尚書。皆先帝親任舊臣。凡朕所行。卿等知其有未善。皆當盡言。因取五人者。誥詞親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十二月。加工部尚書。仍兼二職。勅曰。醜虜梗化。累犯邊疆。我皇考文皇帝。爲宗社子孫。天下臣民長久之計。不得已躬擐甲冑。親率六師。往行天

討班師之日。不幸中道。皇考上賓。朕遠違膝下。唯卿盡忠爲國。今辰奏告。忽思至此。感傷不已。卿當重資。最者哀悼。倉惶之際。報解甚微。今加賜卿白金五十兩。緡幣十表裏。寶鈔二萬貫。白米二千石。特陞卿爲工部尚書。前官如故。初。榮扈從北征。成祖委以軍務。及上賓之日。所行喪禮。并軍中處置事宜。上聞計時。未及訪問。至是有以爲言者。故遂降勅。獎諭。丁巳。梓官葬長陵。榮護喪事。洪熙元年正月。上御奉天門。朝羣臣。傲樂。止行五拜禮。三月。命魏國公徐顯宗。讀書國子監。召榮論曰。爾宜往諭司案。此開國元勳之裔。欲其家與國同久。必教之讀書。知道

卷十

三十二

理。五月朔。勅修成祖文皇帝實錄。榮爲總裁。辛巳。仁宗升遐時。皇太子守南京。中外恟恟。榮奉皇太后懿旨。馳往迎。至德州。謁見。宣宗即位。益推心委任。屢沐白金緡幣之賜。閏七月初修仁宗昭皇帝實錄。復爲總裁。宣德元年丙午春正月。勅修歷代臣鑒外戚事鑒。皆總之。八月辛未。漢王叛。皇太后召榮使定計。榮請親征。皇太后及上俱有難色。榮曰。彼謂陛下新立。必自行。故敢爾。若出其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行。皇太后壯之。勅上從其計。榮即起行。晝夜疾馳。至即合圍。督軍士築土山。山成而大駕至。泉呼萬歲。聲振城中。

漢王遂開門出降 詔免漢王為庶人改樂安州為武定  
州事平回京賜鞍馬白金鈔幣二年丁未二月賜範銀圓  
書五其文口方直剛正忠孝流芳關西後裔建安楊榮楊  
氏勉仁十一月乙未 皇太子生 宣宗皇帝親酌酒賜  
榮并賜白金鈔幣及金酒器十二月召至東苑詢訪政務  
賜酒饌三年戊申元宵節賜文武大臣觀燈於萬壽山命  
中官侍宴榮進元宵賦二月命榮同少師塞義等十八人  
從遊萬壽山詔許乘馬從東北門入各携從者二人至乾  
明門下馬登山榮命乘舟泛太液池少頃 宣宗乘黑驪  
馬至召士奇與榮詢問民情甚悉賜以醪醑酒人各令盡

卷十

三十四

一既復命遊小山看西城所貢二獅日將西令中官侍宴  
松林之下秋七月遊內苑賜以金銀綵幣玉杯酒饌等物  
八月扈 駕巡邊給內殿良馬命榮從乙卯師次寬河遇  
虜衆將入寇且道監師難並進 宣宗親帥師勦平之甲  
子班師還京榮進平胡詩十篇十二月兩遊南海子賜羊  
酒及鈔四年己丑正月陪祀南郊賜金銀鮮果等物五月  
端午節賜扇及五色長命縷繫腰八月賜枸杞湯且令中  
官吳誠諭旨曰服此可以延年益壽祛諸疾九月重陽節  
賜宴及御製詩一章十月 駕雨至文淵閣賜詩及鈔并  
酒饌十一月有囚犯告都御史顏佐任人重罪不聽訴理

者 上大怒召榮及楊士奇論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  
小人陷正人不可不究及法司鞫實實千戶臧清殺一家  
無罪三人當死教之誣告立命磔清於市五年庚戌元夕  
命觀燈於萬壽山賜宴榮以詩進賞鈔六十錠壬戌兩朝  
實錄成賜白金綵幣羅衣鞍馬安於中府二月 宣宗  
皇太后謝長陵獻陵庚子 宣宗以 皇太后命召見榮  
等五人於行殿諭之曰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  
民生無事皆卿等贊襄之功賜酒餼及金織紵絲表裏三  
月回京賜青紅氍毹子駝褥陞少傅仍兼前二職階榮祿大  
夫三俸俱支榮固辭大學士俸 詔許之丙申賜宴文華

卷十

三十五

殿 宣宗親待六年二月 聖節賜宴乙巳復賜宴內廷  
特賜詩一章七年壬子元宵節觀燈內苑仍賜白金綵幣  
八年癸丑七月吏部奏少傅滿三載賜宴禮部九年九月  
扈 駕巡邊給以天閑名馬光祿寺日供酒饌十年乙卯  
正月 宣宗宴駕壬午 英廟即位累賜白金綵幣鈔錠  
丁亥往視山陵還奏稱旨復有白金鈔幣之賜夏六月命  
在宮葬景陵賜白金二百兩文綺十表裏鈔二千錠  
秋九月 宣宗皇帝實錄充總裁賜宴禮部冬十月  
命監立 天壽山碑賜白金五十兩紵絲羅四表裏及上  
尊珍饌明年丙辰改元正統甲戌 上御文華殿開講榮

講義典克明峻德章敷析明暢音吐鴻亮 聖心悅豫賜  
白金五十兩綵幣四表裏鈔二百錠卽宴於禮部夏五月  
奏少傅滿六載勞以羊酒鈔幣三年戊午二月陞授光祿  
大夫柱國夏四月 宣宗實錄成陞少師賜白金一百兩  
綵幣六表裏鞍轡名馬宴於禮部辛未復賜玉帶金織麒麟  
羅衣五疋庚申二月從耕籍田禮成卽上章請告展慕  
詔降勅書諭其念 先朝寵眷之隆及期而來且命  
內侍阮江伴行六月還京力疾就道次杭州而劇卒於武  
林驛享年七十內侍阮江以計聞 上爲之慟輟視朝一  
月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遣禮部尚書胡

卷十

三十六

深等論祭仍命阮江護喪歸其里工部遣官督所在有司  
管葬  
水東日記云夏太常仲昭嘗聞之楊文敏曰吾見入臣以  
抗直受禍者每深惜之。事人主自有體。進諫貴有方。譬若  
侍 上讀千文。上云天地玄黃。未可遽言也。安知不以  
嘗我安知。上主意所自云何。安知玄黃不可爲玄紅。遽  
言之無益也。俟其至再三。或有所詢問。則應之曰。臣幼  
讀千文。見書本是天地玄黃。未知是否。又云。盧都御史序  
在邊。以虜使入境。節損供給。爲中貴人所毀。得罪下獄。或  
謂盧本爲公家。文敏曰。事固有輕重。使各其小費。而遠患

或生則所費益不貲矣。此不可不知。天順日錄云 文廟  
英武羣臣奏對少能稱旨。唯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修入  
閣。未嘗一日離左右。或大臣謀事未決。文廟不樂。至發  
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唯不忍  
却人之餽。凡鄉人有餽。必先詢訪其人之貧富。若貧亦不  
却。但酬以別物。與所餽相稱而已。又曰。居仕途者。或早年  
得意。晚卽坎坷。或少年見滯。老乃顯達。或始終多難。而中  
歲安樂。若東楊自入仕。卽得君。無日不在崇貴之中者。四  
十餘年。歷任四朝。曾無一日之恙。終始全美。不可以常數  
論也。武者聞氣所生。而稟賦自爾。完厚邪。

卷十

三十七

殿學記云。宋儒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  
信斯言也。豈得謂之才哉。夫國家多難。羽檄旁午。匪才弗  
達。上下多危。蕭牆交構。匪才弗定。醜虜窺伺。內猜外疑。匪  
才弗靖。奸雄借竊。彼甲此乙。匪才弗協。是故陳平燕居深  
念。張良借筋前籌。才矣。而謂之小人可乎。或謂文貞正。而  
不譎。文敏謫而不正。則予豈敢  
寓圃雜錄云。自 太祖相傳。列聖臨朝。每至日晏。不進  
暇食。唯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英宗以幼冲卽位。楊  
榮等因創權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  
詣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上。過奏止。依所陳傳旨。英宗

既崩三臣久沒無人敢復 祖宗之舊迄今遂為定制矣

附傳

金幼孜新淦人少習春秋與同邑練子寧俱負時名練自許為忠臣而以良臣待幼孜輩除開練職憲臺幼孜中庚辰二甲授戶科給事中靖難師過江練歿節幼孜改翰林檢討入內閣轉侍講永樂二年 皇太子立幼孜為講官待日講專講春秋五年遷左春坊左諭德仍兼侍講附奉訓大夫七年扈從巡北京八年二月 親征北虜胡廣楊榮及幼孜從次永安甸雪初霽 上曰雪後看山景最佳過雞鳴山躡野狐嶺 上曰至此看山盡在下矣至典和

卷十

三

曰汝觀地勢遠望似高近即漸平此陰山脊也若因山為塹因壑為池守茲巖險雖有鐵騎千羣安能飛度邪次鳴鑿戾曰此大伯顏出其西北則為小伯顏東北則為開平汝等觀此始知塞外風景是夕駐蹕凌宵峯 上召幼孜等至帳殿夜分乃出翌日次環瓊圃指示塞北山川謂幼孜等曰古交河在今哈喇火州兩河相交故名交河水溢沙出唐之碑蹟尚在也次小甘泉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虎豹皆白色所謂長白山是也至長清寨 上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經濶濬海曰此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阿凡七河注其中 上遂更名海為玄溟池次通川

旬又選指海邊石山曰此即三石山也爾等記之冬還南京陸幼孜奉直大夫十一年扈從北京十三年扈從北征是年冬還北京命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十四年進翰林院學士仍兼右諭德本年冬扈還南京十五年扈還北京預修 高廟實錄十八年撰文淵閣大學士二十二年扈從北征次開平 上召至樞中諭曰朕夢神人語上帝好生者三是何祥也幼孜請班師 上即命草詔回鑿次清平鎮宴羣臣命內侍歌 高皇御製詞五章曰此 先帝垂諭叙創業守成之難戒荒淫酣酗之失朕嗣洪業唯恐失墜於是自製五章以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為言仍命內

侍歌之次清水源命幼孜刻石紀行使後世知朕親征過此 仁宗嗣位進戶部右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贈月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洪熙元年命兼禮部尚書階資善大夫三俸並支尋告歸省丁憂宣德元年修兩朝實錄起為總裁官五年十月扈從邊度雞鳴山 上曰唐太宗征遼嘗過此幼孜對曰太宗後亦悔之此憫忠閣所由建也 上曰此山崩於元順帝時人皆謂是元亡之徵對曰順帝亡國之生雖山不崩國亦必亡六年遘疾卒壽六十四贈少保謚文靖

卷十

三

吾學統去建寧公總裁四朝實錄經理三帝山陵累從由



塞屢受遺音撫順討逆羈勒萬里運籌設險折獄理財隨機應變靖重不撓濟險解紛調停有術果而能容謀而善斷內行修謹胃度圓融祿厚財豐贈賻窮阨貴賤賢愚皆歸心焉幼收附驥藉以完名不亦美乎

太師楊文定公

楊溥字宏濟石首人建文己卯舉湖廣鄉試第一胡儼以桐城令與此文衡拔其文既而中庚辰二甲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永樂二年仁宗正位東宮陞司經局洗馬一日東宮歎張釋之之賢溥對曰釋之誠賢然非漢文帝寬仁無由得行其志臣以為釋之在漢廷誠不易得如文帝者

卷十

四

三代而下尤不易得也退而采文帝事編類以獻十二年七月車駕北征東宮遣使奉迎稽緩上怒曰此輔導者之咎黃淮先至下獄楊士奇金問繼至上曰楊士奇尚可有朕不識金問何人乃爾得侍東宮命法司鞠之辭連溥及尚善王愷遂俱逮繫仁宗登極始得釋擢翰林院學士入閣典機務本年陞太常寺卿仍兼學士洪熙元年正月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命溥掌閣事選侍講王璉侍直改博士陳繼學錄楊敬為編修訓導何登為給事中俱輪班奏對上親握閣印授溥曰朕用卿等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卽有建白封識以進宣

宗嗣位復還內閣預修兩朝實錄為總裁官三年扈

出喜峰口征虜四年秋以母喪去位詔奪情起復復入

弘文閣是冬從巡塞上度雞鳴山駕旋卽幸文淵閣論

溥等曰朕聞有道之君崇禮備臣卿等職專秘閣朕躬至

此其有所聞也五年實錄成賜溥白金十鎰羅衣一襲綵

幣十二端六年冬上御文華殿溥同士奇楊榮入侍論

日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

成詩揭之座上朝夕省覽今以刻本賜卿當亦思開創之

難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安矣元年秋滿陞禮部尚書

兼學士十年英宗繼統溥復入內閣與楊士奇楊榮同

卷十

四

經筵正統三年總裁宣廟實錄成加少保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溥言近年清解軍士北人苦瘴瀟南人苦

嚴寒今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乃發戍南

方且洪武中犯死罪者不分南北發戍所以宥其死而懲

其惡永樂宣德以來憫其遠道艱苦留操近地所以全其

生以圖其用自今邊卒清解者宜悉從南北所宜發戍十

一年卒於官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

永東日記云楊文定公桃符有曰黎庶但教無菜色官居

何必用桃符

菽園雜記云楊文定公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所過州

縣官迎送饋遺甚盛。知江陵縣事范公理獨不然。公聞而異之。薦知縣安府。其為縣才八月也。

瑣綴錄云。宣廟最好詞章。選南楊其陳芳澤。日直南宮。應制南楊思進。陳思敏。一日命御製壽星贊。陳援筆贊云。

渺南極兮一星燦。祥光兮八紘。兆皇家兮永齡。我懷思兮。治平。賴忠貞兮弼成。宜壽域兮同升。南楊以指圈壽域二字。欲易而未就。時中官促進甚急。曰。先生有則改。無則罷。

遂去。以賜內閣。中官請問西楊曰。壽域二字何如。西楊應曰。八荒開壽域。中官遂告南楊曰。八荒開壽域。此詩何如。

南楊曰。好詩。中官曰。先生指壽域未為好也。南楊默然。正

卷十

三

統間朝鐘一日不受。命內閣述詞。鍾文南楊入室中。

翻舊稿不得。太監候久。促陳曰。先生何不。陳乃白南楊曰。舊無此稿。先生第口占。我寫。南楊起一語。陳遂續成之。

後奉命御製國子監碑文。題曰。重建太學之碑。時西楊寢疾不能出。密旨封令西楊另製一通。題曰。大明新建廟

學之碑。南楊執用其題。西楊言凡言重建者。既作之後。又作。是也。廟學前元所建。非國朝事。且廟與學是二。若只書

太學。而不書廟。於禮未安。廷議雖違。西楊之言。然已刻石無及矣。

餘冬叙錄云。英廟初立。朝廷大政多承。張太皇太后

指教。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

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英宗東立。英國公西下立。太后召

問。人人皆有獎勵之語。及溥乃歎曰。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見。蓋仁宗監國時。以濂故。官僚大臣。擢下

詔獄。陳壽解縉。馬京徐善述。王汝玉梁潛。周冕。相繼入獄。中公及黃淮。一繫十年。流徙者數矣。獻陵每與。后言

及東宮時事。慘然泣下。以故。昭皇后以為言。天順日錄云。宣德初。學士楊士奇輩。令在京三品以上官。

各舉所知。當時以為美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故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譏。且又不知所舉之人。才能高下。

但以舉主官大列名在前。則所舉之人。官亦在。以此輿論不平。景泰初。遂罷此例。乃從吏部自擢。較短量長。多輿

輿論。然各舉所知。本是良法。若皆存薦賢為國之心。豈有不善。但各出私情。友不若吏部自擢之為愈耳。李充翁曰。

若有私情。吏部自擢。尤易私也。瑣綴錄云。國初。革中書省。不設宰相。永樂初。乃設內閣。選

翰林六七儒。臣居之。職知制誥。日備顧問。隱然相業。然猶官不過學士。洪熙初。始陞孫潮。皆潛邸舊人。而三楊同官

最久。當是之時。干戈甫定。軍國未定。經費無幾。

民間人稀地廣，宜募英武，獨斷乾綱，百司守令，久任不易，官民相安，天下太平。三楊之名，所由以起也。時福建金憲廖謨杖笏驛丞，東楊以鄉宦欲坐憤命，西楊以鄉故欲擬因公，王振因而進言，二楊皆有私憤，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調降府同知。太后避之，自是振日擬拾內閣之誤，而三楊迭請告展省矣。適宗室中有遺東楊土物者，振將發其事，西楊以東楊不在京，解之，以此振權益專，遂因麓川思機發恩仁發兄弟營後，遂有麓川之征，遣滿出師，疲耗中國，濫費爵賞，九溪苗獠乘機不靖，延至葉滿宗，鄧茂七黃蕭養章相煽而起，極於土木之大變，此皆三楊

卷十

四十四

失計，無以服振之心，故也。然西楊之文學，東楊之政事，南楊之清雅，皆人所不及，故論今之賢相，必曰三楊。三楊云，塵談錄云：我朝相業，以三楊為首，然亦賴朝廷委遇，責成之專，正統初，英宗以幼君臨御，張太后每加擁護，專任三楊，有議必命，中使諮議，然後裁決，一日遣王振至門，西楊擬議未下，振輒施可否，西楊憤懣而退，三日不出，太后遣使問故，東楊語之，太后震怒，詔鞭振，仍押至閣謝罪，且戒振口，再爾必殺無赦，以是數年朝綱整饬，海內晏安。及太后賓天，三楊下世，振始弄權，天下遂多事。吾學編云：時稱三楊學士，文貞為首，三楊文敏為末，楊公稱

南楊正統五年，東楊卒，又明年，昭聖皇后崩，又明年，西楊卒，十一年公卒，十四年，遂有土木之禍，又云：西楊玉質，金相通，達國體，東楊揮斥游刃，遇事立斷，南楊安貞履節，調羹釀醢，參合成名，並稱賢相，余問之先人曰：文貞輔導監國，危心慮患，卒能保其身，以濟其主，文敏經畧北塞，金湯萬里，有武績焉，文定中更險難，比入內閣，選二楊者，二十三年，復還弘文，再入內閣，昭皇后臨朝，與民休息，四海晏然，皆其力也。

太保高文義公

卷十

四十五

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二年，改春坊司直郎，洪熙初，為翰林侍講，正統元年，楊文貞公薦公學術醇正，克講官修實錄，五年，陞侍講學士，十年，入內閣，陞工部右侍郎，兼前職，十四年，上北征，曹文忠公從行，公居守，景泰初，進尚書工部，兼翰林學士，是年，虜數請使迎，上自使，我上谷雲中急，廷議相顧忌，不能決，中書舍人趙榮毅然獨請往，公壯榮解金帶贈之，曰：子忠義人也。上皇將至京，公言奉迎禮宜厚，會有千戶龔遂榮，投匿名書公所，公補入朝，傳示羣公卿，羣公卿不敢出一言，言官疏聞，上不喜，詰匿名書從何所得，公曰：得自臣所，遂榮恐累公，自縛闕下，下詔

錄 上亦不深罪二年進少保東閣大學士明年廢 東  
官爲沂王而立懷獻爲太子公悲憤不敢爭加公太子太  
傅是時內閣不能公薦大理少卿陳詢侍講楊彙充且  
講官左都御史王文遂得入內閣文既入內閣又輒與公  
相擠五年赦公視南畿災尋還朝力救都給事中林聰得  
不來七年進少保大學士謹身殿是年首相陳循及王文  
皆以子不得舉許順天考官劉文介公儼上令公覆試  
公曰貴胄與寒士爭進已不可况從而爲之辭止奏斥林  
廷一人事遂已 裕陵復辟內閣諸臣皆流放寘死唯語  
人曰毅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毅無他腸

卷十

可致仕公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統景泰天  
順間事 輒不應成化初姚文敏公既請謚王佐解其文  
上言公鯁直不回端亮有守始以翰林學士侍 英宗經  
筵入內閣輔政景泰間力主遣使迎鑾之議及其還駕獨  
建備禮郊迎之策天順初以老疾乞歸田里遂卒于家進  
退有道始終不渝加之贈謚庶表臣節得贈太保謚文義  
侍郎薛文清公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父貞洪武初年領鄉薦爲真定  
元氏教諭母齊氏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瑄永樂己亥  
貞改河南鄆陵瑄補鄆陵諸生中河南庚子鄉試第一明

年辛丑登進士第及父喪服闋 宣廟思得良憲臣擢瑄  
雲南道監察御史出監湖廣銀場正統紀元有言學政不  
舉者吏部尚書郭璉薦瑄提學山東學校瑄首以朱子白  
鹿洞學規開示學者諸生皆呼爲薛夫子太監王振之專  
政也問閣臣曰吾鄉亦有可爲京堂者乎即以瑄對召爲  
大理少卿瑄至京宿朝房閣臣過詢不值語其僕曰可語  
若主明日詣王太監請主之權是王太監力瑄聞之不往  
又使人語之竟不往詰公知李賢素善瑄語賢轉致言振  
數問之也賢至朝房道意瑄曰原德亦爲是言乎一日會  
議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知其爲瑄也振連揖之

卷七

自瑄衛瑄美會有指揮其戚振姪王山欲娶其妻其妻不  
可妻因誣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爲辯寃駁還  
至三都御史王文大怒承振風旨誣瑄出入人罪振嗾言  
官劾瑄得賄故庇成獄瑄遂逮繫當及至午門會審瑄  
呼王文字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迴避文怒奏  
道不服問理 詔縛詣市殺之門人皆奔走哭而瑄神色  
自若會振有老僕是日大哭厨下振問何哭僕 曰聞令  
自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意解適有兵部侍郎王偉由  
援遂傳 詔赦免瑄家居六年正統己巳以吏科給事中  
程信論薦起爲大理寺丞景泰初懇乞致仕學士江滄上

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中官金英奉使出南京公卿俱餞江土瑄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壬申秋召至京復爲大理寺卿是歲瑄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英廟復位素知瑄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知制誥一日上御便殿召瑄入語移時尋命主考會試事峻轉左瑄與石亨等竊弄威權歎曰君子見幾而作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所著有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卒年七十三天順八年也謚文清劉文安嘗請以公從祀廟庭今從祀

太常岳文肅公

岳正字季方別號象泉學者稱爲象泉先生順天府涿縣人也長身美鬚氣屹屹不能下物舉京闈鄉試卒國子業李忠文時勉時爲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正與商文毅軫彭文憲時王端毅怒皆與焉正統戊辰會試禮部同考誤寘落卷侍講仕寧見曰此我輩人也遂擢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景泰壬申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編修天順丁丑改修撰英廟廉知其名吏部尚書王忠肅劾亦薦之六月召見文華殿上進見正遽曰好既陞陞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三十四上曰正好

卷十

四八

問何處人對曰涿縣上曰又是我北方人問何經曰尚書問舉進士何科對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內閣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頗首受命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軌自外入見之愕然比入見上曰今日朕自擇一閣臣甚佳亨軌請爲誰上曰岳正亨軌陽賀曰誠佳上曰但官小耳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二人對曰陛下既得人俟果稱職進官亦未爲晚然自是宜召賜齋絡繹於道一日錦衣衛官校選得一僧是妖言惑衆者獄具僧坐反太監牛玉援近例請官選者正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耳選者准應捕律給賞而活其從者十數人朝議寢之時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等勸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正與呂文憲原見曰爲政有體捕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惟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息急則自覺露急則人情恐懼愈求輯辦不如勿究上曰正言是也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使者盛陳斬首無算皆梟於林木之上不能悉致止取地圖指示之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汝梟首置於何所其人不能對正問爲上言曹石勢盛宜早節制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嗚呼成

卷十

四九

顧之體恤楊榮。仁宗之體恤楊士奇，可謂委曲周至，不  
啻手足矣。臣其有不以腹心報上乎？夫此何事也？可使岳  
正述意哉？正獨委身事主，不顧禍患，直徑造亨，諷令欽哉。  
以此二人怨正，日深矣。會承天門災，下詔罪已，正親草歷  
陳弊政，有曰：敬事天祚，有未盡與。祖宗成憲，有不遵與。  
善惡不分，而用舍乖，以剛直不辯，而刑獄究與。征調多方，  
而軍旅勞與。賞勞無度，而虛與。請謂不息，而官爵濫  
與。賄賂公行，而政事廢與。朋友欺罔，而阿附權勢與。羣吏  
弄法，而擅作威福與。徵歛徭役之法太重，而閭閻田里靡  
寧與。讒語奔競之徒倖進，而忠言正士不用與。抑為軍衛

卷十

至

有司開茸酷暴，貪冒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與詞極切  
直。天下傳之，遂有飛語指為謗訕。七月，內批降廣東欽  
州同知道滌，以母老留閩月，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  
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喉通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拷掠  
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至涿州，夜宿傳舍，手楛急氣奔欲  
滅涿人楊四者，為山所哀，解人不肯，因醉以醇酒，伺其熟  
睡，謂正曰：楛有封印，奈何？正曰：可燒焚令熟，以酒噴封紙，  
就炙之，紙得燥，自然昂起，揭乃為去釘脫楛，刺其中，復釘  
而封之。其人既醒，覺有異，尋乃告曰：業已然，可如何？奉  
銀數十兩為壽，不如納之。正因此乃得至戍所。時傳有

密諭岳正須生不須死，又鎮巡而下，素雅重正，以故皆致  
各禮，賦不能害也。上亦時憶及，輒曰：岳正倒好，只是太  
膽越。四五年，曹石俱敗。上謂李賢曰：向者岳正固嘗言  
之，賢因請曰：正有老母，使得放歸鄉里，幸甚。乃命釋為  
民。甲申，茂陵仰位，有御史楊瑄者，亦以劾亨謫戍廣東。  
臺諫請復二人官，以勵忠直。詔正仍居原職，吏部擬調  
南京，有旨勿調，留充經筵講官，纂修先朝實錄。時陳  
緝熙那遜之相繼為祭酒，以官錢不注公用簿，被讒得罪，  
去。文達勅正代為祭酒。正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為？會  
廷薦正為兵部侍郎，清理貼黃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

卷十

至

寧負才氣，亦被諧遂皆補外。正得知興化府，至府作小西  
湖，開兼濟河，築南北隄，塞白理港，別購民田開河，直趨湖  
口，修江口橋，以至通津。鐵河猴溪諸橋無不修治，而白理  
功最鉅。復購穀予饑民，倉出羨餘以補村價，民輸村京庫，  
類多侵剋。正親為會計，且教之納，卒省十費，而素免利於  
官者。一旦非得勝為謗書，獨彭惠安公詔陳太常者，知而  
辯之，正亦厭吏職，以成化己丑入覲，引疾致仕去。至壬辰  
九月十一日卒於家。卒年五十五。正於書無所不讀，謂天  
下事無不可為，高自負許，俯視一世。詩文高簡，峻拔，追古  
作者。字法精遠，大書尤偉，旁及雕繪，錯刻悉臻，其妙常戲

書荀筠遂稱絕品有類博稿十卷行於世

季東陽贊云才之難其信然哉非才之難用之者之難也  
我明一區夏幾百年至宣德正統庶富而教極矣公當  
是時以文學取甲科天順復辟而膺召命居有密遭際之  
盛擬諸夢卜感慨奮發忘身殉國方將以功烈顯於天下  
而為權奸所構又厄於日嫉投荒處僻竟不究其志以成  
魯才弗能哉夫當英祖之感悟憲皇之更化幸於側  
有人焉猶且復引用則猶可以自見也惜哉然公之文章  
氣節震撼海內傳之後世有斷斷乎不可泯者典化人既  
去而思為祠以祀之他可知已或乃以浚恒之凶不密之  
失為公累是徒以成敗利鈍論非所以防世厲俗也謹備  
述之以備國史之闕

卷十

五

石淙楊一清簡李西涯曰蒙泉先生以文章氣節高一世  
夫人所共知至其遭際本末後生小子或未之能悉也走  
不及游先生門而獲從詞林先達後嘗擬之漢汲黯宋李  
綱之傳成敗利鈍不論也國史不可見若曠石之文葉吏  
部文莊固先生同志撰述似未盡金鑄在躬非所以幸先  
生又借李白柳宗元為喻雖意有所指豈其倫哉承示近  
所為補傳聞之平生所知固包括殆盡夫以門墻肺腑之  
深厚見而知之其言足傳而信宜莫若吾西涯公者而是

傳乃成於三十年之後抑又何故是宜急托之木與諸錄  
並傳以解學士大夫之惑罔俾獨遺其後之人

水東日記云岳季方在內閣不久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  
生犯孔子戒矣胡未信而遽諫也季方應曰初上用我  
責任致戒甚至故我不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  
未然

類博稿云有自京師來者傳天語下甘肅曰岳正倒好只  
是大膽或以賀正正遂繫括其辭題於寫肖之上曰岳正  
倒好只是大膽唯帝念哉必嘗有感如或款汝再敢不戴  
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成而靡憾也

卷十

五

定義伯郭登岳先生贊云器弘而博義精而約才偽而腹  
志端而確既鍾之以秀美又文之以禮樂鑄金玉而楊節  
鈞豁煙雲而瞻山嶽是以蚤登龍虎之榜遂入絲綸之閣  
陪天語以從容握斗杓而斟酌寔王臣之寔寔匪帝流之  
諾諾姦諛側目若紱隼之擊秋風忠鯁犯顏尚苦口而思  
良藥廟堂之高不足易其介金革之困不足改其樂雖萬  
折而必東信六尺之可托噫斯人也行七十子之列則吾  
夫子答申枵之先必不曰吾未見剛慤顏淵之後必不曰  
未聞好學者也

李宏甫曰楊遵菴雖以葉文莊續誌為未詳以太白柳州

其類為非類以全緒在躬為非所以幸先生字字皆滴血  
可畏也然文莊號誌亦自好宜并錄讀之又責李文正補  
傳成於三十年後其言尤為其切嗚呼世間白日如過隙  
誰能耐煩等爾一落筆遂三十年也然文正祭文等皆淋  
漓可誦有欲知蒙泉岳先生者定當細閱文正先生之筆  
文正真不謬為岳先生門下士與佳婿也其婚經其女甥  
婿辰祭文亦好且道二人皆是岳先生自幼選擇而成者  
豈不快哉

菽園雜記云潘流清處之青田人與岳季方同遊太學相  
友善流清未仕卒其子辰幼孤流客京師後季方過陳緝

卷十

熙內翰見其友季思試季方愕視久之云此吾故友潘流  
清應真也翌日廷試命工寫真以于辰曰此汝父遺容命  
拜之辰不識持歸示其母其母泣而藏焉此亦衣冠中一  
典事

侍郎呂文懿公

呂原字逢原秀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父景州學官歿不能  
歸喪公權厝景州時時至哀慟哭景人及道旁聞者皆酸  
惜已而奉母南歸家益貧知府黃懋器秀水學宮文奇學  
官對曰此世里中呂生文生貧不能補弟子員學官  
致家塾教諸子懋輒歎郡中乃有大士如呂生遺草萊

者邪急召公公入見承監樓試之舉業文理皆勝問經書  
輒能默誦懋驚異與新衣不受會理其費舍與諸餘材木  
又不受懋曰生家貧醫此且得善價受之何妨終不受太  
守因益大奇呂生當是時太守得輒補學諸生懋即遣公  
入學是秋發解浙江第一明年進士第二入翰林時選翰  
林講讀官裴綸等七人書于文華殿東廡上一日至應中命倪謙  
及公十人習制誥於東閣景泰中命倪謙及公教小內官  
黃賜等七人書于文華殿東廡

卷一

詩國風公講書光典上說問二人何官謙對臣右中允  
兼翰林侍講公對右中允兼侍講上又問中允請讀官  
品二人對曰皆正六品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左右取  
官制再三覽顧二人曰進汝二人講讀學士兼中允二人  
頓首謝他日上再至二人遷坐旁壁下上曰何踟躕  
乃爾一人頓首對君父當臨坐臣子避不敢當上喜  
二人敬慎後至館頓首講或東西行不復坐矣天順初改  
通政右參議兼侍講人內閣尋陞翰林學士石曹用事  
知教公未幾岳公正暨公列上石曹罪狀上留中不發  
曹石微覺上意大怒坐便殿召近臣厲聲曰正大膽固敢  
閣臣誦上上大怒坐便殿召近臣厲聲曰正大膽固敢  
爾原素謹厚左右正何也岳正去公待留公與李賢同在



內閣修 大明一統志公克總裁母憂去道景州啟父寔  
歸合葬尋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公在內閣六年端潔  
不苟取予性儉約身無統緒篋中唯賜衣幾襲輒分祿贖  
宗姻貧匱者子憲歷試中書舍人惠順天鄉試歷官南太  
常卿有學行

熙朝名臣實錄卷十一

林陵 焦 竑 輯

太師李文達公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生而氣宇凝重，舉宣德七年壬子鄉  
試第一，方宴鹿鳴，有鶴數十，旋繞廳事上，布政使李昌祺  
舉酒酌曰：將必有名世之士乎？癸丑，舉進士，奉命察山  
西河津蝗災，時學士薛瑄以御史家居，賢往造焉。英宗  
嗣統，賢上疏言：今京師韃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使  
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  
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乞勅兵部漸次出之於外，不

卷十一

唯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亦可以消未萌之患。雖議者難  
之而已。已之變，畿內韃官羣起，扇亂應虜，賢言始驗也。正  
統元年丙辰，授吏部驗封主事，會有旨文武諸勅三年  
不得請，必候九年，賢復上言：此獎勵臣下之良法，若候九  
年，則得者恒少，不得者恒多，廉貪不分，勸懲不立，乞仍舊  
便。十年乙丑，陞考功郎中，轉文選十四年，己巳秋，虜寇大  
同時，闖王振力主親征，吏部侍郎當扈從，以疾告，賢代之。  
英宗北狩，扈從官多預難，賢瀕死而還，景泰二年，詔議禦  
虜長策，賢請用戰車火鎗，行可驅敵出境，止可衛民力耕，  
是年以廷薦，陞兵部右侍郎，明年壬申，奉命察四川有

司不職，又明年癸酉，還京，改戶部。五年甲戌，轉吏部。英宗復辟，一時輔臣多竄跡，遂以人望召賢，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未幾，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左右欲以汪后殉葬，上問徐有貞及賢，賢言景泰初，汪后卽不得志，况二女皆幼，可憫，臣愚以爲宜厚遇之。上愜然以賢言爲然。山東奏民飢，雖得內帑銀三萬而不足，上復召有貞及賢議，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弊，無益飢者，賢言天下之事未嘗無弊，願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貸，是視民饑而不拯也。因墮廢食，豈爲人上之理。上深以爲是，命增銀四萬兩，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上復

卷十一

二

辟功，竊弄威福。上漸不準，密語有貞及賢，會亨率兵西征，御史楊瑄劾吉祥與亨縱家人奪民田。上嘉瑄敢言，命吏部議其名，亨還與吉祥謀，此必有貞及賢所使，相與懇於上。言已有迎復功，爲有貞賢等所傾，因伏地流涕不已。乃諭旨言官劾賢等，并下詔獄。其日風雷雨電大作，損殿宇，公署瓦木。上悟，釋之，俱詔滿外，賢得福建布政司叅政，將行，吏部尚書鹽山王翱是日得專對，語有間。上曰：李某不宜與有貞同，王翱因頓首力言，賢淳謹，可大用，只宜暫改南京，別意賢且可遠去，避禍不意。上領不喜曰：南京遠，宜留賢吏部左侍郎學士踰月，承天門突

詔復尚書。上思建庶人幽大內六十年，欲赦之，賢曰：

陛下此念，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之鳳陽，出入自便，御史劉濟劾

太傅安遠侯柳溥敗軍之罪。上曰：與賊遇，安能保其無

損，且將校聞濟言，豈不解體欲遣人繫濟，賢曰：耳目之任

職所當言，唯明上用其是而舍其非，不當見譏也。石亨等

遂乘間讒賢以爲阿護文臣。上知賢已深，大悟賢言爲

是，濟得薄責已而溥還自陝西。上曰：溥爲主將，畏縮致

敗，不罪何以警衆，遂下溥獄。初，上於便殿屏人謂賢曰：

吉祥好預國政，聞四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奈何？賢曰：人

主之權不可下移，若陛下每事自斷，公以處之，則彼漸

不敢預而趨附之人自少矣。會石亨敗，家居，其從子定遠

侯彪謀出鎮大同，諷大同薦已。上廉其詐，并逮亨置法。

因問賢迎復事，賢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上惟

之賢曰：天位乃陛下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

名正言順，何至以奪爲功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實

貪富貴，非爲社稷計。倘景泰先覺，字等不足惜，不審陛

下何以自解，幸而事成，得以貪天之功，然天下人心所以

歸向陛下者，因正統十數年間凡事減省，與民休息耳。

今爲此輩損大半矣。上竦然大悟，詔凡以迎駕奪門

卷十一

三

胃力陞者四千人悉職中外肅然蓋非賢忘身殉國不  
 避讐怨莫敢發者是冬賜甲第一區賢上章懇辭上曰  
 聞卿舊宅去朝頗遠特賜近居以便官任也遷居日上  
 及皇太子皆有落成之資時江南北大水加以師旅賢  
 言宜布寬恤之典遂罷天下所取花木板枋之類乃暫免  
 采柴追馮清匠刷卷諸事而采柴一歲省銀三十餘萬兩  
 吉祥從子昭武伯欽緩人事覺欽懼與吉祥養炊士謀不  
 軌欽幽上於南宮而立皇太子是日因西師行乘機  
 入內為亂朝臣當道或有賊者賊害之擊賢傷首及耳且  
 持賢謂曰某等迫於讒間不得已為此請入疏巾救我賢  
 曰爾既殺讐僭能止戈反正我當言之上得疏乃知  
 賢在既脫難急召入宮賢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  
 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且自古治朝未有不開  
 言路者唯權奸欲塞之以遂其非自石亨等排黜臺臣言  
 路閉塞遂至此極上悉報可下寬恤條而以開言路殺  
 馮賢以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不可輕出請復都御  
 史王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禦虜虜引去邊臣請罷  
 兵而議者懼有後讐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而不可久暫  
 則為壯久則為老且虜安能保其不來若慮其復來更無  
 休息之期况人民供輸疲困已極宜赴河開班師使民得

屯種為便上命廷議卒從賢言七年癸未春上以足  
 疾不視朝召賢曰大肥將至而疾未愈欲遣官代行可乎  
 賢曰亦須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心亦安上至齋宮復  
 召賢曰朕惟俯伏艱於起身欲令一人扶之何如賢曰  
 陛下能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誠遂及事而還八年甲申  
 春正月上不豫臥便殿召賢諭曰今庶事頗寧而大者  
 反搖奈何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木也上曰然則必傳  
 太子位乎賢又頓首賀曰宗社幸甚上起立召太子  
 至賢扶太子曰謝太子謝上抱上足泣上亦  
 泣讒竟不得行太子即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餘官  
 如故會災異屢見大風拔郊壇樹木飄瓦賢疏上無狎左  
 右聽其冒誘吳后廢飛語欲害賢上遣衛士宿賢家出  
 入呵護總修英宗廢皇帝實錄成有司請造齒簿已得  
 旨矣賢聞之亟入言先朝所造車駕尚有貯內庫未經御  
 者今恩詔方頒百姓始得喘息奈何復為此上即日  
 寢其旨會奪門功冒陞者又舉賢訴上賢言曰自石亨  
 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唯幸有事宜早治  
 之且請復故少保于謙等官賜祭改葬以雪幽枉上亟  
 是賢言命兵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張瑾與  
 濟伯楊琮以下俱奪爵蓋賢欲消患於未萌故於上即

仇極言之由是洵洵者哀息有識者至今以為難丙戌二月間祭祿公之喪詔起復賜賻甚厚復賜素品備途中食用而令有司為營葬事遣太監林興輔行既抵家裏事興即日促賢上道五月至京師入見上慰勞有加而賢感疾決旬不愈以是年十二月十四日卒於賜第享年五十有九贈太師諡文達李禿翁口蚤知起復到京即病故不知終三年喪矣然此人不壽非國之福也故至于今猶令人痛時會試該黜者訴考官有弊上以章示賢賢曰考官實公如臣弟讓亦不在中列可見矣上意遂解路屢閱屢闕而不至於銷鑠皆賢力主之其為用耿九疇

卷十一

六

軒輓年富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白許貴顏彪馮宗諸文武大吏皆得人

菽園雜記云羅修撰倫疏論南陽李公奪情事謫泉州市船提舉章編修想黃編修仲昭並檢討某皆疏論元且觀燈事章論知臨武黃論知湘潭莊論杜陽州判後淳安商公復入閣言於上皆復其官於是羅為南京翰林修撰章黃皆為南京大理評事莊為南京行人司副適廬陵陳公文奉有為詩悼之者本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為道羅倫已復官蓋先是大臣遭喪奪情起復比比皆是至是始者為令聽終喪三年奪情起復間亦有之然實出朝廷勉

留至意如南陽李乃可

菽園雜記云天順間錦衣指揮門達奸賄害人同時有袁彬指揮者隨英宗北狩有護陣功達恐其逼已令選卒發其陰私欲致於死有傷陣者智謀士也素識彬因抱不平為彬訴屈奏達違法二十餘事奏入上令達建問陣至神色不變佯若無所與者達歷詢其事皆曰不知且曰賸賸工不識書字又與君侯無怨何得有此望君侯屏去左右賸以實告因告曰此內閣李賢與君侯不善因為此奏使賸投進璫實不知所言者何達聞甚喜方飯至即以酒肉賞之早朝達以其情奏上命押諸大臣會問於午

卷十一

七

門之前方引賸至達謂賢曰此皆先生所命彼與我無干也賢驚訝賸即曰此達以酒肉賄賸使賸言如此昨庭中有一某某見指斥所奏達二十餘條略無餘蘊押官與大臣皆曰達不能辭其罪矣錄詞以進上命法官正達罪滿成廣西以處賸得脫袁復寵任如故京師人多能道其事者又云天順改元徐有貞方得君上問岳正可用否有貞曰世剛編正又過臣恐不能共事又問李賢何如有貞遂替賢因得入閣

雙溪雜記云宣德間三楊用事初方面風憲郡守今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天順末李賢始令吏部方面官有缺推

舉二人請旨簡用至今爲例。

瑣錄云天順七年錦衣衛指揮門達總管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人莫敢言自計得以進言者唯李開老與袁指揮彬耳謀欲排去之乃招擁數十事以聞上欲

法行但諭之曰從汝擊去問只要一箇活來彬還我彬既

下獄拷訊苦楚莫能自白時有一藝人楊昭善倭漆高器

號楊倭漆者憤疏論救達欲并中李開老逼楊昭指爲李

所嗾楊懼拷於獄乃誑達曰此實李所教但我言於此

無人証見不若請會多官廷詰我對衆言之李無得辭達

卷十一

八

言曰或則我或何敢妄指我一市井小人如何見得開老

鬼神昭鑒此實達教我指也達失色由此彬得從輕楊亦

免人義之李有從兄任安慶府同知達亦遣校尉往緝務

欲傾李達尋生勅諭成彬復職後送達出城如禮亦人所

難矣

瑣錄云公爲人恭莊嚴重天順庚辰會試罷子同衆考

官見公詢及人物子曰五經魁中張元順神童也人物獨

王一夔及請遊廣吉士元順不與公曰此神童不可以犯

取急追回與之成化丙戌廷試王家宰以程敏政卷字精

楷力贊爲第一公曰論文不論書卒取羅倫第一憲廟

即位踰年公丁父憂乞終制不許羅倫進言請許公其中

詞涉詆訐公怒力辭職朝廷黜倫乃已子引文彥博待

唐介故事請留倫公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此

公之言未爲無理亮翁曰襲亦不必要不襲亦不必總是

愛官做耳又云天順中李文達獨見寵任時家宰王九臯

大司馬馬昂雖蒙英廟眷遇而實賴公維持公凡有所

薦必先論意於二公及至御前時文官則接王公武

官則接馬公或時自舉其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遂演召

某等再審以是上不致疑下皆信服又云天順初徐有

貞薛文清許道中皆被逐唯李文達端凝得體薛離學行

卷十一

九

老成而因奏對誤稱學生遂失寵求退徐貌陋心險許鄙

劣放曠英廟始見徐退論左右曰徐有貞可惜無福有

貞一日入東閣階峻雪滑許失脚傾仆何流匍匐復上徐

俛首側項嗟然而笑至東閣會後與許猶笑不已岳正

進對盡言而唾涕漣御衣不自覺英廟嘗諭侍臣曰

解觀鬚子對我言指手畫脚故此數人旋被棄斥唯李始

終保全

李宏甫曰既已舍君之祿官居一品君命起復即宜不俟

駕行矣不必惟東惟西謂彭華曠使羅倫以代公表白

使羅倫亦蒙不韙之名也余謂若欲盡孝自不宜出仕既

出仕藉君養親又持終喪之說以買名皆無廉耻之甚者  
荷在朝不受俸不與慶賀不穿吉服日間入公門理政事  
早晚焚香哭臨何曾失了孝道况忠以事君敬以禮罔委  
身以報主忘私忘家又忘身正孝之大者乃反以為不孝  
可與天順反正八年之間非文達挺身負荷則曹石之徒  
依然敗壞潰裂不可收拾矣何莫非文達行孝去處而必  
以區區廬墓哭泣乃為孝邪吾不知之矣

太傅商文毅公

商輅字弘載號素菴浙江淳安人生永樂甲午二月二十  
五日舉宣德乙卯解元明年會試弗利入太學李忠文公

卷十一

十一

時勉為祭酒見而異之特設館東廂之後俾卒業及正統  
九年乙丑會試明年廷試皆第一丁卯命選詞臣劉儼等  
十人進學東閣輅與焉已已車駕北狩 郕王監國召  
入內閣備顧問預機密陞侍讀時北虜入寇人心洶洶輅  
力主羣議請 郕王即真以安反側時有議南遷者唾而  
斥之虜逼京城輅與文武元僚經略戰守遣官撫輯旬居  
之虜徵各邊帥選兵入援揚榜賊營購虜酋偽為喜寧報  
誘擒也先書虜得勝與書自相疑遁明年景泰紀元陞翰  
林院學士本年秋季 英廟回鑾輅迎至居庸關既而錦衣  
衛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浪等雖被重刑猶窮治

不已輅極言不可輕聽以壞大倫傷骨肉之情由是盧忠  
得罪三年議易儲輅謂此國大事有 皇太后在上臣下  
誰敢議此尋遷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兼學士五  
年鍾同章給相繼請復儲 上怒下之獄輅因召對力陳  
給竟得免景泰七年丙子寰宇通志成擬進官秩時閣老  
皆職保傅止進兼官擬輅陞兵部尚書稿已定付太監王  
忱將進少保王文耳語王忱云諸總裁皆止進兼官商豈  
可獨陞至期勅出輅仍舊兵侍加兼太常卿而已丁丑春  
景皇帝不豫與陳循等倡請復儲以繫人心不允繼具疏  
輅援筆增二語云 陛下為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

卷十一

十一

宣宗章皇帝之孫擬詰且進至期變作實正月十七日也  
英廟復位即日以迎立事置少保于謙王文等極刑召輅  
與高學士殺入便殿慰曰 朕在南宮知爾二人無偏向  
心如今正要爾宜用心辦事且計議改元年號草詔頒  
敕石亨密語輅曰今歲赦文須一抹光不須別具條款輅  
曰舊詞就敢擅改亨輩不悅騰誣謗輅欲附致于少保刑  
案太監興安為輅和解而 上愈怒興安奏曰當時此輩  
附和南遷不省將置 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即復爾罪  
上怒乃解但削輅為民輅去後 上每入商學士朕所取  
三元嘗與魏夔效力東宮最多而議者從旁排擠竟不復

召 憲廟卽位明年，追念舊學，遣使驛召，輅復舊任。戊子地震，乞休不允。尋因彗見，言官有所誣詆，輅又力求退，奉旨朕用卿不疑，何郵人言，卽欲加譴，言者輅言臣嘗勸上優容言官，召用羅倫已荷嘉納，今因論臣而反責之，如公論何。上乃召輅至榻前，勉慰再三，尋陞爲兵部尚書，仍兼學士。時皇莊甚爲民厲，輅言天子以天下爲家，何以莊爲。十年，改戶部尚書。十一年，兼文淵閣大學士。一日召見，議及邸王監國，輅纒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左右聞之皆泣。上亦泣，遂復帝號。夏月，皇子薨，憲皇以嗣續爲憂，左右知西宮儲貳已長，但畏忌無敢語，輅獨婉

卷十一

十二

轉探引。東宮乃立，復上疏略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但外議者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另居，又不得見，察之人情，猶爲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煩貴妃撫養，仰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以遂其母子之情，惟衆人公論，逾月而東宮母紀貴妃薨，輅舉宋李宸妃故事，頒欵悉如禮。十三年丁酉，命兼謹身殿大學士，時內官汪直新坐西廠，威擬至尊，輅疏十罪，并指羣小章瑛、王英、革、趙惡以聞。且曰：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恚曰：用一內臣，遂係天下安危乎。命太監懷恩傳旨詰責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該請，旨

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京師北門守備一日不可缺，渠一日而擒械數人，南京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收易，此人不熟國事，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咋舌而退。上乃卽日徵去西廠，由是見忤於前，會前輔臣楊榮曾孫驥以罪逮至京，語連及輅，直從中主之，同列又從旁切擠，輅遂請老，加少保，給驛以歸。輅去，萬安爲首相，復西廠，直益橫，諸大臣皆諂事直矣。輅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謚文毅，輅手儀山時與王文陳循高穀彭時萬安劉吉先後共事，馬鈞陽曰：我朝賢相，商公第一。楊文貞李文達不及也。子良臣爲翰

卷十一

十三

林侍講。楊子器傳云：公致仕歸，北劉見其子孫衆多，歎曰：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爾子孫若是。瑣綴錄云：公罷政家居，甫十載，成化丁亥，被召再起，初未有復職之命，及陛見，方巾絲織，青布圓領，自稱原籍爲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嚴學記云：予以闕達致祥，發練浦，汎清溪，艤棹桐江，眺望文毅之廬，高峰回合，千巖蜿蜒，殆問氣所鍾也。及讀國史，見諸疏，侃侃有大節，嗚呼！宋之王且王，曾宋庠俱以三魁致位宰輔，若文毅者，視古先哲，何愧邪。

太師彭文憲公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時自小端重寡言及領鄉薦入國學  
 祭酒李時勉以公輔期之正統十三年戊辰會試第二廷  
 對賜進士第一初謝恩以誤入朝被劾上唯命錦衣衛  
 尋索而已已巳秋英廟北狩郕王監國被命同商輅  
 入內閣與陳循諸老遊繼母卒時乞終喪不許尋陞翰  
 林院侍讀復上疏力求終制許旨去三年服除遷左春坊  
 大學士兼侍讀不得入內閣矣七年蒙宇通志成遷太常  
 寺少卿英廟復辟之元年九月岳正許彬譴罷上召  
 見文華殿令近榻前問曰爾是十三年狀元邪對曰臣不  
 才誤蒙 聖恩拔擢因叩頭者三 上又問第二陳鑑第  
 三岳正乎對曰然又問汝年幾何對曰臣犬馬齒四十二  
 上笑曰正好用已而命下復入內閣典機務以前職兼翰  
 林院學士 上方倚任李賢數召而議賢退亦諮時而心  
 服其諫每語人口彭公君子也戊寅春上 皇烈慈壽皇  
 太后尊號 詔告天下時謂李賢曰此事宜有恩典及人  
 李曰一年兩赦恐非所宜時曰非謂赦也謂宜因此遂行  
 優老之詔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勅百姓年八十與  
 冠帶是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此恩典始與 上徵號  
 相稱李賢喜曰是也即擬進呈 上大悅 甲申正月 上

卷十一

十四

卷十一

十一

不豫至初十日疾大漸乃處置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  
 占使書其一果宮即位過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  
 三勿以嬪御殉葬其四頒飲器服書畢命牛玉將去閣下  
 令為朕潤色時等見而大驚牛玉曰 上意謂事不可測  
 且說下不用何妨時等嘆曰非 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  
 殉事尤高出千古不須潤色言畢時不覺淚下牛玉備以  
 前言復命且曰彭某甚悲愴 上聞而隕涕已而曰且收  
 着待我去後遵行至十七日 駕遂崩 憲皇嗣統進吏  
 部右侍郎兼職如故二十三日議上 兩宮徽號內臣夏  
 時倡言曰錢又病只尊所生母為太后足矣李賢曰今日  
 各遵遺命景泰間事例不可法時曰李言是若為此舉反  
 遺所當尊豈不乖戾李言是夏既入少頃出傳 仁壽宮  
 旨曰子為 皇帝母當為 太后豈有無子而稱 太后  
 理宣德自有例李月時曰爾執筆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  
 間不同 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  
 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夏曰既如此便照例寫讓表  
 時曰正統天順初未曾如此行今日誰敢擅寫是日同議  
 者心知不可而不敢發言夏見諸人不言乃作色曰你每  
 偏懷二心恐追究來不好時拱手向天大言曰 太祖  
 太宗神靈在上誰敢二心 錢娘娘已無後何所利害而



爲之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 皇上聖德也若推  
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乃曰如此是好夏色少恒  
遂再入請 命良久出口曰得 上位再三勸諭已蒙俞允  
矣時執筆將書又曰須照 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  
夏曰既是同尊如何又要分別時曰加二字便好稱呼非  
有尊卑也乃以慈懿二字加其上是日諸臣咸懼逆意隱  
而不言唯李開端時極力繼之賴 皇上孝事兩宮如一  
故能委曲勸諭 仁壽以成大禮後數日太監單包至閣  
曰同尊二母是 上位本心但屈於親母而不知禮之人  
御欲逢迎其間非二先生力爭幾誤大事時同僚不言者  
面聽單語深有慙色是秋命同知經筵成化元年加兵部  
尚書二年丙戌乞歸省詔馳驛往還遣長隨張敬護送抵  
家未踰月手勅促還朝三年丁亥二月至京八月總裁  
英廟實錄成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四  
年戊子 慈懿太后崩詔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  
時曰梓宮當合葬 裕陵主當附廟無可議者具疏引漢  
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 上猶重違母后  
之意時與在廷文武羣臣跪伏文華殿三請 上爲感動  
始從時議七月陝西奏報平涼府屬縣土達滿四糾衆劫  
掠四出時請 勅鎮守官追問激變之故行開參將劉濟

卷十一

十六

禦賊敗績報至兵部請命陝西寧夏延綏三處合兵殺賊  
已而聲息益急復請調京軍以往以都督劉玉總兵副都  
御史項忠提督軍務項忠未至寧夏陝西二處官軍不待  
延綏兵至仍復輕進大敗死者數千人軍器悉爲賊得賊  
又保守石城山勢險固劉項進兵近山分兵七路圍之而  
副將毛忠素恃勇敢不顧大軍之集自領銳卒登山仰攻  
復致敗衄身殞賊巢京師士夫聞益危懼兵部尚書程信  
恐劉項不勝任請命撫寧侯朱永再領京軍四萬助戰  
命已下撫寧難之奏定賞格謂必如生擒賊首一人與世  
襲指揮使賞銀五百兩數人共擒者其賞亦然時見其張  
大難於遂止第令且整軍裝待有急報啓行至十一月項  
知 朝廷已別命將乃奏云宜令總兵星馳赴援倘不日  
破賊則一而奏報 上命太監懷詩貴三人召兵部至閣  
計議程謂事急行不可緩時曰賊若四山攻劫誠不可緩  
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日賊必窮困可擒取  
也京軍何用再行商亦曰觀項布置賊不足憂矣時因問  
程曰京軍若往何日始到程曰來年二三月時曰益緩不  
及事事之成敗只在歲終京軍不行爲宜諸太監皆曰然  
因問邊軍去否時曰邊軍亦不必去商曰邊軍去無害也  
乃令邊軍行留京軍而往管將不遣程又請差錦衣衛千

卷十一

十七

戶一人去看動靜時止之曰去看無恙後安時士心其程  
終必山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折一二人然後發兵去相  
知者咸為時懼曰止軍不發公何所見時曰觀項忠折  
知賊決可平但彼聞已遣將不敢自任故也果猶不信至  
十一月二十日提督知以十月二十一日執湯四等賊案  
悉平羣言始息次年正月解滿四等三百餘人至京太監  
親問之云某等被劉清并指年馮保刑罰不過且又追捕  
為查不得已遂支非有他也因下劉清馮保於獄鞠問得  
實謀之中外稱快上大嘉賜內閣等侍奴一人改時吏  
部尚書十一年乙未正月陞少保尋得病遂不起贈太師

卷十一

十八

謚文憲

太保劉文和公

劉珣字叔溫青州府壽光縣人正統十三年戊辰進士改  
諱吉士授翰林編修天順二年陞右春坊右中允侍東  
宮講讀 憲廟登極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成化十一年  
陞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珣在講筵甚久受  
知 憲廟呼為東劉先生特賜圖書二十一年或構  
假俳優以中傷珣珣遂乞休 詔允之珣歸薄萬  
客屬安負國無耻安積聞深恨之故去及卒贈太保謚文  
和公美姿容善談論遇人無矯飾景泰初遷迎祭成化初

議 睿皇后喪禮末年論李汝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密  
疏昌言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當是時公與博野同在內  
閣人稱公東劉博野北劉林俊嘗曰余以妖僧孽寺售術  
貢邪肆興土木不愆狂躁上千宸怒萬頭俱縮縛下詔獄  
鬼錄為伍唯公立為 上解乃得薄滿崔鏡口公秉心不  
疑諒直無顧而讒嫉肆行構惡於羣小假威於避卒竟去  
位嘉靖二年言官疏公孝友子化於鄉閭乃為立昭賢祠  
以祀公

卷十一

十九

之昌固有本矣

太師劉文靖公

劉健字希賢河南洛陽人父任華州教諭光時大母張氏  
夢一偉人致上帝命持紫玉帶賜其家驚而寤恍然猶有  
見也時白夫人已有身比寤則報生男矣教諭公大異之  
景泰癸酉舉鄉試天順庚辰登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  
化甲午進修撰丙申陞春坊右諭德丁酉進左庶子丙午  
陞少詹事凡三任皆職輔導 皇太子二十三年丁未  
孝宗錄輔導功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參

預撥粉賜胡馬。或成中收元弘治知經筵事。平。武。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甲寅加太子太保賜麟麟。武。美殿戊午加充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護身殿大學士癸亥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益。殿大學士自戊申以來。幸廟御極已十餘年。益明目。務屬精求治而健亦身任天下之事。凡選用大臣及政事。或否。反覆侃侃竭忠。上未嘗不嘉納也。健又引李謝。二公入同輔政。上數御文華殿及平臺召健等至。則屏。左右。伴莫得聞。但聞。上數數稱善而已。上性至孝。望。治甚切。而謹守成法。不輕變易。有時及官府。必欲糾抑近。

卷十一

二十

待之禮復。太祖之舊而誰料其遠至宴駕也哉。豈非蒼。生之不幸與。乙丑。上寢疾召健等至大內進御榻前。阮。手狀欲令。太子侍立。具言軍國重事。命健等悉心匡輔。健等皆泣受命。莫能仰視。事具載秘史。弗能詳也。武宗。即位健以顧命大臣。異新政。舉故事。百度振肅。海內晏然。屬連瑾竊柄。奸黨盤據。國事日非。健率同官自劾上奏。其。略曰。陛下即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庶。儼成風。非唯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幹事者以為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再擾。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左。兵。生。

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破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一一。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為。兵戶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候。數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順。人臣。之常。但敢出多門。各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

卷十一

三十一

衷事非獲已。若諉顧命之名。而不進輔導之實。因循說。惰。竊祿苟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用是共。歷。愚。誠。上。塵。天聽。伏乞。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少。道分毫之罪。幸延大馬之齡。則。陛下優待舊臣之心。願。精新政之義。兩盡而無遺矣。不報。健又率同官上奏。政令。十失。極其剴切。上付各該衙門。查奏革之。未幾。戶部尚。書韓文首倡九卿共劾劉瑾。太監王岳范。寧徐智。共為內。應。健等助之。獨焦芳。媚瑾。以健不附已。力攻健。希入內閣。致。上震怒。傳旨捕岳等繫獄。令劉瑾入司禮監。瑾等先。嘗奏內閣。納賄行私。欺壓內官軍職。形於劇戲。上已信。

之至是遂令劉健謝遜自陳致仕，又榜示天下，指為朋黨。矯詔奪其官，謫罰米。肅皇嗣位，詢謀遺老，意欲召用，而健年已九十矣，乃降詔存問。明年，遣撫臣就其第，致束帛，餼羊，上尊酒，終時壽九十三，贈太師，謚文靖。

太史氏曰：國朝監前代壅蔽之弊，罷宰相官，事歸六曹，權在人主道。文皇時，肇設內閣，立大學士，與天子議機務，可否稍稍有權矣。然官不過五品，比後乃至三孤，領尚書職，猶不得專制外事，嗚呼！其慮豈不深遠哉！弘治間，孝宗皇帝即位，既久，勵精思治，登庸俊賢，內則文靖暨李謝，二公參議朝政，外則鈞陽華容洪洞浮梁諸公戮力陳列。

卷十一

二十三

君明臣良，此萬世一時也。道。敬皇帝崩，武廟即位，逆瑾以黠悍竊政，罷棄諸大臣，朝政反覆蕩盡。雙溪雜記云：劉健在內閣時，河南有馮文升許進劉宇焦芳李燧何景明文升在兵部，每以軍職官不堪委任，欲添設兵備，按察司官監之，健票旨不准許進為戶部侍郎，同平江伯陳統帥出宣大禦虜，畏怯無功，罷職致仕。焦芳為吏部侍郎，建言禦虜四事，健票旨云：這本所言空礙難行。李燧為鴻臚寺卿，年已深矣，止轉太僕少卿。何景明年少而文人，謂必選入翰林，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除景明中書舍人，至提學副使，不壽卒，然則居內閣而不狗。

故舊者，僅健一人耳。李幸翁曰：長葛縣不富，人亦尤不可棄。又云：國朝名臣謚文靖者，尚書嶺山魏公，年九十八，顧未得柄用，少師宜典徐公，顯矣。壽纔七十二，公位極人臣，壽至九十四，功成身退，完名以歸者，十年奇矣。故。

近峰聞略曰：公罷政歸，西崖李公祖饒，歎歎泣下，公厲聲曰：何用今日哭為？健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矣。白沙語要云：劉文靖講人之生也，直章一論，判善惡於一言，決興亡於萬代，其天下國家治亂之符驗與。

太傅謝文正公

卷十一

二十三

謝遜字于喬，餘姚人。成化甲午，鄉試第一，乙未會試第三，廷試一甲第一，授翰林修撰。辛丑，同考禮部。癸卯冬，滿九載，陞右春坊右諭德。甲辰，再同考禮部。孝宗統德春宮，慎簡侍從，首及遜。乙巳，克經筵講官。丁未，孝宗祭極，推恩宮僚，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仍加俸一級。初開經筵，奉勅為日講官，與修憲廟實錄。辛亥，實錄成，陞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俸如前。八年，乙卯春，詔以本官入閣辦事。丙辰，命主會試。丁巳，勅修大明會典，為總裁官。戊午春，皇太子出閣，奉勅陞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己未，賜一品服。癸亥，會典成，陞太

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武廟登極加少傅兼  
太子太傅餘秩如舊十月引疾乞休去先是焦芳入閣  
遷嘗舉王蔘吳寬而不及已會鄉人以賢良應薦芳和逆  
瑾謂遷違詔格與劉公健俱罷職又矯旨令遷弟武選  
員外郎迺致仕子編修丕除名庚午瑾誅 詔復職致仕  
辛巳 世宗登極臺諫連疏薦遷乃遣行人齋 勅存問  
迺起奏議不復任翰林遷遣子正入謝履為中書舍人  
未復令有司時加存問丁亥二月遣行人陳侃齋 勅起  
遷於家時年七十九矣十月抵京進少傅戶部尚書謹身  
殿大學士辛卯二月疾卒壽八十三贈太傅謚文正

卷十一

二十

太傅丘文莊公

丘濬字仲深瓊山縣人正統甲子舉廣東鄉試第一兩試  
禮部名在乙榜當教授職聲卒業太學祭酒肅鐵深器重  
之景泰甲戌復試禮部廷試第二甲第一選庶吉士讀書  
秘閣七年授翰林院編修天順七年兩廣用兵經年不決  
濬條列事宜李文達公賢一見即代上之成化元年陞侍  
講命與修 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疾當若其不軌  
之迹濬曰已已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  
誣以不軌豈可信哉十三年續修宋元綱目成陞翰林院  
學士濬自出已見撰史略謂朱子綱目以正統為主然泰

隋之末未可遽奪漢唐之初未可遽予乃作世史正綱以  
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本年陞祭酒十六年知禮  
部右侍郎仍掌國子監事復謂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  
治道而於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作大學衍義補值 孝  
宗嗣位書適成乃表上之 上覽之甚嘉賜白金二十兩  
紵絲二表褒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且命錄其副付書  
坊刊行時濬年餘七十矣弘治四年 憲宗實錄成公充  
副總裁加太子太保本年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初  
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  
者黜之所黜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為

卷十一

三

公方岳以下有微瑕輒黜黜者亦不敢訴濬深知其弊言  
於 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  
黜者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 祖宗舊制 上深然之  
會吏部上大小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勅凡歷官未三載  
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跡亦勿黜陞官劉文  
奉平時往來丘家以失職怨望奏討冢宰王公怒象疑出  
丘意李宏甫曰非丘喉之醫官敢訐冢宰哉故宜科道  
以為言也七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以目疾辭不允八年卒於官贈太傅特進光祿大  
夫左柱國謚文莊官其孫簡為尚寶司司丞濬嘗謂朱子

家禮崇本敦實然儀節略焉為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有考又謂朱子微言散見語錄問學者率未易求采其精者為二十篇做魯論語作朱子學的其他著述甚富世稱其博

治世餘聞云瓊臺丘濬學博貌古然心術不可知人謂陰主御賢劉文泰許奏三原王公嘗與劉吉不協劉作一聯書其門口貌如盧杞心尤險學比荆公性更偏時論頗以為然李禿翁曰公既為吉所貶則可以知公矣時論亦何足憑邪又云丘瓊臺嘗以糯米淘淨挾水粉之瀝乾計粉二分白麩一分攪和圓為餅其中餡隨用煖熟為供軟膩

卷十一

二十七

甚適口公以此饋中官因而得進上上食之喜命尚膳監為之進食不中式司膳者俱被責因請之丘丘終不告中官歎曰以飲食服飾車馬器用進上取寵此吾等內臣供奉之職非宰相事也由是京師傳為閣老餅焉守溪長語云丘閣老於子史無所不通而尤熟於國家典故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以為非人所共否必以為是其論泰恰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和南宋再造借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為生事論岳飛則以為亦未必能恢復李禿翁曰時既有秦檜自然恢復不成矣其黜元不當與正統許衡不當仕元尤舛謬

雙溪雜記云劉吉致仕丘濬徐溥在內閣濬言王恕雖好官但好名太甚弘治癸丑春朝覲吏部以黜陟間濬極旨留用者數人衆多笑之又曰與溥論所異同濬輒怒粹冠於案執愈堅真不脫海蠻氣習

太師李文正公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曾祖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師東陽四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命書龍鳳龜麟十餘字書奏上甚喜抱置膝賜上林珍果及內府寶錄六歲八歲復兩召試講尚書益稷篇唯荒度土功一段大義命肄京庠天順壬午年十六舉順天鄉試甲申登二甲進士第一

卷十一

二十七

遷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三年與修實錄十年陞侍講十九年癸卯進侍講學士二十年充東宮講讀官二十二年丙午主考順天鄉試尋丁憂弘治二年己酉起復遷左庶子兼侍講學士四年辛亥預修憲廟實錄成陞太常寺少卿仍兼前職掌翰林院事充日講官癸丑主考會試得汪俊為第一七年甲寅擢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典誥勅八年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安南侵占城國王奏請命官往問東陽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特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托命

若置而不問，積威已多，問罪與師胎患尤大，宜勿聽十年丁巳，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罷，東陽復會同官疏奏未報，會武岡知州劉遜建繫科道具奏，上震怒，俱下獄。東陽復上疏救，上為霽威，即日召至平臺奏事，始復舊職焉。十一年戊午，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復召問親定團營總兵官，九月，清寧宮災，東陽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天道蒸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為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為修德，此乃姑息之謀。越二日，有為李廣乞祠額者，東陽以為不可，及清寧宮成，又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東陽又以為不可，上俱從之。己未，程敏政典試為給事中，華某所劾，上命東陽覆試，壬申，會典成，賜玉帶，十六年癸亥，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十七年，命祀孔子於闕里，還上府政疏，命有司議行，十八年乙丑，上不豫，召入玉几前受顧命，武宗登極，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如故，元年丙寅，上不親政，東陽同劉健等上疏不報，於是復同疏曰：先帝顧命，惟恐陛下為記，邇者詔令廢格，變易殆盡，憂在於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於近侍，貴戚牢不可破，或行從中，出降

卷十一

二十一

不豫，間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臣若諶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亦不報，會府部科道疏請誅璉，不遂，璉遂婚，詔遜劉健謝還，獨留東陽，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二年丁卯，尚書劉璉、御史姚暉、主事張偉為違卒誣，執尚書長安、東陽上疏力救，乃得成邊，三年，給事安奎、御史張武、給事高谷、東陽又上疏救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東陽，又上救，是夏早朝，罷有文書一卷，委於丹墀，皆是專錄璉等惡，上退坐東角門，留百官不放班，尋傳旨令璉、暉等面詰何人所為，衆目暑忍饑久跪，隨有仆地曳出而死者，教人申刻一時，三百餘人俱下詔獄，東陽論救，乃得釋，有山東梁姓者，自陳嘗捕盜七十人，乞陞上官，巡檢都察院覆奏請，舊盜七十家，窩主贖，俱照新例，籍沒發遣，東陽皆極言之，乃得免，查究璉，又巧取橫斂，因而窮迫文臣，凡有公錯，誣誤，假以姑免提究為名，各發米實，上大夫畏其凌虐，甘心從罰，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石，東陽委曲調導，璉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為開倉，璉雖稍近，猶不能止，後因璉欲天下司府州縣預積倉糧，東陽因言各官罰納其在邊關，多勞少益，不若原籍預備倉上納，却為實用，遂免輸邊之勞，其隨事應變，潛消熾奪，使天下陰受其福，類如此。

卷十一

三十九

不豫，間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臣若諶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亦不報，會府部科道疏請誅璉，不遂，璉遂婚，詔遜劉健謝還，獨留東陽，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二年丁卯，尚書劉璉、御史姚暉、主事張偉為違卒誣，執尚書長安、東陽上疏力救，乃得成邊，三年，給事安奎、御史張武、給事高谷、東陽又上疏救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東陽，又上救，是夏早朝，罷有文書一卷，委於丹墀，皆是專錄璉等惡，上退坐東角門，留百官不放班，尋傳旨令璉、暉等面詰何人所為，衆目暑忍饑久跪，隨有仆地曳出而死者，教人申刻一時，三百餘人俱下詔獄，東陽論救，乃得釋，有山東梁姓者，自陳嘗捕盜七十人，乞陞上官，巡檢都察院覆奏請，舊盜七十家，窩主贖，俱照新例，籍沒發遣，東陽皆極言之，乃得免，查究璉，又巧取橫斂，因而窮迫文臣，凡有公錯，誣誤，假以姑免提究為名，各發米實，上大夫畏其凌虐，甘心從罰，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石，東陽委曲調導，璉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為開倉，璉雖稍近，猶不能止，後因璉欲天下司府州縣預積倉糧，東陽因言各官罰納其在邊關，多勞少益，不若原籍預備倉上納，却為實用，遂免輸邊之勞，其隨事應變，潛消熾奪，使天下陰受其福，類如此。

四川鎮守太監羅箬請便宜行事。瑾主之。東陽力言不可。因奏曰：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又有按察司管糾劾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其權益分而不專。此祖宗防微杜漸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後差內臣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雖同而不專。故勅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拘。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王府宣慰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重，土官之強悍，彼心不服，則釁隙必生。又如舊有草寇生發，則調兵

卷十一

三十一

征勦土官，必預奏請，所有關係尤非細故。今既革去巡撫，若并付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唯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自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乃批出，止便宜。餘如所議，陳俊之得罪也，瑾因以及漕運總兵官下江伯陳熊以濕潤米等項銀為賊，遂致大獄，必欲寘之死。東陽力爭，瑾謂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曰：某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璘耳。璘在。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豈可盡革，以傷武臣之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

功，今其子孫俱已華隳，璘不從，璘後有功，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為第一，蕭何不曾斬殺，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為萬世之功，益足食。然後足兵，使當時餽餉不絕，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戰之日，陳璘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也。瑾不答。止革熊爵，會真鑄之變。朝廷命將出師，詔詰天下，內一欵，取回各處差出官校。瑾不然曰：是要革行事衙門，此係累朝舊例，如何可革。東陽曰：舊例行事官校，止在京城，今差四外，聲勢烜赫，驚疑天下，姦詐之徒，因而矯托，真偽莫辨。近已累犯，煩朝廷

卷十一

三十一

處分。若真者取回，則偽者無所容矣。因以天順元年舊稿示之。瑾乃語塞。八月十三日，寧夏獻俘，既入東安門，上親賜宴勞。太監張永乘間出懷中疏，奏劉瑾十七事。武宗震怒，當夜遣人執瑾。次早，令太監溫祥等持疏至內閣讀畢。徐問曰：今當如何。祥輩曰：已收逮矣。東陽曰：此聖政也。天下望此久矣。祥輩乃曰：願旨。旨行，東陽授筆擬進。於是降旨，特令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拾其肉，曾之須臾而盡。天下聞而快焉。是時籍瑾書籍，得泰府承壽王為瑾慶壽詩序，中間稱謂過於平語。上怒甚，欲降敕切責。東陽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



光武平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一省視會諸將  
燒之曰今反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爲故事當劉瑾專權  
亂政之時假託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事予奪唯其所  
欲中外臣民誰不屈意待之往來書信雖於法有碍但因  
畏罪避惡多不得已况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若指此論罪  
降勅切責則凡有書信總送者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  
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今劉瑾已正典刑伏乞  
聖明廣大涵容將此書詞置之不問一應文書并行燒毀  
以滅其迹使人心安帖 上以爲然悉焚其往還文字無  
延汲者 上以東陽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蓋其從子

卷十一

三十一

兆蕃爲尚寶司丞復上疏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所  
付託生民所仰賴 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  
其勞也 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亦二十餘年而後  
成何其難也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 先帝願命  
唯欲 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  
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念上天付託者重思 祖  
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於朝奏講談之暇安處  
官闈薄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  
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七年巨寇劉六衆至數十  
萬及賊平加廕一子爲錦承衛指揮上疏力辭有獻密計

者托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  
以京軍如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 上遣司禮  
監與谷大用至問議東陽力以爲不可大用謂此事非我  
輩所爲自有先入之說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知其不可  
若勉強曲從卽有後患獻計者不知何在而執筆者固存  
往返再四乃具揭帖略陳其故曰宣府京師北門切近胡  
虜十分緊要朝廷屯宿鎮兵分地防守尚恐不給每年河  
南等處邊軍輪班備禦近因劉賊猖獗動調官軍乃是一  
時權宜非得已也况今正是防冬時月如以 聖駕看牲  
在通欲此常加意竊見總兵部承見在滄州宜令兵部密

卷十一

三十一

切行文暫帶領邊軍近京住劄事畢之日仍令還鎮庶事  
體穩當人心安靖而內意已定司禮監文書官迫令擬票  
去 上坐乾清宮門必欲今夜批出東陽等乃具題極言  
其不便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有急事互相應援今無事  
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恐傷國威二不便也  
京軍出京駭人耳目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恃  
強勢強買貨物姦汗婦女將官護短不肯禁邊方受害不  
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押恩市愛做睨軍民蔑視官府  
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遠近鄉井  
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不相宜或盤纏供給不相續六不

便也。糧草之外，必有行糧，布花之外，必項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為糜費無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或變起於道途，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中國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今五府以為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為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為不便，臣等以心腹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強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為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所有前項事情，臣等不敢別議，翌日內降行之。

卷十一

三十五

李宰於家壽比寸，贈太師，諡文正。所著有懷麓堂燕前後續百餘卷。  
汪俊云：畿甸羣盜，勢甚張大，王師屯德州，惠安伯張偉不敢出，提督馬中錫以鄉黨墳墓所在，恐為所脅制，倡為招撫之議，司禮張永以問公，公憤然曰：此賊本朝廷編氓，非夷狄比。今攻破州縣，拒敵官兵，赤子遭其荼毒者數千萬，朝廷養兵百五十年，用在今日，且方出師，而以招撫為計，有血氣者宜痛心疾首，而食不下咽也。更有何說。永等嘆曰：老先生終是老成人，議遂定。  
近峰聞略云：少師西涯東祀歸，上通達下情疏云：請以所

見翁之節用度如開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淵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唯在聖心一轉移之間而已。人稱其引類親切，善啓人主之聽。

楊一清云：先生孝友天至，其素行金完玉粹，名滿天下，而自視欣然，雖位極人臣，而樂善如不及，履常應變，恒介特不易所守，蓋其文章與功業並懋，斷乎有以立於世者。

兼對錄云：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七日，上召至暖閣，健等

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

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為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不可

兼講。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

卷十一

三十五

名商人無利不肯上納，上問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

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

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健等

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健

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歐陽瑞馬販私茶數百

斤，太祖高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

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

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請下戶部查

議，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近來廢

弛殆盡，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通查舊制，及今各

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 上意願  
精思治如此

雙溪雜記云東陽以神童與程敏政齊名專以詩名延引  
後進海內名士多出其門往往破常格不次擢用當時有  
識之士以為數年後東陽柄用引進一番文士尚名矯激  
世變必起後李夢陽草疏欲殺劉瑾而謀慮不審且疏中  
既以甘露之變為言而躬自蹈李訓之淺謀致貽數年天  
冠之禍中官自為制度自此不可變更矣且草疏者李夢  
陽也部屬而諸司英傑平昔以文章氣節取重於世皆翁  
泰和之韓文亦與東陽交厚夢陽詩甚為東陽賞鑒故文

卷十一

三六

亦致少遲夢陽之奏而九卿大臣景從文後亦不肯略出  
商量萬全之策皆氣節之盛使人不敢致思也李禿翁口  
此段亦是一大議論但當時洛陽為首相其識見亦只是  
夢陽等雖文正為次輔亦不敢與之商量萬全之策况韓  
文九卿諸公哉故謂當時諸老盡出一時搏擊之習無一  
人能為朝廷計又遠圖萬全者可也謂其成相隨而就夢  
陽之後不可也文正雖以才學知夢陽然夢陽實不知文  
正使其能知文正一兩分則文正不孤矣何待結識新都  
倚託梁費而後致身以去邪故知為文正者實難後之學  
者慎勿容易草草論文正又曰劉瑾竊政戶部韓文為首

率九卿共劾瑾司禮監太監王岳范亨徐智為內應而內  
閣劉健等又助之時王岳等大為 上所信任密奏朝中  
多官劾奏瑾等不可不從 上不得已允之欲待明早發  
旨捕瑾下獄瑾等遂趨至 御所俯伏哀號訴岳等內外  
交通欲害我等 上曰且待明日瑾等曰若待明日臣等  
再不得見天顏矣湏今晚拿岳等三人送獄方可 上不  
得已領之瑾等遂出傳旨夜捕岳等繫獄明日奏請劉瑾  
入司禮監兼提督團營兵馬設內行官校巡察丘聚提督  
東廠官校巡察谷大用提督西廠官校巡察張永等並司  
營務王岳范亨徐智俱發南京充淨軍行至臨清將王岳

卷十一

三七

縊死由是權歸瑾等勢傾中外卒令劉健等三人自陳致  
仕李東陽獨留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  
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章屢上竟不從東陽門徒最盛初  
皆以為東陽素有文名故得不去及後劉瑾於朝陽門外  
創造玄真觀東陽為制碑文極其稱頌人始議其泄捕瑾  
等之事真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也哀哉又云  
劉瑾既誅而政權仍在內臣魏彬掌司禮監印決大政馬  
永成等又奏有旨 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時東陽延和  
梁儲費宏四人在閣以窮苦魚菜四字為題各作長詩示  
永東陽為窮字拆點畫為句極工永大悅命工刊印

軸送人未久山東盜起人以爲窮苦之應東陽又囑楊一清作平定寧夏碑頌永功德後泯不傳嗚呼傳亦有何嫌也又云正德間內官賜生祠額護勅皆劉瑾分付內閣李東陽楊廷和創爲之使東陽執奏我輩不過講讀祝草之官不由六部執掌奏行者不敢撰寫且舉大明律結黨亂政之法最重如此縱使不從亦不過如劉健等去位而已乃不能然後東陽卒謚文正何所據哉李禿翁曰此真是放臭屁也

戲學記云予觀楊遂菴叙懷麓堂藁云高才絕學獨步一世如大河之源出崑崙經積石由龍門至底柱吞吐百川

卷十一

三十一

淫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邵二泉敘續藁云盛德嘉謨澤被海內如大將禦戎不聞號令一節一麾無不如意嗟乎可謂知言矣予以爲弘治間薄海外內泰和流行兵以不試爲威財以不蓄爲富刑以不用爲治伊誰之力邪君子是以知文正不可及也

國史實錄云弘治七年大學士徐溥等奏文臣誥勅當如舊專官撰擬遂擢東陽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領其事又曰東陽在翰林以文學名前輩或忌之遷侍講學士數年不與經筵劉瑾威權日盛狎視公卿唯見東陽則改容起敬時焦芳與東陽同官助瑾煽雲東陽隨事彌縫去其

太甚

鄭端簡云文正公慧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暢爾雅又能獎進才雋推挽聲譽風韻所漸人皆嚮附事奉陵稱忠勤康陵時周旋曲濟保護善類清謹弗渝休休不專政歸卿寺人顧思之

太傅王文恪公

王登字濟之吳縣人自幼穎悟不凡侍郅葉盛提學陳遜咸以天下士奇之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乙未會試復第一入承廷對置一甲第三授翰林編修弘治初滿九載陞侍講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八年晉侍講學士兼

卷十一

三十一

日講官孝宗遊後苑登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講罷召所幸李廣戒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宜好爲之時東宮將出閣大臣首薦登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遂爲吏部侍郎王德初內閣謝遷與登自代時中官劉瑾欲引冢宰焦芳而衆議推登遂與焦俱入閣大司馬華容劉大夏以瑾舊怨逮至京生激變上官岑氏罪成律登言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以故劉得減成或惡石淙楊一清於瑾謂其築邊太費登言楊爲國修邊乃可以功爲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喪以減述曰喪不可成服登言服可以不成非不可以苟是泰汪妃薨登言妃廢不以

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然見恭開誠與言初亦聞聽及焦芳專事嬖阿恭阻之不能得於是懇疏三上遂得許整歸吳屏謝紛囂常自贊曰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校書結髮勵行白首於道茫然無聞爵厠公孤官居臺閣志懷輸忠幾味納約貴戚赫炎不能附麗權璫狂瀾不能嬖阿一有違言超然不辱遇事面前不知顧忌見利思義不知窺避歸臥空山晏然寤寐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才則庸無裨於世自潔其躬跡其所至蓋知慕首陽之節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之疏而不能為應變之崇居閑十餘年論薦文章嘉靖初遣行人存問曰朕行且召卿公疏謝乞上講學親政講學篇

卷十一

學

曰國家經筵之設盛矣然其間寒暑皆輟春秋之月月不過三日三日之期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風具講章至期講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親密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過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高宗學於古訓遜志時敏成王訪學於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今乃闕略如走暴之日少寒之日多傅之之人寡咻之之人衆安能得也且不獨高宗成王為然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

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可見矣宋世賢主宮中消日唯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御製睿翰如飛羣臣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

仁宗臨御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次極圖西銘諸書於官中觀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曰

卷十一

學

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復弘文閣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訪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間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唯所好大略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時御經筵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是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親政篇曰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于視朝數刻上下之

開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  
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  
也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  
司引奏上特是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  
事下何嘗進一言臣愚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  
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外朝詢大事在焉路  
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  
玉藻曰君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  
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  
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

卷十一

聖二

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  
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  
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  
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  
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  
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  
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人上殿謂之輪對則必述時政利  
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  
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  
紫微也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

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  
缺也華蓋護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  
宋濂劉基永樂間如楊士奇楊榮輩日侍左右寒暑夏原  
吉輩常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今內朝罕復  
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閣鮮或窺焉孝  
宗晚年屢召大臣於便殿議論政事將大有為而民之無  
祿不及觀至治之美天下至今為恨唯陛下遠法聖  
祖近法孝宗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大  
臣三日或五日一起居侍從臺諫各一人上殿輪對諸司  
請事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

卷十一

聖三

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和顏  
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唐虞之世明日達聰嘉言  
陷伏野無遺賢不過是也大禮議起連逐輔臣士類咸願  
起鑿未及起病卒年七十五巡撫吳廷舉上言恭高文清  
節守道見幾洞庭雲臥望重東山震澤波澄名高北海乞  
與褒恤贈太傅謚文恪祭之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  
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  
其非有也盲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  
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  
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凡天地間膈塞充滿皆氣也氣之

靈皆性也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魂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尤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述後儒多未之及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末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微見其槩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塵談錄云王守溪文章明暢其論修史一條極切時弊曰班固成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人主所至執筆以隨一言一動皆其親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迥不相及政事行移全不

宋十一

甲

與聞唯易世之後細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耳又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果皆公乎宰臣之意果皆平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進書數十年之前是非曲直茫然無據縱有所聞亦無其實縱然得實又或奪於衆不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局於見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勳業沮沒不傳而奸險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戒後世監領者又往往私好惡其間故口不復有史

太保劉文肅公

劉忠字司直河南陳留縣人成化戊戌進士授翰林編修在翰林歷侍講幾三紀始拜侍講學士弘治十八年進翰

林學士掌院事正德二年為講官每附經義視上闕去

及風時政又之傳旨陞南京禮部侍郎進本部尚書本年改南京吏部南京大率開伏居官者自名吏隱忠毅然持風裁越閩晉人華役者貨縣晉竄名吏籍中上部往往肩官去忠命四主事稽厥籍年經月緯究意接代凡革罷千人雖仕者亦追論除名庶寮滿秩為著考必當實御史某特勢驕橫忠著下考郎中某瑾黨張綵私昵者也署考曰守已乖於士論行事拂乎人情自是諸司弗傷者咸備稀焉瑾誅始被推入內閣尋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是時政權在關永大臣改事瑾者事永

宋十一

甲

忠歸政持重守法同事者忌而擠之在位不滿三月乞致仕同事者尼之乃托祭掃請假始得歸世廟入繼兩遭行人存問忠及洛陽劉健卒贈太保諡文肅

太常卿魏校云公留意人才嚴於考績臧否精當人不敢干風裁肅然為南都之重

侍郎崔銑云銑初入翰林謝少傅于高坡私第公慨然曰苦羈人匹士雖當流離困絕不敢非義取財况居位祿食者乎許襄毅語銑曰子初任慎事大夫翰林唯可直一人耳其見重名流如此又云正德辛未給事中馬卿為同考第未揭曉禮部移文內簾副考斬貴學士家僮可勃洩試

題於常州舉人某某受千金公為主考駁號一人中式竟  
填榜黜之曰用戒黷貨已出院即上疏請究曰縱不實可  
使大臣毋受議於四方竟坐奴罪一舉子充吏浙公大愧

卷十二終

熙朝名臣實錄卷十二

秣陵 焦 竑 輯

太保楊文忠公

楊廷和字介夫四川新都人父春湖廣提學僉事廷和成  
化十四年戊戌進士改庶吉士十六年授翰林院檢討弘  
治二年歷修撰陞侍讀九年進左春坊左中允十六年陞  
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十八年命同太常寺  
卿兼學士張元禎為會試考官取董玘等三百人尋陞詹  
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正德元年進詹事仍兼學士  
二年三月陞南京吏部右侍郎初 武宗御經筵講書故

卷十二

事講書義畢必獻規諫之語是日廷和同學士劉忠講罷  
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何故添出許多說話瑾奏曰此二  
人當打發他南京去乃陞二人南京侍郎是時南京無缺  
皆添註五月陞南京戶部尚書十月改戶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三年八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五年  
二月進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九月加少傅兼護身  
殿大學士七年十月進少師華蓋殿大學士九年正月上  
疏請視朝御經筵罷邊兵西僧市肆等項奉 旨早朝深  
居朕自處治經筵等項已有成規邊兵只照前 旨市肆  
常理西僧舊制俱不必動十年二月疏請重視朝殿宮禁



三月以憂去十二年十一月服闋大學士梁儲請遣行人起廷和復入內閣而已遜居其下十二月上巡邊廷和言北虜不時出沒正統末年可為明鑑不報十三年六月上復議北征廷和諫萬乘不宜輕出上又自稱威武大將軍令內閣草勅廷和等又諫俱不聽十五年廷和同大學士毛紀上疏謂大祀之禮在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二日禮應仰時稱廟今俱改卜至再天下朝觀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定奪各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亦已踰期自去秋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伏望

卷十二

亟賜班師還京舉行前項大禮并各衙門題奏文書不報十六年三月武宗不豫廷和等密請太后懿旨誅江彬籍其家會世廟將至京廷和請出東安門居文華殿上箋勸進擇日登極上命從行殿受箋出大明門入日中登極初儀制郎中具儀注塗改上謂長史袁宗皋曰遺詔以吾嗣皇帝非為太子此所具儀何謂也會命議典獻王主祀稱號尚書毛澄請之內閣廷和檢文獻通考漢定陶王宋濂王事授之口是足為據異論者即好邪當斬七月進士張璉疏論統緒繼嗣不同力詆朝議之非上令送至內閣廷和曰秀才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項

召廷和等入諭曰至親莫如父母因授以手勅曰卿等所言俱有理但朕罔極之惡無由得報今尊父為典獻皇帝母為典獻皇后祖母邵氏為康壽皇太后以仰朕為子之情廷和等退而上言禮運於後者為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豈不唯其服而又異其名臣等不敢阿諛願言仍封還手勅既而御批復加典獻帝后皇字廷和等復封還御批曰若加皇字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矣願罷歸上曰卿等所言皆大義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於史志可勉錄皇號廷和等倡九卿翰林科道連章劾張璉邪說乞罷斥不報嘉靖元年壬午春以翊戴功加伯爵廢一子為錦衣衛指揮使辭免仍加錄廢二年二月以少師十二年考滿奉手勅楊廷和輔弼朕躬勲勞懋著特加太傅不斥三年二月以議大禮忤旨致仕後削籍為民

卷十二

國琛集云武皇南巡天下洶洶倖臣竊國柄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公延禮狂生泣下曰久當不負良規已而武皇崩於豹房安危俄頃遺棄從兵悉屬江彬公密與太監張永謀救太后請旨誅彬先傳令撤軍上各就賞所拜覽領贈無人遂就擒乃定遣迎今上禮下留紀元登正國條裁革傳乞陞及蓋役月省食糧一十六萬餘

宋史云戊申命禮官議崇祀 典獻王楊廷和出漢定陶  
王宋漢王事授禮部尚書毛澄曰是禮良正異議者以好  
諛誅時有舉人張聰者禮部侍郎王瓚同邑人也詣瓚言  
帝入繼大統非為人後與漢哀宋英殊科瓚言於朝延  
和惡之嗾言官論列調南京而以學士汪俊代之又云尚  
書毛澄會公卿等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嗣  
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丹善其合禮 今上宜以 孝宗  
為考而稱 典獻王為叔又以益王子崇仁王後 典獻  
稱考而顧稱益王為叔 帝曰父母可互易若是邪其更  
議大學士廷和蔣冕毛紀復言程願濬議最為得體 典

卷十二

國祀事暫屬崇仁王侯皇次子生復承王後情理允愜廷  
和復言舜不追崇瞽瞍漢世祖不追崇南頓王願 皇上  
取法二君以光聖德又云 聖母至通州禮部議由東安  
門入不聽復議大明左門入亦不聽斷由中門入謁 太  
廟舉朝以為不可 帝命錦衣衛以母后儀駕及製太后  
法服以後 聖母聞朝議欲考 孝宗志曰安得以吾子  
為人子請從官曰爾儕已極顯榮爾不為 獻王地乎胡  
尊稱至今未定也因留通州不入 帝聞之涕泗號泣啟  
慈壽皇太后願避位本母歸藩羣臣惶懼不知所裁又云  
張聰作大禮或問辯繼統繼嗣之異以遺內閣不聽乃上

之兵部主事霍翰同知馬時中監生何淵巡檢房濟各上  
言禮官持議之非留中廷和知勢不獲已乃草勅云奉  
慈壽皇太后懿旨以朕本生父典獻王稱典獻帝母稱典  
獻后 憲廟貴妃邵氏稱皇太后仰承 慈命不敢因違  
上允之又云給事中熊汝璜言 皇上貴為天子聖父聖  
母以諸王處之于禮安乎臣謂尊稱必以帝后而祀於列  
廟則大統之義本生之恩庶為兩全費宏以淡為鄉人恐  
廷和疑已乃出為湖廣叅政又云 帝下張聰所進大禮  
或問於禮部廷和授青禮部尚書喬宇選為南京刑部四  
川司主事論之曰南中非子所宜奈何以大禮相厄也尚

卷十二

書石珪語聰曰行矣慎之大禮議久當見用耳而楊一清  
亦云張生此論聖人不易也又云郊祀甫畢清寧宮小室  
火楊廷和言火發風迅且迫清寧後殿 宣 典獻帝后加  
稱 祖宗神靈或有未協者乎給事中邵繼曾言五行于  
火主禮火失其正廢禮之應也主事高尚賢等亦各上疏  
帝心動乃勉從廷議稱 孝宗為皇考 慈壽皇太后為  
聖母 典獻帝后為本生父母不稱皇又云 上諭 典  
獻帝冊文朕宜稱子廷和曰不可復論宜稱孝子廷和曰  
宜稱長子廷和令禮部侍郎賈詒題主題曰 典獻帝神  
主不稱考亦不稱叔不著子名遺太監及戚屬各詣安隆

上尊號又云 太后邵氏崩后 憲宗貴妃也生 典獻

帝尊為壽安太后楊廷和議哭臨一日十三日除服移文

南京不布詔 帝不從命以二十七日丙寅禮官請素服

御西角門 帝曰朕哀慕方切安忍為此十二月甲戌

帝初禮部曰 祖母壽安皇太后夙事 皇祖誕生 典

獻帝肆致眇躬入承大統方隆帝號則享遐齡孝養未終

奄忽違棄追惟德宜有尊稱上尊號曰孝惠康肅溫仁

懿順協天佑聖皇太后又云 帝遣內臣之蘇杭織造工

部言地方饑饉不必遣官及科臣章僑等各諫止不聽命

廷和撰勅廷和疏言蘇杭諸府四月以後亢陽為虐入秋

以來霖雨不止饑窘非常正供不給淮揚徐邳田廬漂沒

幼稚計斤而鬻母子墜水而歿若更重以織造恐激他變

勅書必不敢草 上怒其違抗切責之廷和遂移疾乞休

允之科臣葛鴻泰乞慰留不報又云 帝命費宏監修大

禮令書已而易名明倫大典以 清聰等監修至是書成

加聰少傅太子太傅史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久之 帝

享太廟數日聰賜以御詩及青衮衣 勅曰大學士楊廷

和謬主濃議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理將見毛紀轉相附

和林俊著論迎合喬宇為六卿之首乃與九卿官交章奏

執汪俊繼為禮部仍主邪議吏部郎中夏良勝為禮部官

望遂邪志何孟春以侍郎掌禮部鼓舞朝臣伏闕喧呼朕

初見道未明三更詔令而大禮始定然不欲已甚姑從輕

議廷和為罪之魁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天子視朕法當

侈市特寬宥削籍為民毛澄林俊既病故各奪生前官職

蔣冕毛紀喬宇汪俊已致仕各奪職閑住何孟春情犯特

重夏良勝釀禍獨深俱為民其餘南京各官附名入奏或

被人代署而已不與聞者俱不問其先已正法典編成為

民者茲不再究禮部大書揭諸承天門俾在位者咸知警

省

趙文肅曰唯皇天篤我 明之祐間出哲臣為社稷隸二

百年間如仁和于公暨新都楊公乘所遇時力於隸事最

著矣蓋正統己巳土木北狩正德辛巳威武南征隕空沉

陸變起非常非有握補天之器挾移十之能安敢授手其

間哉于公已表於 憲皇之世楊公之沒久矣頃者恭遇

我 皇上奉我 世宗皇帝遺詔復公之官加贈太保謚

文忠歷一孫為尚寶司丞一孫入監遣官祭葬恩數備至

嗚呼休哉不忘臣下之勞其 國家有道靈長之福乎於

是始皆談誦公行事矣噫公希世之英也按公系出湖廣

之麻城五世祖避亂入蜀居新都以天順己卯九月十九

日生公幼以奇穎舉於鄉少年讀中秘書才器恢靡稱先

卷十二

六

卷十二

七

達司馬余肅敏夙重之歸老之日得持大明律與別日介夫當相天下爲我熟此以助他日謀國蓋居館三十年修文講讀聲譽茂藉時輩視之已若鱗角鳳毛然正德丁卯冬自南戶部尚書同長沙李公辦閣事是時孽瑞之禍熾蒸寰宇數年內駭奔未息南平北討政府器欲而長沙亦倦念去欲令公代已也嘗語人曰吾於文翰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夫余公議公於早歲李相察公於回車非楊氏之鮑叔哉壬申冬李去公始獨任時公丁憂朝議奪情疏上議得寢唯令撫按官與坐守長隨刻服制目促上道此起用輔臣之異數也噫公再起而時事益難

卷十二

爲矣 武皇帝匹馬極居庸關踰上谷入雲中望獵陰山旋以威武南下則五位虛擗將踰歲矣嗟嗟自宸濠播亂訛言輒路包藏禍心者可盡防禦人心將潰大勢將傾仕者詠回車之招居者懷恤緯之憂此何等景象邪公血誠雙影周旋其間遠奉 綸音近承 慈旨大合衆謀小事獨斷竟俾邊無鳴鏑衛寡驚僻安平且泰俟 上之回嗚呼可不謂公勞已乎 大駕至自通州車勢愈急四家鏡卒環布蕭密梟鏡在側磨牙談舌靈機事有一髮之類則禍不測可忍言邪嗚呼危哉公外示安徐密祈 內言計其從事始以一刺給幣入賀獸吻縛之汝押虎之機此輩

張楡信之智也旋以優賞犒思歸官卒令掃迹出關成逐羊之勢此周勃收軍之勇也軍收而司農之印可不倒矣信擒而郿塢之勝可不焚矣嗚呼可不謂公功已乎然後清宮警道迎 真主開明堂而治之布明詔與天下更始而天下大定矣嗚呼可不謂公忠已乎當是時公之勲名著矣風烈高矣尊親議起而事之大難處者亦隨至矣公嘗歎曰衆尤交責吾何逃乎義之尤我命也人之尤我遇也事之尤我時也吾唯有去已耳夫以公之圖機達識豈不知詔者上之令也不便雖十易之孰禦特以處君父骨肉情理之間身任 兩宮之責豈敢操一切徑情之說乎

卷十二

必推心率度劑量而調適之以和無體之至禮保忘名之完名侯 泰陵掃宮役作而徐圖其後豈盡晚哉然欲仰以回執禮正名之論則勢不可也豈非命哉公之決于去所以免義我尤也往在漢廷博議是者不以加秩負者不以奪權據經研義非擊搏之司是當求裁無滅異之厲四子之於公獨異是乎豈非遇哉公之決于去所以免人我尤也世復有不齊之論出於意見之偏銅于習聞之久附聲和響翻齟齬繁徒致 聖主懷怒疑有諷喉罪且不測豈非時固然哉公之決于去蓋以省事我尤也夫以公之功勞靖忠而博此三去惴惴焉懼補過之無地人臣之道

豈易盡哉。悲夫。傳稱公幼讀書，日以卷計，長於學，無不貫。唯以資經濟，故於當代典章條格，人才政蹟，邊防阨塞，軍伍錢役，叢瑣遠邇，心計耳濡，如身親周旋，而抵掌可述。酬答機務之際，殆裕如也。張永以東，厥功乞封，已持內旨，引內官劉馬兒例，夢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自身也。事載岳公類博稿中，取示之，乃已。其談笑解紛，易易如此，而不知由於宿昔之精博也。至當大事，智勇奮溢，臨九死而不回，此則非人易及，亦非可易測者矣。初，輟草感武勅，已瀆矣。逮嗣君未至，承制專斷者廿七日，駕押奸雄如秦如瓊，稍疎皆足以死。新詔裁革人數十四萬八

卷十二

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怨者洶洶，謠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於是公出入護以衛士，蓋岌岌濟矣。然而不死也者，才也，亦忠也，有默相者耳。公閣僚廣東梁公之論曰：天生斯人，以了今日之事。大臣之任，不可代也。於是虛閣中首席，俟公起復，至而居之，斯則公未卒而論已定。故公少時嘗夢天門開，遙瞻卓楔口，際昌時而公顯其老也。復夢天門開，有二幡導公出，再以前去，而公卒。公始天人稟開氣而生者邪？公在位一尋，伯爵及太師太傅，二辭錦衣衛千戶，三辭文職四品世襲，位極人臣而居處同於寒素，顧濟物之心，則拳拳無時已也。公生

多宦遊，每歸則為鄉人建一憲，以勸導水利，灌澗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為學士。屢次捨建坊，牌費以修縣城，城成而賊至，完生命者萬計。次置義田于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修創，利業三焉。若他言行之詳，當有如王巖叟馬永卿輩書之，未易舉也。

卷十二

支大綸曰：大禮之議，肇於永嘉，而席桂諸君子和之，倫序昭然，名義甚正，自無可疑。廷和上畏昭聖，下畏人言，力主濶議，諸卿佐復畏廷和之排擊，附和者同莫敢抵牾。其伏闕諸少年，尚氣好名，以附廷和者為守正，以附永嘉者為干進，互相標榜，毒盈縉紳，皆當國者不善通融耳。然以冲齡之主而舉朝元老，卿輔至二百餘臣，皆喧呼慟哭，卒不少動。聖孝天植，神武獨斷，萬古一君而已。李宏甫曰：世廟初入，據古執禮，公當其時，可謂正直不阿。卓然名世矣。是豈賂墮賣友取容之人乎？此市井之談，愛憎之口，不待辯者。獨大禮議起，人皆是張桂而非公乎？謂公只是未脫見聞窠臼耳。若其一念恐陷主於非禮，則精忠貫日，可掬也。故謂公之議有所未當，則可謂公之心，有一毫不忠，則不可。此趙文肅所以極力為公表也。善乎鄭淡泉之論曰：康陵時，劉公鞫躬盡瘁，以匡其始，楊公撥亂反正，以扶其終，或去或不去，均之為大臣，其言當

矣。吳加或者之說於可直為賣友於劉瑾為阿勢則大禮之議委曲扶同公自優為之矣。然公之議大禮也可以許其忠而未敢以許其妙。若處康陵之朝非但人不知其妙而亦不能信其忠。蓋大忠者不見忠。至妙者人自然不知其妙也。是以當時知公者僅僅有李文正梁文康費文憲數人耳。文正必得公而後敢以去梁費。公亦必得公而後敢即安。則公所係何如哉。予又怪其不能以事康陵者而事承陵也。豈其真揆定策之功或恃世宗仁心不知之矣。

太師梁文康公

卷十二

十二

梁儲字叔厚廣州順德人別號鬱洲居士晚更號厚齋成化戊戌會試第一廷試第二甲居首改庶吉士十六年授編修二十二年兼司經局校書侍孝廟於東宮日進講讀丁未充會試同考官旋丁內外艱弘治辛亥服闋進侍講與修憲廟實錄成進司經局洗馬壬子主考順天鄉試復侍武宗東宮講讀戊午主試應天是歲冬冊封安南國王充正使庚申九年考滿遷翰林學士辛酉再主試順天壬戌奉詔教庶吉士與修大明會典書成進少詹事仍兼學士本年遷吏部右侍郎奉命充正使冊封藩正德改元詔纂修孝廟實錄及會典俱為副總裁

巡轉左侍郎明年遷吏部尚書兼學士專典誥勅堂詹事府事又明年戊辰主會試時逆瑾竊權專恣有不附已者輒以計去之乃指摘會典總綱貶為吏部右侍郎實錄成復尚書兼職如故瑾憾公不置指撫媒孽俄有旨調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五年瑾敗召復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既至進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子保尋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於子錦衣世千戶公辭改尚寶司丞又辭改中書舍人又回籍弗允甲戌再主會試凡六司文衡六年考滿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先是石齋楊公首秉朝政以父喪去位公言于武宗敕遣行人慰諭命有司卹其家督促上道楊公至公遜居其下士論多之武宗之將幸宣大也楊石齋暨敬所將公皆在告中外洵洵莫敢先發公與東萊毛公泣諫於左順門內既而毛公亦在告公獨廷爭累日不得命陝西親藩有請良田為牧地錢寧江彬及宦官張忠輩受重賄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太祖高皇帝有禁茲田不得畀藩封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為間言大學士楊廷和將是皆引疾不出梁儲曰公等皆托疾如國家事何是時上怒甚令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上制草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察會

卷十二

十三

命上制草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察會

上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巡邊令內閣草制大學士楊廷和同儲力諫不聽屢使促勅廷和稱疾不出至是上御左順門面促儲儲不敢草願就死 上釋之時禮部尚書李遷學等延議建儲居守朱寧陰受寧王宸濠賄謀入寧王世子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儲大聲曰 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鉞矣王瓊王鴻儒亦助言之議遂寢已卯考一品九年滿進階特進光祿大夫勳左柱國兼給 誥命褒諭賜禮部會江西兵變 大駕南征公與蔣公扈從至南都凡七請回 鑾不報時且郊公與蔣公疏言兩都郊祀 祖宗配位不同乃不果 定議北歸然尚未有期公復跪請於行宮西階中使傳諭再四公弗起得報乃起庚辰冬至德州自劾請罷不允抵京再疏又不允儲乃杜門求歸言妻喪未葬先壘未修老病之軀無所陳力 武廟固留遣官為治葬事葺先人墓而賜祭遂與羣公同受遺命策 世廟自典即入正大統儲與冕實奉行勅進事稍定復申前請既而外議謂儲黨逆濠復護衛儲然不辯攻詆者縷縷儲乃復固申前請 上始可其奏賜勅特遣行人送歸 命有司月給糜食歲致輿諫益辛巳夏五月也公歸日與弟恭議君億倘祥山水間嘉靖乙酉秋 上念定策扈迎功唯儲未

錄 詔廢子世錦衣衛指揮公疏辭 上重違懇誠報可而遷均輔為尚寶司丞公疏陳謝慰勞有加丁亥三月二十五日公卒享年七十有七贈太師謚文康諭祭九壇遣官營葬公沉重博雅接人和易立朝四十餘年議論每持忠厚故羣邪用事公從容其間若履坦途所著有鬱洲集藏於家

霍韜撰公傳曰公立朝四十年其功多矣乃自掩蔽不肯以功自誇故人不得知公聞謗不辯故謗言日積平生好施德於人人或賴公以自庇反操戈向公故海內後進之士未嘗面公者徒聞謗公云云亦附和而毀公也正德間

秦王請陝之邊地以益封壤嬖臣江彬朱寧及宦官張忠皆助為之請 武皇帝詔與之兵曹及科道各執奏不可武皇帝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學士楊公當草制曰若遂草制異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 帝意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公亦繼引疾 武皇震怒內臣督促公承命草上制曰昔 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地不界藩封非各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界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聽狂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

得已王其慎之毋忽。武皇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同天之力，決於數詞，偉矣哉！正德己卯，武皇帝欲自巡邊，乃稱威武大將軍，詔宰臣草威武大將軍勅，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皆引疾。武皇帝御左順門，召儲備奏曰：臣不敢草勅。帝震怒，手劔立曰：不草勅，齒此劔。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涕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勅，他日，陛下覺而怒曰：儲無禮，以臣名君，臣罪不可赦。武皇帝適察其誠，欬擲劔起，不促草勅矣。己卯，宸濠反。武皇帝欲親征，乃議楊公居守，梁公蔣公皆從。武皇帝遂南都，議郊儲與冕奏曰：南都郊，仁祖皇

卷十二

十六

帝配天，北都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天，若遂郊，配位不知所裁。武皇乃不郊，又將南幸。儲冕手執章奏，跪行在門外，自卯至酉，汗浹背。武皇帝遣內臣諭起，對曰：臣未奉命，不敢起。武皇帝乃諭曰：不南幸矣。儲冕乃起。始宸濠未反時，凡所餽皆有記籍，濠誅後，閱籍，唯厚齋梁公晉溪王公無受餽，世人猶指此以疵二公。未見此記籍耳。廣郡沈同知尚經曰：順德南海番禺梁厚翁田無百畝，所有者香山浮坦，從化賊巢，瘦敝不食之土耳。世人乃以辭受之濫，疵公，藉故著此，以俟篤論之君子云。王御史溱請典刑公，田給事賦公，門人也，請沒公貲，以代天下輸

租之半。劉瑾遂矯詔抄公家，公在南京，初報聞，色不動。今上御極，言官連疏劾公，假宸濠衛兵，是為故縱反者，請召置獄正罪。如陸尚書完云：公曰：余唯致仕去而已，終不肯辯。人曰：是公大罪，何所容辯？公終不辯，而劾者不已。久之，乃知與宸濠衛兵者，非公實，石齋楊公當制。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之為也。蓋舊例，凡閣下當制擬旨，人親署銜著筆跡，故不得而誣也。公唯引罪，連三疏乞致仕，無片言自明，然後知公之為大矣。

卷十三

十七

黃佐撰公傳略曰：蔣冕方在庶寮，公延舉官府，力拔為輔。御史西安張璉論列，詆毀人不能堪，而儲引冕往謝，立意薦揚，竟至大用。璉終身感之。時楊一清在內閣，親承聖諭，命撰勅，召用而計音至矣。

太保楊文襄公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幼以奇童薦入翰林，憲廟命內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僖。淳年十四，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顏為人師，有文中子之風矣。登成化八年壬辰進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三年，擢山西提學僉事，丁憂服闋，補陝西提學副使。自弘治四年至十一年，凡八年在陝，大作士類，士有博記誦者，修文辭者，專攻舉業者，所學不一，皆誘而進之。三邊學多士，廣歲必一試，雖僻壤不遺也。其



蒞事愈久愈嚴夏楚之用若無虛日士試禦守法莫敢左右顧及去任士追憶往事凡中才已上可貢可舉者未嘗一朴及之性明知人方進取日或許以將來科第及冠世名世必卒如所言故其造士五十餘年猶用不盡當是之時雖宗室不能奪生員之婚雖撫按不能撓課試之權為國朝提學之最久乃召為太常寺少卿至十四年轉南京太常卿壬戌虜火歸入寇馬政廢弛遷右副都御史督理茶馬十七年清出荒蕪牧地凡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三頃餘奏准每年於陝西按察司揀用憲臣一員于臨洮府駐紮巡禁茶馬又奏准選取都布按三司官三員專候委任及添注華昌平涼府同知官不時聽委十八年又題准招商自出資本買茶裝篋轉運茶司每一千斤價五十兩大約計官銀萬兩舊買馬不過千匹若此可得馬幾三千匹其利在官與開中商茶不同至今以為便甲子虜賊大舉大司馬劉大夏薦為陝西巡撫兼經理邊務一清上疏陳邊事劾罷總兵武安侯及兵備不職者數人請釋緣事守備楊宏使自劾裁抑鎮守中官支應歲省數千金創城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垣頻河一帶以捍靖虜虜遂不敢渡河己丑冬虜數十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一清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維衆進道爭謂不可

卷十二

十九

以謂平涼一路絕無行人參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一清不答徑去賊聞一清至遂掣衆北走在陝未踰年百務具舉正德改元朝廷以邊患方熾兵權大分命總制全陝三邊軍馬一清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虜數由以入率官屬沿邊巡視議處方略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修濬垣壘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又上四事復上六事丁卯忤劉瑾歸休丹徒復逮詔獄賴大學士李文正救免庚午慶藩竄緡叛起為總制靈州土人素苦漢官科需一清昔時多所釐革已復踵舊至是紛相訐訐一清以大亂之後但除其害而不深究其人閱舊築邊牆自紅山橫城高厚堅完儼然巨障念成功之甚難歎前志之未遂感而賦詩有老去寸心猶不灰仗誰經略了餘忠復入城訪求各營衛部領之賢否而更置之謂邊軍之困本由科差煩重而私役買閑為弊居多屯軍地去糧存通逃萬數而湖地草灘半為將領所據反役軍采取以自封殖於是鎮守太監及總兵楊英仇儀遊擊史鏞監餘少監馬良等各退出役占軍士楊英又將所收草灘湖地呈退三之二以以下各退有差乃行巡撫將本鎮馬步軍士稽查實數造冊在官凡有征調全隊以出一切雜差循次撥用毋得脫者又通行各城堡一體查處禁革條陳

卷十二

十九

地方急務十數事。上奏其大者如乞旌罵賊而夙都指揮楊忠李睿逃難而殞百戶張欽等門閭仍廢其子以勵臣節皆與劉瑾意忤。一清又奏總兵楊英喪失之餘士心不附乞將英取回調用薦副總兵仇鉞參將保勛遊擊將軍史鏞是時延綏鎮巡奏欲因燒荒會諸鎮兵搜索河套零賊一清上疏以謂漢中流賊未平調去沿邊官軍數多邊城空虛邊儲缺乏而河西遊賊屢肆搶攘况河凍後達賊入套各鎮兵馬正當蓄鋒養銳以俟今乃無故出境搜索縱得數輩老弱殘敗餘寇何補于事而往回動經旬月糜費糧料傷損馬匹所得不償所失且舍門庭侵犯之虞而

卷十二

尋伏藏逃難之賊取笑外夷又遣書當道極論其事竟寢不行蓋瑾素憾一清特以事變倉卒不得已起用既平復悔乃矯詔改一清專在寧夏撫馭實陰奪其總制之權也無何瑾誅衆但知瑾之誅爲張永所發不知永實受美于一清遂成之耳踰月召爲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辟未順天應天山東河南盜起一清疏上十一事上嘉納改吏部起廢拔幽凡爲逆瑾所構陷連茹以起江西盜久未平薦按察副使吳廷舉山東盜日熾又疏陳戰守撫馭賞罰機宜下兵部檄諸鎮施行及劉六劉七等聚衆數千充斥近圻兵部尚書王敞束手無策一清遂推用大將征討

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又著令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類者陞一級大學士李東陽從中票旨極其褒美悉從所言施行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惠安伯張偉爲總兵官同征流賊馬張不知兵專主招撫賊盜放縱大肆劫剽渠魁劉七屯兵近圻要請赦宥廷議將從之一清獨執不可曰中原百姓敢稱兵賊亂罪在不赦宜易將增兵殄滅乃已命太監谷大川總督軍務薦侍郎陸完爲提督及賊至鎮江貽書于完願以松滂救焚爲念星馳前去量帶西北勅兵數千人半駐江北以爲聲援半渡江南以備截殺彭提督仇總兵兵馬亦于南都以東隨便屯駐防遏一以壯

卷十二

金陵之保障一以爲瓜真二壩之防又思此賊出沒無常或奔淮陽通海二州以趨山東故淮風之兵不可撤山東之地不宜虛卒之金山之捷竟如所料云寇平加少保甲戌簡入內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災異而上疏自劾疏入錢寧銜之遂謝政正德己卯秋疾深發起一清以鎮江爲江南首郡此地有備則三吳無虞乃親閱城設險出粟賑軍乃調金山鎮海官兵爲外援設中軍營爲內應故城內外恃以無恐後武宗南征幸其第宴飲廣歌兩晝夜有導上幸浙江者一清從容婉諫遂不果行嘉靖四年再起總督三邊卽以最急且切四事上疏俱蒙採行

及大學士楊廷和將免毛紀去位再召入閣。上以張錦奏遷顯陵事諭一清對曰：地道尚靜，體魄宜安。山陵既定，大事既襄，無故水遷，恐有他虞。况獻皇帝大葬之後，陛下自藩邸升為天子，不謂之吉壤不可也。乃不果遷，初張孚敬桂萼二臣言官多有論列，疑一清所授。二臣既去，霍輅乃上疏毀一清。上疑之，遂乞歸。一清明於知人，若拔仇鉞于列校，而實錡就擒，舉王守仁於庶僚，而宸濠受誅，錄楊宏於編戊，而總兵漕運。至於伍文定之首倡義，提喬宇之捍禦留都，俞諫之總制江右，是皆儲賢於無事之時，應用于有事之日。靖大變，正邦域，其有功于社稷大矣。

卷十二

三

制府陳錄云：公在靈州，人有笑其演習陣者，公謂予誠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必謹，哨探止必修，戰備為法，故每論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時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鎮靜。又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以為能邪？

既陽謝純撰公行狀曰：安寧州有石滌渡，公凡撰述題識，皆以石滌繫之。故時人稱為石滌先生。父諱景中，永樂癸卯鄉試，初判霸州，改澧州，遷廣東化州同知，景泰甲戌十二月朔六日，生公于化州。天順庚辰，父乞致仕，携公便道訪前母劉氏家于巴陵壬辰，登進士癸巳，以外艱解官。

訪姊氏於丹徒，會公前室段氏繼卒，二喪不任遠歸，乃葬丹徒，因家焉。公為山西提學僉事，陝西提學副使，作典士類，連魁天下為狀元者二人，其以學行功業著聞者甚多。具見于正學書院志及關西政教集。尋薦陞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茶馬，親歷荒邊，攷求利弊，茶利大典，而馬亦蕃盛。三邊仰給，詳見御史陳講所著馬政志中。會虜賊大舉，司馬劉大夏奏謂楊一清在彼，多才好問，有謀善斷，請勅改為巡撫，兼經略邊務。勅下，公即率兵禦之。上疏具陳邊事，其一切典章，討處事宜，載西征實錄中。世宗即位，薦起公者凡二十疏，詔待缺起用，特先選官賞勅存問。嘉

卷十三

三

靖四年正月，授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提督陝西諸邊軍務，命巡撫都御史鄧家敦遣啟行。十一月，召入闕。明年五月，陛見，復公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師兼太子太傅。御製詩一章，賜公卒之期。為嘉靖九年八月十四日夜四鼓，是夕寒風颼颼，堂戶閉，皆洞開，有一卒過公之門，恍惚見公輿出，騎從旌幟甚盛，卒私念曰：吾聞公病，今將何之？公病起邪？及聞出大市，又遇公如故，天明方聞公歿矣。李元陽撰公墓表曰：正德初，闈人劉瑾有寵于上，竊弄政柄，公時總制三邊，條列修邊事宜，極有端緒，朝中翕然

稱之瑾惡公不先白已內批罷公公遂引疾去位瑾怒公不已下之詔獄首相長沙李方救得釋瑾惟日益重鼻息所向無敢違者六卿一言不合輒辱以荷校敢有乞骸骨去者中以奇禍相逢禁中跪伏不敢仰視國事唯其意指危亂之機已在旦夕時公家食日夜籌度不遑寢處五年安化王反寧夏命太監張永討賊永奏須文臣有智謀者一人同行召公仍總制陝西延緩寧夏甘涼各處軍務協同討賊公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公曰寧夏事不足乎非久當有捷報內變事非公無能爲也永伴若不知繞入陝界果聞仇賊已擒賊永見

卷十二

手印

公料事如神促膝問內變事公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不離上一時不見渠不樂今其根幹枝葉連結已成上傍皆彼手目安從得一言入乎公曰此時已有間可入觀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矣言已即就出二奏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內變事囑永曰公班師入京見上先進寧夏奏上必就公問公詭言請屏人語乃進內變奏永曰卽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願公言時須有端緒萬一不信公公可頓首請上卽時召瑾沒其兵器請上登城驗之若無反狀殺奴僕狗又頓首哭泣上必大怒瑾瑾誅公大用益矯所

已強張永業暨公千載三人耳但須得請卽行車無緩時刻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承入京請見如公策上覽奏至瑾姪劉二漢方面大耳已謀不軌遂頓足卽召瑾入侍瑾不知已有別旨差永抄沒其家矣上命縛瑾下獄時尚未甚信及登城閱所抄兵器絕不絕始吐舌竟誅瑾等一時公卿上庶方敢出氣惟聲震天摘瑾肉而嚼者如市永乃備言公本謀與首相長沙李公同薦公才望公始柄用矣公七歲能屬文聰敏絕世讀書過目成誦人欲試其心計戲取市家日曆鱗雜米鹽之數冷目一過輒無遺脫故六經百氏無所不窺官制兵術本

卷十二

三五

朝故事歷歷詳曉八歲以奇童薦入翰林爲秀才及中進士爲中書舍人結交海內名士文章日益有名從學者日衆如丹徒靳貴同在內閣太原喬宇爲家宰皆執弟子禮公葬喬自太原至丹徒持服奔喪其師友之義何如也公爲提學謂都人曰吾於陝得三士康海呂柟馬理也後果爲聞人弘治十五年劉忠宣言馬政廢舉薦公陞副都御史督馬召諸關而授勅行明年公條上茶鹽監牧事宜及易主馬史奏請輒允收事有成蓋開水草善地起城堡廬舍河漕涼固開雲錦成羣十七年虜入花馬池塞十八年初公經略邊務兼巡撫陝西禦虜虜素畏公威名聞

公至遁去改總制三邊兼理馬政是在陞右都御史公上疏曰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隘賊難侵犯爲患猶淺唯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理寬漫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折墻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其間漢土穰處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木動搖誠非細故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已而得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章修邊牆二百餘里濬溝壑一道又得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狃邊備稍疎墻旣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虜由花馬池拆墻而入戕

卷十二

十七

破內郡始獲我邊墻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寧夏鎮巡屢奏乞築墻濬壑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又乞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兵部奏下總制尚書秦紱紱止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虜至環慶地方挑挖邊墻一道七百里自謂可無虜患弘治十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拆墻深入紱所修邊壘不能捍禦阻遏虜攻陷清水營殘破花馬池上厓宸慮勅臣經理臣關勞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常究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條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旣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

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常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慶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典武清水營直抵寧州一帶沿邊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審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墻壑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但陝西財賈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而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効可圖則近怨不足卹此臣區區犬馬寸心也今之河套卽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

卷十二

十七

仁應築三受降城置烽墩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勞而后佚類如此受降據三而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衝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虜虜鹿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

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緩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未  
有以待之雖非上計尤愈于無策醜虜聞知或數十年未  
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  
論邊事者或專主于戰代臣以築堵挑壘為言宜必增絃  
多口但受恩深重自當為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  
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為伏望聖明俯垂省覽下兵  
部議勅公經理正德二年公言臣兼巡撫不能專力馬政  
璫惡公公遂去兵部疏言邊務甚急修邊防廢舍一清無  
可代者不報乃議上文責張羅曹元乞簡用璫不欲修邊  
內批罷後銀錄大錄解京由是朔方復套之議竟中止人

卷十二

三五

謂璫虜交通欲外亂以濟己私或然也璫誅召公入戶  
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十年入內閣加少傅太子太傅武  
英殿大學士

吾學編云公生而隱官貌類寺人學博才雄善調停應變  
濟務尤曉暢邊事羽檄勿午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中機  
宜又好汲引人人或嘗已頗揚薦之一時俊達喜功名者  
爭趨其門嘉靖二十七年贈太保謚文襄

太保費文憲公

費宏字子充號鸞洲鉛山縣人祖樂庵授五千長珣起鄉  
薦早卒次瑄起進士官至叅議號復庵復庵宦遊于外而

五峰齋弟順庵璫遂主家政宏生而秀異與季叔雪峰瑞  
相上下復庵喜曰亢吾宗者必二子也携入京躬課督之  
癸卯甫冠遂與雪峰同領鄉薦甲辰試春官不利卒業北  
雍時少保丘文莊公為祭酒少宗伯補庵費公為司業皆  
重之丁未舉進士為廷試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初宏之  
上春官也復庵方以都水主事出治呂梁貽書與宏曰汝  
脫下第毋南歸宜入北監讀書丙午代還宏訊曰伯父何  
以知宏不第今入北監也復庵笑曰此爾遠到之兆也吾  
嘗夢汝入北監領班籤籤乃彭文憲公故物文憲嘗遊北  
監中狀元矣汝第勉之至是果然是歲八月憲廟上賓

卷十二

三五

預修實錄庚戌同考禮部試丙辰皇太子出學青宮首  
改左春坊左贊善武廟廟服擢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  
侍讀丁卯擢禮部右侍郎進左侍郎時逆璫竊柄凌轢公  
卿會璫敗諸所變更悉皆釐正唯山東河南陝西山西鄉  
試解額璫稍增其數宏謂求賢國家大典且開科期迫請  
今科姑聽之後復舊上可之十月禮部尚書鑄印  
局額設大使副使各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滿將補投考  
者不下數千人請托者半之當事者每難處分宏於食糧  
二名外預取聽缺者四人習字者四人擬次第登度可逾  
十數年由是投考及請托者皆絕跡辛未十二月奉旨

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供事甲戌二月進戶部尚書兼秩如故會錢寧入宸濠賄規復護衛宏執不可有同列嫉宏而覲其位者陰助寧一日忽傳旨誥青宏因引咎力請退有旨令致仕而從弟翰林編修家亦罷抵家杜門謝客不敢履城府築樓一區日課諸子會琴從有與鄉人為仇者赴懇會賊濠知之招仇家人令搢搢入奏欲以聳動上意奏人下都察院將大司馬幸庵彭公澤掌院事洞燭其奸既駁罷又欲加罪濠知計不行乃囑羣兒嘯聚好細焚略其室盧積聚又侵毀其先墓宏恐避處縣城已卯六月濠因朝會殺巡撫孫燧及副使許遂發兵反隨遣數十騎

卷十二

三

抗命損威傷重甚矣乃議先遣兵部右侍郎李昆往撫諭以觀其變而以都御史蔡天祐往巡撫命都督桂勇鎮守其地代還舊總兵官江桓乙酉武廟實錄成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賜宴禮部時弟宋從子懋中皆翰林編修預史事家進左贊善懋中進修撰丙午六月獻皇帝實錄成知正一品俸兼華蓋蒙大學士是年累以疾辭上不允丁亥二月疾再作辭益力上乃允之時子懋賢登進士選庶吉士疏乞歸侍養疾并允之令疾瘳日照舊作養乙未四月有旨起用遣行人王憲芝捧勅催從宏遂于六月朔冒暑行至七月十二日到京入閣供職丙午召見文華右室賜銀圖書一文曰舊輔元臣十月十九日陪祀歸一夕逝享年六十八贈太保謚文憲

卷十二

三

太師張文忠公

進大禮要略 命開館纂修明倫大典及命獄大獄署都

察院事 賜勅獎諭并賜二品服色金帶給三代誥命陞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照舊纂修 勅賜玉帶并銀

圖書二曰忠良貞一曰繩愆弼違理都察院未久奏革各

處監設鎮守內臣清勘近京皇親庄田戊子加少保上

享太廟回恩侍道佩 上屢顧賜詩褒美有貌奇真才併

形端志氣仰于青荷天賦資賢作邦珍之句再 賜玉帶

璫進姚漢書院集 上賜書院名及堂名 命有司于書

院中建敬一亭石刻 御註范氏程氏五箴 命註冠服

圖成賜勅并金帛蟒衣本年六月明倫大典成加少傅兼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給四代誥命廕一子

為中書舍人 章聖皇太后賜諭慰勞并賜金縢已丑命

主會試尋勅諭重修大明會典是年夫人蔡氏卒於京命

禮部尚書李時論祭遣員外郎張寰治葬事八月以災異

辭准休致至天津遣行人周禔齋勅守取復任仍賜銀記

一枚庶寅賜明倫大典大學衍義五經四書各一部以一

品初考賜勅褒諭廕一子為國子生會議郊祀成賜玉帶

尋以名音同 御名請更易疏再上 上親為撰名字賜

名孚 字茂恭孚敬遂以賜金作堂於寓所 上又以

獻皇帝手書榮恩堂裝潢成軸 御筆金書 皇考手澤

以扁公堂 賜銀印篆曰永嘉張茂恭印又 賜孚敬茂

恭御書大字二幅是年雷震午門西樓乞休賜牙笏公服

比抵家而西苑工完乃遣布政使以平貴 賜銀幣上

念公不置又遣行人周文燭賞 勅取復任壬辰命兼太

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復乞致仕癸巳差少卿陳璋賞

勅起取復加少師再給三代誥命封贈如制賜銀印二是

年 皇嗣生賜銀幣甲午 命有司為作樓於府城以藏

御書文劄 賜額曰勅諭又命工部置扁差署丞朱守宣

齊送乙未兩考 賜寶獎諭廕一子為中書舍人以疾再

乞休致差行人周文光御醫袁遷賞 勅送還鄉月給原

米歲撥輿謀有司時加存問丙申差錦衣衛千戶劉昂賈

勅視疾論疾愈還朝至處州疾作遂回再起至金華疾又

作已亥二月六日疾革遂不起

王世貞傳曰公漸之永嘉人貌魁傑有大志二十四而舉

於鄉數上禮部不利歸而聚徒教授姚溪山中扁其讀書

所曰羅峰書院人或謂公去諸生何幾而書院為笑曰諸

生不常書院邪遂為諸生祭酒益又二十二年而中禮部

試而 武廟方南巡明年 世宗皇帝即位始臨軒策士

公得二甲隸事大理時 上以世子入繼大統下廷臣

議所以尊崇 獻皇帝若后者久之不決公乃上書大略



言。上以世子入繼。武宗皇帝終，非繼。武宗嗣也。今以後。武宗則弟以後。孝宗。孝宗自有子。奈何舍。獻帝。勿考而考。孝宗使。獻帝有子而無子。上有父而無父哉。上心是之。而迫於輔臣禮官議。已報聞。公亦去。而為南京刑部主事。因下議。上書爭之曰。是二本也。孝宗法得稱皇帝伯考。不得稱考。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草或問二篇。於是桂文襄公等疏亦上。其如公指。而中外士大夫側目而視公。且齟齬之矣。然。天子益以心動。方公獻。夫霍公相輩。益推緣公說而進之。天子用以連柱輔臣禮官口。凡三下詔始定。召公與桂公。超拜翰林學士。雖以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間而益侃侃。自發舒。亡所避。天子愈器之。明年。進詹事。為經筵講官。又明年。遷兵部右侍郎。俄轉左學士。侍經筵如故。遂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輔政領都察院。賜勅諭。約束中外御史。所以褒獎殊至。賜玉帶。尋賜銀記二。得密疏言事。明年。加太子太保。公以。上未有太子。官不當設。乃改授少保。上已尊崇。獻皇帝后。錄前後諸臣議。而取衷于公。書成。名之曰。明倫大典。進公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子四代。官一子。是時。楊文襄公一清居首揆。以才受。上知。然不能如公深。而。上之所密問公。

月以十數。時時稱公別號及字。桂公亦入輔。名寵俱當。公亞所言。事不能無相左。以故。稍不平。為惡語交關。上前。楊公得因。是以問公。詔公暫歸俟用。而桂公削保傅。以免。公歸至天津。而。上念之。即。詔行人召復相。公入。而楊公為霍公所論。遂矣。上怒。楊公甚欲置之。詔獄。公力為寬解。得免。上嘗論公曰。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悖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公言。高帝以親王領宗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自是乃數數言中。貴人暴橫狀。上為悉裁。革鎮守監鎗。市船之類。後先殆盡。是時。上日事經筵。作敬一箴。及宋箴。五箴註。皆發之。公天下欣欣望太平。而公又自言禮起。上以明聖。述作為任。事取公裁定。若分祭天地南北郊。尋壇於東西。為朝日夕月。正先師號。易像。而上帝后行耕蠶禮。皆其大者。居第成。以。獻皇帝手書。合春室。及金帛。羊酒。賀而所讀書。姚溪山中者。書院。下有河。為新之。賜名曰。貞義。其堂額曰。抱忠。時夏文愍公亦以言禮貴。驟當。上意於公。不能盡合。而會雷震。午門西序有言。公橫者。乃乞休。比行。上賜公服。牙。以識意。歸無何。召復位。進太子太師。再乞休。再。召進少師。時。昭聖皇太后于。上有推立恩。而。上所生。章聖皇太后日重。昭聖皇

以故事裁之。上不憚而。昭聖之弟呂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早倖橫燕中。所為多不法。燕中少年微知。上指乃上變。告其誣。賊怨望大逆殺人。事下獄。按皆誣罔。獨延齡殺人頗有狀。上益怒。遂欲坐延齡反。族其家。公以為能反。凡數詰問。其對如初。乃論延齡殺人罪。屬秋盡當論。公復與其僚方公上疏。謂。昭聖太后春秋高。卒間延齡。死能。不肉。傷痛乎。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上恚。謂公自古強臣。令君非一。若今愛夾。因令我矣。當自悔。不從延和邪。廷和者。初持考。敬皇帝相也。

卷十三

三十七

上故為重語。欲以惕止公。公持不已。乃下詔。悉緩諸當論者。而終公與。太后世延齡得長繫矣。公為相。務以明天子尊信國威。重輔臣體。其初潞州盜陳卿據青羊山。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而公獨破之。卒捕誅卿。大同反。卒殺其將。公薦劉源清。源清承為大帥。以必得賊為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賊虜以重。僅購其黨。自相殘。得一二主謀者。夏公以撫之。說進。而公稍屈矣。公有子中書舍人遜。志賢而天哭之。成疾乞歸。上謂公。胡忍舍朕也。得無以言。故邑。幸寬之。蓋謂夏公也。公抗辯不置。然自是乞歸。益方。而上益厚公。至手調藥。以賜曰。古有藥和藥者。吾手調亦

庶幾焉。其專精神。加養自愛。以輔服為忠之大。公感泣。疾益甚。以成誓歸。上知不可奪。乃許致仕。歲給八駟。月俸米八石。公歸明年。上使錦衣緹騎視公疾。且促還朝。公強起。至處州。疾作歸。再起。至金華。疾復作。蓋又三年而卒。春秋六十有五。上時幸承天。聞訃為哀。勅下書褒揚。甚至。贈太師。謚文忠。按公在公事最久。而其成進士。僅六載而拜相。天子之所以信之者。自明與無兩焉。凡所創華典制。雖。上自信以大。而得之公者深矣。公博洽典籍。所撰對班班可據。其所以合。非偶然也。公歿未幾。居第。侵風雨。力不能飭。而孫多假貸於人。以食。嗚呼。此不可

卷十二

三十七

觀公哉。公別號羅峰。所為名書院者也。最後。上呼羅山。贊曰。公相而中。用之勢。繼至于今。垂五十年。士大夫得信其志於朝。而黔首得安。寢於里者。誰之力也。夫禮失而求之心而已矣。王子曰。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才皆磊磊。即不言禮。亦有以自見。許文簡曰。公天性孝友。氣度朗豁。博極羣書。奇偉迥特。非時俗膚淺所能揆測。及當事。游政執法。以往剛。嚙不。回。遭遇。聖主。建明大禮。乃知殷宗。思治。夢帝。齊傳。周宣中興。嶽降生中。有由然也。吾學編曰。吾見學士大夫多訾于公。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文正為政值奸凶，限名毀迹，保護善類，卒之日，諸門生故吏，釀金錢為葬具，不一二年，家人不免于凍餒，余嘗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近日輔臣一宴會之費，楊公文武兼資，處理永張，柱間固有深意，非直任權術，其濟不濟，命也。席公早自修檢，才謂學識，又足展其志意，所至注措有善譽，張公晚年發憤，抗朝議，愛知聖明，得柄用，范才俊，謝苞，孤立行一意，元侯中貴，戢戢欲束，要亦有以服其心矣。

永史云：張璠抗疏，言時議欲考孝宗而叔，典獻王者，拘定陶濮，王陳述耳，漢哀宋英，立為皇嗣，育之宮中，稍有

卷十二

三十一

父子之道，今皇上以倫序常立，循繼統之義，非為孝宗後也，稱典獻以皇叔，鬼神既不安矣，稱聖母以叔母，得不為皇上臣乎？謂皇上以繼統而尊崇其親，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帝熟覽之，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獲全矣。道諭廷和曰：此論定遵祖訓，擇古禮，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昔生不知國體，復持上，又云：甲申三月，帝召張璠等詣京，都御史吳廷來，恐璠等復倡初議，請勅諸王及兩京耆舊大臣，各陳所見，以備採擇。璠等復上言：統嗣之辯，且曰：今日加稱，不在皇不皇，是在考不考，若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此塞今日之議。帝御平

臺召冤紀，宏論加尊號，及議廷室，冤曰：臣願陛下為堯舜，不願為漢哀。上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等不能對，時黃綽亦申摠議，帝命草勅加尊號，戶部侍郎胡璣言：大禮已定，庶書督賑江淮，實關民命，不必徵取。上從之，併止璠等摠議，時已至鳳陽，見邸報，乃上疏極論兩考之非，且云：本生二字，決非聖衷所裁者，此禮官陰術，似親之寔外之也。詎去二字，繼統之義始明。帝復命召蔣冕曰：二人來，必撲殺之。帝趣使來，以席昔為禮部尚書，又命必加孝字，去本生毋三字，冤爭曰：孝字唯用于祖廟祝文，今稱長子，已竭孝思，復加以孝，有于正統，本生母係勅

卷十三

三十一

論擬定，亦難遽刪，已酉上，昭聖冊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庚戌上，典獻帝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后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布誥天下，時張璠至東昌，見之，歎曰：執政欺上，忍至此乎？兩考並稱，綱常愈紊，不可但已。又云：璠等至京，臺諫交章，請與席書並罪，章十餘上，璠請上親臨便殿，集執政禮官，聽臣等各據典籍，而議兩考之非，再詔之，科臣張璠取先後章奏，請發刑部擬罪，尚書私語曰：若得命旨，即撲殺之。帝稍聞，遂陞桂萼、張璠為翰林學士，方獻夫侍講學士，喬宇言：桂萼、張璠執異說，搖動人心，請罷黜。帝切責宇，遂求去，從之。璠等列十三事以

上一曰三代已前無立後之禮二曰祖訓不言立後三曰孔子射於矍圃斥為人後者四曰遺詔不言繼嗣五曰禮經本生父母六曰祖訓稱天子為叔伯父七曰漢宣帝光武俱為父立皇考廟八曰宋熹嘗言定陶事為壞禮九曰古者遷國載主十曰祖訓皇后治內凡外事無得干預不宜假昭聖懿旨十一曰皇上于大行壽安太后不得終天下終三年喪十二曰新頒詔宜改正十三曰臺諫連名章疏勢有所迫禮官欺妄罪不可逭疏入何孟春復為論條辯帝切責之帝采璵議遺論紀等去本生字紀復力爭帝御平臺召紀宏璵責之曰此禮

卷十二

四

常速改爾輩事君不以忠朕亦不以禮處爾輩無君乃欲使朕無父乎紀等惶怖而退又云九月己亥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帝諭撫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宏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初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以正乾坤之位謹內外之防帝問璵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祀永樂止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缺次謁世廟以成典禮之全唐書劉龍曰高皇帝準古廟見禮為大婚冊后之制未及施行復定冊后止謁奉先殿璵所引

俱婚禮今行大祭禮不可附會璵曰周王宗廟之祭王服袞冕而入立東序后服副禕而入立西序九獻各四拜是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皇上毅然舉行以復古帝王之盛未為不可因具儀以上席書等不能難乃請聖母謁廟必皇上同行以主斯禮從之又云初費宏議世廟樂止用文舞隨全何淵言武舞未備宜議定一清詠鑿及侍郎劉龍言高帝以武功定天下故奏武德文始之舞惠文二帝止用文始昭德世廟不用武舞未為缺典張璵曰王制祭用生者爵皇上尊獻皇為天子父樂顏可缺耶且天子八佾為人六十四諸侯六佾為人三十六

卷十二

四

國朝太廟文武舞各八計一百二十八人王國宗廟文武佾各六計七十二人獻皇在藩已用七十二人矣今追王而僅六十四人可乎桂夢言周禮以司于掌舞器祭統以翟為樂之賤蓋音貴人聲而容貴于戚則去武舞者去所貴也而可乎帝曰爾據經籍推論甚明朕心甚嘉不用武舞實為缺典其仰增之又云上與輔臣從容評騰諸臣曰張孚敬忠誠才略但不惜人才耳人咸服上蓋鑑又云張文忠其徇國之純臣振古之人傑哉當議禮時舉朝元老公卿百執事三百餘人羣然一詞而上授孝廟近庶昭聖口執程朱之成說至感聖伏爾哭聲動地

其景象何似而以一新進郎佐。屹立其中。不憚不悚。詞嚴氣壯。卒破千古之謬。成聖主之孝。張寅大獄。盡割法吏成案。活一家數十無辜之命。以摧蔽主。植黨之奸。豈世俗僥倖。似此者。均哉。既荷知眷。驟列台鼎。慷慨任事。署都察院。而申明憲綱。糾正下吏。風紀肅然。在內閣。持議正直。雖屢蒙嚴責。而剖明益堅。密議論。同列多不與聞。清勳戚莊田。輩侯伯。世襲罷守。尚自存。賜十年。不進一內臣。不容一私調。不濫磨。一子。經。文武。選。所指為內閣。質庫者。未嘗有纖芥之私。道有不合。即奉身而退。衣囊一篋。已渡潞河。既有溫旨。旋踵復入。以行李鮮。而內顧輕也。嘉

卷十二

聖

請末年。華亭富國。世亦共以為賢。然莊田美屋。跨州郡。出京之日。大車幾百輛。彌月不輟。方舟而下。連數百艘。於文忠何如也。霍文敏素伉直。不輕予人。而獨重文忠。以此

太傅席文襄公

席書字文同。四川潼川州遂寧縣人。弘治庚戌。登進士。授劍城知縣。陞工部都水司主事。差督漕船于清江。厥著漕船志。具見綜理之才。通變之學矣。十四年。改戶部山西司主事。歷河南司員外郎。會雲南。書。麻。五。日。朝。命。考。察。雲。貴。官。員。書。具。疏。云。災。異。係。朝。廷。而。不。係。雲。貴。在。大。臣。而。不。在。小。臣。因。條。奏。時。政。數。千。言。孝。三。欣。覽。貼。置。坐。右。十

八年。出為河南僉憲。德四年。陞副使。提學貴州。時王陽

明謫龍場驛。書每學。其秀者一二人。集省城書院。事龍場為師。士始得聞正學焉。李禿翁曰。即此一事。公之才識。已足蓋當世矣。當是時。人之尊信朱夫子。猶夫子也。而能識朱子之非夫子。唯陽明之學。乃真夫子。則其識見為何如者。然有識而才不充。膽不足。則亦未敢遠排眾好。奪時論。而遂歸依龍場。以驛丞為師也。官為提學。而幸諸生以事。驛宰奇亦其矣。見何超絕。志何峻卓。況不虞賊璫之虐。其後乎。六年。陞河南參政。丁憂。八年。起復。陞浙江按察使。九年。陞山東右布政使。再丁憂。十二年。補雲南右布政使。

卷十二

聖

十三年。陞福建左布政使。十六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尋陞南京兵部右侍郎。嘉靖二年。南直隸大饑。戶部議發銀賑。書上疏。謂江北淮揚。慮風諸郡。災傷為甚。蘇松常鎮。次之。徽寧池太。又次之。執政始知狀。議遣大臣往賑。會書適上。賑務要議。眾喜曰。此任當屬此公也。命兼僉都御史。賑濟江北。時餓殍塞途。至人相食。盜賊莫可制。書被命。講求時宜。謂給散銀米。實滋蔽端。且饑民命在旦夕。若待編審事定。將無類矣。設粥則所賑皆貧民。乃將州縣。每十里為一局。先發見銀米。為粥。饑民趨之。盜賊漸鮮。乃以奏。載運儲。及戶部所發。給。兩。月。儀。者。少

題始定議錄米間月兼給沽寔惠云甲申春南刑部主事  
桂夢以書及方獻夫大禮疏錄奏上下其疏議特陞禮部  
尚書初廷臣執議謂今上宜考孝皇母耶聖太后  
父母稱本生叔父母上勉從之既下詔終以為疑書及  
張璠霍輻抗議謂上以聖祖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  
統非為人後者尊號宜具實以稱爭論數年幾成聚訟至  
是上下書等及廷臣先後所奏會文武百司集議於朝  
衆論既定卒如書等言大禮始告成尋加太子太保內戊  
會試知貢舉舊廷試內閣所讀卷多取入一甲二甲九卿  
分讀者則以官爵為次雖好卷亦不能置前列書其疏言

卷十七

四十四

廷試以收人望服士心請明旨痛革廷試一大弊上  
是其言六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  
學士入典機務未任而疾亟遂卒書才識敏決文章政事  
亦卓然可稱其學專右象山而抑考亭嘗著鳴冤錄以明  
象山之冤識者題之

一清誌銘畧曰嘉靖丁亥春二月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席公以日疾久未愈求致仕先是凡三上疏乞休不  
允至是上曰卿學行才識朕所簡注方賴輔成化理而  
卿疾彌留志不可奪特加武英殿大學士以示優異然不  
遂欲卿遠去賜第京師月俸支如故蓋自國初以來文

臣得謝恩禮之優未嘗有是命下而公卒是月十日也  
計聞上悼惜贈太傅賜謚文襄諭祭九壇初喪文出親  
製備連君臣始終之義聽之感動給官舟遣行人馮震護  
喪歸其鄉凡葬事則遣工部主事張淑督有司治之又官  
其子中為尚寶司水郵典之優亦前此所未有嗚呼上  
之所以待公者如此地下有知亦可以自慰矣按公之陞  
河南按察僉事也歲人饑撫按議賑時鎮守中貴其橫督  
修黃河諸工役賸削無算所在騷然公曰第停工役禁剋  
削不煩賑濟也撫按從之而民稍安後遷福建左布政宸  
濠之變公募軍二萬赴援道聞賊平乃歸又建道山書院

卷十七

四十五

以祀閩中諸賢皆千古偉事甲申春世宗入繼大統三  
年矣再命遣官徵公入京獻公者乃咸謂賑粥非善勝議  
紛起公疏乞終事三月特陞禮部尚書公疏辭不允南北  
言官交章劾公公又疏乞休致以全臣節溫旨褒答仍  
命吏部題公五月公再疏乞休并上所撰大禮考議有論  
公侵賑濟銀者公乞差官嚴勸上遣近臣偕戶部及法  
司會查已明公復疏乞放還不允使者催趣相望於道公  
不得已北行至德州聞百官伏闕被逮繫公上疏乞宥學  
士曹鼎等不許仍趣其來八月至京陛見而言官復有所  
劾公杜門三上疏乞罷俱不允不得已出視事乃上所修

大禮考議四卷纂要二卷卽蒙降手勅加太子太保賜白金五十兩紵絲衣四襲頒其書於天下梓行之五月偶感暑疾在告日漸大明又具疏辭上遣中官齎賜牲酒食米爪菜來問疾又賜詩遣官慰問以獻皇帝實錄成進少保兼秩如故賜白金文綺鞍馬公以世廟告成宜做宋郊祀單恩將先日議禮獲罪諸臣從寬貸詔褒答又疏舉禮部尚書起復羅公欽願自代嗟嘆公立朝僅歲有餘耳居常以卑自牧至義所在則勇往直前無所忌避言若不出諸口至當大事決大疑發幽憤紛則極其明辯衆莫能奪跡其行履素孚於人宦轍所至聲聞藉甚部使者刻薦未嘗不及官至侍郎尚書計日可得也而直以議禮之疏與衆不合諱言遂與一倡百和半不可解公方自信不疑謂公論在萬世不待辯而達禮君子固有先得公心之同然者矣初桂公疏上或勸公宜勿承不然忤衆且得罪公不肯以書質于子復之曰公既實有此疏今安得不承亦據其所見者耳何必同此尚書命下或止公不宜來予曰上命若是公不去愚衣冠之禍起矣比公入朝聖心悅懌上下相安消重禍釋隱憂不可謂無功也是時上方圖新政理公特被知遇假之歲年所建明樹立可量哉天顧喪其明又過其年使不克大究厥施以沒嗚呼其

卷十二

四六

命也夫銘曰唯士窮經或不達於政公以經術飾其政令析繁舉劇心得手應而要其終卒歸乎正雷風春楹衆特公以定士有從政或未闕於禮公執典禮以佐天子謂禮弗習如眊地弗視羣咻奈何曰有人紀匪衆之狗唯權度在已我求天知亦求同理食少慮多云胡不傷能喪其目不能奪其明煌煌禮書匪裁曷彰有命在天公不起在床帝聞曰嗟我鑑斯亡曷顯我忠曷遂我良辭以誅之公雖歿有耿光稽行易名無忝文襄

永史云席書疏曰禮官之議舉朝是之臣未敢以爲是聰穎之議舉朝非之臣未敢以爲非昔舜繼堯統禹繼舜統未嘗不以替鯀爲父也皇上尊爲天子而父母無尊稱果人情乎此非周武追王之心也今唯定號皇考典獻帝立廟大內祀以天子之禮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矣吏部員外方獻夫疏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典獻之異羣廟當稱禰而不稱宗請改孝宗曰皇伯

卷十二

四七

與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草具未上適南刑部主事桂萼與張聰議合乃言臣按范純仁論英宗親許爲仁宗子陛下人繼大統果許爲孝宗子乎且孝宗有子更爲立後獻帝一子乃以出繼皆非也臣見席書方將夫皆以具疏故不敢復贊迄今未奉宸斷皇上孝經覽

邪抑二臣未果上邪謹錄以聞 上曰此關係天理綱常仍會羣臣集議

太師徐文貞公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嘉靖壬午中應天試明年賜進士第三人授編修與告歸娶甲申丁外艱服除復故官會永嘉張公議獄子係下儒臣問狀衆莫敢持異公條具三不必五不可狀 上以不奉詔罪公廷多申救者得勿問滿延平推官至則毀淫祠初社學清久繫獄因以文致入者咸得平反益阻尤溪爲亂監司以屬公乃設方畧窮其窟穴旬日而獲其渠帥并餘黨百二十人滿三載遷黃州府

卷十七

四本

同知未任擢浙江僉事督學政又三載陞副使改督江西學稱述王文成所著說因像祀馬會 皇太子出閣選官寮改洗馬兼侍讀丁內艱服除進祭酒爲籍籍諸生淑慝月朔延誦之以吉服受淑籍素服受慝籍然有曖昧失者亦務覆蓋之諸生以故人人感激相戒勉久之擢禮部右侍郎尋遷吏部故事吏部官率鑰門示重公以爲不能盡人才破例延訪無倦署部事所推較不用刻深儇捷者而用愿厚長者常引以爲賢於已常大計所敗退能不以衆口爲定天下翕然稱賢未幾兼學士掌院事尋擢禮部尚書莊敬皇太子薨公議喪禮稱 上旨上察公慎勤召直

無逸殿公遂累請立 皇太子不報庚戌虜圍入塞薄都城中外震恐公請出罪獄給卒珍於獄復其官俾敵服自效又密言虜間潛入請 上選大內備非常 上雖難於

還而心念公忠會中涓涓勞歸爲虜乞貢 上幸便殿問羣臣公曰賊深矣不許激怒許則操左券以責我臣請計緩之 上曰何謂緩公曰遣辯士風諭以無文故且徵其情實實則令聽命於旣脫爲外臣通貢市往返少日我備完而兵益集虜且退不退從而拒之其勢必得所欲 上

卷十二

四本

稱善因請 上視朝會廷臣議廷臣皆言貢非虜始意許之愈一小快耳而墮軍威長虜志不可居數日勅王兵集虜亦退時聶公豹以副使坐法戍豹令華亭公爲弟子悉其才曰欲威虜非豹不可即日薦起行伍爲中丞公上言延安率善戰而雲中卒善謀宜各用所長 上從之時以衆頗三衛爲虜耳目請顯責之公謂三衛導虜有其情而無其迹罪之不可置之不可不若責以扞圍失職使彼易受而後撫之 上以爲然自是言便宜者率密語公公寢益任用太宰缺廷推公 上曰階素內直奈何中道而棄之外乎亡何 孝烈附廟之議起初 孝烈方皇后自九嬪冊立庚子宮闈之變有翊護功 上德之旣崩始謚曰孝尋易今謚 上曰忽論禮部議從 仁宗而以孝烈



主禘廟公言女后不宜先入廟宜祀之奉天殿別室上  
 盛怒起公再議公不得已遜言曰禘廟乃 聖子神孫事  
 臣子之心何忍煩 上親議無已宜倣古廟數遞加之益  
 大廟奉先殿各一室令 仁宗緩稅而后先祔或可上  
 不許竟禘 仁宗祔 孝烈然天下皆以公議為正未幾  
 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 上欲罷入衛卒公言其非計又  
 請汰營兵老弱者而取其餉以充賞賚倡勇敢皆見納一  
 品滿三載進柱國太子太傅癸丑主會試時倭事起公上  
 疏謂將校主戰而守令主守今將校北輒用軍典法而守  
 令無恙及城潰矣復坐將校成而僅左降守令是文武異  
 刑而法不一也民進止視守令不視將帥令兵一而民百  
 奈何以戰守併責將帥將校履肝肺以次而文吏持口舌  
 以制難以責其振矣夫守令勅則餉時具守令果則哨探  
 嚴守令警則間不容守令仁則兵必力臣以為重責守令  
 可也公又請罷浙江撫臣與更江南督臣皆報許公念虜  
 盜邊士不得田畜宜大米麥買無所得而戌卒月餉七銀  
 僅易粟二斗時畿甸二麥熟石止直四銀可及所收買數  
 十萬石石費五銀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八銀可出紫荆抵  
 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而總士卒一月其地米麥  
 價且漸平 上如其言給事中吳時來理部主事曹傑策

卷十一

五十一

張綱極論嚴嵩罪狀嵩念公于吳張俱座主而意又鄉人  
 於 上前具道本旨所以為者 上下三君獄考掠無所  
 得三君遠戍公獲解尋加太子太師相嵩所以危公百端  
 無如之何會 上所居西苑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臨甚  
 公朝夕傍俛曰此登 至尊安居所乃請論三殿餘材管  
 之數旬而宮成更名萬壽宮進公少師時分宜姦益露  
 上久而察公忠密札詰問交午公所解及分宜矣居無何  
 御史鄒應龍疏論嵩父子不法 上勒嵩致仕下其子世  
 蕃獄戍之推應龍五品京職 上雖退嵩而心憐之忽忽  
 不樂手 論公欲傳嗣令擬 詔公謝不敢而吏禮二部  
 奏應龍通政參議報可矣忽有 旨切責二部臣以應  
 龍為邪不宜官公為之闢說應龍得無恙 上亦悟較嵩  
 直慮賜公公既居首揆盡反嵩政務收人心用物望嚴杜  
 筐籠天下翕然想望風采初嵩在事操權自利六卿皆束  
 手公盡謝却之或謂其宰臣體公曰大掾表擬以瞻望者  
 而亦負荷荷師帥前是奏軍功率資閣臣公以為不稼取  
 禾無以示勸自是報捷不復與賞將作大臣徐杲有殊寵  
 上欲崇以宮保公力持 祖宗無是法無度位端 上默  
 然已十五年滿加上柱國固辭公辭小意 上親為訓樂  
 溫諭諄切方上能顯等進長生藥公力言不可信又問公

卷十二

五十二

比日凡何以不下，公謂此曹持紫姪，實得於眾口而北之神語，未宜深信。上由此亦息厭方士之怪迂語矣。大虜山墻子嶺入寇通州，報至，大司馬楊博以上方有竹宮祠，慮不敢泰，而便宜令關門戒嚴，虜阻白河水，退掠香河，公謂必先備順義，而以奇兵徼之古北口，虜果走順義，不能入，出古北口，遇伏大敗。天子御虜，恨司馬不早討，博危懼，公從容言博悉兵情，盡力縣官，上始解公以張家灣當天下委輸，請出光祿羨金三萬城之，設一裨將，始為重鎮。穆宗在裕邸，而景王木之同，愛幸日異，姦人謀欲更樹公力，稱引古今，調護萬端，景王卒就國，異議旋息。

卷十二  
五十二

公力也。上下制建，雋壘及更興，都故宮殿，公第以藏置為言，工遂已。天下鹽額，淮揚最重，歲賦六十餘萬金，嵩當國，令都御史馴懋卿出經理，搜積羨得百萬，以為功，遂著額，額不登，商多亡匿，急則維經，公請仍其舊，流徙悉復，而額盡登，先是分關以上債事，輒以縱騎，逮所至為暴，公在政地，省減十九，其後益不復遺，戶部主事海瑞上書斥乘輿，上恚甚，逮詔獄，欲殺之，公疏言瑞草野，儼然不避，仰恃聖明，以疾沽直名耳，不如置之，則彼計失，而聖德益廣，瑞以是得毋死。上久疾，欲幸興都，公以保躬防姦，充為對，語甚切至。上崩，穆宗即位，公推先

帝意罷齋，黜土木，改諫諍得罪，諸臣舉士有節行及恬退久廢者，所草登極詔，華孽急民和，天下翕然想望太平矣。公明習典制，中外倚重。上欲幸故邸，公言：祖宗時非郊祀幸學耕藉，駕不出，今諸大典未一行，而先幸故邸可乎？上嚴公雖不輟幸，而以頃刻歸矣，亡何御史齊康受新鄭旨，力詆公公引咎乞休，於是九卿大臣皆為公辯，雪而臺諫因劾康，并及新鄭，新鄭竟以此去位，康亦遠謫。而公少安，時有中旨令館臣撰中秋致語，公謂：先帝新棄羣臣，非安樂時，臣不敢奉詔。上於是為罷宴。上謂獲甫至齋官，而使中貴以意問曰：祀在次日，欲輕騎一出，觀形勝可乎？公曰：上以祀來乎？以觀形勝來乎？以祀來則先游而後祀，非所以展孝思也。上竟以祀畢出觀。上欲以太監李用等分監營兵，又命修內教場，勸中貴習騎射，公持甚力。上難公，乃止。一品九年再滿，力求去。詔慰留，加公伯爵，休因辭久之，乃視事。上欲幸南游，子公諫不聽，又與中使李芳作遂稱病不出，御史張齊因汙公，蘇州六事，公再疏辭，獲允。公還里，杜門自守，而新鄭再起，以舊事衝公，乃出其寤為監司，郡守伺公引繩批根，而生平與公有睚眦怨者，皆乘是侵公，公怡然不校，會拱收獲免，甲戌孫元春舉進士，每戒之曰：無競之地，可以遠忌。

卷十二  
五十三

無思之身可以遠謗咸謂名言壬午公年八十今上使  
使存問賜論優渥鄉人榮之公雖材器天成而實木之學  
自為諸生即從聶貞襄公切砥理道其後與歐陽文莊公  
華推明王文成良知之旨思為磨淬然獨不事口耳而以  
躬行為實際以經濟為真旨故其發於事業光明俊偉非  
俗儒所可彷彿生平無雜態之侍無臺榭之飾友弟悖諛  
胞胞無偽田宅錄林輒以推分弟姪癸未閏二月二十六  
日卒年八十一贈太師謚文貞所著有世經堂集二十六  
卷又手校錄程純公言若干卷公為文有根柢嚴於法度  
不為無益語王河寇稱曰世廟如白日之麗天而忽焉  
震雷迅霆公徐劑其震迅之勢而為霖頂 穆廟如白日  
之麗天而浮陰時時翳之公直解駁其陰翳而復為白日  
人以為知言云

卷十二

壬午

少保趙文肅公

趙貞吉字孟靜號大洲蜀之內江人生而神穎六歲誦書  
日盡數卷年十五讀王文成傳習錄驚曰予固疑物理之  
遠於本也今獲所歸矣白二親往從不許遂過瀘六經自  
求之嘉靖戊子甫鄉薦走出故相楊文忠里第文忠在口  
是社稷器也明年下第歸去夫人逝泣曰人世幾苦若其  
遂兼修出世業習靜古剎不歸沐解者皆其文也

強令赴試舉禮部廷對都御史王公廷相應其卷曰雖治  
安策非能絕也 上嫌其語直置二甲尋悔之乃首列庶  
吉士特旨留館校編修公感 上初年銳意聖學後稍惑  
方術遂上求真儒贊大業疏執政不憚公日與同志徐公  
樾華切劘論歲兩告歸蜀為多士發明大學致知本旨蜀  
士知有問學出咄咄上者自公始也二年冊封三年敘同  
禮監同修會典充會試同考試官又三年遷右春坊右中  
允管國子書業事當此時天下士高者固守物理紛若射  
覆一聞知本之學反加詆訾於聖門性道之旨莽如也公  
慨然曰學之不明未知性也連論六館士首揭中庸性道  
教為訓諸士聞之懍然舊習若濯而新是歲為庚戌公請  
當事者曰虜將大舉盍為防禦計八月虜果闖入古北口  
由通州薄都城公乃上破虜疏是時虜方有求貢媿書入  
朝 上詔禮部尚書徐公階集百官議日中莫有發一語  
者公獨出天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且既許貢則虜必  
入城要索不已即內外夾攻胡以禦之徐公曰足下必有  
奇畫公曰為今計請 皇上出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問尚  
文之功以勵邊帥釋沈束之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  
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共為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  
戰其他無可為者 上已偵知公言手詔嘉公壯猷陞左

卷十二

壬午

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領勅宣諭并給銀惟所措然勅未有督戰語可統攝諸將以行也公以請于相嚴嵩嵩故有卻又其黨趙文華素銜公冀相齟齬而甘心焉故不與事權即兵曹一護卒不可得時虜騎充斥公單騎出賊先詣總兵仇鸞營次過諸將官上旨激勸付賞功銀一時將卒感奮惟趙國忠一營駐沙河隔虜則屬鸞傳諭而公以詰朝入城復命方公之入也仍欲上請督戰已撰有疏草矣而鸞陰畏公至遂令人請備應疏故為遲之公入朝趣疏不來獨以宣諭事畢奏上上怒謂公領銀未覩措置第為尚文東遊說詔錦衣速杖落職補廣西荔波縣

卷十二

五十六

典史癸丑量移徽州府判稍遷南吏部文選司主事未至進郎中乙卯陞南光祿寺少卿遷南通政司叅議先是嵩已嗾吏部推公藩叅因上問趙某何在故有是遷丙辰陞南右通政明年陞南光祿寺卿聞三殿災公移書執政言大丁復作不宜提編加賦重困民嵩見大忤又三年乃陞公南戶部右侍郎時公已聞計歸服闋改戶部右侍郎抵任上屢遣代祭示優眷嵩滋不樂亡何有建議薊州增設戶侍一員督糧練兵者嵩以屬公且又公酒詭曰是行非公不可公曰人臣之義歟生以之彼何諉哉酒半公徐曰今欲戶侍督糧督京運乎抑民運乎若二運已有職

掌印部中與出薊州何異添官徒增擾耳况兵之不練其過宜不在是縱十戶侍出無益練兵也嵩作色怒且罷趙嵩在告上手詔大相徐公問薊州事徐對以查理常用習邊糧者吏部因得易管理為查理而以林侍郎行嵩出愈忿公而訴林侍郎嗾其黨張給事益劾林不數日并劾公竟奪官去公平日持論以二氏學通吾儒謂必出世乃可經世道注遊嵩高抱犇伏牛諸山巡撫蔡公汝南逆而問學公遂列為圖明三教之所繇起曰儒者見之曰儒仙者見之曰仙佛者見之曰佛其實一也蔡梓以傳公家食多居玉溪莊嘗為諸生申致知之旨又為講說人心道心精

卷十二

五十七

一執中大要以中即性命即天則也而後儒乃不識中為何物至以為物物有之是有同於刻舟之愚雕形之苦殊失其旨丙寅肅皇帝崩公哭最哀曰先皇帝知我隆慶收元詔起公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實錄副總裁會有言幸學祭酒坐講當預擇者德攝之遂奉旨以原官雙掌國子事八月朔駕幸學賜坐講馮謨后克艱章上見公開發精明音吐洪亮大為感動問之知為新起用臣益喜尋命解監事充日講官先是北虜陷石州公與執政數議邊事不合乃求補南禮書既行御史李惟觀南戶科給事岑用中交章言趙某居啟沃之任

可以格心贊治不宜置遠地適上頓請廷罷公不悅論曰  
前年高往南京者仍今日講遂復以禮部尚書兼翰學協  
管詹事府事戊辰三月公還京會文武邊臣建議欲招練  
南兵十萬于張家灣公執不可曰黃南宗坐張武營致大  
變今乃欲建十振武營於都威側哉元熙為乃戎馬場置  
藉南兵常事者竊遂移練兵于薊鎮惟棟南兵三千殺烏  
統識者謂為得算項之奉 命教庶吉士仍充講讀纂修  
又命代祭先師孔子為 皇太子千秋講唐太宗諭太子  
章賜賚無虛日時薊鎮奏修敵臺幾千座公以為徒費無  
裨職生因講語中力言之語具為執政格不得上公遂邑

卷十三

五十八

邑懷去志而 上之眷用意益切尋詔以原官兼文淵閣  
大學士同諸臣入輔大政一日于講筵謝 上面論盡心  
輔佐公稽首對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勿忠貞之節第近日  
朝綱邊防多廢壞臣欲捐身任事惟陛下主之 上色益  
喜于時 上多恭默而面諭公者再奉臣謂自臨御以來  
所未有翌日御便殿手詔閣臣謂公已有年當同任閣事  
又撰勅令中貴捧請閣下皆特典也先是大同邊臣棄城  
走為巡按暨科道所參而閣臣未有言治罪者公謂宜照  
元年山西失事例治之執政不得已乃行巡按覆勸公為  
是遂註籍不出 上聞溫諭遣醫賜羊酒瓜果公感 上

聽乃上疏乞解贊輔重任退供講職且言大同之罪惟  
祖法國是公論清議入字勘之足矣今兵部與閣臣俱仍  
姑息臣欲爭論而力不能故懷慚思退 上亟慰留之是  
日 上以原票還閣中改擬有不襲昔年虛套之論而閣  
中猶以將才難得題復 上始兩解之然信公益篤明年  
庚午上言遵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略云我 朝內外兵  
分隸五府乃 高皇帝定萬世太平計俾免前代權臣操  
兵之害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後遂結營團操乃  
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正  
統末年嘗變為十團營弘治間又加為十二團營正德間

卷十三

五十九

又添置東西官廳然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意猶存也至  
嘉靖庚戌嚴嵩欲為賊將仇鸞地遂請特設戎政廳括內  
外兵籍鑄總督戎政印授鸞夫以五府外而別立一廳則  
盡變 太祖分府之意以十餘萬眾而統於一人則盡變  
成祖分營之意向使鸞誅晚則時事之危未可測也合無  
將見操官軍九萬人分為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統  
之責令開營教習仍以文臣巡覈之每歲春秋校閱凡將  
官能否軍士勇怯技藝生熟皆得奏聞而賞罰行焉安令  
五營齊成精銳有事則領袖將兵於關外事畢則歸營  
卒於營中如是則太河之禍固持於上而危於下有數萬

精兵隨所用而可矣。上曰分營練兵乃祖宗舊制遂下廷臣議行時本兵科挾前大同事議遂蜂起反失公建白本意。上以公兼掌都察院加太子太保時閣臣高拱兼掌吏部方欲挾權籠制諸臣意假公為分謗地故推公兼院事已而本兵霍冀被科臣論劾賊私疑公前議大同及已乃於求退疏中誣公主使公疏辨欲付法司究問以糾官邪且兩上疏乞休。上不允乃請給假回籍遷葬不允拱尤銜故相徐公欲中以危法疏言當時議事臣假托遺詔凡先帝所斥如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悉加起羅死者贈官賡予是仇視先帝近於無君又引泓治問

卷十一

六十一

彭程事欲有以治之公拂衣起曰若是則將如宋奸黨碑矣拱色變強留公乃共改票止於吏部通行曉諭而已又因公言去大獄字拱以是迄不得還於徐公後又以故錦衣陸炳為徐姻家已嗾張御史追劾炳而刑部以炳一品爵例在應議列當請勅三法司集議定之奏下閣中擬票是日拱遲公久不至既至欲從容商之拱遂徑擬劾爵沒產自是拱與公勢不兩立矣亡何宣太督撫王崇古等奏俺答孫把漢阿吉等入降公語輔臣李公春芳曰此邊疆幸事已而本兵奏上李公票旨僅曰是公曰大約浮言謂恐開邊釁然自俺答橫行五十餘年每年邊餉數百萬何

年無費數不在納降也惟當兩變與降人官職慰來者心其制虜機宜一付之督撫乃同改票如公言與那阿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時虜求封貢朝議莽然獨公力主其議亟令督撫姑置封貢事徐議之第令俺答速獻投虜叛人趙全等九人易其孫去且當慎交質防虜劫盟又貽王書曰吾外憐悉恒謀之附人內恐李文饒之失助公為邊計篤切類此先是給事中張齊者為拱劾徐公而王都御史因訐齊賊罪抵戍後齊倚拱辨復力擊王與毛司寇欲因以傾徐乃奏行法司而刑科給事中舒化參寢不得行拱懷怒思一逞於是考察科道旨從內出公口是將倚法為報復計也疏請止之拱聞即上揭謂有成命不當中止公遂同赴吏部有給事中吳時來者故嘗劾嵩父子謫戍起用守仇直不附拱者也拱銳欲去之公獨不可爭至日中拱知公不可奪竟從公以故臺省名士得全者眾然拱益恨公刺骨嫉心腹給事中韓相托劾公公疏懇乞歸且曰願上放臣歸田里令拱復還內閣毋久專大權爾眾黨別選老成掌部院庶上不悖祖訓下不紊職掌上雖眷公甚而拱交通中外亟謀逐公天子不得自持遂允公暫還時論借馬公行後虜果還叛人趙全等獻俘禮成上以公與議廢一子中書舍人明年春公抵家諸

卷十一

六十一

禮成上以公與議廢一子中書舍人明年春公抵家諸

門人請設教聖小寺會 穆宗大漸公哭臨哀毀成疾  
乙亥遂杜門不復會講第擬作二通選諸門人內篇曰經  
世通外篇曰出世通二通各分二門內篇門曰史通曰業  
通外篇門曰說通曰宗道內通之門八部史通部曰統曰  
傳曰制曰誌業通部曰典曰行曰義曰術八部其而百代  
九流之緒備矣外通之門四部說通部曰經曰律曰論宗  
通部曰單傳直指四部其而頓漸半圓之音悉矣所貴俾  
三千年未經折衷之籍聚爲一書以俟來賢是歲十月卽  
開局編述乃爲文祭諸聖賢告始事其略曰身居臣子之  
地每懷經世之憂心慕道德之門時發出世之願邇來垂

卷十二

六十一

白謝事忽生勇猛乃取舊書以類臚列隨文點布各就部  
曲約要而言經世者不礙出世之體出世者不忘經世之  
用然後千聖一心萬古一道聖人憂世之念可少息矣語  
具公內外篇都序及貽曾巡撫書中至冬末疾作輟編丙  
子三月薨春秋六十有九計開 上輟朝論祭語贈少保  
謚曰文肅公孝友天至從總髮與弟蒙吉自相師友剛忠  
黃偉稱其氣貌解渴卽身任天下憂先一世雖百挫不回  
至其問學淵源上探堯孔之微而并包逮於伯陽子羽爰  
達泥洹雅自命曰經世出世其古之博大人哉荀揚諸子  
未足窺其奧也其文章不襲人後而博辯雄深要歸于道

所著詩文若干卷進講錄若干卷行于世

卷十二

六十一

熙朝名臣實錄卷十三

秣陵 焦 輯

靖遠侯王忠毅公

長陵 景陵

王驥字尚德東鹿人三十餘成進士驥為人長身偉幹多力便騎射剛毅有膽既入仕通法律尤曉暢戎略以選授兵科給事中永樂間上神聖羣臣本職不瞻而給事中職不專討論建驥嘗奉命填山西兼傍邊備奏獨鹽池通課二十餘萬緡其人德之尋遷其省按察副使益以特憲有聲起為順天府尹事治遷兵部右侍郎前後滿九載進尚書當是時南北多邊警羽檄旁午兵部最為要重

卷十三

張本材而燕稍以刻稱許廓僅循職而驥代之始振刷有風望時西虜阿台朵兒只伯數侵盜甘涼諸邊戍殺掠吏人左右副總兵都督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於是驥輟部務行邊制詔一切便宜行事是時都指揮使安敬為偏將驥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虜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曹翼言狀上客勅驥責貴死狀而修敬軍中以殉驥故秘之而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揖敬下曰汝奈何逗撓誤大計命斬敬而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於是諸將士股栗莫敢仰視驥乃請分兵盡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

卷十三

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抵永昌北抵騰脂堡西抵深溝壘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北抵天倉屬蔣貴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振尋下詔任禮為平寇將軍蔣貴趙安副之而驥特為監督討阿台朵兒只伯諸進止悉取驥驍謀虜營狼山等處乃選精騎授蔣貴使為前鋒而自與任禮等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能成功毋相見也貴感奮直前搏虜敗之虜渡黃河遁去貴等追敗之於石城虜食盡窺兀魯乃地北依阿台貴復以精騎二千五百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得其左丞脫羅及裨校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璽甲各一駝馬兵甲以千計朵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賜死而任禮兵亦至梧桐林得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明日至亦集乃地得偽萬戶二人以為鄉導窮追五百餘里至黑泉而還招其平章阿的平并部落數十帳降右軍趙安等出昌寧至刀力溝得右丞達魯花赤三十人駝馬兵甲稱是捷聞貴禮皆進封伯爵而驥兼大理寺卿兼食其俸尋詔還理部事久之麓川宣慰思任發叛雲南總兵沐晟與弟昂討之數不利晟至以憂死而刑部右侍郎何文淵授舜舞干羽格有



苗事請使使撫諭驥與太師英國公輔等議以天下全盛而示弱於舊屬小夷非策時中貴人王振方柄國喜功名遂紉文淵說而命定西伯將貴為平蠻將軍驥總督軍務率副將軍李安劉聚等大發兩都諸鎮漢土兵合十五萬討之瀕行賜驥黃金兆半細銀蟒繡緋衣宋弓矢驥馳傳至雲南而貴等兵集會賊酋乃令道等以眾三萬象八十抵大猴州欲略景東諸處參軍兵部郎中侯璉等微破之驥乃奏上方略請遣參將冉保等由東路直取孟定會沐邦車里夷兵而大軍由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擊之遂之冬十月驥等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刀門奉以鎮

卷十三

三

廉隆遣冉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眾破昔刺寨進攻孟道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攻上江敗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副總兵劉聚參將官聚兵亦至因風焚其排柵遂大破之殺其將刀放髮刀招漢父子虜刀門斬馘五萬餘級上江平遂出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貢山道移駐騰衝留兵守之取道南甸至羅下思莊遣指揮江洪等八千人為哨抵木籠山而思任發令陶孟靠者軍心等以二萬餘眾乘高據險為七管州救驥貴遣劉聚官聚分左右翼絲嶺攻之不下自率中軍進夾擊之遂破殺靠者軍心等乘勝進戛賴隴把至馬安山麓川大震尋敗其象陣於泥溝

管復敗其象陣於永毛摩泥寨遂拔之而別將冉保合木邦兵降其夷眾十二寨車里兵亦降其孟連長官司破烏木弄戛邦等寨斬首虜二千餘級驥等遂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并庫藏廬舍皆盡俘斬及溺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携其二子走孟養以大捷聞仍請留所部兵界都指揮胡誌九人分守金齒蒙化等處而是時維摩州賊韋郎羅稱廣新王以叛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而吾刃也乃遣偏師壓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皆潰韋郎羅走安南傳檄捕之安南王懼斬其首并妻子來獻廣南富州土

卷十三

四

峽交惡十餘年不解驥論之立釋構命師旋上遣戶部右侍郎王質齋羊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慰勞有加特封驥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遠伯歲食祿千二百石追封及三代子孫世承襲賜誥券貂蟬冠朝服玉帶白金百兩綵幣十表裏鈔萬貫而貴進封定西侯賞亦如之劉聚等陞賞皆過望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為竭而驥以侯伯未朝請不預兵部政矣蔣貴果勇善戰雖至大將猶摧鋒陷堅驥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不知貴實賴驥始能奮發得自見也是時思任發尚在竄其子思機發復率其餘眾往來窺伺乃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率都督同知冉保都督僉事毛福壽以兵往圖之賜金牌信符便

宜行事。驥至，思任發復走緬甸，索之不獲，而思機發衆漸盛，不能制，乃奏請益兵。詔復遣定西侯貴以兵五萬會討，然緬甸卒不肯送，思任發以思機發致誓爲解，驥等無如之何，乃縱兵擣思機發寨，獲其妻子家屬，及從賊百餘。戰象十一，驥等還京師，加祿定西侯歲五百，驥三百石，其白金鈔幣如初，而再保毛福壽等陞賞亦次之。人頗以驥老師，乞見，而中貴人振內主弗恤也。定西侯亦病死，亡何，西巡陝西寧夏甘涼等處，所至申飭邊隘，練士卒，虜不敢犯。久之，召還，會思機發竄之孟養，孟養與相比，匿不肯捕，遂於是驥復總督軍務，偕平蠻將軍官聚討之，師抵金沙江，賊立柵西岸，驥作浮梁以渡，一鼓破之，復連拔其三柵，斬獲萬計，然竟不能獲孟養首，與思機發驥威名故甚盛。至是，凡三率師南矣，召還京，停獎勞勅，改驥領平蠻將軍，討貴州苗，獲其稱刻平王，孟富者，檻送京師，僂之加歲祿百石，土木之難，群臣廷劾中貴人振，不道，採及驥。景

卷十三

五

帝初召爲總督南京機務，位寧遠伯，任禮上，南京素習，嬉戎陣廢弛，驥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教之，爲一新，而大司馬議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上雖以罷驥，而內猶嚴之時，禁私役闖人，俱令籍入宮，唯黔國公寧陽侯得留四人，驥獨留六人，驥老，且八十，食肉躍馬，多從女伎，供張奉

御如王公，而會武清侯石亨等奉。太上皇於南宮，而驥與焉，復領兵部事，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宜力守正文臣階，爲光祿，餘如故，數月，復請老，又三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諡忠毅，子瑞嗣，至今不絕，一孫添，尚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李贄曰：俞州謂靖遠材而欲武略，則優噫，安得有大將之才如驥，又得無欲如俞州言者而用之，使之爲我禦虜，征蠻，以封侯乎？然既無欲矣，則雖封侯，亦其所不欲者，吾又安能使之捨棄性命以爲我征蠻禦虜，而與其所不欲之侯封也？其言謬矣，然其曰靖遠差寬，不然，以麓川三大役

卷十三

六

塗炭幾天下半，而卒以長世，此則稍有識見，非復彼時訓導諸人，踴語夫國家用人，唯用其才，今乃使有才者不得用，卒自止於中，貴人有援力者，以自見其爲宰相，象宰本兵，吾謂其慚汗滿面，愧死無地矣，乃反以有欲病人何哉？又何取於居要路者爲也？我朝文臣世爵，今唯靖遠猶存，故俞州獨以爲仁德之報，不信彼讒妬之口云，然王越楊善，爵安可以不復，祿又安可以不世也？世王越楊善之爵，祿則人才自然思奮，又何必以臨時乏才爲恨邪？

典濟侯楊忠敏公

長陵 景陵 景陵

楊善字思敬，順天大興人，少補諸生，不甚通經術，而性沈

敏能為人笑事時年甫十七 文皇起義兵已知善名著

典儀所引禮舍人從事聃暇間 文皇即位之明年召補

鴻臚寺序班二年改鳴贊又四年進司賓署丞選侍 昭

皇帝於青宮又八年進右寺丞又六年進為卿善偉丰儀

工舉止音吐如洪鐘每朝謁引進奏時 上目屬之善亦

重文翰與學士楊士奇楊榮善既家都城以積著起貴治

居第郭外有園亭花木之屬諸公休沐有所宴賞則視善

家若歸又時時饋遺名果餌不絕以是大得公卿間聲而

仲貴人亦多好之者卿之十二年滿考進禮部左侍郎明

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圍行達京師時已六十五矣足胠

不為倦虜犯京師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使佐于謙營九門外郭以與虜角數有功進右都御史自

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鴻臚寺事是時 太上皇帝在漢

北元且故事自朝正出即相率於朝房投謁稱賀善獨流

涕曰此何時也 太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賀邪眾為止

時所遣使漢北若王復王榮李實等皆以庶僚假卿佐性

皆不得其要領李實得一見 太上頗倨而其辭態虜始

挾 太上請賂不甚警欲奉之還而朝意更緩至是以虜

酋責王復等非大臣故遣善再往然絕不為奉迎計亦不

下善一錢善乃悉其貲不足則貸之中貴人悉益市綺繡

師比阿勤女紅線卸之類既至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

帳中詫善曰土木之後為何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

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 太上幸故里不

為戰備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

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砲火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入

馬腹透七機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植

蹄立穿刺容林立夜度營幕若微淫而皆已矣置之無用

矣問何言無用曰和議成則敵倣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

駭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善入謁又大賂也先也先喜

坐定善乃前責之曰 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使必三千

人歲必再即禪子亡弗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太師乃

背盟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奈何削我馬價又予我

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善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

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

比前孰多也先曰者胡語是也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

幅不足者諸通事為之也事露而誅矣即太師所使進馬

有劣弱而貂皮做豈太師意邪也先又曰者善因復進

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磔殺剝剔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

部曲寧無有血吾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數

有雷警今者能奉 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於穹廡

而黎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者因謂善歸而太上皇帝有重寶來購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太上皇天下後世謂太師貪重寶也歸我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令名奕奕何况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以漸繼也也先大悅曰者者遂以善見太上皇善再拜進醪脯問萬壽侍立不敢坐也先數日太上皇太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善頓首辭曰君臣之禮雖草野寧敢廢哉也先嚙指頓其下曰嗚呼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太上皇與善歸歸而上以非初遣者善其賞僅還左都御史仍領寺事

卷十三

而大司馬謙心許之時太上皇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修投謁善復泫然曰太上皇不受賀何我曹乃相賀也識者益稱之善始善中貴人辰後善中貴人吉祥等而與石亨比會景帝病善知亨吉祥有理太上皇謀遂與之合而發南宮劄太上皇即位論善功付奉天朔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典濟伯尋加號守正改文臣歲祿一千二百石子浩奏世世承襲改領左軍都督府尋加禮部尚書兼領部事有四子一為勳衛一為指揮僉事一為千戶一為鎮撫而從子及養子官錦衣者復四人旬日之間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允又嘗陰薦李賢

入內閣而定襄伯郭登誣善善曰其言皆之三公於是享吉祥忌之稍稍間於上神跡續而四年善亦卒年七十五贈典濟侯諡忠敏子宗自勳衛襲四歲例奪爵為金吾衛指揮使孫增尚公主授駙馬都尉李貫曰唯景泰絕無迎太上皇之意是以太上皇自不待迎而後至豈景泰君臣當時真能寓有意於無意之中而若是吊詭與則言官不綱太子不廢門不假奪矣惜哉終始一無意思之人耳乃也先反囚之以好來歸以我害我兄弟君臣是真為有意而送之來歸也非果揚善之能也也先為巧而我為拙也先為主而

卷十三

我為賓不亦太不為人矣乎雖然事勢至此社稷為重君為輕身又為輕焉者也于忠肅之功千載不可誣也故論社稷功則于謙為首論歸太上皇功則楊善為最然則楊善其真有意之人哉故能以無意得之  
涿州孫武敏公 景泰 景泰 景泰  
孫 長陵 景泰 景泰  
係鐘康勝州人也永樂二十年嗣父指揮同知從出塞征胡功再陞都指揮僉事正統十四年克左察將捕虜州賊功陞督府僉事戰也先都城先登有功天順元年以奪門功封懷寧伯明年與世券五年克陝西總兵與兵部尚書馬昂出禦虜期七月二日出師先一日夜初指揮馬昂走

告鐘曹欽反謀先殺鐘及昂奪其軍攻皇城鐘披衣起急  
草奏呼長安左門開人曰與爾奏疾造 上前告急變稽  
遲軍法且斬又走右門亦如之內廷始得集兵縛吉祥鐘  
徽服至太平侯張瑾家議討賊賊已呼噪四出劫殺文武  
大臣 上出密帖隙中令百戶楊能至瑾家問鐘云何能  
報鐘督殺此賊 上喜手勅鐘父子為朕用心滅賊賊攻  
長安右門不得入走攻左門又不得入欽兄弟率胡兵直  
趨東安門發火力攻 上又勅鐘賊犯關急鐘等努力殺  
賊俄又 勅鐘昂盡統各營兵殺賊鐘子輔子軌追賊至  
東市大戰軌奮刀入陣砍欽兩臂傷賊并力圍軌攢鎗殺

卷十三

十一

軌鐘急調神砲與諸營兵夾攻欽傷遁歸家投井中并其  
黨盡擒伏誅進封侯食祿千三百石與世恭成化七年卒  
贈涑國公諡武敏同時石亨者最用事  
石亨渭南人方尚豐軀美髯及膝從姪彪體貌雄偉髯亦  
過脰亨嘗與彪賈酒相工遇而大奇之曰今當平世奈何  
二人有封侯相亨本軍官嗣伯父為寬河衛指揮僉事英  
果壯毅善騎射有膽略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刀當  
先輒立奇功累陞都指揮使彪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  
始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衛鎮撫正統十二年亨遷都  
督僉事為大同左叅將守萬全路彪亦陞至指揮使從亨

恭謀十四年八月王師敗績亨與總兵官楊洪等並械繫  
錦衣衛獄十月虜酋也先犯京城有言亨勇者于謙薦亨  
出獄令立功贖罪亨統兵出安定門即與虜遇挺刃單馬  
進左右馳突獨殺數十人彪又持斧率親兵從之諸軍懼  
呼踴躍聲震天地虜却而西亨等追戰城西虜復却而南  
亨令彪率精兵千人誘虜南至彰義門虜見彪軍少逼之  
亨率眾乘之虜大潰南奔亨日夜追虜三日至清風店北  
虜將出紫荊刺馬關懼我蹙其後亨遣諜者給虜亨且未  
至陣中將者假亨名耳虜信之來攻我軍亨率彪與精銳  
數十騎奮擊大呼直貫虜陣刃斧齊下殺虜數百人虜始

卷十三

十一

知亨在囂亂相蹂踐亨悉眾乘之虜盡棄所掠羊馬財物  
何我得遁去亨既敗虜威名益震虜自是不敢復踰塞深  
入輒請和見邊人輒呼石爺爺論功亨第一封武清伯尋  
進封侯兼太子太師總京營彪陞都督僉事為大同左叅  
將諸子姪淵漢濟仁並陞千戶鎮撫彪為叅將虜畏之稱  
石王于少保請勅亨巡邊至大同召還為圍營總兵于少  
保忠義清直不避強禦 景帝倚任之亨恃功驕橫于少  
保又時時裁抑亨畏于少保不敢動然積恨于心天順  
元年正月 景帝不豫是月壬午四更亨與都督張軌都  
御史徐有貞內官曹吉祥等定謀奉 上皇復辟為飛語

謂于少保及王文矯取金牌勅符送襄世子矣請殺于少保。上意未決。亨有貞力言不殺。謙今日事無名。上不。得已。殺謙及文。陳循商略尚書江淵俞士悅等戍邊歸田。廢。景泰皇帝為邸王。亨以奪門功第一。進封忠國公。歲祿三千石。與世芬有貞封武功伯。入內閣。彪封定遠伯。為大同副總兵。諸從弟子姪及諸婿子孫皆以奪門功得官。錦衣都指揮指揮者三十二人。千戶鎮撫者二十一人。其諸窺名奪門冒官者四千餘人。亨矜功恃寵。日與吉祥出。秋。禁廷。在止左右弄權。進退文武大臣。盡準邊鎮撫奪民。翻。婦女田產財物無算。彰亦益驕橫。凌鎮守文武大臣。御

卷之三

上

變楊瑄等。辨章劾亨。疑有貞李賢等。嗾言官見。上泣。訴。強。上下賢有貞并都御史。御史狀九疇瑄等于獄。會。天大變異。賢得釋。有貞九疇竟逐去。諸御史請成調除。有。差。及賢再入閣。亨亦有功。亨益干朝政。乞請無忌。上亦。厭之。左右怒亨者。伺隙數言亨短。一日。上登翔鳳樓。見。亨。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曰。此必王府。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如此。上不應。上又諭賢曰。總兵官豈可。無。故。輒入內廷。令左順門閣者。非宜。召不得輒入。總兵。又。以軍官貪暴。復設巡撫。亨慚憤必欲。上復革之。上不。

許會兵部尚書陳汝言奸賊得罪。上嘆息曰。好箇于謙。亨亦不自安。上嘗與賢論及奪門功。賢曰。迎駕可奪門。不可。且內府門豈可奪。奪字尤非。願不可示後世。臣愚謂。邸。王。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攘。誰。叨。陞。賞。誰。復。敢。招。權。納。賂。上曰。嵩由是益薄亨。亨。生子男未滿月。上見亨喜。亨負兒見朕。上見兒又。喜。摩其頂曰。虎兒也。往善無之。朕有與卿結姻。亨不喻。輒。對。不。敢。不。敢。臣。兒。無。福。上笑而頷之。命左右取金鎖繫。兒。項。賜。封。鎖。定。侯。亨頓首謝。負出。彪在大同肆貪暴。誣劾。都。御史。年。竊。建。至。京。上。疑。問。賢。賢。乞。遣。官。即。訊。果。不。實。彪。

卷之三

上

又數侮其總兵。總兵因彪嘗奏城威寧海子。遂為流言。誣。彪。有。異。志。上固疑彪。欲召彪還。大同人又乞彪為總兵。上遂大怒。或又曰。彪結死黨。必欲留據大同。為亨外援。上亦疑出。亨意。尋進彪。侯。召。還。京。侍。衛。亨。覺。上。提。今。人。促。彪。疾。馳。入。京。彪。既。至。會。北。虜。入。貢。見。彪。於。朝。羅。拜。稱。石。王。上。問。益。疑。不。可。解。天。順。四。年。二。月。上。密。詔。御。史。按。劾。即。日。縛。彪。棄。市。籍。其。家。亨。逮。繫。錦。衣。獄。死。亨。既。死。法。司。請。瘞。亨。尸。上。念。亨。功。欲。從。之。問。賢。賢。請。盡。法。斬。首。上。不。肯。竟。瘞。亨。都。御。史。寇。深。等。素。惡。亨。論。彪。大。逆。收。亨。家。籍。其。財。產。亨。從。孫。進。士。俊。亦。被。收。死。獨。亨。從。姪。錦。衣。都。指。揮。

使漢得茂郴州少子潘鎖定侯者幼未收漢在郴累功陞  
指揮潘至正德末尚游食京師亨縣人孫弘初以舉人歷  
肥鄉洛陽令歷陞太僕寺丞少卿以迎駕功陞工部右侍  
郎亨再薦弘為尚書上陞吏部左侍郎日再陞當為尚  
書亨曰即尚書何不可何再陞耐煩邪亨粗豪直爽軒輊  
無機巧嘗薦馬昂為兵部尚書又力薦賢有貞入內閣已  
逐有貞留賢亨權日重威名震主不知謙損竟及於難五  
年七月朔音祥及其姪昭武伯錄反皆伏誅

李卓吾曰使石亨早沒於未奪門之前豈不足稱武烈  
名臣哉馬昂之本兵有貞李賢之內閣皆亨所薦也

定襄侯郭忠武公 長陵 獻陵 京陵

郭登字元登武定侯英諸孫也年七歲讀書過目輒成誦  
十歲能文詞永樂二十二年克勳衛正統七年從王驥征  
麓川有功九年從沐斌征騰衝有功歷陞署都指揮僉事  
十四年七月虜入塞急進都督僉事副劉安守大同會  
上親征成國公朱勇西寧侯宋瑛武靖伯朱冕全軍覆沒  
倉卒議班師公告學士張弼張益駕入宜從紫洞關乃忽  
東折向居庸纜四十里虜至上北狩當是時大同堡塢  
蕭條城門盡閉人心危疑公慷慨自奮修城繕兵捐餉上  
卒弔死問傷寒創傳藥衆皆感戴是年八月虜奉 上皇

至城下索金幣約賂至歸駕公閉門不納 上皇曰朕與  
登有姻何外朕若此公遣人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  
擅啓閉竟不出劉安孫祥霍瑄出見獻 上皇念自瑄尤  
効力及約賄往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十月虜以和為名犯  
京師公欲率所部兵并糾集忠義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  
馳奏大略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為患非輕  
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 闕庭使賊腹背受敵首尾  
不掇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再上疏言虜人雖回離邊不  
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復生再侵京關事  
雖朱信情亦可疑十二月虜復欲犯京師公以京兵新選

不可輕發又疏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  
智不可鬪勇其涑水易州真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野京  
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歷陞右  
都督景泰元年正月賊入境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  
日暮休兵夜二鼓東西沙窩賊營自朔州掠回公召將士  
問計或言我寡莫若全軍而返公曰我軍去城百里一退  
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即按劍起曰敵言  
退者斬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公奮勇先登  
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公射中二人手刀一人遂大破其  
眾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虜首二百餘奪還人馬器

械萬計進封定襄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是役也公以八百騎破虜數千為一時戰功第一閏正月公獲虜謀二人械至京皆也先所親信鞠之云喜寧與也先謀遣人至京覘兵衆寡 大明皇帝立未定期今年五月名送 上皇奪京城誘也先入寇皆喜寧及小川兒也先戰大同把八平章死戰比京那孩平章及其弟孛羅死人馬約九萬戰死疫死不下萬餘老營駐九龍口其精銳在斷頭山又言虜甚怕我大砲神銳短鎗公憤邊事未戢弊政猶存思得公盡有為者相與共事上疏曰性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既無燕耻之心蒞政唯肆貪淫之志釀成汚濁

卷十三

十七

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豫料黨或淪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為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束手無策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虜既退欲大典屯田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既乞官為措置四年秋病召還京公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及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公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一年百戰未嘗挫衄以已意設為擾地龍飛天網鑿深墮覆上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當是時巡撫年富知公天順元年奪爵為都督

使 僉事南京是秋謫戍甘肅未幾召還克開營總兵八年卒贈侯諡忠武公無子以兄尚寶丞斌之子嵩請于朝為後得嗣伯減祿五百石十四年卒子恭乞嗣不許授世指揮

懷遠伯山襄毅公

長陵 景陵

山雲初以指揮同都御史王彭修邊自居庸至山海著勞績從 長陵出來力戰功陞都督僉事宣德初廷臣薦公燕勇有謀克征發將軍代領與祖鎮廣西廣西溪峒徑與叛服不常歲殺掠吏民萬計公至鎮嚴號令公賞罰每與賊戰臨機應變身先士卒三年降南安廣源蠻四年討柳

卷十三

大

潯賊斬首二千四百顆五年斬平樂蠻四百級討慶遠諸蠻斬首七千四百自是蠻夷畏服嶺南無警七年進都督同知公沈毅不洩燕正自持馭諸士官專厲威嚴刻期征調無敢先後帥府有劾宰者老諫也顛直敢言公呼宰試問曰世謂為將者不忌貪廣西饒珍貨我亦可貪否宰曰白袍點墨終不可滿公笑曰人言土夷饋送苟不納彼疑且忿奈何宰曰居官請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乃畏蠻子邪公舉手禮半曰教我教我我正統元年貴州按察使應履平劾公作威福公自陳上不問卒贈懷遠伯諡襄毅

平江侯陳恭襄公

長陵 景陵



功名瑄字彥純合肥人父開國功歷陞成都右衛指揮  
 同知公嗣父謫戍遼陽公請代原戍從征卜木瓦寨日險  
 先登賊復從征餘寇賈哈刺一十三戰明日又七戰  
 擒賈哈刺陞四川行都司同知進督府僉事建文時召防  
 江靖難兵至江上具舟迎降封平江伯食祿千石世指揮  
 使水樂初北京遠東軍儲不足克總兵部督宜信為副帥  
 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請建百萬倉直沽尹兒灣城天津  
 衛籍兵萬人戍守舟經海島下令交市人不敢譁兩便之  
 會有倭劫沙門島公以漕舟追至朝鮮境盡焚其舟殺溺  
 死者甚衆三率舟師備倭闕海海溢江北岸崩公起堤自

卷十三

十九

海門歷通泰北至鹽城凡八百里又後人二十萬起高丘  
 嘉定為海運表識名寶山上為文樹碑山上既開會通  
 河罷海運公建議造淺船二千艘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  
 五百萬石甌清江浦引水出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就管  
 家湖築堤五十里以便引舟後儀真瓜洲通湖鑿呂梁百  
 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自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吳內  
 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臨  
 清德州皆建倉便轉輸河淺處輒膠舟濱河置倉五百六  
 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可行處綠河隄鑿井樹木使人  
 行 賦陵初下詔求言陳七事其一言江南轉漕軍民並

困 上覽之咸然今有言議所以寬恤者仍 勅獎公與

世伯券 景陵時鎮守淮安兼督漕運漕政益修卒贈侯  
 諡恭襄公剛爽英毅弘度偉略稠人廣介談論堂堂公餘  
 被閱載籍考知社古成敗治亂之故喜近達掖士時相講  
 議能推利濟人所謂海運者本虞夏時漕江入海貢道自  
 劉家港開洋經黑水綠水白蓮頭水諸大洋又有伏礁  
 洞以故糧多漂至歲數萬石挽卒往往溺死自宋公開會  
 通河罷海運喧又治邗溝通江淮於是漕大利便并罷中  
 灣之運漕渠在江淮間者公功為大在齊魯間者宋公為  
 多公又祠清江浦漕渠旁往往有公祠至正德中始祀宋

卷十三

二十

公濟寧分水河上宣德十年公子佐嗣卒子豫正統二年  
 嗣十三年統兵討福建叛寇有功明年滅鄧茂七進流侯  
 加祿百石景泰中兩鎮臨清卒贈顯國公諡莊敬子銳大  
 順八年嗣出鎮兩廣勦蠻賊奪還俘掠萬人召總漕運十  
 二年建白百餘疏修治渠有功加祿二百石歷進太傅卒  
 子熊弘治十六年嗣正德三年總漕運劉瑾橫索熊金錢  
 不得坐多買田宅侵民利請戍海南衛奪請券瑾誅復置  
 卒正德七年子直優給卒無子熊姪上嘉靖元年嗣  
 武功伯徐公 景陵 景帝 裕陵  
 公名有貞字元武初名理字元王異人宣德八年進士庶

吉士授編修陸侍諱已三之變有薦公才者召問計流曰  
驗之星象稽之曆數天命已去請幸南京避虜干謙力言  
不可遂止景帝即位勅十五人守要害屯兵為京師援  
公權監察御史守彰德景泰四年秋公為論德兼侍講是  
冬河決張秋石璞治之久無功集議文淵閣推公擢兼都  
御史治河公自北東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河道濮  
范究源流度地行水上疏曰臣聞平水土要在知天時地  
利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梁出險之夷水勢既肆又由豫  
而兗土益踈水益肆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  
於是決而奪濟汝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潰渠

卷十三

三二

淤。淤。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由。阻。然。欲。墜。壘。則。潰。者。益。潰。  
淤。者。益。淤。今。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濟。淤。多。  
為。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  
公。性。未。展。布。經。營。作。治。水。閘。疏。水。渠。渠。起。張。秋。金。隄。西。南。  
行。九。里。至。濮。陽。濼。又。九。里。至。博。陵。陂。又。六。里。至。壽。張。沙。河。  
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於。白。嶺。灣。又。一。里。至。  
李。單。由。李。單。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滸。  
潭。乃。踰。范。既。滸。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漕。涸。以。接。河。沁。公。  
曰。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修。其。過。而。導。其。微。乎。其。水。  
勢。既。成。渠。名。廣。濟。開。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開。有。上。下。比。

流之旁出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九堰既  
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濟漕渠阿西鄭東曹南  
鄆北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為田百數十萬頃公又參綜古  
法就長擇善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上擬以木門下捍以  
長隄堰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長百之門廣三十有六丈  
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梁濟截流柵木絡竹  
實之石而鍵以鐵蓋合土木史金以平水性又導汶泗之  
源出諸山漕漕漢之流納諸澤又濟漕渠由沙灣北至臨  
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閘  
於東昌龍灣魏灣凡八為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洩皆通古

卷十三

三五

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節且宜用平水道初  
議者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又欲出京軍疏河  
公因奏獨瀕河民馬牧庸役專力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  
工部請如公言以是得成功是役也聚而問役者四萬五  
千人分而常役者萬三千人用木大小十萬竹倍之鐵斤  
十有二萬錠三千緡八百釜二千八百麻百萬斤荆倍之  
粟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不可筭然用糧於官僅五萬石  
為日五百五十有五君曰元武之才徵於是役也白渠  
漑而不漕鄭渠漕而不貢工皆累年費萬萬計瓠子不漑  
不漕又不以貢久役勞人至勤萬乘獻璧馬額神視張秋

輕重難易何如也。七年陞副都御史還朝。公負文武材。臨事敢爲。有經略。乃與石亨善。竟以奪門功陞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封武功伯。食祿千一百石。世指揮使。人內閣。時內閣諸臣盡得罪死。徙落籍去。公得爲首相。欲立功名。自異。稍與石總兵相左。李賢旁助公。凡用人行政。稍持正。左右已不能堪。內臣曹吉祥亦以奪門功與國政不通。文墨恐牽歸。禮方贊。上事瀕經內閣。意籠絡內閣使附已也。已而吉祥薦用私人內閣。輒相阻。吉祥固不悅。天順元年。御史楊瑄劾曹石。提出公意。乞逮御史。初曹石輩寵利不相能。至是遂合率。上哀訴曰。內閣專權。欲除奴輩。伏地哭不已。又言奪門時。出萬死立功。今爲內閣所陷。遂下楊御史及都御史耿九疇。公及賢詔獄。即日雷電交作。大風拔木。承天門夾二凶。家大木皆折。水寇尤甚。上遂釋賢。謫公廣東參政。行至德州。會有校匿名書斥朝政者。曹石以爲由。公復逮詔獄。拷治無驗。命取公諸券示三法。司刑部侍郎。廣衡等遂劾公。許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木。希蹤神禹。敢以定策。日食天功。大不做。無人臣禮。論斬。會災變。得有編置金齒。四年冬。上坐文華殿。論賢王綱曰。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爲石亨張帆所陷。可釋歸田。始得還鄉。卒於家。

卷十三

頤國楊武襄公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洪。六分人。祖政立功。世漢中百戶。公嗣官。調開平。機變敏捷。善用計。出奇兵。擄虜。或夜劫營。累功陞都指揮。正統元年。內臣韓政阮鷺疏公短。上詰內官曰。此必小人左右汝。上又每舉公功。勵諸將。公益自奮。公守邊屯營。專用鐵蒺藜。諱以都督守獨石。敗虜宜府大石門。寶昌州。捕虜阿台打刺花。斬首功二百。正統十三年。封昌平伯。食祿千石。克總兵鎮宜府。虜畏公。呼楊王。十月。虜人敗我土木。上皇道宜府。北狩去。公閉城門。連擊詔獄。是年十月。虜犯京師。出公獄中。與孫鐘范廣等率兵一萬。擊虜涿州。紫荆等處。遂至固安。大捷。捕虜阿歸等四十八人。斬首功四百八十。還俘掠人萬計。馬牛羊。刀數萬。虜去。進侯。景泰二年。賜世券。還鎮宜府。卒。贈頤國公。諡武襄。公紀律嚴明。將士用命。敬慎自將。不敢專殺。宣德正統景泰間。稱名將。諸大臣皆重公威略。每左右公。初指揮杜衡。誣公尚書。魏原。即訊雪。公貶衡廣西。部卒孚友。全誣奏公。上付公自治。公以故感激也。先之難奮。不傾身。轉戰千里。一時諸將。公功爲最。公子傑。嗣侯。言臣家一侯。三都督。請答頭得官旗者十六人。乞停答頭職。後許之。木幾卒。傑庶兄俊。嗣侯。俊先以擒叛者喜寧功。陞都督。

卷十三

五

太傅威寧伯王襄敏公

事 景帝 卷六

王越字世昌大名之滹人博涉書史為詩歌文章援筆立就而藻思溢發為人多方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略脾胃顧盼有天下志二十六舉進士方對策 大廷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表已而不見皆惟異之及秋而朝鮮貢使附越策來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 景帝問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於是孫進士選人得監察御史 英宗復時且視朝觀越進止奏對數日屬之時寇深長都察院東濕僚吏亡可當者而越於臺事精所建畫必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又之擢

卷十三

三十一

山東按察使名聲愈藉藉尋大同有虜警當置巡撫上喟然曰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已撫宣府吏部乃請徵越召見便殿越故偉服而短其袂 上熟視良久曰非故快御史耶可使弁而將也遂擢右副都御史以行會虜稍徙去越乃傷兵廢器甲簡士伍修堡寨為經久計尋以病告召還京病良已明年協理院事久之以總督視師延綏輕騎襲破虜於崖窰川俘四十餘人酋首加百遷左副都御史又破之於黃草梁俘五人酋首百二十進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而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為腹心將而與虜地

戰矣然尚不敢與虜爭鋒者誰以盟謀探虜累重所聚而劫之或剪其零騎用是為數歲功名越再設伏微虜破之俘斬百餘獲馬牛羊器仗稱是越復謀知虜蒲都魯字羅亂加思蘭三酋自河套渡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管於紅塩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為十伏以相枝而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其女群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廬帳而還時蒲都魯等行刺至鞏州頗有所獲而遇諸鎮兵邀敗之斬首虜一百四十九奪所鹵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三萬甲仗千六百餘賦既以

卷十三

三十一

失利矣歸而盧帳妻子畜產皆蕩盡乃相顧慟哭遠徙不敢復居河套故地捷聞再賜璽書褒諭俄召還京論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俸同李賓掌都察院事兼提督十二營兵馬又一歲而兵部尚書缺越意必見屬而余子俊自外鎮得之忽忽不樂乞歸不允乃上疏陳紅塩池之戰謀皆自臣出為故尚書白圭所抑沮錄功在諸將後而部曲亦有未陞賞者下兵部余子俊為請進兼兵部尚書明年復加太子太保時 上所寵信中貴人汪直方領西廠得訶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越亦與之好直欲誅建州夷以為功而遠東都御史陳鉞賄之重且始謀

以故直用保寧侯朱永總兵東討身監其軍陳鉞參而不以  
及越尋破建州夷永至封保國公陞賞優渥越聽之  
乃謀於直以虜酋西犯邊詔保國公永為平虜將軍率  
師西討越為總督直仍監其軍令永將大兵由南路身與  
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既至大同課虜帳在  
威寧海則逐二鎮之勁騎二萬餘分道東風薄之虜狼  
狽出戰遂破虜帳首虜四百三十七級酋男婦百七十馬  
駝牛羊以數千計旗纛甲仗萬餘捷聞越遂進封奉天副  
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歲祿  
千二百石予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越既封不當復領都察

卷十三

二十七

院而御史許進等上章稱越功德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  
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欲仍例大學士萬安吏部尚書  
尹旻而下俱許之自是益精心事注直而陳鉞得為兵部  
尚書上嘗曲宴內伶戲為貴人裝兩手各操金鉞恣睢  
而前問何人曰汪太監所持何物曰兩鉞耳不仗此不能  
一步上笑而弗罪也當是時保國公永師至榆林甫三  
日無功召還尋復命越等出師至大同適虜從東山等墩  
入境剽掠越縱兵擊之擒十人斬首百十三級獲馬七百  
餘匹詔進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官是  
後也斬級少於法僅下賞而封拜橫溢則上以直在事

欲貴重之越於是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五軍十二營兵  
馬蓋越以文臣爵不得侯改右班或可得侯也而汪直亦  
為其儕所忌惡遂復命越為平胡將軍直仍監其軍駐宣  
府調度擊虜虜已退越等請班師不許遂延綏而虜人  
寇河西清水營等處越等使遊擊將軍劉寧敗之於塔兒  
山參將支王敗之於大家梁更殺總兵許寧敗之於三里  
塔擒十二人斬首虜三百十七人功最多虜亦創懼不敢  
近邊而捷聞僅加祿五十石注直賞亦薄尋改越征西將  
軍填大同猶與直共一鎮大學士萬安等巧請移越帥延  
綏以離之而命延綏帥許寧填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

卷十三

三

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既行則姦事大露上乃命給事  
御史論紕直八罪因併紕越詔削越官爵追誥券徙置安  
陸州而盡奪其諸子錦衣都指揮使等官越之敗由汪直  
然直尚得為奉御一時朝士大夫雖快越之去而有謂其  
罰太重弗平者越最名能知人其在臺所旌拔御史屠淵  
侶鍾等皆為大官以至同列而故吏將佐多貴時時稱  
越才弘治初赦還鄉尋上書自列冤狀會有左右之者得  
復左都御史致仕越居常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得  
軍恤下財往來若流水籠罩蒙傑不知所從入皆願為之  
死機事百端閃倏變幻出沒若神鬼軍行過陝西秦三勝

宴奏伎越語王下官為王吠犬久矣寧有以相酬者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鎗使諸伎抱琵琶捧觴侏而一千戶謂虜還即召入與談虜事甚哲大喜口寒矣手金厄飲之復談則益善命絃琵琶而侏酒即併金厄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為效死力積功至指揮其夜襲虜帳將至風暴起塵翳日眾感欲歸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趨虜入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為千戶越之在安陸與還麻口池射獵帳飲聲樂如家近京科通於中貴人李廣為上

卷十三

三九

言之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為臺諫所論阻時西虜犯邊急兵部言宜得一重臣時屠淵為吏部知越且德越而中貴人廣與之以越名上上遂許陛見上慰諭有加進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寧夏延綏軍務諸鎮守巡撫而下悉聽節制仍許以便宣行事越至即擢賀蘭山之別部行刺者覆之斬首捕牛過當捷聞加少保太子太傅請復哈密日以兵授其王還國疏上不報而中貴人廣敗自殺言者皆首攻越上雖雅重之不為報而越坐憂悴病劇遂卒年七十四贈太傅諡襄敏祭葬如禮越之再起欲還伯魯竟不得而諸子多官環列者

余州外史曰當越時天下咸貴其才至於今西北邊稱良將毋如越者楊一清王瓊方之茂如也卓吾曰此妙絕人才難有難逢余州識之當稱其眼

逸史氏曰余聞沈先生周云始威寧伯與保國公承帥千人巡邊虜猝至主客不當承欲走威寧止之為陣列自虜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虜不覺明月乃謂承曰我一動虜蹶擊無難類矣結陣示暇形也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軍聲故虜不覺也

都督王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卷十三

三

公名信字君實南鄉人正統中世官寬河千戶父忠征虜北歿戰母岳氏生公半歲持節旌為忠臣節婦已虜犯京師拒戰西直門功陞指揮僉事景泰六年從征五開諸營遷指揮同知天順五年破曹賊東市遷指揮使成化初守通州改守倒馬關移守荆襄二年石和尚劉千斤反則襄公進據房陵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眾突至圍公上帥逗遛不接公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炮賊以為援兵至驚走追斬有功陞都指揮同知鎮臨清兼管倉糧移鎮湖廣條陳八事又條上慎專任實倉儲修戶衛禁科罰四事十七年疏言湖廣

蠻夷雖腹中之蠶實無能為但我軍奸黠之徒利其竊發  
 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戛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荆  
 襄流通本意逃避後長子老孫已成家業濫加誅殺恐  
 傷和氣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收獲未竟篋篋已空核計總  
 停布縷何在乞選公正仁惠守令大加存恤濫陞官員無  
 慮千百無一矢之勞日崇階之賞之奇焉則奪三司方面  
 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當矣以格物庶以律已所部指  
 揮劉斌張全智勇過人力薦於朝且云英俊之子處心剛  
 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批訪則賢才多隱  
 志士沈匿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印日上道常語人曰荷  
 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腑少盡區區公  
 沈毅簡重被服備素出入省騎從歷鎮大邦不營私產平  
 居默坐展玩經史寬袍綬帶彌飯蔬羹故人婚喪傾心賑  
 恤出鎮三十年荷無革衣履無肥馬於閭之下寂無人聲  
 子繼善從善皆舉進士有名

卷十三 三十一

卷十三終

熙朝名臣實錄卷十四

林陵 焦 斌 輯

新建侯王文成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也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  
 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公少有才名弘治五年與胡端敏  
 孫忠烈同舉鄉試公中弘治十二年二甲授刑部主事十  
 七年復除武選主事正德元年劉瑾亂政公首抗疏瑾怒  
 杖公闕下謫貴州龍場驛丞四年閏九月陞廬陵知縣則  
 瑾誅矣十二月入覲陞南京刑部主事卽月調驗封陞署  
 員外郎文選文選七年陞考功郎是年冬陞南京太僕少  
 卿九月陞南京鴻臚卿十一年七月陞會都御史巡撫南  
 贛汀漳等處公至置二匣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  
 過當是時宸濠著逆謀江西上流山谷中劇盜出肆劫掠  
 焚官府募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  
 數十萬宸濠又輒與諸賊通商護賊十二年七月公請提  
 督軍務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公請 上卽與公兵符收提  
 督是年茶寮賊大起江廣湖柳騷然 上命三省會征公  
 首誅通賊監生與讓十月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破橫水左  
 溪巢穴 連戰奔桶岡十一月又攻桶岡大戰西山  
 寨賊大潰盡殲之 獲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

百有奇釋其脅從千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規其險阻湖頭賊尤悍黠擬官僭號是冬葦篁既殄益增機險阱毒虞王師公休士歸農若不復用兵者明年正月計擒賊魁遂進兵擊其懈連破三洲乘勝逐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二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還師開縣置官司堅明約束諸賊盡爲治境虔吉人皆立生祠歲時祀公四月陞副都御史敍子錦衣百戶又進千戶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公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與縣令顧泌指心顧天誓不與濠俱生急走小舸返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檄召江西知府邢珣等又密遣諜四出投機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共數十萬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賊果疑四路兵至不敢出遲回半月日乃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公兵則已大集矣卽傳檄罵宸濠賊遣人密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閻念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者宸濠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徑出蕪黃趨京師宸濠不聽公遂進兵攻破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條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時攻安慶間而解圍回顧巢穴公迎戰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及其子大哥當起時南京大震非公在上流疑賊賊不犯南京必走蕪黃

公既擒宸濠諸奸佞江彬等導上南巡下詔親征諸奸佞諛言巧譖百計欲去公當是時宸濠未死諸奸佞素通宸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頗有異謀畏公不敢發公深機曲算內賊凶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勁敵宸濠竟得伏誅內閣大臣素惡王瓊因忌公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平賊歸功瓊久之不賞嘉靖改元詔錄公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諸忌者又以錫宴勞費爲詞嗾言官論沮公不使至京未幾外艱去服闋竟不召護誦益起屢形奏牘雖封爵賜號竟不與錄參歲祿一時勤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殆盡唯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歷一子千戶公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竟格不行嘉靖五年岑猛叛兩廣聚兵討猛死田州而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再叛益發四省兵嶺南大困起公代姚鏞公至開示恩信班師撤旅蕪受等自縛來歸公薄示懲遣歸農刻石云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田州石刻云田石平田州寧田水漾田山迎府治新千萬世肇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公論蕪等朝廷有爾宜有以報皇恩衆皆頓首願効死公因八寨反側久毒嶺表密與蕪等約



期日去。又先因永樂保靖土兵自嶺南還。密與領兵官約。過八寨。與蕪受等兵相犄角。徑搗其巢。或遇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擊之。誅斬萬計。而八寨亦平。桂文襄素忌公。言公挾詐專兵。時公病乞致仕。至南安卒。桂又言公擒宸濠。攻城紀律不臧。奏捷誇張已甚。及斥公學術不端。壞士習。乞削奪官爵。上憐公功。但停恤典。子不得嗣封而已。公英敏天成。機權莫測。其用兵也。訓練嚴明。籌畫精密。對客笑談。萬眾過集。槍酋斬馘。獻凱轅門。左右尚不知也。

王世貞曰。前是守仁。上宸濠僞檄。未謂陛下在位一十

卷十四

四

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騷騷。尚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黜者。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何特一寧王。天下之姦雄。豈直在宗室。與言至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莫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皇上宜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細姦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跡巡遊。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方起義師。不能難也。而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為提督。以數千人。由江而上。抵南昌。守仁乃俘宸濠。取內道以獻。忠素

等使人要之於廣信。守仁弗聽。抵錢塘。遇太監張永。永時稱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奉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悅。守仁乃極言江西遭禍。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乃曰。吾出為羣小在。君側欲左右調護。聖躬耳。非為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功吾自知之。守仁乃悉以宸濠等付永。而身至京口。欲謁。駕不果。會有巡撫江西之命。乃還南昌。而忠奉等前已駐師南昌。守仁不待。故縱其卒。傲守仁。欲以為爭端。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悅。乃不能有所加於守仁。而歸。復諸之。上謂守仁且反。獨張永保持。

卷十四

五

之。於是守仁請賑卹其士民。且以大水自劾。語極懇切。皆報聞。世宗初。召守仁入受封。而中有沮者。謂國甫大喪。不宜舉宴賞。中道止之。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兼贊機務。遂歸省。尋論封奉天。朝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華亦得封。如之華。尋卒。守仁憂居。以功高。文臣預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為僞學者。有以以下南昌。縱士兩掠。及得寧邸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謀。笑其不勝而背之者。言絕醜。不可聞。而所封獨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宅皆名示遷。而陰抑細之。守仁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溫旨慰。

論不聽會守仁之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黃綰皆以議  
禮得幸 上力稱守仁賢而張璁霍輅等皆有所推轂然  
江西輔臣故衛守仁不但不薦猶待前論而其鄉人之忌  
者至誣之史以故推兵部若三邊若兩營皆弗果用而最  
後乃出征田州守仁之出由張璁杜蓐薦蓐本不善守仁  
以聰強之及蓐長吏部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取安南守仁  
辭不應楊一清雖雅知守仁會黃綰上疏稱守仁賢謂當  
入輔而又有他疏陰指一清言辭其厲一清亦不能無移  
憾也守仁既病上疏乞骸因北歸度大庾而革卒於南安  
舟中年五十八桂蓐因奏參其擅離職并處置田州事宜

卷十四

六

失當下公卿議僅不奪其爵而停世襲盡停其他卹典隆  
慶初用諫官言乃贈新建侯諡文成賜棊子祭乃贈諡詞  
惟明為元勳聖學子正億得嗣爵正億卒子承勳嗣  
鄭簡曰王公才高學遠兼資文武近世名卿鮮能及之  
特以講學故眾口交訾蓋公功名昭揭不可蓋覆唯學術  
邪正未易銓測以是指斥則讒說易行媚心稱快爾今人  
咸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嗟乎子靜豈異端乎以異端視  
子靜則游夏純于顏魯而思孟劣于雄况矣公所論故古  
本大學則言傳習錄諸書具在學者虚心平氣反覆融玩  
又當見之寧庶人反時又能不顧九族身任其事不踰旬

朔卒平大難宣德樂安之變有如公者 景陵無羈勒之  
勞矣

李贊曰陽明先生在江西與孫許同時則為江西三忠臣  
先生又與胡端敏孫忠烈同舉鄉薦曾聞夜半時有巨人  
文塲東西立大言曰三人好作事已忽不見則在浙江又  
為三大人矣止夫古之立大功者亦誠多有但未旬日  
之間不待請兵請糧而即擒反者此唯先生能之然古今  
亦未有失一朝廷即時有一朝廷若不見有朝廷為胡虜  
所留者舉朝晏然三邊晏然大同城不得入居庸城不得  
入即至通州城下亦如無有此則于少保之勲千載所不

卷十四

七

可誣也若英宗北狩楊善徒手片言單詞歡喜也先遂令  
也先即時遣人隨善護送上皇來歸以予觀之古唯斷  
養卒今僅有楊善耳呼以善視養卒則養卒又不足言矣  
此皆今古大功未易指屈則先生與于與楊又為千古三  
大功臣焉者也嗚呼天生先生豈易也邪在江西為三大  
忠在浙江為三夫人在今古為三大功而况理學又足繼  
孔聖之統者哉

都督僉事劉公

事 奉陵 康陵 永陵

劉公璽字廷守南京龍驤衛人博雅開將略為提學御史  
陳公琳所器重襲世職即以才能選視龍江右衛軍政未

幾遷撥船厥把總公以清慎勤蒞之無不肅然大司馬喬  
公宇少司馬王公俾薦陞南京旗手等衛把總運糧備  
武廟時江彬用事以勢迫公索運船之利公瀕死不從臺  
諫薦奉 勅守脩浙江温州等府地方到任即清宿弊訪  
民漢郡人大悅兩越月總督漕運中丞陶公琰特奏溫處  
一隅漕運重務必得公乃可拯江西之弊陞都指揮僉事  
江西都司把總運糧溫處之人其狀撫按乞留不獲乃勅  
石建亭民到今思之江西總運自宸濠之亂歲兇者越歲  
不克完公盡心區畫本總自是獨盛科道撫按交章薦列  
推掌江西都指揮使司事時巡撫中丞盛公應期知公公

卷十四

明每屬以疑獄多所平反公乃請依期給糧以卹軍士清  
衙門宿弊以杜奸宄革吏民入司之公罰除衛所冊文之  
枉解請廢府之餘材以立官衙出城濠之租稅以歸公庶  
善政美意不一而足時公祿入猶薄自處有寒士所不堪  
者于是科道撫按薦疏交馳士林有青萊劉及劉窮之號  
當道者亦以聞之 朝廷王公守仁以總制經江西一見  
即重之奏取副參 命未下而王公卒遂奉 勅克參將  
協同漕運兼守淮安銓注錦衣衛即有議處船糧以免凍  
阻 官皆議行言官又累論薦奉 勅陞署都督僉事掛  
工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公奏增餘丁月糧以均

勞逸定考課以裨軍政明清規以一衆心疏濬江南河道  
以濟糧運折兌山縣種米以免稽遲凡三十餘疏至今為  
漕政良規復患淮揚河道淤淺奏起四府丁夫開濬功成  
詔賜白金彩幣隨選 恩例賞授 誥贈三代即具疏乞  
休合屬狀留如去溫時撫按以聞得 溫吉慰留再疏遂  
改僉南京前府事南道復薦改僉後軍都督府事赴任歲  
餘乞休復改僉南前府甫半歲再被 命克總兵官提督  
漕運鎮守淮安公再蒞以來于勞憂愈不假借惟冀退休  
未幾得解任回鄉行李蕭然書數卷而已丁未 詔復起  
公而已寢疾矣公平生志意恬退清例總兵三年當晉級

卷十四

賜王帶大司馬張公瓚毛公伯溫先後欲為公請公皆力  
辭少事父疾極甚勞瘁遭喪哀毀至嘔血弟早喪撫其遺  
孤愛踰己子官雖廉歲時必捐俸以贖親黨至于却舊屬  
之金于暮夜之間還亡友之寄于十年之後嗚呼公之德  
亦盛矣公問學該洽議論識見出人意表外嚴毅而內沉  
靜人不敢干以私乎生無他嗜好不置侍妾雖燕居衣冠  
端坐無惰容亦 國朝人物之表表者  
尚書王暉昭德錄叙略云始子友公于江關觀公面峻削  
無渥顏聳肩敞服類寒士及聽其言也宜登繩纆依理據  
法與之上下論議古今人物事理是是非非無所舛謬載

稽其績效非井秩秩具有倫敘退省其私親身飭行毫髮無所苟一日巡按御史范南昌邵學郡學生講中庸天下國家可均章至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御史問諸生若鄉人先輩誰可當此諸生未及對則曰文天祥其人也公在坐聞之縮頸側目斷斷作喉語曾謂以專聶之行加諸仁至義盡之夫仁至義盡外何處更討中庸欠身欲起辯同俯躡其足而止其他應物酬事多類此所親或規其憊于特疎然傲之因與定交晚獲同清務于淮清務間多紛糾公能熟悉肯綮予賴裨益焉予嘗病總漕者之不盡得人因憶正德中運事大困公嘗任把總適河凍舟阻程愆于

卷十四

十一

期公以兩募衣夾木棉以禦嚴寒悉力經理卒免于罰漕卒依公若父母然當是時權奸用事幸以忤人之貨逼脅漕總領儀各船而倍責其息運事困憊多緣此故公乃預寘一棺舟中右手持刀左手招權奸很幹言若能死犯吾所吾殺汝即自殺附棺中以明若輩之害吾軍也吾不能內若貨以困吾軍其人恩而退然終亦不能害公談者迄今作氣不謂公而晚削無涯顏聳肩敵服類寒士乃能爾爾使總漕者之盡得若人焉運困其有蘇乎  
餘事陳鳳新蘇編云公字廷信少業儒有名居官廉潔不受錢羣公推較致位兩府初分闕江西計廩而食妻子布

衣不完巡按穆御史相特踰薦之有僚友比之學官家人謂之窮鬼等語推總漕運上議其名喜曰是前窮鬼邪亟可其奏公夙諳利弊與罷殆盡士心悅服侯勛方有寵請公為市南物付運舟分載入都以罔利公不應以疾請告久之總漕非人復召用公有欲得公位者喉言官論劾罷歸卒晚年祿入既豐輿服稍踰昔躡乃謂其昔稱青萊劉今為黃金壘人多究之贊曰國有大計曰惟轉輸既稱利府亦曰要樞自靖自獻利人足國上友恭襄丹青麟閣

錦衣牟公

事 康陵

卷十四

十一

公名斌字益之正德初掌錦衣鎮撫進瑾竊政遂方正大臣言官劉龍戴鏡等凡數十人下詔獄公輕刑緩械曲為申救任御史者自懇諸條上奏時置其名彼寔他出公曰古人耻不與黨人爾得與名乃悔邪瑾令復獄詞去鏡疏首推閣字公不肯謂其條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自他且昔宋鄒道卿以失原奏被害吾儕毋自為計奏入雖大怒又偵知公庇言官矯旨廷杖公垂死理誅公復任鎮撫知府劉祥與內臣相計下公治內臣賄張雄令曲祥并際公公不從雄陷公安置武昌感疾而卒公再用時長子死工部官賻三百金公指其兩子曰斌司刑不道天禍一子天

若受金行及此矣。公庫屋敞衣，再遭禍，怡怡若分然。崔鏡曰：正德中，前則劉瑾，慘行其毒，中則張永，巧益其惡，終則張忠、張雄、錢寧、江彬，肆其愚暴，士靡靡矣。全臣節者，大學士劉公忠、尚書傅公珪及公凡三人。公前有表彬者，以小校從。裕陵北狩，當是時，文武羣臣，或捐軀草野，或奉頭鼠竄，彬獨從。上恭謹服勞，駕還入南宮，陞試百戶，復辟後，陞都指揮，掌錦衣衛事，門達中，傷彬調南京，遠敗戎邊，召彬還，嘉靖中，劉東山之獄，錦衣王佐忠勤，兼勁有名。

總兵楊公 專 泰陵 康陵 永陵

楊銳字進之，其先徐之蕭縣人，曾祖某，正統間，以功進前

卷十四 十三

京羽林前衛指揮使，父增嗣其官，掌小軍營，公自兒時有機警，弘治庚申，代父官羽林，總神機營，正德元年，掌龍江右衛事，衛久稱敵，至是一新二年，督造漕糧于淮浦，歲計費有贏，御史中丞總戎每議大事，曰：非銳不可。四年，總江西十二衛所儲運，解艘聯屬，比之陣法，加嚴運，無後期。凡八年，進署都指揮，兼事奉簡書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求余闢城守事，曰：今日當不足憂也。九年，盡獲江賊于蓮花洲，監司喜，以事上聞，公曰：江賊奚足憂，所慮者豫章耳，意指寧濠也。又謂九江為鄱陽上流，不可恃，湖最要害，當以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於湖口，縣之高嶺，可遠

望有警，可即達也。乃繪長江圖，其事標識，凡數本呈南京，機務司馬重臣及臺院司江防者，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水戰于江上。十一年，與臺院密議兵食，繕皖城，周城中，多浚井。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寧濠變作，即告變京師，先引軍設鉤距於江側，禁勿泄，二十有七日，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為鉤距所破，繼至者以千數，公坐城上，與衆督勦，逆當得大功，告郡守張文錦，俾發府庫金，懸以示賞，有寇衣緋者，稱凌十一先登，公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貫其吭而死。於是懦者皆起，城上建大旗，書勦逆賊，以壯士氣，有安慶人俞事潘鵬，持黃紙衣練，擁騎至城，稱後兵數十萬，能以

卷十四 十三

城降，得不死，公語鵬曰：汝死已後，尚視顏為悼言乎。吾刃至矣。捕鵬家一人，腰斬棄城下，鵬乃遁去。寇為敵樓數仞，向城有甲冑者，出關橋外，持鉤距大呼，公發矢中左腋，葉火齊發，頃之樓燬，死者不可計。八日，宸濠船泊南岸，聞不克，大怒，率衆分攻五城，各首舉木為敵，甚急，公裂方布覆紙，裹藥，火千數，散投所蔽木上，火發盡棄走，火光周匝，不絕，寇無所遁。十二日，寇於北濠結木為棧，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驚，公曰：事急矣，乃詭以大將軍火鏡，質石被緋，金鼓置城上，向寇，兵望見大潰，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絕。十六日，寇衆解體，且暑甚，薄力憊，夜斫睡去，公募善泗

者數人於船中，軒聲即斬首，絕其纜，放之江中。又遣一  
二強卒突入岸上營，舉火礮，城上應之，乘勝捕殺，聲震數  
里。是夜宸濠浩歎出涕，舉帆順風而返。泰捷。武皇下璽  
書褒之，曰：十八晝夜勞苦，可嘉，朕心大悅。又賜有忠勤報  
國戰守奇功二榜。賈校都指揮僉事克恭將，仍守安慶兼  
湖廣地方。公疏舉鄭公岳、胡公世寧、雷大用、蓋鄭嘗為布  
政，胡嘗為副使，以拒濠逆者，濠既平，十六年，司馬部論功  
進公為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賡于評為羽林千戶。又疏  
辭舉御史楊必達嘗與謀于未變時者，廷臣多賢之。安慶  
立生祠以祀嘉靖元年僉書府事掌帥威軍營，未幾以三

卷十四

十四

關弗靖，移守保定諸郡，授驃騎將軍。四年，詔還京師，保  
定人亦立祠生祀之。至京，掌立威營。五年，以母老乞歸養，  
改南京右軍都督府。八年，制下，授公總兵官，鎮守遼東。  
掛征虜前將軍印至鎮，秋毫無犯。士卒思奮，明年改漕運  
總兵官，掛漕運印，兼鎮守淮安等處地方。明年，忌者有言，  
乃罷歸南京。又明年，以疾卒。嗚呼，寧濠叛作，一勝討平之，  
人可謂有社稷功矣。新建伯王公守仁，奪其爵，大司馬伍  
公文定罷其官，都御史張公文錦、王主事冕皆遇害。公位  
至西樞，兩懸將印，終老牖下，復何憾哉。公自立官，足不及  
樞門，請託身歿，囊無一錢，諸子鬻衣為葬。

成寧侯仇公 事 康陵

仇鉞，江都人。世指揮，同知立功陞使，克遊擊將軍。寧夏驍  
勇敢戰，正德五年，寘鏞反，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與  
武營守備保助者，又與賊聯姻，為之外應。李文正曰：鉞必  
不從賊，助以賊，故姻遂疑，助不用，則諸與賊通者皆懼，不  
復歸正矣。白上用，助為參將，以鉞為副總兵，討賊，命下  
纒數日，助跪上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  
不飛渡黃河食賊肉，謝朝廷。鉞亦稱病臥，陰約遊兵壯士  
候保助，楊英諸兵至河上，乃從中發為內應，俄蒼頭書童  
浚河潛入見鉞，言諸兵已至河上，列營。鉞嗾人謂賊何錦

卷十四

一五

宜急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過東岸兵勿使渡河，銅果出  
而留賊周昂守城，鉞又稱病亟，則來問病，鉞猶堅卧呻吟，  
言且夕且死，蒼頭卒起，揮殺昂，斬首。鉞起披甲仗劍跨馬  
出門，一呼，諸遊兵壯士皆至，遂奪城門，擒寘鏞，克總兵官。  
夏封威寧伯，食祿千石。與世券仍總兵，方寘鏞之變，朝廷  
遣張永同楊遂卷將兵出討，遂卷謂永曰：寧夏事不足平，  
仇鉞在彼，非久當有捷報。蓋鉞自列校，楊公識拔以起者，  
其蚤受知於大賢如此。七年，克平賊將軍征流賊，功進侯。  
與世券加祿百石。十六年，子恩病，恩子鸞嗣侯，以罪誅。

太保梁武壯公 事 永陵

公名震新野人。世榆林衛指揮使。嘉靖七年陞署都指揮。僉事。協守寧夏。與武管慣戰。敢先登破虜。八年進遊擊將。軍益奮勵。士卒練訓。東西援應。有斬虜功。十一年進副總。兵延綏。十三年斬虜首功。歷陞都督同知。十四年總兵鎮。守陝西。當是時。關中少虜患。大同宜府虜數入塞。殺掠吏。民十五年陞右都督。改總兵大同。大同自五堡之役。殺。殺。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鎮巡每甘言煦之。稍不如意。即反。辱瞪目。或飛章詭言以相搖撼。公聞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明約束。曰。我無爾凌。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紀綱。誤國。其家丁時時向鎮兵。

卷十四

十六

語曰。爾敢。我主將者。恃衆耳。兒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爾不得用。其衆耳。自是鎮兵稍稍斂縮。十六年春。公率兵出玉林川。斬虜首一百四十。進左都督。又出黑山門。捕兒庄。各斬首八十。叙一子百戶。十八年。公鳩卒。給餉。修五堡軍中。不敢譁。公益身先之。與同甘苦。五堡竟復。虜不敢近塞。公卒。以五堡功。贈太子太保。公沒。五堡亦旋廢。十九年。二十年。俺荅阿卜孩。吉囊。三入雲中。塞直逾太原。窺平陽。公不死。五堡不再廢。虜亦不敢輒輕入。自是鴈門河東雲中。上谷。殘破。朝廷亦思公。優與卹典。贈太保。諡武壯。公在邊。專練家丁。時時出塞。劫虜營。虜不敢輒近塞。得虜。

督馬。盡與諸出塞。劫者。以故人。皆效死。趨利。虜以故。益畏。公。或謂公出邊。起。彙。律。有之。謂承平時。虜牧獵。爲生。不擾我邊。而我邊將。撲殺。邀功也。乃今虜數。深入。駐帳。塞上。官堡。民堡。十去七八。我曾。搗巢。否也。公卒。家丁。無所歸。守臣。以聞。令人。伍。與。衣糧。邊將。頗得其力。

李贄曰。余所見。有俞大猷。戚繼光。所聞。有周尙文。郭琥。皆具將材。乃顧養謙。獨以大將。推俞。而謂戚。只可稱名將。豈其然乎。今紀。劾。新書等。所言。具在。文亦切約。可誦。可畏。安在其不能大將也。要當以俞戚等。爲嘉靖。大將。名臣。而以顧養謙。爲當代。豪傑。名將。

卷十四

十七

都督馬公

事 康陵 永陵

都督馬永。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好讀左氏春秋。及兵法。機警。善射。正德中。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即自稱疾。篤不隸。彬以參將。守太平。虜人塞。再剽去。克總兵官。治三屯。盡備諸軍。散遣其老弱。聽其農。市。取其庸。倍給諸健武。在。從武卒。咸奮。習武藝。益精。當是時。漁陽一軍。稱獨雄。木幾上。至喜峯口。馳馬欲出塞。永叩馬。諫不可。上。注。視。又之。顧內侍曰。此馬永耶。笑而止。朵顏。首。把兒孫。結諸虜。邀官。實不得。輒入塞。永迎擊。再敗之。自是。效順。保塞。嘉靖初。大同軍亂。殺都御史張文錦。參將賈鑑。朝議且撫。永力言不。

可撫他日九邊效尤將有河北藩鎮之禍 勅永出居庸  
討賊以流言而止 甄乞宥大禮言官奪總兵寄祿南京十  
二年大同軍再亂召至業已撫復還南十四年遼東軍亂  
召總兵遼東十八年軍再亂以家兵捕斬軍遂定陞左都  
督卒於遼遠人為罷市哭喪過漁陽漁陽人亦哭罷市兩  
鎮皆祠祀焉永為將善調虜情先知所從來及眾寡因勢  
設伏以故虜往往失利去營養士卒同甘苦又善知人所  
獎拔列校皆拔起為方鎮云

都督沈公 事 永陵

沈希儀其先臨淮人也廣西馴象衛世指揮使未弱冠已

卷十四

十一

能馳馬手搏賊征永安盜陷漳中騰而及於陸三酋前趨  
之希儀拔頸以過鏢排右足讓刀顧射鏢者中決項死又  
擊刀斫刀酋於鏢間斷其頰車又射其弩酋竟却其追兵  
而還遷都指揮僉事荔浦賊八千人行剽歸僉卒部五百  
人往扼之蛟龍潛石兩灘相去數里希儀曰滑石灘狹行  
引繩乃濟雖眾可薄也蛟龍灘澗眾成列難圖矣吾欲奪  
其澗而致之狹伐岸竹枒岸上編筏以為絲頃刻成數百  
旗插之蛟龍灘令麻卒數十人守之以疑賊賊果趨滑石  
且半渡發伏擊敗之遷都指揮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姚  
督府鎮奏行誅召與計曰歸順岑璋猛嬖翁也當助猛奈

卷十四

十一

何希儀能素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貌合  
耳是可使擒猛何謂助乎督府復曰猛乘上流勢擁兵下  
如建瓴豈悟危矣奈何希儀曰是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  
貴戀巢穴所為叛者懼誅耳豈有遠志乎督府又慮猛且  
走交南曰猛走交則閉不能歸彼豈無慮哉於是分五哨  
進師希儀將中哨當工堯工堯隘而糧盡乃潛渡江請左  
哨將乞糧請并兵攻工堯左哨以分地為解希儀笑曰兵  
糧吾自足試君心耳還夜分軍三百人緣山上繞出工堯  
背而煮餘糧為稀糜食士合戰戰疾力而所遣軍則已立  
幟工堯山頂矣賊大驚遂入隘得其積粟食軍乘勝攻田  
州初歸順岑璋素信希儀使圖猛則遣兵二千人陽助猛  
稽卒千人名護女實為間官軍得工堯則先擊工堯破猛  
出走則擁入歸順左哨將知之壓歸順境索猛歸順斬他  
囚首以獻而先一日希儀已獻猛誠梟軍門矣督府議設  
流言希儀曰思恩設流言反側至今兩賊行合從且復起  
不見聽而田州果叛後竟復土官田州乃平摧石江黎將  
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五里即賊巢軍民至無  
地可田而城中兵弱不足任前守劉璉殪於賊希儀至鼓  
士氣破賊謂者耳目備官府即聞聞中稍動色賊在谿洞  
數百里外趣知希儀至頃令熟徭恣出入嬉遊城中而求



得與從通商販者數十人厚撫之使為調於是賊動靜靡  
息願往往為我所先得所購勦風雨來去每出勦即肘腋  
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軍立集聽令日出某門旗頭  
即引諸軍質質行問旗頭旗頭自不知頃之剽營賊衆至  
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賊寇他所官軍又已  
先在維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  
在賊驚以為神即官軍亦不知希儀何自得之也所購勦  
必其剽與縛管繩為記無妄殺於喇賊巢得婦女牛畜果  
鄰巢者悉還之惟陰助賊者還軍立勦曰若奈何陰助賊  
戰或刀弩而門關者曰罰若牛五若奈何刀弩關我師於

卷十四

二十

是賊警服無敢陰助賊及門關者嘗欲勦一巢乃伴降病  
所部人問病謝不見明日入問希儀起曰吾病思鳥獸肉  
若輩能從我飛乎即起出獵去賊一二里而止營軍中乃  
知非獵也最後計擒其尤黠猾善戰者支解之四懸城門  
見者股慄常以其兩妻風天冥冥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  
人齋火若砲衣毳帽與草同色潛巢賊中夜砲舉賊大駭  
曰老沈來矣挈妻子蒲伏山頂兒啼女眺往往寒凍死或  
觸崖石死妻子相怨汝作賊何利至此明謂之則寂無人  
所散遣出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聞愈益驚陰謂之  
則老沈固在察府不出巾自此賊膽落或易面為熟後而

柳城有一童子牽牛行深山無敢調者矣後熟後既伏公  
威信調征他巢雖懼營不敢不往甚而大雨後懼失期沮  
溪水以應要有溺死者論者以為自廣西為將韓規山雲  
之倫能使從不為賊比希儀則能使從人攻賊前此未有  
也思思奏設流官而州數反側不靖已開濬有子曰金在  
鎮安益州河首楊留者在賓州乃辭去曰留小主人在請  
往希儀時方憂思思聞留言則大駭以金去賓州近而留  
應之且為賓州憂賓州危則廣右之咽喉立梗矣乃婉色  
好語謂留曰是岑濟第九子耶我往征田時聞之因作  
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留已呼留入密室要賂

卷十四

三

即得賂行為金復官留乃大信且由復呼人曰輩皆徐五  
人分將思思必擊金善防之於是金果將五千人因留以  
見門者懼走報請無納希儀罵曰金本士官子非賊奈何  
不納則引入厚結之又引以請兵備隨盡散其五千人卒  
縛金而思思復寧當是時非深計賓州幾失希儀在柳度  
十三年移淑瀘後總兵貴州會北虜入寇詔屯宜大木  
幾署都督總兵江淮已復調廣西貴州在江淮離販之警  
幾絕然天雨輒苦剝痛數在告已還廣西瓊南五指山熟  
黎本馴順畏法知州邵濟者贖貨虐使之而黎叛兵八年  
不休希儀言于督府曰法家斷獄必分首從今諸相煽從

逆者如虎投奔勢不可釋它諸夷疑而勦之則傷仁撫而勦之則墮信莫若獨搗其首惡首惡平諸異志者禡魄矣是公以生賜萬州也都御史必進聽之而黎平進都督同知賜金幣改貴州入銅平巢甚奇然秘不告人人亦莫知也希儀膽勇機警善撫諸人為耳目者實不失頃刻膏染危病所部卒至自戕於神前以禱穿手刺股痛毒諸體者皆徧最後者一人至以箭穿喉其得士如此唐太史順之言余宦游得當世名將數人比馬永梁震西何卿南希儀震與卿千未之謀而識希儀永永魁瓌長偉見人頽首下視寡言笑希儀短小精悍目炯炯燭人議論磊落激發皆

卷十四

三

所謂偉男子也故撰次其事希儀謂余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牽羣離散不能展嗟夫若希儀猶為未盡其用哉

鄧督俞公

事 永隆

俞大猷其先鳳陽人世為泉百戶鬆亂時輒倒屣以豪傑自命家酷貧日不能再爨顧誦讀不輟銳意文事已父卒製官學騎射輒命中從李良欽學擊劍盡其術益悟常山蛇勢以為兵法數起五猶一身五體雖將百萬之兵固可使合為一人也嘉靖中登會東高等以千戶守金門上書部使者言兵部使者呵辱之奪官大猷笑曰此豈吾自見地耶遂盡鬻其家遊京師以書干毛尚書伯溫翟侍郎鑾

翟得書驚歎禮之驚一軍然終不盡用乃奉勅守汀漳遷廣東都司會安南叛人入欽廉為寇諸司議募陸兵大猷曰賊由海來獨當以海舟破之若專備于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彼逸我勞非計也乃彙集海舟以擊之連破之永安萬寧而安南函賊首以獻倭難作大猷以南直隸副總兵戰賊平望王江涇六金壩皆連捷而提督尚書張經以視師趙文華言論死大猷坐落職奪祖官於是東南之禍日亟復浙直鎮守而大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蓋倭奴長陸戰令樓船高大集萬鏡其上倭船遇之輒摧壓焦爛固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

卷十四

三

以短擊長而以長制短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奔號令以大舟勝小以多勝寡耳于是用舟師戰而舟山積歲不除之賊皆勦盜王直者徽人也以亡命入海據烈港勾倭夷貿易為通逃主天子以連歲倭變劇皆直故必得之至勤精裡責督府胡宗憲令必得自効大猷言直在海島能以繒物誘倭來在彼國則一通逃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直誅不誅也若誘之來而殺之則失信且何以示後益請諸宗憲不聽誘以來天子聞得直則大喜詔殺直於是宗憲志失信快快曰吾為俞帥笑矣而孽倭聞殺直焚舟殊死戰大創入掠閩宗憲懼乃奏言大猷違節制不窮

追以爲解而大猷遠詔獄誦成邊饒平民張璉反僭名張官流陷江閩諸州縣 詔諸道合師二十萬討之而大猷遷南贛將時胡宗憲已來 詔兼督江廣矣聞璉出行勦下檄言賊棄巢出此自投死其連擊大猷前以違節制見劾幾得罪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事哉乃具言璉離巢出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聚衆自救譬之虎方逐鹿能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感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圍走哉於是引兵萬五千人疾走相嶺嶺賊理巢賊果歸保巢而大猷出擊俘斬者千餘於是潛使說璉璉已爲兩廣帥所奪或請誣之大猷曰賊惡其不滅豈必在己丑日班師不殺一人以示信陞副總兵賜璽書加節鉞命控制江湖閩廣四道兵加祖官一級會倭陷興化大猷自贛晝夜馳赴之駐秀山都督劉顯駐明山而都督戚繼光提浙兵未至 上怒督府失泉城責戰急而閩士夫又洶洶急功大猷念賊且萬人能戰入死地官軍數僅相當若迫城而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餓彼逸我勞一挫而東南之事去矣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遁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饑我飽而我師特之可使子無遺且連戰勝亦

卷十四

五

可遁負亦可通此賊之利也邊戰則我兵日多守益固而賊日益困敵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於是星布兵營畫地鑿溝令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閩士夫訟共詬病之已竟殲賊諸將各加秩而大猷止賜金幣蓋閩士夫業已爲流言聞之朝矣倭三萬寇潮州與盜吳平相犄角爲廣患 詔移鎮湖廣羣盜憚大猷名競出降吳平雖不能堅決然亦詭殺倭自放遂與倭人絕於是大猷請於督府都御史吳桂芳曰韃賊以出邊爲生路山賊以歸巢爲生路今潮兵驅賊入益深益深則益以鬪耳是死路也當大集精兵十圍五攻無使片甲得還如兵力不勝若不勝又散之令得遁去則遷贛日又爲勞費無已也於是將漳兵二萬以來果破平而御史以招吳平爲大猷負坐免官都御史爲抗言於朝乃得留二源山表千里賊據峒如蜂房水窩介三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固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者也遣王鸞者盛駒從克裨將爲死間賊得鸞自安而大猷日發兵擊窮諸巢之未下者以趣之諸巢果畢聚雲溪以緩討乃陽言誅李明過雲溪巢賊出牛酒犒兵滇史兵悉集擊破之於是實先登鬪死間而東明遂平桂芳上其功云董五哨十萬之全師如奕棋着着先手剪三郡六縣之妖逆如振落次次剗平以爲方叔元老之猷云大猷

卷十四

五

為將事先必周慮萬全既事往往為善後長久之責為人  
易簡無町畦而有容善忍以忠厚自任重然諾功則稱人  
罪則稱已參將楊克寬罪抵死大猷力為當道言克寬忠  
勇慣戰請保任不効甘同罪詔獄時妻子寄食甚窘百戶  
鄧城亦就逮適有遺數百金者立與之諸推較楊弘舉曾  
清之倫皆大聲疾呼期必用後皆為名將禮布衣士為上  
賓平生蒞官督眾陳師鞠旅一決于理雖支干孤虛雲物  
氛稜堪與奇通兵家以為務者未嘗一訊焉諱侍郎給與  
書言綸近對人言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實必罰公不如  
綸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謂小知誠如霍子孟任如諸

卷十四

三七

葛亮大如郭子儀忠如文文山毅如于肅愍可以托孤寄  
命則公之大受然也公精誠當不以老衰不為時變哉蓋  
信重如此而士大夫稱平閩浙功最者往往推戚將軍繼  
光

都督同知萬公 事 永慶

萬表字民望別號鹿園居士浙之寧波人公生有異相玉  
色方頤額有三文風神炯炯慨慷多大節相者奇之曰異  
日當名高天下讀書一目數行下年十七襲衛指揮餘事  
志在鵲起不事家人業晝習騎射夜燒燭讀書揭孔明章  
靜澹泊四言座右曰大丈夫經營天下如武侯然何能煩

首作求田問舍計乎庚辰武舉中式石學士闕公卷以為  
奇置第一眾以所對多件時語稍抑之尋授都指揮督全  
浙糧運晉視浙江闔象南都坐管錦衣已為漕運參將者  
二漕鎮總兵掛印者二及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俞書皆  
以宿望為當軸所推轂公歷漕既久國計絀靡河溝通塞  
祖制及時敝當復當釐靡不明習嘉靖庚子二洪水潤漕  
舟竝阻議者謂黃河改流公著論折之力言漕河惟用洗  
汝沂泗諸泉足以濟正統十二年黃河決滎陽入漕河潰  
沙灣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  
東至徐入漕必礙淤而黃水始來稍稍與清合至正德六

卷十四

三七

年黃始盛來衝決方黃河來衝時清河狹淺水固易盈沿  
河設淺鋪每年轉運無滯也今二洪舊堤宛然可見但向  
者黃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清河淺澗人心乍見不能無  
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坊  
原備河衝入為漕害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  
故及水不來至疏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為藥也渦河在  
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去衛  
河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能  
公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三百八十里尚書宋  
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為費不貲以彼棄七十

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蓋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衝決非常。誰能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于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令由渦河達。防武歷七十里。輸于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為備。變一策。海運雖極險遠。第浙中海。若於慈谿。昔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有沙船。淮安有海船。皆由海至山東。運粟。易云。離天津不遠。若以於江太倉近海。歲糧。與。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請為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倉。則每糧一石。耗七升。至無斛。若輕齎之美。以還運卒。故卒。

卷十四

天

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度削四出。人不聊生。公憤曰。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之國計矣。大者。距小者。議累累。百千萬言。且極陳木折通融。為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田。重農。薄賦。為漸減歲。治之地。尤恨本至。論議者。遣之。歲甲寅。海上倭亂。起。公散家財。募死士。奮欲往。擊會以都督。金書。南京中府道。總結。與倭。遇。門楊。涇。橋。公率所募。及少休。伯。躬。目。矢。石。推。賊。鋒。身。中。流。矢。不。為。止。遺。書。于。子。曰。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乃。我。獨。持。文。墨。議。論。身。不。任。兵。令。晚。年。增。一。箭。痕。不。亦。美。乎。時。賊。據。七。關。八。圍。為。巢。我。軍。數。戰。不。利。公。謂。巡。撫。周。公。琬。賊。據。內。

她又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適負日多。催科敦迫。相率而去。為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蠲。積。逋。懸。賞。格。使。就。中。作。計。以。誘。其。黨。兼。下。募。兵。令。土。著。之。餉。等。客。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千。即。賊。滅。千。人。也。以。較。用。他。兵。孰。利。議。行。歸。者。寔。眾。賊。寔。衰。乃。進。兵。賊。懼。夜。遁。殲。之。海上。焚。餘。皇。若干。內。地。稍。痊。因。作。海。寇。議。所。為。詳。盡。其。賊。方。蜂。屯。諸。島。而。欲。王。直。者。以。號。雄。魁。其。曹。公。策。其。疎。直。可。誘。而。縛。也。為。鄞。人。游。洲。張。維。遠。使。為。閩。兩。人。雅。善。直。其。家。坐。通。番。達。約。獲。直。以。贖。且。以上。賞。許。之。日。強。貽。當。路。前。未。及。行。而。公。卒。後。總。督。胡。公。宗。憲。卒。遣。洲。使。豐。後。山。口。諸。島。渠。魁。立。致。東。南。晏。

卷十四

天

然。一。時。謂。為。奇。功。不。知。皆。公。本。謀。也。公。策。夷。情。洞。如。指。掌。而。論。北。虜。尤。人。所。未。發。嘗。曰。古。夷。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為。之。用。而。能。突。入。者。夫。華。夷。異。類。居。處。寢。食。絕。不。相。同。豈。甘。心。棄。衣。冠。為。犬。羊。役。哉。不。得。已。也。比。年。虜。入。太。原。殺。掠。慘。毒。上。塵。九。重。之。憂。中。外。章。難。類。多。擊。截。之。計。所。薦。用。者。大。都。善。戰。善。陣。之。人。而。於。籌。邊。固。本。之。道。則。置。而。勿。論。夫。善。戰。善。陣。之。人。急。於。截。殺。乃。一。時。救。變。之。事。如。醫。家。所謂。急。治。其。標。者。也。每。督。諸。鎮。之。兵。日。幸。一。擊。虜。以。為。功。而。他。不。暇。顧。然。卒。不。能。禦。如。病。者。屢。投。逐。邪。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為。其。所。傷。乎。古。方。製。參。朮。飯。發。表。逐。邪。

必用人參固本者，深有為也。且諸邊自將權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田法壞而邊儲日不克矣。邊儲不克而士卒殍死者衆矣。殍死者衆而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亡日衆。凡叛亡之卒，虜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孳息。士俗漸宜，心無變反，而後用為向導，故地里之迂近，兵力之強弱，貨財盈虛，人心離固，將帥勇懦，軍勢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邊飢餒，幼穉之卒，聞先棄亡者，幸少湏臾無死也，輒相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深可憂耳。夫虜之謀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日夕營營，以目前為

卷十四

三

也。先是庚戌虜闖入塞內，傳大都公聞之，日夜束裝為行計。曰：吾世受國恩，今憂及君父，豈臣子安卧時耶？尋事定乃已。公少嗜玄學，已而閣內典，獨契于心，隔西釋自然者。以若行鍊磨得悟絕學，公與語大悅之，自是參究不輟。一日披衲入伏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嘗言：真悟語，言精切，不離見解。又言：世論克已，淺也。世論，顏子也。夫視聽言動而溺焉，已也。視聽言動而止焉，已也。視聽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已也。禮者中也，即吾之性也。仁之體也。不可絲毫容易于其間也。是故無思無為，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克之至也。一日與羅遠夫論道于臨江，達

夫躍然而歸，遺書云：自間教後，舟中終日忻忻，若出樊籠，見大世界，若入巨海，見龍宮藏，舉手動脚，無非道妙，其相契如此。公雖趨請獨往，而諄諄導人以實行，謂夫子教人文行忠信，至命與仁，則罕言之。吾曹抗首談性命，而自愧於倫物，得無為耶者，唯耶為文，敏給陳暢，直寫胸臆，所著有學庸志略，論語心義，孟子摘義，道經贊言，九沙雜言，玩鹿亭稿，及纂經濟文錄，灼艾集，玩錄亭詩抄，濟世良方，玄門入道資糧，山中集，諸書行于世。公海田僅供，儻粥，諸為德于鄉，如建橋賑飢，不可指數。歷官四十年，家無餘財，餅餅蕭疎，與野衲借遊，見者不知其為名將也。嘉靖丙辰，正

卷十四

三

月二十六日，無疾端坐而逝，是夕大星隕于庭，光射數十丈。

都司戚公 事 康陵

戚將軍景通，字世顯，定遠人。其先自戶祥，以喀地戰死，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景通長幹，簡悍關壯繆，既世官，踐更京師，常席地讀書，嘗暑不輟。劉瑾結豪傑為逆，陰遣人遺席帽約曰：某日發難，著此者為劉景通。且日為黃冠道去，將率六郡良家子赴不測。瑾敗，乃還青州，賊李琪反，據紫陰山，王副使良臣分部擊之，弗克。景通微得琪與姦民出入狀，將數十騎往跡琪，夜至，伏姦民舍旁，遂禽琪，項之。

劉賊起河北橫行山東景通移守鄒以七百人往入門告  
母而遂行師出平度道中忽遇賊人曰賊衆我寡盍避諸  
景通曰彼卒遇我夫安知衆寡且成師以出義不避難陳  
以待賊擊郤之遂入鄒登陴誓衆嚴守備一日帥輕騎過  
孟子庄賊大至列陳如前邀賊遊騎擊殺之賊復遁先後  
累數十捷卒保境嘗六月過戰場僵屍枕藉衆皆掩鼻不  
欲近景通曰傳哉國士名與骨俱香吾誠得與同遊九原  
無憾矣爾曹願病之邪騎過沮澤中率先下得休其餘力  
遇賊輒有功兵罷以軍政掌印部使者舉孝廉陞江南運  
糧北總至則社積弊郤美餘比輸太倉故有需籌之弊客

卷十

景通

以告作色曰景通自結髮事君壹勿欺吾寧受薄責毋寧  
自欺已輸舍不中計對簿度支當降級所部張千戶者懷  
贏金三百僱之景通笑曰吾以不欺受罪願納贏金爲欺  
耶事白復官戚勳以總督備倭至欲引將軍爲同姓景通  
謝曰先世故姓倪載在勳府卽自附重書之謂何卒却之  
拜總督備倭陞山東都司僉書陞大寧都司掌印河間治  
河父未底績屬爲楛不踰月而告成大寧缺僉書一人部  
晉何奴內附者景通言安榮可榮奉百金爲壽目攝之曰  
吾薦賢故薦君以此相加則吾薦非也榮慙而退奉詔  
坐神機營母聞貞節年老矣請終養從之仍支俸山東便

奉給景通白首子舍每上食率諸子女弄雛前卽不當母  
心蒲伏請受杖母有疾夜叩北辰請身代居喪毀璣白始  
有子曰繼光繼光恭履過庭將軍大誦曰童子何知恭履  
必錦衣錦衣必肉食爾父清白必不爾饜爾他日將養子  
伍以自封既知爲外氏所遺卒裂恭履勿着居第垂二百  
年始改作命綺疏四戶列兩楹間工請益綺疏十二景通  
曰使吾無得罪於先世猶聚族於斯四戶足矣不然此且  
不保季年畫策備胡累數百牘其後趣繼光受職京師病  
革猶問吾所上備胡封事上納之乎未耶垂絕舍人納  
積幣裏中繼光曰我平生不索人錢真司必不受我錢悉  
出之乃瞑後繼光著戰功爲東南名將繼光字元敬世稱

卷十

景通

成少保云幼而桀鬪多推奇隆準方願鼓而鷹揚英氣勃  
勃旣舞象折節爲儒以經術著旣冠奉父命上勳府襲世  
官待次司馬門善相人者目遊之將軍春秋三十六乘鉞  
專征不五等則三孤矣庚戌特試武閣何奴大入部列城  
守簡材官戍九門少保條上便宜部當其議山東歲遭治  
兵使者部六郡良家子春秋入戍少保任中軍從務輯衆  
心一軍皆服使者推轂進督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僉  
書會倭難甚少保上練兵議其略曰無兵而議戰亦猶人  
無臂而格于將乃今烏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其

可也。聞義烏人其氣敵愾其習標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習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撤少保。募三千人假以節制。以什伍起于丘乘。兵寓于農。第西北地夷宜得地利南而走險不利。並驅乃間長短兵夾振而進。隊立一人為長。偏則伍之。兩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名駕鸞陣。若無何卒服習矣。督府請補浙東參將。分部台州。辛酉烏夷入台州。賄旌旗皆碎。易所需以全取勝。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撤少保。西行既捷。露布以聞。軍聲益振。頃之聞寇張其分。壘為三窟。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酋長壁蕭東南。出沒焚掠。因而塞路。沃野不耕。廣叛。兵。出。人。風。若。無。人。少。保。以。督。府。命。部。兵。八。千。往。自。橫。嶼。趨。牛。田。俘。賊。立。盡。他。夷。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奔。窮。追。絕。跡。勒。力。平。遠。臺。少。保。既。班。師。大。司。馬。趙。公。代。督。府。發。浙。餉。馬。少。保。募。精。兵。萬。人。闕。望。援。兵。如。望。時。雨。兵。至。寇。相。蹂。踐。而。死。屍。以。澤。壘。當。戰。務。釋。俘。囚。獨。勝。從。首。功。居。多。隆。慶。初。屠。陷。石。州。東。薄。昌。黎。用。廷。臣。議。召。譚。司。馬。戚。總。戎。入。策。備。邊。總。戎。上。書。備。陳。七。原。六。失。四。弊。大。較。言。兵。制。西。北。什。倍。東。南。虜。馮。積。威。劫。邊。人。邊。人。望。風。而。靡。戰。將。率。股。軍。費。參。外。舍。兒。視。虜。飽。歸。尾。而。鵬。勳。掩。老。靡。為。功。級。既。實。而。賞。有。差。剗。積。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為。得。計。

卷十四

五

備曰。當戰鮮不睡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試之。東南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為四營。營各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為之連衡。總攬折衝。則主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堂乎可格虜矣。長驅山塞。務令咋指而避。窮廬迨其非時。則大舉討罪之師。逐北而虛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坐致富強。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未決。既譚公出就督府。命總戎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矣。者謂大阿之柄。不假武人。第易總理于時。諸主將不測。冷視總理。猶寓公無屏宇。無人徒無供億。督府言不便狀。則又以總理專任。薊門。即不易衝。而練兵之議。疑矣。又言。薊當肩脊。幸而任臣。臣無多言。在薊言薊。塞上。周垣。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瑕比年。通修滋費。無益。請更版築。諸戍士。盡地受工。跨墻為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為三層。臺宿百夫。械器備。糧具在。虜至則當。即以守。退則番休。第力。訓。未。能。舉。麻。先。築。千。二。百。座。薊。人。多。木。疆。律。之。軍。正。將。不。堪。請。募。南。中。入。教。者。一。軍。以。倡。勇。敢。督。府。上。其。議。許。之。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而。待。命。郊。外。自。朝。日。雨。甚。于。日。中。軍。容。益。壯。總。于。山。立。邊。將。大。駭。將。軍。令。固。如。是。乎。既。相。要。害。程。功。能。部。署。臺。垣。之。役。工。力。精。班。軍。則。以。

卷十四

五



南兵爲渠長薪木取諸塞外其餘則以益樵蕪少保巡工  
介弟爲植少舍則課殿最宴賞決罰有差黔督益以壯麗  
獻功不旬月告成事是役也縣官僅發十萬緡經費考工  
足當百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緡伍戍之議立車營出  
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韜爲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  
虜乘陣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轅下鉅虜馬  
排擊之虜却而奔則縱騎兵乘勝逐比慮師不宿飽復益  
輜重營以從有發則南兵當選鋒入衛兵笑應主兵戍守  
踐更者任轉輸首分數次形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  
猶導次辨擒次遮擊次追襲次俘馘次首功軍政畢張無

卷十

不以律比年東西虜謀入犯西酋得藹狀恐至卜不祥遂  
謝東胡款關入貢部言虜數苦藹比修內備不戰而伐虜  
謀卽軍正無所課功其功上上藹方不得入深益且將求  
多總理故以參將入闕進副將再論功最進中軍署都督  
同知克總兵入藹擁總理虛名秩如故及江陵當國上  
遣右司馬出行邊于時大閱薊門十六萬之師畢至營伍  
必整旌旗火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罰必信右司馬躬  
入者營驗諸械器疑諸國臣登諸臺垣歷諸亭障周覽諸  
闕閭比還報悉以狀聞既畢使謁江陵上輔兵議江陵則  
以征伐自天子出其如主幼何旣而以修藹功進左

都督其加秩少保兼太子太保其階則特進光祿大夫  
及江陵勅人言汲及少保西禪將起祀室少保知翼而就  
之乃陰布蜚語京師傾少保而自代始移鎮南粵虜入黑  
峪關藹人頌亟召還不得請則勒石頌功德尸祝之少保  
度嶺南任疆事如二鎮踰年疾作得謝還登州少保歲故  
千金徇客急歸而暴折卽延醫治病且無資以丁亥蜡日  
卒先是任子恩皆停謹藹祖藏得指揮僉事

卷十

熙朝名臣實錄卷十五

秣陵 焦 竑 輯

太保王忠肅公

事 長陵 景陵 景帝 景陵

公名翺字九臯，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先是北人舉進士者輒在後，是年初會試貢士北京，公兩試皆高等。上喜，召見賜食，改翰林庶吉士，授大理左寺正。詿誤，遷行人。宣德元年，西楊薦陞行在山東道御史。十年陞僉都御史，正統元年，鎮守江西，未幾，巡浙江，捐善摧奸，吏民畏愛。四年，松番用兵不效，公出贊理。六年，鎮陝西。七年，東虜殺掠，使氏師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撼漁陽，公提督軍務，留撫

卷十五

遼東。十二年，出塞破虜有功，陞右副都御史。十四年，陞左。是年秋，虜分寇廣寧、清野，困之，虜退去。景泰三年，召還臺，尋加太子太保。是年建州酋李滿住上蕃書，乞留公遼東，不許。會南蠻寇兩廣，兩廣副總兵董典武毅，觀望不肯戰，巡撫侍郎揭稽、李棠不相統，賊益熾。于少保請用安遠侯柳溥，總督兩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翔乞用一人。上用公。明年蠻平，召還臺。是年夏，吏部何尚書下獄，致仕。公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初，公入四川，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市牛酒，慰犒番酋商巴等十人，塞來歸，不煩兵力。松番遂定，遼東法今久弛，不復知有

卷十五

朝廷賞罰，以故虜至不敢戰，戰亦不力。公至，諸將庭參責其詭寇喪師，失律當斬。軍中股慄，頭搶地，言自今效死用命，得釋。公即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濟瀾溝，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虜見，嚙指走。公益簡練卒，伍賑窮乏，偶配鯨寡，人情大悅。邊塞孤遠，軍輿輒置，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殺馬牛羊數十萬。邊用充饒，器械明利，士皆飽煖，願得一戰報王。公逾年督諸軍出塞，大破虜，斬首千級，比至嶺南，亦用收贖法。時公威望已著，諸蠻聞公來，大懼，公略兵威，推誠撫諭，盜賊止息。酋長皆向公，嘗言蠻賊撫捕，各有機宜，以故四川兩廣得免繹騷之患。公初入吏部，佐王文端公。天順初，落太子太保。文端公致仕，專任公。公嚴考察，公於註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使，並稱得人。南陽為石亨逐去，裕陵召見公，問賢何如人。公力言賢才，得復留內閣，益見倚任。南陽在內閣，亦左右公。上進退大臣，時時召公，面可否，稱公先生。屢乞休，不允。公以故得行其志。天順五年，加太子少保。上嘗諭南陽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翔老爾。時公年七十八，南陽對曰：臣聞祿命之說，翔壽最高。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又曰：如戶部年富不易得，南陽對曰：若繼翔吏部，非富不可。上曰：然。茂陵即位，免公

雨雪朝成化元年復太子太保三年致仕卒年八十四贈

太保諡忠肅公善知人文武大吏施聚焦禮范信耿九疇

軒輓年富李乘程信皆公薦用公本北人嘗因召對

陵曰此人質直雄偉文章藻飾似不及南人顧緩急得力

以故公推轂北人為多至姚夔又及公往往右南人清舉

稍不及公功名損於禮部時公端方強毅清白儉約立心

制行循守禮法惕厲憂勤仰思待且居第三十餘年不改

於舊上特命有司起第縣西公徐退宿朝房唯朝望瞻

吟歸講先時曹賊亦知重公不忍加害南陽嘗曰泉陶言

堯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優而毅簡而廉剛而寒烈而義

彭惠安公贊公淡然無欲不識羨嫉而况苞苴莫敢施

古三不感於公見之人皆以為確論于斯世官錦衣副千

戶

太子太保陳偉敏公

事 長陵 景陵 祿陵

公名鑑字有成吳人永樂十年進士為御史陞按察副使

擢副都御史鎮陝西得便宜行事公寬洪清慎悉民疾苦

不作聲色專務安輯凡練兵屯田水利鹽法事有經畫薦

按察使王文副使金濂入內臺正統元年與于公上疏請

定輸粟贖罪法在陝十餘年教典政理每入朝民必遮道

送不忍舍比還歡迎父老或走數程久旱公至即雨雨久

公至必驚人蓋愛戴公召入臺為右都御史尋陞左都御

史太子太保景太四年秋致仕卒諡偉敏陝人尸祝焉

尚書郭公

事 長陵 景陵 祿陵

公名璉北圻新安人初名進太學生永樂中為戶部郎官

公質直寬厚臨事從容不見喜怒精練吏事簡約有條宣

德初為行在吏部左侍郎兼少詹事上為改名璉四年

代寒忠定公為行在吏部尚書罷兼職五年冬上諭曰

朕以用人之柄付卿卿宜為朕擇才昨郡守多缺命廷臣

薦舉古人當斯任者必勤於咨訪有得即錄故官不乏才

臣象正寒袋虞允文材館錄是也慎留意正統元年進士

李賢入選公試賢嘉禾詩奇賢輔相材授驗封主事未幾

早蝗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乞

去謝天譴公獨不可曰主上冲年吾輩皆先朝簡任受

付託一時請去誰與其理宜引罪乞改過理老矣官至

宰竟敢貪位傾君臣恩義如此眾是公言疏上盡留諸大

臣公乘銓十四年名不及寒公然潔廉務採實行不用浮

薄游聲譽之士雖為內閣所侵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正

統七年請老

尚書周文襄公

事 長陵 景陵 祿陵

公名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時簡進士二十八

入進學文淵閣公乞預。上喜公有志，改翰林庶吉士。十二年，為越府右長史。宣德五年，東南財賦煩敝，廷薦陞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直隸。滿九年，轉左。正統六年，兼巡撫嘉湖二府。十四年八月，陞戶部尚書，改工部。仍巡撫。景泰元年，引老不允。明年請老，召還京。致仕。又明年卒。凡在江南二十二年。先是胡榘巡撫江南，用法嚴刻，民不從。凡告訐輒不宥，或面詰公。不及胡榘使下情，不能上達。公笑應曰：「胡榘物有祛除，民害語我，物但云撫安軍民，朝廷委任自異耳。當是時，蘇州府逋稅七百九十萬石，常松亦然。公閱牒大異，詢父老，昔

卷十五

五

伏地哭言：「蘇吳豪富有方者，不出耗并賦之貧民，貧民不能支，盡流徙。公創為平米官田，民田并加耗，蘇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與知府况鍾、曲算疏減八十餘萬。舊例不得圍局收糧，公令縣立便民倉，水次每鄉圖里，推富有方一人，名糧長，收鄉圖里人夏秋兩稅，加耗不得過十一。又於糧長中，差力產厚薄為押運，視遠近勞逸為上下酌量。支撥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為舟橋剝轉諸費，填出銷入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號餘米，米有餘，減耗。次年十六徵，又次年十五更有羨，縣為倉名預備，備水旱不時賑貸及農乏食。綱運風漂盜奪者，國

服轉假，至秋，斗還官，其修圩築岸，開河濟湖，人支口糧，以為農事，故不責償。時抑蒔農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給之秋與糧并賦，函歲再賑，秋熟不償者，來歲不復給。時襄河漕軍與民爭軍糧，出官廠民平，傾舟又經年往，復失農業。公與平江伯議，奏軍民舟至淮安，或瓜州水次，交兌江北，備所漕者，出通關，還繳淮安一石，兌加五斗。瓜洲五升，如襄河舟未渡，江南京諸備抵倉，兌者加與過江米及輓墊蘆蓆與折米，民間馬草歲運兩京，勞費不貲。公請通州草場立官庫，每束折銀三分，千束銀止三十兩。南京輕齎赴買上北京，文武職官俸糧皆支南京米，賤時銀

卷十五

六

一兩得米七八石，公請江南重額官田，極貧下戶兩稅准折納金花銀，一兩准米四石，解京折。京官俸蘇有官布疋准糧一石，舊例疋重三觔，比解又以紗縲十退八九。公言農間布疋觔重紗縲價頗賤，紗細布輕，價益高，不拘勛重務在長潤，如式耳。傳中馬永被諸應客者，皆領於馬頭馬頭家者，橫科窮者，粥產。公令田畝收米升九合，與糧俱征，驗馬上中下價，直給米。正統初，淮揚災，鹽課虧，公巡視，奏令蘄州等府撥剩餘米，縣撥一二萬石運貯揚州鹽場，准為縣明年田租。聽寵戶上私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絲繪官殿計用牛膠萬餘

勛遣官勅公 上供甚急會公議事赴京遇諸塗勅使速

公且還治公不應至京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歸

出餘米市皮還庫十四年邊事急工部索兵仗數百萬計

公出餘米造上明益者須水磨非遲歲月不可公令且沃

錫旬日畢辦正統六年至海鹽築捍海塘令郡七縣合役

萬夫自七年正月至十一年費萬計皆出公度支海竟不

能為患每遇凶荒輒便宜從事補以餘米賦外更無科率

凡百上供及縣舍學校賢祠古墓橋梁道路溝渠修葺

一切取餘米歲不下萬計施及僧道問報饋遺往往各得

其歡心江南之人愛戴如父母沒而尸祝至今思周尚書

卷十五

七

也公字量恢弘才識通敏蒞事精勤臨民和易有善謀者

雖卑官賤吏破去崖岸開心訪納性尤機警壽書諸郡錢

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算嘗為册曆記日所行事及陰晴風

雨有告報輒按摭詰訊人莫能欺每出會計視地豐凶事

緩急為弛張調劑變通民無逋負官有餘積前後理財者

皆不能及卒年七十二論文集

鄭端簡論曰忠定秉銓忠靖握利權皆二十七年忠宣尚

書兩京三十九年而在交南者十有九年忠安為禮部尚

書三十二年又襄巡撫江南二十二年皆久任責成以故

用人理財禮樂征伐諸大政事文經武緯各盡其長章程

故在後鮮能及焉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羅公 景陵 長陵 祿陵 景帝

公名通字學古吉水人年二十四舉永樂壬辰進士授監

察御史通與諸御史上疏忤旨未發亡何交陞平地絕

遠多瘴癘而夷僚新附畏約束中朝士憚往 上詔御史

予三級知交陞諸州通得清化已而黎利叛來攻清化通

累擊却之而成山侯王通攬與利媾棄交陞故吏士歸繳

至通怒髮上指謂都指揮等曰王通不奉 上命喪地辱

國此城羅生或所耳都指揮曰如教於是獨不與黎利清

化利大發兵八萬晝夜來攻圍通死戰大敗之踰年而

卷十五

八

詔使至如成山侯語乃令吏士歸帝怒收成山侯下獄論

成贖為庶人餘非罷即請而獨引見通改戶部員外郎又

之坐法免徙南邊赦歸 睿皇帝北廂虜虜日近 詔草

臣舉將略有以通應者拜職方郎中尋擢右副都御史守

居庸歲十月也先脫脫不花王阿喇知院三萬騎逼居庸

甚急通飭將士冒矢石固守不下而宣府參將楊俊者以

精騎入衛京師道聞夜遣裨將告通通使劔厲聲曰若欲

保京師耶保京師保居庸足矣下令有一人一馬南度者

斬以狗乃止會天大寒令老弱汲水灌城水堅滑不可破

七日虜退趨紫荆通選兵追敗之逐出長安嶺中外始定

提聞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賜書慰獎。為通敷上書。論兵事。與于謙不合。乞病歸。卒。或曰。通在清化。得異人授。以遼甲諸書。習之。持重。謫南荒。復延秘跡。虜寇居庸。望烟。雲草木。若數萬人狀者。弘治末年。降與父老。秦已已之變。通守關。有保障功。 恭 景陵 景陵

尚書午恭定公

景陵 景陵

公名富。字大有。懷遠人。木姓。嚴籍。訛為年。木樂中。鄉曰為。山東德平。訓導。名為吏科給事中。陞陝西參政。巡歷。郡。邑。秦民。隱。華。奸。弊。興。學。勸。農。尤。嫉。賦。吏。正。統。九。年。陞。河。南。布。政。使。飢。民。流。聚。十。數。萬。剽。掠。居。民。撫。輯。散。解。力。行。節。儉。

未 卷十五

九

却修靡風俗為之一變也。先數侵邊。陞左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舉廢政。革科徭。抑豪橫。廣屯田。民始有更生之望。軍功爵賞必覈無濫。襄垣王遜燁誣公。公請老。戶部言公廉威為奸豪所忌。不可許。景帝為勅工。守法度。勿得汗風憲大臣。卒。吳淮誣公不法。謂侵郭總兵。坐總兵上。下謙議曰。懷直布衣。監莊賈軍。以軍法誅賈。卒破秦晉。齊以一稊其故。情強列國。裴度御史中丞。督淮西諸大帥。平蔡我朝近。日左都御史王翱。右僉都御史鄒來學。皆坐總兵上。以軍令出翔等。淮妄言沮軍法。宜究主者。事遂寢。公又嘗按山西參政林厚。坐厚法。厚亦誣公。臺置獄訊。景帝

曰。厚。怨。富。富。執。法。公。廉。誣。富。得。自。便。朕。以。邊。事。付。富。終。不。以。一。人。言。辱。富。富。厚。竟。削。籍。公。又。按。分。守。內。臣。韋。力。轉。誣。公。巡。按。御。史。為。雪。公。誣。狀。事。得。已。天。順。初。石。彪。倚。亨。中。公。危。法。逮。詔。獄。上。素。知。公。南。陽。又。力。為。解。得。致。仕。未。幾。南。陽。薦。買。銓。為。戶。部。尚。書。召。銓。至。又。薦。公。左。右。不。悅。公。者。輒。巧。潛。沮。公。上。論。南。陽。戶。部。非。年。富。不。可。對。日。人。多。不。喜。富。上。曰。富。執。法。宜。司。國。計。竟。召。公。為。戶。部。尚。書。

時王忠肅公年七十八。上又論南陽口。繼。銜。史。部。非。富。不可。公。經。理。財。賦。蕭。以。勤。廉。不。動。聲。色。出。納。節。遺。八。年。盡。陝。西。用。兵。督。餉。非。人。屢。乏。軍。典。公。薦。楊。瑄。余。子。俊。史。部。疏。論。公。侵。官。公。上。言。薦。賢。為。國。同。心。共。濟。若。事。輒。任。已。勤。卒。尤。人。恐。乖。推。讓。之。風。自。失。富。恭。之。義。且。乞。致。仕。不。許。公。歸。正。計。忠。簡。言。寡。慾。遇。事。直。前。不。顧。利。害。氣。節。才。識。世。不。易。得。卒。年。七。十。益。恭。定。

未 卷十五

十

尚書耿清惠公

景陵 景陵

公名九疇。字禹範。盧氏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宣德六年。為禮科給事中。正統二年。兩淮鹽法大敝。謹運司。屢。知。公。性。節。儉。嚴。肅。尤。慎。交。接。吏。胥。豪。商。勞。家。凜。凜。不。敢。肆。言。條。奏。鹽。法。便。宜。事。著。為。令。丁。內。艱。鹽。場。數。千。人。走。門。下。乞。留。陞。都。轉。運。使。嘗。坐。水。旁。童子。曰。水。清。不。若。使。君。清。已。而。被。

誣逮下獄得釋又以都御史清理兩淮鹽法 景帝初陞

刑部右侍郎屢辯疑獄有婦訟其夫坐離異公不可杖其

婦歸夫尋出理兩淮鹽法已兼江北巡撫歲凶盜起公善

循拊流民復業者七萬家 勅錄諸郡大辟囚寃得釋者

二十六人有婦人來何苟家者去而歿婦家訟苟與弟殺

婦苟誣服公疑之釋苟兄弟已而竟得殺婦者 魯家也代

還京景泰三年王文當出陝西鎮守代陳鏞文不欲行

諸御史留已公以侍郎出陝西鎮守除弊屏貪威望益著

先是巡撫多部寺司堂上官文移不得輒下按察司下亦

罕肯受約束公奏得經下遂將請增臨洮諸衛戍兵下公

議公言邊賊士卒不為少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勤儉

絕浸漁養銳氣加以賞罰明信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耳

竟不增戍是秋 勅公考察陝西方面官四年冬陝西左

布政使許資言侍郎鎮守與御史不相攝文移輒擬改公

右副都御史鎮守會又言市羊角為 上供燈公確論曰

昔宋神宗買浙燈蠹帑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

上遂止天順元年公來自陝西留為右都御史 勅公考

察諸御史是年諸御史劾曹石逮詔獄并逮公降江西右

布政使尋轉四川 上知公清正一日對輔臣論人才言

九疇去非其罪南陽對曰九疇操行誠不易得未幾以禮

部召至京陛見 上憐其老改南京刑部尚書曰遂卿優

開四年卒 上又曰可惜此老以左都御史蕭維禎代公

公孝友純至居喪乘禮平生無他嗜好雖權貴亦敬憚不

敢犯好善嫉邪別白太過以故與眾不合累遭讒困卒謚

清惠子祿自有傳

金都御史楊恭惠公 事 景陵 裕陵

公名信民新昌人永樂中舉人宣德間推工科給事中正

統開陞廣東左叅議嘗劾罷按察使被逮至京廣中數千

人走萬里詣闕疏公公勤廉能乞留以安百姓得復職適

南海盜起陞金都御史守其地公宣布恩威獎勵士卒屢

戰屢捷撫歸數萬人景泰元年卒官廣人手香燭弔哭者

幾萬人錄其子玠為太學生廣者民又相率走京乞立祠

祀公著祀典成化中謚恭惠

太傅于忠肅公 事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謙字廷益其先河南人七世祖某仕于金為汾州節

度使子孫世世為大官至高祖夔任元為河南江北行中

書省叅知政事進封河南郡公曾大父九思仕至湖廣宣

慰使都元帥最後遷杭州路總管卒老子杭遂為杭人大

父文始仕明為兵部主事改工部父彥淵有隱君子行受

謙封兵部右侍郎再與其曾大父六父俱贈少保兵部尚

書謙七歲僧蘭吉春善相見而大奇之曰所相人毋若此  
兒者異日救時宰相也十六補邑諸生時按察僉事行學  
督諸生過峻爭噪而特之方詎獲開僉事隨泮官池諸生  
皆驚走出謙獨前掖之起僉事啓乃欲以罪歸謙謙徐對  
曰噪公者走不噪公者留此易曉也今不罪噪公者猶可  
而因以罪援公者其謂何僉事乃止而謙由此顯名二十  
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恩每  
奏對 宣廟前 上必爲傾聽而是時顧端肅公佐長臺  
事其御察極甚嚴而獨才謙以爲已弗如也按江西辨一  
誣獄出數百人之冤來者滿國挾和買爲市屢害謙復按

卷十五

十三

懲之歸復借錦衣官校按捕官河之匪私離者所按殺於  
權倖不小避危蹕下樂安州漢王高煦既而縛降 上卒  
命謙數其罪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大剴切高煦俯首戰  
慄稱萬歲而已 上大悅還師第賞鈔幣與大臣同久之  
議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糧稅兼練卒撫民 上手書  
謙姓名授吏部遂起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山西時年  
僅三十三謙感 上知遇夙夜拊循部邑延訪父老以便  
益病苦歲饒則多出官蠲糶民粟歸庾餘粟賑城直  
以糶公私得相贖而於下尤利齊秦民饑徙入河南者謙  
令邑各給田與之牛種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流河

勢將潰謙厚築堤障之多植榆柳其上王里有亭亭有長  
暨卒責以修補乃至所過經由官道俱責種樹開墾井以  
董行者而飲溺者其在山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  
不能至往往詭狎請別設御史併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  
同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爲官屯邊用充溢謙于吏衍民  
事亡所不精刻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綱紀爲急當是  
時居攻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毋不夕報可以足  
得行其志滿九歲遷左侍郎食二品俸謙既在官久威惠  
流聞帝輕騎自河內歷太行而盜有窺者謙勵聲叱之皆  
驚驚散走曰不知爲我公也嘗入 朝議事人謂卽不察

卷十五

十四

金往寧無一二土物充交際耶謙笑而兩舉其袖曰吾惟  
有清風而已因賦詩見志入朝舉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  
是時三楊前後卒而中貴人王振持秉勢張甚以謙無私  
謁謙之勅給事中廷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亡  
人臣禮下法河論斬繫三月暑獄上振怒適解乃謂大臣  
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干謙者恣甚欲治之今乃非此于  
謙耶故之以爲大理寺左少卿而所薦孫原貞王來俱顯  
名景泰中至尚書與謙略相埒謙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  
民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俾  
以少卿復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距其初至



鎮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鄭瑋以清幹著而謙佐之，以弘斷部事。雖稍稍飭，然尚扼於中。貴人振不能大展，而亡何為正統已巳，虜酋也先既破略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上下詔親征，謙與鄭瑋上言也。先醜豎于耳，諸邊將士足制之。陛下為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奉以與大羊角乎？上不聽，禁乃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子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邴王攝政以輔之。王御左順門，時中貴人振雖以歿虜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是先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於其家。奏未竟而錦

卷十五

十五

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王旨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擒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播之。立灰又播二閣之管私振者，或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公獨直前掖王且啓：王下令曰：播順與二閣灰者，義激無罪，少送候得請。皇太后即族振且籍順等家，衆姑退于是。王乃起，謙徐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者最為篤老，臣執謙手而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為？尋進兵部尚書，謙謝弗允。乃上言：扈駕文武臣有預軍事進止，當以失機論。既歿亦不宜濫卹報許。邴王既即大位，益賢謙，虛已委焉。

入對，慷慨泣奏曰：虜得志，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可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濟卒，自益可空宜併日而蒐，乘繼械九門，委地官令都督孫鏗領雷通張軌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冕等奏：馬凡兵皆出營部外，毋令避而示弱。部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蓋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虜，則可惜。宜令官軍資給一歲祿俸，聽其自選，仍以贏米為之。直虜所急者草，諸廠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馬而是時石存方生繁，楊洪亦以遐邇當譴，謙惜其材勇，請救之。與安遠侯柳河為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效。

卷十五

十五

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上皆嘉納之，虜報益急。而守海徐理者以曉暢軍事聞，且好言天象。上使中貴人召而詢之，則力謂紫微中宮皆有變，必及故部而後吉。諸中貴人之鼠竄者，悉上者相軋未定，而指紳士人多遣其私重歸謙，乃慟哭廷諍曰：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所居，此百官萬姓帑藏庾廩萃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是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虜乘勝驕實不足畏也。上聞之曰：善。其一聽謙處，分十月由先扶。太上皇帝破紫荆，直窺京師，石亨議毋出兵，第堅壁以老之。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之弱，是佐彼張也。亟擐甲統大營營於德勝門外。

諸門皆有兵總二十二萬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我謙乃設伏於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之孫鐘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謙使謀謀上皇舉駕遠夜令人以火砲擊其營死者千計賊遂退有詔褒予謙進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不許謙退而語人曰四郊多勳卿大夫耻之今謙不能死而以微功賞能無愧哉復上疏固辭不許大同參將許貴奏請遣使禮其幣以致虜而徐為討伐謙謂前者其不遣使都指揮李輝指揮岳謙遊而虜隨人意通政王復少卿王榮進而不使微甚上一信其狡焉侮我何似而可言和况虜不共戴天誓

卷十五

十一

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虜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敵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因劾介肖之臣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挾重相制焉始欲歸太上矣謙以深易真係諸州郡為京師拱衛而事力單甚乃皆宿兵使都指揮陳旺等分將之而右都督楊俊帥馬又之皆屹然重鎮使謀報虜通總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迫石亭於馬門關烽火連屬眾皆恐請大發兵援之謙策大虜尚遠塞必張疑兵以誘我乃上方略授守等使皆堅壁而今各營秣馬厲士使若將大舉者已而賊果不至中貴人喜寧者故俘虜也下歸室得近而後復沒虜為

虜用諸所要挾皆寧謀謙密授計楊俊備而磔之復授計侍郎王偉誘誅為虜問者小田見虜自是益計屈時復讓遣使與也先和且迎 太上 羣臣王直等請之力 上意不憚曰我非貪此位而御等強樹焉而今復作紛紛何眾不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言和者觀以解目前而得為備耳 上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於是左都御史楊善以泛使往而 上皇得逐駕矣先朝處降虜近幾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會西南方用兵謙與 上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厚與之資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少他患楊洪既自獨石入衛而所留老

卷十五

十一

弱凡八城悉歸也先然彼亦不之守謙謂此宜府垣屏也不可棄乃復授都督孫安討使以精兵由龍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且守八城遂復貴州苗寇又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填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粵道且無故而棄 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邵茂七葉宗留廣則有黃蕭養又有撞嶺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旨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勳臣小不中程即請 旨切責究治不貸凡紙行萬里外電耀霆擊靡不慄慄効力毋敢飾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服謙而歸

景帝能用人。太上既歸。上奉之南城。又欲易。皇太

子謙以非所職不敢爭。而呈太子立。內閣九卿俱加師

傅等官。謙得太子太傅。且命兼支二俸。羣公皆一拜。謙獨

再拜。其文婉約以示風。上弗許。時已巳城下之役。石亨

功不如謙。而得世族。心愧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府

軍前衛副千戶。謙辭至再三。有云。縱臣欲為子求官。自當

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於是亨益愧且恨謙矣。

上復賜謙。闕西甲第。謙辭曰。何奴未滅。何以家為。去病豈

子。尚如此意。臣敢饜此。又不許。乃置上前。後所賜。聖書

袍。鎧。冠。帶。弓。劍。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已。謙

卷十五

十九

多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痰壅。上使中貴人與安太

醫院董宿視之。云。治痰必需竹瀝。上為親幸。萬歲山伐

竹以賜。且命計謙日用需。悉出自。尚方。謙皇恐謝。且乞

歸。詔免朝謁。尋賜。聖書。褒予。備至。太宗以北伐故

宿兵燕中甚盛。而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侯中貴人往

往役占土木之難。半以委虜。其額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

營。將不相屬。相支調為恒。謙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營

以一部督領之。五千人為一小營。營以一部指揮領之。餘

兵散歸五軍等營。以備次調。雖有楊洪石亨柳溥為大帥

而進止賞罰。一由謙。相顧頽首而已。洪亨皆老帥。宿將。而

亨尤貪縱。自快謙事。裁之。洪然而子俊恃勇。驕桀不可馴

嘗疏請悉發京營與諸鎮兵。大舉逐虜。而釋其王庭。可以

得志。謙持不可。曰。大舉未必能值虜。值虜未必勝。而彼率

其別部異道而擣我虛。寧萬全策也。俊語塞。後竟以不法

為謙。亂論削亨。有從于彪。以驍勇著。亨恃而強。謙出之。為

大同游擊將軍。以是益恨。謙切骨。而中貴人曹吉祥劉永

誠者與謙共兵事。亦嘲謙氣陵之。景皇帝不豫。石亨謀

與吉祥等發南城。綱迎。太上復辟。而御殿。而執謙與大

學士王文下獄。謂謙文與中貴人舒良王誠張永等謀迎

襄王為帝。坐以謀反。律。凌遲處死。然實無顯跡可據。而廷

卷十五

三

鞠日。刑等加鉗鎖。鍛煉。文不勝憤。辨之苦。謙笑曰。亨等意

欲灰我。何益。既奏上。上猶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時徐

理者。改名有貞。而與亨比。前曰。不修謙。此舉為無名。謙遂

論棄市。籍其家。自。上賜外。無長物。謙灰之日。陰霾翳天

行路嗟歎。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采耳者。以一觴。醉其地

而慟。吉祥志。朴之。明日復酌。勸如故。先是。杭之西湖。湖。龜

底。孫原貞時。填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乎。吾甚虞于公。謙

灰而陳汝言者。亦亨黨也。代為尚書。不一載。而敗。籍其貲

列內廡。上召大臣入視。已。愀然曰。于謙終始。景泰朝

被遇若一身。灰無餘。費汝言抑何多耶。俄西北邊報甚亟

上憂之時恭順侯吳璉待進曰于謙在不令虜至此上為默然。是歲有貞以內閣首輔與亨吉祥爭權下獄流金

齒又三年亨下獄灰灰家籍彪棄市又二年吉祥與其從子昭武伯欽反族謙有一子冕自府軍前衛千戶救歸

憲宗初上疏白冤狀上憐而復其官賜祭有云當國家

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為權姦之所害在

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孝宗

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賜特祠於其墓

曰旌功冤改文資累遷至應天尹有幹川聲諫為文肆筆

立說詩亦爽儻然少裁割獨其於奏疏尤明切嘗口授兩

吏傳寫指腕為痛所存奏牘若干卷集若干卷萬曆中改

諡忠肅

余州外史曰李夢陽為于謙祠記曰謙或一時痛之云鷺

鷺水上走何處尋魚鱗而常勝之據太上而南至宜府

宜府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至大同而大

同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而謙獨颺言曰

社稷為重君為輕斯言也功以之成禍以之生然歟否耶

謙以介冑外不言和而言戰守當太上之迎復謙不為

梗小梗者王文楊俊耳景帝之信謙謂其能禦圍非有

布衣腹心素一不合則賅再不違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

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景帝乎哉

天命所賦大寶中奪小人貪功伏機姦發元勳甫就膺此

禍烈智不及避勇不及決悲哉

太師王瑞殺公 事 裕陵 茂陵

公名恕字宗貫陝之三原人正統十三年年三十餘成進

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業治古文辭而恕不喜為吉

文辭務以明體適用本之經術博極經濟以是不得留出

為大理寺左評事遷左寺副條上刑罰之不中者六事於

朝而議行之五年擢知揚州府天順四年以考最超拜江

西右布政使嶺寇有犯贛州者恕奉檄帥師討平轉河南

為左成化元年進都察院右副都撫治南陽襄荊諸府時

以襄南多山秦楚之流民萃焉礦賊又不時發特開府撫

治而恕首得之已會兵搗襄盜平其巢又平湖廣劉千斤

石和尚之亂因榜諭流民各使復業流民聚貫立生祠祀

恕家家繪恕像母憂歸四年即家起復巡撫河南明年入

朝議事因上六事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歸七年服除

以刑部左侍郎治漕河九年改南京戶部十二年改左副

都御史巡撫雲南時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

接交人鎮守中貴橫甚欲借恕彈壓恕心知所謂單車携

二童往中貴人錢能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等以玉帶龍丞

泉波元... 鐸謂安南王黎灝王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  
牙等物景等復與其國互市稱載運忽廉得之遣騎道執  
景景迫授井外因悉銀縮其從者下之獄而沒入其隋飛  
章露幼能私通外夷罪當死當是時灝別為私部以通漢  
省欲乘間取我至是其謀始杜而錢能復使使乘驛以黃  
鸚鵡進忽復上章極言萬里勞人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  
有以窺見上意因盡發能貪贖暴肆諸狀言昔交趾以  
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騰衝啓釁致麓川叛逆今日之事  
殆又甚焉上為不得已召能歸安置南京而驗公諸大  
淵以及上首皆備條奉三尺矣忽在雲南九開月疏二十

卷十五

三

上十三年三品滿九載進右都御史明年召掌南京都察  
院事往返永書一索而已掌院未幾察贊南京守備又遷  
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如故蓋攝管將之占役者一卒不得  
走私門參使過龍江驛嚴禁織作工費亦奉旨毋得自為  
互市考選軍政印同事者無敢干慮不便忽而適有與力  
取中旨又明年改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  
兼督糧餉忽以天下一切納貢賦者苦收取過重至破家  
乞嚴禁革光祿寺歲供白粳粟及庖人賤工請稍裁省皆  
報可常州時有羨米請以六萬石補常州之夏稅又以補  
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官田賦太重減耗米十餘萬明

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至  
二百餘萬口三吳之人以為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忽  
與周忱兩人而已忱以十八年忽不二年其久與暫不相  
富然忱彷彿姚元之忽則賢於宋璟矣中貴人杜福以  
中旨下常州取裁江網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忽言帝王  
之學貴要典謀訓誥及無逸旅葵上不之取而取裁江  
網者何也中貴人王敬挾其千戶王臣以妖術取甲旨  
齎御帑金收市圖籍珍玩因而張皇聲勢搜括富人財寶  
太情洵洵忽乃盡列其罪狀三劾奏之王敬亦誣奏忽因  
誦株及常州守孫仁方未決而東廠中貴人尚銘亦發其

卷十五

十四

狀上始下敬錦衣獄譴戍并戍其黨十八人而梟王臣  
首於江南遠近稱快以是益歸心忽二十年復為南京兵  
部尚書參贊機務時錢能復賁緣得同守備南京與忽共  
事然亦心服忽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唯有敬事而已滿  
九載加太子少保會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方  
與妖僧繼曉比而遣大鎮國永昌寺僧旨下詔獄都督  
經歷張黼救之亦下獄謫外忽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社  
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者外也一寺立而移  
民居者且百家費內帑者且數十萬俊言當不宜罪宜特  
復其官併復黼官上雖報聞而中不能無嫌以星變還

俊黼南京恕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報可天下益服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爲謫曰南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天子亦漸心厭之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上許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忽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恕既歸名益高志益廉推薦累上上崩孝廟卽位於是薦恕者無虛日卽家特召馳驛以來中途引疾不許改吏部尚書入見卽加太子太保言官猶謂恕且老不當勞以繁劇宜用之內閣以備顧問上報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謀議無

卷十五

二十五

不聽從何必內閣也恕薦彭韶張悅周經爲左右侍郎朕裕何喬新倪岳皆引置執政忠諫如王徽黃仲昭賀欽被抑如周瑛祁順並皆薦用總督兩廣都御史秦紘糾總兵安遠侯柳景不法反爲景所誣與俱罷恕言紘不當罷卒奏起爲戶部尚書有徐生者太醫諸醫也傳陞院判恕執奏下吏部會禮部太醫院同御藥房太監選用恕力爭祖宗來未有吏部會內官推選官員例上曰徐生善藥與院判恕遂乞休屢疏上上曰卿持正輔佐朕心知之勿舞怒遇事輒言有不合卽引疾求退上每溫言留恕內閣滋不悅謂爲好名滿三載授恕光祿大夫柱國上念

恕老大風雨雪免朝又免午朝以疾告輒遣中貴人存問御醫視脈牲酒米蔬相繼而歲時珍鮮金綺之賜與內閣輔臣埒御醫王玉自陳春宮效勞乞陞職下吏部恕請建開有旨免問而增俸二秩恕固執不可乃已時丘游掌詹事府亦加太子太保而以禮部尚書故班恕下旣入直文淵閣兼大學士恕尚特其吏部銜據滄上會考察天下應覲官奏黜而中旨留者九十餘員言官有拾遺疏復指其留而當黜者下吏部恕乃詳據各原考語及所察知者以聞有旨未必實令再詳訪具奏恕自疑有沮之者乃求去益力而上特慰留居無何太醫院判劉文泰奏恕

卷十五

二十六

矯詐強悍妄行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鑲行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先帝拒諫之失自此伊周無人臣禮有旨令恕看詳回奏恕不懼疏辯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致仕乃在二十二年卽臣傳內所言皆昭先帝納諫之盛何名彰惡文泰無賴逞此機巧非若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乞於午門而究文泰及主使之人以正法紀遂下文泰錮永獄獄具謂文泰嘗謁丘游語及恕傳游謂此沽直謗君傳若行上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心動具奏欲論恕以語故爲民都御史與積積亦爲督醫潤色文泰草而

授之因請建恕及潘慎質。上為左文奉秩而責恕賈直沽名俾焚其舊草而潘慎免究。恕意不能平復上疏辯不聽於是再三懇疏引疾乞休。上乃許聽馳驛有司月給廩二石歲給夫二人不賜勅而文奉心怏怏謂潘不能為地又二歲潘卒文奉往吊其夫人叱之出口為若而使。我相公歸王公負不義名天下何吊為時人快之。恕歷仕四十五年家居健無恙。日龍大學讀書嘗言我番老方理會學問而薦紳大夫過三原里者必屏呵從走謁再拜叩。贊疑難恕亦應之不少倦如是者十餘年而為正德改元之歲恕九十矣。天子遣行人齋手勅半醲綵幣存問益。

卷十五

二十七

月廢歲夫恕乃復疏言數事又三年卒恕噉食兼數人至其日小減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自氣瀾漫遂瞑計聞上予祭葬特超六官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諡端毅恕有五子十三孫多賢且顯者而少子承祿仕至南京戶部尚書謚康偉有學行不襲其家聲。

李夢陽曰國制文極六曹天造不論夏憲經綸惻愍文皇北征全國是屬三楊熙績臺省坐珍太平所謂代天之相也。英廟之遇文達密畫顯斷的幾精異句體一變成化間三原河州軍縣封丘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齊斷小細海蓄帷幄倭幸請劍必殛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憚斯。

其人夙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邪弘治中華容洪洞鈞陽靈壽陽曲盧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約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馬局體又一變矣雖形迹罔暴義遵矯直亦運數然與。

少保姚文敏公

事 蘇陵 景帝 茂陵

公名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七年進士四年為吏科給事。中內艱闋復入科會虜變。景帝監國議即真公豫議有力景泰元年超陞南京刑部侍郎三年改南京禮部侍郎。勅考察雲南諸吏四年還朝留禮部。上不豫羣情洵洵。

卷十五

二十六

禮官方具議。上皇已復辟調南京刑部未幾召還禮。天順二年南陽薦改吏部七年代石瑁為尚書禮部。上顧公儀度奏對都雅大喜成化四年。睿皇后崩議合葬祔廟禮。上以孝滿太后故輒報聞公疏言。先帝治命。錢后與我合葬內閣無忘朕言率百官伏文華殿門哭諫。泰陵嘗見公及彭時疏謂劉健曰先朝大臣忠厚為國如此五年李秉去商輅欲薦公彭時欲薦王槩而尹旻又欲得尚書相持久之乃以崔恭為尚書是年六月公代崔七年滿九歲加太子少保未幾卒贈少保謚文敏成化初公言少保黃福得諡忠宣土木巫事大臣尚書王佐。

鄭堃雖贈少保未得易名佐操存正大經略弘遠整心術  
端介處事嚴格沒於王事乞謚如福例制曰可謚佐忠簡  
堃忠肅尹旻字同仁歷城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入翰林為  
庶吉士景泰間歷戶吏二科給事中天順初遷通政司叅  
議六年督餉陝西成化二年陞吏部右侍郎五年轉左歷  
佐王李相繼四公九年代魏公尚書累進太子少保太子  
太保太子太傅二十二年致仕弘治十六年卒贈太保謚  
恭簡公選法通敏賢慈皆說端簡論曰九泉執中相繼在  
吏部南人不喜謂二公右北人也時內閣南人各欲用南  
人吏部以故執中僅一年去北人紛然詆南黨善傾人內

卷十五

二十五

閣不得已用克讓南人又不喜克讓數月去而大章入吏  
部出入五年北人為之語曰斬却姚夔頭去奈王翔墓同  
仁代大章凡十三年內閣又指同仁為北黨父子奪官去  
甚矣餘曹之難任也

太子少保李英叙公 景帝

公名秉字執中曹州人正統元年進士為監察御史才識  
宏博謙論持正已負公輔之望景泰二年以僉都御史總  
督宣府邊儲參贊軍務三年秋九刺入貢上言進北使臣  
納哈赤等三千人馬駝畜四萬餘匹除進貢外存宣府  
日支草料宣府草不過二十萬束料二萬石我兵馬

何以供虜使且永樂宣德間虜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令虜  
草地收放不許入境駐劄窺伺正統間許往牧大同以故  
深知地利數犯邊今虜使畜多論許之計不可不防是年  
乘巡撫尋改提督軍務公遂薦葉盛參贊獨石諸城軍務  
劾總兵紀廣副總兵楊能上曰塞田方棘不得以細故  
摺大將下巡按御史勘報廣亦訴公專權召公還京以右  
通政蔣琳為僉都御史代公言官交章請留公上為遣  
言官即勘改琳貴州鎮守督軍務公留宣府四年掩土木  
鷄兒嶺戰沒遺骸萬五千請下大同紫荆諸鎮並掩凡十  
數萬是秋病乞代不許許公一子視疾後復起遼東巡撫

卷十五

三十

公節用愛人恩威兼濟吏民畏而服之又識投將校斥  
遠烽火塞上無大寇深入即小入輒先覺驅出塞即已以  
故邊民得休息軍無冗費虜亦知名輒徙帳避去成化  
二年董山誘誘西寇遼東公及武靖伯討降山建山至廣  
寧誅之徙其黨廣西加太子少保嘉慶四年入吏部武備  
山為尚書五年卒致仕先是公與王鏊以剛方負盛名  
坐廢再起巡撫公遼東王陝西改淮揚時都給事中葉盛  
薦公為兵部尚書王左都御史葉盛入閣時葉自廣東入  
議事御史呂洪言公允薦葉盛名損於嶺南不可薦薦  
公及王鏊上用王兵部公都察院葉亦改宣府未幾公



入吏部公在吏部時崔尹為侍郎不能施巡檢事為考  
功郎中張環所持康御史以星變合諸言官乞汰京官且  
劾戶禮兵三部尚書馬坤姚夔程信并學士商輅康御史  
者與公善故諸大臣疑公公又請會臺官考察京官大臣  
被劾聽自陳上留姚程商而馬罷去有戴御史者請方  
面官復如正統間例聽在京三品以上大臣薦舉而稍稍  
侵吏部劉御史言薦舉開競門不可是年朝覲斥退者眾  
又多大臣姻黨兩侍郎時短公蕭給事中遂劾公下廷  
議兩侍郎唯唯曰吾二人嘗言之奈不肯聽公遂致仕與  
來朝被斥官同弊竟快諸讒忌者蕭給事又為山西布

卷十五

三十一

政使丘陵許建 詔獄諸言官又疏言王傑欲入吏部彭  
時為內主以故逐秉彭不自安願出尚欲弭琴口請用世  
侍郎吏部尹轉左葉附右侍郎代尹東閣二御史蕭給事  
中並請官公居家言官屢薦大臣忌其方輒竟不起謫棄  
敏

太子少保崔莊敏公 事 裕慶 景帝

公名恭字克讓廣宗人正統元年進士為戶部主事有能  
譽出督延綏邊備南陽薦知萊州府府庫故歲入漕海布  
范爛守者奉破家公請量留漕海布餘並出為軍  
布盡歸守庫者八百家十三年萊大旱蝗乞免

下邑通租明年虜犯京師集兵數千遣官部署勤王在萊  
六年吏畏民懷景泰三年陞湖廣右布政使盡革諸冗費  
及和市苗民侵武岡督餉調民兵勦賊賊皆聽撫公安監  
利流民相殺公曰勿急急且大變下令流民願附籍者聽  
否且俟秋成遣歸衆遂定調左江西囊中惟律比圖書衣  
數策省有廣濟庫者庫官吏乾沒五十萬公發其奸賊行  
臺韓雍竟法連坐布政使失職郡邑肅然制為役法調輕  
重任一歲之勞得九年之逸天順二年陞右副都御史巡  
撫蘓松諸郡所至進者老詢利害為興革會都督徐恭請  
浚儀真漕河公役夫六萬人程工贍廩民不告勞又浚常

卷一五

三十一

鎮河避江險四年臨山薦為吏部左侍郎成化五年代李  
秉為尚書不久罷歸九年起為南京吏部尚書奉贈太子  
少保諡莊敏公寬平坦易中無芥蒂臨事剛而不亢柔而  
不蕩其在吏部簡惜人才獎拔後進廉靖自居人知畏憚  
尚書王莊毅公 事 裕慶 景帝 茂陵

公名竑字公度江夏人成籍河州正統四年進士公正直  
剛毅有經濟才初為戶科給事中 歸王監國初坐午門  
百官劾王振誤國請彈文未起錦衣指揮馬順振黨也從  
旁叱言官去公起梓順首曰此正姦臣當誅百官批殺  
順又索毛王二長隨監國為擊灰血漬丹陛內臣滌血儀

長史曰勿滌爲若曹鑿俄遣都御史陳鑑籍振家并其黨是冬虜犯京師命公監守北城軍當是時北城諸將獨戰勝退虜京師解嚴公上言虜去不大挫必再至宜急爲戰守計勿遂謂無事陞命都御史守居庸關訓練士卒繕塞

京師一折又諭以大義感動羣心北門屹然尋病還賑濟劾巡河御史王取貪淫謫取戍開平會災傷公輒開倉賑而以狀聞迺自劾上曰賢哉都御史活我百姓勿劾四年少保陳循戶部尚書金濂皆言公心純政平委曲調劑弘濟民艱况總督漕運姦貪畏懼兼理巡撫兵民慕

戴陞副都御史仍治淮安 唐皇帝復辟謫浙江參政守除名編管江夏蓋 上皇猶記得是請我弟籍振者也居半歲放歸田天順五年李來寇陝西我兵再敗京師曹賊反傷二三大臣南陽薦起公視師會虜退再葺淮上威行惠戰聲望益重 茂陵卽位收用名賢陞兵部尚書時丙廣螢大起公薦前侍郎韓雍有文武才宜令帥師討蠻而雍新得罪衆難之公曰 天子方求暇錄瑜疑雍罪不當用乃竝不以罪廢邪議始立公剛勇練於邊政而徇法多忤三閭月請老去歸二十載乃卒正德中謚莊毅公與李公采皆一時名臣比居鄉公抗志寡交秉出里閭博奕諧

卷十五

三五

諱公聞之曰執中八座大臣胡逐細民戲狎不自愛秉亦非公曰所謂大臣者豈立異鄉曲矯激爲哉

李贊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二公皆正一品也唯相笑故落第二

卷十五

卷十五

三十四

株陵 焦 竑 輯

尚書王恭毅公

事 株陵 茂陵

公名槩字同節廬陵人正統七年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  
陞員外郎郎中屢遷河南按察使所至案無留牘獄無冤  
詞天順初被誣下獄會 襄憲王入朝 上問所過官吏  
賢否王對曰臣過河南百姓遮道訴王廉使冤且言王廉  
使清勁鋤豪拊善有恩有威殿下幸為百姓奏 皇帝還  
我王廉使 上喜立命法司雪公還任尋陞右副都御史  
巡撫陝西設法救荒全活數萬人流徙歸業天順七年遷

卷十六

大理卿出入十年凡兩法司及畿藩讞奏參錯情法多所  
平反時吏請律比者類多深刻公獨持明允濟以長厚諸  
所審駁會文切理倫要簡暢轉相傳錄類成卷籍成化八  
年遷刑部尚書商文毅薦代姚文敏吏部主議者不喜南  
人竟用尹同仁十年卒謚恭毅子臣成化五年進士翰林  
侍講廣西叅政

尚書陳康懿公

事 株陵 茂陵

公名俊字時英莆田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官戶部征秋  
青草天津諸衛公言舊負未饒新額游積人不能堪 詔  
減三十五萬束天順五年兩廣合兵討叛蠻公假便宜勅

督軍與內艱起復明年蠻平解兵始得奔喪成化元年以

戶部郎中陞南京太常少卿四年召為戶部右侍郎公練  
習錢穀凡四方災傷邊鎮請芻粟為裁盈縮條析利害曲  
折七年京師大飢勅公出太倉米百萬斛賑糶公禁絕射  
利者請石以上閉不與八年虜入河套兵出公督餉上便  
宜乞內帑助邊除徑道發丁飛輓軍興不乏榆林大捷進  
俸一等明年改吏部十三年侍郎九載陞南京戶部尚書  
歷吏兵二部又九載請老公孝友廉慎沉毅簡質南曹務  
閑唯戶部金錢布穀出納與內外諸司相關多撓沮不可  
盡如法公一按典則制國用省財不啻數十萬卒謚康懿

卷十六

都御史黃公

事 株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紱字用章封丘人曾祖思豫事 孝陵掌太常事以  
罪編氓沅州又徙戊平越公以故為平越諸生舉雲南正  
統十三年進士行人歷南刑部郎中為人廉直遇事應發  
即重忤時貴不恤人或笑黃郎中呆公正色抗言不為移  
沮亦竟以是得名諱于戶者大猾任俠結權貴顯人嘗奪  
民蘆場萬畝貴顯人業與譚千戶酒食往來即知民枉不  
能直公竟盡法直蘆場歸民歷四川叅議叅政右布政使  
叅政時過崇慶忽旋風起輿前公曰即有冤且散吾為若  
理風遂止抵州沐而禱於城隍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云

云公密訪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為巢公且起率  
吏兵急抵寺盡繫諸僧諸僧中一人少而狀甚悍惡詰之  
無祠牒即塗醮聖額上曬洗之隱有巾痕公曰是盜也即  
訊諸僧不能隱盡得其奸狀蓋寺西有巨塘夜殺投宿人  
沉塘中衆共分其囊賫有妻女則又分其妻女匿妻女隱  
窖中恣淫毒久矣公盡按律殺僧毀其寺倉吏倚王親使  
沒官糧萬計王曲庇倉吏公竟按如法公為錢穀吏精律  
比輒能發摘刃伏威行川中青神令聞風解印綬去右使  
時奏開建昌礪為左使湖廣妖僧繼曉至公曰繼曉以妖  
術故不離上左右今且得罪雖名掃墓實逸賊微武昌府  
館之後堂好飲食無令得出入俄事敗檻送京師伏誅副  
都御史巡撫延綏劾奏將郭鏞等擒豪奸張綱公行道望  
見川中飲馬婦片布遮下體俯首歎息曰令健兒貧至此  
我何面目臨其上乎亟令豫出餉三月邊健兒素貧苦而  
延綏特其大臣名為巡撫健兒雖凍餓不問延綏人心  
朴聞公歎人人感泣願出力為黃都堂一戰已為尚書  
戶部威稜戢然肅革財賦內外諸積弊改左都御史入臺  
天下仰望其風采公憇直崖異常忤人自恐伏禍不可測  
請老去未幾卒

太子太保項襄毅公

事

裕慶

景帝

卷十六

三

公名忠字蓋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為刑部主事陞員  
外郎扈 上北征得走還漸陞廣東按察副使天順三年  
陞陝西按察使內艱陝人數千里赴闕乞留乃奪服還任  
及徵入為大理卿陝人復詣闕乞留改右副都御史陝西  
巡撫成化元年虜入延綏公及寧遠伯擊虜遁去明年又  
與彰武伯破虜四年固原上達滿四叛據石城遠近戒嚴  
勅公總督軍務將兵往討時伏羌伯毛忠戰歿我軍遽退  
公即陣斬指揮以徇陣始定移兵據賊水草因賊兵部恐  
賊來乘請 詔問公當濟師否公不請濟師進與賊相持  
百日賊稍急公隨二卒單騎抵賊寨曉以禍福諸脅從賊  
日相率來降賊有愛將楊虎狸者被我擒公叱令研頭來  
虎狸伏地乞宥來自效公即假以詞色許令立功解金鉤  
束賜虎狸遣去故滿四竟為虎狸所誘擒凡斬首七千六  
百俘獲無算公因陳四事為經又計是時兵事急詭言洶  
洶公督軍矢石雨下無懼色嘗歎曰奉命討賊又無功日  
心效歎矣鈞陽服公勇毅矧國石還仍協理院事故馬端  
肅公每語人曰土達鷲猛關中根本四未平時朝野洶洶  
使其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項公畢竭心力露宿原野者  
六十餘日躬冒矢石者二十餘戰始克獲醜獻馘殄平巨  
寇而止進一階較諸趙輔劉聚王越封拜如寄者不無功

卷十六

四

懲賞薄之疑矣。六年大旱，荆襄流民咸遁入山。李嗣子者，劉千斤黨也，倡流民為亂。復勅公出總督軍務，公遣人持榜入山諭降，即負險不服。縱兵擒勦，不赦凡遺還鄉者四十餘萬。編戍者萬餘，俘斬二千。因上便宜十事，詔暫留撫治。進左都御史，會有星孛，天因言官因論荆襄妄殺，公再疏自劾乞歸，不許。八年，又討平野王剛、小王洪，召還院。荆襄以公處置得宜，三十餘年賊不起，而議者猶指公妄殺，致于天和。交章論奏，故公辯疏略曰：臣忠肅將天威，克平通寇，不意媚疾流言，仰質宸聽。今廷臣之所指兵科之所糾，兵部之所參駁，大率謂臣以流寓良民作盜賊，俘獻京以無罪編戍，作從賊論戍邊，以久居僑民作無籍逐還鄉，至謂祛殺慘酷，甚于夷狄，豈出早傷，皆臣所致。又謂奏報與功冊級數不符，不宜陞賞。臣若不辯，何由自明。竊唯荆襄自劉千斤石和尚王彪就擒而後，有李嗣子王洪燃燼煽禍，千百成羣，遠近荼毒。今臣奉命總師，與李震等督兵悉捕，僅俘百餘，詣京皆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家子，而法可聽其翻異，不知前巡撫楊雍參將王信等屢奏猖獗難禦者，誰邪？其餘賊黨不忍濫誅，簡其丁壯，謫發邊戍，而家屬從之，非無罪者。流民附籍，百無一二，如光化縣陳長千籍，雖有之，然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一千餘衆，

卷十六

爭鬪劫殺，無日無之，可以久居之，故不遣平。若非近山州縣，則固仍其附籍而未嘗遣也。臣始因囑聚揭榜論之，謂荆襄山中已殺數千，益張虛聲，林之使解散耳。彼時原屬烏有，今計殺傷囚繫，或實不過千，較昨討劉千斤擒殺至數十萬者，何如哉？科臣乃謂條千夷狄，而致孽出早傷，亦誠厚誣矣。軍中報捷，初未及謀斬獲的數，每多日濫其後核功定籍，百不存一。雖擒李嗣子王洪輩，以將士爭邀首功，臣皆革去不錄。如功少報多，敢口無弊，今報止一百二十餘級，反加參駁，奚以服人。且兵部尚書白圭亦嘗親蒞此地，親任此事矣。今日之舉，乃圭往日之遺患也。若以今日之功，不宜陞賞，則往擒劉千斤尚遺後患，而得高擢厚賞者，蓋亦少思乎。今臣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謫戍賊黨一萬二百有奇，隨居家屬五萬九千餘，四省境內帖然安矣。先時中外皆慮荆襄禍患，何日得寧，今既平靖，而流言沸騰，反以臣為口實。昔馬援征南，蒙意放之，謗鄧艾伐蜀，來檻車之徵，非唯功不見錄，反致身且不保。今幸遭聖明，不加罪譴，伏乞投閒，賜臣致仕，奏入。帝曰：荆襄事已成功，雖有浮言，朕皆不聽。今覽卿奏，事理益明，卿何嫌何疑，遽告退避，所辭不允。十年，代王槩為刑部尚書。十一年，為兵部尚書，代白圭。公以職方最屬要樞，即調劉

卷十六

忠宣公大夏陸文量公容爲郎時有錦衣百戶韋瑛者挾汪直爲詞察屢興大獄擅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敢正言公發憤草疏約吏部尚書尹旻諸公卿發直瑛奸罪或先瀟言於直而尹旻又先送疏草與直幸上明聖大怒罷直瑛瑛戍邊而直見上獨流言此內臣黃賜陳祖生中傷如御史戴縉因而言直奉法無他以迎上意故上復令直照舊領厥直遂首誣公下廷訊事本起於千戶吳綬綬在楚軍中撓法公急奏取回因而附直用事搆公公廷辯落職去久之諸奸次第敗乃復公兵部尚書致仕劉憲宣曰公平土達流賊功較諸臣爲最而官未延世奈何

卷十六

七

此可以見公道矣初直用事諸大臣耻與往來已而一二大臣首結直於是商文毅公首乞去都御史李賓刑部尚書董方戶部薛遠兵部侍郎程萬里繼去翁世資代遠余子俊代公公家居二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皆馬鈞陽諸公之力也公明果儻曉暢軍務直言正色不屑詭隨子綬孫錫舉進士綬爲江西參政錫爲南光祿卿錫兄鏞以公功世蘇州衛指揮錫子治元嘉靖丙辰進士逸史氏曰韓雍罷二廣五載而卒項忠先雍舉進士至弘治初猶無恙給事御史交薦不起八十餘乃卒俱謚襄毅也

年譜曰禿堅子留公牧馬于沙場公胡服挾所二良馬乘之閒道走望斗而南越四日夜馬疲乃棄馬潛步忽遇一山崖險路絕攀援而上至山半飢憊且行且仆倚石歔歔忽見松下有物塊然遺于路視之乃肉乾公噉肉吸泉復起行若有扶掖之者遠見胡騎出沒恐爲所獲晝匿夜趨凡七日夜始達宣府會御史張公吳按宣府開關納之既見仆地移時乃甦視其足有刺蒺藜百數而公不知也時都御史羅公亨信爲巡撫來視公令人拔之竟日乃盡不能履臥調上谷兩月餘始能起步

卷十六

八

西洋獲奇珍異貨無算帝乃命中貴至部查王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劉大夏爲郎公令都吏檢故贖劉公先檢得匪之都吏檢不得復令他吏檢公詰都吏曰署中贖焉得失劉公微笑曰王三保下西洋時費錢數數十萬軍民灰者亦萬計此一時弊政贖卽在尚宜毀之以拔其根猶追究其有無邪公聳然再折而謝指其位曰公達國體此不父屬公矣

陳建曰嗚呼土木之變文武冠紳灰于虜者何限而公與李文達白恭敏周莊懿蕭文昭諸公皆出一生於萬灰非諸公勲名事業有命自天幾何不爲無定河邊骨耶又曰

項襄毅坐困叛四可比趙充國之坐困西羌而彭文憲商  
文毅主議不移不媿魏相 朝廷有人社稷之福也使當  
時叛四不殄而與套虜連兵則誠可懼然則京軍雖往徒  
費餉搖人心何益邪

太保余肅敏公 事 景帝 祿 茂陵

公名子俊字士英青神人景泰二年進士歷戶曹郎擢知  
西安府西安關中會府也民事戎務諸節鎮大臣使車往  
來極冗繁難治公從容酬酢而上下皆乎悅之西安城中  
水鹹民飲輒病公為開新渠引山泉匝備城市人得戶汲  
至今便利號曰余公渠公又鑿山開道瀉斥鹵灌田千有

卷十五

餘項歷陞左布政轉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自正統中  
都督王禎鎮守榆林未城也禎始城榆林及十八寨移鎮  
榆林尚未備也成化七年始置衛八年公請復廣榆林城  
增添三十六營堡盡補陝中伍籍之脫落及罪謫南戍子  
孫不能南風土者皆聽還伍以實榆林建學立官師擇其  
少者為弟子員於是邊有城堡軍士得勤力以樹蔬果并  
開界石外地使興屯田歲得糧十餘萬石而榆林始為重  
鎮矣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虜不敢復恣肆出入公又  
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為內  
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外至正統初渡河犯近邊始

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東西諸邊  
各據險以守難窺伺唯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  
來犯邊掠我邊人為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  
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及在其外臣以為莫若于沿邊  
一帶墩臺空處築為邊牆立若堡况舊界石一帶多高山  
陡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削削或累築或挑整綿引相接以  
為邊牆實便報可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峯西接寧夏花  
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為對角敵臺若連比不絕  
空處築牆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九堡十有二崖若八百  
二十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十五自是虜寇益稀矣十

卷十六

二年移鎮陝西十三年入兵部為尚書公在邊日久熟知  
虜情及將校勇怯地里險易遠近虜所出入故凡邊臣奏  
請從中調度輒中機宜未幾致仕復召加太子太保改戶  
部公又能知錢穀經費曲筭盈縮諸吏少年敏悟者皆自  
謂不及也十八年又召公出總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關軍  
務公言禦虜利用戰車條式奏上二十二年再出宣大還  
京以左都御史致仕復召公為兵部尚書公乞致仕不肯  
出公平平生仕宦多在西北故榆林修邊之功為最已而入  
兵部出邊鎮欲推榆林法盡修大同宣府兩鎮邊牆而沮  
於讒忌功有緒竟不能就唯鎮榆林時怨謗紛起堅執不

捷卒能成功。番利百世也。公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諡肅敏。時羅山徐廷璋。巡撫寧夏。亦浚濠築壘。繕亭障。有功賞。而鈞陽巡撫陝西。亦大有名。故稱關中三巡。撫云。廷璋出選舉。

都御史韓襄毅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雍。字永熙。吳人也。弱冠舉進士。選授監察御史。尋奉命錄囚。碭山敘論丘純。責賸夫丘。磨兒。磨兒父。教令逃去。因訴他御史純。筆次吾子。他御史榜掠純。強自誣服。然無所得。屍黃河。撈一浮體。支解者。父迺哭吾兒也。于是紳坐極刑。雍疑之。蹤跡得磨兒。純始白父之。出巡按江西。象猶

卷下六

十一

謂雍年少。未經事。雍抵嶺。振刷精彩。經措宏父。後先皆弗如也。廬陵饑。盜大起。雍從巡撫侍郎楊寧謀。設伏捕首虜二百餘。餘孽以次伏誅。楊寧見雍。輒自失。曰。御史印少。而老於吏。是聰明百寧。何可當。大學士陳循。廬陵人。獲知雍才。言於上。擢僉都御史。代寧巡撫。雍時未三十。黜腐吏。奸貪。疏滯獄。均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英宗皇帝狩土木虜。猖獗。西南夷。繼叛。諸省無不被兵。獨江西恃雍少安。息。英宗復辟。下陳循獄。請戍。雍坐調山西副使。尋罷歸。一載。召拜大理右少卿。復右僉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長院者。寇深。剛復少許。可。迺獨心敬雍。雍亦時時有所論。益

石亨誅錦衣。指揮劉敬坐。直所邀。亨午具川。朋黨律。罪。或。難。抗。言。朋。黨。者。阿。比。共。亂。朝。政。今。以。一。飯。當。之。恐。過。重。亨。盛。時。大。臣。中。固。有。朝。夕。趨。其。門。宴。會。且。累。時。今。不。坐。獨。坐。敬。何。也。敬。卒。不。成。虜。復。寇。掠。內。地。制。詔。雍。巡。撫。大。同。宜。府。陞。爵。賜。宴。及。鈔。雍。至。則。虜。已。遁。修。戰。守。練。卒。固。城。堡。為。一。時。北。方。之。重。七。年。還。議。事。上。喜。公。狀。貌。進。兵。部。侍郎。論。南。陽。曰。九。邊。撫。臣。宜。得。如。雍。者。南。陽。復。薦。山。東。按。察。使。王。越。代。公。越。至。見。上。上。又。喜。曰。是。真。將。官。英。宗。崩。內。閣。學。士。陳。文。忠。雍。因。事。問。于。大。學。士。李。賢。左。遷。浙。江。參。政。雍。為。參。政。頗。不。理。省。務。日。選。勝。從。賓。客。曲。宴。西。湖。賦。詩。自

卷十六

十二

娛。純。皇。帝。初。兩。廣。發。寇。復。大。起。拜。都。督。趙。輔。征。夷。將。軍。參。湖。湘。閩。廣。土。漢。兵。討。之。兵。部。尚。書。王。竑。言。千。朝。口。韓。雍。才。氣。無。雙。盜。事。非。雍。莫。可。雍。有。過。請。置。勿。計。於是。使。使。就。浙。江。拜。韓。雍。左。僉。都。御。史。贊。理。諸。軍。務。雍。即。日。拜。命。會。衆。議。進。取。或。請。分。軍。戍。賊。入。廣。西。可。破。雍。曰。不。然。古。仗。鐵。臨。戎。制。關。外。謂。利。國。家。得。專。之。也。夫。兵。有。合。為。正。分。為。商。者。二。廣。地。鮮。完。郡。大。藤。峽。為。賊。藪。木。也。諸。軍。不。先。薄。其。本。適。分。兵。以。趨。末。分。兵。勢。弱。趨。末。難。盡。我。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投。高。廉。甯。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蛇。首。尾。互。應。彼。分。而。拒。我。聚。而。攻。



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茲行必勝，我奪之矣。遂行會趙輔，知雅才軍事，一聽雅，于是督大兵分道進擊賊，直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今日幸遇天兵得生為良民，願先三軍鋒，雅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既縛而後，中利亦出，乃悉斷頸散手，足劍腸胃，分掛箐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遂破之前後斬獲四萬一千七十六，有奇。捷上。天子大嘉賞，雅功制，詔卽軍中拜雅左副都御史。

賜文綵幣六官，一子錦衣鎮撫。雅請以讓其弟，詔可。雅復獻策，二廣賊勢實相聯屬，於是命雅總督軍務，撫鎮而

卷十六 十三

下威，嘉約東，雅既得以便，宜行，益修飭陣伍，擇別將分捕窮黨，與功最鉅，進都察院右都御史，雅威嚴擬王公三司，長吏見，長跪白事，促縮如小吏，軍門設銅鼓數千，儀節詳密，賓佐皆極一時之選。

鄭端簡曰：公言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唯戰勝自戰，叔放云：寧我薄人，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兵貴拙速，不尚巧遲，於是衆從公，會諸軍出東道，遣繡將平陽，峒諸賊，又進平修仁，務浦諸峒，遂直抵大藤峽，奪其險，塞焚其積聚，四面交攻，斬俘四萬一千有奇，盡降其餘黨，斬其藤，改為斷藤峽，置藤縣千戶，所控賊出入，刻石紀功。

班師四年，公言嶺東西地廣山深，恐餘孽復作，宜預為禦，屢請得文武大臣分理，六年，陞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開府梧州，公得承制專決，盡法繩下，不貸大吏，以故謗議遂起，內臣黃沁忌公東縛，不得肆，嗾人上書誣公，上為遣使卽訊，公引疾乞歸，卒年五十三，謚襄毅，公洞達凱爽，篤於孝友，與人交有信義，不為岸谷，臨戎蒞政，豹變鷓鴣，博雖發奸摘伏，而事簡心平，江西嶺南莫不畏如神明，愛如父母，搦詞酒翰，風生水湧，天才逸發。

逸史氏曰：雅稚少時，多奇跡，至今鄉里能誦道之近怪，故

卷十六 十四

賊嗜據無敢窺，獨雅及王守仁兩至之，信然哉。

布政陶公 事 茂陵

公名魯，字自強，鬱林人，父成，為按察副使，從擊賊，兵敗，歿之，上旌其事者，贈官錄一千人，冑監魯補焉，二十授廣東新會丞，魯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或從令尉列見，上官獨昏睡，雖督榜不恤也，大藤峽諸賊亂，二廣都御史韓雅總師討之，檄魯隸麾下，雅威嚴擬王者，二司長吏見，長跪白事，惛惛若不自勝，一日顧峒賊最強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膳侍左右，漫謂曰：丞搗我何意，魯曰：得非某賊耶，雅曰：然，丞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耳，雅怒曰：賊銳甚，又

操匪自衛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當。吾衛者，吾方欲身往，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之耳。最爾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若安當答，魯不拜，抗言曰：夫賊難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者也。謂魯解食粟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魯也。蔣琬龐統廢邑事後，乃為蜀名臣，公幸毋棄魯，使得罪，夜當悉縛諸醜，以獻。雖異之，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辦？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魯猶以為多，兵貴精，請任逸擇。雍曰：任為之，魯乃標式約曰：有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二軍之士十五萬人，其比于式者得二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令募，募數日，足魯乃為別將，日

卷十六

十五

操練陣法，惟牛酒犒，甘苦共之。士爭願為，成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算。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於三百人，已無與者。衆益奮，韓雍大稱賞，言于朝，擢為令。累功進同知肇慶府事，按察僉事，副使。左右布政使，錄其後為錦衣千戶。魯前後任廣東，所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家軍，駭慄遁避不及，遇即叩首乞為良民，得無死幸甚。然此三百人耳，服其心，累用不贖，語有之一夫決萬夫避况三百人乎。

遠史氏曰：士有遇有不遇，魯雖才非韓雍，幾失魯。

太子少保程襄毅公 景帝 隆慶 茂陵

公名信，字彥實，休寧人，生於河間。正統七年進士，十年選給事中。景帝即位，疏薦起薛文清瑄，虜犯京師，公監軍守西城。上五事，都督孫鏗禦虜西城失利，鏗急呼城門求入，公疏言鏗小失利，即開城納鏗，虜益張人心，益危。趣鏗戰，必效厥力。上立詔勿納鏗，虜逼城，鏗兵亦附城。戰，公與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城上鼓譟，發鎗砲，佐鏗虜。退，請勅石總兵于少保，移營關廂外，禦虜，號令諸將，是泰元年使蜀還，廷議奉迎。上皇有龔千戶者，投密書高毅家，言禮宜厚，語漸聞，莫敢發。公倡同列會疏入，明年上中興，固本十策，又明年上修德疏，陞公及葉文莊公參政。

卷十六

十六

山東山西公至遼東，憂去。六年，服闋，改四川理餉松番。天順元年，入賀會，錄景泰間進言者。陞公太僕卿，公案故事，理管衛馬三營，大將石亨、孫鏗、曹欽並疏言太僕苛急，請馬隸兵部太僕寺言。高皇帝諭馬數勿令人知，今隸兵部，馬登耗太僕不得聞，即有警馬不給，請以責兵部。上是公言，復歸太僕。二年，陞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建州酋董山通朝鮮，受偽制為中樞密使，公廉得偽制，疏請先發伐其謀。上為遣給事中使朝鮮，錦承譯官出建州，董山匿不承，出偽制示之，皆愕懼，乞貢馬謝罪。遼東總兵海寧伯董興、倚吉、祥姻，又昵都指揮夏霖，恣不法，分巡僉事胡鼎

發霖奸賊罪四十事、公條上、詔錦衣指揮郭英、逮霖、籍其家、英得霖貨、末減霖、寇深、遂劾公、惑外臺官、濟聖聽、詔詰公、不肯引咎、徵下詔獄、調南京、太僕少卿、五年、召還、侍郎、刑部、憂去、成化元年、起為兵部侍郎、當是時、兩廣川陝、荆襄、諸路、用兵、獨署部、區畫、方畧、皆中機宜、先是、四川貴州、山都、掌蠻、叛、兩鎮守將、不相下、兵又無功、朝議遣憲大臣、督戰、科道官、在軍中者、忽告捷、得賞、未幾、諸蠻又叛、據大壩山、箐險、破合江、上九縣、三年、進公尚書督軍、與襄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賊、公至永寧、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鷲池、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

卷十六

十七

由普市入、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開、渡船鋪、賊恃險拒敵、飛梭下、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弩、賊稍却、攀崖而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貴州已躋其後、四川雲南軍角其左右矣、賊驚散不支、連破諸賊寨、斬首五千、擒二千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窳幽、暗不可入、窰洞圍守月餘、賊灰幾盡、九姓土僚附賊、乘還師、撲勦、又大捷、請移瀘州、渡航鋪、控諸蠻、分山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更大壩、為太平川、立長官司、轄熟夷、論功、兼大理卿、言官論公、上首虜不實、公四疏請老、不允、七年春、無雨、雲公應詔、條開政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申理者五、

其大者、延綏、兩廣、歲遭殺掠、邊以捷聞、朝以捷賀、上下相蒙、戎夷益肆、四方流民、盡聚荆襄、不早區畫、變起中土、天子六師、駟輕居重、京營士馬、疲耗器甲、頓朽、非大更張、緩急可憂、是歲、改南部、參贊機務、公曰、參贊謹、非常、有司事、非所預、八年、合南都大臣、言、典刑除害、三十餘事、乞召還、給事中王徽、劾、退南京守臣、應城伯孫繼光、明年、致仕、又明年、卒、贈太子少保、諡襄毅、以功、得世錦衣百戶、先是、虜又據河套、中議遣大同守將楊信、將兵十萬、搜套、公執不可、公征南蠻、制詞、賞殺皆得專、斷、迨班師、不敢賞殺一人、曰、刑賞、天子大柄、領闕外事、不易集、假大臣、束攝人

卷十六

十八

即幸事集、輒自專、非分也、  
侍郎葉文莊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已巳之變、率同列、請誅將臣、扈從失律者、然後練兵、選將、誅虜、復讐、一日三疏、虜退、請明賞罰、言效勞如孫鏜、故事如謝澤、韓清、宜賞、以示勸守、關不嚴、赴難不力、不可不罰、以示懲、陞都給事中、監守城兵、劾于少保、德勝之捷、時北虜方張、大臣有奏、留邊兵守京師者、公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邊關不固、縱守京師、不過保九門

其志宜固守宣府居庸使會河南陳州流民聚為變勅公往視稍解散得安輯景泰元年春還朝疏進沒名者請迎駕者留中三年遷山西右叅政督宣府軍餉尋以李秉薦協贊獨石諸城守備都督孫安軍務獨石馬營八城被虜殘毀列上利害可興革八條又設暖舖便行旅均疏圖給將士贍款扶傷繼悉備具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頭備戍卒不任戰者屯田給軍中諸費七年外報去天順二年召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請令鹽商入米餉邊與都督顏彪破賊砦八百所斬首萬級八年移鎮宣府代李秉修建屯堡虜至烽振輒發不得掠人畜公在兩廣時丘文莊

卷十六

十九

不喜公以故李文達亦惡公遂有謗公殺降至斥公勞擾嶺南者成化二年文達卒上欲得人入內閣勅王忠肅公慎簡內閣忠肅公薦柯潛萬安劉定之吳節及公五人上用定之四年陞公禮部侍郎五年改吏部六年賑畿山八年北虜入河套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搜套驅虜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勅公往議方略上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唯增兵守險可為遠圖宜令守臣剗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便上從之九年轉左侍郎未幾卒年五十五謚文莊公博學宏才清修苦節每稱慕范希文惜其未獲柄用當是

時慎舉諫官如公及姚夔尹聰尹旻張寧輩皆其選也尹嘗問張宣德以來科中人物誰第一張曰季聰尹曰季聰何敢望與中

太師馬端肅公

事景帝 諡康陵 茂陵

公名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而有異兆貌瓌奇多膂力嘗與羣兒戲十數為羣角之靡不仆年二十六登景泰二年進士吏部尚書王直異其材遂授監察御史時領院事者王文王翺皆嚴重鮮可而獨以文升為國器出按山西再按湖廣所至發奸摘伏有神君之稱還領金臺章奏以母憂歸服除超拜福建按察使鎮守中貴人虐而肆獨

卷十六

二十

文升能制之使稍稍斂戢進南京大理寺卿丁父憂成化初固原土夷滿四與其黨劫其從子指揮瑯嶮石城以叛陝西巡撫與中貴人將討之大敗復合寧夏延綏兵討之又大敗詔逮巡撫諸臣下獄而卽家超拜文升右副都御史代為巡撫佐總督都御史項忠率京邊諸軍五萬討賊文升馳急傳十日至陝時兵已發則簡練其留後者申約東通轉餉五日而嚴馳至軍借項忠屯中路文升言於項忠使盡焚城傍草斷汲路賊始稍稍困石城潰先後俘斬首虜七千六百有奇獲其男女老弱二千六百提闕進文升左副都御史賜金帛遂疏言時事十五條及御戎三

策上皆嘉納進提督甘涼寧夏三鎮軍務虜寇臨鞏文升遣兵逐之至黑水口破擒其平章迭列孫虜復寇章州深入至好水川文升復縱兵破之於湯羊嶺斬首積級至二百餘獲其馬牛羊輜重不可勝計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以紀遂進兵平岷州叛番獲其首首文升有所奏捷不為誇張中亦無主之者以是報賞薄久之始人為兵部右侍郎三品滿九載僅予二品祿俸仍出飭繭門以東至遼左邊備文升嚴汰其弱弗堪者而製五花營八陣圖教之使習皆為精兵遠進左侍郎時陳鉞等後文升為巡撫多謂伺養吏小罪輒逮連輒罰馬而釋之將吏既怨且狎法

卷十六

三十一

而馬價亦踊貴文升上邊事十五條因及之鉞以是銜文升時海西衛都指揮散赤哈移文計驗夷管指揮受夷人真珠豹皮官為究管指揮管懼略都督產察使繫管散赤哈恨之乃率所部十餘騎稱入貢欲以面聞鉞而守將以非所入貢道却弗納散赤哈益恨過經女直建州三衛三衛以朝廷昔誅董山誑不平因留散赤哈聚兵得數千騎大掠鳳集諸堡獨近寨者僧格等十八族皆以有使貢恐誤中兵而留其使走之撫順所白狀鉞方欲自解與副帥韓斌謀置之獄而夜掩屠其族殆盡更奏搗巢捷且請大兵議勦撫太監汪直志方銳欲自往為言上遣太監懷

恩單冒等詣內閣召六部議萬安等相顧莫發兵部尚書余子俊言虜使人貢而掩屠其家何以為中國恩太監曰撫之乎曰撫之則以一大臣偕大通事往足矣文升疾應曰善懷恩入白之上即傳旨命文升偕大通事詹昇往勘直不得行恨文升文升至乃盡赦其被屠家餘眾數百人撫以好語給以布粟而海西與三衛亦來聽文升察其意不實乃具言狀而行諸路伏兵以待俄復入寇伏兵發斬首二百餘級生擒數十人鹵駝馬稱是固以兵威諭都督產察懼悉請歸命而汪直必欲自出出至遼左而事已定文升與議切勿用兵直亦陽聽而中不善又銜其敵禮

卷十六

三十一

空手無饋遺而陳鉞則飭厨傳盛供帳見即叩頭便辟左右僂從皆有賄於是遂相與謀傾文升矣文升竣事歸賜綵幣羊酒理部事如故然直則以密疏言文升禁不與易農器故屢寇塞也於是復遣直偕刑部尚書林聰往勘勘則竟如直言遂下文升詔獄文升言實禁鐵器非農器也汪直既陷文升使請戍重慶衛以去則偕陳鉞大發兵破諸屬夷鉞拜賞賜傾府庫已而皆敗十九年起文升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士卒聞文升復至皆鼓掌喧舞蓋文升至是凡三渡遼矣故東人至今思之亡何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旋人為兵部尚書文升念天

下方困於兵，會貴州都勻苗叛，守臣請合三鎮兵遣討，文升不可，惟遣官勸處卒，無他也。時上幸方士李孜省，欲有所薦，引代文升，忽有中旨調文升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孝宗皇帝立，召改都察院左都御史，上躬耕籍田，既宴而教坊以雜伎進，出褒語，文升正色曰：「汝曹第陳農家作苦使新，天子知稼穡艱而已，褒語何為？公卿愧之。」文升乃復條上十五事，上皆為嘉納，特命提督十二團營兵馬，掌院事。如故時子總以鄉貢上待選，文升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當外者？」尋復為兵部尚書，京師大水，上疏陳時事，於貴幸多所侵，又嚴殿六軍諸校，斥

卷十六

三三

其貪黷選悞者二十餘人，以是有怨家，夜持弓矢擊文升門，又飛書射入東長安門內事間。上嚴令錦衣官校緝訪，而給金吾騎十二，出入為文升衛。文升因乞休，優詔不許，屬文升有小疾，而虜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外，勢洶洶。上使中貴人挾醫視文升疾，賜上尊餽備，因問計。文升謂：「此虜方敗于他部，勢已絀，無能為也。請密為之備，而揚聲逼之，虜果徙去。」安南侵奪占城五州地，詔勒還之，數支吾不服。會二國各入貢，乃請面折，諸廷安南詞服，因論以恩威利害，厚賜之，歸還其侵地。廣西土守岑欽與侄溥相讐，殺巡撫，欲討之。文升不許，第令騰書戒飭。

已皆悔悟，納款請款。時南畿浙江大水，河南山東山西陝西旱，文升請亟勅撫臣發庾以賑，遣使崇祀羣神為民祈請，馬政弊甚，民苦孳生寄養，請覆覈減定其額，著為令。特加太子少保，又之，又加太子太保，有旨傳陞蓋工張玘等二十七員為錦衣千戶。文升力諫，謂：「此先朝弊孔，賴上初窒之，今復啓之，無功而冒武職，徒使邊將解體也。」江南歲侵，有司請募民入粟，授以指揮等官。文升復諫，以為授之指揮，亦能使邊將解體，只宜授散官。上皆為停。哈密忠順王者，故元遺孽，文皇帝寵其王，予金印，使率其民城哈密居之，以通西域貢道。其位高而兵最弱，忠順王

卷十六

三四

疾，王母當國，為上魯番酋領檀阿力所擒，商人畜併奪金印去。領檀阿力女子阿黑麻立以金印歸我。文升請以王母之甥陝巴為忠順王，填之。阿黑麻怨我賞薄，謂陝巴賤種也，何得王。哈密復輕兵入虜，陝巴及金印去，而使其驍將牙木蘭以三百騎入守。文升奏請執阿黑麻之質，使為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流聞廣而薦都御史許進撫甘肅，使率副將彭清等選番漢兵倍道而至，夜坎城，登破之，斬級六十，降自保者八百人。牙木蘭以千里馬走謁阿黑麻，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相讐，攻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圍復哈密，復為赤斤衛兵所微殺，乃遣使上書

謝罪請歸陝巴及金印於是文升亦奏還其貢使酬以少

金帛而哈密復皇清寧宮災 太皇太后 皇太后同居

仁壽宮 上命文升與工部議議修葺文升言團營軍統

於役不可復苦楚蜀突不勝採伐三敵有儲木尚可村太

僕馬惜薪薪其價可以資工匠木石費倘不足則幸發內

帑金數萬足之故落成而公私不告匱 皇太后徙居惟

甚予文升一子錦衣百戶賜錦幣優等北虜火帥大入邊

殺掠吏民 上憂之召對便殿賜酒饌給筆札詞以戰守

之策虜雖訂竟不能深入而會吏部缺尚書即首推文升

給事中亦言吏部非文升不可乃用倪岳而特加文升少

卷十六

五十五

傳十四年岳卒文升乃為吏部尚書明年加太子太傅十

七年 上召文升至暖閣論之曰明年入下觀吏畢集卿

其用心林諒大彰黜陟文升頓首曰 陛下圖治若此宗

社之福也 上乃令中貴人掖文升下階後至考察京僚

給事中吳舜王恭自以躁妄當斥因先事誣文升及都御

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曰吾安可市名而廢法乎悉署

去之滿九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 上崩梓宮當出德勝

門文升徒步號哭二十餘里不稱疾 武宗立吉囚之費

計黃金五千兩白金百八十萬兩戶部計無所之欲裁諸

王賜併借公侯勛親莊田租課文升言 人主即位例推

恩思未下而先奪之非禮也御馬監太監王瑞謂造大婚

禮器物應用儒士李鼎等七人楷篆西天西番字已得請

矣文升力持之曰此曹皆昔考察無行且不良於書今復

用之何以杜倖門乃別選八人以進瑞慙恚誣文升抗

旨文升因乞歸不許當是時幾已內移而文升居位又左

侍郎焦芳日夜觀之會楚人熊繡為兵部左侍郎文升推

出兩廣總制不欲行流言布聞其同鄉御史何天衢因劾

文升衰老文升二十一疏乞歸乃報許而御史王時中又

謂兵部尚書劉大夏刑部尚書閔珪謀代文升故為文升

劾大夏珪二公去二公皆賢既相繼去而焦芳坐得文升

卷十六

三十一

位矣文升之去 人主尚優禮賜勅予寶纓錦絲馳驛以

行月給祿米六石歲給人夫八名供帳領都又三年焦芳

構于中貴人壅削文升官秩正德五年卒年八十五明年

瑾誅芳斥復贈太傅諡端肅予祭祭嘉靖初加贈特進左

柱國太師文升之卒無幾而大盜趙鐸亂河南行剽至鈞

州以文升家在捨弗攻攻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已跳匿

燬其家發芳篋取其衣冠縛葦若人者而屠裂之曰恨不

為天下殺此賊

少保秦襄毅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欽字世縷單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為南京御史有風

我訪中官降北黃驛丞御史陳綱薦知雄縣禁中官捕獲  
被誣得禍幾不測民數千走擊登聞鼓訟寃得宥調知府  
谷縣陞知葭州調秦州成化中為鞏昌知府十三年陞陝  
西叅政有軍功坐事調廣西十八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宣  
府破虜柴溝堡及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悉擒治不  
少貸王許公交親王茂陵怒逮公詔獄命內臣尚亨籍  
其家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還言公貪狀上親閱其  
實嘉歎良义立釋公且賜鈔萬貫旌其廉巡撫河南時會  
汪直至他巡撫率屈禮公獨與抗密疏直多帶旗校擾地  
勢直還上尚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公廉能上出公

卷十六

二十七

疏示直直頓首伏罪益稱公賢弘治三年以右都御史總  
制兩廣軍務破岑欽鷓鴣嶺走匪泗城遂克田州又破海  
南黎及龍水後山賊四年勅總兵安遠侯柳景貪不法逮  
景下刑部獄追賊鉅萬覈其爵景得內降減贓因據他事  
誣公亦被逮坐免臺諫交章論救上報聞三原在吏部  
極言公廉直忠信不可棄內批南戶部尚書黃紱改南左  
都御史公代紱南戶部尚書八年乞致仕不允十一年致  
仕十四年虜報急以王忠肅馬恭襄故事召公戶部尚書  
兼憲職巡撫陝西十五年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整花馬池  
鹽課買馬開謀望城屯田先後斬首九千修城堡開窖一

萬四千所削山崖三千里十七年乞致仕不允加太子少  
保是歲革總制召還部辭得致仕十八年年八十卒贈少  
保謚襄毅公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列位孤  
卿所居僅蔽風雨妻孥菜羹飯不改其舊逆瑾專政時  
公義兒丁玉與公繼妻弟楊瑾爭訐楊瑾因誣公子朋有  
資萬計逆瑾喜即籍公家無所得

太子少保鄧襄毅公

景帝 陝西 茂陵

公名廷瓚字宗器巴陵人景泰五年進士為洋安知縣問  
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兵部尚書  
張鵬時以都御史巡撫薦知梧州會母憂去貴州程蕃府

卷十七

三十八

在萬山中夷獠雜聚難治公知程蕃悉心規畫凡城郭街  
衢廟宇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  
不感悅墾田不輸畧入市不二價四境晏然蔚如中州後  
巡撫貴州適黑苗反叛勅公往視兼提督軍務初撫不從  
始合衆謀調兵食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  
命斬首六千獲二千械首惡俘京奏言都勻清平舊設二  
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釀患致夷人侵田  
奪貨已四十餘年軍疲於戍守民困於轉輸今幸黨惡消  
除非大更張不可條上十一事下兵部議行始設都勻府  
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以右



副都御史召入臺未幾出鎮梧州兩廣自成化初韓襄毅  
平寇後開府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  
兼巡撫公性不瑣瑣益思安靜屬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  
職特去一二太甚者顧羣蠻以劫掠為常往往出沒閩楚  
諸郡公言都御史金澤巡撫偏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付  
澤使二司聽節制度軍馬錢糧可以調度至於湖廣衡州  
設兵備憲臣遷治所柳州便又以廣東龍水為賊巢宜即  
其地設千戶所調軍守禦仍宜給隙地屯種為久計公於  
羣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矚大桂  
諸種作亂以次討平其後四會諸下縣饑盜竊發勢尤熾

卷十六

二十九

公斬獲首惡李景光覃潔及其黨二百餘人餘悉解散歸  
農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兩廣總鎮又有桂陽朱英正統  
十年進士初為御史禦賊葉宗留處州劾外戚汪金內臣  
善增陞廣東叅議葉文莊公每事詢英叅政陝西調兵食  
征固原巡撫甘肅條邊事陞兩廣督撫專意安輯民得休  
息流入復業者十五萬家出入十年召入臺加太子少保  
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英性度宏暢才識通敏剛介而仁  
恕所至有惠政

太子少保童公

景帝 穆陵 茂陵

公名軒字士昂故鄱陽人父碧瑄以精天官學占籍南京

欽天監公幼穎敏讀書過目成誦以景泰辛未進士拜南  
京吏科給事中公思舉職深居簡出不妄與物接嘗上疏  
言省冗員公考察倡武勇擇師儒杜倖進恤京民又言南  
京羅貴民飢請命官賑之俾御史體察多見採納時詔  
南京守備採辦翠毛魚鮓諸物以萬計公極言止之英  
廟復辟覽公奏嘉其敢言尋上疏言弭盜安民數事尤切  
時弊天順己卯以嫡母艱歸服闋改戶科給事中癸未同  
考禮部會試得倪公岳輩十數人時稱得士憲廟踐阼  
公詣上疏言帝王之治當知本末隆聖德用賢才納忠諫  
變非良謹邊備本也而簿書刑名其末也願時引儒臣講

卷十六

三十

求 祖宗謨訓及古帝王修身用人之道推而行之則聖  
德隆命在廷三品大臣歲舉堪任方面一人且嚴連坐之  
法進用大臣亦召三品大臣於便殿各舉一人不當者科  
道糾之則賢才用臺諫之言賞其直貸其過則忠諫納養  
民之政在戶部凡奏報災傷即加優恤則小民安多方求  
將歷試所長文武有犯輸粟于邊則邊備謹 上優詔褒  
美並下諸司舉行之公又言漕河為官舟所阻請命大臣  
督其事仍乞省貢舟而嚴禁之未幾四川盜作 命公往  
撫公至遍歷賊巢宣布恩威諭以禍福賊首王應高等聞  
公名羅拜乞生悉慰遣之夏六月進都給事中會賊首趙

公不聽撫旋復叛去公借鎮巡三司分兵勦捕躬冒矢石斬獲無算凱還蜀人繪班師圖紀焉明年夏四川巡撫言賊復猖獗委谷于公且議出師公曰賊已平奚用出師不數日捷奏果至猶坐言者謫浙壽昌令己丑入覲上疏自理廷議以為寬於是宗伯姚公薦改公僉事督雲貴學政公精于考校隨才造就士風為變按臣交章薦公召拜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公嚴考天文諸生公僚屬之薦者層紙之費夙弊一清己亥夏進太常寺卿仍掌監事教諭余正已奏言曆法之差上命公與之考論不合公上言歲差置閏其來已久我朝考曆制象尤為精密雖日月薄蝕不無先後零刻之殊分秒多寡之異則以土有南北高下故其正已乃謂天地有自然之冬至以至朔望置閏皆非人力可為是不知古人以數求天之術顧以小智亂戒式宜下之吏以正其妄從之復正天下陰陽官納粟免考非制癸卯春予告歸日日蕭然一室非知舊不輕接納縉紳重之弘治改元會欽天官以不職罷眾復以公薦命仍掌監事夏六月日有食之公言日食紀元之初當盛八旺之候宜修身窮理進君子退小人以謹戒尋辭文舉吳吳張紳高鍾自代是冬進右副都御史提督一務兼巡撫時蜀歲侵公首舉荒政設粥以待飢饉

卷十六

十一

乃為禁令三十餘條皆安邊保民之政復以南路鎮番一帶苦蠻夷出沒歲減軍糧備犒賞非計奏以四川官帑銀布代之戎卒乃安公復以其地險遠蠻夷雜居疏言松茂威疊戍守甚艱而疊溪一路尤甚宜調兵設衛令一都指揮守之四處要路各設一倉以便轉輸令一布政司官督之復言沿邊備所州縣皆在萬山中關堡與蠻夷具有害而無利宜捐松茂中羊腸一線之路則關堡舍廩可減兵無遠戍之勞民省轉輸之苦蠻有坐困之機凡八害三利畫一以聞事下所司議行嘗創兵器給諸關堡為禦敵具

卷十六

十二

涓埃論節葉詩邊錄夢徵錄各若干卷藏于家

尚書何文肅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喬新字廷秀廣昌人景泰五年進士父文淵進士嘗知溫州府廉靖平恕召入刑部為侍郎請告歸正統中薦起吏部侍郎景泰中進太子太保佐王直同為尚書被劾致仕去公初主事南京禮部歸葬父下地不得吉會宋樞密陳文定公葬父廣昌子孫貧欲葬其葬地眾謂此吉壤公曰暴入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為按察副使福建陞河南按察使諸貪殘吏倚強援莫敢詰公盡鑄暴坐法去撫戡南陽山谷流民六萬戶陞布政使湖廣成化十七年副都

卷十六

三十一

御史巡撫山西督三關兵事虜自河曲入塞急遣伏兵灰溝旁斬虜大敗去召入刑部左侍郎虜首雜眾寇大同殺邊將紫荆居庸告急初公巡邊遣謀規虜營聲言遣兵鴿其巢虜懼不戰遁去播州宣慰使楊輝雙妾乃寵其子友欲奪嫡于愛諸小酋不肯從輝矯奪大壩鎮算諸夷寨立懷遠宣化二長官司又割播州凱離五十二寨設安寧宣撫司立友為使張都御史輒為輝畫請得旨會愛母友友母益橫誣愛友交通唐王朝延疑愛遣公即訊友母子又鞫金寶賂諸權貴人欲公囚愛眾籍籍為友遊說必欲去愛公至盡得友子母奸惡罪條上曰愛無反謀革友宣撫

削官銷印遷保寧與產業自給播州遂定陞南刑部尚書疏奪內臣守備蘆洲還民

泰陵初召公刑部為尚書上疏乞禁京師胡服胡語鄒御史者尚橫欲躡得大理丞公薦由早魏紳郎中鄒御史恨公會公外氏與鄉人訟即誣公得金錢與行賂帳上下其手要他人又從中主之公杜門引咎辭位下諸根連人詔獄窮治無踪跡公雖湧白竟不安其職請老去公卿臺諫交薦起公竟不得卒後江西巡撫林俊論公文行政節應謚法得謚文肅公守官清慎律已方正事無難易夷險不避嫌疑必行其志

卷十六

三十四

御史高公 事 景帝 裕陵 泰陵 高朝字上達貴溪人景泰二年進士為御史巡河南糾斥不職吏六十餘人會黃河南徙民耕淤地畝收歲數解議者欲履畝坐稅公不可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平陸忽復巨浸常稅猶按舊籍民何以堪天順四年御史趙明等疏劾來朝吏語觸上怒詰疏出誰公任實草疏都御史寇滌言累年奏牘皆屬高明乞貸明過上怒亦解顧喜公曰高明能御史先是公劾兵部尚書陳汝言怙勢納賂下獄死汝言潼關人代于少保為尚書不數月奸賊萬計誅在亭公及門達籍亭家公言亭無反謀蒼頭得免次者百

人臨山薦陞山東按察使。上謂南陽曰：高明宜內用。又謂寇深曰：高明可都御史。南京、南京久弛縱，公振綱紀，劾罷諸貪殘吏。揚州鹽寇起，守兵失利，勅公勦捕，公造巨艦，榜籌亭，往來江南北督戰。又授方略，御史戴琥頓以山擒賊九百餘人，並江置邏堡，高山望候，賊出沒露踪跡，不得逞。江海間稍靖，中官粥私鹽，縛儀真指揮，率大開公盡籍其鹽，劾中官，又條劾戶部及諸巡撫，縱法狀，及陳利害十餘事，衆始忌公。公亦三疏請終養，成化二年，上杭賊起，卽家賜公勅，便宜討賊，公力疾赴闕，先論撫賊降，賊特除，不應進兵，搗其巢，大破賊，俘四百人，誅渠魁十一，餘並

卷十六終

熙朝名臣實錄卷十七

秣陵 焦 竑 輯

少保倪文毅公 事 秣陵 茂陵 秦陵

公名岳，字舜咨，上元人。父謙，正統四年進士，歷陞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天順元年，晉學士，侍東宮。上大學諸直，又明年，考順天鄉試，勢家子弟不獲倖進，造飛語誣公，謫戍開平。八年，赦還，外艱去，歷仕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諡文僖。文僖嘗奉命祀北嶽，夫人姚夢緝袍神入室，生公，因名岳。公瓌偉秀異，目光炯炯，望之如神，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天順元年進士，入翰林，爲編修，考校纂綴，精

卷十二

詳安雅，進講。上前敷古義，傳時政，言意剴切，音吐洪亮。

上喜，歷陞侍讀，至學士。凡生民休戚，財計登縮，戎禦利害，無不諳暢。每大廷集議，公慷慨持正論，一時儀文古典，軍國重計，多公裁定。公又長於奏議，一寫千言，春容飽達，下至瑣屑案牘，吏人旁候，運筆如飛。成化二十三年，茂陵升祠，詔禮官集議，時耿裕爲尚書，公爲侍郎，疏言：上詔可耿公方正持大體，禮文事多屬公，每見公疏，稱善不啻已出。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程敏政，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公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諸儒抱遺經，專門講

授經得復存唐之註疏。咸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若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進左侍郎。會災異。求言與尚書共疏。實畏天戒七事。未幾復陳八事。守嶺南。內臣韋春誘撤馬兒罕。貢獅子開海道。公力言南海非西域貢道。禁不許通。斥還貢物。六年代賤為尚書。內臣韋春傳言。召國師領占竹子。四川公抗言。領占竹借號法王淫昏矯偽。上初登大寶。首納諫言。制奪斥遣。傳聞四方。共稱聖德。今復召還。殊駭羣聽。馬鈞陽言。成化間累度僧道。非便。下禮部議。公言。成化二年。度十三萬二千有奇。十二年一萬三千有奇。二十

卷十七

二年二十二萬四千有奇。十年一度。國版日耗。宜立嚴科。痛加條革。如文升議。便九年改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未幾改南兵部。參贊機務。十一年清寧宮災。條上修省二十八事。十三年召入吏部為尚書。公才學識量優於經濟。於諸卿中。唯推遜馬鈞陽。至論國事。亦不肯苟徇。先是弘治六年。鈞陽言五嶽之名。宜從京師。我朝北嶽乃在。京南。公言。北嶽恒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上下禮官議曰。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洪言。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都改嶽。公議。長是十四年卒。贈少保。諡

文毅。國朝父子為學士。翰林。得並論文。自公父子始。文集並傳。自王忠文後。再見云。公奏議多不錄。錄其論西北備邊事狀略云。近歲虜酋毛里孩阿羅出。宇羅忽。亂加思蘭。大為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日肥。易於屯剽。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山。安塞。安邊。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虞。擁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百里。沿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併者挫衄。怯懦者逃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

卷十七

湧。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於我者。衣食自恣。屢起盜心。處於彼者。窟穴既安。遂無去志。虜勢不輯。邊患不寧。上厯廟慮。遣將徂征。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卧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鬻爵。優游朝行。輦帛與金。克初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殺傷我士卒。悉泯弗聞。撥恰被器械。虛張勝勢。甚至濫殺被虜平民。妄稱逆虜首級。未嘗致其敗。此輒以奔遁為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鈞搭為解。考其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即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

深非細故也。况夫京營之兵素為冗怯，陣陣退縮，反擊邊兵之功，望敵奔潰，又為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褻天威。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宜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陛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還不逮，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罷於奔依，况聲東擊西，虜人奸態，擄虛批吭，兵家與策精銳既盡，而西者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請為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為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

卷十之四  
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東芻百錢，斗米倍前，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輸將不足，則有輕齋，輕齋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其不得已，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芻糶實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又令民輸芻粟而給，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濫之，而商賈費倍蓰之，刑官級日濫，濫法日沮，而邊儲不克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裁以給邊者，歲為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齋於邊者，歲亦不下數

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租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為准折，積實則侵剋軍儲，故朝廷有糜粟之虞，士卒無飽食之計，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軍，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除懷竊取之計，巧為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處，皆支給之數，皆公營私，回上病下，莫此為甚。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道，兵力敵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陛下，誰果分憂盡心，效効乎。採之建白察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紜，據指掌之圖肆

五  
觸應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未知，况欲復城，河比以為之守，必須屯兵塞外，以為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輻重為累，饋餉為艱，彼或倖為遁避，潛財邀伏，或於原野歸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之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眾，裝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膻，使河套一空，邊陲永靖，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

顧險微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瓜不  
可後况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若亦無委  
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撓我困憊  
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大坐勝之機蹈覆沒  
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剪建州之衆  
除朵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之於建州衆  
顏諸衛不過羈縻保塞以固吾圉今若是將使戎狄生心  
藩籬頓壞遺孽難盡邊釁益多是果何知誠為無策甚者  
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既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  
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土

卷十七

皆受之於天於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  
萃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  
而京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撲此實寡謀故  
晉大謬嗚呼一倡百和牢不可移甲是乙其卒莫能合成  
功既鮮高談笑取馮臣所尤不滿者徒以昔生典兵謂詞  
謀為無益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為無傷執已意而不回  
處置乖方指揮失義若向之圖復西戎既為苟且之舉已  
損威而失信近之議置南夷復倡隄備之說以起震而示  
怯遠居中制外之權昧以大字小之體推是以性其他可  
知徒使下弛兵機上墮國紀又皆此輩弊文之過重貽後

時嗷勝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  
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為力也少其致功也  
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貴成功曰增城壁廣斥堠以保  
衆而提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  
間諜以立兵紀而規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  
紓民力其論邊備略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兩省而  
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折津龍門之險然昔  
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即今鹽駝木筏往來無不藉其利而  
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而河南  
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

卷十七

河通舟楫往來便於陸運之害公私之利  
奚啻萬萬也况今河道當濶闊之比數十里接連渭河可  
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  
安及北上游可通邊陲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  
通慶陽又龍門之上倘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  
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  
古跡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立倉以備運某處可  
造船以備運運淤寒悉加導濬漕河務在通通毋憚一時  
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憂可紓雖四方  
之物無不可致矣

太保周文端公

事 裕陵 英陵 恭陵 穆陵

公名經字伯常天順四年進士父瑄字廷王陽曲人宣德乙卯貢士初主事刑部歷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尚書寬大詳雅修脩長身善議論守官廉故鄉無田宅可歸寄家江寧卒諡莊毅贈太子少保公歷官翰林至春坊中允侍奉陵東官講文華大訓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言太子勞公宜跪請東宮坐聽公不從弘治二年侍郎禮部條奏皆傳經義改吏部靈壽人以大明川民田獻太監李廣戶部執議不得允公會諸司奏竟奪田歸民八年諸大臣以災故上言屬公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

卷十七

八

征貢獻斤樂戲而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頗傳上跡跡此疏出誰歟尚書曰疏名首吏部裕寔具草公曰疏草本出經節有罪罪經十年陞戶部尚書凡諸王請河湖稅錢執不與中官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塩八千引幣兩淮准給中官塩銀二萬兩又執不與中官織造浙江者請諸竹木稅又執不與上悅公言併停織造大同缺戰馬鈞陽請出太倉銀市馬公曰糧馬各有司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戶部官非祖訓上是公言更命太僕銀市馬給事中魯昂言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公曰國用不足宜儉於國不宜浚於民織造賞賚廢

土木費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中言非是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為燈費公又執不肯發內

靈臺奏增酒掃卒當給月廩公再疏竟不與修清寧宮調役山東七千人公曰山東歲歉民貧不可輒動請以戶部羨銀顧役壽寧侯家有賜田河間數百頃詭賜額并得勿近民田又千餘頃又乞加稅二分公曰河間地多沮洳歲無常收頃因久旱俾耕退灘一遇淫雨遂成溝壑荷指目前輒增稅貽累貧民轉為流徙且王府賜田私稅二分外戚不宜獨優又聞茂陵妃家私田與民田比一切還民壽寧家不宜獨異疏三四上會雄縣有以退灘地獻

卷十七

九

為東官莊者上念公言擲其奏抵罪十二年致仕康陵即位起南戶部慶去三年又起禮部卒贈太保諡文端公初在清散幾三十年編摩校閱有文章名及授政務守正應變刺裁不滯屹然有古大臣風

太子太保劉公

事 裕陵 英陵 恭陵

公名大夏字時雍華容人舉鄉試第一明年為天順八年中會試又明年廷試高等改翰林院庶吉士居二載解館當留而大夏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遷員外郎進車駕司郎中還為職方司大夏之郎中職方也明紳於天下事所奏履多當上意大司馬倚之若左右手而是時



中貴人汪直與保國公威寧伯比劍邊錄大夏敬排紳之不能時時扼腕安南黎澗破倭占城地西略諸土夷敗於老撾中貴人汪直欲乘間討之使索英公下安南嶺大夏匿弗予尚書爲楊史至再大夏答告曰筭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尚書營乃已朝鮮貢道山鴉鶴關迂迴數十程奏請出鴨綠江漢大夏謂山鴉鶴江便誰不知顧迂之而待今日始有微意乃勿許尋大同師失律倉卒告警大夏規調兵食有餘太宰才之欲以爲少司馬不則太僕卿而大夏亟請外得福建參政已遷廣東右布政使嘗過崖山弔大忠詞及宋慈元后陵泣然曰后與陸張二臣同死國今大忠有祠而慈元不祀義弗稱乃謀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轉浙江左布政去廣東陳獻章以道學自命少許可稱與大夏善嘗稱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毋論於今人中仰古人亦未易當也弘治六年河決張秋詔進大夏右副都御史往治河祀河神而所築堤結若人形物議洶洶大夏不聽乃自上流築壩其壩可三十里復疏四府管之壩可十里壩長限以公大名山東水勢而別河張秋之南以通運艘五旬而河就馴運艘無滯功重而費輕逾於徐有員甚 爾書褒賞入爲戶部左右侍郎十年出治邊餉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剛且取禍公

卷十七

十

日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乃楊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客商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卽中貴子弟不禁也蓋往時糴買糧必百千石草必千萬東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是人極草糴運牟利此法立有糧草家自得告輸貴子弟卽欲收解無所得邊人言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而私家有餘財矣十一年三上草乞致仕歸築草堂居之天下因稱曰東山先生十三年廣東西督撫缺卽家起右都御史其吏人思大夏遺愛鼓舞稱慶大夏亦精心無倦一時肅然盜賊衰止在廣東西一歲所再求去皆不許十五年召爲兵部尚書力辭復不許既廷謝上稱惺惺召問之曰朕數用卿而數辭疾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故辭耳上默然居數日復召問曰彼飲俱有帝何至今日獨言民窮財盡大夏對曰正謂其不盡有當耳他固未暇論臣在廣時廣西取繹木廣東市香藥費罔以萬計上曰卿猶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微飲可一一詳而革也於是 上益察知大夏廉且縝事時左都御史黃璠亦以材見知 上嘗常朝坐金臺帝宣必入夏再宣必

卷十七

十一

御文華有所召對亦必大夏與珊偕時虜數犯邊而太監苗達者在延綏嘗搗虜營妻子有剋獲乃以捷聞上器之察謀令帥師搗虜而問於大夏曰卿在廣知苗達乎延綏至今少息有矣大夏對曰臣在廣不知然問之從征將士所俘獲婦稚十數耳幸而大虜深人不相值值之則無唯類也上曰卿爾太宰何以得志於虜大夏對曰陛下神武故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不能什二且其時淇國公一小道節制衆士爲衆悉委之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唯有守耳款珊亦從傍贊次上遽曰微二人吾幾爲所誤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上與大夏語及

卷十七

十三

之大夏對曰法司持法任怨而使以恩歸上似未足深怒上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孟子云舜爲天子皋陶爲士師執之而已上徐曰珪第執之過耳老成人何可輕棄意允珪請一日問諸衛所卒強可用否大夏曰衛者臣但言民窮而卒窮始甚上曰在衛有月糧征戍有行糧何乃窮甚對曰江南因轉漕江北因京糧它思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者下與其帥共之上欺息曰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爲人主居數日令九卿大臣各言軍民弊政莊浪土帥魯麟爲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恃其部落疆徑歸莊浪以子幼請告有欲予之大將者有欲召還者

之散地者上問大夏對曰彼虐不善用其衆無能爲也然未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不至損威乃爲踰獎其先世之忠順而聽其就開麟卒怏怏病死上復謂大夏京輔左右肘吾欲各宿兵其地大夏乃因御史議請以保定操卒萬人還之鎮以爲西衛而東兵納之密雲薊州以爲東衛報可中貴人監京營者悉失兵遣飛語揚之宮中上示大夏曰禁地豈外人所能及不過此曹子不利於兵耳及問大夏兵餉何以備乏大夏對曰臣無暇及他鎮臣在廣廣之倉城樵按總兵三司供億不能敵一中貴人

卷十七

十三

必令庶如鄧原麥秀者而後補不然姑闕焉可也司禮監太監陳寬選坐營中貴人上面命大夏偕大夏對曰故事獨太監專之非外臣所與聞上曰豈憂此曹惡汝耶我在何憂爭命大夏與英國公懋偕寬往而中貴人苗璋恃夙貴耻不肯與選上業許之矣既而謂大夏不至即奏奏大夏曰如前肯何上曰吾雖意之未發也何謂肯既而璋果不來大夏與陳寬等奏上上切貴璋示若逮繫者而姑宥之上復語大夏諸司言弊政詳矣而不及御馬監光祿寺者何夫弊莫甚於此二曹大夏曰上悉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之耳無何特勅兵部侍郎同給

事御史清理歲省費十餘萬金自是中貴人聞而有所目  
大夏者矣 上嘗語大夏一侍郎才足任艱大夏不對  
再言之又不對 上悟曰吾所言者才不暇及大節卿不  
對者是也既而大夏亦稱一侍郎才 上曰劉健亦稱之  
其人負虛名而寡實用且擅作威福 上又言健復稱其  
鄉人某甚不合朕意後知之乃都御史劉宇也宇竟以熾  
逆瑾敗而兩侍郎者亦皆不稱 上自是益信大夏與戴  
珊賞資金幣有禮無虛月至以玉帶麒麟服賜大夏 上  
一日召對良入曰述職者集矣諸用事大臣皆杜門若二  
卿門何必杜也因各手白金一錠授之曰小佐而庶且屬  
毋廷謝恐它人或缺望一日欲有召大夏在班而上不  
見次日論大夏吾欲召汝汝不在班不免御史糾故已之  
且恐汝同列有忌者珊以老病乞骸骨屬大夏一從史  
上謂珊卿何以亟求去珊不敢對大夏為言珊實病且用  
身率先御史而病弗勝御史當見彈射不便 上曰主人  
留客堅客且為強留珊獨不能為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  
何忍舍朕已汝然者久之珊與大夏皆叩首泣出而相謂  
曰死此官矣俄而上崩 武宗立上少而從左右為俠  
遊幾已露時戴珊已卒大夏與馬文昇相繼乞骸骨詔進  
大夏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賜 璽書乘傳續廩給夫瀕行

卷十七

十四

又賜白金彩幣寶鐘而郎中李夢陽為東山草堂歌語跌  
宕悲壯天下傳之大夏歸未幾而逆瑾亂政與中貴人修  
大夏邸劉宇又微聞造膝事銜之與焦芳比而譖諸瑾曰  
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於是廣西上師岑濬事波及  
大夏而訊之欲坐以激變死中外識不識咸惜大夏先帝  
朝遺老濬不反何名變事與大夏不相涉何名激然無敢  
以語瑾者屬三法司議左都御史屠濬言檢律劉尚書無  
死罪瑾慢罵曰即不死可無皮耶李東陽時居內閣首  
辯之又瑾所使使謂大夏家實貧始永成甘肅衛瑾謀  
殺悉復其帝爵於是言官交薦大夏謂當併復其廩秩而  
中貴人在事者尚不平大夏不許大夏杜門教子弟耕種  
贏即以貸予姻族天下猶以其存亡為重輕居數歲卒壽  
八十一言官復推大夏 詔予祭葬特贈太保諡忠宣  
鄭端簡曰修 清寧宮有旨下部役軍萬餘人公請減十  
五督工者訴上 上令內臣語內閣擬旨詰責洛陽曰惜  
軍力兵部職近劉尚書輒以老辭 朝廷下溫旨勉留尚  
請未已若詰責彼將以不職故辭更於何處得如此人用  
內臣以告 上欣然如公議嘗召論曰事有不可每欲召  
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常行罷者卿揭帖啟朕公  
對不敢 上問何也曰先朝李汝省可戒 上曰卿與朕

卷十七

十五

論國事。豈敢省比。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何異前代斜封墨勅。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內閣。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上稱善。又問近日外議云何。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惟呼。聖德如天地。上曰。夢陽指斥戚。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下詔獄。比奏上。朕試問左右云何。應曰。付錦衣。而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即重責致死。以快中官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不忠如此。朕以故釋復職。一日。上召公入。柳榻前。上左右顧。近侍內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公對。激湫起不能。上命太監李榮掖公出。榮且扶且請曰。吾輩行事多失。老先生幸隱惡揚善。公曰。聖上天性聰明。某今日求退。上曰。李榮每稱卿某於老太監。踪跡踈遠。何以得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上崩。公慟哭不能起。正德元年。加太子太保。致仕。二年。瑾專政。三年。夏。逮詔獄。謫戍肅州。四年。至河西買墓地。五年。赦歸。田。八月。瑾誅。復官。致仕。公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有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其手簡。直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無不盡心。李東陽曰。東山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為者也。

介州外史曰。弘治最多名臣。內閣則劉健。李東陽。謝遷。六

卷十七

其

曹則。歐裕倪岳。余子俊。周經。張悅。戴珊。閔珪。韓文。侍從則楊守陳。吳寬。王鏊。方鎮。則秦紘。王越。要未有如三君子之灼灼者也。想直諫重天下。然不難於孝宗。而難於憲宗。耶文升數更中外。歷權寄不。不相不。蓋以才力勝。大夏仁心為質。道揆法守。晚際魚水。密勿都俞。庶幾有三代之風。所恨造膝之語。少有傳者。

卷十七

七

李夢陽送大司馬劉公歸東山草堂歌曰。東山有草堂。縹緲雲。隋。孤。前。對。祝。融。峯。下。瞰。巴。陵。湖。明。公。昔。時。此。堂。居。麋鹿。熊。家。富。愈。趨。趨。洞。庭。湘。落。風。浪。湧。倒。影。射。堂。堂。欲。動。慘。淡。誰。聞。紫。芝。曲。獨。善。不。救。蒼。生。哭。先。帝。親。裁。五。色。詔。老。臣。曾。受。三。朝。祿。此。時。邊。徼。多。戰。聲。曳。履。謁。帝。登。承。明。謝。安。笑。却。淮。淝。敵。魏。相。坐。測。單。于。兵。九。重。移。榻。數。召。見。夾。城。日。高。木。可。可。殿。英。謀。睿。語。人。不。知。左。右。微。聞。至。尊。羨。自。從。龍。去。不。可。攀。公。亦。卧。病。思。東。山。湘。娥。含。笑。倚。竹。立。山。鬼。窈。窕。堂。之。側。唯。書。苦。死。只。欲。歸。聖。音。優。容。意。悽。惻。內。府。盤。螭。縷。金。織。腸。出。傾。朝。皆。動。色。白。金。之。鏡。紅。票。記。寶。鈔。生。硬。鴉。翎。黑。崇。文。城。門。水。雲。自。是。日。觀。者。塗。路。塞。城。中。冠。蓋。盡。追。送。塵。埃。不。見。長。安。陌。入。生。富。貴。豈。有。極。男。兒。要。在。能。死。國。不。爾。抽。身。早。未。得。君。不。見。漢。二。疏。千。載。想。慕。傳。畫。圖。即。如。草。堂。何。處。

無祿食視竊胡爲乎乃知其真丈夫嗚呼乃知我公真丈夫。

太子太保戴恭簡公 事 裕陵 茂陵 恭陵

公名珊字廷珍浮梁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三年御史督學南畿十四年督學陝西爲按察副使二十年陞浙江按察使尋陞福建兩布政使弘治二年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諸府豪右多窟流聚爲利公刻日令自首嚴練兵伍自製爲管陣法獨盜野王剛越境入竹山平利諸縣守臣畏罪莫敢發公請合湖陝兵誅其首惡縱脅從千餘人事遂定四年陞刑部侍郎九年陞南京刑部尚書十三年改左都

卷十七

七

御史上親鞫大獄諸司震悚公從容應對時有開析天威頓霽主知公清慎每延宣接膝面咨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詔勉留命醫賜食間有慰諭若家人父子公不覺泣下上亦爲動容一日公私懇華容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不得瞑目公同年友受知上上獨不爲我言乎一日上召華容議事畢因問珊病華容言珊又病累疏乞休本出情實乞於允上曰渠病卿奏乎對曰珊在告臣往視珊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見陛下日爲彼達情悃上曰卿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幾何忍捨朕先歸華容以上語

告公忙曰吾不得返家矣十八年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諡恭簡公奉職守法而意常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辰入酉出窮寒暑不變歎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學政尤著

太子少保張簡肅公 事 裕陵 茂陵 恭陵

公名敷華字公質安福人天順八年進士父洪進士爲御史沒於土木公少有奇氣里中有竹樹爲帷公年七歲卽指揮羣小兒盡斬去入翰林爲庶吉士與華容同出兵部爲主事歷郎中華容醇亮端恪公方毅坦直並負時名成化十一年奉議浙江景寧有礦盜聚且議用兵公力請撫

卷十七

七

都御史巡撫山西憂去六年復山西巡撫奏增解池鹽課補藩祿餉大同多折色民困公請太原北可車行者致泅八年改陝西會妖僧據山中爲逆朝議且用兵鈞陽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公果授計山中父老縛妖僧至明年陞南京刑部侍郎十二年右都御史總漕趙撫江北盡斥武臣諸貪刻者時例漕司負筭假銀太倉稍寬其息明年來償償前負又復假前後相尼負益積公曰下剝上橫漕是以窮國貸取息大非政體築高郵湖隄溝殺水勢又築堤寶應十四年改南臺與林瀚林俊章懇稱南都四君子十八年遷南刑部尚書尋召還內臺上知公名與

華容鈞陽浮梁同心故職一時並稱名卿正德元年瑾矯旨逐公歸田又明年女病且革儼承冠掛家廟退終正寢公手采凝重義利介然學問文章貴飾吏治贈太子少保諡簡肅

尚書黃文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孔昭字世顯浙江太平人天順四年進士為屯田主事察友忌公嗾奸吏誣奏事竟白回察坐傾險去官公以故譽益起陞都水員外郎調吏部歷陞文選郎中汲汲以人才為慮嘗曰國家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矯激沽名以閉

卷十七

三

閣謝客為高天下人才何由而知公退客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于冊量其才品隨其地望參之輿論薦用各當其才或勢家干請欲用其私人輒力言不可公亦不妄交游陳恭愍謝文肅獨以道義相好奉詔薦應天府尹樊瑩福建按察僉事章懋文肅言公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愛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蓋十有五年始終不少變陞右通政通政五年陞南京工部右侍郎三原屢薦公竟未及柄用而卒張莊簡稱公學純志潔公正剛直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嘉靖中贈禮部尚書諡文毅子備亦為文選郎中備子綰官生論大

履歷官禮部侍郎遣使交南陞尚書未行落尚書以待致仕

太傅韓忠定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文字貫道洪洞人母妊夢紫承人言與爾文潞公已而生子因名文成化二年進士為給事中工科劾都御史王越薦故吏兵尚書李乘王絃語頗涉兩宮越又附汪堅以故逮文華殿考訊幾死出為湖廣參議累官都御史侍郎南兵部尚書 泰陵知公召為尚書戶部時召見公竟日顧公長歎公頓首謝不職 上曰朕欲理鹽法若人難阻今選備用憲察何公又頓首謝出上疏請革七弊一

卷十七

三

開中引鹽二典販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殘鹽六越境市鹽七轉運乏人 上盡行其言 康陵初卽位青宮舊內侍劉瑾等日導 上大馬鷹兔舞唱角觥廢萬幾公每朝退輒泣屬步李夢陽說公大臣義共休戚徒泣何益比言官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老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閣老又得諸大臣爭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公乃具疏以進曰臣等待罪股肱值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如割中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政日非秋來視朝漸晚仰觀聖容日就清癯皆言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

巧為浮蕩。上心擊。走馬放鷹。逐犬或併優雜劇。錯陳於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嫖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唯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荼粉。離醜。何補于事。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累聖德。乎。奉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

憚為患。非細。伏望。奮剛。斷。剝。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洩神人之憤。潛消亂階。以保靈長之業。跪入。上驚。泣。不。食。理。等。大。懼。初。閣。老。持。言。官章不肯下。關瑾等。宿。已。相。對。泣。會。諸。大。臣。跪。又。入。上。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下。明。日。忽。召。諸。大。臣。入。洛。陽。語。王。鑾。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跪。曰。有。旨。諸。先。生。愛。君。愛。國。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卽。置。之。法。幸。少。寬。上。自。處。是。日。瑾。等。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因。閣。議。堅。持。猶。不肯。下。瑾。等。無。奈。何。乘。夜。繞。上。前。跪。伏。哭。頭。觸。地。曰。微。

上恩。奴儕。且。磔。僕。狗。上。召。勳。璫。等。益。復。伏。地。痛哭。不止。曰。狗。馬。鷹。兔。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諱。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則。唯。上。所。欲。為。誰。敢。言。者。於是。上。立。詔。璫。人。司。禮。監。連。斥。洛。陽。徐。姬。二。閣。老。自。是。璫。益。專。弄。權。矯。詔。奪。公。官。二。子。士。聰。士。奇。皆。削。籍。又。矯。詔。逮。公。詔。獄。欲。殺。公。會。有。投。匿。名。書。者。事。不。果。坐。贖。米。先。後。三。千。石。破。公。家。璫。誅。復。官。致。仕。未。段。卽。位。羣。臣。交。薦。加。太。子。太。保。賜。諡。存。問。曰。起。文。彥。博。於。九。奏。之。餘。人。心。彼。屬。璫。韓。魏。公。于。百。代。之。後。家。慶。彌。長。卒。贈。太。傅。諡。議。稱。公。恩。同。符。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於。學。諡。忠。定。

太子太保林文安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瀚。字亨大。閩人。成化二年進士。為翰林編修。歷陞。論。德。弘。治。三。年。為。祭。酒。公。為。祭。酒。垂。十。年。待。諸。士。嚴。而。有。恩。故事。祭。酒。膳。役。銀。歲。且。百。公。悉。貯。官。搆。祭。酒。公。署。及。監。中。諸。師。儒。寓。舍。九。年。進。禮。部。侍。郎。掌。監。事。十。二。年。入。吏。部。為。侍。郎。明。年。為。南。吏。部。尚。書。會。災。異。率。僚。陳。十。二。事。時。有。御。史。自。巡。按。逮。獄。二。三。儒。生。黃。緣。傳。奉。投。中。書。舍。人。者。公。上。疏。申。救。御。史。乞。寬。宥。以。全。風。憲。之。職。收。回。中。書。舍。人。成。命。以。杜。倖。進。之。門。不。報。十。七。年。復。疏。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明。年。甲。子。請。老。正。德。元。年。蒙。宰。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

玠為公學優才瞻剛方貞介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因災異會陳十二事是時逆瑾測日方正上命南京科道  
官言事被逮公獨往送賜休金且議上章直詣言官瑾聞  
之恨勒科道招詞逮公為黨矯詔降浙江左參政改仕瑾  
恨未已復矯詔指公與大學士劉澍尚書曾文等為姦黨  
瑾誅復尚書致仕按察副使陳伯獻嘗稱公賤者仰之不  
知其為貴甲者仰之不知其為尊愚不肖者仰之不知其  
為賢且習獨非意相干者仰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也卒  
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諡文安子庭樞嘉靖中為工部尚  
書諡諫懿庭樞弟庭機官南京禮部尚書庭機子熾亦為

卷七

南京尚書禮部機與熾三世皆為祭酒熾孜孜不倦教誘  
後進唯恐有忝祖德蓋慈仁謙厚允矣君子弟熹亦舉進  
士為兩司三品大官庭機與熾皆宜諡文庭機文庶熾文  
懿當矣

尚書王文莊公

成陵 恭陵 康陵

公名鴻儒字懋學南陽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公應悟天  
成書過目成誦作字端勁有古法里人有為府史者管致  
公佐書府中知府段堅見公書顧奇史史對曰史里人王  
生書也堅即召見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中人耶留讀書  
府中積食授衣遣入郡學為諸生提學副使陳選異其文

曰此生文章經世非主舉業夫幾發歷河南第一筆仕南  
京戶部弘治九年僉事提學山西十五年進副使提學在  
晉九載 恭陵勵治思賢嘗召見華容論人材曰潘泉中  
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正德改元乞致仕賜誥四年家拜  
國子祭酒不數月愛去七年又拜南戶部侍郎十年召入  
吏部歷左右侍郎嘗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過名者亦趨  
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時吏部尚書陸完有才名與宸濠  
通公亟稱夏忠靖王忠肅二公賢可師法完意不說十四  
年三月陞公南戶部尚書是歲六月宸濠反完敗公出督  
餉鄱湖至九江聞變趨流欲入武昌約守臣起兵討賊又

卷七

高

開 康陵南巡益憤愆疽發背卒諡文莊公性間多識凡  
祖宗設政任人及先華立朝行也歷歷能言至論時務要  
決成敗可否通室如探囊指掌待物開誠不問人私人亦  
不敢以私問也段太守蘭州人治南陽脫略簿書宜導化  
理公及舉人張景純皆太守所議拔弟鴻漸亦舉河南鄉  
試第一官至山東右布政使致仕廉端有吏才

副都御史陳公

公名鑄字宗之系出會稽大父嵩以通天官學徵赴南京  
占籍欽天監父獻錄鄉舉為豐城教諭公賦質卓穎少受  
庭訓以文行聞成化丙午鄉試第一人丁未成進士授禮



部主事乞便養，改南吏部郎中。晉山東提學副使，為人明敏，有吏幹。董學時校閱積弊，公廉詳慎，終始如一。諸生登降之序，皆自書之，不假手吏人。輯涿州志，振發士習，諸生感其風，誼典成就者甚多。齊魯間稱名督學，必首推之。晉江西參政，庚午晉湖廣布政使，會漢沔盜起，流劫郡縣，民之貧無賴者，蟻附其間。徒黨日衆，公設方略，督官兵以次討平之。餘賊未盡，朝廷即晉公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公曰：「良民可驅而為賊，傾不能還，賊為良民手，於是發濠諸郡有從者，不治湖湘素服，公威信見，傲即盡散歸農，盜負阻涿者，咸喁喁有更生之樂矣。」壬申以疾乞

卷十七

三

歸，命朱下而卒。所著有矩庵漫藁、金陵人物志、行於世。弟欽，字諒之，蚤負文譽，與兄鏞齊名。成化丙午丁未同登科。甲授南武選主事，署選軍政，秉持清格，峻拒請托。豪貴者側目，咸思中之。會武庫郎妾性被誣，下獄取勘，同部人皆搖手避。莫敢恭白，公獨奮身，雖其冤狀，詔并建公同繫者二千，妻病日寢，賴公周旋之，得不死。久之，妻乃獲免，而公亦以此名聞天下。出知廣平，廣平為畿輔要郡，簿書真委，公洞達民隱，臨事果決。至則踴鴈風發，百廢具興。以時巡行屬縣，問民所疾苦，庶有司賢不肖而勸懲之。有望風解印去者。郡人號為陳母。弘治乙丑入覲，吏部舉二千石

卓異者十人，請加宴賚，公首與焉。晉廣東提學副使，條教甄別士方，嚮風以疾卒。時論惜之。公嚴毅方正，所與游必當世名人，於物非其義不取。服官二十年，樸素一如寒士。讀其文，典則閑遠，知其於忠愛孝友甚隆也。司寇顧公璘刻其自卷集四卷，游山聯句集四卷，今行於世。

都御史王公

事 茂陵 集陵

公名雲鳳，字應韶，和順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弘治十年為祠祭郎中，疏論中官李廣及異端左道伴進者，是歲十二月朔，獨自郊壇還，坐事，謫陝州知州。編修劉瑞上疏言副使楊漢元才識優長，持憲得體，郎中王雲鳳守官廉正，持

卷十七

三

行，請介相繼獲罪，乞早賜召用。十一年，僉事提學陝西十五年，改副使提學。正德四年為國子祭酒，明年改南通政。是歲請告。七年起家，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益奮發才氣，日夜埋邊，邊吏憚其威，逾年憂去。十年又起家，副都御史理饑淮浙，亡何上疏乞休，嘗移書吏部尚書楊文襄曰：「山中屢聞讜言，近留王昂一疏，人尤傳誦。昔唐介貶數月，兩轉未久，復殿中侍御史，王昂既不獲留，推薦超擢，在公筆端，每恨李文達公近稱賢相，然羅一峯淪落以死，岳蒙泉坎壈終身，極貪陸布政，顧得超拜尚書，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切恐奔趨富貴，譎諛利達者，相見輒稱功，頌德乞憐求。」

官直諫之言無出上達雲鳳登岸，感感激激，惟敢不布其愚。今兩耳並聾，百藥不効，只得耕田納稅，養親讀書，唯俯垂憐念，使鴛鴦各得其性，幸甚。公當官孤立，直行已意，以故上下多齟齬，家素貧，遭地理，誣贖，稱貸，鄉曲終其身不能償。山西巡按言公忠義，無節，請周其家。

尚書林公

事 卷七 康陵 永陵

公名俊，字待用，福建莆田人。少力學，有文，成化中以進士授刑曹主事。習法，執比，稱審而卒。歸之平恕。時上方寵僧，網曉及寺人梁芳，俊以災異上疏曰：「臣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

卷十七

三

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薄蝕，野熊入城，鑿戒之昭，莫此為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氓騷擾，戍卒怨咨，然臣愚謂此手足之疾耳，未甚害也。山西河南連年飢荒，而關陝尤甚，人民流徙，被于荆襄，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倉廩懸罄，拯救無法，樹皮草根，採取盡絕，野盈路，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隕涕。而撫按三司等官，尚食其地，顧盼徘徊，專事勝蔽，民飢至此，漠不為言。大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救焚拯溺，不可少緩者也。謂宜下寬恤之詔，重欺罔之罪，即遣才力大臣及科道廉能官，分賞帑金，馳詣近地，其臨清起運及鄰封

蓄積之糧，聽令願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贍濟，則未死飢民，抑猶可及濟也。抑臣又有說焉。孟子有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不辟。」臣說一行，可以洩天地神人之憤快。聖祖神宗之心，彰陛下為聖明納諫之主，與億萬年無疆之休，萬一忤旨，禍止一身，臣何惜一身之禍而不為。陛下陳之哉。臣聞修養之，韓氏之教，惟誕無稽，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其誣每見於漢唐宋史之間，可考也。妖僧網曉，市井無賴，猥挾邪術，詐欺楚府，宸身逃罪，潛住京師，多方貨絲，致蒙聖眷，敢復感亂，

卷十七

三

誕說謂此寺一建，則聖壽益綿，國祚彌昌，民命咸永，邊疆底寧，以此罔陛下也。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聖學且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聖教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盡如網曉之言，先王之政，然且不為，况萬無是理，而有大害也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位。」子將焉戰。夫鶴之好未害，其失人若此。臣懼夫不斬繼晚，異日之禍，誠恐未涯也。然薦之者，梁芳，芳傾覆陰狡，引用邪佞附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欺罔若趙高，

奢侈若石崇數年間以進貢買辦為名盜國帑藏貴財山積尚銘汪直未能或先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蓋寺夫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為疾為病臣切為身危之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下及閭井飢餓之民咸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而無一人敢以此言進者獨惜官而畏死耳臣何志畏死不言而以爲陛下仁聖之累耶下 詔獄 諭刑 姚州弘治初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大佛歲時集士女以金泥其面後行部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電損稼後與之約積薪伺之果電即止已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

卷十七

十一

乞減齋醮清役占汰冗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成逸欲遠依幸親賢士大夫語甚明切時 毅皇帝在青宮 上嗣胤未廣俊特以爲言已又跪言昔殷武丁爲太子父小乙使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其在祖甲高宗也亦然漢宣帝少居民間涉艱虞故能周悉民情爲守成今主蓋處境大順驕惰易生未必福而求禍也今農畝細民家無十金之產猶慎教子以守先業况 太子國本天地祖宗華夷所付託耶今 皇太子年踰幼學趨向大幾正決於此而多處官中少就外傳非古人早教豫養之意也乞召禮侍郎謝鐸欽漢少卿儲璫南光祿少卿楊廉克講讀官其資序不合實行可取如致仕按察副使曹時中渾厚澄堂澹然和氣處士劉閔恭慎醇粹學行高古于勸講宜稱仍乞禮致時中使爲官僚而令閔以布衣入侍更 勅各部翰林院科道官精訪純德雅望之人以克則兩養薰陶宜有裨益而推立教之本於 聖躬已屢跪乞休又薦時中自代不允以至余都御史巡撫江西時江西歲飢盜起條災異預備奏均徭里甲賦稅事宜所至宣 上德汰官弊問民疾苦以風俗教化爲大務賑荒鋤魁褒表賢老一主于阜俗靖民雖險僻山縣未嘗見上官至者靡不畢造撫循勞來吳城毛竹弘山賊巢單車深入平之一省以安民

卷十七

十一

至今追頌時寧庶人貪得位枝管取祿米過倍官校采奪民利俊至約束之不為勳奏請定祿米歲額布政司徵收貯庫每季長史司支領為著令已濼奏府殿請易疏瑠瓦俊力言當斷以大義毋涉吳王儿杖之賜濼大恨時濼雖暴橫然未有逆萌或以為過後卒反人服其先謀內艱歸陞副都御史再撫江西俊恐為濼所倚斡力辭不赴四川盜僭王璠賊藩省大臣起巡撫四川宣布威德勦撫並行四川平會瑾誅上疏言昔从沙衛殺國楊思勗平亂春秋綱目書之以為功出關寺國為無人也今賊瑾謀逆危于平鈞一髮而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也文武無人以陛下信文武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如永豈不能早發其奸致危迫若是耶今瑾雖誅黨魁猶在終日失刑請擇宗室有官中而召用先朝舊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許進等以修復舊政意指斥用事者故大臣交忌 旨下請責時諸邊征勦宦者必屬其子弟私人寄兵籍目俊一切拒絕惟幸念益惡會與總制洪鍾忤乞致仕忌者謂盜衰易與無所事後可其奏命下朝論大駭蜀人號哭追送者數千人俊去蜀而兩川之寇復作矣寧庶人反俊聞報即夜使人範錫為佛郎機鎗并抄火藥方手書與南頓都御史王守仁勉令勤討賊時言

官交薦不起嘉靖初天子在藩邸知俊名人入繼統召起五部尚書疏三辭致促轉刑部尚書未至即疏 祖宗親儒臣故事乞傾心延接加意採納使邪念消妄心息驕氣平以出政布令又言今太倉之儲盡于無名之冗食小民起著盡于無名之誅求 陛下初詔所革皆其壞極而不得不革者也然貴近之臣往往稱不便莫萬有一更誠更老則諸所革者盡復而天下之公議廢矣又言移風易俗修身先率之士大夫先奉行之成約質渾樸之風既至命侍經筵會暑罷講俊疏言 祖宗勤學故事以諫且言學無緝無滿惜許徐經筵聽講頗不謂勞文華清燕亦不謂熱如 陛下天稟金智年方志學願毋輒罷廢又舉古師臣坐講故事以廣 上德 上嘉納之俊在位于親大臣勸聖學辨異端節財用數數為 上言諸正德中結權倖干政納賂者通政張龍慶鵬齊佐王獻俱奏伏法時內使葛景虛良太監劉寶左少監李朝用來御劉孟陽諸不法事連發為科道所糾皆勿問下司禮監發落俊具言法立乎 祖宗守于 陛下而未行于法官諸葛亮有言官中府中俱為一體誠若賞罰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所以防官邪齊民志也公法于內臣親屬者俱得免是法獨行于外而不行乎內豈雖 陛下盛德左右輩心萬一有作奸

犯科而無法以制之其流之弊安可止耶竊按 陛下見近日參論內臣之多以人情不甚相遠論細謹內臣豈無縱恣外臣難免而近日參論意必外臣有輕重于其間也竊惟大小臣工有六年之考察三載之黜陟而又有科道之糾劾有撫按二司之推舉一千吏議終身不齒不三數年而沙汰去者數千人矣是皆內臣所無而內臣犯法事無大小法皆具奏故 陛下祇見參論之多而不知為執法之平也惟 陛下下法司公訊以昭平明之治 上不聽案寔豎私人獄且其內降送鎮撫司俊奏言 祖宗設

法別部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大小罪犯無不畢由鎮撫司

卷十七

三十四

承術謂之規 所以積伺機察奸細鎮撫司則聽訊大盜妖言者也 太祖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燒其獄具申鞠刑之禁並送法司 列聖恪遵無易自劉瑾後寧以所忌惡付鎮撫文致成獄此法之所以壞也今宋鈺所告太監文事不待法司問結而輒送鎮撫非 祖宗之舊也疏上獄竟付鎮撫俊復言此途一開恐後有重大獄情皆將板求內降以圖幸免將亂階始此 上怒詰責俊以不得其職乞致仕疏八上乃允俊平生不戀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用兵以殺降為大戒以撫綏為上策性簡檢居官尤廉約不取謙金不發公廩蕭然若寒素添厥木

倭修汰以身為表率一時同德諸老每推先焉及過疾遣表薦尚書羅欽順王守仁祭酒魯鐸修撰呂柟宜留輔德襄大政云

少保李康惠公 事 泰陵 庶陵 永陵

公名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父田歷官都御史公與諸兄郎中承恩評事承芳或上承箕承顏各修勵行業公初知太湖為南京主事刑部歷戶工郎中出守南昌富是時南昌難治劇賊驛藩內外孔棘正德六年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岸華林賊破瑞州公廣調課繕壁壘扼溪澗進與賊戰擒胡雲二繼

卷十七

三十五

還府華林賊又叛發副使周憲公論降健賊王奇約內應夜引兵舉火為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輯公即上疏請蠲租八年桃源賊起江浙間快兵備具廷舉總制俞諫請邊兵勦賊公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贖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夾裴源請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源大敗遁去陞浙江按察使陞陝西河南左右布政使十五年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故富饒無虜患自江直開邊虜輒搗武擾我問原路蒲河三城極殘破公修築定遠慶雲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六堡墩堡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鐵嶺蒲河撫順諸城皆濟隄樹木

爲阻固東園稍寧進公休一等逾年請告嘉靖初起公南  
臺轉南京刑部侍郎進尚書又召入吏部尚書道改刑部  
加太子少保上疏論時事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端  
敏公提督剛管公惡郭助驕縱剪其羽翼助愬公欲并中  
胡端敏公辭營務不允八年尚書兵部當是時田州岑猛  
叛用兵兩廣騷動芒部沙保又叛上魯番奪我哈密河  
西小王子歲入塞公與端敏公相繼本兵同心經理戎事  
頗戰於秦襄各營鎮守守備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  
勇內府衛軍數千人此皆破 祖宗法依城社坐耗國儲  
朕民膏血大益衆束手聞目莫敢何問者公恃 上聖明

卷十七

且剪剔去騰驤四衛者詭冒依附奸欺不可請公言官  
府一體請官軍考選清覈並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內臣言  
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彭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皆  
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公執言往歲  
之事正以兵權歸閩人致亂彭義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  
市之賊卽太監曹吉祥也 上從公議公楚人有名 上  
稔知幾欲用爲吏部尚書是年春克正使問九嬪晨起趨  
朝暴疾卒贈少保諡康惠公學有源委才無枝柱提兵南  
北曉暢軍事通達國體議論英發子教益府長史  
筆記曰李承勛二十舉進士爲太湖令有聲入拜南京刑

事六載滿始遷戶部員外郎陞廣衛郎中出知南昌  
府時瑞饒諸屬邑高安姚源東鄉華林瑪瑙越王仙女雞  
公宴章法城益田石馬新安盜互起執察政趙士賢吳廷  
舉各道兵促縮不敢進承勛獨前進破賊於山麓又破之  
於邑門斬首幾六百平五寨華林賊丁大全等敗我副使  
周憲殺之承勛單騎入憲軍寢其牀衆乃定賊黨王奇來  
聽撫搜得其喪刃縱使還奇愧激偕同黨陳羅降復約舉  
火爲志承勛乘之賊大潰俘斬四千五百擒散者二萬餘  
賊平俄而姚源王浩入復叛承勛復討獨有功時吳廷舉  
在賊所誘其下共劫首魁降而中官黎安忌二人名誣下

卷十七

獄廷議白承勛枉起拜浙江按察使遷陝西右布政使轉  
河南左布政 武宗末以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地比隣朝  
漠南枕滄溟東臨鳴綠與朝鮮界而開原孤懸絕域密邇  
奴兒干黑龍混同禿魯艾慈東西金山諸夷窺伺者衆承  
勛奏請築邊牆而賊不時澆我難就於是使別將馬庶禦  
清鎮楊鎮兵關松靖險劉男康福分二軍除定遠慶雲柴  
河道而身負斧鉞先士卒不日而就尋又城中固鐵嶺斷  
陰山遼河之交城蒲河塞女直寇賊撫順道建州貢諸要  
害悉復嘗薦許泰有大將才言者尼之弗果用召爲南京  
都察院右都御史入拜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左都御史掌院事總督十二團營 上手書詩遺之承勛  
與太監張永竭意革宿弊練士伍然自是與總兵郭勛忤  
久改理部事時岑猛以田州叛沙保芒部相仇殺土魯番  
寇哈密小王子殺掠陽和吏民警報旁午承勛查閱夜籌  
懸洞機事以次底績而慮冗食為蠹因大學士張孚敬革  
鎮守守備內官二十七員總衣衛千五百員五百員騰驥  
衛兵及各監局員後數千 為之肅然在兵部三歲  
卒年五十九

太子太保尚書王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瓊字德華山西晉州人也舉進士為戶部郎歷藩臬

卷十七 美

二千石皆第最 武宗廟召拜戶部侍郎進尚書久之改  
兵部瓊為人多計筭穎敏默識凡天下兵馬數多寡強弱  
及塞陲夷險備禪才不一覽悉記無遺 武宗末政在宦  
官多遊幸飢民乘間起為盜最大者山東劉六河南趙鏡  
蜀藍鄆江西桃源華林瑪璫多者至二十餘萬攻城剽府  
庫驅壯士從老稚掠克食劉趙輩專為尚書彭澤陸完先  
後平餘黨次起日益盛封事告變旁午瓊手錄指悉計合  
機宜虜嘗入寇山西一得利踰幾乃復獵境上陽若東者  
瓊曰是必趨舊利奏集諸鎮兵據山西要害賊果入大敗  
之進少保太子太保陳金討兩廣蠻有功調指瓊進少

備贛州盜大起王守仁時巡撫得從軍典法便宜行事  
瓊才之威報可果以次賊平而瓊又再進少師太子太師  
寧王反報至朝中外惴惴亡人色而瓊益治兵首如且曰  
吾久用王守仁上游何耶度反已執之亡何守仁果執王  
時都督江彬得幸瓊素與厚結所言無不常瓊得以成功  
者彬力也瓊惡吏部尚書陸完會完以罪去遂代之嘉靖  
改元言官論其奸狀 獄內閣臣楊廷和欲論瓊死  
已赦出之成遠在廷和因議禮不合罷歸瓊上疏自列釋  
為民勝大入陝殺掠吏民楊一清還朝難其代 詔復瓊  
尚書總督諸軍事瓊至修一清之政加振刷焉犄角遂虜

卷十七 美

去斬獲累二百餘瓊上言鹽池比邊虜覬商人過輒入  
剽掠商以是絕不肯來請外修塹護之然多風沙易潰改  
築墻虜既阻墻不得進商乃肯稍復來邊人以配楊一清  
進太子太保復改吏部卒瓊與彭澤俱號一時名將其議  
哈密事相矛盾論者謂瓊議為得云陸完字全卿長洲人  
郡諸生開敬借 上命括奇貨江南譏張甚過燕常廷曳  
諸生諸生競擊敬走完時實不與而隙者其完名首諸生  
狀聞巡撫王恕列敬罪 上建還完後舉進士而恕以吏  
部尚書監選見完口是故擊闖人者耶推御史當已尚為  
御史累遷至兵部右侍郎朔州民劉六劉七起 盜前後

官捕之不勝稍稍行劫掠聚眾至數萬人 詔左都御史馬中錫討之申錫儒緩好名下教招撫六七果至陽若為就教者兵遂撤而六七遂與其黨楊虎齊彥名益縱賊馳突中錫迺大悔 詔逮下獄庚死完進右都御史假節用軍與法得誅二千石以下完乘傳至臨清遣副總兵馮禎許泰遊擊將軍節承襲楊虎於宋門店龍化集大破之許又磨格基子岩斬首二千俘百五十諸路剪其蔓又不下千計楊虎死賊分為兩山蒙賊太行流劫入河南境者尤狼暴帥曰劉三趙風子有十三萬五千騎而都御史彭澤減寧候仇敏帥秦兵擣之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尚書工部郎出知真定府累進按察使澤為人長大腰帶十二圍其顏盼燁如也平居鮮笑容雖與為偶語叱咤聲若晉召拜僉都御史遷進副都分捕河南賊澤至則大陳軍容振甲引見諸大校責以退縮領軍正論行法建勳諸大校無不惕息惶恐頓首請自效良久乃釋遂鼓行前薄賊凡數十戰皆大破殺虜以萬計趙鏗跳劉三死於陣於是給事御史上言河南賊平陸完養寇自重下 詔切責完懼日夜督諸將徵賊而賊隨劔隨脇聚燒運艘掠臨清邳徐而下犯淮安又奔登州海套與完遇高淺坡時宜大鐵騎及中土材官良家子悉集合圍賊大敗

卷十七

四十一

之六七彥名獨挾驍勇三百騎潰圍出星馳掠河西務將北就達勒厄關險不循道度河南躡荆楚奪艘瓜洲掠汴通之狼山寨完窮追截水陸道六七先後赴水死泉彥名斬首將六百俘三百溺水死者千餘還朝完澤俱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于世襲錦承千戶完尋遷兵部尚書又遷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時蜀盜藍廷瑞鄔本恕為尚書供鍾寧撫日平餘黨廖麻子復起勢愈熾鍾老不復能將詔澤充總督討之澤悉兵破賊殺廖麻子衆避竄山寨多伏弩箚棘中澤分兵搃出入奪水道度窘開一面縱夾誅之且盡或云廖有異術能隱形既事誌獨身跳騰之卒不獲還加太子太保虜萬騎入宣府大殺掠吏民將轉寇近地詔澤出提督三關二路久之虜退仍理都察院澤好因酒使氣時時出瓊上嬖人錢寧挾威公卿咸俛首折節澤切齒不能平瓊因寧所遣親近語事邀澤飲澤醉嫂罵朱寧奴才壞天下瓊謂澤曰勿妄言澤益奮不復可止寧大怒會哈密賊及金印為土魯番所取 詔諭還不可且謀得將寇日肅狀廷推澤經理之澤調寧夏兵自使使請土魯番子緡幣二千銀楮一孟一求和還哈密城及甲土魯番陽許澤輒奉事平乞骸骨澤歸而土魯番變矣薄肅州內寧全軍沒瓊條澤死罪錢寧欲從中下閣臣力掄乃免嘉靖初徵拜兵部尚書以老

卷十七

四十一



加少保致仕卒陳九疇字禹學曹州人多權略善騎射歷仕至肅州兵備土魯番寇肅州總督彭澤遣使約和不得要領九疇奮怒曰彭公受天子命全陝重寄不能身任利害徒模稜效弱宋故能何顏立天地乃勸士卒繕壘堡捕繫番謀巴思等殺之上魯番掠肅州遊擊將軍滿寧戰敗沒九疇遣奇兵襲其營其之大臣奏其激變下獄永陵卽位尋進按察使起拜都御史陝西土魯番復以寇九疇率兵拒戰陷番營部內外夾擊大破之上捷九疇當封而大臣中土魯番流言復以報功誤逮論誣罔輸法天正寬之先虜再寇九疇輒從問道入登睥睨從上射虜噲

卷十七 聖

指幾能分身號飛將云曹謙博習子史有機略揣兵事多曲中父雄立功西北破寧夏調度寔資謙謙從楊一清學清家居謙遺書略曰先生世所不可無者而又世所忌也此何時哉彼勸先生出者非愛先生者也然雄與劉瑾通姻好謙不能止瑾誅父子俱死於獄一清惜之曰謙料人則明也處人則忠也其所自料自處何如哉李卓吾曰父欲與瑾聯姻謙爲子可奈之何遂卷先生但聽忠言免發背毒以死便了勿幸謙之不能自料也李贄曰弇州謂晉溪公貪財好睚眦中人夫滿朝皆受宸濠賂獨晉溪公與梁公亡有也楊廷和爲首相受宸濠賂

檀與護衛乃駕禍於梁公而梁公不辨卒被劾去又駕禍於晉溪公晉溪公又不辨卒被誣下獄論死是孰爲貪財乎孰爲好睚眦人乎嗚呼晉溪不貪宸濠之路而陰用守仁使居上流以擒濠明知守仁不以一錢與人與一面相讓而故委心用之何也少其眼者自當了了何況弇州素讀書作文人邪彼不拒江彬者欲以行彼志耳是以能使守仁等諸大家傑上得爲朝廷用也當時若李克嗣之撫應天喬宇輩之居南京陳金等之節制兩廣卒令宸濠旋起而旋滅是誰之功乎嗚呼此唯可與智者道

少保胡端敏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卷十七 聖

公名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初爲德安推官陞南京刑部主事歷郎中與李承勛魏校余祐友善時稱南都四君子弘治十八年春詔求言公條上十事其一言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內閣不由翰林翰林如胡儼劉球不由庶吉士年當以教官爲給事中王鏊以大理左寺正復爲御史今一切敘轉專泥科條以故才賢抑塞乏人佐理出知府廣西太平太平瘴鄉又多土官苗獠性輕亂而黠好夷其上先守多難之公至則取以威信略去文法李濟太平酋豪也叛殺掠吏士積不服公誘濟中表兄趙元垓使擒之散其兵四千歸農思明叛族黃文昌等四

世殺七知府古三州二十七村地土知府黃賜更服事之至是畏慕公欲來歸總兵康泰因遂執其兄弟三人文昌懼反來奪公守孤城危甚而屬邑王兵嘗被公德者聞之奔命遠來一夕戈甲滿山谷於是文昌請降歸所侵地而黃賜乞為公養子矣土官世襲輒展轉結助索賂土夷土夷以故怨叛益輕中朝人土公令土官生子即問府子弟應世及者年十歲朔望或有事調集皆得携見太守太守為議年數狀貌父兄有故按籍為請土官大悅尋以母喪歸爭拉留弗得也服除補寶慶知府擢江西按察副使治兵撫州諸郡時華林瑪璫桃源盜大起詔右都御史論諫

卷十七

四

發近地兵討之公以兵備從賊氣勢相連絡號數寸萬江西兵素單弱應募及土兵調者又桀驁不可使公日夜拊循漸為勒束陣法陰募招賊降者散為農而擇其勇健置麾下兵始強迺前奮擊賊十餘戰大破之所殺虜追復業無慮數萬人而參議王泰者忌公功譖之俞諫狀不悉上自以資進福建按察使時寧王宸濠縱毒陰結群盜欲為不軌公上疏論攻治二策末及王乞早以禮法裁制詔下兵部議多如公指宸濠怒論公斬罪十摘疏語禮樂刑政漸不出自朝廷為離間親藩因徧賂權奸朱寧蕭敬張鏡等被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介坐公誹訪妖言離間罪

必欲殺公公先是已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得九歸抵家宸濠徧遣克徒挾上旨襲公巡浙御史潘鵬附濠盡囚公家人索公甚急會李承勛為浙江按察使匿公變姓名間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橫逆朝野皆聞微臣憊愚天日共鑒兩京言官程啟克徐文華輩並疏論救請好亦懼公乃得出戍潘陽居四年宸濠果反公軍中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尋召為吏部右侍郎與父喪歸世宗新即位公自喪所上言聖孝治體二難皆見納遷兵部左侍郎數月遷南京工部尚書詹事兼領其賢召為都察院左都御史未就改刑部

卷十七

四

尚書兩月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公時已得疾力論西北事不休溫詔慰行之然薦陳九疇馬吳等有將略大為時宰所厄乃懇求致仕歸賜勅給驛續與廩歸無幾召理南京兵部事復辭乃止卒贈少保諡端敏鄭端簡曰公朴忠直諫氣壯才雄淡泊寧靜清素不滯席文襄稱公論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邵康僖曰胡公疾惡如讐善則猶已余兩為公屬吏手書勉余忠孝大節公議於容與南海不合論芒部功王浚川以為發其過大不喜薦賢才安仁以為侵官相壓亂政發怒訴於朝於容與南海詳土魯脊劫曲先衛人牙木蘭為將牙六藍擁帳內從歸

我土魯番遣使來而大臣即欲縛牙木蘭與之易哈密公  
議曲先循本中國屬牙木蘭反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冷  
密空城懸遠無益事實土魯番善賈多巧術往往以珍奇  
時貴自成化至于今中國為彼欺負今欲甘心牙木蘭  
以勞貳我屬夷而以哈密為餌釣大馬宜勅王瓊為國忠  
謀先盡復瓜沙羽嶺之地悉收亡失屬夷封植哈密永為  
不侵不叛之臣而後請降印庶不辱王命且土魯番方  
洞明中國懸衛諸事且遠越流沙為今難久我大震威略  
以離其黨購賞義附使相破滅此伐交之術正宜厚牙木  
蘭以風發夷及薦馬吳施儒楊必進及九疇為將皆報聞

卷十七

附本

河西之議語侵永嘉彭澤陳九疇得免奇禍昌化嗣伯下  
廷議公言吾輩不得以厚幣故誣朝廷安仁變色大沮以  
故諸大臣皆忌公論大體是不妄安說竟不肯相依附  
賴上明聖憐其忠鯁終始眷注公亦奏議行於世其  
危言正色遠慮深憂天性然也子純肇慶知府有才行屢  
登薦剡引疾乞致仕次子繼勿讀書不大了父亦棄之  
世寧調兵至江西兵官以世寧出見繼繼曰兵素不習安  
能見我父哉兵官跪請教繼乃指示進退離合勢甚詳凡  
三日而世寧歸閱大異之領兵官非能曉此者以詰不能  
諱其實告世寧歎曰我有子自不識何也自是擊賊必從

繼方略世寧十不失三繼策十不失一也世寧之上寧王  
事繼晚日踵入必重酬奈何父曰吾業以身許國矣既到  
世寧下獄是歲繼因念父病死世寧母獨不哭曰此子在  
當作賊胡氏滅矣

都御史馬公

奉 奏 慶 康 慶 永 陵

公名吳關中人長身驍捷善騎射舉進士為監察御史  
尋被劾去事尋以御史時論真定推官至則教吏士習  
武多布置鈎指民家有流馬奸盜亡命悉擒之再用前罪  
謫開州吏士伏欄上言馬吳於真定稱保障甚宜真定  
請勿謫詔許之止何蜀盜藍鄂叛侵掠蜀合四省兵討之

卷十七

聖

未効吏部尚書言馬吳才可蜀按察僉事佐治兵吳至閱  
所部笑曰將不知兵若勝何擇驍勇材力之士千人分四  
隊隊各立長會賊來逼城吳夜出百騎舉砲擊賊營亂自  
蹈籍而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喜以兵起未  
有者吳曰此尚未見大敵胡足喜宜及勝用之遂前遇賊  
賊方陣左而伏兵於右為應吳以正兵當左而身與兵百  
騎直趨伏伏驚潰趨左左陣亦潰兵合擊火其柵大破之  
斬騎將方四捕首虜降萬人遷副使治兵川東道賊延蔓  
勢尚張都御史高崇熙謀於副使張思齊招諭賊賊請降  
而乞往劄臨清市空其民吳曰臨清市蜀襟喉上達重敏

下連湖湘其地饒富沃衍胡可委賊自困獨益傍治兵募召豪傑賊困不敢東伏漢州平填未幾復反集眾至二十萬前後官兵俱敗績賊遂圍中江因謀嚮成都吳以五千騎馳赴中江賊走窮追之與總督彭澤合擊大破殺賊酋廖麻子遂進石金都御史巡撫劉廖麻子死餘黨尚數萬竄於東鄉山推喻老人為帥吳請于彭澤曰山險不便騎射深人謀為主或送失便願發步兵三萬據山入要道賊甯自餓死也澤如吳言賊窘果縛喻老人請降而宅賊在遂寧渠縣者相繼平進副都御史逾歲虜亦不刺自西海

卷十七終

卷十七終

熙朝名臣實錄卷十八

秣陵 焦 竑 輯

太子太保梁端肅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幼岐嶷儼如成人甫受學輒慨然有經濟天下之志弘治己未登進士授德清令尅苦而勤敏一日勘事他邑重囚越獄去公還禱於城隍未幾就擒公詰之曰汝既遁何復為我擒賊曰有一緋衣人尾之欲脫不能耳人咸以為異正德二年晉刑部廣東司主事四年署貴州司員外郎獄小大無遁情大司寇洪公鍾每論諸司錄其讞案以為法五年改山東道御史逆瑾誅榜諭天下出公手筆大學士李公東陽見而絕愛之及為史記李公與楊公廷和各製一篇不愜意乃會司寇何公鑑中丞楊公綸令其屬徧為之李公見公作喜曰此以古詞兼律筆足示後矣遂錄付史館六年出知嘉興未幾調杭州杭以繁富名公至愈以清約自勵入覲具一書二帕費京貴橐中無一長物而公之庶幹益有聞十一年進右叅政尋進按察使會宸濠變起濠去浙邇倚鎮守中人畢真為內應人心洶洶御史張縉謀於公曰事急矣將若何公即就案草檄調兵方略布置一日悉具又自往說真令撤兵衛自是姦謀內沮兩浙恃以安嘉靖二年以服

關再爲雲南按察使先是有土酋相魯夷者六載未定御史日須公爲之公即召至論以王法當誅死今姑貸汝如例罰牛羊若干以贖土酋頓頰輸服御史難其太輕公言治夷法如是足矣不爾是激之變也後訶知夷果密調兵聞無他乃止三年晉貴州左布政使尋調廣東凡入民課金令輸者自權之而視爲監督主藏者不得高下其手往來傳置諸所餽遺卽果疏弗受也公兩典名郡及爲藩臬長壹以便民爲務頌聲載途所至立專祠祀公六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未兩月召爲刑部左侍郎七年改戶部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雲貴川廣糧餉借總制伍公往平

卷十八

雲南至澧州聞捷還拜兼職冬晉尚書十年丁內艱十三年召復任駕謁山陵公受勅借宣城伯衛公錡若守如是者三十七年以考滿解職明年廷臣上議言司徒乃國計大臣總領財賦得人實難竊見材操心蕪直終始不渝且綜理既閑出納有執實清朝人才之望及今未衰尚堪任使乞蚤召用以盡其材上俞之起公原官加太子少保公在位素令親信察市價低昂攬戶不得乾沒所省官錢不可貲算永嘉張公新貴用事常以意氣挫折公卿一日於朝堂厲聲語云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諾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諾永嘉意其黠黠弗了也既而

偵之則無弗夙具者乃歎曰渠固若是韜耶上念吏治

龐雜特命公以司徒行考察所汰簡者數百人人人大服又大獄久不決者四事上命兼司寇諷勸之居數日盡得其情擬奏上喜曰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可無憂矣事竣乃還甲刑部皆以特旨從事前此未有也平生爲國薦賢絕不欲人知是時士大夫頗尚圓通公卿或阿上取寵而公獨屹然自守有古大臣風然竟以此忤於時翊國公郭勛恃寵專擅損兵日餉公疏劾之上下其章所司警助威莫敢詰復按劾不法十事草成未上爲僚友泄其語反爲所中遂落職歸歸兩月而卒嘉靖中工作大

卷十八

典邊費無藝加以水旱癘疫所在告災公籌之殫竭心力必不稍以加賦於民在職力主節財諸濫請浮費悉斥不應初世廟以祠廟故於額外有所需公執曰終不以無益虧國計世廟心弗善也頃之公去且死卒至邊儲大窘計無所出世廟乃歎曰公梁材在當不至是居恒約收條屬意未公自起家縣令至司徒處公解者什九私居者什一終日高拱堂上內外肅然在廣東日右布政林富市肉數多召其僕誠勿過豐富聞之大怒短衣露頂踰路而出誓不已公頽視簿書端坐自如富慙而還爲司徒語其屬曰若輩與人一接杯酒飲有下謁能峻却之乎卒

之日坐部治事無敢闕出入以故資錄請寄悉格不行而歲計益治公狷潔正直出於天性佐食以園蔬絕無兼味公服用漸蕉極下者底裏不厭澆綴唯兩裙鮮潔而已爲尚書宅憂歸始有居室崔公銑稱之曰自公召還司徒塗人丐子相語云今天眼開召回梁公矣此與司馬公入朝何異西長安有屋一區子嫌其陋公至卽居之但埽地塗壁而已子其媿不及也卒之日家無餘貲子孫至不能之京斬郵典隆慶初奉遺詔補給祭葬贈太子太保諡端肅子祭四壇哀祭之典爲始備云

太子少保劉清惠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卷十八

公名麟字元瑞其先江西安仁人國初以武功籍南京廣洋衛至公始登弘治丙辰進士是時外戚張氏驕橫法臺諫擊之逮治甚急公與歸安陸崑抗章申救 敬皇爲之霽威事得解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錄因畿內所踞雪冤滯無慮數百人轉郎中擢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日郡聲大和逆瑾銜公出守不修詞猶授郎中時項細廢爲編氓郡人爭致贖公曰勤苦諸君吾治不逮前劉汝家一錢惠耶既去越人肖像爲小劉祠語在大宗伯王公華記中時與龍寬及湖人吳琬施佩陸崑交因徙居于湖山人孫大初亦以羈旅入社湖中風雅稱

中興焉璉誅起知西安遭內難去郡服闋遷陝西參政屬關內飢虜數深入朝遣貴臣督兵將厚賦軍典請司莫敢異公曰靖邊本以衛民也民可先困乎使者色沮會有赴闕陳訴者命與參政共圖其便議遂寢公亦嚴駁侵漁括道負邊儲竟以不乏踰年權雲南按察使謝病歸嘉靖初起爲太僕寺卿擢副都御史巡撫北畿復引疾章至三四上始得讀時論方高公才節再起爲大理寺卿改刑部右侍郎尋陞工部尚書水衡泉貨之府高潔士頗避之公咨白吏部盡選才庶克曹任仍請築外祭制四司之財貯之特銓主事一人與臺臣同典出納 上嘉公意賜庫名曰

卷十八

五

節慎實自公始凡工部上供率闕內府所徵多消典式不受嚴公條上最甚者十二重得旨裁之中貴人用此衛公會 上遣近瑞督造龍袍於極松公請罷遣忤 旨勒令解職公既歸益遠世紛里中不復知有鉅公者其於文以冲夷雅澹之詞發瑰璋奇嘯之氣幼眇穉穉冥與神會書法宗義獻以還片簡尺牘人爭寶之至與人談議往往出微辭漆妙趣早參玄理兼達天命嘗請王公廷相預作墓銘好樓居而力不能作友人文徵明寫層樓圖遺之常懸之壁命日神樓賓至則陳法書名墨以爲娛叩以時事不答公卿交薦公不知也性清約疏布自喜事繼母戈遇異

母弟鳳尤篤恩禮。先人田廬悉以委之。絕不以豐約累心。太宰李默言公餓居深陽管遣門人候之。公引至卧內。見四壁惟掛書數束。他無長物。又二十年。觴于岷山。遠老堂了無宿具。旋以乳羊。博市沽。風雨滿瀟。欣然達夜。其風尚如此。嘗以為公揆文似公幹。治財似士安。剛介不撓似器之。至于廉約省素。家無餘貲。位列三事。以功名始終。此與東牟劉祖榮何異。世稱二劉。不其然乎。年八十有八卒。贈太子少保。諡清惠。

尚書雍公 事 茂陵 秦陵 康陵

公名太字世隆。陝西咸寧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吳縣知縣。

卷十八

木

吳濱湖湖漲沒田千頃。公作堤。民受其利。稱雍公堤。吳民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殺女。兩月匿尸湖中石下。召夫訊。夫曰。妾逃。兩月踪跡莫知。妾父脇財。始知死所。公使人視其尸。乃訊父曰。夫殺汝女。汝安知匿于石下。且此豈兩月尸邪。此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冀得賂耳。一拷而服。十年召為監察御史。巡鹽兩淮。淮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公巡滿。俱與完室。歷陞浙江右布政使。時勢家鬻販私鹽。鄉人效尤。盜竊橫行。公先收勢家人抵罪。於是盜竊稍息。為都御史。巡撫宣府。舉將李稽不法。部下狀其惡。公具草。且上稽跪堂下乞受責。公曰。此亦軍法。縛下杖之。三軍股慄。

已乃請公于時相。言官遂劾公。以擅辱將官罷之。退居葦曲別墅。不涉城市。正德二年。給事中潘鐸薦公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超起左副都御史。操江。固辭弗允。未幾陞南京戶部尚書。時逆瑾用事。以公鄉人不肯相親。斥公去。而諸所嘗薦公者。鈞陽靈寶皆獲罪。公歸。復居葦曲。與鄉人論稽事。不與上官相見。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幸無以太故屈法也。年八十卒。

尚書吳公 事 秦陵 康陵 永陵

公名廷舉。字獻臣。嘉魚人。成籍梧州。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已字民。時華容劉公為左布政使。知

卷十八

七

公移公輒具尺書。公益盡力效職。有都御史召見公。甚溫。廷舉請事。都御史曰。順德有大瑞某。屬我修其家廟。可稍葺之。公謝曰。令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市舶太監出銀市葛。公即以銀市二葛。曰。奉此為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葛需產。非此中。有也。太監怒。取金去。汪御史惡公。曰。彼專抗上官。市已能。會公壞淫祠。撤其材。作土堤。書院賢館。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屑計斤。兩公因服。稽手。日詣訟所。王大夫。羣泣訴公。亡私盜狀。御史大慚。釋公。弘治九年。都御史者。入為吏部尚書。公時為令。十年。公乃遷成都同知。起復。改松江。十八年。廣東盜起。陞兵

衛金事討平十三村池水盜正德二年革兵備三年改鹽法兼屯田四年陞廣東右參議再逾月陞瓊州兵備副使時道瑾專權公發鎮守內官潘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省帑解京皆非正費曰貢進內也曰禮打照錢賂瑾也五年瑾矯旨坐公枉道荷校不死戍鴈門再月赦還鄉是年瑾誅改雲南兵備副使六年陞江西右參政討桃源賊時總制數易官兵不協力歷數年賊益熾公統智略勇不避難與副使胡世寧發憤欲設奇取捷平賊諭使解散反為賊得賊劫公求撫公詞色不撓久之何得賊中要領公誘勦賊執其酋出復入討平之九年陞廣東右布政使立

卷十八

九

番船進貢交易之法平傳役十年嶺西徭獍作亂兼兵備副使撫治廣東諸府十一年轉左十二年湖南飢陞副都御史賑濟十三年勅勸永順保靖兩江口夷情公為堅明約束條奏上十四年還京復出湖南定諸夷地界又疏言六事備宸濠變宸濠大恨唯恐公巡撫江西嘉靖初召為兵部右侍郎上疏忤輔臣改南工部又改南戶部晉右都御史理南畿折豪強植貧弱禁私驛止妄工南畿肅然公長身而瘠面如削爪衣敝帶察不事藻飾神采英毅志識雄偉言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視財如糞土妻子飢寒而施予不較有亡陞南工部尚書即疏歸歸二年卒年

六十六公居湫隘亡郭外田頗有書至萬卷卒之日不能飲都御史姚鏞為之經理崔文敏公稱公貞才潔履厚行定力鮮儷又曰公恒衣食人妻子乃不能給官四十年百瘁九死不能一日安于朝推下賢哲不憚屈已卒未聞報德者

鄭端簡曰大臣持績谷督撫方隅固欲其威望素著然必有恩信焉非約已密人與士卒同甘苦與農疇其休戚而徒欲以武健警吏蠻金墮媚津要數月日幸無事得內遷即朔祠樹碑稱頌功德人誰信之此五公  
揚信長韓雍等  
舉者信心而行磊磊落落恩威敷布沒世不忘卓乎不可及矣

卷十八

九

尚書顧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璘字華玉上元人弘治丙辰進士授廣平縣知縣入為南吏部驗封司主事進稽勲郎中正德庚午出知河南開封府癸酉調授廣西全州知州丙子起知浙江台州府陞浙江左參政嘉靖改元陞山西按察使以病免庚寅起為江西按察使未行陞浙江布政使壬辰召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疏乞終養忤旨落都御史以布政使致仕丁酉再起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己亥陞刑部右侍郎改吏部會顯陵肇工改工部領山陵事進工



部尚書事竣還朝。改南刑部尚書。公融朗濶達精於吏理。能激昂任事。初藩廣平。甫弱冠耳。而關決敏利。擢伏若神。及爲開封。盜起燕薊。流劫中原。所在驛驛。彭公澤領兵歷境上。簡公自輔。公練兵轉餉。取其呼吸。折衝戡亂。謀畫居多。鎮守中人。廖堂恃逆。黨圍奪自恣。公每折其萌。菜圃誅廖罷去。而工宏者尤誇謾。繼廖出鎮。公故不爲禮。有所徵需。一不答。歲時展。長揖而已。用是積忤宏。宏方恃錢寧爲援。矯詔逮赴錦衣獄。公抗言條對。一無所承。寧無已。遣邏卒陰探郡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以上。鑄三階徙全。全僻荒遠。公不鄙夷其民。而相教之。久之。民用又

卷十八

安士興于學。甫三年。移台州。台武衛錯居。俗獷而喜訐。胥吏並緣爲姦。公爬疏剔抉。求得其利弊所在。次第興除之。故事。武衛諸城。郡爲修築。費率爲主者乾沒。恒歲一築。築輒壞。公餉得所侵漁。悉沒入爲城費。擇人經理。故所隸三城特完。郡瀕海。貧民業鹽自食。苦邏卒窘之。相賊殺不止。公爲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稅入。往軍餉不時給。貧軍多稱貸。阻僮得肆侵牟。公支放有期。軍皆給足。而姦民無所牟利矣。郡南瀕江。多水患。有中津橋且壞。公修復之。因築石堤而樓其上。凡數十楹。人莫喻其旨。已夏潦。水碎至。居民得依樓以避。所活以千計。乃服公先見云。公又

于台。悉浙中事宜。繼起。參藩與左轄。日益練達。故承錯事。惟志所欲爲。若賦發科滿。調補吏胥。皆吏蠹蟠結。前政所不敢問者。公排根絕。蔓振別不少縱。文牒糾紛。隨事朝裁。司無留政。御史按浙者。皆斂手無所事事。迨撫湖南。提封數千里。撫臣尊重。受計坐理而已。公輟車徧歷州郡。跋涉險阻。不爲厭。故事。行部以潘臬守臣自隨。公悉謝去。供頓次舍。才足周用。民不知勞。念荆湖沃衍。而流庸惰弛。科輸煩擾。故所至勸農業。平徭稅。民用安集。而歲亦比登。在鎮逾年。多所建白。首言地瘠民貧。兵食不足。藩祿無節。後繼爲難。又以湖湘控扼邊徼。地大事繁。御史按部歲一代。勢

卷十八

不得徧欲。添差御史。分蒞湖南北。以廣詢謀。又言外臣多茂異。比限以藩府戚屬。不得內徙。非舊制。乞越例推選。以收滯才。時雖不盡行。聞者以爲篤論。顯陵之作。經費不貲。公長于料簡。程省弗懈。視他所營。率損費十五。而功實倍之。且規制宏偉。民不告病。晚與邦禁。不肯駝駝狗人。苟罹於辜。必以法繩之。而怨讟興矣。蓋公負天下重望。高視濶步。遇權貴。或傲然不爲意。而與山林文學行誼士。乃講均敵禮。孳孳獎進之。唯恐不給。坐是忌者。側目。雖晚躋大位。卒困于讒。以沒惜哉。平居事親孝。父病疽。公已五十餘。與同臥起。吮濯扶掖。肉血淋漓。十指皆潰。曾不肯委勞于

人處羣從兄弟九極友愛少學于李璠先生李死妻萬不免飢寒公分俸資給又爲其子置產旋置旋廢而其子卒困以死乃迎萬養于家死爲飲葬而給其孫如子終其身不衰友人胡欽死妻方食貧養姑公俾里中上其事請表于朝文牒往來與一切費咸自公出至于里黨族屬婚喪緩急多倚成于公其於倫誼甚篤也爲文不事險刻雄深爾雅詩尤雋永時出奇峭樂府歌辭不失漢魏風格自少已有名世志舉進士卽自免歸與陳侍講魯南王太僕欽佩及從弟憲副英玉相雁澤聲望奕然出入所雅遊若李獻吉何仲默朱升之徐昌穀皆海內名流而公頡頏其間

卷十八

十三

不知其孰高孰下也所歷沅湘天台衡岳皆山水勝處雖簿書鞅掌而不忘觚翰所至領客讌遊感時懷古臨觀賦詩風流文雅照映林壑有古高賢特達之風噫不可及已所著曰國寶新編曰近言曰領氏七記詩文曰浮湘稿曰山中集曰息園集曰悲凡集曰登衡小記總若干卷英玉名璵有奇節著寒松齋集並行于時

少保王襄敏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以旂字士招江寧人生而廣額豐頤音吐如鐘弱冠游膠庠才名蔚起鄉先生金公澤以右都御史掌南院解圍帶贈公正德辛未舉進士授江西上高知縣時華林賊

方熾流賊復入江掠舟揚旗剽劫庫獄公集鄉兵要隘處適置鐵蒺藜以防之賊自是不敢窺上高已又生擒流賊伍廣等數十人闔境帖然公益省刑紓賦與民休息縣大治選河南道御史臺長彭公澤尤器重公一日指其坐曰當拂拭待子矣出河南省試期至會宸濠叛聞劉瑾者濠黨也乃倡議罷試公徐言江西去汴遠且濠旋撲滅罷試無名遂事事如故瑾又傳 武廟親征道出汴輒下牒取帑銀四萬備供應諸司莫能應公執不可謂 天子御六飛必戒前路 勅至國之未晚今豫發公帑萬一從他道銀散不可歸誰執其咎瑾乃沮嘉靖壬午按福建時泉漳

卷十八

十三

盜起流劫安溪勢日張公檄分守及都指揮率兵勦之月餘平癸未予告還先是公父感風痺再躠終養家居十年壬辰仍補河南道督北畿學甫十閱月擢南太僕寺少卿甲午陞大理寺右少卿戊戌春陞光祿寺卿八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時有議革撫治者公繪四省交會圖鏡之石著論言不可革狀議遂罷庚子陞左副都御史佐院事辛丑陞兵部右侍郎是歲徐呂洪渴漕舟滯不行臺諫言宜如先朝故事簡大臣督治于是公受 命兼左僉都御史以行至則先求故道視泉脈循經流塞分殺自徐洪南抵沽頭增閘若干又相地形引水暫築土壩若

于潛舸得如期達京師汶上寧陽間故有四水權置湖中  
曰安山曰南旺曰馬場曰昭陽勢豪侵沒多獻德邸藉其  
牽制有司因循不敢問公謂水櫃復庶畜洩有地河溢則  
懸河以入湖河溢則懸湖以入河是備緩急遂任怨力復  
之事竣 上嘉悅加俸一級癸卯陞右都御史掌南院鄉  
人億金公贈帶事至是驗矣公處父母邦務持重屏驕從  
簡出入舊宅在聚寶門外市人填溢歲時歸祀必由他道  
謂其子曰昔張湛入里門必步可取以爲法也乙巳考察  
京官中外翕然服其當是年刷卷御史以公錯察武弁至  
千餘員有 旨贖罪公念衛官多貧值熱減 詔至卽承

卷十八

十四

德意悉獨之歎聲載道丙午 召入爲工部尚書至則疏  
瑯河圓明園工典經營節縮得不重費工完 賜銀幣者  
再九月二品滿考 上遣中官賜寶鏡羊酒丁未二月改  
左都御史掌院事公思彭公語益感奮三月一廷試克讀  
卷官九月轉兵部尚書兼提督團營先是陝西總督曾公  
鏡倡議復套業奉 命集議俄 旨出逮鏡卽命公以尚  
書兼右僉都御史代之公 陞拜馳入關亟罷郡縣軍需  
停造器具邀功生事之言一切屏遠又嚴盜馬之罰禁劫  
營之弊勵諸將慎固封守雖倉卒建牙而能推布腹心畢  
屈羣策如延安設游擊一人清平高家二堡與清水營文

縣設守備四人岷州設判官一人文縣參將改分守靈州  
參將移橫城平虜西寧二守備收參將疏入皆得允前此  
哈察熟番久留甘肅公患之同都御史楊博燕閔外鉢和  
寺備可田可廬召諭諸番爲繕室廬分比舍卽口授田示  
之生計仍約朔望族首得入闕爲市諸番感喻稽首聽命  
遂徙帳房七百有六男婦三千五百有奇是舉不煩一夫  
而數十年種類爲之一清自二十七年入鎮至三十二年  
防秋者五市馬者二北虜西番無大舉無深入戊申虜犯  
山丹已酉犯波羅堡及莊浪已又犯高家堡再及鎮羌皆  
督師敗之冬出塞揚兵破虜忻都庚戌虜擾磨石移軍敗

卷十八

十七

走之又敗之寧塞敗之甘涼鎮永斬首一百三級蓋數年  
所未有者復敗之寧夏西沙窩辛亥再戰肅州斬首五十  
七級又敗之寧夏壬子大破虜於清平堡斬首九十四級  
又連敗之扇馬城燕麥川火燒溝神塘嶺已酉番賊出沒  
境上斬一十五級庚戌番賊再犯調兵甘涼斬五十七級  
辛亥斬三十七級計斬虜六百六十八級番族二百級奪  
獲夷器共萬六千有奇駝馬牛羊八千四百降虜及番族  
三千餘人邊人自虜中聞而歸者千二百有六十八人修完  
延慶定邊等處城堡塞寨四千六百四墩臺一十二築完  
瓦查梁及蘭州邊牆二百餘里前後上功蒙 恩蔭子者

二、賜金帛者八，賜勅獎勵者二。壬子八月，二品九年滿考，詔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夫，給三代。誥命癸丑春，病劇，撫按代奏，業得。旨致仕，竟不及聞。閏三月三日卒於國原督府。聞者莫不奔哭失聲。諸鎮軍民爲罷市者數日。蓋公平生不務矯激之行，而唯存實心，不取倖得之功，而必圖成事，不期顯效。耀目前，而要之久遠，不出已意。違衆論，而協諸公議，有古大臣之風。四十三年間，所至政聲大振，功績可數計。聞上震悼，輟視朝一日，予祭九壇，贈少保，賜諡襄敏，仍廕子一人入監。蓋異數也。公性恬和，事父至孝，病十年，食飲起居，不暫離側，涸器亦自澆滌，與鄉

卷十八

十七

人處，皆得其歡心。雖介節凜然，而無幾微見於顏色。於宗族知舊，恩義尤篤。爲司空入京，至東光，聞鄉友蔣淮三喪，厝連窩寺，時舟已踰百里，亟命回舟，留五日，出俸易棺，遣人護歸。南都鄉人謂公長厚，自余公澤後，方再見云。所著有漕河奏議、漕河撮稿、督府稿、督府奏議。若干卷，行於世。

太子太保周襄敏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金，字子庚，武進人。正德戊辰進士，擢給事中。陞太僕少卿，僉都御史，轉副都御史。致仕家居。六年，以原官薦起陞兵部侍郎，轉都御史。歷撫延綏宣府保定淮鳳諸處。已陞尚書南京。南京公所生也。因得焚黃先人之墓，人以爲

榮。公爲人澗達警敏，自在科中，則已諳習世務。章數十條，上度可施行，而後言。武廟數游幸，公上疏請早朝躬覽章奏，總樞綱，頗見采納。又言京糧歲入三百五萬，而食者歲乃四百三萬，當痛爲澄汰。中官以迎佛監織，濫討引葦，暴橫道路，當罷。又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官，外議云已娠，請誅昂而還其女，昂雖不罪，而女竟黜。及公沒，禮部爲公請贈諡，亦獨以公爲給事時，能陰銷禍孽，指此疏也。是時奄幸擅勢，與言路爲仇，不且暮死，則寬公給事中九年，老成周慎，卒免於戮辱，而以久次擢爲太僕。公貌瓌偉，善議論，初在瑣闥，每九卿廷議軍機大事，衆輒目屬公，公口對甚

卷十八

十七

辨，聞者心慚。壬申狼山之捷，兵部議有功將士，例陞三級。公笑曰：不然，將士有實職，有虛銜，有正副參遊，實職大而虛銜小，有管哨管隊，實職小而虛銜大。今一例陞級，則管哨以下，皆可爲督府，而參副以上，或止於都司，首尾倒置，非便。衆是之。癸酉，議用兵，士魯復哈密，公極言西邊虛憊，而士魯險遠，且青海之賊，窺伺西寧，乃欲遠拯哈密，可乎。衆曰：如土魯案金幣，何。公曰：彼能效順國家，何愛於賞，不然，勦之未晚也。已而卒從公議。于是衆以公可屬邊事，以此延綏宣府，皆推公往。公既谿遠，不拘謫，有帥臣體裁，又善煦嫗，接下，其在兩鎮，人見公色詞，既已心安，公益務

寬簡以熨帖之嘗欲管一二走卒時窮冬多不稔公惻然曰邊人若乃若是遂不忍管而百方爲之招商聚粟廣屯積芻以時給其食使人有重生之心又爲之葺墩墪疏石渠期於利盡而人不勞邊人益愛公嘉靖甲申大同殺都御史報至公愕然踟躕久之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眾曰知之公曰若輩以殺之爲得已耶眾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尚何道公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爲命縱授之刃使殺焉其誰忍乎眾大歡呼叩頭退當是時以片言立解上

卷十八

十八

下疑阻及之宜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公數爭之不得侍郎又以引益數萬與其私人爲市而商人無能得者衆固甚怨會諸軍請侍郎請糧不從且欲鞭之衆遂憤轟然而罵因圍帥府公時以病告諸屬奔竄泣告公公曰吾在也毋恐即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痛鞭之軍士聞公不委罪若也氣已平乃擁跪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者罔利不恤我衆耳公從容懇諭以利害衆驚曰公生我始解散去而總制自是亦心愧公延宜皆虜衝公內撫諸軍外策強敵閩城晏閉邊氓綏帶四五年

訖無敗事人益以爲才自公去宣府八年大同復殺總兵據城亂公時起巡撫保定矣遂往扼紫荆擒大同謀者數人送京師會真定巡按李者有疑疾入其邑聞鏡聲驚以邑令謀已欲扶之死廣平守爭之又以守亦謀已至遣吏發卒捕守一城盡空公聞變星馳撫定之上章露巡按罪狀而臺長庇其屬爲之訟寃公復上章力辯廷論竟直公而黜御史公本通達不務爲崖異然大體所在不肯苟爲煢煢此蓋公所難者其以都御史出鎮淮也章聖梓官南祔始奉旨由江而諸護行大臣至儀真議從陸諸官心知不可而憚於江險悒悒不敢任公獨言沿江山險

卷十八

十九

路不可通狀且奉玉體馳峻坂上下撼頓上聞之悲惻奈何議論往返數日而諸大臣亦密探沿江路果險如公言乃決從江之議以錢維舟行如期至承天以葬江千里免於伐棟壞屋役夫數萬人得無走死山谷中公之力也爲刑部尚書轉戶部益能其官乙巳致仕歸試遊年餘病卒年七十有四公喜讀書雖裨官小史亦用以資其經略尤喜爲詩歌羽檄倥偬中率不廢詩有上谷漁陽稿字書有晉人風骨家居好奕進後輩與人言娓娓不厭與士人言言讀書與俗人言言勤業莫不取其有益平生儉樸既貴自奉如居約時獨祀先教客極豐潔曰賓祭重事也

年五十，遂獨居，未嘗畜妾，教諸子愛而有法，一飲食必  
有訓，公沒，賜葬祭，贈太子太保，諡襄敏。

太子太保熊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浹，字悅之，別號北原，幼質穎敏，博學，尤精於易，為文  
詞清勁，以儒士舉，正德丁卯鄉試，甲戌第進士，拜禮科給  
事中，持議寒謬，一時權姦沮懾，已卯宸濠以南昌叛，初濠  
之異圖也，錮公及御史熊公蘭，至親為質，又陰結朝貴，阻  
絕封事，巡撫孫忠烈公疏，上不達，公曰：伐謀貴豫，否則  
羽翼已就，難圖矣。一日，公偕熊公密校草，御史蕭公淮上  
之濠大懼，洩露，遂發兵反，不再月果擒，有憐人者，因導

卷十八

二十

武廟南狩，公倡朝臣累日伏諫不已，奉 命查核松潘邊  
餉，總兵某者，怙勢侵冒，動以萬計，公庶實狀聞，寘之法，于  
午，詔討求，追崇典禮，朝論準治，平間安懿故事，公在蜀  
聞之，抗疏論 今上承統御天，弗緣所後，而禮漢國，不得  
考於宋英，今獻皇豈漢國比哉，反覆以倫理天性辯之，遂  
與輔臣抵牾，出補河南右叅議，至則起察，招遭弭訟，時部  
境寇作，公曰：安得以職守分，彼此耶，即勒兵捕之，會外艱  
歸，丁亥，召修明倫大典，公乞終制，次年大獄明，擢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偕嘉魚李公講求振刷，臺憲一新，明年  
右副都御史，大典成，轉左副，又明年轉右都御史，掌

事，七閱月，有人命獄成於厥，衛羅織者，勅下法司會鞫，

衆依違，公獨奮筆曰：殺人以媚人，那為也，力白其枉，既重

忤中貴，而忌公者因擠之，遂罷免，已亥，駕謁 山陵，御

行殿，召近直，追論舊臣，上曰：浹老成，諭吏部起用，尋陞

南京禮部尚書，句曲人王某者，厥欲表揚朱家巷，以崇

國姓，公曰：天親不可以人為，今日又跡漚，涉牽合，非禮也，

遂寢其議，廷論趨之，庚子，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考

校軍政，去留當材品，人服其公，又奏減龍江淺船餘丁，割

甲若干，以甦困卒，又禁和買，罷諸苛法，留都軍民倚重焉，

癸卯，召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掌院事，公慎差遣，無

卷十八

三十一

遠近勞逸，一揆於才力，曰：紀綱之地，將以糾正官邪，而先  
自枉，可乎，衆志遂定，有起鬪者，聞警報，托疾自逸，公遣首  
領促之，竟無敢逾宿，按歷有擅威福甚者，必貽書令省改，  
嘗辯官民冤贖，剖成案，未嘗徇勢屬，甲辰，改吏部尚書，公  
曰：太宰天下，所與取平者，吾安敢臆，次耶，凡陞敘無小大，  
流品，日與少宰安福王公華亭徐公，及司屬之賢者共焉，  
每每注選，必語所司曰：此缺相宜否，如否，雖十易之，何害，  
尤獎拔寒賤，惟恐其墮落，臺官自嘉靖初，部使者輿刺漸  
廣，公曰：非制也，其敝有司炫威市恩，不免矣，請凡中差論  
列，苟非其專職，無濫及，遂著為令，公在部院，京察二外察

一皆蒞以公嚴京察惟黜其行誼尤無良者有直道被誣者公必辯救之凡遇姦人傾陷善類公皆片言正色諍而全之衆皆悚服公宰銓逾月上優以弼臣之選凡朔望拜朝東遣祭先師帝王社稷皆預焉乙巳公滿考六年加太子太保母萬太夫人年九十公乞終養上溫旨勉留詔有司以粟帛存問曠典也公自是殫竭忠盡於國體公議無弗侃侃者八月疏斥亂仙之妄忤旨公惶恐待罪至十二月固乞休遂遣官校械繫以歸抗狀役在田凡十年足跡不入城府每見邸報知時事災異輒憂形於色尤以未報國恩爲恨每厭術數之學好觀程朱語錄

卷十八

三

體驗於身心以是臨大政決大疑確有原本蓋以抗直任事以惠利救時公識其大矣

尚書胡公 事 永陵 昭陵 定陵

公名松字汝茂幼卽嗜學家窘無所得異籍則借抄讀更輯古名臣奏疏諦觀之喟然歎曰經理天下者不當如是耶其志向已槩見於此云嘉靖戊子領鄉薦已丑成進士授東平知州秩滿遷南京兵部員外郎改禮部祠祭司進郎中陞湖廣叅議山西督學副使進叅政以言事指斥權貴得罪家居者十餘年後用言者薦再起公爲陝西叅政尋轉浙江按察使進右布政使轉江西左遂擢公爲右

副都御史巡撫江西陞兵部左侍郎改吏部陞南京兵部尚書尋以吏部尚書召入方其爲州時州有巨豪劇寇前守累不能收捕設法擒殪之民有訟必先諭之以理不得已方置於法故民莫不愛公之惠而畏公之威至構祠祀公其在留都時以部員冗職稍有餘暇卽聚經史求微詞與旨叅機考互必浹洽曉暢而後已且曰爲學如儲積既多水旱盜賊應用將不竭矣及在湖藩賊糧餉值湖北叛苗鎮軍之變公紆籌策親履行陣遂致蕩平捷聞特降璽書慰勞且有白金綵幣之賜秋闈試士以公爲提調而是科得士爲多其督學山西時公乃樹風聲明經術將以儲實材爲天下用而士類亦彬彬然嚮風矣會虜酋入南

卷十八

三

地抄掠民倉卒奔避太原太原城堅閉弗納公憤然曰是非我赤子耶若何弗納弗納其奚用守爲守將懼遠納民民賴以全活甚衆於是公遂上疏曰虜之敢于深入者以邊將暗懦失於先機故也賞罰不得當功罪不時審奸豪潛入虜地爲嚮道而莫之察帥臣隱控劾目以捷聞而弗之究則備禦何由嚴而虜安得不深入竊爲國家憂之謹上便宜十二事曰懲苟玩曰堅障候曰懷携貳曰蓄孽牧曰慎任使曰利器具曰廣間諜曰清耗蠹曰嚴備禦曰核屯戍曰預積貯曰撫傷痍壹壹數千言皆切中邊計要害

上可其奏，卽擢公參政，協守鴈關。蓋知公可大用也。公文臣也，一旦起言邊事，人固忌之，而疏中語頗侵當時用事者，以故得罪去。公家居，築娛老堂，奉二親，別構尚友堂，聚天下諸書讀之。又曰：是文耳，曷若借一二同志遊東南，歷覽形勝，常有脫悟處也。時公同年友羅君洪先、唐君順之，亦以言事廢。二公竝有志學古者，與入宜興山中，盤桓，究解而公之神已脫然超上乘矣。當是時，言者以邊才薦公，乃起公陝西，駐平涼，乃條數十百事，若嚴保甲、均賦稅、選伉健、置常平、大都河爲經久計者，其在浙將吏多餽軍食，薄時，公案發之，賊巨萬，人心肅然。其撫江西，通流賊，豕突

卷廿八

三

殺長吏，公受命，卽率浙兵千餘人，倍道出賊不意，悉殲之。因議曰：豫章爲閩廣下流，當受其衝，莫若於要地增置城濠，屯戍守，先事而待之，復減租稅，理冤獄，舉賢良，黜貪墨，民得蕪息，乃立石頌德焉。始廣西賊帥張璉者，黠慧，僮僮爲諸酋最，其巢穴連諸洞寨，驅群蠻時出寇抄，邊郡苦之。諸路討之，數歲不能克，至是悉平。蓋公之功居多云。公勲隆望重，不數遷卽爲太宰。公固將獎恬退，抑躁進，擢用才，儻以報稱德意，而一旦遘疾不起矣。公於書靡所不讀，然得其精意，大義皆可見之。施行故事，起輒慮不假旁求，探索如武庫之儲，百器畢具，唯其所用，至其所爲文，出入班

馬，其大旨本之程朱，其體格則嚴而峻，斯本深末茂者乎。有奏疏書記傳志詩文若干卷行于世。

尚書鄭端簡公

事 永陵

公名曉，字室甫，別號淡泉，其先開封人，遠祖從宋高宗南渡，始家鹽官，遵化訓導。吾核公季子，其母費夫人也。公少有異質，年甫十歲，吾核公授之經傳，卽能通經傳，復授以子史，卽能讀子史。吾核公數指古今人賢，不肯事諛之曰：汝他日當爲此，不得爲彼。故公自少至老，毅然必欲爲君子，不以毀譽利害二其心。嘉靖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高等，學士中舉。董先生力薦之，政府政府亦知

卷十八

三

公名，公竟不一謁政府，尋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下阨塞，與其士馬虛實強弱之數。大司馬蔡溪金公，屬撰次九邊圖誌三十卷，人爭借其草錄之，甲申，以議大禮杖闕下，乙酉，大同卒，殺其巡撫都御史當事者，請宥之。公抗疏以爲不可，不報。丁母憂，服除，補武選尋丁父憂，去家居者又八年，會世宗皇帝特詔起廢時，許文簡爲太宰，調公考功，逾年始至，至則分考辛丑會試，轉郎中，巡按御史有所論劾不當者，公勸得其實，反論御史夏賈溪罷相有詔考察臺諫，分宜意在去異己者，公更黜其所厚者若干人，癸卯，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爲尚



實丞公謂非故事不聽分宜益怒終疏公抗上市恩

詔貶和州判官而世蕃遂遷尚寶司丞矣公至和日夜治民事訪諸所欲惡次第罷行之民大悅未幾遷太僕丞丙午遷南考功郎中尋遷南尚寶卿歷南太僕少卿鴻臚光祿太常卿癸丑遷刑部右侍郎甲寅改兵部兼命都御史出撫鳳陽會倭奴入寇江之南北運道為梗上下憂之公至鎮勵將士選民兵集鹽場之壯勇禦之於通泰襲之於如臯擊之於海門搗之於呂泗圍之於狼山斬首九百餘級賊震恐遁去東南之賦四百萬石歸輸於京師無後期者又築三里閘以通清渠開湖堰以興水利淮以南楚令

卷十八

三十六

無水患分宜故衛公僅擬賚予加俸公素以文學聞海內又雅然若不勝衣而出撫以武功顯人益知其不可測乙卯遷吏部左侍郎尋遷南京吏部尚書未幾世宗以公知兵特旨留為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奏罷諸軍之役於工作者眾咸感奮戊午改刑部尚書會大司馬虞坡楊公總督宣大公奉命兼掌兵部事時議謂宣大重鎮欲留楊公久鎮北門公上疏謂楊公還本兵則九邊將帥咸得人而戰守之事咸飭所可恃以無恐寧獨宜大爾邪世宗皇帝雅重楊公且重公議乃詔楊還本兵公還刑部奏論錦衣所治獄多失實而五城御史受民訟非制既又

謂王直于法必當誅留都亂卒于漸不可長劾分宜張紳

董傅策異時來不可罪諫立儲郭希顏不可殺薊鎮闔廣提督憲臣王忬阮鶚候事之失不必深求咸與分宜議不合時御史鄭存仁者善揣時宰意妄以職掌奏公公具疏述故事甚悉分宜不能奪乃從中搆之遂忤旨詔曰鄭晚執法終是自專乃落職還公家居角巾布衣數攜一童子訪故所識與論桑麻晴雨或時共飯山蔬水藻相對終日見者不知其為名卿性儉朴尤審於辭受所居絕去紛華松窓竹几蒲茵練帷蕭然如山僧焉丙寅秋病卒子慶澤等訟公受誣事于朝詔復公官穆宗改元賜祭

卷十八

三十七

祭贈太子少保諡端簡廕一子入監讀書淳舉嘉靖壬戌進士歷尚寶丞準以廕官南京都察院照磨公為學雖主用世而於性命之說義利之辨咸能剖析精微直窺堂奧華亭徐公謂其持論正而不迂嚴而不刻剛而不激高而不亢與唐馬周陸宣公抗衡真知言也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言奏議文集諸經解行於世太子少保李敏肅公事永慶昭陵定陵公名世達字子成號漸菴晚更號廓菴關中涇陽人生而穎異日誦十言自其髫年即具博大之器卓犖之議一時薦紳先生咸器之年十二督學使者殷公置高等補博士

第子員，尋為方伯楊恪愍公所知，諸所崇禮，備至。西安守石州胡公甫下車，見而奇之，與為忘年之交。當是時，已鑿精大道，孔孟根宗，伊周事業，日在寤寐中。嘗夢謁高皇帝，帝授明珠一，命曰善自珍之，異日當為國寶也。年十九，登嘉靖壬子賢書，丙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癸亥，調吏部考功司主事，已調文選，以養病歸。隆慶改元，起陞稽勲員外郎，未幾調考功。戊辰，陞本司郎中，調文選。丁曾大父憂，三年起陞。歷黃通政，給假回，起陞南太僕卿。今上改元，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陞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戊寅，以原官巡撫浙江，旋告病，復以原官起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甲申，陞南兵部右侍郎，改戶部。是歲陞吏部左侍郎。丙戌，陞南吏部尚書，改南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召為刑部尚書，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壬辰，以六年滿，加太子少保。癸巳，乞骸骨歸。奉旨馳驛養病。己亥卒，年六十有七。計開上震悼久之，賜諭祭，諡敏肅。始公在戶部監允湖湘，且募明心計，佐度支之急。前後入銓司，佐黜陟，品藻人羣，百不失一。會大計，當事者拱手聽裁，即見斥者無不心服以去。時徐文貞公在柄地，而秉銓者為嚴文靖公，公與陸莊簡公同為司屬，得以慘揚側陋，薦進之，往往從田間躋華廡，列卿貳，鈺局之公，流聞宇內，前後所未有也。

卷十八

三九

其開府山東，議班操，蠲積逋，減馬價，著為絜令。時蔣大醫范儒以明經舉，安廷璞李遐齡以知印擢，楊果趙蛟以都吏進，而白東阿朱萊陽一挂吏議，又力昭雪之，不以身格為軒輊也。膠河議起，公身履其地，相土宜，權經費，所為條析利害甚具，東土不至勞民傷財，為大役累。公之功多矣。戊寅，改撫浙江，不數月，公疏辭疾，引退者八年。起督漕河，念寶應湖險惡，歲漂舳艫無算，為請開越河，殺水勢，列五款以上，綱領節目，犁然畢具。其年而竣，比原估料價省費一萬有奇。晉南太宰，與剛峯海公意氣相期，擔荷國事，所甄教群品，如屬眉睫。大察汰遺數百人，下逮輿臺，無不悅服者。人為大司寇，章數十上，無非平允詳慎務廣，上好生之德。時上惡邊臣偽增首功，怒至不可解，公劑于輕重之間，以定厥罪，而比附重辟，執不奉。詔卒出其人，于必死之地，真回天力也。會密遣廠校偵部事，公慮其不可長，屢疏明非體，乞亟罷去。上改容謝，乃已。權璫憑藉威靈，勢張甚，在事諸臣莫敢誰何，公具疏先革其禁，近供事，徐正罪以杜禍源，是又發官闈所未發之奸，而開廷臣所不敢問之口。已御史職雄俊，所抨擊無與抗者，往臺長不其有所甄別，公謂吏治日衰，民生寡遂，皆職此之辭，乃舉回道，察倒行之，斥韓介劉瑜黃正色輩五六人，臺

卷十八

三九

中始悚然改觀易慮壹以奉公為急且申明憲典傳布天下俾撫巡無得以問餽相加遺所薦下吏亦無得執贄及門違者論如法于時道路風清苞苴弊絕嗚呼盛矣公正以裨躬忠以徇國不難以一人排群議觸忌諱侃侃然貞而不激通而不隨宏而不踈細而不怵獨斷于是非雜選之中抗色于傾側危疑之際國事既濟身名亦全誠可謂

臣 主相遭千載一時也詳見奏議八卷

焦弱侯論曰孔孟論學莫急於知人蘓子瞻乃謂蕭何知韓信非有術而可學何其謬也李公胸懷洞達無所不如納卽窮鄉下吏片長寸善或舉以告公無不知者此豈得

卷十八

三

之性哉呂聖功為相於四万替罷謁見者必問地方人才客去隨疏於籍故朝廷索才如取之橐然譬之良工構室棟梁榱桷小大畢獲誠儲之素也余見公數巨冊人才臧否良楛種種皆具惜夫未正冢宰之位而公去然其及於世者亦豈微也

尚書陸莊簡公

事

永陵

昭陵

史

公名光祖字與繩別號五臺浙之平湖人性岐嶷不凡四歲讀毛詩成誦八歲從其父游道遇客語安南事公曰是必克夫以 聖天子聲罪討小夷如振槁然何煩兵甲客商公言嘉靖丁酉年十七與父同舉鄉試又十年丁未成

進士授濬縣令濬故額五十里邑疲耗不能役公請裁其十里以寬民力當路不可公持益力良久卒如公請秋潦傷稼公涕泣呈兩臺皆以非時却其贖公自為跪上之辭甚懇 天子惻然下部覆減稅十之三兩臺心不平不能難也邑多輕俠為盜案公把其宿負編之伍而討以軍令咸請盡力為耳目盜發輒得獨鉅盜李以平昔異志不悅乘公入覲嗾崔符中為變公歸授計立擒之邑太學生盧

柎富而才先後令皆與相昵後令至柎為其享令令不時至柎拒戶嫚罵令恚中柎麗大辟坐繫十三年有司以其高貴莫敢釋公抵任立出之柎為謝公曰我仲三尺爾竟

卷十八

三

不與見陶仲文以方技得奇寵勢張甚邑有李榮為其私人橫行里中公捕置諸法仲文奉 命祠郎耶故出魏郊為榮地公不為移獄陶亦莫能中公內卿王占長垣民田為業民訟諸臺長安令嘍哨不能割臺以屬公勘果民產立歸長垣民庚戌虜闖入寨尚書趙錦議役三輔民築寨垣公持不可錮劾公撓軍典 上置不問公復請出錢踐更三輔民賴公皆免發太僕馬少無以資戰士下諸邑買補馬價騰貴公故緩之馬益集所省緡錢比他邑殆半令濟四年課高第宗人緹綺帥炳緣 上寵以要樞引公公不應得南祠部郎秩滿之京相嚴嵩稔公名語人曰陸若

聊我符卿可得也。公不往，會給事與時來劾嵩，公與時來善，嵩憾之，欲以考功法中公南家宰王用賓力救得免，遂以母病乞歸，遣母喪，廬於服闋，值嵩罷，起祠部郎，尋轉儀曹，侃侃持正論，守陵宦官張方進甘露請恩，公却之，縣令與府上方藥，欲邀寵，公召至邸，責曰：「若儒起而技幸哉，官以爲祭也，進以技何榮之有？」府懈稱疾去。景寧王入京，自陳設醮祝釁，有司邊維垣等毀牌位不道，上怒甚，公言王禮離國遠，祖禁宜有所懲艾，他妄非語不足聽，上從公議，神宗生裕邸，公請告廟受百官賀，跪入留中，有項賜聖母寶鏡，中外翕然謂公有卓識，若此，癸亥調

卷十八

三

司封郎已轉文選，公雅有人倫鑑，知天下士高下甚悉，至是在太宰語對如流，黑白分明，乙丑，佐計汰黜惟允，不爲權勢假，而又憐才持大體，如蒲坂王公崇古仁和，張公翰嘉魚方公逢時，曲周王公一鶚肥鄉，張公學顏皆掛人齒，類公力爭之，謂此皆大度士，可濟緩急，奈何以蜚語挫抑王公等，得無恙，其後皆躋九卿，以邊疆績著，淳安令海公瑞爲上官所排，公力明其志節，得授戶部主事，侍郎朱公衡以才地日負，商可空缺，公首推衡，衡方在列，色變曰：「陸君前我耶？」已公升奉常典，馮國朱曠孫御史論公恣橫，內璫王本仁申宿憾，從中搆得，青罷免，居數年，神宗登

極言者謂公不宜久廢，起佐南同政，歷遷廷尉，以外艱歸，丁丑，起歷兩京廷尉，晉少司空，初，公與大學士張公居正同年厚善，及張公在政府，公引誼規諷甚悉，已張公承父諱奉，旨不服憂，公遺書問諭，已諫言官，又遺書止之，張公不納，然未有以傷及論，改折事，公固請輕折，張公變色曰：「公爲豪地耶？」公曰：「我爲菜色民爾，寧知豪夫身忝大臣而民隱默不聞，非夫也。」張公語塞，南御史張一鯤承旨論公公復罷，張公卒，起南少司馬，尋轉少冢宰，時諸後進皆文致江陵，罪以逢當路，公獨謂江陵府權非弄權也，且權得大休，尾綱繆其功，亦安可泯，衆惡其異，出遷南司空，力請歸，又

卷十八

三

三年，起南司空，寇時南都諸要官爭主獄，公謂獄法司制也，持不動，主事劉以渙不受囑，爲御史劾，公抗章論御史妄言，曰：「法官當使天下無冤民，而奈何枉其屬哉？」事竟白，已改南太宰，先後與大臣列巨璫，張鯨不法狀，蒙旨切責，後鯨卒，敗庚寅召入爲大司寇，光祿署丞徐性善，贊甲長安御史所有需不應，論徐盜內府財籍，其家擬大辟，公知其寃，三跪得減等，辛卯夏，冢宰闕，廷推公，上雅重公名，遂拜爲冢宰，公既掌銓，抑僥倖，拔寒素，正體貌，一如祖宗朝故事，戒關者無入中涓書，時旨下署名用二臣入內閣，公言：「廷推舊制，毋壞。」祖宗法，上從之，所推鼓

海內遺賢殆盡，壬辰主計，苞苴絕跡，所汰黜，即親故不避，或列臺省，有時舉者亦不顧，已復請旌，庶吏示獎勵，未幾，疏用前建言主事饒伸，御史萬國欽，失上意，有旨斥，選郎王教等，公為申救，因自引咎，不聽，會有乘此論公者，公稱疾不出，亡何，詔許歸，時大學士王公家屏亦以爭冊立去，兩賢同日出都門，觀者嘖嘖，歎息云，公歸，謝謁客，兀坐小室，焚香淪茗，經旬月不窺庭，丁酉仲冬，得疾，至晦日，命其浴，曰：我將逝，浴已，危坐，瞑於正寢，是日海上星隕，大如斗，擊地有聲，亦異已，初，公館於陶氏，夜夢三神，昇火器，至前，曰：祝融將有所做，以公在，薄其災，語畢，焰起，公力

卷十八

五

懸神霄成，曰：第及三舍，不徇延也，翼日果焚三楹，嘗渡江，遇疾，風舟幾覆，公肅衣冠自訟，頃臾，若有物曳舟者，泊淺洲，免焉，自此戒水族及諸牲，庖無鮮食，生平口不道阿堵，手不親衡石，飯無饜，衣無綺，篋無餘錢，仕居華要，門未入一縑，一金，居鄉好行其德，義廩義田，歲有加，遇健，必罄家粟為賑，所識以緩急告者，無不應，梁端肅公材裔孫，在南都，貧甚，公嘆曰：昔人稱庶吏安可為，謂此耶，佐之請，廢于朝，與人交，披肝見膽，杜機絕械，富平孫公丕揚，向為御史，論公，公曰：孫公賢者，寧有他，吾誰當歸，其言實，玉成我矣，慙，懇謝之，其後在事，趨薦士，未嘗不及孫也，卒，以大司寇

起之，御史陳登雲亦嘗論公，壬辰大計，公推陳，掌河南道，言論相惟，若無纖介，至於當利害，糾邪正，遠識高節，天下望如麟鳳，久而愈重，且信，通籍以來，六仕六已，強半丘壑，未嘗有所攀附，問天下長者，雖素不識，而及有宿隙者，必亟推轂，不啻口出，然終不令其知，郡邑政或不宜，民或有冤抑，公一聞，即切切以告，其人或變容，而公意氣自若，私居無戲言，無遽色，子弟輩獲化之，巾巾如也，訥訥如也，平生憐才任事，卓非儕輩所敢望，蓋公之學主於信心，故亟進亟退，略無繫吝，公之心一於為國，故任嬖任怨，不為雷呵，可謂凜然古大臣之風節矣。

卷十八

五

林陵 焦 竑 輯

都御史顧公 事 長陵 歲陵 景陵 恭陵

顧佐太康人建文二年進士為知縣莊浪拜御史巡廣西採木四川防守邊陲陞陝西按察副使再陞應天府尹尋以營建冗棘改順天公歷兩京尹剛稜不撓貴戚欲戢永樂十九年貴州有夷警改按察使貴州或曰勲戚家不利公以故相排擿去 獻陵素知公廉健召為通政使宣德三年臣僚奢縱御史多淫貪不法都御史劉觀被斥上問東西楊廷臣孰可掌憲者二人未即對 上曰未必乏

卷十九

人至此西楊言通政使顧佐歷內外臺有風采東楊亦言佐尹京威廉 上喜曰佐乃能如此擢右副都御史與壘書曰都察院朝廷耳目國家剛紀用得其人則庶政清平羣僚驚肅否則百職怠弛小人橫恣近年在京諸司奸弊紛出司風憲者不能糾舉且與和同國何賴焉爾佐剛直廉正簡在朕心特畀斯任其竭誠盡力恪恭夙夜毋憚勤勞彈劾愆謬毋避權要毋枉良善毋縱姦究各道御史即宜審擇凡廉勤公正老成醇厚者留用不達政體貪淫無耻及魯犯贓罪者送吏部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亦如之御史缺行吏部慎選不得濫授欲試遂考覈御史貪淫不

律嚴聰等二十人謫吏遼東不達政體李孟宜等九人降

典史老疾馮斌等三人為民五年贈潛入京造詞脅人公

又劾贈踪跡詭秘且欲殺臣 上誅贈西市陞右都御史

奸吏犯科者据奏公受隸金私遣歸 上以公臺端不欲

祭其過密示西楊且曰爾不舉佐廉乎西楊閱奏謝曰事

有之顧中朝官祿薄僕馬薪芻咸資之隸遣隸隸得歸耕

官得資費中朝官皆然臣亦然蓋自永樂至於今 先帝

固知之以故增中朝官俸 上怒曰朕方擇佐用小人輒

誣佐必下法司治對曰末事不足干 上怒請付佐治思

法並行矣 上召公授吏狀且諭曰此不足為卿累小人

不樂卿檢制敢誣正人汝自治之公頓首謝公呼吏至言

上命我治汝汝宜改行吾且貸汝 上聞之益喜數月又

有囚告公久淹不理 上又怒召西楊諭曰此必夙囚教

之欲中傷佐立命三法司會鞠實出千戶臧清清殺無罪

家三人奏當死繫獄 上曰不誅清佐安能行法立命磔

清西市正統二年公請老家居十餘年卒公性嚴重守正

嫉邪人知敬憚以故竟擠之去先是行師遠者東阿人

長陵北巡嘗問 太子南京羣臣孰廉 太子對曰皆廉

上曰從朕北來者幸好貨惟吏部侍郎師遠一人廉耳遠

起太學生歷御史按察使堅貞有風裁靖難後陞兵部左

侍郎改吏部領行在吏部事征胡總軍餉陞南京戶部尚書兼領吏部達孝行純至操履端潔又有進賢同珪洪武十八年進士歷職方員外郎九年滿陞通政使不能奏對自陳改應天尹建文中坐累謫廣西靖難後復府尹坐繫獄數年左遷運司判官獻陵知其廉直召為副都御史兼詹事宣德初滿南臺致仕珪有文學屢經窮厄介節不渝蔬食水飲布衣泊如也

郁御史軒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公名輓字惟行鹿邑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督漕淮上嚴冬忽墮木援出裹被坐有詞急進承却去竟候舊衣乾除

卷十九

三

行人司副陞監察御史正統元年與御史十六人出清理軍政清修苦節嚴明不可人畏服之陞浙江按察使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約諸僚三日出俸易肉一斤故舊經過輒留飯飯唯一肉或至殺鷄見者皆驚異輒廉使殺鷄為客大破費遭喪即行僚屬尚未及知時守浙阮監丞隨亦清謹安靖與公善公既去陳璇代公亦清嚴浙泉稱治景泰四年公為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改南臺內艱奔喪天順初首用公為刑部尚書耿九疇為右都御史二人廉介有名海內信向朱幾耿公欲去石亨不果反為亨逐去公亦病請致仕上召公至文華殿面諭留視公疾不可強與

致仕及陞辭上復問公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乎公頓首謝又問卿年未老病愈再可用乎公又頓首辭疾上賜金為道路費公去上復思公召為左都御史督南京糧儲公嚴毅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鼓嚴出行禮禮畢竟御肩輿歸僚儕聞公來輒避去不樂與公處南武庫郎沈琮嘗言留都大臣唯公及魏驥廉平峻偉不務文飾間令吏寫公牘數十冊卒後修史有司從其家取行實無有也公前有南海周新者永樂中為浙江按察使廉梗有威為錦衣紀綱中傷歿獻陵每悼惜之人稱新為冷面寒鐵公

卷十九

四

尚書魏文靖公事長陵獻陵景陵公名驥字仲房蕭山人永樂三年鄉舉明年為松江府學訓導諸生讀書學宮或夜携茶粥勞問諸生益感激自奮滿九載諸生楊琪等詣闕乞留獻陵監國令還任復教三年十七年師達薦陞太常博士宣德初陞行在考功員外郎轉南京太常少卿三年召試行在吏部侍郎踰年為真八年老辭調禮部又辭調南京吏部正統十三年陞尚書景泰元年年七十七致仕公嘗至京師大學士陳循公所取士謂公曰先生雖位冢宰未嘗得立朝願少待公曰君為輔臣宜為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茂陵復位

進榮祿大夫居家二十年布袍糲食簡約廉勤性好吟詠矢口適情自有雋味耄年事其兄教論馴愈恭謹成化間監察御史梁防疏公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特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加祭月三石公病遺書子完勿擾鄉里營墳墓已有司得請如例葬祭完以遺言力辭公身不勝衣言不出口清德雅望海內達尊卒年九十八諡文靖

都御史魯公

事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茂陵

公名穆字希文天台人永樂元年進士為監察御史獻

陵監國時列上漢庶人不法罪狀留中陞福建按察僉事雪冤濫懲貪墨摧豪強泉州人有李姓者妻吳美舊與富

卷十九

五

姻林私李調官廣西林令二僕從李行殺李道中并殺其姪吳竟適林李宗人訴之郡得賂反坐李宗人誣又訴按察司司得賂如郡十餘年未決公故廉得踪跡甚詳一訊林即服漳富人許初無子後兄子已而妾有子與兄子貴三之一托以已子許死兄子言妾子非許子逐去盡奪其

貲公大召縣中父老及許宗人詢之皆曰妾子本許種也兄子始服罪超陞僉都御史召入臺正統七年巡視應天府公幼舉動異常兒稍長攻苦食淡力學博經史嘗大書座右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比入官請寄不行問遣並絕歷官中外三十餘年家無餘貲歿不能斂公卿贈賻僅足棺

袁國初有薛祥無為州人佐 孝陵開國有功歷陞工部

尚書願以怨言聞下獄死家徙瓊州孫遠進士授戶部主

事天順初使交南還陞右侍郎母憂去起復為工部侍郎

治河河南尋鑿揚州河四十里成化初兵討兩廣叛獠改

戶部調兵食論眾能破賊者即有其輜重人人奮勇師至

大藤峽賊平陞左侍郎三年進尚書總督京儲六年行視

漕河十三年致仕明年起為兵部尚書參贊軍務十六

年致仕弘治八年卒年八十三遠於禮樂兵刑天官律曆

無不涉獵尤熟國朝典故在戶部最久文移奏劄悉出其

詳故定戶部事務繁正訛均節委積內外遠近多寡輕

卷十九

六

重咸有品式會校出納更胥拱手時中外競陳利害始一人以為可行而行又一人以為可罷而罷公一切弗聽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吾少事親恒不足今安忍有餘

侍郎李忠文公

事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字時勉名懋以字行先金陵人徙居安福永樂二年進

士公少有大志甫成童每自勵曰顏曾希聖四勿三省庶

吉士時預修 太祖實錄憂去服闋授主事刑部召入修

書書成進翰林侍讀十九年三殿災求直言條上十五事

未幾謫構下獄二十一年出獄復其官 成初即位公



有疏諫疏留中不知所指云何。上怒，縛至便殿，命力士

播十八瓜，折其觔，幾成明日。改監察御史。又明日，下詔獄。

宣德元年十月，上恨公言，懲。仁考怒，令縛時勉來。

朕面鞠，必殺時勉。已又令王指揮縛時勉，斬西市。王指揮

出端，西旁門，公已為先輩使者，縛入端東旁門，門中相左。

王指揮至獄，知公入，亟走還，縛公送西市。公已得見上。

上顧憐時勉忠，臣能直言，立脫公桎梏，復其官，預修兩

朝實錄。陞侍讀學士。正統三年，進學士，尋陞國子祭酒。是

時祭酒缺，西楊歎祭酒難其人，公曰：「豈遂乏人耶？」程雲南

在旁，言無過公者。公不悅，竟以公為祭酒。初，公與陳敬宗

卷十九

七

在翰林，袁忠徹與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陳儀

觀魁梧，公貌稍癯，間者未信。後二人皆至祭酒，陳方嚴肅，

下公平，怒得士，並著聲太學。公崇廉耻，柳奔競，別賢否，示

勸懲，變士習。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喪者，節縮

餐錢，力為贖，給資諸生讀書，震興有常，燈光達旦，書聲不

絕。恩義浹洽，不啻父子。王振惡公守正，構公荷校國學門，

諸生石大用上章，願以身代號哭，奔走關下，請赦公者數

千人。以故得解，尋乞致仕去。諸生走涕泣送，觀者塞途。商

賈為罷市。又明年，聞北狩，北面頓首號慟，上疏言選將練

兵，迎還。軍駕數事，景泰元年卒，年七十七。諡文毅，成化

中贈禮部侍郎，改諡忠文。宣德中，姑蘇有陳僉事，初以

進士仕，永樂時為河南參議，與分巡官交章言事，編置均

州，泰和山，且十年。景陵起為御史，疏請上讀大學衍

義。上怒曰：「嚙唾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

并逮其妻子，族人繫詔獄五年，出獄復發，遼府不法事，又

下獄，出，又劾法司亂成法，吳文定公曰：「陳御史忠義之心，

剛大之氣，蹈而復奮，幾死不悔者也。」

祭酒陳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時選庶吉士七

十餘人，再選留曾榮及公等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上

卷十九

八

時臨試，易其文行，公預修永樂大典，成授刑部主事。永樂

十二年，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入史館，預重修高皇

實錄。成，改翰林侍講，獻北京賦，平胡頌，及為善陰陽頌，十

七年春，卿雲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頌，是冬甘露再降于

孝陵松栢，復獻頌，又獻龍馬麒麟獅子驕虞賦，內艱去，宣

德改元，起復修兩朝實錄，未及成，轉南京國子司業，秩滿

陞祭酒，公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久居太學，力以

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是時

韓宗之政肅於朝廷，公以是得名，亦以是致怨，僚屬生徒

懷忿，訟公法，司請逮，里周文襄曰：「盍疏申雪，即為屬草，不

果上事亦白時關中楊鼎發解試禮部下第疏乞入南監  
從公學上從之鼎至監清苦力學後舉禮部亦第一廷  
試第二任至戶部尚書公善飲嘗飲襄城伯李隆所隆知  
重公賓罷輒留公再飲飲酣言貌儼然若未嘗飲者一  
夕飲過劇兀坐喧頽中人伺公見公拳握最謹其矜嚴如  
此公剛正介潔不見喜愠官太學二十餘年諸生多位至

卿貳公獨久不調時北監祭酒李時勉約束諸生身教亦  
嚴世稱南陳北李景泰元年引年與魏文靖公同致仕公  
德望文章名聞朝野既退家居不輕出入別號澹菴居士  
至是又號休樂老人云有詩文十八卷行於時曰澹菴居

卷十九

九

士集天順三年卒年八十三彭惠安公

贊曰行方而嚴學優而粹勢利紛如頽然無累抑抑德聞  
人望知畏詞林重輕卜其進退時有古廉於公作配古廉  
卽時勉

都御史吳文恪公 事 獻陵 景陵

公名訓字敏德常熟人父爲沅陵主簿誣繫京公乞身代  
入白父沒治喪如禮公篤行好古兼善醫術有名江東  
郡邑交薦爲學官不就永樂末舉醫生至南京疏懇辭時  
太子監國知公命教大臣子弟於禮部儀侍郎重公遣子  
銘從學洪熙元年除監察御史歷陞南院僉副都御史

慎直廉不務矯飾議論舉措自耻詭隨嘗巡撫浙西表陸  
宣公里修岳鄂王墓斷秦檜碑以扶植綱常爲務爲文根  
抵經書通達今古在臺十餘年昌詞義色風采凜然雖心  
存恕厚未嘗察察求人過而奸賊不法之徒自然消縮推  
沮宣德五年請老年八十六卒諡文恪所著小學解集錄  
文章辯體行於世

御史孫公 事 裕陵 景帝

公名鼎字宜鉉廬陵人永樂間以鄉舉歷江浦松江學博  
士甚得士心彬彬多典起者楊文定溥薦爲監察御史督  
南畿學政公教壹以德行爲本而文藝次之學置本源錄

卷十九

十

錄諸生善行以身爲率不事譏防行部令勿先知從單輿  
猝至諸生集輒閉門面試一文或破題數首隨門隨定畢  
便開門呼名而出案牘隨之先後允愜私囑者無所措手  
嘗見庭橘方熟命左右摘嘗因分畀諸生同嚼之一生獨  
取其二公問之以奉親對公大賞倍遺之時應天苦旱仇  
甚奏免其租什七賑濟萬三千餘石賴以全活者甚衆庚  
午秋試時上北符公小試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試  
當替花燕餞今日爲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陷諸君於  
不義乃與飲茶令從中道行自步送出門既而請關上  
疏請隨所用以茲爽不報乃自矢於文信公祠去蒞所部

道遇金尚書濂，慷慨對泣，有萬里丹衷扶日月，兩人清淚對山河之句，其忠憤如此。庚午，初封其父母，得告歸省。父聞，恩命至，擁騎郊迎，公塗行，控御甚度，觀者榮之。明年還朝，念親老，請致仕，歸後祭酒司業缺，常道屢欲論起之，郡守金陵張瑄疏公孝追，曾閱學，踵程朱，兀起居論思之職，皆未果。名卿大夫過公鄉者，必禮於其廬，鄉人子弟考德問業者，無虛日。守若令以下，時從乞言焉。歸六載，為天順元年十月朔卒於家，年六十有六。

布政使夏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寅，字正夫，華亭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幼岐嶷，有巨人

卷十九

十一

志，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肆力問學，初為南京吏部主事，歷郎中，杜門誦經史百家言，久之發為文章，淵闊奧密，脫去流俗，自成機杼。陞江西按察副使，提學，專崇實行，黜浮華，閱卷一目數行下，又善鑒別，復文山祠，葺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陞浙江參政，處州民苦虐政，走山谷，招不聽，口須夏參政來，公檄至，即散。成化二十二年進山東右布政使，敬簡有容，愛民節用，公誠心直道，無黨無援，自筮仕為郎，二十年為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侍郎劉文介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儼，字宣化，吉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第一人，除翰林修撰。茂陵在東宮，公為左春坊大學士，充國史副總裁，已而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景泰七年，考順天鄉試，內閣陳循王文有子試，屬公公不為地，皆不得舉，二人令其子錄試文，訟公闕文不明，取士徇私，會譯字官劉淳，卷注翰林院考中，送入貢院，比書榜，竟落淳名，二人因劾公違制，并摘命題雖欲自絕語，請如洪武中劉三吾等坐公罪，重開科試士。上命高文義公覆試，高公力言：「臣之子文亦河觀，願解有定額，儼等無罪。」上重違二人意，令順天

卷十九

十三

府准其子會試，王文復疏辯，上不喜，曰：「敢再言者以大罪。」臣擅法論，乃已。先是廬陵羅崇岳舉順天第一，以詭籍斥還縣學，時人為之語曰：「榜有姓名，還是學生，榜無名氏，京闈貢士明年。」裕陵復位，二人得罪，其子竟不得試禮部。公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介。公學有沉潛，文無險案，取字明潔。

少保林莊敏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聰，字季聰，寧德人。正統四年進士，為刑科給事中，劾石亨楊洪孫鏜諸大將，及內臣善增金英，著風裁。景泰元年遷都給事中，上皇將還，會有投匿名書者，王文端得

之高文義所。王與胡忠委絲。聞上曰。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已。而或出危言。事且止。公疏言。直漢皆股肱。大臣不當私言。齟齬。大政詔按之。高曰。得之。小隸曰。得之。道路。上怒。急捕千戶。龔遂榮挺身自白曰。迎。上皇。禮本當厚。遂榮投此帖。冀感動。無他。賜甘死。無悔。已。乃下廷議。或言也。先遣使行。成虜不可信。即迎駕。一車二馬足矣。公言。上皇北狩。與。陛下迎鑾。皆社稷綱常大計。宜厚。無他。日。悔。竟從其議。景泰三年。議易儲。改右司直郎。不敢辭。四年。商文毅薦。德為吏科都給事中。劾吏部尚書何文淵。刑部。通書。參。上。使。通政司。李錫。江。部。侍郎。張。教。諸大臣。益多忌。公。王。少。保。陳。御。史。王。溥。劾。公。挾。持。吏。部。甥。選。教。官。得。善。近。地。下。廷。議。按。致。公。賂。不。得。坐。比。擅。選。法。死。胡。忠。安。不。肯。署。稱。病。臥。數。日。上。遣。中。使。問。對。曰。老。臣。本。無。病。聞。欲。殺。林。聰。殊。驚。悸。耳。上。聞。意。立。解。公。左。遷。國。子。學。正。裕。陵。復。辟。超。陞。右。僉。都。御。史。賑。山。東。飢。陞。右。副。都。御。史。補。江。淮。鹽。賊。天。順。三。年。內。賑。明。年。起。復。又。明。年。曹。欽。反。起。大。獄。牽。連。充。潛。冒。功。者。至。割。乞。兒。頭。上。功。都。人。不。敢。夜。出。公。時。署。院。事。力。請。禁。戢。平。雪。營。糧。成。化。二。年。江。淮。旱。人。相。食。公。往。賑。奏。截。漕。粟。數。千。萬。明。年。九。載。滿。秩。陞。右。都。御。史。七。年。出。撫。大。同。將。吏。用。命。邊。事。稍。寧。逾。年。致。仕。越。二。年。起。掌。南。院。又。

卷十七

十三

三年。召入為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十五年。與定西侯蔣琬。按事遼東。馬鈞陽。及御史強珍。竟坐謫戍。明年。乞致仕。不許。十八年。卒。贈少保。諡莊敏。公向怡和易。身若不勝衣。遇事可否。大義毅不可挽。抗議易儲。直聲大振。當以龔遂榮為正傳。而附以林聰。乃當。太子太保張莊簡公。事。裕。陵。茂。陵。公名悅。字時敏。華亭人。天順四年。進士。少凝靜。篤學力行。鄉里推重。及居官。奉職守法。自刑部出。為浙江提學。初。糊名校士。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覲覲。屹不為動。成化三年。湖廣按察使朝覲。時東廠尚銘忌公。伺察無所得。不幾。銘敗。厲陞。玉。部。侍郎。泰。陵。即。位。改。禮。部。再。改。吏。部。六年。大旱。陳數事。又上修德園。治二疏。時三原在吏部。倚倖。公三原致仕。眾望屬公。徐丘皆不喜公。欲用翰林入吏部。出公南銓。尚書。尋改兵部。參贊機務。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凡所歛為。至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遠矣。竭其公忠。猶恐不至。况復濟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四年。六疏乞歸。上為賜璽書。加太子少保。致仕。歸處舊廬。杜門不出。見風俗奢靡。日甚。益崇節儉。嘗有言揭屏間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肴饈有而散。酒隨量而頓。雖新覲。不擡飯。雖大賓。不。

卷十七

十四

率性匪直可入亦以安生卒贈太子太保諡莊簡楊文懿  
公嘗曰吾友三人時敏廷秀鳳儀皆始仕刑部為名卿

太子少保彭惠安公 事 裕陵 茂陵 恭陵

公名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為郎刑部時張岐  
以壽寧侯兄從外臺躡僉都御史入院公疏岐不可用乞  
召故尚書王竑李秉侍郎葉盛下詔獄給事中毛弘等論  
救得釋尋郎中廣東司司隸鞏毅間事多涉貴近豪戚脅  
挾撓沮公屹然不吐茹外戚家冒賜額奪民田勅公即按  
頃畝公至真定繞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昔田文令馮  
驩收債手薛驪折券矯賜薛人今真定田祖宗以來許

卷十末 十五

民開種即為恒產不復增科以勸力農往年韓太監庸  
疾奏虐民賴先皇明聖民間稍得安業乃今周璣又復  
強詞飾奏傷民病國臣誠不忍履畝奪小民尺寸地附益  
貴戚又逮下詔獄言官交論得釋他日又有貴戚請荒田  
者 上怒顧左右曰周璣為彭韶所持朕負朝論奈何  
又以為請耶當是時何喬新與公同官刑部純懿貞方並  
負重望成化六年陞公副使按察四川進按察使請王府  
葬祭停遣內臣及行人又劾雲南太監錢能冒貢珍奇擾  
驛遞十四年為廣東布政使薦陳獻章劾鎮守太監顧恒  
非禮貢獻又劾市舶太監韋眷矯稱進奉私庇富豪輒亂

舊章妄開新法民間力役更無曠丁籍上均徭豈有餘戶  
又劾珠池監丞黃福採捕禽鳥騷動雷廉又劾錦承鎮撫  
梁海海者太監芳弟也芳見疏大怒會公應詔陳言條上  
漸不克終四事 上不喜芳從旁言公每事輒邀名方命  
左班相左右得大官 上直視芳不應芳懼伏地誦公貴  
州未幾吏部尹尚書屢薦公大臣器 上故知公名二十

卷十七 十六

年遂陞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督糧儲明年召入為大理卿  
未上又坐論內外官貢獻道改副都御史巡撫順天 奉  
陵即位交薦召侍郎刑部會浙江不靖勅公巡視公劾罷  
不職等罪誅其渠魁事遂定戶部言鹽法沮壞復勅公理  
鹽法公給煮海貧人晒淋熬負折閱朋償之苦節為八圖  
以獻尋召入吏部為侍郎弘治四年尚書刑部安遠侯柳  
景總兵兩廣兩廣巡撫秦紘餐其奸贓鉅萬景有挾欲破  
法擠紘公竟抵景法礙其爵景贓入八百兩忽降綱旨公  
言景贓十未及一卽蠲它日遂可營復爵位爵位既復遂  
可營求征鎮不可長公在部二年請致仕卒贈太子少保  
諡惠安林俊嘗疏言韶論不副行乞如葉盛吳訥魏驥等  
論不報公孝友直諫寡慾清心儀狀歉然不啻寒士所著  
有國朝名臣錄贊補陽文獻志政志文集百餘卷

卷十九終

秣陵 焦 竑 輯

尚書楊文懿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守陳字維新鄞人也景泰二年進士天順二年授翰林編修成化三年累官司經局洗馬充講官經筵公進講武成曰論語稱舜無爲周書稱武王垂拱顧後世人主深拱禁中委政內侍及召閭樂之禍高居無爲唯對雙鸞反啓祿山之亂何也蓋舜武能舉相除凶悖信明義後世人主直安危利災耳八年遷侍講學士內敷去公守官五品一十六年泰陵出閣簡公日講時文華大訓成篇目倣

卷二十

大學衍義事涉中官令不得刪去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公譽望日起薦國子祭酒薦吏部侍郎又薦入內閣皆不果用泰陵卽位進宮寮官柄臣忌公擬侍郎南吏部上覽疏曰守陳宜留此卽塗去南京字未幾詔議祧禮禮官請祧懿祖以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公疏言禮天子七廟祖功宗德故凡號太祖者卽始祖必以配天若商周契稷皆有功德非直原本統也宋僖及我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習見宋儒嘗取王安石說遂使七廟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配天又不得正位南向名與實乖非禮也時不能從弘治元年疏論講學聽

政累數百言略曰陛下御極以來屏棄珍翫放遠奇袤聽納忠諫躬覽題奏持此不懈可幾堯舜臣愚過慮正始猶易保終實難若內養弗深外資弗博銳志少懈愆心漸滋有初鮮終古今大戒上是公言下禮部三月御經筵禮部并請午朝得如公奏後數年上時召輔臣坐論政事閱章奏皆自公擬之大臣顧畏上英明一見卽頓首伏地請退上留再三又謝容臣等出議上上每退歎息公在吏部備保持正論會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再請解部事專史職不允未逾年又辭且請老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尚書王恕尚不免人言况臣迂踈宜亟退

卷二十

上不許公請老益力乃以本官兼詹事丞專職史館而以張莊簡代公云公嘗曰國可滅史不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黃死事諸臣皆闕落無傳及今蒐采猶可補輯景帝已正位號英宗實錄標日舊書邸戾王附宜改正凡疏留中者卽忠言正議國家大政事例不得登實錄宜宣付史館以備遺忘疏具病不果上卒論文懿後二年實錄成始贈禮部尚書公孝友方正與人交篤於信誼居常恂恂若不出口至論事辯是非毅然不可屈博學多識文詞淳雅五經四書時有獨見不泥古說錄爲私挾凡數百卷弟守陞南吏部尚書從弟守隨掌大

理寺事工部尚書謚康簡守隅廣西布政使二子茂元刑部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使皆能濟美克世其家

太常卿張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元禎字廷祥南昌人天順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茂陵即位未幾與時宰議不合請告歸家居二十餘年益潛心理學名益高廷臣交薦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錄進左贊善錄成陞侍講學士去南京乞歸養母家居者又九年以修大明會典衆交薦之召爲副總裁陞翰林學士日講泰陵知公名特聽公講說母服闋又交薦進南京太常卿修通鑑纂要又召爲副總裁改太常卿

卷二十

三

兼翰林學士日講又侍東宮講讀未幾掌詹事府管內閣誥勅疏勸經筵講太極圖及西銘諸書東宮講孝經小學上欣然嘉納亟索太極圖觀之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公貌癯然纖弱而剛果之氣不可屈好面折人過交陳選羅倫陳獻章皆以正學相規切

光祿卿陳恭愍公 事 裕陵 茂陵

陳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瑞憲寡言潛修獨詣唯以古聖賢爲志天順庚辰試禮部嶺南丘濬得其文曰此古君子也寬第一及相見而貌不揚濬曰吾聞荀卿云賢聖無相將無是乎授監察御史會修撰羅倫論大學士李賢起復

謫官公抗疏直之出按江西風紀大振布按長貳調每易

素服以入公曰此非憲綱體也人臣觀君服必視其品顧

獨殺於御史前乎於是皆動色相戒不敢犯已督學南畿

念學者不修實行而競爲浮詞取科第力欲變其故習校

士一以德行爲本試卷明列諸生姓名不爲彌封曰吾且

不自信何以信於人非誇冠擊射儀令諸生以時肄之每

按部就止學宮徐行審觀周旋磨折絃歌邊豆古風郁然

前後三載變色之言不施於衿佩而成就典起至不可縷

數論者謂自廬陵孫公以來一人而已成化初遷河南兵

備副使尋改提學其設教亦如南畿會倖奄汪直被命巡

卷二十

四

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

敢爾公曰提學直愈怒曰即提學寧大於都御史邪公曰

提學非都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

直見公詞氣嚴正而諸生且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

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公徐步而出尋轉按察使釋

繫囚除苛細凡諸宿弊一切罷去獨於賊吏不貸自是官

屬歛戢未幾聞母喪即日奔歸士民泣送者數千人立一

祠祀之服除擢廣東布政使時嶺南苦中人推剝公嚴條

約罷和買減徭役爲惠養計會肇慶大水公具災傷狀不

待報輒發粟賑之市舶太監章眷專恣勒富民供辦公奏

減其數，春復縱黨通番，番禺知縣高瑤，發其贓鉅萬，都御史宋旻不敢詰，公獨移文獎瑤，番人馬力麻者，買貨海口，詭稱蘊門答刺國貢使，春利其珍奇，將許焉，公發其偽，逐之，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在道，至廣，謂將往滿刺加，市後覩入貢，公上言此西域賈胡，借以牟利耳，使墮其術，必為安南諸夷笑，不報，春知中官戚疾公，乃誣據公黨北高瑤和同貪墨，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鞠之，行同愛畏春，不敢反異，復賂公所黜吏張襲，令誣執公，襲不從，行等阿春，執襲拷掠，襲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

卷二十

五

公矯制發粟，曲庇屬官，論罪當徒，奏入，詔奪公官，遣錦衣逮公，士民數萬人號泣，避留以衛，士辟除，乃得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友人張元禎，殮以疏綵，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殮以時服，公志也。」張襲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於其母，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股可銷骨也，陛下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尚權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寃，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遼，少崇正學，夙抱孤忠，才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春通番敗露，知縣高瑤

按法持之，選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怙勢保姦，首鼠兩覷，以致春橫行胸臆，汚蟻清節，榮改，聖明勘官李行，承春願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誣誤觸法，為選罷黜，實臣自取，春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陷臣，令扶同陷選，臣雖昏徒，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春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嗾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籲天終無異，行等乃依傍春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庇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共姜為夏姬，誦夷齊為盜跖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引領待哺，而撫按潘臬若

卷二十

六

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為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殞，李行幸其就死，不為醫療，又潛遣養子密報選歿於春，以快其忿，宵人佞毒，一至于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為也，夫選砥節奉公，橫罹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橫斥田野，乘來自給，百無所圖，敢日死披陳，甘心並獲者，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奸，為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春，鎮守弘治初，工部主事莆田林沂疏雪公寃，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謚恭愍，初公



做范文正公置田百四十畝祀先周族名思遠莊迨辛族以公甚貧舉出還其子戴戴不可曰先人行義戴取而私之獨不愧乎人謂公有子云

太子太保吳文定公

事 茂陵 秦陵

公名寬字原博長洲人成化八年進士第一人時年三十八公為諸生時有文行即負重望徐武功嘗稱吳生館閣器歲貢入太學張汝弼尤奇公歷官翰林坊詹侍 康陵東宮宮中侍堅不欲 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公率官僚上疏曰仰惟 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死又間

卷二十

七

有推移時或罷歇古人八歲出就外傳欲離近習親正人批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傳於外 上嘉納公進講開雅詳明意存規諷至理亂邪正安危之際尤反復朗誦弘治十七年 孝肅太后崩議附葬廟禮先是成化四年 孝莊睿后崩中外藉藉言周太后萬歲後葬 裕陵祭睿廟禮皆如適至謚稱睿皇后與孝莊同輔臣覺其誤又未敢顯言 詔禮官議議未能決賴 上仁聖張上綱常再三召輔臣密議便殿悲愴感悟必欲如禮又下議廷臣公以掌詹事與議眾促公言公出揖眾議臣曰魯頌姜嫄閔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別廟漢唐來皆然至宋始有竝

稱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作配天子非後世子孫嗣承帝位尊崇所生者惟宋李宸妃歿仁宗傷痛始追尊稱祭非禮不足為法眾議臣皆是公言定議上 上喜曰大義深恩竝行不替改稱 孝肅太皇太后祀之奉慈殿奉慈殿者在奉先殿西 上初建奉祀 母孝穆太后令稍展其制中室 孝肅左奉 孝穆嘉靖初右奉 孝安邵太后公忠信宏厚廉靖方嚴好古力學文翰淳美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王文恪公稱公文不事追琢而體裁具存外若簡淡而意味雋永明與文士獨推西楊有典則公無愧焉

卷二十

八

鄭端簡曰 太祖曰吾取士欲得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者此十君子可以當之行誼足以歸人文章足以華國問學足以明道才器足以濟務隱約足以激時所謂先進於禮樂者非歟嗟乎吾不得而見之矣十人李時勉陳敬宗魏驥吳訥葉盛楊守陳張悅謝鐸卓德并公也

太子少保邵文莊公

事 茂陵 秦陵

公名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初知許州弘治七年入戶部為員外郎郎中陞按察副使提學江西累官臬藩長 正德四年陞副都御史總漕巡撫江北公有清

譽在江淮不事赫赫漕大小將校皆嚴憚未幾事忤逆瑾  
璫又惡平江伯平江伯者漕帥也事連公瑾益怒禍且不  
測長沙力解得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陞戶部侍郎公故  
熟知部程法見財用竭耗心憂之七年請養母歸十四  
年陞南京禮部尚書嘉靖初再拜詔特與終養母服  
闋請致仕不允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公質性淳懿問學  
該洽孝親收族獎誨後進應務之才細巨皆適所著學史  
簡端錄二書巡撫吳廷舉上于朝

太子少保傅文毅公 平茂陵 秦陵 康陵

公名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庶吉士授編

修弘治十三年陞左中允正德四年逆瑾惡翰林不附已

矯旨大明會典文訛外奉預修者官公降修撰墮敗復中  
允五年以學士陞吏部右侍郎明年轉左尋陞禮部尚書

常是時 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延雖間之而無徵  
俄內批禮部番僧請陞田千畝為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

慶法王與 聖旨等公伴不知執奏就為大慶法王者敢  
並至尊書囊 天子壞 祖宗法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

止寵伶臧賢請改牙牌公曰優敢亂 祖宗法邪臧又欲  
改教坊司印公曰優敢亂 祖宗法邪皆格不行時流賊

亂中原太監陸閻總軍容征久不捷諸內臣又立監鎗名

益出後曹內臣統軍下廷議眾莫敢先發公奮曰兵老民  
疲賊日熾以冒功者冗債事者漏網失將士心今賊在郊  
圻肺腑間民驚然思亂禍在 宗社且夕吾輩死不贖責  
諸公尚首鼠耶疏上竟遣監鎗諸內臣俄有旨令公致仕  
杜門謝客及卒遺命無請葬祭嘉靖元年理守正文臣贈  
太子少保謚文毅公朴端簡高自檢甚嚴孝友之行孚於  
鄉曲

尚書陳公 平茂陵 秦陵 康陵

公名壽字本仁新淦人成籍遼東成化八年進士弘治元  
年以都給事中陞大理寺丞御史爭寺丞劾公吏部尚書

三原王公言壽廉正稱執法吏改南光祿少卿陞鄉南鴻

臚十三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十六年陞南京副都御  
史正德元年南京科道劾逆瑾被逮公抗疏救諸官官瑾

怒奪職八年薦起巡撫陝西未幾遷南京兵部侍郎九上  
疏乞休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初壽在科萬貴妃寵族人

橫甚中官梁芳又結妖僧繼曉公疏論繫詔獄得釋在榆  
林會火歸入寇出奇兵却之加俸一等既歸田杜門謝客

陝西鎮守內臣廖鐘暴虐吏民楊文襄公言公忠鯁輕去  
就宜起公撫陝公至陝鐘畏欽戢比公去陝人號哭擁公

不得行公卒久之都督楊宏陝人也上疏言壽仁廉恤下

知兵能過虜請卹其後公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食祿  
任事不久而廉名最著老無所歸諸子旅寓飄泊公歿不  
能葬久之親舊相周僅歸其喪公為言官時直論時政得  
失不彈劾人曰吾父成我勿作刑官枉人若言官枉人尤  
甚吾不敢妄言文襄公曰宋王素為諫官言人材難得無  
事之時當為朝廷愛惜程明道為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  
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本仁得  
之矣

尚書謝文肅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鐸字鳴治浙太平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元年授翰

卷二十

十一

林編修校勘通鑑綱目因上封事言講學國治十一年進  
侍講未幾請告弘治元年薦起修實錄三年陞南國子祭  
酒上修明教化六事明年致仕又累薦十二年家拜禮部  
侍郎掌國子祭酒事力辭不允公先後在國學律已率人  
嚴立規約兩監中故有羨金公盡籍於官均贖僚屬構書  
樓東西庑諸經史刻北監廟街湫隘蓋市地關其斜側  
市廡舍三十餘區居博士助教諸學官諸生貧者贖給  
者購襪皆出羨金不妄費一錢請從祀楊時十六年預修  
通鑑纂要是歲請致仕特賜告正德三年瑾勒致仕五年  
卒年七十六贈尚書謚文肅鄉人方正學殞身滅族沉鬱

百年公不避忌諱收綴遺文行于世所著有桃溪集續西  
山讀書記伊洛淵源續錄元史本末宰輔沿革國朝名臣  
事略尊鄉錄赤城新志忠諫錄祭禮儀注公嘗曰我  
祖有度越歷代者五事攘克夷狄收復諸夏也肇基南服  
統一天下也成加勝國鋒刃不交也躬自創業臨御最久  
也申明祖訓家法最嚴也

都御史熊莊簡公

事 茂陵 泰陵

公名繡字汝明道州人成化三年進士為御史坐事謫清  
溪知縣累官都御史巡撫延綏操勵潔廉饒原有羨不入  
私室套虜三年不大入塞憂去起拜兵部侍郎陞兩廣右

卷廿

十二

都御史逾年召入南臺正德三年中官李榮忽傳旨熊繡  
致仕公屏居山中斷絕書問生事蕭條俯仰益困公卒長  
子已天繼子又天巡撫秦金為請于朝贈南刑部尚書明  
年太僕少卿何孟春上疏曰竊見故都御史熊繡事母能  
孝事兄能友居貴能貧居常能儉數歷中外四十餘年守  
法徇公推賢嫉惡不邀時譽不徇近功言無爽於屬垣行  
弗虧於顧影往年都御史戴珊張敷華卒其門生屬吏子  
孫咸請易名主事張鳳翔孔琦卒鄉人請卹其家 聖朝  
表勸清賢不吝恩澤才節操履無護珊等賜謚卹孤惟  
宸衷軫允幸甚 詔給繡繼子子端米月一石謚莊簡時

有工部侍郎潘禮歸德人清廉恬退未老乞休弘治間年八十一巡撫韓邦問疏言禮歷官居鄉益堅晚節草蔬蔬食不求安飽詔給米月三石南工部尚書胡拱辰淳安人著勞蹟晚益清謹弘治間御史上其貧薄特給輿廩正德初遣行人存問年九十二贈太子少傅諡莊懿邦問亦仕至尚書致仕年九十二卒仁和有王琦字文進舉人乙榜授汝州學正陞御史山西僉事提學改四川乞致仕歸清介自持不治生產冬大雪僵臥不能出門戶或唁之曰吾求無愧於心耳雖飢寒無不樂也天順間竟以飢寒卒臨潼李嵩字世瞻篤實莊重雖祁寒暑雨手不釋卷成化

卷二十

一十三

六年進士歷知廬州府陞河南參政清慎絕俗吏事克修卒之日貧不能葬妻郝不免飢寒守臣為奏上得給米終其身沙河朱裳字公垂正德九年進士少勵清節貧困裕如也提學御史顧潛知棠樞府資裳學京師裳不受躬自炊汲為御史寒約如故巡按山西山東有風采人稱裳為長齋御史為常昌知府歷浙江副使福建按察使浙江布政使副都御史治河乞歸再起治河卒清堅自信士頌其廉民懷其惠饒州孫需字吉成化八年進士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守法畏公議白首清風嚼然不滓雖不能餐揚功名有赫赫之譽顧正德間大臣多格克回適需獨以

廉約稱卒贈太子太保諡清簡絳人陶瑛字廷信成化十七年進士歷仕至都御史三理漕事嘉靖初為工部尚書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乞致仕加太子太保歸瑛宏才偉度累試繁劇卹國勤民勤著聲績中忤權倖屢進屢退方毅直亮喜愠不形自來儉節每飯一蔬微行罷歸蕭然行李三竹筒相隨者數十年卒年八十四贈少保諡恭介子滋正德九年進士為武選郎中論大禮謫戍

祭酒魯文恪公

事 泰陵 康陵

公名鏐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五年進士庚吉士入翰林閉門斂跡不事交遊為編修益沉潛學問不專為文詞歷

卷二十

十一

司業祭酒端飭自勵日危坐焚香讀五經四書不肯言人短長及時政得失虛心約已清慎不渝屢請告屢起屢歸羣情鄉慕益兢持名節嘉靖初交薦不起卒年六十七諡文恪

副使邵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邵清字士廉江寧人甫三歲母疾革置公別室哭不已謂家人曰死者吾母也曷俾我一視聞者哀之為弟子員即以文行為當路所推許屬頒制諸郡京兆冀公綏欲以此贍公擇維揚運司委之公辭不往弘治壬子領鄉薦明年授江西德化學諭正己率人流俗問遺無敢及門者乙

卯秋主山東誠去取咸自主事。竣就道有謁贊者拒不受。滿九載留於家督學邵公寶巡撫林公俊累疏薦公吏部移文趣行十月。兩部試第一。太宰馬公文升都御史戴公珊廉公賢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委督溝橋抽分公痛革宿弊奸無所容近侍蕭散陳寬託院堂相囑不少貸正德改元以公督皂禁諸後原額百名外院長及年深御史用之公悉覈以應後戚晚張延齡奏人負券若干緡得旨追給公曰御史執法之官豈為人索私負者邪駙馬崔公都御史張公咸以為囑公不從隨進二疏一崇大信以全國體一停織造以清鹽法所論劾皆中貴人下戶部議行七

卷二十一

十一

千戶龔勝懇魚欲坐以貪淫黜之公知其誣擬以公罪還職王大不悅後巡歷新建諸寨繕兵旅修城垣來商賈疏溝洫為久遠計滇南多珍奇所入廩祿柴薪而已比齋賀詣京行李圖畫之外無一長物事竣回滇分巡洱海會叅議趙淵往勘武定土官約救甚嚴下至胥史與臺一無所染夷人悅服後以覲察當湖聞報即南家居逾時見山桂公重其名檄取赴京公以疾辭已丑冢宰西樵方公檄如限赴選補廣西分巡桂林後改左江兵備忠州龍州上官罪惡日甚公不動一兵而坐擒之疆圍晏然撫巡以公清苦之節明敏之殊方倚重之而公業倦游矣上書兩乞休乃得請歸無室廬依外氏以居日中或未舉火意豁如也督學御史林有孚往訪之笑語移時貧無若具可設林歎息而去宗伯霍公韜以沒官田餽公力却之丙午秋年八十而歿陳公鳳贊曰嗟嗟介士邦之司直可賤可貴簞簞必飾萬里來歸葆茲固窮蕭然素業逸矣高風

卷二十二

十二

中允景公

字伯時少產揚之真州尋徙居金陵為人器量弘雅凝然負公輔之望數歲時隨父官廣州劉大夏見其文異之曰此國器也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時逆瑾亂政挾勢凌轅朝士見者靡不重足屏氣其不

為阿者賜及何瑋崔銑呂柟也在館職以不獲禪補時政  
居恒深念作自罰一篇其詞曰凡受職於天子若臺閣  
省署藩臬郡邑以及百執事咸有常職農興而夜畢終日  
業業以從事也尚慮其有遺若謬焉者不若是日不職而  
有罰罰且弗測又不容以緩也而溢是職者必自責自將  
於勤慎所以補過也雖至蹇劣亦不敢不然女雖職天  
子近侍在古六太之列然史局不責以史事經帷不責以  
進講既不得成啓沃開導之益與磨研編削之功而退復  
不束修自勵而恬享大官之賜美服而安坐於心能自寧  
豈古稱竊位蓋近是也已夫語弗慎為誇為毀譽為誕為

卷二十七

十七

凡近為諂為易為佞為諛行已弗慎為矜為貪墨為放縱  
為邪淫為幸易為苟且為側媚為薄居家弗慎為兄弟妻  
媵女凌童僕與卑卑間昏姻女欺而又弗勤於誦覽書史  
精研義理以博所見聞則人將鄙之而於自居亦甚卑矣  
古人云一事不知儒者所耻能無忤乎凡此皆女之職也  
女欲自立於兩間而不負天子顯用之意能弗勤乎莊  
子曰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言不可不豫  
也况女又將有臨事之責也女能弗豫已乎百司執事皆  
有警罰女縱末及於是如百司執事寧不愧千人非鬼責  
乎且又安能終保其不女及也其刻意自勵如此又之為

講官當進講必越宿齋沐觀有所感悟九年遷國子司業  
以資富進侍續梁儲曰成均為多士範非君不可賜日朝  
廷官人敢自擇邪於是六館諸生人人以為得師二年請  
養而南改左中允管南京國子司業事時南方七競便利  
賜於請託宜切謝不行士習稍正與諸生講解寒暑不輟  
典籍餽廩私益以解後知之歸其益曰吾雖貧何相賊也  
辛巳以母憂去位甲申服除北上行至真州病卒易質之  
地即其懸弧處也人咸異之賜為人篤於孝義母目盲萬  
方療之不愈旦夕禱於神一日雙瞳炯然舊疾如失八稱  
其孝感云姊早寡奉與母居為嫁娶其子女使得所友人

卷二十八

十六

張貢見賜女欲與婚未聘也貢尋卒賜哭曰曩業心許之  
恐負吾亡友乎卒召其子妻之居官清約過甚不異布衣  
時每升監乘一牝羸蹠蹠行旁觀者率不能堪賜自若工  
行書尤善小篆與國初周伯琦埒至今人藏之以為榮為  
文以意勝耻事鉤棘詩蕭散有致嘗曰詞貴其達若以慕  
擬為工按古人之跡尺寸寸務求肖似何以達吾意哉  
識者韙其言所著有前谿集若干卷行於世論曰賈生  
為傅不得職至哭泣以死古人之不苟於其官如此史秩  
近世視為冷句類以翫憫自放而賜為詞以自勉責何其  
厚也乃若處高爵膺仕略不以國安危為念而唯身家是

營開賜之言可以愧死矣

尚書嚴恭肅公 事 永慶 翟受 定陵

嚴恭肅公清字直甫號賓所其先五代祖名子敬者自浙之嘉興徙居滇父鏞生四子公最少而咄咄奇悟鄉先達光祿施昱擇塔得公以女適之嘉靖癸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除富順尹富順故劇邑或以調公此未泮之劍而輕斬蛟斷犀耶公謹謝曰小子何敢抑余劍也乃方在冷中惟工之所鑄而擇利可乎至則能聲大騰以救荒課為天下最丁母憂再除邯鄲其治如故操尋入為工部屯田司正事歷員外郎邯鄲中督修外城及 九陵皆斤斤謹出納

卷二十一

十九

侵牟吏膠手所省費以巨萬已工成嘗叙陞公辭不受受加俸丁父憂復除兵部車駕生竹出知保定府居保定三年課復最歷陞易州兵備副使陝西參政四川按察使即其地轉右布政使所至自撫按特舉及兩京臺諫會舉不下數十疏隆慶戊辰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尋改回川公故川吏知其民所疾苦乃具籍川課之當輸京者議割二十萬金就近改給陝西軍餉罷郡縣卒之團操成都擾民者百番入邊則為定限額數額外不得浮一人他約束一切以惠利為本而痛持豪家悍吏以法以是士大夫譽非常參半而內江趙文肅公獨深知之會有以流

盜誅公當落職趙公方垂得 予告候調候調五年起督

鳳門關不果改貴州入為南大理寺卿尋改北歷刑部吏部右侍郎陞刑部尚書 上之知公自其在刑部能執法不愷權勢始既柄用典鈐則日夜討故事論官材承掾以下皆親為標累楊遵彥之黜識黃次公之至精不能絕也上孳孳以太平屬公且未艾而公歸矣歸之日 遣使慰勞仍賜馳傳以萬曆庚寅卒於家公性檢厲勤於事其操行嚴於趨舍辭受尤廉廩所居官身自與僮僕食蔬衣敝蕭然也橐中裝雖圖書琴鶴不敢取諸人 對王蔡公使使致扇鉅微餉不受初拜尚書貧不能具服色束素屣

卷二十一

十七

帶以 朝其輩或指戲之公釋得時飛翬七品帶故在耶公笑曰不然夫犀帶不裝金安知非玉吾顧恐難為上耳公薰然長者色溫氣和人無賢不貴賤皆禮接之其亭法處議本人情計又遠無崖岸峻物之行謹昨抵掌之談以故 明主春遇尤渥而海內至今稱大人之能安國家鎮雅俗者必首公云

侍郎程公 事 永慶

程公文德字舜敷嘉靖己丑進士方 上臨軒策士覽公對嘉之 賜御批擢第一甲第二人官翰林編修已坐同官楊實卿封事下 詔獄謫信宜典史前後翰林三年餘

所獻 郊祀議 三庶吉士疏 靈雪頌 靈鴻詩 各一 親奉  
行再進內訓 講章及四詩 上嘗問無逸 殿宴近臣 公得  
與上無逸 講章 乙未 量移安福知縣 丙申 召為南京兵  
部車駕主事 轉員外郎 迎養歲餘 丁外艱 辛丑 起復 補兵  
部車駕 轉郎中 屢上禦虜疏 甲辰 擢廣東按察副使 提督  
學校 未上 擢南京國子監祭酒 庚戌 擢禮部右侍郎 以外  
警奉 旨提調監督宣武門 并相陸妃墳 壬子 轉吏部左  
侍郎 癸丑 會試知貢舉 畢事 兼翰林院學士 掌詹事府事  
教庶吉士例 賜帝社稷 胙二 乙卯 將擢南京吏部尚書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博厚坦夷 不設町畦 聞甘泉湛冢 宰若水 明道術 走其門  
未有得 其後激於人言 卓立檢飭 斷斷必為君子 不悉以  
世俗終其身 幡然變故態 視舊所為 如兩人 嘗祭 長陵  
中道偶談 孝宗皇帝事 為涕下 悲不自勝 見實卿封事  
調停削名 甚眾 批拷掠 無一語 在廣中 舉何王金 許之學  
誨諸生 遷信宜學 建麗澤書院 至安福 行鄉約 處里役 推  
強節 用下士 愛民 建復古書院 兵曹嘗言 車戰法 多見采  
行臨南雍 以體諸身者 為言 用情尚質 而謹服習 吏部當  
考察京朝官 留意賢否 嘿有助益 詹事故事 養尊望 而遠  
外嫌 公聞兩直隸 河南 山東 大饑 朝議開納 而澤不速下

為計粟麥黍菽可助食者 稱其數 請早入 以期有濟 上  
從之 南京冢宰之擬 公苦親喪未舉也 願以得罪 既歸 囊  
無餘金

卷二十一終

三十一



株陵 焦 竑 輯

聘君吳公 事 景帝 裕陵

公名與弼字子傅江西崇仁人父溥為國子司業事建文永樂中為翰林修撰公資稟英異八九歲時讀書鄉塾已巍然不凡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誦讀至程伯淳亦有獵心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為聖賢遂去舉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闕諸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中歲家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耕稼手足胼胝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已分少

卷二十一

飲食誨教天順元年石亨謀於南陽南陽為草疏薦留中秦中已遣行人聘之非始石亨也守知教公勝後之心數日上問南陽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皇上聘與弼即聖朝盛事上曰善卿草勅加束帛遣使聘處士勅曰朕承 祖宗丕緒求賢圖治亦有年矣永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為之治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略顧乃嘉遯丘園不求聞達朕眷懷高誼思訪嘉猷企望手儀以資啓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諒 於行藏之宜處之當矣今特遣行人曹隆詣爾所居徵 赴闕仍賜禮幣以表至

懷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望之意比至 上問南陽與弼

宜何官對曰宜授官察侍太子講學 上曰與論德左對曰與弼至乞召至文華殿顧問 上曰然又乞與館次供張 上曰然已而見 上文華殿公辭官 上曰前公前上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何為不受職對曰微臣草茅賤士少時多病杜迹山林木無高行徒以眷聞過情誤薦膺 聖明過聽龍書束帛天使造門不勝愧感力疾謝 皇上厚意今年六十八實不能供職 上曰官察優閑不必辭公益力 上賜文幣八酒牢廩遣內臣牛玉送館次 上起顧南陽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公三辭不

卷二十一

允遂稱病篤 上又諭南陽曰與弼召至何為不受職即受職必欲歸山俟秋涼亦不固留且祿之終身不亦可乎卿為朕論此意公固辭不受留京師二月求歸益切南陽為 上言與弼初意本欲受一官事 陛下第老且病進退狼狽幸 陛下包荒許再上疏辭幸甚 上口果爾亦難留南陽又曰此朝廷盛事幸始終恩禮 上首肯曰既以行人聘來復以行人送歸與弼書令有司繼粟終其身南陽頓首曰帝王盛德事也公陳十事復表謝而歸公風格高邁議論英偉曾次灑落師道尊嚴善感悟啓發人其學術質任自然務涵養性情有孔門陋巷風雪之意亦通

時務能用世。凡天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諳。嘗曰。計筭繁無益。以故不務著述。云。清江有陝海龜。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避世無悶。公雅敬重之。白沙嘗以周易疑義質公。公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適龍潭雨中。裝笠犁田。乃延至家。與之對榻。信宿。辯析疑義。白沙嘆服而去。龍潭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

翰林檢討陳公 事 裕陵 吳陵

公名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十二年舉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戊辰辛未。再上禮部不第。聞吳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

卷三十一

三

其學而學焉。成化三年。復游太學。邢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一時名動京師。尋歸隱白沙。十八年。布政使彭韶督府朱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驟發。辭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特受翰林檢討而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為不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開悟。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為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自後屢薦不起。或勸之著述。不答。弘治十三年卒。學者稱爲白沙先生。萬曆中。從祀孔子。

廟庭謚文恭。公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朕。泊。膈。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林俊曰。康齋之有白沙。猶李挺之有康節。始求之博。久之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

卷三十一

四

雜佛老而起佛老。張朱二夫子先迷而後獲也。其立志甚專。嚮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落清灑。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于風烟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是時有布衣陳真晟。字晦德。又字刺夫。漳人也。人稱陳布衣。骨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八即能自拔于俗。專心儒業。嘗至福州。應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走歸。自是不復事科舉。務為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為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為學次第。乃以大學為據。曰。大學誠意為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

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請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言立明願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未上先疏乞召見陳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看議竟寢既而走臨川就正康齋貨其家直得五金攜兄子一人行戒之曰我亦即奉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至江西張元禎止之宿扣其學大加稱許曰無至臨川爲也遂歸鎮海教人專一靜坐卒年六十四後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題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提學副使姚鏞祀之

大卷二十一

鄉賢祠又有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七歲學于家塾言動如老成人既而學于康齋慨然以古人之期行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專用心於內其學以主敬爲要因名敬齋處家庭如廟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自考終日竟夕孳孳不倦排異端振流俗高風偉節儀表江南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門人吏部侍郎余祐曰先生弱冠時奮志聖學往遊康齋先生門退而藏修于家讀書窮理存諸心者不以一時或息友諸身者不以一事或遺久之則知益精守益固養益裕而所得益深矣居業

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無可告語故筆之于册取易修辭立誠之義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萬曆中進士文徵從祀孔子廟庭又有莆田劉閔恭慎醇粹孝行高古日無二病身無完衣而處之裕如劉太夏徐貫每拜其門知府王弼齋所必致閔曰對劉君辭芥自消詳見孝義傳

郎中莊公

事 茂陵 奉陵

公名利字孟賜江浦人成化二年進士庶吉士授翰林檢討與羅倫陳獻章友未幾與編修章懋黃仲昭上培養君德疏曰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遣郎中韓定持

大卷二十一

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吳節等冷客賦詩臣等各授一帖內開花果烟火等項而帖詩讚題目仍令依舊格擬進及觀舊格俱是既好之物鄙褻之詞臣謂陛下卽位之初下溫詔放田租絕貢獻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天下欣然承望太平久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大臣之疏而遂罷且因災異勅諭羣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臣未嘗不頌陛下從善如流今日之舉或兩宮在上陛下欲極孝養以奉其性耳然大孝養志不在翫好母后恭儉德著天下不在烟

火况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離亂北虜毛里孩包藏禍  
心江西湖廣大旱數千里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  
母后同憂之日臣知陛下決不暇為此也且翰林以論  
思代言為職雖供奉文字而辭體不經之詞豈宜撰進嘗  
伏讀 宣宗翰林箴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  
孟以陳烟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  
言臣是以不敢妄陳疏入謫桂陽州判官給事中毛弘御  
史陳莊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副久之以家艱去不復起居  
定小垂三十年有薦公者 召至京徐文靖公言當復公  
官翰林竟復司副遷南驗封郎中得風疾遷延野寺明年  
乞告未得允輒歸又明年罷

本卷二十一

七

參議賀公

事 茂陵

秦陵

公名欽字克恭別號醫問先生世縣定海其先成廣寧後  
屯為遼西人少穎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翫讀成  
化二年舉進士為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  
顯寶藏猶龜世印用我而我奚以為用印日上疏解官去  
執弟子禮事白沙既別肖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 秦陵  
初薦授陝西參議撫治商洛以老病母憂上疏懇辭且陳  
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  
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

賢為士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  
政或任經筵使養 君德三曰遵 祖訓以處內官謂內  
府監司局庫衛門職之 祖訓內官條其職掌不過灑掃  
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  
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革或陷 主虜庭身叛賊  
境或主易 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為不軌賄易后妃或邀  
功啓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費或引用左道蠱  
惑 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庫此其貽 君誤國蠹政  
殃民昭昭在人耳目宜深鑒已往之弊內不可使職掌奏  
請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則非惟 國

本卷二十一

八

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  
謂 陛下紹基之初舉行朱子喪葬之禮但初政之施方  
發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  
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疏入報聞允  
公辭正德四年逆瑾括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  
故遂先發聚眾縱火劫財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賀賀  
黃門公聞往諭之曰渠輩既知悔即不殺人可解鎮城當  
有人至爾輩直拜跪求生慎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須  
臾有言軍至且勦者眾復呼譟曰賀黃門無謾語又趨跪  
公里門公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雖至爾等

第不殺人必若爾無恐眾遂定城中不傷一人公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昏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祠之凌溪釣臺子士諡鄉貢士博學篤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辭疾歸終身不仕

太子少保章文懿公

茂陵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禮部貢士第一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逾年除編修內庭張燈下詞臣賦詩公謂蕭景黃仲昭曰國家無事海宇治安內廷燃燈朝

卷二十一

九

玉階歌蓋天子仁聖孝奉二宮將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也則斯舉固足以為樂然大孝養志吾輩盡諫明日三人同上章以培養聖德為言上怒杖三人闕下左遷知臨武縣稱三君子時羅一峰論內閣大臣起復非禮亦謫官又稱為翰林四諫公未行給事中毛玉論救改南京大理左評事一考陞福建按察僉事其議處番貨通貿易以便商聽福安民採礦以絕盜托清軍以擒秦寧之寇先賑濟以平尤沙之賊善政卓然一考至吏部乞致仕時年四十一閉門卻歸跡弗入城府四方弟子執業問難家食二十餘年公卿臺諫累薦弘治十二年召謝文肅

為北監祭酒十四年召公祭酒南監時遭父喪力殫

詔增司業員聽終制赴官十六年照閣上任尋上修舉學政條陳獎政二疏正德元年陳言治道要務五事再疏乞休未允任滿三載疏引年不待報歸復三疏始得請五年

陞南太常卿拜六年陞南禮部侍郎辭嘉靖初進南禮部尚書致仕公襟懷坦蕩不修城府望之麗朴即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不逆億也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

援古確乎不易發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其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姜僉事麟贊公喜怒

卷二十一

十

形於色恩怨不繫於心容後不出諸口驕泰不措於身頽庸不自見小疵不自掩以闇然自命可謂稱情矣楊文恪公曰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蔣定山公欽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峰習靜如陳白沙公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呼在漢東都不為危言之叔度在宋鷺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公之謂矣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少保謚文懿子孫皆天孫誥又不慧晚有子接公卒特恩與國子生從子拯歷官工部尚書有才行

翰林修撰羅公

茂陵

公名倫字彝正吉安永豐人成化二年進士第一策對萬  
言中引程正公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視  
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去下句公不從為翰林修撰  
會南陽起復公詣私第言不可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非  
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官制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及  
復數千言論副提舉福建市舶自是臺省少起復者明年  
召復官改南京尋疾辭歸閉門授徒日以註經為業垂十  
年卒知公者謂公有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至其  
心所欲為而力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公嗜學好古篤志力  
行避惡若互間善若鶩嘗欲做古置義田贍族人或助之

卷二十一

十一

副使丁公 事 茂陵

堂食錢謝弗受或永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覆去客  
晨至留飯倩之傍舍比果火日已近午白沙稱公才大不  
可及其志青天白日云  
公名璣字玉夫鎮江丹徒人父元吉學行高古隱居教授  
學者稱為易洞先生璣幼服庭訓巖然早悟弱冠舉進士  
授中書舍人同官烏傷王君長逾倍尊事之吳文定寬與  
為忘年交成化末以星變應詔疏治道本末時政得失  
反覆數千言而根極於正心諸教東官振綱紀正風俗真  
用人重名器憐民困理財節兵皆切時政末言方士學

近之則害治宜斥遠疏入為舉劾劄目以同官公過連逮  
出為普安州判官普安遠夷去中州萬里非人所居璣獨  
從一僕怡然行泰知也弘治初三原王公恕為太宰雅重  
璣延見坐語者竟日明日復召不赴奏記言今日無急於  
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主上嚮道之志間進  
賢之路庶本正源清制治保邦之務可次第而舉太宰避  
其言欲引為吏部竟為忌者所沮轉廣西通判猶伍以怨  
誣隣民為盜斷其舌斃之獄汚需其妻女逮伏法同官坐  
事者處之曲有恩至可印易牒執不可曰某平生惟辦此  
一尼心事君敢為欺耶內服闋倪文毅掌銓印家起儀制

卷二十一

十二

耶尋以副使提學廣東入賀道清遠山水暴發而沒翌  
日得其屍衣冠端整如生存璣充養深粹居圃運方身不  
踰中人而任道好古崇正闢邪有萬夫直前之勇羣吠眾  
譟不震不疎有百煉之剛以儀禮周公之典久廢不行家  
居冠婚喪葬一取衷之其教人正容端坐澹心定氣使躁  
釋慮消方與開講其析疑義入毫芒而文主雅純其為政  
先風化而一以誠意將之有去後思室廬不庇風雨子女  
踰期無力為嫁娶而愛君憂國一出天性蓋儒學不傳得  
其門者或寡璣窮探力索渾融冲粹志之所向不息不岐  
一以考亭朱子自期待魯齋臨川而下不屑也所著大學

疑義中庸語孟說及儀禮注未脫藁大學士靳貴從受學  
尊事之終身稱其中行獨復於衆醉羣污之中任道甚力  
制行甚方涵養甚粹德性甚良如金剛玉潤云

吏目鄒公 事 茂陵

公名智字汝愚合州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生而穎敏過  
人年十二能文章經史一日卽不忘嘗居龍泉庵掃樹葉  
焚照讀書如是三年文思警拔千言立就收廣吉士翰林  
會星變應 詔陳言極論陰陽之理言少師萬安持祿怙  
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  
直挾詐懷奸全無廉耻世之所謂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

卷二十一

十三

致仕王恕記志忠勤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  
剛勁可寢大奸直隸巡撫右副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  
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乞盡斥小人而進用君子又言  
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陰主之疏入不  
報弘治三年御史壽州湯繩劾萬劉尹萬尹去劉獨留恨  
衆御史魏璋附劉劉嘆璋能去繩陞僉都御史璋卽草疏  
署陳景隆等名劾繩與壽州知州劉集妄言朝政嫉公者  
因入公名下詔獄公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獄官苦訊公公  
書詞曰智與今湯繩等往來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  
大暑較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

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  
空虛無儲蓄之具當事者恨公坐公罷集妖言惑衆罪成  
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徐文靖公亦力言吾輩不可使  
朝廷有殺諫臣名始獲免左遷廣東石城所史日龍謫戍  
河西公既謫毅然就道永結屢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  
却不受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都御史秦紘  
檄遣董修驛書得居廣城與陳白沙遊四年暴疾卒年二  
十六

御史陳公 事 泰陵 康陵

卷二十一

十四

公名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弘治九年進士公先世瑞安人  
茂籍興化遂居郡梅峰公髫年喪父繼戎役勵志遵俗不  
與羣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  
韜燈默誦不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  
顏之克己曾之自省豈非學之法與作者克錄自考進士  
時奉使廣東師事白沙語累日甚喜白沙曰學須靜一退  
作靜思錄爲吉安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通以民瘼之鬱豪  
家利寡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妾旣生  
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類爭者覘服時郡守嚴擊  
強豪徐輔以寬當道尚深刻徐開解得寬霽爲監察御史  
袍服朴素騎牝馬身若無官者有尚書子受賂崔志端以

道士起皆根植自固言者屢劾不動公効尚書去崔竟留  
遂以母老乞終養力供甘旨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  
畦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葢妻子服食麤糲一女  
適彭惠安孫輔嫁其涼薄皆人甚不堪者公泰然自足日  
乞十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  
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直耳正德中吏部以公養母清苦  
奏改爲晉江縣學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既又援侍郎潘  
禮例奏給月米 上嘉陳茂烈清苦令有司月給米三石  
以資孝養又辭曰 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  
微臣亦荷收恤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第念臣家素貧寒  
養奉儉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貧  
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古人行備負米皆以爲親  
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守貧居家艱苦獨至臣雖  
勉盡心力之義竟未酬涓滴之恩且母年已八十有六來  
日無多返哺至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 上  
不允公辭公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爲憂方抱疾而  
母卒強起號哭寢地疾轉亟卒林見素爲治殮具立其族  
子遠揚爲後都御史王應鵬薦公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  
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 詔表宅里曰孝廉恤  
其家見素曰陳公領悟既深而充養亦熟隱衷粹行對天

卷二十一

十七

地質鬼神鄉國敬服殆黃憲管寧之流也  
鄭端簡論曰黃伯固鞏陳時周茂烈二公皆蕭產忠潔足  
以明志孝廉足以存節究其用經濟才也孰非人臣孰非  
人子觀此能無深省乎

國子祭酒蔡公 事 茂陵 泰陵

公名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爲禮部主事三  
年三原用之吏部竟復禮部乞南又請告起按察副使督  
學江西賀藩王壽且獨去朝服中蔽膝三司官舊用朔望  
朝正次日謁孔子公請三司先謁孔子藩王素憾林俊讒  
者因言公與林厚遂忌公伺公短使人傳謗京師欲併逐

卷二十一

十六

公一日宴藩王所議公不能詩文公據理正對拂其意僚  
友又有相傾者遂決意引疾致仕去逆瑾專政起國子祭  
酒以厭人心而公則已卒矣公明經篤學氣清色和外簡  
而內辨嘗曰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學生今吾數  
口之家生計常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胎憂父母才之疎  
劣於此亦可見又嘗題臥處曰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  
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天又曰吾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  
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  
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二己之私而已

侍郎儲文懿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權字靜夫泰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歷南京考功主

事文選郎中弘治七年調考功十年陞太僕少卿公與物

無競而自守介然在考功出入三年賦否不消交遊稀寡

嘗薦張吉等五人可任諫官論救科道龐泮等不宜以言

事下獄 康陵初陞太僕卿明年命都御史總督南京開

局無事專心經史訪輯 國朝故事又明年入戶部為侍

郎逆瑾專權公卿奔走瑾前公愧憤引疾求去長沙與公

善得允致仕 內批公有才望行且起公去數月瑾誅不

數月起公時瑾雖誅諸佞依舊用公亦不樂明年又乞休

去七年起南京戶部是年冬改吏部南京公辭益力起益

數其淳易恬靖人皆慕之卒諡文懿

宏甫曰公視陽明先生居然前輩矣陽明中弘治十二年

進士時公則已太僕少卿而往來問學若弟子吁此公之

所以益不可及也後泰州有心齋先生其間風而興者與

心齋之子東崖公贊之師東崖之學雖出自庭訓然心齋

先生在日親遺之事龍谿於越東與龍谿之友月泉老衲

矣所得更深遠也東崖幼時親見陽明

矣所得更深遠也東崖幼時親見陽明

矣所得更深遠也東崖幼時親見陽明

卷二十一終

熙朝名臣實錄卷二十二

林陵 焦 竑 輯

尚書湛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若木字元明廣東增城人性穎敏自少知學弘治壬

子以書魁其倫尋從白沙先生遊即以隨處體認天理為

宗白沙曰此子參前倚衡之學也自是潛心默會日有所

得遂焚去其書不復仕後以母命出僉事徐紘為勸駕

赴南雍祭酒章懋試畔面益背論甚奇之乙丑會試學士

張元禮揚廷和主考撫其卷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為拔

第二名賜進士高等選為翰林庶吉士權編修時陽明王

公在吏部相與倡道方師場屋所取士修撰呂柟主事王

崇章和之道價日著學者稱甘泉先生久之使安南冊封

國王黎嗣却其餽不受正德丁亥奉母喪歸葬荷塘廬墓

三年墓產瑞瓜人以為孝感所致卜築西樵多士來學支

與日給錢米開禮舍于僧寺至齊戒三日習禮成而後聽

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遽與言嘉靖初趨 朝考九年滿陞

侍讀尋陞南京國子監祭酒開講院與諸生論學刻心性

圖說未滿考陞禮部侍郎先後有勸聖學等疏凡數十上

總為獻納縑又做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以進累遷南禮

吏兵三部尚書置新泉三山二莊講學于新泉書院江都

休寧貴池等處公書院所在而是。清九年考吏部奏其績。上以年逾七十許致仕。所著有遵道錄、燕語、古文小學、四書測、二禮經傳、測春秋、正傳、古易經傳、測學庸訓、測前後詩文集。不啻千百卷。門人在監者。永康程文德、武陵蔣信。最知名。皆極力薦拔。位至通顯。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祀白沙。雖田莊亦然。嘗於所居天關精舍。祭贊尚書府立。祝。聖所置倉廩。僅穀多士。又至西山。建白沙書院。置田五頃。歸復取。白雲山為白沙祠。平生志為而力勤。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從遊者殆徧天下。所論以自然為本。體以勿忘勿助為工夫。大抵得之師門為多。白沙嘗謂曰。人與天地同體。四時行。百物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為造化之主。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得轉耳。學以自然為宗。不可不體會。又曰。學以自然為宗。承喻目來。頗有湊泊處。譬之適千里者。起脚不差。必有所到。自然之樂。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又示以詩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千金一狐。萬金一諾。天命流行。真機活潑。水到渠成。鸞飛魚躍。德山莫杖。臨濟莫喝。萬化自然。太虛何說。繡羅一方。金針誰撥。其得於指授者如此。真中。丁巳卒于所居小陽洞。年九十五。有大星隕于巖之河南。其聲如雷。云公在南都久。春時勸農。躬請田賦。冬多法。定喪祭之制。頒

卷二十七

三

行之費省而禮舉。都人無不樂從。有劉公廟。聚眾燒香。為沈其像於江。絕眾惑貧者。或以火葬。公買地城四郊。為滯澤園。以處之。且置田供時祀。費盡毀私。創庵院。僧尼勒令歸俗。後生子多。以湛名者。

侍郎呂文簡公 事 東陵 永陵

公名紳。字仲木。陝西高陵人。居涇水之陽。學者稱涇野先生。祖柘。躬耕。日曠。中有聲如雷。卜者以為當顯。六世後。六傳至紳。生公。果符卜言。公資性穎悟。始就傅。習勿儀。郎中高選。奇之。曰。此大器也。提學馬中錫異其文。收入縣學。尚采繭。卽志聖賢之學。危坐朗誦。小屋中。祁寒酷暑。不踰

卷二十七

三

戶限。已受學。孫行人。昂克然。有得。督學楊遠。菴王虎谷。拔入正學書院。嘗夢明道東萊親為指授。而義理愈精。熊李二叅政聞其賢。欲延為塾師。公以禮無往教。辭之。乃遣其子就學山寺。未幾。聞父疾。奔還。公川驛馬追送。弗受。疾平。移居雲槐精舍。從遊者日眾。辛酉年二十三。中鄉試。刻其文。明年下第。卒業成均。與三原馬伯循。泰世觀。倫次。寇子。梓。安陽張仲修。崔仲。昆。林。縣。馬敬。臣。較。舉。業。而。講。理。學。習。古。冠。婚。士。相。見。禮。孝。廟。賓。天。眾。在。願。天。府。哭。臨。惟。具。禮。耳。公。則。涕。淚。交。下。通。國。異。而。諱。之。弗。恤。也。孫行人。歿。為。之。服。衰。拜。送。弔。客。戊。辰。中。會。試。第。六。人。廷。試。擢。第。一。先。

是康對山爲會試同考批其卷云卷甚佳惜力微不能首薦子然子自當魁天下矣自鄉試至是僅八年有成軼詩文集爲翰林修撰受祿祀先祝稱某之子某聞者羨其知禮父母書至對使拜受退而跪讀其他親友書受讀亦各有儀聞期功喪必爲位哭奠饋遺非禮不受逆瑾擅權竊政附之者驟遷顯秩公雖同鄉獨不往且却其賀禮不堪又因西夏構論上疏請 上入宮親政事庶禍本潛消宗社可保瑾更惡其直欲殺之遂與何伯齊相繼引疾去何亦當時所不能容者遣官校偵其過不得至半途返公抵家數月瑾誅陝之縉紳株連者無算人以是服其先見杜門力田養親若將終身焉父或因病小失責次子楨公跪而問受責父怒旋解科道薦剡交上乃起供舊職上勤學疏謂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寧沼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慾 太祖一舉而取之可爲深戒或讓其過直公曰昔賈山借秦爲喻文帝尚能用之矧 上上明聖遠過漢文吾獨不能爲賈山乎疏上蒙嘉納以 乾清宮災復應詔陳言六事其遣去義子番僧取回鎮守太監尤人所不敢言以言不行復求退秋父病侍湯藥夜衣帶不解晝履無聲及其卒也痛哭嘔血將葬時大雨如注跣躄踊踣泥淖中道路環視有泣下者葬畢廬於中門外旦夕不輟自

卷七十一

四

成服奠葬遷柩題主以及卒哭三虞大小祥禫酌損益各有儀注楊東江輩葬父母咸踵其遺意行之鎮守太監廖鐙賄以金幣立却之客有托文游以三百金求書者公峻拒之曰人心如青天白日奈何以禽獸相視也客慚而退都御史盛應期御史朱節熊相曹珪累薦適 世廟入繼大統首 召公遂請然有用世志壬午與修 武廟實錄 上御經筵當進講是日伯 仁祖淳皇后忌辰因口奏宜著慘淡之服罷酒飯之賜朝論避之疏勸勤聖學以爲新政之助略曰學貴力行而知要帝王之學與常布不同須克己慎獨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太平之業可不難致大禮議典意見與時不合復以十三事自陳議者謂大臣宰執之職不宜引爲己責因下 詔獄尋滿解州判官知州缺攝行州事於是極贊獨減丁役勸農桑築堤以護鹽池開渠以興水利載諸著解文移者可考也已又集耆民鄉長講讀教民勵文行呂氏鄉約及文公家禮察孝弟節義者標題其門求子夏後調諸學宮建司馬溫公祠正首陽夷齊蘇訂雲長關公集迎其母與孝養爲百姓先隣近及遠方學者日衆御史爲闕解梁書院以居之擇民間俊秀子弟習小學之節歌風雅之詩民俗士習蔚然改觀居三年御史盧煥等累薦稱其爲王佐才

卷七十一

五

人府經歷士民無慮千數哭送河干去後州人爲之立碑  
塑像以志不忘云晚南吏部考功司郎中尚寶司卿政務  
清簡得閉門讀書兼設教鷺峯精藍吳楚閩越士從者殆  
百餘人時張相國應詔道出南都有醮禮爲賀者公托  
以官卑俸薄拒之通政王張之甥也轉北祭酒通國送之  
江上公獨不往張銜之欲乘機罷其官不果陞南太常少  
卿太常會飲皆役樂籍更有雜差公悉與寬免禁道士俗  
狁每月朔望令演樂二次太廟災乞罷黜答天戒不允  
自庚寅至甲午在南都六年乙未始入爲北祭酒監中教  
養士氣踴躍不振次矣遂以道範師模嚴自表樹敦禮讓

卷二十二

六

勤講習棄去一切繁文一二貴游子弟稍不率者即繩之  
以法而乞差手撥之風頓息有以敷教在寬規者對曰寬  
非縱肆乃日刮月削而不責效於旦暮間云耳然曰敬煥  
則曷嘗不嚴古稱師嚴道尊道尊而民敬學今人才不古  
豈古今人真不相及哉內則祭酒外則提學率多因循姑  
息而不知人才日下也公立教皆躬行以率之以正心修  
身忠君孝親爲本季試諸生必刻其文之優者以式德行  
著稱者則揭之榜仍早撥歷以示勸病者問而醫之死者  
購而歸之間取儀禮及爲詩樂圖譜分日講解禮義之俗  
絃歌之聲洋洋於京師首善之地矣又言之吏部請一監

丞兩廳六堂諸屬罔不清慎不但教及諸生雖歷事監生  
觀政進士向學中官亦從而質疑問難矣減歷日以通淹  
滯申傍監規五事請之上皆報可識者以爲自宋興李  
章四祭酒外鮮見其比陞南禮部右侍郎同諸公卿謁  
孝陵衆將着緋公曰望墓生哀宜去角帶衆從之署吏  
部薦文武士可備將相之選者數人章長霍走簡欲祭張  
故相公峻拒之且云一變而爲正人有何不可其元而駁  
言如此上將躬視示天陵累疏勸止留中未出林表  
賀萬壽節道出河南見餓草相枕藉語所在隨宜境之  
朝賀禮畢值天變遂乞致仕歸事疾淑人敬養備至不殊

卷二十二

七

生母疾病頭風壯寒親製艾禱乃安歲饑以俸餘贖其族  
大事叔博如父姊適劉家貧常分財濟之痛宋外祖無嗣  
每展墓垂涕不止從舅宋瑾流同州務尋訪還其鄉卒哀  
毀亦不殊生母未及葬以壬寅六月疽發背坐卧比泉精  
舍至七月一日卒年六十四是日有雷火日食之變及夕  
有大星隕於華陰弔者以千計高陵人爲隄市者三日解  
梁及四方學者聞之皆設奠位持心喪計開上爲輟朝  
一日賜諭祭命有司營墳事公頭顱圓潤體貌豐隆  
海江童顏輪耳方面兩目炯炯有神雖官三品履僅途三  
志餘年座正圖書室無廢家無長幼平生不以私事干

人亦不受人私干門人相守數十年未嘗見有偷語惰容  
有疑陽明之學者則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  
學而行是信之可也有効甘泉之學者則曰 聖君在上  
賢臣在下豈可使 明時有偽學之禁有問朱陸之學者  
則曰初時同法堯舜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  
究竟本原其致一也所著有四書因問易說翼書說要詩  
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外篇史約小學釋寒暑經圖解史  
館獻納宋四子抄釋南省奏稿渾野詩文集同時有馬汝  
驥字仲房綬德人正德十二年進士 益文簡武城王道  
字純甫正德六年進士歷官吏部侍郎 益文定 梁邑 穆孔

卷三十三

人

卿字伯潛官太常卿謚文簡三人皆淳懿端亮深於理學  
有文學負時望難進易退未究其用而卒善類惜之

侍郎 鄒文莊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守益字謙之安福縣人父賢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司  
僉事年十七舉江西鄉試正德辛未會試陽明先生為同  
考賞識之拔為第一 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  
踰年告歸竟意問學嘗讀中 而歎曰程朱補格致傳而中  
庸首言慎獨不及格物者何耶質疑於懷會陽明先生開  
府虔臺公 補 周旋 反 覆 問 疑 從 水 釋 曰 道 在 是 矣 自 是  
從陽明先生

周旋 反 覆 問 疑 從 水 釋 曰 道 在 是 矣 自 是

陽明先生於越留月餘陽明戀戀不能別門人問之曰曾  
子所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謙之近之矣會大禮議  
起上書忤 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公未歷吏事而蒞官  
臨民務以誠心相感發奸摘伏人稱神明公顧常自訟曰  
如保赤子愧未能也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心齋  
艮暨諸賢講學興禮風動隣郡徽寧池太間志學之風至  
今冠江左公啟之也丁亥陞南上客郎中踰年文成卒  
師公服心喪在部日與湛甘泉呂涇野聚講辛卯請告歸  
會稽吳文成存撫其孤聚同門講學于天眞書院戊戌  
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己亥奉 旨簡官僚 召入為司  
馬洗馬克 經筵講官應 詔上薛文清公從祀議時與  
徐文貞階羅文恭洪先唐荆川順之相資切士類興起甚  
衆居頃之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蓋當事者忌  
謙之也尋改南監祭酒公遵成憲申章程立號冊俾出  
入相友淑慝相勸歌詩習禮六館士相慶得師若無何  
九廟災大臣當自陳公踰中寓文傲意謙者因中傷之竟  
解官歸壬戌公年七十有二九月中寢疾召家人訓飭之  
諸子扶坐正衣冠而卒降慶初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謚文  
莊集若干卷行於世嘗語學者曰人心之靈萬古一日目  
分黑白口辨甘苦鼻別香臭今之人有異三代乎是非

卷三十三

九

人猶黑白甘苦謂人無是非之心。誣其心者也。夫孩提而  
知愛敬入井而知懼。蹣蹠而知羞惡。豈待教而後能哉。  
心之靈明知是非。若黑白甘苦。非然不爽。自慊自欺。在  
已而已。又曰。良知一也。自其無昏昧。謂之覺。自其無放逸。  
謂之戒懼。自其無加損。謂之平等。工夫一也。所從言之異。  
耳。若以覺與平等為簡易。以戒懼與加損為難。非惟誤認戒懼。  
亦誤認覺與平等矣。公之持論。蓋以此。平居與學者接。不  
言而使人意消。說者謂溫良恭儉讓之風。感人動物。有出  
於言語作為外者。師門一時相推重。不虛耳。予善太僕卿  
孫德源。按察僉事德溥。太子洗馬。皆知學能世其家。

心齋王公

卷二十二

十

公名良。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場俗故業鹽。無宿學者。而  
汝止孝出天性。寒日見親。以急務。盥冷水。乃痛哭曰。甚為  
子而令親天寒。盥冷水乎。何用人子為。出代親役。入掃舍。  
奉席晨省。夜定。如古禮。唯謹。久之。行益純。忽心量洞明。悟  
性無礙。而天地萬物為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體中。  
題其坐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即悟入時。已能如此。  
於是謝役。秉禮為儒者。而人未之識也。蓋有年。王文成以  
副都御史撫江西矣。江西人有客安豐者。聞汝止說論語。  
詫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汝止乃大喜。即日造江。

卷二十二

十一

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賦二詩為贊。以賓禮見。文成異之下。  
階。迎入。良長揖。上坐。論學。居數日。有省。曰。吾人之學。飾情。  
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諸心者也。反服。執弟  
子禮。已。文成居越。時。時造越中。請質。已。太息曰。是某之罪  
也。夫。何風之未遠也。辭還家。駕小車。從二僕。北行。所至。以  
師說化導。所至。人聚觀聽者。無慮千百。抵京。同志相顧。愕  
眙。共匿車。勸止。留一月。竟。諸衆心。而反而。汝止意。終遠矣。  
汝止骨剛氣和。性靈朗徹。見人眉睫。即知其所有。學者意。  
慮。稍疎漏。見之。不敢正而視也。接引人。無間。僕隸。雖顯貴。  
悍疾。不說。學者聞言。皆愧。悔謝。不及。有蓄疑不解者。旁及  
他事。使本疑頓解。機應響疾。諸聲。應氣。求者。望。庭。為。歸。與。  
剖析。精審。莫不虛往。實還。而喜。溢。色。眉。也。蓋。汝止之學。以  
悟性為宗。以反已為要。以孝弟為實。以樂學為門。以空虛  
為宅。以古今為旦暮。以明學啟後。為重任。以九二見龍。為  
正位。以孔氏為家法。其言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  
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又曰。知愚。  
夫。愚婦。與。知。與。能。與。為。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  
語。持。切。太。嚴。者。曰。君子。不。以。養。心。者。害。心。有。間。放。心。難。收。  
者。呼。之。輒。應。而。起。曰。汝。心。見。在。更。何。求。乎。曰。即。事。是。心。更。  
無。心。矣。即。心。是。事。更。無。事。矣。郡。守。召。辭。以。疾。謂。門。人。曰。致。

師而學學不誠矣。然教教不立矣。不往是不仁也。必往是不智也。此道也。或問先生何不往。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者是草之仕也。或勸之著述。不應。洪御史垣構舍居其徒。與御史佛抗疏薦。不報。大學士趙貞吉誌其墓。以為吳聖歸真。生知之。巫晚作格物要言。勉仁方諸篇。或曰世不可易。云生五子。永壁。從補雜皆有立。而壁最知名。字宗順。學者稱東崖先生。生九齡。隨父之陽明。公所。士大夫會者千人。公命童子歌。多囁嚅不能應。宗願意氣恬如。歌聲若金石。公召視之。知為心齋子。能曰吾固知越中無此兒也。輒奇而授之學。是時龍谿緒山王芝皆在公左右。宗順

卷上十

十二

以公命悉師事之。踰十年歸。娶已之越。復留者八年。師友相陶汰。氣竦神涌耳。新日明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外。歸枝葉而達其根。派流而溯其源。沛如也。久之陽明卒於師。心齋始授徒。南宗順相之。思悠然。講論緒然。不啻陽明之存也。心齋歿。宗順望其降。四方聘以主教者。香至。羅近溪守宛。則迎之。蔡春臺守蘇。則迎之。李文定迎之。興化。宋中丞迎之。吉安。李計部迎之。真州。黃憲憲迎之。建寧。徐殆難悉數。歸則隨村落。小大扁舟。徑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為舞雩詠歸之風。復出。至是。宗義形影盈宇內矣。天臺耿公嘗晤宗順。定其學。宗順曰。宗義有

得。君自謂若何。曰道者六通四闕之塗也。藉謂我有之。將探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聞者大賞其言。至金陵。與多士講習。連榻累旬。博問精討。靡不盡其欲。以去。楊道南紀之。云東崖子至。而論學也。問學何以日樂。又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如於樂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吾莫非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此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有滑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倚然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

卷三十一

十一

非樂道邪。曰樂即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學領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於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為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樂也。云爾。平生孔孟之言。未嘗一日去於口。其推而與世共也。未嘗一日忘於心。而大意具此矣。居恒不煩繩削。而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至前。不一盼也。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朔率子弟。肅衣。通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為。竟日乃罷。蓋心齋以修身格物為鳴。宗順嚴取子敦孝弟。歸宗族。關於行誼者。毛髮必謹。宛然先人之法度。中丞凌江。嘗過。宗順曰。宗義有

用宗願堅卧自如。臨終屏婦女毋使近論門人子弟親賢講學語不及私。夫宗願之才。藉有所會其度。其功業豈有既哉。乃終其身一不稍意。蓋自心齋絕去利祿。一以明道覺人爲任。此儀封人得於孔子者。當時不盡知也。而宗願父子守所聞於古。至再世不稍變。嗚呼。此豈可與淺見寡聞者道哉。心齋之與從遊者。其衆推歸謹者。以林春子仁爲第。

林春字子仁。亦泰州人。子仁生平束脩之間。畏之若苞苴。行必懼人情之所安。故不爲鬼崖斬絕之行。言必衡平。力故不爲要眇浮濶之言。於世紛華盛麗。猥巧慧辯。未嘗一

卷二十二

十四

有濡膩也。起家爲會試舉首。登進士第。官吏曹。至文選郎中。吏部稱文選至要重。故峻其門第。雖親故不往拜。子仁同門無留賓。同志中雖名位絕不相埒者。悛悛下之。惟謙出部。則偏走刺諸賓客。夜則挾衾被衽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爲常。其論學。輒曰。吾師心齋說如是。惟恐人之不入。意悉悉如也。而同志日際。是時縉紳士以學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惟山陰王汝中。幾志行悃悃。則推子仁。與吉水羅達夫。洪先達夫。於朋友中最沈密矣。然子仁猶而疵之。以其露才也。然子仁本以長厚清苦。謹繩墨自立。日以朱墨筆點。託其意向。咸否醉雜自程。

度。而時學徵本體益精。頓以子仁爲未至。卽子仁亦自歎曰。此治病於標者也。然其後蕩者失所歸。而子仁終以賢行名。子仁官吏曹。又以母病謝歸。養。掌選事。慎擇監司。守令。而賢同志者。薦進之。恐後。其論選曹之職。上欲以其心通於君。相與家宰之心。下欲以其心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家宰之心。未必皆。天下人之心。選人之心。未必相家宰之心。誠令相家宰之心。與天下人之心。合則吾職舉。吾志行矣。其自任如此。

補黃蘗石董公

黃蘗石董公。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

卷二十一

十五

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吟咏。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其非笑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也。已遊會稽。聞王成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訪之。入門。長揖踞上坐。文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董石也。與之語。連日夜。難石退。謂何生。泰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常不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



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以既老而有所不可乎。泰地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人以請於交。故故嗚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為禮乎。泰問之曰。夫子始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乘其驛。管轄一練而來。謂泰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幾矣。夫子其許我乎。泰人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為文辭。稍記習訓誥。則已。後然有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義。間有或從師問學者。則問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日。開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而而屈禮焉。非天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則如羅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羅石乎。羅石曰。其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人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蠡峯。陟泰望。尋蘭亭之遺跡。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羅石曰。有間。蓋克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為社者。或笑而非之。或為詩而招之。返。曰。翁老矣。何自苦若是邪。

卷二十二

十六

羅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願以吾為苦耶。吾方揚譽於渤海。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自號曰從吾道人。子穀仕至漢陽守。亦精於名理。有門存稿行世。

郎中王公

事 永陵

公名幾。字汝中。浙江山陰人。學者稱龍谿先生。正德嘉靖間。王文成公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為宗。郡人駭而不信。公首往授業焉。公弱冠。以高才領鄉薦。士望之。為去就。及是以所聞出為諸士言。願從者日衆。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遊取京兆所給潞潞。焚而歸。卒業於師門。師為治靜室居。

卷二十三

十七

芝齡率快悟。曰。致良知三字。誰不聞信得及者。惟我也。丙戌復當會試。文成命公往。不答。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願吾之學。疑信者半。而吾及門士。朴厚者未通解。穎慧者乏沈毅。能開明之者無踰子。今官學者咸集都門。子曷往焉。公曰。諾。在途。自良知外。口無別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錄外。手無別檢。間有及時藝者。口業已忘之矣。抵都門。歐陽南野。魏水洲。王瑤湖。泊郡縣。入觀。諸同志爭迎公。與相辨証。大為推服。入場屋。所為文。直寫己見。不數數於時格。識者謂此非可以文士伎倆較也。拔置高等。而同門錢緒山亦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學。公語緒山曰。此非吾輩

仕時也不就 廷試而還時師門來學者衆文成不能備  
指授則屬公與緒山分教之而公所典起爲多文成論學  
每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  
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  
不可更易公謂夫子隨時立教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  
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  
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物即  
是無善無惡之物言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  
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神感神應  
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

卷二 中 事

八

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者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  
無動者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有善有惡  
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曰若  
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公曰學須自證自悟若執權  
法以爲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文成將有兩  
廣之行緒山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益相與就正焉晚坐  
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文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  
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  
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之體便從  
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

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悟本體未免在有善  
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  
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  
一也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  
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爲躐等今  
既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  
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  
乘兼修中下也德洪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學亦  
因其所近若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爲善學耳  
自此海內相傳天泉相証道脈始歸於一云文成發舟公

卷二 中 事

九

與緒山追送嚴灘復扣玄旨文成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  
詔之公獨旁語曰心非有非無相非實非幻纔著有無實  
幻便落斷常辟之弄丸不著一處不離一處是謂玄同文  
成亟可之文成至洪都鄉東郭暨木洲南野率同門三百  
餘人請益文成曰吾雖出山汝中與同志里居究竟此事  
諸君只畏糧往浙相與質之常有證也明年文成平思回  
歸卒於南安公方借緒山赴 廷試聞變渡江復返迎至  
嚴灘與緒山議服制緒山以爲父母在麻衣布經弗敢加  
焉公請服斬衰以從於是共奔至廣信成喪扶柩歸越經  
紀喪事廬於墓定服心喪三年建天真書院於省背文成

像其中且以館四方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間及  
門私淑胥以期集祭畢分席講堂呈所見於公取正焉心  
喪甲壬辰始赴廷對時相張永嘉欲置一甲不果聞吉士  
科道之選欲引之公不應久之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乞  
歸病已待補時相夏貴漢言議選官僚其培與儀制春公  
門生也首以公薦貴漢曰吾亦聞之但恐爲文選所阻一  
性投刺乃可公謝曰補官僚而求之非所願也貴漢怒曰  
人投汝懷乃敢却耶若負道學名視我爲何如人遂大恨  
公補南武選會三殿災詔求直言六科疏薦王畿學有  
淵源宜列清班備顧問貴漢票旨詆爲僞學而罷薦首吏  
科都給事戚賢官公再疏乞休銓司報子告矣踰年當考  
祭貴漢使謂考功薛應旂曰王其僞學有明旨卽黜一人  
不可遺考功雖附勢猶畏公議未敢決而時知公者交以  
書責考功唐太史順之至以爲不復知人間庶職事考功  
怒遂決去以快意而因厚自結於貴漢故公名雖高仕竟  
不達然終不以是動心而學孝以講學爲務所至接引無  
倦色自兩都吳楚閩粵皆有講舍江浙尤盛會常數百人  
年八十餘猶不廢出游有止之者輒對曰不肖豈真好勞  
但念時常處家以習心對習事因循隱約有審制其命而  
不自覺者纔離家出遊精神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夫交承

卷二十一

三

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幹辦此  
一事閑思妄念與世俗俗態無從而入蓋欲究極自己性  
命自然不得不與同志相切劘若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  
欲與共了性命則是衆中自能收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  
也又曰不肖自念已灰而其賦於心不容自己者有二師  
門宗說幸有所聞常年出遊思行一二法器相與證明衍  
此一脉天壤悠悠誰當負荷六經四書之文厄於後儒之  
億測附會道晦學能蓋千百年於茲矣先師首倡良知之  
旨千聖學脉賴以復續不肖晨夕參侍諺承受記時舉六  
經疑議而和指授欣然有契稽諸遺編所可徵者十纒一  
茲衰年日力有限若復秘而不傳後將復悔師門之罪人  
也思得偕同志數輩相與辯析折衷問舉所聞編摩纂輯  
勒爲成典藏之名山以俟後聖於無窮豈惟道脉足徵亦  
將以圖報師門於萬一也萬曆癸未卒年八十六  
萬曆癸未十二月十六日後學溫陵李贊聞  
龍溪先生之計爲位於龍潭以奠而告之曰先生聖代儲  
宗人天法眼白玉無瑕貴余百鍊今其沒矣後將何仰吾  
聞先生少遊陽明先生之門旣以一往而起詣中升西河  
夫子之坐遂至歿身而不替要以朋來爲樂今不以不知  
而慍也真得乎不遷不貳之宗正欲八知而信今不以未

卷二十二

五

信而解也。允符乎不厭不倦之理。蓋修身行道將九十歲。而隨地兩法者。已六十紀矣。以故區域之內。或皓首而執經。五陵之間。多繼世以傳業。遂令良知密載。昭然揭日月而行。中天頓令涿泗淵源。沛乎決江。瀟而達四海。非直斯文之未喪。實見吾道之大明。先生之功。於斯為盛。憶昔淮南兒孫布地。倚與盛衰。不可及矣。今觀先生淵流更長。悠也。又也。何可當哉。所怪學者。病在愛身。而不愛道。是以不知前人付託之重。而徒為自私自利之計。病在尊名。而不尊已。是以不念兒孫陷溺之苦。而務為遠嫌遠謫之圖。嗟夫。以此設心。是滅道也。非傳道也。是失已也。非成已也。

卷二十二

三

先生其忍之乎。嗟我先生。唯以世人之聲。替為念。是故苟可以坐進此道。不敢解嘲也。唯以子孫之陷溺為憂。是故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必相拯。不自知其喪身而失命也。此先生付託之重。所不能已也。此予小子。所以一向先生而遂信其為非常人也。雖生也晚。若非近其所。焉從辟而注神。傾心而悚聽者。獨先生爾矣。先生今既沒矣。念小子將何仰乎。嗟乎。嘿而成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先生以言教天下。而學者每咕唧其語言。以為先生之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糟粕也。先生不貴也。先生以行示天下。而學者每驚疑其所行。以為先生之不妙。若斯也。而不知其

精神也。是先生之所重也。我思古人實未有如先生者也。故因聞先生之計也。獨反覆而致意焉。先生神遊八極。道冠終古。天壽不二。生死若一。吾知先生雖亡。固存者也。其必以我為知言也。夫其必以我為知先生也。夫尚矣。

念都御史唐公 事 永陵

公名順之。字應德。武進人。文行為學者所宗。稱為荆川先生。嘉靖己丑中禮部試第一。及廷試。遂卷內閣。使鄉人索試策。欲首擢之。而公以年少。筮仕。守已當嚴。竟不與通。置二甲首。其榜首則江西羅念菴洪先也。自與羅公見。知其人品甚高。固定為石交。授武選主事。以幼時嘗竭精神於

卷二十二

三

寒業。幾成瘵疾。而學問文章未成。恐碌碌仕途。無以為終身自立之地。庚寅春。踰病得歸。值母報服。關無赴官意。以父有懷公教。乃速裝壬辰。改稽勳主事。調考功。居家時。素知有司某某賢。後取至京。以不通關節。留滯不時用。公即密白其賢。擢科與道。不使其人知之。羅峯相公改各屬官。為翰林部中。首舉公。拜編修。校對。累朝實錄。于時王遵岩。陳后崗。高蘊門。皆以詩文名當世。一見公。作心服之。而公未敢以為然也。至其戒行。雖苦終少自得之趣。公尤自歎。時則王龍溪以陽明先生高弟。寓京師。公一見之。盡叩陽明之說。始得聖賢中庸之道矣。校對完。例當陞賞。公不

欲受又以羅峯愛已將遂其嫌遂告歸張緣是怒以吏部  
原職致仕居家窘甚而于文章之潤筆弟子之贊儀未嘗  
妄取林下三十年不役官府一人不受坊價一緡官府積  
公所却至三千金會 皇太子立妙選官僚 上面諭宰  
臣起公為春坊司諫竟以請朝 東宮落職歸自是御一  
布袍嘗居宜典山中與諸生講學官於其地者欲一見之  
無從也四方之行過是邑者必先禮於其廬以得見為榮  
刺薦殆無虛日獨雲川舒侍御之薦章有曰學以聖賢為  
法道以經濟自期立朝著塞謬正直之風居鄉有蕪靖無  
味之節乾坤不可無此正氣 朝廷不可無此正人可謂  
得其真矣公喜靜坐樂與外方之士遊曰方外之學難與  
吾儒不同而其苦行堅守洗淨心緣知自求之身者固賢  
守今之儒也居恒于書無所不讀無不精究其妙而于歷  
算尤精文章可以窺班馬詩可以追李杜然嘗曰此不過  
應酬之作更看山中靜坐十年後文字更何如耳與人無  
間於貴賤貧富惟投其機則言笑無厭有所拂則喞然見  
於顏面遇之途亦為之趨避口匿怨而友吾弗為也其與  
人言罄竭底蘊若無所不盡事關機要則深沉隱默際不  
可窺於瑣屑之事若不甚通曉至于籌畫世故則辨悉毫  
芒性恬淡不樂仕進而見民之瘡痍困頓又若痲瘵切身

卷二十一

五

思救援之如不及貌不喻中人而視天下勢之所至若萬  
鈞之壓卵處之晏然舉天下之所不敢為不能為者獨毅  
然當之嘗自謂當今少一審武子之愚益自况也甲寅倭  
奴起彘流血東南公目擊其變至不能寢食適居有懷公  
喪而趙文華者以 上命視師海上來訪公與陳機略且  
言非專任榆林胡公不能平此寇趙歸 朝首薦公以南  
部車駕主事起之尋陞北都職方員外堅卧不起及巡按  
提學二侍御奉 旨促行不得已赴京陞本司郎中 陞  
見後即奉 命查勘邊務繼而視師浙直公奮然曰一月  
賊不肅請 梟將宿盜月賊不平請 梟郎中十二月公將至  
浙城關而通去公計平賊上策當禦之海外而海道不可  
不熟乃自江陰與嘉興兩次下海泛大洋至蛟門而還未  
幾春汛急自登海紅督諸將泊崇明沙沈賊紅十三隻斬  
賊首百二十級餘賊走三沙陞太僕少卿胡公奏留同事  
文陞右通政於時江北巡撫李遂告急胡總制檄總兵盧  
鏜往援公以江北 陵寢重地乃以三沙賊撤鏜堅守身  
往江北與李首尾擊賊敗之於姚家蕩又敗之於廟灣場  
度其勢無能為復自江北往攻三沙居海中二月竟以鹽  
鹵之故腹疾增劇方回太倉調遣狼兵而賊乘風雨夜登  
江北岸矣公每以此自愧其斬馘功皆遜不居而胡公竟

卷二十一

五

上之三有白金文綺之賜公每與胡公論國家事未嘗不泣下沾襟誓以身許國曰胡公計事先我一着至忠義一念則甚相符合未幾陞僉都撫淮揚因積勞病甚不能行然以淮揚重地朝方倚任十一月勉強赴官值歲歉請于朝得餘贖銀二萬兩以賑又自捐俸金令有司以次捐俸易米散各鎮為粥以食飢民公素仁心不忍見民之飢死又以淮揚所轄天下要道即有變于內倭寇乘之貽患不細故于賑濟獨勞心焉時病已甚治軍不少休三刃血廿一日登焦山望三江嘆曰吾第一臬將使吾病而不能展其能奈何然使一病都堂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

平海諸將能下海則敵人自奪氣也欲從太倉取道常居海中行至通州而病不起矣將革猶以為與人與學問未成未了十年工夫自恨時天倏倏聞天鼓鳴於舟上者三而公氣絕

焦弱侯論曰嘉靖己丑唐公應德羅公達夫同為舉首一時以為連壁云達夫一斤不復用世以難進歸之應德脫節為分宜所薦至今以為詭病不知為達夫易為應德難也嘗觀易之否以包承小人為大人之吉其且包羞而不辭唐梁公斐師德周旋女上之朝豈誠戀于腐鼠者流哉非隱忍堅決將取日虞淵之功終委之溝瀆固志在天

下者所不忍出也始為夷躡姑蘓戟嬰兒為戲公一見痛心疾首憤不與之俱生此其志何如而可以經經之節繩之哉漢人有言中世選士務于清慈謹慎循常習故者乃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嗚呼世多隱情惜已之人殆難與道此也

光祿少卿羅文恭公 事 永陵

公名洪先字達夫吉水人自幼端重不為嬉弄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肩摩自知為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尚洎攘攘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告母李宜人識者知非

談曠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峯公之為久并計

嘉靖八年 廷試 世宗親閱所對策

自瑞陽明王公講學虔臺心印獨符遂早視舉子業常飲假手抄玩讀至忘寢食年二十二舉于鄉時同里谷平李公家食公師事之嘉靖八年 廷試 世宗親閱所對策御批云學正有見言謙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 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而丁外艱哀慟深至苦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一日讀楞嚴經得反問之旨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觀其顏貌驚服忽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乃反求諸孔孟與同郡鄒文莊公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 召改左春坊贊善疏請預定

東官朝儀忤 旨罷為民家若削跡城市應酬體文辭受  
取與一裁以義不徇時局人不敢干以私親賢問道稿謙  
求益未嘗以言詞先人然瞻其容止者非僻為之潛消遊  
衡嶽僧楚石客授以外丹拒而不受里中得在洞故為虎  
穴荆莽鬱鬱開之可容百餘人命曰石蓮自是多洞若時  
出聚友於雪浪閣四方縉紳士人請益皆曰察江漲水漲  
公宅舍漂沒假宿田家撫院馬公森以公家故宴而嘗御  
臺者餽坊數千金貯縣帑撥賑取為構室助竟辭之荆川  
唐公以兵事起官約借出公曰天下事為之非甲則乙其  
欲為未能者得兄任之即比自效可也笑必我出時相亦

卷二十二

三

貽書致意公答書願畢志林壑年踰五十謝客屏居止  
所製半榻默坐榻間不出戶者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訝之  
答曰是偶然不足道比荆川計至哭始下榻邑當造賦冊  
念說灑重為民病戒甲中按祕收賦督冊憲使即以邑冊  
請公任之於是宿弊頓革貧者惟若更生比疾作子世光  
適赴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  
好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巾歛手端然而卒年  
六十有一公學始致力于踐履中歸榻于寂靜晚徹悟於  
仁體丁巳學憲王公宗沐訪石蓮洞中問靜曰君可聞者  
吾之言也所從此信者君不得聞也豈惟君不得聞吾

亦不得而聞之茲非至靜為之主乎故曰君子思不出其  
位至靜無思之位也又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不睹不聞  
靜也戒懼者不欲馳而離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后  
能靜知止所以歸靜也馳而離焉不可謂之止故歸靜言  
乎其功也而謂任心之流行以為功者吾嘗用其言而未  
有得是以守吾靜而不知變非敢倡說以眩人也壬戌上  
公幾以專靜不達為疑訪于松原問近日行持何如  
曰近覺一切無有雜念即感應處便自順適龍溪曰工  
有先後否答曰即如均賦一事終日紛應吾未嘗憎厭執  
著彼縱張皇衰侮編黨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

卷二十三

三

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即靜定工夫非專以  
默坐時為靜而動應時無靜也又曰世間豈有現成良知  
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得也今人誤將良知作現成看  
不知下致良知工夫奔放馳逐茫蕩一生有何成就又曰  
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蓋自有知  
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燭未易脫離誠不可以平日虛見  
為得手湏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  
不負一生耳語具所作松原志略中明年錢緒山公德洪  
以陽明王公年譜成請序公為序曰善學者竭才為上解  
悟次之聽言為下蓋有恃妙莫而不知反躬至不副夙期

者多矣。甲子郡節推馬弘祖問學。公手書册曰：落思想者，不思即無落存守者，不存即無欲得此理。惘然隨川具足，不由思得，不山存來。此中必有一竅，生生竟然不類。又曰：此非可以俸至也。却從尋求中得，山人識取益卒之先一月也。公於陽明王公之學，極其尊信，而後學見公躬行之實，既慕服於是因公之言，而益知王公之學為常尊信。王公之學，得公以身發明之，其有功於斯道大矣。公始歸田，攻苦淡鍊，寒暑羅馬，考圖觀史，其大若天文地理，儀禮典章，漕餉邊防，戰陣車介之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屢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詢，曰：苟當其職，皆吾事也。年垂五十，視時事日非，乃絕意仕進，然飢渴由已，撻市引率之裏，未嘗一日忘天下士，想望其出，以卜治平而竟不果。隆慶元年，詔贈光祿寺少卿，諡文恭。

恭政羅公

事 永陵 昭陵 定陵

公名汝芳，字惟德，別號近谿，江西南城人。正德乙亥生，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即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條變乃爾？為展轉追尋，不置。五歲，從母授孝經，小學諸書。十歲，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每謂人曰：汝芳，吾人於是一意以聖學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矣。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

心力行數月而體未復，壬辰開闢臨田寺，几上置鏡與盂，水對之，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成疾，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一編，循其言求之，病漸愈。庚子入省，赴大會，見顏山長自述遺危病，生死得失，能不動心。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仁也，公曰：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克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子惠當下日用而不知，安疑天性之息也。公時如大梁，得聞廷于鄉人中，信首師事焉。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未可以仕，不就。廷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建從姑山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

卷三十三

三

人胡宗正，俱以文學受業，至是聞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執弟子禮，宗正喜，使息心而深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從平地著此一畫耶？公略為解說，宗正不應，徐曰：障緣益增，本真益昧，如是三月，然後以易授焉。嘗苦格物義難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父不為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回憶往年從師論道，徒成畫餅，飢飽了無干涉。癸丑北上，過臨清，忽遭重病，倚榻而坐，夢一翁來，言曰：君身病康矣，心病則未也，公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不動，當動而目不瞑，撥攘而氣



不分夢寐而境不昏此君心適也公愕然曰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太甚遂成結習君今浸昏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公大驚伏地叩謝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隨入京赴廷試初仕為令入為部郎出知寧國府所至不事刑朴惟以化育人才為功課一時形影有汝歌風歲大計以守入觀見華亭相徐徐喜曰我初不欲煩子以郡事由今觀之更有實用也公起謝且請曰先生加意於某不過為世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尤幸徐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由已者即如狄梁公反周之志固堅而所托則張柬之東之時

卷二十二

三

已向老滿沒在武后之先志且奈何公毅然曰先生此言知柬之不知梁公徐曰我何以不知梁公公曰梁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柬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先沒成事固在柬之即不然柬之雖去而柬之所舉亦自有在夫復何憂徐首肯公復曰宗社以人心為本今來朝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學脈不端則心事一先生趣此合并一番令其向往不差則終身德業豈不益光明俊偉也哉徐躍然喜翌日大會靈濟宮公娓娓發明音吐洪咆典起者不可勝數返郡未幾丁父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有步隨至盱江者家居四方來學者日眾癸酉起復入京見

江陵相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補東昌守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為開水利壑城濠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信從益眾轉藩參贊捧入京禮成遂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惡之喉言官疏劾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闕廣益張皇此學戊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不是道清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舊賓蘭問疾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毫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

卷二十二

三

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滯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時更有何物自是絕筆明日為九月初盥櫛出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行矣諸生懇留盤桓一日許之次日命諸孫掖至正寢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諡曰明德

侍郎殷公 事 永陵 昭陵 定陵

公名邁字時訓南京留守衛人生而氣貌淳靖有雅志居恒自奮曰學不究本原徒取世資非夫也辛卯舉於鄉及入太學與何善山游因問陽明先生緒言益自砥礪辛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乞開改驗封滿考晉文選郎中出為

江西參議擢貴州督學副使，疏請致仕，丁母。穆朝改元，用薦者言，起原官視學兩浙，歷江西參政，按察使，四川右布政，晉南太僕卿，請告還，癸酉，神宗在御，復就家起，公南京太常卿，尋陞禮部右侍郎，丙子，南大司成缺，僉議非公不可，強起，公視職，居數月，復稱疾，疏一再上，允致仕，公自筮仕至卿，或更四十年，計其在官之日，僅十三，前後連起，公有職，皆進而後，應論薦者，以致公一出為重，始公以南驗封考滿，如京，士論擬留公比銓，力辭不就，每進輒引遠，若不屑事，至所居職，恒辦乙卯提調江西試事，稱得公於浙掄士，一先德行，諸生中有以出妻抵誣者，獄久滯

卷三十三

三

公暴其枉釋之夫亡而煩從死，議者欲旌其節，公曰：婦節以守死不二為貴，從死非中制也。議者趨公在太僕，值間政變弛，吏因緣為姦，公隨事振刷，不辭煩細，至典國學，則中嚴功令，開示名理，六館士喁喁嚮風，其得大體類若此。性尚玄泊，恬默寡交，縉紳大夫或造請公不得，至海內士與公氣類者，貽書不遠千里，以學術相辯證，少求格致之義，不得其說，至哽咽終日，究心中庸證諸內典，已而澄思靜照，久之忽有省，自言一日於幽寂中，恍惚見其良心，始知此心虛融周徧，而身內有形之心，非吾心也。其所得亦可窺其崖略矣。陸公樹聲稱公坐鎮雅俗，似房次律，急流

勇退似錢宜靖，洞明宗要，則楊次公是太傅，至其信迫之篤，不言而默成，視理學諸儒不知何如也。所著有懲忿室，懲編，逍遙訣，測言，開雲館野語，行於世。

左論德張公

事 昭陵 定陵

公名元忬，字子蓋，別號陽和，其先蓋蜀之緜竹人，宋相忠獻公之後也。徙家越之山陰，代有間，十傳為贈吏部主事，詔生天復，以進士官至甘肅行太僕寺卿，配劉安人，生公。公生而古貌，魁然，稍長好讀書，安人憐之，戒無溺苦於學，公乃張燈幕中，俟母寢夜誦，不令母知，總角時，獄獄負意，氣激矢口，談時政得失，人物臧否，太僕公故抑之，不答也。

卷三十一

三

會楊忠愍諫死，公遙為誄詞，慷慨泣下，霑襟。太僕公乃色喜，大奇之，嘗讀書至朱子格致篇，輒乙其處而沉思，已間王文成良知之說，遂潛心理學。嘉靖戊午舉於鄉，數上公車，不第，下帷龍山之陽，喟然嘆曰：聖賢學自有真，曲士抱蠱蛙之見，不務即心證聖，而猥踵其下風，宜何陋也。戊辰歸自京師，而太僕公有滇難，蓋太僕公故嘗副滇臬，擊武定叛夷有功，忌者中以蜚語卒，從吏訊公身，掖太僕公萬里，赴逮於滇，已復馳如京，白狀當事者，比有詔免太僕，公官歸越，復馳如越，履及門，血縷縷滅趾，天下聞而哀之。庚午游太學，明年舉南宮射策，賜第一甲第一人，授翰

林修撰君自以遭逢 聖明釋跡取上第廩廩期有以自  
樹日彙筆守官下蒐羅金匱憲 而研究之詞林故清署  
第雍容以文墨相高稍涉事 輒引代庖為解君獨聚徒講  
求世務人才相與摺記之 戶外屢常滿每抵掌論天下事  
不為首鼠兩端萬曆之元年 君嘗踵前御史某且請進講  
列女傳丁 酒言以修 南之化不報戊寅免太僕公喪  
起家奉 旨教習內書堂公曰若曹星近 皇位不可去  
可使習為善勃詔管燕非人乎 乃取中鑒錄自為條解又  
作訓忠諸吟令歌之尋管理 誥勅直起君館會 皇子  
生奉書告楚藩因上匡廡浮沅湖 還取道武夷所至多題  
隊具槎間漫筆中丁亥起家 用詞林久次起為左春坊左  
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清理武 黃尋克經筵講官既入侍金  
華退而嘆曰明上方孳孳向 學嘔喻受講臣風物而講臣  
不竭忠卑智以進 宸聽非夫也每喁喁然盟心待對莫  
有所感乎焉初 上御曆單恩公仰躍自太僕公寬狀請  
以恩及已者移太僕公冠服至 是復中前請忤 旨格不  
行君仰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 吾父矣武定之役吾父躬  
操甲冑斬首虜千級口碑其在 乃今幸事 明主而不能  
為父洗沉寃長負 君親吾死為後 蓋居常深念兩世登  
朝父建功不讐志以歿願以身 代父報 國而卒且微

卷二十二

三

國恩報父故終其身有緹紫之 恨竟以此鬱鬱致疾疾革  
顧弟子呼 陛下者再又曰 朝廷亦多有人乃曠公平  
生雅志聖賢之學宗王文成 然不容事口耳顯務以實踐  
為基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 為善去惡是格物近世學者  
徒剽文成之外邪耳又謂朱陸 同源而未流乃岐之非是  
手摘考亭所論者與文成意符 者彙集之題曰朱子摘編  
以祛世儒之惑特操端介絕不 喜姘刻事人然坦馬駒中  
庸之庭亦不礙以奇行自見 蓋公之進也出江陵門下當  
其炎炎時甲者蟻附高者鷲鳴 而公不隨不激有以自守  
嘗謂同門曰某門人也卑囊白 簡之事當以待他人乃若  
獲請留病請禱某即死弗為矣 里居數年私刺不及公門  
然事關公義則侃侃無少避如 議賦法議不毀兩賢祠議  
祀四先生于學越人至今誦為 美談天性孝友侍太僕公  
若安人疾湯藥非口所嘗弗進 比卒樂樂葬葬喪葬悉遵  
古禮盡革燕賓崇佛諸敝俗越 人化之有異母弟二人太  
僕公病以屬公公捐之恩義隆 備若常飯脫粟衣浣補而  
賑施宗黨若弗及蓋公行謹力 追古人其文章春容爾雅  
粹然一出於正初太僕公作山 陰縣志未成公續成之已  
又創紹興府志會稽縣志義嚴 家錄足稱一方信史他所  
著有雲門志略山游漫稿槎間 漫筆行于世又有不二齋

卷二十二

三

稿志學錄讀尚書考讀詩考讀史膚評皇明大政記藏于家

侍郎楊公

字貞復別號復所廣東歸善縣人弱冠賦隴東

平焚民舍公為亂兵所掠從容賦詩自若賊其而釋之明歲中鄉試第一人年三十一歲試南宮不售乃遊金陵下帷積學迨迨江黎允儒欣然相得也黎為近谿羅先生之甥為述先生言行甚具公大契於中業駁駁嚮往之矣丁丑舉進士改庶吉士已卯授翰林院編修丙戌分校禮闈是歲冊封崇藩歸省覲還朝取道盱江執贄羅先

卷二十二

三十八

生而稟學焉往復參證因大悟性命之宗曰乃今如客得歸矣因次先生會語為答問集又摘其論仁者為議仁編日諷誦之并示學者丁亥進修撰戊子校士八闈試策大發所學同志者爭傳誦不置已丑復分校禮闈三月遷國子監司業辛卯晉司經局洗馬暮修玉牒克經筵講官上崇聖志勤聖學疏諸具集中壬辰復分校禮闈先後所得多名士聞父喪奔還服闋起國子監祭酒丙申晉南京禮部右侍郎修皇陵功成上命祭告公至中都士大夫暨師生來問學公即中庸首章反覆開論中多典起者丁酉秋因災異復上恭勤勵學疏高皇帝御製

集刻行之於其中稍為詮注取洪範語名曰訓行錄擬上未果遷南吏部戊戌召為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未行而母夫人卒於官舍公扶柩還已亥八月營葬事躬荷畚

鍾哀毀之餘感寒疾以是月十九日卒年五十三平生事親孝與弟友厚宗族間黨人有過耳不欲聞而惟就其所善獎成之備僕有違亦不加鞭朴微以意諭戒之而已一聞羅先生之學銘心刻骨無遺與忘雖小像出必告反必面歲時約同志祭奠於所居以為常四方之士受學者屢常滿戶外公隨機指授人人躍然意滿去持論以明德親民止至善為宗而要歸於孝弟慈謂孩提不學不慮

卷二十二

三十九

之良心即聖人之不思不勉耳且手足之生生即心愚夫愚婦之知能即聖氣稟物欲皆明德之寄寓其觀其問即不觀不聞之本體大抵皆本父師之言而推衍之問者始而中而諱以辭久之尊然服者以公之言取成於心非世儒矯強義襲半塗而廢者比也所著有證學編楊子學解論學存稿楊子格言楊子政序輯白涉語錄證道書義等書行於世

卷二十二終

林陵 焦 兹 輯

學士劉忠愍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球字求樂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初為主事儀制

薦侍經筵修 宣宗實錄成改翰林侍講正統八年夏雷

震奉天殿應 詔陳十事王振怒公言總乾綱意在詆振

欲置公死地不得會翰林修撰董璘乞為太常卿事神下

詔獄公疏中偶言太常官必得儒臣馬順附振喜曰此可

并殺公遂酷考璘誣服公為畫此疏矯旨逮公當朝梓公

去公不知何坐大呼死訴 太祖 太宗縛公至暗獄中

卷二十三

斧殞暴下碎其體極慘毒其邑人成器設公位龍泉山巔

為文哭而祭之人名其地為祭忠臺公天性忠潔議論堅

正沈思積學好義力行文詞鏗鏘金春玉映人共寶之如

月噴天犀也正統十四年冬贈翰林學士諡忠愍子鉞鉞

舉進士俄官廣東參政鉞雲南按察使

尚書章恭毅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綸字大綸初名崑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為主事南

京禮部景泰初為儀制郎中屢有論建又條上太平十四

事反復萬餘言懷獻太子卒人心危懼御史鍾公諷禮部

請復立沂王東宮禮部大臣縮首咋舌曰作死公聞發憤

即具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又言 上皇君臨天下十有

四年 陛下親為臣子又以天位授 陛下稱 太上皇

帝天下至尊也月朔望及歲時節且宜率百官朝見延安

門復 汪后於中宮以正壺儀復沂王於東宮以定國本

上見疏大怒下公詔獄炮烙煅煉迫公引大臣及通南城

狀體無完膚竟不承以鍾同先嘗上言并逮欲殺二人會

天大風雨黃霧四塞乃止廖莊自南京來亦嘗請復儲遂

縛三人至午門前杖一百鍾公死廖公遠謫公鋼禁獄中

越二年 裕陵復辟輒歎綸好臣子為朕家事受苦毒也

出之獄中脫桎梏并禮部右侍郎 上令內侍檢公十四

卷二十三

事疏不得內侍從旁誦數言 上亟稱歎曰好官人公繫

獄久因有足疾會石亨招公卿飲公不往短公 上前改

南禮部 上面諭賜金幣文華殿遣行尋改南京吏部

茂陵即位有司以遺詔請大婚公上疏曰山陵尚新元朔

未改百日從吉心實未安釋服公除雖有常制願諒除大

婚情禮自別乞勅禮部來春舉行成化元年兩淮例條救

荒四事四年勅公會南臺高明考察公欲盡去諸不職者

高公不可公獨疏上南諸司構公激言官怒並誣章劾公

上特遣侍郎葉盛給事中毛弘即訊留都公誣得自五年

秋星變自劾不允秩滿轉左十二年請老卒 泰陵即位

特贈尚書諡恭毅官其子立為鴻臚主簿君子曰 裕陵  
茂陵卒踐天祚者三君子為有力矣成化初謝鐸預修一  
英宗實錄檢公復儲蹶不得輒歎息泣下曰公疏動萬言  
竟一字不傳何以示天下後世數百歲後劉定之應曰奏  
蹶留中者例不書謝公曰景泰年間事孰此為大不書  
此矣書盡請 上增入錄中竟不從長子玄應給事中南  
京

寺丞鍾恭愍公

景帝

公名同字世京吉安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三年冬為監  
察御史公當易儲時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懷獻太子卒

卷二十三

三

公入朝待漏與禮部郎中章綸論儲位事慷慨流涕五年  
九月公遂上疏請復立沂王東宮以固宗社并陳時政闕  
失疏入縛下詔獄械繫極苦杖之不死又下獄六年八月  
又杖闕下下獄竟死獄中時年七十二骸掩園土莫敢收  
葬 裕陵復辟曰鍾同忠誠節義可貫金石贈大理左寺  
丞官其子啟知縣 茂陵又憐公忠受慘禍祿公妻羅氏  
官其一子通政知事啟上疏請公遺骸得出園上歸葬時  
公歿久矣血漬臂間洗出倍鮮好成化二十三年公子接  
綸例請諡禮官謂公應詔陳言中及復儲事不若綸言詳  
切執不與諡眾共嗤笑禮官耻之公得諡恭愍

尚書廖恭敏公

景帝 裕陵

公名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八年遷庶吉士十  
年給事中刑科正統六年出陝西賑飢得便宜從事當是  
時西楊在內關公抗章劾西楊不職八年著大理寺爭論  
月陞大理丞十一年陞少卿南京大理景泰五年七月災  
異下詔求言公上疏仰唯 上皇被留虜庭 皇上撫有  
萬方屢降詔書以大見皇帝攀輿未復虜囑木報為意  
皇上之心即堯親九族舜徽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  
皇上勝算迎歸 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 皇上於萬  
幾之暇曾時朝見以敘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

卷二十三

四

為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伏觀 上皇即  
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璉為正副使冊  
封 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且冬至令羣臣朝 皇上於  
東廡百官咸 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幸 上皇迎歸伏  
望駕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 上皇於南宮或講  
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羣臣時得朝見以慰 上皇之  
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  
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  
為 上皇諸子 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  
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 皇上有公天下

之心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征亦為此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繫屬天下之人心。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叠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謂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詞意悲懇。留中不報。明年閏六月。以內艱來京。適章鍾二疏人。上忽念公往。年有踈大類二人。并逮三人。杖午門前。幸不死。謫定羌驛丞。裕陵復辟。召還時。內艱未闋。繼遭父喪。上憐公忠。特并與祭葬。除服。改南大理。言官劾公。公請老。上曰。莊有大節。逾年卒。贈刑部尚書。諡恭敏。公任

卷二十三

性易直而好剛。尚氣。言辭憤激。人不能堪。公雖無芥蒂。人故益恨公。公又不屑細行。遠嫌疑。好存謝賓客。諸遊知為。惟狎及至。幸時無以為殫。欲乘率錢相。東助。人始信公。庶靖其潤達。天性然耳。

按察使楊公

景帝 裕陵 茂陵

楊公瑄者。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天順初。為御史。印馬斯內民。羣訴曹有二囚。奪民田若干頃。公疏劾二囚。枯寵擅權勢。上喜。公敢言稱職。命吏部記公名。且大用。既還京。其字連見。祥亨二囚。日益張。公與十三道御史議。班劾二囚。有洩語。二囚者。二囚先譖諸御史。上前發彈

章入。上怒。召諸御史。請文華殿。俾誦彈章。詰公公與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囚罪狀。甚悉。下諸御史詔獄。還公。誣引大臣。刑甚慘酷。數瀕死。卒一語不他。及理刑者。文致公坐死。寧道者。謫戍。餘貶斥。奏上。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得從未減。公竟成遼東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請二囚謝。庶免後禍。公不可。復謫戍廣西南丹。二囚相繼逆誅。釋歸。茂陵即位。言官論奏。復公官。尋陞浙江按察副使。定海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霏衝所裏外海塘。健跳所海鹽海塘。皆公修築。海鹽塘。輸三千三百夫。工尤巨。禦患尤大。陞按察使。甫半載。病亟。

卷二十三

蔡案問候。尚論築海塘法。及濬西湖之利。卒祠海鹽東海。上著祀典。子源弘治間任五官監候。正德元年七月。源上工執事以謀。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兼天機。天權星不明。乞安居深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闕除內侍。寵倖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講習詩書。疏下禮部。部言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霧霧。交作為眾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為下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思患預防。瑾又大怒。罵

源爾何官亦學為忠臣乎矯旨又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於河陽驛妻斬蘆覆尸葬之

少卿黃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黃鞏字伯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推官德安府陞主

事刑部掌十三司讞牘陞員外郎改兵部歷車駕職方郎

中內艱服除會 康陵北狩人心危疑或沮公行公題書

屋曰石田茅屋為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眾不能沮

竟北上補武選正德十四年春 上將南巡時寧庶人久

著逆謀蕭敬朱寧張銳在司禮錦衣東廠與庶人交通江

彬又握勁兵在 上左右公卿交蹏不聽兵部司屬倡諸

六卷二十三

七

司上蹏諫公曰 上巡遊本起彬誘惑彬方席寵擅兵無

敢斥言彬吾不可舍彬為支語恐 上不悟獨蹏六事其

略曰 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

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

知有權臣而不知有 陛下寧忤 陛下而不敢忤權臣

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 陛下知之晚矣

試舉六事於今為最急者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

有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唯聖人

為能慎動仰惟 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所以

盛遊無度流連忘反者論思勸講之臣於是不能辭其責

矣伏望 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遠佞人二曰

通言路夫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

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

出而中傷以他事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

達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 陛下無由而知伏望 陛

下廣開言路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則忠言日進聰明

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三曰正名號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

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 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為威

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歎以為在

六卷二十三

八

事夫 陛下自稱為公誰則為 陛下者天下不以 陛

下事 陛下而以公事 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

陛下之臣也伏望 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

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

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為獨夫與欲為匹夫而不可得者

竊為 陛下懼焉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罔游于佚罔淫

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田 陛下始時

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

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眾郡縣

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能相保 陛下為民父母何忍使



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為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敢怒而不敢言。即今江淮間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况又重以威之其何不流而為盜賊速而為流亡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為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獨忍使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

卷三十三

九

伏望陛下翻然悔悟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飢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為也。五日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謹按今之小人簞弄威權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為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則江彬之為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

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綱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為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六曰建儲。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動况於無本其何以安恭唯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終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為陛下殆倒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羣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宜付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即於宗室中遴

卷三十三

九

選親賢一人養于官中使視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留意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公疏即碎已疏草曰願同署名進疏入二公自分必死彬見疏果大恨必欲殺二公縛下詔獄錮校于廷五日三訊杖百餘坐繫逾月除名公體最羸眾咸痛公必死乃死得甦震竟死當是時海內盛傳公疏公歸柱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飯或至日中未舉火貸米隣家恬不屑意嘉靖改元召為南京大理寺丞未幾卒無子贈大理少卿公嘗曰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

世之人。願以此易彼。何邪。公沉敏好學。雖疾病支離。手不釋卷。詩文清粹。和婉自成一家。震字汝亨。蘭谿人。正德三年進士。為江西泰和知縣。有善政。去之日。民立祠祀。為武庫主事。孝貞皇后喪。武宗自宣府奔喪歸。又復欲出震抗疏諫。上怒。罪且不測。幸諸大臣力救得免。陞車駕員外郎。杖下廷死。矣復甦。書與諸子曰。吾筆亂。神不亂也。竟以瘡故卒。卒後三年。贈太常少卿。子體仁。隆國子。生為通政知事。是時諫而杖死者。贈主事何道。劉校尚寶卿主事林公。輔行人司副余廷瓚。太常寺丞刑部昭磨。劉廷兵部主事。行人詹軾。劉槃。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監察御史各。廕子姪一人。入國子監。嘉靖初。禮部主事作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中御史。挾勢凌人。趨權擇便。交遊貴俠。飲宴園亭。凡朝廷大闕。生草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一時犯顏敢諫。視死如歸。或拷死廷闕。或流竄邊隅者。皆郎中員外主事。評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夫人。諫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揚揚出入。若罔聞知。今幸聖皇御極。褒恤忠諫。此輩更何面目。復立清明之朝耶。章下吏部為寢。張英者。京衛指揮使。聞武宗南巡。挾一刀囊土數升。持諫。跪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即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為。曰。恐汚帝廷。灑

卷二十三

十一

士掩血耳。殞命獄中。無子。嘉靖初。憐其忠。贈都指揮官。英弟雄都指揮。

李贊曰。當瑾初用事時。科道有言。俱被慘禍。其後勢成。銓柄在已。非其私人。不置言路。是以一時省堂。皆為不鳴之仗馬。而捐軀死諫之士。反在于翰林部寺諸臣也。迨世宗新政。若輩盡宜汰去。而作瑜之疏。既下復寢。豈當事者懼傷國體。而不欲空署逐之耶。抑猶有所避忌耶。然讀瑜一疏。若輩已當愧死矣。

尚寶司卿何公 事 康陵

何公名遵。字孟循。南京欽天監人。以諫死。嘉靖初。贈尚寶

卷二十三

十二

司卿。廕子世守。入太學。既祀公鄉賢。應天府又請於禮部。為祠專祀。公宗伯霍公名祠曰。庶直方。武皇帝朝。瑾彬相繼用事。彬導上遊幸。禱祠名山。將入江南。而寧濠方謀。以侍子入朝。恃彬為內應。比南巡。詔下。彬幸得便窺伺。懼中阻。乃為危言。撼眾。眾亦相視搖手。戒莫敢出語。甚則以諛言媚彬。彬氣益盛。兵部郎中黃華。翰林修撰舒芬。首以疏入。諸曹稍稍踵之。武皇帝怒。鞫等。彬復揚言。鞫且夕且死。冀以脇眾。公已入疏。力言淫祀。無補。敗亂。且曰。萬一宗藩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福未降。而禍已萌。蓋指濠也。彬畏事泄。匿不以聞。公慮眾為彬所脇。又鞫罪。叵測。

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上疏乞罷巡幸勿為左右姦邪  
蠱惑輩等無罪願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不爾臣與  
同死彬既欲杜眾口聞是言愈自懼更四出機弄下公等  
於獄復嗾其黨劾言者懷奸誦上無人臣禮 武皇帝益  
大怒榜示朝堂無得效尤遵等獄上被 旨荷校暴午門  
外五日杖五十罷遣彬自請視杖杖者故視賄為輕重至  
是密奉彬意而賄又不至杖視他人為甚公體故胤又憤  
所言不達瘡潰不可療越三日竟卒邸舍獨僮奴何安一  
人當草疏時詞覺之前持哭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  
幼乎邪公執筆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人為謝萬死兒子

卷二十三

十一

冷勿廢學足矣草章已書託鄉人太僕卿劇盜編修陳沂  
後事語不少亂蓋是時子世守方數歲公年三十四爾公  
既卒而巡議亦竟寢公幼無他好為弟子員適武城王公  
純甫為教授以道義劇切諸生一日策問范滂母事公感  
之歸告母曰兒設為滂大人能慨然為滂母乎母笑而許  
之正德癸酉舉鄉試甲戌第進士吏部尚書陸公完器重  
公未幾當試臺諫獨引疾弗出曰吾不可資人以進丙子  
拜工部管轄主事明年權木荆南故事多昵奸胥歲增羨  
以自潤商人若權過於虺虎公更置一切而壹以廉率之  
無何出羨千金左右勅以獻績怒斥之曰來者將何繼耶

乃令下商自百金下減筭三之一風水敗貲者勿筭以羨  
足常數但令相等入筭者手實其數幾何自謙之藏於郡  
帑其或越貨敗令與以謁至者盡沒入之威惠並舉至今  
守為推令比去行李蕭然卒之日貧不能殮待鄉人賻而  
後以柩歸葬先是被杖時父鐸與家人慕祭有烏悲鳴而  
前心異之比抵令聞工部有以言獲罪者鐸長號曰遵其  
死夫已而果然

尚書孫忠烈公 事 奉陵 康陵

公名燧字德成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  
中正德六年超陞福建右叅政歷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

卷二十三

十一

劉瑾亂政寧庶人已著逆謀瑾誅又結錢寧張雄日夜謂  
中朝事幸有變又劫持省臣賂諸文武大吏九年乾清宮  
災羣臣輒請建儲庶人多輩金壁通奸優戚賢徧遺諸奸  
臣欲且徵庶人子石上廟燒香成則自取之諸奸臣既得  
庶人賂又疑畏不敢發直以好語給庶人庶人自以為事  
十成人九日恣橫朝議選才節大臣摧其機牙陞公副都  
御史巡撫江西公聞命歎曰投獄於我死生以之榜二家  
童入南昌南昌為河謂庶人且暮得為皇帝諸省臣附黨  
及羣賊依附者相助為聲勢公旁盡庶人奸黨言動輒告  
庶人先是宸濠中傷胡端敏公下詔獄得公力為滄雪不

死至是雖誦謀有迹顧宗室不敢先事訟言但託禦他寇  
曲為備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安義鄉者盜  
賊淵藪近割地開為縣饒撫二府罷兵備公曰緩急曷倚  
奏復饒撫兵備不果復又請勅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  
饒相為犄角九江當湖衝最為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  
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與國通城廣信橫峯青山諸窰  
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劫  
兵器假以討賊盡出會城兵器外府公見宸濠逆謀急恐  
變起不測乃屢密疏言宸濠必反又畫為廟濠伏途諸奸  
所得即達上所又為諸權倖盜致宸濠所索金壁謝公

卷之十三

十五

不得已乞休不允積憂勞數月髮盡白十三年江西大  
水宸濠所蓄賊凌十一吳十三閩念四出沒鄱陽湖行劫  
公與按察副使許達議調兵勦之三賊遁沙井去公出不  
意乘夜出江外掩捕遇大風雨不克濟三賊竟走匿宸濠  
林墓中不可踪跡會言官發宸濠反狀朝廷遣大臣即  
訊宸濠懼十四年六月丙午伏賊府中俟諸守臣入大言  
曰太后睿旨召我監國公毅然應曰安得有睿旨者又  
曰天祚暗移汝獨不知耶公益憤應曰安得妄言求死又  
曰我取南京汝保駕否公益怒張目直視宸濠厲聲大罵  
宸濠遂縛公許副使奮起爭孫巡撫朝廷大臣爾安得辱

侮無禮又縛許許且縛且罵賊錘折公左臂併許公殺惠  
民門外宸濠竟用三賊為牙爪偽稱將軍首遣婁伯招誘  
賊黨至進賢知縣劉源清斬伯乘城拒守宸濠又遣人招  
窰賊窰賊有官司在不得發又大索兵器城中不得賊不  
得兵器皆持梃竿比至安慶王公起義兵擒宸濠湖中諸  
通賊至安義縣有守吏不能走故盡獲湖廣浙江以饒撫  
故不被賊禍公死節久之阻于奸倖未得褒贈嘉靖改元  
贈公禮部尚書諡忠烈立祠祀江西敘其子堪錦衣百戶  
進正千戶武舉第一人歷官都督次陞進士第二人歷官  
南京禮部尚書

卷之十三

末

許公名達字汝登固始人正德三年進士長身巨口猿臂  
燕頤沈靜有謀略初為樂陵知縣流賊猖獗他縣閉門自  
守或遺賊芻粟飲食弓馬或棄城走公募死士千人入持  
大槓隨賊向往突擊人馬俱斃賊不敢近境以功陞山東  
按察僉事分巡遼海東寧道禮神愛民下士詳獄邊鎮懷  
輯陞江西副使時宸濠蓄逆內外構結莫敢誰何公每繫  
其黨引法批繩剪其羽翼又密勸巡撫孫公先發後聞孫  
公以為不可使賊反有名然亦重奇公凡規防機宜悉與  
公議宸濠反公不屈曰孫都堂朝廷大臣不可輒無禮宸

濠並縛公。公罵賊。汝反。萬段磔汝。汝悔無及。炭濠遂呼賊。推二公出。公顧孫公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益罵賊不絕口。至惠民門。挺立。賊刀斫其頸。屹不動。賊眾共摧抑。令跪。竟不得一跪。遂死。公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都御史。副使二人。即為位。易服。哭人。恠問故。父曰。副使必吾兒也。吾兒素有此志。今果然矣。嘉靖改元。贈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諡忠節。立祠祀公。官其子瑒。錦承百戶。進正千戶。武舉。進指揮。同知。錦承。

修撰舒公 事 康陵 永陵

舒芬字國裳。生而穎異。不羣凡兒。六歲授孝經論語等書。縣了大義。年十二。郡守祝瀚修封漁至。獻馴鴈賦。大奇之。薦補博士弟子。督學蔡公清試。輒首。語人曰。此天下士也。中正德丁卯鄉試。戊辰卒業。南雍。宵夜分不寐。於書無所不讀。而實勵志於聖學。最喜漁溪。嘗稱之為中興之聖所。著有太極通書釋義。又作易箋問。七十餘條。書論二十篇。詩神說三十餘條。春秋疑義三十餘篇。一時名士咸推讓焉。丁丑考官陸文裕公深薦第一。主試者抑居十一。及對大廷。萬言立就是科。制題獨詳。上自義農。以及近代。凡經史所載為治之事。悉以咨焉。公敷陳道法。至詳至備。直言時弊。諄諄懇切。而卒澤於道德仁義粹如也。御批第

一甲第一名。授官翰林院修撰。時 殺皇帝。不時巡幸。公憂之。戊寅春二月。孝貞皇后崩。踰月。即欲往視。山陵。又革一應擺路軍馬。公度其且至。宣府。遂上隆。聖孝。踰謂三年之內。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策策在疚。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又謂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避難。未有輕身不嚴侍衛者。既而又上車服。踰謂天子等威。莫大于車服。而下同于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儀也。時虞有意外之變。故每疏之中。三致意焉。會江。西洪水。決圩漂舍。遂乞 恩。終養。謂臣係獨子。無他兄弟。父母老疾。恐填溝壑。辭極悽愴。凡五上疏。不允。乙卯春。車駕議以五月十九日壬子。警道。陳巡祀俗宗。歷徐楊。抵南京。下蘄州。復溯江浮漢。登太嶽。且過中土繁麗。先是江。西宸濠。久蓄異謀。又結陸完。錢寧。輩為內應。士大夫非忠義素定者。輒懷疑貳。以故一聞 駕出。人情洶洶。皆以為天下事不可為矣。公乃慷慨曰。車駕出必不利。此社稷安危之所繫也。十五日早。疏先入乞留 駕。言甚激烈。有曰。痛哭泣血。不忍為 陛下言者。江右 親王。倡具海之計。大臣懷馮道之心。陸完以祿位為故物。以朝署為市廛。以 陛下為奕棋。以革除年間事為故事。復痛刺閣中。謂一切危亡之迹。不苦言以救。而聽 主上之自壞。時完以

智術倖高位，利于主上遠出，則已得以自恣，或濠之謀倖遂則已，又有非望之福，故造為惡語，沮抑諫者，謂主上聞直諫，便舉刀為刃狀，且曰：今撤頰矣，初以此沮公，公不聽，復以此沮諸欲諫者，公乃選考功夏公良勝儀制萬公湖太常陳公九川至寓舍，酌之酒，贊之曰：匹夫不可奪志，是夕遂連跪入，時號江西四君子，明日吏部張行瑞等兵部黃鞏陸震等刑部陸俸等跪俱入，又明日禮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行人司余廷瓚等跪俱入，又有太醫院醫士徐整以醫諫，車駕遂不果出，向使公為陸完沮，則夏蕪之疏且緩諸公之氣，亦衰矣，安得以尼主上之行哉。

卷二十三

七

方二十日，天威震怒，命舒芬等百有七入于午門外，跪五日，未辰而入，終酉而退，公嚴整，無異平時，二十五日戊午，命舒芬等于午門前禱衣杖三十，公以跪首杖特其神色不爽，惟口呼高廟之靈，冀以感動，上心是日水溢內海，子四五尺，至不了橋，衝折鐵檻，大柱七根，若斬然，杖畢幾斃，臥院中，掌院者懼禍，至使人標出之，公屹不為動，曰：吾官于此，當死于此，又命為首者，謂外任遂謫福建市舶副提舉羅一峯，劾大臣遭喪起復，亦謫此官，公謫同其地，比歸，聞人宗其道德風節，乃立祠以祀，二公云，即暴病就道，或勸俟痊，曰：死吾分也，敢少留邪，是時死而

復藉遠近相傳為野祭，有一峯之後，見先生語，既至闕布德宜威遠，夷心服，暇則講學不倦，生徒日衆，六月丙子，江西宸濠果反，敗庚辰，閏八月，聞外艱，慟絕，兼程而歸，歸則哀毀骨立，壹循朱子家禮，辛巳夏，世宗即位，肆赦諸寘謫者，癸未，服闋，應詔復官翰林，道濟入謁，先師行釋菜禮，周歷官宇，壇場堂閣，覽山川勝槩，徘徊數日，與聖公講士相見禮，聖公固讓，因錄所撰謁闕里記，所畫闕里圖，所貌夫子宫牆圖，所行釋菜禮儀，及士相見禮儀，并問答五章，聯句三十五韻，總題曰：東觀錄，時吏部依詔書例，陞俸一級，公上辭陞俸級，疏六月奏請，勅命遂得賜恩。

卷二十三

二十

又進公階儒林郎，降勅褒之，甲申春二月，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公上乞命婦朝賀，疏謂皇太后奉陛下宗社大計，而陛下承繼大統，親夫成王周公儀禮經文與我，太祖制服之意，則是陛下于皇太后雖欲跪之，有不能者，是宜率天下惟心以事其親，而不可使皇太后之淒涼也，三月乞致仕以圖便養，疏再上，不允，洎夏，又再上，不允，又乞改選以便養，又不允，時世宗欲尊典獻王為皇帝，為皇考，命下羣臣議大禮，公執議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疏凡三上，固爭不得，乃率朝紳慟哭於廟，皇帝震怒，杖如前幾死，罰俸三

個月時奉太安人聶氏就養。明年乙酉，太安人卒于京。扶柩南還，行李蕭然。抵家三月而葬。生平酷好周禮，詳加訂正。作五官序辨五卷，六官圖釋一卷，別偽一卷，既乃校定。正經仍六卷，總之十有三卷。題曰周禮定本，謂周禮者至誠盡性之書也。門人魏公良貴刻于寧波府官舍，又嘗修三禮書，未就而公薨。世公幼即穎拔，日記數千言，貫穿經史百家于天文尤精。觀望星氣，有占必應。雖同館號知天文如黃公佐者，亦自以爲不及也。又言鐘律度量，所以治曆明時，康節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曆。將舉禮樂，必也周公觀大司樂，則律曆備矣。識者避之。七歲能詩，十二工

卷二十三

三

賦大或千言，少僅數語，志意溢發，多所自得，嘗語同館友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與懷利相因者也。急勝欲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偽，吾儕格君，其像在此，謂太極圖亦則河圖與伏羲同功，而不滿先儒本於易之說，謂濂溪得斯道之正脉，而直責程正叔之外師。至於周禮一書，常責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乏表章之功。謂周禮與儀禮載記，猶蜀之於吳魏也。賈氏以儀禮爲本，周禮爲末，謬安巴其朱子乃不正之，是其所惑也。少擢大魁，初不色喜，繼謫闕觴了無愠容，獨立敢言，不撓不懼，端居終日，未嘗晝寢。夜必計過自訟，晤卽相告，凡視聽言動必準諸禮，不敢少

失尺寸，每聞庭訓，惟恐行之不逮。比列侍從，卽委身於國。曰：此太史公教也。一聞高堂之疾，前後陳乞終養，無慮十疏。忠諫兩朝，先後一節。如諫南巡議大禮，言必要諸大道，通籍十年，義氣激烈，諫而杖，杖而寃，又復諫，絕無一毫得失死生之念。幼以聖賢自期，嘗悼異學之謬，曰：空言無補，不若修其本以勝之。因取周子學聖有要數語，書之座右，緇流羽客，悉殺然絕之。至于權倖奄宦有求通者，拒之亦如釋老。居闕未幾，奔父喪，琉球人自長史金爵而下，莫不哀號追送，扶母喪入江，忽雲垂波立，危甚，乃爲文額祭，風濤頓息。與朋友相劇切，無幾微矯飾，尤善成就後學，嘗

卷二十三

三

語之曰：士當爵祿不入于心，溝壑不忘于念。公始生，士人洎舟野江，夜半聞曰：狀元姓舒，歿之前日，門生誦柩夢垂白簾，中有六字曰：忠孝狀元止此。歿之夕，大風雷電伐木，鳥巢覆屋，瓦飛，其關係有如此者。病中矩度，毫髮不踰，臨終沐浴，與衆揖別，長子泣問家事，不答，跪請所欲，乃瞪目謂曰：六經大明于世，惟周禮未獲表章，余生平精力盡在此書，第未及進御，爲歎爾。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言畢而逝。肅皇帝有精醇端介文魁，天下賢名大振之褒，又有陳仁義格君心之褒，楊一清諸公稱之爲忠孝狀元，至儕之伊洛之賢，海內士以公與羅一峯並稱，實不愧云。

太常少卿楊忠愍公

事 永陵

諫忠愍公名繼盛直隸容城人幼苦家難貧楚甚力學堅苦嘉靖初仕為南吏曹郎別宿弊立章程吏曹肅然轉兵部車駕員外郎時虜方亟而部曹承習上下文書為支吾大不愜會咸寧侯鸞議開馬市部議推繼盛行繼盛具疏言馬市決不可開然既已遣臣臣言其不可是避難也謹條開市五事一必令俺答愛子入侍二令盡還所捕虜邊氓三議開市後他種落入寇俱責保約四欲平馬價分為三等五欲整兵為戰守備毋玩忽生虜心部尚書問之曰如此則馬市不可開矣乃別遣生事行而繼盛疏竟上

空閱之曰繼盛言是情真而無有揭帖進乃下大臣

八人者會議鸞能方盛入太監皆中僭附和許開市而繼盛遂逮獄訊謫狄道典史故華謫官者不事事繼盛乃日求民利病典革之疏桃水以灌場開煤山以省薪芻狄道官無冊籍輸賦獨聽書算生操重輕乃集書算生科綜之於是異時飛詭之弊盡絕而贏糧數十石均諸民糧重地往求售不得者又傾貲易其中二十畝助諸生上官私易叛禍者扣不聽已建書院羣諸生學其中建社館教番漢生學於是士知嚮往番漢生亦各各知揖讓敬以上矣比美民哭送者千人明年遷諸城知縣豪強歛戢盜賊屏息

尋遷南部曹主事已召入遷刑曹改兵武選郎繼盛念起

謫籍一歲官四遷思所以報國者於是以元旦日食具疏

大學士嵩專權誤國者十罪逮詔獄問主使問引二王蓋

嵩意疑公嘗受業閣學士階而二王為上所諱言故也

繼盛對獄曰今廷臣無慮皆嵩黨孰為主使所為引二王

者以奸臣誤國雖能欺皇上而不能欺二王蓋二王年

幼又常不見上非奸臣所避防至親莫如父子故幸

皇上一覺悟問之庶二王能言之也拷訊苦終不撓又明

引下錦衣衛杖一百送法司附許傳親王令旨律論死方

繼盛詣衛受杖時校尉苗生者飲之酒曰此蚺蛇膽酒也

可服繼盛曰椒山自有膽豈必蚺蛇哉遂談笑赴杖杖畢

下刑部獄死復甦太息曰嗟夫忽然而死忽然而生如腫

已又醒人死生固甚易也已益脫然時部諸司皆憚輔臣

頌繫之甚固繼盛自刳臍肉去膿血甚楚而泰然安之王

比部世貞為奔走求救王司業材請嵩為力解輔臣陽出

疏許諾而為子世蕃及門客所持竟不上村流涕爭不得

而繼盛竟死隆慶初贈太常少卿諡忠愍是時抗疏論輔

臣罪者吳給事時來張主事紳董主事傳策紳以上發

邊甚具疏言國家所恃以屏翰醜虜者在邊鎮邊鎮諸

臣皆由公推舉其得人則邊務畢飭何至若今日之紛紜



哉。自嵩輔政來，一時督撫將帥盡行賄賂，未推之先，不論其才，但通關節者乃得推。既推之後，不論其功，但勤問安者乃得遷。托名修邊者，非實修邊以備嵩也。托名築堡者，非實築堡以備嵩也。賄賂一入，或指敗為功，或謂入為道，覆沒全軍者，得以蔭子，狀殺平民者，得以陞官，相欺相隱，日甚一日。至使 祖宗二百年以來邊防之計，盡為廢壞。如此則醜虜安能不橫，右衛安得不困，臣竊謂嵩不罷，雖有善用兵如韓信、李牧，邊防無能為也。國家定額以給發各邊者在戶部，苟戶部所發督撫將帥盡得以供軍，當亦足用。何至若今日之大困哉！自嵩輔政來，一時督撫將

卷之二十一

五

帥既以賄賂為事，必至剋減軍餉。臣每過長安街，見嵩門下絡繹，悉邊鎮齋餽，未得見嵩，先餽其子世蕃。未見世蕃，先餽其家人。嚴年嚴年之富，已數十萬，則世蕃可知。語曰：人臣不可使富於國。嵩意欲何為耶？致使軍餉盡歸私室，而沿邊將士凍餒不保朝夕。 祖宗二百年以來養軍之費，盡為耗散。如此則戶部安得不窮，臣竊謂嵩不罷，雖有善理財如桑弘羊、劉晏，軍餉不能足也。夫邊防急矣，錢糧乏矣，使為之人才者，猶足以供 陛下之用，則亦不足憂也。奈何今日之人才，又為嵩所敗壞，無有底止。自嵩輔政以來，不顧朝廷名器，惟務私家囊橐。于世蕃市井無賴，倚

藉父資，一時無耻之徒，如泉搜腐，如蛆吮穢，或在內也，則圖為改官，終日干謁於私第，或在外也，則謀為遷秩，終歲打點於京師。有以三千五百調美官者，有以七百八百得美選者，公行白日乞哀，昏夜遂致靡然成風。如喪心狂病， 祖宗二百年以來養士之節，其廉耻禮義，盡為嵩所敗壞。又安望今日人才有能負忠為 國愛民憂時如昔人者耶？臣竊謂嵩不罷，則人才日下，才下則理財禦邊終莫能為也。夫 國家之最重且大，至於邊防錢糧人才盡之矣。今皆為所敗壞如此， 陛下雖憂民之深，求治之切，亦奚益於治哉！臣觀嵩為人，險足以傾人，詐足以惑世，辯足以

卷之二十一

五

駭正才，足以濟惡。附己者不顧公論，立登之顯，要不附己者，不畏天道，立陷之死地。其意蓋將以箝天下之口，使天下之人，甚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後益得以恣其惡。此忠義之士，所以悒悒激憤，懷深長之憂者也。 陛下聖神剛健，黜奸臣，趙文華百官兆民，莫不舉手加額，極口稱快。以為太平盛事。今嵩罪浮文華十倍，願賜罪斥，則沿邊將士不戰而氣百倍，百司庶府不令而政自新，天下幸甚。

先祿少卿沈公

專 永陵

青霞沈公名鍊，字純甫，越人也。公少而讀書，有異質。從王伯安先生遊，先生一再與語，即奇之，曰：生千里才也。辛卯

東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為溧陽令其治以捕擊豪強衛赤子為急用伉儷忤御史得調在平以父憂歸服除補清豐令錦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公為經歷至則與鈞禮終不敢以分加公炳與嚴氏父子深相結以故公間從世蕃酒所世蕃虐所狎客給事者飲非其任強灌之公即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喜從尚寶丞張遜業飲少飲輒醉醉則擊缶鳴嗚誦出師二表赤壁賦已慷慨曼聲長嘯泣數行下於時虜闖入塞都門不啟太子坐西齋宮憂之會虜獲我中貴人為媵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即解圍不者歲一耗而郭時華亭公頽太宗伯要諸大臣以御

卷二十三

三七

朝請天子下其書太宗伯會文武羣臣計孰便國子司業趙先生真吉曰虜所謂貢者耶彼傅城而軍我乃城下盟竊以為天子御奉天門出內帑饗士醉言者旌功臣虜固當自退而檢討毛起讎嚙言吾姑寬虜以予貢而出之而後議守使趙先生延叱之爭之堅而沈公復為申趙理刺刺不休太宰夏公惟而問曰若何小吏也沈公目攝之曰大吏嚙弗言故小吏言胡惟也且曰主辱臣死那太宰意不自得罷而華亭公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天子出視朝有所誅進矣當是時沈公氣甚壯欲力吞虜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陞

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脣歸必大勝報聞罷蓋是時相嚴嵩獨賞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而見事急則若為開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臣追誅益入昧若問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賂價暴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於是沈公飲張丞所泣而歎曰詩不云乎欲飲詘詘亦孔之哀謀之其賊則具是違謀之不賊則具是依已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即不死而苞其日蠅然過我而集於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子翼虎鼠社悞國大計請傷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亡所異同宜從坐詔以公昔歲誼諱亡人臣禮今復誣詆大

卷二十三

三八

臣伯為名廷榜之數十諫田塞外而先是趙先生亦坐他法謫斥矣沈公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未有舍而保安賈某者俯視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徙家而家沈公公始有居矣里長老問知沈公狀咸大喜助請黎而遣其子弟來從學公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憊爭為公嘗相嵩以快公公亦大喜日相與嘗嵩父子以為常至為偶人三象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切骨而侍郎楊順來總督故嵩客也前大帥某業以選懷避虜侯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甚者夜微避兵人僂之以為功沈公應得其首



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公行遇災變而不憂  
非祥瑞而稱賀讒說面諛黨同伐異士風民俗於此大壞  
臣早夜耿耿至痛心流涕誠不忍默默保位以上負洪恩  
下負所學也惟 聖明垂聽焉夫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  
為安以災為利以可憂為太平洪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  
情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此積弊也 所以為不可救藥  
之病也往年夏秋恒暘不用畿輔千里 冬無雪暖  
氣如春元旦僅雪即止民失所望洵洵無聊此正 撤樂減膳率羣下祈惠祐之時也而大學士夏言數人者  
方以為靈瑞而稱頌之不幾於安危利災以大可憂者為  
樂耶孔子告顏淵為邦在遠佞人如言等所謂佞人非耶  
夫臣之職當輔君常道志仁先天下以為憂無忠亮體國  
之心而若人臣之極位是豈謂小人乘君子之器者也夫  
翊國公邪助中外皆知其為天下之惡 朝廷之蠹也迹  
其舉動亦豈能有迯於 聖鑒哉 頌 聖德優容不忍即  
罪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為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  
止之於微遏之於漸則 朝廷優禮大臣體貌未失而武  
勳餘裔亦得以善其終或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羣邪趨  
附善類退處於天下國家之禍必深矣治道去其太甚此  
其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

卷二十三

三

奉天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古者民勤於食則百作廢  
今民勤食不得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以至於死亡臣近  
聞成兩 方中凍餓死者八十一人此兩城 鄧其諸  
五城尚未知有幾也千里之遠耳目之所不及又不知其  
有幾也此皆 陛下之赤子望豆蔬延頃輿之生而不得  
正 陛下憂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累  
年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至數十員又以一方士之故差官  
萬里遠修雷壇浚民膏血而不知郵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窮民之財盡民之力其無乃自蹙其根本也乎昔漢文帝  
惜百金之費而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隋氏以盛修官室  
而至於亡今北虜跳梁南寇竊發加以頻年災異土下  
空百計取之愈為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於天下此其  
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君臣每每以勤  
敬之道交相警戒如堯兢兢如舜業業如禹惜寸陰如文  
王日昃不暇食武王以敬勝怠故能壽躋耄期治隆熙泰  
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為不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天下  
於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而服行之矣數年以來朝儀  
闕闕經筵輟講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嘗得一視 聖容  
敷奏未嘗得一聆 天語今庶官入覲遠自萬里孰不欲  
一望 天顏以慰快觀之心而咫尺闕庭不得一見臣恐

卷二十三

三

人心日益怠情中外日益玩愒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聖王之世執左道以惑人者必誅而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所謂官不必備惟其人者也今舉名器之重而畀諸迂性之徒異言異服列於廷苑金紫赤綬延及方外而名器之濫極於此矣陛下以天縱聖資爲上天元后遠宗帝王之道近守祖宗之法細旃廣廈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修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安用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而藉之爲聖躬之福耶甚非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

卷二十三

三

原缺第三十四葉

謝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因著論云孟子言爲貧而仕者非也抱關擊柝委吏乘田無在非道而尤莫如教職蓋人材所由造世運所由理其職亦何尊且難乃稱爲貧哉自世沿此說不察故居此官者多姪姪不舉其職士習蠱而吏治媮所從來矣持論若此尋進淳安令淳巖邑也地瘠而民畜所產茶竹杉相外無他物且重巖嶺嶺民易逃匿山下田畝悉歸右姓窮民卒歲不粒食又當新安下流諸官勅日五六至夫役迎送費不可支公慨然思拯之初入署例有燕公第以祀神牲草草治具乃召丞尉若學官弟子若耆老以次列備陳所爲奉法字字意堪悉施舊散法淳安人因沾沾知今志有在矣無何度田定稅不使窮富得上下其手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藝蔬芥且及取自贖自江水上外無開淳安者胡公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淳安公無加饋制府竟無讓言語潘泉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蓋異之也豐城縣懸剽由中臺出理鹽政勢張甚所至縣令如上供以得無叱辱爲幸維楊三臺使釀燕之費至于餘金駟將往檄濟雲標所過郡縣供辦令甚峻及淳安公乃爲書上駟甚言邑小不足奉迎至且見罪願取他道往且言汝後不可爲與小民不啻雀者甚其駟得書色變久之遂罷齊雲行

卷二十三

三

曰。令言是也。潘某守閩之殷。慄曰。令何憊。幾累我輩矣。公時已晉。與別駕。鄧私人。御史。袁迎。鄧意。以他事。摘公。從舊職。論調典。國典。國地。故。單薄。歲賦。不入。民苦。浮糧。為。患。公。述。八。事。上。之。中。丞。而。獨。亟。清。丈。以。應。貧。民。而。均。其。賦。已。陞。戶。部。主。事。時。肅。皇。帝。尚。玄。修。朝。政。多。曠。公。惟。慨。言。天。下。大。計。謂。典。土。木。為。傷。民。數。推。廣。事。例。為。醫。醫。以。師。陶。仲。文。為。非。體。以。仙。桃。藥。丸。為。惟。妄。其。者。以。不。見。二。王。不。還。大。內。誹。謗。猜。疑。僂。辱。臣。下。為。薄。于。父。子。夫。婦。君。臣。其。言。皆。敵。以。下。所。不。能。堪。者。上。震。怒。投。其。章。于。地。已。徐。閱。之。意。若。為。動。者。留。踰。月。不。下。而。會。上。意。有。所。不。可。遂。下。公。詔。

卷二十三

三

獄中外縉紳相顧失色而公直聲亦遂聞天下亡何。灑。皇。帝。崩。莊。皇。帝。奉。遺。詔。出。公。獄。還。其。官。尋。改。兵。部。主。事。已。晉。丞。尚。寶。丞。大。理。南。京。通。政。入。為。左。通。政。遂。以。僉。都。御。史。撫。應。天。時。公。威。名。籍。甚。中。外。墨。吏。往。往。望。風。解。甲。去。權。豪。怙。勢。之。家。率。相。戒。毋。敢。犯。一。顯。者。楮。其。門。以。若。聞。公。至。則。易。楮。而。黜。中。人。監。造。者。以。八。人。府。典。行。見。公。亦。減。其。半。云。吳。故。有。松。江。匯。震。澤。入。海。瀕。江。田。藉。其。灌。溉。已。為。潮。齧。淤。為。陸。公。斥。羨。募。工。乘。輿。舟。躬。督。畚。鍤。開。濬。之。不。旬。月。而。成。又。吳。俗。貧。富。相。傾。弱。者。率。獻。田。于。其。豪。以。為。奸。利。輸。不。必。入。公。獨。卵。翼。窮。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時。吳。

中貴人無逾華亭相按問其家無少貸而弟侍郎陟武斷。殘。民。輒。逮。治。如。律。盡。奪。還。其。侵。田。自。是。士。大。夫。之。名。貪。暴。者。多。竄。迹。遠。郡。以。避。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公。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壞。而。不。復。也。惟。有。亟。奪。民。田。一。言。至。於。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策。斯。下。矣。然。猶。為。井。田。之。遺。意。故。其。令。敵。邑。撫。三。異。皆。以。清。丈。為。急。而。力。行。條。編。一。法。令。額。外。征。徭。不。至。重。困。之。至。今。小。民。得。保。守。田。業。相。率。繪。公。像。而。尸。祝。之。比。比。也。然。公。竟。以。奪。富。民。田。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公。遂。解。官。歸。里。居。十。餘。年。九。卿。若。臺。省。前。後。薦。公。者。無。慮。十。餘。疏。今。上。聞。公。名。

卷二十三

三

起。公。南。徐。都。御。史。旋。以。為。南。吏。部。侍郎。公。至。首。陳。治。安。要。機。謂。今。日。貪。墨。為。甚。決。不。可。縱。而。歸。本。君。身。多。責。難。語。疏。奏。上。深。鑒。其。忠。屢。欲。召。用。而。柄。地。有。陰。沮。者。乃。以。為。都。御。史。掌。南。院。決。歲。三。遷。皆。出。特。簡。海。內。端。人。舉。手。相。慶。以。為。特。選。之。知。而。小。人。之。不。便。者。傾。日。公。為。迂。湖。詆。之。甚。力。章。亦。寢。不。下。公。屢。跪。乞。歸。上。屢。報。問。竟。以。丁。亥。卒。于。官。卒。之。日。貧。無。可。給。棺。槨。士。大。夫。醵。金。以。殮。士。民。哭。公。至。罷。市。者。數。日。祭。于。塗。累。數。百。里。不。絕。計。聞。上。震。悼。又。之。贈。太。子。少。保。諡。忠。介。續。藏。書。卷。二。十。三。終。

林陵 焦 竑 輯

丘公 事 孝陵

丘鐸字文振，汴之祥符人。故御史中丞劉基先生弟子也。通儒書，兼習醫家言，名動一時。至正末，父誠為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鐸侍母馬夫人，留吳越，欲御車往從。江右兵大起，武昌陷，二浙繹騷，鐸憂懼不知所為，急避地四明暨江南，皆歸職方，復奉母至南京。每西向，翹首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已而其父果至，自武昌父子相見，悲喜交集，鐸賣藥市中，以給親亡何母弟鈞，推會稽上虞巡檢，鐸與父母皆同赴官。夫人疾，鐸晝夜泣禱於神，乞以身代及歿，鐸哀慟幾絕，下葬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颯，鐸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故會稽人異之，稱為真孝子。云先是鐸在四明從祖父母居汴者八年，貧不能自存，鐸咸迎養之，死皆返葬。先塋人以為難，其姑適河南匡氏者，年十八夫亡，誓不再適，鐸義之，養之終身。凡二十年如一日，其制行皆類此。

知縣簡公

卷三十四

卷三十四

簡祖英，字世英，廣之東莞人。學問該博，有才略。事元為江西都省員外，又從左丞何真起兵保鄉邑，贊平邵宗愚功。居多，廖永忠克廣東，乃徵祖英赴闕，燕勞之，資以繡帛，拜建平縣知縣。以母老，疏辭歸，其略曰：「臣祖英九歲失怙，惟慈親鞠育，少長知學，冀或用世，酬罔極之恩。臣之志也。向以叨食元祿，為何左丞察佐，適值三山強寇，剽掠廣城，一門妻女死節者五人，老母陳氏為所拘囚。臣祖英隱忍不能卽死，其有愧于石苞多矣。茲遇 聖朝維新，征討不服，率土效順，咸蒙嘉休。乃者三山逆虜，悉嬰鈇鎖，臣母得以生還，雖不孝之罪，固所難逃，而得以展區區執烏私情者，陛下之賜也。臣母子離散，復完白骨，再肉銘感。 聖德，綴于肝肺，雖九死其何能報。陛下復加甄錄，寄以民社，此正臣隕首思效之秋也。而臣逡巡不敢拜命者，以罪戾已深，不宜職在民牧，欽惟 聖朝以孝道治天下，以仁心懷遠人，臣經事元朝，幸已逃誅，母年逾耄，孤苦特甚，伏望 聖慈，矜其愛日之短，俾遂歸養之願，則臣母子拭目清平，謳歌德澤，為幸大矣。今臣年四十有九，老母年八十有一，西山之日，其來幾何，苟違親而事主，陛下安所用之。上從其請時，上方以道德風厲天下，凡勝國輒降之臣，始雖榮遇，終必擯斥，名士如危素、張以寧輩，皆所不免。祖

英之見卓矣。又有高彬者，字文質，南海人，何真部曲也。仕元至萬戶，佩金虎符入國朝，乃走江湖為巨賈，徵為武職，固辭久之，把筆學為詩，有奇語，孫贊稱之。晚年日坐一小樓，讀易，不知其身之老也。號蟾溪云。

### 姚公

元末兵亂，桐廬在浙上游，客適於杭，獨當其衝，寇盜旁午，肆剽掠，民不聊生。父母妻子避匿山澤，不相顧。邑人姚伯華，二十未娶，事父母極孝，晨昏定省，未嘗去左右。父母年俱六十餘，家頗溫厚，度不能存，奉二親匿閭原山中，各挾資以行，倉卒為羣盜所迫，殺叢莽間，散失不知所在。盜過

### 卷二十

五

父不虞後盜之至也，出呼其子，遂為盜所得，妻聞知，資所挾物馳救其夫，盜併驅以去。至一山澗，路崎嶇，夫婦老不能步，哀訴乞免，盜怒並推崖下，墜石死。明日盜稍退，伯華遍野追求，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指示曰：爾親在崖下，趨視之，則皆死矣。伯華計盜來未已，用絳紬被二裹其父母，以肩擔之，乘夜由間道奔桐江。時江無舟，躊躇間，俄漁人棹小舟向岸來，伯華出銀鐲一隻付之，載以渡南岸。復肩擔二骸，至姚家山祖墳之右，採樹葉掩之。徐用木錐穿土，饑寒無力，又慮他盜之窺覷也，晝伏夜作。二晝夜穴成，深可丈餘，負二骸殞於穴，仍負土築壘高三尺，痛哭嘔血而

出未幾，明興四海大定，民各復業。於是伯華歸，即舊基而屋之，孑然一身，形影相弔，乃因其族嫂宋氏，聘錢塘楊氏為婦，生三子，家業漸饒。伯華恨二親死非其所，每一念至，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二月也，不知其死之日，故每臨二月，則終月絕酒食，不茹葷，不接賓客，獨擁爐自泣，手持杖畫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盡濕不已。或問之，故不答，勸之，益嗚咽。弗已，進飲食，輒推去，奉祭祀，執爵哀哀呼父母，如在膝下，時聞者無不感動。伯華記逃難日，乏草履，幾不免，尋以銀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身手絳草履，以施貧乏，弗取直。三子生，八孫，顯者曰夔，吏部尚書，龍河南左叅

### 卷二十

四

政子孫男女不下七百指。伯華壽七十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孫夔贊曰：夔幼時聞鄉長老云：伯華善人也，嘗寄人綾帛衣以數百計，一夕火發，家資燬盡，一不顧，急移所寄物，或謂掩之給以火，可信也。伯華明日按籍各還其主，無一失者。客有過其肆，少憇，遺一巨囊，視之乃鈔也，急追還，弗及矣。逾年遇其人，延至家詢之，其人不自記憶，出囊還之，封識宛然。客嘆謝而去。兄伯榮，洪武間任河南永城典史，以事坐臺獄，既釋乃死。其內弟火其骸，携歸匿之。給曰：得錢事可解。伯華罄其所有不足，復鬻畝田四十餘畝，付以去。既而歸語曰：幸弗累家矣，不意病卒，吾已收骨



置黃山寺，蓋往取之，衆知爲所給，欲暴其情。伯華曰：弟得兄骸歸葬足矣，置勿問，於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伯華不自享而持以遺後之人，後之人不忘其所自，而復以遺之後人，庶乎餘慶可延也。

朱公

朱煦者，福州太守朱季用子也。性至孝，母楊氏性嚴難事，諸子稍不如指，管擊之不已。煦事之盡恭，洪武中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積歲官吏爲民害者，輪作城役。季用任福州，僅五月，例逮赴京，亦論罪輪役。時城役嚴，日川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不能堪，謂子煦曰：吾費力豈足任

卷二十四

五

此吾旦夕死已矣，無爲汝累。汝第負吾骸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頃刻離左右，復戒二弟侍視之時，在役告枉，令嚴甚，告而皮極邊者三人，抵極刑者四人。衆勸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萬有一父緣訴獲免，卽萬戮死無恨。父僚同役者，交阻不聽，具告枉狀上。上悲傷其意，赦季用復官。例復官者十四人，皆拜季用謝曰：微君有孝子，吾輩骨肉皆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季用傷煦死，病亦死。嗚呼！身死得免於刑幸矣，而父子俱以病死，豈不謂有命哉！是時黃巖陳叔弘坐賊論死，其子圭請代。上喜，欲原之。刑部尚書來濟以爲法有常，不宜稅法開僥倖路，論

如法，聞者皆嘆圭之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圭之志也。於圭何憾焉。

毛公

毛聚，德玄者，萊之掖縣人也。幼有異質，事繼母秦，盡孝。里中嘗寇至，衆驚走，秦不能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寇問曰：爾不畏死耶？何不避我？聚泣曰：我老母在，敢自求活乎？寇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疫，居崑崙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虎狼，聚弗憚，走出山，乞得酒以還，父飲而愈。與兄弟分財，恣其所取，而受其棄遺者，長兄葬柩，將及壙，訛言盜且至，衆懼，欲奔匿。聚曰：兄柩在斯，安忍棄之？卒掩壙而還，再從母

卷二十四

六

殯城隅，人取其塋，殆盡。聚買地，殮之。族女六人，貧不能嫁，聚出私財，嫁之。族中不克葬者十餘喪，聚皆爲葬之。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鄰里，貧不償者，則焚其券。有客宿其舍，旦遺錢數百緡而行，聚徒步追五十里還之。隣人耕侵其畔，或以告聚，聚曰：寧知非彼地耶？其居家待人，無長幼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爲善士。聚生二子，蔚炳、蔚生，二子絃、縵，皆好學。絃由國子生，爲殿廷儀禮司序班。

劉公

劉謹，浙江山陰縣人。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死京師，謹甫六歲，輒知痛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在越何

方家人以西南指之。輒朝夕向西南遙拜。年十四歲。嬰然曰。雲南雖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治裝為尋父計。時滇夷初服道。路荆楚。歷六月。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行道傷悲。俄而父患瘋痺。欲以身代戍。冀得歸父而國法戍邊者。惟十六以上。嫡長男始得更替。於是復歸。携伯兄子往。而伯兄子亦尚孱弱。又復歸。悉嚮家資。以往。益三返。雲南始得歸。其父也。父歸家。徒四壁。幾不能為生。謹力供。菽水晨昏。必極其歡。督學使者張倬。為傳其事。

程公

卷二十四

七

程通。少有至性。動必遵禮。嗜學不倦。鄉先生奇之。年十四。補弟子員。洪武乙丑。貢入太學。時年二十二。丙寅。遭喪。歸廬。墓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學。時祖平。謫戍延安。年耄。遂通。乃上書言。臣幼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為命。今邊徼戍卒。如林。願豈少。臣祖者。辭極懇切。書奏。高皇帝憐之。特其章不下。私命兵部。驛召平。既至。乃并召通。東西立殿。陛下。顧通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持。哽咽不能仰視。帝歎曰。孝哉。此人命除其籍。

孫公

孫孝子。惟中。離州昌邑人也。為農。孝子。長身美鬚。朝耕暮讀。善談古今事。聲聲也。雅愛宋名臣言行錄。亟稱之。時以為省括。為海寧州吏目。推擇上益都。會父卒。皇皇如不欲生。既葬。結廬其側。苦塊曠野中。深夜月冷。哭聲依依。悲風遠聞。人為泣下。日啜淖糜。二孟而止。晨起。搗雪。纒而已。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塚形容憔悴。或勸其返。哭不對。事聞。縣令夜半携二蒼頭。往。煮之。見孝子。蕭然塊處。風雪中。也。歎息而去。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孝子居廬三年。劉亦居聖室。不近酒肉者三年。

錢公

卷二十四

八

錢瑛。字可大。吳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滙再世。曰和。自廬陵徙吉水。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皆以科第有聲。而可大之祖本和。尤篤行士也。可大生八月。而孤稍長。性穎敏。年十三。以書經中臨江路賞試。既又中撫州路賞試。然是時元祚日非。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為雄長。自至正丁酉。以來。士大夫顛顛甚矣。可大奉其祖及母。崎嶇以避之。走廬陵之富田。又遷泰和之梅岡。既又走其邑之大洲。尋又奔雷川。最後又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極險。盜又追及之。本和被鎗不死。縛之。可大聞。即冒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繫之。可大訴不已。本和亦哀訴無子。惟此一孫耳。兩人

爭相代死。情極悲慘。賊憐其意。遂兩釋之。可大方脫時。其母尋亦被執。而可大妻張氏。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即自出迎。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執視良久。即解其姑。縛縛張氏。張氏既就縛。擲所携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睥睨其姑。稍遠。即罵賊不肯行。遂死之。人聞朝兵定有司。以可大之賢。薦者三。皆以親老辭。親既沒。終身為之悲痛。本和故所築樓。可大每一登之。輒流涕。名之曰思樓。然其為人頗豪健。慨然以氣自負。鄉有劇寇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可大立捕殺之。年若干卒於家。一子曰。遂志。以科第得官。為山東按察使。事云。

卷二十四

九

瞿公

瞿孝子嗣興。字華卿。蘇之常熟人。父達。元初為百夫長。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快。口提頰。孝子天性純慈。依依親側。若不忍斯。沮釋者。母患難。癰潰。當長夏。臭穢不可近。孝子燂湯洗滌。執扇驅蚊蚋。屏晝夜。至月餘。乃休。既而又罹積氣。疾衝擊下。上百藥不治。或投以割股。可療法。乃。天俟刀。躍方可用。孝子頓額流血。刀弗動。孝子情迫切。強取刀。非。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晝。嘆之氣。銷如失。一旦母思。食。時。孝子求諸市。

卷二十四

十

不獲。凡川有美者。解衣入水。覆其葉。覓之。雙脰皆赤。腫孝子號呼曰。神明不相我乎。俄得三芰水中。人以為精誠所感云。其宅心仁厚。單窶者必思賑給。而不欲使其知。璽工王氏家無擔石儲。且卧疾不能興。雞初鳴。孝子往。以錢二十緡。投其窻隙而去。民有告糴者。鴉衣百結。孝子受其直。五千。復陽問曰。若欲糴。十千耶。遂如數與之。鬻蔬翁過門。孝子市錢五十文。以楮幣五百文授翁。令補餘錢。翁愠而辭。孝子曰。汝第持去。他日見還未晚也。負販夫。或來買。遷。孝子一聽其言。不與較。家人惟之。孝子曰。彼竭汗血以逐什一利。寧能足吾欲乎。歲大儉。來相依者數十人。孝子擇。旁近。舍之。舍屬氣作。病者相枕藉。孝子每晨躬携粥藥。撫視卒賴以全。孝子朝出道中。拾遺囊。悉歸求者。一金不。自私未幾。又有亡契券。及白金者。孝子感額曰。金固易致。質劑乃資業所藉。其必起爭端乎。密偵其人。還之。其人勢。家奴因失主物。畏懼幾欲死。謝曰。三尺微命。孝子所賜也。孝子雖不讀書。其篤行類鄒魯士。州里翕然稱之。孝子年。且耄。及見介子莊。宦學有立。洪武初。擢禮部員外郎。孝子。病革。言不及家事。惟曰。死生恒理。爾煩語。吾兒莊善事。聖天子。毋以老身為念。遂終。宋太史論曰。漁待罪禁林。日與莊為同官。莊念父在遠。一語及之。涕泗潸然流。漁因。

歎曰非誠心愛日者乎已而蘓人來言孝子之賢絕於醜夷有未易追躡者漁又歎曰非是父焉能有是子乎是有關世教民彝之大故造羅孝子傳使圓冠方履者讀之必將惕然而自省矣

趙公

趙祥字景德其先永平人永樂初侍父百戶亮調任金山年十四為島夷所虜轉商日本其王知其中國人召見之留侍左右改名元貴因得力學遂為土官畜妻子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屢諷王入貢宣德中與使臣抵京上疏陳情臣夙遭虜抱瘡痛心死生路梗流離困頓辛苦萬狀生還中國夫豈由人伏乞歸省待上意在柔遠不欲遲留之遣令還國許給驛管詣金山獨其母存耳母曰果吾兒則耳陰有赤痣驗之信然抱持慟哭悲動隣里未幾重違上命別去祥至日本啟以聖意番王允之仍令人貢申前請詔許襲職歸養祥母子相失二十載又有華夷之限得遂其養難矣祥事母備極甘旨聞言及父事輒哽咽不已後母寢疾三載朝夕扶持不離左右及卒哀毀骨立喪葬皆以禮祥博覽經史通左氏春秋善吟咏年八十餘以壽終

洪公

卷二十

十一

卷二十

十一

洪祥字士高黃梅人德性渾成無疾言遽色事親孝養備至服勞終身不忘父友璋病癘延年餘起卧粥餌衣被垢穢必躬治之未嘗解帶妻完顏氏貴家女也瑣念兒即孝而婦或少嗔心終不安一日強坐謂祥曰吾病將愈汝姑去就室留一僕扶我足矣士高陽諾而陰伏父寢傍是夜父少起呼僕不寤力殆而仆忽一人參脇驚曰爾為誰士高曰兒也知父晝所云非實特候於此則相持泣曰天乎兒孝至矣已而父疾良已祥與妻益竭力承事優游十餘年及父卒思慕不至見父形於醮薦鏡中人謂誠孝所感士高喜讀書明義理死生利害了無疑滯嘗值暴雨或勸其急行笑曰緩急等濕耳壽九十七終里閭評祥行號曰隱德洪先生子六人俱賢曰亮者金華武義丞亦曲盡孝愛云

虞公

孝子姓虞氏諱謙字靜之世居明州南村姚浦鄉孝子旬時即依依戀父母父母行輒抱持不忍舍總髮就外傳讀詩至明發有懷蕪蕪隕涕尚書楊文懿公見而拍其首曰篤孝兒篤孝兒既長迎顏承志唯謹成化甲子從兄謙以富民籍亡歸有司逮捕甚亟父憐其衰老命孝子代之行孝子曰父命也惡敢辭行無難色入吳謂陸績墓次彭

城訪劉士雋遺事過沛拜王陵像抵安定毅然就役若志其為他人者文懿公為之請得免歸歸拜父母跪且泣曰兒不孝不能朝夕左右貽親萬里憂罪何言弘治辛亥父遘病孝子侍疾醫禱備極惻憫每夜稽顙北辰祝曰寧悔于余身父之類為墳赤血縷縷見及卒哭絕復甦飲殯率中度喪三日水漿不入口母勸之陽為一舉母入復輒去坐卧苦塊袒髮面黑如四圻嘗念其父好老氏日誦道經一遍果乃哭哭至淚下浸磚磚為毀裂喪畢懸像置器如所生備陳平生若所見又作哀文五篇以見志丁巳母病劇痛不欲生及逝哭飲哀奠一如其父至遠其內子非祭

卷二十四

世

不相接非病不入問如此者十五年或勸之曰人就無室家之養子何自苦乃仰天拊心嘆曰余天地間一罪人也吾身亦已多矣遑顧其他孝子體貌壯偉至是哀毀骨立不復舊容尚書楊公大舉張公俊為歌章以憐其志里中人咸稱曰盧孝子孝子云先是月朔哭有白鶴鶴來巢寢室馴甚每聞哭聲鳴鳴若助之者

楊公

楊孝子淮安人名旻字克彰然鄉族長老交游士夫未嘗名字之咸呼之曰楊孝子楊孝子故楊孝子名最著孝子性端慤自幼事父母孝事兄恭父蚤世哀毀特甚母陸

解之即強顏以悅母心而哀不衰事母之道備至家無餘資而甘飢無不如志母酷愛其孫時牽率抱弄於前故指之曰某可承家某可事生業某當作官顯門間母聞之大悅門戶有憂戚不以告母嘗愉色在左右以安其心殿則坐塾中誨諸子及鄉鄰之秀必以躬行孝弟為先才質輕俊善文章者少忽於孝弟則懇懇諭之弗改則厲聲斥絕之母嘗病醫禱備至晝夜未嘗安寢食母歿哀號頓仆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及葬廬於墓側衰絰不解晨奉櫛頽夕奉浣濯如生時不廢哀號之聲聞者感動為之翔獸為之伏時左布政使蘭陽丘陵為太守兵部尚書王竑為都

卷二十四

世

憲鎮淮聞孝子名遂上奏旌其門自後以其子理賈封刑科給事中東海張弼曰予嘗過淮問楊給事則有知有不知者曰楊孝子則皆能道其行事指其里巷噫孝子之孝誠可謂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乎然夷考其事不過日用之常委曲致力耳蒙莊有言事親而能適不問所養矣然則世之立異為高而未必能悅親者非其孝也

王公

王安民王原在襁褓其父珣貧甚苦於里役謀于妻張氏曰吾卑弱不能支門戶今躬耕薄田數十畝不能辦歲役

吾將逝焉，汝母子守薄田，勤紡績，庶可存活。別後勿相念也。出而不告，以所往張氏撫原，執筆以居。原幼多病，及長，問父存亡，母曰：汝父累于貧，不能顧我母子，棄家避差，今二十年矣。淚下如雨，原痛不能言。及冠，娶段氏，月餘，一日晚，其母曰：吾將尋吾父以歸。母曰：汝父去家，父不通音耗，尋可得乎？原仰天號曰：人而無父，何以爲人？泣與母別，初去，逐鹿轉而東行，將徧齊魯之交者數年，一日至田橫島，時日已西，颶風甚急，宿於土神祠，夜夢入古刹，日近午，見廊僧炊飯，就乞食，與以一盂，曰：此沙米飯也。味苦，爲汝澆以羹，乃肉汁。曰：如來如來，好去好去，忽祠門軋然有聲，驚

卷二十

十五

覺。丈人携杖而入，問原奚自，原以實對，且語以夢，曰：日常午，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調以肉汁，父子膾也，可急去，當於山寺求之，原如其言，趣清源而上，渡淇水，晝行夜禱，逾月，入輝縣，縣帶山有寺，名夢覺，原雪夜造其寺，寢於門下，天將曙，一苾芻出，見而問曰：少年何處人，何爲至此？原曰：文安人，尋父而來，曰：識其面乎？曰：不識也，引至禪堂，住持哀而予之食，珣方爲衆供晨炊，住持素知珣，文安人也，因召問曰：汝識此少年子乎？曰：不識也，曰：同桑梓，曷相問訊，問知，卽珣也，不覺欷歔相抱，持而哭，然珣絕無歸意，曰：妻妻子二十餘年，何顏復見汝母乎？當竟爲輝山下鬼耳。

原以頭觸地，牽珣衣，望住持大號，住持曰：天作之合，非人力也，強之行，住持號法林，口占七言贈之曰：豐干豈是好饒舌，我佛如來非偶爾，昔日曾聞呂尚之，明時罕見王君子，借留衣鉢種前緣，但笑懶牛鞭不起，歸家日誦法華經，苦惱衆生今有此，援筆併述其始末，付原，珣年已六十有四，歸而相聚，原生男六人，孫男十有五，曾孫男二十有二，俱業耕讀，遠近鄉間盛傳以爲孝感之餘慶云。

唐公

唐儼，全州人，少游鄉校，父蔭，嘗知郴州，歸老於家，得危疾，時儼年十二，侍疾不懈，迎醫視之，弗能療，儼泣曰：是非藥

卷二十一

十六

殆，所能攻也，將割股以救親，疾者尚可爲耶？乃潛割右臂，肉鼎臚進之，父暖之良愈，其師窺而知之，以語其家，家人始驚嘆，未幾，父疾復作而歿，儼哀毀如成人，見者傷焉，儼游學從兄于毫，其嫡母蒙疾，寢疾千家，儼妻鄧氏年十八，奉其姑甚篤，蒙疾劇，鄧曰：吾婦人安所事湯藥，吾夫以臂肉療吾舅，吾獨無以療吾姑哉？於是割右脇肉進蒙，蒙病亦愈，儼聞母疾馳歸，至則無恙，久矣，儼拜其妻曰：此吾分也，當亟召我子，何自苦如此？鄧曰：子事母，婦事姑，有二道哉，事方危急，雖召何及，事必遲，子安用，婦爲儼嘆曰：吾得子，吾無憂於事親矣，儼事嫡母甚謹，於生母，宋儀節，衣食視

嫡殺焉。曰：禮不敢踰也。蒙歿二十年而宋歿，儼朝夕號慕。葬宋於金盆山，廬其次三年，寢苦枕塊，惟從一童子，蛇虎縱橫其間，儼不怖也。儼日取薪水甚疲，樵牧相其勞。儼曰：吾爲母氏爾，豈敢以私勞煩諸君？卒謝遣之。金陵顧璘知

全州，賦詩詠其事。書山之壁曰：望母巖。先是觀風者多重儼，欲上其事於朝。儼力辭曰：使儼以親故得名，非儼志也。

嘉靖乙酉，儼以貢至京師，縉紳聞儼名，多欲見之。儼輒避去。後儼肄業南雍，有司奏之，旌表其門。儼終於太學生云。

姚太史沐曰：昔鄆人之對，謂毀傷絕滅，驕政傷義，不可以嗣。後世守其說不變，夫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聖人之訓也。

卷二十四

七

但用非其所，雖拔一毫，猶懼其毀且傷也。如出於至誠，發以忠孝，則肝腦可塗，腰領可斷，而況於一肢之剔哉。昌黎又謂陷於危難，固其忠孝以是而死者，然後旌勸加焉。夫所謂危難者，禦患復讐類也。今觀其親之疾痛瘡痍，而大不忍之心生焉，其情獨可緩哉。無可奈何，而甘於自殘，以求其親之生，聽其所爲可也。且自殘其肌膚，其勢濱於死矣。是必篤於義烈，而非世之詭與激者所能襲也。以斯人而使固於忠孝，彼焉有不蹈者乎。今不惟其情，而且以毀傷爲非，則韓子持教之過也。昔者周公以身祈武王也，兄弟君臣之間，苟可以延武王之命，死且爲之，而况其餘乎。

信如周公之願而死也，則滅絕其身，非特毀傷之慘而已。將以絕滅之罪加之乎。吾固知其不可也。推此義也，則稚子季女如唐生夫婦者，君子所許也。孰謂其過哉。

劉公

羅子洪先曰：正德丁丑，余鄉南嶺劉居士喪母，廬墓玉華

山左，朝夕哭，朔望令節，有奠物不給，則織履易之。明年夏，風雹伐屋，獨其廬不壞。山多虎，虎夜逸，廬不相驚，其始人

以爲詐，已而鄉之士人聞其果然，多往慰問，然不肯者惡所行異俗，且不利已。謀陰沮其事。又明年，聞知且滿喪，乃結黨爲盜，夜火其廬，執而苦楚之。久乃得脫，抱木主徑

卷二十四

七

山麓道院中避焉。時天苦寒，童子以承進色不能素者，郤不受。黎明乃歸，納主於廟，而終喪於外寢。是時余見居廬時奠文，皆哀痛語，久之乃盡知其爲人。蓋篤行者也。當年十三時，聞父理豫溺死池州，痛哭嘔血。以母周氏解營，得不死。自後往來其處，輒悲痛不食，設酒殺江許，號而招焉。同舟之人皆爲墮淚，每食甘美，必懷歸奉母。後客九江，聞母喪，棄貲而葬，家益貧。然遇忌日，齋必三日而祭。往年兩臨余父喪，見余哭亦拜哭不止，蓋其性純至若此。平居寡言笑，事必效古，遇人非笑而自信益堅，不喜戲劇或強之。卽擔戶不顧，有欺侮者，忍以待之。故嘗自號耐辱居士。人

既莫知重其行及其既老而貧皆以邪人視之無談其事  
者余讀書見古人行事多奇偉可誦嘗怪今世不然以是  
觀之豈非泯沒者衆而失紀載者之罪哉夫忘其紀載而  
使其泯沒猶且不可况欲陰沮以違戾其誠心哉此惟今  
世有之在古人所未經見也以其陰沮者衆則今世之鮮  
所紀載抑又何疑若士名和字元中子廷翰縣學生廷翰  
娶羅氏實余從女兄亦無子而側室有子曰天昭生五六  
月值居士喪能茹素助哀與之內食輒哭不食雖百試不  
改嗚呼將氣類之感耶亦天有以厚之也劉氏自廬陵遷  
南嶺北坑十傳而得榮陽尹深深生桃源丞砥砥生修修

卷二十四

七

訓導劉公

劉閔字子賢福建莆田人幼有至性少長動循古禮造次  
不苟家甚貧極力養母定省溫清疾不解帶母或怒則永  
冠跪床下竟夕不敢起以父與祖母二喪不克葬遂斷酒  
肉遠房室訓徒隣邑朔望則號哭於殯所如是者三年隣  
族憐之爲助其葬母歿哀毀骨立廬墓側衰絰蔬食終其  
喪祭祀必齋沐率男婦奠獻一如家禮閉門嚴肅妻夫愛  
於母出之終身不復娶林少保俊起留臺跪于朝曰劉閔  
學行高古雖詞藻不逮而德宇道風人自難及宜徵侍

青官講讀不報御史宗彝知府陳效又薦之詔授本縣  
儒學訓導前後按部大夫及守令率與鈞禮時致餽以賜  
其之所着有家禮考註昭穆圖宗子說五倫啟蒙孝經刊  
誤等書藏于家姪孫自省鄉舉歷長沙府同知持身敦樸  
臨事周慎頗有閩風

歸公

歸氏二孝子一名鍼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太倉娘太倉  
娘既有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太倉娘輒索大杖與  
之曰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贈每竈突煙舉釜局間  
氣蒸然矣太倉娘謾數孝子不置父大怒逐之於是乃

卷二十四

二十

每半飽食孝子數困頓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  
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  
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隣里莫不憐也父卒太倉娘  
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  
食狀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飢太倉娘不能自活孝子往  
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  
弟而已有飢色弟尋死太倉娘終身怡然諸與孝子游者  
皆曰吾未嘗見孝子言其母若何孝子少飢餓面黃而體  
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無疾而卒孝子既  
老且死不自知其孝云一名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



鹽養母已乃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不法坐繫華伯力為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其母錢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與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郎君獨被完潔耶叔之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

何公

何倫字宗道別號東山江山縣人天性至孝居父憂哀毀踰禮忘日輒咨嗟涕泣如初喪時事母毛氏尤謹溫清定省事事必如禮家雖貧而甘旨不缺衣服必備或營辦不足轉借貸於人固不若是何以慰母心及母亡殯歛一遵告禮三年蔬食如一日喪畢猶不釋服不入內鄉飲亦不赴日吾親在淺土吾其忍乎郡守李公縣尹劉黃二公咸貽之葬賻對使者拜受於家終不造謝曰吾罪人不敢至公庭也孝子貧失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初從陽明先生講學於越既而復從王心齋王龍溪薛中離諸公游晚年復拜甘泉先生於南都及歸克然如有得也日與西山東溪諸公切劘以終其身孝子無子一女塔柴惟道亦高士云

趙先生鍾曰余髫時猶及見孝子今屢過孝子巷門輒低徊景慕不忍去因詢其遺事知孝子和而介人

也一邑令欲見孝子孝子不屈適族人有重役令曰孝子見我可免也孝子薄其人竟不往族人怨且詈不顧也有一酒者擗孝子於溝同行者欲飲之孝子曰此飄瓦觸舟者類也奚歐為又夜盜入其室竊器物而出孝子覺其人而不呼將取釜始言曰盍留此備吾母炊炊盜服然盍還其器物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自是其人不復為盜噫若孝子者將非王彥方之流也歟

崔孝童

吳桂芳曰上二十四年九月余自雲南回來董行廳事有崔鑑者以母故殺父變下獄維時司寇廷平咸憐其幼能

卷二十一

三

激義請于朝上可之得減死論余親訊其事壯其志為作傳焉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于市性嗜酒有魏娼者善治淫聲佑聞而悅之延與私焉遂留與居鑑母王嫌其非類欲諫止之佑不聽娼恨遂日搆王之闕訴於佑佑每被酒輒笞辱王箠楚之娼由是益肆如是者數月矣一日佑出娼以語侵王王復之娼怒擊王敗而王含忿入室撫床涕泣忽鑑自學舍歸王見之悲慟不自勝因謂曰吾為娼所搆被辱萬狀今且自引決爾善自愛鑑聞之且泣且怒曰母第安志勿它也語畢即潛入學舍挾刃以歸歸娼所在娼適掃於廳傍口且詈王鑑從傍拔刃刺其左

禍深入寸許，媼隨斃。鑑以刃匿牖下，亡走數里，忽自念曰：吾殺媼而吾父不知，必謂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哉！因復歸，未至，佑果疑王所殺甲者已繫。王將置諸理矣。鑑至，請解王所縛曰：殺人者我，也。母何罪？衆不信，欲舍之。鑑曰：若輩不吾信，吾殺人之刃尚存牖下，第視果然。衆乃釋王，而獨以鑑馳報。聞於上，詔下法司議。於是大司寇石塘問公，公議曰：可緩死。故事減死者悉發伍，公輩以鑑幼，且情可原，議併釋之。迺廷尉春阿劉公奏曰：臣等竊見崔鑑所犯母子之情，根於天性，雖冒重罪，志在全母，可寬議。是上乃下詔曰：崔鑑既爲

卷二十

三

母冒辟情可矜，其原之鑑遂釋。論曰：余觀於崔鑑殺媼，全母事，豈不毅然！烈士哉！當其父志已疊，華婦擅勢，母求死之志已決，鑑不於此時次大計，則母必不可全。而且陷父於不道，乃能不謀於人，奮義勇，一刃而斃之，何其壯也！既出亡，又恐累母，慷慨就縛，脫母於鼎鑊之中，此壯士所難而鑑年才十三，爾固能若是。雖古從容就義士，曷以加焉？史稱燕趙士多抗義激烈，善用其勇，以崔鑑觀之，信然。

續藏書卷二十四終

熙朝名臣實錄卷二十五

株陵 焦 竑 輯

員外郎杜公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公尤好學，攻書爲人，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九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九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九恭友乎？盍往依之。母如其言，附舟請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九恭嘗仕金陵，親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橋，可辨識。母服破衣，兩行至公家，公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至此？母泣告以故，公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公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九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是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公家食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公

卷二十五

三

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公家食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公

令滕女從其行至暮無所遇而返坐定公購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公以下皆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公私戒家人順其所爲勿以困故與較母有痰疾公親爲烹藥進七筋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公爲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公歸半歲伯章來是日公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家人以爲不祥止之公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旣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公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

卷二十五

年遂卒將死舉手向公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絕公具棺槨殮殯如禮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公後爲晉王府錄事晉水部員外郎

樂公

樂杓者明之定海人也性孝友家以亭戶籍官杓承其役弗替洪武十二年春會稽錢清高氏許從兄弟歲輸鹽痛自縊迫小民倍其輸以掩已之數事上聞上以浙河以東亭戶大家皆罔上賊下如一律卽遣使編各倉覆鹽有損常數者悉起赴京鞫訊咸承罪坐輸作而杓亦在建中

方治行其仲氏祝願代往杓曰吾之往也生死未可知設死焉吾有三子爾尚無後其可哉祝又詣縣庭請代杓柎自於官曰柎之名固不可易服力鹽事皆柎也柎固知使往而被鞫必失對縣因不敢遣及柎行可一舍許祝又追及之柎叱之去不聽卽乘境垣以塊提祝垣之塊去者半稅度伯氏心不可回慟哭而返十三年夏柎果死京役中年三十柎六柎讀書窮理凡醫卜地理書無不習里之人聞其死莫不泣下其父仲本爲鄉之碩儒嘗被貢天官方以老丐歸而柎死惜哉烏思道曰柎之就禍祝之請代皆知有不免而乃毅然爭先非友愛之篤者能之乎祝雖不死昔固分其死矣柎雖死猶不死也古汲壽之死雖不幸詩與傳記稱之不朽者以莫汲壽若也孰謂柎復爲倖壽預動郡縣世之兄弟有較小利害相仇虐者苟聞其風當何如哉

卷二十五

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授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曉鍾動起治他事過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誚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眇未瞑卽與棄之而斂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令其少息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

李公

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授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曉鍾動起治他事過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誚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眇未瞑卽與棄之而斂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令其少息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

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尚義名于其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部得疾，無宅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莫舍我，問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許諾，延就坐，汛除明爽室，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脈，躬為煮糜煉藥，且莫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既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汙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為刮摩洗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為？」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為它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借往，携以歸，而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書往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反廬以貨，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儻育而為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

卷三十五

四

大夫咸喜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為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云。」宋學士曰：「吾與疑往來，識其為人，疑矧矧愿士，非有奇偉壯烈之姿也，而其所為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材智哉？」語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葉公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選為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為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人知其無宅，亦不恨也。致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行

卷三十五

五

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奉天有三事，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即為書言三事，曰：「分封太多，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絲棼而理之，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焉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

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諳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伏有事則易為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患難見者也其語甚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敢問吾骨肉我見之且心憤况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久之瘦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為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為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建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為欺罔行省臣三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壹百免死為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數曰上不知以為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又之七利曰吾所然言者為天子殺無罪為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為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為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為文移以虐民耳臣以

卷二十五

七

為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而縱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况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于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于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庶明之主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為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我跪上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為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為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既為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為我謀乎辭卒

卷二十五

七

不屈然猶輪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高公

高處士瑾者大梁人也為人孝弟儉直少事母歲時上壽自歌舞為歡事其二兄且趨侍上食而退出則為執鞭道傍伺顏色猶事父云長而喜誦書史說先王生不務裘馬不喜酒不畜媵婢嘗歲暮取出逋負見多窘乏輒割券馳一空車歸里人望見盡笑之瑾不較也子珣為東明丞強逆處士之官邸養輒感額求歸曰吾往未嘗入公府乃今公府若耶輒歸我母困時舊令得代去問處士曰我就與新令賢處士默然熱視久之曰君似弗如也人歎服其直

卷二十五

八

於是鄉間從化家居子弟見輒趨拜却立里中人假僮僕使不復關白其主人雞豚放猶一家斯益足為淳風矣妻侯亦孝讓有幼子為嫂子提殺之侯泣謂瑾曰吾幸尚有珣奈何令伯氏無後卒出之獄嫂子以百金詣瑾謝瑾不受請侯謝侯不受曰吾利而金出汝耶

汪公

汪灌慶衍者娶金華西山里人也為人廉直能急人患難人有故叩之即風雨寒暑不避也鄉里大事官皆倚之以辦一日念徭役不均而訟訐滋起也聚其鄉人謀之曰鄉之人非吾兄則吾屬子弟也顧窳恩圯義而罔於役者獨

憚追胥科繇騷屑之擾焉耳請率里正一歲所願錢長短相覆亡慮費三十萬吾鄉戶各自實其貲為三等定著之

差次於籍而眾哀金以昇當役者從之先後視戶籍金之多寡視等則異時戶有升降則告於眾而進退之如是則名雖直役者聽事而實皆仰給於眾也公無廢事而私可無敗家尚何憚乎願與父兄慮之眾翕然稱善即日立約東無違者既又以哀金之難也眾割田百畝為之約成登其書於縣而各藏其副於家竣於役而反則會眾擊豕醮酒舊里正以田授新里正成禮而退於是一鄉之役訟遂絕行三十年矣太守吳公大善之延灌等及它父老與為

卷二十五

九

禮而志其鄉以風歲惡飢民羣起為撲寇以救死守召灌為畫欲調兵灌曰無以為也此直弓升斗救死耳下片符可致何俟兵乎脫兵出則挺而搏矣守乃悟然猶遣巡檢與俱灌止巡檢於家飲食之獨以數十輩持符逮至莫不畢集吏覲功悉論以死灌請府伏庭下不起曰是曹東手隨檄來未嘗打法也今以逆論之後復無凶歲乎且灌實召之灌不忍民聽灌就逮而死也守感悟亟解散其獄黥者纔二人其著信如此國初土田之稅設糧長主出納而供轉輸華亭夏宗顯者奉法最謹愛細民升斗無妄取繇賦輒先時而集聯事皆則之宗顯長母毀兄及孀姊老

而窶恭養之撫異母弟有恩訓誨子弟勉於善歲凶多賑貸稱長者云

王公

王義士者蕙之太倉人也名芳字尚義一字德遠幼業儒所交多名士家頗饒秉禮好施而自奉甚約晚喜闢羅罍書故殺之物不食即遇一蠟亦存悲濟每每施棺掩骼人以佛子呼之聞從父中丞恩質公被逮裹糧奔赴號失聲有長洲簿告急倒囊出百金界之請益復以鄉人周氏所托金十錠貸焉簿尋穢職亡去遂委居第償周氏金而草舍鸚鵡橋晏如也嘗訪舊小直沽適慈谿費生廷祝病滯

卷二十五

十

旅舍與語嘆曰奇士奇士乃困頓塵土邪移至寓所共寢處時其饑飽寒煖而將護之唯謹明年春感異夢携至同舟南旋復夢墮橋下拯之不得謂其弗祥也晨興輒焚香誦經爲之禳病病良已而又病便溺狼籍市瓷缶躬爲滌除旁睨者幸不堪無倦意生數感泣曰吾何以報先生吾何以報先生諸所需藥餌藥物無一不備至潤州昇易輕舟欲就姑蘇召醫調理次呂城生病革索筆作家書恨不及終養二親涕咽謂王君曰生平心事百不一伸天乎已矣儻理道傷乞書慈谿費廷樛不瞑目之柩語脫口而逝時嘉靖癸亥三月廿有三日也雙眸炯然王君曰古今

且暮孰爲彭殤豈君達人而恒化邪摩其匪者久之猶不

賤乃舉其首枕之股拊膺而慰曰四海一家誰非兄弟骨

肉弗而命也何憫况有四弟兩兒親養有托毋戚戚爾生

喉間善然有聲目漸瞑匿尸三日舟人不知也抵虎丘稱

貸管棺衾手浴含殮權厝半塘僧舍計其父汝登踰月而

至舉其柩弗前遲明王君祭酒來哭送乃舉環寺門而觀

者噴噴歎曰不意今人中得見古人有蘇蘇隕涕者論

曰昔郭仲翔負吳保安之骨歸葬故丘范鉅卿夢張元伯

之喪素服追挽彼皆久要猶響千古之齒頰乃若王君之

於費生萍逢莫逆遂爲死友千里維持半塘挽別其艱辛

卷二十五

七

敬觀有戚屬所難者謂之義士非與

義僕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

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

乘牛則耕跟踰老僕題費我慕羨阿寄歎曰噫主謂我力

不若牛馬耶題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

銀十二兩界寄寄則入山販漆基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

主無憂富可立致矣歷二十年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

女婚兩郎齊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輸粟爲太學生

而寡婦則卓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

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格，則家計無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啟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蔽組掩體而已。田汝成曰：阿寄事子蓋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綬曳綬者，或不諱為盜臣，五都之豪，為父行賈，匿良獻苦，否且德色也。阿寄村鄙之民，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迺肯畢心殫力，斃而後已。嗚呼，不可及已。鳴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勿必拜，騎而遇諸塗，必控勒將救，百武以為常見主母，不聯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

卷二十五

十三

著然即緝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以此奉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  
 李宏甫曰：父子天性也，子而逆天，天性何在？夫兒尚不知有父母，尚不念昔者乳哺顧復之恩矣，而奴反能致孝以事其主，然則其天定者，雖奴亦自可托，而况友朋，雖奴亦能致孝，而况父子，彼所謂天性者，不過測度之語，所謂讀書知孝弟者，不過一時無可奈何之辭耳。奴與主何親也？奴與書何嘗識一字也？是故吾獨於奴焉，三歎是故不敢名之為奴，而直曰我以上人，且不但我以上人也，彼其視我，正如奴矣，何也？彼之所為，我實不能也。

義倡

邵金寶，故倡也。口西俠戴綸，所與游，綸為京營參將，以善威寧侯下獄，將坐重辟，念事非朝，可竟去家數千里，無可庇朝夕，罄囊金三千餘，屬邵曰：余生死不可知，若其念我乎？持此贖余，以待命。邵含泣收之，為畫策，日費以給權貴公子，驪而買少妓，博市井富兒金，展轉出，綸庭鞠赴市，邵歲罄資于權貴，因得周旋，推楚弗避，十餘年，所如二而需，綸用不缺，綸卒，藉其力以出，尋補建昌游擊，贏金尚四千有奇，悉付綸，而從之，任綸妻自其家來省，請邵升高座，奉侍，女強持之，委與下拜，令勿答報，其救夫恩也。君旬而返，將行，語綸曰：夫難妻以疾不能為力，而邵能代之，妾當愧死矣，無以謝邵氏，惟君念之，垂涕泣而去。噫，金寶出於倡，而能委曲以全大義，武墨朝臣所難者，其妻以不能救夫難，而能念為救者，且以結髮嬪，拜下風而避去，不亦晉趙氏夫人之遺風哉！

卷二十五

十三

我止如奴矣，何也？彼之所為，我實不能也。

卷二十五終



熙朝名臣實錄卷二十六

秣陵 焦 堃 輯

詹事曾公 事 長陵 景陵

曾襄敏公榮字子敬永豐人永樂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命解縉選取進士進學文淵閣名翰林庶吉士公學問日進時召入試迅筆千言立就理詞皆到上屢摘羣書隱僻事問公悉能對以故喜公公名聞天下明年修永樂大典為副總裁陞侍讀數侍燕閒應制賦詩有薦文士者必問得如曾榮否考其文竟不及榮遠甚內艱起復扈從邑人坐好黨事詞及公詔特原曰朕惜爾

卷二十六

才也公居長安右門外火延禁垣亦不問陞侍讀學士修天下郡縣志為副總裁書成陞左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講從宣皇帝自南京還陞少詹事公預修三朝實錄再扈北巡三考會試為文章如源泉混混沛然千里又如圃林得春羣芳爛然與致所到筆不停揮狀寫之工極其天起他人不足已嘗有餘自解胡後獨步當世性孝友喜焚拔後進儀貌魁偉襟度坦夷而神情灑落能飲酒善談論平生以及物為心使之臨民必有所濟惜仕三十年從以文學自見卒贈禮部左侍郎袁表曰明興劉朱以宗工司制代言文體渾厚繼以東里溫醇雅則有歐陽少師之

風子啓天才雄麗倚馬萬言其文如蘇長公浩如懸河注之不竭詩古體有魏晉風律宗初盛唐亦一代之鴻匠也

修撰康公 事 泰陵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數歲與羣兒嬉為嬉師焉父繼授之業輒退而嬉怒欲筆之明日課所業無可筆乃已就傳於牛生校以小學之節使無嬉時病焉稍長語及牛傳未嘗不潸然泣也弘治戊午舉於鄉壬戌狀元及第于書覽而不誦惡乎若登春之臺遊乎而飲焉而無所樂也蓋悉其意而遺其詞嘗曰經籍古人之魄也有鬼焉吾得其鬼焉已矣譬之酒善飲者流其醇不善飲者吸其醜其下則食

卷二十六

糟醉焉耳又曰上士恒逸下士恒勞夏營而冬雪估俾焉不足而繼之夜不亦勞乎誠虛吾襟尋夫博之人而友之則博不在彼而在此矣吾何發雲為哉故其在辟雍也什九在外而日尋友朋此海之學也而挾冊者笑之既而同試笑者方咨議構思顧海已投卷而逝矣凡撰著中煩而外疲弗為也惟靜而虛虛而意生消泊乎來矣夫然後操觚而揮雖來味弗間未及乎置也止焉蓋養其鋒而善用之怕若新發矍也在史館凡三年凡諸著作必宗經而子史以宋人言為假以唐為巧以秦漢為伯仲而有駁焉故同進者忌憚以國老文就而正之實禍之也海不疑筆削

而授之十存一二焉故諸老咸病海海遭內艱而歸也及  
順德遇盜而失財捕盜者欲追財以還消覆水而不可收  
也後瑾敗忘者謂誦交瑾故失財而復獲遂罷其官而禁  
錮焉海愛人之心長而自好短嘗援人於死而獲生者數  
人非望其報也生者或慙謗其為交瑾忘者徵焉由是陷  
于網羅而不可解矣海之錮也以文為身累曰辭章小技  
耳壯夫不為吾詠歌舞蹈于泉石間已矣何以小技為哉  
乃為樂章求律於太常氏又自審定黃鍾而用之然後宜  
以七音舞以羽籥用以祀先樂賓使聲容並作蓋自是有  
安石東山之典用效樂焉然恐友朋規則道有悉紆其名

卷二十六

三

教之樂固未嘗虧也事親自少以承顏為事九族待而舉  
火者數十餘家尤精于曆數隔年求日月交食分秒不爽  
用掌鈴天時決傷寒人之死生又明諸脈絡孔穴以處鍼  
灸藥餌悉不謬為所親喪家葬者點穴陰陽家弗能駁也  
用六壬太乙占事知來輒驗唯博奕薄而不為年六十四  
而卒所著有武功志及張氏族譜對山文集其論文有曰  
古人言以見志故其性情其狀貌求而可得焉此孔子所  
以于師襄得文王也故昔人陶則陶杜則杜韓柳則  
柳咸自成家今或不能自立傍人門戶效顰而學步志意  
性情略無見焉無乃類諸譯人也耶君子不鳳鳴而鸚鵡

言陋矣哉

修製楊公 事 崖陵 永陵

公名慎字用修別號升菴其先廬陵人徙蜀之新都父廷  
和號石齋山翰林院庶吉士歷官少師兼太子太師相兩  
朝有除難定策之功子四長即慎生而岐嶷穎達七歲母  
夫人教之句讀慎授以唐絕句輒成誦慎奮志誦讀不出  
外戶惟母憂極其悲號廢食骨立未幾祖母葉訃聞隨石  
齋公回蜀守制大父留耕公授以易兩句而洽不遺一字  
擬作古戰場文有青樓斷紅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數  
語公極稱賞復命擬過秦論益大奇之曰吾家賈誼也一

卷二十六

四

日石齋公與二弟觀畫問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畫畫之佳  
者人曰似真孰為正慎舉元徽之詩以對二叔曰詩亦未  
佳汝可更作慎輒呈稿云會心山水真如畫好手丹青畫  
似真夢覺難分別御寇影形相贈晉詩人二叔曰只此四  
句大勝前人矣時年一十二辛酉石齋公服闋慎亦入京  
師有過涪州城送別詩及霜葉賦一日偶作黃葉詩李文正  
公見之曰此吾小友也乃進之門下命擬出師表及傅奕  
請汰僧尼表文正覽之謂不減唐宋詞人弘治乙丑侍石  
齋公禮閣時崔銑試卷在外考劉武臣簾下疑其刻深未  
錄慎見之愛其奇雋以呈石齋公遂擢詩魁崔知而以小

庶主稱焉時年一十八正德丙寅與同鄉士為麗澤會丁卯歸應四川鄉試督學劉丙試而奇之曰吾不能如歐陽公乃得子如蘇軾是秋果擢易魁十一月上禮部戊辰春試入國學祭酒周玉類試之曰天下士也已已歷事禮部尚書劉宇見慎問曰子為誰對曰楊慎劉曰本部天下人豈必一大臣子弟耶乃稱歎不置未禮部會試斬貴擢慎第二殿試則及第第一制策授史融經教陳弘劉讀卷官李東陽劉忠楊一清相與稱曰海涵地負大放厥辭共慶朝廷得人授翰林修撰時年二十四癸酉丁繼母諭憂明年監鄧諸寇作慎在邑城中日夕戒嚴有賊數百詐稱

卷二十六

五

官軍以給門者慎率守雉堞者詰之散去乙亥服闋冬十二月北上丙子入翰林為經筵展書官及校文獻通考丁丑為殿試掌卷官得舒芬策以呈閣老梁公乃得首第時武皇遊幸宣大榆林諸邊返而復往慎疏切諫不報乃以養疾乞歸庚辰九月慎北上仍舊官辛巳四月世宗皇帝即位五月慎為殿試受卷官八月開經筵慎首作講官進尚書金作贖刑之章言聖人贖刑之制用于小過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姦元惡無可贖之理時大閣張銳于經等皆犯先朝事罪當次以進金銀得免故及之壬午二月命慎代祀江瀆及蜀藩諸陵寢著江祀記與給事熊浹御

史簡霄遊浣花溪載酒賦詩有烟霞誰作主魚鳥自相親十酒千金會扁舟兩玉人之句十二月北上復命癸未纂修武廟實錄慎練習朝典事必直書總裁蔣冕費宏曰官階雖未及實堪副總裁者乃盡以藁草付之刑定甲申七月兩上議大禮跪副復晚門哭諫中元日下獄十七日廷杖二十七日復杖之慎繫而復甦論戊雲南永昌衛時同事死者配者黜者左遷者二百八人慎舟山潞河而南值先年被革挾怨諸人募惡少隨以伺害慎知而備之至臨清始散去時年三十七乙酉正月至雲南病馳萬里疏懇特甚栖柵旅中方就醫藥而巡撫台州黃衷促且甚慎

卷二十六

六

力疾冒險抵永昌幾不起巡按郭楠清戎江良村極為存護卜館雲峰居之且上疏乞省議禮諸臣郭亦被詔下獄斥為民丙戌九月聞石齋公寢疾疋馬問道十九日至家石齋公悅而疾愈七月携家就戍所十一月尋甸府土舍安鈗變起十二月武定土舍鳳朝變亦起攻掠城堡為患慎歎曰此吾效國之日也乃及服率旅僮及步騎百餘往援木密所守禦入城與副使張暉謀固守明日賊來攻城寧州土舍陸紹先率兵戰城下慎促城中兵鼓噪出以助外兵賊敗去慎復歸會城戊子春慎一足病有半人嘲鑿齒一足笑虞夔之句己丑八月聞石齋公訃奔告巡撫

歐陽子重疏上得歸襄事十一月還滇壬辰正月布政高  
公韶聘修雲南通志時鄉大夫有欲自嗣相川侯傳友德  
以觀世爵者慎不可乃乘張紹濟復相流言欲中之慎遂  
去庚子八月巡撫劉大猷聘慎及元正楊名纂修蜀志  
辛丑還滇至東瀘疾作尋幾全留之返成都壬寅七月還  
成所丙午冬大理推官吳宗徽署安寧州奸規州利欲權  
民鹽牛慎言於當路得免丁未居高曉水莊名十二景日  
與交遊倡和四月屬簡紹芳採漢王褒移金馬碧雞文於  
羅漢寺之崖凡招提佳勝會意處便操觚留題數與滇之  
鄉大夫遊昆明池有池賞詩社集庚戌四月海口疏雲南  
臺司慎著溪諸人記其事於石壬子二月時在逸武弁得  
委祭龍海口趨肆狂感請丁夫六千督往注濬剝衆利州  
人苦之有言於慎者慎歎曰海已涸矣田已出矣民已疲  
矣故書述按趙炳然罷之九月復至滇已未春還成所六  
月還成感懷詩曰七十餘生已白頭明明律例許歸休歸  
休已作巴江叟重到鹹為滇海因遷瀟木非 明主意網  
羅巧中細人謀故園先脫廟兒女泉下傷心也淚流又訣  
李張唐三公詩云題題禦客八千里義皇上人四十年怨  
誹不學離騷侶正葩仍為風雅仙知我罪我春秋筆今吾  
故吾道遙篇中溪 李元陽 牛谷 張 池南 唐 叟此意非

卷二十六

七

公誰與傳卒年七十有二丁卯 穆宗皇帝即位奉 遺  
詔追贈光祿寺少卿慎孝友性植穎敏過人家學相承益  
以該博凡宇宙名物經史百家下至律官小議醫卜技能  
草木蟲魚靡不究心多識闢其理博其趣而訂其訛謬正  
德間 武廟閣文獻通考天文星名有注張內閣取秘書  
通考又作注張中使下問欽天監及翰館中皆莫知為何  
星也慎曰注張柳星也歷引周禮史記漢書以復又湖廣  
土官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進貢同官疑為三地名于長  
官司上添一三字慎曰此六字地名也取大明官制證之  
嘉靖初給事中張翀上言時政論學術不正一條有喬宇  
鬼瑣之語 上問之內閣慎適在館中即取荀子非十二  
子篇以復張所將公喜曰用修之博何減古之蘇頌乎乃  
若論工導之賊晉室辨太王之非翦商魯之重祭不始于  
成王周公春秋五伯深斥乎楚宋秦繆引墨子及修文御  
覽以辨范蠡無載西施之事引黃東祭菴東坡之言及李  
漢韓文序以辨文公與太顛書之偽駁歐陽氏非非堂之  
說傳節婦唐貴梅之久此又證據古今開揚幽隱謂其有  
功世教也非乎至若陶情乎艷聲寄意于聲伎落魄不羈  
又當所以用晦行權匪恒情所易測者也昔重慶守劉繪  
貽諷書曰夫人情有所寄則有所忘有所識則有所棄寄

卷二十六

八

之篤則人無所忌無所忌而後能安無所貪而後能適足  
 下所爲恭亦其適與安也古人買田宅擁聲伎皆豪傑蓋  
 世之才豈獨抱尺寸者之凡也僕視足下自蒙難以來嘔  
 心苦志萃文讀經延搜百氏窮探古蹟鑿石辨剝泐破塚  
 出遺志有辨儒者上白首蓬羸日自纂索所不能盡而謂  
 竭精竭神於逸欲聲色者能之乎斯言也可謂諒慎之深  
 者也慎嘗語人曰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心力中來  
 故好學窮理老而不倦平生著述百餘種

轉注古音略 古音彙目 古音韻要

古音複字 古音駢字 古音附錄

卷二十六 九

古音餘錄 六書索隱 六書練證

古篆要略 說文先訓 韻林原訓

奇字韻 雜字韻寶 丹鉛餘錄

丹鉛摘錄 丹鉛續錄 丹鉛別錄

丹鉛問錄 丹鉛贅錄 選詩拾遺

選詩外編 風雅逸編 唐音精絕

唐音百絕 絕句辨體 蘇黃詩體

五言律祖 宛陵六一詩選 五言三韻詩選

五言別選 六言詩選 古韻詩略

李詩選 杜詩選 宋詩選

元詩選 瀛奎律詠選 詩林振秀

皇明詩妙 填詞選格 詞林萬選

古今詞英 填詞玉屑 百琲明珠

書品 詞品 草堂詩餘補遺

升菴詩話 詩話補遺 桃林伐山

文海鈞鑿 謝華啓秀 病榻手狀

楊子卮言 卮言閩集 譚苑醍醐

敵帶 壘戶錄 清暑錄

墨池瑣錄 逸古編 引書品鈺

檀弓策訓 金石古文 叙管子錄

卷二十六 十

莊子刊誤 夏小正錄 名奏菁英

羣公四六節文 古文韻要 古文韻語別錄

經書指要 經義模範 升菴經說

山海經補註 禪藻集 禪林鈞玄

銘心神品 千里函談 希錢篋錄

洞天玄記 赤牘清裁 赤牘拾遺

漁載記 漁候記 蜀札文志

交遊詩錄 江花品藻 升菴文集

升菴詩集 長短句 長短句續

玉堂集 南中集 南中續集

南中集鈔

月節詞

翠書麗句

寰中秀句

哲匠金梓

異魚圖贊

素問糾略

豚位圖說

空侯新咏

古今風謠

韻藻

古諺

古傳

瀑布泉行

崔氏志銘

洛神賦

梅花賦

樂志論

陶情樂府

續陶情樂府

七十行戍稿

八若一百九種

副使李公

事 奉陵 康陵

李夢陽存獻吉 陝西慶陽人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弘

卷二十六

廿一

治癸丑舉進士授戶部主簿倡為古文辭時外戚張氏位

寵驕恣聲焰薰灼莫敢問夢陽上疏論之語極切直下錦

衣衛獄掠問辭氣慷慨無所撓 孝廟召見大學士劉健

李東陽謝遷問李夢陽宜何如健叩頭對曰夢陽狂直不

足深罪遷從容對曰夢陽雖狂然其心無他實欲盡忠於

陛下 孝廟曰謝先生言是有旨夢陽復職一日 孝廟

獨召見兵部尚書劉大夏問日來外間事何如大夏曰近

釋李夢陽中外歡呼 聖德如天地之大 孝廟曰初下

差陽獄有勸朕杖之者恐殺直臣故釋之大夏曰此亮舜

之心也夢陽既材高不肯同流俗人以是多忌之者久之

遷江西提學副使振起古學力變士習時宸濠懷逆召致

文學士以夢陽有大名折節下之按察使鄭岳為濠所陷

而夢陽與岳素不相能岳既得罪謂夢陽傾之也遂相訐

奏夢陽開住歸大梁濠敗辭連夢陽賴刑部尚書林俊力

救得免後桂萼方獻夫霍韜暨撫按數論薦不用卒于枝

善文賦有父風舉進士終海州判官

論曰昔人言文章與時高下不其然哉漢氏去古未遠而

遷向雄固之下亦鮮稱矣殆後韓柳歐王蘇氏父子各以

所長擅稱唐宋間說者猶低昂之 昭代文章發于金華

數子朱劉二公潤色鴻業特尚典則雖奇麗不足而朴醇

卷二十六

廿二

有餘氣運熙洽使然也弘治間李公夢陽以命世雄才洞

視元古謂文莫如先秦西漢古詩莫如漢魏近體詩莫如

初盛唐乃與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作為古文辭以蕩

滌南宋胡元之陋而後學者有所準彬彬郁郁茂以尚矣

李公才最高其人負氣傲睨一世以是得奇禍坎壈終其

身世咸疾之如瞽世傳李公雙瞳炯炯如電論古今終夜

不少休世莫能容良有故矣若李公者安能使無聞哉

副使何公

何景明字仲默河南信陽州人八歲能屬文十五舉鄉試

第明年會試以文多奇字不第入太學比歸祭酒林瀚

賦詩贈之弘治壬戌舉進士授中書舍人方遵瑾用事上  
者諸大臣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權不用謝病歸踰年免官  
瑾敗大學士李東陽薦復授中書舍人直內閣制勅房經  
筵官其友李夢陽遭江西之訟衆多媒孽其短莫肯爲直  
者景明獨上書爭之訟得解乾清宮災上書陳時政言人  
事不修天變將作且詆義子不當蓄宦官不當寵疏留中  
不下時四方學士咸願知景明車馬填門巷錢寧欲交驩  
景明持畫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污卒不許進吏部驗  
對河員外郎仍直內閣陞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政尚嚴  
務濬澤奉起弊士初稍不堪久而安之病嘔血棄官歸卒

卷二十六 十一

于家所著有何氏集十二論及雅大記常曰文靡於隋韓  
力振之而古文亡於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于  
謝人以爲知言

論曰弘治初北地李夢陽首爲古文辭變宋元之習文稱  
左遷賦尚屈宋詩古體宗漢魏近律法李杜學士大夫會  
然從之同時濟南邊貢姑蘇徐禎卿及景明最有名世稱  
四傑四人者才各有所長李天才雄健徐陶冶精融而景  
明藻思秀逸皆藝苑之傑也邊華采不足而質樸有餘亦  
稱哲匠云

考功郎薛公

荆川唐子作傳曰薛公名蕙字君采亳州人蕙個學者瀟  
于多岐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  
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士穿鑿之說之外而不知養  
性之爲養生也世儒泥象于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爲之爲  
有爲也作老子解其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始好養  
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  
年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  
墨氏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于心已而證之六經及  
濂洛諸說至于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  
故其學一以復性爲鵠以慎獨爲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爲

卷二十六 十四

與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窺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  
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  
于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爲本心之說衆且  
譁然老佛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形而畏其景雖精微  
之論出于古聖賢者且惑而不敢信矣蕙直援世儒之所  
最詆者以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歟蕙少嘗刻鏤于詩世  
絕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于道則棄  
不復爲雖爲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慕效之  
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始以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刑部  
主事病免起爲刑部主事以才測吏部主事嘉靖中在吏

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後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

子家年五十有三其罷也坐論大禮慈自為刑部時值

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巨測顏獨晏然後大禮之議起迺換

為人後解為人後辯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為權貴

人所不憚矣已而竟主給事中某構其罪上書訟坐是罷

後所構事解吏部數移文促赴官時權貴人且張其口是

可寒裳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慈貌麗氣清行已素

峻潔其才雖高然坦易制朗破去厓岸豪傑皆慕與之交

即庸衆亦無族者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斥不用且藝

圃灌花澹如也居鄉絕不肯為人干請至戚里有疾親為

之檢方製藥膏脫衣施凍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吾

不愧此心耳始號西原居士後備其齋曰大寧齋更號大

寧齋居七而世猶稱西原先生云同時按察使高叔嗣命

李陳東皆有文學盛名與慈相倡和不絕

山人孫公

孫一元字太初開中人年十三誦古六經文不為舉子章

旬日闔戶獨居一室家人亦罕窺其為十八則入終南山

灑入太白山嚼草木居息大崖下時有所得赤脚散髮走

山最高峰持古松根扣巨奇石為歌歌曰食蘭桂兮薜荔

衣臥戶下從蛭螭笑蒼雲今胡不歸又歌曰悲萬役兮

焉終乘元氣今游無窮聊歸來今山中自號太白山人云

一元日默坐觀天地之化萬物之原反于心自吾心而合

之不異以為世俗物一無可好尚獨喜為詩詩甚喜唐人

音節凡賦伏思作可喜可愕可悲可嘆一以寓之發之以

豪縱恣肆時出入畦徑曰吾舍此益與世絕或勸其仕或

探其學輒撫掌大笑不為答久之東入華南浮湘漢登衡

祝融峰返焉山渡汴澗關里思孔子遺文依依不忍去遂

上岱宗日觀峰觀夜半日出滄海中餐狂大吐自以為奇

偉復南徑吳入越探會稽禹穴訪天台石橋迺遇石州版

雲霄于太湖語合意則渡楊子江訪雲霄東海上與登孤

山關海門月餘別去殷子曰吾嘗與一元縱論古今成敗

夫得豪傑士志術有成有不成愕然驚聽也顧自謂愧取

於世多矣彼將何為哉吾聊以著其大都焉

參政王公

參政王公名慎中字道思別號遵巖祖窠由固始徙居晉

江之安平里父紀生五子慎中其次也衆四稱王仲子云

慎中生有奇質母李教以詩輒記誦不怠父教以對語應

答如響年十三四盡通舉子業且多讀古人書時授學易

時中時中終虛齋高弟一見謂當避生三令嘉靖乙酉舉

於鄉明年舉進士年纔十八授戶部主事監兌通州往監



曾王歐三氏文即眉山兄弟猶以為過于豪而失之放矣以此自信乃取舊所為文悉焚之製作一以曾王為準唐荆川初見不肯服久之相解亦變而從之嘗語人曰吾學問得之龍溪文字得之遵嚴其推許如此丙申陞山東提學僉事慨然以古風教為己任章程條約為之一新時下察參謂曲膝過恭乃痛為禁革士以士禮見教官以教官禮見踵舊習者一體懲戒之所試卷品藻彈射自無一失其高等士率以次得雋去東人至今思之未幾進江西參議江西乃陽明先生過化地故老猶能道其遺事慎中尋陳跡發新議往來自鹿為湖間與雙江聶司馬東郭鄒司

卷二十六

十八

成念菴羅殿撰南野歐陽宗伯交遊講習學益進俄遷河南參政抵任禁有司不許科擾章聖梓宮過河南供億繁多下吏有棄官遁者慎中身任其役察吏咸仰賴之陳後同歿收拾遺文撫其孤厚賻而還之鄉歲餉戶部王侍郎奉旨賑濟上檄慎中將事慎中為親歷郡邑開倉發粟民獲更生王具以狀聞且薦當大用辛丑考察忽從中報罷慎之乃權相夏怪其為屬日不曲意奉承其心腹劉鑿又恨張汝思與之齟齬慎中用言庇之遂并惡之而告于夏吏部坐以不及夏徑票據不謹慎中既罷因約同罷滿江劉泰知遊洪水王屋太少二室及武當山相携而歸

劉意不從慎中因獨至淇上倘徉百泉蘇門之間訪學士崔後渠談數日而歸時年甫三十有三耳慎中少年英氣大露如太阿出匣知其難犯久之涵養深沈藏鋒歛鋸而世竟莫能用矣其為文也恒以構意為難每一篇必先反覆沈思意定而辭立就細觀之鋪敘詳明部伍整密語華贍而意深長按之不亂而呼之應簡片紙隻字得之者有如至寶嘗言吾之為文不外古人而有高出古人者其自負如此闕士口以所業請正門墻幾不能容凡監司部使者行縣莫不造其虛講道問政居常念從仕之早不獲盡敦守父母之奉故其罷也葬父養母稍無遺憾又以為國

卷二十六

十九

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一旦變作東南海上遁迹是為大患泉固濱海且與漳隣深為可慮建州為八閩上游吾嘗有意于此其子聞之乃卜居焉後倭患作一如所料將遊武夷築室九曲深處遂躡屩至衡湘登南嶽棲息天柱回鴈芙蓉响屐諸峰澄神反照為長生久視之道復與八才子等一晤因母病遂已戊午夏賊自武榮入郡境市鎮居民扶老携幼驚逃山谷中有倡為清野之說者督責入城慎中撫髯嘆曰是大失計清野乃北邊虜至急歛人畜使彼無所掠若內地惟在郊關外村落生聚然後能成治耳今宜速令各鄉大姓盡還故居相度地利自相團結使盜

至不得逞而後城內可恃以為安耳後數年卒壽止五十

僉都御史趙公

趙公名時春字景仁別號浚谷陝西平涼人為嚴毅介特與士大夫處意有所不可議論有所不合必引繩按矩詰責之不少貸故賢者服其正而在中人咸疾其太剛幼與羣兒戲每列旗部署自長御之年十四舉陝西鄉試十八試禮部哀然為舉首當是時海內伺其有所製作爭傳誦之而時春則習騎射談甲兵日以邊備之不修為大戚或語及此虜方持杯酒相惟笑輒裂眦攘臂誓不與俱生

卷二十六

二十

數謂所知曰使吾得備偏校領精兵五千人操勁弓巨矢間以長鎗大斧既掩難丘福不足平也故在賢者幸壯其志及再失官虜果入犯遊騎薄都城世宗皇帝用薦

召為兵部職方主事遷山東按察僉事領民兵轉副使遷巡撫山西都御史提督鴈門諸關初嘉靖丙戌時春舉南宮第一人改廣吉士授戶部主事調兵部武庫主事即疏請禁諛佞正士風又疏錄用諫官明善惡闢異端等七事下詔獄為民暨改編修兼司經局校書疏請正東宮朝會禮儀備文武官僚以崇國本又罷為民其為政於晉斤貪墨首征徃抑求請絕餽遺口吾不敢竊府庫以自潤亦不

能借府庫以市恩宗藩貴官相戒莫敢犯法一時文學氣節政事之聲振動天下乃皆曰此儒者之末事其志專在

攘夷狄復 祖宗之疆宇遺後世以長治永安而卒不獲

試此世所為深慨也其在職方坐議馬市非策又以能兵

為逆鷲所忌幾得謫戍在山西檄將士禦虜代州身甲冑

督兵繼進斬虜若干級而總兵李泚乘勝入虜伏中敗沒

詔解官聽調卒以不起時春少讀書日記萬餘言九史所

載天文地理戶口錢穀多少之數與寇戎蠻貊之詭姓隱

名歷歷誦之無爽所為文若詩豪宕閎肆伸紙行墨滾滾

而出若不經意而於古人之法度靡所不合說者以為有

詞馬子長李太白之風不虛也荆川唐公於文士鮮所稱

許嘗有言曰宋有歐蘇明有王趙其推重若此王謂遵嚴也

卷二十六

二十一

尚書王公

王公諱世貞字元美年十五誦寶刀詩師為之避席弱冠舉丁未進士以刑曹郎與李于鱗諸子相唱和名藉公卿間世貞又日坐公署剖決案牒所繫獄度得情輒手錄付吏起書之各以輕重決遣不三日而畢自是銓部兩以督學擬世貞皆為權相嵩所沮又半歲遷青州兵備青多大挾巨盜拯九殺人有司不能制世貞集強壯教之射申榜

保甲重捕盜之賞又於州邑置地爲界以義官統之盜當時捕獲者爲上不出境獲者次之拒不能勦者又次之凡盜從其所起而不覺察者經其所過而夜巡不傳捕者罰釋盜而覺者立杖或以其法行之期年盜盡解散無何父忤變作世貞解綬奔還伏草土中幾十年蒿蕪薦起之堅不欲出以八事應詔曰此可藉手以謝朝命矣固辭不報乃勉起就官大名之俗凡婚者之將嫁也其姻族相聚而共酒食之多者匝月不止既嫁則婚家亦如之蓋一婚而中人之產去半矣喪家之有喪也則姻族相聚而食者亦不貲蓋一喪而中人之產去半矣世貞至定婚喪禮

卷二十六

三十一

其俗至今守之大名爲州邑十有一而真定以三十餘以軍興論供輸則大名與真定等而是時大名關飭兵使其治真定者復委十之六於大名曰大名饒而真定瘠也世貞力爭乃不果增居一年移浙江參政下車摘一二聖史及巨室裁抑之吳興又雨郡富人故閉糶粟踴貴世貞首捐俸五十金郡縣長而下次之又募民入粟廩中給冠服及冬報粟得三十萬石又疏乞改折得十五萬石人賴以活者甚衆未幾自浙參長晉臬以內艱去服除補楚臬旋遷廣西轄未一月入領閩卿又八月以御史中丞出鎮鄖世貞爲糾劾貪縱咨訪將才刷軍政清屯田即遂隱然爲

重鎮江陵相弗謂善也世貞意不自得解官歸久之補南大理又久之補應天府尹皆不赴其後兩京臺省交薦起官刑曹侍郎又其後以父忤卹典其疏陳謝而少司馬之命下又以考績至淮揚而大司寇之命下自尚書郎歷新長凡四十年其間條論封事皆天下大計而所至吏事精絕尤不可悉數最奇者莫如青州治盜及楚中樂平王事都下盜劫縱帥陸炳索不得後濟南獲盜房四者矣承之世貞曰狡賊欲緩成耳立訊曰若盜陸公耶曰然賊安在曰在請械某而取之曰若劫陸公何狀曰髯而肥何衣曰紫朱而圍玉世貞大笑曰若未嘗識陸公陸公非髯而肥

卷二十六

三十三

者盜搏額大服部民雷齡以捕盜橫萊濰間海道宋購之急而遁宋以屬世貞世貞欲掩取而微露其語於王尉捕者還報又遁矣世貞陽曰置之又旬月而王尉獲他盜世貞知其爲齡力也忽屏左右召王尉詰之曰若奈何匿雷齡往立階下聞捕齡者汝耶王驚謝無所逃責願以飛騎往俄捧齡至世貞曰女當成然女能執所善某盜借來女生矣而令王尉與之日果得盜世貞遂以還宋而請寬之官校捕七盜逸其二盜首安報逸者姓名俄縛一人至稱寃乃令置盜首庭下差遠而呼縛者踞階上其足躡絲履盜首數從後窺之世貞密呼一隸蒙縛者首同出而易其

履以入令盜者證之盜首不知其易也即指絲履者曰此是也世貞大笑曰爾乃以吾隸為盜即釋縛者去徐進道者蓄養亡命而以橫占伎女被訟捕之不獲俄有令請問曰進道勒兵反矣世貞偵之果然而故緩其獄令糾賊自効會有李卿者進道密友也世貞召謂之汝交關進道罪應死能以進道來貸汝卿應命去俄報進道飯某所矣即遣二十騎往取之而以一騎入營立散其黨亡譯者在郎時驛報有樂平王次子奉高皇帝御容金牒祝髮為沙門行遊天下勅郡縣供帳世貞曰藩王有宗正條銅城中不得出而請張如此遣輕騎孟光化偵之則其人以御女

卷二十六

子風

術游藩邸間崇王賜以樓船紅杖所至懾守令而姦人李汝貴等為之翼鞠之則平涼民賀祿也諸摘發隱伏皆此類能聲日馳都下都下士聚而嘆曰王介州文而豪乃任吏耶方陸炳貴幸用事受巨贖指匪奸狡闊其欲貸其灰世貞搜炳家得之炳宛轉請脫既復因執政以請卒不許當時無不側目世貞者已新鄭柄國世貞獨引母疾乞休新鄭曰吾出而彼歸者何也己南牀輒伺高旨中之江陵欲引世貞自近世貞謝唯唯會荆州地震世貞引李固京房占臣道太盛坤維不寧又有譁辱邑令者王生江陵婦弟也世貞論奏不少貸江陵積不能堪雖稍遷廷尉京兆

以貌示用而竟以浮言嘆之去大抵新鄭穠江陵橫其鋒鍛視分宜遠甚而世貞亦時起時躓不能安其位于朝矣世貞生而美姿貌風采玉立與容談笑溫秀之氣溢于眉目間語及古人忠孝節烈則又慷慨淋漓為法然照在泚中修岳武穆于忠肅祠墓為文以奠辭極悲壯南陽祠張睢陽及鐵尚書銘在自部請崇文廟釐配享世貞嘗言曰吾讀書萬卷而未嘗從六經入每欲牽衣窺廊廡之末則世人譁臯臯比招搖門戶而聚生徒者吾方耻之吾雖未聞道然誦法一念迄未敢忘故其居喪也凡三年始茹筆御筆九十年始具衣冠預燕會家無姬侍臧獲輩以

卷二十六

子風

百指亦無一人曉聲律者質卷公義田千畝倍拓之又為祠專祀晉卽丘子始典文獻公而配以宋左司諫元學正公歲時伏臘率族人跪奠惟謹生平於故舊兄弟白首無間言好推于鱗而遜敬美尤不借以齒牙筆札緩急人客或一歲數及門或一人迫得數十函書或進而附世貞以成名名成而更立門戶且悉於嘗世貞以示角世貞弗為異也客至而復請者與如初其門賢醜好靡所不具而中間交態離合向背之故亦幾百變世貞皆安之彌成其大而己大父倬仕至南京兵部侍郎倬生南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贈尚書行弟世懋仕至太常少卿其詞

學與世貞埒大抵天下但知世貞為文章大家而不知精于吏事但知觸禍嚴氏而不知與新鄭江陵實復相左但知其正位六卿而不知老臥開曹有才而不竟其用但知少年跌宕而不知其言動務依鄒魯家法但知其氣籠百代意不可一世而不知其獎護後進衣食寒士惓惓如自巳出嗚呼賢已所著曰介州四部稿續稿介州別集觚不觚錄若干卷同時少司馬汪道昆按察使李攀龍皆以文名有集行于世

卷二十六終

卷二十六

庚

熙朝名臣實錄卷二十七

林陵 焦竑 輯

知府方公 事 孝陵

方克勤浙寧海人也少從鄉先達學窮研力索至忘寢食元季亂卻穀隱山谷中國初被徵辟索之急起家為濟寧府知府錫冠帶龍行比至官首為書一通懸廉衢諭天子愛養元元之意民即有不樂聽詣府自言禁隸卒誰何之引耆耄坐語訊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頽圯聘賢者為師撤浮屠氏以葺廟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繫籍者至千人始有 詔民開廢閑田者聽閭三歲乃稅吏微近功不俟期輒歛之復以田定科絲民益惰且散克勤奉 詔益勸課田以增闢與民約列丁產為上中下三等等析為三有徵發視差等書吏不得竝錄為姦歲暮轉戍衣千燕時令役民舟者有誅他郡以半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成于道民破產十八九民請以舟僦役克勤曰吾知從民便而已抵法非所憚也載以舟行省義之不問郡城壞故事以兵完築指揮使倚與援暴貴人為重五六月輒聚民萬餘人治之民不得田哀號往即工克勤奮曰民困不救烏用二千石為密聞之中書即日 詔罷役先是不雨克勤祖跣徧禱羣祠涕泣臥祠下詰朝大雨民驩呼而散

卷二十七

是歲五穀俱熟。五年秋，隣境蝗，克勤聞卽省愆，輟食，稽首  
籲天，迨夜，聞空中鳧鳧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  
年，民有獄訟，大者皆辱，小事論遣之，不留案牘。庶獄鞫轉  
日省錄，無久淹，文未具時，作糜遍食之。每秋成，卽移文與  
民，期日輸倉粟，聽民槩解，不遣吏而稅常先登。江浙二行  
省歲運糧百萬詣濟寧，水陸千里，撫如部民，不令有纖毫  
怨懟。言之。朝蠲其耗，每徵發，下符符致民，民得并力耕  
桑，極負來歸者相望。初赴官，戶僅三萬，稅七萬石，餘三年  
後，戶增至六萬，稅十四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給人足，野  
無流殍，羊雞犬散，被郊垌，諸社稷山川祠壇，禮器服咸

卷二十七

飭無所闕，修驛傳於城南門，庭堂弘敞，踰昔，皆料材役工  
於農隙爲之。民不知勞，冬寒，河凍，驛舟不行，命舟人伐木  
作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成事功。郡故以葦困，時糧  
火屢爲災，教民爲陶瓦屋，百餘間，中戒火令，編民居爲什  
伍，通相救恤，遂不復火。會大帥十萬往填燕，官吏索糧，  
相轉轉于前，克勤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  
朱亮祖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不可動，勸民夫五千決河，  
以軍法申督，克勤不忍，夜泣禱于天，天忽大雨，水起數尺，  
而去，克勤爲政，以風俗爲急，以德化爲本，郡最煩劇，民孚  
化，久益無事，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性不

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威必害人，吾不忍爲也。府  
庭不陳柎械，懸韋鞞，楹間示無刑罰。奏六歲績，績最，錫燕  
賞還郡。上召見，獎諭曰：政成當頭，用卿尋爲屬吏，揚貞  
所構誣。詔御史廉按，御史憚失出，峻治之，以用倉中炭  
葦就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數千人。子孝孺，上書  
政府，請以身贖父罪，不報。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又就逮  
而沒，克勤孝友備至，與人交，洞見肝膈，自奉簡素，一布袍  
數十年不易，日不再肉，每行縣，杯湯不肯受。兗州守因童  
孺進二木瓜，管而却之，鄉人爲饒陽令者，以澤厲，脩書力  
請去，而於人最惡，南冠通郡者，必米醪遺之，不能步者，僦

卷二十七

明車送之，同列以事奪祿，且夕延共食，會飲醉，按案大詬  
去，禮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克勤陽爲不知者，曰：昔之夜  
吾亦大醉，不識君何謝也。晚益畏慎，晝所爲，夜必白之天，  
俯仰無愧作。宋太史以爲古體道成德之君子云。  
知州吳公 事 孝勝  
吳履字德基，浙江蘭谿人。國初爲南康丞，南康俗悍，民  
以爲丞儒者也，易之，履晏然自如，居數月，周知其情，僞有  
發，槓一縣驚服，乃更化以寬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與前  
語，弗加叱，民或授丞，相爾汝，弗責也。有徵調，召大姓坐  
廳下，好言慰諭之，聽人人自言，便否，由是民愛丞如父，吏

卒不能為姦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苦辱之  
玉成兄子玉汝不勝悲集少年千餘人圍瓊輝家奪之歸  
縛瓊輝道華之濱火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辭指出  
血誓與羅氏俱死履念獄成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  
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耶對曰千餘人口千餘人皆辱  
爾耶曰數人耳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  
可犯儻不顧死盡殺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有法汝悔當何  
及瓊輝頓首惟命履乃捕羅華者四人於瓊輝前杖數  
十刺流至瓊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解縣令至召  
民轉縣不聽至躬至鄉督之民走入山罵令吏卒以語勸

卷二十七

四

今令怒欲逮論一鄉民獲六七人下獄嚴劓之而往捕其  
餘民大駭履計民無罪出悉獄叱獄卒釋之曰若無罪還  
告若父兄無恐乃往告令曰犯使君者一匹夫耳其鄉人  
何罪且法乃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手儻急且有變自  
古未有窮刑法逮衆而不變者也事得已南康俗好祀淫  
祠祠有蛇出戶眼民驚惟以為神至奔走祠之履罪神至  
十人按其主江中為丞六年而去去三月他吏用法急而  
亂民益追思之知安化縣始土豪以世亂糾民為兵天下  
既定豪酋易氏者怙勇力與所部保險阻自全江陰侯吳  
良檄勞縣兵捕擊之兵且集召令計事履曰易氏自逃成

無他惡奈何激之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計致之果為逆用  
兵未晚也良聽之而事平已而江陰侯檄取故兵請為農  
者民自驚奔相告勢危甚履屬者老論之曰侯所取者兵  
民無與也籍其願為兵者數人而止長沙郡令造戎衣履  
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暴思且恐叛安可責以事如他縣  
乎令格不奉命其罪小奉命而致亂其禍大決不敢辭小  
罪而陷大禍也郡從之凡有徵徭皆不使之與越三載入  
朝權知濰州濰州民畜官驢四十匹嚴守核其孽息駒欲  
責償諸縣皆以勸民買驢洵洵矣履不聽曰民貧不欺烏  
可妄責其償國家當極海內為吏者當宣布德澤為民

卷二十七

五

除疾苦寧少數匹驢耶於是事得罷山東民願以牛羊代  
稅吏聽之履曰牛羊後有疾瘠患不如粟也獨收民粟以  
他縣牛羊送陝西驅走二千里皆破家郡以濰獨完役僉  
人部送隣縣牛履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怨使人代之  
脫中道牛成誰當為償力爭不奉命履為吏不求威名以  
愛利為先重刑獄凡有訟召受訟者面質之平其怒而止  
不忍置民於獄獄常空有追需不務速辦稍緩其期約故  
物價不踴視他所費恒減十二三所至民感之以為愛已  
居濰二年會改濰為縣召還遂謝事歸將行辭其友翰林  
學士朱濂濂與履交戲謂之曰若願受長者教乎履曰公

何以命之。濂曰：天子官汝五品，秋乞骸骨歸，思甚大。汝知保之道乎？履謝曰：願卒教之。濂曰：慎毋出門戶，絕世吏，勿與交，履至家，如濂戒，竟以自介。

知府陳公 事 孝陵

知府陳淮，江西廬陵人，幼孤，事母孝，好讀書。元季憂世亂，去習兵法，環所居，良田皆棄之，築塲圃，樹木焉。人初莫測也。後數年，木森鬱成列，而四方盜蜂起，遂依以結屯。聚兵鄉井，賴以安。陳友諒強禮致之，淮度其不足與有為也，去。系顧高皇帝克武昌，淮因弘文館學士羅復仁詣軍門，請講義，止與語，奇之。淮因力陳救亂安民之說，悉見納。中

卷二十七

六

山主北征，以經歷贊軍，已擢為寧國府知府，興學育材，除民所疾苦，抑兼并，創戶帖，嚴戶口之欺隱者。上聞取為式，布天下。宣城田濱江者，歲患水，伐石築堤，作水門蓄洩。民至今賴之。所屬邑歲租不入官，廉綱虛籍其數，以上。濂廉得之，念此直，踵宿弊，然耳，必發之。得罪者滋衆，乃揚言將以某月日行視，廉覆歲儲，民間爭輸補及期，廉皆實而弊亦盡。革有盜四十人，以劫麥舟獄當死，濂視其詞曰：此愚民，因舟被風，漂抵岸而挺取之，非素合謀也。安得引行劫為比？乃獨坐為首者一人，餘減死論。淮風采凝峻，秉行清介，訟者至，片言立斷，為人所畏服。其為治務寬厚，崇禮

教，鮮失所之民。三年，政化大行。其武四年，謂告歸首，至京，未命卒。

知縣錢公 事 孝陵

卷二十七

七

錢本中，常州武進人，讀書習法律，洪武中以人才舉。歷知故城、元城縣，有聲。改知吉水，豪民宿吏，素為民患苦者，捕其魁，徙遠方。邑中肅然。新壇墮，學舍召諸生躬教之，旌別勸率，政務清簡，不任刑。嘗有盜聚山谷間，時出掠，郡守欲以兵滅之。本中單騎詣賊壘，論禍福，咸相率縛首賊自歸。論赦免。本中屬清操，門無私謁，妻子布衣蔬食，裁足朝夕。致註誤罷官，父老，奔走號泣，留不獲。郡人學士胡廣力保之，得復官。民間本中且復來，空閭井，迎拜如見父母。未幾以疾卒，民哀慕，留葬吉水，爭為負土營墓云。

知府况公 事 景陵 裕陵

况鐘，字伯律，江西靖安人，始以吏事，呂尚書震以尚書薦，授主事，遷郎中，擢蘇州守，授鹽書，假便宜從事。初視事，陽為不解事者，諸吏抱案牘環立，請判，鐘左右顧問吏，吏所欲行止，輒聽，而諸弊盡悉識之。於是吏大喜，謂府公愚通判，趙忱肆慢侮，不校，既月餘，命左右具香燭案，呼學官子弟，汲僚屬畢來，云有勅未宣，今宣勅，勅中有僚屬不法，徑首，余問語於是諸僚皆惕息恐慄，禮畢，坐堂上，呼里老前



曰吾聞郡人多武斷，傾害善良，吾不能如閻羅老子自剖別，今以屬若等，其速以善惡戶報善者，吾優視之，禮請其賢者與鄉飲，惡者吾且為百姓殺之。今列二簿俟之矣。已召諸府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汝作如此擬，應竊賄若干，某日某如之，羣胥股栗不敢辨。鍾命引出，擇有膂力者，囚人擲一昏空中，擲殺之，不灰，鍾大怒曰：吾為百姓殺賊，鼠輩顧不為我盡力耶？高投之，必灰，不灰若鼠輩灰矣。於是立擲殺六人尸，諸衙乃盡覈屬吏出食，墨者五人，庸懦者寸餘人，郡中不寒而栗，謂太守神威，咸畏法不犯。於是掃剔諸窟，蠶蠶通關，勘合簿，防欺詐，痛絕衙卒之為暴橫者，而郡體始尊，簿得民善惡名籍而榜列之，示懲勸，令民婚喪必以禮論，告反覆而校督其不如命者，咸禁大行，蘊賦重而官田尤甚，民苦之，鍾為奏減重賦，焚香祝天，乃具疏上，卒得請復與周文襄書收糧法，建濟農倉，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節夫簿，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而行之又甚不難。大抵鍾為治專戢豪狡，撫善良，至寒門下士，扶危藝，皆獲收，故吏畏民安，述職錫宴賜詩九載，滿民上章乞留者八萬人。楊文貞贈之詩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七縣重迎張益州。鍾剛果敏達，不畏強禦，嘗上奏與巡按御史爭，相見儀弗憚，然度量廓如也。典學禮士，蘇人至于今，謂之

卷二十七

八

以為廉潔之操，一塵不滓，操履之介，千夫莫回。云其後南京光祿寺卿蔚能，陝西朝邑縣人，亦起吏，由光祿寺典簿累，寺卿進禮部右侍郎，後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持一禁幣歸家，嘗借僚聯名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下禁獄，問所由能奮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不以累諸公也。獨受責降官，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吏奮身，如能與况鍾者，殆士人高等，何可以資格拘也。

知府劉公 事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廣，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自陳才薄，竟乞教職，嘗有部汰庶官累千人，實意自得之，竟為

尚知金華，在金華三年，不以妻子隨，廉操直節，綽有聲稱，郡有顏孝子，宗忠簡呂東萊祠墓，悉為修葺，鄭義門，合慶久不能給，又買馬出力，給傳山西，為疏乞免其役，權順天府治中，景泰中，召修元史，見他人書不合己意，輒大笑，聲徹閣陛，間聞者驚愕，相戒勿以藁示，實權南，雄知府，未數月中，貴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得苛辱之，去，至韶，韶人為言南雄守，且駢言中貴橫索賂辱太守，事，中貴懼，急傳馬馳奏，實抗勅使，毀勅，大不敬，詔逮實，至京，下獄，獄中坐書，言臣蒙恩仕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不敬，欲為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

卷三十七

九

上不復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居恒喜著書，尤長於春秋。中夜有得，蹶然起書，為人清強，甘心貧窶。彭文憲稱其躬遇人之操履，立絕俗之儀矩，利誘不回，勢惕不沮。蓋實錄也。

知縣丁公 事 茂陵

知縣丁積字彥誠，寧都西關人。成化中，知廣東新會縣。新會廣巨邑，號難治。積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則大喜曰：吾得師矣。請先生門人梁編修備李主事，祥為先容。既至，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給之，先生謝不受。有所問，行之惟恐後。其為政以風化為本，而生於愛利，始下車，貴弟梁

卷二十七

十一

長責民，道過倍復，訴之積，廉得其情，追其券焚之。由是權豪屏迹。申洪武禮制，參以文公四禮儀，為書擇邑老成人，生之月朔，進問於庭，優禮其能者，嚴賭博竊盜之禁，榜門示耻。良家子游惰不作業者，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為講解，真變化其惰習。春秋祠事，牲牢極精潔，肅然將事，如神。陟降，邑節義祠墓，各置田立守祠祀焉。異時戶賦均平，錢悉貯官，復令出私錢供用，名當月錢。歲單丁小戶，亦不下五六千。積苦意節省，諸上下往來，非經之例，一切杜絕。甲首納均平錢，畢自歸田，弛然無復事。白沙賦樂歲詩曰：長官願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蓋其實也。歲大旱，春

盡種未入土，積憂之曰：此令責也。於名山頂築壇以祈，晨夕齋沐，伏壇下禱，因得疾，疾既甚，猶日究心民事，遂卒。官民相與吊哭於途。歸德里有一嫗，夜哭而哀，或問之曰：來年當甲首，丁父歿，吾何以聊生，其得民如此。

知府徐公 事 康陵 永陵

徐咸字子正，號東濱，以尚書領制薦。正德辛未，登進士，俊才穎發，與人交，不詭于俗。居官不事儼察，務持大體。人樂其寬，初守沔陽，沔屬兵燹後，且值陵谷懷襄，民嗷嗷待殍，咸務在撫輯，惠養區畫，中理民多全活。初沔地宜黍，鮮植嘉穀，咸為之陳厥疆畝，引渠灌泉，略倣吳地播種之法，與

卷二十七

十一

民習之，民享其利，居三載，入覲，屬吏託餽，名盛，貨帛以進，率謝却之。廉譽益彰。隨陟夏官，郎去，民思之，肖像為生祠。夏卿喬白巖公，雅知咸會，武宗南巡，咸凡事豫戒備，無不周。白巖公曰：能助予者，咸也。銓曹聞其賢，擢守襄陽。為政一以平易近民為本，民以是益親附之。歲值恒陽，射率父老，恪修零祀，愆暑不輟，而甘澍應，妖民感眾，禍叵測。咸計磔渠魁，脅從不問，悉解散，其牧養一如牧沔，故襄人戴之猶沔人也。廖太史鳴吾作楚紀，列咸於登績傳。童太史內方以餘姚孫，衍華亭張弘，與咸先後同官，均有懿政，目為三高。嘉靖丙戌，入覲，忌者阻之，罷歸，日事編纂，有國

朝名臣錄澤山野錄詩有東瀆三稿平生天性孝友宅心坦夷侍奉直公昂及太宜人王寢處飲食省事必躬官至二千石田宅不侈常祿之羨悉昇仲兄節奉怡二親不制其出入無毫髮留爲筐篋計又爲仲兄築室以居後家事日落寒暑製衣及食溫涼適體有疾奉美飲食至老不衰以故稱孝友者無間言嘗築園城闕曰餘春每遇勝日邀伯兄豐厓及郡中名士携齒榼棊枰于禪扉竹徑觴咏陶然仙如也嘉靖丙寅夏六月卒年八十有八

主事唐公 事 永陵

潘侃丹徒人少從丁璣學爲高第弟子茂覽勵名檢平生

卷二十七

十一

以忠孝氣節自許爲諸生時父被獄上書請自代弗得乃藉草地寢夏不帷冬不被夜不解衣竟父獄乃止及爲州縣再轉官數千里未嘗一日携妻子獨與一二老蒼頭相朝夕飯羹豆藉茅以居令永豐知山東武定州皆悍訟侃弟務掩人疵瑕以古教化先之不忍以敲朴苛細爲能始若甚迂闊久之真誠溢出吏民至不忍欺給念以爲永豐健訟起於錐刀競利與靡侈不節相高於是躬率以儉約進父老爲陳務本齋用周恤相保之義俗尚鬼有獄神祠居人奔走雜切女香火無空日又喜爲俳優使民淫於飲而置於財侃曰此大蠹也痛革之立木牌二立於庭左

曰從刑右曰從化令曰從理者左欲和者右久之民多立於右以求解言或當于理雖賤吏必改容謝爲立行之無理雖權貴人百方請說終無所假借以是告訐之俗爲之一變在武定以鎮靜撫綏疲人時清軍伍一州當解者二千餘人并婦若解長且萬二千人矣侃曰武定戶纔三萬人若是空半州矣自議欲濟州境徒駭河者又力言不宜浚民脂膏填巨壑皆得寢章聖粹宮葬承天道山東德州上官哀民間財甚鉅以給行猶恐不給侃曰以半往足矣至則昇一空棺旁舍中諸內閣牌杖奴叱諸大吏鞭撻別縣宿直言供張不辦者來矣欲以恐嚇錢同事者並逃

卷三十一

十五

吳侃獨不去急乃謂之曰吾與若請錢所受錢乃引之勞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死來矣錢不可得也於是諸閹愕胎相視莫能難而事辦諸逃者皆被罪而侃乃受旌所居官率空橐以歸及覲考滿入京師又率空橐行以是著節亦以是淹於官稍遷刑部主事以執法得情者稱病卒貧不能殮部尚書而下及諸僚賻之錢乃棺而歸其家

少卿程公 事 永陵

程瀚字文純建昌南城人舉鄉試授景州學正從身範士務砥礪名節次乃及文藝當塗引重命主瀛洲書院逮十八岸弟子員馮者從講習克浙江行省考官所錄稱得人

尚書鄭曉其首選也以母憂去職服闋補曹州轉松江府學松俗習靡懈力鎮浮誕崇廉質謹條約上禮讓斥奔競踏履絕墨以身爲諸士先直指使視學一生於講求致頌美賞紙倍當道出懈惡其諛佞取紙散諸生斥責之士習亦變權知鹽城縣鹽城海邑民竄賦徭多奸避嚴正之歲旱蝗民饑懈亟行賑助有免獄論次者十九人乃申雪活之策堤捍決河創水次倉便轉運凡與民典利去害竭誠悉力惟恐後轉上元縣在留輦下俗雜政殷勲闕越驚臺階奉制懈意測民弗趨避心誠乎感輿誦翕然內瑤以事過途度所至蒸瘴決凍外無備地瑤怒戾辱之懈抗陳民艱瑞爲改容民居近孝陵者以誤殺苑中獸入獄莫爲直懈白司寇得未減諸散荒錢平市直酌公費後咸守以爲法蓋幸二邑三人觀乘一馬以一馬負冊以一隸馭馬而已時霍尚書韜爲南宗伯風稜矯矯莫與匹民爲之語曰禮部霍韜天有日上元程懈月無雲蓋以並也歷南刑主事郎中守鎮遠鎮遠夷方也懈勤恤其隱無鄙薄心屏私覲去煩苛寬稚市公聽斷懲暴橫清驛傳特供億加意節損省浮費十五六屢決疑獄毀淫祠建社學有黠卒妄奏辨其誣詎反坐之豪民侵貧弱者訟地四十年未決斷還之成伍有三十年未支糧者多方給與叩苗叛豪

卷二十七

十一

元

猶與私通者痛錘禁擒其首與縣不敢犯官九年轉陝西死馬寺少卿馬政弊已久懈竭力振登至不下堂五日夜稽侵地復收單簿覈丁馬除補疾作致事去懈入官四十年初終一德廉勤端惠所至樹風教白建節婦孝子忠烈祠毀妖廟以其址葬野灰者其析獄不務苛訊要以理屈其心或書聯語韻語于牘歸訟者自愧退或相視泣解所去必有頌聲或勒思于碑或尸祝于家或祀名宦祠歸家無餘貲自奉儉節既屬疾猶倡建宗祠定祭儀增募田修譜乘諸先產盡讓其伯氏居室與昆季共獨所宿樓兄子又舉其泮鬻之作籬自障爲詩有風雨半間樓蓋紀實云

卷二十七

知府徐公 事 永陵

徐公九經初爲句容令歷九載治行爲天下第一其始至羸服坐一筍輿延見諸候人恂恂無所詰難諸候人出相語輿中人誠長者第吾邑得無其點豪而治乎居三日一吏出空牒而用印內裏中九經接得之詰其狀羸吏皆叩首曰爲一某親故某事補牒耳非有賄也九經曰吾不治賄治竊印者辛坐之法已曉戒察佐母得擅攬訟及需賦民錢而捕按其用事胥吏於是人人惴恐於法不敢有所舞每受訟謀必命其人與親識偕往從和處其不即和處者面諭使之心服間一挾之數不過十毋煩置獄然至於

武斷并兼，不盡法不止也。諸所催科受役，預為期過，期不至者，俾里三老連而督責之，終不遣一隸卒下鄉落，隸卒列庭下，如木偶，亡所資衣食，其黠者多自引去，久之益習民貧富，與道里近遠，諸顧役之輕重，必以資其受顧而役者，必以便，即田畝村雅，得用身應，毋使宿猾奪之。諸賦長收賦於各區，故未有定額，司筭者得上下其手，悉履之者，書一於冊，以示各賦區，邑故有賸賦米四百石，聚其欺隱者，應之賦，得所歸，不為累他，運解費有輕重，官故量資之，黠者起，輕而資重，不相當久矣。九經已審，得其策，要諸吏，且之神，而俾劑之，既定為冊，使各以分去，毋恨色，居

卷五十七

恒謂即 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賜租，獨役第在我曹，酌緩急而已，緩而急，憂在民急，而緩憂在國，以故終其任，無失所者，悉革一切浮浪費，里正結籍，邑耳，是跡不使至邑門，亦不使至民戶門，以為恒邑，故稱孔道，輪蹄輻輳，取資於民不可計，九經減舊額夫三之二，馬三之一，無弗給者，士大夫過從，所餽不過筭器食，不以貴重，故加益，有廢，則廣輪數十畝，躬率吏卒，治蕪穢，稅蔬果，鑿池種魚，開養牧，雞豕，客過宴飲，取諸宮中而用之，客更欣然，為醉飽去，邑西距二十里，東距白土五十里，為衝衢，車馬所踐，塵土空積，可三尺許，遇雨雪，泥濘至沒股，輒仆相尾，乃積顧役之

羨，斃石以道之行，旅無所苦，詭譎藉藉，歲大侵，民至屑榆而食，而上方祠董竹宮，多遣中貴人方士，醮神三茅山，三茅九經所治也，歎詭曰：吾民困至此，而忍更驅之役，或謂應天屬邑，八是不可分任乎哉？曰：救災恤隣，古道也，民即吾民，吾何忍紆此而困彼？搜故嶺商引之金，宿於府者，請之中丞，直指以供費，躬為經書，諸使者，蠲其清嚴，竟故事，不復有所干民忘其役，然歲侵益甚，穀價踴貴，丁中丞發庚米數百石，使平價而糶，取其直於官，九經曰：今流孽，糶道數百石，幾何而徒以資糶者，彼糶者皆豪也，於是從將糶糶其半，還而於官，而取餘米者，附石三老受而分

卷五十七

食其餓者，居三日，報餓者起矣，輒按倉穀，餘尚多，使稱力分負以去，其山谷間稍遠者，則就傍富人，殺而取償於倉，居平持法寬，而至是獨改，變有十七人，禦貨而還，殺者捕得，立置之法，曰：是非饑民，乃風盜，以飢文其惡者，咸惴惴相戒，道不拾遺，九經於車赤，無所不極意，而馭豪乃特嚴，然不敢修怨，視諸博士弟子，猶子弟也，歲時課經術，論經受義，餽粥膏油之費不乏，而其鄙無耻者，懲之又方於事，土幾用此得罪，時應天尹汰邑，庾故當有席，富人謀之，尹欲以席市，謝曰：賦長已儲之矣，尹有所任，直時胥下邑，索吏賄不得，酌而詬諸庭，九經縛而笞之，尹怒曰：是不有我

也。他日又以承康侯之幣，徵教讀呂某。九經報謂呂某者，蓋買人子，不習書，不足以辱侯聘。尹逾怒，而會丁中丞又他有所下治荒者，淵略不甚稱。九經以意格之，且不平，憤釋也。而諸生見懲者，中以蜚語中丞，甚甚見辭色。三日，父老數千人擁而廷見，稱九經賢，泣涕數行，下曰：「微徐令，吾曹有溝壑而已。」中丞意稍動，下朕階曰：「今不宜若等，故且為移之。」胡謬稱也。眾遂大哭曰：「必移令，請死於此。」因極敬九經，教荒諸奇焚，與居恒善狀，且詆無耻。諸生謂彼不自知罪，以小懲而中民父母，民誓不與俱生。中丞意解，入都，以辭案。尹曰：「此強項吏，好以抗上自為名，移之便會中丞。」

卷二十七

十九

入內臺有所舉刺，而公在刺中，普及公操直，指使亦報命。中丞要之同刺，刺僅中考而已。事下吏部，尚書熊公次佛然曰：「吾故聞句容令賢，不減古人，今不以舉而刺耶？考功郎那彥其前後為刺語，報尚書，乃論論中丞於外，而特留九經。時謂中丞力不能勝一縣令也。」九經既以廉儉著聲，其下化之，民有華冠修服者，出必遇責曰：「何以見令君為？」具稍過侈，必相戒令。君知之，得無不可乎？積九載，始遷工部。嘗繕司主事，將治行而民強留之，彌月不得發。爭延請過舍治，觴炙兒稚，挽衣而泣曰：「公毋去我，度不可留，其長者曰：公幸惠訓我，使我奉之如奉公。」九經亦揮淚曰：「母以

謂而曹唯儉與勤，及忍耳，儉則不費，勤則不墮，忍則不爭，保身與家之道也。生平不嗜肉食，唯啜菜佐脫粟，嘗闕一菜於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至是父老，刻公所齋菜，而書勤儉忍於上曰：「徐公三字經也。」家肖像而尸之，朝夕必祝焉。已又立祠祀，祠四五所，而其最者在茅山，謂其息民於荒，獨茅山之役巨也。在繕部，議嘗築外城，而城址有犯陸都督炳圖者，都督杖上寵，橫甚。人謂避之便，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孰謂陸將軍不如霍將軍乎？陸噤不敢發，圖分為三，亡何出權荊州商稅，舉諸額裁，比之一，諸難雜者，謂集倍溢於故，乃屬其餘於裁。

卷三十七

十九

自吾裁而得溢，毋使後人增而取溢也。事竣復與外城役所分核，最堅而又速，役夫不告痛，遷署員外郎，以功賞。員外郎督清源碑，厥舟北者，毋論勢人，連官必使附碑之。將作大司空吳公多鄉戚，屬以司空意，請皆不免。曰：「此法也。」法且自司空出，遷都水司郎中，治張秋諸漕河道，故通漕者與通鹽者，近而不相接，以故清水溢，則汎濫為田，患九經議築減水橋於沙灣，使相接，清水溢，則有所通，而不侵田少，則有所限，而不至涸工。成至于今，賴焉。時司空進而冢宰，倖臣文華代之，尋督大軍，平東南倭，所過張甚，河渠郎送送，恒出境外，幣餼充溢，猶不得一欵色。而九經築

道一介齋牒謁之云郎有事沙灣不敢離也文華嫂罵投  
牒於地而九經以資重得知高州府或謂高雖遠雄郡也  
公稱名令久獨不能名二千石乎答曰吾老矣安能自苦  
以微身外物陳牒於家幸謝不之任居一載大察吏冢宰  
司空比而欲絀之考功郎持不可乃坐以老令致仕九經  
笑曰老自吾分何至煩考功令臥貴溪山中二十有二年  
非禮會不入官府守令以時問政言之無所諱於吏胥弊  
尤切聽者為縮舌族貧立義田周之立義學教之為擴田  
於學以給頹仰同年之婦何葵不能自贖力資之又推以  
資邑婺之貧而勵節者居恒自奉儉不以老益益承絕泉

卷二十七

三十一

帛然用施予故窮行視廢丘之瘠得杜家山斥地裕流亡  
授以牛種教之樹稅相土宜通水利而車減獲與之分功  
而耕皆成沃壤時予給事貞明長矣九經慨然謂曰吾昔  
用之邑不盡而以施諸家若既習矣異日毋忘用世給事  
拜受教是故其居官首請屯田三輔興水利雖不盡究識  
者猶日望之九經既有年德貴至大夫無聲色好晚節會  
閩里集于姓童子歌風雅濂洛數章談說義理典古雅容  
竟日居家又提學御史尋定向按部旬容習其政而御之  
時謾傳九經物故歌撤祠名宦再撤費溪祠鄉賢然九經  
遺無恙也旬容之民伺其誕日設醮迎登於三茅廟丁

時訊問以為恒至年八十五稍示微恙即却醫藥不御曰  
有正命在安能執拱手曰茅山來迎我家人馳之茅山祠告  
於山之神而已瞑矣守祠道士夜夢九經朱衣從數騎啓  
扉而入嗚呼異已天性孝友重節義不佞然諾體面自遂  
四歲失母劉安人未冠失父儉庵公侃侃自樹立奉大母  
周孺人繼母艾安人尤孝謹屬疾荆人作相染泉二母病  
紈幾不起家人皆避徙去獨以身周旋其間幸以俱安為  
諸生工屬文博通諸經尤精戴氏禮讀書樟槎庄農有耕  
而乞火者時估俾猶未已也家與少師夏言同里自舉鄉  
薦至講選未嘗造其門及夏之再相罷而道被逮也九經

卷二十七

三十一

獨使一老蒼頭侍行履謹夏從權車中問而得之為感泣  
按御史楊爵工部郎劉魁給事周怡沈東先後以直諫下  
縱騎獄損月俸橐橐而致之故善包御史節節坐與中人  
競速皮範白金為巨羅而銘之曰不愧明時無負此心以  
違節然諸有所為自達其志而已不務為名高故少能舉  
其事者

知府龐公 李 永陵

龐嵩字振卿居南海弼唐鄉學者稱為弼唐先生嘉靖甲  
辰由鄉舉授應天府通判晉治中先後凡八年大京兆缺  
屢攝府事初至早應為災嵩督賑委悉需洽公粟既竭貸

之鄉先生富民誠意懇惻人多應者所全活六萬七千有奇已而獨其積逋于以勞來拊循之所繇以復業者十萬六千有奇所部民苦役重乃取公費議寬之令甲首輸蠲免其置辦付之印簿以防侵漁清寄居客戶以助夫役移僻驛馬匹以甦衝塗嚴冒濫優免及詭稱官戶寄庄戶女戶神廟堂匠戶以實丁口八邑皆蒙惠焉時江寧葛仙承豐二鄉數有水患居民餘七戶而已歲課不能辦嵩為築堤開萊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庄四召貧民佃之流移盡還而全邑訖無代輸之苦百姓至今賴之折獄無細大必得其情有張元二者以追逃婦不反嵩躬至婦所見室

卷二十七

七

時縣屋盡立林木颯然心動行教十武而前伴執村老誦問之對曰我但見屍遂得元二被殺狀又高淳備人亡其妻妻家以為成執之嵩偵知隣有書工以其妻歸日避也計致書工奪還之聞者以為神咸晚王勇舉人彭若龍占良人妻殺人并論成居間者萬方拒不聽嵩饒吏幹在事拮据百廢具舉尤加意造士暇則進諸生課之自捐俸以資賞給歷寒暑無倦淹通五經為諸生發疑抉異無不虛往實歸者早遊王陽明湛甘泉兩先生之門至是奉其緒論為諸生規建會于新泉書院日與講習以故一時文行之士成就典起者為多天性嚴明嶄嶄不可犯而又與有

聞于名儒巨公以是施之政亦以是持其身見義勇為獨信一力雖賁育不能奪也車騎行縣所至肅然一疏片楮不以煩民人目為鳳青天云府在六年京察例而復與觀察嵩謂非理上疏請止之至今著為掣令晉南刑部郎中函靖軍民府知府所在士民銜德既去而追思之至今想豆不絕云

卷二十七終

七

七



熙朝名臣實錄二十七卷

浙江巡撫  
孫進本

明焦竑撰此書明史藝文志不著錄前有自序謂  
明代諸帝有實錄而諸臣之事不詳因撰此書自  
王侯將相及士庶人方外縉黃僮僕妾伎無不備  
載人各爲傳蓋宋人實錄之體凡書諸臣之卒必  
附列本傳以紀其始末而明代實錄則廢此例故  
竑補修之其書郭子興諸子之死及書靖難諸臣  
之事皆畧無忌諱又如紀明初有通曉四書等科  
皆明史選舉志及明會典所未載韓文劾劉瑾事  
有太監徐智等數人爲之內應亦史傳所未詳頗  
足以資考證然各傳中多引寓圃雜記及瑣綴錄  
諸書皆稗官小說未可徵信又或自敘事或僅列  
舊文標其書目於體裁亦乖所附李贄評語尤多  
妄誕不足據爲定論也。

# 歷代內侍考十四卷

〔明〕毛一公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歷代內侍

考十卷》提要

歷代內侍考序

夫當吾世而欲籠罩古初博涉衆代念往牒其何途之從顧搜奇剔異徒炫書丹剖臆取精無當小火即手破千卷悉索漢魏南北之腹皇王神鬼之秘羅而載諸側理摠之不過奚囊雜俎即握管文人奉為駭屏青牘然試一繫其竅會於國家理亂之故如旁光脚馭之較牯俎無當也余不敢嘗橫覽千古其間得失之林興亡之數史牒所載較若列眉其以閹寺覆國者指可

縵屈。閣寺而不基亂者百無一二。每觀  
賜叙指鹿陪席分虎阿父門生諸史。輒嘵  
不欲請。請不欲了。即

明興以來。鑒古塞亂。

二祖已無遺力。然欽振毒直逆。理狂保其

諱亂之趾。亦復後先相錯。居恆常苦無深

心者。業括往代。腫列鬼分。為千古立一榜

樣。獨快吾伯兄給諫氏之有歷代內侍考

也。家給諫壯歲登朝。公輔在望。願遭時坎

壞。頻年家食。環堵一室。結志千秋。凡門墻

戶牖。皆施筆硯。即中堂觀覽茂先博聞。恐  
無以尚。而一段忠愛排側之思。時載毫楮。

常憶出入禁闈時。習見彼飾貂璫而處常

伯者。雖非深賊。未免穢指。乃倣小雅巷伯

之意。祖司馬傳紀之體。取往古寺人緝為

全書。其有竅繫關切。委緒明楚者。則區分

之。其有蔓引蒂結。依襲串合者。則彙載之。

而又逐段另為論次。兼以斷案。大約扶要

而刺焉。多載而少褒。則家給諫緝是書深

心也。書凡數易。寒暑始成。會余罹閔里居。

得昕夕追隨相與商榷古今一日出以相  
示余幸以片刻新矚恰符十餘年夙衷即  
枯腸無能點綴半字乃向之請不欲了者  
今讀之輒恐卷盡因深歎家給諫之用心  
與人殊也非斤斤一範圍辭壇之任也如  
欲高駝孰圖雄跡辭壇夫豈不能纂句鉤  
玄矜夢花吐鳳之奇又豈不能截蒲編柳  
炫嘗鼎索黍之多而必沾沾於內侍考也  
其論次內侍也又寧第腐心扼腕取一二  
刀鋸餘生永巷小醜而筆之削之為刑餘

董狐已哉蓋力剖賢惡詳分理亂屬意深  
遠矣蓋遠不可多不可用事不可昔令狐  
綯有言第有罪勿捨有關勿補自漸耗以  
至於盡此雖休盤據之樂言實杜允濫之  
確論亦千古有心人乎不知與家給諫大  
意雅今何如也家給諫素嗜書林尤耽史  
癖是編僅其嚆天儻異日者獲賜上方筆  
札袖金匱石室之藤而悉示之於盛世休  
明必另有一番鼓吹不獨是編為千古榜  
樣也余姑引其端以談棟鴻業者

第一驚序卿父頓首拜書

歷代內侍考自叙

古於中官未有傳也有之自范曄始是後  
代有作者而得失之林備矣今夫天子盛  
衮冕御大廷而臨百辟維中材固不儼肅  
然得毋時有厭苦歟及居深宮則所與供  
使令者唯是二三奄尹容可情貌可藪腹  
可枕願氣可驅祕戲可預日漸月劇忽不  
覺其甘而易入而頓咲既熟窺矚彌工主  
強邪柔以揉之主弱邪剛以制之主察邪  
巧伺而中之主闇邪蔑侮而欺之伏則鼠

踞則虎依社負嵎奚所不至赤族而困於  
剗則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君子誦車隣  
而歎吾夫子之先見也寺人之命其開啓  
稱朕之漸乎噫宦者四星側近帝座天猶  
垂象王者惡得而遠焉第無道而處於此  
則無如不孫何耳乃或謂大臣親戚父子  
兄弟人主皆不可近求其差可近者唯婦  
寺嗚呼世有遠大臣疎親戚離父子兄弟  
區區婦寺是近而曾不底於亂亡者未之  
前聞也矧大臣如操懿親戚如莽堅父子

兄弟如劬廣之倫皆千古希覩而婦寺之  
禍固已纍纍往牒矣夫唯處之有道近而  
能遠遠而不刻則怨與不孫庶可坐而銷  
乎聞之周禮宮正宮伯宮人內宰率以士  
大夫為之且與閹人寺人內小臣內豎  
統於太宰斯其為處之之道哉於是上稽  
春秋史漢并各史列傳旁及藩方裔國諸  
卷悉為論次其得失以資法誡即不無遺  
佚其大較可觀已

萬曆乙卯仲秋遂安逸史毛一公書

歷代內侍考目錄

卷之一 春秋內侍考 萬字號

齊豎貂 風沙衛

賈舉

晉勃鞞 即寺人拔 五張

宋惠曉 伊安寺人柳附

楚管蘇

卷之二 戰國內侍考 萬字號

秦景監

趙繆賢

秦內侍考

趙高

卷之三 西漢內侍考 萬字號

張柳 中行說

蘇文常 駘 李延年

張賀 徐甲

石顯 史游

卷之四 東漢內侍考 萬字號

鄭衆

張程等十九侯 劉母

張防 張遠

曹騰

侯覽

呂強

卷之五 三國內侍考 永字號

漢黃皓

吳何定

晉內侍考 附五刻

董猛

漢王沉 宣懷 俞宏 郭琦 陵修

秦趙整

燕趙忠

卷之六 南北朝內侍考 永字號

南朝

宋華顧兒

齊徐龍駒

王寶孫

蔡倫

江京 樊豐附

良賀

單超等五侯 劉母等附

曹節 王甫

張讓 趙忠

俞三副

朱買臣

陳蔣裕

北朝

魏宗爰

仇洛齊以肅

張祐北魏

劉勝賈梁

齊歸寶某等

隋內侍考

樊叔容

卷之七唐內侍考

楊忠勳

邊令誠

程元振

董文場霍仙鳴

卷之八唐內侍考

劉貞亮吐突承璀

張僧胤

王子晉

蔡臨兒李善度

王昭趙然孫小張宗之劉鵬

王暹符承祖王質李聖秦松

楊範成執王溫真樂劉忠遠

田敬宣

寇宇號

高力士

李輔國

燕朝思

寇宇號

馬存亮

仇士良

王守澄劉克明

王宗實楊公慶

卷之九唐內侍考五代附

楊復恭

韓令誼張存弘

後唐孫承業張居翰

楊布望

趙奉弘規

前蜀唐文家宋光嗣等

南吳龔澄樞

關林延遇

卷之十宋內侍考

符神寶

王繼思

劉承紀關小輪

卷之十一宋內侍考

秦翰

楊復光曹知慙

劉承偕

田令孜

田令孜

劉季述王仲光附

李從榮馬紹宏

五漢璣

寇宇號

王仁康李神福李神祐

張崇資張綱能衛紹欽

寇宇號

周懷政



楊守珍

籍守英

藍維宗張惟吉

早治吉

李憲宋用臣

王守規馮世寧

蘇州府

史志聰武潛隆

卷之十二宋內侍考

魏守院

張茂則陳衍

程昉

高居簡

字元慶

量貫

梁師成楊戩

字居剛

卷之十三宋內侍考

魏守院

邵成章

藍珪康履馮益張去為

白諤

陳源身昇王德謙

關禮

董采臣

卷之十四遼金元內侍考

魏守院

遼王繼思趙晏仁

金梁琬宋珪潘守恒

元奉邦

朴不花

歷代內侍考卷之一

春秋

齊

聖紀

蘇陵毛一公震

國朝

國朝

國朝

信公二年秋齊人昭始滿師於多魚初齊侯之夫人三王姬

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嬖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

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為贏生昭公家姬生昭

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所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天子雍

五有寵於衛共姬同寺人貂以為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

孟管仲卒孟公子皆求立信公十七年冬十月乙亥齊穆公卒

易身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

十二月乙亥赴卒已夜殯十八年春正月宋襄公以諸侯伐齊

三月齊人殺無虧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

戰是五月宋敗齊師於鹹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葵齊桓公

信公二年乃齊桓公二十八年也前五

論曰蘇明允嘗管仲季孫之際區區欲去豎刁易牙開方而

不能為賢以自代吾以為齊廷諸臣孰與仲賢仲不能去三

子將以遺之誰乎故去三子莫先豎刁蓋江黃方服齊師已

馮孝公甫屬於宋。莊王旋進於君。當仲未國時。昭已憤然。無  
忘矣。仲胡不蚤見而逆折之也。逆唯嗟之。何則。牙宮闈而後  
感其器。我假而勿。使焉其為計。不夫晚乎。生不能制其死。命  
而致欲行其宜。言此心不得之數也。卒之宮中亂。而昭復矣。  
易。開方。可以彈冠而相慶矣。夫昭之才。足以鎮宮中之亂。  
亦必有過人者。而仲不能蚤為之計。則去殺之言。亦逆知三  
子心不可去。姑以室人耳。而自容其言云爾。其維欺人哉。  
則凡人謂有仲。則三千者三匹夫。噫。仲所恃。僅此公也。假令  
桓公而先仲。彼于吾未知三千之果為三匹夫也。

風沙衛

魯襄公二年。齊靈公伐萊。萊人使正與于略。風沙衛以索馬牛  
皆百匹。齊師乃還。十七年秋。齊靈公伐魯。獲戚堅。靈公使風沙  
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  
刑臣。禮於士。以我決其傷而死。十八年冬十月。魯平公率諸侯  
會於魯濰。尋津梁之言。同伐齊。齊靈公禦諸平陰。整防門。而守  
之。廣里。風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希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  
多死。靈公登巫山。以望魯師。魯人使司馬斤山澤之險。雖所不  
至。必旃而踧陳之。使乘車者左。徒右。以旃先與齊。齊而從之。  
之靈公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而齊師夜進。十一月丁卯。  
朔。魯侯入平陰。遂從齊師。風沙衛連大車以塞隘。而殿。殖綽郭  
最曰。子殿國師。亦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殺衛殺馬於隘。以  
塞道。晉州詳及之。綽詳最。十九年秋。靈公與於魯。曰。顏懿姬無  
子。其驪駘聲。雖生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子我。子牙。子牙。子  
諸我。子我。子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慶常不祥。則諸侯  
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事然而以難犯。不  
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  
太子。風沙衛為少傅。靈公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主之。光殺之。

于戶諸朝。夏五月壬辰。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司  
清之丘。以風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秋八月。崔杼殺高厚於  
漣。藍而蒸其室。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  
城上。死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搆之。乃登。聞師將傳食。高  
唐人植罽。王倭會。夜。鮑師臨衛于軍。

論曰。小人之情。作止惟君。風沙衛一寺人耳。而師以明道  
以枝塞高唐。以叛。被擄軍政。失壯士。而于廢立。從靈公之為  
害也。衛証至此乎。然。跋扈之氣。至臨不悛。亦其天性邪。嗚  
呼。賊堅以衛。信為辱。而高厚與之比肩。傳其心焉。則禮義

之與功利。其漸入之效。相去遠矣。故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  
變至於道。

賈舉

魯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武子娶棠姜而美。莊公通焉。驟如崔氏。  
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  
固是。又以其問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執公以說于晉。而不獲  
間。公殺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問公。夏五月甲戌。樂營  
于于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己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  
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推棹而歌。侍人賈舉止棠從者而入。問  
門。公登臺而請弗許。自刃於廟。弗許。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  
遂執之。

論曰。齊莊宣。滿無忌。崔杼暗欲利刃之日。以矣。復報賈舉  
而近之。二惡構而甲與馬踰牆。反隊。自作之孽也。其猶可活  
乎。賈舉。小人不遜。而益之以怒。將何所不至哉。故夫子以非  
禮不動。為九經之首。務在人主自防而已。

晉

勃鞞即寺人拔

僖公五年春。晉獻公使寺人拔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  
 徇。曰校者。吾儔也。踰垣而走。拔斬其袂。遂出奔翟。僖公二十四  
 年二月壬寅。公子入於晉師。丙午入於曲沃。丁未朝於武宮。戊  
 申。使殺懷公於高梁。呂卻畏偏。將焚公宮。而欲晉侯。寺人拔請  
 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  
 狄。君以曲沃灌。女為惠公。未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  
 命。何其速也。夫誰備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  
 矣。若備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  
 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  
 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若甚衆。豈唯利臣。公見之。  
 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  
 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諷而殺之。僖公二十五年。晉侯降原。問  
 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賂從徑。既而弗食。故使處  
 原。從猶行也。一連下句請作經。

論曰。寺人拔。大詐而託之乎小志。罔倏變。切幾不可方物哉。  
 大君命不貳。是也。獨不有亂命乎。亂而共之。滋之亂耳。獻公

游說。故太子復使校。判於蒲。公執亂。高拔即不能諫。傷  
 不可。以說。須史以速公子乎。既曰不貳。則垣雖踰。公子適未  
 遠也。胡不追而感之。而僅以一袂復命乎。速至以示其新法  
 以示信。而速公子以市德。詐哉。拔也。事獻公。比獻公事惠公  
 比惠公。武宮甫朝。復欲以此二公者。比文公。讓而辭焉。公猶  
 為能。思矣。於是懼之以難。惕之以蒲。狄。挾之以行者之樂。公  
 能無悚然動耶。蓋至呂卻平。而公所為。比於拔者。亦無異於  
 獻惠二公矣。噫。趙衰。公所最親信者也。守原之問。拔送。搗公  
 意。而以襄對。又微示以壺賂得之。詐哉。拔也。真不可方物者  
 哉。雖然。士為其新。里充中立。苟息復言。夫三子猶不知所以  
 忠。而何七乎。寺人拔。

五張

魯成公十七年十二月，魯國公田與婦人先投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卻至承承，寺人孟張奪之，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

壬午殺三卻，皆尸朝。

季子即也，三卻，卻至，卻射，卻擊也。

論以人臣之義，不敢齒君之路馬，而刳股，其寺人卻至於是，予不臣矣。然田而承承，則於臣節未虧也。孟張以寺人而奪卿位之獻，何居乎？魯公第知季子之欺余，而不悟孟張之欺季子，即欺公也。卒之三卻就戮，而公亦不還踵獲焉，是見其

立左右之足情也。

宋

惠臨伊底 寺人柳附

魯襄公二十六年，宋萬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其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之，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其姬納諸御，肆生淫，惡而扼。太子產，美而依，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臨伊底，為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魯，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底請從之。公曰：夫不惡也，予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威心，予縱有於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飲川。

挂加書徵之，而駟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因太子，太子曰：唯位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繼而死。位為太子，公徐開其無罪也，乃幸伊底。

共姬平公母，左師向戌也。夫人即後母，名棄者，棄同。

魯昭公六年，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位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於同姓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合比欲代右。

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關之矣。公使代之。十年冬，十一月甲子，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獻炭於位，將至則去之。比墓，又有寵。元公即太子位。

論曰：并我宋公之闇也。而伊庚與柳之同也。向戌華亥之比於和也。夫萬世難變，佐國統也。即太子亦信，佐能免已。則君臣父子兄弟之閒，初未嘗有幾微之節。而伊庚之無寵於太子，又平公所知也。享家而請從，僕於而馳告，何其果於用周乎？母亦知平公易欺，而夫人左師必能寔其言，故肆然而無忌耳。焉呼。君關於上，大臣與內寵比于下，而小人得以行詐於其間，則

本安得不傾邪？若柳之誣合比，則伊庚之故智也。伊庚既死，而備不恪，加之為誣，聞其喜焉。雖然，元公於柳也，于惡而平乎寵，真平公之子哉。傳稱其無信而多私，則誰謂信也。而統

楚

管蘇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管蘇，與我處，常思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妄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測，比厚爵之。中侯伯與我處，常縱志吾所樂者，勤吾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功不細，必出遠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管蘇為上卿，而遷中侯伯出之境。

論曰：常侍而以道義匡王，則其功尚非細哉。然共王垂歿而後思其功，晚矣。所以尚議者，得無繫縛之惜乎。

戰國

秦

景監

衛公孫鞅自魏西入秦。因秦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吾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鞅。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關。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蓋愈然而未中肯綮。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蘇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志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以遠。吾不能待。且賢君

趙

諜賢

趙惠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官者令蔣賢曰。臣舍人蔣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強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畏趙。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內相如於秦。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蔣相如。相如曰。秦以十五城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強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壁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秦壁西入秦。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

亡歸壁于趙

論曰。昔公叔文子與其臣僕同升。諸公孔子贊之曰。可以為  
文。譽賢之薦。簡相如也。唐義近之矣。獨惜知勇如相如。而其  
功為賢舍人也。蘇子稱其類學道者。然記其始進則猶不夫  
為戰國士哉。

秦列傳

趙高

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兄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傳  
世世早賤。秦王聞高強。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  
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當高罪  
元。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數。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三  
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李斯。中車府  
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人。兵于扶蘇。以數  
直諫。工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小子胡亥愛請。遂上許之。除  
子英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  
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蒙書已封。未校使。若始皇崩。  
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宦者。五六  
人。知始皇崩。除蒙毅皆莫知也。高雜持璽於胡亥。欲立之。又恐  
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已也。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  
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  
子無尺寸之地。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  
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趙高曰。不然。今天下之權。存  
亡在于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



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善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戴其德。孔子善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雖由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顏小而忘大。後必有害。臥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時乎。時子聞不及謀。羸雞躍焉。唯恐後時。胡亥既然而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丞相會咸陽。而立為副。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宜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三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因內官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罪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年。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候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遂認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為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誅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為胡

君計而定之。斯曰。斯上蔡閣卷布衣也。上幸指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厚。故得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高曰。蓋聞聖人達機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觀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聖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固禍為福。其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元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命。於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將徧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殺。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且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遺詔胡亥。蒙恬扶蘇於上郡。使者至。蒙恬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使還報胡亥。斯高

大善。至成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遂殺蒙恬。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大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為意快快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尊者當之。賢者當之。盡除去先帝之功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毒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俱死。成陽市。十公子死。死於社。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請從元先帝。願葬鄴山之足。書上。胡亥大說。召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愛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

錢十萬。以英法誅。謂曰。蓋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人作阿房之宮。治真馳道。賦歛愈重。成法無已。於是焚成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傑相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共至關門而卻。李斯數欲請問誅。二世不許。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群盜吳廣等。而略地。過去弗能禁。李即以破逐屠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請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今盜如此。李斯恐懼。更請謀。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大賢王者。必且能全道而行。賢者之術者也。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執過不給。何變之敢圖。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文。殺人衆者。為忠臣。初。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者。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關禁。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當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譽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律者。侍事。事未有以撥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高。高關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群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

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  
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候上問語。  
君於是高待二世方燕樂。嬖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問可奏  
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問日。丞相不  
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宜少我哉。且固我哉。高謂曰。  
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肯  
不蓋。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  
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僇縣之子。以故楚盜  
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寔。故未  
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棄丞相。恐其  
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其  
泉。方作殿抵殿。優俳之觀。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高之短。  
二世已前信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  
高已死。丞相即與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治  
罪。高斯與于田謀叛狀。皆收捕宗族賓客。高治斯。榜掠不勝痛。  
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莫無反心。幸得上書自  
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高使史棄去。不奏。  
曰。因得得上書。高使其家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史徒獲

訊斯。斯更以其寔對。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  
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奉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我為丞相所  
害。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承  
相下吏。高皆妄為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誅腰斬咸陽  
市。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  
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  
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  
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於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  
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高  
散其士塔咸陽。令閭者。勿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少諫。二  
世曰。天子無戲。誠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辜。天且降  
殃。當速避宮以讓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高詐詔衛  
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入告二世曰。山東群盜兵大至。二世  
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置而佩之。左右百官。莫  
從上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群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校  
之。于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籍談。及其子。謀殺  
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籍談刺殺之。夷其三族。  
論曰。大崩盡伏而夜動。賜書暝而夜明。小人顯國。小者每

開主而操發焉。趙高自始皇時進秦宮。莊事二十餘年。不  
開有所顯擢。蓋始皇暴酷。不能攬權。雖無道。而維集矣。及沙  
丘。尊而矯詔。易儲。高遂惟其所欲。維以李斯之橫智。玩弄  
而專威之。不意嬰見。然又况身事如胡亥者乎。指鹿未滿。彼  
直以開主戲耳。天下之口。莫待至是始辨也。嗚呼。古之帝王。  
明四目。達四聰。十起三。推以通天下之情。而猶懼其壅。而預  
第以開聲為貴。邪。夫君而日與廷臣隔。則未有不失於禍者。  
九古泰者。胡。故。鑒。不。遠。已。

歷代內侍考卷之三

西漢

張卿

一曰漢一石。二曰石。三曰石。四曰石。五曰石。六曰石。七曰石。八曰石。九曰石。十曰石。十一曰石。十二曰石。十三曰石。十四曰石。十五曰石。十六曰石。十七曰石。十八曰石。十九曰石。二十曰石。二十一曰石。二十二曰石。二十三曰石。二十四曰石。二十五曰石。二十六曰石。二十七曰石。二十八曰石。二十九曰石。三十曰石。三十一曰石。三十二曰石。三十三曰石。三十四曰石。三十五曰石。三十六曰石。三十七曰石。三十八曰石。三十九曰石。四十曰石。四十一曰石。四十二曰石。四十三曰石。四十四曰石。四十五曰石。四十六曰石。四十七曰石。四十八曰石。四十九曰石。五十曰石。五十一曰石。五十二曰石。五十三曰石。五十四曰石。五十五曰石。五十六曰石。五十七曰石。五十八曰石。五十九曰石。六十曰石。六十一曰石。六十二曰石。六十三曰石。六十四曰石。六十五曰石。六十六曰石。六十七曰石。六十八曰石。六十九曰石。七十曰石。七十一曰石。七十二曰石。七十三曰石。七十四曰石。七十五曰石。七十六曰石。七十七曰石。七十八曰石。七十九曰石。八十曰石。八十一曰石。八十二曰石。八十三曰石。八十四曰石。八十五曰石。八十六曰石。八十七曰石。八十八曰石。八十九曰石。九十曰石。九十一曰石。九十二曰石。九十三曰石。九十四曰石。九十五曰石。九十六曰石。九十七曰石。九十八曰石。九十九曰石。一百曰石。

高后時。秦人田生游之。資以畫。奸營陵侯劉澤。澤大說之。用金  
二百斤。為田生青田生已得金。即歸。澤二威。澤使人謂田生曰  
弗與矣。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高后前幸  
大謁。若張卿。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親得具。張卿往見田生。  
惟帳具。置如列侯。張卿驚。酒酣。起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即  
第百餘。皆高帝一切功臣。今呂氏權故。本推殺高帝。就天下。功  
至大。又有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  
為呂王。王代。呂后又重。譽之。恐大臣不聽。今卿家。大臣所敬。  
何不風大臣。以開太后心。喜。諸呂已王。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  
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  
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  
卿千金。張卿以其半進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  
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為大將軍。獨此尚缺。望今卿  
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回兵。張卿入言  
之。又太后女弟呂嬃。亦為營陵侯妻。故遂立營陵侯澤為琅

和玉高后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諸中官宦者皆明爵關內侯食邑秋七月太后崩八月釋免

論曰高帝之約非劉氏不王故高后心欲王諸呂而重廢之誠懼非先帝約大臣不我聽耳及張卿入田生之書而大臣休於張卿之風諸呂之王始決矣然則卿一言而遂得后之欲敗高帝之盟開宦者封侯之端而厚諸呂翦滅之毒遠北軍既入則又論去以帝執戰者以為自全也漢文不誅而僅免其侯封何哉雖然微田生則卿之智固不及此生真戰國傾危之士哉

中行說

中行說上稽陽單于初立文帝復遣索人女翁主為單于副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戎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縹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而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印於漢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兵其得漢絮縹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製絳以視不如匈奴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重漢用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跪記以計識其人衆畜牧漢遺單于古以尺一積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寸積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倍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戎言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竊漢使曰而漢俗也戎從軍當發者其親豈不自奉溫厚肥美齎送飲食行者乎漢使曰然說曰匈奴明以攻戰為事老弱不能關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以自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壯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廬卧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其妻長無冠帶之難關度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舍畜由致其計

衣其皮言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意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  
無事約木徑易行君臣爾可久一國之政備一體也父兄死則  
妻其妻與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  
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割易姓皆從此類也且禮  
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焉夫力耕桑以求衣食  
築城郭以自保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  
之人顧其喋喋佔佔寇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  
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願漢所輸匈奴糴粟蘇合其望中心甚  
美而已何以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若惡則無秋  
熟以騎馳跡迴禱也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  
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即虜人民畜產甚  
多遂止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其衆於是文帝以  
中尉同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十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  
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穿侯親進為北地將軍陰  
盧侯周窻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  
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迎出即還不能有所  
所故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畧人民甚衆雲中遼東最甚即為  
除人漢甚患之遣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

親事孝文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  
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  
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畧甚衆於是漢使三將軍屯北地代屯  
句注趙屯飛狐口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屯  
西細柳謂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日  
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

論曰人臣委身事主身險性命志敬自持維之弗隊不可棄  
也中行說以強侍翁主之憾反而事虜日夕教而道是年為  
漢患大計備知報本而說乃蔑侮舊君其間故國微然無  
所顧忌直身使身人謂幸陵衛律罪過於天以說所為其人  
李衛之罪人也雖然此亦足以發明和親之無益矣吾不意  
敏達如高祖而過聽建信之策始後世無窮之患也

蘇文帝賦

文帝時趙誅以逆氣幸北宮伯子長考愛人故親近武惠時每  
行幸常以役事付太子然帝用法嚴太子寬多平反雖得百姓  
心而大臣深酷用法者皆不悅皆毀之黃門蘇文帝賦等意微  
伺太子過趙增加白馬帝體不悅或以謂太子太子曰第少為  
過行畏父等上聰明不信邪會帝小不平使馳召太子賦言太  
子有喜色帝然然及太子至帝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伴笑語如  
平時大憐之乃誅賦及巫蠱事起使者江充持太子意太子惟  
不知所出從傅石德計捕斬充白皇后廢長樂宮衛卒自衛前  
文懼亡走耳泉白帝言狀帝曰太子何悲懼又忽充等故至此  
尚無意深罪之也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  
成欲斬臣臣逃歸帝乃大怒發三輔近兵詔丞相持之捕斬反  
者太子收亡匿泉鳴里自經死後帝頗知太子皇恐無他意會  
高寢即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帝大感悟去群千秋為大鴻  
臚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  
臺於湖

路曰父下天性而武帝又明威之主也蘇文帝賦以不根  
之指離間英王之骨而無亦知帝之多欲有所為而幼于危

母召門子大忌替太子曰炭炭矣不朽害生人何怪亂國  
若趙唐者直乘其害朽而伐之耳惜矣多欲之貽禍烈也昔  
袁盎心害趙誅而以廷辱推之夫吾知文帝即有趙誅亦未  
必能行其殺也藉令當武帝時父子猶不可保而况君臣之  
際乎

李延年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給事  
狗監中。中女弟。得幸於上。號李夫人。列外戚傳。延年善歌。為新變  
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  
承意強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延年歸  
是責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財起。其愛幸增轉。及  
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李夫人卒。後其愛地上  
遂誅延年兄弟宗族。

論曰。李延年歌傾城。進女弟。遂致者寵。愛幸增於轉。及  
弟季一不謹。俱陷大罪。而蒙被之託。竟不能解。帝之思帝稱  
雄才不虛耳。雖然。丞相路郭穰。誅太子。用蘇文。死關帝之口  
可畏哉。故曰。投之有北。有北不受。而青蠅得止於樊。則澗  
膏受之行易矣。此有虞氏所為察於適言也。

張賀

張賀者。安世元也。賀幸於衛太子。太子賦。賓客皆誅。安世為賀  
上書。得下獄室。後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孫孫收。養掖庭。賀內  
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相濟。恩甚密焉。及曾孫壯  
大。賀教書。令受詩。為取許也。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微怪。語在  
室。賀聞知。為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止。以為少主在上。  
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  
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家。為恩德侯。置守  
冢二百家。賀有一子。蚤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與  
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深辭。賀封。又水  
損守冢戶數。積成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也。  
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為故掖庭令張賀置守冢三  
十家。上自處置其冢。冢西。關難翁舍南。上少時所嘗游處也。  
明年。復下詔曰。朕徵壯時。故掖庭令張賀。輔道。四。詩。朕躬。修。天  
學。經術。思。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封。賀  
弟。子。彭。祖。為。陽。都。侯。賜。賀。謚。曰。陽。都。侯。時。賀。有。孤。孫。壽。年。七  
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論曰。張賀不死於衛太子。天也。夫賀幸於太子者。也。當太子



弄兵長安天子震怒任安以二心誅田仁以故縱誅恭勝之  
以禮止誅諸客書出入宮門者一切以太子誅而留館得  
下禁室從又得為掖庭令視養皇曾孫豈非天子智所為盡  
心於魯孫者寔以舊恩故非有它望而及其見微怪數稱村  
美則意不能無羨幸矣其語許番夫曰魯孫體近下人乃關  
內侯斯亦足以窺其微哉然則其死於本始之前亦天也僅  
及見宣帝即位安知其不德色而與許史比乎班史傳安幸  
而縱張彭祖於獄中有以也

徐甲

齊厲王次昌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王后王不  
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無  
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  
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修成君修成君非劉氏子太  
后憐之修成君有女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  
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之使  
齊以取后事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之王後宮甲至齊  
風以此事紀太后怒曰王有后後宮滿且甲齊百人及為官  
者入事漢初無補蓋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  
女充後宮中大竊還報皇太后曰王已聘高娥然事有所害恐  
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最生也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母  
復言嫁女齊事事寔深聞於上主父偃由此與齊有隙偃方幸  
用事因言齊臨苗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鉅於長安非天  
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蓋疏乃從容言呂太后  
時齊欲反及兵楚時孝王嘗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武  
帝拜偃為丞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於  
姊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以懼以罪為吏所執誅乃致樂自殺

齊厲王悼惠王子孫也。休戚君王太后初嫁金氏所生女也。

論曰：嗟乎！徐甲之禍齊也。夫皇太后憐愛修成君而欲嫁其女於諸侯也。將第以王后榮之乎？則齊王有后矣。抑欲諸侯寵愛其女乎？則齊王有后而弗愛矣。紀太后又必欲王之愛其後也。而使翁主止其宮矣。固肯聽甲而請修成君女乎？即幸而聽甲請修成君女。然以紀太后為之母。坤翁主為之正。其宮猶不能強王之愛。紀女而皇太后能使修成君之女比愛乎？然則甲之策聽與不聽。無一可著也。而祇足以禍齊。雖修成君自主父媵而甲其戎首。其後僅諍而不聞甲。竟於法若幸也。

石顯 弘恭附

石顯字君高，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生法腐刑。為中書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為請奏，能稱其職。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固顯白決。昔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其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說，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顯後以危法，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建白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同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官。顯言不近刑人，元帝不聽。顯是大與顯忤，後皆害為望之自殺。博望生廢，顯不得復進用。顯在望之傳後，大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事，房捐之桑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罪髡為城旦。及顯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它事論死。自是，哪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京房，以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容邪，即何索，殺若若邪。

言其無官操執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顯心欲附之。為言昭儀見謁者遂修勅。宜侍帷幄。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遂請開言事。且開逆言顯顯權。天子大怒。罷逆歸即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群臣皆舉逆。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見。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眾賢。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逆下詔嘉美野王。發而不用。語在野王傳。顯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已。逆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宮。有所微發。顯先自白。恐後漏言。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技夜運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顯命橋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注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群下無不嫉妬。故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任天下之患。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情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及敗遺。數一萬萬。初顯開衆人。身身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已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卿和音高。為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高而

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為不好。謂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元帝晚節。寢疾。定陶恭王受幸。顯擁祐太子。相有功。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遷顯為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雖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皆惡。及其黨。宗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滿。不食。道病死。諸所交結。以顯為官。廢罷。以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鷹門都尉。長安諺曰。伊徒。鷹徒。去字與陳寔無異。時諺論曰。易之九五。皆所謂以陽剛居尊者也。而不能不竟。陸於大刺。則於困險。我小人何其易溺。而難御乎。漢與中官同事。始自恭顯。而子恭顯。以操柄者。宜也。帝起民間。張賀許廣漢。皆素樹德於帝者。帝遂謂此輩。卑皆可信。而恭明法令。顯。恭。探人主微指。又足以逆帝。而中其欲。故不覺。挈政柄于之。而卒以基禍。惜哉。論者謂帝開三大案。然自武帝時。素已任中官。典尚書。相親其武安者。大將軍青。而大臣自丞相而下。往。不得其元。則帝持不善於法。祖耳。案用不關於帝也。夫武宣非剛明之主。于易之為戒。於九五。有以哉。若元帝。又焉。種陽。托於少壯。及其春。春且就木。而青以攝生。此之不知。

史游

元帝時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細志。有所補益。其所著有急就篇。行於世。

論曰。真文忠有言。是時石顯執樞機。肆為姦惡。而游乃勤心細志。有所補益。賢矣哉。嗚呼。以優柔之孝元。當勳勳之石顯。自大臣不得聞其志。而游安所得補益。和乃其志。則足嘉矣。

歷代內侍考卷之四

東漢

鄭衆

鄭衆。字處。南陽穽人也。為人謹故。有心機。永平中。初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拜小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騎盾令。時嘗太后。乘政。后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獨一心王室。不事豪彙。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衆遂首誅之。以功遷大長秋。衆教班賞。每辭多受。少內是常與謀事。中官用權。自衆始焉。十四年。帝念衆功美。封為鄆鄉侯。食邑千五百戶。永初元年。和熹皇后並封三百戶。元初元年。衆子閎嗣。閎卒。子安嗣。後國絕。和帝延熹二年。詔封衆曾孫石顯。為閎內侯。

論曰。貴憲之誅。首謀自鄭衆。而左璜封侯。亦自衆始。大憲且乘者耳。鴻權恣。挾執作威。此端草故態。非操莽比也。其以為圖不軌者。誣也。執誣之衆。誣之也。憲而不軌。何謂者。前遣印綬。隨上休迫。自殺。不當孤。雖商。衆。我。蓋衆有心。操人也。兼以史歷三朝。且夕左右。聞帝之微。久矣。故舉朝附憲。衆獨一心。非一心王室也。知帝致其心於憲。而示忠以堅倚任。

為後福計耳。賈嘉謀舉公。膺命人即。信安乎。縛之。僅一士。力。何全。吾校尉。勅。兵。張皇。若。不。若。則。求。莫。以。見。功。彼。其。宜。羊。分。虎。傳。祥。填。鈴。者。張。皇。之。力。也。其。後。跋。扈。職。而。五。侯。橫。而。鍾。定。而。十。九。侯。興。張。父。趙。母。與。漢。俱。終。夫。非。眾。作。之。偏。耶。嗚。呼。初。密。謀。之。詭。策。微。顯。叙。之。殊。封。干。威。福。之。大。權。朕。歸。擅。之。烈。禍。論。中。官。之。涯。分。昭。非。誅。之。于。孫。豈。惟。不。忠。抑。亦。不。智。矣。而。論。者。或。取。其。辭。多。受。少。噫。辭。多。受。少。正。其。所。以。如。賊。也。

蔡倫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永平末。始給事宮掖。建初中。為小黄門。及和帝即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教誨。數化嚴顏。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恭體田野。後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祀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行簡。其用嫌帛者。謂之為紙。綠黃而簡。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皮。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遵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元初元年。鄧太后以倫。以右宿衛。封為龍亭侯。邑三百戶。後為長樂太僕。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講者劉珍。及博士。良史。指東觀各雜校。漢家法。今倫監典其事。倫初受命。后謂吉。詔問。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后崩。安帝始親萬機。初使自致廷尉。倫恥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飲藥而死。圖除。論曰。蔡倫。非誣。稱宋貴人者。稱宋貴人。始當皇后也。史稱倫盡心教誨。數化嚴顏。匡弼得失。盡心則不貌為悅。敦慎則不肆為說。化顏則不面為說。匡失則不曲為順。此。必非肯受諷言者。而后亦詎以諷言。湯校之化顏。匡失之倫。哉。且夫。盡宋夫德。無大德。太子者。太子之廢。以貴人見疎也。倫。爾時不

誅則已。又誣而構之。惡在其能化顏而直去乎。故曰倫非構  
宋者人者也。而為萬幸歸於倫也。時關顯兄弟。王聖母子  
與江樊諸閹。方共賄賂鄧氏。而倫為長樂太僕。群豪得無誅  
誅乎。蓋非倫之構者人。而此輩構倫耳。然則昔人孰構之。構  
梁者人者。構宋者人者也。雖然。倫者豫矣。惟懼而害憲之誅  
曾不與聞。則自和帝已不能無疑於倫。而况其以感構何哉  
也。誅誅之味。而從來矣。

孫程等十九侯奉問江京樊豐劉安陳連樊登附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安帝時。為中黃門。給事。長樂宮時  
鄧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閭。與帝乳母王聖。常共譖  
太后兄。執金吾程璜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德。帝每怒。及太后  
崩。遂誅鄧氏。而廢平原王。封閭。雍。鄉侯。又小黃門江京。以譖詣  
進。初迎帝於湖。以功封都鄉侯。食邑各三百戶。閭京並遷中常  
侍。江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鈞。皆合陳連。及  
王聖。聖女伯榮。肩動內外。競為侈。雲。又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  
无大鴻臚。閭顯。更相阿諛。遂枉殺太尉楊震。廢皇太子。為濟陰  
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顯等遂專朝。秉權。乃諷有司。奏  
誅樊豐。廢耿寶。王聖。及黨與。皆見元後。十月。北鄉侯病篤。程璜  
濟陰王。謁者長興。與曰。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說。遂至廢  
然。若北鄉疾不起。共斷江京。閭顯。事乃可成。璜等然之。又中黃  
門南陽王康。先為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常懷歎憤。又長樂大  
官丞宋也。王閭。並附同於程。至二十七日。北鄉侯薨。閭顯白太  
后。徵諸王子。閭為帝嗣。未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與王康等十  
八人。聚謀於西鍾下。皆戴單衣。為誓。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殿  
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閭。陳連等。俱坐省門下。程與

王康共就新東安遠以李開權執持為省內所服款引為王固  
舉夕宵問曰今當立齊隆王無得搖動問曰諾於是扶問起俱  
於西鍾下迎齊隆王立之是為明帝召尚書令傑射以下選華  
幸南宮案程等留守省門進行內外關顯時在禁中憂迫不  
知所為小黃門樊登勸顯發兵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  
會中郎將閻崇屯朔平門以禦程等詩詩入省太后使校之即  
曰能淨齊隆王者封萬戶侯詩等聞者五十戶侯顯以詩所將  
眾少使與登迎史士於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  
衛尉景遷省中還外府拔兵至盛德門程傳召諸尚書使收  
景尚書郭鎮時卧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遣景從  
史士拔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  
斫鎮不中鎮引劍擊景隨車左右以戟又其背遂禽之送廷尉  
獄即夜死且日今侍御史收顯等獄於是遂定下詔曰夫表功  
錄善古今之通著也故中常侍長樂太僕江京黃門令劉安勳  
盾令陳遠與故車騎將軍顯兄弟謀惡送傾亂天下中黃  
門孫程王康長樂太官丞王固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  
成張賢史汎馬閼王道李元楊佗陳子趙封李劄魏猛苗光等  
懷忠憤發戮力協謀遂掃滅元惡以定王室詩不云乎無言不

雖無德不報程為謀首康固協同其封程為浮陽侯食邑萬戶  
康為華容侯國為鄴侯各九千戶黃龍為湘南侯五千戶彭愷  
為西平昌侯孟叔為中盧侯李建為浚陽侯各四千二百戶王  
成為廣宗侯張賢為祝阿侯史汎為臨沮侯馬閼為廣平侯王  
道為范縣侯李元為襄信侯楊佗為山都侯陳子為下邳侯趙  
封為析縣侯李剛為枝江侯各四千戶魏猛為夷陵侯二千戶  
苗光為東阿侯千戶是為十九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  
李閼以先下謀故不封遂擢拜程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張  
賢孟叔馬閼等為司隸校尉李翊訟罪懷表上劾呵叱左右帝  
怒遂免程官因怒遣十九侯就國漢徙封程為宣城侯程既到  
國怨恨志對封還印綬待策士騎京師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  
故府上賜車馬衣物還還國三年帝念程并功勳老微還京師  
程與王道李元皆拜騎都尉除光奉朝請陽嘉元年程病甚即  
拜奉車都尉位特進及卒使五官中郎將連曙車騎將軍印綬  
賜諡剛侯侍御史持節監護喪事乘輿奔北部尉傳瞻望車騎  
程臨終遺言上書以國傳弟美帝許之而分程半封程養子黃  
為浮陽侯後詔書錄微功封典渠為高望亭侯四年詔宦官養  
子悉聽得為後張封爵定善亭今王康王固彭愷王成趙封魏

伍六人皆平。黃龍楊信。孟秋李達。張賢。史元。王道。李元。李剛。九人。與阿母山陽君。宋斌。更相借貸。求高官。增邑。又詔。閩中。常侍。曹騰。孟音等。永和二年。發覺。孟達就國。或祖四分之。一宋斌。奔。爵。歸。回。舍。唯。馬。園。陳。于。苗。光。保。全。封。邑。

論曰。唯帝之為太子也。微失婦寺之心。於中。善。美。之。口。藩。即。龍。潛。誰。不。心。測。胡。益。以。問。頭。之。播。惡。乎。孫。程。察。人。情。坐。乘。時。會。而。鍾。友。立。越。官。而。守。儻。微。天。意。人。力。詎。至。於。此。而。據。臂。稱。功。一。十。九。侯。同。朝。封。拜。高。皇。舊。約。不。禁。為。然。地。邪。及。程。獲。罪。不。自。到。懲。而。對。於。就。國。封。殿。亡。歸。將。之。甚。矣。復。前。微。運。

帝何答：若是也。今有十全之壁。而蔽之。若固有馬一。為。人。眩。望。而。懷。有。進。而。運。之。者。其。德。之。也。不。善。十。全。矣。此。帝。之。所。以。吞。吞。於。程。乎。嗟。夫。虎。葬。正。位。東。海。退。藩。而。後。世。逆。為。家。法。清。河。以。嘗。之。籠。馬。而。雁。海。陰。以。聞。之。籠。馬。而。雁。平。今。中。官。同。問。閉。引。妻。義。而。漢。以。此。地。亦。以。此。然。夫。非。作。之。偏。者。階。之。厲。我。劉。案。皇。統。之。君。向。不。可。不。謹。為。善。矣。

張防張達

司隸虞翻。勅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茅罪。三府。即。劾。謝。盛。妻。拘。繫。無。辜。為。史。氏。患。謂。上。書。自。訟。曰。法。禁。者。倍。之。陟。防。刑。罰。者。氏。之。衛。勝。今。州。曰。任。却。即。曰。任。縣。百。姓。怨。窮。更。相。垂。遠。以。苛。容。為。賢。孟。節。為。惡。臣。所。發。舉。職。罪。非。一。三。府。恐。為。臣。所。奏。遂。相。詆。証。臣。將。送。史。元。節。以。尸。諫。耳。又。宗。中。常。侍。張。防。張。達。不。報。不。勝。忿。遂。自。繫。廷。尉。奏。言。曰。昔。樊。豐。災。亡。社。稷。今。張。防。復。弄。威。權。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坐。論。輸。左。校。二。日。中。傳。考。四。獄。浮。陽。侯。程。入。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時。常。兵。在。臣。知。其。何。圖。今。即。位。而。復。自。為。之。何。以。非。先。帝。十。虞。翻。忠。忠。更。被。拘。囚。張。防。職。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宗。星。守。羽。林。占。為。官。中。有。毒。宜。急。收。防。送。獄。塞。天。變。時。防。在。帝。後。程。叱。令。下。杖。之。且。曰。無。令。沒。阿。母。求。請。於。是。防。生。徙。遠。埋。出。胡。時。太。尉。王。襲。為。官。官。詆。証。音。首。定。大。將。軍。梁。商。立。為。帝。京。事。得。釋。中。常。侍。張。達。等。害。高。寵。謂。商。與。官。者。曹。騰。孟。音。謀。為。送。帝。曰。心。無。是。但。汝。輩。妒。之。耳。遂。出。馮。詔。收。騰。曹。繫。獄。帝。聞。震。怒。命。窮。治。達。等。伏。誅。論。曰。按。劾。司。隸。職。也。而。虞。翻。所。以。輸。左。校。大。將。軍。后。父。等。皆。失。而。梁。忠。侯。受。謀。送。之。詎。雖。事。旋。得。白。而。收。防。昔。中。官。孫。程。



也。外不開有左袒非都張達如不矯認而日沒測焉則大  
將軍詎得尋然已乎蓋是時帝所倚信何諸閣侍其交亂固  
查有以耳乃三府何以詆司隸哉時事可歎已

良智

初順帝見廢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侍高。楚長秋長。趙嘉承。良  
智。樂長。夏珍。皆以無過獲免。坐徙朔方。及帝即位。並擢為中常  
侍。楚坐賊罪減元一等。建改封東鄉侯。三百戶。智清儉。退厚俸。  
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智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  
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輒普  
衛鞅。固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然。今得臣舉者。匪榮伊屏。固辭  
之。及卒。帝思智忠。封其妻子為都鄉侯。三百戶。  
諡曰。良智。籍建。皆坐卿帝故。無罪。遠徙。典。漢。濟。陰。謁。哥。長。耳。  
及帝即位。高望東鄉。儼然通侯。而智不侯也。陽嘉中。詔九卿  
舉武猛。而智不舉也。諡曰。退讓。君子哉。其後。丁。雷。徐。衍。郭。脫。  
遠。權。星。卷。共。抗。莽。志。寺。合。並。亦。開。智。之。風。乎。李。巡。刻。經。趙。祐。  
校。吉。吾。備。以。為。越。祖。矣。

曹騰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安帝時除黃門。廷官。順帝在東宮。鄧太后以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子。特見親愛。及帝即位。騰為小黃門。遷中書侍。桓帝時立。騰與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騰為中書侍。遷大長秋。加位特進。騰用事者。聞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康放。遷詔。南陽延。國張溫。弘農張奐。輔川堂。路典等。時司馬太尉。因討吏。賂遺於騰。並州刺史。种嵩於斜衣。聞。搜得其書。上奏太守。并以劾騰。請下廷尉案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過。遂寢嵩奏。騰不為纖介。帝稱嵩為無能。時人嗟美之。騰卒。葬于嵩嗣。种嵩。後為司徒。告帝家曰。今日為公。乃曹常侍力焉。嵩常侍。侍略中宮。及輸西用錢一億萬。故位至大尉。及于操起兵。不肯相隨。乃與少子。避亂琅邪。為徐州刺史。陶謙所殺。

論曰。其矣曹騰之於於職也。騰自安帝時。侍書太子。特見親愛。及太子廢。而騰不受其譴也。而鍾立。而騰不與其功也。歷事四帝。鄧閻梁氏。相繼擅權。而騰一不附其勢也。中宮案謀。次第誅夷。而騰又不承其誅也。然庸庸中。升進。大臣情議。衆望。皆屬清河。而騰懷不禮之憾。夜說梁冀。定立姦毒。禍執險矣。

况用事者聞三十餘年。海內名人。多被汲引。此非有機權者。能乎。執書之奏。方寢而解。史之威。遂沒。即臨事不惑。如种嵩者。備未免墮其術中。其矣。騰之深於機也。沒世操用其術。平移漢祚。操固奸人之雄。然亦其平日得於耳日。漸染者多也。騰真操之烈祖也。

羊起等五侯 劉善等八鄉侯附

羊起，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日瑛，魏郡元城人。左悅，河南平  
陰人。唐衡，潯州人。桓帝初，起璜、璜為中書侍。悅、衡為小黃  
門。勅梁冀兩妹，為順祖二帝皇后。冀代父尚，為大將軍。丹世權  
威，威振天下。冀自謀太尉，李固杜焉。驍橫益甚。皇后妹，數  
志，多所搗弄。上下甜口。冀有言者，帝過畏之。恒有不平。忠言世  
不敢謀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所，獨呼衡、悅左右與外舍  
不相得者，皆誅之。衡封四單起左官，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  
爾。不疑，收其尤弟送洛陽獄。二人詣門謝，乃得解。徐璜、日瑛、左  
私忿疾外舍，故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起、悅入室，謂曰：「梁將軍  
弟專固國朝，迫脅外內，公卿以下，送其風旨，今欲誅之。於當侍  
意何如？」起等對曰：「誠固不誠。當誅日從，臣等弱劣，未知取意何  
如耳。」帝曰：「當然者，常侍家國之對曰：關之不難，得恐陛下復中  
孤疑。」帝曰：「臣等固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史召璜、璜等五人，  
遷定其謀。帝驚起，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  
之。信、衡、中書侍，封起、新豐侯，二萬戶。璜、武原侯，璜、東武陽侯，  
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百萬。信、衡、汝陽侯，各萬三千  
戶。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

劉善、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起病疾，  
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明年薨。賜東園祔棺。棺中玉具，皆  
將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費五營騎士侍御火護喪。將作大匠  
起家室，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曰天，日備坐漆卧虎。  
唐兩陸，皆競起華宅，轉觀壯麗。窮任伎巧，金銀蜀貲，施於大馬。  
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  
牛車而過列騎。又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為子。並以  
傳國襲封。兄弟相戚，皆宰州縣郡。專殺百姓，與盜賊無異。起弟  
安，為河東太守。弟于良，為濟陰太守。璜弟盛，為河內太守。悅弟  
欽，為陳留太守。璜兄奉，為沛相。皆為所在豪害。璜兄子宣，為下  
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汝南太守下邳李素，素不能得。及到  
縣，遂將吏卒至萬家，載其女歸。威射殺之。埋善寺內。時下邳縣  
屬東海。汝南黃浮為東海相，有告宣淫，乃收宣家屬。無少長  
悉考之。操史以下，因誅平。浮曰：徐宣固賊，今日殺之。明日坐元  
是。以暝目矣。即案宣罪索市，暴其尸以示百姓。郡中震悚。璜於  
是訴怨於帝。帝大怒。浮坐髡。輸作右校。五侯宗族，皆蒙寵  
天下。凡不堪命。起為寇賊。七年，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起故事。  
璜卒，賜布、賜家室地。明年司隸校尉韓演，因奏悅罪惡。及其

元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為甚。審察珠璣，侵犯吏民。皆稱皆自放。漢又秦璣元沛相恭城罪微，請廷尉。璣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賜為都鄉侯。卒於家。起及衛璣襲封者，並降為鄉侯。祖八歲皆三百萬，子弟分封者，悉奪爵上。劉善年收為關內侯。

論曰：梁冀跋扈無君，凶惡日積。桓帝不能冀行天罰，而區區與二三近習，廁而問室，而圖其臂而盟也。豈不亦無禮之甚乎？及大廷赫怒，元惡隨滅，則與其圖於室，曷若揚於庭之為得哉！且當是時，勅兵者尚書，令圖策者司隸，校尉持節收印綬者光祿，然則化廷諸臣，自足辨此。又奚必與二三近習室而圖也？嗚呼！一梁冀耳，備極臨馬難收其柄，况如冀者，既數舉兵，豈得不倒大阿而校之邪？是故一將軍元五折軍出，雲徧天下，而勢勢者，競起為盜。則桓之功，臣夫非漢之無賊哉！

侯覽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為中常侍，以佞得進。侍執金鼓，受納貨遺，以巨萬計。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乃假百官奉祿。五侯租稅，覽亦上錄五千匹。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謀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小黄門段珪家在濟陰，與覽並立。四業近濟北界，僕從審察，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大怒，以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延字伯行，北海人。漢為京兆尹，有理名。世稱為長者。覽年濟北，愈放縱。覽兄參為孟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權專傲於道，自放京兆尹，未遠，詔令閉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廷議，復官。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營家，督郵張儉因舉奏覽僭侈奢縱。前後獲奉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青之屬，制度重深，借類宮省。又豫作青冢石椁，覆關高廡百尺。破人屋室，焚燒墳墓，虐奪良人妻孥，墮子及諸罪案，請誅之。而覽向侯通載，章竟不上。儉遂攻覽家宅，將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審察，干亂郡國，漢不得御。覽遂誣儉為勑。

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故阿黨者皆免。

論曰：侯覽無它功能，徒以佞媚進耳。夫以佞媚進，則未有不以權勢進者。是故專人田宅，政人屋室，貴人家墓，畧人墳子，網如蛛舍，如狼噬如虎，而又過載奉章，嚴憲統緒，甚哉佞媚之為國賊也。桓與靈也，方且假之神策，列黨升治，善類靡遺，平之人士，相矜林折，而屢已黜，然後策北印綬，嗟嗟晚矣。胡不蚤自為社稷計，而肆以炎陽坐覆，是佞媚之乎也。

曹節 王甫

曹節，字漢聖，南陽新野人也。其本親郡人。世吏二千石。順帝初，以西園騎還小黃門。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特拜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六百戶。時靈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送官史共善。張亮中黃門王甫，長樂謂者，是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為黃門令，將兵誅武等。事具著武傳。節遷長樂衛尉，封有陽侯，增邑三千戶。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千五百戶。曹亮等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人，皆為閭內侯，歲食租二千斛。先是瑀等陰於明堂中請皇天曰：「當氏無道，請皇天輔皇帝誅之。」今事已成，天下清寧，既誅武等，詔令大官給案具，賜瑀錢五千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為車騎將軍，有頃疾，上印綬罷。沒為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靈太后崩，有何人言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出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故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劾，逆捕，十日一舍，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意。捕，月餘，主盟不立，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

乃四出逮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鄧等怒。位不已。使類以他事奏。任抵罪。輸左校。朝臣多以為言。乃免刑。漢公車微之。鄧遂與王甫等。強奏桓帝。勃海王懼。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鄧亦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七千六百戶。父兄子弟。皆為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鄧弟破石。為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法暴無道。多此類也。光初二年。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及子。長樂少府。請沛相吉。皆死獄中。時連有災異。郎中梁人者。忠以為朱瑛等罪惡所感。乃上書曰。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湯桀伊尹。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謀珍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瑛。知事覺密。禍及其身。遂造逆謀。作亂王室。撞塌省閤。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群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封賞。父子兄弟。被常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几列。或披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貴。而苛營私門。多蓄財貨。謀修第舍。運置竟卷。盜取御水。以作魚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郡牧

并承順風旨。碑召選舉。釋賢取愚。故嘉理為之生。考冠為之起。天意情盈。積十餘年。故神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致令覺悟。誅鉅無狀。昔高宗以雄雌之變。故獲中興之功。近者神祇感愍。陛下。嚴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誠散。路人去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性陛下。復思孽臣之類。不遠於滅。若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自道其禍。虞公抱管。若馬魯昭見逆。既侯。以不同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今以不思之赦。夷族之罪。嘉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瑛之所為。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滿刺之聽。裁省臣表。婦滅醜類。以答天怒。與瑛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于并健。以絕尋常之路。章寔不報。即逆瑛尚書。今四年卒。贈車騎將軍。漢瑛亦病卒。皆奏于傳國。當忠字公誠。官官誅後。碑公府。論曰。余讀曹郎傳。而益信董之為重也。夫班班之車。所以入河間者。以劉儵稱其賢。實武主其謀。而太后為之援立也。曹郎命北迎此何等功。而讓以定策封侯。則帝固已成志於郎矣。及陳實謀誅宦。實志清朝政。耳何惡於帝。而惟郎所以雖鷹擊犬噬。皆自王甫。而瑛記拜。有昔。誰與。不能討。紫已失刑。又裂土而封賞之。豈以太后可出。正人可保。定策之功。

可忘詔可過。而威福之極。可授之官。豈平其代。重之為重也。  
渤海王安海不死於說。和封皆無藝。而意是務。權威矣。嗟。  
害志之論。未端也。彼其志。意非不憤。激而曾。亦處及於節。豈  
畏其震主。而噤不敢。和自志。既不報。而節。逆項。尚書。令。蓋  
前此。猶有所忌也。今計。狼而問。孤徑。志亦巧。取名。而工。於免  
禍者。兵陽。球。固。酷。果。吏。謹。不。使。官。吾。未。知。節。之。不。為。可。結。也。  
噫。節。之。不。為。可。結。也。重。之。不。即。為。山。陽。豈。非。奇。哉。

呂強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皋人也。少以宦者為小黃門。再遷中常侍。  
為人清忠。奉公。重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辭讓。強惻。  
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十。下襲  
王土。高祖重約。未功。臣下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  
侍。曾。即。王。甫。張。讓。等。先。侍。中。許。相。並。為。列。侯。節。等。宦。官。祿。等。品。  
早。人。賤。讓。諸。嬖。主。侍。和。微。龍。致。身。人。物。疾。妒。忠。良。有。趙。高。之。禍。  
未。被。蟻。裂。之。誅。捧。刺。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每。授。平  
士。開。出。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無。戴。相。繼。為。善。新。受  
國。重。恩。不。念。爾。祖。述。休。厥。德。而。交。結。邪。黨。下。比。群。佞。陛下。惑。其  
媚。才。特。蒙。恩。澤。又。授。位。不。越。賢。才。不。升。素。餐。私。俸。必。加。崇。權。陰  
陽。乖。刺。祿。穡。荒。既。人。用。不。康。固。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  
無。達。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冀。願。陛下。指。政。既。謬。遂。此。一。止。  
臣。又。聞。後。宮。妹。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維。時。而  
戶。有。饑。色。業。法。當。省。而。公。史。賦。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寒。不  
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危。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  
雖。連。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哭。况。終。年。積  
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

父母仰之猶日月。雖時有征稅，備望其仁惠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化難，民忘其死。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濟之館。陛下龍飛即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且河間既遠，解濟絕絕，而當募民軍力，未見其便。人今外戚四姓，皆侍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構閣相柱，丹青素壁，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莫踰制，春飛過禮，競相效法。其肯矯拂，殺諫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愁。尸子曰：君如朽民如水，朽方則水方，朽圓則水圓。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從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草，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某柱未績，民無視衣，池有素酒，士有馮死。鹿島林業，氏有德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日，謀即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今中常侍曹郎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違闕，而切言極對，致刺音臣，諫呵整官，陛下不察其言，至今宣憲，群初功頌，音唇拭舌，競敢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愛誹謗，致邕刑罪，宣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員忠臣哉。今郡臣皆以邕為成，上畏下測之難，下懼劾害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

成結首，歷事二主，勳烈備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高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會，一身既整，而妻子連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假邕史受任，反類奉屬，則志貞路開，衆怒以錫矣。帝知其志，而不能用，時帝多疑，移城，收天下之珍，每却問音獻，先輸中書，召為導行帶，強上既諫曰：天下之時，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獻諸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錢，西園引司農之藏，中既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窮，費多獻少，若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遺棄，委任三府。三府有進，公謀採屬，若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音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得免過舉之責，尚書亦沒不生，音當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疵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欺明鏡之見，則不當照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疵為音，音奏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會者，大赦黨人，許問刺史二十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微還，帝親于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



夏惲等遂共謀張云與黨人共謀朝廷數請官先傳強兄弟所  
在並皆合職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聞帝召強曰吾兄  
亂起矣大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做文字遂自殺忠惲復詣曰  
強兄弟未知所問而就外草自屏有英明審遂水捕宗親沒入  
財產為時官者濟除下肅下却徐河南陽郭耽汝陽李延北海  
趙祐等五人稱為清志皆在坐者不事威權此以為諸博士試  
甲乙科第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賄受賄臺泰吉經年以合  
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  
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年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善作校書諸  
儒稱之入小黃門其陵吳沆善為風角博達有奉公稱如不濟  
用常託病還寺舍從容養志云

論曰呂陳忠矣而納忠則杜何以明其然也蓋帝以用黨之  
皆際貞疾之會集守操滿之數而躬整頓之行世所稱  
稱廉者耳辟豎斬強子且殿拜而盡惑之而強也奮其誠志  
其以若口杯水車薪之問而知其不敵矣及黃巾諸起帝懼  
而詢強強直正對曰公所日為黨人者皆一時若偽棄其出  
之保濟入象惟恐出領牧守則黃巾不懸乎矣獨未何以危  
言動之于大黨人於黃巾黃禍也如謂黨人可合黃巾也若

則強亦可合黨人又可合黨人以合黃巾而危社稷而趙忠  
夏惲等因得以成市虎之疑矣故曰杜於納忠也大抵近習  
日侍君側阿意不如納忠除根不如種棘而與其後恒無穿  
自補其沒朱子作綱目於強書故而不去其官予之也亦閱  
之也

張讓 趙忠 夏惲等十常侍

張讓者相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帝時。為小黃門。忠以與誅梁冀功。封都鄉侯。延熹八年。點為關中侯。食本縣租千斛。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為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共任家事。交通等。成。形諂赫。扶風人王倫。資產饒賤。與奴朋結。伯瑁隨問。無所適。奴成德之。問他曰。若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富為我一拜耳。時省客求請讓者。車恒數百十兩。佗時詣讓。後至不許。是。奴乃卑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攀車入門。省客咸驚。謂佗善於

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佗為涼州刺史。是時讓忠及夏惲。郭舉。孫璜。華歆。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悺。宋典。十二人。皆為中常侍。封侯。皆寵。又死子弟。布列州郡。所在會。為人所害。黃中既作。盜賊糜沸。郎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未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宦家。典據州郡。專擅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究。無所告訴。故謀謀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著布告天下。可不清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認罪。並出家財。以

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到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致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為張角通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到與黃中道。收。株元獄中。而讓等定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爵除奉事。獨。發覺空誅。帝因怒詔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故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為。帝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歛天下田稅十錢。以修宮室。發太原河東。伏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送各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誣呵不中者。

因強折毀。負十分額一。因復皆之於宦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漢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歸家。約。約。約。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賂賂。刺史。二十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音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十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罪者。或至自故。其守清者。亡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麻太守河內。司。為直。新除。以有清名。或音三百萬。並被詔。悵然曰。為代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其自故。書奏。帝為驚絕。修宮。

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歸泉。何種其中。又還河間  
百四宅。起第觀。帝不候家宿食。每對極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  
私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  
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  
永安殿臺。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諫曰。天子不  
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明年遂使狗宿  
今朱典。繕修南宮玉堂。又使掖庭令單鳳。騎銅人四。列於蒼龍  
玄武闕。人騎四種。皆受二千斛。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  
祿。椒。養。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人。作。翻。車。為。苑。於。橋  
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漂。道。之。費。又。鑄。四。出。文。錢。錢。皆。四  
道。識。者。竊。言。侈。雪。已。甚。形。象。地。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  
大。亂。錢。果。流。布。四。海。漢。以。志。為。車。騎。將。軍。百。餘。日。罷。六。年。帝。崩。  
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以。悅。天。下。謀。泄。謀。忠  
等。因。進。入。省。遂。於。飲。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  
讓。等。數。十。人。劫。帝。天。子。走。河。上。連。急。讓。等。悉。哭。辭。曰。臣。等。於。滅  
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論曰。張讓趙忠。城外假虎。既。看。兩。內。外。諸。臣。充。位。若。哀。若。  
廢。者。猶。阿。昔。昔。當。選。者。誅。而。貪。殘。之。志。偏。於。回。方。此。其。讓。

等智力自足以奪天下。而制其死命也。惟是乘主之隙。恣為  
回。或。以。竊。其。柄。耳。夫。帝。王。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也。聖。帝。即  
不知。此。獨。不。知。父。祖。而。母。嘗。子。祖。弟。則。誅。之。太后。則。出。之。人  
送。而。誅。之。而。相。憐。焉。依。常。侍。為。父。母。唯。氣。莫。遠。信。實。惟。命  
則。謂。帝。而。比。德。於。祖。也。似。猶。近。於。諛。矣。且。讓。等。原。非。難。御。者。  
交通。一。語。啟。前。如。崩。就。國。將。行。已。哀。子。相。雖。變。幻。巨。測。猶。然  
孤。身。帝。不。為。之。密。穴。彼。真。能。孤。而。虎。而。翼。代。蓋。至。於。寒。蟄  
受。道。而。董。亦。聞。矣。果。謀。刺。刃。而。何。亦。嘗。矣。功。考。於。西。鍾。禍。惜  
於。北。寺。則。江。魚。之。毒。猶。賊。不。能。明。正。其。刑。也。嗚。呼。自。昔。元。五  
已。為。止。於。國。者。未。有。不。害。於。家。而。還。及。其。身。者。也。前。車。固。永  
鑒。代。

黃皓

黃皓

漢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解侍慧，歡自容入。董允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教習於時，皓畏允，不敢為非。然允之世，位不道黃門承允，延熹九年，陳祗代允為侍中，與黃皓互相表裏。始預政事，祗死後，皓浸黃門，為中常侍，乘車都尉，操弄威柄。後至覆國，蜀人無不逆思允，及蜀父老，則皓其除，收閉將殺之，而皓厚於父左右得免。

論曰：黃皓以趨走小臣，操弄威柄，以抗軍機，一時文武大臣，視相此周，葉連枝附錄，錄如陳祗，閣字輩，吾無奇耳。董維才，武自雄，亦畏其內逼，而求出昏中以避之。主辱臣死，人誰忍。若董允可謂深，大臣風節矣。是故君側肅清，則唯在操相哉。

何定

烏程侯皓立時，何定以內侍身威福，丞相陸凱，惟責之曰：卿見前漢事，主不志，亂國政，卒當有自全者邪。宜刻厲，下且有不利之禍，及疾病，力陳定不可用，薦梅玄，賀即等，及卒，吳主衛之，使其家建安，後賀即亦言何定，妄與事，後，黃江邊戍，共以驅廢虎，老弱隳滅，大小怨歎，吳主深恨之，遂與梅玄，俱以諍誅。論曰：烏程，漢靈關，月為，而陳壽國志略為，而叙始錄何定，而當時山政，亦難可睹已。

晉

董猛

賈后專制天下。威服內外。更與趙粲賈午。專為姦謀。誣害太子。衆惡彰著。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大保衛權。楚王瑒等。皆臨職專斷。官人董猛。參預其事。猛武帝時。為寺人。監侍東宮。得親信於后。預誅楊駿。封武安侯。猛三兄。皆為亭侯。天下咸怨。及太子廢。趙王倫。孫秀等。因衆怒。謀殺廢后。后數遣宮婢。微服於人間。視聽其謀。頗泄。后甚懼。遣害太子。以絕衆望。趙王倫。少與共入宮。使翔軍校尉。賈王同。入殿廢后。后與同。母有隙。故倫使史。后驚曰。邪。何為來。同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閣。遙呼帝曰。陛下有煩。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又問同曰。起事者誰。同曰。梁越。后曰。繫狗當繫頭。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至宮。而見韓謚。乃再舉聲而哭。遂止。倫乃矯詔。遣尚書劉弘等。持節齎金屑酒。賜后死。趙粲賈午。結青董猛等。皆伏誅。

論曰。昔當塗代漢。改葬杜靈。故終親世。不聞有閹豎之禍。晉武臨謀。不善。胡說匪人。致南風煽。其虐熾。而寺人董猛。又噬而滅之。於是乎楊駿。以權死。汝南以忠死。衛瓘以直死。楚隱以疑死。愍懷以福死。人神共憤。而宗社幾於覆亡。頓寺之禍。

人。國。烈。其。矢。嗚。呼。晉。方。藉。充。禍。親。而。旋。以。充。女。自。禍。悵。天。綱。可。畏。哉。可。畏。哉。先。曹。元。也。

五攻

成都王穎與河間王嗣起兵討長沙王又穎假陸機護將軍河  
 北大都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李等諸軍二十餘萬人又秦  
 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初官人孟玖弟超並為穎所  
 寵超領萬人為小都督未戰機兵大掠機孫其主者超將機騎  
 百餘人並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路奴能作督不機引為孫  
 孫勤機故之機不能用超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遂言與玖  
 言機將而端策不遠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  
 疑機殺之遂詣機於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郗昌公師範等  
 皆攻所用與李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家收機其夕機喜  
 嘆統乘手決不問大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着白恰與秀相見  
 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兵朝領覆吾兄弟榮族蒙國重恩入侍帷  
 幄出則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  
 因與穎談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菲子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  
 於軍中機弟雲為穎右司馬穎晚即政矣雲集以正言忤旨孟  
 玖欲用其父為加卿今在長史盧志等並阿意進之而雲固執  
 不許曰此舉皆公府採旨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忿怒機之  
 政也并收雲穎官屬江統蔡克東高等上疏曰統等聞人主聖

明臣下盡視苟有所懷不敢不獻昨聞殺以陸機後夫軍期師  
 徒敗績以法加刑莫不謂當誠是以肅森三軍咸示遠近所謂  
 一人受戮天下知誡者也且聞重殺以機圖為反逆應加族誅  
 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  
 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公與衆共其以除國難四海同  
 心雲合響應罪人之命雖於漏刻秦平之期不旦則夕矣機兄  
 弟並掌拔擢俱受重任不啻背同極之恩而向垂亡之危去泰  
 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機計慮淺近不能董攝群帥致  
 果殺敵通逆之間事有疑似故今聖鑒未察其寔耳利誅事大  
 言機有反逆之微宜令王粹李秀檢校其事今事驗顯然暴之  
 萬姓然復加雲等之誅未足為晚今此舉措寔為太重得則足  
 令天下情服失則必使四方心離不可不令審請不可不令詳  
 慎統等區區非為陸雲請一身之命寔慮此舉有得夫之機敢  
 竭愚懇以備誹謗穎不納統等重請穎遲迴者三日盧志又曰  
 昔趙王欲中護軍趙浹殺其子讓請明公而擊浹即前事也  
 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為孟玖所怒遂死莫不聞今米  
 見殺罪無輕驗群心疑惑竊為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  
 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省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與弟既

同遇害

論曰陸機處非其極失律喪師法固當罪然微益致逆說罪  
不過既片止耳奈何以修却故將誣人譽而并及其弟嘉既  
大其矣成都情情生殺惟致雖諸臣苦口之許竟不能奪制  
暨履此之報衆望何溥不大夫和及東海移檄遂指為兵端  
身且沈縊備不覺愕而區區以知命者守節嗚呼胡不以惑  
於待才運自奇也

王沉

秋漢

王沉 宣懷 俞容 郭琦 陵修

劉聰中常侍王沉宣懷俞容中宮僕射郭琦中黃門陵修等皆  
寵幸用事聰將宴深宮或百日不出群臣皆困沉等言事多不  
呈聰幸以其意愛憎而失之故或有勳舊功臣而弗見叙錄亦  
佞小人數日而便至二千石者軍旅無歲不興而將士無錢帛  
之資漢宮之家此亦及於淫僕動至數千萬沉等車服定章皆  
論于諸王子弟中表布衣為內史令長者三十餘人皆命偕命  
殘賊害良善新準合采內外論以事之郭琦有憾於劉人謂劉  
黎曰大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運之志此則殺下父子之沃仇  
四海蒼生之患怨也而主上過出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  
有以廢之變臣竊為殿下寒心且殺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  
統凡在念臨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可與人臣昨聞大弟與大  
將軍相見極有言兵若事成許以主上為太上皇太將軍為皇  
太子人又許衛軍為大軍子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  
豈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俞歡之不若也  
背父親人人豈親之今又苟會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

生有全理。殺下兄弟。故在志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  
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誑作難。事洩。變生。宜早為之。時春秋  
傳曰。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臣屢欲上。主上性款友  
子。謂臣言不實。利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殺下。成造之恩。故不  
慮送歸之誅。各所聞也。言其未納。臣當入言之。願殺下不泄  
密表其欺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送軍中。即王皮。衛軍司  
馬劉惔。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也。黎洪然之  
倚。亦謂皮惔曰。二王送狀。主相已知之矣。即問之乎。二人驚  
曰。無之。倚曰。此事必無疑。吾情親。見於耳。於是歎歎。沈  
謙。皮惔大懼。叩頭求哀。倚曰。吾為卿作計。卿能用下。二人皆曰。  
謹奉大人之教。倚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書卿何不先  
殺。卿即答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亮。殺下為於骨  
肉。恐言成誑。傷故也。皮惔許諾。黎洪然而問二人。至不同時。而  
辭若畫一。黎以為信然。初。新準送林。為入。諷于。諷于侍人。人熱  
殺之。而黎以嘲準。誤。熱。說黎曰。東宮萬機之副。殺下宜自  
居之。以須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繫望也。至是。非又說黎曰。昔  
華成。諷于。政之言。使王氏卒成。莫送可乎。黎曰。何可之有。準曰。  
然誠如聖旨。下官意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

忠言暫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黎曰。君但言之。準曰。聞以塵之  
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大弟。起事。春。構。殺下  
宜為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黎曰。為之奈何。準曰。主上愛信  
於大弟。恐平。開。木。必。信。也。如下官。意。宜。緩。東宮之禁。固。勿。絕  
大弟。賓。容。使。輕。薄。之。徒。得。與。交。游。大弟。既。素。好。侍。士。必。不。思。防  
其。謀。輕。薄。小。人。不。能。無。送。意。以。勸。大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  
能。如。首。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為。殺。下。露。表。其。罪。殺。下。與。大弟。拘  
大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得。之。罪。之。  
不然。今。朝。望。多。歸。大弟。主。上。一。旦。受。驚。恐。殺。下。不。得。主。矣。於是  
黎。命。卜。抽。引。兵。去。東宮。聽。自。去。冬。至。是。遂。不。復。受。朝。賀。軍。制。之  
事。一。決。於。黎。唯。中。省。故。生。除。殺。王。沉。郭。倚。等。意。所。欲。皆。送。之。  
又。立。帝。於。後。庭。與。宮。人。謀。戲。或。三。日。不。醒。臨。臨。上。秋。問。誅。其。特  
選。蔡。母。達。太。中。大。夫。公。師。或。尚。書。王。琰。田。景。少。府。陳。休。左。衛。下  
棠。大。司。農。朱。誕。等。皆。群。閣。所。忌。也。倚。中。卜。幹。泣。諫。聽。曰。陛下。方  
隆。武。宣。之。化。欲。使。凶。谷。無。考。繫。奈。何。一。旦。先。誅。忠。良。將。何。以。出  
之。於。後。昔。秦。愛。三。良。而。殺。之。君。子。知。其。不。霜。以。吾。屬。之。無。道。尸  
三。卿。之。後。猶。有。不。忍。之。心。陛下。如。何。忽。信。左。右。愛。憎。之。言。故。一  
日。尸。七。卿。詔。尚。在。臣。聞。猶。未。空。露。乞。由。吳。天。之。澤。起。雷。震。之。威。



且陛下直欲誅之耳。不露其罪名。何以示四海。此豈是帝王三  
訊之法耶。因叩頭流血。王沉叱幹曰。下侍中款詔詔乎。既拂水  
而入。免幹為庶人。太子劉易。及大將軍劉毅。御史大夫陳元達。  
金紫光祿大夫王延等。皆關諫曰。臣聞善人者。乾坤之紀。政教  
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類。王化之系。誠也。故文王以多士基  
國。桓靈以群小亡漢。國之興亡。未有不由此也。自古明王之世。  
未嘗有宦者與政。武元安順。豈足為故事乎。今王沉等。乃當常  
伯之位。握生死與奪。於中勢傾海內。愛憎任之。矯弄詔旨。欺誑  
日月。內指陛下。外任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矣。王公見之。駭  
曰。卿等望陛下車。發所迫之。還舉不讓以憲。士以屬舉。政以明  
威。多樹姦徒。殘毒忠善。知王琰等忠臣。必盡節於陛下。懼其姦  
萌。費害。陷之極刑。陛下不垂三察。俄加誅戮。忠感穿蒼。痛入九  
泉。四海悲悅。賢愚傷懼。沉等皆刀鋸之餘。皆忠義之類。豈能  
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答乾澤也。陛下何故親近之。何故寄  
任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孝懷妻黃皓而滅。此皆覆車於前。  
殷鑒不遠。比年地震日蝕。而血火災。皆沉等之由。願陛下剴窮  
凶醜。與政之流。引尚書御史。朝省萬機。相國與公卿。五日一入  
會謀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忠臣得達其意。則衆災自弭。和氣

呈祥。今遺孽未殄。已屬木石。石勒潛有跨趙魏之志。曹蕤容有  
王金齋之心。而漢以沉等助亂大政。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  
沒誅五成。賊尚醜。臣恐遂成桓侯膏肓之疾。後雖欲療之。其如  
病何。請免沉等官。付有司定罪。願以表示沉等矣。吳兒等為  
元達所引。遂成廢也。毅之。沉等稱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  
擢拔。幸得備灑掃宮闈。而王公朝士。無臣等如仇讎。又深恨陛  
下。願收大造之恩。以臣等膏之。賜頸。皇朝上下。自然雍穆矣。願  
曰。此等狂言。桓然。卿漢何足恨乎。更以訪聚。聚盛稱沉等忠清。  
乃心王室。聽大悅。封沉等為列侯。太子劉易詣闕。又上疏固諫。  
聽大怒。手壞其表。易遂忿恚而死。元達哭之悲慟曰。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吾既不復能言。安用此點點生乎。歸而自殺。劉毅使  
王平謂劉入。適奉中詔云。東師將有變。勅襄甲以備之。又以為  
信然。今宮中。臣襄甲以居。繫執遺告新準。王沉等曰。向也王平告  
云。東宮陰備非常。將若之何。華白之。聽大驚曰。豈有外乎。王沉  
等曰。臣等以聞。但恐言之。陛下弗信。於是使襄圍東宮。聚  
遠沉準。收氏先商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慙首高格。燒鐵灼目。乃  
自誣與人同造逆謀。聽謂沉等曰。而今而後。吾知卿等忠於朕  
也。當念為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於是誅入素所親厚。



行秦

趙整

初秦王堅有宦者曰趙整，強記能屬文，好直言而諫。慕容垂大  
人得奉，堅與之同餐，遊後庭，整數曰：「不是勸來入宮室，但見浮  
雲蔽白日，堅改容讓之。」命夫人下餐，堅嘗與群臣飲酒，以好醉  
為限，整作酒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杜康，儀狄先知，好  
來飲，那個夏國，由此言之，前漢危則，堅大悅，命書為酒戒，自  
是見群臣，惟禮飲，秦王以諸成瑛，使來觀分領之，散居多難，  
成不共行，別其父兄，皆慟哭，整侍宴，積聚而歌，歌曰：「阿得脂，阿  
得脂，情勞骨父，皆仇殺，及長髮短，不能飛，遠使種人，留鮮卑，一  
二賊，惡言語，誰堅笑而不納，漢竟如其言。」

論曰：趙整好直諫，忠矣。止不致徒成種，留鮮卑，身涉危遠，智  
矣哉。秦王於五胡，最號賢明，整諸所諫，應之如響，而獨不見  
於鮮卑者，毋亦漢於色而惜，乎其及，且矣。

慕容燕

趙思

慕容嘗自龍城南，奔至恭陽，遣其中黃門令趙思，召慕容鍾未  
迎，鍾本首謀，勸德稱尊，聞而與之，執思付獄，馳使白執，德請  
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秦亡人神  
暗主，故權順群謀，以繫眾望，今天子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其駕  
奉迎，謝罪行間，然後前中私第，卿等以為何如，其黃門侍郎張  
帝通曰：「夫爭奪之世，非雄才不振，無謀之時，空儒大能濟，陛下  
若臨匹婦之仁，捨天授之業，戒備一才，則身首不保，何足謀之  
有乎德曰：「吾以古人送取，唯守其通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恨無  
木次耳，慕容謹請馳馳問，齊度實德流涕而遣之，乃率壯士數百，  
隨思而北，因謀殺帝，劫皆遣思之後，知德攝位，懼而北奔，護至  
無所見，執思而還，德以思開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昔聞行見主  
曹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刑除，除國，荷國寵靈，大馬有以，而  
况人乎，已遷就上，以明是節，德固留之，思怒曰：「肉室來微，吾新  
大補，漢有七國之難，是輔梁，殺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幸  
先群后，以匡王室，而奔根本之傾，為獲倫之事，思雖無中齊，其  
秦之效，備慕容嘗不生，養世，德怒斬之。」



庶莫不畏服之法。典是考武左右。又在宮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讓官許。帝逆先法興官。從付遠即。尋於家賜死。死一宿。人救其二子。載法典棺焚之。指其財物。

論曰。載法典。宋考武之賊也。而前廢帝之賊也。不死。則致多。蓋多。同惜其死於願見之。夫願見。亂法典。非為帝也。直以自護其恨耳。假令法典與願見比。即有道路之言。此重不以。願見亦必為之也。矣。夫法典猶能禁帝。使不得大肆其惡。自法典死。而凶志遂成。宗室大臣。注。不保首領。而帝亦卒。為。管陽時也。和家倘獲則唯利。之以代。

我藍生

既佃夫。明帝初。出閣選為主衣。後又請為世子師。甚見信。待宗和末。明帝被拘於殿內。住在秘書省。為帝所疑。大禍將至。佃夫與王道潛。李道規。及帝左右淳于文祖。謀共廢立。時直閣將軍柳光世。亦與帝左右蘭陵繆方盛。丹陽周整之。有密謀。未知所奉。整之與明帝有舊。方盛等乃使整之結佃夫。佃夫大悅。先告帝立皇后。尋暫撤諸王卷人。明帝左右錢藍生。亦在側中。事畢。未被遣。密使藍生候帝。慮事泄。藍生不敢自出。帝動止。輒以告淳于文祖。今報佃夫。景初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晴時。帝出華

林園。遣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山陰王。並侍側。明帝猶在秘書省。不被召。藍生。佃夫以告外監典事東陽朱幼。又告主衣吳興。壽寂之。細謹王。南彭城。善慶之。產之。人語所領。細謹將。臨淮王。敬則。幼。又告中書舍人戴明寶。並警應明。密幼欲取其日向晚。佃夫等勸取開門鼓。幼預約勒內外。使錢藍生密報。遣安王休仁等。時帝欲南巡。腹心直閣將軍宗越等。其力並聽出外裝束。唯有隊主裴潛。整防華林園。是柳光世鄉人。光世要之。即受命。善慶之。又安隊副陽平。善慶。及所領壯士。會稽富室符。吳郡俞道龍。丹陽采遠之。陽子田嗣。並聚於慶省。佃夫慮力少。更欲招

今青嶽之曰謀虜或泄不垣多人時至現言後堂有鬼其夕帝  
竹林堂前與巫共射之建安王休仁等山陰王並從帝素不悅  
寂之見輒切齒寂之既與佃夫等成謀又慮捕至抽刀前入善  
產之隨其後淳于文祖總方盛同登之富靈符辟慶曰胡王款  
則命道龍宋達之又經進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詒曰作矣相  
隨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乃志寂之連殺之事  
定宜令宿衛曰湘東王受赴后令除狂王今已太平明帝即位  
論功青嶽之封應以縣侯產之汝南縣侯佃夫建城縣侯王道  
隆吳平縣侯淳于文祖陽城縣侯李道見新渝縣侯外方盛劉  
陽縣侯同登之曲陵縣侯富靈符忠懷縣侯辟慶建陽縣侯王  
敬則重安縣侯命道龍茶陵縣侯宋達之零陵縣侯  
論曰于業真江主哉。魏於播惡。而聞於防。彼且疑畏湘東  
而出之。而特戮之矣。猶使藍生得以在側。竹林之貳。母亦天  
奪其魄耳。嗚呼。藍生與阮佃夫青嶽之奸功也。佃夫輩得然  
既爵。而藍生獨不與焉。則其人亦錚錚者矣。

南齊

徐龍駒

徐龍駒。以家人奉給安陸侯。後度東宮為齋帥。帝即位以後。便  
佞見寵。凡諸部諸雜事。皆所請勸。帝與文帝幸桓靈氏。漢通。改  
姓徐氏。龍駒勸長留宮內。聲云度霍氏為尼。以除人代之。龍駒  
位羽林監。後開舍人黃門。晉令淮陵太守。帝為龍駒置婚。樹  
樂。帝住舍。幸殿。善黃。論。被。郭。表。南。面。向。案。代。帝。意。教。內。左。右  
侍。直。與。帝。不。異。前。代。趙。志。張。讓。之。徒。莫。之。能。比。封。忠。懷。縣。男。事  
未。行。明。帝。請。誅。之。懇。至。乃。見。許。帝。亦。廢。拭。于。而。美。吳。戶。出。龍  
駒。宅。諸。黨。以。王。禮。霍。氏。及。廣。苗。君。宋。並。賜。死。徐。黨。亦。見。誅。中。賢  
也。

論曰。孟子罪戰國諸臣。一曰長君惡。一曰逢君惡。乃徐龍駒  
則斯有此二罪者也。爵林顧寵任之。撤殿賜村。飾增置鼓。且  
今儼然而向代行天子事。而其罪愈不可贖矣。故身不亦宜  
于然。若林卒不免焉。則小人何利而工使佞。而使汝又莫益  
於人國哉。

王寶孫

卷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為依子。家有寵。乘預朝政。維王嘔之  
 梅燕見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物詔。乃至騎馬入殿。詆訶  
 天子。公耶見之。莫不嘖息。及黃符師至近郊。當遣王寶孫督戰。  
 寶孫切萬請將帥。直問將軍。唐素貴。實陣死。素就將也。既覽  
 衆軍於是土崩。茹法珍。梅燕見。又說帝曰。大臣不留。使國不  
 解。且惡誅之。王珍固。欲覆權禍。乃謀應番。以計告。後關公人  
 我強。許之。遂令游蓋王崔叔智。夜開雲龍門。殺及珍。勅兵  
 入殿。公軍人從西上閣。入後宮。御刀豐勇之為內應。是夜帝在  
 合德殿。空歌。作見女子卧。未熟。聞兵入。起出北戶。欲還後宮。清  
 暗閣已閉。聞人某防黃泰。平刀傷其膝。仆地。顧曰。奴反邪。直後  
 張春新首。送番。宣德太后。令依漢海。晉吳故等。追封東昏侯。  
 其佐昏成亂者。法珍。燕見。及王嘔之。命寶慶。俞靈韻。祝靈勇。范  
 亮之。徐僧重。時柔濟。尚安。劉文春。呂文慶。胡輝光。終買養。章  
 道之。楊敬子。李聚之。同管之。范景濟。石景悅。張慈奴。王勝公。王  
 懷柔。梅師濟。即伯兒。史元益。王靈乾。席休文。解濟。及太史令駱  
 文叔。大玉朱光尚。凡三十一人。卷官王寶孫。王法昭。許朗之。許  
 伯孫。方佛念。馬僧徒。盛即。王竺兒。隨要。袁孫世等十人。梁武帝

建都皆誅

論曰。書云。尚敬詢。茲黃。殺。則同。所惡。東昏。何。既。群。小。如。水。沈。  
 注。王寶孫。以。乳。真。依。童。茂。紀。作。威。致。持。士。解。體。而。忠。成。土。崩。  
 則。亦。不。可。勝。誅。者。矣。雖然。先。秋。之。笑。也。解。某。之。營。也。孰。為。之。  
 誦。而。孰。為。之。沈。乎。吾。於。寶。孫。何。尤。

梁

俞三副

初昭明太子母丁貴嫔薨太子遣人求淨善墓地將斬草有青地者同閩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萬許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啟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於帝言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蔡罪有道士善圖筮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中延乃為蠟燭及諸物埋墓側長子位有宮監跪避之魏雅者初並為太子所愛避之晚見疎於雅密啟武帝云雅為太子厭請帝密遣檢掘果淨穢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許止於是唯誅道士由是太子迄終以此懸慨故其嗣不立

論曰李延壽之論曰以昭明之親之賢梁武之愛之信詩言一及至死不能自明然而聞其陳者俞三副也三副徒以百萬之財巧中多忌之主致昭明或圖墓善言而梁武人厭持之許父子猜嫌胤嗣遂不得立矣令人敗類豈三副之謂邪

張僧胤

邵陵王綸初昭明之薨簡文入居監撫綸不謂德舉而云時無豫章故以次立盛陵之沒缺望滋甚於是伏兵于莽用伺車駕而害舍人張僧胤知之其謀逆漢僧胤常候都官尚書羊侃侃曰我牀非閩人所坐竟不前之

論曰邵陵缺望而伏或逆矣張僧胤知之果與逆者乎抑中立者乎或知而洩其謀者乎跡羊侃移牀則僧胤固非貞士所屑與者也雖然卒不聞其憾倪而傾之也則猶賢乎而况又能訟劉之幸之功也視俞三副宵壤矣



朱買臣

蕭林昭明太子之孫。簡文見懷。侯景奉以為王。未幾行謀讓位。林封淮陰王。及二弟橋樑。並縊於空室。景敗走。兄弟相扶出。杜崩於道。前去其頸。弟曰。今日免橋死矣。林曰。侍伏難知。吾猶有懼。初王借掛之為都督。將獲。諸元帝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有何深法。帝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借掛曰。平賊之後。臣為已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由是帝別敕廷猛將軍閻人朱買臣。使行忍酷。會簡文已被害。林并與買臣遇見。呼往船共飲。未竟。並沉于水。武陵之平。謀者欲因其舟。繼連都建鄴。宗懷素所。漢皆楚人。不願移。帝及胡僧祐。亦俱未敢動。僕射王褒。老。尚書周弘正。縣官即楚。非使。宗懷及御史大夫劉焯。以為建鄴王氣已盡。且渚宮洲已滿。於是乃留。及親軍通。買臣指而進曰。惟有新宗懷素。羅漢。可以謝天下。帝曰。曩莫吾意。宗懷何罪。二人退入於人中。及親人燒械。買臣謝答。仁勸帝乘時清國。出沈任約。帝素不使馳馬。曰。事必無成。徒增辱耳。答仁又求自扶。帝以問王褒。曰。答仁侯景之黨。豈是可信。成彼之勳。不如降也。遂使皇太子王褒出督諸將。

論曰。梁元惠於骨肉。而以朱買臣為成濟。世豈有杖批而

下傳者乎。則建鄴王氣即微。魏師亦已盡矣。買臣不自愧悔。而願改新宗。豈以謝天下。誤國之罪。買臣豈在宗黃下哉。

王子晉

侯安都與周文育西討王琳。琳至郢州。琳將潘純於城中遙射官軍。安都怒。圍之未起。而王琳至。命安都乃釋郢州。悉衆往沈口。以禦之。遇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官軍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敗。與周文育餘散。益為琳固。縱以一長。媒擊之。置于榻下。今所視官者。王子晉掌視之。琳下至盆城。白水浦。安都等且言許必于晉。子晉乃為以小船位。而約。夜載安都文。都散。成上。呼入。深草。安都投官軍。還都。

論曰。王琳雖非純臣。而能下士。多歸心焉。故赴謝而陸幼。請元。見執而故吏。年尚。被戮而朱瑒求首。老叟懷血士致。極者五人。義故會。孫者數千人。蓋自田橫而後。未易一二時也。獨王子晉以琳親信。保守敵國。而縱使遠馬。小人洵難養哉。御之宜何如。陳：矣。

陳

蔣禧

沈皇后。陳文帝之后也。廢帝即位。母后為皇太后。宮曰晉德。時宣帝與僕射劉仲舉。舍人劉師知等。並受遺輔政。師知忌宣帝。權重。矯敕。令還東府。理州務。宣帝將出。毛喜止帝曰。今若出外。便受制于人。如曹無頭作富。公不可得也。宣帝乃稱疾。召師知與語。使毛喜先入言之於后。后曰。今伯宗年幼。政事。慈喜二郎。此非我意。又言於廢帝。廢帝曰。此自師知等為。非朕意也。喜出報宣帝。帝曰。因師知。自入見后及帝。極陳師知之短。仍自草。執。請。查。以師知付廷尉。其夜於獄賜死。自是政歸宣帝。后憂。計無所出。乃恭昭官者。蔣禧。今誘建安人張安國。使據邵反。冀。因此圖帝。安國事發。被誅。時后左右近侍。頗知其事。后恐連。黨與。並殺之。宣帝即位。以后為文皇后。

論曰。陳宣帝之於臨海。亦猶周公之於成王也。而沈晚側目。必欲解其縶組。而佩之。自劉師知死。而廷臣無復為臨海計。文皇后蔣禧之略。蓋亦計畫無僅之甚耳。惜禧之聞於計也。夫一張安國。惡足為宣帝難。而冀因此圖之邪。藉使其計得。行。適以激之怒。而無慈訓廢立之詔耳。然安國被誅。而禧不。

間連述后亦終於陳亡之後則宣帝猶寬矣嗚呼文皇后頌人也見不除間無之怪者獨怪梁武逆意而顧於趙叔祖諱諱也  
趙叔祖齊豫章文獻王薨內齊直帳間人時事梁武帝

蔡臨兒 李善度 此兒一作狀兒

陳後主急於政事百司改奏並同官皆蔡臨兒李善度進請後主倚聽羣臣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為疏條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而後宮之家不避法度有姓於理者但求恩於貴妃貴妃則令李蔡先改其事而後從容為言之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言無不聽時蕭引為中庶子建康令李蔡及殿內隊主吳璉多所請第引一皆不許引孫子壽時為黃門侍郎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操亦宜少為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不能為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吳璉竟作僞書李蔡證之坐免官  
論曰大宦官宮中其於人主甚便而易悅則其明喜於求感情而竊太阿也亦喜不難此即劉明之主猶往之溺焉而况間弱者乎則後主之溺於貴妃李蔡無惑也獨惜三人皆此而禍人因而因以自禍也

北魏

宗愛

宗愛不知其所由來。以事為閹人。歷辟職至中常侍。正平元年。元正太武大會於江上。班賞群臣。以愛為奉節公。景祥之監國也。每事精察。愛天性險暴。行多非法。景祥每銜之。給事中侯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為權勢。太武相聞之。二人與愛。互不睦。愛懼道盛年業其事。遂播告其事。詔斬道盛等於都街。時太武震怒。景祥遂以愛為是。後太武追悔不已。愛懼誅。遂謀送。二年春。太武暴崩。愛所為也。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吳興公和元。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秘不在表。延元二人謀以文成沖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秘室。提以文成有世嫡之重。不可讓。所宜立。而更求君。延等猶豫未決。愛知其謀。始愛負事於東宮。而與吳王余素協。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趨皇后舍。徵延等。延等以愛去賊。弗之疑。皆隨之入。愛先使閉門三十人。持伏於宮內。及延等入。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執秦王翰。殺之於永巷。而立余。余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秘書。封馮翔王。愛既立余。位居元輔。錄三省。兼總戎禁。監召公卿。捕盜日甚。內外憚之。群情咸以為愛必有趙高關樂之禍。余疑

之逆謀奪其權。愛情怒。使小黃門曹固等。逆殺余。文成立。誅愛。固等皆具五刑。夷三族。

論曰。宗愛之聞。以罪也。而其後所行。卒多非法。所謂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者。非乎。不意嚴明如太武。而或一愛也。又不意采於誅戮。如太武。憚思其子。而竟不忍一愛也。則愛人莫有於其兄弟。弗執。嗚呼。愛。刀錐之餘耳。乃敢危嗣君。翦王公。廣立賊。二天子。而信不為異。豈一朝一夕之故也。

仇洛齊 王瑒 趙然 孫小 張宗之 劉鵬

仇洛齊中山人也。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款始出。瑒重泉。款仕石季龍。末徙鄴南村頭。仕慕容暉。為烏丸護軍長水校尉。生二子。長曰嵩。小曰騰。嵩仕慕容暉。遷居中山。位殿中侍御史。有二子。長曰廣。小曰盆。嵩妹于洛齊。生而非男。嵩養為子。因為仇姓。初嵩長女有姿色。克丹聞。嫁之。入慕容。偶。又傳賜唐豚。生子。嘗元。嘗元有寵於太武。而知外祖嵩已死。唯有三男。每言於帝。帝為訪其舅。時東方罕有仕者。唐盆皆不樂。八年。洛齊伺請行。曰。戎養子無人。道不全。當為兄弟試禍福也。乃乘驢赴京。泰

元候知將至。結逆者百餘騎。逆於桑乾河。見而下拜。逆者亦同致款。入言於太武。太武問其才用所宜。象元曰。臣等不幸生為胡人。唯合與陛下守宮闈耳。而不言其養子。帝矜焉。引見。敕用賜爵。文安子。稍遷給事。黃門侍郎。魏初某網疏。人戶隱匿。漏脫者多。東州既平。統羅戶人樂奏。因是請誅漏戶。供為給。給自後。逃戶占為細。羅數者。非一。於是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第守軍。實賦輕易。人多私附。戶口錯亂。不可檢括。洛齊奏。請羅戶一房。即縣。從。征平涼。以功超遷散騎常侍。又加中書令。進爵奉陵公。拜侍中。冀州刺史。內都大官。卒。諡曰康。養子徽。蘇。太武

時。又有段霸。以謹敏見知。歷中書侍。殿中尚書。定州刺史。上瑒高平人也。自云本太原人。高祖始晉豫州刺史。瑒以奉常中。被刺入宮禁。小守節。以乃見赦用。稍遷禮部尚書。賜爵廣平公。孝文以瑒歷奉前朝。志存公正。授散騎常侍。後歷位冀州刺史。假廣平王。進爵高平王。孝文文明太后。東巡冀州。視其家。還京。以其年老。拜散騎常侍。養老於家。前後賜以車馬衣物。不可稱計。又降爵為公。扶老自于城。從遷洛邑。常飲牛乳。色如糜。子。卒年九子。時冀州刺史。誥請公。趙然字文靜。初名海。本涼州隸戶。自云其先河內溫人也。五世

祖述。晉末為西夷校尉。因居酒泉。晉彌縣。海生而涼州平。沒入而為胡人。因改名然。有容貌。恭謹小心。賜爵。非陽侯。累遷。選部。能自謹勵。嘗官任舉。傳得其人。加侍中。進爵河內公。獻文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群臣。百官唯三。莫敢先言。惟漁智等辭。兼正。不肯奉詔。獻文怒。變色。復以問然。然對曰。臣以元奉戴皇太子。獻文然良久。遂傳位。孝文。孝文主。侍中。尚書。林賜。後序。時尚書。事。亦有寵於獻文。與然對。給選部。新泰中。書侍。即。擊為東徐州。北。知主。書。即。公孫。處。顯為荆州。遷。知。監。公孫。遂。州。皆曰。有能。實有私焉。然疾其亂。避。遂。于。於。殿。建。回。以

功授官。因與謀。圖之常典。中書侍郎。尚書主書。即。諸曹監。能俱立。不遇列。即。今。新。皆。以。為。州。臣。實。為。感。於是。與。新。違。為。洪。陳。新。竟。到。點。為。監。藏。因。點。為。門。士。點。廣。寢。忘。念。知。報。前。忌。論。年。運。入。為。侍。御。聚。騎。常。侍。侍。中。尚。書。左。僕。射。兼。送。却。如。昔。及。新。將。獲。罪。點。因。構。成。以。誅。之。點。遂。食。日。殺。安。志。於。曠。事。出。為。保。同。三。司。定。州。判。史。進。爵。為。王。克。已。清。德。事。濟。公。私。竟。於。冀。州。判。史。連。贈。司。空。謚。曰。康。

孫小。字。茂。趙。咸。陽。石。安。人。也。父。璠。姚。泓。安。定。護。軍。為。赫。連。岳。所。殺。小。入。宮。刑。會。魏。平。統。萬。遂。圖。平。城。內。侍。東。宮。以。聰。識。有。智。畧。稱。木。葉。轉。而。量。中。散。太。武。幸。於。中。慮。有。北。寇。之。虞。賜。前。元。陽。子。除。留。臺。將。軍。車。駕。還。都。乃。請。父。璠。贈。諡。求。更。改。葬。詔。贈。秦。州。判。史。石。安。縣。子。謚。曰。戴。小。遂。拜。并。州。判。史。進。爵。中。都。侯。州。內。四。郡。百。餘。人。詣。闕。請。其。改。化。後。遷。冀。州。判。史。聲。稱。微。少。於。前。然。所。在。清。約。當。時。收。伯。無。能。及。也。性。頗。忌。酷。所。養。子。息。驅。逐。鞭。撻。視。如。仇。讐。小。之。為。并。州。以。和。祥。為。主。簿。並。祿。文。才。無。任。以。書。記。時。人。多。之。

張宗之。字。美。宗。河。南。滎。人。也。家。世。寒。微。父。孟。野。晉。將。劉。裕。西。征。板。假。洛。陽。令。初。維。氏。宗。文。邕。謀。反。帝。孟。野。年。事。晉。孟。野。敗。走。免。

宗之被執入京腐刑。以忠厚謹慎。擢為侍御中散。賜爵華縣侯。

歷儀曹中書。二曹尚書。領中秘書。進爵彭城公。後例降為侯。卒於冀州判史。贈懷州判史。謚曰敬。始宗之納南來校。孝。視。妻。蕭。氏。宋。儀。同。三。司。思。詔。第。思。定。也。多。悉。頓。人。保。歸。故。事。太。和。中。初。制。六。宮。服。章。蕭。被。命。在。內。孫。見。訪。林。教。蒙。賜。齋。云。

劇。職。高。陽。人。也。粗。覽。經。史。開。曉。史。事。與。王。賢。年。俱。克。官。官。性。通。率。下。以。開。闢。為。恥。孝。文。遷。洛。常。為。宮。官。任。事。出。后。之。惡。薛。善。簡。也。賜。客。諫。止。之。不。從。遂。發。情。卒。薛。善。簡。后。不。傳。作。高。善。簡。論。曰。仇。洛。蘇。之。朋。也。王。瑒。等。故。皆。良。家。子。雖。以。多。沒。率。多。小。

隋

心。洛。蘇。秦。蘇。雜。營。戶。帥。厥。功。爛。焉。趙。然。規。報。前。惡。至。志。殺。宗。孫。小。親。趙。煥。煥。視。若。仇。讐。備。兵。而。居。身。清。約。取。即。可。也。若。劇。鵬。費。情。而。死。賢。於。雙。常。遠。代。

張祐 花叢 王遇 符承祖 王質 李堅 秦松 白整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也父成扶風太守太武末坐事誅祐充腐刑特授至官監中給事文明太后臨朝中官用事祐寵幸冠諸閣官特遷尚書進爵隴東公仍館內藏書未幾監都曹加侍中與王獻等俱入八議太后嘉其忠誠為造甲第完成孝文太后親率文武往宴會為拜尚書左僕射進爵新平王受賜於太華度保威儀於宮城南觀昔以為禁孝文太后親幸其宅嘗會百官祐吐茶案出入橫禁二十餘年未嘗有過由是特授恩寵歲月嘗賜家黑巨萬與王質等十七人俱賜金帛許以下死

堯孝文親臨之詔鴻臚典護喪事贈司空謚曰恭葬日車駕親送近郊祐養子顯明後名廢少歷內職有姿貌江陽王暕以女喜之祿爵降為隴東公又降為侯

花叢字道德安定石唐人也居於直谷自言其先姓杞漢靈帝時杞匡為母定太守董卓時懼誅易氏即家焉無得而知也幼時隴東人張乾王反家舉其逆及乾王敗父暗先逃免竊獨與母沒入內宮受刑遂為宮人小心慎密累遷中書侍中曾侍御尚書賜爵安定公自總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謀必致抗直孝文文明太后嘉之以為殿中侍御尚書太后既寵之乃徵其父

贈生拜大中大夫將軍見於皇信堂孝文執手曰老人歸塗幾日可達好慎行路其見事如此贈生卒贈秦州刺史謚曰靖賜黃金八十斤綉練及絹八百疋以供喪用并別使勞慰加葬大長秋卿竊苦疾乞外祿乃出為涇州刺史特加古光祿大夫將之州孝文既於西郊樂陽殿以御白羽扇賜之十九年以刺史送駕南征以老舊每見勞問數道稱竊之正直今乘馬出入行禁之間與司徒馮誕同例軍屯運州自以故老前官為改多舉性法不能遵用新制侮慢士族簡於禮接天性酷薄雖弟後將塔墨無存潤卒於州先以送弟老為後又奉大師為贈子次與竊死後二人平立竊妻張氏致訟經年得以熙于為後老妻亦仍陳訴終獲昭雪次與運於本族老妻凡薄酒色肆情御史中尉王顯奏言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崇積射將軍抱老妻志薄非執易室而喜膝聲布於朝野既音被於行路男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未聞為獸之不若請以見事免官付廷尉正身詔可之老妻死後其舊奴婢尚六七百人老妻及石崇祖父皆造碑銘就碑建立言西方直谷出二貴人石崇自被劫後遂廢預子長官位南兗州刺史與侯景反伏法

王遇字慶時本名他惡馮潤李潤鎮羌也與雷光不業俱為羌

中強族。自云其先姓王。後改爲鍾耳氏。宣武時。改爲王馬。自晉  
已來。恒爲縣長。遇坐事。當刑。累遷吏部尚書。府右丞。出爲華  
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出后之前。後也。遇頗言其過。又後進李華  
文。對李冲等。中后無效。而稱遇諱之。李遂免。遇官。奪其爵。武  
武初。爲光祿大夫。復舊爵。馮氏爲尼也。公私罕相供恤。遇日以  
審更奉。往來。祇謁。不替。舊敬。遇性工巧。強於部。分。北都。方山  
重泉。道俗。居。字。及文明太后。陵廟。洛京。東。河。馬。射。壇。殿。修。保。文  
昭太后。墓。園。及。東。西。兩。堂。內。外。諸。門。制。度。皆。遇。監。作。雖。年。在。苦  
老。朝。夕。不。休。又。長。於。人。事。留意。酒。食。之。間。每。逢。春。舊。能。勝。精。豐。  
然。競。於。榮。利。趨。求。勢。門。趙。修。之。寵。也。遇。深。附。會。受。教。爲。之。造。宅。  
增。於。本。首。若。擊。作。人。莫。不。嗟。恐。卒。於。官。初。遇。之。疾。太。傅。北。海。王  
與。大。地。保。德。臨。問。視。其。危。懼。爲。之。泣。下。其。善。奉。諸。貴。致。相。悲。悼。  
如此。贈。雍。州。刺。史。  
符。承。祖。略。陽。人。也。因。事。爲。關。人。爲。文。明。太。后。所。寵。賜。爵。署。陽  
公。歷。吏。部。尚。書。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以。承。祖。居。腹。心。之。任。  
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贓。應。死。孝。文。原。之。命。削。職。禁。錮。在。家。  
授。博。萊。將。軍。任。滿。子。月。餘。遂。死。  
王。賢。字。紹。奴。高。陽。人。也。其。家。坐。事。切。下。禁。室。頗。解。書。學。爲。中

曾。史。內。典。監。補。遷。秘。書。中。散。賜。爵。永。昌。子。預。監。御。遷。爲。侍。御。給  
事。又。領。選。部。監。御。二。曹。事。進。爵。魏。昌。侯。轉。選。部。尚。書。出。爲。瀛。州  
刺。史。風。化。租。行。人。廣。長。服。之。而。刑。政。峻。刻。號。爲。威。酷。孝。文。初。念  
其。忠。勤。宿。舊。每。行。留。大。故。馮。司。徒。亡。廢。馮。后。陸。獻。禱。奉。年。事。皆  
賜。賢。以。璽。書。手。筆。莫。不。奉。至。同。之。威。者。賢。皆。寶。掌。入。爲。大。長。秋  
卿。卒。

李。整。字。次。奇。高。陽。人。也。文。成。初。坐。事。爲。關。人。補。選。給。事。中。賜  
爵。魏。昌。伯。小。心。謹。慎。常。在。台。右。雖。不。及。王。遇。王。賢。等。而。亦。見。任  
用。宣。武。初。自。大。侯。卿。出。爲。瀛。州。刺。史。本。州。之。榮。同。於。王。賢。所。在  
受。納。家。產。巨。萬。卒。於。光。祿。大。夫。贈。相。州。刺。史。太。和。末。又有。秦。松  
白。整。位。並。長。秋。耶。

論。曰。文。明。和。險。誅。賞。任。情。而。張。祐。把。疑。王。遇。符。承。祖。并。振。自  
微。關。驥。王。公。又。與。所。幸。王。叔。俱。入。八。謀。許。以。不。死。則。勿。問  
而。知。其。爲。侍。侍。也。夫。文。明。吾。無。責。已。孝。文。動。欲。燧。淺。乃。於。祐  
之。宅。焉。而。幸。疑。之。父。焉。而。寵。王。遇。之。酷。焉。而。任。承。祖。之。辜。焉  
而。然。獨。不。思。身。爲。天。子。官。者。備。許。許。而。與。杖。即。舊。惡。不。足。念  
乎。故。堅。固。且。懲。也。况。侍。御。侍。者。可以。多。官。則。於。刑。當。莫。當。哉  
此。后。失。行。伊。戚。自。詔。令。構。之。致。吾。於。白。整。何。尤。



劉騰 曹聚

劉騰字青龍本原城人也徙居南兗州之譙郡幼時坐事受刑補小黃門轉中黃門孝文之在縣縣尉其中事騰其言幽后私隱與陳留公主所告符倫由是進充從僕射仍中黃門後與茹皓使徐克承召人女選還中給事靈太后臨朝以與子忠謀謀除崇訓太僕加侍中封長樂縣公拜其妻魏氏為拒寇郡君每引入內受賞各五於諸王外戚所養二子為郡守尚書即騰曹聚靈太后慮或不救靈衛將軍保同三司後疾瘵騰之拜命孝明嘗為臨軒會日大風寒甚乃遣使持節授之騰仍克宮役手不解書裁知署名而已而高謀有除善射人靈靈太后臨朝特崇進寵多所干託內外時泰極極不德洛北永橋太上公太上君及城東三寺皆主濟營吏部曹望騰意奏其弟為郡守成人資亦越清河王暉抑而不奏騰以為恨遂與領軍元又詐取主倉中黃門胡虔胡定列誣傳貨度等金帝令置嘉樂御食中以害帝騰乃白帝殺暉廢靈太后於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籥明帝亦不得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蹶寒又使中常侍曹聚假言持明帝書奏令防燕又以騰為司空表求積積共相樹置又為外禦騰為內防送直

禁蘭共裁刑曹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車挽出入殿門四年之中生殺之威決於人騰之手八生九歿且造騰宅象其顏色然後方起省府亦有懼日不見見者公私屬請唯在財貨舟車之利水陸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固護剝削六鎮交通低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計又頗設嬪御時有徵求婦女器物公然受納逼奪隨居廣開室宇天下咸苦之貴於位中官為美息長經者四十餘人騰之立室也至五都尉同侍為之益不吉深諫止之騰怒而不同侍告人曰必因於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歷事甫成陳屍其下進時大封冀州刺史與關官為義服杜經袁紹皆以百數朝者皆從軒蓋填塞相屬郊野執初以來權關存亡之盛莫及焉靈太后反政進奔爵位發其家散諸骸骨沒入財產後騰所養一子取入梁太后大怒悉徙騰餘養於北宮并遣使使迫殺之於汝郡曹聚字季宣酒泉人也大和中坐事腐刑頗涉書記與元又劉騰等同其謀謀進也祿勳卿專侍明帝與入膳等伺帝動靜而衛晏康生之謀殺人也靈太后明帝同奔於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既被囚執繫給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聚便扶明帝出東序前御賜陽

開太后於宣光殿。擊阮又達。威福亦震於京邑。自云本出武成親太尉文和之後。遂移家焉。時武成太子帝業承襲。意以其兄緒為功。緒時年向七十。未幾又以緒為西平太守。靈太后反政。欲誅繫。以人勝黨與不一。恐驚動內外。乃出繫為濟州刺史。未幾。武衛將軍刁宣馳報殺之。

論曰。嗚呼。小人無忌憚。甚矣哉。劉騰始者。蓋樹德於靈后。而后所以報德。亦既不遠。餘夕矣。其後補三國。遂使為肆。其不肯之濟河。雖艾銀手。而一聞官。敢於蔑天子之輔。哉。天子之。幽天子之甘。而又隔絕天子定省之信。公卿日參其。願王請為之息。寒心哉。勝也。區區曹。騰。曹。大耳。擊。誅。而。騰。死。於。暗。下。發。家。露。屍。未。去。其。辜。矣。

騰王河間王孫也。為騰泰也。

楊範 成軌 王溫 孟樂 平季 封津 劉思遠

楊範。字法信。長樂唐宗人也。文成時。坐事官刑。為王珣所養。思若父子。累遷為中丞。靈太后臨朝。為中常侍。崇訓太僕。領中書。樂典。御。賜。許。其。方。岳。以。範。年。長。拜。跪。為。難。故。遂。其。請。父。子。納。貨。為。御。史。所。糾。遂。廢。於。家。後。為。崇。訓。太。僕。平。州。大。中。正。卒。

成軌。字洪義。上谷居庸人也。少以奉刑入事宮掖。以諱辱稱。為中謁者僕射。孝文意有所非。軌從容色。時有奏發。輒合帝心。從駕南征。專進御食。時孝文不豫。常居禁中。晝夜無懈。延昌不遷。

中常侍曹食典。御光祿大夫。統京染都將。孝昌二年。以勳封始平縣伯。明帝所幸潘嬪。以軌為假父。頗為中官之所敬。暉後進爵為侯。卒於衛將軍。贈雍州刺史。謚曰孝忠。

王溫。字桃湯。趙郡樂城人也。父慧高。邑令。坐事誅。溫與兄繼叔俱充官者。補遷中書食典。御中給事。加左中郎將。宣武之前。群官迎明帝於東宮。溫於中起。明帝與保母扶抱。明帝入踐。帝位高陽王。雍既居冢。慮中人明黨。出為鉅鹿太守。靈太后臨朝。徵為中常侍。賜爵樂城伯。累遷左光祿大夫。光祿勳。卿。侍中。進封樂城縣侯。溫自陳本陽平武陽人。改封武陽縣侯。建義初。

於河陰遇害。

五樂字龍兒。不知何許人也。坐事為閹人。靈太后臨朝。為左中郎將給事中。素被病。面常黧黑。於九龍殿下暴疾歸家。其夜亡。樂初出。靈太后聞之曰。樂必不濟。我為之憂。及奏其死。為之下淚曰。其事我如此。不見我一日。忻樂時也。賜帛三百疋。黃練一疋。以供喪用。七日。靈太后為設二百僧齋。

平季字勿穉。燕國蓟人也。坐事高利。累遷新興太守。明帝崩。與介未榮等謀立莊帝。莊帝即位。起拜肆州刺史。尋除侍中。以奉謀勳。封元城縣侯。永熙中。加驃騎大將軍。卒。

封津字醜漢。勃海蓟人也。父令德。與常寧女。嘗伏誅。令德以進坐伏法。津受刑。給事宮掖。累遷奉車都尉。中略事中。靈太后令津侍明帝書。遷書山太守。津以長官。給事左右。善候時。時號為機悟。天平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懷州刺史。元象初。復為中侍。中大長秋卿。仍開府儀同三司。贈司徒。冀州刺史。諡曰孝惠。

劉思逸。平原人也。以罪少充腐刑。初為小史。累遷中侍。中武定中。與元瑾等謀反伏誅。又有張景嵩。毛暢者。咸以閹寺在明帝左右。靈太后亦密伏之。通傳意計。於明帝。元又之出。景嵩暢頗有力焉。靈太后反政。以妹故。未即戮。人時內外喧嘩云。又運欲

入知政事。暢年恐禍及已。乃啟明帝。欲詔右衛將軍楊津。密往殺之。詔書已成。未及出外。又事知之。告太后。景嵩暢與清河王。惠邵。淡廢太后。太后信之。奇暢。暢出詔草。以呈太后。太后請之。知無廢已狀。意小解。然又事播之不已。出暢為輔。立太守。景嵩。為魯郡太守。再令捕殺暢。景嵩。景靜時。位至中侍中。坐事元。論曰。夫以閹官臨民。鮮有不討於後者。然楊。苑。校。料。而廢則。當時御史之法。尚得行於中書也。成軌。封津。皆善候時。上。已。而。津。外。情。以。明。帝。幸。帳。不。差。父。軌。則。軌。固。然。於。津。矣。劉。思。逸。張。景。嵩。毛。暢。等。計。弄。元。又。抑。亦。靈。后。之。功。臣。乎。後。暢。等。復。欲。殺。又。思。逸。欲。殺。高。澄。謀。雖。不。成。其。志。足。悲。矣。

北齊

歸齊業等

官者歸齊業、盧勅、又春紹、秦子微、並神武舊左右、唯閣內驅使、不被恩遇。歷天保皇建之朝、亦不至寵幸。但漸有職任。齊業至長秋、勅又等、或為中書侍、或成時、有曹文棟、其侯通、伊長游、曹侍伯、郭弘、鄧長、顧、及齊業、亦有至僕同食餘者。唯長顧、武平中任來宰相、干預朝權、如齊業、及勅、又、齊紹、子微、後並封王、俱自收歿。不過侍器、又有陳德信、亦齊時宰、與長顧並開府封王。俱為侍中、左右光祿大夫、領侍中、又有潘師子、崔孝禮、劉武通、研一晉光祿、劉通遠、王弘遠、王子立、王玄昌、高伯華、左右、能純、陸宮、鍾應、趙野、又、徐世疑、荀子溫、斛子慎、宋元賓、康德、汪、並於後主之朝、拜其嘉侍、敗改齊人、古今未有。多被開府宰、止儀同、亦有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者。多帶中侍中、中常侍、此外職、少至數十人。但出入門禁、往來園苑、趨侍左右、通齊累日、承候顏色、親進前飲、贊言勅意、多含深旨。一戲之責、動逾巨萬、丘山之積、會休無厭。備以波斯狗為伴、同郡君、分其幹絲神歌、門外有朝者、慈息之所。時人號為解却懸、諸閣或在內、多日、皆放歸休。所未之馬、牽至神歌門階、然後升騎、飛鞭競走、十數為

群、馬塵必全、諸者、兼至、唐趙韓、皆應趨避、不敢為言。齊盧陳鄂之法、亦意原、尚書、卿、宰相、既不為致言、時主亦無此命。唯以工巧矜口用、長顧為大府、卿、馬、神武時、有舍頭陳山提、蓋豐樂、俱以驅馳使、頗當恩遇。魏本、山提、通州刺史、豐樂、齊食典御、又有劉都斤、趙道德、劉桃枝、梅暉郎、辛洛、同、高、合、各、其、而、李、銅、魏、王、思、洛、並為神武驅使、天保大寧之朝、漸以貴盛。至武平時、山提等皆以開府封王、其不及武平者、則追贈王爵。雖賜與無貲、頗賜深重、乃至陵恩、穿輔、然皆不得干預朝政。武平時、有胡小兒、俱長康阿賦、禿奴兒等、富家子弟、簡選、點、慧、者、數十人、以為左右、思、所、出、處、始、與、開、官、相、埒、亦有至開府儀同者。其官倍叔、皆以干妙達、以能彈胡琵琶、甚被寵遇。俱開府封王。又有何海、及于洪珍、開府封王、尤為親要。洪珍、倚其權勢、備徵齊官、其何未弱、史、醜、多、之、徒、十數人、或以能舞工、歌、及、善、音樂者、亦至儀同開府。開官、猶以宮掖驅馳、便著左右、漸因昵、以至大官、舍頭、始自家人情、寄深密、及於後主、則是先朝舊人、以勤舊之勞、致此叨竊。至於胡小兒等、眼鼻深峻、一無可用、非理愛好、排棄朝者、尤為人士之所疾焉。其以音樂至大官者、沈暹、兒、官、至、開、府、儀、同、王、長、通、年、十、四、五、便、假、節、還、州、刺、史、時、又、有

開府薛崇宗常自云能使鬼。及用兵之過。言於後主曰。臣已勝  
達解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帝信之。經古家。崇宗謂舍人行恭  
吳誰家。行恭戲之曰。林宗家。後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  
崇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送家出。着大帽。吉莫靴。推馬鞭。問  
臣。我阿貞來不。是時。群妾多皆類此。

論曰。伊尹之訓。三風十愆也。曰。邦君有一於身。國心亡。夫處  
仁遠義之主。豈其後即於敗。而若臣謀國。備禦禦防其漸焉。  
渤海起自成行。開大體。蒼頭閭宦。歸使任情。時雖未改。思過  
而業已開。用事之隙矣。天保以來。漸有賦任。武成之世。遂預

朝。指武平昏童耳。又何怪其昵群小。酬款舞也。簡賢附勢。莫  
繁有徒。氣雜公邪。言成禍福。其所以毒改整人。靡所不至。嗚  
呼。凶奈一鳴。執教萬匹。而送戎者。曾無擇。不亡。莫待焉。是  
故南安之反也。救於光弁。建安之王也。困於長嗣。淮揚之駢  
駢也。切齒於德信。微盧潛以權。峯撫慰之。不幾揭竿起乎。及  
西軍日侵。朝者多叛。高勸奮然。操執。將其心于溢。以泯其情。  
而卒沮於林。蘆之月也。悲哉。故君子劉業垂統。求為可燭。煙  
穴江河。若蘇事之始末。其前車已。

武成高歡建神武。天保文宣帝。洋年號。  
皇建孝昭帝。洋年號。大寧武成帝。洋年號。

武成高歡建神武。天保文宣帝。洋年號。  
皇建孝昭帝。洋年號。大寧武成帝。洋年號。  
武成高歡建神武。天保文宣帝。洋年號。  
皇建孝昭帝。洋年號。大寧武成帝。洋年號。

田敬宣

田敬宣，本字瞻，蠻人也。年十四五，使好詩書，既為蘭寺，伺隙使人部養事，未嘗不感激沈吟，顏之推重其勤學，其加開獎，後遂通顯。歷開府中侍中，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為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歐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斃四體而死。

論曰：敬宣，豈所謂性忠義者耶？夫居常尚論，感激沈吟，易耳。一臨患難，解不自失矣。敬宣從容就死，辭色不撓，微性忠義。

能乎哉。傳代更事二姓，秉節不終，九原有知，敬宣不恥與同傳乎。

隋

樊叔略

樊叔略，陳留人也。父龍仕，為南兗州刺史，阿陽侯。為高氏所誅，叔略被廢刑，給事殿省，身長九尺，有志氣，頗見忌，不自安，遂奔開西，因文器之，引置左右，較都督，龍濟為侯，大家宰，宇文護執政，引為中尉，漸被委信，兼督內外，位開府，漢同三司，護誅齊王，引為園苑監，數進兵謀，甚奇之，從武帝平齊，以功加上開府，封濟鄉縣公，拜汴州刺史，號為明決，宣帝營建東都，叔略有巧思，拜營繕監，宮室制度，皆叔略所定，討遲延之亂，鎮

大梁，以軍功拜大將軍，復為汴州刺史，隋文帝受禪，加位上大將軍，進爵安定郡公，在州數年，喜有聲稱，遷相州刺史，政為當時第一，上降書褒美之，賜以乘帛，班示天下百姓，為之語曰：智無窮，清卿公，上下正，樊安之，徵拜司農卿，吏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德，自為司農，凡所種植，叔略別有條制，皆出人意料，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決，叔略輒為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心獨見，開與理合，甚為上所親委，高祖楊素禮遇之，叔略雖為司農，性：參督九卿事，性頗高，每食方丈，備水陸十，四年，送祠太山，至洛陽，上令錄囚徒，將奏，晨至獄門，於馬上暴

平上嗟悼以之。時臺州刺史。謚曰襄。

論曰。余聞樂者不倫。倫者不有。樂者略既稱。事信惡得為。恭  
儉。食備水陸。夫獨非。氏。乎。且師心獨見之人。未必一一奉  
法。循理。特任其智。教。是以徵時舉。兵。是故。上。用。兵。則。以。兵。謀  
見。奇。上。營。標。則。以。制。度。見。巧。知。隋。文。銳。於。興。理。則。又。以。治。行  
見。襄。清。卿。公。堂。滑。稽。之。七。者。我。不。然。前。此。皆。兩。判。注。矣。地。至  
隋。而。始。有。聲。跡。也。李。延。壽。傳。之。循。吏。特。有。深。意。利。抑。始。漢。之  
史。而。委。之。改。也。

歷代內侍考卷之七

唐

楊思勳

楊思勳。羅州石城人。本蘇氏。肖所養。姓也。給事內侍。首。送。京。宗  
討。內。難。捐。老。監。門。衛。將軍。帝。倚。為。牙。爪。開。元。初。安。南。蠻。梁。梅。叔  
鸞。叛。誅。黑。帝。衆。三。十。二。州。之。衆。外。結。林。邑。真。臘。金。部。等。國。據。海  
南。衆。號。四。十。萬。思。勳。請。行。詔。募。首。領。于。第。十。萬。與。安。南。大。都。護  
光。楚。客。歸。馬。援。故。道。出。不。意。賊。駭。怖。不。暇。謀。遂。大。敗。封。戶。為。京  
觀。而。還。十。二。年。五。溪。首。領。車。行。章。亂。詔。思。勳。為。黔。中。招。討。使。率

兵。六。萬。往。討。行。幸。新。首。三。萬。級。以。功。進。輔。國。大。將。軍。給。祿。休。隨  
副。送。封。秦。山。進。驃。騎。大。將。軍。封。號。國。公。邕。州。封。陵。僚。梁。大海。及  
破。賓。嶺。等。州。思。勳。又。平。之。禽。大海。等。三。十。人。討。新。支。黨。皆。盡。流  
州。變。陳。行。範。自。稱。天子。其。下。何。游。魯。號。定。國。大。將。軍。馮。曉。南。越  
王。破。州。縣。四。十。詔。思。勳。發。永。道。連。三。州。兵。淮南。等。士。十。萬。襲。新  
游。魯。曉。於。陣。行。範。走。盤。達。諸。洞。思。勳。悉。衆。窮。追。上。縛。之。阮。其。雲  
六。萬。獲。馬。金。銀。鉅。萬。計。卒。年。八。十。餘。思。勳。驚。忌。敢。殺。既。得。俘  
必。刺。面。落。腦。被。髮。皮。以。示。人。將。士。憚。服。莫。敢。視。以。是。能。立。功。內  
給。事。牛。山。童。納。張。守。誥。略。詔。付。思。勳。殺。之。思。勳。將。于。格。誓。保。不

可勝乃擇心裁乎足則由以食而食乃得死。楚谷若樂安人後歷桂州都督致仕封松滋縣侯。

論曰定天下者英主而能禍天下者亦英主也。夫英主何以禍天下哉。彼其才智足以籠蓋天下而耳目之進時有時不及察左右進習之小有才者。又往往伺隙以求中其欲而後且自負聰明神聖。天下無足為吾難者。而離然舉而用之。一當急。即屠越祖宗之制。而踰尊卑威弗惜焉。其後遂至於清敗去裂而不可收拾。此非英主之過邪。若漢宣。唐宣。是已。未宜帝漢中興今主也。而開三大蒙。與漢俱然。唐宣之禍。所以

託於厄七而莫解者。惟是方鎮閭官擅權。跋扈而開之。樂者。玄宗也。唐初兵列府以居外。將列衛以居內。有事則時事已即解制其善也。自開元九斗始於朔方置節度。而方鎮之權日重。漁陽一鼓帝已身蒙其禍矣。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不任以事。而執意玄宗之弁髦之也。當靖難時。楊思勳雖嘗從事。而本奉旨謀酬以金帛可也。握為內侍長。如太宗制可也。而願倚為牙爪。豈在廷諸臣無一差任。而臣臣藉思勳為邪。而之討。思勳敢於自請者。蓋亦有以窺帝之微身。而京觀一封。亦權辱取。官無特。皆一而後尋是於晚季中。財監

事內外盤據將相。多出其門。而天子直拱手以聽焉。夫誰陷之。爾哉。吾故曰禍天下者。英主也。嗚呼。安南亦不幸而勝耳。勝也。殆天意乎。德。宋廣平於忠。賜之選。絕不與言。彼豈不知其必訴哉。冀以感悟玄宗於萬一。而惜乎其終不悟也。亦天



高力士

高力士，馮蓋曾孫也。聖曆初，嶺南討擊使李千里上二階見曰：金剛，曰力士。武后以其強悍，教給事左右。坐累逐出之。中人高延福養為子，故冒其姓。善武三思，歲餘，復得入禁中，與食。司宮臺既壯，長六尺五寸，謹容善侍，詔命為宮衛，與玄宗在藩。力士領心附結，已平帝氏，乃啟屬內坊，權內給事。先天中，以誅諸葛等功，為右監門衛將軍。知內省者事，於是四方奉請，皆先有後進。小事即專決，雖洗沐，未嘗出。祇息殿中，微侍者，頗一見如天人然。帝以力士當上，我疑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蓋嘉

運、韋堅、楊慎矜、王鉞、楊國忠、甘鳳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故能躋至將相。自除承風附會，不可計。皆得所歎。中人若黎敬仁、林昭隱、尸鳳翔、韓菲、牛仙童、劉奉廷、王承恩、張道斌、李大宜、朱光輝、郭全遠、令誠等，並內供奉。或外監節度軍，情功德布，鳥獸皆為之使。使運所衰，獲勳巨萬計。京師甲第池園，良田美產，占者什六。寵與力士略等。然悉藉力士左右。鞋重乃能然。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玄宗呼為翁。咸亨諸家，尊曰翁。帝或不召，而呼將軍。力士幼與甘麥相失，後嶺南節度使得之，瀛州。逆運不復記識。甘曰：曾有七黑子在否。力士

視示之，如言。甘出金環，曰：所服者，乃相持頸，帝封為越。夫人而逆，暗其父。廣州大都督，延福與事。及力士嘗時，故在侍養。與參均，金吾大將軍程伯獻，約力士為兄弟。後參亡，伯獻嫁經受帝。河間男子呂玄晤，太宗師女國妹，力士娶之。玄晤推刀筆吏，至少卿。子弟仕皆王侯。玄晤喜死，中外時時送菜。白華至暮，車徒皆相望不絕。始李林甫、牛仙客，知帝擇奔東都，而京師漕不給，乃以賦粟助漕。及用和羅法，教呼，國用稍充。帝齋大同殿，力士侍。帝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朕將止。約導外，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順物，古制也。稅人有常

則，人不告勞，今賦粟充漕，臣恐國無日月。蓄和羅不止，則私藏竭，運未若衆。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孰敢謀者。帝不悅。力士頓首自陳，心狂易，語謬當死。帝為置酒，左右呼萬歲。由是還內宅，不復事。加果縣騎大將軍，封渤海郡公。於東廷坊，建佛祠，興寧坊立道士祠，珍樓寶屋，國費所不逮。鍾成，力士宴公卿，一和鐘，納禮錢十萬，有佞悅者。至二十扣，其少亦不減。十都北，增禮列五壁，日做三百斛。直有表恩藝者，帝亦愛奇。然驕倨甚。士大夫疏畏之，而力士陰巧，得人譽。帝初置內侍省，監二員，秩三品。以力士恩，極為之。中幸罪，思藝遂臣賊，而力士送帝，進齊

國公帝開者宗即位苦曰吾見應天順人改元至德不忘孝于  
高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為戰區天下痛  
心而陛下以為何憂臣不敢聞送上皇還進閣府保同三司定  
封五百戶上皇從西內居十日為李輔國所誣除籍長流巫州  
力士方避曠功臣閣下輔國以詔召力士趨至閣外遣內養校  
請制因曰臣當死已久于哀情至今日願一見陛下顏色死不  
恨輔國不許窮鹿元年赦還見二帝遺詔北何哭歐血曰大行  
升遐不許樂梓宮死有降恨恟而卒年七十九代宗以護衛先  
帝勞遷其官贈揚州大都督陪葬奉陵初太子瑛竇武惠妃方  
嬖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決居忽忽不食力士  
曰大家不食亦勝羞不具和帝曰爾我家老嫗我何為而然力  
士曰嗣君未定邪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  
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著莫  
不冀付諸將等不暇和對曰臣聞至閣門見恭事者言雲南數  
喪師又北兵悍且強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蓋  
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  
即曰天方災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  
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臣之辨口其時也帝不答明年祿

山反力士善揣時事勢候相上下雖相與至當處政不肯為然  
力故生平無顯顯大過謀者頗恨宇文融以來權利相賊階天  
下之禍雖有補益弗相除云

論曰高力士善揣時事誠玄策於藩邸而傾心結納卒以宗  
廟被罷將相藉其力近侍結其體到主王公咸致禮敬即天  
子亦弗忌也光祿其隆赫我得君既久時進諫言毋以此塗  
耳目而塞清謀乎玉州之流非不幸也雖然立長一言儲宮  
遂定至謂大柄不可假北兵不可禁皆確論也睹遺詔而悲  
恟至死則不第賢於素思藝矣

邊今談

女祿山反范陽。玄宗命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如東京募兵禦賊。以高傑為副元帥。統諸軍屯陝州。祿山兵本邊人。精於習戰。常清所募皆市儈不識兵。戰于瓜。戰上東門。戰來亭驛。皆却。戰虎牢。大潰。賊遂陷東京。傑用常清。盡保潼關。中使遣令。誠教以事于傑。傑不從。遂言常清以賊搆衆。而傑芝素臥地數百里。又盜賊軍糧。帝大怒。遣令誠齎敕。即軍中斬之。帝清華遣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世無此賊。無忘臣言。時刻謀皆以祿山狂悖。不日當殺首。故云。然今誠盜教常清。乃謂傑芝。

曰。大夫亦有忠命。傑芝起下。今誠盜教。傑芝曰。我過敵而還。當死。謂盜賊糧。則有士衆。傑芝得士心。士卒大呼稱狂。今誠曰。我杖使。何知。遂斬之。以尋野。給萬副元帥。遣中使趣戰。師覆于靈寶。而原。給部將。執給降于賊。於是賊入潼關。帝遂幸蜀。始祿山不意帝遽而。登潼關者十餘日。不敢進。而崔光遠。遣令誠。遣迎賊。賊乃入京師。屠北主。皇孫留者數十人。王侯將相。危車駟。家留長者。皆被禍。

論曰。封常清。高傑。喪師棄地。罪固當死。然退守潼關。猶足以救京師。杆象突。策未失也。而遽死於說。則令誠。分沙之以。

我。比。逆。秋。而。駕。而。逆。賊。之。使。已。向。潼。關。今。得。志。其。屠。戮。廟。社。幾。亡。即。才。斬。今。誠。穿。足。沒。神。人。之。怒。惘。乎。吾。不。意。關。元。英。主。後。乃。至。惜。惜。而。不。能。決。也。故。祿。山。反。形。已。著。猶。入。琳。琳。之。飾。說。及。神。威。馳。諭。而。臨。琳。不。拜。也。辱。矣。貞。疾。不。死。身。代。琳。琳。為。神。威。皆。中。使。

李輔國

李輔國本名靜忠以開奴為開殿小兒欲僭隨略通書計事高力士年四十餘使主殿中簿最王錡為使以典水豆能檢捕詭欺馬以故肥薦之皇太子待侍東宮陳玄禮等謀楊國忠輔國豫謀又勸太子分中軍趨朔方拔河隴兵圖興復太子至靈武愈親近勸進即位係天下心權家今判元帥府行軍司馬肅宗稍稍任以肅贊事更名瓊國又改今名凡四方幸奉軍行禁軍一委之輔國能隨事觀變詭家取人主親信而內深賊不能肆不味掌時為浮圖說行人以為采良不思也帝還京師拜殿中

監開廐五坊宮苑營田裁接監使兼隴右群牧京畿騎牧長春宮等使以府殿中二監封咸國公定封戶五百宰相群臣欲不時見天子皆回輔國以請乃得可常止張臺門決事置除事應見數十人史雖有執亮過無不待淨輒推訊州縣獄訟三司制劫有所捕逮流降皆私利臆慮因稱制敕然未始開上也詔書下輔國者已乃施行群臣無敢議出則介士三百人為衛者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探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父帝為聖元指女為妻權以故為梁州長史弟兄皆位臺省李規輔政叩頭言且亂國於是詔殺不諱中書出者規必審覆輔國不悅時

太上皇居興慶宮帝自後道末起居太上皇亦間至大明宮或相逵道中帝命陳玄禮高力士王承恩親悅王真公主帝在大上皇左右禁園子弟口奉聲伎為娛樂輔國素微賤雖恭貴之士等備不為禮怒之欲立奇功自固初太上皇每置酒長慶樓南偏大道因裝回觀覽或父老過之皆拜舞乃去上元中勳南奉事吏過樓下因上謁太上皇賜之酒詔公主及如仙媛主之及召郭英八王統等飲春于頗厚輔國因言於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玄禮力士等將不利陛下云軍功臣反側不自安願徙太上皇入禁中帝不聽先時興慶宮有馬三百輔國

輔國即伏兵後宵門迎太子伺變是夜捕二王及中人朱輝光馬英俊等囚之而殺后他殺代宗立輔國等以逆策功餘族危至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老奴處決帝默然欲剪除而憚其兵因尊為尚父事無大小率關白群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頗自安人得進司空兼中書令定封戶八百木費以左武衛大將軍孫德盛代為開廐群牧苑內營田五坊等使以右武衛大將軍葉子昂代判元帥府行軍司馬賜輔國大策於外中外聞其失勢眾相賀輔國始惘然憂不知所出表已解官有詔進封壽安郡王仍為司空尚父許朝朔望輔國致入中書從

夫門者不納也。高父深宰相不可入。輔國氣塞火。乃曰。若以死  
罪。即君不。請地下事先帝矣。事後辭謝。有韓。劉。趙。房  
步。元。中。待詔翰林。趙位司天監。趙起居舍人。與輔國。趙基。  
輔國。趙中書。趙進。趙書監。趙中書舍人。裴。引。為。山。陵。使。判。官。  
輔國。趙。俱。流。嶺。南。賜。死。自。輔國。從。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  
積。不。平。既。嗣。位。不。欲。趙。趙。遣。使。者。夜。刺。殺。之。年。五。十。九。其。首。  
湘。中。殊。右。臂。告。秦。陵。然。備。秘。其。事。刻。木。代。首。以。葬。贈。太。傅。諡。曰。  
醜。後。特。州。判。史。杜。濟。以。武。人。為。守。門。將。自。言。判。輔。國。者。

論曰。本朝則。生。醜。醜。則。納。聚。未。聞。家。族。之。名。而。守。人。得。以。  
售。其。術。者。也。肅。宗。之。即。位。也。年。論。四。十。矣。想。自。為。太。子。時。意。  
不。能。不。吞。秦。於。高。者。而。李。輔。國。日。侍。東。宮。必有。窺。其。微。而。冀。  
得。一。中。其。款。者。故。為。鬼。爪。神。靈。宣。武。致。策。逆。史。之。力。為。多。逆。者。  
名。毋。錫。帝。且。主。毒。害。神。符。之。而。彼。復。何。所。勸。忌。乎。是。故。輔。國。  
則。多。官。可。無。八。座。可。攝。宰相。可。求。而。南。北。司。之。事。可。兼。而。視。  
也。估。勢。則。口。救。可。行。相。臣。可。逐。妖。人。可。庇。而。潭。州。判。史。卒。不。  
得。其。死。為。化。上。則。建。寧。可。謀。上。皇。可。劫。張。皇。后。越。竟。二。王。可。  
殺。而。呼。號。寢。疾。之。主。不。當。燬。琬。矣。先。正。有。言。肅。宗。信。任。輔。國。  
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而。專。以。利。天。下。

念。階。之。禍。也。何以。知其。利。天。下。哉。於。乾。樹。鷄。知。之。乾。樹。鷄。之。  
傳。知。以。天。子。崇。耳。年。後。知。有。播。遠。之。名。父。恢。後。之。遠。國。而。指。  
責。神。於。輔。國。莫。感。焉。噫。輔。國。不。當。以。柔。謹。當。乎。帝。之。而。知。  
其。易。與。而。彼。傲。然。肆。其。毒。則。肅。宗。利。天。下。一。念。階。之。禍。也。  
輔。國。謂。帝。利。乎。也。一。妖。人。中。秦。楚。也。  
潭。州。判。史。麻。承。貴。也。建。寧。王。俊。越。王。傳。免。其。例。

程元振

程元振，京北二原人，少以直人直內侍省，遷內射生使，飛龍殿副使，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數，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為代宗，拜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帝以樂子昂判元帥行軍司馬，因辭，乃以命元振，封保定縣侯，尋遷驃騎大將軍，鄂國公，總禁兵，不給嚴，權震天下，在輔國右，山法又選之，軍中呼十郎，王仲昇者，初為淮西節度使，與襄州張維瑾部將戰中州，被執，賊平，元振薦為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將軍兼大夫，由仲昇始，裴冕與元振許，乃持韓穎等罪，貶池州，丞

者，此公即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莫不爭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至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雖一魚朝恩，以陝御戮力，陛下獨能以此守社稷乎，陛下以今日勢，為安邪危邪，若以為危，豈得高枕不為天下計，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飲藥，不當疾，病無藥也，陛下視今日病，何藥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而費于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意出內使，諱諸州，獨留朝恩備左右，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制尊號，下詔引發，幸德勳行，屏嬪妃，任將相，右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逆乎，且即豪士，而與朝廷會，若以朕惡未收，則帝王大器，敢妨，豈賢其時，天下所往，如此而無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請亦臣族，以謝疏聞，帝顧公諱不與，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致歸田里，帝還，元振自三原衣婦人衣，私入京師，舍司農卿陳景諒家，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溱州，景諒與新興尉元振行至江陵，時又有駱奉先者，亦三原人，歷右驍衛大將軍，數送帝討伐，尤見信，廣德初，監僕固懷恩軍者，奉先恃恩，舍其懷恩不平，既而懼其譖，遂叛，事平，擢奉先軍容使，掌禁內，兵權煇盛，然奉先初，以吐蕃數驚京師，始城郭，以奉先為使，悉毀城外

唐會無尺林葉封江國公監鳳翔軍大周本年

論曰。考閱王者無私。夫以父母天下之人。而猶存私怨私德。則受憎辟於片念。而威福於終身。其弊必且中於國。而其勢卒至於不可圖。大非私之為害乎。吾讀唐史。張后本謀。非私之。越王係也。不勝輔國之憾。其所以心焉。而代宗弗許。如轉而授甲於孫。程元振黨於輔國者。盡其謀以自救也。豈為代宗忠計。而胡德之深。和寵秩既隆。威權遂熾。蓋至。上將元勳。相繼誅斥。而天下索然。解體。乘輿搖越。復輪不而。此迫於公謀。而待以不死。帝可謂厚於報德矣。而元振顧發以怨報我。其兵王者之不可私也。

魚朝恩

魚朝恩。涇州涇川人。天寶末。以品官給事黃門。由陰黠。善宣納。詔令。至德初。監李光進軍。京師平。為三宮檢書使。以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凡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史思明攻洛陽。朝恩以神策兵七隊。洛陽陷。思明長驅至硤石。使子朝義為游軍。肅宗詔發兵十萬。循渭而來。以濟師。朝恩按兵陝東。使神策將衛伯玉。與賊將康文景等戰敗之。洛陽平。徙屯汴州。加開府儀同三司。封馮翊郡公。寶應中。運七隊。代宗避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悉軍奉迎。

華陰。乘輿六師乃振。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專領神策軍。賞賜不涯。朝恩宵小人。恃功岸忽。無所憚。僕固瑒攻絳州。使姚良。按溫誘回紇。陷河陽。朝恩遣李忠誠討瑒。以霍天賜監之。王景岑封良王布。遣監之。敗瑒於萬泉。生擒良。高暉等引吐蕃入寇。道剽德信討斬之。故朝恩因麾下數克獲。竊以自高。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功臣第一。心媚之。乘相州敗。醜為詆譖。肅宗不內其語。然猶羅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故朝恩內慙。乃勸帝徙洛陽。欲遠戎狄。百僚在廷。朝

思從十餘人持兵出曰。當數犯節。汝幸洛云。何宰相未對。有  
近臣折曰。致使反耶。今遣兵足以捍寇。何適脅天子。宗廟廟焉。  
朝思色沮。而于保亦謂不可。乃止。朝思奸引程淳從生。虛門下。  
諱五經大義。作文。謂才無文武。微問程。永泰中。詔判國子  
監。魚鴻臚禮部。內飛龍閣。封鄭國公。始詣學。詔宰相。常奉  
官六軍將軍。悉集京地。設食內教坊。出音樂。俳倡備燕。大臣子  
弟二百人。未禁雜然。為附學生。到廣次。又賜錢千萬。取子錢供  
秋。每視學。從神策兵數百。京兆尹黎幹率錢。送者一。費數  
十萬。而朝思色常不足。凡詔會群臣計事。朝思皆先。旋辭折。既

坐人出其上。雖元武耕種亦拱默。唯禮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  
御史李休。酬詰往送。未始降屈。朝思不懌。然附以勳。造又謀將  
易執政。以震朝廷。乃會百官都堂。且言宰相者。和元氣。解群生。  
今水旱不時。屯軍數十萬。儲運困竭。天子卧不安席。宰相何以  
輔之。不避避賢路。然尚可賴乎。宰相悅。皆皆失色。造徒坐  
送之。曰。曰。陰陽不和。五穀踴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哉。且軍擊  
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可相維。又七十萬。儲糧  
所以不足。百司無稍食。軍容為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  
朝思拂衣去。而南謝朋黨。且字我。會釋菜。執易并坐。百官咸在。

言。豈有覆跡。象以從宰相。王結怒。元載怡然。朝思曰。若若常情。  
笑者不可測也。載衛之未發。朝思有賜。觀沼。朕與。長為保。初  
為章。大后為福。即后以名。許之。於是同度。志。公。城。四  
江。諸。等。清。字。樓。榭。百。司。行。焉。將。相。改。其。其。材。法。與。作。象。無  
慮。萬。德。既。數。毀。郭。子。儀。不。見。聽。乃。達。盜。發。其。先。家。子。儀。跪。辭。自  
解。以。安。求。疑。以。之。讓。判。國。子。監。鴻。臚。禮。部。等。使。加。內。侍。監。從。封  
韓。增。寔。封。百。戶。俄。為。檢。校。國。子。監。初。神。策。都。虞。侯。劉。希。暉。遣  
能。騎。射。最。為。朝。思。此。信。以。太。僕。卿。封。交。河。郡。王。兵。馬。使。王。駕。龍  
獨。理。學。亦。封。徐。國。公。布。道。誡。朝。思。置。飲。北。軍。除。縱。惡。少。年。橫。捕

富人。付史考訊。因中以法。錄資產入之軍。皆注服。死。故市人  
號入地牢。又萬軍吏。實明。親。侍。朝。思。捕。捕。志。行。積。財。鉅。萬。人。無  
敢。發。其。藏。朝。廷。裁。決。朝。思。或。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  
乎。帝聞。不喜。養。息。令。藏。者。尚。幼。為。內。給。使。服。綠。與。同。烈。羊。念。歸  
白。朝。思。明日。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全。繫。在。班。列。上。帝。未。答。  
有。司。已。奉。紫。服。于。前。令。徽。稱。謝。帝。笑。曰。小。兒。章。服。大。稱。滋。不。悅。  
元。載。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昭。見。京。地。學。以。財。結。其。黨。皇。帝。溫。周  
皓。溫。方。也。陝。而。皓。射。生。持。自。是。朝。思。隱。與。語。意。為。帝。知。希。暉。覺  
帝。指。表。白。朝。思。朝。思。懼。然。見。帝。接。遇。未。衰。故。自。安。而。潛。計。不。軌。帝



遂傳載決除之懼不克載回陛下第身所必必派朝思入殿帝  
從武士百人自衛結統之而溫極兵在外載乃從鳳翔戶李勉  
王鄭度山南而道以溫代即度鳳翔陽重其權定山溫以自助  
載又謀斬鳳翔之郭典亦北以郭監屋及鳳翔之既資難與地  
王而以典平武功鳳翔之扶風天典與神策軍朝思利其土地  
自封疆不知為度也郭子儀密白朝思嘗結同智光為外應火  
領內兵不早圖變且大載留溫京師未即達約與結共誅朝思  
謀定以聞帝曰吾圖之勿及矣初少塞金安禁中既罷將還營  
有詔留謀事朝思素肥每乘小車入宮帝聞車聲危坐載守

中書省朝思至帝責其異朝思自辨性傲時與左右舍繼之元  
年四十九外無知者帝隱之下詔罷觀軍容等使增定封戶六  
百內侍監如故外戚言既本詔乃投煙云還尸於家賜錢六百  
萬以葬帝懼軍亂進制布道王駕鶴並兼御史中丞又下詔慰  
曉將士獨希道自知同惡言不避駕鶴白蔡之遂賜死而曹明  
親來得幸於載故載寒隸江西使立功自贖路嗣恭榜殺之所  
厚禮却尚書禮儀使裴士淹戶部侍郎度支第五琦皆世貶  
論曰使未有以觀軍容名若有之自無朝思始夫軍容亦莫  
以觀也凡節度之師誠不相統一故統而一之獨不有郭汾

陽在初即觀軍容亦莫符朝思為也奈何歷事二主思氣隆  
赫俄而開府保同矣依而專與禁兵兵俄而天下軍容兵人  
俄而判國于燕矣其初諸學也文武悉送未業雜皆京兆其  
際農坊奏樂俳倡備燕費與天子臨幸琦朝思深何憚而不  
請伯宰相奉天下軍盡出其手和撫隙既開乃始倚元載決  
意誅之而天子加臨大威喘喘為不克是慮則安制家以微  
荷文宗然矣雖然身浴已決近臣一折即沮帝指不漸者是  
一白即懼朝思雖信者然亦言者不可以理勢然論者當列  
國于時廷臣皆如常矣持謀不抗吾意朝思之氣必奪而燕

官之讓寧待封爵之日乎此乎將求辱京戶則其勢已成  
川田父惡能以同耻者宰相之中雪也  
手行李錄 京戶前記  
伊川田父和記

審文場 霍仙鳴

審文場。霍仙鳴者。姑蘇韓東宮。事德宗。未有名。自燕朝恩死。官人不從。與兵帝以禁衛。書白志。志勇多。納富人全。補軍。此收其屬。而身不在軍。及涇師亂。帝召近衛。無一人至者。惟文場等。平宦官。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帝選志勇。并左右軍。付文場主之。興元初。詔點神策左右兩兵馬。以王希遷監右。而烏有麟為左神策軍大將軍。軍帥由此始。帝自山南還。而軍復完。而帝志留將難制。故詔文場仙鳴分總之。廢天威軍。入左右神策。是時宦官權震朝廷。諸方節度大將。多出其軍。臺省要官。走門下可

援引者。足相顯。衛士朱華。以按摩得幸。文場。來慮補置。索賕數萬。而藩鎮贈遺。累百鉅萬。畧士妻女。無所憚。詔赦之于軍。其隆赫如此。久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各二員。詔文場為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為右。其希望為左神策中護軍。張尚進為右中尉。護軍自文場等始。後仙鳴移病。帝賜十馬。令諸祠祈解。後稍愈。已而暴死。帝疑左右進毒。捕詰小使問狀。誅數十人。贈開府儀同三司。以內常侍第五守亮代之。文場推累驃騎大將軍。時監察御史崔遠行囚于軍。史為具酒食。遠歡悅。故不拒。文場劾奏。詔流遠遠方。文場年老致仕。卒。其後楊志廉孫。禁蒙為

左右中尉。招補驃騎。與宦官略等。帝晚節。聞民間語。禁中事。而北軍。太學生何誅。曾繁訊人情。大懼。司業武少儀。上書。有知罪不測。願明示四方。俾得釋。是時宦官復盛矣。希望者。涇陽人。歷明威將軍。贈洪州都督。尚進河東人。歷忠武將軍。贈開府儀同三司。志廉弘農人。歷左監門衛大將軍。禁蒙涇陽人。歷右武衛大將軍。並贈揚州大都督。

論曰。舍大收。小人亂。其白志。謂乎。當朝。思。其。開氣。德。未。初。政。斯。然。攬。權。光。起。扶。志。其。流。而。特。學。兵。柄。校。之。志。勇。志。勇。不。于。是。時。失。心。報。主。惟。斯。是。繫。不。天。之。奇。曾。不

能。敵。一。甲。一。騎。之。用。致。審。霍。輩。漫。得。以。給。其。臂。而。奪。之。而。禁。衛。重。兵。世。歸。閹。宦。夫。非。情。帥。之。謀。國。哉。雖然。當。是。時。元。勳。上。將。豈。無。可。與。禁。兵。者。而。德。宗。輕。罪。之。志。勇。旋。漢。殺。而。運。之。內。侍。夫。竟。同。終。遂。泥。不。振。則。誤。國。之。罪。吾。又。不。獨。為。志。勇。責。矣。嗚。呼。崔。遠。之。為。御。史。也。而。流。朱。華。之。為。衛。士。也。而。志。韓。全。義。之。倉。牖。也。而。此。李。景。略。之。成。望。也。而。說。則。文。場。較。仙。鳴。不。庶。嗚。呼。而。橫。邪。噫。儻。微。鄭。細。一。諍。中。尉。之。麻。遂。宜。矣。史。稱。德。宗。多。猜。情。不。知。何。以。獨。推。心。此。屬。也。

即光起使誰受錄馬德宗杖之劉志異與黎幹比而蓋故長流既死

唐

劉貞亮 吐突承璀

劉貞亮本俱代名文珍。嘗所養宦父。故改焉。性忠謹。謀義經。平涼之盟。在深城軍中。會虜虜被執。且而俄而得歸。出監宣武軍。自置親兵千人。貞元末。官人傳兵附唯考益衆。會順宗三。海廟弗能朝。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柳宗元等。然後下中書。然未得遂。遂奪神策兵。以自鍾。即川范布朝。為京西北禁軍都將。收官者權。而忠

言素慎謹。每見叔文與論事。無敢異同。唯貞亮乃與之。年又惡朋黨。結固典中人劉光琦。薛文珍。尚休。解玉。呂如全等。同勸帝立廣陵王為太子監國。帝納其奏。貞亮召學士衛次公。知制誥李程。王涯。至金鑾殿。革定制。太子已立。盡逐叔文黨。善政大臣。謀者美其忠。高崇文計劉。諒為監軍。初東川節度使李康為關所破。因之。崇文至。關歸康。求雪。貞亮劾以不拒賊斬之。故以專悍見譽。遷累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元和八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憲宗之立。貞亮為有功。然終身無所寵。且如金府內侍者。內常侍翰林使。坐擅取梓材治第。送來都獄。至閏卯

自後。又郭吳醉。解衣禁。秋。殺之。五坊米起。吳王志志。繼厲。其入氏家。持二日。奪賊。由是莫不懼。

吐突承璀。字仁貞。關人也。以黃門直。東宮為掖廷局博士。睿察有才。憲宗立。擢崇名監門將軍。左神策護軍中尉。左衛功德使。封荊國公。王承宗叛。承璀攝帝親征討。因請行。帝見其果敢。自喜。謂可任。即詔承璀為行營都討處置使。以左右神策及河河南浙西宣慰兵。送之內寺伯宋惟澄。曾進玉。為館驛使。自河南陝河。陽惟澄。登主之。京華河中至太原。進玉主之。又詔內常侍劉國珍。馬朝江。分領易定。幽。滄。等州糧料使。於是謀官李。卿。許

孟容。李元素。李夷簡。呂元膺。魏。孟簡。獨孤。郁。既。平。仲。白居易等衆。對廷。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為四方笑。帝乃更為招討宣慰使。為御通化門。慰其行。承璀御衆。無它。遠。器。為。盧。送。史。梅。仲。踰。年。無。功。賴。中。詔。攝。使。執。送。史。而。問。遣。人。說。承。宗。上。書。待。罪。乃。詔。班。師。運。為。中。尉。平。仲。動。承。宗。輕。謀。禁。賦。換。國。威。不。斬。首。無。以。謝。天下。帝。不。獲。已。深。為。軍。器。莊。宅。使。尋。拜。右。衛。上。將。軍。知。內。侍。省。會。劉。希。光。納。羽。林。大。將。軍。孫。璋。錢。二十。萬。鎰。求。方。鎮。有。詔。賜。死。跡。雖。承。宗。故。冷。出。監。淮南。軍。織。人。太子。通。事。舍。人。李。涉。授。應。言。承。宗。等。冠。狀。於是。孔。微。知。國。事。聞。其。利。不。受。即。表。其。表。逆。

為峽州司會奉羊。黑帝於承瓊珠厚。會李隆在翰林。苦論其過。故遣之。帝後欲還承瓊。為羅路宰相。召為內子前庫使。漢左神策中尉。忠昭太子亮。承瓊請王禮王不送。帝歸一室。藏所賜詔敕。地生三人。為之。影其除。之。論羊。帝崩。神策衛前謀殺之禁中。敬宗時。左神策中尉馬存亮。論其死。詔許于士。昨拔菜。宣宗時。權士。昨右神策中尉。是時。諸道。敬宗。見。號。白。胡。荷。取多。後皆任事。當時。謂。胡。為。中。官。居。職。成。通。中。社。宣。敬。為。觀。察。使。每歲時。遣。吏。致。祭。其。先。時。號。敬。使。暴。尸。宣。敬。卒。用。群。官。力。使。宣。敬。觀。祭。使。

論曰。憲宗之立。刺。白。亮。與。有力。為。而。終。身。無。耐。假。似。得。叔。之。道。矣。然。吐。突。承。瓊。且。以。青。宮。舊。侍。淫。華。思。顧。其。討。成。德。也。寵。以。大。帥。親。為。慰。遠。微。獲。平。天。下。以。佐。軍。興。維。禁。賦。擢。成。而。弗。忍。洪。罪。尋。且。罷。宰相。而。執。運。其。致。物。為。皇。易。所。謂。子。子。刺。者。子。為。呼。忠。如。李。隆。受。主。知。如。李。隆。卒。不。能。回。英。主。之。志。而。然。一。估。寵。之。則。別。格。心。難。矣。

馬存亮

馬存亮字李明。河中人。元和時。累擢左神策軍副使。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進左神策中尉。軍所籍凡十餘萬。存亮科米尤精。任無羅士。却無元。敬宗初。染香上張。與卜者。前。京。明。善。京。明。曰。我。當。為。子。卜。子。當。御。殿。食。我。與。馬。吾。聞。上。書。夜。獵。出。入。無。度。可。用。也。打。每。輸。棗。材。八。官。衛。士。不。可。也。乃。除。結。諸。上。百。餘。人。運。兵。車。中。若。輸。材。若。入。右。銀。臺。門。約。昏。夜。為。變。有。詰。其。載。者。招。謂。謀。變。殺。其。人。出。兵。大。呼。成。列。活。堂。門。閉。時。帝。擊。毬。請。思。敬。驚。時。方。右。神。策。或。曰。賊。入。宮。不。知。東。幕。道。遠。可。虞。不。知。入。左。

軍。近。且。連。逆。之。初。帝。常。親。右。軍。中。尉。梁。守。謙。每。游。幸。而。軍。前。戲。帝。多。敬。右。勝。而。右。軍。以。為。望。至。是。存。亮。出。迎。捧。帝。走。注。負。而。入。以。五。百。騎。往。迎。二。太后。比。至。而。賊。已。斬。關。入。請。思。殺。并。御。坐。盜。乘。輿。餘。膳。揖。京。明。偶。食。且。曰。如。占。京。明。驚。曰。止。此。乎。詔。悉。之。悉。以。寶。器。賜。其。徒。攻。于。箭。庫。伏。士。拒。之。不。降。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持。軍。何。文。格。宋。叔。祀。並。光。亮。右。神。策。大。將。軍。李。泳。尚。國。忠。率。騎。兵。討。賊。日。暮。射。詔。及。京。明。皆。元。始。賊。入。中。人。倉。卒。望。仙。門。出。奔。內。外。不。知。行。在。遲。明。書。插。亂。黨。左右。軍。請。官。車。駕。還。羣。臣。詣。延。英。門。見。天子。然。至。者。不。十。一。二。坐。賊。

所入關不禁者數十人杖而不誅。賜存亮建封戶二百。恭守謙  
進開府保同三司。它論功賞有差。存亮於一時功最高。乃推去  
權勢。求監淮南軍。代運為內飛龍使。太和中以右領軍衛上將  
軍致仕。封武國公。卒。贈揚州大都督。存亮還事德宗。史六朝皆  
端畏。善詞上。始去禁衛。衆皆泣。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唯存亮  
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遵美父季茂。為掖廷局博士。大中  
時。有官人謀弒立宗。是夜季茂直成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明  
日帝勞回。非滿吾危不免。相北院副使。然內極密使。遵美歷在  
軍容使。嘗數回。北司供奉官。以勝彩給事。今執易過矣。種密使

無廢事。唯三椽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此楊復恭奪宰相權  
之夫也。蓋疾時中官肆橫云。遂送此宗還鳳翔。求致仕。隱青城  
山。年八十餘卒。

論曰。此忠重感。抑權群小。時右軍偏承寵遇。及舍卒。若難別  
意。所未屬之馬存亮也。存亮歷事累朝。精勵士位。固非區區  
估者者。乃功成不反。謝權求出。當守澄。誣構中。屬受主行  
而用諸公。謀南司。賢矣哉。獨為水。備稱。尚未離一。之。務  
再。嚴。遵美。引。分。自。安。絕。賴。上。矣。

昭德錄

仇士良

仇士良。字直美。涇州興平人。明宗時。得侍東宮。憲宗即位。再遷  
內給事。出監平盧成。翔等軍。嘗次數水驛。與御史元稹事。令上  
殿。擊傷。中丞王播。奉御史中使。以先。至。澤。正。飛。請。如。舊。事。  
帝不直。稹。斥其官。元和太和間。數任內外五坊使。秋。檢。磨。四。歲。  
所至。遺。史。供。餽。器。喜。寇。盜。文。宗。與。李。訓。致。殺。王。守。澄。以。士。良。素  
與。守。澄。隙。故。擢。左。神。策。軍。中。尉。兼。右。衛。功。德。使。使。相。廢。田。已。而  
訓。謀。悉。逆。中。官。士。良。恃。其。謀。與。右。神。策。軍。中。尉。兼。弘。志。大。監。薛  
使。安。守。奉。扶。帝。還。宮。王。涯。舒。元。興。已。就。縛。士。良。肆。言。辱。令。自。承

反。示。謀。於。朝。於。時。莫。能。辨。其。情。皆。謂。該。反。士。良。固。縱。兵。捕。無。輕  
懸。罷。而。軍。公。卿。半。空。事。平。加。特。進。右。統。衛。大。將。軍。弘。志。右。衛。上  
將軍。兼。中。尉。守。奉。右。領。軍。衛。上。將軍。李。石。輔。故。積。積。有。風。岸。士  
良。與。論。謀。數。臣。誅。志。之。使。賊。判。石。於。親。仁。里。馬。遠。而。免。石。懼。辭  
位。士。良。益。無。懼。澤。路。割。送。諫。本。典。訓。約。誅。鄭。注。及。訓。死。情。士。良  
詳。志。乃。上。書。言。王。涯。等。八。人。皆。宿。滿。大。臣。願。保。富。貴。何。苦。而。反  
今。大。戰。時。加。已。不。可。追。而。名。曰。逆。賊。合。情。九。泉。不。然。天。下。美。夫  
即。士。良。禍。伏。身。誰。肯。與。陛下。共。治。邪。即以。訓。所。移。書。遣。部。將。陳  
季。卿。以。聞。季。卿。至。會。石。遇。盜。索。師。據。疑。不。敢。進。送。諫。大。怒。殺。季

卿勝言于朝。人言臣與誅誅法。以注本官整所提掣。不使聞知。今四方共傳宰相除內官。而兩軍中尉聞自殺。子相殺賊。謂為反逆。有如大臣扶無將之謀。自宜執付有司。安有懸停初橫尸閣下哉。陛下視不及聽。未聞也。且臣人根索。莫能在此。臣款而陳。恐橫遭殺害。謹封緘。封緘甲兵。為陛下腹心。如諸臣難割。等以死清名。例言聞。人人傳觀。士良溫怒。即進送誅檢校。司徒欲誅其言。送誅知可勃。漢言臣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道洗。宥罪等罪。不可聽。則言不宜出。安有死光不中。而生者荷錄。固辭。系上書。恭指士良等罪。帝雖不能去。然倚其言。若白諱。自是鬱鬱不樂。兩軍遂熾。喜會絕矣。開成四年。苦風痺。少間。召宰相見廷英。退坐。思故。勸左右曰。所直學士謂。謂曰。周焜也。召至。帝曰。自爾所况。朕何如主。焜再拜曰。臣不足。以知。然天下言陛下。允舜主也。帝曰。所以問。謂與同。報漢獻執愈。焜惶駭曰。陛下之德。以康文景。未足比。何自方二主哉。帝曰。報獻受制。雖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不及遠矣。因注下。焜伏地。涕。後不復朝。至大漸。云。始。樞密使劉弘遠。薛季稜。宰相李瑋。楊嗣復。謀奉太子監國。士良與弘志。謀。更。弘志。不。送。乃。燭。詔。王。為。皇。太。弟。士良。以。兵。奉。迎。而。太子。還。為。陳。王。初。拉。格。太子。愛。楊。貴。妃。謀。立。帝。

王不克。武宗已立。士良贊其事。勸帝除之。以絕人言。故王也。皆死。士良遣驛騎大將軍。封楚國公。弘志。韓國公。美封戶三百。俄而。王。嗣。復。罷。去。弘。遠。季。稜。誅。兵。帝。每。防。維。士。良。有。援。立。功。內。是。疑。之。賜。示。尊。寵。李。德。裕。為。名。士。良。愈。怒。會。昌。二。年。上。尊。號。士。良。宜。言。宰相。作。故。書。減。禁。軍。陸。程。易。殺。以。怪。怨。語。兩。軍。曰。審。有。是。據。前。可。爭。德。裕。以。白。帝。命。使。著。論。某。軍。曰。故。今。自。朕。意。宰相。何。豫。爾。渠。飲。是。士。乃。恬。然。士。良。惶。惑。不。自。安。明年。進。觀。軍。容。使。無。統。右。軍。以。疾。辭。罷。為。內。侍。監。知。省。事。因。請。老。詔。可。再。年。贈。楊。州。大。都。督。士。良。之。老。中。人。舉。送。道。第。推。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誇。乎。衆。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開。眼。眼。必。觀。去。見。德。臣。則。人。納。諫。智。深。慮。遠。或。玩。好。省。游。幸。子。屬。思。且。薄。而。權。輕。矣。為。諸。君。計。莫。若。強。財。債。盛。鷹。馬。日。以。進。獵。聲。色。盡。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逐。街。閭。外。事。萬。機。在。我。思。深。權。力。致。為。往。我。衆。再。拜。士。良。教。二。王。一。祀。四。年。相。會。融。二十。餘。年。亦。有。街。自。將。思。禮。不。表。示。死。之。明年。有。舊。其。家。藏。兵。數。千。詔。削。官。爵。籍。其。家。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誅。辱。殺。廣。帝。在。煥。由。為。翰林。學。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秘。殿。見。士。良。等。坐。堂。上。帷。帳。同。坐。謂。漢。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改。今。名。荒。闕。皇。太。后。有。制。更。

三副長學士嘗作說慎由萬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音可輕謀。換由親族中未千人。兄弟群從。止三百。何可與覆謀事。雖元不承命。士良等默然。乃啟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數。帝退矣。帝使者既而。士良指帝曰。不為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換由水。或曰。世注。禍及爾末。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時人某知。持沒以較其子。流故。儼惡中宮。終討除之。蓋禍原於士良。壯志云。

論曰。自周公以無違勅成王。而天子之不可開。也。法家拂士。雖能言之。乃仇士良亦以是語其徒。抑。然法家拂士。不於天子開。想即於淫也。而士良之不效。天子開。想其即於理也。其日以聲色狗馬。雜然誘而中之。今其蛇龍馬。微而不可。已而遂乃可以得志。陰代士良。是腹之蠱。而苗之蠱也。何其敢於禍人。國至此。雖然。盛之刺矣。身持。其後。唐祚尚木。告終。而內侍者。已先。其所以禍人。國者。亦適足以自禍耳。獨恨其貽禍於天下。後世未。歎也。

楊復光 曹如懸

楊復光。閩人也。本喬氏。有武力。少養於內常侍。其家頗以節。詎自奮。立价寺之。宣宗時。立价監鹽州軍。誣殺刺史劉。泉有威名者。世訟其冤。稍遷左神策軍中尉。詣去宰相楊。權寵震時。復光有謀。累監諸鎮軍。乾符初。佐平盧節度使。晉元裕。擊賊。王仙芝敗之。招討使朱成。擊仙芝於江西。復光在軍。請刊官。其意。約賊降。仙芝遣將高君長。自縛如約。成疾其功。遂請傳。宗謀之。故仙芝怒。復引兵叛。後天子召成。階。辭之。以兵與復光。乃進。舍徐唐。王。為招討。復光仍監軍。釋之。素。荆。而也。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定其地。以忠武列將朱浩。領荆南。奉軍。將段彥謨。佐之。復光父嘗監忠武軍。而浩已為大將。見復光少。不為禮。彥謨亦耻居浩下。遂有隙。復光曰。胡不殺之。彥謨引。傑士擊。故浩。復光以容常。假。留。漢。而奉浩罪。騰。為。朗州刺史。詔。鄭。紹業。為。荆。南。節。度。使。以。復。光。監。忠。武。軍。屯。鄧。州。遣。賊。右。衛。帝。而。奔。召。紹。業。見。行。在。復。光。更。引。彥。謨。為。荆。南。節。度。使。彥。謨。給。行。遣。復。光。以。黃。金。數。百。而。為。讎。其。遂。志。武。周。炭。受。賊。命。李。夜。宴。召。復。光。左右。四。彼。既。附。賊。必。不。利。公。不。如。毋。行。復。光。固。往。酒。時。語。時。事。復。光。注。曰。大。夫。所。感。獨。思。與。義。耳。彼。不。顧。恩。義。

魏利其何丈夫代。公奮大封侯。乃指十八。業天子。北而臣賊。何思義利。苦味味。和。及流涕曰。吾力不足。陽合而陰離之。故召公計。同持林盟。曰。有如酒。即遣于守。采新賊使于傳令。秦宗權據蔡州叛。發。漢光以志武。兵三千人見之。宗權即遣部將王叔持兵萬人。送漢光定刺。襲師次。師淑。遂。漢光斬之。并其軍。為八。以。漢光。張。李。王。建。韓。建。等。為。之。將。進。攻。而。賊將。朱。溫。何。勤。遂。戰。大。敗。遂。北。州。進。北。藍。橋。會。甘。喪。班。師。緣。起。為。天。下。兵。馬。都。監。監。諸。軍。與。東。面。招。討。使。王。重。榮。并。口。定。關。中。朱。溫。守。同。州。漢。光。遣。使。賜。論。溫。以。所。部。降。方。賊。之。鍾。重。榮。憂。不

知所出。謂漢光曰。臣賊和。且負國拒戰。則兵寡奈何。漢光曰。李克用與我。世共患難。其為人奮不顧身。此數召未即至者。由太原道不通耳。非忌禍也。若論上意。彼宜必來。重榮曰。善。白王。鐸。以。詔。使。至。太原。克。用。兵。乃。出。京。師。平。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同。華。制。置。使。封。弘。農。郡。公。賜。號。省。忠。輝。武。臣。國。平。難。功。臣。辛。河。中。時。觀。軍。容。使。諶。曰。忠。肅。漢。光。御。下。有。恩。軍。中。聞。其。死。皆。慟。哭。而。麾。下。多。主。功。者。諸。子。為。將。帥。數。十。人。守。宗。亦。為。忠。義。節。度。使。

中人皆知怒者。當家下。頗。漢。勢。賊。在。長。安。知。怒。以。清。河。二。谷。之。

人。傳。山。為。也。不。屈。賊。除。殺。士。辛。變。衣。服。言。語。與。賊。類。甚。色。入。長。安。攻。賊。營。賊。大。懼。帝。聞。賜。金。紫。指。內。宮。侍。關。帝。持。運。日。大。言。武。且。重。來。大。散。關。下。問。群。臣。可。歸。者。約。之。曰。今。夜。謂。然。密。令。王。行。諭。以。郢。州。兵。度。岷。峨。山。襲。殺。其。衆。

論曰。楊漢光以大義。肯同。友。而。溫。滿。為。盟。曾。知。怒。願。清。山。谷。間。乃。誰。料。衆。故。奇。斯。皆。足。以。破。賊。之。魄。矣。惜。其。底。音。謔。而。終。宋。浩。之。却。漢。光。于。是。乎。不。應。而。知。怒。旋。以。夫。言。實。初。怒。夫。



王守澄 劉克明

王守澄者。大士所來。元和中。監徐州軍。召運。方憲宗。守澄方士說。詔天下求其人。宰相望雨。錢。左金吾將軍。李道古等。白見楊仁。書浮屠。大通仁。查更姓名曰柳泌。大通自言壽百五十歲。有不。死藥。並待詔。翰林。韓人。曰元佐。守有秘方。能化厄。雖為黃金。詔。除執令。與董景珍。李元。載皆介泌。大通。為于天子。天子感其說。泌以金石進。帝。誦之。謙。數。暴。怒。意。守。右。右。時。洋。罪。禁。中。累。息。帝。自。是。不。豫。十。五。年。深。元。會。辟。臣。危。恐。會。義。成。劉。特。來。朝。賜。對。麟。德。殿。侍。出。曰。上。體。平。矣。內。外。乃。安。是。夜。守。澄。與。內。常。侍。陳。弘。

志。誠。帝。於。中。和。徵。歸。所。請。以。暴。崩。告。天。下。乃。與。梁。守。謙。帶。元。素。等。定。冊。立。穆。宗。俄。知。樞。密。事。文。宗。嗣。位。守。澄。有。助。力。進。拜。驃。騎。大。將。軍。帝。疾。元。和。道。罪。久。不。討。故。以。梁。中。勳。為。宰相。謀。回。事。除。之。不。克。更。因。其。黨。鄭。注。李。訓。乘。其。釁。於是。流。楊。承。和。於。驩。州。帝。元。素。象。州。道。中。人。劉。忠。諫。追。殺。元。素。於。武。昌。承。和。次。公。安。賜。死。訓。乃。奔。守。澄。以。軍。容。使。統。節。使。內。奉。齋。醮。賜。死。事。秘。時。無。知。者。贈。楊。州。大。都。督。其。弟。守。洵。自。徐。州。監。軍。召。還。死。於。中。車。劉。克。明。亦。亡。所。來。守。澄。敬。宗。崇。善。擊。道。於是。陶。元。皓。靳。遂。良。趙。士。則。李。公。定。石。定。寬。以。逃。工。得。見。使。殿。內。籍。宣。徽。院。戎。教。坊。然。

皆。出。神。策。錄。事。或。里。間。惡。少。年。帝。與。何。息。殿。中。為。戲。樂。四。方。聞。之。手。以。趨。帝。進。于。帝。者。聞。角。敵。三。鼓。有。碎。首。斷。臂。血。流。廷。中。帝。賜。厚。賜。之。夜。分。帝。所。親。近。既。皆。不。道。又。小。道。又。青。唇。自。是。惡。兒。帝。夜。艾。自。榻。孤。狸。為。樂。謂。之。打。夜。狐。中。人。許。遂。振。李。少。端。端。無。志。弘。侍。從。不。及。皆。削。秩。帝。獵。夜。還。與。克。明。曰。務。澄。許。文。端。石。定。寬。蘇。法。明。王。嘉。憲。閻。維。直。等。二十。有。八。人。群。飲。既。醉。帝。更。衣。巧。思。滅。克。明。與。他。明。定。寬。載。帝。更。衣。室。婦。詔。召。翰。林。學。士。路。隋。作。詔。書。令。終。王。師。軍。國。事。明日。下。遺。詔。終。王。即。位。克。明。等。皆。功。將。易。置。右。右。自。引。支。黨。補。兵。柄。于。時。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

中。對。梁。守。謙。魏。弘。簡。與。宰相。梁。度。共。迎。江。王。復。右。右。神。策。及。六。軍。飛。龍。兵。討。之。克。明。投。井。死。出。其。尸。戮。之。務。澄。等。皆。斬。首。以。狗。藉。入。家。者。又。殺。其。黨。數。十。人。始。克。明。謀。逆。母。禁。不。許。文。宗。立。嘉。母。志。賜。錢。千。緡。絹。五。百。匹。給。婢。二。人。論。曰。王。守。澄。劉。克。明。等。身。負。武。道。法。在。不。赦。克。明。雖。致。難。受。戮。而。守。澄。播。勢。三。朝。文。宗。色。羞。十。載。僅。得。醜。焉。而。幸。訓。如。法。遂。惘。然。自。雄。其。力。謂。中。人。之。命。可。以。談。笑。制。之。矣。功。債。禍。其。露。之。變。非。不。幸。也。雖然。女子。小。人。近。之。不。孫。遠。之。則。怨。也。宋。或。方。士。敬。宗。好。擊。鞠。而。右。右。親。昵。物。見。播。辱。是。播。遠。之。

術。馭逆之人。彼悖悖者。方逞不遜之心。以洩其不堪之怨。則將何所不至乎。以是知尼父之慮遠也。

劉承偕

魏末時。昭義監軍劉承偕。使即使劉惔。權舉軍誹怨。執承偕為亂。帝問裴度何如。而可。度頓首謝曰。臣藩臣不敢與大政。敢辭。問之。對曰。臣承偕怙寵恣睢。情不能堪。思當以書自訴於上。時中人趙弘亮在行營。知狀。帝不自予。欲持情書聞上。陛下嘗知之乎。帝曰。未知也。惔誠惡承偕。何不自以聞乎。度曰。上下懇絕。臣去天稍咫尺。尚自未能自明。况千里單辭。情豈自能。固聖聰哉。故不敢也。帝默然曰。為當奈何。度曰。必欲執忠義。獨下旨紙詔書。數承偕罪。令惔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事感

登。雖為陛下元矣。帝遂曰。久之曰。承偕。太后養子。更思其次。度曰。彼荒可乎。曰。可。乃流承偕。而昭義遂平。

論曰。唐以監軍驩亂者數矣。承偕恣睢。舉軍誹怨。雖暫戮於曾。直言之者。而業已賊小使。被囚係馬。撤裝。晉公忠言。悟主。則昭義不與河朔並起。而為四乎。故人主職在持相也。雖然。開弘簡與元學士比。而授晉公。而師定無成。河朔之患。小禁。則之患大。諒哉。弘簡。魏弘簡也。元學士。魏。

王莽傳 楊公慶

宣宗二子。長即王。無寵。幼黃王。漢愛。欲立之。以非次。故猶豫者久。及漢。遂相不得見。以中尉王。莽。莽懷二心。不可。內侍王。歸。長等三人。使。捕。立。黃王。於是三人相與計出。宗。監。津。南。軍。宗。皆。受。放。出。右。軍。副。元。會。謂。曰。聖。人。不。豫。論。月。矣。中。尉。何。不。入。一。見。聖。人。而。遂。速。出。乎。宗。皆。情。入。至。嚴。殿。帝。已。崩。東。首。宮。人。環。泣。矣。宗。皆。叱。歸。長。等。皆。以。婦。詔。皆。捧。之。亡。命。乃。迎。即。王。立。為。太。子。已。即。位。取。歸。長。等。殺。之。是。為。德。宗。帝。初。立。內。樞。密。話。中。書。攝。相。杜。悺。出。封。封。書。授。之。發。視。則。宣。宗。太。滿。時。官。請。監。

國。奉。也。宣。徽。使。楊。公。慶。繼。至。四。時。事。相。無。名。者。嘗。反。法。處。之。矣。悺。拱。手。曰。此。非。臣。下。所。宜。疏。封。還。之。謂。公。慶。曰。上。欲。罪。宰相。當。於。廷。英。而。承。旨。行。何。倉。卒。乎。公。慶。出。謂。而。樞。密。曰。內。外。一。體。上。新。拜。許。當。施。德。天。下。何。得。遽。督。成。殺。事。相。乎。若。習。以。威。性。中。尉。樞。密。亦。豈。能。自。保。事。涉。深。

論曰。宣宗子即王長。立長法也。顧弱於幼者。而後中尉懷二心。夫二於幼。不忠於長乎。况建儲大事。宰相不謀。而內侍是屬。宣徽樞密。且乘是以撼相臣矣。謂宣宗為英主。其然哉。

田令孜

田令孜。字仲則。蜀人也。本陳氏。咸通時。歷小馬坊使。傳宗即位。擢令孜。右神策軍中尉。是時。西門。匡。胤。位。右。中。尉。世。號。東。軍。而軍。帝。沖。駭。喜。關。為。走。馬。數。幸。六。王。宅。興。慶。池。與。諸。王。關。橋。一。橋。五十。萬。錢。與。內。園。小。兒。尤。耽。狎。以。數。暴。橫。始。帝。為。王。時。與。令。孜。同。計。起。至。是。以。其。知。書。能。處。事。又。帝。皆。狂。昏。故。政。事。一。委。之。呼。為。父。而。荒。亂。無。檢。黃。老。藏。齋。天。諸。席。金。幣。賜。位。子。敬。見。者。日。鉅。萬。國。用。耗。盡。令。孜。語。內。園。小。兒。尹。希。深。王。士。成。等。勸。帝。籍。京。師。兩。市。著。飛。華。商。寶。貨。冰。道。兩。庫。使。者。監。閭。權。坊。茶。關。有。未。訴。者。

皆杖死。京北府。令孜知帝不足。憚。則。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賜。緋。紫。不。以。聞。百。度。崩。弛。內。外。垢。玩。既。所。在。盜。起。上。下。相。掩。匿。帝。不。及。知。是。時。賢。人。無。在。者。惟。任。鄒。魯。會。相。與。僱。員。偷。音。柴。然而已。左拾遺。侯。昌。業。不。勝。憤。指。言。堅。尹。用。權。亂。天。下。既。入。賜。死。內。侍。省。宰相。盧。攜。素。事。令。孜。每。違。白。必。阿。色。偏。和。初。黃。巢。求。廣。州。餉。蘇。兵。攜。款。龍。高。翔。使。有。功。不。聽。賊。因。又。易。置。關。東。諸。節。度。賊。乘。之。陷。東。都。令。孜。急。歸。罪。攜。奉。帝。西。幸。求。出。金。光。門。至。咸。陽。沙。野。軍。十。餘。騎。呼。曰。巢。為。陛下。除。盡。臣。乘。與。令。西。秦。中。父。若。何。望。願。還。宮。令。孜。叱。之。以。羽。林。騎。馳。斬。即以。羽。林。白。馬。載。帝。晝。夜。

馳命駱谷。時陳敬瑄方都度西川。今枚兄也。故請帝奔蜀。有詔以今枚為十軍十二衛觀軍容。制置右神策。頭領使至成都。進右金吾衛上將軍。燕判四衛事。封晉國公。帝見蜀隨。稍驚。日與嬖侍博戲。時時攘袂北望。怆然流涕。今枚伺間。揮呼萬歲。帝為怡悅。因盛稱。敕王鐸。程宗楚。李鈺。敬瑄。方并力。賊不足虞。帝曰。吾初成都。某陳許兵三十。朕黃頭。召黃頭軍。以得。變帝至。大勢將士。危送者。已賜而不及。黃頭軍皆竊怨。今枚。致置酒會諸將。以黃金樽行酒。即賜之。黃頭將郭璘不肯飲。曰。軍容能易偏惠。均衆士。誠大難也。今枚目曰。君有功。邪。答曰。戰

党項。薄契丹。數十戰。此謀之功。今枚喜。怒曰。知之。審以酖注酒中。謀敗。已馳歸。殺一婢。叱血。泔解。因夜燒營。刺城邑。敬瑄討敗之。奔虜都。遂走高駱州。帝聞變。與今枚保東城。自守。群臣不得見。在拾遺。孟昭圖請對。不召。因上疏極諫。君與臣一體相成。安則同憂。危則共難。昔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意肆于賊。唯兩軍中尉。以危乘輿。得全。今百官之在者。率皆重險。出百死者也。昨昔黃頭亂。火照前殿。陛下唯與今枚閉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謀群臣。致入不得。求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非北司之天子。

北司。豈患忘於南司。廷臣。豈無用於枚使。文宗時。宮中災。左右。池使不到。皆被誅。帝有天子播越。而宰相無所豫。群司百官。棄若路人。已事。誠不足謀。而求者。冀可違也。既入。今枚匿不奏。搆詔。昭昭。嘉州司戶。奉軍使人。沈于某。賜津初。昭昭。知止言。必見害。謂家歸。曰。大盜未殄。官整。離間君臣。吾以誅為官。不可坐觀。覆也。既入。必死。而能致吾骸乎。隸許諾。卒葬其尸。朝廷痛之。賊平。今枚以王鐸為僞臣。且無功。而首謀。召沙陀者。楊漢光也。故歸重北司。故罷。釋都統。以漢光功第一。又忌漢光且逼已。故薄其賞。自謂。惟唯。決。繫。王。室。輕。重。出。入。僭。篡。會。復。光。死。大

喜。即。羅。復。泰。極。容。使。又。密。令。王。行。瑜。以。兵。襲。殺。內。常。侍。曹。知。愨。由。是。蓋。自。肆。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帝。以其。寺。語。左右。輒。流。涕。漢。光。部。將。龐。晏。弘。王。建。宗。以。八。都。衆。二。萬。取。金。洋。等。州。進攻。興。元。節。度。使。牛。勣。奔。龍。州。晏。弘。自。為。留。後。以。建。及。張。造。韓。建。等。為。部。刺史。帝。還。懼。見。討。引。兵。走。許。州。王。建。率。衆。勇。四。軍。迎。帝。而。縣。漢。以。建。及。韓。建。等。主。之。號。隨。駕。五。都。今。枚。以。漢。光。故。號。授。諸。衛。將軍。皆。奉。為。子。別。募。神。策。新。軍。以。千。人。為。都。凡。五。十。四。都。分。左右。為。十。軍。統。之。又。遠。親。信。諸。鎮。不。附。已。者。以。罪。除。徒。養。子。巨。祐。宣。慰。河。中。王。重。榮。厚。為。禮。巨。祐。傲。甚。舉。軍。怨。重。榮。因。數。令。

秋罪責其無禮。監軍和融乃去。匡祐運新。今秋且勸圖之。今秋  
白以兩鹽池歸鹽鐵使。即自燕而池相鹽使。重榮不奉詔。表恭  
今秋十罪。今秋自秋自將討重榮。半即軍未攻。鳳翔。李昌符。今  
御延重榮等。兵凡三萬。望沙苑。重榮說太原李克用。連和。克用  
上書請誅今秋。秋帝知之。不從。大戰沙苑。王師敗。秋走還邠州。  
與昌符皆貶。為今秋用。運與重榮合。神策兵清運。各所過皆去。  
克用逼京師。今秋計窮。乃焚坊市。劫帝夜放。開遠門出奔。自賊  
破長安。大宮室。舍廬。十七後。京兆王徽。葺復粗完。至是。今秋囑  
曰。王重榮反。命大宮城。唯昭陽蓮菜二宮僅存。王建以弟芳四

軍危帝。夜亂穿水。遂次陳倉。克用運河中。秋畏克用且偏。與重  
榮連章請誅今秋。而駐鳳翔。今秋請帝幸興元。帝不從。今秋以  
兵入寶殿。逼帝夜出。群臣無知者。宰相蕭道等。皆不及從。秋勸  
興元節度使石君濬。焚關道。絕帝而意。遂悉今秋劫質天子。生  
方鎮之難。秋進迎來興。秋引兵進。行在改與鳳揚。嚴軍。帝次梁  
洋。稍引而南。攻兵及中營。左右被刺。戰者不勝計。今秋懼人圍  
已。索面以行。使王建長劔五百。清道彙傳。圍置校之。次大散關。  
道險澁。帝危及難數矣。分軍守重壁。元連兵。攻長驅。蹶帝。帝以  
關道敗。走他道。困甚。枕王建膝。且寐。覺而飯。僅能至興元。秋重

榮表誅今秋。安慰群臣。詔以今秋為勳。而監軍使。留不去。重榮  
請幸河中。今秋沮而止。宰相遷率群臣在鳳翔者。表今秋。勳圖  
煽禍。惑小人。計文亂。群帥誅之。帝不及省。且詔重榮。餉糧十  
五萬。解給行在。重榮以今秋在。不奉命。攻乃奉嗣。襄王煊。即偽  
位。秋敗。帝乃得還京師。世帝入蜀。諸王徒步以送。帝王至斜谷  
不能進。今秋驅使前。王繼三。且拘許馬可濟。今秋怒。扶王種之  
行。王耻之。及帝病。中外屬意王。今秋入候。帝曰。陛下託臣。否。帝  
直視不能語。今秋自署勳。南監軍使。聞拱宸奉望。軍自衛。盡夜  
馳入城。固表解官求醫藥。詔可。俄削官爵。長流儋州。然猶依款

璽不行。王即位。是為昭宗。楊漢春代為觀軍容使。出王建為壁  
州刺史。是為利州。自署防禦使。因略定閬。即蜀。恭。推。等。州。詔。即  
置永平軍。拜建節度使。今秋謀與建。連。謝。元。朝廷。且。曰。吾子也。  
書召之。建喜。將至。漢。即之。建怒。遣。圍。成都。今秋登城。譙。建。曰。若  
夫父相厚。何見。國。答曰。父子。思。何。故。志。願。父。自。絕。朝廷。苟。改。圖。  
則。父子。如初。今秋曰。吾。欲。而。計。事。建。然。許。今秋。夜。自。印。節。授。建。  
明日。入。成都。因。今秋。若。難。坊。若。右。神。策。軍。未。文。通。為。諸。軍。將。  
疾。今秋。因。事。召。見。致。款。之。既。見。乃。欣。然。更。養。為。子。乃。責。賓。即。李  
茂。貞。也。故。獨。上。書。言。其。罪。詔。為。湖。南。監。軍。凡。二。歲。與。張。瑄。同。日。

元時刑裂帛為紐。按行刑者曰。吾幸位十軍容。殺我庸有禮。因  
教羅人法。既元而邑不燬。乾年中。詔漢官爵。

論曰。田令秋以克復之。際冲較之。劫重權在。孫威福任情。

交亂強藩。劫制天子。至於分皇播越。而備殺三諫。臣以稱天

下。天下可盡。藉乎卒之將相交論。而裂帛受誅。則生乎所為

作威作福者。祇足以救其軀而已矣。

三諫正者。皆遭信口。案五。昭。國。常。澤。也。

歷代內侍考卷之九

唐

楊復恭

楊復恭。字子休。本林氏。守備。後。先。從。元。也。官。父。玄。莫。成。通。中。領  
樞密。世。為。權。家。復。恭。略。涉。禁。術。監。諸。驍。兵。龐。勳。亂。戰。有。功。自。河  
陽。監。軍。入。拜。直。徽。使。權。樞。密。使。黃。巢。盜。京。師。令。復。恭。威。福。斬。喪  
天下。中外。莫。敢。元。惟。復。恭。與。李。渾。夫。忿。復。恭。下。遣。飛。龍。使。渡  
恭。乃。計。疾。藍。回。傳。弟。出。居。興。元。復。為。楊。復。恭。使。刺。直。經。略。多。吏。具  
于。車。駕。還。遂。代。令。復。恭。為。左。神。策。中。尉。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封

親。國。公。莫。戶。八。百。錫。錫。為。賜。賜。之。國。臣。帝。崩。定。策。立。昭。宗。  
賜。鐵。券。加。金。手。上。將軍。權。樞。密。使。謝。崇。曰。朕。不。德。爾。拔。立。我  
矣。當。減。省。侈。長。示。天下。我。見。故。事。亦。不。上。御。服。日。一。襲。太。常。新  
曲。日。一。解。今。可。禁。止。漢。恭。補。百。餘。若。帝。差。問。游。幸。曹。對。曰。聞。誌  
宗。以。來。每。行。幸。無。處。不。從。十。萬。金。幣。五。車。十。部。樂。工。五。百。特。單  
紅。網。未。細。畫。香。車。百。乘。諸。衛。士。三。千。九。曲。江。溫。湯。若。收。獵。曰。大  
行。送。宮。中。苑。中。曰。小。行。送。帝。乃。語。類。咸。去。於是。宰相。常。昭。度。張  
濬。杜。讓。能。等。為。帝。言。大。中。故。事。抑。宦。官。不。假。借。帝。亦。稍。歛。漢。恭  
橫。恣。王。瓌。者。惠。安。太后。弟。求。即。度。使。帝。問。復。恭。對。曰。產。祿。傾。漢。





元為韓建通士所舍。即新復恭守信。樞車送守亮。京師。表首長。守市。茂貞上。漢恭與守亮書曰。承天門者。隋家舊業也。見但積。乘訓兵。何進奉為吾拔荆榛。立天子。既得位。乃廢之。策圖老。奈。負心門生何。門生謂天子也。其不臣劫此。假子。唐博奔太原。收。葬其尸。李克用為中書。詔漢官爵。

論曰。承天門雖隋家舊業。而楊漢恭非隋氏諸孫也。李茂貞前漢所言似不足信。惟是后節覆於江。詔使戕於路。則誰莫尸之。况與元拒命。身為戎首。即不如茂貞言。亦安所逃。無將之戮乎。雖然。向微激於張濬。或亦不至於此。信乎。端按重地。必非小有才者所宜居也。

楊守亮。本姓名守亮。守信。守榮。信。亮。弟也。為漢恭以子。

劉李述

劉李述者。本微軍。稍顯於信昭間。指系極密使。楊漢恭之。帝以西門重運。為右神策軍中尉。觀軍容使。時李茂貞得與元。愈跋扈不軌。宰相杜讓能。與內樞密使李周謹。及重運。謀誅之。乃與師。以副軍王武玉。為京西招討使。神策大將軍。李鐵副之。茂貞引兵迎。擊及薄。與平。王師。遂逼臨。以陳。恭言讓能等罪。京師震恐。帝幸安福門。斬重運。周謹。以讓茂貞。更以駱全權。劉景宣。代為中尉。乾寧二年。茂貞與王行瑜。韓建。以兵入朝。李克用率師討茂貞。次渭北。同州節度使王行密奔京師。謂景

宣等曰。以陀十萬至矣。請奉天子出幸。避其鋒。景宣方與茂貞睦。故全權與鳳翔衛將軍。共勸帝。帝從。王行密。從景宣于。成。縱火。刺東市。帝登承天門。天。善。韓。帝。暮。出。城。士。民。送者。數十萬。至谷口。人。唱。死。十三。夜。為。盜。掠。哭。聲。殷。山。從。駐。石。門。茂貞。恐。乃。殺。全。權。景。宣。及。去。自。解。天子。還。京。師。以。景。務。隋。弟。道。弼。代。之。賊。專。圍。宰相。崔。胤。之。徐。處。若。王。捧。懼。禍。不。解。稍。柳。胤。以。和。北。軍。胤。怒。劫。柳。胤。官。堅。不。志。罷。去。依。賜。死。流。道。弼。耀。州。務。脩。愛。州。並。死。蒲。橋。逆。者。若。于。南。海。乃。以。李。述。王。仲。先。為。右。中。尉。疾。亂。尤。甚。時。帝。嗜。酒。怒。責。右。右。不。常。李。述。等。愈。自。危。先是。王。



子病李遂引內醫工平讓讓弱。久不出。李遂等共白帝。宮中不可幸處人。帝不納。詔善籍不禁。由是疑帝與有謀。乃外約朱全忠為兄弟。遣送子希正。與許帥官程巖謀廢帝。會全忠遣天平即度副使李振。上計索師。巖固曰。主上嚴忌。內外惶恐。左軍中尉欲廢昏立明。若何。振曰。百歲故事。三歲即主。帝也。胤圖不義。廢君不祥。非吾敢聞。右正大沮。帝夜讓苑中。醉殺侍女三人。明日午滿。上門不效。李遂見胤曰。宮中殆不測。與仲先率王彥範薛存孫。李師度。徐彥回。總衛士千人。殺關人。謀所主未火。是夜宮監竊取太子以入。李遂等。因請皇后令曰。平讓讓弱。勅上殺人。讓讓弱。皆大不道。兩軍容知之。今主皇太子以主社稷。禁明陳兵廷中。謂宰相曰。上所為如此。非社稷主。今當以太子見群臣。即召百官。晉養胤不許對。李遂衛皇太子至禁廷院。左右軍。及十道帥官。命譚程巖等。詣思立門請對。士皆呼萬歲。入思政殿。逼著報殺。帝方坐。見巧構。見兵入。驚墜於牀。將走。李遂仲先持帝坐。以所持短杖。盡地音帝曰。某日某事。爾不送我。罪一也。至數十米止。皇后出。徧拜曰。讓大家勿使怖。若有罪。唯軍容謀。李遂出。百官奏曰。陛下捨保子勤。願系太子監國。陛下自明。東宮。事曰。昨與兩等款甚樂。何至是。后曰。陛下知軍容語。宮監

掩帝出思政殿。后徧言曰。軍容一心輔持。請上養疾。帝亦曰。朕久疾。今太子監國。巖等皆呼萬歲。后以傳聞。密授李遂。就帝禁左右十餘人。入因中陽院。李遂液全以全以充。師度以兵守太子。即位於成德殿。帝讓太上皇。皇后為太上皇后。大赦天下。東宮官屬三品。賜爵一級。四品以下一階。天下為父後者。皆一級。群臣加爵秩。厚賜。款項附上下。改東宮為問安宮。李遂等皆先誅戮。以主威。夜報。書出尸十輩。凡有亂於帝。共持殺之。故帝幸睡玉。師度尤奇。卷右古出入。投索天子幼靜。報白李遂。帝衣重服。夜洗。食自嘗。進。下至紙筆銅鐵。疑作詔書。兵器皆不與方寒。公主增御。無余。願。哀聞外廷。胤告難於朱全忠。使以兵除君側。全忠封胤書與李遂曰。彼翻覆豆園之。李遂以責胤。胤曰。吾人偽言。逆古有之。必以為罪。請誅不及族。李遂易之。乃與胤胤。胤全忠曰。左軍與胤盟不相善。恐僕歸心於公。并送二侍兒。全忠得書。志曰。李遂使我為兩面人。自是始離李遂。子希正至汴。言廢立本計。又遣李奉本。齎示太上皇。語。全忠執疑不決。李振入見曰。雙刀伊庚之龍。以宿霸者。今聞奴曲劫天子。公不討。無以令諸侯。乃因希正。奉本。遣振至京師。與胤謀。是時李遂欲盡誅百官。乃執帝使天子。令天下都將孫德昭。量送。益以發

五十城，仲先求降之，督其饋，林達喜，眾亂，問其不道，曰：能殺而中尉，迎太上皇而三大功，何小罪足羞？又達家，告德昭，對帝內，家几通意，德昭迎，則得同承，期十二月晦，伏士安福門待。且，仲先乘肩輿，造朝，德昭等劫之，斬東宮門外，叩少陽院，仲中送賊斬矣，帝疑未信，皇后曰：可獻賊首，德昭擲仲先頭以進，宮人致扉出，御長樂門，群臣稱賀，承詣馳入，右軍執李達，唐苑至棹前，胤先或京兆尹鄭元規，集萬人持大械，帝訪李達未已，萬徒皆進，二人同元規下，遂尸之，兩軍支黨死者數十人，中官奉太子適入左軍，收傅國璽，齊經元并中，出其尸斬之，令志權送

嚴京師，斬于市，李達等夷三族，以德昭檢校太保，靜海軍節度使，逆憲檢校司徒，容管節度使，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氏李曰：德昭，曰：唐弼，承詣亦檢校司徒，邕管節度使，視宰相秩，皆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圖形凌煙閣，留宿衛，凡十日乃休，場內庫珍寶賜之，當時號三使相，人臣無比，初，延英宰相奏事，帝不可，否，樞密使立侍，待與聞，及出，或矯上旨，謂未然，數改易，撓權，至是，詔如大中故事，對延英，而中尉先降，樞密使候旨殿西，宰相奏事已畢，業前受事師度，請於屏風，漢錄宰相所奏，帝以便官不許，下詔與徐青同誅。

論曰：唐室開元當剝李逆時，月已逾於載，望而操于挾兵者，群然睥睨於高城之側矣，備弗少載，而壯是豫周，至散顯廢主，而幽君父，是自違其禍也，萬徒俱進，聯足以待一時之忿

云。德昭，賜姓名李羅昭，李逆者，賜姓名李元規。

韓全誨 張彥弘

韓全誨、張彥弘者，皆不知所來。並監鳳翔軍。全誨入為內樞密  
使，劉季述之誅，崔胤、陸扆見武德殿右廡，胤曰：自中人與兵，王  
室愈亂，臣請主神策在軍，以康左右，則四方藩臣不敢謀，昭宗  
意不決。李茂貞語人曰：崔胤奪軍權未及手，志滅諸鎮矣。帝聞  
召李勣等，問以胤所請奈何。對曰：臣世世在軍，不聞書生主  
衛兵，且罪人已誅，持軍運北司使，帝謂胤曰：謀者不同，勿庸主  
軍，乃以全誨為右神策中尉，彥弘為右，皆拜驃騎大將軍，表易  
簡，用敬容為樞密使，胤怒，約東也鄭元規，遣人狙殺之，不克，全

誨等知胤必除已乃已。因諷茂貞留選士四千宿衛，以李繼筠  
繼徽繼之。胤亦諷朱全忠內兵三千居南司，以毒散恩頌之，韓  
俊聞此，汴交戍，數諫止胤，胤曰：兵不肯去耳。俊曰：初何為召和  
胤不對，謀者知宗師不護安矣。全誨彥弘及彥弼，合勢恣暴，中  
官倚以自驕，帝不平，有斥逆者，皆不肯行。胤因請書誅之，全誨  
彥弘見帝祈哀，帝知左右漏言，始詔囊封奉事，宦人更求麗姝  
知書者數十人，侍帝為內詞，由是胤計多露，始張濬判度支，楊  
漢恭以軍督之，泰假監餉一歲，入以濟用度，遂不復還。至胤乃  
白度支財盡，無以康百官，請如舊制，全誨攝李繼筠，訴軍中臣

甚，請割三司隸神策，帝不能卻，詔罷胤，胤憤發，胤樹之，全誨等  
懼，帝誅已，與繼筠彥弼繼筠交通謀亂，帝問全誨，漢濬請召胤  
及全誨等，妻內殿，和解之，韓誨謂不知顯斤一二柄臣，許餘人  
自新，事誨必息，不然皆自疑，禍且速，維和解之，山始蓋肆，帝乃  
止。是時全忠奔河中，胤為急詔令人朝，又詔書曰：上及正公之  
力，而鳳翔入朝，引功自歸，今若漢至，必先見討，全忠得詔，還汴  
，悉師討全誨，帝以為忠，又欲其與茂貞同功，即詔并力，全胤詣  
二鎮書，示帝意，全忠以同州，汴兵九七萬，咸震關中，全誨等注  
寨田，全忠且至，款帝陛下，李闌東將誨律，臣不忍見高祖天

下移它姓，願至鳳翔，合義兵討元惡，帝未許，方在乞巧樓，全誨  
急，即火其下，帝降樓，乃次西幸，彥弼等以帝未即駕，愈諍，宮中  
禁索苛，帝與后相視泣，宮人私逃出都，民崩沛，或奔開化坊，  
依胤第，自固，閉，無留家，鳳翔軍與右神策兵，陣大衛長樂門外，  
若此，雖然，於是日南至百官不朝，帝坐思政殿，時彥弼先入鳳  
翔，全誨逼帝出，惟皇后諸王數百騎為衛，帝縹袍塗金帽，以右  
策軍從，天復元年十一月壬子，全誨等遣火宮城，繼筠彥弼  
款切百官從天子，李德昭等，皆兵衛之，乃得免，茂貞以帝居藍  
屋，全忠取萊州，下令自釋曰：吾被詔及得宰相書，令人朝，既至

皆偽也。遂自全指震驚天子，會朱與出遠，暴露草莽，吾當入對  
言狀。時公卿皆在長安，數日不聞朝廷消息，亂使王濤見全忠  
曰：上猶在盤屋，公且速進，群臣虛知歡等。奉祀全忠請而進天  
子，奉曰：進則似骨扇，退則骨扇，然歡不勉，亂率百官迎全忠滿  
橋，入舍長子，一昔而西。茂貞聞全忠至，以帝入鳳翔，從出燒三  
四人，全忠遂移連裝騎入鳳翔，奉表天子，許部持康懷英殺破  
李繼昭于式功，禽賊六千級。全指惟請救於李克用，克用遣全  
忠書，勸執崔胤，洗海內諍，全忠不從，進屯鳳翔，東偏，茂貞登城  
附語曰：天子款哭于興，說人謀公來，公當入覲，全忠曰：官官骨

驚味與，吾以兵問罪，迎上東還，王非同謀者，尚何所言。明日圍  
鳳翔，茂貞不出，帝遣中人詔全忠班師，不奉詔，使若再往，全忠  
聽命，引兵攻邠州，李繼徽嬰城三日乃降，唐其妻，漢恭繼徽守  
回壁三原，胤與鄭元規至三原，遊說全忠，全忠亦自開茂貞將  
戰，從營渭北，據高嶽，戰不勝，全忠夜入盤屋，拔藍田，復屯三原  
時李克用攻慈隰，救鳳翔，全忠還河中，克用部將李嗣昭戰數  
不利，全忠取晉汾二州，嗣昭遁還河東，全忠曰：此茂貞所倚，今  
敗矣，何能久乎。胤復說全忠曰：宦豎謀擁帝入關，且注全忠執  
其手，乃定計迎天子，會朱友寧敗岐兵于莫父，居人皆入保，全

忠以精甲五萬與茂貞決戰，岐兵敗，什戶萬餘，茂貞帳下八百  
人沈縛，乃嬰城自夏北冬，兵連不能解，賊敗略相惜，拔羊十餘  
群，款為全忠棧棧，不許進，城中日困，全忠由是取鳳翔坊成隄  
等州，間劫鈔以傳軍餉，故能不乏。茂貞與全忠有密約，增  
甲士守宮殿，初帝至鳳翔，有鴉數萬棲殿樹，謂之神鴉，俄而鴉  
不來，人以為怪，全指等小人既勢害，更相惡疾，不深遠慮，時  
同軍短，帝報所御膳，賜全指等三銀，帝曰：難濟時款，同味身茂  
貞食鮮美，帝曰：此漢池魚，茂貞曰：此秦魚以饑天子，聞者皆驚  
於是全忠軍攻東城，焚橋廩，却將李繼昭出降，茂貞懼，塞關

誅中官以紓難，先遣書曰：福亂之生，全指首之，變與舍卒，故迎  
天子至此，且公未至，懼它盜馮陵，公既志輔社稷，請奉乘輿還  
宮，僕願以救賊從，全忠然許，然軍稍薄，城大譁者三，岐軍皆投  
整無關意，帝召茂貞，全指、唐弼及宰相麻檢、李繼茂、繼忠、謀和  
已矣，中官漢祖罪，它日帝召茂貞等曰：十六宅諸王，日奉殿死  
者十三王，公主夫人皆問日食，今又將賜奈何，皆不敢對，有衛  
士十餘人，叩在銀臺門，遮全指罵曰：破一州，餓死者十萬，徒以  
軍容殺人，兵全指諸茂貞叩頭訴，茂貞曰：士伍亦何知，復訴  
于帝，不許，李繼昭見全指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驟

將漢改吾族子焉之乃出降。官整數傳捷軍至皆相賀。百姓笑曰。始戒乎。是時全忠令四鎮兵十餘萬。營壘相屬。晝夜攻。外兵詔守者曰。初天子賊守者亦詔外兵曰。奪天子賊。諸鎮見崔胤檄。皆狐疑不出師。唯青州節度使王師範。取兗州。襲華州。李克用攻晉州以為棧。全忠懼。圍益急。全指等素誦險。常為全忠胤所憚。乃請先殺之。以迎天子。帝既見官人背違。而茂貞又其黨。全忠雖外示順。終恃送。皆不可倚。致持裏漢。休趙道凝。然不得去。乃定計歸全忠。以好近禍。三年正月。茂貞請遣使諭全忠軍。詔崔樵扶中人郭遵詣性。既行。又命官人龍顏馳見全忠。諭要

旨。乃以薛玄暉入衛。二日。茂貞獨見。至日。全誦房弘真甚。連食不能。掘心。自見勢去。計無所用。盡頭喪氣。帝召韓偓見。來趨門。執手涕泗。帝曰。今先去四大兵。除以次誅矣。於是內養八輩。候廷中投命。每二輩以衛士十人取一首。俄而全誦房弘易簡。敬容皆死。即詔第五可範。為左軍都尉。王知古楊虔朗為樞密使。知古領上院。虔朗領下院。贈錫雖誨。房胤皆伏誅。茂貞取其輜重。是夜誅內諸司。使常處廷等二十二人。意以首山布衣。詔將文暉學士薛昭矩。送全忠。以是皆不肯使。來東者。既斬之。全忠大喜。漏告軍中。以姚洎為岐汴通和使。全忠詔茂貞書曰。

官者乘驛于不已。曰。梁王音。是去茂貞勇懼。漢誅小使李維英等十人。於是開壘門。全忠猶攻北壘。帝遣氣和賜御中箱。密器使。羅兵。又捕散中官七十人。全忠亦使東北誅黨與百餘人。天子入全忠軍。全忠泥首素服待罪。家皆傳呼。徹三仗。有詔釋全忠罪。使朝服見。全忠伏地泣曰。老臣位將相。勤王無狀。使陛下取此。臣之罪也。帝亦嗚咽。命韓偓起之。解玉帶以賜。召之食。帝顧衛兵。或有惰廢者。因履依。全忠為手繫之。全忠跪。汗法于背。而左右莫敢動。是夜帝三召皆辭。未及倫。以兵衛帝。李克用引軍去。帝還京師。胤全忠誅書誅第五可範等八百餘人。

於內侍省哀號之聲。聞於路。留單弱數十人。洛宮中。潯掃胤以鎮人性謹厚。即詔王鎔。擇五十人。為校使。內諸司。宦官主頓者皆羅。於是連諸道監軍。所在賜死。其財產籍入之。詔以中官骨。送狀。及全忠迎乘輿本末。告方鎮。羅監軍院。咸視國初故事。以二十人為首。不黃衣。不荷養子。內諸司。皆歸省。若寺兩軍。內外公。鎮兵。悉劄六軍。全忠還汴州。帝以第五可範等無辜。頗憐之。為文以答。自是宣傳詔命。皆以官人。始劉季述。專廢立。中人皆與聞。帝反正。誅季述。及薛齊隆。數族而已。餘貸不問。又悔之。後。隋誅。或詳官。沒不安。時帝德幽辱。能勵心庶政。數召見群臣。

問道。有志中興。而全論能乎。權外召。疆臣。劫本朝。以相吞。張  
年。用關東軍。窮討暴誅。名。倒。雖。清。而。全。志。勢。遂。張。帝。卒。就。死。志  
室。以。亡。其。禍。本。於。全。論。亦。弘。云。

論曰。崔胤。受。父。秘。記。法。嫉。中。官。必。欲。去。除。之。以。快。其。志。勢。不  
得。不。假。外。兵。外。兵。入。而。虜。詐。移。矣。嗟。嗟。即。詎。何。自。謀。其。門  
戶。已。和。火。臣。悲。漢。唐。之。季。亂。亡。一。轍。而。推。本。於。人。謀。洵。利。大  
使。小。人。當。國。則。其。謀。未。有。不。洩。刺。者。也。故。易。曰。易。折。之。復。公  
陳。其。形。澤。玉。論。相。者。尚。三。漢。焉。  
李。繼。論。即。內。承。論。亦。李。繼。論。李。繼。何。同。叶。時。也。者。也。

歷代內侍考

五代

漢唐

張承業 張居翰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聞為內常侍。張不  
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為人。及昭  
宗為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通意。固以  
為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  
憐承業。不忍殺。屬之解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遷為監軍。晉王

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我子累公等。莊宗常凡事承業。咸  
時昇堂拜母。甚親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  
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蓄積金粟。收市兵馬。勸  
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為多。自貞簡太后。韓德。紀  
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  
畏承業。莊宗歲時。自視歸省親。須發蕭悴。嘗賜伶人。而承業主  
藏錢。不可計。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炭為承業起舞。舞  
罷。承業出寶帶。帶馬為贈。莊宗指錢積。呼繼炭小字。以語承業  
曰。和哥之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為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

臣所詳私也。莊宗以誘使之承業怒曰。老臣教使。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使王成霸業爾。若致用之。何必問臣。則盡其散。豈獨臣受福也。莊宗曰。元行欽曰。取勳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家國之讎。今日為王惜庫物而死亡。不愧於先王矣。聞言遂解承業手。令去。承業齊奉獻寶時。罵曰。聞寶未溫之賦。寧毋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誦讀自容邪。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而進。雖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為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譴承業曰。小兒忤公。已嘗之矣。明

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盧盾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盾嗜酒無禮。臣請為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手也。盾因以獲免。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諸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卧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讎。而漢唐之社稷。今元克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夫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凡賊。而天下行於惡也。今王誠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聖

之深。然漢求唐漢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漢遂自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今路人指而數曰。此本朝教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王供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僕者奴矣。有與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諡曰正憲。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廷令。張浚以之養子。昭宗時為范陽軍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置居翰大

身山之北。路。以免。其漢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率其兵。晉遂取潞州。以居翰為昭義監軍。莊宗即位。與郭崇韜並為樞密使。莊宗滅梁而歸。宦官因以用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然。然苟免而已。親王攻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州。而明宗軍變于魏。莊宗東征。慮衍有變。遣人馳詔親王殺之。詔書已印。而居翰發視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乃以詔傳柱指去衍字。改為一家。時可降人與衍俱來者。十餘人皆獲免。莊宗遇弒。居翰見明宗于至德宮。求歸田里。天祐三年。卒于長安。年七十一。

論曰吾聞張留侯始為韓不棄其苗裔何天心厚室  
之元而靡有亡也。嗟乎。唐家養士三百餘年。而執意伏節殉  
義。僅得之一擢。余之老奴。居翰以一字活千人。仁矣。而不  
事明宗。求歸田里。豈徒然。苟免者乎。大此兩人。當昭宗時  
諸死矣。幸以匿免。而其後皆足以自樹。然則內侍省之誅誰  
謂無冤濫哉。是故當國者。不可不。威亦不可。先費而杜  
措。故事而去其泰。斯已矣。

李從襲 馮紹宏

官者李從襲。莊宗供奉官也。同光三年。莊宗封長子繼成。親王。  
與郭崇韜。將兵六萬伐蜀。自出師至王衍降。凡七十五日。兵不  
血刃。然繼成雖為都統。而軍政號令。一由崇韜。初莊宗遣從襲  
監中軍。高品李從安。呂知柔。為典。從襲等。素惡崇韜。又見崇  
韜專任軍事。至不平之。及攻蜀。蜀之音。臣大將。自王宗弼以下。  
皆多以罪。皆皆被樂。崇韜父子。而親王所誅。匹馬來常。唾壺  
摩柄而已。崇韜曰。夫軍。將吏。賓客。趨走。且。而都統府。唯大  
將。展。街門閉。由是。從襲等。不。崇韜亦。崇

謂繼成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為太子。俟王上千秋萬歲後。當  
去官。至於蜀。亦不可。從襲等聞此言。皆切齒。已而崇  
韜率蜀人見繼成。請留崇韜。從襲等因言崇韜有異志。勸  
繼成為備。繼成謂崇韜曰。陛下侍侍中如。尊之廟堂之上。  
期以一天下。而制四夷。必不棄元老於蠻貊之地。此事非于敢  
知也。莊宗聞崇韜欲留蜀。亦不悅。遣宦者向延嗣。趣繼成。延嗣  
延嗣至成都。崇韜不出迎。及見禮甚。延嗣怒。從襲等。因告延  
嗣。崇韜有異志。恐危親王。延嗣還。具言之。劉皇后。請保全  
繼成。莊宗遣宦官為。往視崇韜去就。是時兩川所定。孟知



祥未至，所在盜賊，亡聚山林，崇勳方遣任國等分出招集，恐後  
生變，故師未即還，而虜廷時行，見劉皇后曰：「臣見廷嗣，言蜀中  
事勢已不可，柄權之作，固不容髮，若能三千里往漢，果命乎？」劉  
皇后以虜廷誘告莊宗，莊宗曰：「傳言未審，豈可便令果決？」皇后  
不待請，因自為數典，遣使使崇勳，明年五月，崇勳任國等，不  
以待知祥之至，崇勳期班師有日，虜廷至，出皇后教示，崇勳  
繼發曰：「今大軍將發，未有繫結，豈可作此負心事？」遂聚等泣曰：  
「今有敵，王苟不行，使崇勳知之，則吾屬無賴矣。」繼發曰：「上無  
詔，使以皇后手教，吾能殺招討使，遂襲等，乃年，繼發不待已，  
而從之，詰旦，遂襲以部統命召崇勳，繼發登樓以避之，崇勳入  
升階，繼發送者李琛，搥碎其首，繼發遂班師，至興平，聞明宗反，  
兵入京師，繼發欲退保鳳翔，至武功，遂襲勸繼發馳趨京師，以  
救內難，行至渭河，西都留守張彥，斷浮橋，繼發不得渡，乃循河  
而東，至渭南，左右皆潰，遂襲謂繼發曰：「大事已去，福不可再，王  
且自圖，繼發徘徊注下，久之，面稱而卧，令李琛繼救之，  
宦者馬紹宏，嘗與郭崇勳，俱為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  
即位，二人當為樞密使，而崇勳不欲紹宏在已上，乃以張居翰  
為樞密使，紹宏為宣徽使，紹宏失職，怨望崇勳，因置內向使，以

紹宏之，天下發救出於祖厲者，皆經內向，既而文薄繁多，州  
縣為禁，遂罷其事，紹宏尤側目崇勳，因請立寵妃劉氏為皇后，  
以自固，劉皇后年故崇勳，明宗自魏州入覲，奉朝請于崇勳，莊  
宗疑其有異志，陰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  
宗之反，紹宏啟之也。

論曰：郭崇勳兵歸，固且不待其死，然崇勳不死，明宗猶  
虞而顧，而莊宗或可恃以無恐，豈遂至後復而夫，據乎故崇  
勳之首，方碑明宗之騎已前，繼發聞郭崇勳子，縱浮橋不斷，勢  
亦安得復生也。嗚呼！讀故大臣，遂喪元子，如遂襲者，雖服上  
刑，不足以其辜矣。馬紹宏見信於莊宗，而奉命不忠，輸情  
所忌，罪寧減送崇勳乎？第不知明宗捕誅閹宦時，此輩皆免刑，  
保否耳。向廷嗣禦河於王街，而喪目於張彥，天道好還，乃爾  
哉。崇勳子廷誨。

同光四年二月己丑，宣徽南院使李紹宏，為樞密使，此即  
馬紹宏，賜姓李也。

楊希望

楊希望，莊宗平盧監軍也。即度使符習，以鎮兵討趙在禮。習未至，親而明宋兵變，習不敢進。明宋遣人招之，習見明宋於昨縣。希望聞習為明宋所召，乃以兵圍習家，將殺之。指揮使王公儼，素為希望所信，始希望曰：「內侍志朝廷，誅反者家族，孰敢不效命？且分兵守城，以應外變。」習家不足慮也。希望信之，乃悉分其兵守城。公儼因擒希望斬之。習家屬由是獲免。而公儼固自求為節度使，明宋以尋知溫代習鎮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時承命，知溫擒而殺之。習漢鎮天平。

論曰：楊希望志矣，而關於事機。平為王公儼所惡，以元符執。然事雖未成，而其心則可異也。故特表而出之，以風末世。

孟漢瓊

孟漢瓊，明宗宣徽使也。明宗晚而多病，王淑妃與漢瓊出納左右。遂專用事。未弘昭，漢瓊並掌機務於中。大事皆決此四人。初，孟漢瓊討關西，漢瓊自行營還，自言重詣過，遂罷重詣。重詣旋見故，長興四年十一月，明宗幸士和亭，得疾。秦王遣禁入問起居，帝疾甚，不能知人。既出而聞哭聲，以謂帝崩矣。乃謀以兵入宮，弘昭嘗等方圖其事，謀未決。漢瓊遽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即以兵誅之。明宗聞秦王已死，悲咽費墮於榻。越六日而崩。弘昭贊遣漢瓊至魏，召宋王遵厚入立，是為懿帝。而留漢瓊，權知

後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弘昭贊乃謀徙成德范廷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鳳翔潞王從珂代敬瑭。三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下道。從珂由此遂反。兵已東，懿帝大懼，急召弘昭計事。弘昭乃自攷于井，安從進亦殺贊于家。懿帝奔于衛州，漢瓊西迎廢帝于潞。廢帝惡而殺之。廢帝，即海王從珂也。

論曰：五代時有石昂者，為節度使符習所重，召為臨淄令。習朝宋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彥朗。贊者以彥朗父諱石，更其姓曰右昂。彥朗曰：「內侍奈何以私

害公非姓石非右也。君朝大怒，拂衣去。即趨出解官歸。謂其子曰：「吾本不致仕，亂世果為刑人所辱，子孫其以為戒。」當明宋已病，送榮極起有論，而未弘昭焉。嘗不能見，而作節反依阿。婦寺人先極橫，故送榮立惡帝，侈然自以為功。而不知坐席未溫，身已隕死。為天下笑，夫非萬世之炯戒歟？若孟漢瓊者，則足以發其軀而已矣。

李弘規

趙王王孫，驕於富貴，又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訢留游西山，每出逾月忘歸。任其政於宮者，皆若石希蒙。與若訢卧起，天祐十八年冬，忽自西山宿鶴營，將還府，希蒙止之。宦者李弘規諫曰：「今晉王身自暴露，以親天石，而大王錫軍則之用，為游政之資，開城空宮，逾月不還，使一夫閉門不納，送者大至，王歎何歸乎？矜懼從驚，希蒙用止之。弘規怒，遣親軍軍將蘇漢衡、率兵探中，塞於帳前，四軍士帶矢，雖從王歸國，弘規雖而進曰：「惑王者希蒙也，請殺之，以誅軍士。」銘不答。弘規呼甲士新希蒙首，擲於路前，銘懼還歸，使其子昭祥與大將張文禮、張弘規、漢衡，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軍皆懼，文禮誘以為亂，夜半，親軍千餘人，踰垣而入，銘方與道士共香爇，軍士斬銘首，袖之而出，因燬大焚其宮室，遂滅王氏之族。

論曰：希蒙兵諫，君子非之。漢昭親太后弟也，故一漢使文帝執裁以法。蓋人臣無將，將而希諫，其何以訓焉？石希蒙、昭或王孫，侯遊忘遠，李弘規之諫是矣。然一不見聽，而帳前軍不希蒙與元，此漢去所亡利者也。且弘規本諫，豈真為王孫諫。

志計獨特以已與希常立侍左右而希常引起獨親不勝懼  
伐故未幾而翦之身其與漢御俱歿非不幸也然法至於茲  
止矣而必欲窮究則舉心動搖即微張文禮親軍其無費難  
若乎故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微矣夫

前司

唐文辰 朱光嗣等

蜀王王建。晚多而寵。賢妃徐氏。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專侍川事。  
文辰。官著唐文辰等。子與外。建年老。尊養。文辰到六軍。事無  
大小。皆決。文辰。初建以幽王宋翰。親執已。信王宋傑。子諸子最  
材賢。致於西人。擇立為太子。而郭王宋傑。其母徐賢妃。與  
文辰。教相士。言衍相最善。又諷宰相張格。贊成之。衍由是得立。  
及建疾。文辰以兵入宿衛。誅去建。故將。故時大臣。問建疾。皆  
不得入見。久之。王宋傑等。排闥入。言文辰。欲為變。乃殺之。建因

以謂是將大臣。多許焉。故人。必不為太子用。思探人未得。而疾  
急。乃以宦者宋光嗣。為樞密使。判六軍。而遣奉太子王。去宋名  
衍。衍年少。荒淫。事其政於光嗣。光孫。景湖。澄。王承休。歐陽晃。四  
奉侍等。而以韓昭。潘在。連。輔在。陶。展。肥等。為侍家。起宣華苑。苑  
有重光。太清。延喜。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霄之  
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又作怡神亭。與諸侍家。填人。日夜醉飲。  
其中。嘗與太后。太妃。游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  
若仙。乾德六年。以王承休。為天雄軍節度使。天雄軍。秦州也。承  
休。以書著。詩。弄。為。宣徽使。承休。妻。嚴氏。有絕色。衍通之。安重霸

彼說多智，若事人，是時深結承休，因勸承休求襲秦州。衍遂以承休為節度使，重霸為其副使。承休多取秦州花木獻衍，請衍東游，衍亦以承休事嚴氏故，十月幸秦州，群臣切諫不聽。衍至韓谷，而唐師入其境，衍懼，遂還。留王宗弼守韓谷，遣王宗勳、宗彥、宗昱、宗英以拒唐師。宗勳等至三泉，望風退走。衍詔宗弼、宗勳等，宗弼反與宗勳等合謀，送款於唐師。衍自韓谷還至成都，百官及漢宮迎謁七里亭。衍雜宮人作回鶻隊以入，明日御文明殿，與其群臣相對涕泣。而宗弼亦自韓谷馳歸，登大玄門，收成都戶籍，昭官者，未光嗣、景潤澄、歐陽晃等殺之，函首送于

難定。母垂霸亦以計逆承休，而以秦成階三州降于唐，可遂亡。

太后左妃，即  
法賢妃淑妃。

論曰：王建崛起唐既，屢經戰陣，始事楊漢光為都頭，繼膺白令，故為假子，復先猶知有朝廷，而十軍阿父欺君謀國，則建所日擊者也。奈何晚年昏于祀義，而中官用事，獨不擊唐之覆轍，卒至為太子擇人，而竟以采光嗣當之。大衍駭于耳，彼見其父之簡任在此，安得不信而幸之以政也。是故君子創業垂統，務為可繼，斯善矣。

南漢

龔澄極

南漢主晟，初名洪熙，性剛忌，不能任臣下，而獨任其嬖倖。宦官林延遇、宮婢盧瓊仙，內外專恣，為殺戮，晟不復省。晟卒，子張立，張尤惡，以謂群臣皆自有家室，難子孫不能盡忠，惟官者親近可任，遂專其政於宦者。龔澄極、陳延壽等，至其群臣有封用者，皆闕，然選用，澄極等既專政，張乃與宮婢凌斯甘等，淫戲滋宮，不復出省事。延壽又引甘玉嬰胡子，自言玉皇降胡子身，張於內殿設帳帳，陳寶日，胡子冠遠遊，冠衣紫霞，張坐帳中，宣稱福

呼張為太子皇帝，國事皆決於胡子。盧瓊仙、龔澄極等，年附之，胡子乃為張言，澄極等皆上天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尚書左丞鍾允章參政事，深嫉之，數請誅宦官，宦官皆曰：「大寶二年，張祀天南郊，前三日，允章與禮官登壇，四顧，指麾宦者，許允章望見之，曰：「此謀反耳。」乃拔劍身壇，允章迎叱之，允章馳去告允章及張下允章獄，遣禮部尚書薛用玉治之。允章與用玉有舊，因注下曰：「吾今無罪，自誣以死，固無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父冤，俟其長，公可告之，吾真聞之。」馬曰：「及賊欲使而子報讎，即入曰：「張、薛二子繫獄，遂誅之。」陳延壽謂張曰：「先帝所以

得傳陛下者。由是殺群弟也。勸張稍誅諸王。張以為然。殺其弟  
杜王曉與。是歲建隆元年也。張將即延瑒。言於張曰。漢承唐亂。  
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干戈不及。而漢遂歸於無事。今兵不  
識瑾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天下亂火矣。亂火而治。自然之勢  
也。今聞真主已出。必將直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勸張  
修兵為備。不然。恐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張情然。其以為處  
惡。延瑒言孟。漢恨之。四年。芝菌生宮中。野獸所寢門。苑中羊吐  
珠。并字石。自立竹百餘步。而竹。樊胡子皆以為符瑞。訊群臣入  
賀。五年。張以官著李托養女為貴妃。身寵。托為內太師。居中專  
政。許真既殺。鍾允章。惡龔澄樞等居已上。謀殺之。澄樞使人  
告秀真反。誅之。七年。宋師南伐。克郴州。暨彥賓。陸光國皆戰  
死。除家。還保韶州。張始忌延瑒言。遣延瑒以舟兵出沈口。抗宋  
師。會師還。延瑒訓士。年修戰備。藉人倚以為良將。有謂著殺無  
名書。于延瑒反。張遣使著賜死。九年。宋太祖詔李煜諭張。使稱  
臣。張怒。因煜使著。龔慎儀。十三年。宋遣潭州防禦使潘美出師。  
師次白霞。張遣龔澄樞守韶州。郭崇岳守桂州。李托守韶州。以  
備。是歲秋。潘美平賀州。十月平韶州。又平桂州。十一月平連州。  
張喜。四部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其

惡如此。開寶四年。五月。平英。雄二州。張將內侍潘崇徽。先降師。  
次龍頭。張遣使和求。張師。二月。師度馬。張遣其右僕射蕭道  
奉表降。潘行。張遣使。沒全整兵拒命。美等進師。張遣其弟祥王  
保興。率文武詣美。美降。不納。龔澄樞李托等謀曰。北師之來。利  
吾國。資貨兩。焚為空城。師不能駐。當自運也。乃直焚其府庫。官  
殿。張以海船十餘。悉載珍寶。將入海。官樂苑竊其舟以  
逃。師次白。張素衣白馬以降。張弟名煜與。  
論曰。嗚呼。劉張聞至此。予自方中。增之志於國也。孰與朝師。  
而張疑。有家室者。必懷內顧。然則當采師之南。澄樞守賀  
州。崇岳守桂州。李托守韶州。皆不能發一矢以抗敵。而連降  
者。崇徽。竊進者。崇岳。皆張所置。無家室而親近可任者也。  
竟誰為張盡忠者。邪。不亡。又奚待焉。抑聞諸老。兵書人。或舉  
衆名于王于社。官而謀亡。曹叔張。請待公孫。驍為政。其  
後曹伯陽。三公孫。驍為司城。以聽政。而曹亡。南漢主巖。更名  
龔。有相。信言。議言。滅劉者。龔也。由是易龔為龔。至張而采用  
龔。澄樞等。以亡其國。坐中人柄。用。固。居。天。意。而。人。力。無。如。之  
何。邪。抑亦世澤。既。折。而。繼。世。者。並。以。自。作。之。孽。故。然。不。可。道  
也。大書之。世澤。備。遠。耶。劉。隱。之。深。僅。足。沒。身。而。龔。為。刀。鋸。夫

解。刑。之。刑。高。於。城。墻。此。豈。長。世。之。術。哉。况。屠。其。走。而。張。又。承。之。以。閉。縱。微。整。澄。極。等。國。亦。未。有。不。亡。者。也。昔。秦。始。皇。羅。天。下。以。佛。胡。而。卒。亡。秦。祚。者。近。在。胡。亥。然。則。滅。割。之。弊。主。即。割。整。與。志。子。孫。不。當。遂。世。如。瓜。入。斗。耶。即。弊。亦。自。指。其。必。亡。矣。微。與。亡。之。故。勸。又。豈。可。盡。得。之。大。意。哉。 蔡。士。儼。

閉

林廷選

閉。國。人。林。廷。選。者。閉。主。擊。南。漢。置。國。信。所。于。漢。使。廷。選。主。之。南。漢。主。教。問。以。閉。事。終。不。對。廷。謂。人。曰。去。問。語。閉。去。粵。語。粵。人。言。禁。當。知。是。今。閉。主。死。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哭。者。三。日。論。曰。世。降。五。季。其。國。人。道。哉。路。人。視。之。傳。舍。視。國。都。樂。朝。主。是。而。林。廷。選。乃。心。居。國。以。去。閉。語。問。為。恥。豈。禁。孫。之。百。乎。獨。其。初。何。以。與。官。婢。比。而。專。恣。為。教。哉。則。其。哭。也。亦。許。善。心。之。哭。故。主。耳。為。許。而。已。矣。



宋

神寶

神寶。父思讓。五代時為內侍。未劫皇城使。元神興。左領軍衛大將軍。致仕。神寶初為黃門。太平興國中。送征大原。探甲擊城。中流矢。補運入內高品。監并州戍兵。屢出擊賊。前後攻塔三十。六。斬千餘級。大獲鎧甲。牛馬橐駝。因築三營。詔褒之。凡年。命與戶部。屯長州。時炭仰羅賦等。十四族。從。神寶率兵大破之。焚其廬帳。斬千餘級。虜獲甚眾。雍熙中。朝廷遣使將宥府州茶



運部。請改其升者。賜以金帛。神寶上言。張子野心。由此或生邊隙。乃止。俄轉殿頭高品。淳化中。使河東。閱視堡柵。其時慕容德豐。自邢臺流延州。未至。即詔神寶。未傳權州事。環州。道遠。內獲與陳德。立封之。破牛家。族二十八部。且規度。通遠。入宣武。路。就命。張廣。同駐泊。牛家。族。復歸。宋。叛。又破之。賊。除。黨。於。極。泉。張。獲。其。渠。帥。九。人。而。戎。寇。廓。以。獲。之。之。勞。遣。供。奉。官。與。四。昭。誠。都。道。重州。男。授。即。命。駐。泊。李。繼。遷。入。寇。與。慕容。德。豐。擊。破。其。堡。營。張。帳。幕。獲。人。畜。數。萬。計。遣。詔。嘉。獎。遣。四。殿。崇。班。至。道。初。繼。遷。再。寇。宣武。神寶。遣。人。問。道。告。急。關。下。賊。圍。之。成。除。地。震。二。百。餘。日。城

中。種。糧。皆。竭。潛。遣。人。市。糶。河。外。皆。運。以。入。問。出。兵。擊。賊。賊。引。去。以。功。拜。西。京。作。坊。副。使。又。命。于。清。洛。河。清。遠。軍。援。軍。糧。與。楊。元。奉。謀。遣。小。車。三。千。運。糧。至。環。州。三。年。遣。西。京。左。藏。庫。副。使。出。使。宣武。運。糶。對。楊。吉。由。後。供。備。庫。使。咸。平。中。出。為。高。陽。閭。飭。糧。使。日。冀。地。檢。會。原。州。野。徑。族。三。千。餘。眾。從。帳。于。岫。成。谷。大。森。塔。與。熟。親。族。相。戰。詔。神寶。和。治。之。至。則。定。其。經。界。遣。悉。運。舊。地。入。為。內。侍。古。班。副。都。知。真。宗。朝。陵。留。與。劉。承。瑄。同。掌。大。內。事。大中。祥。符。初。勾。當。三。班。院。又。掌。諸。王。宮。事。遣。西。京。左。藏。庫。使。領。塞。州。牧。史。無。事。往。來。國。信。神寶。在。職。精。恪。性。本。善。言。皆。鉅。萬。天。祐。初。以

宣武使。歷。內。職。三。年。卒。年。七。十。一。錄。其。子。守。志。為。入。內。供。奉。官。論。曰。文。稱。宋。侍。衛。者。甚。眾。然。自。太平。興。國。中。神寶。已。典。兵。出。鎮。矣。大。軍。容。神。策。前。車。非。遠。宋。之。初。故。明。於。警。方。鎮。而。關。於。防。內。臣。嚴。於。常。關。重。而。忽。於。干。軍。法。刻。刻。立。禁。可。謂。無。遺。其。子。則。重。言。梁。師。成。之。禍。毋。亦。作。法。者。昭。之。存。耳。



王仁康 李神福 李神祐

王仁康，不知何許人，年十餘歲，事太未于晉邸，服勤左右，甚洋  
謹，及即位，宣傳持操，頗格音，歷入內小成，都知洛苑副使，命典  
宮閤出納之命，最居親近，嘗與崇高錫等，發奉御陰事，雍熙四  
年，被疾，遣太醫診視，年四十一，特贈內侍省內侍，宋朝以來  
內侍，都知押班，不領他職，洋化至道末，皆內殿禁班以上兼充，  
多至諸司使，有領觀察使者，沒皆有暗室，官路蔡事，舊制內侍  
人，許養一子，以元繼嗣，開寶四年，以其年財起於，詔自今滿三  
十無養父者，始聽養子，仍以其名上宣徽院，違者準前詔杖元  
咸平中，徐志通為溫台等州地檢，坐取李歐男四人為假子，又  
縱李魯民家小兒，致其母抱，投海元，次杖配掃灑班，復中前詔  
以戒厲之。  
李神福，開封人，父繼美，仕後唐為內侍，顯德初，為御厨都監，時  
內臣止以服色為貴，太祖特賜紫，遂至右領軍衛將軍，神福少  
給事晉王府，謹恪，解上意，未嘗少怠，太宗即位，投入內高品，從  
征太原，攻城之際，性來梯衝，宣傳詔命，即行在所，遷殿頭，太  
平興國六年，指入內高品押班，遷副都知，勾當翰林司，轉入內  
內班都知，兼勾當，祇候內品班，洋化四年，遷崇儀副使，勾當皇

城司府，初為黃門之號，轉入內黃門，都知宮苑使，太宗封  
華札，神福每侍側，多獲別奉之賜，及不豫，神福朝夕左右，躬視  
藥膳，真宗即位，遷皇城使，內侍省，入內內侍都知，領忠州團練  
使，勾當，永熙後，行宮事，時樸馬，太宗聖容，以神福立侍未幾，求  
罷都知，加昭宣使，勾當，皇城司，賜華宮城側，遷備內上，萬其之  
咸平二年秋，聞其東都，以神福為大內都部署，是冬，幸大名，與  
王繼美並為行宮使，四年，勾當三班都，情念光敏，賜奉其德，景  
德初，為領親王，諸宮使，三年，改宣政使，遷詣諸陵，復為行宮使，  
奉西京賜，命神福主其事，大中祥符初，天書降，神福與劉  
承珪，鄭永遷，李神祐，石知顯，張景宗，藍繼宗，同直禁中，賜以器  
幣，踏錢，示師酬會，又令神福與白文舉，開承翰，同典之，是歲封  
泰山，與曹利用同經度行宮道路，及車駕進發，又為行宮使，禮  
畢，授宣慶使，領昭州防禦使，整肅禁衛，先是，諸司使止于宣政，  
故特置使，類以寵之，三年，卒，年六十四，贈湖州觀察使，神福性  
恭儉和易，每為衛紹宗所詬罵，皆引避不校，在禁闈五十年，稱  
為長者，然父事三主，無規制，遠近失叙，有請託者，不能拒之，人  
諱其所守，子懷誠，懷璿，弟神祐。  
神祐初以父任，授殿頭高品，太祖時納孝章皇后，命神祐奉聘，

種于華州。乾德五年，征太原，帝御軍逆行，開寶二年，又征太原。原時，有詔緣邊和市軍儲，車駕在潯州，聞之，且慮後民，令神祐馳解止之時，詔下已五日，神祐一夕而及晉陽，一日甲士既陣，賊潛蹤大焚梯衝，至命神祐却衛兵為援，斬賊甚衆，除患得去。王師伐廣州，隨軍嘗險，劉銀平先却帶藏之物，往來師，及土寇同環等叛，人利戶業河封平之。六年，隨曹州南征克開城，擒偽將朱令濬，命神祐馳入獻捷書，賜錦袍金帶，太宗即位，遷南作坊副使，後改歸朝，命神祐性按府藏之積，再征太原，值工徒十人，隨駕以備賜元，甲兵劉繼元表納降款，太宗陳保衛城比臺，以受之，繼元移時未至，神祐馳單騎入城，俄頃引繼元至，及北伐燕薊，命劉廷翰統精騎為大陣之援，車駕還，又令車兵也定州，以備契丹，太平興國六年，滑州治河防，材蓄未具，命神祐馳往垣曲伐薪蒸四百萬，以濟其用，七年，契丹寇遼，命領兵也瀛州，俄改葉保使，提點左右藏庫，遷洛苑使，至道初，西鄙不寧，命為靈環排陣都監，率衆至烏白池而還，俄駐永興，護糧運抵朔方，真宗嗣位，轉內園使，鄆州都監，車駕北巡，改天雄軍都監于城內巡檢，時北兵充斥，道途阻塞，命神祐單騎諭告於諸將，敵騎數百忽至，神祐乃周麾而呼，若召伏兵，敵懼而遁，遂

達其命，俄充鄆州排陣都監，向當西八作司，景德初，上幸澶州，隨駕緣營，三年，遷入內都知，送東封還，遷南作坊使，時內侍將遺秩，有危送升山，或不預送祀者，令神祐第其勤狀，上親問而取遺之，有范守選，皇甫文，史崇貴，張延訓等，皆嘗有建議，而丘陳勞効，且言神祐等品第非常，注新于上，止而後來者數四，守選等先改內常侍，上怒，悉停其官，神祐泊石知關，副都知張景崇，藍繼宗，並坐削職，尋掌御厨，七年，平年六十六，大中祥符六年，殊其祿永，和為三班奉職，神祐性謹慮，吃音律，頗好屬詩，子懷岳，太宗時嘗請為道士，淡澹內侍，多也，遷郎，常持大旗，報

以開賊，屢中流矢，至供奉官，懷岳為內殿祿班，論曰：內侍侍左右，供使令，一謹慮足矣，莫問材幹哉，王仁盛，李神祐，神祐內侍之以謹慮聞者也，神祐有犯無校，在禁閤五十，年稱長者不虛耳，神祐明命隨軍，頗善勞効，而品第危送，是滋多，若仁盛，蔡恭，却除事，謹慮者亦為之，和服勤左右，傳宣稱旨，蓋然而慮出之，若也，巧於徵聚矣。

王繼忠

王繼忠，陝州陝人。周顯德中，為內班高品。初，養於張氏，名德彰。開寶中，求還本宗，太祖召見許之。因賜名馬，累為內侍行首。會討江南，與曹神勳等部禁兵，及戰船板米石，凡千石。及來，而內班小底都知，賜金紫。十月，加武德使。太祖崩，副杜彥士業行陵地，尋充水昌陵使。太平興國三年，遷宮苑使。久之，領河州刺史。掌軍器，考檢庫，帝與中，王師克雲朔，命繼忠率師屯馬州。人為天雄軍駐海都監。自此講關君子能，賊請之。後，河朔諸路，為其丹所據。城壘多圯。四年，詔繼忠與翟守素、田仁朗、和廷諤，分路接行增築之。及遣將北伐，又為排陣都監。屯中山，改皇城使。統挾攻，領本州團練使。又為鎮定高陽關兩路排陣都監。洋化劫，賜甲第一區。五年，加昭宣使。自當皇城司，李順亂成都，命為劍南兩川招安使。率兵討之。軍事委其制置，不從中。覆管內諸州繁，因非十惡正賊，思得以便置決。二月，命為步軍都軍頭。王果，趨到門，崇儀使尹元，由峽路分遣討賊。並受繼忠節度。詔前軍所至，其賊黨散。抗王師者，即須殺戮。如本非同惡，宜制免法。先被脅從，今能歸順者，悉釋其罪。四月，朔，思由小劔門路入研石營，破賊新首五百級。遂北通青犢嶺。州遣破賊五千于

押池將新千六百級。賊眾望風奔走，殺戮溺死甚不可勝計。又克開臨二州。五月，至成都。破賊十萬餘。斬首三萬級。獲輜及致甲備偽服用甚衆。制謀有功中書。於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請前代史書，不致令官官預改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忠有大功，非此任無足以為賞典。上怒，深奇相臣。命掌士張洵，若水謀列主，宣徽使，序位昭宣使。上以授之。進領兩州路防禦使。繼忠極竟兵，以留成都，轉陷不給。專以宴飲為務。每出入，前後奏音樂。人令將兵執博局，其料自適。成非即稱僕使，軍用事恣橫。繼忠却制，掠子女金帛。軍士亦無顧忌。餘賊退伏山谷間。州縣有漫防者，太宗知之，乃命入內押班衛紹敏，同領其事。又遣樞密直學士張鑑，西京作坊使馮守規，來傳督其捕賊。謀分減師徒，士可境，以便糧運。高品王文壽者，隸繼忠麾下。繼忠遣領虎翼軍二千，分遣州路。進討。文壽，御下履。志士卒皆怨。一夕，卧帳中，指揮使張嶧，遣卒排闥入。斬文壽首以出。會夜昏黑，嶧備疑其非，然炬照之，曰：是也。時嘉州賊帥張餘，有衆萬餘，嶧即以所部與之。賊勢甚盛。初，奉之。太宗欲遣珠軍人妻子，進臣或請勿放。悉索營中書，遣帥招撫。諭以釋罪。親屬皆金，必自引來歸。因可破賊。上然之。今巡檢程遵，符諭者。

占平新嶺。西首送繼思。皆自板米轉。因使為柳導擊賊。意平之。至道二年春。布衣韓拱辰。詣關上言。繼思有平賊大功。當未機務。今止得防禦使。當其薄。無以慰中外之望。上大怒。以拱辰感衆。秋春點面。配崖州。俄召繼思。太宋崩。命與李神福接行山陵。加領桂州觀察使。繼思初奉太祖。特承恩顧。及崩久。太宗在南府。繼思中夜馳詣府邸。請太宗入。太宗忠之。自是寵遇莫比。喜結黨。邀名譽。未聞或敢于薦外朝臣。由是士大夫之輕薄好進者。送之交往。每以多寶院僧舍為期。有潘閻者。解詩詠。音乘京師。繼思薦之。召見。賜進士第。尋察其狂妄。遣還詔書。及真宗初。

繼思益彘橫。頗欺罔。漏泄機事。與參知政事。李昌齡賊題。往來多請託。至有違官禁者。素與胡旦善。時將加恩。遂委其為羅解。又士人詩功盈門。上悉其朋結。然為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籍沒督產。多得可上儀擬之物。昌齡責忠武軍。即度行軍司馬。旦刺籍長流。尋州。詔中外臣僚。曾與繼思交議。及通書尺者。一切不問。咸平二年。卒於貶所。遣使將其家屬還京師。假官公家之。四年。贈歸英。大中祥符三年。特詔追復官爵。以白金千兩賜其家。子懷建。轉入內高班。  
論曰。志得意失。而大巨情。願有以英明之主。操取世之柄。

而不能謹。軍兵。公嘗列。今鄙夫得何。障而中之。則亦英王之過也。王繼思初奉太祖。特承恩顧。及其大漸。輒宵馳南府。則已弁髦舊君。而能此為斯。主之。操以自鳴矣。君太宗之崩。吾君有子。而故結黨。與母后。故披立。以廢之。楚王。以滿也。功。業。微。大。臣。猶。聞。則。逆。某。國。若。費。時。占。席。而。真。宗。之。不。為。武。功。者。幸。耳。嗚。呼。小。人。懷。寵。何。所。不。至。荷。惜。大。宗。之。中。於。繼。思。而不。悟。也。雖。嘗。切。音。事。相。然。配。拱。辰。而。或。改。聽。其。高。制。繫。因。妻。之。高。次。故。博。盛。音。樂。亦。聞。也。使。使。志。極。亦。聞。也。從。所。知。到。林。弟。問。也。交。士。大。為。朝。也。亦。問。也。張。崎。坂。潘。閻。任。軌。轄。之。而。執。引。之。亦。問。也。夫。英。明。之。主。尚。德。其。忠。而。解。其。術。而。繼。思。之。術。售。之。太。祖。而。初。售。之。太。宗。而。又。効。得。不。欲。更。售。之。楚。王。以。釣。奇。也。故。夫。取。世。者。必。顯。其。比。而。可。矣。  
武功即  
王德昭

劉承規 閻承翰 張柔音 張繼祿 衛昭欽

石知勳 石全彬 柳守恩

劉承規字大方，楚州山陽人。父延翰，內班都知。承規建隆中補高班，太宗即位，起拜北作坊副使。時衆帥陳洪進歸朝，遣承規疾置封其府庫，會土民甯聚為寇，承規與知州喬維岳率兵討定之。太平興國四年，命與內庫使張紹勳等六人帥師屯定州，以備契丹，又護滑州決河。雍熙中，勾當內藏庫兼望威司，出為鄆州路排陣都監，改兼保使。遷洛苑使，至道中，與同瑩同奏書提點樞密宣徽諸房公事，仍加六宅使。承規懇辭，帝雖不許，

而嘉其退讓，真宗立，瑩為宣徽使，以承規領勝州刺史，簽書宣徽院公事，尋讓宣徽之務，加莊宅使。咸平三年，遷北作坊使，時遼境未寧，謀降天雄軍城壘，命承規乘傳經畫，又命提舉內東崇政殿等諸門，遷宮苑使，上詢承規西事，請蓋環州本波鎮戍兵，以為諸路之援，從之。俄兼自當群牧司，景德二年，與李先則使河間，按視嘗經戰陣等處將卒之勞，是歲置官提舉京師諸司庫務，以承規領之，所創局署，多所規制。改皇城使，與林特李溥謀更茶法，四年，三司上言，新課增羨，承規以勞，加領昭州團練使，大中祥符初，請封泰山，以掌發運使，遷昭宣使，長州防禦

使，會脩玉清昭應宮，以承規為副使，祀汾陰，遂命督運，諱者以自東至河中，由陸則山險，其舟則滿，承規決議水運，凡百供應，悉安流而達，自朝陵東封及是，皆留掌大內，禮成，當進秩，表求休致，帝詔數勉，仍作七言詩賜之，拜宣政使，應州觀察使，五年，以疾求致仕，脩宮使丁謂言承規領宮職，藉其管轄，望勿許，所請，第使賜告詔，特置崇福殿使，名以寵之，班在容省，使上仍改新州觀察使，上作歌以賜承規，以兼使月康，歸於有司，手詔褒美，遂定殿使，奉以給之，本名承珪，以久疾廢，上為取道家易名度厄之，奉改珪為規，疾甚，請解務還私第，聽之，仍許皇城常務，上印，日內藏庫有初制，就取商度，又再表求罷官，檢校太傅，左驍衛上將軍，安遠軍節度觀察，留後，致仕，七月卒，年六十，四，廢朝，贈左衛上將軍，鎮江軍節度，謚曰忠肅，承規事三朝，以精力剛，舉較簿領，孜孜無倦，自掌內藏，僅三十年，檢察精審，勤善條式，又製定權衡法語，在律曆志，性沉毅，狗公深所倚信，尤好伺察，人多畏之，上崇瑞命條初祀，歸宮觀，承規患預間，作玉清昭應宮，尤為精麗，屋室有少不中程，雖金碧已具，必毀而更造，有司不敢計，所費二聖殿製，配饗功臣，特詔塑其像，太宗之側，承規遇事亦或寬恕，鑄錢，上常訴本監，前後盜銅瘞地數千

承規伴為不納，因器道人獲取運官，不問其罪，咸平中，未而杜錫編次館閣書錄，錢若水情粗，宋美錄，其後脩冊府元龜，閣史，及編吾學校之事，承規志與頌之，頗好儒學，喜聚書，問接文士，唐珍故是，其有乞於朝者，多見禮待，或為延薦，自發疾，惟以公家之務為念，遺奏求免時，詔其，上甚嘆惜之，遣內臣與鴻臚典喪，親為祭文，玉清昭應宮成，加贈侍中，遣內侍柳守恩就墓告祭，于從庶為西齋院使。

聞承翰，真定人，用顯德中，為內侍，入承事太祖，以謹密稱，太宗時，擢為殿頭高品，稍遷內侍供奉官，內殿崇班，先是，一作司材

本頗有隱禁，承翰建議，於都城西，置事材場，治材以給之，雍熙中，知廣州徐休，復奏轉運使王延範，不執狀，遣承翰馳往，同遠捕下獄，就鞠之，考掠過苦，延範遂生誅，李順亂，命為川陝招安都監，賊平，授西京作坊副使，會增募金吾兵，以承翰及劉承蘊，分充左右金吾都監，兼衛仗司事，俄罷之，真宗即位，改西京作坊使，內侍左班副都知，咸平三年，河決，鄆州王陵埽，遣承翰護塞，時謀徙鄆州，以避河患，又詔承翰與工部郎中陳若拙，乘傳規度，徙于舊治之東南，五年，入內都知，韓守英為鎮定高陽關三路排陣都鈐轄，上以其素無執事，謀別擇人，因謂宰相曰

承翰雖無武勇，然辦事勤恪，乃今代守英時，中山也，其軍，於飛旆，承翰請擊，詔計，引唐河水，自嘉山至定州三十二里，又至滿除東六十二里，合沙河，經遼吳泊入界河，以濟饋運，亦可亭為方田，上嘉而從之，築成人以為便，徒詔廢之，景德初，契丹謀寇，承翰奉詔，遣雄霸精兵，與荆嗣張延同，築亞律之，城，又遣詣德清軍規度，重脩城堽，車駕北征，承翰也在瀘州北，城，塞契丹兵在近，請不度河，上不聽，但駕度浮橋，二年，加領底州刺史，年當群牧司，多條上馬政，遂兼群牧副使，時契丹結好，始置國信司，主文聘之事，以承翰領之，多所規置，大中祥符初

改西京右藏庫使，充是州趙德明，加恩官，告使還，請於蒲洛河置館，以待契丹進奉使，上以荒曠勞後不許，四年，遣內閣使左班都知，領禁州團練使，有西京右藏庫副使，魏守倫，又典廐牧，至是，又字佑馬，與承翰，職任，維素為姻家，然不相得，遂各訟，訴三付御史臺，承翰坐擅用群牧司錢，當贖金三十斤，守倫坐，違制移佑馬司，當免所居官，典史，當杖春，詔寬其罰，承翰贖金，十斤，守倫贖金二十斤，典史亦降，杖，群牧都監張繼能，判官，陳越，因收，自當，驛院楊保用，佑馬，楊繼，皆釋之，制置使陳，克復，時免，既，六年，上製內侍，賜之，承翰表請，刻石，省，中，明

年。建應天府為南京。作為慶宮。設太祖太宗像。遣承翰自京奉  
送。授南作坊使。入內都知。永慶年。年六十八。贈懷州防禦使。承  
翰性剛強。所至過於檢察之。和懿之舉。子文。應而末。左藏庫使。  
張崇者。真定人。太祖時為內中高品。稍遷殿頭。太平興國中。以  
善射選為御帶。錢似納土。命能往開城防備。侍之數。親征太原。  
從崔彥進。李漢瓊。先路視水。革端拱。初。補內供奉官。淳化四年。  
命承翰之延州。招范戎之內附者。彥庫。彥搆。給以金幣。賜首領。  
將行。轉內班右班押班。此命管勾御延屯兵。李繼隆討李繼遷。  
詔崇者以延安兵特身進討。及擒趙保志。留崇者與石霜。守

州。使平夏民以寔之。繼遷托索脫路。驅背內屠我人。崇者與田  
敏。率熟舍族。戰於變。敏。二十餘級。掠牛羊索脫。斃甲甚  
衆。連詔褒諭。繼遷走。漢中。遣其將伏趙光祚。張浦。求納款。會于  
石堡。崇者推牛醢酒。搗諭之。給以錦袍。會改內班。為黃門。  
會為黃門右班押班。仍加內殿崇班。又改黃門為內侍。職。隨易  
焉。既而繼遷。索脫。召馬待罪。遣崇者往。賜器帶茶藥。衣物。至  
道元年。進崇者副使。內侍右班副都知。時繼遷。漢。劫。劫。既于  
浦洛河。二年。詔李繼隆。大。大。進。討。賊。圍。靈。州。急。太宗。將。棄。之。  
廷議。未。決。命。崇。者。與。馮。訥。乘。傳。往。議。其。事。乃。益。兵。固。守。就。命。為

靈州。清遠軍。路。監。軍。又。為。非。津。都。監。真。宗。立。拜。洛。苑。使。右  
班。都。知。管。勾。并。州。軍。馬。自。至。道。漢。五。路。討。賊。兵。戰。相。繼。年。無。成  
功。及。是。保。吉。沒。骨。首。詔。以。定。難。節。度。授。之。命。崇。者。持。詔。各。在。帶  
器。幣。以。賜。使。還。加。六。宅。使。咸。平。元。年。又。命。管。勾。御。延。屯。兵。汴。延  
宗。改。駐。汴。都。監。又。為。鈴。轄。其。後。繼。遷。沒。與。熟。戶。李。繼。福。為。陳。田  
路。內。糧。崇。者。與。張。守。忠。擊。之。焚。廬。舍。獲。寶。書。器。甲。生。口。甚。衆。又  
與。王。榮。德。賊。獲。其。裝。馬。數。十。匹。再。詔。褒。諭。四年。詔。歸。備。領。靈。州  
判。文。沒。壯。節。使。仍。制。置。沿。邊。青。白。鹽。亭。與。衛。超。領。軍。入。敵。境。焚  
廬。舍。壞。幕。獲。庫。積。牛。羊。沒。敵。詔。獎。崇。者。優。詞。與。丹。寧。傳。通。以。開

頭。身。當。一。隊。為。前。鋒。詔。不。允。景。德。元。年。保。吉。死。其。子。德。明。尚。幼。  
崇。者。移。書。諭。朝。廷。思。信。德。明。請。俟。釋。服。稟。命。詔。書。慰。撫。以。向。敏  
中。為。緣。邊。安。撫。使。自。是。邊。防。事。宜。經。制。大小。皆。崇。者。專。主。之。罪  
臺。保。安。北。十。里。許。召。戎。人。會。議。與。之。盟。約。二。年。春。召。赴。關。而。校  
方。畧。許。德。明。以。定。難。節。度。面。平。玉。賜。金。帛。綵。段。各。四。萬。茶。二。萬  
斤。給。內。地。節。度。本。聽。回。關。往。來。放。青。鹽。禁。凡。五。事。而。今。德。明。約  
靈。州。土。疆。止。居。平。夏。遣。子。弟。入。宿。衛。送。畧。去。官。夫。盡。散。蕃。漢。兵  
及。順。口。封。境。之。上。有。侵。擾。者。東。朝。告。凡。七。事。德。明。悉。如。約。惟。以  
子。弟。入。宿。及。約。靈。州。為。難。故。亦。禁。鹽。如。舊。不。許。回。關。三年。九月。

以德明警表來上。某者因請入朝。許之以功。拜皇城使內侍。老  
右班都知。領博州團練使。又持節詔命。授德明太常博士。趙  
相為之副。四年使還。會車駕上陵。次瓊林苑。某者對于苑中。即  
命為行宮使。是秋還。延安。供奉官。時監造軍。信善某。某  
者與石季子。某者。今信奏之。信以久廢為辭。某者與某者。因  
其他。適以聞。真宗知其詞。奏不問。大中祥符元年。加昭憲使。某  
者。以在邊。善識羌戎情偽。西人畏服。每德明有所諭。及境上  
交。皆先計。或割。某州。越邊有二路。其文移。至環慶者。皆付延  
州。某者。請置驛。遣某者。使。如北面之制。上曰。西部別無。某  
者。德明能守富貴。無慮朝廷失恩信也。增置某者。徒為張皇。不  
若。某者。制。制之。二年。上言。以去。某者。願得告歸。某者。父母。許之。錫  
典。某者。厚。復命為都。某者。提。某者。指。某者。已。留。京。師。而。論。某者。屬。之  
意。聽。成。入。奏。事。四年。八月。辛。年。五。十七。帝。憐。惜。之。贈。某。州。觀察  
使。內。侍。張。繼。能。字。守。拙。并。州。太。原。人。父。替。晉。末。為。內。班。繼。能。建。隆。初。以  
黃。門。侍。禁。中。太。平。興。國。初。為。內。品。從。征。河。東。命。主。城。南。洞。屋。以  
勞。遷。高。品。契。丹。入。寇。命。為。高。陽。鎮。定。路。先。鋒。都。監。從。崔。彥。進。戰  
長。城。口。多。所。俘。虜。明年。又。與。音。進。敗。契。丹。于。唐。興。口。轉。殿。頭。高

品。雖。照。中。某。州。叛。命。李。繼。隆。為。張。某。都。部。署。以。繼。能。監。某。城。使  
護。定。州。七。兵。帥。魏。提。平。三。千。也。五。回。朔。端。拱。劫。遷。入。內。殿。頭。從  
趙。保。忠。討。李。繼。遷。保。忠。薦。其。有。材。命。與。保。忠。同。題。某。其。事。代。還  
某。內。子。某。某。淳。化。三。年。與。白。承。審。護。某。入。靈。武。會。繼。遷。沒。危  
遠。命。繼。能。承。審。與。知。靈。州。侯。延。廣。魏。魏。某。五。千。同。主。軍。務。俄。留  
為。本。州。都。監。及。鄭。文。寶。謀。城。威。州。清。遠。軍。繼。能。護。其。工。使。某。命  
與。西。京。作。坊。副。使。張。延。洲。同。知。軍。事。又。與。田。昭。武。同。掌。積。石。砦  
就。邊。內。供。奉。官。某。環。慶。清。遠。軍。排。陣。都。監。與。西。人。轉。關。敗。走。之  
某。運。清。遠。詣。關。奉。事。運。內。殿。某。班。未。幾。拜。洪。澤。庫。副。使。某。遠。護  
環。州。屯。兵。從。涇。原。保。渭。都。巡。檢。使。真。宗。即。位。遷。崇。保。使。某。環。十  
州。軍。兵。馬。都。監。無。巡。檢。安。撫。使。咸。平。三。年。王。均。之。亂。命。為。川。陝  
兩。路。招。安。巡。檢。使。成。都。平。留。為。利。州。招。安。巡。檢。尋。召。歸。會。張。某  
寇。擊。某。為。某。軍。駐。泊。都。監。某。人。寇。清。遠。軍。營。于。積。石。河。繼。能。與  
某。某。馮。守。規。在。慶。州。還。道。不。時。赴。援。致。陷。城。堡。又。焚。某。音。同。若  
持。詔。下。御。史。府。免。死。長。流。信。州。景。德。二。年。會。赦。還。為。內。侍。省。內  
常。侍。又。為。陝。西。捕。賊。巡。檢。獲。千。餘。人。改。內。殿。某。班。從。朝。陵。為。行  
宮。四。面。巡。檢。四年。宜。州。卒。陳。進。為。亂。初。知。州。劉。承。規。取。下。嚴。臨  
深。澄。海。平。茂。木。某。州。麻。款。不。中。程。即。杖。之。至。有。率。某。擊。越。山。林



以未嘗，維其風雨，不待其後，致進因衆怒殺永規，及監軍周鈞，  
諸利官盧成均為帥，據其城。七月，奉詔東山，關門使志州判  
史曾利用，供備庫使，賀州刺史張照，為廣南東而終安撫使。如  
京副使張從吉，及繼能副之，盧都督外郎薛顏，同司書轉運事。  
獲利湖斬黃州兵討之，上詔近臣曰：番禺皆皆相富，賊若篡號，  
果立謀主，沿流東下，趨廣州，則為患深矣。遣內侍高品同文原，  
廣州監屯兵，會隨路巡檢使，控要路，集東西海戰，權扼瑞州  
峽口，賊悉棄來攻柳城，縣敕直轄明許音郝惟和，以所部兵千  
餘，梁欽，明音死之，惟和僅以身免。成均奉至州印，遣使詣許音

求救罪，是夕進渡，陷柳城，官軍追俘象州，賊又寇懷遠，軍知軍  
敕直任吉，與邕桂巡檢，殿直張崇實，侍禁張守榮，較于走之，賊退  
而復集者累日，吉輩固守，屢與開，大獲其器甲，又攻天河營，若  
兵甚以，賊軍卒職，發吉部分嚴整，一戰敗之，賊衆屠劔，頗潰去。  
衆心勢二，將棄宜州，以家屬之悍，董者五百人，陷江中，率其衆  
載三千，魁柳象，將入容管，初至柳州，限江不能度，知州王呈，望  
賊遁走，城遂陷，朝廷以詔書四十分，揚要路，諭賊歸順者，悉釋  
其罪，賊挈族居思順州，分兵攻容州，利用命入內高班于德潤，  
以千兵信道，發逆，利用等繼至，遇賊武德縣之李練，誦賊初不

知覺，惟進率衆來抵，直犯前軍，前軍寄班侍班郭志，丁慶，騎士  
左右縱擊，賊不暇水甲，執標牌以進，飛矢攔擊，不能却，前軍即  
持梓刀巨斧，攻其牌火，華音登山大呼曰：賊走矣，急殺之，賊心  
動，衆遂潰，遂北至象州，城下，賊皆備有槍長竿，賊城中著成均  
始擊其族，以詔書來降，乃斬進，昇其黨，生擒賊帥六十餘人，斬  
首級，獲器甲戰馬甚衆，利用分兵捕餘地，遣于德潤馳奏其事。  
校利用引進使，照如京使，遣古益定副使，繼能供備庫使，志吉  
供備庫使，又以御前忠佐烏步軍，副都軍頭郭全豐，為都軍頭，  
賜勅州刺史，歸還軍士千餘，遺者，李吳，劉宗，趙敏，並補本軍頭。

張守榮為供奉官，關門祇候，張崇實任吉，並為供奉官，錢吉為  
右侍禁，又以知象州大理寺丞何碩，最有勝，後拜祠部員外郎。  
賜姓，又賜卹三子，知道知右知常，出象州之親屬，同扞寇者，悉  
既叙之，弁象州為防禦使，初賊攻象州，城在高丘上，素無井，閉  
壘之日，皆以之為慮，賴天而，得水將竭而雨，復下，如是者兩  
月，汲之以濟山中，無蜂候，每欲破賊，即禱於城西神祠，或見巨  
塔吞龜，是日果有克獲，衆以為神靈助順之應，張守榮病，釋  
遣高醫馳往視之，未至而卒，贈如京使，錄其子官，十二月，餘寇  
悉平，東封留繼能為京營城內巡檢，餘賊加東藥院使，大中

祥符二年，入內都知李福等，坐來悉罷，繼入內侍省，封  
都知，時未嘗多召侍講，說書，上嘉其勤學，令詳讀日，別給公膳，  
專遣昭能上之，俄又與內殿承制岑保正，提印，即察，主指院事，  
三年，其群狀都監祀汾陰，留掌大內，兼舊城，巡檢鈴轄，俄補  
會州刺史，謁大講宮，為天素扶侍都監，七年，成求解職，不許，  
命為涇原保清鎮戎軍兩路鈴轄，未幾徙鄜州都鈴轄，先是內  
厨戶救漢口等，止罰革言，繼能則廢於常法，雖是西人異而不  
敢化，德明雅受朝命，而危却不吃飛境，繼能少課卒，故竹為茶  
番字其上，且言以備將士，記救獲功狀，成閔，甚懼，歸朝復注

群狀，仁宗在儲宮，嘗親書一幅賜之，繼能以聞，真宗亦為標題，  
其末人以為榮，九年，坐前護備莊，皇后陵權隔左校，西染院  
使，掌往來國信，天禧初，復西京左藏庫使，內信司史，陳誠者，願  
巧黠，繼能欲拔置群狀司，而誠先歸群狀，坐事停職，至是群狀  
史左宗，扶其宿負，白制置使曹利用，故誠不遂，所求，繼能怒，宗  
之丑已，遂遣親率辛領宗，會宗弟元喪妻，宗嘗為假教，駿軍校  
馮，遂發及還元，祇散肆，與酒保相殿，繫府中，而假為之事，未幾  
誠即白繼能，請屠府中，并勅其率，知府樂黃日，受屬使，未就，為  
群狀副使，揚榮勳所獲，繼能坐羅內職，降授西京作坊使，出為

祁寧於轉繼能自陳不願外任，得掌瑞聖園，尋領往來國信，可  
三年，遷為西京左藏庫使，內侍右班副都知，未幾遷崇儀使，以  
衰老求解職，轉內園使，掌瓊林苑，五年卒，年六十五，特贈汀州  
團練使，錄其子懷忠為大理寺丞，孫進為三班奉職，遂為借職，  
春坊祗候，繼能性澆，器知兵，頗勇敢，喜讀書，然好治生，晚年急  
於聚資，眾以共少之，何而後，歸朝知磁州而卒，一子知榮，數十  
餘歲，持補大廟齋郎，又徙其侄于夷尉，知古為澄陽尉，皆即無  
貴延之例，猶以城守勞，故甄叙焉。

太宗即位，補入內高品，甚被親倚，從征太原，命督諸將攻城，劄  
繼元降，命領驍卒先入城，燒其營柵，遷殿頭高品，雍熙二年，權  
入內西頭供奉官，淳化中，卸隆皇城，功罪，授內侍押班，五年，加  
崇儀副使，李順之亂，王師致討，與王繼恩同，願招安，招賊事，遇  
賊，開學射山南，又攻清水壩，破裴流砦，招降數萬眾，斬千餘級，  
順死，餘黨保險為寇，又與楊瓊先扼要路以邀之，擒斬萬餘人，  
獲器甲槍槊千餘，遣別將曹習，領兵捕餘賊于安國鎮，斬三百  
級，時嘉眉二州賊，尚擾城郭，又遣內殿崇班宿翰討之，兩川平  
召還，從破襄陽，真宗即位，拜宮苑使，領慶州刺史，充入內副都

知隋奉永熙都監既復上遂為陵使景德二年改皇城使送年  
河朔命為車駕前漢行宮四面都巡檢次澧州命領屯營兵守  
河橋三年加昭宣使判諸陵復為行宮巡檢駐洛陽命為皇城  
內外都巡檢歷掌三班院皇城儀鸞翰林司平年五十六昭致  
奇懷小忠不為眾所附太平興國中江東有僧詣闕請修天台  
章昌寺且言寺成願焚身以報太宗允其請命昭致往督營繕  
既訖後遷積薪於庭請僧如願僧言欲見至尊面謝昭致曰昨  
朝辭日親奉德音不煩致謝僧恫怖僧塞願通俗望有救之者  
昭致即促令濟薪上火既盛僧致投下昭致遣左右以人柳按

而焚之于承慶至內殿承制  
石知顯無定人曾祖承漢梁尚食使祖守忠晉內供奉官父希  
釋高品知顯形貌甚偉建隆中授內中高品太宗即位改供奉  
官雍熙中諸將征幽薊以知顯隨軍歸掌儀鸞司淳化中明州  
初置市舶司與蕃商貿易命知顯往經制之轉內殿崇班親王  
諸宮都監送王繼恩平蜀寇先遣而京作坊副使咸平初遷正  
使帶都器械契丹犯邊上北巡命為天雄軍澶州巡檢使俄改  
德博等州河巡檢使兼安撫加領長州刺史三年戊鎮定高  
陽關三路押大陣是冬改高陽關駐泊行營於德博歸制復掌親

王諸宮事景德中自京赴澶遷徙泊河堤命賜其使初計正景  
月及是決日而旱上由加饗諭賜白金千兩投入內都知大中  
祥符初遷內園使俄以定內侍遷秩品第不當為其列所訟坐  
罷都知三年為并代州鈐轄遷在定使徙鎮定高陽關鈐轄四  
年命與內殿崇班張繼能供奉官侍其他同修太祖神御殿上  
封求親闕下復掌群牧司三班院親王諸宮事天禧二年為并  
代州鈐轄善管白麟府路軍馬事三年卒年六十九孫全彬  
全彬字長卿以知顯承補入內小黃門景道西頭供奉官仁宗  
使致告幣于南海家詔察所過州縣吏治民俗運其以對帝以

為忠謹陝右群盜殺鳳州巡檢遷往榆城之元吳叛全彬監廊  
州兵救延州解圍去經略使明竊言其勇畧善將得違人情除  
并代州都監加內侍押班進鈐轄徙廊延運為押班僕智高寇  
廣南以為湖南江西路安撫副使出桂林請于宣撫使狄青願  
獨當一隊以自效於是使將依分兵力戰于邕州南方平領歸  
州防禦使張貴妃居寧華殿閣命全彬提舉妃薨治喪過制皆  
劉沆王洙與全彬共為之數月進宮苑使利州觀察使路兩使  
留後奉俄為入內副都知知制誥劉敞封還詞命居三月復授  
之轉領信威軍留後為永昭陵鈐轄時去永定復土四十二年

有司多亡其籍。全彬以心計辨治。遣福延宮使提舉奉先院。熙寧中。年七十六。贈太尉。建武軍節度使。謚曰恭僖。  
 鄧守恩。并州人。十歲以黃門事太宗。淳化中。盜起成都。遣王繼恩往討之。至道初。就護西蜀屯兵。咸平初。為內高班。契丹入寇。命石保吉為鎮定都部署。以守恩為都監。踰年入掌驛驛院。會龍騎叛。平。剽劫環慶。遣守恩擒蕭之。景德初。為澶州都巡檢。又使環慶及咸寧等州。巡察邊事。大中祥符初。授供于濮州。嘗寬人十餘。預監脩玉清昭應宮。會靈觀。七年。又兼脩真遊殿。景靈宮。累遷入內高品供奉官。宮成。遷內殿承制。八年。預備大內。改西京作坊副使。九年。營造皆畢。授東染院使。充會靈觀都監。天禧二年。掌軍頭引見司。又脩祥源觀。遷崇儀使。三年。授入內押班。河決滑州。命為脩河幹轄。都祀。召為行宮使。改如京使。復遷奉任。四年春。河復故道。遷文思院使。歸朝。加領昭州刺史。是秋。掌皇城國信二司。整肅禁衛。遷入內副都知。會建天章閣。命領其事。又向當宿善堂。兼太子左右春坊司。守恩長七尺餘。狀貌甚偉。壯事幹敏。以種果稱。于時。五年卒。年四十八。贈滑州防禦使。錄其子官。

論曰。左右近習。其才足以受知於主。則必足以立威於外。世

主不察而任之。恭高。禍將有不可言者矣。宋自太宗以來。時取兵。其數。察。觀。風。之。任。其。才。請。亦。每。是。以。某。事。然。承。翰。名。在。五。鬼。紹。欽。昔。覆。火。思。全。彬。用。治。喪。故。賺。得。其。遺。某。昔。贈。能。直。因。私。憾。橫。肆。評。詆。而。知。而。不。問。出。而。賅。其。自。陳。利。害。不。幾。頓。乎。嗚。呼。未。讓。伯。公。如。劉。承。規。猶。以。何。象。使人畏。其餘不足尤已。所幸主皆英明。故不大至決裂耳。

秦翰

秦翰，字仲文，真定獲鹿人。十三為黃門，開寶中遷高品。太平興國四年，崔彥進劾秦翰為擊契丹，翰為都監，以善戰聞。太宗因加賞，兵謂可屬任。雍熙中，出為瀘州駐泊，仍管先鋒事。遷入內殿頭高品，鎮定高陽關三路排陣都監。淳化四年，補入內押班。趙保忠叛，命李繼隆率師問罪，翰監護其軍。次延州，翰慮保忠遁，即乘驛先往，婦詔安撫，以緩其陰計。王師至，翰又諷保忠

以地主之禮郊迎，因互馳而出。保忠遂就擒，以功加崇儀副使。至道初，為靈州慶州清遠軍四路都監。真宗即位，加洛苑使，入內副都知。咸平中，河朔用兵，以為鎮定高陽關排陣都監。改契丹于冀州，東進斬數萬，盡奪所掠老幼，詔褒之。徙定州行營鈐轄。王均之亂，為川陝招安使，時上官正與石晉不協，翰恐生事，為曉譬和解之。親督衆擊賊，中流矢不却，五戰五捷，遂克益州。上手札勞問，冀日進至廣都，斬首千餘級，獲馬數千匹，歸朝。遣內園使領恩州刺史，出為鎮定高陽關前陣鈐轄。又徙漢陳，破契丹二萬衆于威虜軍西，俘其騎林大將等十五人。又為

御塞涇原路鈐轄，兼安撫都監。率所部按行山外，召戎落酋帥，諭以恩信，凡三千餘帳，相率內附。未幾，康奴挾拒命，翰與陳興許均，深入擊之，斬級數千，焚其廬帳，獲牛馬甚衆。復與陳興許等，襲殺董理軍主于武延賊泊川，詔書加獎，賜錦袍金帶，白金五百兩，帛五百疋。景德初，率將北池，先遣翰乘傳往澶魏，裁制兵要。許便宜從事，俄克邢洛路鈐轄，與大軍會德清軍張待角之勢，又召為駕前西面排陣鈐轄，管勾大陣。翰即督衆環城浚溝，以拒契丹。功果，契丹兵果至，翰不脫甲裳。七十餘日，契丹乞和，凱旋留泊澶州月餘。今率所部兵還京師，加宮苑使。

入內都知，出為涇原路鈐轄。先是西鄙無藩籬之蔽，翰規度要害，舉巨壘，計工三十萬，役卒數年而成。不煩於民，就邊皇城，使入內都知，以翰在邊久，宣力勤，特置是名，以寵其為。翰表讓不聽。大中祥符初，求送東封，手詔諭以西垂委任之意，改昭定使。人為群牧副使，祀汾陰。是歲夏州屠戶有獲境上者，即日遣翰往罪上，按視。適巡邊部，及翰至，事復還。扈送，凡行在諸司細務，悉令裁決。不須中覆。禮畢，加領平州團練使。奉祀亳州，掌如汾陰。八年，營葺大內，詔翰參領其事。閏六月，暴卒於內庭之廂。年六十四。上甚悼惜，為之泣下。贈具州觀察使，諡懿。加年

備內果，詔遣使以製衣金帶賜其家，翰側隱有武力，以方畧自任，前漢戰關身被四十九創，李繼遷之未嘗也。翰因使常出入其帳中，無疑問，嘗曰：「太宋，古臣一內官不足惜，願手刺此賊，死無所恨。」太宋深喜其志，翰性溫良，謀理得人，以誠信，群帥有剛狠不和者，翰皆得其惟心，輕財好施，與將士同休戚，能得衆心，皆樂為用，其視也，禁菸有注下者，凡年，重時彰國軍節度，詔揚德撰碑文，德以其不善財，未辭所誓物，雖朝廷不許，而時論漢之于懷志，內殿茶班。

論曰：宋沿唐制，率以內侍監軍督戰，其以勇畧自雄者，時亦

有之。若夫和輯群帥，思結衆心，而家不蓄財，則惟茶翰獨爾。翰其內侍中之當武精壯，一時將士生而樂為之用，歟而注下，此足以知翰已。

### 同懷政

同懷政，并州人，父紹忠，以黃門事太宗，送征河東，得懷政于龍尾，賜養為子，給事禁中，累至內高品，太宗祥符初，真宗東封，命修竹宮預通，及奉泰山天書，馳驛赴關，轉殿頭天書，每出宮，與皇而耀明，並為大侍，東封禮成，典內殿茶班，康宗元，留泰山，情因臺，轉入內西頭供奉官，祀汾陰，轉東頭，六年，劉承規卒，擢內殿茶班，入內押班，勾當皇城司，會朝謁太清宮，典開承翰等，同管內內事，七年，奉天書，募刻于乾元殿，為刻玉都監，又為情克州景靈宮太極觀都監，俄遷內殿承制，是冬命起居舍人，知制誥，盛度為會真宮醮告使，懷政為都監，遷為玉清昭應宮都監，兼掌景靈宮會靈觀使，劉玉成，遷知制誥，九年，建省善堂，以懷政為都監，專立宮觀成，後賜製衣金帶，遷崇儀使，天禧大禮，又為情奉寧都監，加領長州刺史，是冬遷洛苑使，二年春，遷左藏庫使，仁宗為皇太子，命為內副都知，管內左右春坊，轉左驍驍使，三年，領英州團練使，加昭宣使，懷政日侍內廷，權任尤盛，於是附會者頗衆，性性守事，獲送，同列位望居右者，必排抑之，中外聲譽，皆得專取，因多入其家，性識凡近，酷信妖書，有朱祿者，奉單州團練使田敏所養，為人凶狡，遂路懷政，親

付得見。因與侍平地。幸其神性以誅之。懷政大感。獲能至御  
藥使。領階州刺史。依於南山。修道觀。與劉益輩造符。命託神  
言。因求休咎。不感。大臣及冠率。集永興。能為巡檢。侍準。舊望。故  
寔其事。準行。勝。喜其附也。多依違之。朝臣傳言懷政之。無。其  
念。思。不。斥。然。漸。疎。遠。之。懷。政。憂。懼。時。使。小。黃。門。自。禁。中。出。許。辭  
宣。召。入。內。東。門。坐。列。室。久之。而。還。以。其。同。類。會。準。為。相。論。年。而  
罷。懷。政。愈。畏。獲。遂。不。自。安。四年。七月。與。弟。禮。甫。到。使。懷。信。詳。請  
召。容。省。使。楊。崇。勳。內。殿。承。制。楊。懷。吉。開。門。候。楊。懷。玉。會。皇。成  
期。以。二十。五。日。病。發。投。丁。謂。等。復。相。冠。準。奉。真。未。為。太。上。皇。侍

僧。蘇。深。遠。以。預。開。妖。詐。決。杖。繫。配。柳。州。內。供。奉。官。諱。元。吉。高。品  
王。德。信。高。班。胡。允。則。黃。門。楊。允。文。與。懷。政。協。同。妖。妄。皆。杖。配。遠  
州。入。內。押。班。鄭。志。誠。與。能。言。問。往。還。制。兩。任。配。房。州。入。內。供。奉  
官。石。承。慶。嘗。為。懷。政。所。召。復。二。赦。不。下。皇。城。門。鑰。以。侍。黃。門。黃  
守。忠。見。之。戒。門。卒。勿。納。至。是。言。其。事。承。慶。坐。制。兩。任。配。房。州。楊  
懷。玉。次。日。始。詣。樞。密。院。自。陳。音。授。侍。禁。杭州。都。監。權。崇。勳。內。容  
省。使。桂。州。觀。察。使。懷。吉。如。京。使。賜。以。金。帶。金。銀。懷。政。既。誅。至。遠  
入。內。供。奉。官。盧。守。明。郭。文。慶。馳。驛。永。興。捕。未。能。劉。益。李。貴。康。王  
唐。信。道士。王。先。張。用。和。悉。免。死。配。遠。州。能。信。知。使。者。至。表。中。出  
赦。守。明。以。叛。詔。遠。內。殿。承。制。江。德。明。入。內。供。奉。官。于。德。淵。獲。兵  
捕。之。能。入。桑。林。自。燬。死。水。興。乾。羅。都。地。檢。供。奉。官。李。興。本。軍。十  
將。張。曉。斯。解。及其。子。首。以。獻。補。典。開。門。候。半。城。都。頭。以。劉  
益。等。十一。人。黨。能。害。中。使。碟。于。市。王。先。李。貴。唐。信。張。用。和。八。人  
皆。廢。斬。能。母。喜。于。某。皆。決。杖。配。隸。開。門。候。候。積。介。知。水。興。軍。府  
未。異。轉。運。使。梅。詢。劉。楚。知。鳳。翔。府。城。奉。等。坐。與。懷。政。能。交。結。相  
稱。滿。皆。論。罪。降。冠。準。太。常。卿。再。貶。道。州。凡。朝。士。及。承。興。鳳。翔。官  
吏。與。準。厚。善。者。悉。降。黜。焉。  
論。曰。周。懷。政。都。去。和。起。亂。屍。間。獲。侍。官。禁。幸。矣。及。付。權。嚴。運

不勝悲夫。而敢廣置君相。以快其不肯之心。卒蒙大侮。夫非其自取者。初為呀。人望如寇。子仲而幾為懷政所誤。陷於不測。鄙夫可與事君也。與代。

楊守珍

楊守珍。字仲實。開封祥符人。為內黃門。習書史。學其家方略。善射。嘗值通堂下。一發貫髻。人服其精。遷為環慶路走馬小使。公事契丹謀入塞。為鎮遼高陽關行營。同押先鋒軍。會許氏因繼未。為人誣告。與外夷交通。干證者六十人。辭服。守珍覆問。悉辨理出之。徙真定。保隨等州。駐泊。都監。邑桂等十州。兼撫都監。從曹克明降。撫水州。蠻寨二。以抗其要。天禧初。擒盜於青灰山。累遷。西京作坊使。帶御器械。永興軍兵馬鈐轄。徙真定。郊寧路。為內侍省。內侍押班。提點內弓箭軍器庫。進內園使。右班都知。領瑞州刺史。嘗侍仁宗。苑中命乘馬馳射。賞其便習。賜錦袍。色酒。卒。贈原州防禦使。

論曰。古稱罪疑惟輕。夫疑且輕之。而况明知其誣者乎。顧交誼外夷。並典也。周繼業之獄。證者既繁。有徒而辭。亦具厥矣。楊守珍。雅好方畧。稍有窺遠啟蒙之思。或懼失出之罪。繼業。遂得免焉。而較然出之。噫。若守珍者。豈獨庸中佼佼已邪。



韓守英 梁廷吉 劉惟簡 盧守勳 李祥

韓守英字德華開封祥符人初為入內高品從征河東數不詔至石崩開督戰取陞州遠殿頭久之以西頭供奉官擢入內侍侍押班遷副都知隨王瓚恩召安西川為先鋒戰于鳳門有功遷西京作坊使鳳門都監還召書三班院進入內侍都知歷定州鎮定高陽關并代路兵馬鈐轄其丹國寺歲軍守英與鈐轄張志言知府州折惟高帥所部渡河抵朔州以帝賊勢遂破張未若倂數百人獲為牛羊豕甲以數萬計賊為解去賜錦袍金帶俄領會州刺史解都知并遷昭宣使沒領三班出為廊延路都鈐轄使并代路建言本路宿兵多百姓困於飛輓今幸邊鄙無事請留騎軍千餘人悉徙內地真宗曰邊臣能體朝廷恤民之意宜詔諸路視此行之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司當量城司為趙德明官告使歷宣政宣慶二使內侍左班都知領獎州團練使雅州防禦使入內都知管勾脩國史上成進呈福殿使又為延福宮使入內都知漢提舉諸司庫務年贈定國軍節度觀察留漢

梁廷吉字君祐開封人補入內高班王則反不命宣慰還言小寇無多慮諸將之去是以蕭除若得重臣統其事不業制可平矣於是仁宗以文彥博為平撫招討使賊平又奏請分河北為路每路以一帥府統之遂建魏鎮定瀛四帥熙寧初為鄜軍環慶路駐泊兵馬鈐轄是人寇大帥城圍慶州七營漢吉率兵八百餘人與戰獲其首領入封平定州叛卒以功升都鈐轄累官皇城使從高遵裕至塞武營士卒攻城身被創甚進入內侍班遷永州團練使為副都知元祐中卒贈成德軍節度使諡曰敏恪

劉惟簡開封人由入內黃門積官至昭宣使康州刺史高陽關路兵馬都監為入內押班英宗初三惟簡自河北來朝請對殿門內得者難之獨引見皇太后惟簡立福寧殿下而泣水不進帝起坐憐中見呼問曰諸路如汝者幾人何以獨來對曰陛下新即位臣來自邊塞未暇天表不敢報還不知其他帝歎曰小臣知所守如此識其姓名屏問他日神宗覽所題屏推幹嘗延福宮自是常親信交人叛詔馳驛至桂州審視事勢還言帥臣劉彙貪功生事罪當誅乾德任重雖不足繫帝信之郭遵被高南征以為行營亦受遠高被誅惟簡亦奪一官陝西五路師運使命撫稿士卒以疾先還者不賜惟簡心知其不便至慶州既言士卒不幸以將臣上遠聖畧釋食不繼遂生以歸其情可

保。本同立度中。而不預賜。恐患生舍卒。帝用其言。均予之。又使  
檢閱河北保甲。振濟東西水災。朱定諸陵。屬款。既而為言者所  
劾。擢不用。替在藩時。惟簡奉服勤。及親政。召至左右。以內  
侍押班。暗化軍。留後。

盧守勳。字君賜。開封祥符人。自入內內。累遷禮賓使。邠寧保  
慶路鈐轄。遷為入內侍省押班。領昌州刺史。明道中。改葬章  
懿太后。而舊藏有水。以守勳嘗典其車。為永興軍兵馬鈐轄。  
徙鄜延路。再遷六宅使。加普州團練使。進禁州防禦使。兼鄜寧  
環慶路安撫都監。元昊寇保安軍。守勳率兵擊走之。特遷左監

驍使。移陝西鈐轄。抄剽于石元孫被執。守勳撫膺涕泣。不敢出。  
又嘗為普官馬。廷州通判。計用章。勸范雍棄城。持保鄜州。雍欲  
遣安撫都監李康伯往說。賊不肯行。賊去。而守勳用章。更相論  
奏。知制誥葉清臣。以守勳擁兵觀望。請正其罪。并按二人。守勳  
奪防禦使。為湖北都監。用章除舊配雷州。本城康伯。均州都監。  
久之。復思州防禦使。遷利州觀察使。歷真定府定州北京路於  
摺。以七衛大將軍致仕。卒。時保甲軍節度使。攝安恪。養子而

李祥。開封人。為入內侍。門。皆號。善騎射。用射武中。遷授涇原

保謂田地。檢。從景思立。于河漢。以功。遷內殿。崇。為河州。駐泊  
兵馬都監。從郭進討交趾。駐富氏。江。賊兵大至。與涇原將姚兪  
力戰。敗之。遷皇城使。領戎軍。治邊都。檢。使。遷。利。昌。祥。征。雲。武。  
謀。功。加。沂。州。團。練。使。或。言。所。部。兵。失。亡。多。降。蘭。州。刺。史。權。熙。河。  
蘭。會。路。都。監。總。岷。州。兵。身。人。攻。蘭。州。祥。赴。援。保。險。待。變。數。日。虜  
微。圍。去。沒。圍。陝。使。進。階。州。防。禦。使。送。種。羅。蒙。恩。章。有。功。升。兵。馬  
都。鈐。轄。在。熙。河。二十。餘。年。以。宣。慶。使。內。侍。押。班。卒。

論曰。宋內侍典兵者。若歸守英之恤民。梁從吉之料賊。皆不  
易任使者也。李祥雖有失亡之過。而時。奉。功。亦。足。相。準。盧

守勳。嘗。編。觀。望。僅。奪。防。禦。使。而。旋。即。沒。之。且。復。贈。謚。嘗。不。與  
於。溫。乎。劉。惟。簡。嘗。斬。主。殘。非。來自。遠。塞。而。內。謁。者。顧。獨。引。見  
太后。則。兩。宮。交。構。有。自。來。矣。然。惟。簡。兩。中。之。立。意。在。微。示。左  
袒。今。帝。知。之。以。微。淺。福。耳。豈。真。能。知。所。守。者。哉。觀。其。沒。服。勤  
藩。邸。受。知。指。宗。則。其。術。固。已。結。三。朝。矣。

藍繼宗、張惟吉、李奇舉

藍繼宗字承祖廣州南海人。事劉張為官者。轉朝年十二。還為中黃門。送征太原。傳詔營陳。問多稱奇。秦州並遠。有大小洛門。紫白店末。陷西羌。雍熙中。溫仲舒前奏使獻其地。徒黎渭北。言者以為生半。請羅仲舒。太宗遣繼宗往視。還奉二營校要。寄產良木。不可棄。帝悅。遣使繼宗等。賜仲舒。累遷西京作坊副使。內當內東門。元德太后。章赫皇后。蔡為梓行園陵使。車駕北征。內當白司皇城司。車駕謁諸陵。近陵舊之水。繼宗既來陵下。百司送官皆取以濟。權入內副都知。為天官扶侍都監。詔與李

神祐帶束封。危送內臣之夢。而入內供奉官。范守選等。折其不公。蘇都知。祀汾隴。漢為天官扶侍都監。再遷東梁院使。明年。領惠州刺史。進崇儀使。內當皇城司。傅玉清昭應宮。與劉承瑋共工作。宮成。遷洛苑使。高州團練使。充都監。坐車穆皇后陵。暨整殿。如京使。典脩景靈宮。進內作坊使。復脩合靈祥源觀。車駕幸亳州。管內白司大內公事。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內當三班院。脩國史院。為趙德明加恩使。德明與繼宗射。繼宗每發必中。德明適以所乘召為。為內侍省。右班都知。遷入內都知。仁宗即位。遷右班都知。志州防禦使。承安後。修木鈴結。歷昭靈宮。改道慶使。

累工章求致。特免入朝科。及送行。帝謂之。遣回請蘇都知。以景福殿使。志州觀察使。家名養疾。卒。贈守德軍節度使。誥傳。繼宗事四朝。謀謀自持。每事職未火。輒請罪。家有園池。是朝即止。歸。同列式官之。繼宗曰。我於轉轉花卉。弄游魚為樂。而景福殿置使。自大中祥符間。至繼宗。授者雖三人。養子元用。元震。元用終右藏庫使。梓州觀察使。元震以兄降。補入內黃門。轉高班。路事。明肅太后。禁中夜火。后擁仁宗登西華門。左右未集。元震獨傳呼宿衛。以功遷高班。為三陵都監。條列防守法。其後諸陵以為式。恩群牧都監。監三館秘閣。積官皇城使。累遷入內

副都知。志州防禦使。仙韶院火。元震救護。火以時息。詔褒之。賜繫水金帶。卒。贈鎮海軍節度使。元震養子五人。不喜聞子。張惟吉。字祐之。開封人。初補入內黃門。遷殿頭。高陽關路走馬。承安公事。護塞滑州。天章坤後。遷西頭供奉官。監在京權貨務。知嘉州張約。以賊敗。詔與御史王幹。往劾其微。遷內東門司。為修奉章獻章懿太后二陵。承受時議。漫用李祐植茶葉。續法。乃以惟吉為內殿藥班。漢監權貨務。凡內侍。內東門。次遷司書御藥院。而惟吉。進官。衆以為薄。惟吉欣然就職。再奉。以是降遷承封。為趙元昊官。去使。還言元昊驕悍。勢必叛。請預防邊

僕及元吳冠延州。遣使視延郡環慶兩路。而訪攻守利害。敵既退。夏殊轉時。謀自廊延深入。乘虛擊之。今惟吉。恭并汾。就勇副。以上兵輕奮赴河外。惟吉以為我師當持重伺變。不宜馳赴不測。以自困。已而元吳果引去。還奉稱旨。領皇城司。遣內侍省押班。詳狀都監。關陝西元兵。轉軍。引見司。遣使供庫使。去汰軍頭司。軍校之。蘇。蘇。同提舉在。京。詳司庫務。領恩州刺史。為入內都知。高湖。法。高。澶州。脩河。都。轉。運。使。施。呂。吉。請。子。塞。崔。嶧。以。為。歲。災。民。困。役。宜。蠲。命。惟。吉。按。視。言。河。可。塞。而。民。賦。財。用。不。足。宜。少。待。之。送。其。謀。還。如。京。使。果。州。團。練。使。漢。領。皇。城。

司。卒。惟。吉。任。事。外。頗。見。親。信。而。言。弗。阿。徇。張。耆。批。覺。將。治。喪。皇。議。殿。諸。官。皆。以。為。可。獨。惟。吉。曰。共。事。于。典。禮。酒。望。日。則。奉。相。既。而。宰相。不。能。執。議。惟。吉。法。以。為。非。時。時。信。軍。節。度。親。察。留。淡。逾。月。又。贈。保。順。軍。節。度。使。福。忠。安。養。子。若。水。字。孟。之。以。惟。吉。塞。補。小。黃。門。給。事。事。意。太。后。殿。轉。入。內。高。品。王。師。平。日。州。征。復。賊。皆。以。幹。敏。選。為。走。馬。承。受。賊。平。以。勞。進。官。三。遷。環。慶。路。鈐。轉。討。環。州。解。也。曰。族。沒。有。功。恩。帶。御。苦。械。內。侍。押。班。副。都。知。熙。寧。移。造。神。臂。弓。成。神。宗。御。延。和。殿。臨。閱。置。戰。甲。七。十。步。俾。衛。士。射。未。有。中。者。若。水。自。請。射。連。中。徽。札。建。慶。壽。宮。應。兩。宮。典。領。工。作。不。

遷嘉州防禦使。以病。新。解。職。領。輝。州。觀。祭。使。提。舉。四。圍。苑。諸。司。庫。務。卒。贈。天。平。軍。留。後。

并。昭。吉。字。祐。之。開。封。人。初。以。內。侍。殿。頭。為。英。韶。州。巡。檢。捕。盜。有。功。再。遷。內。殿。崇。班。京。東。路。都。巡。檢。香。州。武。衛。小。校。馮。坦。車。營。卒。二。百。突。入。州。廩。事。洩。為。變。昭。吉。單。騎。馳。往。成。所。送。將。士。操。兵。在。外。先。仍。見。亂。卒。諭。以。禍。福。今。推。首。惡。自。時。衆。疑。沮。不。敢。動。已。而。操。兵。皆。皆。入。即。共。執。十。餘。人。告。曰。此。誘。我。者。也。昭。吉。主。殺。之。然。其。餘。去。州。遂。無。事。特。遣。供。備。庫。副。使。李。御。器。械。後。內。侍。省。押。班。關。仁。未。記。前。功。特。以。授。之。遷。入。內。副。都。知。英。宗。即。位。之。昭。吉。

直。禁。中。翔。衛。有。勞。自。文。思。副。使。起。遷。供。備。庫。使。康。州。刺。史。昭。吉。奏。曰。臣。本。孤。微。無。左。右。之。舉。而。先。帝。知。臣。朴。直。自。小。官。拔。用。至。此。分。當。送。菜。今。願。許。酒。掃。陵。寢。之。矣。帝。愛。其。忠。特。授。永。昭。陵。使。加。如。京。使。運。朝。表。辭。職。以。左。龍。武。軍。大。將。軍。致。仕。卒。昭。吉。敦。其。慎。密。人。士。稱。之。

李。舜。舉。字。公。輔。開。封。人。世。為。內。侍。曾。祖。神。福。事。太。宗。以。信。謹。終。始。舜。舉。少。補。黃。門。仁。宗。使。督。工。治。金。為。器。既。成。有。羨。數。并。上。之。帝。嘉。其。不。欺。出。為。奉。風。路。走。馬。承。受。英。宗。立。奉。寧。京。師。會。帝。不。豫。內。謁。若。止。之。宮。門。舜。舉。曰。天。子。新。即。位。使。者。從。邊。方。來。不。得。

一見而去。何以慰遠人。賜者以聞。主召對。帝意良悅。因言承受  
公事。以察守將不法。為職而然。更論取乃使帥臣保任。乞免之。  
遂刑舊制。照憲中。歷幹當內東門御葉院。請選閣省錄院。郭達  
討交州。以為廣西幹當公事。軍中之政。得與講畫。或疾置入朝。  
舉受成策。會達既。亦降左藏庫副使。以文忠院使。領文州刺史。  
帶御器械。進內侍押班。制置涇原軍馬。五路師出無功。謀再舉。  
李憲督饋糧。言受憲詔。自都轉運使以下。乏軍興者。皆聽斬。民  
懲前日之役。多死於凍餒。皆殫行。出錢百緡。不能在一夫。相聚  
立柵山澤。不受調。吏往逼呼。輒毀擊解州。至械縣令以督之。不

能集。帝舉入奏其事。乃罷兵。退詣中書。王陸迎勞之曰。朝廷以  
遣李屬押班。及李留後。其西顧之憂矣。帝舉曰。四郊多壘。此卿  
大夫之辱。相公當圖。而以遣事屬。二臣可乎。內臣止。臣供禁庭  
潔掃之職。豈可當持帥之任。聞者代陸慚焉。轉嘉州團練使。沈  
括城永樂。遣帝舉計謀。被圍。急斷衣襟。作奏曰。臣元無所恨。願  
朝廷勿輕此賊。遂以死聞。時昭信軍節度使。謚曰忠敏。帝舉嘗  
性安直。與人言未嘗及官事。頗覽古傳。能文辭。筆札。在御葉  
院十四年。神宗嘗書李帝舉公忠。奉上。恭勤檢身。始終惟一。以  
安以榮。十九字賜之。

論曰。自世味之中人也。士維高明者。時猶染指。重名。而輕  
爵祿。代不數人。况開官日侍禁。耳日之所時聞。靡非富貴  
容也。謂宜滿染。不能自拔。而繼采厚辭。權任。託與困池。惟古  
飲就薄遠。昭言。稱末陵寢。皆庶幾知止足之義矣。至如殿選  
治者。也。豈獨惟古一人。以為不可。則時事謝其風烈焉。李帝  
舉。夙夜不。公。元而後已。亦左。之。塞。昔。其。而。折。王。陸。  
意。欲。胃。中。必。不。以。將。帥。為。榮。矣。獨。惜。其。愛。一。通。天。之。屏。幾。進。  
裕。陵。仁。民。之。雅。意。耳。

李恁 宋用臣 王中正 石濟一

李恁字子乾開封祥符人皇祐中補入內黃門稍遷供奉官神宗即位恁永興太原府路走馬承受教諭邊事合音幹當漢苑王部上言請渡河漣命恁性視師與部進收河州加東染院使幹當御果院漢戰牛精谷拔河諸城為熙河經畧安撫司幹當公事按視郡延軍制行至蒲中會木柱合著遣鬼章之兵攻破路白城殺景忠立圍河州詔趣赴之恁馳至軍先是朝廷出黃旗書教諭將士如用命改賊者倍賞於是恁夜起帳中張以示衆曰此旗天子所賜也視此以戰帝寤之士爭呼用命以進

督諸將倚山焚族帳即日通路至河州賊餘衆奔踏白官軍出與戰大破之進至餘州又次賊堡十餘木征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降提聞以功加昭宣使嘉州防禦使運為入內侍省押班幹當皇城司李南輝劉趙高招討未行高建言朝廷置招討副使軍事須共謀至節制號令即且歸一恁銜之由是屢紛辨遂罷恁而今未詳計謀秦鳳熙河邊事諸將皆聽節度於是御史中丞劾謂南輝御史周久蔡承禧彭汝礪極論其不可又言鬼章之患小用恁之患大恁功不成其禍小有成功其禍大車再上弗聽冷雖朴誘山後生羌擾邊木柱請自劾衆以為不可

恁曰何傷乎凡人天性畏服者種睦之性木柱盛裝以出衆皆視皆無關志師承之故獲萬計斬冷雖朴董趙惟即遣使來誓助師加宣州觀察使宣政使入內副都知又遷宣慶使時用兵連年皮支調度不繼詔罷無經制財用裁冗費什六歲運西山巨木給京師營繕賜瑞應坊園宅一區元豐中五路出師討契丹恁領熙秦軍至西市新城漢蘭州城之請建為帥府帝又詔恁帥兵直趣興靈董種亦解款往軍未戰協力入福果穴若興靈道阻即通河取涼州乃總兵東上平夏人于高川石峽進至屈吳山營打囉城趨天都峽南牟府庫次葫蘆河而還恁既不

能至靈州董建亦失期師無功恁欲以開蘭會邀功弭音同知樞密院因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况諸路皆至而恁獨不行不爾赦帝以恁猶有功但令誥種運之由恁以魏陶不持為辭種帝殊復上再舉之策無陳進集五利且送之會李奔樂入秦具陳師老民困狀乃罷兵趣恁赴關道賜銀帛四千為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給衛三百進兵福殿使武行軍留後使復還熙河仍兼秦鳳軍馬夏人入蘭州破西關降宣慶使恁以蘭州乃西人必爭地衆數至河外而相軍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斲壁接糧具備明年冬夏人果大入圍蘭州少騎隄八十萬衆十日

不克。種彙引去。又詔遣通問諭阿里骨結等。且選騎度河與賊  
遇。破之。坐尋奉功狀。羅內省職事。哲宗立。改永興軍路副都經  
管。提舉崇福宮。御史中丞劉摯論彙會功生事。一出欺妄。避典  
重會師之期。預兵以城蘭州。遣彙至今。永樂之圍。逡巡不急赴  
援。降宜州觀察使。又徙右千牛衛將軍。分司南京。居陳州。卒。年  
五十一。紹聖元年。贈武恭軍節度使。初。摯敏恪。改忠敏。彙以中  
人為將。雖能拓地降敵。而用上害民。終貽患中國云。  
宋用臣。字正卿。開封人。為人有精思。矜力。以父蔭隸職內省。神  
宗建東兩府。葬京城。建尚書省。是太學。主庶廟。導洛通汴。凡大

工役。悉董其事。性敏給。善傳詔令。故多訪以外事。同列悉藉以  
進。朝士之之。廉節者。往往附之。捕勢康赫。一時積勞。至登州  
防禦使。加宣政使。元祐初。言者論其罪。降為皇城使。請監涿州  
太平州酒稅。四年。主管靈德觀。聖初。召為內侍押班。進瀛州  
刺史。徽宗即位。遷蘇州觀察使。入內副都知。為永春陵。降奉鈔  
轉。卒。陵下。贈安化軍節度使。謚僖敏。謚謂用臣為廣平。宋公  
有天子念公之勞。又徙于外之語。豐稷論奏。以為凡稱公者。皆  
謂者宿大臣。與卿黨有德之士。其曰念公之勞。又徙于外。斯乃  
古同公之事。於用臣非所宜言也。止令賜謚。論者是之。

王中正。字希烈。開封人。因父任補入內黃門。遷赴延福宮。學詩  
書曆算。仁宗嘉其才。命置左右。慶曆衛士之變。中正援弓矢。即  
殿。西督捕射賊。悉就擒。時年甫十八。人頗壯之。遷東頭供奉官。  
歷幹當。樂院郎。延環慶路公事。分治河東邊事。破西人有功。  
帝御器械。神宗特遷熙河。命之規度。遷言熙河。擊孔虎。抱玉水。  
辰。手未備。可取也。遂從王韶入熙河。治城壁守具。以功遷作坊  
使。嘉州團練使。擢內侍押班。吐蕃圍茂州。詔率陝西兵援之。圍  
解。自石泉至茂州。謂之隴東路。土田肥美。西羌獲有之。中正不  
能討。乃因吐蕃入寇。言其路經靜州等族。榛僻不通。適于商策

稍往。宋故蕃固以乘間。縣至。與茂道里。而龍音有都。巡檢  
緩急可倚仗。請割石泉隴東。而重其故道。送之隴東。遂不可得。  
遷使熙河。延嘉。進昭宣使。入內副都知。元豐初。提舉教養  
縣保甲。將兵捕賊。巡檢獻民兵伍保法。請於村。時及縣。以時  
閱習。悉行其言。遂往。郡延環慶。經制邊事。詔凡所須用。度。今兩  
路取路。無限多寡。既行。又稱面受詔。所選募禁兵。願從者。將之。  
主者不敢違。問罪而。以中正。言。涇原。路。經。界。司。事。詔。五。路  
之師。皆會靈州。中正。失。期。種。道。不。繼。士。卒。多。死。命。權。分。七。廊。延  
並。邊。城。若。以。供。淡。泉。自。請。罷。省。職。遷。金。州。觀。察。使。提。舉。西。大。一

言。空前敗賊。元祐初。言者再論其將王師二十萬。公違詔言之罪。劉摯比中正與李憲。未用臣石潁一為回。又敗。秋。兩等。久之。提舉。某。福。宮。昭。聖。初。漢。嘉。州。團。練。使。卒。年。七。十。一。石。潁。一。開。封。人。為。內。侍。黃。門。累。官。內。殿。承。制。神。宗。時。帶。御。器。械。管。幹。龍。圖。天。章。寶。又。開。皇。城。司。回。遷。入。內。副。都。知。元。祐。初。領。成。州。團。練。使。蘇。內。省。職。御。史。劉。摯。言。得。一。頃。苑。皇。城。志。其。殘。刻。縱。違。通。者。所。在。奉。布。張。穿。設。網。以。無。為。者。以。盾。為。寔。朝。廷。大。吏。及。富。家。小。人。飛。語。朝。上。暮。入。徑。行。上。下。怖。恐。不。能。自。保。至。相。顧。以。日。者。殆。十。年。坐。降。左。藏。庫。使。卒。昭。聖。中。時。隨。州。觀。祭。使。

論曰。夫開邊塞。作威福。人臣之大戒。而王法所必絕者也。神宗銳志啟疆。遂以特權專之。開官而李憲。王中正。據臂師中藉口。受詔。志意驕驕。靈州之會。並以觀望失期。罪在國教矣。用臣得一威福自擅。論者日為回。而卒免於竄逐。此宋之所以終於不親也。

王守規 馮世憲 李繼和 蘇利涉

王守規。真定樂城人。入內都知。守忠之弟也。守忠事真宗。諱。侯。審。春。過。嚴。學。明。道。時。守。規。為。小。黃。門。禁。中。夜。半。火。守。規。先。覺。自。殿。殿。至。後。苑。皆。擊。去。其。頭。乃。奉。仁。宗。及。皇。太。后。至。延。福。宮。回。視。所。經。處。已。成。煨。燼。翌。日。執。改。候。起。居。帝。曰。非。王。守。規。導。朕。至。此。幾。不。與。卿。等。相。見。以。功。遷。入。內。殿。預。選。治。京。城。水。決。汴。河。于。公。曹。村。決。蔡。河。于。西。里。橋。水。患。以。息。加。帶。御。器。械。轉。官。至。宣。慶。使。康。州。防。禦。使。內。侍。右。班。副。都。知。卒。年。六。十。七。贈。昭。武。將。軍。白。後。

馮世憲。字靜之。以入內黃門。累遷昭聖使。志州團練使。入內押班。楊國公主寢疾。哲宗欲夜出問訊。世憲執言不可。帝雖微忤。卒為改容。再遷景福殿使。明州觀祭使。至副都知。某憲。新官。名世憲。昔知。入內侍省。事。禁。中。夜。火。使。宿。衛。士。撲。滅。之。既。定。今。自。他。途。出。蓋。不。欲。使。知。言。者。曲。折。也。徽。宗。嘗。歎。道。威。德。軍。留。後。政。和。初。以。內。容。省。使。彰。化。軍。留。後。致。仕。世。憲。出。入。禁。闈。六。十。年。備。詳。無。過。卒。年。六。十。七。贈。開。封。府。保。同。三。司。誥。曰。恭。節。李。繼。和。開。封。人。以。父。任。為。內。侍。黃。門。慶。曆。中。為。河。北。西。路。承。宣。保。州。兵。叛。塞。城。門。距。守。官。軍。重。圍。之。不。得。入。繼。和。獨。上。南。關。門。



蘇子時結內應者。論以禍福。衆言侯李昭亮至。即斬關自歸。已而果然。賦平。遂而秋。王則反。月州。為城下走。馬承愛。沙苑關。出。詔泰州置瑒。以承市之。繼和領職不數月。得為千數。而人不提。曹制內侍入仕三十年。始得磨勳。至是乃今。以勞進官者。無拘於年。環州子箭十。歲時給酒。州將不與。衆誣訴。衣闕府門。不敢出。繼和入。衆中。擊曉之曰。汝曹為一杯酒。遂喪軀命乎。衆悟。散去。事聞。相帝御器。積。遂宣慶使。文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辛。子。送。善。拔。例。求。贈。官。神。宗。曰。此。獎。事。也。繼。和。無。軍。功。何。必。贈。自。是。為。定。制。云。

蘇利涉。字公濟。祖保遠。自廣州以閩人。逆劉鋹入朝。利涉初為入內內品。慶曆中。衛士之變。以護衛有勞。當激加等。英宗為皇子。利涉給事東宮。及即位。遷東頭供奉官。改以萬福王府都監。力辭。拜當御藥院。遷供備庫使。帝不豫。侍醫藥最勤。言報流洋。及帝崩。乞與醫官同職。三上表待罪。不許。神宗即位。授遼州刺史。歷內侍押班。到都知。轉海州團練使。保韶院大。營救甚力。賜餐衣金帶。卒年六十四。贈奉國軍節度使。謚曰勤恪。利涉嘗幹當皇城司。循故事。廂卒邏報。不皆以聞。浚石濟一代之事。無巨細。悉以奉。性。有。餘。飛。語。愛。賜。嘗。人。始。以。利。涉。為。賢。

論曰。王守規等。被吳瑄。功。實。足。錄。而。李。繼。和。以。未。立。軍。功。獨。斬。其。贈。新。之。誠。是。也。而。以。無。軍。功。斬。則。非。矣。夫。中。官。也。何。必有。軍。功。如。以。功。論。則。下。保。州。之。城。遼。懷。州。之。謀。者。獨。不。得。比。於。軍。功。也。邪。蓋。神。宗。志。勤。遠。畧。微。聞。遠。決。戰。即。不。以。軍。功。見。錄。耳。其。後。童。貫。卒。以。討。賊。死。王。爵。則。神。宗。一。言。賜。之。禍。哉。

史志聰 武昭隆

宋仁宗嘉祐二年春正月帝方視朝疾暴作趣扶入大內時三皇子皆早天雖有宗室子宮中皆出外邸未嘗顯然正名之也中外意洵洵相文彥博呼內都知史志聰問帝所患狀對曰中禁秘不敢言彥博叱之曰爾嘗出入禁闈乃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故何為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且行誅先是相嘗獨用李昌言策自澶州南湖穿六塔渠北京留守曹昌言素惡樹敬伸之除結內侍武昭隆令月天監二人言國家不當事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平又言當請皇后同聽政彥博視而袖之徐言

詰厲聲曰天文變異爾職也當言國大事於爾曹何預而妄言可斬也引天官怖失錯謝罪死彥博直視者久之徐少霖曰吾觀汝直庸吾人耳未忍遽法汝自今謹勿為此矣叱之去既而遣司天官詣六塔相河道即遣上言昔往昭隆尚不可彥博曰彼本何敢妄言有教之耳昭隆覆然不敢對而其人至六塔塔下罪運更言六塔在京東北非正北不害嘗是時宋師業相彥博而史

論曰昭隆偏疾皇儲未定中外洵洵微文潞公著語矣世嘗是時宰相之加猶能制取乃昭隆竟至於建中靖國則然焉

原缺

歷代內侍考卷之十二

宋

張茂則 陳衍

張茂則字平甫開封人幼補小黃門五遷至百頭供奉官持書內東門禁庭夜有盜茂則首登屋以入既獲賊還領御藥院仁宗不豫中夜促召茂則趨入扶衛左右茂則檢宮門茂則曰事無可慮何至使中外生疑耶帝疾間甚茂則以押班懇求補外轉官苑使果州團練使為水興路兵馬鈐轄入為內侍押班再遷副都知熙寧初同司馬光相視思箕深瀛四州生隄及六塔二

股河利害進入內都知上元夜宮中火督眾即撲滅詔曰宮禁不勢擊破如故惟忠與孝于國嘉之賜以帝衣金帶果乞退休言受國厚恩康食適量特而木請者七年乞令三司毀券詔棄之仍進其官指宋即位還塞國軍留漢如丙首都知卒年七十九茂則性儉素食不重味衣裘累十數年不異紹聖論元祐又以茂則嘗預任使進駁老駁門衛時策榮燕中入黨籍陳衍開封人以內侍給事殿直累官供備庫使張惟簡薦諸宜仁宗熙寧時主管高韓王宅領御藥院內東門司宣仁山陵時按行使賊以左藏庫使文州刺史出為真定路都監御史來之



邵方力勸元祐故事。昔言許在坐。歲日。始寵。轉文結感。吳道  
退大臣。力引所私。伴居耳目之地。張商英亦論許交通宰相。御  
服為之賜珠。結託詞臣。儲祥為之賜膳。蓋指以大臣防蘇軾也。許  
出監柳州酒稅務。惟簡以援引張士良。深知新以黨附。守許  
罪。已又編管白州。後配。朱虛幸博起獄。誣元祐諸老大臣云。結  
許輩以謀廢立。士良與許同在宣仁后閣。自柳州召之。使建其  
說。士良至。但言宣仁獨留之際。許嘗可為二府事。及用御寶付  
外而已。張致無所待。幸博亦京。乃奏許既隔而宣。亦隨龍內侍  
十餘人于外。以剪除人主腹心羽翼。意在動搖。大逆不道。乃詔

廢元。今唐西特遣使程卽。誰其利。

論曰。嗚呼。王安石之禍人國也烈矣哉。夫汴宋之亡。亦古者  
乎。罪幸荼。翻二氏所結連者。誰氏之政。而其所得以為黨人  
者。又誰氏之孽乎。斯禮一研。無論將相諸臣。盡於一網。即閣  
尹之賢者。亦不免焉。茂則獨幸法先。而陳涉遂以枉死。悲哉  
惜矣。藉今不有照寧之新法。則必無元祐之改正。彼二氏昔  
將何所昭述。又何所警於元祐。而汴都之駕。或不遷至北狄  
耳。吾故曰。安石之禍之烈也。雖然。皇尚規自以西州豪傑。社  
不與黨。則陳涉茂則。沒有餘榮矣。

程時

程時。開封人。以小黃門。積運而東。左藏庫副使。熙寧初。為河北  
也。田都監。河決。乘張驪二股河。導之使東。為錫牙。下以竹。渠  
法口。加帶御。器械。河決。高胡北流。與御河合。為一。及二股東流。  
御河。遂遂。時以開。汝。功。還官。充副使。又宋。津。河。作。浮。梁。于。沽  
州。其外。都。水。承。詔。相。度。興。修。水。利。河。決。大。名。第。任。時。謀。塞。之  
固。疏。塘。水。溉。沃。州。田。又。導。蒞。蘆。河。自。樂。壽。之。東。至。滄。州。二。百。里。  
塞。五。家。口。開。乾。寧。軍。直。河。竹。橋。于。真。定。之。中。渡。又。自。衛。州。王。侯  
埭。運。沙。河。入。御。河。以。廣。運。路。累。運。達。州。防。禦。使。制。置。河。北。河。防

水利。御史盛陶言。時。挾。第五。埭。之功。專。為。已。力。假。朝。廷。威。福。恐  
動。州。縣。所。開。共。城。河。頗。廣。人。戶。水。墾。以。無。成。功。又。謀。開。沁。河。回  
漕。訪。官。持。行。始。知。不。便。津。河。滄。沱。之。役。水。占。都。洛。趙。深。祁。五。州  
之。田。王。唐。康。孔。嗣。宗。魏。繼。趙。于。興。皆。嘗。論。奏。其。否。欺。之。狀。則。多  
置。隄。口。招。法。河。所。使。使。為。淤。田。其。事。權。之。盛。則。來。官。廢。吏。難。其  
所。故。博。慢。素。積。則。受。聖。旨。者。三。受。提。點。刑。獄。司。時。者。十。二。故。有  
遠。拒。小。人。誤。當。實。權。曠。恭。自。肆。願。遣。官。代。還。以。行。究。治。神。宗。曰。  
王。安。石。以。時。知。河。事。故。加。任。使。令。開。津。河。用。工。七。百。萬。滄。沱。八  
九。百。萬。已。堪。種。量。矣。始。安。石。欲。興。水。利。豫。用。防。防。狹。安。石。勢。而

使轉時。漢安石覺其虛。與亦味之。以憂死。時群州觀。遂罷都大制置河防水利。

疏曰。國家經政。凡皆以興利而除害也。顧治水獨稱利者。其說時於五斗誇性。而以高之治水微也。高之治水。行其所無事者也。無事即利。即由地中行。豈可以兵無事矣。有所事焉。決與塞。皆害也。故河渠者。其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宋初都汴。治河尤亟。要在行所無事耳。王安石嘗圖。繫講水利。而任一生事之程時。時安石任其私智。而驟然多事。迄無成功。直驅無事之熱。皆不皆之。歸錢以保陽侯一怒。韓公師論時。罪十六。吾以謂安石之罪。傳後於時。而時以憂元。安石竟護前備。其所謂小人而無忘悔者哉。吾觀安石行新法。亦結內侍。張若水。藍元震。以為與。則又其行詐矣。

高居簡 雷允恭 剛文憲 任守忠

高居簡。字仲珍。世本番禺人。以父任為入內黃門。謨作溫成原。有本神物。以精辨稱。起轉殿頭。領漢苑事。坐奉使。拜夔路多。鮮兵。降高品。恩領龍圖。天章寶文閣。內東門外。幹當御藥院。神宗即位。御史張唐英言其資性險巧。若進合取容。中丞司馬光亦言其久處近職。罪惡已多。祖宗舊制。幹當御藥院官。至內殿。未班以上。即請出外。今陛下偏留四人。中外以此竊議。况居簡。明在先朝。依憑城社。物論切齒。及陛下繼統。乃復先自結納。使。覆信之。遂於先帝。願明治其罪。以解天下之感。於是罷為供。

傳庫使。稍遷。帝御器城。進內侍押班。以文忠使領忠州刺史。并。時群州觀察使。居簡聞外廷議論。必以入告。省中目為高直。春。仁宗時。常使南海。適廣州火。救者不力。居簡錄衆護軍。會甲仗。二座。賴以獲全。事聞。詔褒之。

雷允恭。剛封人。初為黃門。頗慧黠。稍遷入內殿頭。給事東宮。因。懷改偽為。大書。允恭豫其。事。懷改死。擢內殿承旨。遷承制。再。遷西京作坊使。普州刺史。入內侍。侍省押班。章獻后初臨政。丁。謂。結允恭。凡批密事。令傳達禁中。由是允恭執權中外。山陵。事起。允恭請效力。陵上。事獻后。曰。吾慮汝有吾勳。恐為汝累也。

乃以為山陵都監，也亦就五陵下，司天監那中和為也。恭言今山陵上，百少法。王子孫，親汝州秦王墳。化恭曰：何不託中和曰：恐下有石與水漏。化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履按，動避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化恭曰：第務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化恭素善權，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入向其事。事獻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化恭曰：先帝與子孫，何惜不可。事獻后意不然曰：此與山陵使謀可否。時丁謂為山陵使，化恭其道，所以謂唯唯而已。化恭入奏曰：山陵使亦無異謀矣。既而上穴，米有石，石有木，化恭竟以是并坐。

盜金寶，賜死，籍其家。中和流沙門島，謂尋竄海上。

嗣文應，開封人，給事，抗廷，積遷至內閣都知。仁宗初親政，與宰相呂夷簡，謀以張普夏，疎陳克佐，范雍，趙鼎，等殊，錢惟演，皆事獻后，所任用，悉罷之。退以語都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和但多機巧，若應慶，非由是并夷簡罷，夷簡素與文應相結，使為中詞，以之乃知事由都后。夷簡遂怒后，以丹相楊尚二美，个方兼尚美人於仁宗前，有語後后，三不勝忿，批其頰。仁宗自起，救之，誤中其頸。仁宗大怒，文應求隙，遂與謀廢后，且勸以承慶示親政，夷簡以怒，力主其事。因奉仁宗，出陳克，竟廢后為淨妃，以所

居宮名瑛華，皆文應為夷簡所應也。都后既廢，楊尚二美人，亦寵專。仁宗體為之，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楊太后至，以為古，仁宗未能去。文應，早暮入侍，苦之不已。仁宗歎其煩，強應曰：文應，即以連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洋注詞，說云：不肯行，文應，當曰：宮婢尚何言，驅使登車，翌日，以尚氏為女道士，居洞真宮。楊氏，則定安宮。既而仁宗，復悔廢都后，有復后之意。文應大懼，會后有小疾，使太醫診視，數日，乃言后恭崩，實文應為之也。累至昭宣使，忠州團練使，時諫官劾其罪，請并其子士良出之。以文應領嘉州防禦使，為秦州鈐轄，改鄭州。士良，罷御藥

院，為內殿崇班，拾楊尚二美人之出宮也。左右引陳氏入宮，文應，疎陳氏，楊太后，嘗許以為后。宋殿不可，王曾，呂夷簡，蔡齊，相繼論諫，陳氏，時進御，士良聞之，遽見仁宗。仁宗披百葉，捧曰：士良曰：陛下聞此，豈非欲納陳氏為后邪。仁宗曰：然。士良曰：子成使，大臣家奴，僕官名也。陛下納其女為后，無乃不可乎。仁宗，遽命出之。文應，後徙相州，於時，卒。時，鄭州觀察使，任守忠，字履臣，蔭入內黃門，累轉西頭供奉官，領御藥院。世厚，願以之復故官，稍遷上御藥供奉，初，事獻后，聽政，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訪權罷，適為仁宗親政，出為黃州都監，又請

監英州酒稅，稍遷潭州都監，徙合流鎮，而都司兵，又為未風濕，原路駐泊都監，以功可遷，東染院使，內侍押班，出為定州，終結，加內侍到都知，遷宣政使，洋州觀察使，為入內都知，仁宗未，有嗣，屬意英宗，守志居中建，其拔立孫，以微大利，及英宗即位，拜宣政使，守志雖聞之，罪為國之大賊，民之巨蠹，乞斬，知諫院引為光，論守志雖聞之罪，為國之大賊，民之巨蠹，乞斬，于都市，英宗備未行，宰相韓琦出宣頭救一過，參政歐陽修已，奏，趙鼎難之，降曰，第言之，韓公必自有說，琦遂坐政事堂，守志，志成下曰，汝罪當死，既保信軍，都度副使，新州安五，取宣頭救

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殿則中變也，守志以被寵，弄，用事于中，人不敢言其過，及既，中外快之，起為左武衛將軍，致仕，卒年七十九。

論曰：直其名也，而居簡以直，泰濟其表，夫妻子甘互情也，而文應力主廢后，守志雖聞兩宮，其罪不容於死矣，先恭穆六，忠屬英君，而傲然任事，不太極，先恭伏誅，而文應守志，守保守頌，則亦仁宗之過耳，昔真宗時，內侍江守恩，以擅取民，奉杖殺軍士，極法則真宗之用刑，較仁宗不備，賢乎。

童貫

童貫，少出李憲之門，性巧媚，自給事官，授即書，東人主徽指，先事順承，徽宗立，置明金局，于抗，首以供奉官主之，始與蔡京游，京進貫力也，京既相，策取青唐，因言貫嘗十使陝右，審三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為最，悉力薦之，合共十萬，命王厚得開，而貫川李憲，故事監其軍，至涇州，適禁中火，帝下于札，驛止首，毋西兵，貫發視，遞納，辭中，厚問故，貫曰：上起成功耳，師竟出，沒四州，摧崇福，殺使，襄州觀察使，內侍，貫謂兩使，自茲始，未幾，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界，安撫，制置使，兼遷武康軍節度使，討

漢，哥，滅，証，沒，積，石，軍，涇州，加，檢，校，司，監，頗，恃，功，驕，恣，遷，至，將，史，皆，提，北，中，官，不，沒，關，朝，廷，遂，弗，京，意，除，開，府，保，同，三，司，京，曰，使，相，宜，應，授，宦，官，不，奉，詔，政，和，元，年，進，檢，校，太，尉，使，契，丹，或，言，以，宦，官，為，上，介，國，無，人，亦，帝，曰，契，丹，開，貫，破，荒，故，欲，見，之，因，使，現，國，策，之，善，者，也，使，遷，益，展，香，廟，謀，兵，柄，皆，屬，焉，遂，請，進，拜，夏，國，橫，山，以，太，尉，為，陝，西，河，北，宣，撫，使，賊，開，府，儀，同，三，司，兼，書，樞，密，院，河，西，北，兩，路，不，三，歲，領，院，事，更，武，信，武，寧，護，國，河，東，山，南，東，道，知，南，東，川，等，九，鎮，太，傅，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為，公，相，因，稱，貫，為，相，貫，亦，嘗，說，即，沒，入，河，隴，簿，于，蒲，關，古，骨，龍，謂，可，制，夏，人

元命遣大將劉法取朔方，法不可，嘗通之司馬在京師時，就受命於王師，自當必成功。今難之何也？法不得已，出塞遇伏，而元法、西州名將既死，諸軍恟懼，皆思其故，以提關百官入賀，皆切齒。然其敢言，關右既固，夏人亦不能支，乃因遣人進誓表，劉法使至，殺以誓語，誓不取，曾強解伴使固與之，還及境，棄諸道上，舊制熟苑不殺漢官，曾故引拔之，有五節定使者，子若子去其分地，而使者漸趨，禁卒進止不死，而得改隸化，將，羊吹去埃，政和元年，劉法以中使于遠，得燕人馬植，歸，高諸朝，遂造音，燕謀，遂使時勁卒，刻日貴命，令方觀起，駐州，拔其張，改江，制淮南。

宣撫使，即以所聚兵，帥諸將，討平之，遣首太師，徙國楚，然願維平，而北代之使，遂起，既而以漢燕山功，討解，即致為真三公，加封徐豫兩國，越四月，命致仕，而代以韓，明年，漢起，顧樞，院宣撫河北燕山，宣和七年，詔用神，未遠，則，能，復，全，燕，之，境，者，非本邦，既王，爵，遂，封，廣，陽，郡，王，是，年，始，平，而，後，曾，在，太，原，遣，馬，擴，等，與，宋，往，時，以，皆，金，乞，以，納，張，毅，為，責，且，遣，使，告，興，兵，曾，保，禮，之，謂，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使，者，勸，曾，遠，別，兩，河，以，謝，曾，氣，統，不，能，應，謀，過，難，太，原，守，統，等，絕，請，之，曰，金，人，渝，盟，工，當，令，天，下，兵，悉，力，援，橋，不，委，之，而，去，是，秦，河，東，與，取，也，河，東，入，敢，子。

秦河北，子曾，怒，此，之，曰，曾，受，命，宣，撫，非，守，土，也，若，必，致，留，曾，是，帥，何，為，考，純，耕，掌，嘆，曰，平，生，意，太，師，作，我，許，成，望，及，臨，事，乃，曾，結，長，橋，未，頭，漢，策，何，而，日，沒，見，天，子，乎，曾，奔，入，都，欽，宋，已，受，禪，下，詔，親，征，以，曾，為，東，京，留，守，曾，不，受，命，而，本，上，皇，南，巡，曾，在，西，邊，華，長，大，少，年，魏，勝，提，軍，我，為，人，以，為，親，軍，環，列，帶，舍，至，是，橋，之，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魏，勝，曾，唯，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天，而，結，者，百，餘，人，道，路，流，涕，於，是，諫，官，御史，與，同，人，謀，者，遂，起，初，既，在，衛，上，將，軍，遂，請，昭，化，軍，節，度，副，使，濱，之，英，州，吉，陽，軍，行，未，至，詔，殺，其，十，大，罪，命，監，察，御，史，張，徽，述，其，所，至，後，斬，之。

及於南，魏，既，誅，並，首，赴，個，製，于，都，市，曾，極，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通，於，制，教，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劾，往，察，助，一，劫，一，息，曾，悉，傾，得，之，先，家，以，曰，且，陷，以，化，事，功，及，清，罪，逆，元，曾，狀，魁，梧，情，觀，視，明，下，生，頭，十，數，皮，骨，筋，如，鐵，不，韌，聞，人，有，皮，重，蘇，疎，時，漢，官，句，地，墳，以，下，皆，骸，骨，結，肉，左，右，相，守，雖，舉，古，日，聞，最，情，會，赫，庭，戶，雜，運，成，市，岳，於，精，獨，多，出，其，門，斷，卷，僕，困，官，諸，使，者，亞，數，百，輩，窮，若，枯，槁，流，毒，回，海，雖，強，不，情，責，也，相，也，即，道，是 詢，曰，其，若，國，之，大，事，而，將，則，三，軍，之，利，命，國，之，輔，也，可，不，慎，相，也，即，道，是 與，大，易，師，蓋，詳，我，其，言，之，矣，曰，大，人，志，第，子，山，明，將，非，其，人。

則執古維利尚不免於與尸耳。童曾少出李憲之門。性介善  
詞。志遠避功。寢至東征北伐。進止自由。壞亂軍政。流毒四方。  
汴宋之凶。形已成。而曾且任然使相矣。械而三公矣。又係而  
昨土疏王爵矣。劉致金人。收盟宋社。岌岌而始亂之。碎之。况  
何及乎。然後蓋信聖人之慮遠。而王者歎懷萬邦。不可輕  
三錫之命於小人也。

梁師成 楊載 附李升

梁師成字守道。甚熟習文法。稍知書。初辟曾拜書藝局。拜死。得  
顧康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傳道。上旨。政和間。得若貴。至京  
召進士籍中。精選晉州觀察使。興德軍留後。建明堂為都監。既  
成拜節度使。加中太一神霄宮使。悉護國縣東河東三節度。至  
檢校太傅。遂拜太尉。例存保同三司。振節淮南時。中外奉憲。機  
密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以隸人者之  
命入處殿中。此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使書書雜  
詔旨以出。外廷莫能辨。師成莫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書蘇軾  
出子。是時天下禁詞賦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折於  
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賦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為己任。四方儒秀  
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遺燕語。多置書畫卷軸於外舍。邀省客  
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款容加汲引。執政侍送。可階而升。王輔  
父事之。雖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為隱相。所領職局至數  
十百。制遣代送謀。師成始猶依違。卒乃贊決。又薦諱為空無。  
燕山平。策勳進少保。益通賄。謝人士。入錢數百萬。以獻頌。上書  
為名。令赴廷試。唱第之日。侍於殿前。露宿升殿。其小吏儲宏亦  
豫科中。而能斷養之役。如初。李若括民曰。於京東西。所至臨坐。



之御正叶薪者勝之秋。而臣臣以歡樂為業。一志為近侍。然  
遠敵人。刑又異望其能中興也。獨不思明受之變。毋亦左右  
近習。日與俱散樂者。故之樂和。

歷代內侍考卷之十三

宋

魏集

邵成章

邵成章。致宋朝內侍也。常入青城。命成章衛皇太子。赴德門  
稱制行事。太子北去。成章留于汴。康王時即位。元祐太后。遣成  
章來。與服御至南京。逆奔揚州。全人掠陝西。京東諸郡。辟道  
起山東。黃潛著汪伯彥。屢不以聞。及張遼焚真州。太行在六十  
里。亦不之知也。成章上疏。條其潛著伯彥之罪。曰。必誤國。且  
中潛著等使國之。亦恐除名。南雄州。始管。侍御史。思仲。言成章

版上言。得罪。今是何時。以言為諱。人之。帝。忠。成章。忠。直。召。赴。行  
在。其。純。志。之。謂。于。帝。曰。邵。几。百。未。陛。下。無。歡。樂。矣。遂。止。之。于。洪  
州。全。人。入。洪。聞。其。名。皆。求。得。之。謂。之。曰。知。公。志。正。能。事。吾。主。可  
出。事。當。貴。或。事。不。應。貴。之。以。成。亦。不。逆。全。人。曰。忠。臣。也。吾。不。思  
殺。遠。之。金。帛。而。去。

論曰。高宗剛開。險難。假息一瞬。此何異越王棲會時。州。汪  
黃。交。蒞。使。免。疏。以。前。經。緯。之。外。一。切。不。見。不。聞。幾。何。不。為。靖  
康。之。時。我。賴。邵。成章。發。情。陳。言。條。其。罪。當。不。第。其。罪。之。而  
除。名。始。管。以。飾。其。怒。斯。豈。中。興。全。主。之。作。用。乎。當。不。其。戴。天

堂上監引郡守不敢抗禮有言於帝師成遠在帝抗擊曰王人  
難微序於諸侯之上豈足為道者懼而止師成貌若不辭言  
然除賊險熱通周即殺宋后與蕭隣帝幸蕭第見其交通狀已  
怒未動又以應奉與蕭札因乘陳攻之帝罷蕭相師成由是五  
賦新王權寵盛有功操束宗意師成力保護致宗立時臣多  
從上皇東下師成以舊恩留不歸於是太學生陳東布衣張炳  
力疏其罪炳指之為李輔國且言宦官未東相應變恐不測東  
復論其有異志操遂策功當正典刑帝迫於公議猶未誦言遂  
之師成疑之設食不離帝所雖未爾亦侍於外未有以發會  
鄭望之使金營還帝命師成及望之以道和殿珠玉若玩漢使  
先令望之持中書論宰相望則留之始語恭其罪帝為彰化軍  
節度到使開封吏護至延所行次八角鎮殺之以恭尤剛符  
其求

辰料完昇至無可證州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於汝州汝洛于  
宋東西淮西北括廢陸棄墟荒山退灘及大河洪流之處皆勒  
民主佃額一定後雖得舊田復不可減號為西城所築山澤古  
鉅野澤綿亘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灌漑之利王租算船約立  
犯者盜執之一邑率於常賦外增租錢五十餘萬緡水旱獨稅  
此不得免推公才為觀察使宣和三年戰死時太師吳國公而  
李才繼其職才天資狠愎家與王漸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  
凡民聞其田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為天荒雖執印券皆不肯  
魯山閭閻士括為公田焚民故表使田主輸租佃本業斯者執  
加賦刑致死者千萬公田既無二稅轉運使亦不為表除悉均  
諸州州亦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劉宗任輝彦李士溫王沂  
毛孝立王隨江悻悻等皆助彥為虐如奴事主民不  
勝忍痛前執政冠帶操笏迎謁為首獻媚花朝夕造請賓客程  
趨揚舍不敢對之上馬而彥履之自如獲物供奉大板類未動  
几竹數竿同一大車牛驢數十頭且數無極皆青耕於民經時開  
月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墾理財靡忽力竭死或  
自縊陳耗問如龍麟薛為一本犖致之費踰百萬喜賞怒刑  
福禍轉手回之得美官者甚眾稱昌兵馬於轄范寒不為取

竹、柱刊蘇賦詩文于石為十惡朝廷廢其祀無亦令勒債當時  
謂未的結怨於東向李月結怨於西北靖康初即追我時贈官  
爵李則官賜死釋其家劉等以下十人皆得廢沒范家官

論曰梁師成子不極兵符是不履邊國第以翰墨自任而一  
時人士驚走其門即巨姦如蔡京敢於格使相之訖而不致  
不媚師成則以短相之長槍大劍不惜於隱相之毛雞耳楊  
我橫賦虐民不堪倫而李月承之益致其高勞昔弗息既  
者弗食去歸元元之命整楚楚而踏道路天下惡得亂乎  
嗟夫道君之寵秋閣人厚矣而卒不免於北狩深重責以軍  
旅師成以翰墨我片以賦歛相與勸之駕耳悲哉其養蛇也  
以自焚也

藍珪 康履 馮益 張去為

藍珪康履初皆為康王府都監入內東頭供奉官嘗從康王使  
金人行營及開元帥府蓋主管機宜文字朝廷遣人赴師入機  
履等請王留相州王以之而行既即位二人俱侍恩用事履尤  
喜作威福大將如劉光世等多由意事之帝知之詔內侍不許  
與親兵官相見違者侍官編棘履終無所忌憚輿內侍曾擇履  
忌諸將或踞坐洗足立諸將於左右教嗾甚至馬前故疾之者  
衆咸遂內侍省押班金州觀察使帝在揚州金兵卒至帝馳出  
出門百官不戎備送行者惟履等五六人自是履等益自衛愈

有輕外朝心及幸浙道吳江其黨競以射鴉為樂比至杭州江  
下觀潮中官供帳赫然遮道統制苗傅等切齒曰此輩使天子  
至此猶敢爾耶傅慕容王世情亦疾中官恣橫以告武功大夫  
劉正彦正彦曰會當共除之王淵躋柅堯正彦以為由宦者所  
薦愈不平謀逆決伏兵斬淵遣兵圍履家分捕中官凡無頭者  
皆殺之履馳入白事傅等至屬殺四陛下信任中官凡中官所  
主者皆得美官王淵遇賊不戰交康履得報密中官在外者已  
誅更乞康履藍珪曾擇等誅之以讎三軍帝不忍除傅等官以  
妾之傅等曰欲逐宦第須控兩匹馬與內侍何必至此帝問百

官某安出。主管浙西糧宜文字時布孟回中宮之為忠。至此盡矣。不除之。天下之志未已。軍器監葉宗諤言陛下何惜一康履不以慰三軍。帝不得已。遣人執履至。履望帝呼曰。大家何獨殺臣。遂以付侍。即將斬之。東其首。帝幸慶聖宮。傳等留內侍十五人奉左右。尋捕廷輝等。皆編置遠州。揮昭州行一程。迨運斬之。傳等誅。贈履官。諡榮節。召廷輝等。還中書舍人。季陵言中官復召其黨。與相賀。氣傲益張。中外切齒。不報。廷輝至。自武功大夫擢內侍省押班。慈寧宮建。命提點事務。尋升內侍省都知。及迎太后。命克都大主管。太后既還宮。廷輝奏。應千補受恩。乞聽慈寧宮詔。

行。送之。廷初與履同進。而驕橫不及履。故幸以壽終。有安石者。與廷同姓。為內侍省副都知。至景福殿使。湖州觀察使。卒。贈保寧軍節度使。諡良恪。渡江後。中官贈諡。自安石始。又有與履同姓者。名諤。為內侍省押班。亦親幸用事。與知閤門事藍公佐善。每邀公佐至其直舍。必縱飲大醉。薄莫乃歸。嘗酒泄禁中語。剽光遠被劾。諤與內侍陳永錫受其金。力為營救。言官劾之。帝詔永錫與祠諤。送吏部。累官至均州觀察使。卒。贈保信軍節度使。諡忠定。

馮益康王即舊人也。王即位。自入內東頭供奉官。遷至幹辦御

藥院。尋兼幹辦皇城司。時舊恩錫。帝幸漸來。並與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以語侵俊。且斬于帝。事下御史臺。侍御史趙鼎言。州受之變。起於內侍。覆轍不可不戒。事乃已。紹興三年。授武功大夫。康州防禦使。帶御器械。時帝用侍御史。帝同言。詔皇城司。且隸臺察。並言非祖宗舊制。帝為遣從前詔。持還。宣政使。蓋自言。語即舊史。已加恩。遂升明州觀察使。內殿舊有麒麟院。官。並請別置御馬院。自領其事。又種穿皇城使門。侍御史沈與求。以為言。趙鼎等皆志之。會劉豫搆榜山東。言益遣人收買飛鶴。因有下遊語。張俊請斬益。以釋諤。帝不許。賜言事關國體。當

解職加罰。帝喜曰。聞益交關外事。漸不可長。與初放歸。沒意未息。賜解之。益自是家居。康初者。十四年。先是偽柔福帝姬之來。自稱為王貴妃。季女。益自言者在貴妃側。帝遣之驗視。益為所詐。遂以真告。及事覺。益坐驗視不實。送昭州編管。尋以與皇太后。後連姻。得免。十九年。卒于家。

張去為。內侍張見道養子也。初為章太后宅提點官。累遷至安遠軍承宣使。帶御器械。又遷內侍省押班。時見道為入內侍。省押班。父子並充景福殿使。去為寢有寵。請以一官回授見道。帝嘉而許之。其後見道以保康軍承宣使。致仕。而去為與奉

王繼光俱同奉并延福宮使。乘運至入內侍省都知。恃恩干  
外朝。謀謀金兵將至。遣使來。出慢言以相懼。去為除沮川兵。進  
幸蜀之計。宰相陳康伯力非之。帝悟而止。侍御史杜莘老。已斬  
去。為以作士氣。先是去為取御馬院西兵二百人。罷其頭疑。都  
人駭之。莘老復劾其罪。帝不詳已。今去為致仕。莘老亦出補外。  
及內禪詔。致仕提舉德壽宮行移。如內侍省。仍請印賜之。修  
宮有勞。又特遷安慶軍承宣使。初安恭后入宮。去為莫進之后  
崩。上皇又遣去為傳音。主。雖音妃為后。故亦貴重。然至死不復  
涉朝廷事。

論曰。中官自仁宗時。浸挽帥權。然第取危法中軍校耳。迨至  
貫梁師成。始益尊大。迨乎渡江。除爛備燭。康履等丁播遷之  
會。身不任汗馬之勞。射鵰觀潮。全志歸恤。諸將出萬死一生。  
以悍半壁之天下。而相敢傲然凌忽。奴虜視之。即微苗劉亦  
豈無激而生變者乎。二允雖狂詩。然樓下教語。切中膏肓。吾  
不知高宗於是時。將何以施面目也。至如馮益。爭渡去為。見  
兵其中。有一如苗劉者。明受之變。不幾再見。和嗎呼。李志道  
以赦恩。復官容機。以退閑。復起劉炎。以禁市。通姦利。李璣以  
飲酒。刁考人。帝雖迫於人言。免送罷斥。而卒不思終真之法。

易曰。克陸夫。夫。中。木。光。也。高。宗。如。此。舉。始。雖。其。外。亦。不。得。為。  
先。矣。 枕。帥。權。者。中。官。間。士。良。也。禁。市。者。禁。中。也。

白謬

秦檜以洪皓直街之。次骨頰侍御史李文。幼時不省母。出知  
院州。明年大水。中官白謬。宣言與理。非豎。洪尚書名聞天下。乃  
不用。此災所送致。疎官厚大。遂論皓與謬為列頭交。更相推  
舉。罷提舉江州太平觀。沈謬前夫。然謬特送太后在金。知時名。  
云然。初不識時也。

論曰。洪忠宣。秦檜。白謬。皆自全遠者也。忠宣不屈。粘罕。沈避  
冷山。而檜為粘罕。草機。其人之賢不肖。謬在虜中知之熟矣。  
既從。宣言。激於義也。豈相重哉。乃檜為虜。而忠宣作。謬又  
以忠宣故。沈也。悲夫。歟。實全無心肝。吾於高宗亦云。

陳源 其昇 王德謙

陳源。淳熙中。提舉德壽宮。頗有寵。俄帶澗西副總管。給事中趙  
汝愚。言內侍不當干軍政。遂罷。源恃恩。顯恣。本宮書史徐彥通  
者。為源掌家務。不數歲。官至經武大夫。甄士昌。源廝役也。工理  
髮。奏補承信郎。又補臨安府都吏。李廣以官使之寵。同府事。孝  
宗聞而惡之。十年春。詔源應奉。日夕特落階官。與京祠給事中  
宇文价。封運錄黃。改外祠。臺官黃洽等又劾之。乃謫源建州居  
住。籍其貲。進德壽宮。彥通除名。道州編管。士昌廣皆抵罪。言者  
備未已。移源柳州。源有園名小臨。其制視禁藥有加。高宗以賜  
王才人。光宗即位。復召源。紹熙四年。自拱衛大夫永州防禦使。

除入內侍省押班。帝以疾不朝。重華宗。源與內侍楊舜卿。林  
德年。數有間言。寧宗即位。命三人俱事光宗于太安宮。御史章  
穎論其離間名親。乞行誅寃。以懲青室在天之靈。詔罷源等官。  
源。州。德年常州居住。舜卿任使。居任。慶元二年。以生皇子思。  
源德年許自便。舜卿與內祠給事中汪蒙瑞取之。乃移源婺州。  
德年湖州。蒙瑞再取舜卿內祠。反坐外補。其後源等卒。聽自便。  
德年養母也。以別業。源在貳所。與妓淫。俱以淫媒聞。人疑其非  
宦者云。

其昇內侍省押班，澤之子，昇累遷亦至押班。乾道中，  
頗親昇，昇以此同事，昭安其胡與可為小官時，可貸於昭安，  
民為氏，不如欲御之。至是，馬以常官監踏格，繫獄，與可諷有司  
以私鹽論，御史陳升卿決獄平反之，昇之子瑄，與可女也。乃除  
為典可地，贈升卿于帝前，謂為家民為請事，所得至萬緡，上疑  
遂論罪，馬流嚴州，升卿由是罷去。時曾親以使領京祠，王抃  
以知開門兼樞密都承旨，昇為入內押班，相與盤結，士大夫無  
恥者，爭附之。既而親死，抃逐，獨昇在，朱熹力言之，帝曰：昇乃德  
壽宮所為，謂有才耳。熹曰：其人無才，何以動人主。昇用事二十  
年，招權市賄，黃由對策亦相及之。後帝察其姦，遂振之罪，藉其  
首，竟以廢死。弟馬淳熙未幹辦內東門，嘗御器械，光宗親，累遷  
至親衛大夫，保康軍承宣使，提舉祐神觀。慶元初，為內侍省都  
知，帝適壽康宮，馬有力焉。遷官二秩，頗音寵。

慶軍承宣使內侍省押班，昭安，昭安法服，食擬乘輿出入，  
我以導駕燈籠自奉，為人求官，賊以巨萬計，泄其事者，祈王至  
故外朝多附之。中書舍人吳玘，玘事之尤謹，夜則易服，造詣德  
謀，求為郎度使，先薦朱旦為刑部侍郎，且學士院，將使草麻，朱  
旦先傳草示之，引天寶同光為比，德謀喜，制出參政，何澹不肯，  
哥諫諍大夫劉德秀，率諫諍列宰相，京鐘復以為言，命遂讓  
轉兒肖與德謀，率用事，德謀累以計勝，仇寅極之，詔與外朝，  
諫，又交章論駁，侍御史姚愈言兵朱旦，守革德謀制，遂罷其官，  
愈又率同列力攻德謀，詔送廣德軍居位，尋以臨安，其賊  
溫僧擬，招降團練使，移居撫州，他事勿問，中書舍人高文虎，請  
改為安置，臺諫沒言其姦說，乞自今不以赦後，雖特旨亦許執  
奏，帝用其言，德謀遂坐廢，卒以死。

論曰：重賞梁師成之橫，高宗親耳而目之，而登壇一詔，亦既  
翔其子孫，以示明誠，而卒無其申官何也。又以其志遠之漢  
人，是故陳源者，提舉德壽宮，昇德壽宮所屬以為才者，而  
源盜名器，私其隸役，昇臣臣為子相，咸誣富室而逐執法之  
臣，考梁科南渡，英王僅片源而戮焉，昇所感焉，其後昇卒廢  
死，而源復用事，遂與林德年等交構兩宮，卒陷光宗於不孝。

重華不得見其母。若王不得由愛禪於其父。非德壽宮而執  
違之志。執王德讓。嘉耳親奉。而除厄重華之朝。又苦縮於建  
儲之志。此於幾志。奚賴。顧罷秋之。平日驕橫。而犯上亡等也。  
向今不有仇。肯有仇。肯矣。而不有劉德。有諸。嘉堂。為之。對翼  
則德讓不終。以計。勝。而益肆其。橫。子。雖。然。計。勝。則。德。讓。橫。室。  
勝。則。仇。肯。橫。吾。未。見。任。外。戚。采。野。於。任。中。官。也。

高宗禪讓。後居德壽宮。孝宗後居之。稱重華宮。

關禮

關禮。高宗朝。官者。洋熙末。稱官至親衛大夫。保信軍承宣使。孝  
宗頗親信之。後命提舉重華宮。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執事。樞密  
趙汝愚等。請建儲以安人心。光宗御批。又有念欲退閣語。丞相  
留正懼納。祿去。人心愈搖。汝愚遂成。里轉仇。肯。因。內。侍。張。宗。尹。  
以。禪。位。之。議。奉。太。皇。太。后。曰。此。豈。可。易。言。明。日。汝。愚。再。違。仇。肯。  
附。未。尹。以。奏。未。獲。命。而。仇。肯。退。與。禮。遇。禮。知。其。意。問。之。仇。肯。不  
以。告。禮。指。天。曰。誓。不。言。仇。肯。遂。向。其。事。禮。即。入。宮。泣。告。太。后。以  
時事可憂之狀。且曰。留正相已去。所恃者。趙知院耳。今欲定。以  
計。而。無。太。皇。太。后。之。命。亦。將。去。矣。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也。事。體  
與。他。人。異。禮。曰。知。院。未。去。時。有。太。后。耳。今。有。請。不。許。計。無。所。出。  
亦。惟。有。去。而。已。知。院。去。天。下。將。若。何。太。后。愕。遂。命。禮。傳。音。仇。肯。  
以。諭。汝。愚。約。明。日。太。后。乘。簾。上。其。事。又。明。日。嘉。王。入。行。禪。祭。汝  
愚。即。簾。前。進。呈。御。批。太。后。遂。命。王。即。皇。帝。位。再。除。禮。入。內。侍。  
省。都。知。又。差。燕。重。華。慈。福。宮。承。受。免。提。舉。重。華。宮。司。選。中。侍。大。夫。  
禮。不。以。功。自。居。乞。致。仕。不。許。乞。免。推。恩。又。不。許。南。渡。後。內。侍。可  
稱。昔。惟。即。成。事。與。禮。云。  
論曰。嗚呼。昔紹熙甲寅之歲。其宇宙間一大變乎。大親喪人子



于時自致無肯一也。孝皇以是歲正月遘疾。至六月戊戌而崩。光宗制於悼后。于道日影。是故王津園可幸。而重華宮弗通也。朝可視而大行弗臨也。然可以太后攝而儲弗建也。御批八字。至人于哀痛時語。和果如帝意。則喪禮絕於石父。而母后代于湖皇。葬倫攸致。非于雷問一大變乎。嗟。於是時也。熾陳易生。禍患巨測。留丞相不敢。留王德謙不敢。張宗尹不得請。而韓侂胄且迫地退矣。一趙知院獨如大事。何幸。關禮入見。太后垂簾。知院承旨。嘉王始詳。以就素。墜天半位。而王禮祭之。蓋自初崩。迄乎舉禮。凡二十有七日。前此執喪之位。猶虛也。又非于雷問一大變乎。然則禮之功。幾與定策者相伯仲矣。然不居而弓退讓思。賢矣哉。

童蒙臣

童蒙臣。理宗朝宦者。諱祐。中以辱忌。殿祇候。特轉橫行官。實祐三年。兼幹辦估聖觀。侍御史洪天錫劾之。不報。天錫坐左遷。大理少卿。開慶初。元兵駐江上。京師大震。童蒙臣贊帝遣李寧海軍。登利。文天祥上疏。乞誅童蒙臣。又不報。景定四年。自保康軍承宣使。除入內侍省押班。再兼主管太廟。往來國信所。同提點內軍器庫。翰林院編修。教令所都大提舉。提點顯應觀。主管景獻太子府事。會天祥以著作佐郎。兼景獻府教授。義不與童蒙臣職事。上書求去。天祥出知瑞州。言者論童蒙臣不置。帝由為論

解。庇之。秘書少監湯漢上封事。亦言童蒙臣十餘年。來。登始。童蒙臣。能去。童蒙臣。排大臣。至結光。導以致大禍。中外惶惑。切齒。而陛下。方為之辨。明。大臣方為之和解。此過計也。願收還押班等除命。不據童蒙臣之幸。疏入。帝亦不之省。六月。命主管御前馬院及酒庫。既平。帝猶命特轉。即度使。其見寵愛如此。

諺曰。英宗於汴。宋。科中材耳。其侍內侍。未數。數。然也。故韓琦。得以。勤。守。志。而。呂。琦。傳。先。俞。得以。論。罷。王。昭。明。李。若。愚。等。終。轉。之。命。多。皆。以。私。人。嗜。外。廷。公。論。式。由。流。若。理。宋。非。不。樂。高。理。學。庭。徒。志。賢。而。童。蒙。臣。馬。天。麟。聲。聞。赫。然。至。以。開。羅。

日之。一時廷臣平子才論之而不聽。漢漢論之而不聽。池元聖趙崇潔李昂等論之而不聽。洪天錫文天祥以去留決之而不聽。雖其民以收田控之而不聽。亦臣方且引金人。結諸士。逐相臣。恬不為異。一知州言及內庫。即詆諆劾而罷之。而且曲為論解。抑何春眷不能割也。毋亦聲色宮室之巧。足以中事之心。而不覺神為之將乎。是故起梅堂。開芙蓉閣。建香閣。乃倡優入宮禁。此皆亦臣所為。崇惑主心。而自固其寵者也。虛允升。亦用事。恐天子不若亦臣易。然兵及元兵刺膚。造健寺琴。亦臣賊然喪膽。亟請遷都。而徵軍器太監。

何子來。言諸吳潛。則崖山之覆。已見於開慶之元。而臣區寵一宋臣。竟莫益我。吾書方安於漢。仁如文。其如系。神如武。高宗光武之罪人。而理宗極重庸耳。雖然。理宗末年。以重臣言而罷李忠輔。豈亦悔心之萌乎。獨奈何春眷一宋臣。即以病請初。而猶于也。

金人。丁大全也。諸士。洪天錫等。相臣。謝方叔。知州。如履州。吳集。張季。張即。詳也。

歷代近侍考卷之十四

張集

述

王繼思 趙安仁

王繼思。棗州人。睿知皇后而任。繼思被侍。幼皇后以公私所獲十數。以下見。容貌可觀者。近百人。載赴涼陘。並使閉為監。繼思在焉。聰慧過素。及達語。擢內侍者。內侍左廂押班。聖宗親政。累遷尚衣庫使。老奉監門衛大將軍。聖州觀感使。內庫都提點。繼思好清談。不喜權利。每得賜春。市古至萬奉。載以自隨。請請不依。每來使來聘。繼思多充宣賜使。後不知所終。

趙安仁。字小喜。汝州樂壽人。自幼被侍。統和中。為黃門令。奉晉國王府祇候。王意。按內侍者押班。御院通進。開禧八年。與李暉等謀奔南土。為游兵所擒。初仁德皇后。與欽哀有隙。欽哀奉命去仁同皇后。動靜無不知者。仁德皇后。威權既重。安仁懼禍。謀亡歸。仁德欲誅之。欽哀以言營救。聖宗曰。小喜言父母兄弟。俱在南朝。每一念神魂隨越。今為思親。肯死而亡。亦幸乎。用仁德可憐。赦之。皇熙初。欽哀攝政。欽廢帝。立以子重。元帝與安仁謀。遣太后慶州守陵。授安仁左承宣監。門衛大將軍。元其母漢人。渤海內侍都知。兼都提點。會上皇太后。親馭末。迎太后者。

曰汝有萬死。或守營。不望汝報。何為離間我母子。耶。安仁無答。淡不知所終。

詩曰。王維思好清談。喜請詩。而濬於權利。其猶賢乎。趙安仁始附致哀。而頃頃后。沒附嗣君。而遷生也。反覆變詐。誰問肯內。其有萬死。安仁與宋無大隱之悔。則致哀不為仁德之歸。子維然。自述律太后。已不免祖州之迷。豈適何罔然。不足為兵部。

全

梁琬 宋珪 潘守恆

梁琬。本大吳家奴。隨元妃入宮。以剛整事海陵。琬性便佞。善迎合。特見寵信。舊制宦者。惟掌掖庭宮闈之事。天德三年。始以王光道為內藏庫使。衛愈梁安仁。皆以宦官領內藏。海謂光道等。曰。人言宦者不可用。朕以為不然。漢唐以來。奉張承業以軍。立大功。此中豈無人乎。為卿等宜悉此意。幫載之物。皆出民力。曹十數。一當辦茶。要。犯者必罰無赦。宦者始與政事。而琬委任尤甚。累官近侍。及營建南京宮室。海陵數使琬往視

工役。是時一殿之費。已不可勝計。琬或言其未善。即盡撤去。雖丞相張洙。亦由意事之。與之均禮。海陵欲伐宋。琬因極言宋割者北。地色傾國。海陵大喜。及南征將行。命樞密高師姑兒野舍。稱之新裝者。俟得剽者北用之。謀者言琬與宋通謀。勸帝伐宋。微天下兵以疾救中國。海陵至和州。聞琬與宋人交通。有狀。謂琬曰。聞汝與宋國交通。傳泄事情。汝本奴隸。朕拔擢至此。乃敢通耶。若至江南。詢得是跡。殺汝亦未晚也。又謂校書郎田與信。曰。爾面目亦可疑。必與琬同謀者。皆命執於軍中。海陵遇執琬。與信。皆為亂軍所殺。

宋廷本名已於燕人也。為內侍殿頭。宣宗嘗以元久。欲觀增戲。命已以監作。已以詩語示。社稷素之中都。南京作燈戲。有何者耶。宣宗微聞之。杖之二十。既而悔之。有旨宣諭。宋宗被錮沒苑。錮逸去。勅近侍逮捕之。市中一農氏臂此錮。近侍不敢言。官中所得者。百方索之。農氏不與。與之物。直僅乃得。事聞。宋宗欲送其人於有司。已以送旁諫曰。昔嘗賤人。豈可。宣宗四方。宋宗惡其大奸。杖之。尋亦悔。賜物慰遣之。及宋宗至歸德。為軍元帥。蕭承官以為變。故在承李璣。奏改石室。世魯歌以下。送官三日。除人。倉皇之際。宋宗不得已。以官。奴權參知政事。既為所制。合

恨。欲誅之未能也。及官以往臺州。唯陰與宋柳吉古孫愛是納。爾忙卷。護衛女。奚烈先。出范陳僧王山兒等誅之。官以自亮。逐。宋宗臨臨時。初奏改。天綱及官以謀事。官以入見。廷等即送旁殺之。及其黨阿李合白。進習類。及燕成政。宋宗自繼於此。爾軒。廷與完顏科烈。其春和等。皆送死。有潘平恒者。亦內侍也。素稱知書。南遷後。規畫甚多。宋宗自滿。咸夫歸德。道次民家。守恒進。稱曰。爾陛下還宮之日。無忘此草廬中。史加儉素。以濟大業。上聞其言。悽惋。皆嘆久之。

論以海陵淫侈。其天性也。梁統將而迎之。如恐不及。其與海

陵同覽。其代。宋道勳。宋宗勳。李紀。李新。善與李紀。王衛。而李。志。斌。衛。王。而比。胡。沙。虎。始。未。雖。無。可。攻。其。為。國。素。可。知。也。宋。理。潘。守。恒。雖。時。進。諷。諫。亦。莫。能。行。勸。廢。乎。然。理。之。功。難。守。恒。之。知。體。不。可。謂。非。偏。中。校。使。者。矣。  
李新善與李紀。謀王衛王承濟守恒謂此大事。且曰大出。謀之。大稱其知大體。

元

李邦彥

李邦彥字叔同。號唐人。初名保寧。宋故小黃門也。亦亡。送瀛國公入見。世祖命給事內庭。警敏稱上意。今學國書及諸蕃語。即通解。遂見親任。授御史中丞。監御史。少監。遷禮部尚書。提點太醫院使。咸平即位。進昭文館大學士。太醫院使。帝嘗疾。邦彥不離左右。若十餘月。武宗立。命為江州行省平章政事。邦彥辭曰。臣以奉廟除命。無望更生。先朝身被而用之。使得承之中。高岸厚祿。榮寵過甚。陛下漢器置臣。身補。臣何敢當。事補。若

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身以婦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沒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悅。使大臣白其言于太后及皇太子。以彰其善。帝嘗奉皇太后燕。大去關。關中有政。問邦彥曰。此何言也。對曰。此世祖野表著者。臣聞有聖訓曰。藏此以遺子孫。使見吾朴儉。可為華侈之戒。帝命張昌視之。對曰。非御言。朕安知之。時有宋王在側。遂曰。世祖維神聖。然當於時。和寧曰。不然。世祖一言無不為漢世法。一子奉無不當功罪。且天下所入雖。苟同不新。必致借之。自先朝以來。成賦已不足用。又教會宋。諸。皆費無算。且暴不給。必將播。故。培。怨。望。美。事。即。太后及帝。疾

然其言。俄加大司。從尚。服。院。使。遂。授。至。相。行。大。司。農。領。太。醫。院。事。階。金。紫。光。祿。大夫。太。廟。舊。嘗。違。官。行。事。至。是。復。欲。如。之。邦。彥。諫。曰。先。朝。非。不。欲。親。執。祭。祀。誠。以。疾。廢。禮。耳。今。陛下。繼。成。之。初。正。宜。開。張。孝。道。以。率。先。天。下。躬。祀。大。室。以。成。一。代。之。典。循。習。故。樂。非。臣。所。知。也。帝。稱。善。即日。傳。法。駕。宿。齋。宮。且。命。邦。彥。為。大。禮。使。禮。成。加。恩。三。代。曾。祖。贈。贈。張。青。光。祿。大夫。大。司。徒。諡。恭。懿。祖。德。德。贈。像。同。三。司。大。司。徒。諡。志。獻。父。攝。贈。太。保。開。府。保。同。三。司。大。司。徒。仁。宗。即位。以。邦。彥。舊。臣。賜。鈔。千。錠。辭。弗。受。因。事。將。釋。奠。款。遣。邦。彥。致。祭。于。文。宣。王。殿。視。祭。至。位。立。殿。戶。方。闕。忽。大。風。擊。殿。

上。及。向。廡。塌。去。滅。燭。臺。成。鐵。騎。入。地。人。無。不。振。者。邦。彥。味。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定。乃。成。禮。邦。彥。因。漸。悔。累。日。初。任。宋。為。皇。太子。承。相。三。寶。執。事。用。事。長。仁。宗。英。明。邦。彥。揣。知。其。意。言。於。武。宗。曰。陛下。當。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送。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宋。當。言。之。邦。彥。漸。懼。而。退。仁。宗。即位。左右。咸。請。誅。之。仁。宗。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彥。開。府。保。同。三。司。為。集。賢。院。大學。士。以。其。年。

論曰李邦彥亡國卷人也。以學政見親。歷事四朝。榮膺極品。

雖亦時進諫言。而除穢時相之私。善政。操已樹之。則其言則。是其人不足取也。致然文廟。先師。固必不款矣。大風滅。廟。皇天威怒。可畏哉。

### 不花

不花。高麗人。亦曰王不花。皇后身氏。微時與不花同鄉里。相為依倚。及遷為宮人。有寵。遂為第二皇后。居興聖宮。生皇太子。愛敬。識理。遠。於是。不花以。人入事。皇后。有年。皇后。懷幸之情。意。善。膠。固。累。遣。官。至。榮。祿。大夫。皆。正。院。使。省。正。院。者。皇。后。之。財。賦。悉。隸。焉。至。正。十。八。年。京。師。大。饑。疫。時。河。南。北。山。東。鄆。縣。皆。被。兵。民。之。老。幼。男。女。避。居。聚。京。師。以。故。死。者。相。枕。藉。不。花。欲。要。譽。一。時。請。于。帝。市。地。收。瘞。之。帝。賜。錢。七。千。錠。中。宮。及。興。聖。隆。福。兩。宮。皇。太。子。妃。賜。金。銀。及。他。物。有。差。省。院。施。者。無。某。不。花。出。玉。帶。一。金。帶。一。銀。二。錠。米。三。十。四。斛。麥。六。斛。青。碧。藥。酒。各。一。裝。以。為。費。擇。地。自。南。北。兩。城。橫。虛。講。橋。掘。溝。及。泉。男。女。異。壙。人。以。一。屍。至。者。隨。賂。以。錢。并。香。相。隨。既。覆。土。訖。萬。女。香。糜。寺。建。無。遮。大。會。至。二。十。年。四。月。前。漢。瘞。者。二。十。萬。用。銀。二。萬。七。十。九。十。餘。錠。米。五。百。六。十。餘。石。又。于。大。悲。寺。修。水。陸。大。會。三。晝。夜。凡。居。民。病。子。之。藥。不。能。食。者。賂。之。棺。輸。林。學。士。承。旨。張。善。為。文。頌。其。事。曰。善。惠。之。碑。於。是。帝。在。位。久。而。皇。太。子。春。秋。日。盛。軍。國。之。事。皆。其。所。臨。決。皇。后。乃。謀。內。禪。皇。太。子。而。使。不。花。喻。意。於。承。相。太。平。太。平。不。答。二。十。年。太。平。乃。罷。去。而。獨。糊。思。監。為。承。相。

時帝孟獻政不花承問用事與朔思監相為未幾四方警報傳  
臣功吹皆押而不聞內外群體然根株盤固氣焰薰灼內外百  
官趨附之者十九又孟政院使脫歡與之用惡相濟為國為害  
二十三年監察御史也先帖木兒孟也先不花博公讓等乃抄  
奏不花脫歡奸邪當屏然御史大夫老的沙以其事聞皇太  
子執不下而皇后庇之尤固御史乃皆坐左遷治書侍御史  
祖仁連上皇太子書切諫之而皇巨大小皆辭職皇太子乃為  
言於帝今二人皆辭退而祖仁言猶不已又上皇帝書言二人  
亂階禍本今不爰除後必不利漢唐李世其禍皆起此輩而權

臣藩籟乘之故千尋之木各身之魚其腐敗必由於內陛下  
思之可為寒心臣願俯送臺諫之言將二人特加擯斥不令以  
辭退為名成其毒計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此二人始將  
士執不効力寇賊亦皆喪膽天下可全而有以逐祖宗之舊者  
優柔不斷彼惡日盈將不可制臣寧隕死于家誓不與同朝身  
熱反禍語具陳仁祖傳令侍御史李國鳳亦上書皇太子言不  
花輪忠無上招權劫略奪競之徒皆出其門駭有趙高張讓  
田令放之風漸不可長衆人所共知之獨主上與殿下未之知  
耳自古官者近君親上使少得志未有不為國家禍者望陛下

思慮當堅冰之戒早賜奏聞投之西夷以快衆心則紀綱可振  
紀綱振則天下之公論為可畏法度為不可犯政治清而百廢  
舉矣由是帝大怒因風祖仁等亦皆左遷時老的沙執其事願  
力皇太子曰惡之而皇后又指之於內帝以老的沙毋勞故封  
王遣歸國已而漢以不花為集賢大學士索正院使皇后之  
力也老的沙至大同遂留不花見軍中是時朔思監朴不  
花方侍機不花見為外戚思不花羅帖木兒居老的沙不遠遂  
誣不花羅帖木兒與老的沙謀不軌二十四年詔削其官使解兵  
柄歸四川不花羅帖木兒知不出帝意皆朔思監朴不花所為也

不奉詔索正不羅帖木兒等為未言其誣枉而朝廷亦畏其強  
不可制漢下詔數朔思監朴不花且相壘蔽甚惑主聽之罪屏  
朔思監于朔北窺朴不花于東以快衆憤而漢不花羅帖木兒  
官將然朔思監朴不花皆留京或疑未嘗行未幾不花羅帖木兒  
遣充監帖木兒以兵向關聲言清君側之惡是月十二日駐于  
河帝遣遠達因師問故往復者數回言必得朔思監朴不花乃  
退兵帝度其勢不可解不得已執兩人昇之其兵乃退朴不花  
遂為不花羅帖木兒所執事與朔思監字羅帖木兒傳  
論曰朴不花因緣而官遂致柄用朋比權甚肆其凶殘雖交

事論列。而根株實不可拔矣。及其親淑。強漢。辨其精。而國亦隨之。忠。理。寺。以。人。國。傲。亦。也。詎。可。華。八。五。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歷代內侍考十卷

兩淮盛政採進本

明毛一公撰一公字震卿遂安人萬曆己丑進士

官至給事中其書取古來闕寺事蹟輯為一編自

春秋及宋以時代次之各序其善惡而加以論斷

大旨褒少而貶多一公天啟末蘇州巡撫一驚之

兄也一驚黨魏忠賢事具明史其兄此書儻亦有

為而作乎



皇明十六種小傳四卷

〔明〕江盈科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九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十六種

小傳四卷》提要

皇明十六傳小序

自劉義慶之為世說稗官家誦  
 之矣絕大要弔詭之譚風流之  
 餘緒而已然玄宗雅義徃徃藉  
 之以行於世而貞觀初纂脩者  
 遂盡蒐獵之以成一代之史蓋  
 藝苑之精言而史局之別派也  
 吾友江進之雅以論著顯居嘗  
 慕說古詰纒纒不休暇則採  
 國史之奇事可為法戒者大率  
 仿世說之意葺為十六傳而梓  
 之謂不佞曰秘不易傳也冗不

皇明十六傳小序

易竟也是編也辟之戎行夫非所謂選鋒也乎哉夫以漢之季也而晉之東也即名德不乏微言具在頽傾覆之餘世道交喪一時言論風旨亦激切而少衷矣明德方隆士習醇正善無近名惡無隱慝一二澹辭皆可書而誦此盛世之軌也異日者發金匱石室之藏付進之以筆削之事此其前茅也夫萬曆辛丑夏閩中鄧原岳題于句町官舍

皇明小傳序

二

皇明十六種小傳自叙

十六傳者不佞因閱國乘摘出二百餘年新異事凡十六種各綴緝其語而為之傳彙為四門有曰四維者忠孝廉節是也曰四常者慈明寬慎是也曰四奇者隱怪機俠是也曰四凶者姦諂貪酷是也四門之中其目十六十六種之中種或十餘人或三四人總計凡若干人或因一事紀一人或就一人摘一事大都事不能槩當人人不能槩

皇明小傳序

一

當代要于挺拔突兀不經聞見  
使人讀之能有所聳動而感發  
焉譬如燕會者演傳奇全本演  
完又于別本中抽演襍劇夫襍  
劇非全本也而實全本中之艷  
麗新特者也故更盡酒闌之後  
醒人睡眠者必襍劇也然則茲  
編也謂之 國史中襍劇不亦  
可乎編次既成將求序於  
縉紳先生乃自述其崖畧如此  
萬曆辛丑仲夏月

棘寺江盈科題

皇明十六種小傳卷之一

楚桃源江盈科輯

四維

忠類

于光

光字大用南康都昌人磊落有大志初從徐壽  
輝為元帥守鄱陽浮梁未幾陳友諒弒壽輝光  
謂其眾曰我不能殺友諒反事之乎庚子七月  
光及左丞余椿等擊走友諒部將辛同知遂取

皇明小傳卷之一

饒州來歸 上命光為江西叅政同鄧愈鎮饒  
已而遣楊憲齋印賜光令開設分省于饒州與  
愈整理城池軍務尋入金陵謁 太祖于龍江  
授行樞密院判遣伐徽州比行 上解金連環  
弁絛賜之光頓首曰臣被厚恩鞠躬盡力死而  
後已辛丑八月從 上伐漢至安慶破其水寨  
癸卯從戰彭蠡大捷轉武衛指揮同知甲辰春  
武昌平進鷹揚衛指揮使階懷遠將軍戊申從  
大將徐達取陝西遂領兵伐潼關九月元兵來

寇光出禦始接兵持鎗大呼橫衝其陣敵衆披靡元兵大敗已酉移鎮鞏昌飭號令練行伍敵至輒擊却之是冬十二月故元王保保盛衆襲蘭州守將張溫以兵少不敢戰嬰城自守光聞即赴援比抵馬蘭灘遇王保保戰却被執虜以光至城下使呼張將軍出降光佯諾及至大呼曰我不幸被執甘為斷頭將軍以死報陛下公等宜厲志狗城徐總兵大軍且至釋狗革亡可立待矣虜怒批其頰立殺光城中聞光言相戒曰我等須無負于將軍用是益堅守不下保保進攻不利懼大軍至引還光死年四十三事聞 上遣使祀以中牢享功臣廟噫若于光者可謂義以成信信以致命者矣

濮真

真鳳陽人 太祖起兵時率衆來投以忠勇被遇有功歷官都督至是總兵征高麗國兵敗見執國王愛其驍勇欲脅真降真瞋目厲色曰我天朝大臣視爾夷君猶犬豕耳敢以此望我王

怒欲殺之真大罵曰爾害我命我主必滅爾國爾不知我烈丈夫心可剖志不可屈即抽刀剖心示之立死王初意止欲脅真不虞真死真死王大懼遣使入朝謝罪并歸真從行軍士 上曰濮真當危難秉義不屈忠節可嘉追封樂浪公謚忠襄表其門時真子璵生甫數月即襁褓中封為西梁侯報真功

景清

景清陝西真寧縣人號禽山登進士官至左僉都御史建文時受密詔為北平恭政圖燕 成祖時為燕王曾燕清見其言論爽朗陰相器重及靖難師克金陵清知建文行邈願欲効荆軻豫讓之計乘間一逞乃詣 上自歸 上見之喜曰故人也善遇清命仍舊官一日司星氏奏火星犯帝座甚急適清入朝委蛇觀望神色有異 上意疑焉命搜清于衣襟中得利匕首長有尺蓋清衣緋應火星之占及匕首出清知事不濟乃躍起大罵 上立命殺之抉齒截舌焉

轉厲不少衰止 上命解其皮實草其中懸長安門警反側者是夜 上夢清仗劍繞殿相追逐幾為所逼甚窘翌日駕過其所懸忽斷皮囊奮躍三步許若將指 上者 上愈怒命赤其族夷其祖父墳墓按清初舉于鄉借計過淳化逆旅女子被侵于妖清宿其家妖不敢至清去復來女詰問故妖答曰避景秀才耳旦日女以告父父追及清問計清為書景清在此四字界之父歸粘于戶上妖遂滅跡噫景公忠烈異常

皇朝傳卷之一

四

即為鬼猶思犯萬乘以報故主至今思之令人吐舌髮上指冠此其生必有自即滅妖事觀之益信

### 徐輝祖

輝祖即武寧王魏國公達長子襲封公爵 成祖之后徐氏輝祖姊也 成祖未舉兵時謂婚姻之故祈助于祖祖乃心王室每對建文主密圖防燕之計會 成祖自燕遣其二子來進太廟香是為輝祖甥輝祖察次甥高煦有英氣

且志慮叵測言于建文曰必留此兒若縱歸他日有事將為社稷患建文不從高煦竊入輝祖廐中盜得名馬以歸家人以為言輝祖曰盜馬小故爾此子異日且盜天下及 成祖舉事高煦每臨危制勝全 上于窘迫中具如祖料祖自燕起兵至改王屹然一節不搖于親戚不動于利害以故 上深恨之登極後引輝祖陞見命署供狀輝祖取筆書曰先臣達功在山河盟在冊府若微 高廟之靈得貸斧鉞之誅及于

皇朝傳卷之一

五

寬政惟命不然而曰曩臣吠堯罪在不赦其以繫鐘鼓亦惟命 上怒數欲加誅然念元勛國戚徘徊久之竟釋輝祖

### 鉞鉞

鉞仕建文朝當靖難兵起時陞山東布政使守濟南府及李景隆大兵為燕師所敗濟南被圍人謂旦夕且破鉞鉞與大將盛庸設法固守燕師百計攻之城中隨機應變終莫能克一日 成祖命軍士壅水灌城鉞度勢急乃詐令軍民

數百人詣軍約降 上喜遂下令止灌鉉于  
城門上令 為械伏勇士其上約候 上入城  
下械擊殺之 既定 上方車騎入城受降比  
及城門械板自上墮下中 上馬頸 上大驚  
始悟其詐勒馬歸至營舉馭攻擊不遺餘力鉉  
乃書 高皇帝神牌懸城上雪涕激軍士士死  
守城終不可破又時募死士斫燕兵營數破之  
上甚憤僧道衍謂曰師老矣遂下令引兵還  
北平鉉及盛庸因恢復德州諸郡縣兵勢大振

皇明小傳卷之一

六

朝廷即軍中擢鉉兵部尚書贊理大將軍事封  
盛庸歷城侯其後 成祖既定天下使人縛致  
鉉鉉被縛入見用背抵 上上命回顧不肯  
上怒割耳截鼻亦不願遂繫之至死罵不絕  
口遂誅其族二女俱充教坊皆守貞不污並善  
詩一日姊妹作咏懷詩姊曰教坊脂粉洗鉛華  
一片閒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  
已無家雲鬟半挽臨粧鏡雨淚空流濕絳紗今  
日相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妹詩稍不連

姊然亦有致而貞情凜然言表 上聞憐之聽  
塚士人噫若鉄尚書守濟南亦何減張巡之于  
睢陽也嗚呼烈哉

方孝孺

孝孺天台人自幼有奇才為學士宋濂所愛重  
聞于 太祖太祖大奇之讀其文謂在濂上然  
終不用孝孺但曰留為子孫作宰相爾及 建  
文主御極孝孺起家為學士值靖難兵作多與  
帷幄之謀先是燕師初出 上發北平僧道衍

皇明小傳卷之一

天

郊送之心念孝孺密啓 上曰願有所託 上  
問云何對曰方孝孺南朝好秀才武成之日彼  
必不屈幸曲赦焉 上首肯及燕師駐金陵門  
宮中火傳言駕崩孝孺服斬衰號哭鎮撫伍雲  
執以獻見 上不遜乃繫獄遣人諭旨終不從  
及議頒即位詔問誰可草皆舉孺乃出之獄中  
衰衣入見號哭不少休 上慰之曰朕家事耳  
先生何自苦孺取筆擲地曰死即死耳詔不可  
草 上大聲謂曰我能滅人九族孺曰即滅十

族何怕乃仍繫獄并其族朋友門生皆抄沒之  
坐死者八百餘人妻鄭氏及諸子先縊死孝孺  
被磔于市孺學術純正文章類大蘇嘗應蜀王  
聘號曰正學所著周禮考等書皆以厲禁不行  
惟遜志齋集晚出噫方公之死三綱是係然危  
行言孫聖人貴焉過于激亢致干震怒宗族并  
誅不啻蟻蝨揆之周是修未免遺恨昔建文遺  
臣有行遜者題詩我眉亭云一箇忠臣九族殃  
全身遠害自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為吾君  
皇明小傳卷之一

固首陽讀此令人心惻云按神怪報應儒者所  
諱然世徃徃有之聞遜志之父卜葬得吉夜夢  
朱衣而冠者來謁曰公所卜地適當我宅請改  
卜焉公曰不可然則改期焉又不可朱衣怒曰  
公將殺我我亦必報公云及掘地朱蛇如輪盤  
據中央辟蛇千頭環其左右方盡殺之付諸烈  
燄有赤氣自空中逶迤入方宅久之乃化期年  
而生公面色赤舌長及鼻人謂其蛇象也及罹  
赤族之誅說者以為蛇報云

王良

良建文朝昂甲第二名先是擢第一後熈其  
貌不及胡廣豐偉遂首廣次良歷官浙江按察  
使時靖難兵已下金陵良聞之度無可為但東  
向痛哭自為引決計會成祖遣使來召良良  
初欲誅使者已而嘆曰誅此豎子無益有自家  
乾淨死耳乃整衣坐堂上召同官與訣曰良今  
日無力以報陛下請先諸君死願諸君還我所  
佩諸印章乃收諸印章置一篋封識之退語其

皇明小傳卷之一

九

妻曰吾死矣妻曰君能死國妾亦能死夫有同  
死耳良曰然此時只有各自完事無他策于是  
其妻先赴後苑池中溺死良舉猛火痛哭携所  
收印章赴火死嗟夫當登第之日胡廣偶以貌  
先良及臨大難廣乃甘心事二主而良身投赤  
燄完名全節殊烈烈然令人起敬語曰以貌取  
人失之子羽廣之于良是已

劉璟

璟青田人誠意伯劉基次子洪武中同其兄璉

侍父入朝 太祖兄之賞曰阿璉明秀阿璉疑重伯温有子矣後基及璉相繼卒詔璉襲父爵璉曰叔齊子臧伊何人斯璉亦男子也寧因兄之死以為利乎 太祖嘉璉能讓改詔璉子薦襲伯爵然愛璉偉貌豐髯論說英侃欲令日侍左右命為閤門使以峻直為朝臣所憚遂共諧璉授谷王長史建文初隨王入朝獻策不用辭歸 上登極遣人逮之鄉里餞璉或諷曰主上英武今之唐文皇先生此行魏徵不足為已但宜少降毋觸逆鱗璉瞪目曰魏徵老漢乃足學耶至京 上善遇之欲授以官不受對 上稱殿下遂下獄一夕辨髮自經死噫若璉者甘子臧而願附薄魏徵而不為丈夫哉丈夫哉伯温真可謂有子矣

顏伯瑋

伯瑋廬陵人顏魯公後洪武間以里舉知沛縣成祖靖難兵起將攻沛會守將王顯心貳于燕瑋使人偵知之具悉其情乃曰是夫不可與

圖遂獎率民兵登陴盡守及度以卯抗石終難自完因雪涕謂其子曰我顏家男子自祖以來有死無降爾報大人因忠虧孝願恕瑋罪父子相抱哭送之出城瑋題詩官署有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之句夜二鼓燕師入城瑋衣冠焚香南向慟哭再拜曰伯瑋不能為朝廷完此城死不瞑目願陛下赦臣萬罪遂自縊其子聞之不忍去歸抱父尸慟哭亦自刎主簿唐清典史黃謙被執不屈皆死嘻伯瑋性固忠義然魯公兄弟遺烈其風遠矣有國者貴世臣以此瑋子名有為

馮貴

貴湖廣武陵人仕 宣宗朝為交趾左叅政善撫輯流民交人深德之凡中上士夫仕交者或遷謫者皆倚貴為重貴度交南初定黎氏巨測每為桑土綱繆計所募土兵二萬餘結以恩誼甚勁勇習戰鬪適中貴馬騏鎮交疾貴乃以計盡奪貴所募兵會黎賊果反貴所部羸卒纒數



百人耳貴仰天泣嘆曰死戰自吾分也但恨奸  
閹奪我勁兵使我不能樹尺寸功報國死與蝼  
蟻等吾目終不可瞑也于是及右叅政侯保率  
羸卒與賊戰皆死交南聞貴死無不人人隕涕  
云

### 何忠

忠荊州人起家進士以御史出知平州在官大  
著能聲及黎賊圍鎮城守者欲遣使促兵念無  
可者衆皆目忠忠慨慷請行納秦懷內變服出

皇明小傳卷之二

十二

為賊所得酋長皆曰何知州好官飲之酒曰但  
少屈無憂富貴忠大罵曰臊狗奴我天朝臣豈  
臣汝奮杯擲中賊面而流血賊大怒叱縛之忠  
曰吾有死耳願賦一詩以見志賊聽之遂賦詩  
曰萬里孤城久困時腹中懷秦乞王師紅塵失  
路風霜苦白馬懸心天地知死向南蠻應有日  
生歸北闕定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願助天戈  
殄殺夷酋覽之贊曰詩到好又罵我忠回言曰  
何知州只死一遭要我不罵不得賊殺之事聞

### 上痛悼旌其門謚忠節

#### 劉子輔

子輔江西廬陵人宣宗朝仕至廣東按察使  
坐累左遷交趾諒江府知府有惠政拊循其民  
民樂為用會黎利反夷氛甚熾所攻城皆破及  
攻諒江輔約守將風勵民兵誓必死守賊攻之  
數月守益固賊愈益兵來攻城中饑甚不能支  
然其衆皆曰我輩寧從劉公死不從賊生至城  
破無一人降者輔見城破曰吾分當死第吾頸

皇明小傳卷之二

十三

不可污賊手遂自經一妾一子皆先子輔死輔  
嘆曰不如此不第得我廬陵劉家人上聞之  
悼甚贈子輔官叅政復其家

#### 楊源

源按察使楊公瑄子弘治間任五官監候正德  
元年七月適內監劉瑾專橫手執國柄擅作威  
福舉朝悼之源乃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  
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乞安居深宮遠  
遊獵罷弓馬嚴號令關內侍杜寵倖節賞賜親

元老大臣講習詩書跪下禮部部言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跪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為眾邪之氣陰昌于陽臣欺于君小人擅權為下叛上譬喻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源又跪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思患預防瑾又大怒罵源曰爾何等官亦學為忠臣乎將令龍逢比千車載斗量不可勝計矣蓋三緘其口多喫幾年飯為得算源答曰官豈在大盡職為良吾所司天文也知而不言職守安在寧懼死乎且生苟負君固不如死瑾愈怒又矯旨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創重竟死河陽驛無賞殯歛其妻刈蘆覆尸塋之先是公父瑄論曹石謫戍嶺外僅能生還源盡忠抗疏不減阿父遂以杖死桐棺不具幾飽狸貉然而忠臣孝子之名千載而下耿耿不磨豈不愈于盜跖之壽終桓魋之石槨也耶

孫許

皇明小傳卷之二

十四

孫名燧仕武宗朝為都御史巡撫江西許名達同時仕為江西按察司副使會宸濠文蓄異謀燧與達下檄所屬整飾兵糧以備緩急燧屢具疏疏濠逆萌皆為濠所置用事人阻截不得達濠定計擇日大舉適孫許以他事入謁濠行禮畢濠大聲語二公曰太后有密旨召我入監國二卿可保駕否燧問密旨安在濠曰既云密旨安得輕洩達曰若此則無旨矣安得輕有舉動天朝何負殿下毋自作孽悔將弗及濠乃仗劍起曰毋多言不用命者視吾劍二公知濠意不可回又度其身必不容不死乃相與大言濠遠遂脫所着皂靴擲濠不中濠立命左右引出門外斬以狗眾時天正午白日忽黯黑如夕城中民間二公死罔不流涕其後濠被擒朝廷旌二公死節為立廟賜額雙忠有司歲時祭祀勿絕一書生謁廟題詩壁上中二聯曰黃雲紫霧群鴉散白日青天雙鳳飛在我到頭成箇是笑他平地做場非亦自清新可誦

皇明小傳卷之一

十五

沈鍊

鍊仕 世宗朝為錦衣衛經歷會北虜入犯薄城下求貢下廷臣議時翰林趙貞吉力言虜挾衆要我宜勵兵與戰不當甘城下之盟忍春秋之耻執政嚴嵩方主款虜恨貞吉所言非是時鍊在衆中天言贊貞吉語喋喋不休尚書夏邦謨目之曰何物小吏多言乃爾鍊曰大臣噤不言故小吏言且臣有大小忠肝義胆當一般大莫得分別又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

皇明小傳卷之一

十六

軍儲合勤王師數萬邀擊虜虜必情歸可大捷不報鍊以嚴嵩沮抑其奏乃抗言嵩受國重任視如鴻毛虜引衆內犯不聞諮諏方畧但圖自保妬忠悅佞納賂市交且朝廷賞罰皆自嵩出敵人皆計嵩愛憎不復知有朝廷因歷數其父子奸貪十罪嵩痛恨之譖于 上編發鍊保安州為氓鍊至保安父老問其被放始末皆相與詈嵩父子而爭敬事鍊鍊于暇時執弓矢演射乃東芻為人者三其一曰李林甫一曰秦檜

一曰嚴嵩日夕挽弓射之曰吾射奸相嵩聞之

益啣鍊而前後總督多殺避虜人報首功掩敗鍊復忿懣貽書請讓既而總督宣大侍郎楊順至殺避虜人益多鍊讓之語益峻復為詩嘆曰割生獻馘古來無解道功成萬骨枯白草黃沙風雨夜冤魂多少覓頭顱順聞大志恨陰白世蕃謂鍊結客為復讎計世蕃以問巡按李鳳毛鳳毛曰似有之然已解散其黨鳳毛尋遷光祿卿以路楷代世蕃又以鍊為獨楷至與順共圖

皇明小傳卷之一

十七

鍊適有白蓮社妖人通虜順亟捕之竄鍊名籍中以謀叛聞下兵部議舉朝皆知其枉尚書許論竟不為雪嵩擬旨殺之籍其家乃任順一子錦衣千戶擢楷太常少卿順疑嵩償已薄意毒鍊未甚復取鍊二子箠死又逮其長子生員襄日拷掠幾不免及順楷敗乃得脫禍司寇王世貞為沈鍊銘墓其銘曰為國擊嚴不勝公徒為嚴擊公勝而公死公死不死神燁燁者百千萬襍嗚呼蒿乎蒿乎順乎楷乎死而死矣

楊繼盛

繼盛北直隸人性忠鯁 世廟時第進士仕為兵部員外以諫阻馬市謫為荔浦縣典史其後馬市不效 世廟思繼盛先見擢為令一歲之間四轉仍為兵部郎繼盛乃上疏極論相國嚴嵩父子誤國十大罪嵩痛恨之諧于 上竟坐誹謗罪當死獄具至冬月繼盛三木詣朝審諸內臣士庶夾道擁視共指曰此天下義士又指其三木竊嘆曰柰何不以此囊嵩與世蕃繼盛

皇明小傳卷之一

九

口吟曰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君王聖明厚德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僻生來歸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 上雖論盛死心實器之每讞輒執筆躊躇者久之卒不忍殺惟邊防軍務失律者必殺不貸嵩揣知 上意乃以張經李天寵疏覆奏附繼盛于尾 上覽之謂江南釀寇遺患遂下旨行刑繼盛妻張氏疏言臣夫諫阻馬市預伐仇鸞聖旨薄誥旋因鸞敗首賜前雪一

歲四遷臣夫脚恩圖報誤聞市井之言尚徂書生之見妄有陳說荷上不即加戮俾從吏議杖後入獄割肉二觔斷筋二條日夜籠梏備諸苦楚年荒家貧臣紡績供給兩賜奏謝俱蒙特宥今混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倘以罪在不赦乞將臣梟首以代夫命夫生一日必能執戈矛禦魑魅以報陛下秦入為嵩抑不得達遂與張經李天寵同死西市是歲論大辟囚當刑者凡百餘人詔決九人而經天寵繼盛三人與焉由是

皇明小傳卷之一

九

天下惡嵩父子益甚按楊忠愍臨刑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與忠魂補天下相與傳誦先是忠愍在武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夫人張問其故曰吾受上恩思有以報張曰嚴相國方用事豈君直言時耶忠愍不應遂沐浴具疏方燒燭草疏時一鬼披髮旋繞案前啼號甚哀忠愍叱之鬼復啼草罷鬼乃不見方其在獄時一吏應生極為周旋尚書屢禁之不為動又欲具草申救之忠愍感此吏誓曰藏

予血三年而北君即地下必有以報應生及過  
害王世貞吳國倫徐中行王世懋等執手泣訣  
經紀其喪王遂撫之曰君無憂身後予有弱息  
請配公次子應尾繼盛謝曰罪人之裔何足以  
辱賢女遊曰不如此則世上無朋友矣夫世  
廟天威嚴峻然當其時披鱗逆耳者不絕于前  
其極抗直嬰觸者稱三楊謂大理卿楊最御史  
楊爵與忠愍而三乃其受禍惟忠愍最烈要之  
至死不變其忠固根于天植也好漢哉好漢哉

皇明小傳卷之一

十一

### 金英

英闈人也仕 英廟時為司禮監太監及 英  
廟被王振誤陷駕虜廷京師恟恟懼有宋室南  
渡之禍會姑蘓人侍講徐程素稱諳習天象輒  
遣妻子南歸曰毋令作達子婦倡言燕京王氣  
已盡須南徙金陵人心益惶惑無措獨太監金  
英見程遂嚙其面曰京師宗廟百官六宮三軍  
及累朝儲畜皆在柰何不言固守輒圖退避雖  
弱宋亡國之轍耶于是謀于兵部于謙謙深以

英言為然遂相與請旨曰有再言南徙者斬自  
是人懷問志日練兵秣馬為戰守計神京乃安  
其後英以使事赴金陵比歸金陵士夫皆餞獨  
大理卿薛瑄不餞英還京語人曰南都固多好  
官然當以薛卿為最及 景皇帝在位久欲易

英廟所立故太子即

憲廟也一日于宮中

微露其意曰十月初二日東宮生日英叩頭曰

陛下豈誤記耶

景皇問故答曰東宮生日在

十一月初二日

景皇默然蓋 景皇所指東

皇明小傳卷之一

十一

十一

宮乃已子金英所指則故太子 憲廟也吁英

之遏止南徙推轂正人及作婉詞陰沮 景皇

易儲之計皆關係重大其與懷恩申救林俊覃

吉輔導 孝皇皆中貴中之大賢人也令中貴

人人如此三君子豈不造福國家流芳史冊也

哉故特列忠臣傳後以風來者

### 覃吉

吉闈人也仕 憲廟時充東宮典璽局時東宮  
即 孝皇帝是也吉為人溫雅誠篤知國家大

體通書史議論方正輔導東宮之功為多學庸  
論語諸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  
說官箴民瘼農桑軍務至宦者專權蠹國悉直  
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  
矣 上嘗賜東宮五莊吉備言不當受曰天下  
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  
利竟辭之東宮嘗隨老伴念高里經吉適至東  
宮駭即改誦孝經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  
讀孝經耳其見憚如此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

皇朝小傳卷之一

三

請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吃茶屬丞張端  
不以為然吉曰尊師重傳當如此嗟夫弘治十  
八年中興盛治為我 朝臣子所豔慕者固由  
聖性高明上符商高宗周成王然當其幼時  
所賴覃吉啓沃不少矣嘻中貴如吉者豈不令  
人歛衽起敬

懷恩

恩闈人也 憲廟時仕為司禮監太監志在效  
忠 上甚重之會妖人繼曉濁亂官禁南刑部

員外林俊具疏論之 上覽疏怒甚下俊鎮  
撫司獄將誅之懷恩于官中叩頭諍曰國家百  
餘年未聞有殺諫官者今一旦殺諫官將失天  
下心臣不敢奉詔 上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誣  
我彼安知我官中事舉所御石硯擲之恩免冠  
號哭不起曰臣不能復事陛下 上命左右拽  
出至東華門恩使人謂鎮撫司曰若等誣梁芳  
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歸卧于家稱  
疾不起 上遣醫調治使者旁午于道俊獄乃

皇朝小傳卷之一

三

得解尋擢按察使 變黜傳奉官御馬太監  
王敏請于 上九馬房傳奉祈免黜袖疏來謁  
恩怒曰星之示變專為爾輩壞朝廷法外官何  
能為今甫欲正法爾等又來壞他日雷擊汝首  
敏辭不敢言尋死時武臣章瑾以進寶石得  
幸 上欲命為鎮撫司使懷恩傳旨恩曰鎮撫  
掌天下獄極武臣之選柰何以瑾為之執不肯  
傳 上曰汝違我耶恩曰非敢違旨恐違法也  
上乃命覃昌傳旨恩曰倘外廷有諫者吾言

尚可行出語尚書余子俊曰第執奏吾為汝贊之子俊謝不敢息歎曰吾固知外廷無人喜恩蓋中貴中之最賢者微恩林俊鬼父矣奚其官奚其官

孝類

王溥

溥貴溪人父名晉母葉氏生溥及漢元亂陳友諒據江西兄弟俱從諒漢任宣慰溥守建昌至正辛丑漢為胡大海所獲及太祖破江州溥

皇明小傳卷之一

三古

亦自建昌來降拜中書右丞仍鎮建昌初溥父早世兄弟二人奉母傾側亂離中相與避兵貴溪之苑源山無何兵至倉卒母子相失後溥從陳氏日夜思母不置及洪武庚戌春正月忽夢母若告以所在比寤號泣因卜者筮之其繇辭曰非巖非穴水土之際朽骨無依游魂飲泣溥益大慟上疏太祖曰臣父晉母葉氏實生臣溥兄弟而父棄諸孤蚤恃母以長中罹世變母死亂兵中十有八年上不以臣無似推恩褒崇

假寵于母甚厚念去鄉日久倘賜之告得歸展丘墓伸烏鳥私情臣不勝大願太祖惻然聽之仍勅賜祭以歸溥還鄉乃率家僮詣母舊時避兵處伐木入山遍覓之不得夜號三日禱告山靈曰不得母骸誓不復歸適居人吳誨能告溥曰昔賊兵劫里中有老嫗病不能行自投井死其君母耶溥乃披榛棘得廢井俄而一鼠自井中跳入溥懷復入井溥掘井索之遂得遺骸乃具衣棺卜地塋焉人以為孝感所致云

皇明小傳卷之一

三五

朱煦

煦台州人福州知府朱季用之子洪武中太祖惡積年官吏能為民害乃盡逮諸郡邑守令羊父者入京論罪季用在福州視事僅五閱月亦挂名籍中罰充城旦日費錢數十緡季用貧又病痢不能勝役泣謂煦曰吾力豈堪此旦夕死矣汝收吾骨歸塋先人丘墓耳煦知父意欲圖自盡與其弟委曲慰之得不死然度終必以役死時罹罪之家凡上書告枉者非擬極刑即

坐遣戍無人敢告煦謀于父僚同役者曰吾無術脫吾父訴亦死不訴亦死萬一由訴免父雖身被戮萬萬無恨遂陳詞通政司以聞上憐之赦季用復其官同時得免且復者十有四人皆拜季用曰微君有此孝子我輩皆為城下土矣其後煦感疾未久死噫若煦者所謂為子死孝者也賢矣哉

張鈞

鈞石州人正德間舉于鄉以親老不忍求仕其

皇明小傳卷之二

三

父名赦太學生安鈞之養隱居自樂泊如也歲辛丑北虜寇石州城破赦為虜所掠驅之北去鈞自外至索父不能得號哭幾絕收淚覓乘馬自荷短刀馳入虜謀奪回父道中流矢累創奮往不輟比至父所父已死賊刃血淋漓布地鈞大哭跪而飲父血皆盡死父傍土人哀之為殮其尸又相州于博二歲而孤母撫之至十八歲有孝行時博家城外從城中經師受書虜至城下執其母以去博追之取大石擊賊賊怒殺

博博罵不輟口賊剖其心心自膛內躍起若將擊賊者賊相顧駭愕母乃乘間脫去遯而歸同時若相州學生張承相因虜至負母逃被執叩頭求免母虜俱殺之抱母死椽吏張永安父被虜執永安持挺擊殺二賊父逸去賊發憤于安刺刃其腹重創死噫若四子者剛柔之用不同然其為子死孝則一也其志可悲行可風矣父之撫按錄其事以聞世廟詔表其閭曰孝子

陳茂烈

皇明小傳卷之二

三

茂烈其先世為福建興化衛總少喪父烈繼其役晝入公署夜讀書每至丙夜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及長登進士仕為吉安府推官行取為御史以母老上疏陳情乞終養疏曰臣生十三年父善祥不幸蚤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祿繼蒙聖恩行取來京母年愈老疾病連綿不禁跋跣重違故鄉臨別叮嚀語氣悲切臣待罪于茲二年矣願以



菲才無補風紀又蒙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  
 勅命舉家感被天寵揣分奚堪固宜捐軀圖報  
 萬一柰何慈闈衰邁夕照如飛母今年七十有  
 七矣君恩猶可以再酌母年不可以多得也况  
 臣又無男嗣又無兄弟一母一子各天一涯千  
 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孰與調  
 節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  
 之心微臣心可憫母心尤可慮也伏望皇上憐  
 臣母子孤苦勅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得以慰  
 皇明小傳卷之一  
 三十一  
 倚門之望伸寸草之忱臣惟祇奉龍顏仰瞻天  
 日愈思恩渥益勵初心尚期涓埃之報於將來  
 再效犬馬之勞於未死臣心實懇切謹具奏聞  
 上憫其情特許之其後屢召不起朝廷念其  
 貧月給俸米亦不受吁若茂烈者真古之孝廉  
 也夫本朝士夫終養之疏不知幾何而惟茂烈  
 一疏懇切諄至使人讀之一字一淚可與李令  
 伯報劉之疏並傳彼其孝心篤于中故所言自  
 爾耳有德者必有言信夫

張宗魯  
 宗魯鈞州人生四歲病瞽白晝張張無異昏夜  
 其母每持而泣曰世亂家貧即兩目睜睜者尚  
 不能奉母而况雙瞽乎安卜所終及宗魯稍長  
 乃謀于母請學卜曰瞽而卜可得糈庶幾不餒  
 吾母耳已乃學卜為人占吉凶頗有符驗及年  
 二十里中盜起宗魯自負母令妻掖之以行所  
 至賣卜給母食妻拾野蔬佐之盜每見魯瞽而  
 負母率憐焉不忍加害後亂定與其妻奉母歸  
 皇明小傳卷之二  
 三十二  
 鄉里仍求前母曹沈吳三氏遺骨合葬父塚有  
 司上其事 朝廷曰瞽人孝行如此誠為可嘉  
 世之明目而甘不孝者當抉其眼矣命旌其門  
 曰瞽孝噫余居鄉見饒裕之家其父母臨死諸  
 子不復候水訣相與乘其彌留競取筐篋贊帛  
 以多為勝若此輩者可令宗魯見耶  
 儲福妻  
 儲福無錫新安鄉人洪武初隸燕山衛籍年二  
 十餘頗知書慕氣節建文末因靖難兵起挈母

妻逃去 文皇即位詔勾戊卒實戎伍福在錄  
中調曲靖衛挈母妻以行因仰天哭曰我建文  
皇帝卒也不知有今皇帝而奚為役卧舟中日  
夜泣不輟竟不食死母韓妻范為營地瘞其骨  
范時年二十有色欲殉其夫死而不忍其姑之  
獨也乃強活奉姑甚謹每念夫輒走山谷中大  
號哭聞者皆為隕涕然實不欲令姑聞恐傷姑  
志所居地有士人聞其寡且美將委禽焉既悉  
其事嘆曰節孝婦也我安忍犯之止不敢言范

皇明小傳卷之一

三十一

甚苦養姑無策偶浣衣山澗見其傍草生若姑  
蘓席草因取織席售于市每席可易粟一斗自  
是姑饗資皆賴焉姑年七十餘終營葬其夫  
墓側廬墓致哀已而范亦年八十餘卒席草遂  
不復生土人義之即其廬葺為庵集尼居之祠  
福母子姑媳三神主名崇孝庵

廉類

胡壽安

壽安徽州人性清儉永樂中任新繁縣令官厨

止食脫粟佐以園蔬屢月未嘗啖肉阿郎自家  
往省之居兩月烹食二雞安怒曰雞亦性命也  
柰何妄殺爾父居官二十年一味澹素尚且兢  
兢虞于玷缺爾一介布衣好爵若此雞非所恤  
將毋累我遂遣之歸其僚勸慰安曰父官而子  
饗之亦世情也且月食一雞其費幾何乃云好  
爵彼五鼎食獨非人乎而奚怒阿郎為安答曰  
君所言者未詎為非吾亦非一雞之為恤不聞  
箕子之怖象箸乎象箸無幾而基亡國故曰吾

皇明小傳卷之一

三十二

畏其卒怖其始我輩讀書起家窮巷初心砥礪  
期于自見久而身處脂膩因沾成潤因潤成汚  
敗名喪檢者踵相接也矧夫膏粱之子生長宦  
室菽麥不分稼穡不諳若恣其所欲如水之流  
不為隄防下流之勢將安底止澹素者止性之  
隄防也隄防峻則性堅而載道有基故吾靳食  
雞于吾子非不愛子懼夫以愛之之故戕之也  
嗚曰菜根嚙斷百事可辦其僚喟然嘆曰謹佩  
教矣

虞信

虞信字尚忱汧陽人永樂中貢入胃監拜監察御史有直聲猶敦尚廉節取予之際一介不苟累官山東觀察使一屬吏覬其子金研受之置案頭信忽見研訝曰適從何來爾父橐中無長物爾清白吏子胡為金其研也亟述所自子跪以情告信怒曰墜我家聲者必癡兒也遂繫付獄吏以其事聞 英宗命付信自治信竟撲殺此子噫父子天性也受一研罪不應死而必殺

皇朝小傳卷之一

三

之蓋矢志清白即骨肉有所不暇念行雖過當然令貪夫聞之汗流浹踵矣汧陽志載此事亦嘉信之清而少其度予謂獨往之行可以風故述其畧

毛吉

毛吉成化元年官廣東按察司副使時廣賊掠郡邑甚熾吉率縣令王麒驛丞秦瑄督兵往殺賊為賊所乘死于陣先是吉出軍時以兩家童自隨支官帑千金充犒餉付從事余文學攜

繞十之二文見吉陣死骸骨暴而未收也心甚

憐焉乃語其僮曰明公領軍時付我千金今所存尚八百金此金固出官帑然公死無覈者且公為國捐軀即以國之帑金殯歛非過爾持金去豐其衣棺餘者付明公夫人治行計可也僮如其言以百餘金治衣棺存七百元付其夫人人無知者忽言鬼魂憑其家一老婢衣冠束帶坐廳事語左右曰為我請夏憲長來吾欲告以心事左右謂是異也異之會經歷官署與毛近

皇朝小傳卷之二

三

聞其言走白夏夏曰此必毛公英靈欲以後事屬我耳遂往謁之老婢下階相迎揖讓舉止皆如吉平日狀夏與坐定叩曰公有何言見示願聞教吉乃詳述余文授金家僮顛末曰文之雅意我非不感但吉平生勉持清白志存報主柰何才畧短淺身死戰場不能滅賊以報國家而又因之以為利吾所不為即暴骸野草見蠹鳥為吾甘之矣四知之金非所敢受願公諭吾家出其金使歸故帑吾目瞑矣夏聞之太息泣下

語同列曰毛公清忠即死猶耻以金自辱真兩  
間正氣也遂如其言歸金于帑老婢乃復噫人  
臣如毛公死而不欺心者蓋少矣微獨毛公若  
余文者亦庶幾爾然不泮者也

### 楊翥

楊翥字仲舉吳郡人少負才名以清節自砥揚  
文貞薦之仕至尚書平生取予之際凜然四知  
一無所苟忽夜夢入隣家園食其二李而甘比  
醒深自咎曰晝之所思夜之所夢精神感召如

皇明小傳卷之一

三十四

響答梓隣家之李我夢食焉必且晝義心弗明  
乃有此耳蓋余聞一人嗜飲夜夢人持酒飲之  
乃曰酒欠熱盍往温馬遽然而覺深自懊悔其  
妻問故因述所夢且曰早知夢覺即酒冷何妨  
進數觥也今無及矣故觀貪飲者之悔其失飲  
于夢中則清如仲舉悔食夢中之李固宜矣

### 山雲

雲永樂中為指揮使從征北虜有功陞都督僉  
事佩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精騎射曉兵畧性

更廉潔等敝屣于千金避微嫌于二卯即文臣  
中罕見其儷鎮廣時一皂衣姓鄭素有直名雲  
召問曰人言將不忌貪有之乎鄭跪曰將能而  
貪欲用其能故畧其貪然終以貪敗不如不貪  
雲又曰人言蠻酋餽遺若不受彼且疑我故受  
蠻餽者非貪也畏彼之疑我也有是乎鄭曰蠻  
酋亦人耳豈有兩心世有受餽而人疑之者未  
聞不受而反見疑于人者且將軍受命天子若  
以貪著則天子且奪之印柰何不畏天子畏蠻

皇明小傳卷之一

三十五

子耶雲曰爾言良是謹識之矣命犒鄭皂酒食  
嗟夫雲之清廉固將領中所絕少而鄭皂能持  
正論以成雲之廉抑亦人所難能也噫若茲皂  
者豈其賢而隱輿廝者耶可以傳矣

### 于謙

謙浙江錢塘人仕 景皇帝時為兵部尚書內  
籌軍國外攘夷狄 朝廷倚以為重然性甚廉  
潔自其登第後先世室廬田園盡畀其弟歷官  
至大司馬自常俸賜予之外一無所受故所居

敞屋數椽僅蔽風雨及身受國家重託念王事多艱不暇自為計姑就朝房按止携一蒼頭與俱瓦器蔬食即儒生不如會謙有疾上遣中貴傳旨省視見謙自奉太薄相與嘆曰于先生窮得怕人令上知之必且感動遂以間上命廩庖每日給謙資用輟尚膳醬醢蔬米為賜親幸萬歲山伐竹取瀝和藥餌時有謂朝廷柄用謙太重者太監興安曰比如于謙這般不要錢不愛官不顧身晝夜憂國的更能覓得第

皇明小傳卷之一

三

二箇否其人慙服及英廟時謙得罪被誅命籍其家僅僅常俸賜予無他長物英廟後籍他司馬見其賞貨充物乃始嘆服于公之賢悔其初殺云按于公七歲時咏石灰詩曰千錐萬斧出深山烈火坑中過一番粉骨碎身都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間若此詩者可謂一生斷案矣古云勞其心窮其身以憂社稷于公之謂也

秦紘

秦紘仕憲宗朝為右都御史巡撫陝西時秦

藩旌校橫肆大為民害有司莫敢問紘遣人擒治論如法不少貸玉不勝忿奏紘欺滅親藩上怒逮紘下錦衣衛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敝衣數具亨回奏紘貧狀上親

閱其賞嘆曰好清官幾被枉命釋之調巡撫河南既抵任太監汪直以事至直威權震赫擬于至尊他巡撫率屈事直紘獨與抗禮直聞上賞其廉亦加敬不為較紘密疏直侵擾地方後直回上問各撫臣賢否直曰秦紘好上示

皇明小傳卷之一

三

之疏直叩頭伏罪稱紘不置上釋之按英廟時太監金英以使事往江南比歸南都士夫皆具席致餞獨薛瑄不餞及英抵京師所稱南京好官必以薛瑄為最今紘比他巡撫獨慢直又密疏直而直終賢紘不容口殆與金英之賢薛瑄無異然金英立身自賢故其賢薛瑄也秉彝好德之意也若直之專橫遠非英比特秦紘以一黃絹之故受知憲宗有素故直不得不稱其賢嗟夫以極專橫之汪直不得不稱極疎

慢之秦紘則士君子立身可不思所以為取重  
小人之地也哉不能取重小人而徒罪小人輕  
我其去小人一問耳

### 石璞

璞臨潼人舉于鄉至景泰時歷官兵部尚書性  
清介食祿四十年家無餘貲致政歸田僅百畝  
敝廬數椽取蔽風雨而已其鄉人有為典史歸  
者宦橐甚豐璞詣其家典史治具款璞出所藏  
金卮銀盞十餘具羅列案上璞問曰汝官幾年

皇明小傳卷之一

三

曰未滿考曰何歸也答曰刁民見訟璞叱其人  
曰老夫食祿四十年叨列尚書今歸田陶甕尾  
器猶夫人也汝兩年典史而富如此不貪安從  
得來假令無懷氏之民見汝革也須訟汝奈何  
誣民刁也汝命應富耳若遇老石相按問人歸  
獄中器歸帑中矣安能在此遂拂衣出

### 節類

### 蔡子英

子英河南人元進士位通顯元滅英遜入終南

山有司物色得之械送京師渡江逸去至是又  
為捕者所得械而經洛陽遇湯和不為禮和怒  
焚其鬚子英曰頭可斷志不可屈况腮毛耶焚  
即焚耳至京上命釋之授以官英不受上書

曰士不二君女不二夫國之經也陛下奄有六  
合從龍從虎者如雲如風臣亡國俘囚與死為  
伍計既不能存元室謀何足以補天朝天朝留  
臣如蠱中添蟻不見其多天朝放臣如蠶上抽  
毛不見其少臣之去留不足為天朝多少而一

皇明小傳卷之一

三

念故主之思但得陛下放臣臣即暴死草野萬  
萬無憾上覽疏命館于儀曹忽一夜大哭人  
問之曰吾思故主耳上聞之嘆曰為人臣者  
當如是勅有司送出塞

### 楊維禎

維禎號鉄崖元時人第進士官翰林及元亡隱  
居山中以詩文自娛盖卓然一名筆也太祖  
御極間禎名遣使召之上愛其才欲使為詞  
臣禎不肯就著老寡婦詞以自况示已無再嫁

意每見 上必着方巾 上問此巾何名對曰  
四方平定巾 上喜傲其製命天下文士皆着  
之禎既不仕又于 上前禮節偃蹇或勸 上  
殺此老 上曰老蠻子正欲我成他名兒柰何  
墮其計中不殺未幾放之還山

雪菴和尚

和尚名暨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黃之獄九族皆  
赤當是時和尚壯年祝髮為僧西南走重慶  
慶有善慶里墟中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

皇明小傳卷之一

早

與之遊往來白龍諸山山傍有松栢灘灘水清  
駛蘿篁森蔚和尚欲棲焉景賢豪有力亟為創  
寺寺成率其徒數人居之昕夕誦經山中人不  
知書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景賢曰  
和尚相釋而誦儒不可請誦佛經和尚知景賢  
意遂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云好觀楚詞時時  
買置袖中登小舟急棹中流朗讀一葉輒投於  
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讀終卷乃已性好酒日  
注一壺俟客至輒飲客不至即拉樵攷入飲飲

半醜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瞑焉而寐和  
尚頎碩秀爽指柔白剪剪落筆成章詞不甚工  
然意氣渙發能感愴人或曰和尚當建文壬午  
為御史不數月帝遜位因逃禪以死死之日其  
徒問曰師即死宜銘何許人張目曰松陽問其  
姓名不答有詩若干篇或曰此松陽葉希賢也  
舉賢良方正為監察御史

河西傭

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夏六月 成祖入金

皇明小傳卷之一

早

陵即帝位傭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于市  
金城地極寒傭常衣葛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  
魯家為傭取直稍稍積買羊裘披之雖寒必覆  
故葛衣其上葛益破縷縷竟不肯脫人勸之棄  
故葛直問悶不答傭錢稍有餘走市中易牛脯  
酒與諸乞兒食飲傭力作倦時每自吟哦或夜  
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  
浪者識傭欲與語傭走南山中避之旬月留都  
官去乃還或問留都官傭何人亦不答在莊浪

數年病且死呼主人燭曰我死勿殮我但西北風起火我揚其灰可矣魯家如其言

東湖樵夫

樵夫不知何許人棲住浙江臨海縣東湖上家無恒業采樵為生每一日入山芟刈草木成兩束明日擔至市中易米自給市人信之口不二價易米有餘即易酒約隣人共飲相與譚古說今縷縷可聽人問其姓名不答建文壬午歲成廟革命詔書至臨海鄉民相率走縣旋聽詔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矣樵夫愕然曰舊皇帝安在或曰燕兵圍金陵已燒官自投火死樵夫放聲大哭遂赴湖水死竟不知其何許人

補鍋匠

蜀中補鍋匠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為人補鍋取直自給所至州邑不過三日即去去或復來夔慶人有欲學補鍋者即教之不索謝但令負擔從行後學者至即遣先學者去如是數年夔慶間人人識之皆呼為老鍋匠囊中稍稍積

皇明小傳卷之一

星

皇明小傳卷之一

星

有錙銖遇風雨寒暑不出即出錢買酒自飲營寄宿寺中一日忽于夔州市逢馮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語竟日屏學補鍋者不得聞其語語畢又相持哭且別去言從此永訣不復相見已竟莫知所終蜀中娥眉亭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為君王固首陽此輩大抵建文行遯之臣也

范理

宣廟時為江陵縣知縣誠心實政不求人知會內閣文定公楊溥子自石首赴京他守令以其相公子也厚遇之獨理平平相與耳比至京文定問其道路所經狀公子具悉江陵縣令薄視已且曰兒不足惜獨不念阿翁乎公聞之唯唯然心已服理之高非他守令所及後廉其為政政恬靜愷悌似其為人公乃薦理于擢守德安府一再轉遂至貴州布政或勸理曰公驟陟方岳南楊相公力也盍往謝理曰相公



念我恬靜故取我我往謝之即走奔魏路上恐  
反辱相公之知公聞之愈服理及文定沒之日  
理乃走數千里來哭奠曰吾無以報相公惟此  
一掬淚耳後理任至吏部侍郎噫理之特立鏗  
鏗之節固非今人所能辦乃文定處此真可謂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評三楊相業者謂南楊有  
相度信哉

薛瑄

瑄仕 英廟朝官至宰相其先為山東提學適

皇明小傳卷之一

四

大瑞王振操柄振時內閣楊士奇吾鄉人誰可  
大用士奇薦瑄振為言于 上召拜大理少卿  
瑄至士奇謂瑄宜詣振謝瑄曰豈有受爵公朝  
拜恩私室後遇諸途瑄復不為禮振甚恨會指  
揮某死其妾美而豔振姪王山求娶焉揮妻不  
可妾忿妻扼已遂誣妻毒殺夫經刑部都察院  
審鞫妻苦掠誣服妾乃得自如隨所適會瑄覆  
鞫既悉揮妻寃狀以孽妾幾殺無罪妻三尺安  
在馭還之都察院王文怒訴于振振喉言官劾

瑄故出入人死罪遂下獄欲處以死瑄曰辯寃  
得死死亦何恨在獄惟讀易自娛會大臣有申  
救瑄者振亦憚瑄時名得減死放歸里久之復  
起官至宰相乃止嘗觀薛文清公未嘗以皎皎  
之行求標于世獨其自守一節于利害死生看  
得透徹了不介意他人視公勇如賁育公自視  
等閑事耳文貞欲見而不能金英飲餞而不與  
孰非行所無事者哉

陳敬宗

皇明小傳卷之一

四

敬宗慈谿人仕正統時為南京國子祭酒清介  
拔俗會以考績詣京大瑞王振方握天憲欲引  
賢者以為重念無繇致宗適南直巡撫周忱亦  
在京方謁振振以忱與敬宗同年微示之意忱  
達之敬宗曰某忝為人師無故謁中貴恐諸生  
目笑我我乃無面目相見謝不往忱乃謂振曰  
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為名先之禮幣彼將  
謁謝振然之乃遣綵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  
宗走筆書之反其禮幣竟不往故為祭酒十八

年不遷於是士大夫益高其風節噫若敬宗者非必有心立異其自處之道恰宜如此語云中

### 魏驥

驥初舉鄉試仕為松江府訓導陞太常寺博士累遷至南京吏部尚書賫捧至京上疏請骸骨時內閣陳循為驥所取士聞其乞休乃詣驥謂曰先生位冢宰于大臣為極品然未及立朝盍少需之在我輩必有以報先生驥遂謝退語

皇明小傳卷之一

四六

人曰名器屬於朝廷臧否由于人品大都公出之則為公典私行之即為私情陳公所言乃欲以朝廷公典當自己私分耶此非老夫所樂聞此君亦恐終不免耳竟以乞骸歸里舉朝高其節云先是大璫王振摧抑士大夫獨敬重驥謁振所送惟帕一幅振欣然受之

### 楊守陳

守陳鄞縣人登進士官為翰林文采蔚發性恬澹無營于世其後官五品凡十六年不調泊然

處之無少介意會有權權幸重其賢將援之先使所親喻意欲致守陳附附已而後應馬守陳語所親曰我猶葵婦守節二十年齒髮變衰無情門外東風久矣子乃欲我塗脂澤粉靚顏自媒從新取媚少年為耶我没這一副厚臉皮實耻為之幸謝某人無以守陳為念先是守陳受命教內監教成率去為近侍同事因之取貴寵者多矣守陳獨無所藉由此觀之揚公盛年即已耻為自媒之行而况于老歲寒松栢公之謂也與

皇明小傳卷之一

四七

豔陽桃李取媚春風者根柢自別

### 女節類

#### 潘氏

潘氏其夫為徐允讓浙江山陰人也元末兵起允讓奉其父安逃避山中為賊所執加刃安頸將殺之讓跪而號哭曰願將軍殺讓讓父老矣吾不忍見老父之就屠戮也且人孰無父子耶賊乃舍安殺讓蓋賊睨讓妻有色欲圖之故遂殺讓非真念其父子也讓死賊欲辱潘潘曰妾

夫死矣從將軍何憂富貴但不忍吾夫尸飽烏  
鳶耳願為我焚之妻乃從將軍無遺憾賊遂聚  
柴火其夫火正烈潘氏大哭投火中死賊驚嘆  
去至是事聞 上曰孝子節婦刃可蹈火可赴  
此正氣也命旌其閭

郤氏孫氏

郤氏花雲將軍妻也雲與知府許瑗共守太平  
府時陳友諒悉衆來攻城中之食士馬俱罄城  
遂陷雲與許瑗皆被執罵賊不屈死雲妻郤氏

皇明傳卷之二

四八

生一子方三歲雲與賊戰危郤氏抱兒語家人  
曰城且破吾夫必死吾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  
無後乃引侍兒孫氏出曰觀諸女奴惟汝謹厚  
有機智存花氏孤非汝不可乃泣拜昇之孤付  
以路貲曰花氏存亡皆在汝手我為花家祖宗  
下拜耳孫氏泣受之及聞雲就縛郤氏赴水死  
孫氏瘞其尸抱兒竊逃為漢軍見虜軍中忌小  
兒啼孫氏乃出簪珥屬孤兒江上漁家鞠之而  
自逸去偽漢兵敗孫氏至漁家索兒將歸 上

夜宿陶穴天曙登舟渡江過漢潰軍奪舟梓孫  
氏及兒投江中偶值斷木氏抱兒附之順流達  
蘆渚渚有蓮實氏取啣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  
一老人至鬚眉如雪白稱雷老氏泣訴故雷老  
曰爾但隨我行因與俱忽達上所孫氏抱兒泣  
拜 上亦泣實兒膝上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  
衣已失老所在蓋神人憐雲夫婦忠節孫氏瀕  
危而特著靈異存此孤耳噫郤氏死節之正孫  
氏存孤之奇皆花將軍宗祊攸賴焉故並著之

皇明傳卷之二

四九

韓黃兩真女

國初明玉珍據四川保寧府城中有韓氏女年  
十七懼見掠乃偽為男子混處民間而果被掠  
編行伍七年人莫知其處于也後從玉珍掠雲  
南還道遇其叔贖歸成都適尹氏同事者皆驚  
異稱韓真女云陸鉞曰此無愧古之木蘭矣成  
化中金陵淮清橋一女名黃善聰年十二失母  
有姊已適人其父業販香往來廬鳳間憐女幼  
且無母乃令男服携與俱父客死於外女乃詭

姓名張勝會鄉人李英亦取香勝與結伴同寢  
食踰年恒稱病不脫衣襪漫溺必以夜弘治辛  
亥正月與英俱還時年已二十突然我冠往見  
其姊姊謂我實無弟惟一妹隨父客外爾胡為  
者女乃言曰我善聰也泣告之故姊惡之曰男  
女同處何以自明汝辱我家矣拒不納善聰不  
勝憤謂姊曰妹此身在可以自明苟受汚死未  
晚姊亟求穩瀆驗之果屬子始返初服明日英  
來候善聰出見英大驚遂歸屬媒將委禽焉善  
聰執不從曰此身若竟歸英人將有詞于我姊  
與隣里皆勸之乃始歸英一時閑者亦皆以况  
木蘭焉噫以二女觀之志苟先定即屢汚不穢  
在緇不染彼昂然丈夫與俗俱化者可以愧矣

吉慶奴

吉慶奴大學士胡文穆廣女永樂間廣與解學  
士縉同官並見寵任一曰侍讌文淵閣 成祖  
謂曰縉廣生同鄉少同業仕同官遭際同朝可  
謂奇遇聞縉有子若得廣生女為配詎羨朱陳

之好耶廣對曰臣妻方娠第與厄難可預度  
倘生女願奉 上旨 上笑曰定生女矣已而  
果然廣謂聖料所及因名吉慶奴會入侍以聞  
上上喜曰佳兒佳婦天上良緣朕為作伐廣  
與縉皆叩首謝遂訂盟縉子貞亮父之縉以定  
策事為漢王陰構重得罪謫戍遼左廣輒謀毀  
婚忽謂慶奴曰解郎遷屢煙瘴大半為鬼無還  
理爾身將安託其自為計慶奴知廣意泣數行  
下答曰薄妾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玉音在

耳未寒也金諾在口未滅也群臣百工夫誰不  
知解郎而戍妾與俱戍解郎而鬼妾與俱鬼一  
女二夫義所不出父奚惑焉輒出此語言畢入  
洞房引刀截耳血淋漓被面家人覺而救之不  
然者幾刎死矣廣聞之知女志不可奪不敢復  
議改婚閱數年洪熙改元特宥解氏時貞亮歸  
自遼左因完娶如舊盟噫胡文穆蓋建文所拔  
焉元也甘背周是修死難之約從 成祖父之  
謂是修子曰我若與爾父同死誰為爾父作傳

已復序文信國集梓之以傳此與娼女豔嘆節婦何異蒙莊有言厲之人夜半生于亟取火燭之惟恐似已文穆失節于君又欲使其女失節于夫噫以文穆其智乃不逮厲之人耶

### 邵門二節婦

福建上杭縣民邵縉紳妻陳氏弟縉纓妻黃氏當成化時鄧茂七反攻上杭縉紳兄弟俱避難他往止遺二氏與其母相守皆被執賊見其少且美欲納之語二婦曰爾夫走他鄉死亂兵手

皇明小傳卷之一

李三

為魚肉矣爾能從我當共保富貴否者我且魚肉爾也爾計安出婦詒之曰妾寡人婦耳陋劣之質不堪充將軍下陳將軍若不棄收之幕中俾薦床褥誠大幸第野合非所欲也將軍有意願儼民居以禮見納請奉巾櫛以從賊大喜引與同載渡河二氏就舟次耳語姑謂寧死不辱相對蘇蘇泣賊以手拭其淚曲慰之至梅谿渡各抱嬰兒懷中泣謂姑曰氏不能終事老姑從此長別命也並投水死越三日二屍浮出嬰兒

在其手見者莫不流涕為歛棺殯之巡按茶裴言于朝詔賜旌表

### 何氏二女

何氏女盱眙人居民何稚出也長年十七次年十二幼喪母與其父居會嘉靖十年歲饑轉死溝壑者甚眾稚計無從得食欲鬻二女娼家女聞之泣告父曰娼非人所為柰何以父母遺體墮煙花為門戶辱稚撫之曰吾亦不忍第不如此將枵腹待斃爾與父皆旦夕為鬼矣女無言

皇明小傳卷之一

五十三

惟脉脉飲泣然度父意不可挽乃陽許之退而語其妹曰今日事勢甚難處我若不為娼則逼于父為娼則辱父再四思之惟一死可免爾年更少計將安出妹泣曰姊死我與俱死同遊地下耳寧能以乳臭之軀事不可知之人以為姊羞于是相持泣以帛繫臂姊妹相連投水死越三日屍並浮出稚抱哭曰早知吾女烈吾甘餓死不忍言娼矣隣人見之皆傳誦咨嗟多泣下者事聞 世廟詔有司為立祠賜額雙貞

張氏

皖款

張氏蘄州嘉定縣人其夫汪綬嘉靖間商販他  
竟遺母陸氏與張家居張事姑備盡婦道陸故  
淫縱私通于隣人某陸時時諷諫姑惡其形已  
也乃謀于所私者曰不殺此婦終不利我兩人  
于是定計候漏下二鼓陸與其人執婦將捶殺  
焉婦跪告姑曰各行其志何必乃爾即我死恐  
亦不利姑姑何忍殺我且自陷也又詈所私者  
曰爾辱吾姑天理不容爾而復殺我我死當為

皇朝小傳卷之一

五四

鬼以殺爾所私自度騎虎不暇反顧遂與陸執  
石與木掩其口襍毆之立斃因而舉火焚室欲  
燼其屍以滅口會天曙火熄屍得不壞事覺御  
史按治之以聞 世廟嘉焉詔有司建祠祀張  
賜額哀貞

胡氏

胡氏江西南城縣民李華妻華隨父行賈于外  
胡與其姑易氏獨居姑縱淫日通于隣人徐璉  
等相與百計誘胡胡貞白自誓不忍頌言姑惡

時時切諫姑遂百計凌之逼與同汚國滅口胡  
終不從姑與璉計夜竄土于囊梓胡其下壓殺  
之胡號曰各行其志何乃爾我死為鬼肯容爾  
耶竟死囊下鄰人聞之白于官事聞命正璉及  
姑罪詔為胡氏立祠題曰哀烈賜祭一壇嗚夫  
揚姑之穢標已之芳非胡氏意也所遭不幸有  
無可柰何者耳嘉靖年事

莊氏

皇朝小傳卷之一

五五

莊氏乃廣東民金童妻金童因家貧與其兄吳  
祈謀赴新會縣備力餬口挈妻同往附土民劉  
銘梁約之舟以行比及岸暫止銘家其兄吳祈  
方出外覓傭主童亦他有所往獨莊氏在銘處  
銘與狗見莊氏少而美百計誘之不從二人乃  
誘童往捕魚持斧斫其腦投之江江濱民關道  
安聞童呼不敢救銘歸欲犯莊氏愈急氏拒愈  
堅閱數日童屍浮銘門氏往汲識之見頭上斧  
痕慘毒痛哭幾死心計曰劉銘數欲犯我則殺  
吾夫者非銘其誰顧度力不能報又不忍其夫

以已死輒擁幼女以身附金童屍溺死相抱如縛隨潮上下旋繞銘門其隣李春心憐之然悼銘等不敢發但買棺瘞三尸銘計屍不滅事且終覺乃發棺棄尸海中童兄吳祈歸自備所得弟屍于海上鳴于官儒生李啓及關道安爭述莊氏節義并士人哭吊詞且曰不殺銘與狗無以懲奸惡而慰貞魂地下所司坐銘狗死罪上之刑部副郎馮俊為具奏詔梟斬銘狗旌莊氏刑部尚書陸瑜曰此非獨莊氏貞也李逢春收葬三屍蓋亦義士焉當于其墓處立石題莊氏夫婦名以無沒春之義詔從之嗟嗟莊氏一傭人婦耳觀其堅拒劉銘不為所說矚然無瑕之璧及覩夫死屍浮水上斧痕狼藉知其死于銘手度無如彼何乃擁抱幼女赴水并死抱尸不脫此其一念貞烈直貫幽冥感天地要于所性自然夫寧有一毫求知之心哉余每覽其事為之起敬為之灑淚

皇明十六種小傳卷之二

楚桃源江盈科輯

四常

慈類

仁廟禁告謗 宣廟論肉刑

國朝自二祖刑亂用重一時臣工奉行不善者率多以刻為明圖博聲譽仁宗在青宮時深觀其弊及即位遂下詔禁民告誹謗面諭金純劉觀虞謙曰往者法司務於刻深不恤民命凡語涉朝事輒羅織之目為誹謗奸人借端傾陷良善皆以藉口一入其中家破身亡無復能出是使惡者張吻肆毒善者斂手就吞為害甚巨聞近來此風未滌朕深恨之其嚴禁犯者無赦及宣廟御極其治率以精明為表渾厚為裏一日御文華殿與侍臣論古之內刑未免過慘或對曰肉刑慘民畏之故重犯法及漢文除肉刑民輕犯法則肉刑亦自有益上曰不然古人詳于教民民皆知耻故犯法少後世教弛

民散不知有耻故犯法多不干肉刑存亡假如  
操肉刑止亂民譬如以撻止兒啼啼轉甚慈母  
不為爾言不中用又曰漢文帝除肉刑唐太宗  
禁笞囚背皆是堯舜用心噫若仁宗之除誑  
謗宣宗之論肉刑皆其一念真慈蓋然流出  
無所矯飾蓋自二祖洗滌穢濁之後又得  
二廟邕以淳風養以寬大靈長之運所以愈培  
愈固于萬斯年莫有紀極匪無自也至今讀  
二廟之紀者其身如遊光天化日之中欣快自

皇明小傳卷之三

二

遂况生當其世哉

劉髦

劉髦江西永新縣人領永樂戊子鄉薦公車下  
第歸而道淮徐會洚水大至一女子浮植出沒  
波濤間危甚亟呼求救水勢洶湧莫有應者髦  
曰螻蟻亦性命古人尚編竹渡之况人乎奈何  
疾視其死遂厚犒長年迂舟往救女乃自濤中  
得附舟不死髦詰其所自則富商女也舉家漂  
溺而女以植故獨存髦甚憐焉女蓄之載與俱

歸比入門妻見而諗曰買妾乎髦告之故妻留  
女帷中欲使侍髦中櫛女亦感髦活已不惜以  
身報也髦謝曰彼良家女不幸罹此吾力尚能  
歸之若因而納之如初心何乃遣人至女所居  
地覓其父母親識已窅然無跡矣髦曰如此當  
為擇一佳婿使歸之髦妻曰渠已無家君亦無  
後妾復不宜子縱娶他姬何如此女賢即君為  
此女擇婿亦詎能勝君再四勸之髦乃納為貳  
室生子定之寅之皆登進士為顯官有聞于時

皇明小傳卷之三

三

蓋髦一念真慈蒼蒼固默相之矣

徐昂

徐昂泰州人登弘治丙辰進士年踰強仕尚乏  
嗣息客都門有風鑑王姓者為人相面多奇中  
昂往問嗣王曰君相實不利嗣當擇猶子入繼  
可耳父之昂登第就途次納一姬為生子計姬  
頗妍徐詰其所自出姬縷數以告蓋其父宦遊  
没于官扶櫬歸受掠于盜遂轉販至此言畢泣  
然淚下昂歔歔憫焉還其券而遣之擇部民士



行者一人出簪服使為之配女乃得所朝夕未嘗不注香禱鬼神願徐公子孫繩繩也比昂秩滿入京前風鑑復至一見輒大驚曰君相有異子孫滿容豈非行陰德天為換骨歟昂心領之亦不言所以後果因衆妾一歲誕五子皆磊落越人然則慈心之能感神鬼工之能改相信不誣已

### 李時勉

時勉仕 仁宣二廟時為御史其人言動舉止

皇明小傳卷之二

四

皆以聖賢為師自處鄭重偶以元宵諸縉紳約遊燈市中男女襍選簪履集會時勉左右從地上拾得金釵壹股珠貝簪飾備極巧麗蓋千戶侯李姓之妻所遺者勉語左右曰此釵必有主失而不得或夫婦相詬子母相怨將釀大禍且爾輩安用此釵為可從我受金錢數百文酤酒為樂足矣釵當畀我俟釵主來索我當畀之于是貯釵篋中揭示門上曰有遺釵者但以所存壹股比較相符即畀之已而千戶妻使人

持原釵見比儼然相肖時勉從篋中出所拾釵交付之其家持金相謝勉固卻不受已而千戶自他所歸妻告之故相與嘆息時勉之賢非人所及千戶乃具禮詣時勉致謝勉一無所取千戶曰固知大人守嚴一介不取求納但今所饒有真血蝎者乃夷方物不易致能續骨肉重創有起死之功幸大人存之以活欲死者亦一陰德也時勉乃受血蝎謹藏之無何時勉以上疏

皇明小傳卷之二

五

仁廟旨大怒命駕校撲以金瓜折勉筋拔出筋骨琳琅作碎器聲且下鎮撫獄衆皆謂勉必死會涖獄者即前遺釵者之夫李千戶也見而痛曰大人忠義士胡罹此毒向者所餽血蝎尚存否存則骨肉可續命可活勉使家人取諸筒中持以傳創處其痛楚立止不旬日痊愈如初人謂公忠義大節固有鬼神呵護然所得血蝎之力不少矣夫當歸釵時勉豈望報若此耶特一念之慈不忍婦人女子以微物起釁或致釀禍故歸之然竟獲此報則天道也時勉何心

狀

明類

宣廟釋閻群兒等辟

宣廟勵精躬親庶政萬幾畢照會有義勇將軍閻群兒其妻毛氏與人私通李宣告之故群兒日撻毛氏氏忿乘陳貴家被劫事覺輒赴官誣首其夫與宣等九人共劫法司擬群兒等斬獄既具群兒等自度寃甚又度陳貴家被劫時身赴某所有左驗于是擊登聞鼓求白 上命都

皇明小傳卷之二

六

察院鞠之群兒所稱左驗果有之乃訊得毛氏誣閻及貴等情節請釋群兒等殺毛氏 上嘆曰此輩不自白幾為寃鬼而毛且漏網矣法司失出入死罪幸猶未決不然不汝貸遂從後擬噫人主留心庶獄如此法司安敢不慎又安得有寃民哉

宣廟釋何回

何回仕 宣廟時為刑部郎有兗州護衛指揮宋真誣小旗馬全父阻濫鈔法往執全換之全

護其祖真命子彬等殺金子事下刑部何回獄論真斬論彬配嘗有言回受真金者事聞下錦衣衛掠問回不勝痛楚遂承服回家人上書訴寃 上覽書言曰彼果受金即免真死論真死必不受金真豈魄金求死耶命三法司同訊奏無受金事遂釋回因諭錦衣衛指揮李順等曰凡人臣以賊得罪者不但喪身子孫猶被玷累豈可不寃情實專事拷掠今後鞠獄必秉至公不公枉人朕必誅汝不汝貸

皇明小傳卷之二

七

黃淮言虜部宜分

淮仕 成廟時與三楊金幼孜解縉同典機務備顧問多所裨益會虜酋阿魯台來款請并女直吐蕃屬其約束 上問侍臣此請應否聰達侍臣皆曰首率衆來附觀我聽違為喜怒宜從所請順適其意黃淮曰不然虜狼子野心狡詐百出即彼能自併尚宜用間解散其黨而我乃代為聯屬設彼一旦內訌將不召自聚其為國害豈不更烈譬諸虎豹至猛烈然單行獨步

落之民持挺逐之有如驅羊蚊虻至微細然千百為群撲之則難滅驅之則難去此分合之較也可以喻虜勿聽便上聞之喜曰黃淮之言如立千仞高岡無遠不見他人直平地耳遂不許嗟夫祖宗時每有大政大事未嘗不與諸大臣面相商確聖謨從中決之故動合機宜且諸臣才品亦可立見如呂震與楊士奇等對日食而忠佞見陳山與楊士奇對伐趙而厚薄見黃淮與侍臣對虜部分合而明闇見然則為

皇明小傳卷之二

八

聖子神孫者何可不復此芳規為鑑別人材之地也哉

周新

新廣東南海人成廟時舉孝廉官御史權貴憚之目為周鐵面巡按閩直赫奕有聲及擢為浙江按察數決疑獄時人比之包孝肅焉蓋新既廉直又善發奸偶一日坐廳事風飄一葉旋階下新曰此何葉左右曰城外某寺有之新即詣寺直造樹下視其地墳命掘焉得婦人屍蓋

僧匿之與淫者恐人窺焉殺以滅口因瘞于此按之僧伏罪未幾新有所往忽青蠅數萬圍聚車前新曰豈冤魂耶當群詣寃地我按治之命廝徒隨蠅所向至一處掘得男子屍帶間繫小布印新祥曰此骨無主地方其瘞之即陰遣人赴市易布諸家皆遍于群布中覈印記同者知其殺人盜布按而誅之又所部一人久客于外及歸夜將半去家三舍許謂携贖頗重不能疾行乃置古廟一石下擬明辰早取之至家坐定

皇明小傳卷之二

九

妻曰君為客經年乃空手歸乎夫委曲告之故辰起往取贖愕然石耳其人忿甚鳴于新新繫之遣人逮其妻及至語之曰爾夫昨夜回爾所私人從床縛起立壁間竊聽久之爾知之乎妻不能隱但曰所私誠有之竊聽與否不知也新叩其名即遣人逮至問曰爾昨夜于某廟石下取某人金可持原封見還否者立誅汝其人如命持金至封識宛然新異政大較若此當時婦人小子無不知新名者會緹騎使者紀綱有

綱使千戶往浙新因其恣肆捕之急千戶走白  
綱綱以他事中新于上上逮之至陛前厲聲  
曰按察司比內京都察院明詔也臣奉詔捕奸  
究柰何罪臣觸上怒遂命殺之久之上悟  
其寃語侍臣曰朕枉殺一直臣可惜嗟嗟世之  
折獄者亦多矣求其得于耳目之外若有神授  
而大奸隱慝燭照數計靡有遜情新其尤哉豈  
其胎骨原屬鬼神而坐見其奇若此哉

謝子襄

皇明小傳卷之二

十

子襄新淦縣人洪武間舉人材知青田縣有惠  
澤擢知慶州在慶州甚著異政郡多虎襄禱之  
虎徙又多蝗襄禱之蝗滅會竊盜官鈔不獲襄  
禱于神盜就其家發所竊忽大風從室中起捲  
鈔墮于市盜乃獲又盜竊牛鬻于市將屠牛掣  
縛奔赴子襄階下俛首如訴襄逮屠牛者按得  
其實寘盜于法軍校吳米嘯聚山谷時出掠朝  
廷發兵二千勦之襄曰此小寇耳奚大兵之辱  
止兵勿動用計掩獲吳米餘黨皆解夫襄所發

盜鈔盜牛可謂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矣而皆  
若有神助之觀其禱虎禱蝗動獲顯應豈其誠  
能感神誠至而明生歟至小寇不煩大兵以計  
擒剿則燭事之明白應如此

魯穆

穆字希文天台人永樂間第進士官監察御史  
執法不撓獻陵監國時列上漢庶人不法狀留  
中擢福建僉事摧強懲墨一意孤介尤注意雪  
寃泉州有李姓者其妻吳美而豔風私于富姻

皇明小傳卷之二

十一

林姓者會李之官西粵林故遣二健僕從行李  
謂姻也感其雅意不謂有他比至中途二僕如  
其主指使竟殺李并殺李姪故護于盜聞所在  
官司殮其尸與吳氏扶櫬歸未久吳遂改適林  
為側室李宗人訴林于郡請治殺人罪郡受林  
厚賂反坐宗人繫獄數年不得白穆覆按其事  
嘆曰寃哉坐也不誅殺人者而誅被殺者之宗  
人死者含寃地下生者含寃地上錢有神法無  
用一至于此乃毅然謂林曰爾僕與李俱往胡

為姓李者皆死姓林者皆生乎胡為其夫死其妻生乎胡為妻不歸他人而歸爾爾不娶他女而娶李妻乎非爾僕殺李誰殺之也非爾使爾僕殺李誰使之也林語塞遂出李宗人而論林及吳氏與其二僕皆死聞者嘆曰天開眼矣漳州富人許初無子後兄子已而生子與兄子贊三之一託已子許死兄子恨其所畀纔三之一而妾子所擁贊且倍已也遂誣妾之子非許子而逐之盡有其贊妾携其孤訴于穆穆詰兄子曰妾子非許子爾胡不及許未沒之時言之耶受其贊三之一而又誣其子為非子盡奪而據之是許之養虎自貽患也立還其妾之子并贊三之一皆給馬人莫不翕然稱快

劉大夏料魯麟

大夏仕 孝廟時為兵部尚書有甘肅副總兵魯麟者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其部在大同甚衆麟賄結近倖求掛印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甚快快萌不臣之念漸聞于 上上召劉

大夏曰魯麟怨望何以處之對曰亦聽其自歸耳 上曰彼部落衆將無起反念耶對曰遠將跳梁亦必能結士卒而後士為之用命乃可麟貪且酷士卒切齒彼度其下不為用必不敢萌他志今直解其兵權有窮而歸耳果然麟家積黃金數十萬遣使詣大夏所親曰但得掛印願致千黃金為公壽大夏曰總兵印能者得之縱黃金高北斗無可買屢麟尚奮忠義為國滅虜朝廷且不斬封侯之賞何但一印今歸未旬月遽求起用不可麟以不得印為恨患病死 上嘆曰大夏明于料人

謝汝儀

汝儀嘉靖間官福建按察司副使初晉江巡檢為海盜劫殺追捕不獲所司督責捕盜官員及兵甚急會漳州民陳大淵等操舟往他所販米粟適至其地舟中所置兵仗甚具為防盜也捕盜者見而執之謂前劫殺巡檢即大淵輩官司拷掠備至皆誣服坐死者十有五人展轉敲詐

死囚圍中者已三之一汝儀覆案淵等視成贖  
嘆曰盜非細犯也斬首非輕刑也大淵等何據  
而遽坐之盜繫繫就死若曰舟中器仗是盜兵  
也此中濱海之民皆以舟為家誰不設器自衛  
將何人不可論盜耶彼殺人奪貨者貫入其手  
委仗于水水濱莫可問人莫敢執矣夫此十數  
人固可惜且奪民救而授盜資如吾丘壽王所  
言關係更鉅遂為平反其獄請于直指使者并  
宥之而罪妄執者汝儀所平反他獄皆若此直

皇朝小傳卷之二

十四

寬類

成祖釋盜書者

成廟在御用法嚴峻蓋刑亂用重之意法司奉  
承風旨亦所尚在嚴會京師民有盜勸善書者  
事覺刑部擬點戍具奏上曰點且戍下死刑  
一等以之待他盜則可此人所盜非殊非實非  
金銀布帛乃書耳又勸善書也安知其非嗜書

而有意向善者乎以嗜書向善之故坐點戍是  
絕人好善之念矣夫鞭撻寧戚以立威名霸者  
且羞為之而况王天下者乎命釋其人仍畀以  
所盜書噫成廟釋一人而鼓舞嗜書向善之  
人不知幾何大聖人作用其不几如此

楊文貞諫止伐趙

宣德時漢王高煦謀叛宣廟躬帥六師往伐  
之擒煦凱旋時大臣陳山楊士奇榮溥蹇義夏  
原吉皆護從尚書陳山言于上曰漢趙一體

皇朝小傳卷之三

十五

漢亡趙存如剪草留根終必滋蔓莫若乘滅漢  
之威並擒之二王就擒陛下高枕卧無憂矣  
上以為然召榮義原吉議之皆曰山言是榮曰  
事須有名今宜降勅趙王數其通漢之罪因而  
六師猝至趙趙亦亡漢之續耳上喜遂命楊  
士奇草勅士奇曰事固須有名亦須有實况舉  
大逆之罪加于叔父之親不實何以服天下趙  
王當先帝時辭常山護衛至再至三其意固欲  
以自明今乃比于漢王同類共誅何以昭陛下

平明之治且勅旨以何為辭榮厲聲曰汝欲沮  
撓大事耶我不圖人人將圖我但令緹騎嚴訊  
漢府繫繫責趙通漢狀必有承者何患無詞奇  
曰詞則有矣然非其實假令趙王含冤死謂公  
論何公等不畏鬼神乎因謂榮及原吉曰文  
廟止三子 上親叔二人誅其反者厚待其不  
反者庶可仰對 皇祖之靈時楊溥意與奇合  
相約見 上請寢其謀門者不納奇乃屬義代  
白之 上意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自是驛蹕  
皇明傳卷之二 十六

衛言者乃息噫此舉乃文貞寬厚轉移聖慮所  
裨國家元氣多矣  
于謙不較王禕  
謙仕 景皇時為本兵託心膂重寄所言皆見  
聽有王禕者其先為兵部職方司郎謙謂其才  
可任用薦于 上未久擢本部侍郎與謙共筭  
樞密一日禕伺謙他事密疏于 上上覽而笥  
之及謙入見命左右取以畀謙謙覽疏叩首謝  
曰臣在樞密久所行容或未當誠有如禕言者  
皇明傳卷之二 十七

休休有容者矣

夏元吉

元吉湘陰人仕永洪宣三朝官至吏部尚書雅量恢擴于物無所不容嘗以出使宿郵館會天寒命館卒多所着襪卒置襪熏籠上火猛誤灼其一公伸足索襪卒惶懼不敢白謀典衣貨諸市中以償公聞之曰卒誤耳非出有意何用償并棄所存一隻着靴而去卒感泣曰尋常貴人無故見撻今灼公襪即撻固甘心焉而故不撻

皇明小傳卷之二

十八

若公者貴人中所僅見也公在部堂時吏捧精微文書請押風迴受染于墨吏懼向袒以俟公命吏去乃携所汚文書入朝朝畢至便殿跪白曰臣昨不戒因風拂精微文書為墨染汚請伏罪上命易之吏大感悅免冠謝公曰以風故免汝若汝自汚須撻汝矣吏曰微公寬大吏有死而已諉過于風其誰肯赦又一廝隸曾汚公金織賜衣懼甚公曰是可浣也毋懼所寶硯石受碎于吏吏懼公曰物之成毀有數無與汝事

嘗夜閱文案執筆躊躇欲下屢止夫人問之答曰此大辟奏吾筆一下遂決死矣吾故憐之公之寬大類如此

韓雍

雍仕英宗朝為都御史會總兵石亨以逆誅九亨黨罹罪畧者甚眾有緹騎指揮使劉敬曾與亨往來至是有謂其被亨邀與同飯者應坐朋黨雍曰律之本意謂交結朋黨紊亂國政者方坐今敬與亨交亦士夫往來之常耳况亨得

皇明小傳卷之二

十九

意時聚羶其門者譬如蠅蟻安可數計乃欲以一飯誅劉敬其他可盡誅乎敬遂得釋按雍征大藤峽時甫入境有儒生十餘輩皆青衿伏迎道左雍遽命左右搜之各藏短刀在身雍立斬以狗蓋藤峽賊首所遣健卒故為儒衣匿匕首刺雍者也雍發其奸賊大驚以為神後卒成大功雍之英槩若此而今處劉敬獨用寬蓋所居之位不同隨時從道與拘儒狃定一屬者自別

陳智



智威寧人初為御史遷陝西有德政秦民懷之起陞江西左布政宣德末年江西永豐賊曾子長聚眾作亂官兵擒戮之從賊嚴季茂等千餘人皆繫智謂其中有因饑被誘者捐俸作粥賑之奏上報決首惡三十人脇從皆宥時有告富民三百人與賊通者智令被告人皆自白狀而諭之曰如人言下吏鞫訊爾能保家乎今爾曹自赴官能出粟濟民當貸爾眾流涕乞如命得粟萬石所活不可勝計事聞召陞右都御史

皇明小傳卷之二

下

慎類

徐武寧王

武寧王姓徐名達開國第一元勳也性端厚慎重其功愈高其心愈小蓋古郭汾陽李西平之流也 太祖定天下後既已剖封勳臣然察其中驕恣不馴者率繩以法即親姪如朱文正亦

無少假借獨武寧以敬慎取信于 上上極愛重之一日召武寧飲武寧不勝杯杓 上命闕侍送酒之飲所受喻涯遂大醉 上命闕侍送至舊內安宿比睡至午夜酒力微醒武寧問左右曰今所睡為何地闕侍答曰舊內乃遽然驚起曰舊內 上所居故宮尚方諸器物皆在豈臣子所敢居達因醉誤犯罪不可赦于是整衣冠趨丹陛下北面拜叩謝罪出次日 上問闕侍知其狀心愈敬愛之先是武寧南征至姑蘇于舟次見一絕色女子心憐焉聘以金幣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久之自悔其事曰我為國大將柰何悅一女子犯色戒耶使人諭女父母令改適女家堅求見納固拒不從更遺五十金助其奩資噫武寧之慎如此此功臣中之聖人也非天篤王朝安能得此王佐哉

皇明小傳卷之二

下

杜太常

杜太常逸其名洪武時人業梳剔居恒挾其技侍 太祖一日為 上修髻手足舉爪甲之遺

用佳紙包裝納諸懷 上問持歸何處杜對曰  
聖躬鍾天地山川之秀即一爪一甲如龍麟  
趾皆自不允且謹持歸積而藏之以遺子孫  
上笑曰汝詐也向者吾遺爪甲豈盡藏耶杜對  
曰節次所遺實藏諸家可覆按也 上留杜命  
人往按之見杜所藏爪甲以朱櫝封鑰置佛龕  
前香燭森嚴供具甚飾比奏 上喜謂杜敬慎  
知禮即日拜為太常寺卿終其身見寵異焉  
夏原吉論慎封

皇明傳卷之二

三

原吉湖廣湘陰人仕 成廟為吏部尚書以國  
之元老日夕資啓沃獻籌畫多所裨益會張輔  
等既定交趾朝廷論功進封新城侯張輔英國  
公西平侯沐晟黔國公並食祿三千石世襲豐  
城侯李彬雲南侯陳旭各增祿五百石其他若  
王友進封清遠侯柳升封安遠伯戰死高士文  
追封建平伯並世襲親擒黎季犛軍兵王柴胡  
陞指揮使次李福等四人皆陞指揮僉事總計  
纔十數人爾先是交趾平 上問原吉曰

賞孰便對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  
窮多陞不若重賞 上從之嗟夫夏忠靖此言  
足為萬世賞功之法蓋作始既鉅則末流濫觴  
莫可收拾其後王驥儼川一役冒封賞至萬人  
成化正德間抑又甚矣昔 英廟一日語內閣  
李賢曰國家錢糧出多入少即如京師武官支  
薪俸每季四十五萬何以處此賢對曰武官有  
增無減如人只生不死那有世界裝得盡一時  
君臣非不商畫及此然竟不聞有所救正遂為

皇明傳卷之二

三

空言惟是 世廟初御采諫議夏言等說毅然  
汰洗歲損祿米百餘萬此二百年一大快也要  
之慎封爵于初嚴比試于後毋事姑恤毋避仇  
怨然後武弁清而財之末流稍可樽節近日中  
丞郭相奎氏亦言本朝武弁無封建之名有封  
建之實欲漸裁之此即夏原吉李賢同意

徐晞

晞江陰人少為縣吏有才能性更端慎曾辦事  
兵曹有縣民某誤被勾攝將往代戍謀禱于晞

求脫然念家貧無貲其可以餽晞者乃語其妻曰欲脫我戍非藉力于爾不可妻曰爾男子不能自脫婦人何能焉而欲藉我脫戍耶其人曰戍與不戍徐掾能主之顧我無以賂掾耳爾若肯以身薦徐掾必喜喜則必為我脫戍矣妻不得已從之乃夫婦治具夜飲晞止之宿遂以其妻薦晞曰爾何至此毋論汚爾夫妻且汚我矣請言所欲言吾力苟能辦當無所靳謝遣其妻次日為治文書明其人不當戍得不戍後晞

皇明小傳卷之二

三

考滿筮仕歷陞兵部郎中同部主政薄其出身胥也每對胥輒斥為狗意在晞晞不介意後其人沒于官晞為經理喪事無異骨肉晞旋以賢能歷陞兵部侍郎巡撫陝西噫好色之戒人所易犯晞乃能力卻自薦之婦若將免焉此庶幾不愧屋漏之儒者非但區區慎于人所共見已也起家功曹卒為名公卿有以哉

鄭堃父

堃宜章人正統間以戶部侍郎扈從北征死

木之難其父平生教堃有法大約謂為人居官總只一慎初堃為陝西按察副使父為楚中司教曾以絨褐一段相寄蓋關中土物也父詫曰提刑之官所貴清慎此褐何從得來得無汚我且自汚耶封還以書諭堃堃方思見其父而秦楚道路阻修會其年當大比故事凡為教官者得應聘為他省考官堃欲藉此與父一面先期以聘考之事請命于父父曰兒誤矣子居憲司父為考官將防範乎不防範乎防則非孝不防非法無一可者堃悟乃止夫堃天性自端慎而父又以慎教之如此安得不為名臣噫若鄭父之教堃不獨可以教子實可以教天下之子抑亦可以教天下之為人父者故為之著其槩云

李賢論慎陞賞

賢南陽人仕英廟時為宰相甚見信任其時有內直將軍自言天順初以迎駕陞擢後以冒功槩求復原官上念其父役許之已而訴者蜂起上問李賢曰何以處此賢對曰石亨

貪天之功濫陞若輩凡數千人名器隕越莫此為甚夫國家令甲非軍功不侯非從征斬級不世襲所以慎名爵重操柄也陛下光復舊物此輩何功而滿朝陞擢金紫輝映印纍纍綬若若所以取富貴者何其易也人見取富貴之易日夜冀幸朝廷有事謂可僥倖乘機得富貴夫使人人懷有事之心則無事尋事為人主者豈不甚危宜慎重之以遏濫觴杜瑕釁 上善其言命兵部查迎駕陞官者遂革太平侯張瑾濟陽

皇朝小傳卷之二

二十七

伯楊宗等以下凡千餘員歲損費鉅萬嗟夫韓昭侯蔽一敝袴曰以待有功彼一諸侯猶能慎于其小如此況為萬乘之君大者且不能慎將安所底止哉南陽此論可為萬世慎賞者之法

劉大夏慎密揭

大夏仕 孝宗朝為兵部尚書甚見信任凡國家大事輒與面相籌咨一日 上謂大夏曰朕每欲召卿商確又念非卿職掌此後朝廷有當興當革者卿宜具密揭見奏與朕覽閱如何大

夏對曰不敢 上問云何對曰陛下所欲咨臣皆係公務所言公公言之若具密揭踪跡韜晦易以叢疑恐左右揣摩外庭臆度耳目既眩口舌橫恣君將失臣臣將失身遺患匪小宋李沆所以不具密奏非無見也 上曰朕意在求言未念及此稱善者又之按本朝蹇夏三楊仕仁宗朝各拜銀圖書之賜使具密揭惟楊文貞具揭獨多為 仁宗所稱賞至劉忠宣則遂以密揭為不當具然則即密揭可行不可行而國

皇朝小傳卷之二

二十七

家人心風俗百餘年間固自有升降矣要之忠宣所論終是大臣慎重之道乃其晚年猶且遭擠排于群小幾死竄謫噫慎且若此况不慎乎考父循牆武公箴警何可不一日三復

楚桃源江盈科輯

四奇

隱類

焦隱士

焦隱士江陰人逸其名少與太祖善太祖登極思隱士遣人召之不赴議遣大行往趣隱士開馬曰柰何以我故勞貴人為里中苦遂裹裝詣金陵謁上用竹籠盛雞瓦罍貯酒為贄謁

皇明小傳卷之三

者為通 上喜延入便殿促膝道故 上問曰

公謂隱士樂耶天子樂耶對曰各有其樂兩不相入如受圖納貢撫華賓夷天子樂也嗽泉枕石釣月眠雲隱士樂也然天子能憂乃能終樂隱士但樂不復知憂竊謂隱士樂乃勝天子樂耳 上曰何居焦對曰天子未明視朝日中聽政日夕糾刑丙夜就寢中恒念曰民失所乎啼饑乎號寒乎泣隅乎官失叙乎累乎殘乎四夷叵測時跳梁乎思之終身備環無端而後太平

字中隱

皇明小傳卷之三

公一官請自擇帶焦無意于官然感 上雅意

不忍拂遂取革帶 上乃命司馬授焦千戶侯已而別 上乞歸 上送出焦徘徊趨去未去 上曰公有所欲言乎願聞教焦曰臣野人也無所欲言但臣雞籠酒罍與臣俱出不與臣俱入臣不忍也 上笑命左右取畀之焦乃自負以歸行至高橋門取 上所賜革帶及冠服挂桑枝上曰朱皇帝待老焦厚則厚矣非知我者夫老焦懶人也蠹癢懶捫飯熟懶喫柰何

以進賢冠為我犛革帶云我緘耶語云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出此三物用付桑君浩然長歌而去有司以其事白 上上嘆曰焦君焦君矯矯鴻鵠腐鼠非嗜塗龜自附孰謂季世而無巢父作焦隱士傳

### 郭德成

德成其兄名子興又名興濠人從 太祖征伐屢立戰功封鞏昌侯食祿千五百石女弟郭氏入宮進位寧妃成事 上充驃騎舍人性嗜酒

皇明小傳卷之三

三

不擇甜苦好惡得即飲之終日大嚼醉則欹枕醒復嗽醪其于爵祿澹然不以為意 上一日召授成其都督固辭不拜 上變色曰朕念爾椒房戚屬又兄弟皆列通侯爾獨未顯故畀之都督乃固辭豈謂爵况爾耶德成免冠泣謝曰臣性疎放懶慢耽酒喜卧自卯至酉非沉醉如流即鼾睡如尸耳官常世務了不關心若不自揣謬託高位必且曠職必且怠事曠且怠陛下鈇鉞之誅將必及我臣欲留此頭飲酒願陛下

皇明小傳卷之三

四

赦臣臣得優游麴里糟丘間受饗不啻萬戶侯于臣足矣都督之命敢以死辭 上嘆曰卿可謂能自度能擺脫富貴者令人人如卿世豈有竊位之患立書勅賜黃封百畧林田三百頃曰穀爾一生大醉無煩荷校頭之錢盜比隣一釀成再拜受賜請曰臣渴矣願發黃封一罌飲之上曰可成于 上前鯨吸立罄匍匐免冠謝頂肉兀然秃也 上笑曰風漢當節飲醉脫兩莖頭髮直如葫蘆狀成仰首曰頭髮原是剩物

### 耆儒鮑恂等

太祖即位後數徵山林耆逸咨訪治道其時有

鮑恂全思誠余詮張長年者皆宿飽經學年俱七十餘隱居山林絕意當世 上聞其姓名具書致幣命有司聘之及至賜坐各與語甚愜上意未久命四人皆為文華殿士輔導皇太子恂等叩首辭曰良璧不付于拙工美材不畀于允匠太子天下本必擇英賢俊碩道德名世者可輔之臣等性甘田牧具乏經綸誤居匡弼之司必召尸素之耻有死不敢拜命 上曰朕念公等春秋高故授以此官所以逸公輩也其他

皇明傳卷之三

五

陳遇 遇江寧人仕元為温州路教授元末兵起歸隱于家國初秦元薦遇宿學可備訪問 上致書具禮徵之及見與語大悅每相籌咨機務禮待甚隆 上時稱為先生屢幸其第所商確皆人所不衆知者數命遇拜官輒辭曰臣野人也犬馬餘年桑榆暮景能更幾何陛下不棄臣使得以方外備延訪其榮乃勝于官故初命為翰林又命為太常卿禮部侍郎及尚書屢命屢不肯受 上不能強每召見賜坐賜宴賜肩輿昇以校尉出入群臣有誣誤被譴者時為救解 上亮其朴誠多曲從之命其子充宿衛亦辭蓋恬淡靜退始終一致及卒 上悼之遣中使致祭賜塋鍾山噫若遇者蓋猶有不事二姓之心馬特機隱不露莫有窺者然當 太祖時以賓禮終其身亦不可謂不遇矣

皇明傳卷之三

六

冥冥飛鴻如四公者哉

姚廣孝姑蘓人既佐 成祖定天下封少師仍

姚姊

不蓄髮寄住禪寺 上賜之二婢嘆曰此火坑地獄也乃欲以陷我耶姑拜受馬閱數月終無所近復還宮已而奉 上命往賑姑蘇蓋即其梓里示寵異也比至有老姊與一子寡居廣孝往見姊詈之曰曾見敝和尚不到頭的是甚好人妾雖賤且老終不以汝為見廣孝因請隣媪亦力勸姊曰少師國家重臣且姊與弟至戚也別之數年覲面不相覩豈人情乎姊乃出少師再拜姊答拜甫畢姊問曰吾弟行差路頭今亦

皇明小傳卷之三

七

悔否廣孝曰固然第天命有在不得不爾姊不答廣孝曰姊老矣又家無恒產可遣爾子與我俱北當為乞一官所入常俸差足供姊饘粥耳姊拒之曰和尚且休老身止此一子不要教他做反事即家貧餓死吾子母甘之矣廣孝察其真誠不敢復言官遂別去噫若姚姊者其心即夷齊首陽之心也至于蟬蛻富貴雖丈夫難之矣小史載狄梁公亦有姊梁公欲官其子姊拒曰我兒是男漢他不肯跟人事女主梁公聞之

慙甚蓋姚姊大與相類嘻可謂真隱者也

賀三老

三老逸其名 英宗時人蓋閭閻庸保之流也生一女適曹欽及欽與總兵石亨以奪門迎駕偃然處于元功之列天順初政大抵欽與亨手握其柄一時赴薈者填集其門三老見而憂曰此非好消息也乃自往視女女款之老輦感不甘飲食女問故答曰爾家火焰太高不戢將自焚矣老夫賤性怕炎願處清涼之地今而後不敢以汝為見欽自外歸妻告之故欽曰岳父豈嗔我相視簡薄耶當奏于 上畀以一官何如使人諭意賀老老曰我崦嵫之日耳又稚鄙不習事若為官不効必且褫職必且得罪輕則譙遣重則誅戮朝而仕籍夕而鬼錄吾願留老性命優游光天之下足矣不願以官賈禍竟不受後曹欽被誅其黨延蔓無數獨三老宴如京師嘯曰若要好問三老起于此

怪類

皇明小傳卷之三

八



張邈

邈姓張名君實字玄一又字玄遠東義州人張仲安第五子丰姿魁偉龜形鶴骨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作一髻自號三丰子寒暑衣一衲出遊市井浩浩自如傍若無人與論三教經書吐辭滾滾皆本道德忠孝每遇事輒先知或浹旬累月始一食登陟山巒其行如飛隆冬勦卧雪中汗出如暑月雪為之釋俗呼為張邈邈元末居寶鷄金臺觀嘗一日辭世從者為棺殮

皇明小傳卷之三

九

臨窆發視之復生乃入蜀抵秦遊襄鄧往來長安歷隴岷甘肅洪武初入武當登天柱峰徧歷名勝使其弟子丘玄清住五龍廬秋雲住南巖劉古泉楊善登住紫霄而自結廬于展旗峰北曰遇真營草菴于土城曰會仙館令弟子周真得守之洪武庚午拂袖長往不知所之明年太祖遣三山道士請玄造朝了不可見或曰住青州雲門洞窟永樂初遣給事中胡濙指揮楊永吉等徧物色之不可得十年二月 成祖

為書云皇帝敬奉書真仙張三丰足下朕又仰真仙思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徧詣名山雲請真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朕才質踈庸德行菲薄而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使致香奉書虔請拱候雲車風駕惠然降臨訓朕拳拳仍御製詩賜之有若遇真仙張有道為言竚竚長相思之句然竟弗獲天順末或隱或見 上聞之封通微顯化真人嘗遊揚州詠瓊花詩句超逸曾寓黔中張揮使名信家為治小

皇明小傳卷之三

十

兒輒効以貧老故出入房闥無忌一日遺屎乃自脫禪謂揮使妻曰為我浣此妻怒告揮使揮使曰老實頭不曉事何足較使婢為浣禪婢以竹竿持禪就池水簸蕩成蓮花俄而滿池皆花異香襲人婢走白其主夫妻同往觀大詫自是乃拜事之邈過因為信父母卜葬皆有奇兆密約信謂當有異貴已而信果與靖難功封國公俱如其言

鐵冠道人

道人姓張名中字景華臨川縣人元末舉進士不第遇異人授以太極數談禍福多驗好戴鐵冠因號鐵冠子至正間太祖起滁陽道人詣軍門告曰天下大亂非命世之才不能定明公殆其人乎上因叩其說對曰明公龍瞳鳳目狀貌殊常直少湏之滯氣盡釋神采煥發如風掃陰翳即受命日也上留寘幕下從征伐鄱陽之戰偽漢兵勇猛勁悍上每令道人占風測休咎一日兩軍對壘陳友諒已中流矢死軍

皇明傳卷之三

十一

中未覺道人望氣曰楚氛甚惡為主其隕首乎探之果然軍中始知友諒死漢兵遂大潰及上定天下都金陵諸所營建多與商度雞鳴山寺高出層霄可瞰大内上心欲毀之未形諸言道人計上且遊寺因告僧使中道遮訴上駭曰朕無此念誰為此語僧輒對以道人云云上自是罷前意時徐武寧王為大將軍道人相之曰功業官階世俱無偶所惜者僅得中壽耳後果以五十四薨梁國公藍玉嘗訪道人

原缺第十二葉

偶遊寺顛出遊與同飲翠微亭上密戒僧閉之空室一粒不入口凡旬有三日顏色渥然如故一日于上前以手畫地作二圈顧謂

上曰爾打破一桶再做一桶及我師征陳友諒上問顛此行云何顛應曰好好上曰彼已

稱帝矣顛仰視搖手曰上面無他的分遂從征以手中杖作壯士揮擊示必勝舟抵皖城無風顛曰雲從龍風從虎殿下但行風且至矣已而果風瞬息達小孤山偶見江豚吹浪顛曰水怪

皇明傳卷之三

十三

出損人多左右白上上怒令投顛江中久之復與眾俱蓋頻擲水水不能溺上更與同食食畢別去莫知所之有言顛在匡廬者上使人物色無所遇洪武癸亥秋八月有赤脚僧名覺顯者至闕下自云匡山中一老人遣來謁上上不令見示以二詩而遣之壬申冬太祖患熱症危甚諸醫療治弗効俄而赤脚僧復詣闕言周顛及天眼尊者遣進藥曰溫涼藥溫涼石各一其方用金盆磨藥注沉香盞內以服自

未時至點燈周身抽掣藥之應也服後則苦痛  
香盞底有丹砂般紅迥異病遂愈。上自是精  
神倍常赤脚仙即廬山住持湖口人其後。上  
思顛遣行人往廬山踪跡之得顛所在顛引行  
人赴一所見宮室羅列如人間官司聽治處凡  
二十有八中各有主者南向衣冠視事百役森  
列至一室空其中有虬據案微出血視畢恍  
惚不見行人請曰此回何以復。上顛曰適所  
至乃二十八宿出治之所叟宿今處世間治天  
皇明傳卷之三

尚

下即。上故其室空微血者病也然旋愈矣行  
人曰雖然何以畀我將使。上見信顛乃賦一  
詩封固以獻比歸啓視之語率不可解又之  
上為立祠廬山御製周顛仙碑記云

吟謙

謙字啓敬武陵人號龍陽子元中統初與劉秉  
忠從沙門海雲游博學精于易允深邵學及百  
家方術靡不洞習至元間秉忠為相謙乃棄釋  
從儒居雲川交趙孟頫嘗於四明故相史彌遠

皇明傳卷之三

五

家觀李思訓畫因契之遂善畫後隸淮揚遇異  
人授中黃大丹傳張氏契百旨迨至正間年百  
餘歲貌渥如童避亂金陵坐肆市藥國初仕為  
太常博士考定樂律會京邸主人貧數求賑于  
謙謙一日即邸壁畫為門一鶴守之語館人曰  
第入可得富然毋多取毋有所遺館人叩門入  
見金寶珍貝充物如山久貧之人驟而見之如  
餓夫入大庖恣意揀取比出頭頂衣袖腰脇襖  
桶皆重寶也因而遺謙所畀引文旬日內帑守  
者告失物持引為証。上命逮館人及謙謙就  
逮語逮者曰我能避能飛桁楊桎梏不能制我  
須以大甕貯我我乃得赴。上前逮者如其言  
取一甕置庭中謙以脚插入良久身盡入甕端  
坐其間明日視之甕空矣逮者懼甚從甕口呼  
謙謙輒應比昇甕至上前白其事。上親呼  
謙謙應。上曰朕赦汝汝宜出見固不出。上  
怒命左右碎甕凡百餘片片而呼之而無不  
應也竟逸不復可得

胡日星

日星元末時人以談命為業 上徵時命日星  
布筭筭畢跪拜曰帝王之命也當為真主 上  
戒勿言然心喜之其後掃除群雄混一天下思  
日星蚤見遣人召之賜以酒食慰勞甚洽 上  
問之曰爾為朕布筭有驗今當相酬爾欲金乎  
欲官乎恣所自擇日星叩首辭曰臣為人布筭  
自可得精不願金也布筭之人性好閒散罔諳  
吏事不願官也 上曰然則將何所願對曰臣

皇明小傳卷之三

十六

願得陛下為臣題一詩俯賜褒譽遨遊四海足  
矣 上乃取白扇題詩曰白頭一老叟腹中羅  
星斗許我作帝王果應仙人口賜錢錢不用賜  
官官不受持此一握手橫行天下走又自注曰  
逢店支酒遇庫支錢用寶其上日星叩首受之  
遂辭去足跡所歷遍于四方未嘗支人酒一觴  
錢一文一日倦遊歸家餘一年忽語其妻曰吾  
將往謁 上妻曰老年之人不奉召命休息里  
中可矣願無往日星曰吾往就死耳妻曰爾未

得罪朝廷何以死為答曰數固小然耳不可避也

遂赴京及入見 上慰勞之甚厚適大將軍藍

玉征西還召星布筭星曰公命當加保傅加後

七日當刑我乃與公同難無何玉果拜太傅王

素恃功頗驕傲乃曰我國當太師奚而太傅為

上聞之怒使人按王謂王謀反有狀命斬于

市王臨刑嘆曰從日星言辭加太傅或無此禍

上聞其語召日星問曰爾知藍玉死日乎曰

然 上又曰爾亦知自死日乎曰臣死在今日

皇明小傳卷之三

十七

臣出門時已先言于臣之妻矣遂見殺噫日星  
知 太祖之當帝又知己之死與藍將軍之死  
同日欣然往而就之凡此皆非祿命家書所經  
載蓋日星實仙人特託之談命以自見其奇耳  
大抵此君學術頗似郭景純云

全寅

寅河南安邑人少替性聰警學京房易占斷多  
奇中正統間客遊大同 上皇未北狩時已聞  
寅善占卜及幽虜庭日夜思南還乃遣使命太

監裴富問寅寅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  
賀夫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  
以庚午浹歲而更龍變化之物庚者更也庚午  
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  
馬或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德之正  
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  
自古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  
子衝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既而也先復入  
寇京師戒嚴寅時在石亨幕下召問休咎寅筮

皇明小傳卷之三

六

之曰無能為也且彼氣已驕我戰必克虜果敗  
去喻年也先欲奉 上皇南還時以為詐獨撫  
寧伯朱謙上書懇請朝廷持不敢發寅言于亨  
曰虜人順天舉義我中國反失奉迎獨不為夷  
狄笑乎亨遂與于謙協議遣使乘輿果歸居南  
宮八年復辟其歲月日皆符寅占授寅錦衣衛  
百戶

機類

太祖

太祖微時以避難入濠州偶屬知滁陽王郭子  
興使掌兵事每有密謀輒與商確嘖嘖稱善及  
領軍攻伐所向多捷威名日著滁陽王遂以養  
女馬氏配 上比于館甥王二子忌 上謀殺  
之一日置酒別業邀 上飲飲中將置毒毒  
上馬太后知之陰以語 上上如期赴飲與二  
郭並馬出郊行數里許立馬仰天俯伏者久之  
勒馬回二郭問曰何故回 上佯答曰爾不見  
空中人乎郭曰不見 上曰適空中一人長髯  
偉貌介而馳出一幅命余俯聽其詞云二郭立  
心酒中殺人往則得死不往得生然則爾兩人  
且將鴆我微神告我幾陷虎口矣二郭相視錯  
愕下馬羅拜曰賤兄弟何敢萌此心當由神誤  
上亦佯曰或者神誤耳仍赴飲酒二郭遂寢  
前謀傾心 上以為有天命不敢更懷異志噫  
當二郭之邀飲也知其謀而不往怯也知其謀  
而往墮其計中愚也 上未嘗不往乃于道上  
託神人之言以降伏二郭之心而使之不得逞

皇明小傳卷之三

九

英堆制人往往如此此豈庸儒能窺其藩者哉  
太祖敗陳友諒

時友諒遣人約張士誠同侵建康群議皆欲先  
復太平牽制之上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  
塹深固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乃以巨艦乘  
城遂為所陷今彼居上流順勢來攻舟師十倍  
我猝難敵或勸上自將擊之上曰此亦不  
可敵見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  
以舟師順流宜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

皇明傳卷之三

子

百里趨戰兵法所忌非良策吾有一計足破之  
於是召指揮康茂才謂曰有事命汝能之乎茂  
才曰惟所命上曰陳友諒欲來為寇吾欲速  
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舊宜作書遣使偽降  
友諒約為內應招之速來仍告以虛實使分兵  
三道弱其勢茂才曰諾吾家有老閹者舊事友  
諒具書令齎以往必來無疑將行上以其謀  
語李善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為憂何為更誘致  
之上曰此策不可失及今不為久則患深使

二虜相合勢逾難支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  
善長曰善遂遣閹者持書乘小舸徑至友諒軍  
中友諒見閹者進書甚喜問曰康公何在曰見  
守江東橋又問橋何如曰木橋乃與酒食遣還  
謂曰歸語康公吾即至呼老康為號閹者急歸  
以告上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善長撤江東  
橋易以鐵石通宵治之及旦橋成有富民自友  
諒軍逸歸言友諒問新河口道路又於新河口  
跨水築虎口城以兵守之上命馮勝常遇春

皇明傳卷之三

主

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於石灰山側徐達等  
伏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  
師出龍江關上總大軍盧龍山令持幟者偃  
黃幟山左偃赤幟山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若  
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待是日友諒果引  
舟師東下至大勝港楊璟整兵禦之時水路狹  
隘僅容三舟入港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遽引退  
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乃石建驚疑連  
叫老康無應者始知閹者之謬即以弟號五王

者帥舟千餘向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勢甚  
銳時酷暑 上衣紫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  
去蓋衆欲戰 上曰天將雨諸君且就食當乘  
雨擊之時天無雲衆莫信忽風起西北須臾雨  
大注赤幟舉 上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友諒  
至來爭戰方合適雨止命發鼓震黃幟舉馮  
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集張德勝朱虎舟  
師交禦內外合擊友諒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  
漢趨舟值潮退舟膠淺殺溺死者無算生擒七

皇明小傳卷之三

十三

千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瑜國興等皆降獲巨  
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熬者百餘艘  
及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所乘舟床下得  
茂才遺書 上笑曰彼愚至此乃欲以天下為  
事乎命諸將追至慈湖縱火焚其舟賊衆大潰  
追至采石江復大戰友諒復敗走遂復太平按  
友諒乘勝率大兵攻我又約偽吳合攻時我兵  
見敵勢重大頗有怯心 上知彼銳我怯利于  
速戰且士無固志必予以死地乃可決勝故用

茂才偽降致其必來誘之分兵此皆所謂先勝  
後戰者也神機哉

成祖致吳傑等與戰敗之

成祖領兵欲與南將吳傑等戰會傑暨陳暉等  
擁重兵屯守真定郡中 上語諸將曰敵有三  
策未卜安出衆問策何在 上曰傑等嬰城以  
禦我旅上策也師出即歸歛鋒不戰中策也若  
來索戰是下策矣諸將請曰殿下度吳傑當出  
何策 上曰必出下策諸將曰何以知之 上

皇明小傳卷之三

十三

曰彼可誘而來也來則出下策矣于是命士卒  
聲言糧盡將四出取糧又令民間婦女提携幼  
穉東奔西鶩為避兵狀吳傑等聞之曰敵糗糧  
且盡宜乘虛急擊遂出軍滹沱河距燕師七十  
里 上大喜命連夜趨兵渡河諸將請俟明日  
且曰今日十惡兵家所忌不宜進 上曰陰陽  
家言疑而多忌不足深信機會便利制勝在我  
何得拘細忌誤大謀遂麾兵進與南軍遇于藁  
城傑等列為方陣以待 上曰方陣四面受敵

我悉精騎攻其一隅一隅潰則三隅從之于是分軍縻其三面選精銳攻其東北隅相與大戰上自以驍騎數百循滹沱河繞出敵後突入大呼南軍矢下如雨上所建旗矢集其上如蝟毛燕師被創亦多忽大風起發屋拔樹燕師乘風縱擊傑等大潰追至真定城下俘斬六萬餘人執都指揮鄧戩陳鵬等吳傑平安單騎走入城南兵降者 上盡釋之還 上遣人送所建旗回北平諭世子曰謹藏之今後世子孫視

此旗乃祖艱難宛然在目噫兵家有言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吳傑等方擁師真定萬一頓兵城下仰而攻之不免師老之嘆 成廟直示弱示鐵致傑等之來而與之戰犯陰陽之忌違士卒之諫竟收全勝以歸所謂致人而不致于人者也 聖筭若此欲不混一天下得乎

成祖計制卜萬

成祖領兵攻大寧大寧一鎮居遼東宣府之間在喜峰口外俯瞰北平其都司所統華戎錯雜

欲用都督劉真陳亨都指揮卜萬宋鑑四將分領其地 成祖將攻之使人偵諸將強弱具知真性怯懦亨有二心于我獨卜萬驍勇忠義次則宋鑑乃用計間之會邏者獲大寧遊卒數人乃故作一書與萬盛推獎託重而極詆亨就中召一卒飲之酒厚賞之金置書衣間俾歸與萬其儕問曰彼何為者曰今彼持書回報事耳卒乃跪請曰若得遣我偕行不敢希酒與賞守者為言故遣與俱歸及至其不得金者恨得金者

立發其事亨搜之得前書遂執萬下獄籍其家萬極口不能自白但仰天稱冤曰爾等自壞干城復何言哉有死而已燕王聞之喜曰卜萬執惟餘宋鑑吾何憂大寧哉及克大寧真負勅印單騎走回京師宋鑑戰死卜萬繫獄中為我兵所殺嗟夫季梁在則楚不敢謀隋子玉在則晉不敢謀楚以 成祖之聖勇天縱尚憚一卜萬不敢遽加兵大寧乃用一卒反間之力俾其黨代我縛萬如縛腐鼠卜萬縛而大寧遂指顧定



矣顧不稱神機歟

成祖破宋忠之計

成祖駐通州將攻居庸關時都督宋忠守懷來都指揮俞瑱守居庸相為犄角謀攻北平王謂諸將曰居庸險隘北平之襟喉也必據此乃無北顧之憂聞俞瑱不量力欲來攻我莫若乘其猶豫探甲趨之一鼓可破衆皆曰善乃遣指揮徐安等率兵攻瑱前鋒千戶徐羊領騎兵徑抵關門大呼殺入遂拔其城瑱走依宋忠王語諸

皇朝小傳卷之三

美

將曰宋忠擁兵懷來見居庸破必提兵相救可乘其未發先擊之皆曰敵衆我寡宜慎待之王曰爾不知宋忠寡謀而躁剛愎而自用又其衆初集非素所拊循以寡謀之將御新附之卒利在急攻十保九破遂帥馬步八千倍道而進先是忠以計怒士使人給士曰爾家北平妻孥皆為鯨鯢墳墓皆為燕士卒發掘取其骨充爨薪將士聞之怒甚王知之乃使燕人張舊日旗幟為先鋒凡燕父老子弟皆列陣前忠士卒望見

相顧曰我家無恙頃所傳聞妄耳遂不復怒多

來降者忠倉卒率衆列陣未成王麾士卒馳渡河直衝其陣忠軍大敗走匿厠中搜執之王曰好將軍噉飯不飽欲啖糞耶并執俞瑱噫兵法有言多筭勝少筭不勝若宋忠者非無筭者也昔田單保即墨拒燕師詭謂燕人曰吾恐燕人剽吾降卒以戰也吾恐燕兵掘吾士卒墳墓而燬其骨也燕如其言齊士卒怒乘怒用之遂大破燕然則宋忠詭謂北平士卒其家皆鯨鯢其墳墓皆發掘亦庶幾激三軍之怒足當一戰而

皇朝小傳卷之三

美

成祖已偵知之張舊幟列舊人陣前以示無他于是士卒之怒解而鬪志遂挫忠遂為虜若成祖者可謂以多筭勝少筭者也

仁廟計護大臣

仁廟時李慶呂震蹇義夏原吉楊士奇皆為大臣其年適值朝覲先是李慶等言于上曰比歲北民牧馬頗苦頃解入京散給軍伍尚餘數千匹散于民間則疊役難支莫若勅入覲官各

領馬一匹比民間孳牧 上令與蹇義夏原吉  
議皆曰可獨士奇力陳不可曰朝覲諸臣尊者  
岳牧次者守令皆朝廷賢良所使牧民者也不  
聞使賢者牧馬况與百姓同牧則官民無等牧  
民之官無使牧馬則人馬同類非所以尊賢敬  
臣貴人賤畜之意甚不可 上曰李慶幾誤朕  
顧士奇曰少頃即批出比及兩日不得旨兵部  
督諸司領馬幾半士奇復奏 上曰朕偶他冗  
遂忘此爾乃密召士奇諭之曰朕豈真忘耶朕  
使人伺慶震皆許汝恐汝府怨頃得陝西按察  
陳智疏論官牧馬非是此可為汝弭怨汝但據  
此疏草勅士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臣  
不孤矣 上曰繼今有事須盡言慶等不識大  
體不足與語第先朝舊臣不欲輕退陳智疏畧  
曰按察風紀之官陛下所使肅僚貞度而今乃  
使牧馬降同皂隸諸僚將目攝臣白是馬曹耳  
奚彼之憚又何肅焉不肅則弛弛則亂從生夫  
以馬易亂所得幾何頗與士奇同意噫大臣在

人主左右權位相軋議論不合動至彼此相忤  
賢不肖相擠及至相忤相擠往往小人勝君子  
不勝因而引去遂使人主有孤立之嘆而國事  
日非朝政日壞惟識微之主能察其機而幹旋  
之俾和衷之風著于上而又安之福逮于下若  
仁廟處楊文貞一事真可謂萬世君人龜鑑  
已嗚呼仁哉仁哉  
上皇計誅喜寧  
寧本閩人陷入虜遂為也先用兀虜入寇多寧  
為鄉導及 上皇陷虜庭寧數見扼時扈從  
者止袁彬一人寧一日幾誘殺彬賴 上皇力  
解得脫至是 上皇語彬曰不誅喜寧吾南歸  
無日乃故意遣寧傳旨入京令戍卒高磐與俱  
密繫書磐臂曰爾至宣府屬將官縛此奴及抵  
城下磐出書示叅將楊俊遂呼寧縛送京師誅  
之寧死虜失導稍厭兵矣噫 上皇不能誅王  
振于為天子之時而能計誅喜寧于蒙塵之日  
因能進人信哉

英宗計制內臣

院款

英廟復辟後大小政事皆自留心猶嚴束閣宦

一日鷹坊司內臣奏請以時出獵上不許固

請曰獵以擊鮮獻宗廟供太后充上用舊制

固爾上乃許之曰獵則獵矣毋擾吾民朕必

按之擾者罪無赦內臣應曰不敢各辭出相與

言曰此謾說耳誰按我者比至州縣不獲一禽

乃亟令有司督促小民捕得獐鹿兔雉遣人進

曰獵得也上固已遣人按實所斂州縣多寡

數目具悉及至出示曰此爾獵得乎朕固戒爾

柰何故犯杖黜之自是內臣屏息莫敢有擾民

者噫英廟之于內臣懲其一警其百此蘓老

泉所謂天下之事譬如物十焉吾舉其一而

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是不測之說御世之

大機也英廟以困衡進德此亦其一端矣

憲廟安儲

憲廟先寵萬貴妃權傾六宮上亦為所制每

事唯唯而已萬有子已冊立東宮父之薨謚曰

悼恭太子初上曾幸紀妃感娘生一子是為

萬孝皇帝妃憚萬妬不敢以聞上微聞之然

亦憚萬佯為不知也者至是上慮乏嗣聞紀

妃所生子已長未敢明言恐生他釁或不利子

皇子乃委曲諭意宮監張敏敏因用厚賄結納

萬貴妃宮監段英啓曰娘娘無子今紀妃有一

子不敢子娘娘胡不言于上令他日紀妃子

非儲而儲則娘娘無子有子萬氏之澤可久矣

萬妃大喜曰何不早令我知遂啓上即召見

天性感動持泣萬亦泣上見皇子矩度不凡

嘉曰此震器也然非萬貴妃孰能為先容此其

德加尋常一等命皇子拜之欲以固萬氏之心

而安儲嗣萬妃即易服進賀召其母紀妃厚賜

之徙居西內永壽宮禮數視皇妃中外聞之大

悅上命內閣擬名不當意乃自名之群臣隨

請立為東宮夫憲皇不戒履霜之漸至令萬

氏專寵自恣莫可如何然能從容幹旋順適其

意以殺其妬而俾震器無虞嗣位有託弘治十

八年中興盛治實基于此亦可謂于緊要處發  
機停當者矣

### 世宗登極

上自興邸即皇帝位改元嘉靖先是司禮監太  
監韋霽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  
梁儲尚書毛澄賚詔命金符趨安陸迎上上  
拜受辭興獻王陵及聖母涕泣鳴咽別聖  
母曰兒此行入主天下好為之母負祖宗之託  
上拜受教啓行所過止貢獻戒騷擾民大喜

皇明傳卷之三

三

三

及駕次良鄉禮部員外楊應奎進儀注上覽  
畢無言至京城外御行殿楊廷和等朝畢請

上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上箋勸進擇日登極

上曰我所至日百神効靈吉莫大焉安事擇

遂由大明門入日中登極當時聞且見者莫不

曰聖天子獨斷獨行不惑群疑不牽陰陽度越

凡品萬萬四十五年精明之治于此已露其機

矣

李文忠敗偽吳兵

偽吳將李伯昇率衆二十萬屯諸新城圍之

胡德濟堅守遣使求援於李文忠文忠率兵馳

赴援之未至新城十里曰龍潭據險立營德濟

遣人詣文忠曰衆寡不敵姑避之俟大軍至再

圖文忠曰以衆論則制勝在彼以謀論則制勝

在我昔符堅擁八十萬衆謂江流之險投鞭可

斷謝安乃以八千勝之然則衆何必強寡何必

弱願用之何如耳况我若見寡必生怯心彼因

而蹂躪將坐受困雖大軍至無能濟莫若奮兵

皇明傳卷之三

三

擊之伐謀取勝將在此舉遂下令曰彼衆而驕

我寡而銳驕者敗之徵也銳者勝之符也以銳

當驕一可當百保為諸軍破此虜既破之後輜

重悉歸軍士士皆喜明日交戰文忠復語軍士

曰國家大事在此一舉爾輩勉之子亦何敢自

愛處三軍後即橫槊據鞍乘高而下繞敵後衝

其中堅敵列陣迎戰文忠格殺數人所向皆靡

因督衆乘之敵大潰自相蹂躪德濟帥城中將

士鼓噪出呼聲震天地莫不一當百斬首數萬

級血流膏野溪水盡赤遣指揮朱亮祖等追擊  
餘寇燔其營落俘偽同僉韓謙元帥周遇蕭山  
等六百餘人軍三千馬八百委棄輜重鎧仗彌  
亘山丘舉之數日不盡其五太子僅以身免張  
士誠自此氣益奪按兵者氣也卒所貪者利也  
文忠提兵救新城諸將皆以衆寡不敵為虞乃  
文忠發揮必勝之勢以激三軍是謂鼓其氣也  
且曰所得輜重盡予士卒誘以利也彼三軍之  
士勝氣既橫貪心復熾不至破敵不止所謂得  
其機者歟

皇明小傳卷之三

三

解縉

縉字大紳江西吉水人弱冠舉進士高等為文  
天才宏放世罕其儔 太祖時官御史危言讜  
論取忌儕偶即 上威嚴特甚縉亦數進骨鯁  
之詞竟蒙包茹然亦恐其英鋒太露或遭摧折  
命歸進學及 成廟時起家拜翰林與胡廣楊  
士奇金幼孜四人朝夕左右備顧問多所裨益  
會儲嗣未建皇長子以忠厚見厭于 上但愛

皇明小傳卷之三

三

皇長孫以為妙齡英赫可託宗廟次子 上  
勇健犀銳 上起兵時數出奇制勝拔 上于  
窘迫之際既正大位高煦甚見寵于 上自謂  
當代兄為皇太子 上一日密召武臣丘福等  
議建儲文臣惟金忠預焉皆靖難股肱也諸臣  
咸曰二陛下扈從北征臨危制勝古今寡儔今  
海內一統多藉其力非皇長子所敢望請乞聖  
裁金忠獨曰立嫡以長制也宜遵古 上猶豫  
召解縉問之縉曰建儲之道齒均論貴貴均論  
長不易之道宜立長子從民望 上未答縉復  
贊曰好聖孫 上喜復密召黃淮尹昌隆問之  
其對皆如縉 上意遂決先是 仁廟為皇長  
子監國南京最久高煦百計中傷之數得罪左  
右皆見斥譴長子危甚 上殊無憐愛意忽一  
日宮中出虎顧諸虎圖命解縉題其上縉題曰  
虎為百獸君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  
回顧 上覽詩愀然動念即日命使者迎皇長  
子于南京始見懼洽噫高煦以功結知于 上

上意業已有屬此殆張子房所謂難以口舌爭者而縉以題虎一詩激發 成廟之慈心于離間之後又以好太孫一言堅定 成廟之長慮于猶豫之時震位以寧大寶遂定所謂得其機者也雖其後竟以譴謫死為可惜而功在社稷九原瞑目矣

楊墳

楊墳又名瑄京衛彩漆匠也當天順年適錦衣衛都指揮門達職緝捕有寵于 上羅織傾陷

皇朝小傳卷之三

三六

以數百計惡指揮袁彬為 上所親信懼其軋已乃緝彬陰事數十條上之 上時意在行法謂于貴近無所曲護則法立而人知憚因付彬聽門達訊治達將得彬而甘心焉彬入其手十有九死矣先是土木之變鑿輿北狩陷虜庭扈從臣工或死或徙無一人與 上俱獨袁彬以旗校侍左右絕塞苦寒畢嘗萬苦扶侍調護罄殫心力每夜卧 上足凍幾墮裂彬以腹溫之

上語彬曰昔嚴陵為光武故人加足帝腹爾

今于朕亦何必減嚴陵哉若天命不絕朕商軛有期爾乃朕故人矣又之 上歸自虜踰八載

復辟擢彬錦衣衛指揮同知彬自待甚醇謹會曹石挾奪門功妄奸政柄雷馱如焚彬獨斤斤繩尺無所干預識者謂其有丙吉之風一旦為門達見構舉朝無不憐彬也者然莫敢訟言其究獨楊墳嘆曰人臣從龍自古有之然未聞勞苦功高如彬也者跡其行事庶幾介推之割肱但欠嵇紹之濺血幸而北轅南歸重正大寶雖

皇朝小傳卷之三

三七

剖符錫壤不為賞溢乃今官不過指揮猶然被陷讒口行且加法豈非千古極寃萬人隱痛者哉于是慨然具疏救彬 上仍將墳并付達逮治達得 上旨不勝攘臂將移其甘心于彬者甘心於墳也時達恨內閣李賢曾發其奸欲中之無繇適墳赴達所待訊陰自計曰門指揮含怒待我非口舌所能解若與辨雪恐拷掠之下立登鬼錄無補袁彬一毫徒自斃耳因而陽誣李賢以媚達而求自免其死為彬地比當訊達

備陳刑具以脅墳墳乃詭言曰某一匠人耳何敢指斥大將軍所以為此者內閣李相公嗾我也達聞之喜甚遂欲摘墳口語具奏謂可中傷李賢耳墳又詒之曰若大將軍自具詞恐朝臣不察且謂大將軍誣李莫若引墳赴法司大將軍與諸大臣會訊使墳得具悉李相公嗾使狀則李無容身之地而墳被誘之憤雪且藉此報大將軍不殺之恩豈非得計達信之遂具疏請將彬及墳付同朝臣會訊 上如奏及訊達首

皇明小傳卷之三

三六

問曰李賢教汝上書有之乎墳嚙指誓天曰墳小人也第念袁彬為國忠臣無辜被讒將入不測故出萬死圖伸孤忠扶公道與李相公何與而乃誣之皇天后土肯容墳誣善人以自活耶達叱之曰惡畜胡反覆甚墳曰非敢反覆前日所以言李相公者恐不如是將死錦衣挺刃下故權詞自脫今多官羅列耳目分明墳吐辭既畢誰能變白為黑傾陷善類墳今日得死所矣遂出短刀將自刎左右力救之得無害一時會

訊諸公咸吐舌曰楊墳丈夫也天不可欺匹夫不可奪志同聲贊之達氣沮袁彬之獄遂從輕典墳亦不及于難噫若墳者匪獨俠氣亮節可質鬼神乃其借李賢以媚達而自脫虎口全袁彬處變之機有高人數等者矣

劉大夏計止安南之兵

大夏任 憲宗朝為兵部職方司郎中與陸容同官時太監汪直專橫無忌欲立功外夷以明得意且自固會安南國屢歲擾占城占城遣使

皇明小傳卷之三

三九

入奏請出師討之汪直乘機遂獻平安南之策郎中陸容言安南臣中國久未虧事大之禮一旦加之兵恐失夷心啓邊釁遺禍匪細直猶攘臂持議不已傳旨索永樂中調軍冊籍大夏故匿其籍不以予直詳叙利害告尚書余于俊力言沮之事遂寢嗟夫小人欲冒封賞圖富貴往往以人之國僥倖至于兵連禍結莫可救藥昔太監王振一試于麓川而萬乘之國半殘再試于土木而萬乘之尊且為俘虜大抵皆輕舉妄

動生于一念之貪而不顧國家安危之筭然則汪直此舉向非劉大夏以計遏之其流毒又不知所終矣

### 王守仁計破群奸

宸濠起兵反守仁率江西兵討平之擒濠欲詣闕獻時武廟駐蹕南京先是太監張忠安邊伯朱忝左都督朱暉勸上親征既聞守仁已擒濠甚不喜蓋不以其擒叛為功而以不待上親征輒擒濠為擅守仁發自南昌將往金陵

皇明小傳卷之三

甲

至廣信遇忠等乃欲使守仁縱宸濠鄱陽中待上至親擒示武守仁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誰敢以叛藩戲忠等怒守仁夜渡玉山遇太監張永于杭州守仁泮慕永永喜仁因語永曰伏祖宗之靈逆藩就縛忠等猶領軍至彼恐江西民不堪重毒足下胡不早赴稍約束之其猶有蘇乎永曰吾此出正欲監制群小使不得肆如足下言耳守仁曰足下此時與其赴江西何不聽守仁以濠相付借足下請闕獻俘忠等聞

皇明小傳卷之三

甲

俘已獻久駐師無名將遂班師則江西之民陰受足下賜多矣水深喜遂從守仁受濠自是群小在上左間守仁者永皆陰解之且時時以所聞群小言亟達守仁使自為備守仁既付濠于永乃還南昌忠等所統京邊兵方聚城中劫掠居民淫其婦擄其財莫敢誰何見守仁至忠等陰嗾諸軍名呼守仁辱之欲激仁怒生他端仁故為不聞也者榜示軍門曰北軍南征跋跡數千里勞苦萬狀我民念其來為我宜客事之母有所慢仍備牛酒致犒北軍皆喜嘆曰王都堂好官我等柰何受人嗾辱好官耶適冬至城中民乍罹干戈骸骨有葬者有存者守仁令部下陰諭居民曰此節氣各宜致齋祀亡者哭盡哀否者以不孝論于是一日夜城中招魂哭慟傷酸楚北軍聞之皆泣下盡起故鄉之思忠等見軍士不肯辱守仁又思歸遂班師蓋曾記一道士饒口又忌果報每烹鱉必編竹為橋閣沸湯上縱鱉度橋行數步自墮以為非我殺也



一日縱驚驚竟度不墮道士重縱之曰還須再  
度此直以驚戲耳宸濠雖擒其黨在鄱陽者何  
啻千數忠等乃欲縱之候上再擒使宸濠而  
驚也則可宸濠而故雄諸侯衆羽翼能無若鴻  
門之劉季乎甚矣小人之以天下戲可畏也按  
當日事勢群小合謀擠陷守仁則守仁之身危  
一太監一伯一都督提兵以肉江西之民則民  
危縱宸濠入鄱陽待上自擒則天下危守仁  
不自獻濠藉永以獻功若不自已出也者而忠

皇明倫彙

卷三

等亦遂無辭是安天下也以好言悅北軍之心  
以哭泣動北軍之思因而亟還民不盡肉則百  
姓安矣結一張永使永為我用而藉其力以破  
群小之謀則身安矣安身安民安天下皆有大  
機存焉而其機皆行所無事從天理中出此陽  
明先生所以為有用真儒也歟

王守仁撫田州討藤峽

新建伯王守仁督兵討廣西斷藤峽八寨賊悉  
平之初成化中韓雍平斷藤峽諸蠻稍靜正德

時遺孽復熾橫掠高舟都御史陳金務姑息約  
諸商入峽者遺之魚鹽諸蠻就水濱取如推然  
初蠻以坐得利不為害久之無厭大肆掠不愜  
即殺之道路皆梗守仁往田州時先檄湖廣土  
兵欲誅蘆蕪王受等至則相機撫定湖兵當還  
蕪受亦願立功自効兩江父老遮訴峽寇猖獗  
伏守仁上疏請討許之乃命湖兵及蕪受等隨  
至南寧與諸守臣將率議襲峽約日會勦峽寇  
聞湖兵至先期逃匿守仁故為散遣諸兵狀偃

皇明倫彙

卷三

旗息鼓示無事寇不為備乃令官兵突進連破  
油磗石壁大皮等寨賊奔斷藤峽復追擊破之  
又奔橫石江溺死六百餘人俘斬甚衆賊衆潰  
散搜勦無遺遂移兵進勦仙臺花相白竹古陶  
羅鳳周安吉鉢都者峒等寨次第破之擒斬三  
千餘人俘獲無算八寨悉平兩江底定昔人有  
言善用兵者因其勢而利導之田州之役廟堂  
決意主勦守仁見田民不勝故主之戀蕪受二  
梟乘人心而握其勢憑山靠洞如虎負嵎卒難

得志乃委曲招撫待以不死治以不治至于斷  
藤峽等賊肆毒亦既有年彼方恬然如慶堂之  
雀謂 朝廷遽無柰我何也守仁效鷲鳥之伏  
用疾雷之計不動聲色一鼓破之八寨蕩平數  
十年劇寇遂就剷削兩廣之民遂有寧宇盖有  
所不為于田州而非示怯有所必逞于斷藤峽  
而非要功卒令撫者懷德勦者畏威所謂處置  
得宜因其勢而利導之者也國家有用儒臣若  
守仁者庶幾第一流矣

皇朝小傳卷之三

四

### 梁儲計止秦藩請地

儲與楊廷和蔣冕同仕 武宗朝為閣臣典機  
務會秦王違 祖制疏請陝西邊地益其封厚  
賂嬖倖朱寧江彬張忠輩助之請三人在 上  
左右勸予秦藩地 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  
執奏謂 太祖有令禁茲土不可畀藩封不宜  
聽 上曰朕念親親已許矣勿復開口大學士  
楊廷和當草制欲草恐遺他日患不草恐生今  
日患遂引疾不視事蔣冕亦然梁儲曰二公引

疾余不得復稱疾矣有頃 上震怒遣內臣促

草制儲草曰昔 太祖皇帝著令此地不畀藩  
封盖念其土廣而饒藩王得之儲糧蓄草養士  
牧馬馴至富強不免生凶謀窺社稷朕念親親  
特以畀王王其善自愛毋聽奸謀毋倚富強毋  
生不軌則此地可常保若得地之後如虎傅翼  
致滋邪謀朕欲保全骨肉不可得其何有于地  
草完 上覽之曰若如卿言予王地恐有後患  
儲對曰後患更甚且所言者百分之一耳 上

皇朝小傳卷之三

四

曰若是且罷不予按秦二世皇帝議欲漆城下  
令敢諫者死莫敢諫者一僂人善諫諫在二世  
前歌曰漆城湯湯寇來莫上二世喜優曰漆城  
固好只無許大陰室二世悟乃止漆此皆以不  
止止之所謂得其機者也

### 楊一清計誅劉瑾

一清仕 武宗朝為宰相時太監劉瑾專政五  
年毒遍海內人人切齒然日與 上起居莫有  
指者會實鑄以誅瑾為名起兵內犯 上遣太

監張永督兵往討之未久寘鐫就擒永自挾以  
為不世功也一清心欲除瑾念無間可乘獨計  
永有夙憾于瑾又新立功其言易信于上乃  
造永曰明公剪鋤叛藩勲在社稷封侯之賞所  
不必言然功更有進于此者亦惟明公能成之  
豈有意乎永問何事一清曰方今海內所共憤  
縉紳士民所共欲食其肉者劉瑾是也然城狐  
社鼠誰嬰其怒惟是明公親近主上又新立  
大功上所敬服若還朝之日密言于上立  
誅此人不啻再克一寧夏明公功愈高望愈重  
矣否則養虎貽患彼且忌公功出已右思以剪  
其所忌明公欲食前功之報庸可幾乎永乃勃  
然作色曰吾亦恨此厮久矣第彼于上近而  
密未易措手柰何一清曰正為近且密故須早  
計之公不圖彼彼且圖公與其使彼圖公不若  
公先圖彼幸而勝則天下頌公能誅君側之惡  
萬一不勝亦使上知公曾以國事圖彼而不  
復聽其私譖未必非策永沉思久之曰公言是

皇朝傳卷之三

吳

也既回京獻俘與素所厚宦侍張雄張忠等共  
訴于上言瑾流毒四方激變寧夏心不自安  
謀為不軌其形已具宜早擒之疏其大罪十七  
事上猶豫未決永等曰少遲我輩皆齏粉陛  
下安之上下乃允其奏當夜命牌頭往召瑾永  
等勸上親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  
方熟睡令牌頭入問曰上安在對曰在豹房  
瑾披衣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有牌頭數人  
執瑾就內獄黎明送錦衣衛坐謀反凌遲三日  
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嚼之悉誅其家屬抄沒財  
產金三千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  
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  
二斗金甲二副銀鈎三千金銀湯盞五百蟒衣  
四百七十襲牙牌二櫃穿宮牌五百袞龍袍四  
八爪金龍盔甲三十五玉印一玉琴一玉帶四千  
一百六十束噫逆瑾當日虐焰燔天揚文襄公  
不動聲色借力于永崇朝而夷大憝如撲蟻蝨  
世鮮測其所由者此與陳平交周勃以安漢狄

皇朝傳卷之三

吳

仁傑引張柬之以安唐豈不千載同烈稱大臣作用也哉

許遠計守樂陵

達仕 武宗朝為江西按察司副使死宸濠之難謚忠節其初仕為樂陵令會流賊劉七楊寡婦等作亂所至殘破莫有嬰城自守者將犯樂陵達預築城池貧富均役踰月城成使民各築墻高于屋簷開竇如圭僅容人各令二壯丁執刀俟竇內餘人各入隊伍曰守吾令視吾旗鼓

皇朝傳卷之三

四九

違者軍法從事仍設伏巷中賊至洞開城門聽其直入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不敢近樂陵賊又以千騎犯利津達率眾追至高苑斬首四千餘級復破之于德平賊遂遠遁去夫世率言兵法然兵法何可拘也譬如藥方方有定病無定病萬變藥亦萬變故不讀方書而能治病者無之執方書以治病而無隨症下劑之術亦未有能起病人者許忠節之守樂陵高其垣竇其門家自為守巷自為戰

兵法寧有是皆隨機應變之法耳其後在江西與孫忠烈同死難臨死時謂忠烈曰前日肯用吾言當不束手就縛此必有術先發制濠曾言于忠烈而忠烈未之行耳可惜哉

胡宗憲計誘倭酋

宗憲仕 世宗朝歷官兵部尚書初為御史巡按浙江時倭寇正熾大都擁兵者倭其誘倭入寇魚肉內地者率中國姦人為之主首如桐鄉之役巡撫阮鶚方在圍城中則實徐海麻葉領

皇朝傳卷之三

四九

之宗憲度我兵未聚桐鄉旦夕破賊虜巡撫去愈益輕我于是謀間徐麻二人遣一善說者詣徐所謂曰胡公慕足下威名終當為國保障若肯惠顧具有薄貺欲輸左右以示結納之意徐聞之甚喜說者還報宗憲業已買二美妓皆殊色絕飾佐之千黃金及繒幣數百純遣人從月下舁送徐海徐拜受之深感宗憲厚已遂無意攻城麻葉聞海受美女金幣之賜以為有惑心于我懼其賣已叱曰豎子乃肯我耶不足與共

事遂拔岩去以此桐鄉得不破其後府憲慈海  
遂別與陳東合部率倭攻我宗憲偵知之遂謀  
專結海遣前說客往說海曰胡公欲委心足下  
誠得足下陽比麻葉陳東示之無疑而以間圖  
之二人就縛則餘黨可解是足下以一身退數  
千倭衆為中國功甚大胡公請命于朝赦足下  
罪授之安東將軍傳諸後裔又有仗義之名孰  
與以寇終處安危不可知之地哉因與立誓曰  
胡公有言負足下者如日海念桐鄉之賜又察

皇朝傳卷之三

辛

說者言非為欺者遂慨然許諾未久即計擒陳  
東麻葉等一百餘人獻軍門餘賊皆散走入海  
我兵追及之沉其舟無一生還時海既縛東等  
乃歛兵屯梁庄待命宗憲語督兵趙文華曰賊  
首就擒皆徐海之力此其功罪相等宜疏請宥  
海量予一官為歸義者勸文華方欲以殺敵為  
功力持不可曰阱中之虎欲復縱歸山耶宗憲  
爭之不能得適官兵四集宗憲尚心憐海未遽  
議戰文華乃遺憲婦人冠辱之憲不得已與文

華督兵攻梁庄營海知事變掘深塹自守總兵  
俞大猷等帥師進擊薄梁庄會大風縱火諸軍  
鼓噪從之賊大潰斬獲一千六百餘級海倉卒  
溺水引出割其首生獲倭魁辛五郎等餘衆解  
散後又有汪直者號五峰與毛教號海峰葉宗  
滿號碧川及王清溪謝和皆中國人亦各領倭  
攻我宗憲知汪直與已同鄉乃使人迎其母與  
子入抗厚撫之遣儒生蔣州持其母子書往諭  
直直等奉命傳諭各島俱如命乃裝巨舟遣夷

皇朝傳卷之三

辛

目四十人隨直俱來求貢市直與毛教葉宗滿  
皆來見宗憲待以客禮命指揮為其館主給肩  
輿出入復予蔬米酒肉供膳舟人日費數百金  
且交質為信保無他宗憲上狀請赦汪直等御  
史王本固力持不可疏入 上謂直元亮不可  
赦宗憲不得已乃密檄按察司收繫直等俱刑  
之直既刑其黨數千人恨殲其主益恚恨謂我  
不足信日散掠浙東温台江北淮揚閩中嶺表  
所費兵力愈鉅按宗憲有智畧不惜金錢所使

說客皆用命諸戎首無不來降者令其訂得盡  
展可不煩兵革海波底定柰何一沮于趙文華  
而徐海擒再撓于王本固而汪直戮于是大姦  
解體謂我狙詐群倭益肆不易制至于頓兵損  
餉非宗憲過也昔酈生說齊其君臣業已傾心  
附漢韓淮陰聽蒯通之言以為將之功反出豎  
儒下舉兵屠之此徒草菅人命耳何益成敗之  
數也哉愚悲宗憲當日計倭苦心不盡知于世  
故為述其槩如此

皇朝傳卷之三

三

### 陶魯

魯廣東人其父諱成為僉事曾單騎入山降賊  
久之賊復叛單騎出討之為賊所害 朝廷錄  
忠贈成官廕一子胄學即魯也後仕為縣丞屢  
治賊有功歷陞憲副平潯梧荔浦府江諸寇擒  
斬數萬計皆親冒矢石身被數十創刀痕箭瘢  
布滿其體威名大著後進秩湖廣左布政奉勅  
撫治兩廣賊皆避跡號稱三廣公公為人多機  
智長于用兵要在不測如一歲後欲有所征勦

皇朝傳卷之三

三

死事而以此報之耶

### 趙臣

臣廣西千戶為人性警有機智會都御史姚鏞  
巡撫廣西奉旨調兵討逆夷岑猛猛聞大軍至  
歛兵令毋戰裂帛上白狀姚鏞不聽督兵益急  
乃陳兵自固鏞下令旁近土官擒猛者予千金  
爵一級畀其土之半黨猛者先加誅又以歸順  
州知州岑璋猛婦翁恐璋黨猛乃召都指揮沈  
希儀問計希儀知璋女失愛憾猛對曰俟旬日

當探其情希儀知千戶趙臣善璋召問曰聞岑璋與猛有隙吾欲說之令破猛如何臣曰璋多智善疑直語之必不信當以計說希儀曰計安出臣曰鎮安與歸順世仇督府往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今遣臣徵兵鎮安臣迂道過璋璋詢故臣故洩之璋要領可得也希儀曰善乃遣臣檄鎮安兵臣過璋璋喜逐臣曰父不見故人今肯念我來耶臣默然佯為不豫者璋叩之不答須臾復太息璋心疑之明

皇明小傳卷之三

五五

日璋置酒款臣臣愈不豫若沉思者璋益疑問故曰軍門有意督過我耶臣曰無之璋曰隣壤有控訴將逮勘耶臣曰無之璋挽臣卧内跪叩之臣泣璋亦泣曰璋死即死耳君何秘不告臣乃曰託君肺腑有急不忍秘然君不死則臣死矣璋驚曰何故臣曰督府討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命我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驟發為自脫計我必以洩機死柰何璋頓首謝曰君實生我君不言我赤族不悟也猛怒

視吾女吾欲圖猛父矣柰何以猛及我臣曰君意若爾盍自列于督府匪直免禍功且無量璋乃強臣留傳舍遣人馳詣希儀所告猛及願擒猛自効希儀佯追臣返以其事白鏞鏞喜乃不備璋督兵頗逼猛猛子邦彥守工堯隘璋遣千人助守其實為間璋報希儀曰已遣千人內應衣別有識幸勿加戮希儀許之及戰歸順兵先呼敗惑眾田州兵驚潰希儀斬邦彥猛窘欲出奔璋使人招之曰事急矣願君走歸順可達安

皇明小傳卷之三

五五

南再圖興復猛倉卒無所之又以姻故遂佩印走歸順璋涕泣迎猛館別墅辟田州人無得至左右璋詭曰天兵退矣猛喜不疑監軍胡堯元與諸將見希儀已破隘欲攘其功頗聞猛走匿璋所遂以兵萬人擣歸順璋亟遣人持牛酒犒師境上自往見諸將頓首謝曰猛敗昨越歸順欲走交南璋邀擊之猛目被流矢走不知所之急之恐入交南連逆賊為變幸緩五日當搜致堯元等許之璋歸復詭曰天兵已退非陳奏

事不自為君草封事令人上之如何猛曰固所願也乃為疏令猛出印印之璋知猛真印所乃置酒賀猛樂作持鵠酒一盃獻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請自為計猛大怒罵曰以兒女子故乃墮老蠻奸計耶雖然死于兵不若死于酒界頭願老蠻邀賞千金若惠願前好當為猛後嗣地猛死不朽遂飲鵠死璋斬其首并所佩印遣使問道馳詣軍門上之鑓撤兵還按岑璋雖以女失所之故有恨于猛然其唇齒相依未必遽肯

皇明小傳卷之三

五十六

相剪以犯齒寒之戒趙臣掉三寸舌故洩事機假託肺腑一激而璋遂傾心為我計誅岑猛無復回顧然則臣此舉其縱橫妙術亦何減戰國策士之雄者哉

### 龔遂榮

遂榮閩中千戶其人有機智能誘賊時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討閩寇鄧茂七茂七死其子伯孫繼之勢轉昌熾懋乃懋賞格曰能殺賊首來獻者賞萬金官都督遂榮計賊中梟將莫如張

留孫若能間伯孫使疑留孫則破賊有期餘人不足慮也于是偽為書遺留孫盛加獎詔約使來降曰朝廷賞功不薄君若先幾燭事舍逆歸順爾公爾侯富貴無量孰與以賊終有不可知之事書成故令持書者誤致伯孫所伯孫啓書視果疑留孫有貳心于我自此賊將人人見疑皆棄伯孫來降我兵遂進次沙縣破貢川掛口諸寨伯孫就擒分兵解汀漳等圍閩遂平遂榮之力也

皇明小傳卷之三

五十七

### 劉大夏整理糧草

大夏仕孝宗朝為戶部侍郎奉命往北邊整理糧草時倉場告乏處置甚難瀕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中貴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須委曲計之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内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十



石草百束俱准雖中貴子弟不禁不兩月倉場有餘蓄蓋往時糴買告糧千石草萬東方准致中貴子弟賤買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貴賈入官大夏此法立糧草之家皆自往報中貴人即欲收糴無處得邊上軍民云劉侍郎收買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僅見此耳此所謂以事處事合于自然機宜故其善爾耳

項忠

忠嘉興府人 憲廟時屢立邊功仕至兵部尚

書謚襄毅先是正統己巳之變忠為兵部主事

皇明小傳卷之三 手八

扈從陷入虜庭為虜所得虜喜其才俊善遇之命忠飼馬馬肥虜益喜畀之胡女以固忠忠與女好日飼馬不怠馬歸必以日夕忠故漸晚至一鼓或二鼓虜問之忠曰馬食草方得意不斂促歸虜信之不復疑忠忠乃謀于女曰吾意終圖南耳爾能隨我否女許之乃擇兩胡馬裹糗與女南奔自四鼓發至天明虜覺度忠已去遠不復追然無從得道信意馳騁誤于紆路不能

達凡數日糗盡忠所乘馬疲極度不堪策告胡女曰本圖與爾俱南今不得爾肯以馬與我爾留此乎女曰從君久不能俱南命也然妾亦不求生矣遂縊死忠痛哭薰瘞其尸去又行數日女所與忠馬亦死忠乃徒步走三四晝夜始抵關滿脚蒺藜亦不覺痛忠南歸後念胡女為畫像虔祀云噫此女子視瀨水女飯伍子胥自殺滅口畧相似大抵英雄成事當危時自有為之死者亦天意也然項氏後裔多不言此豈諱之耶不知一段奇事何可諱按襄毅間關虜庭胡沙一片故鄉萬里乃能從容順適虜意使之無疑因而取間南還卒立功名垂芳竹帛彼其制御之機已畧見于傾覆之日昔陳平出奇安漢然其見獲于盜以袒裸刺舟自完英雄隨機應變大率如此

皇明小傳卷之三 手九

張綵

綵陝西人仕 武宗朝為吏部侍郎時大璫劉瑾專擅威福賄賂公行凡入計官員皆致厚餽

有萬金一飯千金一茶之誼。綵素負時名，又以同鄉故為瑾所厚，思有以遏瑾圖賄之念。一日說瑾曰：「明公握天下重權，所亟者竹帛功名，寧賄是圖，而今內外諸司頗以賄聞，皆若以明公為名者。此為明公累不少，宜亟止之。」又曰：「明公威名甚盛，左右之人不無假虎人，謂明公且知之。綵獨謂此曹蔽明公耳，試懲一二，可延物譽。」瑾皆納之，曰：「非先生不聞此言，于是罪行賄如御史胡節、少監李宣侍、郎張鸞、指揮趙良，而賄少息。治門下作威者若人，而群黨之害息。噫！綵陽浮慕瑾而陰規之，杜賄賂之門，塞群小之窟，不為無補。有類荀文若之于曹瞞，然亦卒以瑾故被誅論者，取其一事之機可也。」

### 萬祺

祺，南昌人，少為吏胥，知祿命及寓京師，辨事吏部諸曹，郎聞其知命，每召祺布筭，時有驗者，久之名益著。景皇帝在位，聞祺名，召入宮中，布筭多不驗，然亦蒙白金文綺之賜，久之上不

豫備位未定，朝議紛會，總兵石亨召祺，祺曰：「皇帝在南宮，更復何求？于是亨等定計奪門，迎英廟復辟，亨自挾功高，日侍上左右，所言皆聽。一日偶及萬祺，皇帝在南宮之語，上喜，即擢祺吏部主事，進郎中。會曹欽反，執內閣李賢加刃，其頸將殺之，忽祺至，欽素聞祺知命，乃曰：「爾為我布筭後事當如何？」祺答曰：「將軍有大功于國，今若能釋兵聽命，則勲名令終，無可虞者。」欽喜，又謂祺曰：「李賢害我一家，此應殺否？」祺曰：「是在將軍，祺何敢言。」然將軍尊翁碑記非李宰相筆，耶若念尊翁則宥賢一命，亦孝德也。欽兄鐸贊曰：「萬君言是，于是欽乃舍李賢，得不殺及欽等，就擒賢，負傷見上，且泣且謝曰：「微萬祺言，幾無性命見陛下。」上問故，具述所以。上愈喜，祺擢為太常寺卿，屢遷至工部尚書，加保傅，夫祺為景皇帝布筭不驗，則其術未必神。至于皇帝在南宮，此語人人能道，不必祺惟夫危急之間，以一言發曹賊之心，而脫李賢于刀

口下賢德之為言于 英廟遂致不次之推舉  
其所言中理蓋其人機智且類有學者致身八  
座有以也世言萬祺以善祿命致位尚書殆未  
深考耳

阿丑

丑成化間優人供奉御喜宮性善諧謔每于御  
前打院本時有匡救頗類東方生諷諫之風時  
太監汪直有寵于上手握天憲舉朝憚之戚  
寧伯王鉞兵部尚書陳鉞皆附直起功名陞擢

皇明小傳卷之三

六十三

濫觴名器掃地然直勢倖 主上人莫敢斥丑  
一日于 上前打院本扮一醉漢大酌酒或駭  
之曰兵馬來亦酌又駭之曰御史來亦酌復駭  
之曰皇帝來亦酌既而曰汪公公來乃逡巡起  
避問者曰爾不怕皇帝怕公公乎醉漢曰皇帝  
當得汪公公那此 上聞之感悟久之又扮一  
人左右手各仗一鉞或問此鉞何名答曰左邊  
王鉞右邊陳鉞兩鉞在手橫行亂走問者曰爾  
何名乃叱曰瞎眼奴兩京十三省誰不知俺姓

汪的也須問 上微哂然心漸悟直橫矣無何

御史徐鏞等劾直欺大竊柄與王鉞吳綬戴縉

表裏為奸大肆羅織中外之人但知有西廠不

知有朝廷知有汪直一不知有陛下直又言陳鉞

執建州屬夷戮之鉞等冒功陞擢者無筭復使

王鉞襲威寧海達子戮之冒陞亦復如前旋致

二方夷虜稱兵內犯邊民肝腦塗地白骨蔽野

至今未卜所終開邊啓釁死有餘罪乞將直等

明正典刑籍沒家產為姦臣結黨弄權誤國者

皇明小傳卷之三

六十三

之戒 上納之即命法司會審擬罪覆奏遂逐

直盡竄其黨天下翕然稱快按直擅寵時死生

禍福在其手人莫敢指阿丑乃能微詞調笑悟

上于耳目娛弄間立祛大蠹然則馬遷所載

優孟輩安可少哉蓋又傳阿丑一二事俱有關

係時保國公朱永從團營兵二千人起私第丑

於御前扮一儒生朗誦詩句曰楚歌吹散六千

兵問者曰還少二千答曰那二千在保國公家

蓋房子至 孝廟時程學士敏政受萬金賄題

事覺猶自展辨丑乃于御前扮二人相語其一  
曰昨日外夷進貢大猪一隻問者曰可如牛大  
曰不止又曰如象大亦不止然則何如曰我不  
知多少大只說割下一副頭腸蹄便賣一萬兩  
銀子 上大笑敏政聞之亦伏罪又汪直時有  
與丑類者直所歷郡縣縣令皆膝行見及道布  
縣其令某性古而工譎直嗔其疎慢數之曰你  
這官頭上紗帽是誰與的令答曰知縣這紗帽  
去三錢白銀在缺匠街衙買的直意其痴漢也

皇明海卷三

六

大笑不復計云噫九譎諫得意者皆由其言中  
于機宜非苟而已也作阿丑傳

### 蘓州媪

太祖定天下都金陵每微服行城市中察民向  
背一日至某地見兩人偶語頗涉忤慢 上怒  
遂詣徐武寧王宅時武寧他出其妻知之遂朝  
服出見 上呼曰嫂爾知人欺慢我乎其妻謝  
不敢 上坐良久已諭左右調護衛兵若干人  
殺偶語者并及同里數百人一日又微行至三

山街見一媪問媪知其姑蘓人也 上曰張士  
誠在蘓州好麼媪曰張王無他好但能知大明  
天子是真主遂全城歸附百姓不喫虧是他好  
處 上翌日語侍臣曰張士誠在蘓州無德及  
民昨見一吳婦乃深德之蘓民忠厚即此媪可  
見南京人如此媪者絕少噫 上曰媪信蘓民  
忠厚近日乃云蘓人眉毛顛皆空可做筆管則  
又毀之太過要之媪對 上語似有為而發非  
衷言蓋明知其為 上故為好言諛之然不直  
諛 上却誇張王以寓諛 上之意 上亦不  
覺喜其諛也而曰蘓民忠厚不知此媪不忠厚  
正在此對要之因此對致 上之悅而蘓人皆  
陰受其庇不然又有前日殺戮之事若媪者謂  
之善用機可也

皇明海卷三

七

### 陳諤自全

諤廣東人 成廟時起家孝廉拜給事中彈劾  
不避一日奏事聲徹殿上 上目為大聲秀才  
久之以他事忤旨 上怒命所司掘坎壑諤止

許露頂意在殺謬也謬度不可免臨瘞詒掘者  
曰 上欲我死我喫苦不得亦自求死我死則  
汝當受賞盍若覓大甕貯我瘞土中縱使露頂  
然四肢氣窒不半日死矣掘者如其言謬乃回  
旋甕中反得不死及數日 上聞其瘞而不死  
曰天欲留大聲秀才耳詔釋謬罰輸作象房謬  
躬自作苦 上過而見之憐焉復其官後擢順  
天府尹噫掘瘞之詔亂命也謬若求寬于掘者  
乃反取斃教以速斃之道而反得生亦可謂以

皇朝傳卷三

矣

機自全者矣

俠類

平安

安仕建文朝官至都督裒將也自 成廟起兵  
靖難宿將如徐輝祖盛庸李景隆俱不能收克  
捷之功惟罪能父子及平安鋒甚犀銳北師每  
為所困 上頗憚之安善于馬上運槊淝河之  
戰橫槊逼 上幾為所中會安馬蹶槊得不及  
久之安戰敗為 上所擒問曰向者馬不蹶將

軍何以待我安叩首曰臣何敢無狀但恐臣槊  
不肯相饒耳 上壯之嘆曰好好 高皇帝養  
下這條好漢釋之及即位仍用為都督如故一  
日 上在道偶聞語安名者訝曰平保兒無恙  
耶保兒安小字也安聞之不自安遂縊死噫安  
數困 上于戎馬間其得緩死幸矣假令自引  
決于被擒之頃豈不更好漢哉雖然臣槊不饒  
之語何其壯而偉也若安者可謂勇且俠者矣

周敬心

皇朝傳卷三

矣

敬心山東人洪武中為太學生時 朝廷訪求  
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者爵封侯食祿千五百石  
敬心上疏畧曰國祚修短在德厚薄不在曆數  
陛下但當修德則祚可萬世何必問諸小技之  
人陛下連年遠征為不得傳國寶欲取之耳臣  
聞傳國寶出自戰國楚平王時以下和所得玉  
琢之秦始皇命李斯篆為璽然秦祚二世璽不  
能續易曰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仁  
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且戰國之君趙先得寶

其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皆亡不從踵蓋徒知玉璽為寶不知仁義為寶故也天下治安享國長乂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不在此寶明矣今為取寶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是忽真正大寶易無用小寶聖人智出天下明照萬物何乃輕此重彼愛彼不愛此耶方今力役繁雜民勞者眾賦歛過厚民窘者眾教化博矣而民不悅所謂徒善也法度嚴矣而民不服所謂徒法也昔者汲黯言於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慾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壯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眾於是多取軍士廣積錢糧征伐之功無虛日土木之工無已時如之何其可治也至于洪武十二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殺京民不分臧否一槩誅之豈無善人君子誤入名項之中然則水旱頻仍未臻大稔未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

和氣所致疏奏上頗納之自是北征之議稍息先是上微行至一寺見厨下一僧方治饜上問曰爾僧耶答曰然上曰有度牒否僧答曰真和尚不消度牒真皇帝不用玉璽上悅問其姓名不告明日遣人召之已失所在蓋異僧也夫異僧應上語合機宜可必無罪若敬心一疏意既忤旨詞復多慙乃敢批鱗不諱非其俠氣亮節有過人者安能如此可為歛衽高巍說燕

魏山東人居恒讀書慨懷有大志見靖難師起我兵禦之多失利乃憤然請于建文主曰古有掉三寸舌罷兩國之師歸于和好者臣請效其人往說燕王建文聽之去巍至燕國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曰臣志慕仲連與人排難解紛願王垂聽昔我太祖遺詔臣民同心輔政我明天子嗣位天下咸戴朝野皆曰內有聖王外有良翰不意大王張皇六師其意安出在朝諸臣執言仗義臣以為謀動干戈孰若和

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明骨肉之親厚臣所以得奉明詔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以頸血汚地夫昔周公聞流言避位居東若大王擇始之謀逆者擒送京師釋猜忌之疑塞離間之口豈不與周公比隆乃大興甲兵襲破疆宇恐一旦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釁率眾數萬突起橫擊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夫復何詞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掩真定易若建瓴但兵興以來已經數月尚不

能出區區一隅之地較天下十五未有一馬大王將士殆亦疲矣大王與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况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為殿下死乎大王誠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和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不然執迷不回頭倖倖恃事恐與伯夷叔齊泰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徑庭幸而兵勝事成後世公論謂何巍白髮書生蟬蛸微命生死不懼但父蒙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故敢盡其

狂言書再上不報噫成祖雄師重兵南伐英風銳氣即猛將軍當之尚爾膽落神沮巍以一老儒直入行間上書遊說詞嚴義正使人讀之凜凜然成祖卒不能有加于巍但停書不報而已豈非魏之容貌詞色亦能取重于上故不肯輕加挫辱以全其高歟不然軍旅之中寧少斧鉞高魏之頸豈足嘗試若魏也者庶幾藺相如曹沫之流矣可多得哉

李實楊善使虜

實仕正統間為都給事中善為都御史土木之變上皇陷虜庭景皇御極時也先兵威熾甚又南北間關萬里朝議遣使往候上皇頗難其人李實慨然曰主憂臣辱何得規圖自便不往候故主遂請往于是以實充禮部侍郎以羅綺充大理卿往使虜比至也先營相見畢也先詰實等南朝屢殺北使之故實皆致答如響也先曰大明天子與俺世仇墮落我手國中箇箇叫殺俺念人主加敬不忍殺若南朝捉住俺

肯留到今日否實答曰太師仁心古今稀少然謂中國有加于太師則亦不然昔我高皇兵至北庭見至正逃歸封為順帝其後獲元子孫皆令以禮入見不令啣壁久之遣人護送北歸不肯久留若太師以好辱臨中國豈其有愛也先喜明日即引實等見 上皇進幣帛米酒君臣相持痛哭 上皇自言不為畋遊特以邊庭有警誤聽奸臣王振遂蒙塵至此因問聖母及今上安好并舊臣數人且曰在此踰年始見卿

皇明小傳卷之三

七三

革朕心轉痛言畢淚下實等皆泣實等尋復見也先議請 上皇歸也先謂中國再遣大臣來迎俺纔送皇帝南歸久之 朝廷復以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充使臣往迎至虜營也先見善等喜許歸 上皇其平章昂克問曰你們迎上皇禮物安在善曰太師仁心仰體天意歸我君父豈財是圖中國亦何敢用財污太師君臣愛我君父之意也先曰都御史言是俺們保全一箇大明天子只圖挂名青史上若圖財貨俺

上馬一番何求不得柰何以天子易財已又問曰皇帝此回還做否善答曰天位已定先曰堯舜亦爾中國之君今不可以相讓乎答曰堯讓位于臣今 上讓位于弟正同堯舜明日善等于伯顏帖木兒營中見 上皇又明日也先迎上皇餞行自彈琵琶妻妾起舞奉觴上壽餞畢 上皇起駕也先率頭目羅拜送別伯顏遣兵護送次野狐嶺慟哭曰皇帝去矣何時復得見使臣聞之背語曰這箇相見便不復得也好

皇明小傳卷之三

七三

伯顏目送良久乃還仍遣頭目以五百騎送至京噫沙漠險遠不測而也先狼子野心難可逆知乃李實楊善掉三寸舌於虜營中使虜君臣相顧太息慨然以好歸南狩之駕遂成千古以來所未有盛事此雖席中國寵靈若諸臣俠氣亦自有傾動胡虜者矣嗚呼誰謂中國無人哉 馬士權

士權秦州人有氣節善談論博極群書僑寓都下教授生儒多游措紳先生之門武功伯徐有



貞與士權享善會總兵石亨及有貞同議奪門  
迎駕已而事定亨忌有貞權位軋已百計擠之  
必殺為快乃乘其謫官嶺表詐為給事中李秉  
彝上疏語多誹謗 朝廷逮訊秉彝至死不服  
亨乃言此疏係徐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為  
之託名秉彝規圖脫禍 上遂遣官逮有貞收  
士權等俱下錦衣衛獄時掌衛指揮門達希亨  
旨陳諸苦刑拷掠瀕死士權終無言乃摘武功  
伯誥券有績禹神功語謂出有貞自撰指為逆  
謀士權昂首大呼曰有功以迎立策勲朝廷報  
之不薄彼一介諸生遭際至此分願畢矣何苦  
謀反且大臣誥命皆詞臣代撰有貞豈得自撰  
即云自撰豈肯自露反意使人覩破此三尺童  
子所不為而謂有貞為之乎辨論慨慷門達不  
能折有貞遂得減死編發金齒衛為氓當是時  
假令士權稍怯懦有所逡巡貞幾不免虎口矣  
及出獄貞感士權高誼許以女婚其子久之負  
盟士權無言時論以此益高之

高瑤

瑤仕 憲廟時為湖廣荊門州學正上書云在  
昔已已之變先帝蒙塵陛下齒未社稷如髮仗  
景皇繼統勘定禍亂鞏固河山俾鑾輿之返有  
期靖康之耻頓雪其功非小夫何先帝復辟貪  
天功者遂于景皇厚加詆誣俾一切典禮俱從  
減殺伏惟陛下以至公之心特勅禮官集議增  
加廟號以篤親親以慰在天之靈事下禮部其  
後左春坊黎淳乃極詆景皇斥高瑤至引魯隱  
公為比議遂寢嗚呼若黎淳者豈不聞社稷為  
重君為輕之說乎景皇之不讓位雖乏子臧之  
節景皇之再造天下實同光武之功况其以疾  
正終未嘗失國淳乃引昌邑更始例之何其忍  
也夫以兄弟之情論則景皇有絕 英廟之心  
不帝亦可不廟亦可若以 祖宗社稷之統論  
則有功社稷自應帝自應廟况 英廟况景皇  
弟置景皇廟次于 英廟之下有何不宜而乃  
亟口沮之毋亦欲阿 憲廟沴商文毅之臂而

奪之相乎且也言言妄引春秋不思春秋子齊桓褒管仲黜魯昭者其義何居而謂景廟可盡訾哉嘻淳勢利心也假令英廟不復辟景皇有子而嗣彼且為王文革矣惜乎憲廟于議禮一節率從善如流而此美舉竟壞于淳之毒口可恨也已夫高瑤以一寒穉博士乃能不忘時諱獨出已見伸公議而昭國是議雖未行要之此舉終不可罷瑤亦俠丈夫哉

陳達

皇朝通志

卷末

于忠肅公諱謙當土木之變輔景皇帝內修朝政外捍強虜也先聞之憚中國威嚴遂以好歸我上皇避位南宮越八載重正大位其時總兵石亨太監曹吉祥挾奪門功圖釋憾于忠肅誣以謀立外藩嗾殺公與王文同斬西市忠肅子壻及族人懼曹石雷斂恐遂株連為家門累因屏伏不敢收忠肅七尺時有都指揮陳達者罷官居京師慨然語所知曰于尚書第一忠臣丹心報國赤手擎天宋轅既北而復南周昂

皇朝通志

卷末

已危而再定誰之功也戡亂之烈千古無雙酬忠之典十世宜宥不意貝錦罹讒譖之口金牌遭迎立之誣遂使血染朝衣魂飛西市東門絕逐兔之想華亭抱聞鶴之悲凡茲都人誰不扼腕然而憚秦檜之威猛于烈火恐彭越之哭溺及餘波身首異處而不收骸骨欲葬而無地達人間男子當做人間好事從此具棺殯殮荷鋪瘞埋豈曰釣豪俠之名姑以慰秉彝之好耳所知聞達言諫曰曹石之權生人殺人捷于反掌足下不自度乃欲撩虎頭編虎鬚恐不免虎口柰何達曰曹石能殺人耳達拚一死彼有何術更能加我且達為于尚書死死固甘心公等無復言達志決矣遂往西市哭于公淚迸如雨注具衣冠如式殮之昇其喪置城外蕭寺以俟其子于時達義聲動長安曹石聞之無以罪達噫若達者無論其他即此一事足稱奇男子矣

李繼

李繼吳人性豪舉成化間官助教多游戚畹公

侯之相引重時李時勉恬澹高潔見繼  
所為心薄之會大璫王振專橫惡時勉不阿已  
欲中之適國學有古樹元時物也其株合抱傍  
枝偃蹇下垂覆儒生巾服時勉命工修治之瑾  
謂其擅伐聖殿古樹白 上傳旨枷號時勉勉  
儒臣又齒長人謂且死太學生石大用為上書  
求以身代尚未見俞李繼乃曰事急矣不為營  
救不但勉無生理且使 上以細事有殺儒臣  
之名其累聖德不小於是謁所厚會昌伯孫公

皇朝傳卷三十一

七九

求為勉地蓋 上母舅皇太后兄也孫公許諾  
其日孫誕期張宴珠履滿堂稱觴上壽太后遣  
中使致餽孫所孫見中使貌顰蹙不樂使問故  
孫答曰往歲誕日得佳客增光几席今歲佳客  
囊三木座上縱不乏人然無如此人佳者殊覺  
落莫中使問佳客為誰答曰李祭酒也比歸太  
后問曰舅樂乎中使述其事白后后亟召 上  
厲色言曰李祭酒好官也且諸生師囊三木祖  
宗無此事 上遽對曰兒偶弗知太后怒曰此

事不知如何做皇帝 上叩頭謝有罪遽傳旨  
赦時勉勉脫三木亟往謝會昌伯稱觴容蓋猶  
在其堂云噫若繼者其猶有俠士氣哉

康海

康海陝西武功縣人狀元及第有才名時關中  
李夢陽以古文詞著海雅知之然兩不相下神  
交有之耳會正德初大璫劉瑾專橫權侂人主  
生殺予奪屬其指掌瑾惡夢陽代韓文草疏劾  
已以他事矯旨下夢陽獄必殺之然後快夢陽

皇朝傳卷三十一

七九

亦自分死瑾手莫可救解夢陽有問客曰張生  
者語之曰公處今日之勢十有九死但僕私計  
惟一人能活公公以一言乞之當得請夢陽問  
何人張生曰康狀元海是也夢陽曰我與海不  
相下居恒不與締交臨急叩之其誰與我張生  
曰海素知公彼意氣中人也加之憐才試往叩  
必且有濟夢陽從之取手板大紙書數字其上  
曰對山救我非對山不能救我對山者海別號  
也授張生乞海海覽字掀髯起曰李夢陽關中

才子我若新一言不救此人此人死關中文獻  
弱一箇矣先是瑾慕海才又昂元也常以禮先  
期致海為重海不肯往但時及門投一刺不與  
面至是忽請瑾求見瑾聞海來倒屣出迎曰何  
處天風吹殿撰來耶延之上坐海坐定瑾目左  
右治具為海款海曰此來欲有請于足下足下  
許我我當留如不能許海從此去矣瑾請問于  
是海以夢陽為言且曰李生無知觸尊怒死不  
足惜所惜者關中文獻舍此生無與寄足下非

全

關中人乎亦何忍殺李生令桑梓文獻自此隕  
墜瑾聞之曰主上怒夢陽甚必欲殺之今康先  
生以此責瑾瑾當為康先生為李生請命于  
上俾及寬政海遂大叫拜謝瑾曰若此海當為  
足下作竟日之留矣因與瑾飲浮白盡懽至天  
明方罷去夢陽竟得釋海自此感瑾活夢陽遂  
與交不復能絕為清議所擯官遂淪落噫海非  
有求于瑾者也瑾百計來之不能致乃以救夢  
陽故不恤其身不自有其名節濡足于瑾克是

心也可以託孤觀過知仁若海者真節俠也惜  
乎世之不諒然後世自有諒海者矣

王遵

王遵霸州人與椒山楊繼盛同舉進士居恒以  
忠義相砥比繼盛諫阻馬市貶粵西幕及馬市  
不效世廟思繼盛召還為兵部副郎又疏劾  
嚴相嵩誤國十大罪嵩怒甚嗾上重慶引誹  
謗律論斬上心憐繼盛忠故置囹圄不忍殺  
嵩乃乘間置繼盛姓名于邊臣失律者之末遂

全

得旨處斬方赴市曹時繼盛吟詩自若詩曰浩  
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不了事留與忠魂  
補其時朝臣揣嵩意恨繼盛莫有省者獨王遵  
與吳人王世貞世懋楚人吳國倫省諸市曹繼  
盛臨刑遵賀之曰天下好事年兄做就了雖罹  
刀鋸可萬萬無恨繼盛曰不能請尚方劍誅奸  
臣何名好事然心實無恨天下事公等好為之  
耳遵曰兄亦有家事欲相託者耶繼盛曰身後  
事那管得許多遵曰公第去無慮公止有二郎

未娶遊有弱女願託高門奉箕箒繼盛曰罪人之裔當禦魑魅何敢辱配名姝遊曰即如兄言是使天下但有臣節無友誼矣遂以其女許歸繼盛次子名應尾者與世貞等四人視公刑畢為經紀其喪噫嵩之威焰犯者必焦孰肯以其身就焚四君子置利害度外與公永訣而王公遊于刀劍之林締絲蘿之雅一言既出九鼎不移其後用邊功著聞歷官兵部尚書稱名臣今上在御屢薦入內閣不起嗚呼若公者可稱

皇朝傳卷之三

全

燕國男子矣

沈小霞妾

臨湘令沈襄號小霞蓋忠臣沈鍊青霞子也鍊嘉靖間官經歷上書極詆嚴相國嵩編氓保安州于教塲中置梁三一書李林甫一書秦檜一書嚴嵩姓名日挽弓射之時巡撫張順巡按路楷為嚴氏鷹犬構陷鍊謀逆斬西市鍊三子嵩殺其二獄中止襄未死謫戍煙瘴嵩子世蕃囑解役曰必殺襄襄不死爾且死襄知蕃意挾一

妾與俱行數日度解役將殺已也陰以其意語妾且問妾曰爾能制此人乎我則逸去聽爾為計爾若不能我乃與爾同死矣其妾應曰吾與君俱死役人手與螻蟻等耳君宜逸妾自有術制之襄蓋度妾之必能也抵一郡治詒役人曰我有年伯住此城中往省之必得饋送當以遺汝役人縱襄入城止押其妾後邸襄匿年伯所其年伯亦力匿襄越三日不出役人入城至伯家覓襄答無有役人出語妾曰爾夫逸去將柰何妾詈役曰我夫素無恙今覓之不得必汝受嚴相旨殺之也往白官司官無以詰屬妾城內尼姑菴而諭役人四索役人語妾曰大海茫茫誰能覓針我亦從此逝矣汝自為計可也于是襄處年家妾寓尼姑所凡半年嚴氏敗有旨錄忠臣後襄遂不死補園子生推擇為臨湘令向微此妾且不免為道傍鬼矣噫若沈妾者亦女中俠也故為之傳

昌平妓

昌平侯楊信襲父洪爵善戰有父風功勳頗著  
會于忠肅劾其擅殺將領獄成詔刑諸西市綁  
縛既定監斬者未至適一婦縞巾素衣携一斲  
具觴酒豆肉詣信所蓋信故所狎妓女也信見  
其來搖手指之曰爾胡來來則無益于我祇速  
禍耳其亟去妓泣曰將軍國之忠臣無故罹此  
夫烏盡于歲兔死狗烹終古所悲非一人也今  
市曹無知不知皆寃將軍為之扼腕妾煙花賤  
品辱將軍垂盼列置下陳使得薦歌舞侍櫛沐  
感恩非細柰何臨岐不一見相永訣因酌酒飲  
信信飲之盡數觥謝曰爾情至矣其亟去不去  
且死信非項羽敢要虞姬伏劍耶妓且泣且言  
曰將軍何厚待虞姬薄視妾妾畏死必不來所  
以來者恐將軍身首不得處所故來收之既收  
妾亦以身殉將軍不求生矣信聞之不勝哽咽  
無何法官至命行刑信頭落地妓乃盡飲其血  
出布囊囊信頭付其家人曰善葬此徐取袖中  
素練自縊信尸傍曰妾得從楊將軍遊地下心

事了矣市曹人見之皆不感動噫若妓者可謂  
奇女子哉彼臨利害死生輕棄其主以去有愧  
于妓者不少矣此予所以貴若妓也

皇明十六種小傳卷之四

楚桃源江盈科輯

四凶

奸類

字力德

序班楊善

楊善仕 成廟時以他事繫獄會翰林院庶吉士章朴亦在繫日從罔圈中彼此來往譚話朴固謂善無他腸靡所避忌先是 上因方孝孺忤旨既夷九族怒猶未釋仍禁其生平所著書

皇明傳卷之四

若詩文之類詔民間敢收藏方氏隻字者罪無赦而朴家適有遜志齋集一部自以語善善遂從朴借觀密以其書奏聞 上怒戮朴于市復善官嗟乎死生蜉蝣耳官至序班蠛蠓耳善但欲自延其蜉蝣之生自完其蠛蠓之官至于誘外擠朴無故而推之入井且下石焉小人之險心如此吁可畏哉可畏哉

彭德清

德清正統間官錦衣衛指揮時大璫王振權侷

人主德清因附振亦為朝臣所附時有翰林侍

講劉球者為德清同鄉視清茂如也德清遂刻

意傾球會球因雷震奉天殿鷓鴣吻上言十事其

一勸 上親政德清乃摘其疏語示王振曰劉

球疏中所稱親政務總乾綱此語甚侵公公振

大怒曰當遂殺此厮會編脩董璘自請為太常

得罪繫獄振使所親指揮馬順酷掠璘令招球

主其謀既得詞遂執球下獄夜使順携一小校

挾刃入獄中球共璘卧校持球球知不免乃呼

曰賊奴敢殺直臣我死訴汝于帝必殺汝校立

斷球頸順見其屍屹立罵曰這漢死了還硬用

足踢之嚙其肉裹以革囊偷瘞他所璘拾球血

裙一幅既數日付其家人碧莖小校盧氏人耿

九疇愛其少俊與有分桃之好怪其久不至一

日忽至疇曰爾貌癯豈病乎校不敢隱曰小人

被馬順強殺劉球球直臣今訴我于帝夢且告

余余死無日姑來與公別耳順之子亦佯狂披

髮仗劍作球語數順罪順懼命緇流誦經識之

蓋忠直之氣鬱而不舒其應如此球死舉朝無敢犯振大臣如尚書徐禧侍郎王佑首媚振用金幣致餽且語人曰是宜餽不餽將若球革囊裹屍耳以此人益畏振侍郎而下皆膝見朝覲之歲開門納賂外吏陸擢視賂多寡而宰相楊士奇溥坐視莫可救若王佑獻媚尤甚翁事振振眷之一日戲曰王侍郎美好安得無鬚佑答曰翁無鬚兒安敢鬚其不顧笑罵如此夫振之敢挫折士大夫由彭德清導振殺球始然球死其英魂能殺小校又幾殺馬順而竟置德清不較豈其嚴于下手寬于主令者耶殆不可曉矣

馮益

馮益慈谿人天順中以游客出入諸權貴之門與太監曹吉祥姪曹欽極相善會欽以逆誅族盡赤獨一妾賀氏尚被拷訊治獄者令吐其夫共謀之人賀不應問曰誰為汝夫門下士賀厲聲曰公等誰非吾夫門下士衆愕然適邏卒捕

得馮益令與賀質對馮故為不識賀也者佯詈之曰此反賊婢妾不亟殺何為賀曰馮先生爾忘向者曹操之言歟益故不應治獄者鞠之賀曰吾夫一夕觴馮先生酒酣問曰古亦有宦官家為天子者乎馮先生答曰那得無有曹操非曹節一家耶今何詈我為馮語塞遂與賀同死于市

王翰

翰吳人景泰中為御史上疏勸易儲與禁錮南城事甚力及英廟復辟又數言易儲與禁錮為非是且力攻于肅愍及其黨不已英廟甚悅之時見賞賜謂行將大用翰一日上御文華殿便室度駕歷朝章疏凡留中者俱在焉忽驟風飄一本宛轉上前取閱之乃翰勸景皇易儲及禁錮事急宣翰來翰謂復蒙賞賜超赴之及至上發示前疏曰此非爾筆乎翰稽顙出血求死上命引出付法司誅之夫翰仕景皇則媚景皇以傾英廟則



又媚 英廟以傾 景皇邪佞反覆巧于遮飾  
謂可長保富貴而烏知田風飄疏奸謀畢著立  
遭誅戮豈非景泰在天之靈有所不甘而故顯  
此奇異耶夫人臣所貴不欺心耳奸邪如翰縱  
無回風發疏之事終身富貴至死彼其心寧無  
赧然于暗室屋漏中也可戒已

### 都察院吏

顧佐自為都御史引繩持法毫不假借吏胥凜  
凜官署如秋其時奸猾見謂妨已圖傾之一狡

皇明小傳卷之四

五

吏曾被佐撻乃曰 上所為重佐以其廉也吾  
得計矣遂誣奏佐受皂隸某等賄賂縱放私歸  
具列姓名 上袖其奏示楊士奇曰爾不薦佐  
廉耶何乃有此對曰事誠有之然不獨佐臣及  
朝臣皆然 上曰何也對曰朝臣月俸止米一  
石薪炭芻馬咸資皂隸隸輸金貼役即得歸耕  
官民兩便永樂以來如此 仁廟聞之故議增  
俸若指此為貪何一人廉 上曰朕安得知此  
情幾妾投杼矣于是下奏事吏付佐治之吏惶

悲求死佐曰爾能奏我好膽氣吾姑宥汝汝若  
改過吾終不較久之又有重囚告佐慣枉人不  
聽訴者 上召士奇曰此必貴近犯法嗾囚傾  
佐去冀得倖免耳不治則三尺為贅物遂勅  
法司鞠之果得千戶臧清殺一家三人嗾此囚  
告佐 上立命誅之夫不直之木無不疾繩暴  
者不良之人無不疾法度者官司清厲以法繩  
吏吏因而讎之世往往如此夫官以一耳目馭  
群吏群吏眾耳目以伺一人故每為所中顧佐  
受知 明主幾不免况其他乎近見京師諸吏  
胥如吏兵諸曹率父子兄弟更出迭入盤據為  
奸曹即自視反郵傳不若蘓文忠有言以急急  
求去之人馭老子長孫之吏欲毋為奸得乎詩  
云知而不已維昔然矣可嘆也

### 彭澤

彭澤嘉靖間官太常卿會吏部侍郎徐縉為國  
子生詹啟所訐澤遂謀代縉乃偽為縉書具黃  
精白臆遺內閣張孚敬以激怒之而因嗾孚敬

皇明小傳卷之四

六

去縉及縉斥吏部遂推澤代縉 上意欲用  
夏言澤遂謀傾言會行人薛侃見 上無嗣乃  
草疏請擇親王一人迎取入京司香疏具未上  
澤與同年偶見之謬加贊賞且曰願携歸細閱  
因而持白手敬曰此侃疏出夏言筆也將上矣  
手敬愕然密以聞 上澤乃詒侃曰相君見疏  
草深嘆忠愛胡不亟上侃猶豫手敬復詰澤澤  
坐趨侃上之乎敬復密稱侃疏出夏言筆 上  
大怒命逮繫侃時 上御文華殿召手敬問狀

皇朝傳卷之四

七

對如密疏次召言示以侃疏問可否對曰陛下  
春秋富前星方耀安得此不祥語 上意其詭  
對命出待訊言出侃已械至群臣方會鞠言未  
知當鞠猶然就列時刑部尚書許讚都御史汪  
鏞以被論注籍乎敬趨令出比至乎敬首詰侃  
曰誰使爾為此侃曰我自為之誰使我者敬曰  
聞夏言主此胡不吐侃曰言雖同年久不通刺  
何得相誣侃初草此疏惟彭澤見之謂携白相  
君相君亟賞再四趨侃上侃乃上是相君固教

侃上也胡為妄及不相聞之夏言耶汪鏞從傍  
大言曰言實主之何飾稱無吾與爾矢對神發  
誓言不勝憤擊案大詈曰奸賊爾主此反陷忠  
良耶當與汝面奏乎敬怒趨入左掖門言排闥  
尾其後閤者不納乎敬乃入閣具奏言亦就史  
館草疏俱上頃之命逮言詔獄諭勿拷掠比再  
訊侃曰言實不知惟歐陽德黃宗明及弟僑見  
起草耳時給事中孫應奎葉洪面斥乎敬愾壬  
疏劾之乎敬乃奏逮德宗明僑應奎洪俱下獄

皇朝傳卷之四

八

同訊明日復鞠侃五毒備至侃曰必欲投夏言  
請釋我繫矢諸天則可諸泣訊者縮不敢言獨  
戶部尚書梁材大理丞周鳳鳴論言無罪是日  
獄仍未決又明日甲寅慧出東井 上知言寃  
乃命司禮太監張佐出訊令乎敬坐閣中勿至  
訊所比訊彭澤見乎敬不在不敢復誣言侃對  
簿曰鍛鍊羅織非聖朝美事萬死萬死唯侃為  
之聖上至明不免為太傅誤如侃至愚宜其為  
彭澤誤佐等以聞晡時命釋言德宗明等明日

上詔群臣至闕下諭曰薛侃狃狂發言不諱法當重論彭澤狡詐交關口語且使輔臣亟于攻擊情犯甚惡當遣戍邊張孚敬昧有容之量專事忌嫉勒令致仕夏言實不預知然擊案誣詬亦宜有罪念受冤所激姑不問餘皆併釋于是彭澤戍山西侃納贖為民噫鄙夫志于富貴無所不至若彭澤者真其人執澤不過欲得吏部侍郎耳乃下石于徐縉設穿于薛侃借張孚敬之手以傾人即至于誤敬而不顧扼夏言之

皇朝小傳卷之四

九

### 嚴嵩

嵩分宜人 世宗朝官宰相典機務本朝稱奸相必首嵩嵩慶尚書丁汝夔則猶其奸之最者先是北虜薄京戒譟大同兵入衛以總兵仇鸞統之鸞怯而性狡會大同兵詭稱遼兵劫村落鸞縱不治京師人意其有遼兵而兵部尚書丁

汝夔山東人也故論者不謂仇鸞縱大同兵而誤疑汝夔以鄉曲庇遼兵時虜在城下鸞憚與戰乃故引兵遠出稱禦虜實與虜相左故城下之虜愈縱橫相嵩又陰諭汝夔謂我兵近城與虜戰即有敗勦莫可掩飾姑聽其擄掠飽而去可幸無罪于是附京民被虜魚肉者皆怨汝夔怯不肯戰流聞大內 上震怒逮丁汝夔及侍郎楊守謙下獄立促刑部具爰書斬二人以狗變當被逮時嵩恐其洩前語遣人諭夔曰無慮吾為汝地而陰反嗾 上行刑汝夔臨刑乃悟嵩詒已大呼曰奸嵩誤我夫嵩不過欲為飾罪計遂縱虜不與戰欲使飽去聞其被召入對亦但曰此搶食賊也飽即歸矣向非天佑 聖朝則一言喪邦即齏粉嚴氏可勝贖哉故人主慎論相若嵩者可畏亦可鑒也

皇朝小傳卷之四

十

### 周恂

恂之女適漢陰王徽錕為妃無子諸嬖妾亦皆無子及王疾革恂入問曰脫有不諱謂後事何

王因就詢問計恂曰請如陽翟呂君則無子而有子矣遂定議令兩宮詐娠候諸王問疾皆屬之曰趙氏孤在兩姬腹中敢以相累諸王唯唯及王薨恂乃以其乳子及他人子次第納宮中陽語人曰王有子比長俱冊封已而恂姻家仇恂發其事朝廷以為竊國奸雄不減大逆乃追降漢陰王為庶人賜其母死偽郡王皆死磔恂于市斬其妻妾吁富貴豈可以倖致哉薄功而厚饗之猶虞速禍况無功而欲以計攘人之國耶恂之剗尸妻子為肉皆自取耳

梁散人

散人逸其名挾術遊微王載瑜府中具悉王行事王所為多不法侵民間田園木石無數凡女子佳麗者輒奪為宮婢不當意則以予衛卒忤旨者或以啖虎豹及活閉棺中焚死所暱伶人縱使凌轢士夫時挾容微行鳳陽留都聞散人以羽客出入王門下曾竊王所煉女祭詣京獻上上服之喜復見索散人不能繼貽書轉索

于王王怒曰我國自獻何乃假手於汝散人自是御王一日上從容問散人爾遊新安知王何如人散人前卻奏曰日者未諳事自遊留都還則大曉暢上愕然自是疑王會州民耿安有女在王宮被簪死安痛女非命走京師告王不軌窺留都鳳陽睥睨非分詔撫按勘覈果有狀上怒命削爵為庶人禁錮鳳陽邸王聞詔乃令其妃妾四十人俱麗粧經死王亦自經賞貨俱沒入官噫王所為固有亡國喪身之道然

散人實觸發其機可畏哉故君子慎所與處微獨諸侯王已也

劉金

金優人也隸楚府金有妓名宋么兒者聲色俱佳楚王顯榕嫖之其世子英耀素淫縱既已私王宮人方三事覺王錮方三杖殺其使陶元燿明知其父與么兒暱乃亦暱么兒王怒欲杖殺劉金金度不免遂與其黨嗾世子曰殿下所為犯父王之忌罪在不赦與其坐而待斃盍若先

發制人事成即楚國皆王有何有于一妓而且  
有生之樂無死之憂願殿下圖之英耀善其計  
與金等歎血立盟圖殺父以脫已罪期定上元  
日舉事至期王召武岡王與飲移尊西室諸從  
者各分就食英耀乃舉炮為號劉金等分執銅  
瓜諸仗擊王中腦腦碎立死其黨仍鞭王尸曰  
更能殺我輩乎昇其尸入內寢收殮英耀與長  
史承奉等稱王中風暴卒而錮武岡王別室王  
從者挾門出告變撫按以聞 上詔司禮太監

皇明傳卷之

三

駙馬都尉等官會撫按鞫之獄具告 廟斬英  
耀于市燔其尸凡與謀者皆磔之夫劉金奸人  
之細者也英耀誤聽其謀遂陷殺父之罪身為  
灰燼然則奸人可邇哉

諂類

呂震

震仕永樂朝為禮部尚書性好諂遇事輒諂會  
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上召禮部翰林官問  
曰正旦日食應受賀否呂震對曰日食朝賀先

後不相妨儀智曰終是同日楊士奇曰元旦日  
食天變之大宋仁宗朝亦值此富弼請罷宴徹  
樂呂夷簡不從弼曰恐契丹行之為中國羞他  
日有自契丹回者言是日果罷宴仁宗深悔儀  
智言是 上曰這事呂家人說的都不中聽遂  
命免賀未久山東獻騶虞震又請表賀 上曰  
朕以時和年豐為瑞騶虞雖仁獸然無關民命  
其毋賀且諭之曰宋李沆有言人主當使知四  
方疾苦之事故遇水旱災變必奏比震退 上

皇明傳卷之

四

目之曰是夫不學無術者也及 上再議北征  
夏原吉等謂宜且休息 上乃召方賓賓言糧  
餉不充復召原吉問邊儲幾何對曰居守之餉  
尚可支持大衆之糧未易卒辦且頻年師出戎  
馬器械費損不貲今宜養民俟其充盛惟 上  
所為况聖躬少安更須珍攝遠出非便 上不  
憚已而吳中入對與方賓同 上益怒召原吉  
籍其家與中等皆繫內官監獄賓懼自殺震因  
乘間請三人請 上戮賓尸殺原吉等 上召

楊榮問原吉等平日何如人榮力言三人才薄不能仰副聖意則有之心實無他呂震言過

上怒釋置不問久之仁廟登極在衰經中呂

震言喪服踰二十七日請遵遺命從吉上命

廷臣議士奇准皆不可震乃固爭蹇義請兼二

說上服素衣冠黑角帶群臣如之報可明日

上衰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

如 上服餘皆從義等所定 上召義原吉士

奇諭曰呂震奏易服謂與卿等議定朕固疑之

及士奇廷爭乃知其詐夫梓宮在殯朕何忍易

服張輔知禮六卿乃更不及至洪熙元年正月

壬申朔 上御奉天殿朝群臣止奏樂先是震

請曰陛下初御宇文武華夷諸臣朝貢者以萬

數宜張樂受賀榮士奇幼孜准皆執奏不可時

未得旨至夜二鼓 上傳旨禮部懸樂不奏次

日 上召榮四人曰呂震每事誤朕卿等執奏

停樂極是夫君以受言為賢不受言則過日長

臣以進言為忠不進言則忠日虧假如會朝從

皇朝小傳卷之四

十五

皇朝小傳卷之四

十六

震所請悔之何及賴卿同心遂免此失今後凡

朕行有未當其悉盡言賜四人各鈔幣後宣德

元年四月呂震以疾卒于官夫告子云有性不

善孟氏闢之余觀 文廟大臣若陳瑛與震治

真所謂性不善者瑛極毒遇物即螫震極佞啓

齒皆誦瑛蛇蝎歟震媚優歟然震遇問即欲殺

死方賓殺活夏原吉蓋佞而又毒若夫瑛苦苦

仇建文遺臣欲殺欲族無非結 文廟懽心毒

亦即所以為佞嘻兩臣真惡人玠瑛誅震善死

幸不幸耳

李貫

貫建文朝登第第三人後仕 成廟仍為修撰

一日 上命解縉審閱建文諸臣章疏凡關係

兵馬糧儲吏道民事者留覽餘涉干犯者一切

焚燬已而 上顧縉曰爾等宜皆有疏衆未及

對李貫獨曰臣實無有疏具在此可覆按也

上曰爾以無疏為獨賢耶夫國勢傾側近侍之

臣鉗口結舌惡得為忠朕非惡夫忠建文者惡

臣鉗口結舌惡得為忠朕非惡夫忠建文者惡

其導建文壞祖制者耳嗟戰國說士論取再  
醮之婦曰在彼人所則欲其為許我者也今取  
之則欲其為詈人者也貫以建文第二名及第  
廿仕二君所謂許人者也欲其能詈人得乎自  
謂無恥本色面目畢露矣

### 黃珖

珖思明府土官景泰間以功屢陞廣西都指揮  
乃謀奪其嫡兄知府黃瑯祖職密遣刺客殺瑯  
等一家次日佯為聞變也者往赴尸所痛哭而

皇朝傳卷之四

十一

又故為捕盜狀以自掩飾未父事覺廣西撫按  
按治之當死珖計無可免度 上欲易故太子  
未有其端于是請闕上疏言父有天下傳諸子  
古今通義陛下紹大統數年于茲而青宮震器  
猶然未正非所以崇大本定大計此在遠夷尚  
且日夜冀儲位早端而况中國臣民乎願幸留  
意 上父萌此念憚公議未發覽珖疏大喜遂  
命中官持示內閣仍賜內閣陳循等各金五十  
兩銀一百兩以開其口遂定議易 英廟所立

故太子而自立其子為太子舉朝陞賞無數尚  
書王直嘆曰嗟嗟此何等事乃出西南夷罪孽  
口其謂辱宗廟何珖會赦復職尋陞都督後  
英廟復辟珖仰藥死剖棺鞭尸其子政等皆伏  
誅

### 徐有貞

有貞仕景泰朝為左諭德以才自負然德不勝  
才墜于自見跡其遇合往往以諂干人當 英  
廟北狩時貞謂北平王氣已盡宜南遷為太監

皇朝傳卷之四

十一

金英厭薄時有貞名程英遂記程名字以為不  
可用未父于謙為大司馬見柄任貞乃託謙求  
達于 上轉祭酒謙乘間言之 景帝曰徐程  
有才然心術不佳使他做司成教壞秀才心術  
遂不用謙亦不敢直述于貞貞心疑謙謂其不  
為已地父之貞伺陳循將柄用乃市玉帶一束  
筭祿命一冊往謁循自言善祿命預賀循當大  
拜因出所筭書及玉帶進曰此為兆也循喜無  
何循拜相貞又往候之循諭之口徐君徐君汝

喫名累理問何也循曰內家習汝名理悟乃更  
今名有貞會治張秋河議舉能治水者循以有  
貞名上乃擢貞僉都御史其後治水有功景泰  
末附石亨奪門迎駕以功進內閣封武功伯旋  
敗噫若有貞者無他異能漢人有云具曉所言  
大抵教咸誦也

萬安

安眉州人 憲廟時為宰相專事容悅時萬貴  
妃寵傾後宮安認為同族結納萬氏兄弟與繼

皇朝小傳卷之四

无

曉李孜省相比為奸黨同己者鋤異己者舉朝  
側目 孝廟在東宮稔聞其為人會 憲宗賓  
天內豎于宮中得覽一小篋皆安前後所進春  
方 上見之遣太監懷安袖至閣下示安曰此  
宰相變理陰陽封事也安惶恐汗出言官因交  
章劾之安猶躊躇在位無去意懷恩令人摘其  
所懸牙牌曰請赴地下為先帝進時與房術安  
乃逡巡歸第比歸在道每夕望三台星冀幸後  
用其無耻如此先是有進士倪某者日進房術

媚安得選庶吉士又新安一吉士聞安陽痿自  
媒能治為煮藥洗之轉洗轉索乃笑曰太師見  
客解羞安亦笑曰吉士政不解羞其人後改御  
史京師目之曰洗鳥御史噫宰相賣春御史洗  
鳥鄙夫無所不至信夫

貪類

吳中

吳中宣德間官工部尚書性嗜財積貲鉅萬置  
嬖妾數十人其妻剛正中嚴事焉凜不敢犯

皇朝小傳卷之四

无

宣廟聞之嘗宴臣僚陰屬教坊扮戲嘲笑中優  
人扮大司馬點鬚總戎等官內一人金兜鍪銀  
鎖甲晚階下司馬因事詰之其人叩頭曰奶奶  
見饒也罷司馬愈怒曰爾不呼老爺呼奶奶豈  
喪心耶其人答曰小將平日不怕老爺只怕奶  
奶左右因目之曰此是怕婦人的元帥 上大  
笑中亦知其嘲已然竟不敢有加于妻及一日  
受封誥迎置于家妻拜畢謂其子曰試為我朗  
誦一過誥訖問曰誥中語果出皇上抑翰林先



生代筆耶其子應曰亦翰林代筆耳其曰這翰林文章句句皆真子請曰何也答曰他道爾父事事好并不說清廉兩字豈非真言中聞之甚愧噫若中妻者性雖悍亦可謂責人以義者矣語曰棖也慾焉得剛中雖欲不怕婦人庸可得哉

汪巡撫

巡撫汪姓者逸其名直隸歙縣人嘉靖己丑進士累官至都御史巡撫湖廣性貪鄙無論其大

皇明傳卷之百

主

即官衙所貯糠粃淘米汁必呼市民分給倍微價值夫官至中丞非斗也擁全楚之大祿入非簡也而乃以細物剥民豈未讀孟獻子雞豚之戒耶余因噫古之貪吏有賦筭者散萬錢市筭萬箇民請輸筭乃曰寄養汝林待秋取之遂成萬竹因而計竹值徵十萬錢有賦雞卵者散萬錢市卵萬顆民請輸卵乃曰寄蓄汝家待秋取之遂成萬雞因而計雞值徵二十萬錢彼自謂巧于取民不知民亦非拙特制于上不致不應

及至近世又有巧貪不啻賦筭與卵者聞一縣令嗜財無厭小民有犯必責贖贖一日坐堂上見一人尿屏牆下命隸持之曰爾犯不應當輸金二兩呼左右將撻焉其人曰幸赦予撻請即輸金遂解囊出金白金曰予罪應輸金二而予囊中金其數四願賜鑿鑿去其半令曰不須鑿爾往再尿可也因盡沒其金其人空手出亦不復尿噫若茲令者不猶巧于賦筭與卵者耶若夫糠粃米汁徵民如汪中丞者又其小者也

皇明傳卷之百

主

酷類

詹徵

詹徵武昌人同之子性殘忍用法好刻洪武中以左都御史兼吏部尚書嘗陷太師李善長竟坐死又惡解縉為虞部郎王朝用草疏救善長并中縉危法初懿文太子惡徵刻嘗因錄囚欲有所出徵輒文附重法且密言于上謂太子妄有縱舍太子為囚白于上上執先入言謂太子曰爾所言者情也徵所持者法也太子因

言立國以仁厚為本 上不悅曰待汝做皇帝  
自為之太子懼因感疾卒謂建文君曰詹徽殺  
我及建文為皇太孫監徽錄藍獄徽詢玉玉不  
肯服徽叱玉吐實無但株連王乃大呼曰徽實  
吾黨故欲促殺王恐相株連耳 上聞之命併  
鞫徽既服太孫令先斷徽手足戮于市人皆以  
為天道之報云

黃景隆

景隆為江西吉安府知府性殘酷杖殺百姓凡

黃南傳卷之甲

三

三百八十人巡按御史沃類特章疏之 憲宗  
覽疏詫曰景隆所殺人何多也豈漢屠伯復出  
耶胡不鑿許聰蓋先是吉郡知府許聰未父以  
酷誅遣官往勘虛實比回奏景隆所杖殺更浮  
于巡按所奏之數遂命逮隆至京磔誅之按向  
者許聰之死隆為郡丞曾助一臂之力至是隆  
復爾尸暴于市垂出于膚如蟻無憐而收之者

楚令

楚長沙有以歲薦起家仕為蜀中知縣者其人

黃南傳卷之甲

再

揮霍敏幹所期立就縣務井井甚有能聲然而  
以酷濟貪世所罕見余曾于縉紳間聞其行事  
甚詫駭已于縣中晤侍御方麓宋公公蜀人也  
向余譚前令三數事余聽之不覺髮上指冠嘆  
曰此楚之構杙也按令涖縣五年所罰贖錢凡  
五六萬大都嚴刑迫之他不具悉聞其民間一  
貧婦新寡再醮為活里人謂其服內嫁夫質諸  
令令呼其夫笞之數十責輸贖金三兩無何他  
里人質其事于令凡三次乃三罰皆三兩是夫  
已鬻所有恒產無可柰何最後一人又質之又  
罰三兩其夫無產可鬻乃語婦曰罰金無輸我  
且死棒下爾盍他適可得數金完贖我與爾皆  
得不死妻泣曰君所以鬻產為妾也產破而妾  
又去此心何忍誓死不他適夫乃操刀自割勢  
曰因此乃娶妻耳割後令所遣催贖者適至見  
其流血淋漓昏眩絕倒問得前故乃以礦灰醃  
其物而葉裹之曰非是不能取信于令比至令  
所以其事白令令曰爾誑我耳其人自神中出

其物示令亦不為動責使獲催竟致其夫鬻所娶婦完贖乃已又有所暱庖人者軍丁也欲強與歸庖人不肯乃曰吾為爾娶佳婦適暮夜自他所歸見縣外有夫妻詬詈者輒喚之鞠曰爾婦必與人淫故夫詈爾律應離異夫婦叩頭曰偶以小故相詈安得有此又安得言離令嚴刑驅之謂不離且死至明日婦負其三歲兒于背與夫牽拽而前欲以感動令令亦不為動但曰兒付其夫婦留署中以配吾庖丁也于時夫

婦痛哭舉堂皆哭令亦不為動竟離異庖人因而有其妻焉令曾適一寺寺僧俱他往止小行者三數輩守宅令曰爾能誦經乎行者曰能命之誦皆薦亡往生諸呪令以為詛已也亟喚其師責而杖之各數十罰稱五十石僧迫于比乃鬻寺中古木數十株輸金代粟已而其僧語人曰我何罪令無故罰我我必告諸監司令聞亟持其僧二人各杖五十下獄戒禁卒母子食越數日不死令恨禁卒卒語二僧曰盍自為計否

者我且為兩君殉矣二僧不得已以繩繫頸彼此相背牽曳而死縣中有孝廉某者素為令所厚孝廉偶謁撫院撫院曰縣令佳乎孝廉具述令不佳狀撫院以語令令乘孝廉赴公車以他事持其寡姊立朴殺之比孝廉歸鳴于當路令竟無恙擢黔中知州去余曰令若此奚而擢宋公曰彼攘金凡五六萬以其半自潤以其半結客買聲名奚而不擢嗟乎世無天道則已苟有天道若此令者其子孫不知食何等果報余聞之諱其姓名紀其事蘓老泉云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為誰使夫人觀之則面熱背汗食不下咽且無彰之庶幾有悔乎夫悔則無及已抑亦使他人觀之有所鑒焉而不至以身為禱杌也若令之姓名則蜀中人人知之余雖為諱不勝諱也

明十六種小傳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江盈科撰盈科字進之號綠蘿山人湖廣桃源人萬曆壬辰進士官至四川提學副使是書採輯

明代軼事分四綱十六目一曰四維分忠孝廉節

四目二曰四常分慈寬明慎四目三曰四奇分隱

怪機俠四目四曰四凶分奸諂貪酷四目大抵委

巷之談自序曰因闕國乘摘出三百餘年新異事

者妄也如方孝孺之滅族由殺蛇之報國史安有

是事哉其分配諸目如薛瑄入節類于謙入廉類

姚廣孝姊入隱類亦往往無義例也

# 夥壞封疆錄一卷

〔明〕魏應嘉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李文田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夥壞封疆

錄一卷》提要

全書官是罪孽

考宜詳即此  
元也官宦通  
清以子嗣  
進士封四書  
不致遺長  
即大德封  
神廟新漢者

## 夥壞封疆錄

善哉郭金銜掌科夫幽小幽之說也五載黜職孰  
有大子夥壞封疆不於此引繩批根而搜索居官  
小過何為哉今年余忝主計為刺一二能黨甚快  
而猶恨惡草蔓藤新削不盡要之前後彈革業已  
昭人耳目故取劉芳壺道長所臚列未盡者列名  
于左要之此輩神人共憤罪通于天已經察處者  
當思懺業於來生尚掛虛銜者莫望煥灰於今世  
穢迹既彰敷天共恨孝子慈孫百世能改乎哉苟  
有補於國家雖屍錯世之冤予一人任之矣興

### 化魏應嘉題

能黨夥壞封疆姓名

一執政一人

劉一燦

一司禮大璫一人

王安

一部堂五人

周嘉謨

王紀

柳元標

汪應蛟  
陳大道

一 卿寺三人

劉道隆

滿朝薦

楊澍

一 翰林七人

李騰芳

劉鍾英

文震孟

鄭郊

綬昌期

姚希孟

錢謙益

一 臺諫十六人

惠世揚

周朝瑞

熊德揚

魏大中

侯震暘

蕭基

毛士龍

楊鶴

焦源溥

周宗建

左光斗

李日宣

方震孺

江東謙

李希孔

王允成

一部署二人

顧大章

向日升

朝廷設臺省之巨職司風憲紀綱涉明黜幽以  
主持公論乃不為獬豸之擊邪反為窮奇之噬  
正是何異京下博確敢于指斥司馬蘇呂輩為  
邪黨異世同符有如此

移壞封疆錄終

給事中郭鞏者先以劾廷弼被謫廷弼敗復官  
遂深結忠賢知忠賢厭宗建乃疏詆廷弼因  
詆朝臣之薦廷弼者而宗建與焉南京御史涂  
世業和之宗建憤因疏駁世業語侵鞏扶其  
結納忠賢事鞏亦憤上疏数千言詆宗建益  
力并及到一燦鄒元標周嘉謨楊連周朝瑞  
毛士龍方震孺江秉謙熊德陽輩數十人悉  
指為廷弼逆黨天啓三年二月宗建抗疏言  
內臣魏忠賢曾於去歲指名劾奏忠賢無一  
日忘臣惟鞏素相暱可驅使乘鞏入都喉

以傾臣并諸異己鞏乃初為大幽小幽之說  
把持察典編廷臣數十人姓名為一冊思一  
綱中之又為匿名書投之道左羅織五十餘  
人是察典不出於朝廷乃鞏及忠賢之察  
典也鞏直道在人鞏說不行始別借廷弼一  
寤陷之鞏又笑臣與王安有何瓜葛陛下亦  
知安之所以死乎鞏即心暱忠賢何至背公滅  
私鞏連劉一燦周嘉謨楊連輩謂盡安黨  
明史葉周宗建列傳

襄壤封疆錄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魏應嘉撰應嘉興化人萬曆戊戌進士官至兵

部左侍郎是書前有應嘉自序稱取劉方壺所臚

列未盡者具名於左皆天啟中諸臣之不附魏忠

賢者也其詞狂謬之甚所列執政一人司禮大璫

一人部堂五人卿寺三人翰林七人臺諫十六人

部署二人書後有跋不知何人所作詆應嘉爲京

卜惇確然應嘉依附奄黨代爲搏噬觀其自序殆

不知世有廉耻事實京卜惇確之所不爲者也



# 東林點將錄一卷

〔明〕王紹徽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宣統間長沙葉

氏郎園刻雙株景閣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林點將

錄一卷》提要

東林點將錄 據文孫符撰先撥志始

點將錄舊傳爲王紹徽所作而同志錄未見抄傳或見韓敬因紹徽原本而增改之者耶

開山元帥托塔天王南京戶部尙書李三才

總兵都頭領二員

天魁星及時雨大學士葉向高

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尙書趙南星

掌管機密軍師二員

天機星智多星左諭德繆昌期

天間星入雲龍左都御史高攀龍

協同參贊軍務頭領一員

東鋒

地機星神機軍師禮部員外郎顧大章

正先鋒一員

天殺星黑旋風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

左右先鋒二員

天暗星青面獸浙江道御史房可壯

地周星跳澗虎福建道御史周宗建

馬軍五虎將五員

天勇星大刀手左都御史楊漣

天雄星豹子頭左僉都御史左光斗

天猛星霹靂火大理寺少卿惠世揚

天威星雙鎗將太僕寺少卿周朝瑞

天立星雙鞭將河南道御史袁化中  
馬軍八驃騎八員

天英星小李廣福建道御史李應昇

天捷星沒羽箭陝西道御史蔣允儀

天空星急先鋒山東道御史黃尊素

天退星插翅虎浙江道御史夏之令

天凶星沒遮欄吏科給事中劉宏化

天滿星美髯公刑科給事中解學龍

地獨星毛頭星刑科給事中毛士龍

地鎮星小遮擋工科給事中劉懋

總探聲息走報機密頭領二員

東錄

天速星神行太保尙寶司丞吳爾成

地速星中箭虎光祿寺少卿丁元薦

行文走檄調兵遣將頭領一員

地囚星旱地忽律廣西道御史游士任

掌管錢糧頭領二員

天富星撲天雕禮部主事賀煊

地狗星錦毛犬尙寶司卿黃正寶

定功賞罰軍政司頭領二員

地正星鐵面孔目左僉都御史程正己

地奴星催命判官左通政涂一祿

掌管行刑劊子手頭領二員

地損星一枝花禮部尙書孫慎行

地平星鐵臂膊刑部侍郎王之來

捧把帥字旗將校一員

地賊星鼓上阜內閣中書汪文言

守護中軍大將十二員

天壽星混江龍大學士劉一燝

天微星九紋龍大學士韓爌

地短星出林虎大學士孫承宗

地轉星轉一立地太歲吏部尙書周嘉謨

地角星獨角龍吏部尙書張問達

天傷星武行者左都御史鄒元標

東錄

天貴星小旋風右都御史曹于汴

地軸星轟天雷禮部尙書王圖

天牢星病關索刑部尙書喬允升

地強星錦毛虎工部尙書馮從吾

地巧星笑面虎吏部左侍郎陳于廷

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諭德錢謙益

四方打聽邀接來賓頭領十二員

地明星鐵笛仙戶部左侍郎鄭三俊

地壯星母夜叉禮部右侍郎張鼎

地妖星摸著天光祿寺少卿史記事

地全星鬼臉兒光祿寺寺丞李炳恭

地文星聖手書生翰林院修撰文震孟

地闊星摩雲金翅翰林院檢討姚希孟

地陰星母大蟲翰林院檢討顧錫麟

地異星白面郎君翰林院庶吉士鄧鄭

地滿星玉簫竿吏部員外郎周順昌

地獸星紫髯伯吏部員外郎張光前

地惠星一丈青吏部員外郎孫必顯

地暗星錦豹子禮部主事荆養喬

馬步三軍頭領四十六員

天慧星拚命三郎刑部尚書王紀

天孤星花和尚兵部左侍郎李瑾

東錄

四

天暴星兩頭蛇兵部右侍郎孫居相

地勇星病尉遲兵部右侍郎李邦華

地惡星沒面目兵部右侍郎劉策

地佐星小溫侯兵部右侍郎何士晉

地奇星聖水將戶部右侍郎陳所學

天哭星雙尾蝎左副都御史孫鼎相

天佐星金鎗手右僉都御史徐良彥

地刑星菜園子右僉都御史周起元

地醜星石將軍右僉都御史張鳳翔

地火星獨火星右僉都御史朱世守

地巧星玉臂匠右僉都御史程紹

地暴星喪門神右僉都御史王治

地健星險道神右僉都御史李若星

天異星赤髮鬼左通政司劉宗周

地俊星鐵扇子大理寺少卿韋藩

地定星小霸王太常寺少卿韓繼思

地會星神算子太常寺少卿趙時用

地佑星賽仁貴太常寺少卿李應魁

地闊星火眼狻猊太常寺少卿程註

地稽星操刀鬼光祿寺少卿沈應奎

地飛星八臂哪吒吏部郎中夏嘉遇

地走星飛天大聖吏部郎中鄒維璉

東錄

五

地察星青眼虎吏科給事中陳良訓

地煞星鎮三山兵科給事中甄淑

地雄星井木犴戶科給事中郝士膏

地傑星醜郡馬兵科給事中沈惟炳

地幽星病大蟲戶科給事中薛文周

地孤星金錢豹子兵科給事中蕭基

天罪星短命二郎湖廣道御史劉芳

天敗星活閻羅江西道御史方震孺

地僻星打虎將山東道御史李元

地微星矮腳虎福建道御史魏光緒

地捷星花項虎四川道御史練國事

地威星百勝將河南道御史謝文錦  
地數星小尉遲雲南道御史李日宣  
地猛星神火將貴州道御史張慎言  
地樂星鐵叫子山東道御史劉思誨  
地伏星金眼彪湖南道御史劉其忠  
地隱星白花蛇河南道御史楊新期  
地耗星白日鼠湖廣道御史劉大受  
地遂星通臂猿山西道御史侯恂  
地靈星神醫手雲南道御史胡良機  
地魔星雲裏金剛四川道御史宋師襄  
地理星九尾龜河南道御史熊則禎

東錄

十六

鎮守南京正將一員

地煞星混世魔王操江右僉都御史熊明遇

分守南京汎地頭領六員

天竟一作天平星船火兒南京廣東道御史王允成

天損星浪裏白跳南京吏部郎中王象春

地英星天目將南京江西道御史陳必謙

地進星出洞蛟南京山西道御史黃公輔

地退星翻江蜃南京四川道御史萬言揚

地劣星活閃婆南京工科給事中徐憲卿

天赦四年甲子冬歸安韓敬造

按天罡地煞之名計氏北略所載天罡星李三才等有

名者僅九人地煞星顧大章等有名者僅四人而以青  
面獸屬左光斗金眼彪屬魏大中亦與此不同此則青  
面獸爲房可壯金眼彪爲劉其忠而左光斗則豹子頭  
魏大中則黑旋風且青面獸爲天暗星亦非地煞也惟  
某氏遺愁集所載天罡地煞之名較詳其略言王紹徽  
爲忠賢乾兒官至吏部尙書進退一人必稟命于忠賢  
時稱王媳婦嘗造點將錄獻之忠賢忠賢閱其書嘆曰  
王尙書嫵媚如閩人筆挾風霜乃爾眞吾家之珍也其  
稱東林開山元帥托塔天王南戶部尙書李三才總兵  
都頭領天魁星呼保義大學士葉向高天罡星玉麒麟  
吏部尙書趙南星掌管機密軍師天機星智多星右諭

東錄

七

德繆昌期天間星入雲龍左都御史高攀龍協同參贊  
軍務頭領地魁星神機軍師禮部員外顧大章掌管錢  
糧頭領天富星撲天雕禮部主事賀煊地狗星金毛犬  
尙寶司少卿黃正賓正先鋒天殺星黑旋風吏科給事  
中魏大左右先鋒地飛星八臂哪吒吏部郎鄒維璉  
地走星飛天大聖浙江道御史房可壯五虎將天勇星  
大刀手副都御史楊漣天雄星豹子頭左僉都御史左  
光斗天猛星霹靂火大理寺少卿惠世揚天威星雙鞭  
手浙江道御史袁化中天立星雙鎗將太僕寺少卿周  
朝瑞又所列李應昇蔣允儀解學龍吳爾成孫慎行陳  
于廷錢謙益文震孟方震孺徐憲卿鄭三俊毛士龍夏

嘉遇周順昌何士晉趙時用等皆南直人也按文氏此編一百八人全具意卽照點將錄之原本錄出者證之遺愁集所載惟左右先鋒二員一爲房可壯一爲周宗建與遺愁集以爲鄒維璉房可壯者異又以維璉爲地走星夏嘉遇爲地飛星與遺愁集以維璉爲地飛星房可壯爲地走星者亦異其餘悉同攷之水滸傳所謂一百八人者除開山元帥數之今文氏所載合開山元帥共一百九人正與水滸合惟天罡星少一人地煞星多一人蓋立地太歲水滸作天劍星此誤作地劍耳至青面獸本係天暗星計氏誤入之地煞此傳寫之繆當以此編與水滸傳合者爲正

東錄

東林點將錄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王紹徽撰紹徽陝西咸寧人萬曆戊戌進士官至吏部尙書事迹具明史闕黨傳其書以水滸傳晁蓋宋江等一百八人天罡地煞之名分配當時縉紳今本缺所配孔明樊瑞宋萬三人蓋後人傳寫佚之卷末有跋稱甲子乙丑於毘陵見此錄傳爲鄒之麟作所列尙有沈應奎繆希雍二人與此本不同蓋其時門戶蔓延各以恩怨爲增損不足爲怪又稱許其孝陳保泰楊春茂郭鞏四人後列逆案不知何以廁名或作此書時四人尙未附忠賢耶閻若璩潛卽劄記亦有與王宏撰書曰頃閱點將錄果出貴鄉王紹徽手否先生以此書實出阮大鍼王偶失關歡謀所以解之術於阮阮授以是書而王上之而世遂以名之細思之殊不然兒時讀點將錄記沒遮攔穆宏乃大鍼豈有自作此錄而竄入己姓名者云云則當時已傳聞異詞然崇禎欽定逆案以此錄屬之紹徽於時公論方明諒非誣蟻明史本傳亦以此書屬紹徽然則帳轉傳寫雖或有竄改其造謀之人要終不能以浮詞他說解也

東林籍貫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清李文田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林籍貫

一卷》提要

東林籍貫

北直八人

孫承宗

趙雨星

呂兆熊

孫昌齡

劉廷棟

郭肇

丁乾學

張文熙

南直四十三人

繆昌期

錢謙益

孫慎行

陳于廷

鄭三俊

畢懋良

董其昌

高攀龍

明

撰

人

關



左光斗  
 吳用先  
 何士晉  
 畢懋康  
 姜志禮  
 曹師援  
 錢春  
 吳爾成  
 倪應春  
 薛敷政  
 許譽卿  
 解學龍  
 王心一  
 周宗建  
 夏嘉遇  
 程國祥  
 毛士龍  
 李應昇  
 蔣允儀  
 趙時用

賀煊  
 顧大章  
 方孔炤  
 沈正宗  
 文震孟  
 李凌雲  
 游漢龍  
 吳炯  
 史孟麟  
 鄭野  
 姚希孟  
 方有度  
 方震孺  
 姜士昌  
 賀學仁  
 浙江十一人  
 朱國楨  
 喻安性  
 丁元薦  
 周汝登

江西十六人  
李邦華 鄒元標 岳元聲 方達年 李日華 黃尊素 魏大中 陶崇道 胡琳

饒伸 吳仁度 鄧漾 謝應祥 徐良彥 鄒德泳 黃龍光 鄒維璉 熊明遇 朱吾弼

湖廣二十人  
朱光祚 楊連 陳所學 周嘉謨 羅喻義 李日宣 熊明夏 帥眾 涂紹燿

韓光祐 陳以聞 王佐 傅淵訓 孟習孔 沈惟炳 胡永順 游士任 程註 周應期



段然  
鍾惺  
袁中道  
胡應台  
魏說  
河南七人  
蔡毅中  
喬允升  
彭端吾  
熊奮渭

周汝弼  
練國事  
馬之駿  
福建五人  
葉向高  
董應舉  
周起元  
徐一棟  
李炳恭  
山東十三人

王象乾  
畢自嚴  
張鳳翔  
劉策  
柳佐  
王洽  
宋盤  
程紹  
史永安

房可壯  
袁化中  
王象春  
山西十五人  
韓爌  
孫居相  
程正巳  
魏雲中  
孫鼎相  
尹回皋

張鳳翔  
字伯敬  
江蘇武進人  
崇禎初  
官翰林  
學士  
後  
官  
刑部  
尚書  
卒

張光房  
魏光緒  
趙廷慶  
張光前  
荆養喬  
姚鏞  
潘文  
潘雲翼  
孝成名  
陝西十八人

王圖  
王國楨  
王之寀  
馮從吾  
南居益  
武之望  
忠世揚  
劉復初  
韓懋思  
麻僖

史記事  
劉懋  
劉芳  
王淵沐  
薛貞  
張繼孟  
李一鰲  
趙老  
四川五人  
歐陽調律

王祚昌  
王仕杰  
孫之益  
吳良輔  
廣東一人  
曾陳易  
雲南一人  
王元翰  
貴州一人  
王祚遠

謝東遠要定修通傳十九人薛貞月陝西解州人  
薛貞月陝西解州人  
薛貞月陝西解州人  
薛貞月陝西解州人  
薛貞月陝西解州人  
薛貞月陝西解州人  
薛貞月陝西解州人  
薛貞月陝西解州人  
薛貞月陝西解州人  
薛貞月陝西解州人

考禮樂事記天禮中... 其中心... 是也

東林籍貫一卷

江蘇巡撫探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列北直八人南直四十一人浙

江十一人江西十六人湖廣二十人河南七人福

建五人山東十三人山西十五人陝西十八人四

川五人廣東雲南貴州各一人其北直郭鞏陝西

薛貞後皆名麗逆案是又當考其究竟不當以一

時之記錄為斷矣

案此書及東林同志錄東林朋黨錄天鑿錄

盜柄東林夥皆天啟中書其作者雖不可考

要皆萬曆時舊人也今附諸魏應嘉王紹徽

後從其類也



東林同志錄一卷

不著撰者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崇文書局刻正

覺樓叢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林同志

錄一卷》提要

東林同志錄補點將錄

政府六人

葉向高 劉 焜 韓 煊 吳道南

孫承宗 朱國楨

詞林十九人

孫慎行 王 圖 公 鼎 繆昌期

錢謙益 蔡毅中 翁正春 錢士升

盛以宏 李 標 郭 渭 文震孟

侯 恪 姚希孟 南師仲 鄭 鄭

酌中志餘卷上

詩

方逢年 顧錫疇 趙秉忠

部院五十七人

李三才 趙南星 王 紀 高攀龍

柳元標 余懋衡 畢懋良 曹于汴

周嘉謨 張問達 王象乾 陳于庭

楊 謙 董應舉 左光斗 王之寀

鄭三俊 孫居相 王國楨 張鳳翔

李邦華 劉 策 喬允升 饒 伸

馮從吾 呂仁慶 吳用先 何士晉

朱光祚	周起元	周希聖	李成名
魏說	南居益	畢懋康	鄧漢
程正巳	謝應祥	韓光祜	徐良彥
宋槃	汪道亨	魏允中	孫鼎相
武之望	石崑玉	岳元聲	葉茂才
李瑾	李若星	熊明遇	趙彥
丁賓	解經邦	張我積	鍾羽正
沈傲炆			

卿寺七十三人

酌中志餘

卷上

美

顧憲成	吳廷可	于玉立	姜士昌
姜志禮	涂棟	翁憲祥	惠世揚
丁元薦	陳以問	程註	劉復初
柳德詠	陳宗器	錢春	麻禎
史紀事	張光前	吳爾成	史永安
黃龍光	章嘉禎	傅淑訓	孟習孔
吳亮	周道登	胡琳	薛敷教
遂中立	沈應奎	王佐	吳良輔
徐夢麟	朱吾弼	李炳恭	史夢麟

王時熙 胡忻 曠鳴鸞 姚鏞

彭瑞君 潘文 陳幼學 潘雲羽

劉元珍 趙昌選 鮑應熬 金士衡

霍守典 周朝瑞 陳大綬 洪文衡

王命新 傅振商 劉憲龍 曾回升

濮中玉 侯執蒲 朱萬春 顧際明

劉定國 陳一元 周爾發 陳伯友

馬孟禎 何棟如 文翔鳳 王玉立

劉惟忠 曾陳易 呂炯如 陳所學

酌中志餘

卷上

美

傳宗華

臺省七十六人

魏大中	陶崇道	熊奮渭	沈惟炳
解學龍	魏光緒	劉懋	房可壯
袁化中	毛上龍	李應昇	劉芳
趙延慶	翟學程	黃尊素	周汝弼
湯兆京	將允儀	李喬奇	練國事
游士任	周宗建	方有慶	李日宣
方震孺	李希孔	李元	郝士膏

李遇知	張慎言	黃公輔	涂世業
萬言揚	張繼孟	王九成	侯恂
劉琛	陳必謙	楊建烈	楊維新
張雲鵬	鄭宗周	馬鳴起	喬承詔
宋師襄	馬鳴世	沈應時	薛大中
劉廷佐	蕭基	甄淑	劉之待
張宏化	劉思誨	謝奇舉	陳奇瑜
劉漢	譚錯	徐正芳	汪懷德
錢一本	潘之祥	孫振基	蔣貴

副中志餘 卷上 毛

史學遷	霍銑	張養德	王基洪
采燾	顧士奇	許譽卿	孫之益
劉大受	帥眾	胡士奇	樊尙璟
部曹四十一人			
王象春	鄭振先	劉永澄	李樸
夏嘉遇	鄒維璉	于孔兼	王士猷
張光前	馮時來	王則古	王士杰
劉廷諫	程國祥	賀煥	荆養喬
沈正宗	段然	王元翰	諸壽賢

方一藻	方孔照	王淑汴	楊企通
涂紹燿	周顯昌	孫必顯	袁中道
臧照如	惠承芳	蔣宏憲	張篤敬
周應期	周廷侍	張樸芳	薛敷教
劉榮嗣	劉定國	李一鰲	王凝祥
熊明夏			
藩臬郡邑二十六人			
顧大章	吳正志	尹仲	韓萬象
鍾惺	陸大受	陸完學	劉可法

酌中志餘 卷上 禾

盛萬年	顧國寶	錢大復	<small>以子貴松江人</small>
<small>三錢</small>	李倬	黃一騰	邱懋燁
吉人	錢士晉	樊玉家	瞿式耜
盧化鰲	康元穗	施天德	陳一教
周泰峙	陶挺	李若愚	沈惟堡
貲郎武弁山人二十一人			
吳養春	汪文言	黃正賓	賀學仁
許念敬	沈傲烜	陸基志	茅維
茅元儀	王鍾胤	臧煦如	汪宗孝

張懋忠 黃衍相 顧大猷 汪鏞

張思任 髮易姓名見在宜興去所開當 張邦經

孟淑孔 周大成 陸基恕 平湖人

十二人請星人護國保佐楊左諸人無患

勾口...

尾

東林同志錄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題下註曰續點將錄所列政府韓

嶺以下六人詞林孫慎行以下十九人部院李三

才以下五十七人卿寺顧憲成以下七十三人臺

省魏大中以下七十六人部曹王象春以下四十

一人藩臬郡邑顧大章以下二十六人贊郎武弁

山人吳養春以下二十一人

東林朋黨錄一卷

不著撰者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崇文書局刻正

覺樓叢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林朋黨

錄一卷》提要

東林朋黨錄

趙南星處已甲辰北直高邑人

張問達處已癸未陝西涇陽人 座師陳長祚

葉向高籍回癸未福建福清人 座師陳長祚

孫慎行處已乙未南直武進人 座師陳繼禮潘洙

余懋衡處已壬辰南直婺源人 座師焦竑

王紀處已己丑山西芮城人 座師徐應聘

鄒元標處已丁丑江西吉水人 座師周應賓

喬允升籍回壬辰河南洛陽人 座師周應賓

酌中志餘

卷上

七

馮從吾處已己丑陝西長安人 座師徐應聘

楊漣處重丁未湖廣應山人 座師趙師聖

左光斗處重丁未南直桐城人 座師李胤昌

汪道亨處已癸未 人 座師韓世能

曹于汴處已壬辰山西安邑人 座師鄒德溥詹任

陳于廷處已己未南直宜興人 座師傅新德

孫居相處已壬辰山西沁水人 座師張尙學

王之寀處已辛丑陝西朝邑人 座師朱之蕃

鄭三俊籍在戊戌南直建德人 座師項應祥



劉策已處辛丑山東武定人 座師朱之蕃

饒伸同籍癸未江西人 座師陳長祚

王圖已處丙戌陝西耀州人 座師趙用賢

葉茂才在籍己丑南直無錫人 座師楊起元

李邦華已處甲辰江西吉水人 座師曾可前

蔡毅中同籍辛丑河南光山人 座師張主敬越  
用先

何士晉已處戊戌南直宜興人 座師李騰芳

周起元 辛丑福建海澄人 座師孫如游

程正己已處丁未山西長治人 座師趙師聖

酌中志餘 卷上

八

徐良彥已處戊戌江西新建人 座師韓熾

魏雲中在籍辛丑山西武鄉人 座師趙師聖

翟鳳翀同籍甲辰山東益都人 座師顧起元

李若星在籍甲辰河南息縣人 座師王毓宗

宋槃同籍辛丑山東人 座師鄧世龍

畢懋康已處戊戌南直歙縣人 座師劉生中

李成名在籍甲戌山西太原人

繆昌期已處癸丑南省江陰人

錢謙益已處庚戌蘇州常熟人

文震孟降級壬戌蘇州長州人 座師周希令

涂一棹已處甲戌福建鎮海人 座師馬大儒

劉宗周已處辛丑浙江山陰人 座師孫如游

惠世揚已處丁未陝西清澗人 座師王聖

程註已處庚戌湖廣孝感人 座師駱從宇

霍守典已處庚戌山西沁州人 座師張邦紀

錢春已處甲辰常州武進人 座師莊天合楊  
廷槐

史紀事已處己未陝西渭南人 座師傅新德

張光房已處辛丑山西澤州人 座師高承祚

酌中志餘 卷上

九

徐夢麟在籍丙戌南直宣城人 座師馮琦

李炳恭同籍甲辰福建閩縣人 座師趙秉忠

丁元薦同籍丙戌湖州長興人 座師楊起元

吳爾成同籍甲辰南直青浦人 座師張問達

王時熙已處辛丑江西南昌人 座師侯光春  
御史歷僕少以癸死子欽定

陳伯友已處辛丑山東濟甯人 座師朱之蕃

周朝瑞已處丁未山東臨清人 座師耿廷柏

沈應奎同籍舉人南直武進人 座師商周祚

魏大中已處丙辰浙江嘉善人 座師商周祚

郝士膏陝西郿縣人 座師李養正

李遇知陝西洋縣人 座師彭汝賢

張慎言陝西陽城人 座師施鳳來

解學龍揚州興化人 座師龔三益

毛士龍南直宜興人 座師莊祖誥

楊維新陝西人 座師周曰庠

劉懋陝西臨潼人 座師周炳謨

徐憲卿南直太倉人 座師顧起元

房可壯山東益都人 座師顧起元

酌中志餘 卷上

十

袁化中山東武定人 座師耿庭柏

楊建烈陝西人 座師劉定國

劉璞山東益都人 座師劉定國

王允成山西陽城人 座師李養正

魏光緒山西武鄉人 座師張瑞圖周延儒

李應昇南直江陰人 座師韓文煥

劉芳陝西渭南人 座師周士顯

翟學程山西人 座師韓日績

黃尊素陝西人 座師韓日績

張鵬雲山西陽城人 座師韓日績

蔣允儀南直宜興人 座師李標馬

李元陝西同州人 座師李標馬

鄭宗周山西沁水人 座師李騰芳

游士任湖廣嘉魚人 座師朱世守

李日宣吉安吉水人 座師周曰庠

黃公輔廣東新會人 座師唐大章

陳必謙蘇州常熟人 座師唐大章

萬言揚湖廣孝感人 座師唐大章

酌中志餘 卷上

十一

張繼孟陝西扶風人 座師吳亮嗣

張光前陝西澤州人 座師雷思霽

程國祥南直歙縣人 座師全天敘

鄒維璉江西新昌人 座師周道登

孫必顯陝西潼關人 座師聶心湯

賀世壽南直丹陽人 座師胡應台

顧大章南直常熟人 座師靳于中

王元翰南直甯州人 座師雷思霽

荆養喬山西臨晉人 座師唐文獻

劉時俊處戊戌四川人 座師韓 燝

黃正賓處粟監南直休甯人

沈正宗處丁未南直吳江人 座師靳子中

王象春處庚戌山東新城人 座師王家植 座師五呂

王命新處庚戌山東汝上人 座師雷思霈

酌中志餘

卷上

十三

東林竹從

顧秉謙任乙未蘇州崑山人 座師董元學

朱延禧籍乙未 人 座師鄒德溥

吳用先任壬辰南直桐城人 座師周應賢

熊明遇處辛丑江西進賢人 座師郭 昌

胡應台任戊戌湖廣瀏陽人 座師吳道南

周希聖處己丑湖廣零陵人 座師李廷機

吳仁度處 江西 人 座師蔣時霖

朱光祚籍乙未湖廣江陵人 座師蔣時霖

酌中志餘

卷上

十三

李先品籍己未陝西 人 座師湯東明

王 洽處甲辰山東臨邑人 座師張文光

謝應祥處辛丑江西吉安人

南居益處辛丑陝西渭南人 座師朱之蕃

韓光祐處戊戌湖廣 人 座師史鶴階

孫鼎相處戊戌山西沁水人 座師劉為楫

姚希孟處己未南直長州人

周延儒處癸丑南直宜興人 座師張延登

潘雲翼處癸丑山西甯化人 座師郭尙友

霍 鏞 處丙辰山西馬邑人 座師李標馬之

喬應甲 處庚戌山西介休人 座師王家植陳

李喬嶠 處舉人陝西高陵人

周汝弼 處丙辰河南商城人 座師成基命

樊尙璟 處丙辰江西進賢人

宋師襄 處丙辰陝西耀州人 座師李標馬之

馬鳴世 處丙辰陝西武功人 座師張邦紀

方震孺 處癸丑南直壽州人 座師何如寵

沈應時 處癸丑南直無錫人 座師郭尙友

酌中志餘 卷上

古

陶崇道 處庚戌浙江會稽人 座師孫承宗曹

涂世葉 處丙辰江西南昌人 座師韓文煥

薛大中 處庚戌 人 座師孫承宗曹

暴謙貞 處癸丑山西 人 座師周炳謨黃

甄 淑 處庚戌湖廣黃岡人 座師王家權陳

魏應嘉 處甲辰南直興化人

濮中玉 處丁未南直舒城人 座師靳于中

曠鳴鶴 處丁未江西廬陵人 座師李胤昌

朱萬春 處辛未南直無爲人 座師孫如游

陳一元 處辛丑南直建德人 座師王士晉

陳以聞 處丁丑湖廣麻城人 座師孫以宏劉

麻 禧 處丁未陝西慶陽人 全前

馮三元 處庚戌 人 座師駱從宇

高 推 處丁未北直 人 座師高拱極

韓萬象 處辛丑山西太原人 座師唐文獻

馬孟禎 處戊戌南直桐城人 座師劉正中

趙運昌 處丁未陝西臨潼人 座師黃國鼎

劉憲龍 處壬辰浙江慈谿人 座師馮 琦

酌中志餘 卷上

五

吳良輔 處甲辰四川 人 座師全天敘

姚 鏞 處辛丑山西 人 座師王士晉

蕭 基 處癸丑江西 人 座師錢象坤

金士衡 處壬辰南直長洲人 座師全天敘

顧際明 處己丑浙江烏程人 座師陸可教

范鳳翼 處戊戌南直通州人

張篤敬 處辛丑河南扶溝人 座師侯光春

周順昌 處癸丑南直吳縣人 座師黃士晉

段 然 處乙未湖廣江夏人 座師薛三才

東林朋黨錄一卷

江蘇巡撫  
孫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載趙南星等九十四人後列東  
 林脅從顧秉謙等五十三人各繫以科分籍貫座  
 主姓名而註以已處未處及在籍現任字考明史  
 閣黨傳稱盧承欽餘姚人由中書舍人擢御史請  
 以黨人姓名罪狀榜示海內魏忠賢大喜敕所司  
 刊籍凡黨人已罪未罪者悉編名其中後承欽官  
 至太僕寺少卿云云此書中已處字與所言已罪  
 未罪相合其是時之官本歟



ZW 21101000513977